叢書集成三編

三九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三編　第三九冊目錄

文學類

詩文別集——明

瓊台詩文會稿二十四卷(下)自卷一至卷廿四……明　丘濬著……丘文莊公　〇卅九　〇〇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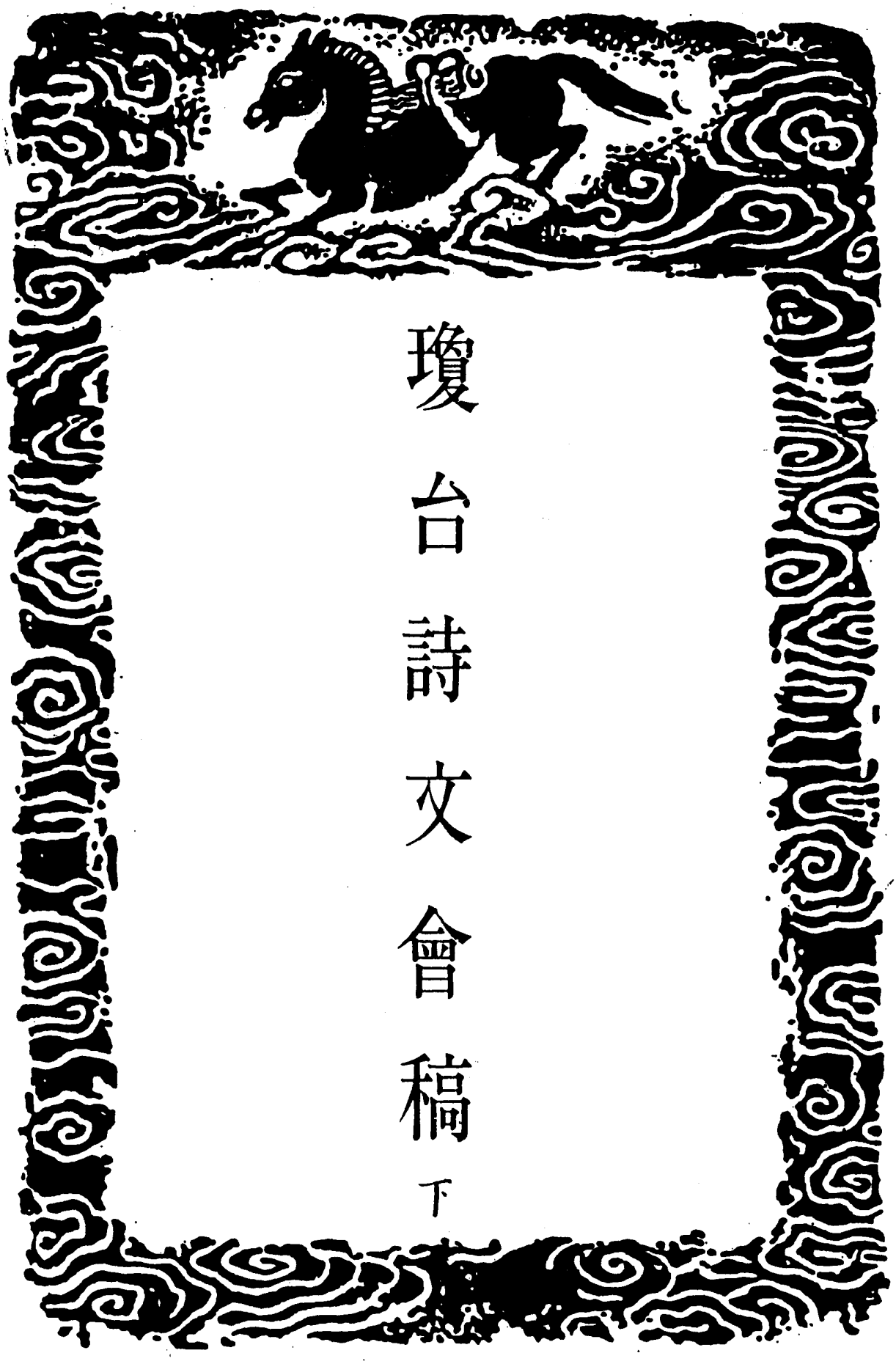
聖雨齋詩文集十卷……明　周拱辰撰……周孟侯台大　〇卅九　四八七

詩文別集——清

洗雪小草一卷……清　冒襄撰……冒氏台大　〇卅九　六四九

天籟集鈔存一卷……清　董欽德撰……董氏台大　〇卅九　六五五

蠶尾集十卷(上)自卷一至卷八……清　王士禎撰……王漁洋中研所　〇卅九　六六五



瓊台詩文會稿

下

璆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一

大學士謚文莊夏山丘濬仲深著

五言古詩

古意 三首

千金買寶刀百金買角觿寶刀頭有環角觿能解絲
於戲寄遠人用以慰所思所思不見察幽獨甘自怡

其二

客從天上來贈我雲錦章五色光奪目上有鳳凰翔
秘之不自用使◆謹將藏幸然遇良工為我裁衣裳

結以紫霞綬佩以鳴玉璫服之朝九重文采何赫煌
盛服今所尚令德古所藏珍重鴛鴦詩三復不敢忘

其三

逝川無回流落日不再午人生百歲間寒夜從自苦
朝為樹上花暮作花下土去住無常期榮枯忽成今古
反袂問蒼天天乎奈何許

感興 二首

人生會有老老至不自知壯心恒未已外貌忽已移
青青中中髮俄然成素絲灼灼鏡中顏忽覺如枯槁

盛年不可恃行樂須及時有酒且痛飲不醉將奚為

其二

天際多剛風滄溟隔弱水相思不可極之子在萬里
萬里各一天恍惚在我前區區倘見察敢不輸中情

過友人園居

愛此林泉勝載酒時來過芳樹發春華方池激清波
荷魚爭出◆好鳥鳴相和天氣既已暄景物亦已多
主人雅好客相對酣且歌歌竟各嘆息人生能幾何

月下有懷

明月空中懸碧雲天際合美人渺何許望望轉翩翩
翩翩驚◆定片片落花落惻然對孤影下帷閉幽扃

夜坐仰曲江感遇詩韻 四首

空齋坐幽夜夜氣澹以清冥心古聖賢悠然我情
天機一何深神理亦已精云胡契其妙迹何性思誠

其二

鳳凰翔千仞枳棘安足顧一朝覓德[illegible]正梧桐樹
飛鳴恒自由羅網豈能懼三靈為我作[illegible]莫予惡
笑彼冥飛鴻循為弋人慕

其三

南遜有名相風度邈難得鴟梟羣刺天孤鳳戢其翼
詔有佳山水因之增秀色班班青史間流譽靡終極
紅雨感遇時臨風三嘆息

其四

深源無淺流高樹無卑枝人生天地間奮發須有爲
不見東注波逝者恒如斯心中苟自盡意外非所知
嗟爾亡羊者紛紛多路岐

擬古四首

江南秋風至草木變焜黃淅淅吹妾衣使妾增悲涼
悲涼知爲誰良人在沙場暮聽胡馬嘶朝看胡鴈翔
饑餐風中糜渴飲雪下漿羊角衝地起沙礫爭飛揚
回首望故鄉長天但茫茫豈無肥與甘亦有衣與裳
妾心空惻惻路遠莫寄將[illegible]長太息涕淚如[illegible]
[illegible]從之河廣無舟梁皆天顧上帝矢心期不忘
但願南風競吹君來妾旁

其二

集高堂上衆味羅珍羞觥籌互交錯樂矣忘[illegible]憂
清醑飲桑落炙聲發吳謳賓鬼噴清烟芬芳襲輕裘
肥膿正厭飲文錦何溫柔獨念良人苦遠戍陰山頭
黃茅連白沙風雪寒颼颼凍雀飛不起依樹鳴啁啾
馬毛縮如蝟解肉脆生周羔裘煖如烘湩酪清如油
君身千萬裏妾心千萬愁夢寐或見之道路阻且脩
願言早成功諸將各封侯良人章章來紅日照九州

其三

依依重依依不忍生別離別離已可悲況值[illegible]時
柳衰不堪折情苦不堪說願妾爲小星君身化明月
明月貼天飛小星恒相隨月出星隨出月歸星亦歸
莫學秋胡妻流逢不相識生者固可慚死者亦何益

其四

白日已晚行人日已遠秋風又重來行人猶未還
颼颼朔風寒行人衣應單世無杞梁妻千載徒悲酸

秋蟲二首

秋來百蟲號各自悲其生物情尚有感況乃骨肉情
幽幽堂背花[illegible]雪色零忘憂更不忘已久憂心增
嗟爾客遊子胡爲常遠行

其二

孟秋雨初霽虛館生晚涼悲風振木末激烈流清商寒蟬抱葉悲哀鴻叫雲翔蚯蚓出其竅蟋蟀鳴在房蟄蛩鳴我前蟋蟀鳴我旁物各感其時豈必皆不平而我於此際兀然坐欲殭淒然動我心寘思搜枯腸壯哉秋聲賦三嘆思歐陽蘭臺一何卑戚戚徒[illegible]

悼亡十首

擇配得孟光足慰平生心一見如夙昔友之如瑟琴意氣兩不疑苦口時相箴欣願自此畢恩愛何其深

其二

恩愛雖可慕[illegible]會不可遲同牢未周星而我顧有違辛勤理行裝送我登王畿握手一長嘆淚下如雨霰收淚何我拜再三頻致辭勉我立名節勿作無益悲

其三

我行逾四載之子苦幽閒登堂侍老母燈下事營[illegible]知我爲功名不復懷戚戚一見平安書喜氣動顏色

其四

嗟我登文場蹉跎再不遂學陋慚爲師懇辭得如志萬里忽歸來相對如夢寐移燈頻近床悲喜兩交至壺觴用甘言慰我不得意

其五

久別復良晤欣幸如再生有如練絲絃絃和多妙聲自茲擬百年資以輔所行明年還隨計挈之趨神京云何未及期一疾不復興

其六

臨終囑我指與作終天訣雙淚注不流[illegible]不忍別氣促發言遲奄奄殆垂絕勉我赴功名努我立名節事我不盡年命薄將奚說死生皆其天無用過哀[illegible]

其七

朝日忽已沉萎花忽已零居然失良助我也何[illegible]臨終永訣言此意良不輕矢心銘肺腑詎肯寒[illegible]

其八

結髮六星霜歡會恰歲半平生止一息而我不[illegible]歸來空閑名日中無其而天乎人何忍撫膺[illegible]

其九

嗟汝止一弟情義深以長汝歿僅閱月汝弟亦繼[illegible]

一雙恩愛刃俄割汝父腸奪聞號哭聲使我增悲傷
平生心愛人相繼俄分張如失左右手內外俱皇皇
地下倘相逢應念予棲棲

其十

皇天亦何高后土亦何深寘鴻失其偶飛飛吐哀音
茫茫宇宙間遼遼曠能尋此生甘且休天盡古今心
哀傷涼無益暫醉聊自吟

遠懷 時初入翰林

玉堂在天上瀛洲聚羣僊凡骨青未蛻無路難負籙
我生幸逢辰濫竽厠英賢出入清華地昕夕相周旋
經史事幽討九九窮歲年誓言超侔者絕彼塵累牽
立足千仞崗游心萬古天長揖謝諸子離騷誰與傳

小景

川光涵遠空山色淡平野危樓夕霧斷高樹寒雲下
久客厭塵紛羨殺舟游者

册親太孺人壽旦

春三月二日我母初度辰一官繫詞林稱壽無因
綱懷劬瘁恩莫能報涓塵稽首望南拜淚落沾衣巾
想當高堂上羅拜方紛紜膝下號呱呱二子少一人
慈顏於此時應念未歸身妻子天一方相思各愴神
恨我無羽翼回首空長嚬人生天地間或欲顧其親
顯親須宦游況我家海濱年年當此日馳心隨白雲
自憐草木姿無以會陽春節天祝厚壽書忠希帝
仁萬一推 恩與此志庶少伸

分韻得勿字送李應禎同和北征詩與之

予友李應禎筮仕未叶吉如金方在鎔如女猶處室
少小思用世坎壈惟惜日奮志倘霄漢樓迹尚圭蓽
至實恒自珍深藏不輕出高騫終遠到暫歛未爲失
著存心五思克念躬四勿矻矻良御苦滑滑亦何切
潛心入混茫沉思超恍惚物理無窮盡志願罔終畢
九轉紫府丹三嘆清廟瑟妙似算汙聖快及纖濃
揮霍迅雷變倏忽浮漚滅疏華紛詞林根柢蟠理窟
豐出山峩峩一瀉水滴滴寘搜鬼爲愁悲壯石可裂
堅壁仆旗鼓開門合車轍誓將古道致不必時世悅
藥籠富芝苓家園乏芋栗空懸萬軸籤寧有千樹漆
削雕這淳樸斂華就眞實禹鼎窮物怪商敦太古拙

浩眇鳥跡餘浩蕩鷗波浚戶言無欠剩一覽備始末
游鵾未擊水顧兒久藏穴奉世少具眼誰人識奇骨
蓋冊取勝師能是前日卒際遇會有時造化本無物
無人招我脇亦不擬彼髮惟持方寸鱗獨解千古結
紛紛兒女輩得爽輒鳴咽慨慷發浩歌一笑爲洗雪
贈我錦繡段輸君龍綿韈慮知同此心未肯屈茲鑑
從車金百鎰朝宗水萬折豈念款段馬不揣寬博禍
胸中浩然氣需時一發泄見者便心降聞之須殷懍
朝陽孤鳳鳴太虛奎星列宛轉似紬繭次第同比櫛

閱肆千萬言勿　且抹賣生眞俊才孟氏豈迂濶
直道古所貴正言世方渴工巧由三折頑悟在一喝
衆心雞犬放羣言蛙蟬聒就中一韓語乃至無有說
人才無古今儒道有始卒日月既精明乾坤亦軒豁
沛如縱壑魚蒼若獨擊鶻坐令齷齪者縮首看馳突
匪惟當世重要與古人匹功名殊孟浪歸志甚勇決
北風吹南船順流去何疾悠悠聊自寬耿耿竟難奪

三獻有堯城再舉拔撫掌拍霜鍔酒酣清與發
眼將空海宇氣欲吞恒碣男兒負奇志與世相末殺

何特衆長風蹈天間明月我生命在天吾道豈終絕
從來君子心迥與世俗別四海皆兄弟奚用憂離折
貴爵異趙孟美色匪褒姐勉旃思至理寤寐想前哲
前哲雖已矣垂世有謨烈乃靈臺中源頭水長活
蹇予二三子追趨青瑣闥結綬獨少君忍送出城闕
江頭秋草衰天際寒鴈缺去去將奈何臨岐愧先達

送廣東夏廉憲　天順癸未

當宁念遠戍塗炭日以極　詔來在廷臣往振風紀
職食日御史某秉德剛且直屬耳按江右風聲甚輝

赫矢政既以舉吏弊亦以革謠言聞遠近公論推第
一無如斯人可拜手會明勑　天子曰命哉超授三
品秩　天語重丁寧　綸命光爲奕百僚無間言相
見咸嘖嘖而我嶺南人喜幸倍千百預爲鄉人言從
此得蘇息特恩許來傳　陛辭行有日走也宮禁近
早有半面識中心久有懷臨分恐緘默聊爲陳本末
[illegible]朵擇惟茲東廣地富麗自古昔蔡初已內附
漢設[illegible]廣斥東西數千里十郡六十[illegible]奇所[illegible]
小大五十七憶昔全盛時承[illegible]公[illegible]言多家有蓋藏

人人各安適土著少流徙世業足資給士族尚詩禮
農家務耕織先期輸賦稅俛首供力役民不受蠭楚
兵不識鋒鏑行旅不齎糧遠出不待吉昏夜絕剽竊
歉歲無行乞況復天氣暄地利多所獲三冬著夏衣
五月收新植山畬少汙萊水田自湖汐舟游之滄海
火種燒芋頭燒包旌墟飯晴著登山展海鯨富蚌蜆
家畜利角鮮文木生山林珍貨來蕃舶荔奴然火樹
橘柚垂金實閒右食素封田圃盛嘉植愛身空破產
終訟茹珥章遠邇總安恬公私聚豐殖遡彼廿年前

長吏恣胸臆厚利動其中甘言誘其側欺彼民柔惠
藐茲地遐僻遂決禮義防大肆博噬力把臂褫其衣
抉目奪之食溪壑填不滿氣焰撲難熄上下相師成
前後逝沿襲豈云無鳥鵲方自爲鱗鬣大門遠萬里
無地訴冤抑致令仁厚性化作兇險質弄兵潢池中
延息苟旦夕外邪尋仰除中虛遂成疾奄茲洞中猶
殃伺乘間隙始惟掠近地繼而出復[illegible]
頻興戎與貔制伏水非張而我狃安逸武胄耻言兵
文吏謀巾帼縱虎出叢林延鬼入居宅路有橫屍處

闕無一夫搤長驅捲村落乘夜盜城壁豈彼智有餘
乃我法不立歲歲轉猖披邊境遭蹂躪脅從日漸多
徙類日增益居民流散人烟渺蕭瑟已身不自卹
何暇問家室田蕪乏犢耕井渫無人汲萬家春草青
一望秋地亦禾麻種殆絕雞犬聲亦寂昏雨鬼火青
凉月死骨白內地幸苟免因之困供億相屑咸弗靖
濡沫聊戢戢方今堯舜朝大臣總皐稷萬國俱時雍
一方獨囂陋　九重赫然怒遣將擣其窩天道信好
還王師本無敵鼎魚始假喘穴蟻難藏迹行當見掃

平壓嶽永蕩滌却愁火燃崗罔辨玉與石嗟爾嶺徼
人罹此殊可惜賈父來每晚謝令去不亟由來非一
朝往者何嗟及幸茲天日開光景方昭煦草木回生
意山川增秀色福星離紫垣甘雨隨旌節指日下須
江持節鎮南國先聲一以聞父老懼以泣迎尋古道
旁應以手加額願言明使君代天宣仁德[illegible]
魂爲我肉骨惱爲我作保障爲我剪荊棘[illegible]
吻爲我揮羽翼醫我瘢前瘡除我腹中疾我[illegible]
褰我饑食以粒生者受我塵死者與我埋一夫[illegible]

所孰非使君責使君今已行行行去須急齊民正倒懸異類尚反反如病望醫仰如旱望雨澤寄聲報吾人此公古難得瘴海行將清貪泉不能惑佇看洞繁區復作全盛城

貞則堂

高堂扁貞則巡在台山下堂中何所有云有抱貞者抱貞夫何如青年守嫠寡伉儷良甚宜中道遽我舍捐生欲從之門戶竟誰把恐死待孤兒此意眞不假形存心已亡口在音如啞蠶攜甘苦辛蓬垢謝妖冶

侍兒體此心伴績夜燈灺坐令野田土亦化鴛鴦瓦

七月大雨不止感之有作

端居高堂上對雨爲民憂公役與私計全望此一秋禾苗垂結實一旦俄成休仰首問蒼天天乎民何尤頗言早開霽與得少辛收我心且如此民心寧不愁飄飄風雨聲點點吾心頭[illegible]對妻子淚與雨同流嗟哉連歲潦民病何時瘳憂思苦無計忽然想成周誰肯捐見業三一以爲謀

王推官挽章

王公豫章秀遠派琅琊種起家汀郡慕臨事一何勇理解牛無全善駕馬不乏長宮但坐嘯民吏共傾竦蔗結得爬梳善美賴恣意持守屹山立議論肆泉湧借寇一以聞天子錫嘉寵超升理刑職郡事咸銓總詩書用法比何參變周孔訟謀絕寃抑罔罔無結孝刀劍化牛犢游惰還播稼沙寇忽然起八郡咸混澒臨汀切近災相扇亦洶洶蜂火照人紅四境若草苹山居孤城危殲附羣盜擁外援幾遏絕內事紛倥偬萬口方嗷嗷恃公以不恐彼哉肆兇焰不翅石與鮮仁言利甚博老稚免糸踵餘寇侵寧化危若胃巢巢方縮首觀公獨奮前掃丁夫既爭先乘馬亦思騁至今楊柳陂過者猶下悚名方達　帝閽目未覩清拱天何不憖遺遽爾返冥濛計音聞六邑老稚爭蹢躅世祀羅池廟民思桐鄉冢食報不在身有子繼是董文名冠天下撞金抽獨蛹推　恩自天來　龍章賁丘壠水若增淵渝山如益巃嵸我爲作輓章不厭辭費冗

雜詩　四首成化己亥

羲馭行太空海宇仰其光咫尺蒼海闊蔡鳥集扶桑
乘時競奮飛引脰鳴朝陽衆鳥欣有託後先低回翔
寘鴻吊孤影四顧慚且傷

其二

我聞崑崙山玄圃多珍禽何日絢綵羽遡風振華音
登徹九層霄遊歷千山岑雲飛天靡高水擊海靡深
紛紛衆黃口欲翼知所欽一鵰來自南質小力不任
剝爾叫一聲幸然顧而喑卑卑垂其翅深入蒼莽林

其三

南國有珍木中含要妙音匠氏一顧之剽削爲素琴
絙以朱絲絃寄以大古心時時橫膝上山水託意深
刷鶴爲翔舞游魚躍幽沉云胡世俗耳不如魚與禽
雅鄭竟莫分吾心安所任

其四

冀北產良馬未必皆駒騄乘之惟其良何必以地拘
我聞開國初羅罔生龍駒貢之入天閑用以駕鼓車
疾徐皆中節步驟何雍如紛紛內地產不能無駑駟
安知今所良在昔非其駑按索久成俗誰爲發其閑
世無九方皐嘆息還揶揄

貧叟

安成有隱士云是高密後治生實非貧而自稱貧叟
問叟所以貧叟言不自知人皆富生產我獨富詩書
問富數奇對叟惟數道德所富不在財仁義廣儲積
儲積能潤身此翁原不貧乃知多寶者無德真貧人

秋懷 二首

偶讀唐文粹張曲江秋懷詩中有宦成名不
立志在歲已馳之句有感于心因次其韻
秋風起天末木葉靜故枝泛觀草木性消息豈可知
緬懷先哲言志在歲已馳業業慎永圖深恐有所虧
流光月在昔隙駒去難羈血氣不覺衰覺衰志亦移
終爲小人歸甘與世俗隨聽言道無窮歲云生有涯
雲松高天矯霜草寒披離人生在所處早早徒爾爲

其二

草木忽變衰惻然感我心爲歲日何暮豈不懷故林
聞人言以多涉世言已深言問宦世所慕直道古所欽
青青海中山層層山上岑行行即可到夾意須在今

有山不歸去何勞憶山吟

送劉紹和還南京

交游徧寰宇契合無幾人駸駸入老境落落星在晨
鼎鼎百年間會晤能幾旬兄復限區域世務縈其身
久別言相見見疎情轉親俄傾又復去寧不合酸辛
新懷古賢哲未必生同辰道同心自契千里如比鄰
滂滂天上月湛湛空中雲舉目即見之光景常如新

朱文公九世孫梃初授五經博士歸建安

宣尼去世遠六籍日以湮道統久墜地人文孰昭陳
至哉紫陽翁妙契古聖神遠沂洙泗流近追濂洛塵
一洗千古滯再見三代淳坐令宇宙內百世同一春
聖皇御宸極表章右斯文睿哲神明蓄混迹同齊民
綸音遂搜訪爰得九世孫州里親勸駕來自萬里闉
稽首闕庭下　天顏正欣欣錫以八品秩視茲內庭
臣再拜謝　九重何以酬深恩勉旃先臣訓仰酬
聖主仁斯道明日月國祚齊乾坤

劉草窗輓章

劉均癖於詩老大意轉豪舉目一世空振衣千仞高
左顧少陵杜右盼彭澤陶瑣瑣兒女語咕嚕徒嗷嗷
仰天肆大嚼對客揮長毫猶量古與今鍼砂詩與騷
一一中膏肓豎子焉能迕惜哉抱所見白首竟莫遭
已矣勿復道落日悲風號

也四時小景四首

花間雲樹明烟歛石林谿溪畔小舟橫相將共游樂
游樂須及時人生七十稀春

其二

流水遶高山薰風阜民財琴中有真趣此趣真悠哉

悠哉千古調誰能領其妙夏

其三

風聲雲影流霜林木葉丹窮山茅屋下幽人時往還
往還何數數就中有真樂秋

其四

歲晚雪千峰雲堙石徑深擁爐煨芋熟瓦坐共沉吟
沉吟如有待故人來戶外冬

輓彭憲副毓敬

古人不可作古道日以湮幸哉今世中乃見如古人

處已一於道教人恒以眞進以行吾義退以存吾仁
古稱壽仁賢曾未滿七旬天胡不憖遺一朝反其眞
我本門下士聞計增酸辛深爲古道悲匪直懷私恩

九坐有感

九坐一室中蕩蕩天地寬坐看百世上宛在瞬息間
四眼無間隔身如生羽翰頓然忽有悟不覺喟然嘆
文織爲我衣男耕爲我食豈但我一身全家賴資給
報身乃大德何以報天德

送鄭通判還襄陽二首

襄陽古名郡南北於此交山林多開田四遠來逋逃
驅雖暫去歸聚靡待招歲久根株深端緒紛如毛
君倅茲郡七載常賢勞履歷日已深籌策行當高
君試一問歷禍何由銷綠林古有徵毛孫俗所操
官者視未萌兆乃明昭昭願謀諸同事條列聞諸朝
虎賁炳幾先切爲牛後嘲

其二

昔游新河君時猶未冠有如金在鎔氣焰已光爛
京華再見之風采殊舊觀青袍既出塵勢愈凌霄漢
封庭逆風心佐郡試新官政聲如江潮日日臨堤岸
當有事秋一日百趨辦事機紛以杳無不迎刃斷
驗是雖可展猶自困羈絆去去宜努力莫起賢勞嘆
時方需異材　九重正宵旰

送莫旦赴新昌司訓

夢檢棘後金門拜命初一官向于越仍與鈴槧俱
教爲職身佐道爲徙閫門揖孤寒登堂講唐虞
侯微道學心閑體自舒況茲新昌邑山水清有餘
襟佩紛濟濟泮宮尚采采名教有眞樂咀嚼皆道腴
居恒市中逆止何徐徐辭無嘱從多幸自免奔趨
看利名場正味或不如勉哉踐實地從人笑吾迂

文江王文學輓章

造化宇宙內山林多隱淪白首抱幽獨沒世志莫伸
以高蹈士往往增悲辛寧知造化理得失恒相因
生雖不遇後嗣多有聞父子本同體何必親其身
看斥水翁肥遯入江濱幸哉有賢子委質爲王臣
冠被榮死有銘述文耿耿不忘者浩然長獨存

送人下第其人讀禮因寄其師

禮篇四十七雜出漢儒手經曲相鉗綜紕駁紛雜掾
大若蟠乎天日月星辰斗小者極于地山林川澤藪
微而綏在蟬細至席埋狗有如雲夢澤物物無不有
所貴擇之精反躬行且守云胡畢其見棄粟食糧莠
遂揖陽翟賈坐並魯中叟土苴視至道千金享弊帚
簸糠瞇其目至用痂適口自謂善命趣對客恒有負
門徑一以闢四海競奔走身心竟何益治道亦無取
徒令窮經者紛如噗白首明能察秋毫對面失培塿
我欲挽狂瀾如耕苦無耦聊述中所見寄語平生友

白鹿書院方公先生守南康時聚徒讀書其中近閩潮陽李景龄先生提學至此重爲起廢故詩中及之

題古康三洲巖

羣山勢龍從一穴空徐衍滴乳成物象峭壁繡蘚花
土鼓有函音丹竈無遺砂誰云蓬萊洲此名殊不佳
我來恣清賞疑是古仙家惜哉奇絕景落此窮海涯
模寫不能盡歸去鳳池誇歲甲午予游三洲巖詢其所以名或曰郡志謂以蓬萊山之第三洲得名語殊不經此巖天造地設瑰奇不可名謂因與郡守黃延美議易其名曰古仙作詩賦之

三山謝處士輓章

人生天地間有生必有死所以不死故德立兼有子
懿彼陽夏翁世居閩山麓有如陽道州未仕居晉鄙
又如王彥方訟者望廬止學成韜其光慶餘委其祉
命服自天錫龍光照閭里俗方隨日化奄忽遽不起
磷磷礪齒石湜湜洗耳水有客過靈丘三嘆詠不已

鰲溪耕隱

隱君家何在乃在鰲溪濱讀書不干祿抱道惟自珍
顧我生茲世當爲茲世民苟不耕且鑿何以供朝昏
侵晨踏禾隴帶月歸柴門豈無僅與僕秉耜恒躬親

努力細鑽研勿嘆時未偶

送吳且庵南康文學二首

匡廬古名邦山水多幽勝香爐生紫烟彭蠡涵明鏡
氏淳風俗古地僻囂塵靜昔賢過化處草木皆可敬
經講道餘無事一游泳

其二

游泳何所適白鹿有遺基近聞鄉先達起廢重構之
突兀有新宇剝落多古碑千載紫陽翁遺訓留明規
百稱教學半日此以爲師最哉毋自畫賢聖皆人爲

古人重食力志在匪憂貧華堅湯聘摯谷口揚稱眞
吾生理當然非以慕古人

題金竹送周司訓 司訓乃廉憲之弟都尉之兄

易稱蒼筤竹詩咏淇澳篇天生植物中賦質獨貞堅
箭以用武事筠以比禮節竅之爲笙簫樂奏自諧協
虛心以應世所用靡不宜託根況得地龍種非凡姿
蒼松是難兄玉梅乃愛弟出處雖不同意氣本相似
誰能貌其眞被之似金衣平生鐵石心豈爲外物移
從來古君子貌變心不變青青含曉翠當識本來面

送林郎中致仕

摹飛方刺天冥鴻獨長征一朝捐其羣閬然去無聲
引領四望之海濶天宇清憶昔隨陽日乘時共和鳴
贊以獻諸君漸以儀于廷云胡別我去奮翅不復停
我亦有兩翼蹼屬猶地行仰天遡風呼心融身未能
乾坤何茫茫世務恒營營至竟無了時何異爲樹情
天以老見佚人以退爲榮幸免官爲家況有田可耕
居閑興趣便心靜思慮清游心大古初[illegible]經
著書大明道我詩歌大平者我有此忠肝烈膽武與

相期在晚節庶不枉此生

送清進士赴鉛山縣

科名進士重仕宦宰邑難矣爾英妙突致身青雲端
牛刀初小試遽爾涖劇繁一朝謝師友茫然吏民間
衆目脅睊睊萬口譁以讙寒者待我衣饑者待我餐
晦者賴以明鬱者賴以宣一身百責萃事事來相關
所貴各當理事妥民斯安況當江閩交孔道多往還
一事胡可苟頃刻寧暫閑時時懷隱憂念念斯民艱
民乃吾子姪財乃民膏肝民身即我身心肉何忍剜

聖朝待士厚發策親臨軒何以報 國恩民者君之
天愛民即愛 君慎勿忘斯言

題畫爲柯狀元乃尊作 二首

幽人事佳遯開軒對陽明興來拂瑤軫暢我平生情
心中有眞趣指下無繁聲上弦叶風薰下弦諧鳳鳴
坐覺胸襟開塵滓頓以清紛紛濁世中入耳皆邑箏
何嘗謝塵務枕流階下聽 右琴

其二

閒居閒古編雅服再陵儒清晨裔謂歸乙友造伊吾

前觀天人妙達沂洙荒初匪徒掇其英亦以味道腴
經世有賢嗣一日五行俱父積子能讀因之見慶餘
右書

題畫爲蕭考功作 二首

愛此泰山秀微雲淡悠悠蒼松俯深澗翠篠媚清
結屋者誰子獨古雲山幽抱琴衝側逕引領仍歸
歸舟天際來何時經卅五卅五多羽人爲問招見
右春景

其六二

入夏草木長林壑迥幽雅雲際川光浮石罅巖溜
誰當三伏中高會江亭下倚席和棹歌縱目極平
鷗波浩蕩間羨彼舟游者臨淵空有言結網人
右夏景

隆壽堂爲陳宗堯作 堂名摘詩中語

敬親則子悅尼父有遺言況乃萬乘尊體悉尤孝養
匪徒榮其身且復期以年大哉隆壽語昭昭日星
臣心一念私欲言不能宣吾 皇一視仁先得所同
然人欲天必從壽命或可延薰沐誦 聖謨大書

堂前堯言萬世見舜孝千古傳親生倩多幸荷恩良
獨先耄期尚康健非天曷能然感激無以報矢心
皇天稽首長樂宮慈筆億萬千

分得函谷青牛壽楊維新學士叔父

聊也古至人聖稱其猶龍獨立萬物表蔚爲道
蒼姬將訖錄貧貿無適從中國雖有五駕車西
青牛馳道路紫氣騰虛空莪莪函谷關往來日
賢哉尹喜氏獨能識仙蹤髣髴紛白雪顏面如芙蓉
前身廣成子後身河上公變幻千百億混迹人世中

仙稿重編 卷十 詩

寧知千載下不復有此翁句章高尚士夙志希玄
潛心五千言夢寐如或逢神爽默乎契壽算期與
後天長不老浩劫無終窮

書百牛圖後

我本農家子兒時曾作牧倒騎牛背上簑笠吹橫
老大客京國久不見此畜忽然覩斯圖心若有所
從觀天下物無物似牛牧既以抗犂耙又用轉車
爲我運百貨爲我三時驅況乃莫比論苦亦長酷
云胡世上人廿心肆日嗜既然食其力何忍食其肉

水陸珍百品物物可充欲孟子有遺言不忍其般練

趨竹送高博士使高麗

青旌縣琴旄龍旱綴鳳尾持川　大明宮搖搖向東指氣節橫九秋風聲揚萬里坐使蠻人快覩古君子

趨何太宰水南別墅爲其子廷秀大司寇作

伊昔飽齋翁卜築得幽勝函敦魯叟仁水港伯夷聖野趣遊意成清音入聽鏗侃如溫公園亦有楊監徑至今沾溉餘歷歷起人敬有子繼芳躅名位曉相並旦夕乞身閑歸去脩治命溪山不改色風月有餘興

手澤潤尚滋心境閒常靜橋梓賦形殊松栢受命正物在人不亡事久天亦定

敬所爲濟敬之作

古人敬作所日夕處其中出入與起居恒與此所同居思以爲室游寓以爲邸行於此中行止旬已中止莊歸敬夫銘服膺晦翁箴非從所其[illegible]其心心心在此所所至如戴天惟恒[illegible]

弘治初元春二月十五日

皇上躬耕籍田臣濟叨在九卿之列預行九推禮畢

而有作

我本農家子世業在犂鋤生來好詩禮舍農去爲儒筆墨其未用經籍乃蓄舍脫迹田舍中致身承明廬日夕食舍米八珍須天厨不知稼穡艱豈解耕耨云胡七十年乃翻復其初　大君初出震詔言戒司徒于時仲春候協風來徐徐發此向辰巳光輝來芝車　聖躬親三推[illegible]親手扶老臣亦同幸九推[illegible]其[illegible]仰面瞻　粹容又躬思微軀百敝臣恒座富貴臣家居自合老端坐寧期從　鑾輿若極忽興感清淚雪華裾獻罷借田頌歸把種樹書

謾成

夕陽昨陰翳朝陽還繼升萬物被輝耀炎光正熒熒浮雲起咫尺白晝仍冥冥世無聖景戈空懷百尺繩

弘治三年春三月望日另[illegible]

天啓元年仲春望日七代宗孫[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大學士謚文莊瓊山丘濬仲深甫著

擬古樂府

公莫舞

公莫舞公莫舞不必區區聽亞父霸王百行掃地空不殺一端差可取咸陽宮殿成刼灰三秦城邑衝殺機云何居剿七十叟不及外黃黃口兒公莫舞公莫舞公舞徒爲爾天命由來歸有德不在沛公生與死

將進酒

君不見劉伯倫又不見李太白平生嗜酒任天眞曾得芳名搭無極須酒有德以酒爲名入地爲酒鬼升天爲酒星醉來一任兒童笑醉倒不承天子詔老眼熒熒今古空大量恢恢天地小酒中有趣世莫知二子所見眞瑰奇古人已去不可追今人不飲將奚爲我起歌君酌酒一曲還須一杯侑人生百歲幾何時昨日紅顏今白首

採蓮曲 二首

連花紅蓮葉碧紅似妾容粧碧如妾裙色輕紅易落碧易衰情人道來竟不來停橈轉棹日過午藕絲斷蓮蓮心苦

其二

荷花香荷葉長紅粧奪儂目綠刺牽儂裳纖纖玉手搖蘭槳傍葉看花恣遊賞須臾採得滿船歸一曲清歌隔江響採蓮採蓮難採蓮難採饑不如採桑堪作衣

搗衣曲 己巳冬寓北京作

涼飈透窗紗蕭蕭弄秋色妾在江南尚不堪況君遠在陰山北風吹妾衣寒妾念君衣單起來搗衣明月

下不辭膂力摧心肝一聲孤悶涂四聲雙淚墮三聲四聲情轉多無數離愁捷不破須臾搗到千萬聲中有萬恨千愁弄不知遊子在萬里今夜魂神寧不寧

對酒行

我有方寸地中涵萬古天幾回欲蒐布地步狹且偏起來自摩挲天地萬物如我何天地苦不寬萬物苦不多滄海浩蕩蕩而豈蠡能測碧蒼蒼而豈能測欲作郝隆晒邦恐金烏斂彩陰欲作仁祭沈邦恐天吳震懾波濤起韜鋒聊逝且隨時磊磊落

洛徒爾爲不如放出別腸三百丈停杯冊田爲酒池
麗頭欲醉麗底臥開口笑歌拍手和倒罄傾出千黃
金鑄取仙人劉白墮

短歌行

一日生一日落明日不如今今日不如昨短歌行聲
苦惡人生行樂須及時腰纏何必揚州鶴

花游篇 和楊廉夫韻

雲樓霧閣深濛濛弱流萬丈號天風姓名久注冊臺
裡浮槎直泛銀河水家空八翼飛天門若木不胥蛟
綃裙天衢空闊行禹步俯瞰人寰惜食墓一聲鐵笛
下天來樣借重湖爲酒杯珍珠落槽不在槌雪兒歌
曆玉奴板天邊一任烏輪西挫塵擲石題徑題鸞德
鳳侶隨風夜爛熳芳遊日三門醉舞粉筆揮雲箋試
寫神仙入極篇

鮫珠行

交州送者洛陽客白日刼商富財帛金鞍寶馬擁旄
旄萬里南行日南國征車曉過古白州江山秀麗多
蒼茫不惜明珠三十斗買得出入如莫愁歸來金谷
園中住鎮日張筵盛歌舞手心擎出夜光珍回視羣
姬等泥土四時行樂春復春懽笑不知天有晨豈知
我愛人亦愛側邊已有嫉伺人鵝生地底中台折白
晝中原行鬼域黃金無權錢不神欲庇嬋娟苦無策
高樓重重舞且歌樂思何如憂思多按局索駿思必
得珠兮珠兮奈爾何奈爾何爲爾死恩愛誰知止於
此忍教白璧屬他人注目相看淚如洗君以貌愛妾
妾以心事君寧在君前死爲鬼不向賊邊生作人百
尺樓頭不見地奮身一躍飄空墜三斛明珠易一珠
一朝紛紛如粉碎誰知荒僻山海涯天亦生此明媚
妾不獨貌妍心亦正嗚呼但恨不似後來金源氏之
葛王妃

湘江曲

湘江之水清瀰瀰流下零陵會瀟水沿江兩岸竹低
垂斑斑盡是英皇淚竹上淚痕江心波千秋萬古哀
怨多君山香火常不斷行人誰復悲汨羅

桃源行

桃花片片隨流水漁郎誤入桃源裡水盡山開忽見

天地靜居幽俗淳美忽然相見驚且疑是人是鬼公邪私曾聞長老談往事莫是秦城人逃歸詢問方知秦運訖世歷三朝年六百當時但道秦人強誰知更有強秦國自言家世本楚人六國滅盡吞於秦懷王不歸負約虜至今猶說春申君征誅百出無窮已武關道上人如蟻深山深處幸逃生免作長城城下鬼自耕自食無拘攣舉頭但看青青天鹽筴不通惟食淡山中無曆豈知年自入山來忘世代故老消磨童稚大此事前人死未聞問前相看增感慨增感慨將何言山間未必如世間世間無奈苦多事不如山間聊苟全嗚呼人生不幸逢末世不見唐虞太和治含哺而嬉鼓腹遊世間亦與山無異

登高丘而望遠海

登高丘望遠海身若蜉蝣寄間目極蒼茫外神游八表縱大觀氣噓千丈發長慨直從混沌鑿破初大徧虛空無盡界天於子會開一元地自坤隅分兩荒山萬重水千派神禹勞勞躬四載野外脩途七聖迹海上神山六鰲戴波濤洶洶泛蒼溟沙漠茫茫連紫塞豈不欲鼓枻登瀛洲却愁弱水難勝芥豈不欲振策赴塢沌恨無神駿能歷塊不如振衣千仞岡老眼空明無障礙近山列翠屏遠山抹青黛太華三峰勢若鍾黃河九曲流如帶舜功封濟與海同禹蹟空成萬世頌三十六洞天處處藏神怪七十二福地一一異姿態驅山走海入雙瞳咀今嚼古供一噱山嶽降神生異材景物因人成勝槩安期竟不來漢武空相待峴山依舊存杜子今安在掛劍殊非昔日增釣魚乃是今時瀨赤壁入尋折戟磨浯溪客打殘碑賣往古來今倏成忽敗物理不齊時光難再扶世教者何人歷變故今古代古蹟日已湮昔人日已邁瓊樓玉宇不勝寒民廛顛崖苦凋瘵重衾春暖夢無魚破釜塵生色如葉口談詩禮半盜儒醉擁韜鈐多債帥惜時感事氣塡胷以手撫摩聊一噫君不見地爲輿天爲蓋八宮其間稊米大分明芥子納須彌毛孔眞能容瀚瀚逐日何須隨夸父步地誰云有章亥請學尼丘古聖神越過東山登泰岱客有繪登高望遠圖獻霸先走大司徒薛公飲遠者故卽爲賦此

古樂府題

梁父吟 丁未歲十月

浩歌梁父吟覩古猶覩今世態變翻覆人心益崎嶇爭名競利日無已龍蛇走陸波濤起設謀無慮千萬桃殺人豈但二三子來今往古何幢幢宵人心志今古同君不見狄道濟嗾趙戶將又不見李斯被刑戮中賀當不祥公卿位不畏天命悲人窮梁父吟用意深回龍久已矣謫仙亦消沉以我今日見寄之前音

浩浩歌

一室如斗大兩膝僅可容轉身若有礦奮志無不通玄穹蓋我頭厚壤承我足前有往古過後有來今續藐然一身天地間後萬萬載前千千所居之地纔數尺所生之世無多年粤從混沌初分到今日生人何止千萬億醉生夢死奔忽盡幾許名留在方策上天下地往古來今散之萬事收以一心浩浩歌歌浩浩俛仰人間發清嘯春陵南去是昭潭荒天窮海誰能料

七言古詩

濁海歌 少作

一天下百川皆清淵一流入海便成縈茫茫不復辨涇渭混混乘與論澠淄洪濤巨浪轟轟怒不覺已身如蟣蝨看來何似山下泉清香凜冽爲人慕我向潮頭三嘆息志欲澄清勢未及願言上帝檄天吳一夜黑波便成碧

讀東坡詩

東坡居士眞天人文章豪邁如有神光焰豈但長萬丈筆端眞可幹千鈞萬斛源泉隨地湧玉盤明珠無定準虢國夫人控玉驄淡掃蛾眉却脂粉風霆翕欻一時來須臾雨霽烟雲開虹收電戢星斗爛一天明月光照回此翁落落不可得謫仙少陵乃其匹小兒淮海秦少游大兒豫章黃魯直前生自是永禪師後學宜稱韓退之玉堂金莖不足貴羅浮瓊海眞瑰奇誰云賦詩不中和餘子碌碌眞公麻眉山至今草木枯五百年來生一箇海南遺迹有雙泉我家依約雙泉邊雙泉湮沒不可見山城落日生雲烟

寄符鍾秀求所作

閩君新詩多學杜春來花鳥添愁緒問君太學萬卷

書辭底關山幾程路天邊鴻鵠未易羅草下蛩螢何
足慕少陵光焰萬丈長愛君憂國有深趣漢庭老吏
三尺律柱下相君九章數白衣倏忽爲蒼狗處女斯
須如脫兎運斤不動斲鼻郢關弓命中射戟布跋牂
謾爾上峭崒蚍蜉何用撼大樹前三語後須轉不
二門中在深悟堅消要辨玉雪姿昏巧當知兎金注
學御無如魯國男效西易似東家婦嗟予癖性躭古
詩知君每有驚人句願求一破驄騅鳴會須爲下蟲
魚註 以上少作

題李將軍四時行樂圖 四首

日華淡淡雲陰薄兵衛森森擁鈴閣旌旗不動柳風
輕劍戟無聲花雨落將軍新試越羅衣兩神春風拂
地垂閶闔三軍起距樂晚涼乘興詠歌歸 春游細柳

其二

秋風流響圍涼影翠濤翻空火雲冷一軍無事枕戈
眠萬馬不嘶清晝永將軍燕坐凝清香靜對珠鈴萬
心不用更揮諸葛羽溶溶心月自生涼 夏坐松林

其三

新染楓林秋氣肅潦水收痕山露骨蒼鳩一夜化爲
鷹白鳥含蓋傍林麓將軍小隊出西郊金壺歷歷聲青
驄騎霹靂一聲軍吏賀平空雲外落雙鵰 秋郊校獵

其四

凍雲不飛朔風直野獸畏寒出遲沒角弓鳴鵰越蟲
飛宮鑼吐芒驚鬼哭將軍自控五花驄翩翩雲騎爭
追從射殺南山白額虎碧油幢底夜論功 冬野行圍

雲山清趣圖爲陝陽道人作

山矗矗雲漫漫雲杳山色微茫間一天淡月秋空靜
滿地落花春雨來道人愛此有清趣穿雲結屋依山
住一縱茶烟午夢餘雨腋清風欲飛去欲飛不飛無
限情掃盡時作太古聲驚移叫月淚潛墜老鶴知更
相和鳴夜深萬境俱寂寂凡然虛空生寒白四頭人
世隔紅塵雲山參淡無顏色

嚴子陵圖

長笑狂歌頭不及嚴陵足厥角稽首勢若崩況敢橫
足加帝腹嚴先生何壯哉釣臺豈但高雲壑清風洛
邈一萬古落日頹波挽不回

壽萱堂

人生有至願不在富與貴萬斛明珠未足珍九錫殊勳底須恃但願堂上白頭親年年康健春復春萱花日日香萱葉日日長宜男男益壯忘憂憂漸忘五絲爲衣玉爲酒歲歲堂前慶親壽

丁卯舟中望雞山因憶解學士弔李白詩戲作

舟次吳城山遙望彭蠡湖匡廬五老時隱現大孤小孤如有無眼中雞山青兀兀世間安得許大足始信防風氏眞有專車骨不知天公肯借不我欲躡之湖海濤[illegible]閒踏碎黃鶴樓等閣趕翻鸚鵡洲驚醒采石李鯛起采陽杜更游赤壁邀老蘇倡和鳳凰臺上驚人句鳳凰臺江之東龍盤虎踞高隆隆脫鞋濯足大水鳴玉矩步朝九重

歲丁卯過采石弔李白

采石江頭黃土一杯東有蛾眉亭西有謫仙樓謫仙仙去不復返惟有江水日夜流人生一世幾何久不如脫前杯酒饑來文字不堪餐死後虛名竟何有訶君看此李謫仙掀揭宇宙聲轟然長安市上眠不足長來采石江頭眠百世光陰一大夢衾天枕地無人共算知浩浩長江流不是醉在春酒甕此翁自是太白精星月自合相隨行當時落水非失脚直駕長鯨歸紫清至人雖死神不滅終古長庚伴明月

送伍天錫

天錫棹頭歌且吁拔劍斫地呼烏烏酒酣興逸雙耳熱仰天舉手長盧胡斯人豈是嗇等伍碌碌落落非凡夫濠梁五車不足讀取黃配白羞拘拘長江一瀉千萬里雲濤變幻時有無鄱林撼天白日動春風着物枯槁更多大草率有如此置身合在承明廬一來一攬金汗抽日光互色成糾糾無人[illegible]何[illegible]世空仰靈光孤一朝得係聖[illegible]經[illegible]道之[illegible]湖渠渠高堂擁中廊詵詵英俊座間翔玄蔡要[illegible]道養雞飛大帶談唐虞名教由來有負樂功名富貴當上苑蓬金合[illegible]無蹲踞不須北望生鬱紆

梅雪袞爲艾用章作

北風吹雨凝成結老榆凌霄殘欲折地底潛回一脉春枝頭忽逆千莖雪雪花六出梅花五天地茫茫濟

咨與巡簷索笑者誰子踏彩尋香悄無蹤箇中天趣
惟自知頓覺西湖東閣皆支解橫斜浪說水邊影娟
好空吟竹外枝豈知此花中一花一太極陰陽互爲
根生生機不息天上花惟雪人間花有梅雪花恐處
梅花開三白呈祥一白露嗚呼此理眞妙哉妙哉至
理誰能解平生故人大梁艾艾君艾君聽我歌梅邊
雪裏期相待

唐馬篇

開元考牧千百羣谷量色別如錦雲金羈繡韉盛粧
飾新水香草調息勻縱橫六印帶官字牽出長街多
意氣奚奴屏息不敢騎路人斂迹遙廻避昂頭高步
踏軟塵條來倏往如有神四海風塵那敢動鐵騎奮
迅應無倫漁陽鼙鼓一朝起四十萬匹騈頭死獨餘
一匹眞乘黃負載君王蜀山裏蜀山西去棧道危此
時郎當將語誰張郎不來哥舒去獨乘千里將安之
九折坂頭泥汨汨據鞍穩坐伊誰力平時飼餵非不
多逐草奔泉各南北古來良驥惟稱德一匹勝如千
萬匹今觀此畫殊不凡天骨開張森獨立豈是三郎
舊所乘錄功別養當時平詔令畫史爲圖形千年神
駿還如生千年神駿還如生我一見之心神驚何當
房宿重降精再使麒麟地上行

瓊林階歸圖爲同年長垣李溥作

奉天殿上傳臚罷日照金門榜初掛中使傳宣勑大
官明朝賜宴南宮下張天爲幄雲爲茵金盤犀箸羅
八珍宮花剪綵來中禁御酒分香出　上尊鼉鼓撤
天樂欲破梨園法樂喧相和妙舞清歌次第呈幻形
奇技紛紜過承　恩侍宴皆貴臣繡金孔雀銀麒麟
焚香望　闕北面拜共賀官家新得人白面青年三
五百人似神仙氣如虎禁苑浮酒不知數兩袖翩翩
欲飛翥瓊杯宴罷月斜時馬蹄得意去如飛團團皂
蓋空中舉短短絲鞭柳外揮微風不動香塵軟十二
街頭簾盡捲衣裁草色碧將流旗拂杏花紅尚淺金
環搖轡穩於車笑指吟鞍不用扶[illegible]平康問花柳
還歸槐市論詩書明日牛醍[illegible]
子就中醉者誰最豪中原才子長垣李

題三衢山水圖

我聞太來之區富山水形勝東南獨專美一川素練
皺秋波萬疊銀屏絢霞綺九龍爲臣青翠深金溪迢
迢來鴉金婺女鏡臺雲裏現偃王玉硯水中沉山趾
依依僧寺小湖心泛泛魚舟杳石橋野色曉平分古
壁雲根寒不老長松落落幾丈強深林灌木相低昂
綠蘿暗掛千巖雨白瀑晴飛百道霜磬沙牽竹江村
路何人結屋依雲住得非龍丘養高所無乃安貞讀
書處讀書不千萬乘君責冠對服甘隱淪與來垂綸
釣綠水醉後荷鋤鑱白雲白雲深處多幽侶一笑相

看與容與有時綴席聯詩篇有時對酒談今古山中
之樂樂不窮彷彿尚有太古風古風遼邈不可復坐
對此圖懷此翁此翁今年年幾許白首林泉無恙否
幾欲爲賦招隱篇招之不來奈何汝也知不是忘世
人教子已見登青雲君虞在上有巢許山靈不用重
移文

望雲祝壽圖

昔賢望雲憶親舍雙目熒熒逐雲下今君望雲祝親
年一心炯炯依雲望舉頭見雲如見毋獨立蒼茫凝

睇久輪輪因因鮮明浮光呈瑞表壽徵觸石之從
泰山出雨下土分滋萬物有如春暉照草心亦似凱
風吹棘針毋恩如此莫可報望雲所拜情何任情何
任意無已目極天南萬餘里越王臺上陽生時焦子
初黃辭紫紫高堂綺席倚雲張紛紛兒女雜酒漿就
中獨少讀書子挾策多年遊　帝鄉帝鄉迢迢歸未
得對此佳辰應惻惻馳心直與雲天尚懷不將身在
親側蒼天漠漠雲悠悠雲色還如親白頭孝誠一念
感穹昊雲影爲之凝不流何事良工心亦苦筆端寫

出心中語紅雲朶朶捧　天庭白雲一片迷江樹紅
雲影裏望白雲白雲如舊紅雲新裁雲作衣雨爲潤
共祝　君親千萬壽

淮之水送淮安林馬判　三首

淮之水清瀰瀰山陽古郡淮之涘通仙之孫古君子
似是馬曹官自型何以況之淮之水

其二

淮之水清湜湜郡疆遠跨淮南北林侯秉心淵且塞
氏不知勞馬繁蕃誰其致者侯之德

其三

淮之水清徹底沮洳浸潤幾百里山陽太守差可擬一時僚佐皆肖似餘波漸漬良有以

題林以善畫送王琳

近代翎毛誰最工遣家父子誇獨步羊城林氏雖晚出筆勢飄飄有天趣仁智殿前退直時虛窗盤礴覘天機毛生點頰墨卿舞意氣所至皆神奇飛者自飛宿者宿色形神氣無不足等閑尺素落人間坐使山林在華屋嗟嗟百鳥皆天生結巢穀哺方成形胡爲獨奪造化妙眼前倏忽飛且鳴我從故人得此幅每日朝回洗塵目吾家外弟別我去輟贈殷懃表裏曲故鄉南去更千岑對此還思別意深物類尚知相聚樂矧伊人矣不如禽

竹庭爲袁秉中作

綠雲垂空寒欲滴窻外蒼龍作人立有時鼓鬚風中號有時垂涎雨中泣旣知軒轅遊洞庭鏗鏘仙樂天半鳴又如李靖發用舍滴瀝天瀛雲外傾中有書生負奇志千金學得擾龍技辛勤十載謹護持坐使騰蕭庭內只愁天作雷雨風所須變化川九重雲收雨散斂神功但見葛陂萬丈深淵涵

秋窻詩爲羊城義士袁鏡作

一年之氣秋最清倒涵霽色偏澄明萬條疎明斜碧入一點圓空虛白生坐間四時如一日東雪炎風不相及筠簾畫捲寶鳧微紬帙午寒金粟濕千崖氣肅天宇高紛紛木葉飄林皐冊桂涼蟾香散亂碧桐疎雨冷蕭騷浩然幽獨者誰子終日栖遲此窻裡平生志節明如霜一片精神澹如水霜明水澹秋更宜凜然相對清以凄孤高遠慕伯夷聖搖落不作宋玉悲秋行屬金德爲義見說承家多義事十尋雲棟　勑旌門五色天書金作字義聲久著越天涯冠蓋過門每軾車何日南歸經錦里爲渠重放筆頭花

題金臺夜雨卷送范文主事乃兄

幼年滕下同遨遊此時聞雨不解愁壯年遊宦感離別方識此聲最凄切切復凄凄滴滴落厰腑天然骨肉本鍾情不爲燕山今夜雨

哭年尚書

平生不曾受公恩亦復不曾登公門朝事聞人報公死不覺淚隨聲皆盡出門仰天長太息日色慘淡雲昏昏正色居然失一鎮振落焉用千公孫齊人之桃本非及晉士之死猶不言居鄰老人不得志氣結血滯心菀煩安昌坐待鬲下盡晉江甘向池邊蹲攫肉千嚬衝眷戀覽德一下俄高騫物情高下胡懸絕天理荒昧難究論公身雖死心不死巫陽不用招其魂上為日星麗唇漢下為河岳亘厚坤人生百年等一死公乎千古名常存

榮節堂

門前綽楔當亭臺間鳳物黃金書堂前老姥壽日徙榮恩高節難比如歲時有客登堂拜髮白還黃千百歲嗜嗜咸稱文丈夫死者可生生不愧夫死骨不朽千大名已成已將姓氏達天陛東衙綠綸來　帝庭心如古井水風起波不興節似冬時松霜雪葉不零明明天日照井底漠漠慈雲護松子松子成林尺長終作棟梁清廟裏

題松送崖州洪千戶襲爵回

攢峰峭壁漲海涯蒼松老去長孫枝莫言幽僻無人見會有崢嶸頭角時蓋明勿作巨含波休流脂烟霞深處善自保風雨狂時宜避之結成三千年琥珀養就四十圍霜皮老我玉堂翰首望君汝脩整昂霄風聲四遠馳

題友人陳汝諧移墩其家舊有桐墩

昔君築墩當近株種桐十載期製琴今君築墩向遠墅移石千山期得奚展昏來往兩墩間功名富貴皆等閑有時嘯詩石上坐有時拂彈桐陰彈風風枝老秋蕭蕭邨傍雲根事耕鑿琅玕箇箇彈雲長玉屑霏霏逐風落一溪流碧彎半壙泉聲琮琤鳴琥珀山谷輝兮水含潤人言此地如崑崙瓊枝琪樹深蒼蒼夜深疑有白虹氣藍田餐法曾試無北平種子應先來我家城西君城東佛雲石磴遠相通別來光陰隔重海豈身遠在羣玉峰何時對子盧胡笑把酒同燒紅碧胥

岳王墳

我聞岳王之墳西湖上至今樹枝尚南向草木猶知

表蓋臣君王乃爾崇奸相青衣行酒誰家親十年血
戰爲誰人忠勛翻見遭殺戮胡兒未必能亡秦嗚呼
臣飛死臣浚喜臣浚無言世忠靡檜書夜報四太子
臣構再拜從此始

輓羅都御史

正統己巳北虜深入當道者建議趣召宣府
總戎官率兵入衛京城或欲遂棄其城衆論
然爭就道時羅公爲都御史巡撫其地乃發然
仗劍坐當門拒之且下令曰敢有出者手斬
之衆遂定戶外人至今能言之而脩宣府志
者亦載其事公平生事業固多而此舉猶爲
卓偉抑菴先生作墓志畧不及何也濟初來
京師時嘗拜公于寓所極蒙獎諭及濟登
朝公已致仕家居不久捐館舍矣辦香致敬其
道無由茲因其壻鍾懷應貢來致其子泰命
來挽章因次第完城事爲頌語以補公志之
畧云

六飛北狩無消息邊城四望狼烟赤胡馬長驅去掌

來何人却建捐邊策鎮朔將軍生入關北門鎖鑰空
餘鎯強兵健馬盡南走黃塵蔽日天漫漫白首憲臣
南海客手持一劍當門立誓與孤城同死生怒髮衝
冠氣千尺車輪生角馬蹄蹄居人不動行人歸叱咤
之間樓櫓具金城鐵壁湯爲池雲州失守赤城破胡
兒躡足城邊過老妻稚子盡登陴公亦援枹雪中坐
山前山後無數城此城屹立如巨屏虜騎南來資扼
塞王師北出恃屯營屏蔽　京師功卓偉設有長城
長萬里江淮果賴張員源河朔僅餘顏御史憂國勞
邊兩鬢霜事成乞骨歸故鄉肘金腰玉者塞路無人
上書訟陳湯一葉扁舟五湖水漲海邊頭亂山裏拆
簡不通朝貴書抱膝長吟聊爾爾羅浮山崩天墜星
乾坤一夜收英靈公兮生死已無愧邊人至今嗟未
平邊人能言不能紀慨我鄉生官太史聊述人言作
些詞書罷長歌淚如洗

望雲思親

白雲在天不可呼仰天望望增煩紆蒼茫四顧宇宙
濶去住彼此無寧居昔人望雲憶親舍親舍依稀白

雲下君今望親不可留何處荒臺鬼長夜長夜漫漫
無復晨舉頃見雲不見親誰展白雲書楚些臨風[illegible]
爾賦招魂魂兮去去招不返沒齒白雲長在[illegible]

送張端

纔見挾書來又見拂衣去出門大笑氣如虹[illegible]
山如蹠步男兒四海志婦人不下堂名駒隨地產[illegible]
里生男三日啼逢衆功名富貴身外事得喪悲歡[illegible]
哀計君今歸去蚤歸來莫向山林久淹滯只今蒼[illegible]
茫昧伯嗜亡待爾重刊石經字

梅花爲儀曹王事彭君題

君不見一陽之氣昭窮泉此花獨爲萬物先又不[illegible]
一年生色凋零遍此花獨爲萬物殿百花未開[illegible]
開挺挺出色花中魁百花落盡獨不落凜凜自守[illegible]
寒約世間草木紛且繁能紅能白呈嬌顏花朝月[illegible]
競歡賞朝開暮落斯須間何如此花獨得造化理萬
物[illegible]之作終始誰云姚魏花中王評量只合與[illegible]比
世人愛色兼愛香繁花踈影爭誇張就中妙理少人
道對圖一笑天蒼蒼雲慘淡十年不見眞花面扁舟

何日遂南歸羅浮庾嶺重相見

六龍圖

顯蒼生萬類行天莫如龍純禀至陽精卓爲鬼物[illegible]
大小靡定形去住無常蹤一之已難見況乃六者相
騰衝一龍昂首揚其鬐奮起直上拏虛空一龍捷[illegible]
出淵沿廻身轉眷如宛虹其餘兩兩峙相向戲弄[illegible]
月雲濤中矜牙露其爪氣勢何獰兇是時元氣濕濕
濛河海起立地天通鬼神畫泣眞牽怒呵此屏翳[illegible]
豐隆鳴呼神物變化不可窮胡爲羣聚如昆虫[illegible]
畫工巧爲此潛以輸墨衞天功君不見古來好老[illegible]
葉公眞龍聞之降其宮又不見近來畫者有嗣[illegible]
龍現相來相從君從何處得此本彷彿似是[illegible]
精誠感通理或有慎勿輕易爲點瞳會須一夜[illegible]
去雷霆鼓驚天風澤下土霑耕農流澤下土霑[illegible]

竹林七賢

太行之陽脩竹林背賢於此閑登臨江山如故
在空有清風傳至今晉人曠達尚玄語棄置禮[illegible]
如土神州陸沉二百年當時豈但王夷甫

竹溪六逸

徂徠之山竹蒲溪溪中流水清漪漪昔人已往不可見至今陳迹猶依稀酣飲狂歌者六子就中最蒙孔與李爲龍爲蛇誰豫知自也逃生與父死

海屋添籌壽徐助教

茫茫瀛海浩無津弱水無力勝纖塵中有仙山三萬八千里平地拔起凌蒼旻瓊臺玉宇金銀闕罡風盤旋舞香雪琪花不落瑤草芳天氣長如二三月朱柄如斗蓮如舟蒲萄鱗分駕紫虬木公金母互來往天鹿人鳥時嚶吻銀濤凝碧浸山麓山麓渠渠列華屋黃金布地且爲階五色雲霞長蓋覆屋中插架皆仙籌非金非木非琉璃迢迢崑崙十餘屋堆積高並崑崙丘山中老人若童孺洗髓伐毛知幾度桑田變海成田下待蓬萊已無數仙境變幻無定居仙人蹤迹中浮誰知仙凡了不隔人中亦有列仙而列仙之[illegible]眼仁義不乘風兮不御氣辟雜[illegible]知道[illegible]但[illegible]紹仙裔考古直溯盤古時積書[illegible]仁人有爾享遐壽海屋添籌徒爾爲

題山水圖

昔年樓迹雲林下舉頭見山不見畫如今置身朝市間開眼見畫如見山山耶畫耶孰眞假具眼之人世間寡景當好處背起樓趣到佳時急驅馬居山不見山中佳厭飫林壑輕烟霞一朝別山出城市黑風黃日昏塵沙廣庭曲巷通幽處壁石栽花脩勝具眼中彷彿雖逼眞畢竟人爲摩天趣回思舊隱隔世間欲一見之千萬難殘縑斷素縱天巧傾囊倒篋不復慳君夢何處得此幅千里雲山數間屋遠山淡淡橫翠眉近山亭亭削青玉山頭處處飛白雲樹頭樹尾晴輪囷平林忽斷天光露暝色遙連市氣昏蒼苔白石羊腸路平麓盤盤幾家住就中老人華陽巾手把瓊芝滴清露山光水色相渺綿漁舟泛月江吞天長風浩浩起天末高堂白日生雲烟興來却憶竹鶴老兒童何如見山好人生仰景須盡歡尋仙何必蓬萊島

蟬聽軒爲常州謝同知題

世間何物聲最清秋高嘒嘒寒蟬鳴常州謝馬日無事公餘徒倚軒前聽物聲妙與人心合聲入心通無

限樂鼓吹何須兩部蛙聲清絕似三更鶴唳聞一聲如撥絃含商轉羽如有言一聲未已一聲續千聲萬聲斷復連夕陽欲下兩初霽樹影不搖風細細奏幽千曉雅樂聲帶得九秋玄露氣有如伯牙鼓瑤琴鍾期聽音知其心又如南郭聞天籟至理在心不在音天機氣到自然應隱几坐忘與聽瑩承鄉手與此耳同用志不分神乃定忽然飛去君不知月中彷彿常香緩聲殘響絕寂無有但見委蛻碧高枝

送張茂蘭黃自立二同年回南京

前年棹歌翰墨場英雄三百齊翱翔青雲消眼多契合就中最厚張與黃二君英英氣如虎明月掀眉論今古酒酣拂劍落霜花興發揮毫灑秋雨今年同自江東來我一見之心眼開長鯨吸海海欲竭巨靈擎山山為摧摧山竭海懸河口風雲變化龍蛇走盤古以來二百二十餘萬年一一成敗興亡如指手相看一笑氣味投與衣沽酒鍾月留僧翁侍更共驚訝平日見我曾有此客不此客何昂藏此主大癡絕矛盾齡齡戾金聲古角霆霆響瓊骨帝城春暖百花春歡紅塵土飛飲揚明鞭馬首向東去燕雲一碧天茫茫燕雲不斷吳雲起兩京相望四千里桃葉渡頭生碧波清夢隨君渡江水

四友圖為安成劉進士秩之父作

三友松竹梅其間一友我萬物於人同一理意契神交無不可君不見明月在天光在尊李白對影成三人又不見昔酒琴與集古錄醉翁與之合成六古人將身混物中游心太古規鴻蒙此翁妙得古人意自首山林無物累每將富貴等浮雲却與幽貞結深契左挹大夫秩右拍君子眉羅浮美人相後先翁居其間吟且嘯一笑相看同歲寒市道豈所論金石未為堅耐久且莫逆忘形更忘年

尼丘山賦　封給事中孔公

尼丘山高高幾許平視岱宗小齊魯下盤坤軸橫萬歧上切穹蒼纔尺五自從天一生水凝且聚屹立巍巍殿東土沛然作雲雨然下雨發生草木滋禾黍鍾秀鍾靈澤斯荷彼東方之人兮仰此山以煦煦夫誰知天降玄鳥無商祚始契歷湯六百祀啓封于宋迄

孔父鄒邑大夫顏氏姥禱於山兮帝眷注乃爲斯文
誕宗主吾道不喪天後世重見吉山之功兮誰與伍
天地賴以位人極賴以樹遭來一千九百歲五十又
八代孫曰忠伯甫讀書就古道篤行踐前武出言制
行不敢同常人跬步惟恐羞聖祖少年挾所學裹盤
奮高舉姓名蚤已登　天府高堂有親待我啃親在
遠遊違祖諱寧向雲林老布衣懶趨朝市靡簪組閑
縛青松盟靜結白雲伯蕭然四面軒不博萬金塢七
十四年樂詡詡教子成名登誅輒載筆鏞頭待　當
今輝長百計難歸白日暮君不見燕趙良家子妻親
事戎行一朝崛起封侯王推恩及親許改葬賜以東
園祕器玉魚金盌塡黃腸坐令枯骨生輝光又不見
山東章句儒辭親遠遊學一朝徒步登臺閣推恩及
親蒙顯褒賜以五花官誥金函玉軸翔鸞鵠坐教死
魂膺穹爵黃金罷錫非不多　九重優錫誰能逾富
貴來時親已逝縱有榮光奈爾何所以孝子心拳拳
惟愛日日復日兮歲云徂志願未酬所期失芹茫四
顧將誰從依依一身無所容人生到此嗟何及養薄
守幸逢上號尊　皇毋錫類推仁遍寰宇一旦蒙恩
膺典數七品官袍白鷺翔五色天章彩鸞翥　帝心
嘉汝方簡在皇覽揆予又初度瑤席張斑衣舞三子
六孫羅膝下殺核維嘉酒維醴年年歲歲如斯辰常
對茲山祝純嘏山峩峩人俟俟氣勢兩相高壽算同
堅固　家有軒曰四雨

風木圖　爲鄭江錢侍御乃尊作

樹欲靜風不休子欲養親不留人此恨同今古當
時豈但皐與山問天天不言叩地地無路寸心莫報

名羞見人間不平事金臺投投易水寒相逢意氣何
桓桓君臣義大此身小問其鴻毛與泰山荆生不選
田生死地氣翻爲慷慨使西風吹散壯歌聲百鍊鋼
鋼柔繞指　文古　廷國來全燕風聲震地雷轟天聲
明獨出百王上風氣還回三代前關西後裔范陽客
二十辭家侍　君側出入勾陳太乙間一片丹心敵
如日落落身無七尺長忠肝義膽無他腸前年持矛
刺在敵去年上書論流吐有勞不代言皆應四民按
堵三邊靖丹心自結明主知時時持節卿　王命禁
庭之獄非等閑生死都來掌握間昨日　九重親錫
命三軍百姓總開顏好生惡殺天之道　聖王仁明
法天造場君楊君聽我歌臣心盡處　君恩報

送彭郎中彥克

歸田樂歸田樂爲閑爲農殊不惡便從天上謝朝參
直何山中事耕鑿初登東林皐暮陟西山壑欵段四
時牛八角一心坦坦有餘閑四體舒舒無繫縛春早
耕秋晚獲捐却簿書痔錢鑄田翁野老時往來淺種
深耕共對酌任從紅日升不管銀蟾落朝鼓鳴時聚
正着竹葉杯深寬放懷蘆花被暖長伸脚也不慕朱
膚麗門也不羨騎揚州鶴倫服看他爵復爵詳笑一
部種樹書淨寫數行買僮約足不蹤窣錦窩夢不到
天祿閣牖餘支枕試尋思往事眞難供一噱人生只
怕老來忙世事何會閑裏錯預爲諸季歸老圖重把
祖基大恢拓隱居歲月便從今仕宦程途休論昨身
邊無累心無憂萬事無如歸田樂

懶詩爲莆田許氏作

莆中有懶士踵門來懶詩君但懶於事我乃懶於辭
君來索詩日數次我欲揮毫俄又廢看來我更懶於
君所以深知懶中味懶中滋味人知少第一是閑文
是睡古人何人最好閑陶令棄官江上還閑中却作
閑情賦胡爲屑屑不憚煩古人何人最好睡老摶翻
身驢下墜睡餘却詠好睡歌無乃勞勞愛多事問君
之懶何如哉曰吾喪我忘形懶過午枕頭方擁被一
春屐齒不沾苔也不學莊叟逍遙遊也不學麗老圖
欒坐任他門外事如天骨甚鄰家燐是火千呼萬喚
纔欠伸十迴九轉難出門時人但見應世懶就裏講

知學道勤一年三百六十日日十二時時入刻閉門撇逕紫河車畢竟勤耶是懶耶

題山水圖

一氣流行天地裡結者爲山融是水世間何處獨無之舉目孰非仁智理人人有此智與仁奈何好假忘其眞尋常登涉厭險崎却對圖畫融心神得非作官風塵下擾擾塵勞苦無暇層城深院鎖重門景色無由到官舍我閒逃虛空者見似人而喜兄乃平生舊棲止驀然相見楮素間有如縮地來千里山勢高低斷復連江流抱村涵遠天山中有寺江有船故鄉彷彿橫在欄檻前記得當年讀書處白沙翠竹江村路多年古樹欲倒鎮日閑雲飛不去溪中魚可羨圖內蔬堪茹載酒携琴多故人戶外時時恒滿屐山中景景多趣夢中時作着屐遊覺來尚憶尋芳句久動思靜心懸懸樂哉斯在今在君簡邊對圖忽悟樂壽意三復淵南王小山叢桂招隱篇

題草虫

春雷驚動蟄虫起目駿鳳鄉花舞蝶宵蟲蟲動飛且行盡入君家畫圖裏問君何從得此圖仁智殿前擁灑餘閑來細玩格物理有如一部埤雅書

畫菜

世間食品何者佳淡中滋味眞無加富客何須悅芻豢神仙謾爾餐煙霞聞君作縣官河側繞屋築畦供日食食餘摩腹繞園行喜得邑民無此色

送嘉禾伍公矩歸桂林兼問訊洞鹽張靖之

平生故人伍公矩少年學文今學武胷中豪氣老更豪境變情遷寧少沮酒酣耳熱歌烏烏手執如意擊玉壺興來拔劍爲我舞電光爍爍雲披敷仰天大嘯向人語顧儂豈是噲等伍筆端一萬丈虹霓胷次三千歲今古憶年二十三十時風中快鶻囊中錐廣寒紫桂白手折滇池綠駿赤脚騎　奉天殿下丹墀底頃刻雲烟生滿紙璃林宴罷馬如飛一縷穿花三十里功名富貴等閑致身承明殊不難覓得一州如手大又被秋風摧紫蘭瑤篆玉筯山如畫靜荷翰鈴意閒暇亮山前下拜放勳干羽兩階前日化絳灌之武隋陞文今人未必下古人長壽人手一逕轉溪山

失險鬼不神亭廣數奇頗馴老幾弓東書尋舊道英
雄回首即神仙忙處人多閒處少青天浩蕩雲彩茫
吳山高兮粵水長南歸若見張給事引杯燒燭歌我
送行章或亦頭顱如雪白每憶故人心惻惻明當歸
棹過嘉興看劍檢書話疇昔

爲王侍郎題鯉魚圖

世間萬類水族多鮒鱸鱸鮪鮫鼉鼉蛟中赤鱗公最
貴三十六鱗如星羅陽鱗九九陰六六雖寡魚形有
龍骨禹門寧肯點額歸鯨海終須揚鬣出誰哉貌此
化龍姿丁紋錦片光陸離淵潛一躍勢直上波濤起
立雲下垂太平時世無頻尾悠悠洋洋安所止江湖
處處皆恩波於物常如靈沼裡

靈壽杖壽徐庶子乃尊

我聞仙山有奇木似木還非又如竹豢就天池走陸
龍制成玄圃輝山玉天生尺度齊人長清如水雪堅
如鋼偶然爪甲相擊觸鏗金戛玉函宮商赤城九節
殊怪蕭蜀江桃竹未爲美不知漢家何處得此枝骨
格不凡足文理經年閱代何靈奇在處神物常護持
上端或炳太乙火節間密刻刑書辭　天子用優老
老臣恃扶危夸父寧忍棄長房不敢騎變化去來那
可測既失千年今再得當時北闕賜御臣今日南州
壽仙客南州仙客高士孫白頭釣隱荆溪濱至人傳
與養生訣步履如飛不動塵聞道今年年七十柱杖
遲朝此其日玉斝令子阻稱觴望拜南雲寄詩什鍼
趣寄遠祝長生共願年高身轉輕曉起撥雲穿竹逕
夜深挑月扣松扃歲歲年年持此杖長伴神仙地上行

梅窗琴樂

高人好琴得天趣開窗靜對梅花樹江空歲晚夜深
時丁丁似共南枝語淡香疎影太古音簡中樂趣清
且深等閑三弄梅花曲花不在梅花在琴

題竹逕湖廣湯食憲

古來脩竹何處多鄂杜之間淇水阿壍河落澗竹官
廢但見土岸流渾波北風寂歷南風起千里飛青渡
江水瀟湘兩岸遙相連班班盡染虞妃淚鷓鴣鳴時
草不芳杜衡獨車總荒涼獨有此君不改色挺挺植
立如人長頻雲壓頭底復舉細雨斜風任梳洗渭川

但于戶侯孤竹祀云止二子君今持節騷人神聚
見皆鸞凰清風明月有眞境寫境何必勞玄黃
愛竹應成癖此月移栽近霜栢滿堂秋色寒

明　天碧

石圃送陳宗光

平生何所尚寶晉齊前米家丈昂昂高節抗
仍在雲根上誰言金石交堅剛相遇難久調
友時去繁華竟何有此君落落非凡夫此
來佞徒相依自古貴得所世間朋類時能如

沈陣有深意發洩胸中剛大氣筆頭凌厲肅風
眼底空明賤公桂君今得此從誰何此意知者良
多與君結交亦如此與來感激爲君歌我爲君歌
不勿怪一笑相看兩無碍君應吟嘯傍我遊我當抱
翁爲君拜

商山四皓圖

商山有路通秦畿溫谷瓜禍獨見遺四翁無乃亦多
智不但情浪沙中推惜哉逢時苦不早　龍顏一見
驚純術豈不聞太公八十遇文王壯心豈至年華老

中天明聖德節鉞從此升高年者德
政同來此地棋餘生五人四百三十九鶴髮酡顏並
留壽座中越客眞逢尊不似相如君客右

題松

有龍挐雲欲上天鱗甲飛動頭巔然碧風吹海晏濤
濤聲簫一派空中懸深山大壑無人到琥珀埋光兎
絲稱家家來葺作屋樑柔必長材　九中老

題月桂圖爲呂希仁儀曹作

我昔神遊廣寒宮瓊樓玉宇高重重是誰停斧望舒
笑邀我　香雲中　舞仙風煖翠袖離裙珠
歷亂金蟾背上影長寒　天日中香不斷酒酣滿袖
攜古香回看倒影塵茫茫　人有眼竟莫識誰紅誰
空講張十年不作遊仙　事悠悠繼醯甕寧錦
明看寫眞妙逈難應故人共相看一笑情和和夢
云舊約今如何此時剩有關田地想是清光應更多

十龍　時泰和封學士尹公

登江上逢原村村後仙巖高入雲巉巉神物久
藏名　存巖中空洞無塵土石壁

如雨一泓碧玉清照人寒藻遊魚澹容與白石爛爛
泉涓涓泉不涸兮石常堅誰其有之吉甫裔德潤九
族壽千年屈指明年七十歲久矣　恩封因子貴侍
講經幃未得歸即景分題寓深意十龍之景我所分祝
公清潤還嶙峋崢嶸頭角長滿眼子如諸葛孫如謝

壽四明隱者

彩雲輪囷紺宇清南極一星天外明先期太史奏壽
徵四明洞天甬東城長眉廣額樸而雅鄉里咸稱有
道者皇揆初度八月初人人賦詩祝純嘏

題童志昂都憲諭蜀圖送其公再使蜀

蠻蠻之國妖氛生羽書雜遝來　天庭　九重天子
赫然怒咨誰可仗西南征虎頭將軍攘臂起怒發衝
冠爭裂眥長鎗大劍置不問竭來獨運毛錐子毛錐
子藏鋒鋩貯雲含霧飛電光鋼刀百鍊非不利蛇矛
八百空自長蜀坳當日曾簪白鬱血流丹今變赤捫
參歷井掃欃槍坐使岷峨迴秀色邦笑漢家功業卑
臨邛大子騰虛辭唐蒙已通僰中道吹[illegible]將笑
爲何如此日功尤偉赤手弄兵潰池裡[illegible]

指揮畏帝責功報　天子平地誰知有伏機中山侯
書終致疑張嬰就擒滕撫黜古來往事多如斯外境
復來專內養往古來今閑俯仰邊機事動問陳湯抱
鼓聲聞起張敞劍閣峩峩棧道連高樓百尺仍籌邊
君不見積功滿千簡上玄英雄回首即神仙

送進士蔣昇衍告還鄉

平生故人河西宰宦轍所至多遺愛用才不盡慶有
餘天意分明猶有在二子食報非偶然一日聲名播
中外大者如麒麟頭角定趾無非仁小者如鳳凰
應有翮成成章　奉天殿前試制策文彩翩翩聲赫
赫人家得一已爲多同氣聯芳更奇特仲也讀書遊
中秘飲食坐卧皆文字伯兮　賜告歸故鄉周旋舉
動皆　恩光人生生子有如此地下有靈應亦喜昇
兮昇兮今汝歸歸拜先塋爲致辭後死故人無恙在
鍾情還似有生時

赤壁圖

烏林赤壁江東注千載曹劉爭戰處黃州遷客雪堂
成水落山高天薄暮扁舟一葉沂流光洞簫吹月鶴

橫江自後兩賦留傳後世人不復談周郎

剡溪圖

滿天風雪江漫漫我所思兮在江干興來拿舟欲相訪中途興盡依然還古來友誼敦信行情好在心寧論與月梁夢覺動遐思鳳駕邊遙千里命

笠澤圖

我聞在昔天隨翁浮家浪迹笠澤中筆床茶竈隨所適漁翁漁婦漁腸情興濃七澤三江通甫里一葉扁舟五湖水年來遯世避風波不知長在風波裏

彭蠡圖

幾年作縣山城裏只緣五斗官倉米終朝汨沒簿書間矮屋檐頭頭不起可堪時事日已非賦歸豈爲鄉里兒候門童子望我久奮飛不得嫌舟遲

弘治三年春三月望日男敦編次

天啓元年仲春望日七代宗孫爾穀重編

爾懿同編

穀男兆昌 期昌 校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二終

敬告讀者

歷年來，本公司所整理出版古籍善本（孤本、珍本）皆一時精選絕版好書，經歷了數十年，甚至數百年木刻刷版，因彼時情景不同，致有好壞殊異，本欲重行排印，又恐泯滅原版價值，且手民校植錯誤難免，遺害更大，故仍其舊，深望仁人君子多所參攷，並乞見諒!!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啓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三

大學士謚文莊瓊山丘濬仲深甫著

五言絶句

應制七首

祖宗功德大卓冠百王前凈把乾坤洗重將日月轉

其二

三光互音氣此日復完全治道唐虞上文章秦漢前

其三

堯舜禹相傳典謨書五篇當知心法要只在執中言

其四

古今平治理大學一編書萬世行無弊終身用有餘

其五

帝王爲治道要在致中和若也能推極嘉言不用多

其六

二帝三王道詳於四代書致君堯舜上方顯是真儒

其七

聖祖崇文化開科王五經所行非所學豈不愧平生

青宮勉學十首

祖宗功德大創業苦艱難欲永千年祚常新萬姓安

其二

文王爲世子一日每三朝燕寢詢安否天廚視酒肴

其三

孝在延宗祀延宗在愛民常知民疾苦傳祚萬千春

其四

祖業起艱辛皆由儉與勤每當溫飽處當念凍饑人

其五

光陰駒過隙一刻值千金白日休虛度經書好用心

其六

治必期堯舜學須宗孔朱百家皆小道不是聖賢書

其七

貴爲天子子富貴與生生不怕無隆福惟憂少令名

其八

一物休輕費五更勤起朝時時思惜福災患自然消

其九

念念常思祖心心謹畏天纔聞人諫說便省自家愆

其十

用賢須信任聞善要推行志立功方能心清理自明

客中對月

萬里思歸客傷心對月華顧憑今夜影回照故園花

思親

別後經三載斯須不暫忘愁懷問季主報道壽元長

思兄

自新河別經今三月餘聞鴻即延佇恐有帶來書

中秋有感

客裡逢秋景思鄉倍愴神依然今夜月不是去年人

山居晚宿 二首

地僻夜沉沉愁雲結暝陰隔林燈火起照見並棲禽

其二

條馬晚投村荒郊日色昏前山多猛虎囑客莫開門

題畫 分金

多取不爲貪多與匪云讓丈夫相知心豈在黃金上

其二 參舟

父有張氏湯子有劉家歆千年高平范父子同一心

其三 深明

推食解衣意非徒一飯恩如何別雉語忘却拒通言

題扇面小景寄鄉友

遠樹平連野微雲低度山黃龍青雀艇不似釣舟閑

題扇面小景寄吳克讓知縣

天外仙鳧遠雲邊旅鴈沉豈無廻棹意空有倚樓心

明妃曲 三首

塞雪綢宮鬢胡霜裂漢裙畫工雖可恨不似奉春君

其二

嬌態能傾國蛾眉解殺人妾身亦何幸爲國靖邊塵

其三

骨已成胡土魂猶戀漢庭千年遺恨在孤塚草青青

明妃圖 三首

生長陽臺下分明見漢君孤弦彈破夢恍惚一行雲

其二

使回煩寄語莫殺毛延壽君王或夢思留畫商巖叟

其三

功德施夷夏聲名播古今人言漢恩淺妾感漢恩深

宣和遊墨 二首

雪暗紇干山凍雀飛不去何似南飛烏月明鳥繞樹

其二

炳炳宸奎焰清宵照羽翎可憐連翩思不肯傳長形

古別離

歲月苦無多其如又別何被人催上馬一路黯悲歌

蘇武圖

蘇卿持漢節百折死不移誰知向胡婦猶有動心時

二喬觀書圖

門閥多喜氣兩壻總英雄坐使江東大能無內助功

拜月圖

新月初上天焚香拜且告拜到月圓時行人應解到

閨愁

歲暮風霜勁路長山水多聞鄰駕船去願作楚江波

春江曲

雨過水添波鴛鴦來漸多春江深可愛其奈別愁何

初寒

北風吹枕席寒氣聲侵肌光乃白頭毋高年無氣衰

秋聲

颯颯秋風聲繞生便不停去年猶可耐此度不堪聽

聞鴈

越客不識鴈聞之心轍悲自憐長作客不似烏知時

秋風

客裏渾無賴樹頭俄有聲倚窗頻側耳無限故鄉情

征婦

君身上船去妾月送帆飛江空人去遠猶自立殘暉

聞鶯

春盡始聞鶯嚶嚶似有情脩絃雖可樂不是自然聲

自君之出矣

自君之出矣粧鏡暗塵生妾心似君影隨處逐身行

別意

暮景蕭蕭別將行又且停離筵多鼓樂凄斷不堪聽

絕句

雲腳垂平地雷聲震半天可憐三日雨只是漲深淵

白髮

短髮忽絲絲天公示老期百年將及半有志未曾成

義文干戈下易道乃復通濂泉一勺多瀰漫夫合中

其二

天開明道年道州營道縣千年道復傳上應奎文現

解嘲 五首

南人登宰輔首自曲江公江浙甌閩士彬彬起繼踵

南士唐以前未有以文入相者有之始曲江張九齡

唐士倫魁選南儂未著名道伴伊呂後開建有宣卿

南士唐以前未有中狀元者有之始開建莫宣卿

禪教來中國始終由嶺南千年衣鉢在四海遠來參

禪教自達磨航海至廣州傳至黃檗樹新興盧能復得衣鉢南歸

炎海生翁仲脩然如許長誰云駱越產體貌少能揚

翁仲交州人

白水孕明珠一顆當三斛遠過漢明妃生長巫山麓

綠珠博白縣人

夜行郊外

四際星垂野微霄與地連恍疑天盡處近隔樹林邊

夜立

斜月懸空近流星入海微夜深人立久原露必秋來

新秋晚興

日沒餘霞彩雲移露月尖忽看螢影度一點綴疏簾

春日即事

蝶趁飛花舞鶯和晴柳酣日長人境靜聊爾試春衫

畫龍

黑風吹白雨海立水翻波老龍空作勢不救旱田禾

九日有懷

寂寞重陽節籬邊菊未開倚門空悵望不見白衣來

送蔣敬之歸省和宋先生送方正學韻 十四首

文章有大家制作稱妙手欲知為文法如造內法酒

其二

既如蜂釀蜜又似蠶吐絲不見勤織女嫁有百襲衣

其三

至理須靜觀冥心休外慕戀戀憂子母一步數回顧

其四

欲任萬鈞重寧免頻兩肩急就無鉅功凡事無不然

其五

生意暢于春清氣生于夜點鐵可成金糟粕原是蘇

其六

老我悼無傳賴汝以改憂我有百車貨倚汝萬斛舟

其七

悠悠天盡頭勤行亦可往不爭勿預期勿忘勿助長

其八

丁寧出我口妙契在汝心愛身如愛玉受言如受金

其九

織錦由寸縷成山豈一簣譬如農耕田不爲旱潦廢

其十

與其求人知孰若求之于西于蒙不潔反美媸姸妍

十一

採木來山中彼此初不異一入工師手乃獨成良器

十二

試金當以礪磨玉須用沙春融氷化水日映雲成霞

十三

我心日思歸後會難數過須知歲月馳疾似追風飆

十四

老景雖爲別愁懷不易開高堂慈悅愛念我皆一意來

送陳秉和南歸八首

見子歸家去翩然亦欲歸屢懸銀金帶身重不能飛

其二

昔日輪堂地于今學士庄須君爲料理莫遣牧牛羊

其三

曾作野花亭栽花花未成敢煩鄉里彥爲我重經營

其四

老我思歸切天恩未肯從幾時林樾下坐我白頭翁

其五

見說青山上欝然成茂林幾時攜酒果約友共登臨

其六

少日同袍友先歸得我心好培青翠樹延我共乘陰

其七

寄與吾兒道謙卑謹自持丁寧休怙勢似我未官時

其八

見說吾家姪年來肯讀書書香今有繼忻幸欲何如

御溝

夔峯春雙柔教意無花宰誰知太夜夜頻是西湖水

畫紙竹

大易象蒼頡古詩咏洪澳君子哉君人離人立於獨

五言律詩

青宮勉學 五首

聖祖乘龍起天街一掃清乾坤再開闢日月倍光明

大統長垂裕鴻圖屬守成當知勅天命業業更兢兢

其二

天春大明朝重華舜協堯乾坤泰浩蕩風雨歲均調

饗帝天心順勤民國用饒祖宗功有德傳祚萬年遙

其三

玉食居金屋當思祖創艱夜深猶未寢日晏每忘餐

惟恐一夫苦何曾半刻閑時時常在念宗社永奠安

其四

全身以為孝發政莫先仁富國由能儉成功在克勤

推恩及死骨錫福與生民坐使寰區內熙熙總是春

其五

生長深宮裏寧知饑與寒農耕終歲苦女織[illegible]辛酸

布匹絲絲累盤餐粒粒難好將無逸戒圖寫在屏間

天道

仰觀天宇大空濶似吾心月淡銀河水風傳清籟音

紫垣光燦燦玉漏靜沉沉生對曾無愧披襟一朗吟

海儀

遠觀滄海濶萬派總朝宗淡蕩流難滿乾坤量有容

潛藏多寶貝變化起魚龍自覺胸襟大汪汪無為同

地理

俯察坤儀靜承天代有終滄河河不洩載物物無窮

太極儀先立崑崙氣上通平寧由得一人在四游中

物理

泛觀天下物物物是天生一物有一用萬為期萬成

當為天愛惜莫肆我欺淩惜物即惜福自然延壽齡

太廟齋居 三首

齋居幸無事一物不罣心祖考期昭格神明坐顧歆

洋洋如下降翼翼若前臨此念能推擴斯民受惠深

其二

齋居在宜室恭默對鋼人眼底無他物心中有至神

時時思睿欲念念在明煙偶憶蒼生苦閑將問近臣

其三

齋居何所念念在先皇建立千年業開闢百戰場
春秋五時祭旦夕一爐香每對神明誓惟祈海宇寧

文廟齋居

此日齋宮裏誠心念聖賢降臨如在上瞻望若居前
萬世文儒王千年道統傳大恩同罔極菲禮少將虔

南郊齋居 二首

齋居何所爲大祀報皇天少假塵間物聊將心上虔
再三祈永祚第一願豐年何以酬洪造天民謹愛憐

其二

專制精明德依稀似見之先期宣誓戒臨祭肅威儀
盛服齋三日存心謹五思明乎郊社禮至治不爲難

先農齋居

恭默齋宮裏敬神似愛氓春祈秋又報朝惕夕還兢
風雨時咸若禾麻歲有成將何酹神貺備禮表心誠

祈穰齋居

報享皆常禮民因有所祈洗心期感假端坐明誓恩
莫獻非求福神明肯受私妖巫投間隙頭爲絕姦欺

閑居雜咏

鼎鼎百年間誰人未老閑古心惟自得塵事少相關
風定一花落簾開雙燕還算歌隨處有不是故鄉顏

竹軒

越客愛清致開軒對此君龍孫階下立鳳吹枕邊聞
獻粉落蒼雪涼陰屯翠雲歲寒同節操桃李謾紛紛

村行

萬里勞行役驅車趂曉晴雞遶殘照遠雨外斷虹明
山徑高低路村春處處聲隔林人語寂一犬吠相迎

夢亡侄光祖光祖以歲己未生時余兄弟俱未有子得之甚爲宗祀喜不意其止於此偶夢之覺而拭淚口占

此子非兄子兄兒猶已兒平生最鍾愛六歲遽分離
自覺吾宗冷誰憐汝叔癡夢回人不見揮淚強裁詩

與友人遊寺中遂登山薄於日暮未及絕頂約次日重遊

擾擾世塵間聊偷一日閑尋僧因到寺乘興偶登山
野色供春賞鐘聲送晚還明朝重有約躡屐上層顏

利居

郭外幽居好橋邊小逕斜紅飄桐井葉黃落菜園花淺淺浴鳧水團團宿鷺沙板扉青布旆記取舊東家

滕王閣今南昌有第一樓

傑閣已塵土佳名傳未休雨雲朝暮景霞鶩水天秋歌舞須臾罷文章百代留謾勞誇第一不是古時樓

夜泊近漁舟有感

漁舟何處泊淺水荻花邊風月全家樂江湖到處田烹魚邀賈客乞欠與憐船自笑謀生拙臨淵却爾憐

晚泊

風定帆初落離根泊晚晴寒潮隨月上秋水共天清隔竹見燈影橫江聞鶴聲有懷愁不寐坐數驛樓更

感寓

生來海邊住慣識海中舟纔喜開洋便俄驚閣淺留風雲多變態波浪少安流卻羨垂綸者年年守步頭

夜到山庄

草徑直穿園溪流曲繞田村春應谷響炊火散林煙雨過池添水雲開樹露顛主翁聞犬吠迎客出門前

江湖遊覽圖

地於東南下方舟處處通半生身是客一任鬢成翁吳楚眼中盡雲山天下同何當來赤縣觀覽帝王風

雪

雲谷四野合日色斂光華一夜寒生骨滿天風散花遠山銀鶴聚老樹玉龍斜預報豐年兆醪宴定滿家

晚全州蔣隱君友人蔣良之父

高人厭世氛一夕斂天眞花落閒庭晚鳥啼空谷春藥囊餘舊劑茶竈冷香塵埋玉湘江上悲風起白蘋

一笑辛未歲下第作三首

一笑出都門春風正晏溫逍遙閑歲月俯仰舊乾坤戀闕心徒切談天舌謾存滿懷今古事誰可細評論

其二

萬里一遊人自憐還自嗔無錢堪使鬼下筆或通神歌識琴中趣空懷席上珍欲憑詹尹卜如我豈長貧

其三

壯志冷如灰歸心疾似飛白雲長在望清淚欲沾衣五月收新植三秋采嫩薇故鄉雖僻遠生計未爲微

悼亡 三首

風暴幽閒德青年強委禽雖無傾國態稚稱慰居心物在人何在情深痛始深木絃忽然絕塵土翳微金

其二

萬里歸來日移燈照別離會稀疑是夢歡極轉成悲生別已堪恨死傷應可知平生湖海氣爲爾重凄其

其三

刀尺存餘澤衣箱閟故封情知是死別猶冀或生逢憔悴非因病悲傷不爲容九原今已矣何處覓仙蹤

書房四幅爲新河許生作 四首

斜日照窻紗深沉晝不譁蟾咮清滴露蒐穎煖生花硯沼雙泓玉書籤萬軸牙筒中有眞趣莫向俗人誇

其二

鎮日春書窻心閒萬境忘汲泉享苦茗添火試沉香琴韻清宵遠詩聲白晝長青編長在手倦倚竹方疎

其三

一室清如洗翛然絕俗囂字臨春景蚓畫辨午時鏁烟淨芸香細風微竹汗消還期太乙老藜杖燭清宵

其四

心齋坐忘頃光景自朝昏水沁硯屏潤香薰墨汗溫燈花紅作蕊塵漏白生痕此景無人會長歌缺玉尊

廬山瀑布

何處飛泉好廬山自昔聞懸空一水立驀地兩山分直瀉崖前月平霑樹杪雲源頭如可到乘興訪匡君

寄題金山寺

岷江萬里下梵刹半空開吳樹風吹斷淮山水海迴潮聲雜鐘磬波影動樓臺千載張公子題詩會南來

人日有懷

七日逢人好三年作客賒塞雲晴度鴈城日曉翻鴉雪化經冬水梅開隔歲花欲歸歸未得惆悵惜年華

早朝 二首

落月傍西山初開虎豹關銅壺龍滴水未戶獸啣環玉佩趨馳道香烟拂近班去天纔咫尺不敢望龍顏

其二

曙色催僊仗祥光繞禁闈門開雙象侍鐘動萬鴉飛

江漢宗滄海星辰拱紫微疎愚亦何幸每日近清輝

除夕

節序三冬盡鄉關萬里遥一年餘此日百歲幾今宵
天暝雲垂地春回斗轉杓孤燈伴岑寂坐待五更朝

送人入蜀

嗟君萬里去孤棹下雲安地濕天常漏時清道不難
江流春泛雪灘石午生寒如過臨邛令桑心莫浪彈

都下逢友人問訊

京國忽相見蒼茫問起居如何三載別不寄一行書
共訝霜毛改自憐生計疎故人應遲我未得賦歸歟

題空上人方丈

地僻少風塵僧居即隱淪烟霞方外境水月定中身
長日飯留客夕陽鍾送人他年如結社還許醉相親

秋日寄友

雲海懽遊地別來今幾何壯心隨日減歸思入秋多
細雨滋蒼蘚寒風剪敗荷有懷誰與共搔首短長歌

雨中有懷 丁丑六月

忽雨晝冥冥閑愁不自寧只宜長日醉何可片時醒
花落簡簾數鳥啼欹枕聽願言頭蚤白歸去倦塵星

劉宣化學士輓章

明月餘東壁文星落北門英靈還海岳聲譽在乾坤
道德今劉向風騷古屈原百年公論定褒卹衛君恩

送人還鄉

年年京國裏日日送行頻又別海南客重思堂上親
輿圖番盡地江海獨歸人為報吾兄道官居只舊貧

秋晚舍友人

朝罷歸常早官閑客自希少書隨處借多病與時違
訪舊憐俱老逢人厭說歸傷心秋又暮未寄北堂衣

送杜侍御出宰英德

墨綬綰銅章還乘下瀨航重沾新雨露猶帶舊風霜
官舍依山淺溪流到海長邑人遥為喜令尹得張綱

洞庭圖

八月湖面濶天低地盡浮四山通潦水萬景聚重樓
木杪仙人過雲中帝女游何時乘雅興從倚豁吟眸

甲午除夕 五首

歲華又云暮歸程未有期想應兒女輩此際正相思

功業知難就精神覺漸衰便從明日起[illegible]

其二

歲去何勞守春來不用追明朝想今夕便是隔年期
歲月添中減人情黠處癡元正與除夜相去幾多時

其三

去歲當今夜停車寓古邑今年在京邸明日拜天階
把酒懷兒女滅燭念弟昆家鄉千萬里注想黠銷魂

其四

老境駸尋至愛肩取次攢一年行已盡此夜度偏難

世事轉頭別功名袖手觀捫心了無怍仰面一長歎

其五

守到三更盡光陰去莫攀心馳萬里外愁介兩年間
客徑情懷惡燈前鬢影班幸哉窮不死又得覲龍顏

偶成

往事今如此前途已可知但求身健在屢遇歲豐期
自分為人拙誰來問我痴朝回高枕卧夢見孝文時

思歸

忽動思歸興封章擬乞骸明時難可戀老景苦難排
遠道天為界窮鄉海作涯九州輿地外絕壤是瑯琊

瓊山少作

環海三千里珠崖第一山名馳四海內秀出萬峰間
月下森瑤簡風前振珮環孤高尤潤澤蟠屈未容攀

過峽山飛來寺

三過飛來寺今朝始一登恍疑山是客頓悟我曾僧
鐘響出幽壑猿聲啼古藤本無來與去明日問南能

哭劉文燦

我憶劉文燦才全德不形鎔金猶在範卒歿未雕刪

蒐索終千古勤渠老一經夜來翹首望天上失文星
文燦名瑛潛山人有聲場產不得一官而死嘗賦十詩哭之今失其藁僅憶此篇前四句因足成之

穀日

入春纔入日無日不晴明歲有豐登兆人懷喜悅情
物皆安物性吾亦樂吾生對景題詩句遙傷杜老情

客有談龍太初沙詩者或謂其有體無用因足成之

芒芒黃出塞漠漠白鋪汀為去風平象潮回日對星
築堤連相府度磧到龍庭聞道西河裏漂流不暫停

輓遼東都帥

聞說遼東帥安邊屢有聲烽煙稀夜警部落競春耕
共悼營星殞空餘塞月明幾多門下士流涕濕長纓

輓廖監正隨駕亡口外　二首

總藏和職深明甘石經微雲纔薄日遠海竟沉星
虎旅神旂折龍沙鬼哭青靈臺舊知己含淚誦碑銘

其二

已見旄頭滅重看豹尾還靈臺亡一老紫塞杳千山
魂逐南風競名懸北斗閒承家況有子文武列朝班

輓金尚書　二首

聖主申興日名臣獨數公鬢因憂國白計為愛民窮
物議終難掩軍儲不自克百身嗟莫贖誰復總高蹤

其二

職任公卿重才兼將相豪時難甘任怨志決頗忘勞
氣返山河壯名垂宇宙高九重猶軫念無乃正忉忉

送謫宦者放還揚州

曉日都門道西風酒一巵幾年悲[illegible]萬里賜瑗時
古木前朝寺殘花后土祠淮南風景好歸去莫教遲

送友人涂景安下第歸五羊與同舟來

曉日都門道春風酒一杯為憐君獨去却憶我同來
楊柳春堪折芙蓉秋始開臨岐凝望遠目斷越王臺

送韓敬夫下第因東同志王崙

憐君失意去一笑折番楊老劍閑霜鍔新詩重錦囊
人歸盤谷遠山遶太行長好約王摩詰來薰淚殿香

送朱帨之弟　二首

南人不識雪況此北風吹桑梓久違後弟兄相見時
歸雲孤度影老樹短番枝一別又萬里重來未有期

其二

歲晚水成冰馳車陸路行感君難別意動我孔懷情
望眼天同遠歸心鴈獨征百年能幾許察易白頭生

送僧還山

山人慵出山纔出即思還舉世惟僧樂誰人似汝閑
風花空色界水月靜禪關了却塵中事方能出世間

送袁秉誠省兄回　東莞主事秉中之弟

一見驚騏驥雙騫羨鶺鴒郊祁應接武德聖本同經
海錯思鄉味風帆數驛亭還期隨計吏垂曉到天庭

輓伏羌侯

一代知名將三邊屢建功帝憐何力義人比秭侯忠異鳥鳴牙上盤蛇墮鏡中九原終不作大樹起悲風

陳員翰方伯輓章 四首

海內知名久朝端屬望頻未登三事位遽殞百年身士憶無言教民懷有脚春清風踰十載今世少斯人

其二

學古今時用爲儒吏事通頻忘身已顯但覺道難窮白日郎官雅清風御史驄甘棠曾憩處過客淚無從

其三

半百人間世名途二十秋官登二品貴家乏十金留治行中年最才名北海優九原終不作風雨晝蕭颯

其四

摩摩名垂世英英子克家生前心不死身後秩遂加霜禦崇臺栢春餘古縣花平生剛勁氣散作赤城霞

胡廷佩外舅輓章

白首隱明時雲山足自怡羣深栽竹徑清淺浴鵝池塵世眞知寄浮生忽若遺幽情誰爾發光彩在門楣

梅庄居士輓章 方伯劉公福之父

梅庄老居士酷愛歲寒枝清夢化雲處淡香浮月時調羹留子在種德有仁遺追想幽貞態長歌和靖詩

送梁叔方行人養病還嶺南 二首

得告辭冊陛承恩歸故鄉覲除金殿籍閑檢玉機方嶺樹秋雲白潮田晚稻黃居家將息好況得侍高堂

其二

使節行初返君恩許暫還聊爲六月息且得幾年閑白繞飛雲舍青連遶海山自憐家更遠歸別淚潸潸

送陳脩譔表兄

擾擾都門道征車日夜行人皆爲名利甫獨念親情天際歸帆影雲邊旅鴈聲飄飄無所係來往一身輕

春日遊小城南花園

步出小城陰人家草樹深花容十樣錦柳色七成金陣陣來香氣時時聞妙音誰知京國裏乃有此園林

晚適

何晚乘殘興穿林透水隈林空容鳥過樹動覺人來山斂雲頭月風傳澗底梅村居多石磴步步蹋蒼苔

梅溪處士輓章

惆悵清溪上梅飄雪後枝茶經無鶴蹤泉月有人思
披氅經行處巡簷索笑時空餘陳迹在風雨草離離

姑蘇陳氏佳城十景 十首 解熙學士先塋

佳城何處在地脉遠從東古木前朝寺殘花異代宜
日光晴散彩樹色晚生紅千古鍾靈秀令人嘆鬱葱

靈嶽晴旭

佳城何處在南望太湖陲地脉藏風密波光送月來
天高桂子落岸闊浪花開霜露沾衣濕令人起暮哀

天平嵐翠

佳城何處在咫尺海雲巻山定僧非錫看碑客輕騎
樹連空翠立花密晚紅酬想像茶屏景令人思不堪

海雲茶屏

佳城何處在古廟倚寒松高頂候雲鶴老枝餐雪龍
秀鍾如石幹神護若堂封香火遥相望令人景暮重

古廟喬松

佳城何處在脩竹清禪林風起送清韻月斜移翠陰
聯明隨日異靈蚓或時臨投畫看壁域令人感寄心

寄心脩竹

佳城何處在一水抱田流望望渾無地茫茫大有秋
白拖江練遠黃卧隴雲稠嗣歲寀盛備令人百不憂

沃壤西成

佳城何處在占斷伏龍山遠勢蜿蜒動羣峰迤邐環
奇觀殘照裏好景暮雲間翹首頻凝佇令人思忘還

伏龍殘照

送錢塘楊凱之南京膳部 六首

共愛南京好江山氣槩雄山形同洛下江勢極天東

帝闕紅雲表皇陵紫氣中晚涼公事暇瞻眺廊心閒

其二

共愛南京好江干氣候和風來塵不起雨過景偏多
冊桂團清影金魚泳碧波家家足幽賞吏散任經過

其三

共愛南京好春官事更稀禮儀咸有秩官守但無違
晝靜棊聲遠風清香篆微花陰初轉動已盼散堂歸

其四

共愛南京好茲行愜素心遠山天外景園蓋日中陰

竹簡閑挑蟲槐庭坐聽禽有時最遠出送客到江潯

其五

共愛南京好官聯得故人宦情同一淡鄉語倍相親
藥裹詞腳共詩篇唱和頻朝朝常接見忘却客中身

其六

共愛南京好因君憶舊遊氣浮龍虎壯臺古鳳凰留
自下吟詩社烏衣醉酒樓幾時乞恩命亦得從華輪

朝回即書

自分居人後那能與世同且須隨日過長是祝年豐

壹日多陰冷涼天亦蘊隆朝回閑嘆息祿食有何功

即事 戊申

豈有隨時態常懷厭世憂許身徒稷契知己却孫劉
海上孤飛燕沙頭決去鷗歛將經世志終老向蒐裘

書懷

已爲天所佚苦被 帝頻留未遂首丘願深懷負乘
憂極知千不允豈但七官休萬里還家夢分明駕海
舟

喜雪

每歲祈無有今年不用求無風與吹散有日爲融流
眼見穀平岸心期麥有秋紛紛六花落點點豆之來蹤

辛亥除夕

一年將盡夜好似我殘生短晷無多刻過宵欲策更
心期應已畢身事亦幾成歲去毋庸守從他天自明

雨後過訪友人山居

竹杖穿雲過柴扉雨開好山如洗出幽鳥似呼來
感舊哀絲結閑懷醉玉頹人生歡會切欲去重逢回

感舊偶書

憶昔歡遊處青林蓊翠茅竹皮消舊粉柳腹解新泥
沙暖鷄乾浴泥稀燕濕巢故人誰復在蓬蒿或神交

弘治三年春三月望日男敏編次

天啓元年仲春望日七代宗孫爾穀重編

爾懿同編

穀男 兆昌 朝昌 校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三 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四

大學士謚文莊瓊山丘濬仲深甫著

五言排律

李布政頤旌異卷 歲庚辰旌異天下朝覲官士人賜宴及衣服

萬國朝王日三年述職春乾坤開泰運岳牧賀昌辰
朝會逢千載褒嘉僅十臣 天顏臨下赫 聖語爲
民諄魚藻歌王在龍光荷 帝仁賜衣明黼黻尚食
出珍淳金縷鑾銀鶴鸞万擘玉麟賓筵張錦綺仙樂
奏韶鈞共載霜雲厚親承湛露均 朝廷旌有德臣
庶愧無因豈是恩偏厚由來治最循一方勞撫字九
德克忱恂匪懈勛猶著無華惘惘眞雜名書 國史
風采動朝紳品藻才猷異冊書雖頗暫敎還外服
行見據通津有美山東牧同爲嶺表人寸心顧爲國
餘惠尚留閩新政李青社先聲逆 紫宸上方期汝
作詔再許于旬日下辭 冊扆天邊候急輪此行應
不久四海待陶甄

苗學士蛻章

一代文章伯才名海內傳道隨時共恭身與稱集余

謙退心常下幾微見獨先 九重思舊學萬口頌高
賢愛 國冊悰切還鄉素志堅憂如侍朝日貧似未
官前風月閑情適笑山野思便當權無怨敵歸老卽
神仙暑簟涼風坐寒簷睡日眠逢人談往事訓子校
遺編進退恒依禮行藏不愧天眞堪敦薄俗自合享
脩年河岳收靈氣星辰失舊躔九原今已矣四海共
潸然

寄題南華寺大鑒禪師

佛法來東旦禪宗摩嶺南一溪香氣水萬樹藕絲衫
結子花開五先人棄示三心燈受弘忍梵流演惟雲
山頂青螺聳波心碧玉涵衆流歸大海孤月印寒潭
藹藹花雲煖瀟瀟法露甘未廻煙水棹空碧葛藤談
奏樂皇同石讀書張相巖也知祖堂近無暇一登參

哭呂學士逢原

忽得先生訃人心共有疑只期仁者壽豈意哲人萎
悅念斯文道同增世道悲儀型今已矣英爽果何之
人竟空期望天胡不憖遺孤寒猝下淚與隸亦齊吝
物理難思其倫流更仗誰上心孤倚任後學失師資

德量應誰繼猷爲未盡施平生無忤物矢口出真醇
寵厚何曾怡才高不自知學成尤臺壘身貴益卑卑
世說賢成鳳人皆識瑞芝飲河咸滿量挹水輒沾滋
事業方隆月元華待滿時氣運河岳去名並日星垂
嘗宁懷遺直同寅想令儀自天來鄉典舉世動哀思
此別成千古無由酹一巵詩成二十韻聊以哭吾私

六言

春日即事

晴日花間蝶拍暖風柳畔鶯聲沂水詠歌氣象前川

隨傍心情

秋思

水落淺灘石出霜冷疎林葉脫天外數聲過鴈人在
高樓倚欄

江行

翠竹白沙村遲落霞孤鶩江天倚岑夕陽影裡閑看
江上歸船

晚思

紀載長日收雨日放殘光照霞午睡醒來無事獨立
閑庭數鵲

即景

天通屋漏生白日映窻紗透明掃地焚香坐處湛然
心地清平

客窻三景次 六人韻三首

明月欲上未上烏鵲東飛西飛物類皆知所愁何事
迎人未歸 右黃昏

酒滿銅壺恰半月到天心正圓人在子規聲處長夜
欲眠不眠 右半夜

樓上更傳五點鄰家雞叫三聲正是銷魂時候倚床
坐待天明 右五更

廂房前有一檜樹夏熱甚何曉散堂閉門倚之
而坐頗有林間之趣

午睡醒來無事斜陽轉過松陰倚樹科頭箕踞宛然
身在山林

夜半口占

虛室天光止止華池春水津津瞑目澄心定志明朝
要用精神

梅窓

疎影横窓似畫牆香拂鼻如焚天助梅花清趣徹風淡月黄昏

冬夜

鐵硯烘水研墨瓦爐化雪烹茶月下忽來詩友窓前只欠梅花

偶書

方寸間潛天地書卷中來聖賢誰道先生無事一日萬里千年

春意

借問春光何在花容柳色鶯聲日暖風和天氣霏霏

微雨初晴

四時吟 四首

暖日輕雲天宇芳叢幽草園林此景此時難遇悠然暢快人心 春

桃花李花結實榆莢柳葉成陰眼前物物生遂自無熱惱到心 夏

天上片雲無有江心孤月自明水淨何如心淨風清亦似人清 秋

蕩蕩光明世界清清家自樓臺人在玉堂高處絕無一點塵埃 冬

七言絶句

青宫勉學 五首

一有元良萬國貞重離繼照肯天明承師問道知仁孝遇朝斯趨過闕行

天然理義在人心抗法何勞惜自禽教育從來需禮樂薰陶變化用功深

舜讀虞書大禹篇潛心玩味執中言帝堯若舜舜若禹千古人君出治原

謹道爲君最是難君來只在一心間人心若與天心合一念纔興萬姓安

創業雖難保更難朝競暮惕不遑安請看積土爲山者九仞功虧一簣間

興王分封之國 十三首 代言

天生骨肉素鍾情一旦那堪迸遠行華夢樓頭凝望處鴈行凄斷作離聲

千里分封向郢中才橋錦纜趁秋風不堪手足分携
處一曲離歌意萬重
慇懃步送出宮門骨肉情深不忍分別後相思何日
會燕山荆樹隔重雲
千里封疆百雉城荆山擎壘漢江清陽春白雪歌樓
上無事瀕登望茨陵
治國從來在慎初清心寡慾近文儒瀕行贈別無他
物　祖訓條章一卷書
陟彼高岡有所思舉頭愁見鴈分飛何時共辟荆花
下把酒同歌韡韡詩
人生進學在嬰孩情實斯時尚未開若是過時方去
學層層塵土翳靈臺
天生來在帝王家事事如心物物佳第一勸渠勤惜
福莫貪莫酷莫豪奢
自古親王誰最賢唐寧王憲漢河間遵依　祖訓師
前哲子子孫孫永守藩
勸爾青年勉用心莫教辜負過光陰光陰似箭催人
老白髮紛紛忽滿簪

爲學工夫在養蒙恰如泉水山山中涓涓清徹無渾
滓雲影天光上下同
藩屏　皇朝殿一方英名千古永流芳尚賢好古躬
經史記取吾家蜀獻王
生長天家富貴中錦衣玉食樂無窮宮中晝永無他
事正好勤脩日進功
代勉大臣　二首
自古明良會難此時魚水幸同歡鹽梅麴蘖期交
藩好竭中心一寸丹
創業艱難百戰餘此心無日不躊躇自慚亦薄無他
技賴爾輸忠落沃予
代言勉文臣　九首
爲若不易做臣難上下交脩在克艱業業兢兢互相
儆一時休放半時閑
知賢不用是違天用了庸官是慢賢君若不賢當自
咎臣如不職是誰愆
世上何爲最不祥不祥之罪蔽賢當自身不肯陳忠
悃又忌他人有所長

三復高皇大誥篇同遊一語冠篇端予方法祖求賢
佐誰爲君臣際會難
宮殿千門萬戶開一塵飛不到靈臺四方八面無邊
廓蕩蕩空明何快哉
聖朝開闢待文儒廣讀人間未見書功業直須期內
魏文章應莫讓歐蘇
當宁虛心用老臣弼成台德濟斯民一時少後非無
見不似者賢體認眞
先朝倚注老成臣白首如今有幾人莫効阿時甘曲
學千年又筆笑平津
幼時初學壯行之效用于今正是時予也推誠方任
用人爭洗恥看施爲

代言勉武臣 五首

爾祖功成百戰餘勳名嘩嘩著丹書旣爲世胄侯公
子須作人間大丈夫
東征西伐累經營基業非由一日成共秉忠貞延國
祚各思建立振家聲
將帥成功在協和一心爲國更無他閑中無事觀前
史看取相如遜老頗
剖符賜鉞坐專城功業非由一日成共秉忠貞扶國
祚各思建立振家聲
父祖勳膺播古今今人當本惜人心濟時功業宜加
勉莫待頭顱白雪侵

代勉文武臣 四首

文臣眞肯用經文武將能思報國恩文武同心共食
足萬人安樂一人尊
本朝革去中書省政事平章付六卿相如同心弘至
治坐令四海永平寧
公卿率屬行王道將帥嚴兵振國威海內軍民咸樂
業遠方夷虜盡來歸
文史存心不害民武臣盡職肯捐身耿予端拱深宮
裏四海熙熙萬物春

代勉儒臣

每日文華御講筵一時進說總儒仙中宵紬繹明揚
意盡是忠君愛國言

代勉百寮 二首

祖宗功德大如天子子孫孫萬代傳我爲祖宗守基業一言一行敢忘愆

祖宗百戰起間關夙夜憂思敢自安惟願一時諸俊傑交脩不逮濟時艱

代勉百官

耿予頗治意惓惓政賴忠良爲率先最念當今尤急務民無衣食庫無錢

代勉宦禁 二首

萬里窮荒漲海涯游心一日幾千回雖然破屋低簷下飛夢時常亦到來

王化風行自掖庭管絃無譜有書聲人人解得關雎意月下謳吟對小星

代勉宗藩 二首

天生枝派本同根都是高皇一氣分叨主宗盟承正統敷施敢有不均恩

祖宗家法遠流傳聖訓諄諄在簡編剛與宗盟共遵守謹身惜福長人言

代勉勳戚

從來勤儉在身先競惜分陰君惜錢自古化行由貴戚丁寧勳戚聽吾言

代勉邊將 二首

勿貪小利競虛名有志須知事竟成誰道君門隔萬里予心切切在邊城

皇朝邊將用賢勳坐運韜鈐撫漢軍此日宣威何沙漠他年圖像在麒麟

代勉內官

天官深邃地蒲青不是親臣不得行莫道內家人不見凜然常似在朝廷

代勉節用

用財休強無爲有積聚須從少致多滴水涓流能愛惜不出旬月便成河

過梅關題張丞相廟

平生夢想曲江公五百年來間氣鍾行客不知經世業往來惟羨道傍松

初過梅關

當年未過梅關上但說梅關總是梅今日過關堪一

笑滿山荆棘野花開

題梅 少作

自是花中一世豪林逋何遜謾吟哦調鼎皆餘事更有冰霜節操高

荔子

世間珍果更無加玉雪肌膚翠綠紗一種天然美滋味可憐生處是天涯

題希夷長睡圖

塵寰一笑便歸山衾枕乾坤分外寬一汴二杭閑又

曉起梳粧傍鏡臺忽聞一陣好香來爲呼侍女推窗看定是薔薇昨夜開

因事有感唐人有詩云公道世間惟白髮又云惟有東風不世情又有云花開蝶滿枝花謝蝶還稀惟有堂前燕主人貧亦歸是皆譏世悍俗之言味其詞可以知其時矣由今日以觀尤有甚於此者故反其詞爲一絕云

白髮年來也不公春風亦與世情同于今燕子如蝴蝶不入尋常矮屋中

廣依然春夢未曾闌

七夕 三首

在將佳會玩高名一夜難償百夜情何似月宮嫦娥者凜然千載有餘清

得失乘除理自然別多會少不須憐相逢三萬六千歲便是人間一百年

天上佳期果有無可憐千載被人污銀河一帶清如許不爲天孫洗厚誣

曉聞 少作

春閨怨 二首少作

春雨池塘草發芽春風庭院柳飛花韶光尚有歸時節何事遊人未到家

舊歲花殘今又開去年人去幾曾來不知明歲花時節人在天涯回未回

梅頌

馬蹄車摧夜尚行從教林外鵂鶹鳴世人若有移山力嶺海多年地已平

客京師作

遊學他鄉未得回夢魂常繞望鄉臺西風曾到幽閨否寒到身邊衣未來

題文丞相廟

舉世紛紛拜犬羊獨捐一死正綱常英魂上訴天應怒特命眞人出鳳陽

紅梅

瓊妃夜宴蘂珠宮歸到人間便不同誰把秋香浪評品此花眞是狀元紅

閨怨 二首

青梁無味管絃哀欲候歸舟怕上臺羨殺春江潮有信等閑朝去夕還來

百歲花陰能幾時年年心事苦相違恨人不似巢梁燕一度春來一度歸

庚午歲客中重九

淵明無酒對黃花子美無錢尚可賒不似天涯牢落客無花無酒度年華

讀悟眞篇 三首

眞餘眞永結眞丹易簡工夫不在繁道是悟眞應本悟悟眞寧用許多言天然義理本來眞自古原無不壞身若道神仙長不死世間應有漢唐人

張翁自謂得眞傳哭緊教人學大還今去翁時未千載如何不見在人間

題明妃圖

莫向西風怨畫師從來賜谷日光遺當時不遇毛延壽老死深宮誰得知

題淵明圖

桓公事業晉山河觸目傷心可奈何籬下菊花門外柳時時相對醉吟哦 陶侃謚桓

思親

薊北天南萬里長欲歸無計苦思鄉 帝城品物多佳味每恨慈親未得嘗

遊揚州蕃釐觀

蕃釐觀裡草芊芊不見瓊花見八仙豈是花中厭寒德香魂先返大羅天

夜泊淮安西湖嘴唐詩稱楊一益二是天下繁

華地楊州爲最今其地閭閻人烟之盛繁華陰
反若不及焉有感著此
十里朱樓兩岸舟夜深歌舞幾曾休楊州千載繁華
景移在西湖嘴上頭
古意 二絕
簾幙沉沉室地幽重門十二捲斜暉怒戀更起愛戀
理待剪征夫寄遠衣
獨守空閨不自憐憐郎歲晚尚防邊秋來莫作遲家
夢妾貌于今異少年

花徑 二首
春滿長安富貴家淺紅深碧競豪奢書生掃地閒三
徑只種忠花與孝花
閑來無事學栽花每日朝回玩物華不是偷閑作樂
態要分春意到貧家
題蘭爲李時習作
蕭艾年來三尺長世間誰製芰荷裳深山深谷無人
到爲立西風自在香
題李閑老愛竹軒卷 二首

軒外青青自作林暖風和日放清陰閑來坐玩中虛
象契得羲皇畫封心
先生愛竹異常情不爲清陰與妙聲應似蘇溪窗外
草滿庭鬱翠自生生
王抑菴尚書輓詩 三首
西昌文獻冠東南東里元來有抑菴一代典刑今已
矣望洋多少客懷慚
秘閣當年應列星夜晨惟見一參橫澄江落木天低
處耿耿寒光伴月明

獨掌銓衡十五年陽春生物幾曾偏孤寒南望長垂
淚暮雨空山啼杜鵑
題沈主事荊溪山水
對圖撫景思凄然似與溪山有夙緣擬學坡翁來問
舍無人贈與買山錢
十月見菊
淺紅淡白間深黃簇簇新妝陣陣香無限枝頭好顏
色可憐開不爲重陽
竹軒

種得幽篁傍小軒每依清影酌芳尊春風不惜階前雪
破願汝多多長子孫

暮春不見花偶成 二首

春來無日不風沙踏遍街頭不見花又負一年遊賞
意清園桃李是誰家

三月京華景物佳獨憐無地可移花紛紛紅白桃兼
李盡屬朱門富貴家

讀郝經繫鴈帛詩偶成

北鴈曾聞繫漢書又看南鴈遞還胡迎鑾鎮上俯青

處還似蘇卿雪窖無

題小景

石橋流碧水潺湲千樹桃花萬疊山設道仙家有靈
藥看來終不似人間

夢亡妻

越南冀北路紛紛死別生離愁殺人誰信十年泉下
骨分明猶有夢中身

書所見

錦衣公子氣翩翩老去心情尚少年笑折瀧棠呼酒
飲醉來猶自戴花眠

晚感

寒鴉日日晚投林郝憶山家隔萬岑豈是不歸歸未
得暗風吹淚落衣襟

爲林學士題十二紅畫

卅杏香邊翠竹中幽禽兩兩立東風不知毛羽紅多
少郝得人呼十二紅

送樊景瞻河南大參 五首

十年簪筆立蛛坳屢奉 綸音駕使軺此日承 恩
佐藩服一車甘雨到陳橋

分得周家陝以東黃河千里界提封到時多種甘棠
樹留取他年蔭老農

河水邊淮不用挑綠林深處亦通樵中原可是都無
事靜倚晴窻檢詔條

天光近處地蒲青記得君王問賈生渡向河南望河
北碧天涼露滴金莖

二十年前舊托交少年意氣兩相高只今漸覺成衰
老猶自臨分解夢勞

二絶句

閑官深與拙相宜懶散過於未仕時萬事不知春睡穩任他門外吏催詩

了無毫髮負公私苦奈年年尚欠詩不是阿諛即啞哭等閑償足是何時

送馬副使士定之廣東憲臺四首

故人持節下南溟臨別云云語別情若過深山更深處停車莫聽鷓鴣鳴

百雉層城鴈翅開陰陰古栢擁霜臺登臺正好頻西望千里荒烟接野萊時廣城以西被猺寇

春風不到海邊天喜見煌煌使節鮮料得吳兒心似鐵不妨多飲石門泉

家在天南地盡頭白雲歸處海悠悠君行是我家居處莫謾逢人嘆遠遊時老母在南士定之親在北

春寒

九十春光將過半淒淒猶似舊冬天依希記得江南景小扇輕衫戲水邊

望居庸關

千里坡陀亘厚坤龍蟠鳳翥虎猊蹲青山也恐夷使夏疊疊層層護北門

和友人別牡丹詩韻

天香國色冠中州花卉叢中第一流白晝倚闌宵對燭臨行猶自屢回頭

過其氏園亭有感

危牆荐棘鎖重關不許遊人取次攀一夜西風零落盡牛羊成隊下空山

經舊遊有感

當年同醉習家池歌舞流連醉不歸今日獨來墻外望亭臺依舊主人非

覽鏡有感

與老無期遂見侵不知不覺忽盈簪朝來把鏡驚還笑已到頭顱未到心

題金本清鈞勒竹

四明倦客多幽趣傳得陵州法外心應似唐人臨晉帖茂林脩竹在山陰

南行途中見北人

旅食京華數十春飽諳霜雪慣風塵南來忽見幽燕
客還似當年過越人

客中夜雨

旅館秋風夜雨聲思家愁路憶神京寒蛩亦似知人
意相伴哀吟直到明

甲午歲舟中偶書 四首

老到頭來不自知畏途猶自昔奔馳不如歸因長林
下掃地焚香待死時

五十駸駸入老鄉世間滋味倦經嘗匡時有術無施
處旦夕惟焚一炷香

樂土何鄉似醉鄉昏昏沉沉度年光恨天戒我平生
酒苦波醒時憂悶腸

地角天涯最遠鄉我家住在海中央他年乞得身歸
去追憶經遊夢一場

戲和友人韻

劉郎老去尚風情賞景時時逸興生盡日看花心不
厭夢中猶自繞叢行

夢中食蔗杯

故鄉荔子正當新應會同遊已行時人事翻忽然當此
味覺來由自口津津

題馬

天生驊騮異尋常午夜房星照地光莫花隴西樓雪
徧歸來內廐有麒黃

思家

故園春信漸成抒無夜思家不上心何日得聞夜老
志教春隨意賞花陰

偶書寄友人

故人日日漸消磨死別生離可奈何午夜夢回閑點
檢在人何少去人多

題程彥實尚書晴洲卷 十首

舉世昏昏夢裡過晴明時少晦時多一生日月光中
老閑向沙頭弄碧波

二水中分未是奇萋萋芳草亦奚為何如可馬程休
父一片晴洲到處隨

少居河北老江南風月隨身到處參最是芳洲晴景
好泥融沙暖水光涵

月明芳渚山微潤日照平沙水不波萬里中間千載
下此時此境亦無多
雲行雨施總霑優收斂奇功剗一洲白日在天光在
地杖藜徐步看魚遊
羨公所至有晴洲常遇清明好轉頭多少江湖游衍
客陰風晦雨不知休
晴天朗日景熙熙旦晝皆佳晚更宜踏遍白沙鷗不
起無心待物物無疑
宛宛芳洲臨水濱趂時歸老理絲綸世人莫作蟠溪
看不是當年待載人
一片溪山景最奇空濛歛豔兩皆宜青天白日好歸
去不待沾裳濕足時
天氣清明洲渚平忘情魚鳥結幽盟人間樂事輸公
手兄從承家有寧馨

晤起

白日愁將醒眼看奈何生熟酒無緣幸來尚有安心
處閉閣垂簾盡日眠

虞菊

菊花開是晚秋時雖是開遲落亦遲謾羨東風花卉
好等閑開落又空枝

冒寒早行有感

世味經嘗盡飽知衝風冒雨欲何爲得來外物無非
我兄是茫茫未可期

偶書所見

年過知非心總灰千思百計欲求回忽然驚見同袍
客白首初隨計吏來

哭子崑 二首

至性奇資迥異常老懷切切不能忘尋常不下悒惶
淚剛爲宗彷酒數行
暮年失却慰心兒合眼時時似見之安得感通如顧
兄非熊還有再來時

除夜

惆悵年年年復年年年年年夜一年添一年添處一年
減可惜年光就裏滌

元旦戲筆

今年年異去年年聚底般般不似前拙起真容笑相

問青春行樂在誰邊

題傅巖圖

何事君王感夢頻騎箕天上有星辰自從版築形來後惟見丹青畫美人

寄題釣臺

祚終四百已無漢離歷千年尚姓嚴終古祠堂釣臺側水光山色擁高簷

擬唐宮詞 二首

娟娟霜月冷侵床更漏沉沉抵死長正自凄涼眠不得又聞歌吹過昭陽

衾裯疊疊積塵埃何處宮門徹夜開窗外履綦繞入夢雞聲又到枕邊來

爲徐尚賓乃尊題竹

勁節高標不世情此君真似此翁清一枝分作虞庭用編入簫韶學鳳鳴

題墨梅

老龍半夜飛下天蜿蜒斜立瑤階裏玉鱗萬點一齊開凝雲不流月如水

過會通河有感

清江浦上臨清閘蕭鼓叢祠他餘餘幾度會通河上過更無人說宋尚書

題兄弟送行卷

交遊分手尚含情兄是君家好弟兄因憶我來會別處鴈行凄斷不成聲

輓人母

風雨寒窗夜辟櫨幾年門戶賴支吾榮恩未及慈顏老愁殺空林返哺烏

過大通橋有感

玉河金水接天津水暖泉香泳錦鱗流出大通橋未遠等閑便有泛槎人

松月

素蟾夜駕玉蟾蜍來訪雲亭五大夫十里人家總驚訝老龍擎出夜明珠

戲舍友人論詩

吐語操詞不用奇風行水上蘋柚絲縈前景物口頭語便是詩家絕妙調

鸚鵡

為貪只合作禽言水飲林棲任自便只為性靈多巧慧一生常是被拘牽

憶亡子

通宵不寐閑思想恨結幽懷淚滿腮老鶴倚巢空叫月飛雛應是不歸來

二十四夜宿池亭

月照庭池生夜明游魚躍水忽聞聲夢回驚見窗紗白樓上蓼蓼打四更

題虞美人墓

自古英雄數霸王啼鳴叱咤萬人亡只消幾句悲凄語柔盡平生鐵石腸

春思一

暉暉初日照窗明風定飛花落地輕境靜不聞人語笑隔林鶯囀一聲聲

詠史二首

青貲贍居南國楚長城苦備北邊胡秦人本意忠繫首畢竟誰知是自愚

萬人叢裏擊龍車說道民愚却不愚天下前編焚毀盡地橋依舊有遺書一作前編總成煨燼未地橋猶有未燒書

題紅梅三首

淡貧幽姿絕點埃乾坤間氣幻生來花神昨赴瑤池讌一夜春風與換胎

清姿元自玉為容一餌仙丹便不同怪得風標異凡品托根今在蓼珠宮

素心的的結成冊節操依然耐歲寒他日調羹如見用故家風味一般酸

都城東北有枯樹廟予初到京時猶見其長過廟簷今三十年矣僅餘三四尺馬上見之有感因口占此

紅廟前頭枯樹枝我來曾見過簷時如今摧折餘無幾猶自槎牙立路岐

題竹送鄉生還教本郡

此君生長海南村還自數陰花本根莫道風聲問不遠年年春雨長龍孫

卿竹

白髮蕭蕭老奉常峩冠歸卧水雲鄉胸中千畝煙霞趣尺素能如萬丈長

畫馬 三首

俗眼紛紛看畫圖不求神氣論形軀世間不獨孫陽少韓幹江都今也無

追風逐電去如飛奮迅長鳴不受羈莫前人前誇駿骨將軍偏不喜烏騅

冀北由來是馬鄉尋常十匹九飛黃不知地產隨時變剛把凡胎詭作良

王初陽尚書致政家居以姚少師道餘錄見示意欲予爲之分拆書此復之

儒生不讀佛家書道本無虧豈有餘請問前朝劉太保西來作用竟何如

小景 二首

獨坐空山萬慮忘時從林際見天光白雲滿地紅塵少覺得閑中意味長

行過山邊又水邊眼中非樹即寒泉囊橐[illegible]

抱流水高山不在絃

寄題曲江張丞相祠堂 一首

嶺海千年第一人一時功業迥無倫江南入相從公始家家諸實繼後塵 南方人在公前無爲相者

伊尹與商呂佐周匡時有道孰能侔誰知嶺表千年後公向中州出一頭 公應道侔伊呂科

英英氣節蓋中朝風度嚴凝竦百僚嶺表因公增勝槩溪山無瘴路非遙

孤燕遙從海上來乘春偶見玉堂開前身自是天庭鶴挾兎饒鴉却浪猜 公有海燕詩一陽挾兩兎見李林甫傳

身似冥鴻氣似龍紛紛羣小溷中重荆州長史今猶祀誰問圖公與晉公 圖公牛仙客晉公李林甫

漁陽鼙鼓擁豬龍萬里君王老蜀中羯虜果如夷甫料始知曲突徙薪功 豬龍安祿山玄宗謂公無以王衍知石勒

玄都觀裏詠桃人剛道公家絕後昆請問宋朝追錄者韶州文學是誰孫 劉禹錫作詩譏公無後

五嶺名宗首說張始從燕國得明揚一支分作綿溪水直遡淵源到洛陽 公與張說通譜張南軒公弟九皐后

兒時夢寐慕鄉賢購訪遺編四十年秘閣抄來郡齋

刻文章功業兩皆傳

擬何祠前炷瓣香自慚老病未還鄉曲江一派源頭水十里波瀾到海長

初入閩

平生性僻鈌書籍正好觀時不得觀坐對木天長嘆息眼花撩亂渤沈瀾

偶成

世途險似萬重山面面巉巖步步難我欲直行行不得曲行逆理詎能安

嶺南雜錄二首

曲江罷相唐中否南海辭官宋不支誰信孤生生僻壤等閑去就繫安危

桂戍鳳餘王是歟崖宮舟屢漢爲番千山萬水超南盡包括中原在此間

詠虞姬

垓下當年戰勝還虞姬飲憾戚姬歡後來人鈹遭奇禍欲乞悲歌一曲難

題梅二首

有華有實有精神歲歲先天占早春三絕無全香色味就中更有一腔仁

木出天三味作酸六經言果最爲先眼中未見心中想洋溢華池痛口涎

癸丑首夏偶書

賽年短景急駛駛一刻清陰直萬金生在世間能幾久莫將閑事苦操心

昭君調番自樂天詩案三首

孝命將身事虜酋出門已分此生休使回致語無催嘱但願君王惜好逑

受醯登車不敢違嫁鷄直合與鷄飛黃金留作遊功賞縱贖妻身難再歸

感懷甲寅九月作

憶昔堂前別母慈號天哭地淚淋漓想應慈母肝腸裂亦似當時育我時

題周都尉墨竹

森森出地傳龍種挺挺參天結鳳巢人道此君敦世契風雲氣槩歲寒交

受一品封 四首甲寅十月作

鳳誥奎章十四通一家四代受褒封　君恩如海無
能報感極慚深涕淚從
官居一品位三台都是無心幸得來又得推　恩及
曾祖此生榮幸亦多哉
君恩代爲報親恩誓以報親心報　君暮景病軀難
着力丁寧徒以囑兒孫
如此　恩封嶺海無家宗兄在海南隅鄉人問我緣
何得世積陰功子讀書

吉具

吉具傳從海上來性尤溫暖易栽培富貧貴賤皆資
賴功比桑蘇更倍哉

題青南華寺三首

達摩傳得藕絲彩浮海東來到嶺南人向西回法東
轉曹溪溪上建伽藍
佛法與從漢永明始傳四十二章經當時未有禪和
子縱有花開子未成
紅梅過去到黃梅正遇雲花五葉開當日傳衣從此
去又從此處轉回來

內閣晚歸

內閣歸來日已沉無端世事苦縈心自憐老景無多
在一刻清閑值萬金

春窗晴起

惱人春色困人天暮夜無眠盡日眠啼鳥一聲驚夢
破飛花舞蝶滿窗前

感懷

天桃暮殞飄風外朱槿朝榮委路中惟有菊花能耐
久凌霜傲雪閱秋冬

客有談及脩眞事偶成

山中七日世千年脩短仙凡總一般若是自家渾不
覺何如生順死爲安

表甥蔡齊宸以鄉進士屢試春官得乙科不就
今以舍選擢知信豐縣臨行求教言因述予平
昔所聞信豐之鄉俗爲五絕句與之非但勉齊
宸蓋以勸化其邑人云

江西儉朴閑天下最好紛華是信豐送汝今朝爲邑

牢好敦古道變時風
閑道年來寇破城慢藏誨盜理分明物扃暗室墻籬
火兒是邦聊自日星
土豚膏腴地稅平人人球俊室克盈若遜北學廬陵
俗殷實才華兩得名
當官不用設機關但得人安我亦安記取而家應問
戶也曾執役縣庭間
老受　朝廷委汪洋閭閻休戚每關心偶因宅相之
官去南望梅山試越吟

聞人談及李文祥鄒智[illegible]死卜占
古人無意討名聲事到當爲名自成討得名來無了
命到頭無命也無名
因誦白樂天詠昭君漢使若回寄語之句偶成
三絕
君王驚見妾容顏臨去含情帶怒看咫尺宮門留不
得龍庭萬里贖應難
君王非不惜蛾眉臨到行時悔已遲咫尺宮門留不
得龍庭豈有贖回期

妾身非不戀宮闈一涉胡兒心已非縱使君王憐且
贖也應無面更南歸
長明燈偶
種得芝蔴已作油蜜房堅密體藏收心燈一點長明
照補助三光徹九幽
觀音偶
觀音菩薩妙觀音兩眼睜睜到處尋不用臨風側雙
耳聲聲言貌總歸心

弘治三年春三月望日男敦編次
天啓元年仲春望日　宗孫爾穀重編
爾懿同編
穀男 兆月 期昌 校訂

瓊臺詩文會稿卷之四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五

大學士謚文莊瓊山丘濬仲深甫著

七言律詩

青宮勉學五首

世上無如帝子尊生來福祿自隨身普天華夷歸[illegible]
主萬世宗祧屬嗣君須讀正書行正道更親賢傅[illegible]
賢臣溫文恭敬元良德燁燁前星麗北辰

其二

宮中無事好觀書況是春秋鼎盛初月對聖賢思不
雜心涵義理體崇舒五經四子非無道二帝三王總
是儒不必拘拘泥章句帝王學與衆人殊

其三

每日孳孳起五更問安視膳禮頻行聖經賢傳宜勤
讀邪說妖言慎勿聽采武宋徽終喪國唐堯虞舜豈
長生從來爲學宜端本第一先教心上明

其四

自古英明願治君敬天法祖尚斯文清心寡慾勤飭
德薄斂輕刑廣愛民廟號人人皆謚孝史書孳孳屢
書仁欲行古道宜師古親仁忠賢遠佞人

其五

出多入少用無餘庫藏焉能得不虛幸矣苟安猶自
可卒然急變欲何如寸絲粒粟皆珍惜片楮分銀漸
積儲官府足財民足食萬年基業永無虞

偶成

絕島窮荒面面增偶從憲際得餘光浮雲盡斂天還
碧斗杓初昏夜未央無語鶯啼春在在鳶飛魚躍景
洋洋收來一擔卿擔着肯厭人間歲月長

五指參天少時曾作瓊臺八景郡侯程公已刻
之梓今不復存惟記其首一章謾錄於此

五峰如指翠相連撐起炎州半壁天夜盤銀河摘星
斗朝探碧落弄雲烟雨餘玉筍空中現月出明珠掌
上懸豈是巨靈伸一臂遙從海外數中原

春日即事少作

天氣溫和景物熙天時人事兩相宜惜花每怕花開
早愛日偏欣日出遲生意翠隨庭上草芳情紅入樹
頭枝此身隨在東風裏不逐東風上下馳

送趙公子選蜀少作

謝花飛白綬征袍擊筑而歌別思豪老氣逼人雙劍古好風送客一帆高五湖烟水歸程遠三峽雲山大夢勞別後相逢更何處引杯燒燭論龍韜

主一齋爲陳敬作少作

沉沉天宇定生光人得心齋已坐忘學奕幾曾思射鵠挾書爭肯更忘羊靈臺有竅春常滿止水無波晝不揚好把敬箴書座右常如先正見羹墻

過曲江謁張文獻公祠

丞相祠前日色明我來端拜仰儀刑君臣萬古天無愧嶺海千年地有靈曲水波澄寒玉潤韶山壁立翠鸞停依稀猶似瞻風度九鶴翩翩集在庭

過沛縣弔故友張克勤

青山迢遞綠蕪深欲弔孤墳無處尋萬里遊魂今古恨百年交誼死生心雲霄竟折升天翼文彩空餘擲地金幾度泗河河上過悲風悽慘動哀吟

春吟

一春長是晝昏昏昏昏晝色三分減二分別院飛鶯穿宿霧遙空歸鴈叫重雲踏花庭畔難尋影隨柳江邊不覺聽天意似晴還似雨擬將早晚問東君

浮生夢

人生浮泛似萍蓬得失歡悲總是空出口孰非吟嘯語行身常在黑甜中光陰冉冉欺熟世事蓬蓬化蝶同畢竟何時是真覺華胥國裏見周公

春日郊行

三月韶光滿帝都郊遊士女競歡呼五花戰馬馱紅袖日結來絲絡翠壺畫閣柳眠驚急伴春濃花醉蝶爭扶昌生對景愁虛度也學衆風詠舞雩

題常熟王節婦卷

所天蚤逝可奈何始終一節矢靡它貞松自無桃李態古井不起江湖波丸重綸綍褒獎厚百世綱常關係多清風凜凜敦薄俗虞山千仞同嵯峨

寄張練師

辭家學道入青冥驍汲清泉晝斷琴夜染春雲同鶴色劍涵秋水帶龍腥吟成白雪風生席歌徹青天月在庭幾度緘書寄仙侶蓬萊空濶隔滄溟

多景樓

多景樓前景致多倚闌吟眺奈愁何浮雲尽國生春暝落日鄉關起暮波浩蕩乾坤心共遠蹉跎歲月髩空餘醉來擊碎玉如意仰面看天發浩歌

虢張處士

少微星殞海天秋漠漠悲風起暮愁郡乘定書者舊傳仙遊無訪羽人丘雲中鶴去茶煙歇架上書成竹汗收盛德不隨身共化百年有子紹箕裘

十四夜至十七夜月中秋夜客有誦楊眉菴十四至十七夜月詩者或謂其命意造語雖奇然中所謂自對嫦娥歌宛宛誰教楊柳舞纖纖繞樹鵲驚霜落早吹簫人恨夜眠遲等句移之他夜似亦可通命予別作席上信口占此非敢儷美前人聊以適一時之興爾

佳期明夜是中秋豫約朋登待月樓度數期於三五望猶華仍有一分留含輝尚覺金波淺具體還須玉斧修莫何尊前嗟未滿從來盈滿却堪憂 右十四夜

九十秋光此夜分一年月色更無倫東西望處日同道上下弦間光滿輪玉斧修完無欠缺仙娥粧具倍精神世中好吸團圓影明夜重看少可人 右十五夜

昨夜纔開賞月筵今宵再見覺微偏廣寒宮減一分景后尺妻添二八年隔宿光明那遽少隨時情態易爲遷餘醒未解重歡賞何用區區較缺圓 右十六夜

光景爲於兩日前空庭信宿罷華筵金慕影斂初生魄仙桂香銷欲下弦望後未經三十度出時已是一更天休辭連夜頻頻賞從此寒光不再圓 右十七夜

金陵即事

六朝城闕久蒿萊紫蓋黃旗 帝運開鵲鵲漏傳雲外觀鳳凰篇奏月中臺千峰山勢連吳遠萬里江流自蜀來此日江南非昔比予山詞賦莫興哀

和李太白鳳凰臺韻

鳳凰臺上共春遊詩思滔滔似水流仙女吹簫來碧落羽人乘化下丹丘等閑俯仰成千古取次翱翔遍十洲[illegible]入壯懷豪興[illegible]知人世有寥愁

[illegible]懷古

西風黃葉葉乾時 [illegible]時 城郭人民半是非九四不成[illegible]

龍或躍時稱張士誠行九四萬三無復無于飛洸萬三秀吳之富民也玉虹百尺形空壯吳江有虹橋金虎千年氣已微虎丘何事故事章縫袂相接等閑廟筭山禪機此誠幕少師應年

寄題虎丘可中庭

玉宇澄清實界平一庭寒影恰相應枉頭千載歸來鶴石上三生過去僧蟾窟依然光滿滿虎丘空有氣騰騰生公說法神聽處此日來遊記我曾

辛未歲過楊州懷古

秋風歸棹倚蕪城一片閑情對月明錦纜起鷗傷往事青錢跨鶴笑狂生吳公塘路已陳迹后主觀花空有名欲訪平山舊闌檻有無山色暮雲橫

歲庚午來自金臺寓新河有金陵即事之作明年復至因觀高槎軒詩不意暗與之合有如剩寫然初實不知也用廣其意爲雜詠二首云

雲中雙闕俯秦淮天外三山對鳳臺二水合流趨海去六峰飛翠過江來金陵王氣千年盛鍾阜晴雲五色開愧我才非班馬匹可能無賦奏蓬萊

其二

父老依稀說六朝當時佳氣已全銷新亭別淚何須墮古井妖魂不可招欣步峯帆朝帶雨長干僧艇晚隨潮行人不用誇入塹南北與同納屬兒

辛未下第還至金陵寄友

邵門草草惜分羣把酒看花淚滿巾四海弟兄同素志百年交誼在青雲陸沈共笑安蛇足霧隱還期變豹文鐵硯未穿心不死文場重與策奇勳

和李太白韻寄題金陵

昔年曾作鳳凰臺遊爲里長江入望流龍虎時形長拱闕金鎖厭氣譏成丘眼空八表人間世興寄三山海上洲却笑古人多事在烟波雲月起閒愁

輓李處士

平生高誼重鄉評見說溫仁更老成惡少盡乎上烈化婦人亦識伯休名空山一夜霜侵老狐塚三春露草生玉署賢郎能繼迹死生終古有哀榮

和李子構都門春日韻二首

碧桃花底共鳴珂雲淡風柔氣候和禁路雨餘生嫩草官河冰泮動微波近天樓閣逢春早向玉堦林得

暖多我有新詞三百闋與來呼酒對君歌

其二

寶馬雕鞍白玉珂花雲淡蕩柳風和梵宮客客關金刹海子深深湛碧波郊外踏青遊客醉水邊脩禊麗人多誰憐寂寞楊孃宅門巷無人自嘯歌

哭唐珊 珊時應舉道士

洗耳泠途聽捷音捷音未到計先臨苗生南畝初成秀雲出西郊未作霖天上遽傳宣李詔世間空有鑄顏金青年妙質歸冥漠負我平生望汝心

歲癸酉赴京至羊城有感

落落江城鴈翅開誰人到此不徘徊藤盤泛水浮冊沔木展穿花踏翠苔載酒舟遊江上寺題詩人醉月中臺故人有約來遲暮不得追陪漸老杯 廣人新娶者具錢相賀爲潮老會

舟中遇重九示同行友曾光啓

秋水蘆花似故鄉客中無那又重陽籬邊摘菊人應異蓬底看山興更長把酒不如前會健登高無復少年狂同行賴有曾光啓共買村醪醉一場

初入翰林

萬里家居五嶺南也陪英俊預朝參棘闈發解曾居一楓陛傳臚尚讓三入館喜通金殿籍拜官常帶玉堂銜不才遭遇真多幸編纂無能愧自慚

初讀書中秘預脩天下志書東觀宣之 四首

五鳳樓頭百八鍾萬鴉飛動曉天紅玉繩影轉瑤階日金蕤香生紫閣風奪錦文章清禁裡登瀛人物玉堂中回看人世仙凡隔弱水浮埃迥不同

其二

雲霧重重盡閣深微風不動晝情情詞垣依約連華蓋兵衛森嚴列羽林文石九層人步玉牙籤萬軸客紬金平生夢想登瀛選此日回翔愜素心

其三

崢嶸傑閣殿東頭 聖代儲才禮數優四庫有書資檢閱九關無禁任觀遊日華暖暎三珠樹瑞氣晴浮五鳳樓海上仙山真浪語玉堂深處仰瀛洲

其四

仙此日疑隨 鳴然 亡不生宮裡

地雲霞常繞日邊天詞臣應制時摛藻閣老承恩
夜賜蓮瀛海幾人曾到此期君白首共周旋

壽陳太常

大雅遺音久寂寥天教鳴世振詩騷千年瑞綬金麟
角五色光生彩鳳毛雲漢昭回卿月翫紫垣依約瑞
星高一杯不爲遐齡祝鳳虎雲龍慶所遭

家居夏山之下田村七月二十四夜夢髣髴童
子問予以村之所以名夢中作此詩會之覺而
呼燈疾書千都城東之遠遊軒

瀛海中間別有天寧知我不是神仙謂言六合虛空
外尚見三皇混沌前玄圃麟洲非遠境蓬康龍漢未
多年有人問我家居處朱橋金花滿下田

寄所知

晉人風度楚人騷不爲悲秋嘆二毛席地夢回雲氣
濕仰天歌罷月輪高鳳兮覓德翔千仞鶴也揚聲出
九皐有約蓬萊清淺處碧桃花底聽雲璈

座中有揚箏者作白翎雀曲因話及元事口占
此詩

胡逖消沉漢道興穢亡宵遁土城平興隆無後殘笙
譜勞正誰知書斧名起華谷前駝馬迹居庸關外子
規聲不堪亡國音猶在促數繁絃叫白翎

南京給事中董志昂和李西隱無題詩韻南京
諸公多和之意蓋有寓間出命予屬和予村學
究也不能外題以爲詩姑詠史以復之四首

大雅無人繼古風周家轍迹一朝東越裳白雉音塵
絕蜀蜀金牛道路通烏首百年終不白宮烟二月尚
餘紅淳風死去無回日天下紛紛類轉蓬

其二

莫向鴻溝覓舊蹤一場春夢五更鐘也知賜臨綠情
薄豈是分羮愛味濃萬里使槎來首蓿半空仙掌出
芙蓉濛濛黃霧連天起不見秦關百二重

其三

一自銅仙入洛來天間草木幾雲雷千年昔水飛龍
起午後周宮控鶴回山下玉環啼粉面嶺南金鏡憶
良才繡袍華幟開金統亟信人間有刼灰

其四

紛紛國步苦艱難汗簡千年往事殘夾馬營中香氣
散黃龍堆上凍翎乾金源運去讐方復起輦魂驚骨
已寒日月齊肩終古見照天光彩萬方看

送進士畢姻

春風繞躍禹門波漢儀傳織女梭仙籍恩袍新進
士燭閣花榜小登科團圓寶月開鸞鏡簌簌香雲剪
蝶羅年少成名人共羨況看冊桂近嫦娥

輓口外致仕李指揮

立功邊國幾經秋膽氣堂堂更遠謀李丁有蹊人共
識林間無事老知休傷弓驚虜鷹龍將欲水偏裨憶
故侯多少富公懷舊德幾同合湖過西州

輓李克述先生之表叔 其子重遷共墓合葬

天上仙遊去不還深林暮雨落幽蘭庾桑過后鄉猶
愁賈誼亡來井未乾五父衢開防墓合九歌聲斷楚
山寒通家有子今文伯爲發潛光石上刊

四大朝賀唐人有早朝詩然多泛言者口口可
用也今制大朝賀三、萬壽聖節元旦冬至其
次則立春焉因作四詩以歌詠盛禮名紀一時
之事庶乎異於泛言者

大啓昌期五百年虹流電繞早開先歡聲萬口當天
祝表日千遍對 御宣番國獻琛陳 闕下圍官呈
馬過階前微臣亦有千秋錄擬欲緘封進上天 右聖節

黃道天開第一朝萬邦述職覲 神堯春雲乍起依
君殿煖律初調協舜韶更始曆頒新歲月履端慶錫
衆臣僚史官記注鏞切立試筆先書瑞應條 右元日

庭燎煌煌照殿光日當長至拜 君王天心合璧開
天統國史書雲表國祥廣漢風生光藹藹黃鍾律應
樂洋洋履長共喜沾嘉慶萬口嵩呼祝壽昌 右冬至

京尹先春進土牛百官趨賀拜 宸旒條風細細來
天表旭日暉暉照殿頭綵室候灰通玉琯辛盤賜餅
雜珍羞君臣茂對維新日願布陽和遍九州 右立春

輓茅山隱者

三茅峰下華陽洞鶴怨猿驚失隱君載酒無人問奇
字招魂有客賦騷文塵埃長鎖楊雄宅車馬空煩尋白
傳墳會記題詩詠高致不堪哀計此時聞

寇都御史輓章

敝下舟中事莫則紅烟白雨曉長迷函胸誰謂同馮
敬掩面人言與子酉深井有人俄自甃山棚無客更
潛棲知公一死良非偶青史書名與古齊

送餞學士使交南

五色大書玉作函手持龍節使交南玉堂金馬才名
重冊檄朱鳶德化單一點文星明海島萬山晴日歛
烟嵐歸來應有詩千首留與詞林作美談

送尚寶凌卿使交南

旭日初升萬國明鈿函玉札下南溟符臺自昔瞻卿
月遠道于今望使星老樹古香生桂蠹亂山殘雨帶
龍腥茲行萬里眞奇絕好把新詩紀所經

送李景齡江西提學 二首

嶺南朝士似晨星眼底惟公最老成深計每爲天下
慮清心不愛世間名半生宦蹟多文學四海交遊總
俊英鄉曲論心嗟獨厚臨分贈別若爲情

其二

文風此日盛江西臺閣求賢特見推列郡洗心瞻憲
節諸生翹首待經師春風發育原無迹化雨滋榮正
及時應有政行文教外佇聽佳譽慰吾私

春日田園雜興 四首

二月春融土脉甦趂時農圃正耕鋤曉犂破草翻新
塊晴甕分泉養嫩蔬鵁鶄飛來牛背立鵓鳩對伺樹
頭呼老妻携酒花間勸醉倒殘陽手就扶

其二

生意津津樂趣深一犂春雨萬家金繞畦菜莢初生
甲出水秧苗漸露針藻漾池心魚撥動花藏葉底蝶
穿尋就中興思知多少盡是東皇發育心

其三

二頃湖田五畝園百年世業遺兒孫風和鶯語笙簧
巧雨過蛙聲鼓吹喧木屐穿花沾露濕桔槔對水帶
泥渾老妻報到茅柴熟相約鄰翁醉竹根

其四

漠漠平疇沙鷺飛畇畇樊圃野鶯啼綠針白水秧千
畝黃蝶青苔菜幾畦脚踏莓苔隨意往手持竹杖與
肩齊興來獨得幽閒趣滿眼春光取次題

輓彭彥克內子

淑德由來天所慳人間佳偶到頭難清秋桂子終歸月綠水芙蓉不耐寒鸞鏡掩塵妝髻暗鳳梭停縱錦文殘可堪昆仲同茲戚幾度臨風淚共彈時乃弟編修彥賓亦喪偶

送王給事中使交南

中原才子稱華簪萬里翱翔快壯心論俗好傳司馬檄歸裝寧載尉陀金川原邊邊荒唐縣父老依稀說漢音莫過遺墟問前事鷓鴣啼處亂山深

聞人說海北事有感二首 天順癸未

故鄉歸路隔高雷見說年來事可哀村落日中眠虎豹田園雨後長蒿萊海隅久已無春色地底貞成有劫灰荆棘滿山行不得不知當日是誰栽

其二

四海平寧獨亂離轉頭已是十年期獸啼旁午侵城郭燕壘縱橫傍樹枝遠客歸來前路失遺民假息故城危荒郊白骨宵飛燐風雨啾啾正怨誰

病起寫懷

寸心千里日懸懸歸計今年又似前貪戀來翎飛不去事如春夢苦相纏還家路便須浮海報國才疎只望年幾度自憐還自笑羞思何事屢臨淵時廣西猺侵海北界道路不通

送陳緝熙脩撰使南番

海上天風吹節旄玉堂仙御官袍部頒龍閣恩初下詩到鷄林價倍高[illegible]金浮曉日一江鴨綠漲秋濤遠夷未[illegible]五色毛

分得都門曉日送彭閣老歸省

承恩歸省出蓬萊曉日都門初啟開三尺陽烏離海上九苞威鳳下天來霞光流彩明宮錦雲氣浮香注玉杯此際道傍誰不羨幾人親在位三台

都城春日

宮闕巍峩紫氣高西山東去碧周遭天晴魚躍龍池藻春老鶯含御苑桃映日暖[illegible]如似水浥塵香雨潤如膏太平有象尋常醉不用[illegible]濁醪

七首 天順甲申

楚客多悲況值秋都將心事付東流病來豈有空青石寒到兼無粹白裘丘壠累累多宿草江湖泛泛總

虛舟芙蓉零落空洲暮一夜閑情白盡頭

其二

木葉蕭蕭下樹柯鄉河流碧送晴波西山鳥雀飛鳴遍內苑菱荷積漸多日快鳳凰新出穴雲迷鳥鵲舊塡河寂寥燈下悲秋客懷古思鄉奈病何

其三

西風吹鬢冷蕭疎宦況無多客影孤海燕知時辭舊壘寒鴻趁暖就新蘆渴懷南里烹茶竈醒愛高陽醉酒徒百尺高樓千里眼岸連蕭艾水沉菰

其四

曉色蒼涼日色新小窗聽起鳥聲頻千秋蕭瑟三秋景九陌紛紜萬井塵雲氣乍生猶淡淡波光將動漸粼粼都門供帳多離別誰是臨岐贈策人

其五

六街晴色散秋光一片浮雲接大荒塞鴈隨陽如有約嶺猿叫月已無腸蓑裳花下愁沾露散步林間怕履霜此日不妨多酌我壺中廣大醉鄉長

其六

風捲長空積雨晴短槐咲柳亂蟬鳴沙頭鷗鳥尋常去江上蘼蕪月夜生嘉樹有蹊荒蘚合好山無數斷雲橫却懷九曲餐霞客獨抱寒蟾遡紫清

其七

秋風秋雨夜妻其凭几沉吟有所思驚鳥故枝曾宿處開花還是已殘枝喜看淡月穿雲出靜數遊絲繫地遲萬里鄉心千古意興來聊諭少陵詩

舟次直沽簡彭彥實同寅

潞河澄徹衛河渾二水交流下海門直北回看龍闕近極東遙望蜃樓昏孤城近水舟多泊列戍分耕野盡屯我有好懷無處寫欲沽尊酒對君論

王氏繼母輓章

繼母仁慈今古少寡能守節尤爲奇無兒不必自已出有身每恨從夫遲鳴鳩哺子少飽食貞松挺節多苦枝我聞作詩敦薄俗非爲令孫求輓辭

輓常熟劉垓母

海虞伏羲數劉翁共說多由內助功家教堪爲閨閫範姆儀端有古人風寒蟾靈藥仙蹤遠紫鳳天朶雲

[illegible]空遙想總惟不吊庭幾家孤杵夕陽中

閑中有懷

燕山越嶺路迢遙意氣相逢即久要處處皆君共處朝朝是我同朝桂庭醉月依瓊樹柳館吟春繞翠條回首長今成老大秋風霜鬢共蕭蕭

書懷

覽鏡傷驚白髮新吾衰邊況吾親客邊每日管歸計海北何時息歸塵人世幾何能百歲客程無奈西千岸不堪點檢心中事萬種愁縈百病身

送[illegible]經御致仕還富陽

蕭蕭白髮老家中此日歸休荷主恩但得有官封父母不妨無物遺兒孫趁朝慣識天邊路校老還尋舊上村逢人相逢嘆衰暮同袍回首幾人存

送張城中書使朝鮮國

五節旌旄照海東美君去意拂晴虹鳳麟瑞世人爭[illegible]熊羆成梯迢有翅天入玄蒐低沒鶴紅浮綠鴨遙[illegible]鴻茲行喜從文章[illegible]吟唱和同

送昆陵[illegible]卒業南雍

東書携劍去匆匆此日真成點額龍天意不孤清苦士世間寧有輟耕農春回南國鴻飛急雲滿西郊雨氣濃莫謾相逢嗟未遇秋江隨處看芙蓉

哭張書紳大尹弟紀

故鄉迢遞客居終苦為功名欲顯親畢竟十年成底事等閑一第是何人燈窗枉費平生力旅櫬空歸[illegible]死身想得難兄問爾計西風老淚正沾巾

送王給事中使占城

銀漢清秋泛使槎節旄晴拂海東霞扶桑水接南溟洞析本天遙北斗斜鵷首衝風龍伯助鳳毛瑞世島夷誇皇明威德今無外莫諱中朝第一家

送吳克恢南歸因柬王用先生

話別匆匆欲去遲送歸因憶別來時平安有信因君寄窮祿無能報母慈風雨十年多舊約雲霄萬里更深期寄聲為問王大子何日相逢慰所思

輓羽士

十二樓頭海月空朝元人去蘂珠宮形銷忽作良非子物化眞成亡是公玄牝養來神不死庚桑過去[illegible]

猶豐床頭一卷參同契謾有彬彬萬遍功

壽蕭通政之父七十

高隱澄江老歲華待看朱雀長金花錫名初度　皇
子挨賜誥重封　帝汝嘉梓里書衣明敏日藥宮春
宴泛流霞千年尚說濤齡永七十于今未足誇

南歸經高雷境有感

萬里歸來二十年野花啼鳥亦蕭然頹垣敗屋人何
昔剩水殘山景可憐芳草路岐迷轍迹夕陽村巷斷
炊煙藍輿穩坐思前事却恨清談誤晉賢

鸚鵡予家居守制有惠予鸚鵡者每見予伸足
輒低頭展翅盤旋起伏殊有可觀鸚鵡能言未
聞其能舞也予憂制中頗得寬慰既免喪爲追
書此

鳥解人言已自奇更兼能舞益爲希數聲剝啄敲丹
喙兩羽披離展綠衣鶴識樂音時按節鷗知人意亦
忘機憂中賴爾相寬慰鎮日依依不忍違

郊行口占

閑來策杖出城隈信步徐徐踏翠苔[illegible]鐘知[illegible]
近溪邊待渡喜舟來一聲清唳橫江鶴幾點寒香
水梅者我歸來機事息等閑鷗鳥莫相猜

過采石吊李謫仙

鐵笛亭下吊詩魂千古才名世共聞江上波濤生德
色磯頭草木帶餘醺光爭日月常如在思入風雲迥
不羣岸芷汀蘭無限意臨風三復楚騷文

蘇武歸朝圖

茂陵烟樹碧蕭疎白首生還志不渝百日依稀猶似
昔節旄零落已無餘歸期不待羝生乳遠信眞成鴈
寄書頗有幽懷忘未得夢魂時或到穹廬

運籌亭爲韓都御史題

五嶺中間數仞亭海雲山月總關情三千稷下諸姜
客十萬胷中小范兵談笑已看功業就指麾能使以
神驚先憂後樂平生志須仗忠貞合　聖明

春興　四首

塞鴈乘春又北飛越人何事未南歸十年館閣虛縈
夢三月庭闈阻換衣樹背時時傍夕夢草心寸寸戀
春暉幾回喜懼交弁處屈指親年近古稀

其二

百計思歸未得歸夢魂夜夜到庭闈愁心苦似九和
膽淚點多如線在衣愛日每憐烏鳥過隔風却羨鴈
能飛朝來聞報高堂捷萬一歸程或可幾

其三

豈是身榮忘却歸宵行寧用繡爲衣海天波浪難飛
度嶺嶠風塵未息機十載空情愁裏過萬山歸路望
中微思親懷土心千折病骨何時也解肥

其四

製得斑衣五色衣年年準備故鄉歸家書展處心偏
急邂逅聞時願又違毋氏老來思季切弟兄別後定
誰肥寄聲猿鶴休嘲怨早晚承　恩出帝畿

輓彭月蓬

保舊滄江月一蓬碧竿斐斷釣絲風柳塘水落鵝羣
散松徑烟消鶴夢空旅櫬寂寥千里外故鄉迢遞萬
山中哀哀孝子情何極泣對秋旻恨不窮

分題得試院持衡送李克述侍郎先生南還

當日文場鎖醉翁幾看官燭夜分紅　九重覽命來
天上四海英賢入彀中炳炳丹心明皦日煌煌文焰
貫晴虹非材忝在甄陶末臨別依依思不窮

送區正進士歸榮遂卑烟

鹿鳴宴罷走瓊林拾芥功名不費心　龍闕曉鐘鳴
佩玉羊城恭信托泥金青年得第人皆羨白晝還鄉
寵獨深見是絲鸞消息近紫簫吹月夜惜惜

輓人母

孺人去世已多年贏得賢名里閈傳翟母尚餘新織
屢李家長瘞舊藏錢庭萱寂寂秋風裏宰木蕭蕭夕
照邊見說佳兒今官達侍看　恩寵貴重泉

壽曹尚書乃兄　句容人

生值　高皇啓運初家居後近　帝王都千年地脈
鍾神異一代天官是友于祝嘏人隨蒼玉杖稱觴客
薦紫琳腴入句康健誰能似兄有鳴陽彩鳳雛

和童志昂給事自蜀督軍還既壽日令留別韻

纔捧　綸音出禁闈潢池赤子遂來歸安邊自謂無
遺策平地誰知有伏機送客江亭休贈策逢僧野寺
謾留衣從來六月鵬鵬息不久乘風又奮飛

途中聞館閣諸公有續編目之作偶成

地復大翻近百年中華章本亦腐廬毀冠人盡成胡
俗秉筆誰能續魯編四野不聞狐泣兎一時忍見足
爲顛可憐禪篤猶祠廟慚愧今人憶仲連

江行阻風

人言夏月南戶順偏我來時遇井風氣候難將常理
論江神肯與世情同昨宵毀棹波裏今日維舟暮
雨中行止非人能逆神靈應天問問天公

甲午歲重遊新河有感

江東門外上新河二十年前舊曾過南岸居民生計
別一時交友死人多煙前人何今誰在聽隔江歌奈
老何記得倚樓愁絕處半江殘月照烟波

哭章大章廣子

萬里歸來不見君老懷抱寒何誰論素車白馬遠心
約思樹青林感夢魂契誼半生情最厚相思幾度淚
滿尊死生一盡論交[illegible]

過舊遊處有感

昔年曾向此中遊把酒談詩夜未休別後交游雲四
散閑甲歲月水東流哀絃斐斷聲難續醉墨淋漓
尚留却恐鄰家更吹笛老懷哀瓢不禁秋

送東莞張所之莆田司訓

莆中自昔多文獻羨爾青年振說鈴俗古野人能尚
禮家貧稚子也談經日烘荔子紅千樹水繞壺公翠
萬屏髦士如林詞藻富好敦忠信示儀刑

哭陳宗堯侍講

昔年鄰住禁城東朝退聯轡笑語同南北睽違千里
外死生契濶十年中脩文地下君爲鬼袖手班行我
亦今長慟一聲湖海濶幾宵魂夢繞青楓

送祁至和郎中使高麗

鶴鳴天書五色裁中原使者下天來白山綠水玄蒐
境上佩瓊琚繡虎才絕域音貼新雨霽衆人驚見古
尊罍懸知不是乘槎客肯帶葡萄苜蓿回

送王侍御赴江西僉憲予昔在場屋時感故大
司空慈溪王公鑒識於衆人中屬指今三十三
年矣公既捐館舍幸與公家子御史鈴同朝今
有僉憲江西之　命於其行也追和公舊所賜

詩韻以送之公詩併識於此五十名中爲
才華惟子獨超倫經明禮樂行文健策對圖書
究理眞春榜英才期角勝夜窗燈火莫辭勤從
來顯達由稽古事業輝煌在此辰
曾向薇垣拜偉人一時名勝更無倫雲龍矯矯機神
異野鶴昂昂賞鑒眞北海清樽傾瀉盡西州舊路感
恩頻喜看東閣鄭君賁接武蜚騰正及辰
予於學士莊中構堂名以瞻玉取歐陽子語也
四壁繪圖各即其景賦詩四章

玉堂春晝寂無譁夜入天宮是　帝家金屋琉璃穆天
上景琪林珠樹蔡中花閑揮麟筆書青史細染龍香
草白麻嶺海幾人曾到此他年几望天涯
其二
校書天祿憶前賢太乙燃藜照　　東壁圖書在人
世北門學士即神仙龜文鳥篆千年具金薤琳琅萬
軸懸他日歸休雲海上邦從須女望奎躔
其三
鈴索無聲夜漏沉絲綸閣下靜愔愔官袍香拂麒麟
錦賜燭光分茵蓐金五緯星明芒燁燁萬年枝老氣
蕭森顧瞻他日如天上豫作新堂寄素心
其四
西山落日半紅嗔朝退聯鑣學士三萬點宮鴉丹禁
表兩行官柳御橋南講筵應制詩新進曲晏承恩酒
尚酣乞得身閑定何日人間回首隔仙凡
和楊維新學士先子除夜高詠詩韻二首
昂昂百年隨分過光塵漫爾亦同和失時自合虎爲
鼠閱世翻成鬼逐儺生子果能如董賈吟詩端不讓
陰何眼前得食俱塵土廟得清名多後多
其二
閑中日月靜中過孤竹清風柳下和文解送窮聊自
劇詩成泣鬼不須儺頭顱種種遂如許世態悠悠能
幾何不朽只消賢子在尋常名利孰爲多
擬沈時暘大參之祖
青衫白髮老一鄉人人薰德多循良醉仙或過沈東
老惡少怕聞王彥方黃鶴一去入汗漫青山千古感
覺京高年厚德已足羨況有諸孫能顯揚

哭子崑二首

莫怪頻頻嘆息聲天生我輩正鍾情早知今日會有死何似當初莫要生垂老可堪增拂鬱養兒何用太聰明思量於我眞無益落得橫斜兩淚傾

其二

百念俱灰眼欲枯平生意料總成虛眼前犀角今何在天上麒麟不可呼汗血謾誇千里驥與玄亦似九齡烏不堪端坐閑思想喪汝分明是喪予

學士四榮

史館進書

朝廷凡有案脩必　勅翰林院涖其事於　實錄尤加重焉書成禮部定儀注以進進之日設鹵簿及樂於　殿庭　上服衮冕御　奉天殿百官朝服於丹墀內東西侍總裁官以下纂脩官暨錄官俱朝服北面立鴻臚寺官以案捧實錄由中道升班首隨其後至　殿門外　上起立案至　御前班首詣案前跪展書史官以下皆跪　上觀畢內侍捧案入　內　上復坐

班首及諸史官俯伏興乃進表進訖百官行慶賀禮乃傳　制曰　先帝功德配天紀述詳實朕心懽慶與卿等同之百官舞蹈山呼如儀明日　賜宴于禮部賜襲衣白金其餘史書則止於　便殿進禮儀視此稍簡矣游入翰林凡四預纂脩成化三年八月二十四日　英廟實錄成隨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陳文等進呈夫翰林之事莫重於此而進　實錄恩禮尤爲優渥故以爲四榮之首

一代人文已就編裝潢進入　九重天禮官捧案陳階上閣老開函近　御前文武侍朝喧九奏典章垂世詔千年厚名卷末眞叨月愧乏三長似昔賢

經筵進講

經筵之設其講官以翰林院官充每月旬遇二日　上朝退御文華殿知　經筵官及同知經筵官六部尚書左右都御史通政使大理卿國子祭酒翰林學士皆服緋袍分左右班侍其展書官及執事官立其後給事中御史各二員北

面立講官每日輪二員先日具講章二前署日
講官職名進入內臣以一置 御案一置講案
至日各官行叩頭禮畢鴻臚寺官二人捧案至
御前二人捧講案寘殿正中鴻臚寺官唱進講
翰林院展書官二員對立 御案前稍南以進
跪案前展所講書籍章其上用金界尺鎮之三
講官詣講案前並叩頭起立展書講講畢合書
復同叩頭退就班 上命賜酒飯衆官齊聲承
旨出殿外叩頭退褻于左順門畢北望叩頭
謝 恩而退天順甲申八月二日 今上首開
經筵時知經筵官太保會昌侯孫繼宗少保吏
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李賢濟於是時叨充
講官
奉天朝罷日暉暉 鳳輦東行御講幃五色龍光騰
御袞兩班歌錦韡緋衣數撥蕾典明如見對越 天
顏近不遠共荷 聖恩親賜食相將宴罷醉出彤闈
奉天侍宴
凡大宴公侯駙馬伯及在京文臣四品以上武
臣都督僉事以上文東武西侍坐 殿上惟留
士以五品特坐四品上蓋 祖宗以此優禮文
學之臣其餘次第宴中左中右二門及冊屏內
宴之日該宴官 朝退即更衣立 奉天殿外
俟 上飲訖乃起即席簪花啐酒如儀是將樂
舞迭奏百戲呈應酒凡九進湯五進羣臣則殺
其二 上屢命禮官滿酌俾羣臣飲酬禮畢各
官各以囊盛其殽餘者携出濟以成化三年八
月二十五日陸侍講學士繼陞學士李昔預焉
聖代崇雲意數優特階 御宴殿東頭八珍厭飫
恩波洽萬舞回翔樂意周勸酬頻承冊屏韶餘親
用醴盞收之可奈介何多幸坐侍筵前近 晃旒
講官讀卷
凡定武禮部先期奏請讀卷官故事以命內閣
及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正官而翰林學
士講讀學士皆與焉試之明日 上御便殿次
第進讀 御筆親批第一甲第一名及第二 第
三名又明日未朝之先 上御謹身殿讀卷官

以所讀三名卷進對　御拆封中書舍人塤其
名於黃榜出　御奉天殿停臚是日　上服皮
弁詵鹵簿具樂官朝服慶賀致辭曰天開文
運賢俊登庸行五拜三叩頭禮謹按　國家三
大殿謹身殿惟讀進士卷大臣一得入餘日無
由至其地云濬以成化己丑三月十五日四克
讀卷官是年得狀元張昇第二名丁溥第三名
董越

多士克庭伏玉墀據忠同對　御前題進來試卷臣
分讀選出慰名　帝自批殿內拆封　天咫尺宗室
塤榜甲高低須史姓字蹟得出炳炳文星聚在奎

秋夜偶吟

涼風漸漸透窗紗寥几無言感歲華千古閑愁心上
華高山歸路夢中家渡方並有傳書鴈近苑殊多借
樹鴉修好歸時便歸去底須憔悴久咨嗟

冬日朝回城東書室中偶書

寒君咫天覺天低每日　朝回坐向西窗透日光塵
作世間疑是水墨成泥書成不為窮愁著人老多因
利祿迷海上仙山應笑我藥旺蘭渚共幽棲

輓淮安畢義士

江淮都會楚州城過客成知尚義名晉鄙盡畫陽子
德鄰人不愛魯侯盟漆園千歲椿何仕蒿里三春草
又生多少隣家需舉火至今聞諱尚吞聲

送黃廉使復官

才華燁燁氣英英玉斧重持出鳳城六月鵾鵬聊止
息　九重天日竟開明人寃嶺表方多事我喜端臺
得老成寄語鄉人須洗眼百年川蜀有先聲

暇日過僧寺偶書

僧房暇日偶經過話到忘機不覺多夙契自應知我
是任緣無復問誰何香從內賜烏龍掛經自西來白
馬馱斜月半山歸路晚數聲鐘磬出烟蘿

張隱君內居　君句容人

張君家住茅邊身外無機聽自然竹澗引泉寒滴
溜石田種玉收生烟月明偶得天心趣夜靜時來地
脚仙他日相尋何處是白雲山啼烏落花前

送陳宗堯侍講署南京院事

南北于今兩玉堂儼然東壁望文昌趨　朝暫免遍
門籍視事榮看綰院章竹户消青春晝靜槐蘂毛綠
午陰京軟紅塵土長安道還憶聯鑣傍苑牆

題山水

山色空濛樹色浮人家住傍碧溪涛半江月照天在
水五月風來秋滿林遯世獨輸京士隱披圖因見昔
賢心人間何處有此景我欲因之尋遠吟

送李立之赴南京太常

奉常皇古號清卿君去[illegible]分外清[illegible]鑑[illegible]肩與
禮官僚並列魯諸生[illegible]每月朝鍾阜訪古常時到
冷城却恨無由逐驚鳧鳳凰臺上聽簫聲

輓劉員外　以謗累謫戍死遼東

憑客年來盡歸獨憐君去杳無期春秋斷欲古今
少春夜辭金天地知遼鶴空聞留語在燕烏堪嘆每
頭蓬百年公論今初定欲擬招魂托楚詞

醫士輓章

業精岐扁更能文不出門庭自遠聞常笑宋清貴藥
劵每非徐孺謁邦君憲前生意餘春草江上愁心結
[illegible]他日生蒿何處莫松間碑碣竹間墳

市隱

靜閑出來在一心市塵原不異山林稽疑聊賣君平
卜肯殖能營子貢金九陌塵埃從滾滾一簾風月自
沉沉閑中邦笑終南隱雲樹重重有客尋

秋日有懷

木落風高九月天一聲塞鴈叫霜前黃花冷落愁殘
蝶紅樹凄涼啼暮蟬夜枕雨聲添別淚晴窗雲影伴
[illegible]交契濶成今古俯仰令人倍悄然

送雲南憲使劉仗和致仕

九重恩命許歸田猶是康強未老年忠愍家聲成父
志春秋世業付兒傳歸鴻影度雲邊樹[illegible]燕光回雨
後天後會不知還有否臨岐分手各凄然

送畫竹屈生　崑山人

東風[illegible]故漕河水旋買吳船載酒行野樹[illegible]依迷故
國雲山點點引歸程鄧中誰和陽春曲吳下多傳子
夜聲仍首奉常無恙在鞭才應已付卿生

輓貝靈臺

官爲昔日共爲隣　朝退過從笑語頻別後憐君步
作鬼老來愧我不如人靈臺落落今非昨玄室漫漫
夜不晨幾度中宵相憶處空庭無語看星辰

謁文丞相廟用老杜蜀相韻

泮宮西畔偶來尋香火祠前氣肅森柴市陰霾存歲
恨崖門驚浪鼓哀音更無地滴包胥淚秪有天知豫
讓心我爲綱常連下拜清風颯颯襲衣襟

和楊鈌崖風月福人詩韻二首

風月仙人生海南拜官常帶玉堂銜九天雲霧口中
吐萬古乾坤肩上擔鳥篆纂玄文萬萬龜書錫範數
三三予心有喜君知否再索從今定得男

其二

天上玉堂吾所號遷官猶寫舊時銜隨心行去何曾
慮信手拈來不用擔老去感入情倍萬醉來對月影
成三從今便作回頭計家事都將付家男

閑中有懷伯兄歲丙申五月十七夜梳上口占

此詩是年九月得訃音伯兄是日捐館令哀哉
看看白髮滿頭顱心志蹉跎歲月徂半世多違同被
約九京未遂首丘圖孔懷此日歸心切相見他年有
命無最是不堪聞感處霜天鴻鴈夜相呼

歲丙申六月伏中雨中待朝偶成

二十年前入　紫閣朝朝侍立看　朝[illegible]
疑作我世道悠悠貴付[illegible]人[illegible]
雨骨先知可憐歲月閒中[illegible]少幼名[illegible]

得家書

老來肌骨伯與侵無使家園不上心萬里路行經年
載　同書到伯[illegible]今情[illegible]

愈深預報吾兒掃門逕乞[illegible]早晚便投籍

丁酉春偶書

五十年來加七歲古稀相去十三年飽諳世味只如
此痛絕塵緣任自然舉世不爲齊客瑟後人或取蜀
儒玄人生但得平平過不用操觚更問天

九日次友韻

重陽無酒堪惆悵況是東籬未有花草[illegible]衰人感
物關河迢遞客思家秋容不[illegible]多日
易斜白髮故人今我在相逢不用惜年華

張郎中文輓章

學成畢竟未會施付與佳兒佐　聖時峭拔千尋空
宋璧汪洋萬頃湛黃陂茶烟尚繞龍中鶴藥裹猶存
石上芝聞計不勝傾慕意無由執紼從靈輀

送蔣知州赴潼川州

河中上黨著嘉聲又拂雙旌入蜀行天子亦知險項
吏路人猶指業儒生時平險道難還易政善漏天陰
也晴莫負平生初學志爲予成就識賢名

歲己亥正月十日大祀郊奉　旨分獻中鎮

聖皇秩祀溢郊壇分獻今年得霍山莫辟禮行金閥
下燔柴煙起彩雲間清風颯颯隨神至瑞雪飄飄擁
駕還明日慶成應賜宴奉天殿上侍　龍顏

哭閔宗元侍郎

去年纔哭邢居敬今歲宗元又遽殂挺秀並生閩輔
地乘時俱位少司徒也知異日名齊顯頗覺同年勢
漸孤歸櫬還經舊來路秦川秋雨洒寒蕪

送顧廷瑞赴袁州太守

交朋落落苦無多臨老其如又別何賓館自應長綏
笑詩壇誰與共吟哦江湖獨往情難忍冰雪相看奮
總緣佇聽嘉聲來　闕下玉河還擬並鳴珂

辛丑初度日

前生自是自牛翁再見蒼龍歲合同身世悠悠還是
客顛毛短短返成童兩間俯仰期無愧百事脩爲貴
有終此去古稀年不遠桑榆晚景好收功

次友人寄來韻

形衰意倦髮毛斑正好閑時不得閑屈指時時計年
月馳心夜夜到家山一周孫女今能語萬里老翁猶
未還林下故人應見笑白頭奔走愧朝班

歲暮偶書

屈指明年六十三人情世態飽經諳幾多黑髮不曾
白無數青衿出自藍大半交遊登鬼錄一生功業付
空談不堪老去思歸切清夢時時到海南

敬之下第書此慰之

何事情悰苦不堪憐君失意我懷慚阿房杜牧曾居
五禮部韓公也到三自嘆白頭難再黑極知青色過
於藍老予不久歸休去遥聽佳音擕海南

甲辰初度

百年光景易消磨三分中間兩分過事到又來天自定人於老後日無多一天風月催歸思萬古乾坤入浩歌心上自如無所懼閑將千指細摩挲

夢起偶書

秋來歸夢到家園景物分明在眼前樹樹碧絲榕蓋密籬攢青翦竹城堅林稍瓢葉重堆徑澗水分流亂落田乞得身閑便歸去看魚戀鳥過殘年

感事偶書

老來客氣總消磨書得官閑稱老痾頗覺詩書深有味却憐歲月未多人生只不過如是世事直無可奈何圖首交遊零落盡一樽對月向誰歌

哭邢克寬都憲

故人老死我何堪淚眼汪汪望海南宿約別來渾未踐暮年歸去與誰談一方交友推君獨同月陞官並我三後死爲君志銘窆文雖不類却無慚

送人遊嶺南

君行是我來時路贈別因思舊所遊綠柳春風巢翠

翠碧蕉寒雨叫鉤聯三冬氣暖人揮扇八月天清屋結樓風度祠前拜唐相爲言早晚便歸休

送丁詡知信豐縣

家在嶺南官嶺北未應風氣頓然殊民淳絲政聊因俗事簡得閑宜讀書當路不須栽棘誠心端可化豚魚老子早晚南歸去側耳梅邊聽美譽

遊歸信筆付敬之

歸來塵土蒲鳥紗倦極無言感物華老景幾時猶戀祿故園何處此看花病來應世少諧俗閑裏著書空滿家白首揚雄惟寂寞剩將心事語侯芭

乙巳初度

明年六十五年來志氣昏慵漸覺衰尚幸眼明看細字獨憐量淺怯深盃無情歲月催人老有待溪山望我回自慶無憂更無病坦然心地轉悠哉

送張養正都憲巡撫宣府

清朝邊鑰付偏臣坐倚鞬鈴護北門帥閫得人重有范將門生子采如孫烏臺憲度新威振鸞掖文章舊價存共喜禁中頗牧出臨分無情醉芳尊

哭嚴宗源方伯

老我交遊徧天下眼中人少夢中多平生與子在深契後死留予作輓歌絮酒無由澆衍草堂封何處卧烟蘿重泉會有相逢日浮世殘年無幾何

題周都尉鳳鳴朝陽圖

世間有鳳人不識却把丹青繪羽毛舜樂九成賜斧曉秦簫千仞月臺高顧祥表德同麟趾律品諧聲異鵲皐擬續卷阿陳大雅明良喜起慶相遭

楊叔獻哀輓

弱冠相逢今白頭別來又是十餘秋他年舟過期重會前日書來未及酬無命遽成終古訣有才可惜半生休朝中忽得江南計老淚臨風不覺流

送董尚矩庶子頒詔朝鮮戊申年

天王出震紀新元又值高皇建極年詔使遠從天上下綸音遠向海東宣四方專對詩三百兩月經行路五千好爲天朝全大體篇章珍重莫輕傳

送劉景元侍講頒詔安南

交南本是秦時郡再建王封六十年聖主紹圖頒鳳詔儒臣持節下龍編碧簽青帶鼎如畫金馬玉堂人是仙好爲天朝全大體篇章珍重莫輕傳

送王儀賓奉命祀襄府先王

聖王登基禮百神宗藩告祀遣親臣寶香含露來天上玉節明霜照漢濱禁籞舊傳金孔雀官袍新製繡麒麟臨分贈策丁寧語車蓋亭前問故人

丁未秋偶書

萬事皆天豈自由何須屑屑咎孫劉黃金不買五更睡白首空懷千歲憂爭到難爲休犯手人當知止忘收頭故山猿鶴休嘲怨早晚乘槎游上浮

閑中偶書

二品高官七十年一生常在帝王邊職居散地偏承寵文責明時頗值錢天上神仙仍有祿朝中宰相却無權聖恩早晚容歸老敢爲區區五福全

戊申歲大頒二首

辛苦鑽研老一經閉門袖手百無營歸心急似逢春鴈交契稀如既曉星黃鵠自甘當落日白頭誰料又添丁老天有意應憐我何幸衰年得馨寧

其二

老翁真個似童兒記取韓公此句詩牙齒疎疎同盥浴頭毛短短類看垂步遲彷彿初行處氣短依稀學語時餘喜忽嗔啼又哭有時伶俐有時痴

已百秋思

客裏非秋亦自悲可堪臨老苦思歸厭行西月聞雞叫愁看南風見鴈飛伉儷人稀心事切囊書無補宦情微衰遲自合抽身退況復明年屆古稀

送謝鳴治祭酒之南雍

輙將史館皆採筆去作賢關道德師學有本原期踐履文多枝葉在芟夷春風發育渾無迹化雨滋榮正待栽我亦曾叨此任臨行贈別若為辭

脩譔費宏于克告病南歸臨行書此為別所謂輔世應須弘事業非但以告于竟亦以勉其伯父憂官也時辛亥孟夏作

當代倫魁四十六胤中惟于最青春聚膺 聖祖廟[illegible]作儒流次等人輔世應須弘事業還家聊且養精神秋來我亦南歸去懷玉山前一問津

少年時觀大宴犒賞官軍因戲戲次其韻

公宴弘開為勞勞廣陳衆樂樂英豪賞心喜得難并致語頻將美號號金剪剪花銀燭燦玉鈎鈎月繡簾高 皇恩重重無由報誓把平生節操操

因俟朝陵立久因思牛之功最大而牛之苦甚反莊子犧牛之說而詠此

百獸惟牛功最大民生日用總資之生前既受千鞭苦死後還遭萬點捶官府已收觔角用農家不放瘦遺辛哉得又犧牲所何事莊生尚嘆咨

輓同年龍太守

金榜聯名拜 紫宸轉頭三十 年春 朝中我尚[illegible]閑 地下君先作古人會 不千里客聞喪巷哭兩州民嗟予雞黍違心約舟過文江倍怡神

輓崔太宰恭

一代名卿衆共推遠聞凶訃不勝哀漢庭厚德今無勃唐室華宗古有崔到處與民為保障當塗為國惜賢才只今多少孤寒士淚酒西風望上台

思歸偶書

歐公思顏終歸頡老我懷鄉不得歸剩水殘山候我
久老妻稚子竟誰歸在陰獨鶴鳴無和何晚棲舍倦
尚飛手植故園松與竹綠陰盈畝碧成圍

辛亥思歸偶書

六疏求歸未得歸可堪臨老履危機雲龍際合真無
遇海燕孤單慣自飛黃吻讀書初志遂白頭歸養本
心違此身已屬　皇家有空向秋風嘆式微

朝回口號

城上嚴更鼓未終趨朝猶恐不從容長安街上行看
火左掖門前立候鍾　御酒飲餘黃票揭　詔書事
罷紫泥封歸家已是蹣跚時節尸素無能愧老慵

櫃青山莊

歸來瓊臺最好山暮年非撰此盤桓木奴森列千頭
立石丈巉巖四面攢雨過畦田喧鼓吹風來花塢散
沉檀白頭想像空吟望料得今生欲見難

除夜感懷

傷心物候嘆伶仃越海燕天萬里程冬去春來依舊
夜鍾鳴漏盡五更更又迎端月開新會恭逢[illegible]

舊情腸斷老妻當此際燈前含淚想孤嬰

壬子歲慶成宴偶成

郊宴連陪甘肆年今番移近御床前紫垣位列星辰
上黃道身依日月邊光祿珍羞羅水陸教坊歌舞聚
神仙朋年此日窮簷下夢想霄雲隔九天

遊山寺寺僧携卷求詩因次人韻

暇日來游祇樹林熒香節久落花深竹光日透成金
界鳥語風傳雜梵音草繡崩頭成紺髮月沉潭底印
禪心老僧携卷求詩句乘興揮毫試一吟

內閣晚歸口號

未曉趨朝向晚歸還如胄監坐班時自知日暮當水
退肯為途遙便逆施有制草時才已澁得書觀處眼
生眵　聖恩深重無由報仰面看天但淚垂

壬子二月偶成

萬事無心付自然老來又過丙丁年自知反偶行歸
土豈料拈搓解上天心志時時思報國神魂夜夜夢
歸田鳥倩鵬挾吾知免擬續鄉賢列扇篇

壬子四月有感

平生安分只隨緣臨老登廚出偶然兩脚徐徐行實地一心坦坦對青天月因近日光常減竹到經霜節愈堅記得唐人好言語相公但願汝無權

題老狂卷

狂夫不待老來狂早有狂名滿四方馬座不時閑叫噪逢場隨處輙踉蹌分明口語非干醉眞實心腸不是佯如此顛狂狂得好老來更覺老清強

送傅日川學士還鄉祭掃

日射金鋪號殿開拜辭州陛出蓬萊錄將帝制塘間燕載得　皇恩天上回經握孜孜勤日講驛舟早及時來濟川調鼎君家事有待騎箕上泰階

送李世賢祭酒之南雍

拜得儒流第一官橋門環立萬人觀及門有造皆宗孔在列無人敢笑韓化雨極知霑溉易士風誰道轉移難老儒曾倚經師席回首當年愧抗顏

壬子九月偶書

年踰七十萬緣隳致政還鄉已後期老至未爲天所厭遠衰者被思相欺殘冬看曆無多日盛夏披綿不是時自愧將何報　明主倒行耻效昔人爲

壬子十月望雪

家在炎天不雪鄉北來始見六花飛藍關度馬八千路瀚海看羆十九霜喜見臘前三度白預期秋至兩岐黃回思鄉里人何幸細雨寒泉正怖忙

閑中書懷壬子冬作

好似一春蠶作繭纏來纏去自纏身朝紬暮繹空勞力萬緒千端總爲人殘杼不能成丈匹荒絲徒爾費經綸枯桑葉盡蠶蛾老落得區區一蛹存

頒曆日有感

曆尾闌除十二年又看新曆　殿前頒歲華歲少思歸切老病加添拜起難陳請不知何日吉出行預擇幾時安自嗟不似殘冬曆既有新書始放閑

偶書

雪壓頭皮百念灰老來心事若相違未當死日兒先死正好歸時我不歸肩弱豈勝衣重墜眼昏幸有手頻揮雲衢萬里天無際愁見寒林樹落暉

癸丑內閣晚回日號

玉殿東頭第一班朝朝屏息奉　龍顏百年已自去
旬過一日都無數刻閑戀土毋懷生處樂乞身準擬
死前還文淵閣下歸來處愁看殘陽薄暮山

壬子除夕偶書

人生七十死爲期何事猶因利祿迷萬里奔勞傳信
鴈五更頻聽報朝鷄狐丘正首心徒切燕翼貽謀誠
莫題又是一冬歸不去宦情鄉思苦萋萋

憶學士莊

一簇園林身所培四圍竹本手親栽亭中遊客應常
念天上主人何未回舊業荒涼悲子遊野花爛漫爲
誰開　聖恩憐老容歸去一日居閑也樂哉

海詩

乾坤巨浸海茫茫萬斛樓船百尺檣雲脚四垂天作
界浪頭千疊人港水分洋大海中心兩際浪頭相撞擊而還分開爲一路猶日分水洋
夜深寶氣騰光焰歲久龍漿結古香一自大觀歸光
眼尋常一口汲江湘

冬夜按門待漏口占

夜漏將終曙未光一襟宗露兩靴霜仰看幾陣寒鴉
過立候三道禁鼓長宮漏也知歸去好人生最苦老
來忙殘年故賀餘無幾圖報無能秪自傷

朝退偶書

一生辛苦事經綸待得將來志已湮乾鵲結巢空爲
已春蠶作繭自纏身相逢說明朝話自分甘爲此
世人強吏病軀循壁走老來無復舊精神

白紅梅二首

梅花自是羅浮種度嶺踰江萬里來三白已消孤艇
峻萬紅未放兩枝開霞裙雪袂雖殊色月魄霜魂本
共胎此日托根清禁裏　九重雨露得深培

其二

南枝何暖北枝寒一種春風有兩般忽到窻前疑舊
夢閑巡簷外索新歡冰肌冷沁瑤池月絳質光疑紫
府冊同是羅浮山下客遙從　京闕望鄉關

癸丑科傳臚侍班口占

聖朝取士禮爲羅親聽傳臚十四科一代治平深有
賴幾人功業保難磨慚予老歲名虛得覩衮冕年幸
猶多白首尚霑　恩澤在以身殉國待如何

道中聞有哭子者感而作

老去思鄉正愴情不堪又聽哭兒聲也知人理終歸盡亦解死亡難復生耳裏忽聞腸似割眼中不覺淚如傾年踰七十無多日不免同爲地下行

客有談及家林者偶成

八月秋高露氣凉悲時感物倍思鄉白頭倦僅文淵閣清夢頻歸學士庄柳敗脂凝將減水榔胎子出正分房尚方珍饌經嘗徧却憶家林野味長

聞哭聲有感

斷盡肝腸是哭聲世人何者最鍾情少年佳偶初相得晚歲賢兒再不生鞠育恩深渾未報匡扶事左永難成平生此境皆親歷幾度號天淚若傾

重陽 三首

蒲城風雨近重陽籬菊含滋欲放香明日陰晴殊未定先時歡會又何傷茱萸細看今還健竹葉新醅且預嘗幸免催租人敗興不妨連日醉壺觴

右八日

蒲城風雨作重陽籬菊滋滋濕更香不用登高狂落帽正須開口笑傳觴村醪彷彿宜城醞田舍依稀崔氏莊乘興盡歡同一醉明年誰在又誰亡

右九日

蒲城風雨送重陽不獨蜂愁蝶已忙乘興還來聯斷句開懷重與盡餘觴須知佳節難常遇未必寒花遂減香笑殺牛山垂淚客逢時不樂却悲傷

右十日

京城見梅

梅花本是江南物萬里移來入禁城此日托根真得所明年結子便調羹上林天近春偏早此地寒多節愈貞我亦羅浮山下客異鄉相見倍鍾情

偶讀魯論篤信好學章因誦宋蘇州七十詩愛其二語用予意以足之

太平世界古稀人文武班中最老臣鄉國八千餘里路朝行四十一年春舉頭數數看天色屈指時時計日辰莫待 朝廷差致仕急宜抖擻老精神

慶成宴上口占

丹來丘迎源風生功行簡穹玄長春仙侶同宗

派瓊瑁眞人契世緣光音氣鍾生福地星辰班近聽
鈞天紅雲紫氣通明殿侍坐　玉皇香案邊道源宋人名潛
長春仙侶丘處機瓊瑁眞人白玉號也

郊行有感

西風匹馬度郊原景物無窮布滿前數寸草中喧衆
鵲萬重雲際杳孤鶩天垂野盡疑無外海濶波平不
見邊千里江山一時趣都歸眼界會心間

明妃二首

遠從南國入京師又越邊關出北陲棄置拼爲胡地
妾衰吟猶托漢宮詞大防自決嗟何及覆水難收體
已虧不是君王不相贖贖將歸去亦奚爲

其二

堂堂中國仗天威雷令風行孰敢違却把蛾眉爲虜
餌不羞中國代戎衣知心只計恩深淺論事都忘理
是非豈是漢家生女子桑弧蓬矢拙宮闈
憶戚文淄編脩文淄別我去也餘二十年夫人
鬼殊途於故人妻子尚有憐顧之意兒生爲人
乎予因老妻述其夢中所見感歎者久矣日仁

但今世無此人亦未聞古有此神也古詩有云
莫憑無鬼論終負托孤心予悲於君也多矣故
淚書此數句以達之君神遊八極幸勿笑曰我
不識世間人作何等語雖然予年踰七望八在
人世幾何時哉冥冥之中相見蓋有期也明年
乞骸南還道錢塘江求一帆風以相送不知肯
于夢中一會晤否耶
幽顯殊途隔死生九泉猶有故人情曼卿眞作蓬城
主太白長留翰苑名念我明明來入夢衰君側側每
吞聲朝回坐對黃封酒悵歎鷄壇負舊盟

其二

人鬼殊途隔死生故人猶有故人情百年交誼心相
契一點英靈氣尚明往事蕭蕭同化蝶才名赫赫白
騎鯨何時酒酒胥濤上借我一帆風送行

題故紙

肉食何人與國謀慚予食肉不知羞先言果中王嘉
祐後患其如畢仲游未死死前千可慮得歸歸去百
無憂鑽研故紙都無用留與人家覆瓿頭

甲寅進秩偶書

御筆親陞三學士寵光溢及一衰翁天心獨眷恩難報日力無多技已窮老我羞爲阿世學昔人曾決背城功除書未捧先垂淚可憐虛閑半世中

甲寅初度

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度稀年又四朞竊比夢極加一歲加方易貰活多時平生一切切懷三戒此日休休有萬宜所欠足歸兼是死四分百歲過三之

京師元夕月圓

三五元宵月正圓半空星斗下人間樓臺處處春初暖閭閻重重夜不關萬象照回天上景六鰲聳出海中山君王有詔同民樂特與臣僚十日閑

輓人母

哀哀父母生身德退食常常有所思萬里家山頻入夢四時霜露每興悲劬勞得疾皆緣我鄭重承顏欲遣誰惟有盡忠裨孝理寵光用以報恩私

江行

緩步沙頭散晚愁行隨流水向東流山吞落日紅蕉淺樹接羣雲白暫留暝色入林天行夕凉風飄蕙景初秋閑中却憶滄州叟高卧忘機對白鷗

弘治三年春三月望日男敦編次

天啓元年仲春望日七代宗孫爾毅重編

爾毅同編

毅男 兆目 朝昌 校訂

瓊臺詩文會摘重編卷之五終

大學士謚文莊瓊山丘濬仲深甫著

七言排律

首尾吟

邵堯夫作首尾吟一百三十六首性理書摘取其中六首予在學校時每聞鄉先達馮本清敬諭者去其首尾而次第其中聯句以爲排律特寓齋舍閉目諷誦予卧聽之心竊感焉嘗欲效其體作之未果也歲壬寅孟冬亭太廟齋居不成寐憶往事因綴緝成百韻而貫以首尾云時予年六十二距聞詩時四十餘年矣

深翁可是愛吟詩詩比堯夫乏妙詞自信生來原有此誰云刪後更無之康衢擊壤由童子閭巷觀風命太師本自性情該物理雖緣人作實天機義同制帛分經緯體類行兵別正奇絲出蠶中紉作錦風行水上旋成漪空花鏡影渾無迹陣馬風檣杳莫追蜂過芳林花變蜜龍歸深洞水浮蔡陽生地底灰先動春到人間鶯自啼蒼狗白衣雲片片瓊林瑤樹玉枝枝錦鷄傍水吐文繡天馬行空脫馬韁珈琫珩璜聯委佩山龍藻火著番衣畫蛇底用多添足得兎端能不在蹄收斂精神養光彩磨礱圭角去玼瑕促學海掀波浪又向吟壇振鼓旗耳竅風調開地籟巵言日出和天倪生芻結束人何在嘉樹留陰衆共思月出高岡梧葦葦雨滋淇澳竹猗猗四時盎盎春常在萬象欣欣物自私心上有天何廣大眼前無地不平夷青青白白好光景坦坦平平正路岐境靜不門龍也吠簾垂惟許燕子飛煙銷日出天開處月朗風清夜靜時泰宇定餘光發越玄關透過理精微靜中玩物人皆我妙處忘形我是誰身外無營安素分念頭纔動審先機操心有要視爲則用志不分神乃凝名利場中休汩沒詩書府裏自委蛇人惟嗜慾天機淺身爲求安識趣卑萬里矩行遵大道中天鼎立構丕基寅賓出日須明發成會終天尚遠期獨樂何如同衆樂人知未必似天知春水履處輕輕步樂水聲來緩緩持坐地每思牛背穩行時如在蟻封馳千金勿失

秦人信三實惟先老氏慈心地一匹勤灌溉經會五
段鄉耘耔百家衆技備為大二典二謨古是稽夜誦
餘光燈是火朝餐至味菜成蠶經紡畢自靜中起造
化先從動處窺萬物翕張機出入兩儀闔闢氣推移
星斥轉勢歸樞極觸火潛光經赫赫飛指三千年遷
遠冥心十二會來運百王禮備周公旦萬世文宗魯
仲尼道藏六經先易象人更四聖首庖羲從知為道
道非遠自是先天天不違嬌、搖脉人蠶蠶標枝野
鹿俗蚩蚩山形疊疊兼成巳火性炎炎兩作鑪魯國
經成麟絕筆虞庭樂奏鳳來儀心同此理非由外天
界斯文果在茲夢莫楹餘多異學問膠舟後少雍熙
文衰八代資先覺道喪千年賴指迷妙理玄文因朴
樸猛闢至論微皇比源從泗水通沂水流出濂溪滙
建溪吾道與時全否泰物情隨世遷興衰古今沿革
事無盡天地生成物不齊絕統沉寃誰更續浮風頹
墮竟難支一時暫用假仁義百世恒存公是非治國
必求醫國手成家全仗克家兒權奸僭竊如騎虎列
國爭爭似奕棋列衛重關嚴虎豹投功京觀築饒觀

史成汗簡消青竹詔演絲綸寫綠綈往古無亡宜鑒
戒時人善惡互師資智謀函谷雞三唱夢幻邯鄲黍
一炊君子祇應為理屈男兒爭肯把頭低何須巧計
營三窟惟合端身守四維愛日豈宜忘跬步惜陰當
至計毫釐人生但願平為福世事無如欲最危適道
隨時飲湯水矯偏因性佩弦韋事因弄巧多成拙人
欲求全或得虧高誼一天雲漢薄大名終古日星垂
挺身屹屹千尋壁大壑汪汪萬頃陂明月含光呈淨
娟白虹騰氣炫山輝言無高論平平爾心有真誠斷
斷兮就何面中許黑白出形骸外索黃驪空虛腹實
書千卷[illegible]自澆酒一巵烈士壯心長落落狂奴故
態設雖雖老客將至先尋覺憂念纔生輒上眉我欲
息爭競衡斗時方趨利競刀錐千年最是時難遇四
序宜惟秋可悲星孚人文轉值斗天開道學說騎箕
心存任道聊乎爾志象匡時肯已而林木既掄從鄂
斧冷人不躍任鉏鋤生兮不食無功祿死矣還留進
諫疏一一鶯聲聞在野翩翩鴻羽漸于逵靈均憤世
終身[illegible]美憂時兩鬢絲天理人倫期不悖民情土

日非至樂到無聲女兒人

聖　猶不偶伊　周功業訖難爲回思往事知今是細

數流年近古稀百事無成吾已老九原可作孰同歸

幸　幺楊子免投閣發憤董生曾下帷勘破本來眞面

九全無用老頭皮蔡官立命星躔井（子立命在未宮）魯地

月在奎（太陰在戌躔奎戌）松栢歲寒堅晚節桑榆景暮

無人來問維摩病有肉難令沈約肥氣力已

有口貪嚥都盡尚餘癡早知富貴非吾願

經書不我欺耿耿萬年心不死惺惺兩字口頭提

石之賜身體要全親所遺首尾足成詩百韻

是愛吟詩

杜詩壯遊篇三十六韻

氏本諸姜青社遙遙世澤長八姓入閩紛競

過海擅孤芳九千里路趨　京國四十餘年

王　學　迎期追孔孟後生直欲沂徙乘也知

中人要以文爭　光天下有書皆爲

問　主不評量推明孔　心華夷評分別刺書義

督巡　　鋼行分守榜候朴握誰曾崔

干將　　孟春中禁十載橫經坐上庠　玄聖廟

頻　葉　玉皇案側屢薰香四更聚起行趨闕一

曾病貼床走也素甘循格調彼哉剛欲外恰荒

野梅無意調金鼎海燕何心堂玉堂豈是積誠能感

故於臨老特明揚靜思蘇軾無他道顯見孫資實

祥才盡尚餘囊底智症多先試眼前瘡謀猷順外

非歸美仁義陳前欠贊襄七望八年多健忘四隣五

位愈兢惶進書豈止三千牘請老連封十數章朽鄙

有同花上露孤蹤好似水間檣草垂乍出遭鵰挾雲

際高寒嘯側傷倒逆昔曾非王父雷同今益信東方

捉顏纔說笑于列運肘將書掣在傍　天子亦憐臣

老病時人都咤我方剛言歸幸免周留召獨見誰爲

杜斷房世界無如生處樂人生不幸老來忙堅牢遂

位寧懲蔡清白傳家敢慕楊受賄納人千萬拜

存稿兩三箱壯心日暮成灰燼老性年來量

跡無將輸　聖代夢魂時感見　高皇編次

戴志忠公空存衛　衛

死難忘不堪柳質零秋景徒有葵心向太陽甚矣吾衰決歸去欲行又止久傍惶

俞氏雙壽詩

兩人一百六十六共閱　七朝全盛時誕月稍遲八日後流年恰長十年期陰陽配合賢相敵琴瑟調和老更宜桃李河陽元子貴春秋南極老人齊　九重章服從天錫八袠康強在古稀兒率諸孫爭獻綵翁隨阿姥共含飴莊子書裏椿何老杜毋山前竹也慈香稻秩成炊子粒碧梧晚暮長孫枝年年三月連翩

慶首首群賢屢賀詩早晚乞骸南國去三山門外訪幽棲金陵俞翻廷章予乙酉主試應天所取士也有美材而負屈翻以親老急於祿養俯從令選一任邑宰閱十數年循循常謂其二親尚康強無恙如五六十歲時今其考滿書最南還將便道過家稱觴上壽予久嫠筆硯念廷章相與徐三十年未嘗得予字故勉爲書此俾持歸以爲二親壽觴之備云

孔子泣麟圖

麟之來也胡爲哉宣尼一見掩袂哀因茲托始一王法千年大義從此開吁嗟爾麟盍來生此文明世魏際聖人在天位若使宣尼重見之歡欣贊頌將何如

洙泗圖

自從天一所生水地六成之流不已人見源泉混混來孰識其中涵至理魯國之川洙泗沂夫子所在今何之申申夭夭不復見滔滔汨汨常如斯

鍾呂醉酣圖

我聞神仙超出塵寰外御氣乘風飛沈壺如何也入醉鄉中捐取仙舟償酒債謾羨純陽與正陽看來都不如杜康縱然洞裏沽千歲何異人間醉一場

題文

夜宿江館有序

歲庚午歸至金陵寓新河客邸鄉友馮元吉誦宋人周明老龜山廻文詩命予酬和其韻以夜宿江館爲題明老詩曰潮隨暗浪雲山傾遥浦漁舟釣月明橋對寺門松徑小檻當泉眼石波清遥遥綠水連天碧蒨蒨紅霞映日晴遥望四郊雲接海碧波千點數鷗輕用意曲折命辭瀏亮信爲難及矣但其中潮浪浦泉波水等字太多不免重復既曰綠水連天而又有雲接海之句一意而兩出矣當漁

舟釣月之時又安得紅霞映目乎

潮生海岸兩崖傾落月江楓映火明橋邊白波流水遠屋連紅樹帶霜清迢迢漏盡寒更曉片片雲收夜雨晴遙望楚天江渺渺菱蒲盡處落鴻輕

菩薩蠻題文秋思有序

予幼時嘗讀朱文公劉靜脩文集俱有菩薩蠻題文詞惜其隨句倒讀不免意後不如王尾讀題爲妙已曾以村居爲題作一闋交後失稿閑中復戲作此云朱劉二先生詞附此

朱詞云晚紅飛盡春寒淺尊酒辭陰樂老仙詩句好長恨送年芳又次劉韻一闋云暮江寒碧縈長路花鴉夕陽斜客愁無勝集醒似醉多情劉詞云水圍山影紅圍翠淡近水橋西隱人誰與問孤鶴對言無

紗窗碧透橫斜影月光寒處空幃冷香炷細燒檀沉沉正夜闌更深方困倦倦極生愁思含情感歎零何處別魂消

集句

集唐句送魏孔消御史 判潼川

鳴玉朝來散紫宸鳳棲回首落花頻鵷鴻得路爭先翥鸚鵡才高却累身直以疎慵招物議不趨權勢正因循只因宋玉閑唇吻自保曾參不殺人謾說簡書惟物役猶將談笑出風塵眼前好惡那能定夢裡輪蹄總未真芳草有情皆礙馬江湖何處不通津長空淡淡飛鳥滅客舍青青柳色新東澗水流西澗水錦江春似曲江春長沙不久留才子莫厭傷多酒入唇

行路難

蜀道難難於上青天蜀道易易於履平地行路難不在水不在山只在人情及覆間

悼亡 五首

孟光舉案與眉齊半臂初交又解攜千里開山千里夢一番風雨一番啼每因舊事增新感莫動哀吟易慘悽自古佳人多薄命幾多紅粉委黃泥

其二

天落肌骨綠雲裏傷別傷春更萬端去日漸多來日少別時容易見時難春蠶到死絲方盡滄海揚塵淚

始覺無可奈何花落去玉更風雨五更寒

其三

別客青雨濛濛不堪端坐細思量雲收雨散知何處燕語鶯啼亦可傷誰愛風流高格調我尋百行重寒芳悠來欲奏相思曲只恐猿聞也斷腸

其四

雲想衣裳花想容幾宵魂夢與君同笙調恨譜參差度錦瑟空床委墜紅千古怨魂銷不得一川秋草帶無窮狂風落盡深紅色一片西飛一片東

其五

陽斷春風為玉簫我心懸旆正搖搖一痕心事難消遣萬片香魂不可招慘慘悽悽仍滴滴霏霏拂拂又迢迢砌成此恨無重數縱得春風亦不消

歌行

竹林七賢圖

爰精無光蜀燼銷當塗墜地馬蹶槽矯時之枉遂遺正棄置禮法如毫毛太行之陽富脩竹猗猗萬竿似洪澳一天爽氣風聲清瀟地涼陰雲影綠風流蘊藉一四子適從何來聚于此中有一人龍鳳姿七木形骸出泥滓神交一世皆名賢沉金樊玉人中仙揚榮濟酒對青眼欣然神解皆忘言或作絕交書或為大人傳窮為途中哭同何樹下眠須酒有德以酒為名群豕每同飲五斗乃解酲寓情廣陵琴感舊山陽笛黃公嬉昨互酬歌廣武觀前閑嘆息作者七賢矣一去不再來荒山既無舊墟落枯樹皆有餘根荄我聊竹林圖為作七賢歌晉人嘯遠尚士語其源起自王與何二人開其端七賢為之倡有以夫去遺義防狂瀾頹波莫能障後人欲知七賢誰稽山兩阮劉王何

趙林良畫鴈圖

古來畫格非一科今時畫史非不多專門雖各有家數其如去古皆遠何　仁智殿前廣畫院歲費鵝溪千匹絹丹青水墨各爭能誰似羊城林以善早以才譽起名姓登上方揮毫落紙意用推群工環視如堵墻一日聲名遍天下世人不買趙家畫豪門鎖有鎖毛工邦謝戴學俱被價吾聞畫畫畫意難為生自古稱黃荃黃荃已去數百年天復生此人于嶺海之端

黃筌寫花林寫鳥神氣超出形色表筆端造化俄生
生心裏靈冲空了了竭來既此六鴈圖形容毛片箇
箇殊凝神洞視竚立久維索墨迹渾如無耳中彷彿
聞鴻語意思飄然忽飛去不知從何得此本筆意所
到皆天趣九原不可作雪圖幽情悠然可憐絕藝入妙
品泰山一指橫其前歷公太鉗何等者以善端合譽
貂蟬

壽星圖

南極之上有老人星光芒燁燁昭示壽徵蓋哉好奇
古貌比壽者相身披織女綃手握太乙杖軀幹何其
短頭顱如許長靈臺無乃小局促天庭胡用高軒昂
神人自與凡人別顏如朋霞髮如雪誠知天上人也
有老將節嗚呼氣結爲星亦解老人生那得長年少
我觀壽星圖爲作壽星詞奉以祝眉壽千百歲爲期
五緯呈祥天宇清五嶽效靈地道寧中黃一氣分五
德幻形五老表壽徵仙風道骨煙霞袂大人迥與塵
凡異五總靈龜千歲靡七籤雲笈九天忝豈非受命
大羅天駕風馭氣來人寰未錫吾　皇千萬壽坐今

海宇熙熙長在春臺玉爛間

三仙傳道圖

我聞混沌初七竅時未鑿元炁一樓煙天地大胚璞
太元之先本自然物物各靈其天年醉生夢死順帝
則不知何物爲神仙刼運既開文字現經歷赤明暨
炎漢天書八字露光芒天眞皇人爲析辯展轉相授
度世人鍊精成炁炁成神一朝神成歸大道陰魄銷
靈留陽魂黃庭內景三十六玄牝有門神在谷何必
縹緲萬遍功妙解惟須一言足老聃後裔來華君妙
還不肯輕示人非因胡僧愛饒舌雲房安得來相親
一見之間即深契依稀記得前生事鍊衣脫却着羽
衣五體勤拳便投地開成進士肖紹先慮後遠及五
百年君門不候龍虎榜仙家却結鉛汞緣父祖子孫
得一道自得由來在深造三成五等萬千百一一從
頭都說到長生性命金丹說大乙刀圭大符訣演金
科兮運劍法抽玄關兮開玉匣口傳心授盡通徹身
體力行益親切一傳肩吾施再傳海蟾劉海蟾以後
分南北兩宗若不相爲謀南宗始紫陽五傳海蟾

北宗始重陽七傳長春丘誰云仙人長不死如今那見一人留碣來觀此傳道圖目擊道存心惕舒爰陣清風出樓迎一天浩氣藏瓠壺錢丸扶身筋力固青蛇在袖膽氣麄對之融神三歎息勿憶三生是丹客曾向璇霄借鶴騎每於玄圃偷桃吹本與處機同一宗紫霄眞人是鄉中賓緣欲啓玄命秘去學鄉訴証衆向老到不爲天所佚身欲奮飛無羽翼　聖恩若放歸海山方丈蓬萊應咫尺

題山水

我本山中人老作　朝中客王閎金門非不戀碧水丹丘也須憶每當騎馬想牽牛幾聽鳴鑾思棹謳夢魂不怕江山遠夜夜飛歸海上洲欲歸未歸止惆悵偶見新圖心悒怏恍如去國見似人問若逃空閒足響上題一塵不到處境靜人閒多雅趣彷彿疑爲舊所居分明似識曾行路記得山中牆起時倚閑停雲有所思忽然來我平生友心欲急見嫌舟遲圖中便是心中意風流畫史何多致半幅縑箱萬里思無乃奇端能縮地對此融心神若然念鄉曲江上愁心千

壺山雲間遊迹三間屋憶年十五心尚孩十八年前曾夢水水已合抱孩自頭某山某水何日重釣遊爾時江村竹屋下却望紅雲在天際漂渺五城十二樓

剡溪圖

誰人寫此滄州趣邀出高人隱居處千嶂坡仙心上山半壑丁公夢中樹江天漠漠雲悠悠一壺不到境更幽阿誰青天白日裏却駕山陰乘興舟從天際來人倚窗前立心急恨到遊興盡然歸塗人生百歲須臾間交游心事千萬端不如意事十八九朋簪會合良獨難所以豪傑士神交及千古未見恒相思便見愁遂去幸此大平世有此數日閑拏舟時相訪君我平生歡心交苦不多好會亦云罕如何未相見中道俄然反晉人虛浮固可嗤王戴交誼薄可知須知朋友五倫一請看此圖歌此詩

三禽言

得過且過

華山有鳥名寒號巢方春時鳴曰鳳凰不如我至冬毛羽皆落用又鳴曰[illegible]

玉靈脂仰其糞也

過且過多禍何如少遭禍紇干山頭乘羽乾具偉

鳳不如我得過且過

行不得也哥哥

金兵追宋元祐后至章貴妃及之時人有詞

曰天晚正愁予春山啼鷓鴣蓋言行不得也

行不得也哥哥十八灘頭風石多東去入閩南入廣

溪流湍駛嶺嵯峨行不得也哥哥

不如歸去 元至正十六年于規嘗于居庸關

不如歸去中華不是胡居處江淮亦氣豆天明居庸

是汝來時路不如歸去

詩餘

寄題岳王廟

爲國除患爲敵報仇可恨堪哀顧當此乾坤是誰境

界君親何處幾許人才萬死間關十年血戰端的孜

孜爲甚來何須苦把長城自壞柱石潸摧○雖然天

道恢恢奈人衆將天拗轉回歟黃龍府裏未行賀酒

不仙鎮上先奉追辟共戴仇天甘投死地天理人心

安在哉英雄恨何萬年千載永不沉埋

布調沁園春

玉堂即事 二闋

九重天上五雲深高處是詞林西崑東壁圖書府文

昌近 帝座天心身世瞻依堯日筆端揮灑商霖○

龍月緩布清陰宮漏晝沉沉絲綸草罷渾無事黃封

酒花底頻斟但得身常步玉不須腰有黃金

其二

玉堂清切倚璇霄秘閣鬱岧嶤清冷風露非人世群

雲擁瑞霭飄飄材館廣儲把[illegible]

莽浸不通潮無禍也難消夙生[illegible]

自在逍遙飽聽鈞天樂奏不聞[illegible]

布調風入松

秋思

雲散嶺頭光葉落山形瘦目斷遙空鴈不來正是悲

秋候○用點水裏圓風蹙波文皺顧影徘徊落小池

頻覺人非舊

布調生查子

江村

鷺破青林鳧分碧藻江村景致天然好一塵不到萬緣空人生只合閑中老○古樹巢雲落花繡草四山絃管啼幽鳥醉來白眼望青天人間別有乾坤小

右調踏莎行

春日會友人梁氏園遊賞

城闕峩峩禁籞重梁家池館鬧春風韶光盡在花畦畔生意都來草經中○天廣大日從容十分春色萬枝紅醉中記得西楊語莫待銀蟾生海東

右調鷓鴣天

大庾有隱君子曰鄧德溫先生別字梅峰業醫而遍于儒士大夫有事之嶺南北者必延訪焉積書至數千卷好賢樂道之心老而不倦年近百稀即像作壽藏自撰墓志蓋幾於古之達者也僕與之不相見者十有七年矣今忽有書來求僕預作輓詩展誦之餘惻然興感特爲輟滿江紅詞一闋以廣其意他日蒙　賜告歸省道過橫浦少憩梅峰之下命童子歌此詞以佐鷓

先生能爲我痛飲否詞云

百歲人生幾何許駒馳過隙古稀年到風雲夢斷桑榆景迫世事分明同露電人身非竟非金石羨梅峰勘破死生關真奇特○棺木蓋幾先息身有限名無極問如何漆園傲吏鹿車狂客垂臂凡計天所賦爲鸞鵠君奚擇指歸滄明月滿長空溪山碧

右調滿江紅

昔高槎軒作水龍吟詞詠紅[illegible]欲擬作一詞未有以起其[illegible]

以松雪翁鈎勒竹卷求題故爲作此詞

佳人空谷隕落猗猗菉淚盡粉乾銷膩玉翠袖僅餘邊幅○吳興公子清狂臨池不學鍾王堊帚掃成飛帛雕鐵金薤琳瑯

右調清平樂

和東坡韻題赤壁圖

黃州遷客意翩翩不是風塵中物一葉扁舟凌萬頃氣蓋烏林赤壁孟德雄才周郎妙算到此俱銷雪橫江一笑眼中誰是英傑○一自兩賦成來山川勝槩

老子明年六十齊百年光景日頭西幸無熱病兼寒病免得花迷更酒迷○知痛癢識高低平生作事不跳蹊從今好閉雌黃口再莫人前浪品題

右調鷓鴣天

學士莊

瓊城西畔小瀛洲景致十分優玉堂天上仙凡屬人歸也帶得風流○占斷冊山碧水移來玉宇瓊樓冬簷暑輦趣休休曾樂此林丘雖云絕島窮荒地清高處不減中州不日承　恩歸老那時任意優游

右調風入松

翰林脩撰涂瑞郊祥得　賜告歸省于其鄉館閣諸公皆有詩送其行予鄉先達也與其先大父時慎翁世交致仕郡倅公尊甫封編脩君有世契而郊祥偕其弟瑾皆予教大學時弟子也服嶺以南由進士入官翰林者自予始厥後二十五年洗馬叔厚以會元進又十年郊祥以探花進而三年編脩可大又以榜眼進繼此而又有編脩伯誠者源源而來予老且病荷　列聖倍增輝發鶴夢蕭聲隨水去只有聲華難減靜對新圖閑歌古句豎起衝冠髮何時載酒江心重沂流月

右調酹江月

夏日即事

綠槐庭院紅蓮沼清夢斷池塘草椎枕起來天未曉佳期悄悄人似流鶯老○家園萬里雲山杳久不見音書附魚鳥世事縈繩何日了這般情緒這般懷抱畢竟何如好

右調青玉案

癸巳初度

人朝五十三年年歲歲平平過如斯而已不須更問如何則可自有前程別無外事但來請我把眼界掙開肚皮寬放便無生忙中閑○少日來塗西林到如今要他作麼深知物理飽諳世味不過此箇好植深根更安固蒂蕾成結果待從今何後年添一歲受人拜賀

右調水龍吟

己亥初度

深恩無能爲報方幸鄉後進之有繼可以籍手
言去他日去歸故鄉又幸白首故人享林泉之
閑福而有佳子弟以文章登　禁近以克振其
家聲邦祥之行因填一闋寄聲其乃伯乃父以
致予願慕不可得之意當衣錦光榮之喜壽筵
高張之時親朋畢集觥籌交錯使童子歌此曲
以侑觴非但以誇張涂氏一家之盛且榮亦使
嶺南十郡人士聞之皆知所感發興起云
四十餘年比仕　中朝多少交朋念海內游從英雄
豪傑非無心契不似親恒王季金貞銀衣紗帽南極
熒熒兩壽星兒有兒供青雲得儁白晝光榮○嶺南
文運重興吉又在君家見昂英何　奉天殿上觀承
賜第　文華殿裏拱聽談經積善有徵讀書成效嘉
與鄉邦倣法程好爲我看河南人面甚日分明

右調沁園春

題情慰奚原啓下第

佳人薄命嘆紅粉幾多黃土豈是老天浑不管好惡
隨人自取既賦嬌容又全慧性却遭隨凡苦不平如
此問天天竟無語○可惜國色天香隨緣流落飄泊
今如許借問繁華何處在多少樓臺歌舞紫陌春游
緣憲曉繡過客驚眉嫵人生失意從來無問今古

右調念奴嬌

春思

午窗閑展湘紋簟春夢醒來有作斂珠簾捲重門掩
情事不堪重點檢○曉山青似染望眼年年頻減斂
悵流光荏苒芳心無半點

右調應天長

老去不禁衣重口占

穿衣又重穿少又寒凍疊疊層層難舉動覺得渾身
疼痛○兩肩壓得低垂一身擁作虛肥除是無官方
好有官須要穿衣

右調清平樂

題扇

白玉肌膚玄玉柄信手鋪排十二欄杆弄裂骨攢來
頭上釘條開忽合何曾定剪破春雲分尖鏡覺擺輕
書用細京風動赫赫炎蒸我退聽知寒識侵隨時令

右制風樓稿

弘治三年春三月望日男敦編次

天啓元年仲春望日七代宗孫爾敦重編

爾懿同編

敦男 光昌 勳昌 校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六 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七

大學士謚文莊瓊山丘濬仲深甫著

章奏

進大學衍義補奏

臣竊見宋儒眞德秀所撰大學衍義四十三卷於大學八條目中有格物致知之要誠意正心之要脩身之要齊家之要而於治國平天下之要闕焉臣不揆愚陋竊倣德秀凡例採輯五經諸史百氏之言補其闕畧以爲治國平天下之要立爲十二目曰正朝廷曰正百官曰固邦本曰制國用曰明禮樂曰秩祭祀曰崇教化曰備規制曰愼刑憲曰嚴武備曰馭夷狄曰成功化又於各目之中分爲條件凡一百十有九共爲書一百六十卷補前書一卷曰錄三卷總一百六十四卷名之曰大學衍義補所以補德秀前書之闕也前書主於理而不出乎身家之外故其所衍之義大而簡臣之此書主於事而有以包乎天地之大故所衍之義細而詳其詳其所宜者合二書言之前書其體此書其用也今已繕寫完備謹撰表文一通附寫卷首以進伏念臣濬遠方下士叨冒朝廷厚祿六轉官階以至今官一家溫飽三十餘年今年近七旬常恐一旦委命九泉有負 國恩無以爲報幸天假之以年以衰朽之餘任御儒之職無政務之擾得以暇日纂成此編第以性質昏庸學識迂僻加以老耄精力衰憊所見不能無偏所纂不能無誤然區區一念忠 君愛國之誠蓋有出於言語文字之外者況臣所纂輯者非臣之私意杜撰無一而非古先聖賢經書史傳之前言往事也參以本朝之制附以一得之愚雖曰掇拾古人之緒餘亦或有以裨助 聖政之萬一伏望 皇上寬其妄作之誅察其願忠之意以清閑之燕時賜省覽遇用人則檢正百官之類遇理財則檢制國用之類與凡臣處有所建請 朝廷有所區處各隨其事而檢其本類則一類之中條件之衆必有古人之事合於今時之宜者矣於是審而擇之酌古準今因時制宜以應天下之變以成天下之務而其大要則在於審察其幾微之先焉易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此臣妄意著

書之本指也臣之精力盡於此書　皇上親政之始
而繕寫適成蓋有幸然也冒昧進獻不敢自謂其皆
可用儻採於千百之中用其一二見於施行以成治
效使臣平生竭力盡瘁報國之忠得以少效其萬分
之一則臣學爲有用而殁爲不朽矣臣不勝懇悃願
效之至爲此謹具本親齎以所撰大學衍義補書四
套計四十策隨本上進謹具題知欽奉　聖旨覽卿
所纂書考據精詳論述該博有補於政治朕甚嘉之
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書謄副本發福建布政司
著書坊刊行禮部知道

入閣辭任第一奏

奏爲陳情乞恩辭任事臣[illegible]年[illegible]月[illegible]日具本
陳情乞　恩休致未蒙　允准臣欽奉　詔旨不敢
固辭扶病涖事少待來春河淤開通再行陳乞本年
十月二十四日吏部奉　勅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在
籍著兼文淵閣大學士內閣辦事欽此欽遵顧臣何
人敢膺此任方臣雖壯之時反躬自省尚不敢受此
重任況當衰老之年垂死之日屢陳求退反得超陞
進之寄勿之地委以機務之重力小任大必至顛覆
當夫羣賢布列之時用此尪羸無用之老　朝野傳
聞莫不驚駭臣聞年至七十古人謂稀居家則當傳
於子在官則當致其事臣年至是筋力既衰精神益
耗事多健忘轉首失記舉措語言動多差失加以百
病交攻四肢疲倦頃因纂修過用目力遂致一月青
盲他人見之雖若目光如故其實昏朦視物不辨黑
白行步不知重輕拜起艱難時忽傾跌且稟賦素薄
脾胃怯弱日所食米不過半升事務簡少尚可支持
若當劇要之任食少事繁勢不能久凡臣所陳舉皆
實事衆所共知伏望　皇上鑒恩臣之眞情特垂哀
憫使得保其殘生念　國家之大計別加擇任使不
致於覆餗收回成命允臣所辭非敢愛身實恐誤國
不勝悚懼待罪之至奉　聖旨卿歷任年深茲特擢
用不允所辭吏部知道欽此

入閣辭任第二奏

本年十月二十四日欽蒙　聖恩命臣以本職兼文
淵閣大學士內閣辦事臣已於二十五日具本控辭

欽奉　聖旨卿歷任年深特茲擢用不允所辭欽此
欽遵臣聞人臣竭誠盡忠以報國必於少壯之時強
力之可其力既足以有為其勢又足以有待然後能
謨謀參贊以成一代之治苟或時過然後用之則年
既耄矣力既衰矣不幸而有疾疢加之雖有可用之
才夾為之志勢不可強時不再來雖有才智機巧亦
末如之何也已矣伯惟我　太宗皇帝首擢儒臣七
人者直內閣預聞機務自永樂初至今已七十餘人
是皆海內名流有德有學之士方其選用之初皆皆

年力精壯耳目聰明積歷久而委任深故能裨贊以
成治功如臣者生長荒陬資稟庸下粗知章句之末
非有適用之才徒以積資累考徼幸至於極品所任
皆非要劇之地故能因循以至致事之期今天馬之
齒七十有一矣年歲已去病勢日加無能為之力無
可待之勢古人所謂日暮途窮鍾鳴漏盡之時也臣
所以不避嚴誅懇求辭免非是故為矯激之行舍日
欲之而必為之辭以徼虛名蓋反已內省的然自知
不足以當　朝廷重任恐誤國家之事負　明主之

知且內閣所辦之事乃國家大制作大政務大典禮
雖專詞翰之職實兼輔弼之任眷顧之隆恩典之厚
比諸庶僚懸絕之甚是蓋當代仕宦之階第一選也
須得第一流人物然後可以當此任苟加之迂疎衰
朽之夫非惟有玷名器且將至於覆公餗矣其所關
係非小小也夫學而為儒得以所學為　聖明之用
處論思之地近天日之光此人生之至榮儒者之大
幸惟恐無階而進孰肯既與而辭況臣幼有志用世
於允古今典章政務無不留心竊恐一旦為時所用

心有所不知則事有所不可行者以故逢人即問見
事即錄校閱載籍稽考制度審究事體蓄於心而筆
於書正以待夫　朝廷萬一之用今幸不為　聖明
所棄正臣竭誠盡心攄平生所學以死報國之秋也
顧乃屢行奏章以辭寵命夫豈其本心哉蓋時不待
人死期將近雖欲陳力就列不能也已是以捧讀
手勅感激之極不覺淚零既而自恨自嘆儒生薄命
一至於此上負　聖恩下孤素志與言及此中心懼
然伏望　皇上察臣由衷之辭實非虛僞之禮懼其

老病賜以生還不但免其職任且後放歸田里臣不
勝感戴天恩之至奉　聖旨朝廷以卿學行老成特
加任用所辭不允欽此

入閣辭任第三奏

本月二十四日欽奉　手勅命臣於內閣辦事二十
五日臣具本陳情辭免未蒙俞允二十七日又具本
辭欽奉　聖旨朝廷以卿學行老成特加任用所辭
不允欽此欽遵臣按禮經讓之三也象日月之三日
而成魄也古人辭讓以三爲節初辭爲禮辭再辭爲

固辭三辭爲終辭辭而至於三必其情眞意切而有
不容已者矣臣嘗觀宋神宗朝歐陽脩乞致仕章凡
五司馬光辭樞密副使凡六上皆從其請臣雖不敢
上比古人然脩與光所事者神宗是時專任王安石
創行新法二人者與時不合故欲辭退臣幸遇　皇
上不世出之主恭默思道求賢圖治非神宗之所能
彷彿而又羣臣和於朝一時共事者皆同寅協恭無
有異同臣何故乃敢故違　詔旨而次欲求去哉且
臣歷官三十餘年久猶常調　皇上嗣登寶位之初

未逾兩月即超陞爲禮部尚書掌詹事府臣進所[illegible]
大學衍義補仰塵　睿覽厚加賜賚又有考據精詳
論述該博有補政治之褒命下書坊刊行天下既而
纂脩　憲宗皇帝實錄命臣充副總裁書未進呈臣
以年至七十乞恩休致又蒙　聖恩令臣補望朝參
以終史事史成之後欽陞太子太保三次上章乞歸
田里疊蒙　聖旨勉留而有年德學行老成特茲留
用之諭茲者特降內閣辦事敕臣再上章辭免俱蒙
詔旨溫諭未賜俞允仰惟　皇上臨御四年之間所

以惓惓於臣者如此臣非木石豈不知感殺身以報
亦所甘心良以禁秘論思密勿之地天下治亂安危
所係非優老養痾之所也臣學本空疎實無定見方
年少氣銳之時亦欲奮發有爲今則閱世久而歷事
多始知天下之事思之非不爛熟但恐做時不似說
時人心不似我心機務之來苟非熟思而審處之一
言失當或以貽四海之憂一事誤處或以[illegible]
苦然事務頭緒多端章奏字書細瑣有非老人心志
昏頹目力昏耗者之所能幹也若不反己自揣而冒

耿以嘗試之則是爲身家富貴之謀耳國家事大身家事小豈敢以草木微眇之軀當國家重大之任臣委實衰老日甚一日食少事煩自知不久於人世若使逐日午時趨朝晡時方退自量筋力必不能支誠使眞有益於 明時粉身碎骨亦所不辭臣實自知灾無所補恐有負 皇上之所委任誤國家之大事妨天下之賢才臣於嚴命以死爲期不敢祗受臣竊原 皇上所以用臣之意蓋 九重清閑之燕或嘗留神於臣所進大學衍義補之書也臣平生精力盡在是書苟有所見皆不外此萬一或爲 聖明所取每因一事輙檢一類采於十百之中用其一二之見則雖不用臣身而用臣言有勝於臣身見用而賜以高爵厚祿萬萬也苟徒富貴其身而捨棄其言則是臣徒竊國家之名器耳 朝廷之恩典以爲身家計有臣如此亦何用之伏望 聖慈將臣前後所陳情詞省覽憫臣中心血誠收回成命聽臣以禮致仕歸老血罔歌詠太平以爲 聖世之全臣屢犯 天威罪當萬死不勝恐懼待罪之至奉 聖旨朝廷用人已有勅旨卿嘗勉圖報稱不許固辭該部知道

王子再乞休致奏

臣先以右目災明左目又將昏暗具奏陳情休致欽奉 聖旨朕以卿文學老成方隆委任既有疾宜善調理不允休致欽此欽遵臣俯伏捧誦感極而泣之以泣顧臣何人叨此 聖眷有以見 皇上求治之篤待老之優雖愚庸迂僻之臣年已老耄而猶留自輔疾已篤廢而不忍棄捐天地生物之仁堯舜願治之心也奈臣疾勢已成雖欲勉強調理以仰副 詔旨但血氣既衰藥力無効恐終無平復之理況臣所居之官以討論著作爲職然其所以討論著作者必資目視之力目力不明將何以閱章奏檢筆墨檢今制考古典哉且處 禁秘之地預機密之謀代 王言總 國政非如在外諸司凡有文書可以使人代誦令人具草也一應事務將以奏達於 上行移於衆也事體關係爲甚大機事不密則害成一事失宜辭以貽四海之患一言失理或以取百世之[illegible]天下後世之人必將有摘其瑕疵陳其禍害形之奏牘來

於簡用非但歸各臣下之會胥失職且將謗及 朝
廷之任用非人也與言及此則若臣之素無才德學
術而又老病廢疾何可一朝冒居此地也哉使臣但
知爵祿可貴恩典爲優年旣耄而不知休疾已痼而
不肯退猶且畫首曳踵力疾策蹇伴食隨行因人成
事妨賢才之路廢國家之事 皇上賞高爵厚祿以
榮養之何益哉臣考宋史歐陽脩德學文章冠絕當
代年六十五神宗亦容其致仕我 英廟復辟之初
薛瑄入閣辦事纔六閱月爾年僅六十八乞身之章
一陳即蒙 俞允夫古之大臣名望如歐陽脩年未
至而尚容其請老今之大臣行已如薛瑄用未久而
即許其退休君行其仁臣行其義上下交盡其道古
今以爲美談臣無歐陽脩文學百分之一年比薛瑄
加老四歲而又陳乞之章屢上年踰古禮致仕之期
身嬰醫書難療之疾老病衰憊舉動必須人爲扶翼
出入 禁門不便昏眊健忘述作必須人爲檢討掌
管文書不得且又去家萬里隔越大海一子早喪身
多病而心多憂衆苦所叢殘生無幾伏望 皇上哀
臣孤苦鑒臣誠懇乞如薛瑄致仕事例放歸田里俾
全晚節臣謹瀝血誠以死爲請干冒 天威不勝恐
懼願望之至爲此具本令義孫丘懷本齎赴通政司
具奏以 聞奉 聖旨朕擢卿重任當勉圖世職豈
可以日疾求退今後凡大風雨雪俱免早朝該部知
道欽此

乞儲養賢才奏

該禮部儀制司手本爲儲養賢才事開具給事中涂
旦建言欲將新進士改庶吉士送翰林院學本部
題 准行令臣等詳議歷科事例經自查照之 前
施行臣等看得選新進士改庶吉士讀書翰林自永
樂二年爲始自足以來或間科一選或連科屢選或
數科不選或合三科同選初無定限每科選用或內
閣自選或禮部選送或會吏部同選其所選士或限
年歲或拘地方或採譽卓或就於試卷中查取或別
出題考試亦無定制臣等竊惟自古帝王皆以文章
關于氣運而儲才於館閣以教養之 本朝所以儲
養之者進士及第三名之外止有庶吉士一途華

國之文輔世之佐實有賴於斯焉臣等恩見以爲天
爲　國家生育人才以供一世之用非獨此科有之
而他科皆無也然而或選或否則有才者未必預選
而所選者未必皆才若又拘於地方年歲則是見成
之才或棄而不用而所教者又未必皆成臣請自今
以後立爲定制一次開科一次選用待新進士分授
各衙門辦事之後行文錄其平日所作文字如論策
詩賦序記箴銘雜著擬古評史之類每人十五篇以
上限一月以裹赴禮部投獻禮部閣視訖編號封送
翰林院于其中辭藻文理有可取者按號行取禮部
該司移行各人試卷記號糊名封送照依天順八年
事例於　午門裏東閣前出題考試其所試之卷與
所投之文相稱不係假手即取以預選若其辭鈎棘
而意詭辭者不在所取中間有年二十五以下者果
有過人資質雖其平昔無有宿搆文字於此一月之
間有新製作五篇以上亦許投獻送試若果筆路疏
通其學可進亦在備選之數而科不必多選所選不
過二十人每選不必多留所留不過三五輩如此則
所選者多是已成之才目下有所論說便堪供事所
留者多有過人之資將來有所成就必將名世上有
得人之實下無遺才之歎預列者無徇私之弊不預
者息造言之謗臣等皆出自此途引進後賢儲之館
閣以報　國厚恩乃其素願謹具題請　旨
欲擇大學衍義補中要務上獻奏
臣聞禮經有云事君必資其言拜獻其身以成其信
是故　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蓋謂自古大
臣進用之始必有先資之言拜命即以言爲資因言
而以身爲獻致其所獻之身以爲君用踐其所資之
言以效其信言有不酬君必責以踐其言言有不從
臣必死以成其信故曰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
言此古昔明君賢相所以交相孚契於初進之始委
任責成於既用之日卒能踐其言以成治功於久遠
之後也粤稽諸古若伊尹畎畝幡然之數語傅說受
命對揚之三篇管仲與齊桓問答之書樂毅對燕昭
命下之語韓信登壇東向之對諸葛草廬三顧之策
姚崇入相十可之請是皆資言於先而成其信於後

者也之七八者所遇之君或創業以垂統或繼體以守成或成伯於一國或偏安於一隅君臣相契皆能成治效於一時臣之蠢愚雖不敢上比古人然生當明盛之時而遇 [illegible] 有爲之主不以臣之迂疎衰朽用之於久病垂老之餘置之於論思密勿之地有君如此何忍負之辭一息尚存此志豈容少懈徒以學術荒疎年力衰邁雖欲委身以爲獻奈無嘉言以爲資如或奔獻其身不能成信有所責焉無以爲應徒死無益也是以 二三封章以老病爲辭未蒙 俞允不得已而受命顧所謂資言獻身者志不苟先定而泛泛焉冒昧以嘗試之豈能有所成哉伏念臣先於 皇上嗣登寶位之初而以所著大學衍義補一書上進凡古今治國平天下要道莫不備載而於國家今日急時之先務尤縷縷焉臣自幼殫力竭神以爲此書及其編成適際 皇上訪落之始不先不後而又蒙 聖恩獎諭命有司梓行不可謂無大幸也臣不敢他有所陳請即臣前所進大學衍義補一書以爲先資之言而侑以臣一身自頂至踵以爲 九重之獻蓋臣所進之書非臣創爲之製乃補來儒以德秀所衍大學未盡之義也鑿鑿乎皆古人已行之實事而在今日似亦有可行者非若鄭康成之訓經義泛濫無益也非是王安石之假經言紛更變亂也其中所載雖皆前代之事而於今日急先切要之務尤加意焉方臣進書時掌胄監無有政務不得見之行事猶可設者今則幸爲 明主不棄進之內閣深嚴之地預聞機務此政臣書遭逢施用之日也如此而有所不行則天下後世將有辭以議臣謂臣徒稽是書以爲榮進之階非眞誠有效用之實也豈不遺終身之羞愧哉矧臣年踰七十鐘鳴漏盡所餘無幾時日暮途遠所行不能到汲汲焉及是時以圖之猶恐遲矣否則將有後時之悔臣平生所見不外此書請擇書中所載切要之務今日可行者芟去繁文摘出要語參會補綴以爲奏章酌量其先後次序陸續上獻乞經 省覽如有可行特賜 御札批下會同內閣一二儒臣斟酌處置擬爲 聖旨傳出該部施行或有窒礙難行或姑留以俟後時或發下再加研

審亦望　聖慈明示其所以然之故臣迂儒不通世務不免泥古偏見然決不敢護短求勝果於必行掠取一已虛名以誤國家大事臣冒干　天聽不勝戰慄恐懼之至爲此謹具題　知伏候　勅旨欽奉

聖旨卿欲有言具奏來看欽此

論蔭事時政奏　弘治壬子四月十日上

仰惟　太祖高皇帝於洪武元年歲在戊申登大寶之位肇　皇明之基復中國之統凡歷六朝國一百二十年我　皇上嗣登寶位紀元之始歲又適在戊申十干之甲十二支之子相配再周無餘無欠而皇上登極之始歲適與相符謂　上天無意可乎謂　聖祖在天之靈無意可乎謹按宋儒邵雍皇極經世書謂天地大數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一元國祚大數以九千六百年爲一元三代以後惟漢唐宋國祚爲最長然皆不能滿其國祚之元數多者不過三四百年如人壽以百二十年爲一元然非善攝養者惜元氣存仁心謹身節用不能盡其天年以滿其元也是以漢唐宋之世自百五六十年以後往往中微政務日趨於弊風俗日趨於薄紀綱日趨於弛由是馴至於不可振起而底于亡此無他中世繼體之君皆生于世道豐亨之際宮闈安樂之中不歷險阻不經憂患天示變而不知畏民失所而不知恤人有言而不知信好尚失其正用度無其節信任非其人因循苟且無有奮發之志顛倒錯亂甘爲敗亡之歸故也何使其君若臣當其將微之時灼然豫知其中微之象因上天之垂戒汲汲然反躬脩省以祈天永命其國祚豈止於此哉矧其上世創業之君無甚功德於民遇逢機會因人成功非若我　聖祖驅夷狄而出之化外收還我二帝三王所自立之中國重闡彝倫再立世界蓋自天開子會以來帝王功德之大所未有者也哉　國家有此大功上格　天心爲　上帝之所孚祐而眷顧之無已仁愛之不忘故於世道升降之會嘗欲開先之際生不世出之王而處於困心衡慮之中出非常之變而當其居潛養晦之日是成化年間災異之生皆自古史冊所罕有者彗星凡三出紫微太微天市三垣與夫三公北斗無不掃遍

兩京畿畺十三藩司所奏地震毋慮五六百次舉皆有聲餘狀至弘治之初猶未已也邇者彗星又出於天津地震天鳴無異襲時異鳥三鳴於禁中考之經史天變莫大於彗孛而侵三垣台斗爲重地變莫大於震動而在京師邊防爲急禽鳥動物得氣之先其變尤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書彗孛僅三書地震僅五書飛禽僅二今乃屢見於二十五六年之間變不虛生必有其應特在遲早之間卜以古人占候之術驗以前代已然之故其咎徵之應深可畏也然我

祖宗積德累仁　先帝敬天愛民　皇上清心寡慾無有致災之理而天之示變乃如此夫豈無其故哉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天不言因其必然之數而示以顯然之象使人見其象惟其數盡其當然之人事而求所以勝天則能變災爲祥矣夫人所以能勝天其道何繇脩德而已矣蓋天之與人雖有懸隔之勢而實有感通之理上天監觀于下念我　聖祖有功於天地有功於生民有功於自古帝王知其氣運至此必有適然之數故豫生　聖人以待之屢出災異以儆之其生聖人也必使之早歷殷憂其出災異也必示之以非所常有由是而觀可以卜知上天之意有在而　祖宗在天之靈有所屬也恭惟　皇上稟非常之資膺重明之運於　太祖開基百二十年之後稽之邵數以三十年爲一世至百二十年則四世矣四世則當四時之數而爲一朞也歲事周矣月窮于紀星回于天至是則三陽開泰萬象惟新之時焉當此之時事必更始使舊者新廢者起閉者通鈌者完然後可以延而長之以固久遠不拔之基所以補偏救弊振作持顛洗濯疏達衍國祚靈長之慶於千萬億年茲其時也是時也其世道升降之會而治亂安危之機乎由此而上可治可安由此而下可亂可危持其安使不至於危保其治使不至於亂銷已然之變而使之不爲災傾將否之運而使之轉爲泰其斡旋之機政在於　皇上今日失此時而不爲踵其後者縱欲有所爲無及矣故天既示大變於　皇上未登極之先而不爲之應又示急變於　皇上初登極之後以趣其必爲天之意丁寧告戒至矣盡矣

無以加矣古人謂災異之來爲天心仁愛人君臣竊以爲今日災異前後重見疊出如此天心之仁豈但愛一人爲一時而已哉蓋念我　太祖有大功於世故以茲非常之變儆動我　皇上之心欲其惕然興感赫然奮發洽之於未亂安之於未危延　國祚於千萬億年不啻滿其元而且將過其曆於無窮也　皇上當此大任遇此大機當可爲之時有可爲之勢烏可泛然苟然坐失其機會而不思所以預爲之計哉臣願　皇上體上天仁愛之深念　祖宗基業之大端一身以立天下之本清一心以應天下之務上畏　天怒下畏民怨中畏人言謹好尚而不流於異端邪見謹用度而不至於耗國害民謹任用而不失於偏聽獨任振紀綱於頹靡之餘復風俗於和平之舊防微杜漸毋惟禍亂之憂屈己虛心不以顛危爲諱防慾而剛爲之制思患而豫爲之防遇凡　聖心有所思爲有所謀猷將有爲也將有行也與夫臣下有所論奏建置也左右有所陳說求請也則反求諸心熟思而審處之曰此事果合於天理否乎果順於人心否乎果適於時宜否乎其於聖賢經史有無該載其於　祖宗彝訓有無違悖其於當世軍民有無利益物論以爲是否人情以爲便否清議以爲善否得無違道悖德以致天怒乎得無勞民傷財以致民怨乎得無蠹國害民以致人言乎一事之行而衆恩是集訪於衆而斷於獨然後審緩急之宜量輕重之劑循先後之序以見於施行焉夫如是是惟不行行則合天理之公即人心之安適時措之宜而天下後世享其福矣雖然人君一心而攻之者衆一日萬幾而應之不暇人人各有所見而欲效其所見人人各有所能而欲售其所能人人各有所求而欲遂其所求揣摩窺伺覘吾意氣之所嚮引誘激發逢吾心志之所欲投間抵隙覘吾機便之可乘上纔畧露其微機衆即據以爲幸會而入其說獻其計引其人植黨與排異已來差遣乞　恩澤希爵賞覓田宅無非欲攘貨賄以肥家結親倖以固寵冒爵祿以貽後是皆爲其身謀爲其家謀爲其親識及所交私之人謀豈有毫髮謀　國之心哉　皇上誠能養心性以保天

和閔經史以廣聖學禁私謁以肅內政明義理以絕
神姦慎儉德以懷永圖勤政務以弘至治信任防一
己之偏聽納取衆人之善示淳朴以爲天下之先明
意嚮以定萬民之志使夫技機伺便之人承風希旨
之輩曉然皆知　上之所好尚者在乎仁義而不在
功利也在乎儒教而不在佛老也所用度者在乎儉
朴而不在奢靡也在乎省節而不在浪費也所任用
者在乎賢良而不在嬖倖也在乎正直而不在諛佞
也則　朝廷之上如日正中仰其光景者皆知其不
可隱蔽如水趨海觀其波流者皆知其不可廻轉小
人不敢肆其姦君子不爲人所蔽左道惑衆者不能
亂聖人之教巧言詭計者不能遷　明主之意則紀
綱振作治教休明風俗淳和上有餘而下無不足國
勢隆重而運祚靈長矣然而小人各執其一偏之見
各徇其一家之說各騁其一己之私互相標榜交相
證助迭相游說屢變以求勝多方以遮飾左使以亂
其必欲踐其所言成其所謀遂其所大欲而後已不
至淪墮其術中誠有如古人所謂簸糠眯目則天地
四方爲之易位者矣苟非上之人據正理以折之稽
古道以正之按國典以諭之安能服其心而遏其勢
哉臣不佞謹擬爲數條以進自今以後臣下有言佛
道二教可以延福祚者請折之曰古之帝王好佛者
無如梁武帝崇道者無如宋徽宗考之史鑑武帝餓
死臺城子孫自相魚肉以至於亡徽宗爲金人所執
死於五國城親王公主隨之北行而死於虜者四十
餘人其效何如也有言脩煉金丹可致長生者請正
之曰後漢魏伯陽作參同契宋張平叔作悟眞篇二
人著書教人煉金丹以求長生必其人眞得其傳果
長生不死至今猶在天地間也二人者今果安在哉
求其人不復見則是其人亦死其術不驗也夫著書
教人以長生者已身且不免於死況夫讀其書以效
其所爲者豈得長生哉有言剏造寺觀以植福田者
請論之曰　本朝於兩京造天界大報恩大興隆寺
朝天大德靈濟等宮外此又有前代舊基累朝別建
之所所以奉佛老之教無以加矣又何用別有所營
造哉矧今　國家經費比　祖宗時百倍民窮財盡

若又大興土木勞人之筋力則人爲之怨費國之資財則國爲之貧使彼所謂佛天尊尚存見人之窮苦怨咨以營其居如此必不能一朝居也若彼徒欲奉已而不知恤人助國又何用崇奉彼爲哉有旨印造經藏以求利益者請諭之曰　本朝於佛道二教各有藏經佛藏十二部五千四十八卷道藏七部四千四百三十一卷皆有板本印行外此又有經厰所刻書肆所售之本所以奉二氏之言無以加矣又何用別刻新本爲哉刊一部梵夾之板費中人十家之產

工匠之役楮墨之用不免勞人耗財致其嗟怨使彼所謂佛天尊有靈聞人印造其書如此勞費其心亦必不樂也若彼徒欲人崇奉其言人雖貧若不恤也又何用崇奉之哉有言僧齋設醮必須豐盛者請折之曰古人祭天享帝器用匏陶酌用明水一以誠敬爲主非以多品盛設以爲觀美也旣二教言之彼亦有酌水獻花之說況其爲教以清淨慈悲爲事彼佛天尊於冥冥之中若見世人奪小民衣食之資以供養之而致其饑寒困苦哀怨無聊如此其肯歆饗之哉若彼不問其物之所從來惟口腹是饜而不恤人怨亦不足以爲佛天尊矣有言誦經持呪可以禳度者請正之曰古人著書垂教欲人誦讀講習以爲身心家國之用非取其口誦遍數多少以爲功果也旣二教言之佛氏四十二章經老子道德經亦無誦數之說後世求食之徒乃假佛天尊言以作經經猶未成遽以若誦此經爲言人誦此經可以消災得福倩人聚誦計其遍數與人傭錢徒事口舌無益身心縱誦千萬億遍何益於佛天尊而以爲我功而錫以福祐耶有言崇重西僧以求秘術者請諭之曰唐宋以來西番每爲邊患自元人崇重番僧遇有邊患者遣僧諭之葬即寧靖　本朝因元之舊封其首長爲王蓋爲地方計也非用其秘密之術祛攝之法慶贊施食之科也旣封以王爵必鑄金以爲印其服食擬於王者而又供給其徒歲費不貲況今番僧多非本種往往作奸犯法大爲　國家之蠹今封一人按舊例供給之足矣不必更有增加也有言祝神以求福祐者請正之曰周禮八則一曰祭祀以馭鬼神蓋先王

設廢置刑賞之法非特以馭昭昭之臣民則雖冥冥
在冥冥之中亦在所馭也人君爲神人之主豈有反
求私福於所馭者之理哉非但君不當爲神亦不敢
受也禮之所謂祈報祭禜者爲民而已非爲己也孔
子謂祭非其鬼爲諂其牲牢備品物且不可況扶鬼
箕咒符水效巫覡之爲哉有言宴饗物品必須豐侈
者請正之曰古人宴饗以示慈惠以訓恭儉其牲牢
俎豆皆有常數蓋主於嫌親禮賓不爲飲食觀美也
後世窮奢極欲一日之食而費小民十年之用一宴
之設而害物產千百之命所實用者無幾所虛費者
孔多暴殄天物於無益非所以惜福靠民財於不
貲必不免斂怨矧今國計非前朝比豈可因口腹之
欲而損軍國之經費縱奢侈之欲以虧人主之儉德
乎有言雖頒賜必欲如舊例者請諭之曰古人賜
予以報功庸以施恩惠其等差多寡各有常數蓋主
於激勸人心非以厚私周急也今人動以前例爲言
必欲新舊更求加多殊不知　祖宗盛時帑藏充積
而人員尚少今則所儲之物比舊爲少當給之人比
舊加多於一人所得計之所得固少總計　國家之
所費蓋已數倍于前矣矧今公私匱乏非獨在上者
當爲民惜財而臣下亦當爲　國惜費也有言寶石
可爲服飾觀玩者請折之曰成化末年收買寶石人
間所有者盡入內府矣又何必他求哉矧自古中國
所寶者金銀珠玉是皆有用之物至金元之世此物
始入中國色不如玉之溫潤質不如金之從革是皆
細砂碎石稍光澤者爾非古人所謂珍寶也　朝廷
用之則價增百倍不用則荒歉之干鄉落之間以斤
兩易斗升之米不可得也此物最爲帑藏之費小人
欲效尤盜　國家之財以利己肥家往事可鑒也有
唐人官市爲史臣所譏堂堂朝廷白奪民物於廛市
富有四海而賒貸於小民豈可聞之四遠哉且市井
小民營刀錐之利以資口腹一人一日不得利則一
家一日不得食況其資本多質於富家而計日取息
爲償今官府雖非白奪然令其領價於內帑移文伺
候動經旬月所得不償所失小民何以爲生哉謂之

和買必見錢買見物兩平交易可也有欲求閑田以爲已業者請諭之曰君之所以爲國者民也民之所以爲生者田也民耕田出租賦以供君若散民賦以爲百官之俸祿既食君之祿則不當侵民之利況官崇地親者皆與國同休戚者哉今近畿之地生齒日繁役重民貧無地不耕何田無主縱使有閑田亦當周急不當繼富也君臣一體休戚同之惟知爲家以植利而不思爲國以保民可乎有言欲差官於外織造措辦者請諭之曰古人有言財不可聚去其害財者乎今自社稷斯民之外一切爲成器則財用自多而且織造錦綺紗羅措辦器皿物事其工本皆出於民官吏府戶有行使者尚有收貯眼前未至乏絕若日或用如乎將盡經年須索總之年民力有今若干來行可也有獻珍異之器以希賞者請諭之曰無之爲器取迎用而已苟製一器而費百器之用用一工而費百工之力耗財貧於無用費工力於無益何爲也哉夫人之所以奢侈巧華美之物者無非欲以誇耀於人也尊居九重富有四海其尊無對其富無倫況宮闈邃密門禁深嚴外人無由而至將誰誇哉有言宮室損壞必須改作者請諭之曰前人遺構皆極其樸素渾堅後人輕易改作往往不及於前苟不至於傾圮頹壓姑仍舊貫扶其欹斜而補其損漏可也若謂其窄小不足以居必爲侈廣則前人何以居至今日乎非不得已不宜動作動作不免取民財役軍力今公私匱乏士卒疲勞已甚一旦有事將何所取用而責誰以敵愾禦侮哉有欲折糧數備顏料者請諭之曰戶部錢糧歲有常數一歲之入僅足以供一歲之用稍有贏餘則留以爲凶荒之備軍旅之需而工部顏料不過以爲宮室器服之用人不令死身死國無糧則人散宮室之舊者尚可支住以居器服之敝者亦可補綴而用豈可輕耗戶部之經費以爲工部之營造一旦不幸而有不測之變非常之災何所取以應用哉有言工作之人勞苦欲希陞賞者請諭之曰國家之於百工技藝有官者各有祿無官者亦有糧給其所以作勞成效皆其職分當爲者也因事而不時賞賚秩滿而循資陞用可也

乃欲一次畢工一次陞賞國家安得許多官職錢糧哉有言所司乏人使用而欲於額外增置者請折之曰有此衙門則有此事務有此事務則有此使令之人今皆安在必有簿籍鄉貫可考宜行合干衙門勾解以足其數中有戶絕者方可按名僉補今公私俱困凡事宜從減省姑宜照舊取辦可也蓋此等事皆是管事監工者比舊加多各欲得占用跟隨之人以利已也有進工巧之人欲授之以職者請正之曰禮言毋作淫巧以蕩上心蓋以人君一心萬化之本天下安危生民休戚皆由乎此使其心常囿於禮法之中必不肯輕費民財必不肯輕勞民力財不輕費則斂於民也薄力不輕勞則役於民也輕而天下安矣苟其心蕩然出於禮法之外凡所以奉已而適用者皆欲華麗精緻不免費財而勞民以爲天下之害如此等人必痛加抑絕使其不得作淫邪精巧之物以蕩上心豈可引而用之而加以官職使居左右哉有技藝雜流欲得文武要職者請正之曰名器所以重者以人不易得也人人可得則人輕之矣自古帝王以爵祿鼓舞一世之賢能不徒惜名器而又別品流既惜之又別之則得者以爲榮不得者不敢萌倖心人人不敢萌倖心則得者愈榮而名器益重矣況彼技藝之流各有本等之官隨所業而授之可也有無出身人欲於文武官常員外添註者請正之曰官職有常員歲計有常數官以治事有一事則有一官俸以給官有一官則有一俸今無故欲於常員之外多增官員增一員之官則增一員之俸蠹恩漕運之米至京師者率費三四石而致一石農民耕作之勞士卒漕輓之苦官吏征輸之慘用以供養官吏俾其治事治事以安民不爲過也然常年之儲出入止於此數入者不增出者乃加至數倍焉歲計何由而充國力安得不屈況名器因之而輕流品因之而混紊功庸之次序廢銓選之資格倖門既開捷徑旁出有財者可以財求有勢者可以勢得待缺者老死於選調立功者拘礙於文法公道不明廉恥盡喪而欲求治難矣凡此二十二事臣特以 皇上平日所及者細微淺近之事而言爾非謂天下之事盡於此也由是

推類以盡其餘則凡天下弊端有小於此者亦得以漸而除國家至計有大於此者皆可以次而行矣聖學高明義理融貫夏出千古之上此等之事諒其必無臣猶喋喋以爲言者杞人之憂天野人之獻芹爾天固無傾墜之理而野物豈玉食之所當敢而杞人憂之野人以爲獻是蓋一念憂國愛君之心出於忠誠懇切而不自知其不可也誠以天下之事何嘗不起於細微何嘗不起於淺近惟其以之爲細微淺近也謂其無能爲謂其不足畏謂其所關係者未急

萬一臣下有所建白求請偶與所料者合御乞 皇上運恩以發揮之加意以潤澤之推類以擴充之發以確斷形於 諭旨以正之折之諭之使勝利即以售其奸者氣餒而失其便將私意而求所欲者心服而知其非耳目所及者僅以如此則內而宮闈朝著外而郡國邊鄙莫不革心向善聞風知警則接於見聞者無邪辟之思形於施設者皆正大之事矣化源既清國是自定國家之大本以立而不爲小人所動搖天下之大計可施而不爲異議所排沮于以彌非

自鳴集 卷十 [illegible]

謂其所費用者不多姑且聽之姑且行之積力久而見聞熟遂認之以爲固有循之以爲當然而不以爲非殊不知片雲蔽日天地爲之晦寒蟻穴潰堤湖海因之乾涸其終也遂至於損 朝廷之大體壞 祖宗之家法空 國家之帑藏失天下之人心 宗社因之而危國脉由之而促未必不起於斯也 皇上儻不以臣愚迂昏昧而采其言聽政之暇宮中無事將臣所過料者時賜省覽一得之愚或有契合於宸衷或有啓發 聖志留神省記紬繹於心思之間

常之天變於未然于以延過曆之國祚於有永使大明之日月亘萬古而常明 祖宗之功德與兩間而益久唐虞三代之治復見於今日而漢唐宋不足言矣所以然者何莫而非 皇上脩德以勝天之明效大驗歟將見功光 祖宗慶流子孫萬世之下雖有作者不可及矣臣荒陋孤生誤蒙 朝廷任用年踰七十屢章求退未蒙允許反加超擢進之密勿之地常恐一旦齎志以歿無以報 聖恩之萬一曩嘗具奏欲將所進大學衍義補中所載古今事實切

於時務者陸續陳獻以圖報會欽奉　聖旨卿欲有
言具奏來看欽此欽遵臣竊惟臣所著大學衍義補
一書用以補宋儒眞德秀之缺是皆治國平天下之
要益就事功而言非其本也所謂本者眞氏之書所
載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之要是也　皇上
自居青宮時已命儒臣進講亦已心體而力行之久
矣臣於前書所謂本者不敢再有瀆陳謹推天地之
大氣運原　祖宗之大功德審今日治亂安危之大
機會凡理勢之所必至事體之所當然特爲指陳議
擬因人情之偏處而逆閉其邪念就人心之明處而
發動其善端折其萌而不使其滋長於微隱之中澄
其源而不使其泛濫於懷襄之大茲蓋臣所獻書之
外別有所見者也謹倣宋儒獻萬言書之比先具此
本上塵　御覽以開獻納之端然後備臣原奉欽依
事理所欲言者以盡圖報之志取凡臣所進書中有
關于救時之急務經世之遠圖爲治之要政防患之
豫謀者別具奏陳以備採擇庶或有以爲　聖治萬
一之助臣老矣性迂而執心不當憂而憂事無可慮
而慮雖於中道不能無過然平生所存所學惟在於
此不以旣老將死而改其少壯之素志故不覺云云
之多如此也伏望　皇上憐其愚直之思　赦其干
冒之罪臣不勝拳拳懇悃願望之至謹具題以聞奏
聖旨這本所言止印經節賞賜停織造杜塞希求醮
官等項皆切中時弊該衙門看了來說欽此
請訪求遺書奏　弘治壬子五月十二
臣先於弘治四年十二月內具題欲將臣所進大學
衍義補書中所載切要之務陸續陳獻欽奉　聖旨
卿欲有言具奏來看欽此欽遵臣看得本書內備規
制下圖籍之儲有云人君爲治之道非止一端然皆
一世一時之事惟夫所謂經籍圖書者乃萬年百世
之事焉是皆自古聖帝明王賢人君子精神心術之
微道德文章之懿行義事功之大建置議論之詳今
世賴之以知古後世賴之以知今者凡歷幾千百年
而後至於我今日而我今日不有以脩輯整比之使
其至今日而廢墜放失焉後之人拯厥所由豈不歸
咎於我哉是以自古帝王任萬世世道之責者莫不

以是爲先務焉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之初庶務草創日不暇給首求遺書於至正丙午之秋是時猶未登　寶位也既平元都得其館閣秘藏而又廣購於民間沒入於罪籍一時儲積不減前代然藏書數多不無亂雜積歷年久不無鼠蠹經該人衆不無散失今　內閣儲書有匱書目有簿皆可查考乞　勅內閣大學士等官計議量委學士并講讀以下官數員督同典籍等官揆與吏典班匠人等逐廚開盤將書目一一比較或有或無或存或欠或多或少分爲經史子集四類及雜書類書二類每類若干部部若干卷各類總數共若干要見實在數明白開具奏報又以木刻考較年月日委官名銜爲記識於每卷之末立爲案卷永遠存照臣竊惟天下之物雖奇珍異寶既失之皆可復得惟經籍在天地間爲生人之元氣紀往古而示來今不可一日無者無之則生人貿貿然如在冥塗中行矣其所關係豈小小哉民庶之家遷徙不常好尚不一既不能有所廣儲雖儲之亦不能久所賴石渠延閣之中積聚之多收藏之密扃鑰之固類聚者有掌故之官闕畧者有繕寫之吏損壞者有修補之工散失者有購訪之令然後不至於泯滅散失爾前代藏書之多有至三十萬卷者今內閣所藏不能什一數十年來在內者未聞有所考校在外者未聞有所購求臣恐數十年之後日漸損耗失今不爲整治將有後時無及之悔伏望　皇上體　聖祖詔求遺書之心任萬世斯文在茲之責毋使後世志藝文者以書籍散失之咎歸焉不勝千萬世儒道之幸臣所進大學衍義補一書其間條目雖多然皆一代一時之事惟此則萬世之事焉故首以此上請而條列令行事宜于後謹具　題知伏候

勅旨

計開

一自古藏書之所非止一處漢有東觀蘭臺鴻都等處唐有秘書監集賢書院等處宋有文館秘書省等處我　朝稽古定制罷前代者監館閣掌書之官係其任於翰林院設典籍二員掌凡國家所有古今經籍圖書之在文淵閣者永樂

中遣翰林院俯談陳循往南京起取本閣所貯
古今一切書籍自一部至有百部以上各取一
部北上餘悉封識收貯如此則是兩京皆有備
書也今天下書籍盡歸內府兩京兩子監雖設
典籍之官然所收掌止是累朝頒降之書及原
貯書板別無他書籍其官幾於虛設請於內閣
見存書籍內查有副餘之本各分一本送兩京
國子監典籍廳收掌仍
勅兩京內外守備大臣會同兩京司禮監禮部翰林
院官查盤永樂中原留南京內府書籍有無多
寡全欠具數奏知量爲起取存留分派轉補其
止有一本無副餘者將本書發下國子監　勅
祭酒司業行取監生鈔錄字不必工惟取端楷
錄畢散各堂教官校對不許差錯每卷末識以
謄寫監生校對教官銜名其師生只照常例俸
廩別無支給挨次差撥如常合用刊字摺背刷
印匠作及紙筆之費行合干衙門並爲撥辦不
限年月書成裝釘陸續付兩監典籍掌管如此
則一書而有數本藏貯而又有異所永無疎失
之虞矣
一我
太祖高皇帝聖德神功超出萬古帝王之上御極三
十年多有制作皆出自
宸衷御札非若前代帝王假手臣下之比也今頒天
下者惟
皇明祖訓大誥三編大誥武臣資世通訓御製詩文
雖已編輯刻板藏在內府天下臣民得見者尚
罕也今編類在內閣書目者有御註洪範御註
體尚書御註道德經文華寶鑑昭鑑錄外戚事
鑑存心錄精誠錄省躬錄忠戒錄衣鑑錄忠義
錄爲政要錄彰善癉惡錄武臣鑑戒醒貪簡要
錄務農技藝簡要錄女戒務本之訓等書是皆
我　聖祖精神之所運心畫之所形手澤之所
沾漑者也存之足以範百王垂之足以鑑萬代
其間雖或有成於衆手何者不本於
聖心若夫所謂　大明帝紀皇明寶訓大明寶訓洪

武聖政記大明日曆等書則又當時儒臣纂成
卷帙者也今皆藏在內閣天下人無由得見臣
竊惟前代帝王有我
聖祖制作之一二爲其子孫者莫不寫之琬琰頒布
天下傳之將來以爲其父祖揚名而我
聖祖之功之德萬世如見固不假乎言語文字以傳然
聖子神孫繼述之孝顯揚之心則有不容已者臣請
勅內閣大臣督領翰林官屬將秘閣所藏已成編卷
者逐一校閱無差彫仰須行若其辭語近質不
可行遠卷帙浩繁難以盡布請如洪武六年翰
林學士詹同宋濂等纂集日曆以爲寶訓事例
倣唐人貞觀政要體製將前項書籍撮其指要
舉其宏綱分門別類以成一書命工刻梓頒布
天下垂憲後世俾學校用以教人科舉用以取
士　朝廷用以資治則
聖祖之聖德神功與六經而並行同天地而長久矣
漢唐宋創業之君亦皆有一代之後莫不有書籍
中世以後所有故古遺聞錄遺失分散人間
訪懸賞以購之授官以酬之雖以五代亂離之
世尚且不廢況今百年承平內外無事國家猶
有餘力採輯佛道之書以爲藏經雕以良梓鏤
以文綾徧賜天下寺觀儲以紫紅函匱載以金
碧輪藏況此儒家經訓書籍乃自古帝王傳心
之要道經世之大典天地山川人物風俗之所
存禮樂刑政制度文爲之所具爲可吝纖微之
費而不爲經久之計以貽千古之永嘆哉臣請
勅內閣將考校是有書籍備細開具目錄付禮部抄
謄分送兩直隸十三布政司提督學校憲臣榜
示該管地方官吏軍民之家與官府學校寺
觀并書坊書舖收藏古今經史子集下至陰陽
藝術稗官小說等項文書不分舊板新刊及抄
本未刻者但係內閣開去目錄無有者及雖有
而不全者許一月以裏送官其有　王府處啓
知借錄多方差人詢訪設法蒐採期於盡獲無
遺行仰所在有司將各處贖罰紙劄并給官錢
措辦筆墨之費分散各處儒學生員謄寫每篇改

成字不拘工拙但不許潦草失真就令各學教
官仍令既畢以原本歸主不許損壞不還其所
有目一內開具陸續進呈通行各處互相質
對中間有重復者且令處抄錄畢裝訂
具本進入類解赴京
一自古帝王或幽史太金匱石室以金石
之為物固耐久上古無打格水火使
不蝕壞有天下者動以為鋼鐵為匱
凡興家立國密之思謀用事與草事蹟
無事之時而為先事之慮當平寧府無故而為
急切之謀固若不識忌諱者然原其心則不失
為忠愛之深也仰惟我 朝得國之正三代以
來所未有也
列聖相承承平百餘年盛世加功如天地日月巍乎
煥然所以傳之子子後世者惟賴乎實錄之書
今 內閣所有
太祖高皇帝實錄一部二百 冊實訓十五冊
太宗文皇帝實錄一部 百 十四冊實訓十五冊
仁宗昭皇帝實錄一部二十一冊實訓八冊
宣宗章皇帝實錄 部一百十六冊實訓十冊
英宗睿皇帝實錄一部三百六十一冊實訓十二冊
憲宗純皇帝實錄一部二百九十三冊實訓十冊與
藏在 內府每 帝又各有一部而已此外別
無他本夫既無金石藏書之具又無名山藏副
之制臣愚過慮欲乞 朝廷于文淵閣近便去
處別建重樓一所不用木植專用琉石紫砌為
之如民間所謂土庫者收貯緊要文書以防意
可以諭 [illegible] 逆者 [illegible] 防奇外之
[illegible] 迹多世徒有金匱
石室 冊無其實典 唯設官藏貯雖有所
[illegible] 備忘之具不幸一旦有不測之事而
出於常 外遂使一代治體事功人文國典
因[illegible] 乘史筆者無所憑據往往求之
於草野訪之於傳聞簡牘無存真贋莫辨非但
大功[illegible]不得紀載而明君良臣為人所誣捏
者亦多矣所以古之君子憂深思遠者恒於

外之處乞
勅內閣備臣計議督令內閣書辦中書舍人等官遴
共理辦本等文書稍有暇隙不妨本職分寫
累朝實錄各一部不限年月書成盛以銅匱皮于樓
之上層凡內府衙門收藏一應干係國家大事
文書如玉牒之類皆附焉其例勅房一應文書
如詔冊制誥勅書等項草檢行禮儀注應例詩
文等項底本前朝遺文舊事等項雜錄亦令書
辦官員遇暇陸續抄錄不限年月書成盛以鐵
匱貯於樓之下層凡　內府衙門所藏文書可
備興月纂脩一代全史之用者如永樂以前文
武官貼黃之類皆附焉如
祖宗之功德在萬世永傳信而無斁國家之典章垂
百王遞沿襲而有本矣不勝萬千年世道之幸
議者若謂文書浩大書辦人員數少歲月易遺
何時訖功臣請樓成之後先將合貯文書之見
有者摧寘之中待後陸續寫完新文與舊本
仍貯收處以備考用孟子有言七年之病求三
年之艾苟爲不蓄終身不得
太宗皇帝多事時猶裒集千百纂集永樂大典以備
學校考究以此方彼孰重孰輕伏乞　睿照
一藏書之所分爲三處二在京師一在南京則是
一書而有三本不幸一處有失尚賴其二處之
存其在國子監者如內閣例盛以廚匱寘於典
籍廳藏道所中貯付典籍掌管祭酒監丞等官
時常提調監護然惟掌其門外之鑰及爲水火
盜賊之備而已若夫廚匱鎖鑰則收在內閣每
年三伏月如宋朝賜書給酒食費之例先期奏
請翰林院量委堂上官一二員備係屬赴國學
廳聽書籍因而查算畢事封識稿鑰藏以爲常
南監鎖鑰則付南京翰林院掌印官收掌其賜
書給酒食亦如北監之例皆不許其監官擅自
開匱取書觀閱并轉借於人內外大小衙門因
事欲有稽考者必須請　旨違者治以違制之
罪奉　聖旨
太祖御製書籍著翰林院官打點見數收貯南京書

籍查照月錄開寫缺少的去着守備同南京禮
部翰林照檢送來天下遺書禮部行移南北直
隸并十三布政司訪求其餘罷該衙門知道欽
此

請昧爽視朝奏

臣等仰惟 皇上自御位以來一應朝儀悉遵 先
朝故事每日臨御有常時臣下趨見有常候七年于
茲有如一日凡內外臣庶得於見聞者莫不贊歎以
爲 皇上孜孜圖治有憂勤惕勵之心有警戒相成
之助太平之治計日可待爰自今春以來出朝間有
晏時然亦尋復如舊近三月間往往于卯末方出臨
朝鐘鼓之聲一聞於外莫不驚訝以爲 皇上勤政
漸不及前誠恐由是而傳之遠方播之夷狄其爲
聖政之累誠非細故臣謹按宋儒朱熹解詩之雞鳴
篇有曰古之賢妃御於君所至於將旦之時必告君
曰雞既鳴矣會朝之臣既已盈矣欲令君早起而視
朝也蓋其夙興之時心常恐晚故聞其似者而以爲
眞非其心警畏不留於逸欲何以能此又嘗伏觀
宣廟御製五倫書勤政篇有曰永樂四年正月 太
宗皇帝御右順門晚朝諭六部尚書及近臣曰朕每
旦四鼓遂興衣冠靜坐是時神清氣爽則思四方之
事緩急之宜必待其當然後出付有司行之朝退未
嘗輒入宮中閱取四方奏牘一一省覽其有邊報及
水旱等事即付所司施行誠慮天下之大庶務之殷
豈可須臾怠惰一怠惰則百度弛矣臣等謹錄如前
而又竊有見焉夫自唐虞三代歷漢唐宋至于今日
率以昧爽爲視朝之期昧爽者欲明未明之時也是
時夜氣既定旦氣方清物欲未雜於前心地虛明於
內於是臨臣下決機務則是非易見聽斷不惑昔人
所謂一日之計在於寅誠非虛語也伏願 皇上諷
詠先賢解詩之言佩服 聖祖諭臣之詔每日常朝
率以昧爽爲期則政務不至廢弛臣下知所遵守解
民庶驚訝之心忽遠近傳播之議其於 聖德所補
非小而太平之治亦於是乎基焉臣等干冒 天威
不勝戰慄之至謹具奏 聞奉 聖旨
乞免撰玉樞北斗二經序文奏

本月十四日內臣傳　旨今臣等譔玉樞北斗等經序文臣等未解其義不敢下筆切覩二經所載其中有家有北斗經及即誦此經之語是時經未成編而預言及經經安在哉自古聖賢經典無此例也玉樞經首述普化天尊在玉清天與諸天帝君會言是時誰見而下來傳述之耶北斗經云北辰垂象而衆星拱之夫天無星處爲辰豈有老子而不識北斗不是北辰耶其中又多有云道言者人便會言說道是義理之名如何會言說此等處皆不成文理夾非天尊老君所作無疑必是巫覡小人假此以惑世誘民爲衣食之計耳一向行於市井閭閻間[illegible]上達以故因循襲用未革　聖明在上闡明正道如此邪妄在所禁絕使天下後世曉然知大中至正之所在若又御製序文冠其編首行之天下後世其爲　聖治之累大矣伏覩　太宗皇帝實錄永樂二年有道士獻道經者　太宗曰朕所用治天下者五經耳道經何用斥去之侃而論侍臣曰上好正道則下不爲邪人主好尚稍不謹懷僥倖之心者恣縱妄誕以從所好苟壅其計將來流無窮之害　聖祖明斷載在信史將以爲天下萬世法況今日　皇上踐　皇祖之位而承其宗祀者哉竊料當時所進之書必是老子莊列之類又不然則亦大洞度人等經比也其言雖不合聖賢大道其千百言中豈無一二言可取　太宗尤且斥之不用若此二經類皆卑下之見鄙淺之辭不過幸人疾厄啓其錢財殺人醮祭因而求索此正古人所謂左道惑衆之事幸而上聞　聖朝以寬大爲治不即誅燬幸矣豈可又以　宸章天語而表章之哉臣等職忝輔導苟有所見不敢不言干冒　天威不勝恐懼之至

乞嚴禁自宮人犯奏

先該禮部題稱弘治五年三月二十三日有私自淨身人康某等約有一千餘人各持木棍甎石自長安左門直至本部後門擁塞街道將尚書耿裕等四面懲截趕打已蒙　聖旨着錦衣衛將爲首的拿送本衛好生打着問今錦衣衛官已拘將某等在官供認明白請　旨發落臣等竊惟自古帝王爲治必防微杜

漸恐生禍階今淨身人敢於　宮闕之前聚衆至千各持木石趕打執政大臣茲豈小變哉考之史冊自古所未有也惟北魏時羽林軍士以征西將軍張奚子仲瑀建言抑武人害奚父子魏朝姑息不窮治其罪其臣高歡素有異志因此知其紀綱不振歸而起兵天下因之大亂設使魏之君臣稍有知識痛懲其人則紀綱立矣奸雄自然帖服豈至倡一時之亂貽萬世之笑哉且今千人之中舉皆畿甸之產又聞不止此也此外尚有數千百人村落之間無處無有若

今將用此一起人則彼同類之已淨身者接迹而來趨不淨者聞風而傚傚八郡之市其民幾何非徒不得其一身之用弁與其子孫皆不得其用矣是豈太宗皇帝起山西無田之民發天下爲事之吏塡實京畿以壯固根本之意哉今一人入內府一家免差役而又推及其親僚自此以後京民免役者日多應役者日少若不痛爲禁止日積日多賦役積壓平民何以克堪且自漢罷肉刑之後朝廷官府不用宮刑而閭里衢市之間乃擅自行用自戕其身體自絕其種類而在天日之下照臨所及之地夫豈美事哉夫人生有血肉之軀有骨肉之親孰不欲保其身孰不欲延其類此輩生太平之時無天閼之患而甘爲此者彼但見今內諸司侍從之臣爲　朝廷所任意欲傚傚彼殊不思受異數者固多而淹常調者亦不少況其人遭家不造不幸爲人所詿誤緣事所係累受朝廷罔極之恩死中得生以有今日是以鞠躬盡瘁一心　王室以報再生之恩且皆以童稚之年進入掖庭不與外人交接心絕而志篤間有一二年稍長

者或出於隱宮或不得已顛撲傷損所至非有所覬望而然也非若此輩處心積慮要叨富貴然　國家錢糧有限職任有數豈能一一皆如所願一旦所願不遂安知其不悔前失而肆無忌憚哉夫五刑之中宮刑最重大辟雖曰身首異處然止於一身一時而宮刑則上閼先傳下絕後繼非止一人一世而已也伏覩　皇明祖訓有曰以後子孫做　皇帝時止守律與大誥並不許用黥劓刖剕閹割之刑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羣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

處死　聖祖之訓雖以　天子受天之命人臣事君之命亦不許用此不仁之刑而彼小人處閭里之中爲國臣民者以刀鋸而戕　朝廷之生靈爲人子孫者用非法而戕父母之遺體果何心哉伏望　皇上體天地好生之德憐小民崇養之恩遵　太祖非法用刑之戒廣　太宗塡實京畿之政不追咎其既往惟限制其將來嚴爲禁制自今有自宮其子弟罪其父母及其尸首全家戍邊鄰保知情重加罰贖其用力下手之人許諸人首告得實者給賞以死罪人衆首示衆被害之人果年十五以下無知識者量留僅用十五以上分送藩府如有不服便令私自逃回者罪坐引誘窩藏之人經過地方官司仍行各處巡檢司嚴加盤詰有捉獲者考滿得與軍因一例陞用臣叨以凡庸爲　朝廷所任用係　國家大計不敢緘默爲此不恤後患謹具題　知伏乞　聖恩保護微臣等不受張爽之禍不勝大幸

乞免李興死彭程戍邊奏

十二日欽蒙　命太監某等與臣等商議李興彭程之罪備聞　皇上所以審處二人之罪委曲詳盡超出衆議之表　綸音一出凡在見聞莫不驚嘆長服臣等本切恐懼切惟　本朝開國至今百餘年矣承平日久上下因循非但有司政務日弛而　祖宗法度亦多廢棄且如　宦網一書專爲御史而設今之爲御史者非但不行其事匡又不看其書一爲是官輒以扶持衙門爲言稍有循理守法者衆共非之謂不稱職習久成俗以爲常然其來也遠矣今一旦忽然寘之于死謫之以戍知道理者固謂　朝廷設立御史巡按一方使彼振肅綱紀以安黎庶犯罪自有定律用刑自有常法因公而死一二人可也今乃打死至十有三命誅一懲百亦不爲過又春秋之義爲尊者諱愚頑小民不識忌諱尚有不恕彼以進士發身爲風憲官疏陳時政乃因　先朝末流之弊明白指言罪不容誅矣謫之充軍已爲輕典然天下之大人民之衆不能人人而號諭之固有不盡知其詳者矣彼但見自來御史陳言切諫嚴刑懲惡以爲當然又見法司所擬多官會議罪皆不至死必謂　朝廷

不欲御史盡職不欲御史言事傳之天下所損非小
然此猶一時之事爾若夫書之史冊乃千萬年之事
臣切觀自古作史者寓褒貶於一字之間凡書臣下
有罪當死者則曰誅無罪不當死者則曰殺臣下有
罪貶謫者不書其官無罪者則書其官蓋作史者考
核其人情罪而爲之書法今法司定其罪如此多官
會議又如此衆人議論又如此安知其後世秉史筆
者不據事而直書以殺戮切惟自古帝王有所行遽
不從快一時之意而必爲後世之慮不徒懲一夫之
惡而必示萬人之戒雖雄斷於委靡不振之餘施仁
恩於垂亡無救之地此可以能鼓動一世之人心以
成不世之盛治而傳萬世之美名者也臣願 皇上
待法司具本復奏之日此官都察院堂上官率領
十三道御史押李興於 奉天門下聽旨論特遣司
禮監太監傳 旨宣諭備述二人所以得罪之由
朝廷所以罪之之故因而屈法申 恩如臣等初議
免李興死發極邊地面永遠不許再犯司故縱彭
成或降雜職充吏或除名爲民仍 勅吏部及都察
院今後初選御史理刑照國子監監生初入監肄學
規例讀誦 憲綱必須通解然後考選其見任者一
應行事俱要遵依 憲綱如此則一事之行而衆善
之備見 聖明愛恤民命之仁見尊嚴 宗廟之孝
申 祖宗成憲於久廢之餘舉風憲舊規於不振之
後全 國家正大之體革小人浮躁之風
奏再乞免李興死彭程克
今日欽奉 命太監與臣等議必欲寘李興于死彭
程克軍臣等待罪 內閣凡遇事之有關於 國家
大體者不敢不言況此事非但於 國體有損而於
聖德亦有累焉 臣等不言則臣等之罪大矣仰惟
皇上稟天縱非常之資當春秋鼎盛之時積功累仁
以立萬世之基正在此時然隨御五六年誠敬未格
於天心屢有災異德化未孚於天下尚未安全一旦
忽有誅譴言官之 命傳之天下非美事也書之史
冊非嘉績也臣等於此若不極言異時 聖德益崇
閱世久而見事多忽然感悟追咎臣等不言則雖萬
死無益矣況臣等皆起自小官而爲 先帝所任用

以攻類榮受　恩深死無以報若彭程之詆毀果出其本心臣等與之不共戴天之仇臣等於李興固無私徇亦非有陰私隱惡而畏其黨類攻發若李興之獄果出於被害者眷屬之訴寃而不出於告訐則二人之罪　皇上雖欲赦之臣等固以執法死不奉詔矣尚肯申救之哉臣等所以切切爲之言者據理之正合衆之情守　祖宗之法保　宗社之福焉耳臣等死罪死罪謹具　題　知

弘治三年春三月望日男敦編次

天啓元年仲春望日七代宗孫爾敦重編

爾懿同編

敦男 光昌 期昌 校

大學士謚文莊瓊山丘濬仲深著

表章

進大學衍義補表

國子監掌監事禮部右侍郎臣丘濬誠惶誠懼稽首頓首上言伏以持世立教在六經而撮其要於大學明德新民有八目而收其功於治平舉德義而措之事爲酌古道而施之於今政衍先儒之餘意補聖治之極功惟知蹈獻芹之誠罔暇顧續貂之譏原夫一經十傳乃聖人全體大用之書分爲三綱八條實學者修己治人之要章句既有以大明聖蘊衍義又所以上格君心書雖成於前朝道則行於今代雖太祖之建極嘗大書於殿壁之間暨列聖之紹基屢聽講于經筵之上既已致夫雍熙太和之治一皆本乎躬行心得之餘善推所爲者固無俟乎盡言欲全其功者亦須補其闕畧竊觀衍義之四要尚遺治平之二條蓋曰舉而措之爲無難不若成爾全之爲盡善況有其體則有其用既成乎已當成乎人理固無一之可遺功豈有一之可闕善法不能以徒舉本末則貴乎兼該每當繙閱之時自起編劐之念顧一人之間見有限而天下之事體無窮居一室而料度乎四方據已私而折衷乎衆務亦固知其不可猶強爲其所難是蓋一念區區報國之忠抑亦平生孜孜爲學之志是以頓忘下賤僭倣前脩豈不知妄擬非倫竊亦欲薄陳所見念惟天下之大其本在於一身人心之微其用散於萬事一物有一物之用一方有一方之宜所以化之者固本於身所以處之者各有其道事皆有理必事事皆得其宜人各有心須人人不拂所欲伊欲處之適當其可必先講之務盡其詳考古以證今隨時而應用積小以成其大補偏以足其全巨細畢舉而曲折周詳前後左右而均齊方正于以衍治國平均天下之義用以收格致誠正齊齊之功舉本末而有始有終合內外而無餘無欠期必底于聖神功化之極庶以見夫大學體用之全體例悉準於前書楷範用垂於後學稽聖經訂賢傳剔取無遺紀善行述嘉言蒐求罔棄附以管

中之所見覩於目下之可行俯竭涓塵之微仰裨
海嶽之大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睿智有臨剛明不
惑學古訓而復大道慎儉德以懷永圖蚤　毓德於
青宮服膺大訓時潛心於黃卷玩味聖經開導盡忠
益之言體驗極擴充之力每躬行而實踐恒日就以
月將　仁孝之德乎於宮闈　元良之聲播於函夏
一旦承天而踐祚萬邦仰德以歸心大志夙成適符
漢宣登極之歲小髮求助肇啓成周訪落之心首深
究於大猷亟恢弘於至治凡新政之大有建置皆舊
學之素所講明廣充格致誠正之功用臻脩齊治平
之效太平之治端可計日而待也臣濟下愚陋質荒
酢孤生生世無寸長頗留心於扶世讀書有一得輒
妄意以著書固非虞卿之窮愁亦匪眞氏之去位猶
以官居三品慚厚祿以何裨年近七旬惜餘齡之無
幾一生仕宦不出國門六轉官階皆司文墨莫試蒞
政臨民之技徒懷愛　君憂國之心竭平生之精力
始克成編恐無用之陳言終將覆瓿幸際　朝廷更
化中外肅清總攬權綱一新政務儻得微　九重之
聽取以備乙夜之觀采於十百之中用其二三之策
未必無補於當世亦或有取於後人民物於是乎一
新世道茲焉乎復古好所好惡所惡　一人永子育
乎兆民賢其賢親其親四海咸尊戴於萬世臣干冒
天威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臣所撰到大學衍義補一
百六十卷補前書一卷弁錄三卷共成四十帙　謹
奉　表隨　進以　聞

代衍聖公孔弘緒謝表

茲者恭遇　聖駕親臨太學躬祀先師召臣等三氏
子孫陪祀　恩賚有加謹奉　表稱　謝者伏以
聖人御極首視學以廣化於四方大禮隆儒遂推恩
以下逮於百世弘至治以六經之道舉盛世於三代
之隆　九重之恩禮有加三氏之子孫倒筆茲蓋伏
遇　皇帝陛下心傳精一學衍緝熙肅至養之孝於
兩宮惕　重華之德於　列聖御明堂而布政萬事
咸已維新坐宣室以受釐百神莫不受職詔政治有
本原莫先乎道而求道有樞要必用乎經亟臨雍
之儀用廣作人之效以　天子而師陪臣之道德用

萬乘以貢數仞之宮墻玉瓚黃流乃祼乃獻皮弁素
績載舞載揚金奏鏗如宣宮商角徵羽之節奏　玉
容粹若親溫良恭儉讓之德容禮官納繅藉以展儀
祭酒贊　冕旒而進講大臣陪　勸座佩玉鏘鏘諸
生環橋門冠衿濟濟述百王禮樂之盛典培萬世綱
常之丕基俎豆生輝縉紳增氣嚮蕃　寵命錫章服
以衣被諸儒誇後訓詞降　絲綸以奬勵多士妥古
禮以載施於今世報前功而不忘其後昆光被魯鄒
澤流洙泗臣某等叨承世業仰荷　國恩僅乏象賢
之資濫受罔功之賞爰居止魯享厚味也可慚鵶鷄
在梁彼美服兮不稱冒榮爲幸報賜何階伏願惟
天惟　祖宗永保　皇明之祚有民有社稷長爲儒
教之宗奎壁輝煌乾坤清泰臣某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擬進大明一統志表

伏以竝日月以照臨千載啓　大明之運全天地所
覆載萬邦咸　正統之歸輿圖之廣曠古所無地志
之成於今爲盛粤自三才定位歷代迭興封山濬川
舜肇十有二州之地列爵分土周會千八百國之君
迨夫嬴秦始置郡縣繼以劉漢盜拓土疆自魏晉以
來由宋元而上或閏位之弗齒或覇業之偏安或威
令之阻行或夷德之可厭皆未有若我　朝得國之
正開地之大者也德與地而兼廣政與教以並行南
都吳北都燕立標準於四極大爲府小爲縣總要會
於三司藩府分封並峙維城之固衛所布列廣宣禦
侮之威規制周嚴氣勢聯屬南踰銅柱東越鯷波盡
入版圖之內西亘金河北彌狼望率土聲教之餘殫
九服於域中通八荒於化外肯秋黑濮遥候月以來
賓黃支朱鳶畢占風而受吏禹迹之所不至章步之
所未周地無間於華夷治獨超乎今古不有盛製曷
彰丕圖粤若帝王受　天命以建國皆有載籍志地
理以貽謀於虞有禹貢之書在周有職方之典方冊
所載若管氏地員呂覽有始青家之傳說不同館閣
所脩若元和郡縣開寶圖經一代之典章可考寰宇
記之作於宋畧而未明大統志之述於元泛而失實
肆我　聖祖嘗命儒臣蒐錄之有餘尚編輯之未

既時如有待事豈偶然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先物
神聖自天膺歷數以在躬收政權而獨運光昭　祖
武弘迓　天休凡聖賢經世之圖咸留　睿覽於
祖宗待成之志尤軫　宸衷謂此輿地之書關係甚
大特詔文學之士纂述是司授成命於　九重考遺
編於千古上自聖經賢傳下及水志山經發中秘之
所藏萃外史之遺掌遍閱累朝之史旁蒐百氏之言
與夫羽陵宛委奇文汲冢酉陽逸典玄詮梵藏小說
方言靡不網羅舉皆蒐采綴貫羣藉約爲成書義類
凡例悉有據依信疑是非壹加訂正首辨方州之域
次推星野之分建置有常有因疆界或分或合如水
有源而徂委如木由幹而分枝山川形勝之殊風俗
物產之異巨細不遺公署學校之類宮室關梁之倫
古今俱載留則民愛去則民慕宦蹟非循良不書出
而道行處而道明人物惟名賢是取匪徒儒道而二
氏兼收不獨華風而四夷亦附所以廣　聖道之威
容示　皇威于無外比之前志允謂全書綱舉而目
張有倫有要事增而文省不泛不疎海內廣輪如指
掌而斯見天下險易不出戶而可知自有地志未之
前聞宜並聖經垂之後代此誠　皇上繼志述事之
孝卓冠乎百王高出乎千古者也臣等章句腐儒草
茅賤士叨蒙拔擢豈能如楚左史之讀九丘柔効編
劉竊自比晉司空之創六體莫能稱　詔深虞玩愒
之尤幸覩就編少助　清閒之燕書同文車同軌大
一統而四海嚮方天爲蓋地爲輿中兩間而萬世永賴

擬賀耕籍田表

伏以王業萬年即田功以弘治本　帝籍千畝躬稼
事以爲民先常承　天戮祚之初舉敬天勤民之典
三推禮備萬姓歡騰恭惟　皇帝陛下寅紹貽謀厲
精圖治亟監觀於成憲思適駿於先聲一日二日萬
幾方有所事之始五推九推終畝非無可耕之人誠
以國之大事在祀人之生計惟農神明顧歆于其誠
不于其物民庶觀効以其身不以其言用是率　祖
攸行將以示民之法于以致　先祖之享庶幾知小
人之依乃命禮官式涓吉月農祥晨正土脈膏滋即
齋宮以潔心效嘉壇而舉趾紺轅黛耜循行於隴畝

之間敘稱朱紱斧與於阡陌之內秉耒而幾於十燧
借力以終於庶人索先農而享之盛禮既舉賜福酒
以勞止大畫均頒希潤之典創見于一時務本之談
喧傳于萬口臣叨班著位幸際昌辰　駕芝車以臨
甫田親瞻玉粹爲神倉以諸蘜稷載告實成繼周人
載芟之詩豐穰徧地衍殷宗無逸之壽平格自天

進呈　憲宗純皇帝實錄表　弘治辛亥八月二十四日上

伏以皇圖有永天開六葉之君文化聿成世享二紀
之治功德之敷遺者既大典冊之紀述者宜詳上廣
先猷下垂後訓成　一人繼述之孝思[illegible]
心恭以　憲宗繼天纘道敬明仁毅崇文肅武宏德
聖孝純皇帝以上聖之資若天寶之信聖心仁孝天
表清明廣運而文武聖神睿智中正純粹承千年
之大統纘五聖之洪圖　帝享國十一載歸寸陰而
必競　君臨二十四載無一日而不朝尊治命而列
葬不以生人承先志而任用惟其舊輔曉朝　慈極
無間於暑雨祁寒日御經筵不輟於隆冬盛夏祭神
而神如在極仁孝誠敬之心奉天而天不違有感召
交孚之妙介福于　聖躬徽號再加錫類迪臣民隆
恩均布順而委曲以合禮儀　慈懿於山陵孝以推
廣其因心後康定之位號崇儒重道稽古好文輯文
華大訓示元良而萬邦以貞成綱目續編明正統而
百王不易恢張治具寤寐英賢治分理於六卿不恃
已長而自用法一循於三尺靡因私怒以濫加雖一
嚬一笑而必慎所施恐匹夫匹婦之不獲其所民或
干紀尋即華心虜敢犯邊俄聞捷報民安吏職時和
歲豐允爲一代極盛之時兼有　列聖諸福之物仁
聲廣播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哀詔遠頒具衰絰者如
喪考妣不有信史曷彰　聖功紀載必有成書顯揚
是爲大孝恭惟　皇帝陛下道協重華孝思罔極嚴
羹牆之如見著存不忘躬曆數之攸歸負荷是懼亟
登觀於　成憲思適駿于先聲爰詔禮官俾脩實錄
乃於弘治元年閏正月初三日　勑臣懋監脩臣吉
等總裁臣濂等副總裁臣敏政等纂修別開史局羣
集儒臣發內府精微之秘藏采銀臺出納之奏章內
而六曹百司之所掌外而三司列郡之所陳柄臣建

請之事宜諫輔論思之忠益言無微而不錄事非要則弗書凡治體之所關或風化之攸繫著爲令甲播告司存與夫禮法章程功勳節義人才進退綱紀弛張內自　官闈外極邊鄙政必究其沿革事必備其始終賢否決於衆論之同是非公於天定之後總因計於毋歲之抄述實訓爲後世之談傳其信不傳其疑過於文寧過於質一存實事盡削浮辭立德立功立言三者備矣繫年繫月繫日一以貫之永爲不朽之傳大著無前之績臣某等寅奉綸音愧無史學力

切抱弓之厥遂叨載筆之榮仰體　宸衷俯殫管見立典五志稽衆志以備書作史三長念一長之何有況夫今制時政無編不比前規起居有注懼有孤於委任幸得見其纂成計日程功閱歲深有慚於尸素載言紀事異時不無補於汗青

入閣謝恩表

臣惟　內閣深嚴之地視前朝政事之堂有輔相之實而無其名掌　絲綸之制而參夫政必有相業如丙魏筆力如歐蘇皆能兼二者之長斯可贊萬幾之

治有如臣者無學無才旣衰旣病自分生身於遐僻遂甘絕意於攀緣旣無左右之先容亦靡臣僚之推轂乃蒙　聖天子之親擢晉陟大學士之華階方前星瑞世之初適彌月普慶之旦特頒手勅揚于明廷老朽無能三疏之情詞雖懇　聖心簡在九重之定命不移遂令荒陬迂僻之孤生亦預　延閣論思之要務望大踰於分外義誠激於胸中老忘其衰憊極而泣頒振起其衰憊旣摧之氣復發動其少壯有爲之心非不知力小任大而有所不勝苦無奈

恩深義重而無以爲報敢不委身殉　國自頂至踵畢以獻於　官家以道事　君非義與仁不敢陳於帝扆叩衆庶之餘智尚或可爲庶絕上之陳言不爲徒託雖日日暮途窮夾不至於倒行逆施但恐食少事煩弗得久於陳力就列守宣尼在得之戒老矣何求奉微子自獻之身死而後已所慮臣年已老臣病日加志欲爲而氣力不克機可乘而歲月不待有如伏櫪老驥志雖存乎千里而力已難馳鎩羽倦禽脰徒咨乎一鳴而飛不能遂終致困躓之失有孤奏養

之恩與其姑試之於衰朽之餘曷若保全之於寬閑之野謹因陳謝更冀　慈憐臣感戴　天恩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謹具　表陳　謝以　聞

請建儲表 弘治壬子

茲以　皇天眷命　聖子誕生人望所歸天意攸屬臣某等伏望　皇上早頒明命正位　儲宮以隆國本以繫人心以永　皇明萬萬年無疆之休命謹奉表陳請者臣某誠惟誠忭稽首頓首上言伏以承天立極當圖萬世之安爲國建　儲用繫四海之望惟天序之早定則國勢以永寧凡在照臨孰不忻願恭惟　皇帝陛下英明獨運慈儉躬行席　六聖之重熙荷三靈之孚祐乾元一索而得夫洊雷之震軒龍育孕而發爲前星之祥爰錫絲綸已騰忻聲於遐邇尚虛乙邸未定儲位於元良臣等重惟帝王大孝在繼體之得人　祖宗丕基貴承祧之有後上帝既儲祥而委祉兆民咸仰德以歸心伏望　皇上斷自聖心順乎輿議思　宗社之重而豫爲建儲念天下之大而先於立本當陽盛之嘉日舉曠古之微章肇正青宮肆頒縱囚則神祇以之安樂社稷有所憑依並堅盤石之宗長作神人之主

請建儲表二

伏以惟天惟　祖宗佑　皇家克昌厥後有民有社稷定　國本當在所先尊惟震長主器之資實繼乾元統天之體上以承　九廟之宗祀下以繫四海之人心屬此熙辰宜行大禮某惟　皇帝陛下德協重華仁覃庶類　兩宮燕翼貽志養以無違百世蟬聯貽孫謀而有永治已弘矣人無間然凡諸政教之施率皆庶績乃獨　元良之位尚未正名在　皇上雖以幼冲爲辭然　聖嗣本以生知爲德矧居嫡而居長宜克嶷而克岐天縱將聖之資不以少長而異臣民體國之義敢以煩瀆爲嫌是以再竭悃誠必祈聽允伏望　皇上奉率前規俯從衆志順天心而與子貳　宸極以升儲敷告大庭誕揚丕號正天下之大本致邦國之永貞培翼隆基播休聲於九有登國昌祚綿寶曆於萬年

請建儲表三

伏以建儲非爲私親葢明萬世之統主器在於長子
用繫四海之心商書載以貞之文厥惟舊矣漢詔具
早建之議烏可後乎不避煩瀆再三之嫌仰希剛明
至一之斷照臨所逮鼓舞攸同恭惟　皇帝陛下學
本誠明仁均動植契天心而克享體祖德以靈承神
罔怨恫物無違拒是以三靈薦祉九廟儲休有開軒
龍之祥首協熊羆之兆　九重册詔方宣布於殿庭
一日驩聲遽徧騰於海宇前星星瑞萬目皆覩其揚
輝麗日重光衆心咸冀其繼照人情攸屬天意允符
伏望　皇上體天之心順人之志勿以臣下屢請爲
煩勿以　聖子尚幼爲辭上以奉　兩宮之懽下以
慰萬民之望特頒冊命早建　儲君　郊社宗祊皆
于焉有所慶賴華夷蠻貊率於此得所依歸邦本不
搖皇圖彌固

策問

會試策問　五首

問自古帝王有所述作以須示天下往往出於詞臣
之代言史氏之紀錄惟我　太祖高皇帝生知之性
卓冠百王其於文藝葢有不學而能者其見於簡編
之間率皆洞衷之所斡運　宸翰之所揮灑　神謨
聖訓萬世如見莫不有深意存焉伏讀　御製大誥
三編首以君臣同遊爲言憲帝王盛德大業夫豈無
大於此者乎乃不遑它及而托始於斯其有意乎其
無意乎儒者博通古今於凡前代帝王之事無不究
心以爲它日致君之具況　本朝　祖宗之明訓乎
諸推原自古君臣同遊之得失與　聖祖意嚮之所
在旬日入對　大廷即舉以聞之於　上
問性至難言也昔之大儒如荀卿氏董仲舒氏揚雄
氏韓愈氏歐陽氏司馬氏蘇氏兄弟胡氏父子皆不
識性今世三尺童子稍通大義者皆知性之爲善則
昔之大儒反今之童子不若矣抑不知其所謂性善
者果眞知歟無乃亦剽人之說而附和之也請折衷
諸儒之所以得失與吾性之所以本善者如何以對
問爲治之道亦多矣而大學論治國平天下之道諄
諄以理財用人爲言則治平之道無有要於此乎歷
觀前代方其建國之初法制尚苟簡政事尚疎畧當

是時也土宇未闢生齒未繁地有遺利民有遺力宜其財用之屈矣而未聞有乏財之憂學校未立科舉未興官無常人人無常用宜其人才之乏矣而未聞有無人之嘆及至天下既定規制畢舉所以因時救弊起偏補敗之政日增月益凡昔所未有與有之而未備者無一而不具矣是故制用有法勸御有官征斂之藝日新輦漕之途日廣取之盡錙銖積之若丘山宜其財用之多於往時矣而反不及焉教養有素進取有漸舉薦之路多方考課之法益密累數人而守一官居數年而待一缺宜其人才之盛於往時矣而反不如焉夫宜其不足而有餘宜其有餘而不足何也雖然與斯二者又有不同焉者蓋財之不足用無餘故也至於人才乃因有餘而不足於用焉是又何也凡若此者皆必有所以然之故苟知其故清其源塞其流而逆閉其塗使之積久而無弊則治平之端在此矣諸士子讀大學書其亦推類以及此否乎請具陳其本末與其可施於今者以對

問古道德一風俗同歷世雖久而所守者惟一說是以當是之時學無異道人無異論百家無殊言孔子沒而異說紛起道德遂爲天下裂自是國異政家殊俗歲異而月不同矣秦漢而下自武帝表章六經之後世之所謂儒者咸知尊孔氏黜百家及其見於立論行事之間則又有不同焉者其大畧有三工文辭者則有司馬遷之徒論政事者則有劉向之輩談理道者則有董生之流是三者皆世所謂儒者之事也然則儒者之道果止是而已乎其後精於文者有韓愈氏有歐陽脩氏達於治者有陸贄氏范仲淹氏深於道者有二程朱子焉之數子者其於前諸子果若是班乎其於孔子之道亦有所合乎我　朝崇儒重道　太祖高皇帝大明儒學教人取士一惟經術是用　太宗文皇帝又取聖經賢傳訂正歸一使天下學者說歸而持守之不惑於異端駁雜之說道德可同一矣然至於今風俗猶有未盡同者何也蓋前文章之士固多渾厚和平之作近或厭其淺易而肆爲槩深奇怪之辭韓歐之文果若是乎議政之臣固多救時濟世之策近或厭其術常而過爲闊闊矯激之

論陸范之見果若是乎至若講學明道學者分內事也近或大言濶視以求獨異於一世之人程朱之學果若是乎伊欲操觚染翰者主於明理而不專於騁辭封章投匭者志於匡時而不在於立名講學明道者有此實功而不立此門戶不厭常而喜新各矯偏而歸正必使風俗同而道德一以復古昔之盛果若何而可

問　今京畿之地乃古幽冀之域河朔之區昔人所謂王不得不王伯不得不伯之所也考之史傳業教以燕兵下齊七十城光武以幽冀兵平定天下天下兵甲之強莫踰於此也在唐中葉以後其地分屬於方鎮成德軍今定易深冀等州地也盧龍軍今平灤通薊等州地也與夫魏博范陽之類皆在今八郡域中一軍士卒多或至踰十萬征戰之役無歲無之今其土地故在不知當時何以得兵如此之多而供給之費又何自出歟驗之方域東抵遼海則界乎東夷北踰上谷則邊乎北狄邊夷之患莫切於此也在秦漢以前其地分裂爲戰國趙都邯鄲今真定順德皆其舊疆也燕都幽州今順天保定皆其故域也趙邊西連雲代而燕則兼鄰鮮卑匈奴之境外寇侵軼時或有之今則疆域如故不知當時何以內支列國交爭而邊夷之寇又能禦之歟勝國建都于此仰給東南漕運以足宮禁百官六軍之食議者病其竭民力以航不測欲於京師之東瀕海萑葦之場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爲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衆分授以地計畝授官則東面得兵數萬可以衛京師禦島夷省漕運紓疲民今其成法具存亦可舉而行之於今否歟又設都水監於京都而於外又有河渠司以與舉水利脩理隄防爲務說者謂其一代之事功亦不可泯如決雙塔白浮諸水爲通惠河以濟漕運而京師無陸轉之勞導渾河蘇瀑水而武清平灤無墊溺之虞浚潞河障滹沱而真定免決嚙之患今其陳迹故在亦可以因而脩之於今否歟諸士子挾藝來遊於斯博攷前古必知所以處此者伊欲寓兵於近輔而不調外以衛內按兵於邊近而不出中以防邊耕近地以助軍餉而不專仰之於遠順水性以除民害

而文因之以興利其可行與否顧相與詰求其故而處置其宜

大學私試策問 三首

問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無所不爲者豈能有所爲哉士之在學校猶女子之處室也今有在室之女不待父母之命而需求請託無所顧藉則其他日適人者從可知已若是者尚可謂之貞女乎哉爲士者肯取之以儷已乎哉知其必不然也事不同而理同人顧明乎彼而暗乎此何耶諸士子皆出自鄉校爲有司勸駕來游國庠爲 天子門生駸駸嚮用有日其於守已之道取人之方必的知其所在矣請言其所不爲及其將大有爲之志以著于篇予將卽其所以言以驗其所以行

問 天關乎氣運之盛衰善觀世者不觀其吏治而在於其人文驗之唐虞三代之文見於典謨訓誥者可知也已春秋戰國以來其文具載史傳子集之中皆有可攷者焉朱子謂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則文之關係乎世道非虛語也可指言歟漢以下迄南北朝未以文取士而文散見於奏議著述之間唐以後始專以文試士士非能文者不用人文之醇駁吏治之得失實係焉至盛斯文者是誠不可不加之意也 皇明復古三光五嶽之氣復完洪武永樂之盛其文章渾厚醇正明白俊偉無有雕琢刻畫之弊近年以來書肆無故刻出晚宋論策等書學者靡然效之科舉之文遂爲一變說者謂宋南渡以後無文章氣勢因之不振殆謂此等文字歟伊欲王人心作士氣以復 祖宗之舊使明經者潛心玩理無穿究空疎之失俗辭者順理達意無險怪新奇之作命題者隨文取義無偏主立異之非二三子試策之其轉移之機安在

問道學之說唐以前無有也有之其始于宋乎宋科目取士有進士明經二途進士試詩賦明經試墨義其後能明經而改試進士以經義其所試之經用漢唐之疏義王安石之新說此當時儒先所以有道學之說也歟 祖宗準古制立進士科以五經四書取士一主程朱之說今日士子所習以應科者是卽先

儒所謂道學也但學者假此以出身謂其無得於身心則有之矣若謂此外又別有所謂何上一者而後謂之道學吾不知其何說也自洪武永樂以來士之養於學校進於科目仕於中外並無異議近世士子乃有輒於舉業之外別立門戶而自謂爲道學者然彼自相稱謂草澤之中可也而吾士夫由科目以仕中外者亦從而張大之何耶豈習見宋人凡攻道學者即謂之邪黨而爲此耶嗚呼儗人必於其倫茲豈其倫耶說者有謂朱子道問學之功多陸氏尊德性之功多斯人之徒蓋專主陸氏尊德性之學措其心於言語文字之外其然豈其然哉且中庸謂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二者之功其可偏廢歟朱子之學其果一偏之學歟或者之言是歟非歟諸士子所讀者五經四書所主者程朱之說在學校以此爲學應科目以此爲文他日出而有官守有言責者亦將以此爲用也請試言道學之所以爲道學攷朱陸之實辯吳氏之言迺其源而沿其流而推其所以致弊之由蓋各言爾志凡其平日存心致知以爲學者其本何在弁及其用功之序致力之方一一爲我言之以祛所惑

擬 殿試策問

蓋聞仲尼有言爲君難知其爲君之難一言可以興邦朕承 祖宗大統臨政願治七年於茲三復斯言拳拳服膺有如一日仰惟 聖祖創業艱難復華夏之統於既絕之後闡彝倫之教於久斁之餘有功於天地有功於萬世帝王自開闢以來所未有也惟其功德之莫大是以纂述之尤難深用惕然恒懼弗克荷日就儒臣講求理道分任卿佐脩明治功庶幾盡夫克艱之責然而闕政尚多善效未著何歟夫良法善政固多端緒至德要道厥有本原求約於博其道安在惟天惟 祖宗付朕以崇高之位寄朕以億兆之民非孝無以守成非仁無以濟衆凡其所以創業垂統以爲裕後之圖者在今日有一事之或忽非所以爲孝凡其所以脩政立事以爲安民之具者在今日有一夫之失所非所以爲仁夫孝而至於無一事或遺仁而至于無一夫非獲厥亦難哉雖然後

人繼述之孝卽爾人貽謀之仁矧我　祖宗所以敷
澤於我後人者無非唐虞三代聖帝明王之至德要
道漢唐宋英君誼辟之良法善政昔之人其君既以
是而克艱於已其臣亦以是而責難於君載之經史
可考也我　聖祖肇造於前　列聖繼承於後嘉言
善行豐功偉績行之當時而不頗晉之後代而可繼
在我後人惡可不思其難以圖其易哉伊欲齊逢孝
之道弘至仁之澤使紀綱正于上風俗醇於下吏稱
其職民安其業不益賦而國用自饒不究武而兵威
自振災殄不作夷狄賓服一如　祖宗之盛超漢唐
宋而上之以與唐虞三代維熙泰和之治亹亹迓衡
何脩何爲而可以臻此予大夫積學以待　詳延誠
亦勤矣其必有至言爲朕陳之使知天與　祖宗所
遺之大而不忘其所自所授之艱而不忽其所行有
以盡克艱厥后之責於今日而於予大夫克艱厥臣
之上焉是乎占之書曰言之非艱行之惟艱朕心知
其可願欲則不憚於難爲其以朕所願聞而切於時
者詳著于篇朕將采而行焉

論

許文正公論

道統之傳尚矣前乎孔子者皆行道者也後乎孔子
者皆明道者也是則行道者至孔子而止明道者由
孔子而起孔子也者前聖之統會後聖之標準也前
聖而不合乎孔子不足以任斯道之統後聖而不法
乎孔子不足以承斯道之緒故曰先孔子而聖者非
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豈不信
然夫孔子之道具載六經易也書也詩也禮樂也皆
前聖已行者也道合乎孔子故孔子述之以垂萬世
惟春秋一經則孔子之筆也合易書詩禮樂皆道而
一之者也欲學孔子而承其統者舍此而不法焉乎
法乎春秋大義在尊王賤伯內夏外夷而已然王伯
不並世一世而一易焉道雖未純而中國之爲中國
人類之爲人類猶自若也若夫夷夏之分與天地無
爲始終不可一日亡焉者也一日亡焉則中國夷狄
矣人類禽獸矣尤不可以不嚴由孔子而上爲周公
爲武文爲湯禹爲舜堯其所行者未有不謹乎此者

也由孔子而下有子思有孟子有周程有張邵有朱張其所明者亦不有不謹乎此者也惜乎朱子之後此道無傳焉噫客有詰予者曰有元魯齋文正許公一代名儒也不足以承斯統乎予曰然許子固一代名儒也於六經諸子百家無不通貫惜其於春秋之學未講焉夫春秋一書聖人傳心之法也不得其書則不得其心不得其心焉能傳其道乎客曰何以言之予曰子不讀春秋乎聖人於夷夏之辨特嚴焉楚始見經則以州舉吳始與會則殊而外之二國皆自稱王則止書曰子所以正天地之大分嚴華夷之大防也其與堯之分北三苗舜之處蠻夷猾夏禹之征三苗周公之懲荆舒膺戎狄之心同一心焉夫楚熊繹之後先王之所封也吳泰伯之後周之同姓也楚在荆州之域吳介揚越之墟人中國之人也地中國之地也君臣上下固中國之分也父子兄弟固中國之倫也衣冠飲食文物用度固中國之俗也聖人猶且抑之遏之惟恐其猾夏亂華焉況彼腥膻醜類侏離其語言瘈疭其衣服禽獸其行虎狼其心無君臣上下之分無父子兄弟之倫且又逃居荒服之外剃漢不毛之地其所以為中國害豈但猾夏亂華而已哉使聖人於此所以抑之遏之又不知其何如也其書法豈但如是乎哉許子生當有元之初為姚樞竇默所薦官至祭酒繼貳中書可謂遭遇其時矣嗚呼聖人作春秋於吳越之國尚誅其心於數百年之前不惟誅其人凡與之盟會者必深責焉矧躬於其身雙冠裂冕委質盡瘁稽首鞠躬屏氣肅容以臣事夫禽獸狗彘於當時者乎使聖人筆之於書又不知何如其誅之也由是觀之許子尚為學聖人之道者乎客曰子之言辯矣當宋南遷女眞據有中原韃靼奄而有之三綱淪而九法斁矣賴許子以河洛正傳起而輔之中國不純變於夷狄人類不盡入於禽獸未必非許子力也使當時無許子焉其不至於蕩滅泯沒不止矣然則許子豈可輕訾乎哉予曰為一世計則許子固不為無功矣為萬世計則許子豈得無罪哉然一世與萬世孰為輕重不待較而彰彰矣以一世之功贖萬世之罪簡與一相去遼矣其能相掩乎

且許子之輔元不知其果能格胡人之陋習否邪嘗
即元史考之妻無偏正皆稱后子無嫡庶皆稱太子
父死而子烝其妾兄喪而弟娶其嫂其倫理蕩然矣
入思巴以夷狄之黠大朝會坐於正殿之上與其君
后同受羣臣朝賀又造爲字書以亂吾中國自結繩
以後之文焉其教法蓋茂然矣庶人之衣得以飾襲
鳳官之正員必以胡類國有大議逐出漢臣使不得
與聞其政事大抵類是可謂無章矣是三者治天下
之大經大法也許子嘗一言及之乎然是三者終元
少枉況肯比肩醜類而事夷狄之主乎許子殆楊雄
之流欲詘身以信道耳道窮於身身詘矣道可信乎
客曰當是之時宋室既亡矣許子生於河內蓋在元
人之域中也不仕則已如必仕焉舍元何適哉孔子
作春秋主於尊周室而孟子惓惓以正道說魏齊之
君曾無一言及於周司馬氏李秦伯亦嘗非之而朱
子不以二子之言爲然且爲之辯析焉許子之意得
無合於孟子而子之所見亦二子比乎曰是不然當
國之時周遍其歷賢聖之君不作民之憔悴於虐政
世而不變則是許子未嘗言也言則史必書之矣此
其大者不能革之則其功效之小者何補哉是許子
不能變其習俗矣不能變其習俗況望行其道以有
爲乎哉中國所以不純變於夷狄人類所以不盡入
於禽獸是蓋天理在人心者不容泯先王之澤猶存
耳豈盡許子功耶客曰若子之言凡傳道統者必道
行於時始可耳而周程張朱皆不足以當之矣曰此
周程張朱所以爲周程張朱而許子所以不能及也
四子者當大宋明盛之時進禮退義苟有不合不嘗
未有甚於此時者矣攻城以戰殺人盈城攻地以戰
殺人盈野所貴乎王天下者以其能安天下之民而
治天下之亂云爾今乃惴惴焉不能自保徒建空名
於諸侯之上是豈上天所以作之君之意哉蓋王者
天下之共主不能主乎民則弗主矣孟子之心切於
救民蓋有不得已焉耳先儒有曰夫子作春秋以尊
周文王事殷之心也孟子說魏齊以王道武王伐紂
之心也噫知武王善繼文王則知孟子善學孔子矣
七篇之書孰非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者乎然孟子

所說 ○魏齊也而足跡未嘗適秦楚焉其怠蓋可見
所以斷之爲楊雄之流其所見猶未過賈
望孟子乎賈誼之言曰中國首也夷狄足
奴足反居乎上嗚呼中國事夷狄則爲足
加方以夷狄爲中國主豈非足反爲首乎足加於
首識治體者尚爲之太息矧足反爲首而欲傳道統
乎哉解而又助之可乎胡銓之言曰三尺童子
畏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舞則怫然怒今醜虜則下
心嗚呼童孺之愚尚知犬豕非可舞之物名爲
行先王之法行道先王之法言而曾童孺之下君
耶且宋高宗爲親故屈抑於虜君子猶不與之矧以
斯道自任者乎其不爲君子所與也決矣抑嘗考許
子入仕之時宋室猶存也夫宋所以不振者直以國
勢微弱幼主昏庸權臣誤國爾非有桀紂之惡也非
若戰國之甚也當時生民所苦者正坐夷狄侵陵不
爾許子儻以生民爲念盍勸世祖以遁和睦辭以
息肩南北之民雖宋人拘留使臣尚當爲之反覆開
諭明其爲權臣之罪勸之以成湯待葛之道庶幾其
○人之功得以少補其幣爲之罪而許子乃不及
此何哉使許子知不及此不知也知而不言不仁
言不不身也知不知三者天下之達德也人
同得也一闕一不足以爲道矣然則爲許子計
亦惟隱居教授明其道以淑諸其徒使天下由
知春秋之大義庶幾天理之在人心者不在
然餘可也則夫朱子之後承其緒者舍許子
其誰哉況以許子天分高明德性純厚又有躬行實
○力將見其與周程張朱並傳於天地之間而從
祀孔子之宮增千萬載而無愧矣區區管窺蠡測如
小子者尚敢置其喙哉客曰今許子從祀孔子廟廷
四二百年矣名公鉅儒生其後者曾無一人一言非
之于獨何據而云然予曰此蓋元人自祀其臣而門
人自尊其師亦如宋人以舒王配享夫子爾故我
朝洽之未革焉夫衆言淆亂必折諸聖予蓋折諸孔
子之春秋者也彼是則此非二者必居一於此矣然
試稽之哉客曰仕元人多矣獨以責許子
益他○隨世浮沉多矣也許子則學者也以

一世之功名而論許子則固衆人中之山斗江漢也若以萬世之道槩焉恐不能以無過耳雖然許子之自處者亦未必自謂至此一時爲其門人者尊稱之過其實後人因之又往往不之考焉此予所以不能已於言也 正統七年

弘治三年春三月望日男敦綱次

天啓元年仲春望日七代宗孫爾敦重編

爾鋐同編

敦男 [illegible] 潮 [illegible] 校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八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九

大學士謚文莊瓊山丘濬仲深甫著

序

張文獻公曲江集序

古今說者咸曰唐相張文獻公嶺南第一流人物也嗟乎公之人品豈但超出嶺南而已哉蓋自二代以至於唐人材之生盛在江北開元天寶以前南士未有以科第顯者而公首以道侔伊呂科進未有以詞翰顯者而公首掌制誥內供奉未有以相業顯者而公首相玄宗公薨後四十餘年浙士始有陸敬輿閩士始有歐陽行周又二百四十餘年江西之士始有歐陽永叔王介甫諸人起於易代之後由是以觀公非但超出嶺南蓋以江南第一流人物也公之風度先知見重於玄宗氣節功業著在信史播揚於天下後世唐三百年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胡明仲謂姚非宋比可與宋齊名者公也由是以觀公又非但超出江南乃有唐一代第一流人物也然公聲名燁燁在人口耳非直以其相業在當時且甚有文名史稱其七歲知屬文張說謂其爲後出詞人之冠又與徐堅評其文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柳宗元亦謂其能以比興兼著遜予生公六百餘年之後慕公之爲人童稚時嘗得部郡所刻金鑑錄讀之灼知其僞有志求公全集刻梓以行世自來　京師游太學入官翰林每過藏書家輒訪求之竟不可得蓋餘二十年矣歲己丑始得公曲江集於館閣羣書中手自抄錄僅成帙閱先兆太宜人喪因携南歸期免喪後自備梓刻之道部適友人五羊涂君暐倅郡偶語及之涂守是陵蘇君韡謂公此集乃部之文獻請留刻郡齋嗟乎公之相業世孰不知其文則不盡知也矧是集藏館閣中舉世無由而見苟非爲鄉後進者表而出之天下後世安知其終不泯泯也哉是以不揆愚陋僭書其首　成化九年

武溪集序

嶺南人物首稱唐張文獻公宋余襄公二公皆韶人也韶郡二水夾城自瀧來者曰武溪湞水自庾嶺下與武溪合是爲曲江張公既以曲江名其集余公之

集名以武溪蓋有意以匹張與余家嶺表極南之徵自少有志慕二公之高風每恨其文之不行於世於張公文僅見其羽扇感遇等數篇余公之文僅得其潮說及諸書判蓋莫能覩其全也求之天下幾三十年今與曲江集始並得於館閣羣書中昔孔子言夏殷之禮杞宋不足徵徒以文獻不足之故解者謂文典籍也獻賢人也二公之集之存豈非嶺南文獻之足徵者乎予嘗怪柳子厚謂嶺南山川之氣獨鍾於物不鍾於人曾南豐氏亦謂越之道路易於閩蜀而人材不逮其然豈其然乎夫人材莫大於相業南士入相在唐僅三數人張公之後有姜公輔劉瞻皆嶺南人也當是之時南方之士以功業顯蓋未有或先之也迨上村興江以南士固有與者然多在中葉以後且終唐之世未有得倫魁者張公在開元時已以道侔伊呂科進而大中開闢建之莫宣卿亦已魁天下選矣然則二子之言果可信乎史則所載嶺南人才固若落落然間有一二亦必秉忠貞礪名節求其所謂巧宦佞倖者蓋絕書也世之人因二子之言往往輕吾越產予因序余公此集而發之初得公集手自抄錄僅成帙聞先太大人丧解官還家携以過郡郡太守蘇君韡通判涂君暐請留此刻郡齋中且求爲序予既免丧乃書此以引其前非但序公文也蓋假公之文獻以徵吾之言且用以爲越之人士解嘲云 成化九年

程子全書序

程子全書者二夫子平生著述與其門人所輯錄者皆在焉書以全名則其採摭無遺會粹歸一可知已二夫子生當有宋盛時講明斯道上接孔孟以來千載不傳之緒方其存時當世士大夫得其片言隻字以爲榮幸而四方從游之士挹其言論風旨輒筆錄之以爲儀範軌則也然得其議論之文者未必得其敘事之文聞其性理之論者未必聞其治道之論今則盡在是焉及二夫子既沒之後門人編集遺文以爲文集文公先生又摭其所聞見者以爲遺書後又採遺書之所未載者以爲外書世儒於此三書或得此而遺彼亦或有終身未嘗一見者今則盡在是焉

叔子沒後僅二十年宋社南遷而河洛之學隨之以南北方之士止傳蘇學畢二夫子所生之鄉亦未聞其人有爲程學者元興數十年江漢趙氏始傳而北今則南北混一家傳其書而人爲此學但其微言奧論多散見於傳註或錯出於他書未有會粹歸一若此者今世學者獲覩此書之全一何幸哉此蓋南昌張廷祥編脩以所得舊本屬其友劒江涂伯輔憲副俾刻梓以幸天下後世者也舊本文集十二卷遺書二十五卷外書十二卷遺文一卷附錄一卷各自爲

人非徒有是言也而言無不可行焉寥寥千載此學不傳朱夫子承周程之傳以上接孔孟千載之緒其所著述於易有本義於詩有集傳於四書有集註章句於斟酌通鑑有綱目亦皆出自其手筆而爲成書矣其門弟子又編次其平日與門人問答之語以爲語類宛然孔氏家法也然所以類而錄之者有池本有饒本有續錄雜出於衆手其多至八十七家其視孔門所論譔者蓋十數倍焉今去朱子時餘三百年于茲所謂八十七家者皆列其氏名于卷首若廖德明氏輔廣氏李閎祖氏葉賀孫氏凡九十有二人其九十二家之子孫在今世者只誰何哉大率朱門之士固產爲多而在建郡者則以玉溪童蒙鄉氏爲巨擘其錄在饒本繫以庚戌所聞次爲十五既已編在語類大全梓行于世蒙鄉諱伯羽世居建郡玉溪之上朱子嘗過其家題其所居之室曰敬義人因稱爲敬義先生所著書有孝經衍義又嘗錄其師說以爲晦菴語錄二書藏于家塾中更兵火不存其九世孫

名今憲副君乃以編脩君之意合而命之曰程子全書云 成化十年

玉溪師傳錄序

昔者聖人於易於書於詩於禮樂於春秋贊之刪之定之脩之皆出自其手筆既已成書矣門弟子又即其所見者所聞者所傳聞者輯之以爲論語則雜出衆人之手不止一人一日也後世讀其書誦其詩者不徒見其述作者爲然而又於此得以驗夫聖人之

後以刻本語類大全相參校訂補其鉄畧始克成編因易其名曰玉溪師傳錄茲以從子鄉貢進士欽會試來京師命欽求予言以敘其始末將刻諸梓以傳于世庶幾後之人知其家世文獻流傳之所自云

雲菴集序

古之言文者必與人俱易之賁卦以人文並言茲六經言文之始象曰文明以止人文也人與文合而爲一後世言文者岐而二之故近世大儒有以人論文以文論人之說其意蓋謂以人論文若歐蘇之儁顯顯焉似文名天下以文論人若司馬文正公文名雖不及歐蘇然心術正倫紀厚持守嚴踐履實積中發外詞氣和平非徒言之爲尚也今觀五雲劉公雲菴集殆亦近於涑水傳家集與公世家廬陵由永樂甲辰進士歷中外終刑部尚書考其一生履歷所居之官率以刑名政務爲職宜乎於鉛槧之習辭采之華有不暇及焉者今其茲集凡世所謂詩詞序記之類諸體無不備焉斯文也以文論其人而不區區於辭藝者與公之子按察副使喬出公是集俾識一言

滯對　大廷特公爲讀卷官得區區所對策甚欲與之舉首爲當筆者所抑不果公於滯不可謂不知已也公易簀時不及致一辭奠一觴負公多矣今得附一名於公集末豈非幸哉雖然滯於公之斯文深有會焉嘗我　朝洪武永樂之盛一時公卿大臣類多能言之士文質彬彬何君子之多也非獨職詞翰官館閣者爲然凡布列中外釐政務理兵刑者莫不皆然馴至於宣德正統之間亦多有之公其一人也公捐館舍今餘十年矣世求如公者非獨其文不可多得而人之如公者蓋亦鮮焉噫可以觀世矣

尚約先生集序

皇朝文獻盛於江西濬總角時瓊多識公每聞其言永樂以來文物之盛一時館閣儒紳多吉郡人而西昌爲尤盛正統戊辰濬試禮部下第首見大司成蕭先生于大學先生西昌人也濬時雜諸生中季試先生得所作特召以見且加奬勵已已之變先生恒夜集諸生於燕居之堂論及時事輒憂形于色濬時發一言先生輒首肯公卿間有詢及諸生者先生必斥

名以過譽歲辛未又試禮部不利南歸甲戌復來先生已陞秩入內閣參預大政是歲濬叨登進士第選入翰林讀中秘書又明年擢任史官以諸生厠迹門下每有述作先生見之輒過爲稱許國延眷公卿間天順改元先生南歸家居歲甲申揭榜合今二十又五年矣仲子昉以庸貢來京師得祁門司訓將之任以先生遺稿見屬爲序嗚呼先生不可得而見矣今見其遺文如侍先生左右親睹其德容而聞謦欬歟瞻思之頃恍忽如在前後而卒不可復見方且嗚啊哀慕之不暇又焉能爲之言哉雖然天下士出先生門者多矣今所餘無幾而濬獨幸後死又受知最深所以永先生之傳於不朽者其責實在濬焉於是乎抆淚而序之曰嗟乎人生天地間其形與氣形動而爲威儀氣出而爲言辭人死則威儀隨形澌盡惟言也者宣於其心發於其氣著爲辭采載爲簡冊而長留於天地之間千萬年而不朽焉觀其迹可以得其心因其言可以知其世先生生于洪武長于永樂仕于宣德正統之間而大用于景泰是時氣化隆洽人心淳朴猶未至於澆漓一時士夫制行立言類以質直忠厚明白正大爲尚而不爲雕盱倔奮之態浮誕奇崛之辭先生稟純篤之性處和平之世平生爲人凡其立心行已涖官臨事如其爲文其人不可見已見其文如見其人然濬起自遠方一見先生即待以殊禮所以開發成就之者雖燕國公之於子瞻六一公之於子瞻不是過也濬雖不足上擬古人而先生所以陶鑄後進者方之二公實無愧焉先生之詩文皆有爲而作達意而止質實之中而有自然文彩醇然其無洋溢如其無類淡乎其有餘味得孔子從先進之意噫世無復斯人亦無復斯文矣先生諱鎣字孟勤官至太子少師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既老自號尚約居士云

抽菴李先生文集序

我朝文運盛於大江以西開國之四年策士以文即得倫焉於金谿又十八年始定今制會試天下士裒然舉首者分宜人也永樂甲申遷庶吉士讀書中參以應二十八箇其中十二人出江西而官翰林七

人宣德甲寅合丁未與戊癸丑三科進士選之亦如甲申之數出江西者七人留翰林者四人奉　勑敕之者前則吉水解公大紳後則西昌王公行儉是皆江西人也與自我　文皇帝振作斯文之後選士教之而拔其尤以官館閣率以爲常而皆莫若茲兩舉之盛翰林之選自三名外而以庶吉士進者歷科雖間有其人而前惟稱文端文安二王公後則稱蕭尚約吳竹坡李拙庵三先生也濟來京師猶及見二王公在太學則受教於蕭先生入翰林則受知于吳李二先生而李先生又某之座主也兩預纂脩皆在其館下某家嶺表北上中原必道于江西江廣之交僅隔橫浦一小阜耳風聲氣習未必頓殊在學校時已稔聞諸公之名及讀書　中秘乃得親炙之而受拙庵先生教益爲多不徒待以殊禮而每爲延譽公卿之間方先生捐館舍時某居憂數千里之外弗克躬詣几筵寓瓣香以致敬負先生多矣歲庚戌先生之子廷章長憲廣東適入覲　闕庭會問因及先生文集已編梓而未有序引某老門生也素有得於先生指教而知之爲詳謹評其文以序之曰自古帝王之世上有作人之化下有承學之敎是故人有所養而學無異習其氣既克其理既明故發爲文辭足以達志意暢情性紀事功而長留於天地間以爲不朽之傳先生之文雖得之天資本於學力而實由于鄉黨漸染之餘　朝廷振作之效也是以剛大之克而不失於委靡道德之明而不淪於空寂體質渾全無有查滓詞氣溫雅不事刻畫蓋肖先生之爲人也某嘗序尚約先生之文曰先生行事如其爲文請爲一轉語以序先生斯文曰先生爲文如其行事先生諱紹字克述吉之安成人宣德癸丑進士仕至翰林院學士禮部右侍郎云

覺非集序

覺非集者故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羅公之詩文也公諱亨信字尚實廣之東莞人登末業甲申進士第擢給事中以事謫交南未幾起爲監察御史陞僉都御史嘗奉　璽書巡撫甘肅寧夏而在大同宣府爲最久功績茂著而請築土木城保宣府城二

事尤爲卓偉公致其事以去卒于家也久矣士大夫習知邊事者至今猶嗟惜公之先見卓識以爲不可及噫何使土木早如公言築城則車駕有北狩之所則後來決無北狩之禍宣府不用公策棄城則京師失藩屏之固將來或有南牧之患公之有功於國家也如此及公卒有司惟循故事而已可勝嘆哉公爲文和平溫雅類其爲人而尤喜爲詩其詩不事鍛鍊用眼前語寫心中事諷詠之可以知其中心之洞達明白無城府町畦也公之子恭裒集公遺文得若干卷用公別號名之曰覺非集因其徐子進來京師命求予文序其首嗚呼公豈待此詩文而後與名於世哉 成化四年

廣州府志書序

天下之山皆原於西北零散而聚突起而爲嶺入下之川皆委於東南流行而止渟滀以爲海廣西居嶺海之間受天下山川之盡氣氣盡于此而重發泄之故人物之得之也獨異於他邦其植物則郁然以馨其動物則聚然以文是皆他處之所未嘗有者人也得其氣之專而純則又樸而茂秀而文習氣淳直而俗尚隨之渾然天地間累然小堪輿也則夫山川人物風俗之紀尤不可無志焉廣郡地志唐以前僅附于史宋以後始有成書然皆略而未詳也入 皇朝以來百年于茲天地純全之氣隨化機以南流鍾於物者稽古也鍾于人者則日新月盛其聲明文物之美殆與中州無異焉中間雖不能無蘖芽之生然不害其爲彌文極盛之會也乃者都憲姑蘇韓公奉天子命來殿嶺南嶺南地分東西兩道而其都會實在于茲兵戎財賦之用咸於是邦乎仰郡志之作關係實大爰責其成于知府番易吳君中君乃禮聲慶郡傳王君文鳳付以筆削之任未及成書而吳君去任莆易高君楹實來繼之歷二民二千石而後其書始成先是吳君嘗以書屬予序至是高君復以都憲公命趣成之竊惟後天卦位艮居東北山之所起也先天卦位兌居東南澤之所瀦也嶺爲山之支海爲澤之委是蓋天地間山川之奧區也然其域最遠其勢最下是以天地盛大流行之氣獨後至焉至是而

發也緩勢也亦理也是以三代以前茲地在荒服之外至秦始入中國是時也旻胡之嬰未改也椎結卉服之風未革也持章甫而適茲無所用也魏晉以後中原多故衣冠之族多徙于南與夫或宦或商懋其土而不忍去過化漸染風俗丕變歲異而月不同今則絃誦之聲相聞矣衣冠襲樂斑斑然盛矣北學于中國與四方聖士相頡頏矣策名　天府列官中外其表表者則又冠冕玉佩立于　殿陛之間行道以濟時矣朱文公有云豈非天旋地轉閩浙反爲天地之中越與閩接壤閩浙視古河洛則百越其視古齊魯與是志也雖爲廣郡而作允嶺南十郡之事無不該焉非但嶺南也島夷之事亦附見之然則予之爲是序也豈爲一郡志哉 成化十年

應天府鄉試錄序

聖天子思以人文化成天下乃於　嗣大歷服之初建號以表年　詔告中外明示意嚮所在以風厲天下臣民而興起之蓋將大闡六經之文以成唐虞三代之治化也荷歟休哉體元之始適際賓興賢能之歲應天府尹臣鄭府丞臣涂以考試官請　上以命侍講臣濟編脩臣華臣等奉　命惟謹夙夜兼程以往至則府中先以禮聘教授臣鎰教諭臣鋪臣綸臣昌臣倫訓導臣孔昌臣祥臣煥爲同考官八人者分主五經而總其成於臣二人焉臣鄭鄭任綱維提調之責監臨而約束之者則監察御史臣浩臣謙也維時就試之士幾二千人如故事三試之得其文克焉蔚然固多可採者拘定制而不敢過僅摘百二十五人焉嗟乎人文之興其盛一至此哉非人緣之道不言非唐虞三代之事功不陳其氣昌其辭伸其道大以明宛然治古之人才卓乎三代以前之議論除漢以來一切權謀功利之故習蕩乎無餘矣意　聖天子俄頃之化其神且速有如是夫即京畿以觀四方繇今日以占後時從可知矣孟子曰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夫古所謂豪傑者無所待而猶以別諸士子皆畿甸之秀民國學之俊造平日以經爲學以儒爲名以豪傑自負躬逢　聖明在上鼓舞而作興之如此其至則其所以奮發興起者宜何如也夫有其

言也必有其心有其心也又必有其行與事其相率以善相規以正交相勉而互相資進而與已用之賢共成　聖天子文明之化俾六經之道大昭于時唐虞三代之治復見於今日顧不偉與臣濬祗奉　明詔考校爾諸士子故於小錄之成敬序諸首簡而以豪傑之士待焉諸士子其益思所以自振毋貽主司以失言之羞　成化元年

會試錄序

我　太祖高皇帝建國之明年即開設學校又明年詔開科取士然亦行而亟罷至於十有七年士習既成始以今制試士定為一代之制士各占一經經必通然後取之以試于政自開國至今百有八年間科至今九十有二年而為科者凡三十矣今茲又當會試天下士禮部臣以考試官請　陛下以命臣濬臣濬且　錫以內帑之幣臣等受命且感且懼即日陛辭往涖事惟謹故事登載貢士之氏名及簡其文之尤異者為錄以傳臣濬嘗敘其後竊惟六經之道始于伏羲畫卦歷二帝三王之世數千年至孔子而後其書始成孔子沒其微言與義幾絕又歷漢唐宋千數百年之間至朱子而後其義始明凡歷幾朝代經幾聖賢然後聖經賢傳復全於世而我　朝之興首表章之　列聖相承造士用人純用是道至於今日益隆益備積經之師遍於郡縣執經之徒溢于里巷明經之士布列中外自有經術以來所未有也爾諸士子生當經學大明之時業經而為儒學成而獲薦于鄉今又登名是錄將進對于　天子之庭以享有榮宜其尚毋忘其所學必推而用之以見於處已行事之間為臣則忠為子則孝暴白儒者之效于天下毋使世之議者槩謂程文之士大言無當也苟問其所業則曰吾易吾書吾詩吾春秋吾禮而兼樂也及考其所存所行乃至無一事與所學相當者嗚呼爾其自幼至長習于學校而試于有司者果何事一旦施於有政乃惟簿書法比是事而畧不及而平昔所學之經何也諸士子發軔仕途茲其初也謹於其初而預以問焉俾知所戒　成化十一年

擬順天府鄉試錄序

國家三年一開科取士其主試之臣在藩服者惟其
臣僚是訪是延惟茲畿京則出自 上命而必以文
學侍從之臣者重 京畿也夫 天子以四海爲家
莫非王土則亦莫非王臣而必致重於京畿者蓋以
人才之生於斯爲盛不止於一方一塗而已也譬之
天焉莫不有星而紫垣之旁衆星斯聚譬之地焉莫
不有川而溟渤之區衆流斯匯勢也亦理也嘗觀有
宋盛時建都于汴咸平初元取天下士僅五十人而
自開封貢者四十九人焉由是觀之則京郡人才之
盛從昔然矣矧今京畿實古幽冀之域燕趙之區豪
傑俊之才古多有之肆惟 聖朝宅中圖治以臨
天下四方之人咸來萃止 列聖相承長育培殖日
增月益至仁之所溥煦德澤之所熙臨則雖武弁之
冑屯營技藝之尚莫不改其素業惟文儒是尚經術
是習不但公卿大夫士之世與夫胄監庠序之英爲
然也青青子衿挾冊呻吟閭閻秩秩十百成羣噫何
其盛也今歲又當開科士之來就試者幾三千人大
率郡邑學校士居十之六太學生十之三自他塗來
者又十之一二則是科之試不但畿甸之人而凡天
下藩服之人咸與焉不但學校作養之士而凡家食
野處儒選執役方技行伍之士亦無不有爲氣勃於
中文彪於外默默就席各奏所長噫又何其盛也故
事京畿試士順天府官總提調之任府尹臣某先期
禮聘同考試官於天下學校某官臣某實膺其選將
及期又請監試官於御臺監察御史臣某臣某實董
其事至是始以考試官請於 朝上以命某官臣某
往主試事御日 陛辭錫宴一如禮部會試故事其
試士所在御命日試天下士之所也臣等提調官考試
官監試官暨收卷供給等官咸相戒飭盡心共職期
以袪宿弊求實才以無負 國家開科取士之盛意
臣等乃於千百人之中拔其文之合格者一百三十
五人以實解額非人才之可取者止於此也此其尤
者耳又於一百三十五卷之中簡其文之通暢者二
十篇以爲小錄非文章之可錄者止於此也此其優
者耳小錄成臣嘗爲序稱惟當盛世應洽之餘 聖
君在位之日人孰不爲士也而吾獨得居於近畿士

孰不就試也而吾獨得儁於　京闈其來也既得旅見於　彤廷其成名也又得引見於　陛天下藩服賢能之書未獻於　天府而吾姓名獨首塵於　睿覽於戲　日月在天凡有目者之所共覩而吾樓見之獨近且先焉其榮幸爲何如哉其榮與幸既先於衆人則夫所以感激奮發以作其氣以錦其心盡其職業礪其名節以圖報稱於他日者豈可後於衆人哉詩曰無言不酬無德不報諸士子其何以報上乎謹序　成化四年

劉草窗詩集序

三代以前無詩人夫人能詩也太師隨所至採詩以觀民風而繫國以別之方是時上自王公后妃下至匹夫匹婦率意出口皆協音調可誦可歌自夫子刪三千篇以爲三百五篇後詩始不繫於國而繫於人人人不皆能詩也詩道於是乎始晦自時厥後詩不出乎天趣之自然而由乎學力之所至有一人爲本學力而積久習熟以幾於化詩非不工也然比之得天趣之自然者則有間矣嗚呼此刪後所以無詩與詩自刪後歷春秋戰國秦漢非無作者而不傳雖有傳亦不詳漢魏之際建安七子者出然後詩之名始專歸於人於是乎曹劉沈謝李杜蘇黃庾范諸人輩出乃各自以其詩名家然文以時異諸人之作又各隨不同論者又以代別之曰此魏晉也此南北朝也此唐也宋也元也嗚呼秦漢以來之詩變至於唐極矣唐一代以詩取士宜乎名世者爲多然而最著名者僅二人焉而不出自科目宋人取士初亦沿唐制其後專用經義詩道幾絕間有作者非但無三代風觀唐人亦遠矣　國初詩人生勝國亂離時無仕進路一意寄情於詩多有可觀者如吳中高楊張徐四君子蓋庶幾古作者也其後衆業興而詩道大廢作者皆不得已而應人之求不獨少天趣而學力亦不逮矣吳人自四子後作詩者多出於文字之緒餘非專門也惟草窗劉公原博家世業儒至公始專心於詩不拘拘緣飾經語以事進取遇凡景物會心時事刺目一於詩焉發之詞氣激烈音節頓挫多有出人意表者古人謂石學士卿豪於詩公殆近之與蓋公嘗

人遊往跌蕩自少以氣自豪有志當世之務思欲有以自見景泰中郡人陳公鎰掌憲臺授吳公紹例薦公于　朝不果用負有用之才徒以未藝終于一士曼院吏目天下惜之公高視一世慕古人奇偉非常之功世之齷齪者舉無足以當其意惟與郭元登徐原玉湯功讓三人者相推重每胥會劇談竟日終夕刺刺不休會正統已巳有土木之變忠義激發往往形之於詩君子謂公非獨詩豪蓋亦一時人豪云予久聞公以工詩名吳中後來　京師始識之公及與公之子宗師游以公是集見示且求序故書以引其首

家禮儀節序

禮之在天下不可一日無也中國所以異於夷狄人類所以異於禽獸以其有禮也禮其可一日無乎成周以禮持世上自王朝以至於士庶人之家莫不有其禮秦火之厄所餘無幾漢魏以來王朝郡國之禮雖或有所施行而民庶之家則蕩然無餘矣士夫之好禮者在唐有孟詵在宋有韓琦諸人雖或有所著述然皆畧而未備駁而未純文公先生因溫公書鑑參以程張二家之說而為家禮一書實為世人家通行之典也識者乃謂此書初成為人所竊去雖文公亦未盡行憲文公之身動容周旋無非禮者方其存時固無俟乎此書今其既沒之後有志欲行古禮者舍此將何據哉禮之在人家如菽粟布帛然不可斯須無之讀書以為儒而不知行禮猶農而無耒耜工而無繩尺也尚得為農工哉夫儒教所以不振者異端亂之也異端所以能肆行者以儒者失禮之柄也世之學儒者徒知讀書而不能執禮而吾禮之柄遂為異教所竊弄而不自覺自吾失吾禮之柄而彼因得以乘間陰竊吾喪祭之士苴以為追薦禱禳之事而吾之士大夫名能文章通經術者亦且甘心隨其步趨遵其約束而不以為非無怪乎舉世之人靡然從之安以為常也世儒方呶呶然作為文章以攻擊異端為事噫吾家之禮為彼所竊去而不知所以反求顧欲以口舌爭之哉失其本矣竊以為家禮一書誠闢邪說正人心之本也使天下之人人誦此書家行此禮慎終有道追遠有儀則彼自息矣儒道豈有

不原也哉然世之好識人者已憐然於儀文節度之間而忌人有爲也閒有行禮者則曰彼行某事未合於禮彼行某禮有戾於古甚者又曰彼行之不盡何若我不行之之爲愈也殊不思人之行禮如其讀書然讀書者未必皆能遊於聖賢之域然錯認金根爲金銀者較之俯與金銀不識者果孰能哉濬生遐方自少有志於禮學意謂海內文獻所在其於是禮必能家行而人習之也及出而北仕於　中朝然後知世之行是禮者蓋亦鮮焉詢其所以不行之故咸曰

禮文深奥而其事未易以行也尤以不揆愚陋竊取文公家禮本註約爲儀節而易以淺近之言使人易曉而可行將以均諸窮鄉淺學之士若夫通都鉅邑明經學古之士自當考文公全書又由是而上遵姜古儀禮云　成化十年

世史正綱序

世史正綱曷爲而作也著世變也紀事始也其事則記乎其大者其義則明夫統之正而已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非道非義功利雖大

弗取也或曰自孔子作春秋之後大事有呂氏之記綱目有朱子之筆奚用此爲哉曰呂氏之記記其大而或兼夫細也朱子之筆筆其正而或專其統也愚惟錄其大而已細小不屑及也取其正而已統否不暇計也然則有所見乎曰有聖賢之書婉而正學者之書顯而直婉而正所以待後世之賢人君子也顯而直所以曉當世之學生小子也何則人之生也稟賦不齊賢者知者恒少而愚者不肖者恒多聖賢之書用意深而立例嚴非賢人君子不能知也是以知之者恒鮮愚爲此書直述其事顯明其義使凡有目者所共覩有耳者所共聞粗知文義者不待講明思索皆可與知也苟或因是而馴致夫賢人君子之地則夫聖賢婉而正之書亦可由此而得之矣愚所以作書之意有在於是非敢立異以犯不韙之罪也然則其宏綱大旨果何在哉曰在嚴華夷之分在立君臣之義在原父子之心夫華夷之分其界限在疆域華華夷夷正也華不華夷不夷則人類滅世不可以不正也君臣之義其體統在朝廷君君臣臣正也君

不君臣不臣則人紀廢國不可以不正也父子之心其傳序在世父父子子正也父不父子不子則人道乖家不可以不正也本家以立國正國以持世而一歸于人心道義之正則人極以立天地以位夷狄不敢以亂華禽獸不敢以侵人上天所以立君之意聖人所以立教之心或其在此乎請言其詳天位尊上者也地位乎下者也天地之所以生生者物也物之動者有三焉人也夷狄也禽獸也天生人而於人之中命一人以爲君以爲人類主闡教以立人極倫

政以安人生然必其生安然後其極可立也彼其所以爲生人害而使之不得安者誰與夷狄也禽獸也爲生人主必殺虎狼必驅猛獸使吾一世之民各遂其生而不陷其害焉於是乎吾政行而教施而世底乎雍熙泰和矣是則君人者之責也雖然君之所以爲此者非君之自爲也承天之意也能承天之意則能受天之命矣受天命者必奉天焉奉天者必大報天焉君秉誠以事天天垂象以示君焉乎夫精禋感格之誠必諧夫象緯災祥之故如是則天人合一天

不在天而在君矣天之心則仁愛人君君之心則仁愛生民民之生也性天之理以爲其心形天之氣以爲其身心有不明君必明之俾天之理不爲物所蔽身有不安君必安之俾天之氣不爲物所戕故凡其號令之頒政事之施教條之布禮樂制度之具刑賞征討之舉無非以爲民而已爲乎民所以承乎天承乎天所以安其位也然君於此豈能以其獨力爲之哉亦由夫小大內外之臣以爲之腹心股肱耳目牙爪焉耳君總於上臣分於下彼此相資遠近相維階級相承氣脉相通各盡職以釐務畢同心以奉上君必死其社稷臣必死其職事本乎是以持世由一世而十世十世而百世百世而千萬世華必統夫夷夷決不可干中國之統君必統夫臣臣決不可萌非分之望男必統夫女女決不可當陽剛之位臣非有舜禹之聖決不可以言禪君非有桀紂之暴決不可以言伐君雖不及太甲臣非有伊尹之志決不可以言放非爲天吏決不可興問罪之師非奉天討決不可清君側之惡事雖至於無可奈何非濟天經決不可

用權宜之策天冠天履之分必嚴水木本源之心必篤如是則大義立矣雖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必正而後國定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是故父有天下必授之於子子居大位必受之於父父非眞堯舜子非眞朱均必不可以與舜禹子非眞武王父非眞西伯必不可以舍伯邑考隱攝相位不可也宣傳繆位不可也父之所予必子心之所安子之所承必父心之所願非的見天大義之決不可以行權非眞有夫必歸之誠不可以言假授受取與必原其心

原其本心之初於序必順於理必王於心必安以此正名以此定位既定其位必端其本本之所以端者身也身不可以不脩身之所以脩者心也心不可以不正知其身心之所以必當脩而正者學也學不可以不講講學以正心正心以脩身脩身以端其本則夫婦于焉以有別昆弟于焉以有序諸父于焉以有善諸舅于焉以有義族人戚屬莫不于焉以有禮將見身正而令行家和而福生行乎上而效于下雋其近而舉諸遠矣是則大而一世所以綱維之者國

中而一國所以根本之者家也家則內和而外順國則上令而下從極乎一世之大則華夏安乎中夷狄衛乎邊各止其所而不相侵陵則人之所以爲人者相生相養各盡其性各全其命一順於道義之正而不徇於功利之私是則所謂雍熙泰和之世也人既得其所以爲人物亦得其所以爲物天由是而得以爲天地山是而得以爲地則人君中天地而立爲人物之主者其責重矣上天立君之意於是乎其無負而聖賢所以著書立言諄諄乎垂世立教者亦於是

乎不徒託之空言矣區區一得之愚偶有所見而妄爲此書始起秦庚辰之歲滅六國訖于齊世道之始變也終 皇明戊申之春慧出掃于昴天道之終定也首尾凡一千六百二十有一年書成用僭書卷端以示夫當世之學生小子而後世之賢人君子容或有以取之否乎不敢必也於是乎書以俟 成化十五年

學的後序

學的易爲而作擬論語也昔人僭擬論語得罪聖門曷爲效之王通自著書以已擬孔子恩則采輯朱子

語而竊推之以繼孔子之後非效顰也效曾子有子之門人也豈謂僭哉朱子之言天下後世家傳而人誦之何用此爲朱子平生著述多是闡明聖經賢傳之言不嘗自爲一書此愚所以不揆寡陋而妄有所輯也今所輯者多經書傳註中語學者既已熟聞之矣而人[illegible]者何此亦朱子輯近思錄采程氏周易春秋傳文之意也名以學的者何學以聖人爲的也山楊子之言也而朱夫子於中庸或問論中和位育處亦以是爲言喻學者之必志於爲聖賢亦如射者

必志於中的也愚於九篇裁之不無意焉自昔世理諸書皆始於太極今先下學者何書爲初學者作也論語編次無倫今有次第者何論語之書成於賢之所記而愚此書則采朱子之成書故也所謂次第何始以首篇言之人之爲學必自下學人事始下學則可以上達矣是則儒者之學也儒者之學學所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其要莫先於爲己爲人之辨大學一書爲己之學也欲爲爲己之學必先效法於人而後用功於己其用功之要程子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是也以此立志用功循序積累則知與行偕進心與理昭融中外本末隱顯精粗一一周徧是則儒者之學矣古之學者始乎士而終於聖人不過下學上達而已矣若通論一書則首篇是其凡第二篇三篇是其功用之要是則程子兩語也蓋今人既無小學工夫須必先於持敬敬不可以不立而理不可以不窮彼大四書五經以及近世諸儒之書窮理之具也必欲窮理而又不可不知理之所以名故以字訓繼焉既窮理矣由是而治心由是而治

身以之正倫理成治功以至於窮神知化參天地贊化育而極其功用之全是則所謂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也學者下學人事而至於上達天理如此豈非儒者全體大用之學乎此四篇至九篇之大意也其第十篇倣論語之鄉黨舉朱子平生言行出處示學者以標的也前十篇固已備矣而又續以後十篇者作上編如小學之內篇下編則其外篇也上編由事以達於理下編則由理而敬之事一以進德言一以成德言也自昔先儒論敬皆自內而之外今而及

之何自學者言使有下手處耳窮理畧於格物而詳於讀書何讀書亦格物之一事今之學者無師授而欲舍讀書以窮理吾見其泛無歸宿矣六經次第皆始易次詩書春秋禮而今先詩書禮而後及易春秋何由淺以及深也人倫次第皆先君父而後夫婦長幼朋友今以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君臣爲序何由近以及遠也上編既言敬矣而下編又專以仁義爲一篇何孔門教人以仁爲先求仁之要由禮而入言禮則敬在其中矣終篇序道統載周程張四子贊而不取邵焉何黃直卿論朱子道統之所以傳亦云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而不及邵焉其意蓋本諸此非愚敢妄爲去取也愚編此書成恐或者不能無疑竊觀勉齋先生作朱子行狀擬禽或人之疑於後因效之書此于卷末蓋志所見耳非敢竊比大學中庸之或問也觀者尚矜其志而無備責云天順七年

本草格式序

儒者之學不但有性理之學而又有物理之學焉大學之教以格物爲先而聖人教人學詩亦欲其多識鳥獸草木之名爾雅一書亦於草木蟲魚詳焉予幼有志物理之學讀書之暇遇物輒加考究後見夾漈鄭氏通志畧序文所謂儒者達詩書之旨而不識田野之物必廣覽動植洞見幽潛通鳥獸之情狀察草木之精神然後參之載籍明其品彙意其必大有所深造也徐而考之不過剛節醫家本草而已及以本草觀之凡藥有所疑者曰華子曰是此物陶隱居曰非圖經曰宜治此病衍義曰不然嗚呼作書者尚不灼知其物之眞的考書者又何所據而用之哉況其所載藥品動至數千其中有世人所不識古方所不用者紛紜錯雜卒無定見心竊病焉後得王好古湯液本草簡而且要心甚喜之然其中所載之藥如藿香本草類也而載之木部之中譬則善風鑑者不能辨其人形之男女又安能審其人之氣色而知其休咎哉竊念醫書之有本草如儒家之有字書也不識字義者斷不能爲文不識藥性者又安能治病哉是故欲識藥性先識藥形然所生之物地各不同不皆聚於目前也不有纂要之書又何自而識之哉予以

此故卽邵子觀物之說本周禮五藥之月擬爲本草格式及採取條例一編載之中間以俟後人用焉夫自神農作本草之後漢世始詔求其書歷唐宋以至于元代代皆加脩纂無一代不然者然所命執筆者多儒臣儒者於方技固未能盡通而專業方技者又未必能執筆是以其書雖多然皆傳而寡要泛而無實非獨無益於世而或至於誤人也亦有之矣予學儒而不通於醫竊本儒家所謂物理之學者以爲醫家本草之書較之舊本似亦有可取者願惟欲成此書須是足迹徧天下然後可也今頭顱種種矣拘於職不出 國門者幾三十年不日將乞骸骨歸老海隅諒於此生終無可成之期始序其槩而藏之異時嘗老蒐裒及正首丘之後萬一 國家欲承前代故事成一代之書以嘉惠生靈或有以此聞之于 上擇而用之緒而成之死且不朽矣謹書以俟

大學衍義補序

臣惟大學一書儒者全體大用之學也原於一人之心該夫萬事之理而關係乎億兆人民之生其本在乎身也其則在乎家也其功用極於天下之大也聖人立之以爲教人君本之以爲治士子業之以爲學而用以輔君是蓋六經之總要萬世之大典二帝三王以來傳心經世之道法也孔子承帝王之傳以開百世儒教之宗其所以立教垂世之道爲文二百有五言凡夫上下古今百千萬年所以爲學爲教爲治之道皆不外乎是曾子親受其教旣總述其言又分釋其義以爲大學一篇漢儒雜之禮記中至宋河南程顥兄弟始表章之新安朱熹爲之章句或問建安眞德秀又剗取經傳子史之言以塡實之各因其言以推廣其義名曰大學衍義獻之時君以端出治之本以立爲治之則將以垂之後世以爲君天下者之律令格式也然其所衍者止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蓋卽人君所切近者而言欲其舉此而措之於國天下耳臣竊以謂儒者之學有體有用體譬本乎一理用則散於萬事要必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是以大學之先旣舉其綱領之大復列其條目之詳而其條目之中又各有條

理節目者爲其序不可亂其功不可闕闕其一功則少其一事欠其一節而不足以成其用之大而體之爲體亦有所不全矣然川之所以爲大者非合衆小又豈能以成之哉是知大也者小之積也譬則網焉網固不止乎一目然一目或解則網有不張譬則室焉室固不止乎一椽然一椽或虧則室有不具此臣所以不揆愚陋竊放眞氏所衍之義而於齊家之下又補以治國平天下之要也其爲目凡十有二曰正朝廷其目六曰正百官其目十有一曰固邦本其目十有一曰制國用其目十有一曰明禮樂其目六曰秩祭祀其目七曰敦教化其目十有一曰備規制其目十有六曰慎刑憲其目十有四曰嚴武備其目十有六曰敬夷狄其目九曰成功化其目一先其本而後末由乎內以及乎外終歸於聖神功化之極所以兼大小合內外以成大全體大用之極功也眞氏新書本之身家以達之天下臣爲此編則又將以致太治平之效以收大格致誠正修齊之功因其所餘而推廣之補其畧以成其全故題其書曰大學衍義補云非敢越駕先賢以犯不韙之罪也臣嘗讀眞氏之序有曰爲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而繼之以爲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清出治之源爲人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是蓋就其本體而言爾若夫其功用而究竟之君臣所當知者則固有在也學自古昔聖賢爲學之道帝王爲治之序皆必先知而後行知之必明其義行之必舉其要是以欲行其要者必先知其義苟不知其義之所在安能得其要而行之哉故臣之此編始而學之則爲格物致知之方終而行之則爲治國平天下之要宮闈高深不出殿廷而得以知夫芭里邊鄙之情狀草澤幽遐不履城闕而得以知夫朝廷官府之政務非獨舉其要實出治者以御世撫民之具亦所以明其義廣正君者以輔世澤民之術譬之醫書其人前編則黃帝之素問越人之難經後編則張仲景金匱之論孫思邈千金之方一方可以療一證隨其方以治其疾惟所用之何如也前書主於理而此則主乎事眞氏所述者雖皆前言往事而實專主於啓發

當代之君亦當孔孟告魯衛齊梁之君而因以垂後世之訓臣之此編校之前書文雖不類意則貫通雅文兼雅俗事雜備吏其意蓋主於衆人易曉而今日可行所引之事類多重複所俗之辭不能雅馴弗暇計也臣遂方下士叨官　禁近嘗　先皇帝在御之日首開　經筵即緣進行之末親親儒臣以眞氏之書進講　陛下鄉德青宮又見宮臣之執經者日以是書進焉臣於是時蓋已有志於是既而出教太學暇日因採六經諸史百氏之言彙輯十年僅成此書用以補眞氏之闕也繕寫適完而　陛下嗣登大寶蓋若有待焉者臣學不足以適用文不足以達意偶因所見而妄有所陳區區一得之愚固無足取而惟一念之忠讜爲　聖明所不棄焉未必無少補於初政之萬一臣濟謹序

明堂經絡前圖序

明堂者黃帝坐明堂之上與岐伯更問難因雷公之請坐明堂而授之故謂之明堂云其書上窮天紀下盡地理遠取諸物近取諸身不專爲人身設也而後人作爲圖經以明氣穴經絡乃專以歸之明堂何哉蓋以黃帝之問岐伯之對雷公之授受所以上窮下極而遠取者不過明夫在人之理而已黃帝之問岐伯首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蓋謂是爾夫人得天地之性以生凝而爲之形流而爲之氣內有臟腑以應天之五行外有面部以象地之五嶽以至手足之有經絡十二以應經水肢體之有系絡三百六十有五以應天度其氣穴稱是以應周朞之日上下有紀左右有象督任有會衝合有數是人一身生天地之間全陰陽之理聚五行之氣備萬物之象終日之間動息坐卧百年之內少壯艾老無非是身之所運用而恒與之偕焉乃至有其身而不知其身之所有而凡在其身者若臟腑若脉絡若孔穴曾不知其形狀何如其氣脉安寓其名稱曷謂是有其身而不知其身之所以爲身也取諸其近也且然況又欲遠取諸物而上窮下極也哉或者貽予以鎮江府所刻明堂銅人圖面背凡二幅予懸之座隅朝夕玩焉病其繁雜有未易曉者乃就本圖詳加考訂復以存眞圖附

槃於內命工重繪而刻之考史宋仁宗天聖中命尚藥奉御王惟一考明堂氣穴經絡之會鑄銅人式惟一又訂正訛謬爲銅人腧穴針灸圖經上之詔摹印頒行其後又有石藏用者按其狀繪爲正背二圖十二經絡各以其色別之意皆京口所刻即其圖之遺與嗟呼所貴乎儒者以其格物致知於凡三才之道萬物之理莫不究極其所當然而知其所以然也矧吾有是身至切至要長與之俱長老與之俱老而不知其狀不識其名可乎此予所以不自揆而爲

此圖非徒以爲醫家治病用而於儒者所以養身之方窮理之學亦未必無補云

明堂經絡後圖序

聖人所慎者三而疾居其一是疾之爲疾係人之壽夭死生不可忽焉者也聖人猶且慎之況餘人乎欲慎其疾必知夫疾所自出之原而加慎焉則百病不生百病不生則能盡人所以生生之理而不枉其天年矣且疾所自出之原果安在哉身而已矣是身也稟氣於天地受形於父母固非天[illegible]而爲之亦豈父母布置而成之也哉然而五臟六腑百體骨骸經絡俞合孔竅無一而不備焉人能保而養之則全而歸之矣全而歸之則人爲古人子爲孝子而無忝於天地之委形父母之遺體矣彼夫六合之間橫目而黎首者棼棼擾擾自戕自賊不知自保者多矣然其間亦或有偶能保全之者蓋亦資稟之美備非學問之功也所貴乎學者以其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理窮矣性斯盡而命隨之欲窮夫理當自吾身始吾身所具之理所謂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聖賢所以建圖者書者因已明盡矣然其言深於理詳於氣而於所賦之形質則容有未備焉者予述此圖蓋示學者以理氣之所凝以成質者而使其知疾病根原之所自出而慎諸身學者誠能察之目而究諸心識夫肢體之運動順夫氣脉之流行則可以奉親以盡孝保身而全歸矣若夫世之學方技者以之求十四經之流注八法之運用九鍼之補瀉亦未必無所助云 成化甲辰年

皇明歷科會試錄序

皇明開國之二年首詔天下開科取士明年鄉試又明年會試仍參用勝國程式而一科御罷之又十有四年始定為　今制以試士子甲子鄉試乙丑會試初為小錄以傳然惟列董事之官試士之題及中選者之等第貫籍經業而已其錄前後雖各有序然猶未錄士子之文以為程式也次科戊辰始刻程文自時厥後永為定式但此後五科其間命官列銜尚或龍時不一永樂以後其制始一定而不更易自乙丑至今再歷乙丑而踰其半凡三十又四科矣予來

京師餘三十年於歷科會試程文甲中以後無不獲見者惟庚辰以前僅見其一二夫以　京邑四方賢才所萃古今書籍所聚且官館閣以文字為職業尚弗克盡見況遐方下邑之士乎予友少宰華容黎先生蒐訪者累年始得其全帙日因假以歸俾諸生錄出益以家所有者編次通為一帙以便觀覽虛其未簡以俟續入於乎則是錄之編其所關係夫豈小哉非但可以攷見　皇朝一代取士之制與夫前後人才之高下文氣之傳薄而於世道士風亦可於是乎觀之

弘治三年春三月望日男敦編次

天啓元年仲春望日七代宗孫爾敦重編

爾懿同編

敦男兆昌

昌校訂

瓊臺會文會稿重編卷之九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十

大學士謚文莊瓊山丘濬仲深甫著

序

吉水龍氏族譜序

自宗法廢而左戶之藏既散肉譜之學不傳而士大夫家有譜牒者益鮮矣今天下分兩截十二藩屏而人家譜牒之作盛於江右而江右在吉郡尤盛蓋其所以盛者蓋有四焉江鄉土編地瘠季世割據者所不爭人家所藏圖籍不盡燬於兵火一也習尚淳朴不喜一切珍詭玩好之物倉卒變起所特者惟文籍二也脩重世家婚配必先門地崛起之家雖盛顯物論終不之與所謂故家右族皆譜牒以爲文獻之徵三也人以讀書爲業雖田夫販客亦皆粗通文理涉獵古史喪亂之餘文籍散失無所於稽亦往往有能口道而心憶之者四也用是四者族人家譜牒所以能獨盛於他方然其間亦不能無積習之弊失在於好攀援古名賢顯宦以粉飾其家世張大其閥閱凡劉姓者皆長沙定王之後張氏者皆曲江丞相之裔無一族無所自來者此雖天下通弊而於茲則殆甚焉者也予自宦游以來交天下士多矣而於廬陵士大夫親厚所謂士夫者無家無譜牒者近同年友常都太學士吉水龍公遜序出其家譜見示且屬以序考究譜牒援引[illegible]有證據不徇前人之失而肆一己之見直疏而旁通之纖悉不遺切而實曲而盡如禹之導川水其所自來疏其所由分會其所由歸其間分支[illegible]雖若錯出散見其實條理脉絡未始混淆也使後人按圖而求之據牒而考之既知其所以同又知其所以異其得古良史作表傳之遺意與予故序而歸之以示龍氏之後人且以告凡江右之爲肉譜者云

文昌邢氏譜系序

海南氏族所謂故家喬木者皆自中州來故其遺風流俗往往而在蘇長公所謂衣冠禮樂遺風蓋指此也其散在四州者瓊爲多[illegible]邑文昌[illegible]可數者五六家邢其一也邢之[illegible]渡初至今子姓蕃衍散居邑中者殆居他姓什三四焉所謂

五六大族其殷富一時雖或過之至論其盛且蕃未有或先邢氏者也豈非其一姓之克大者乎族不徒大而且多賢隱而賢者予不能盡知也所及知者其顯而賢者耳所傳聞者則有宋故某官夢璜以文學政事著聲前代載在郡乘可考也所聞者今某處教諭貴明經潔行所至師仰所見者則予友蘇郡太守宥也宥字克寬登正統戊辰進士第擢四川道監察御史陞知台州府事尋改蘇郡邑人自　國初至今登進士第者僅三人然仕止郎官今克寬年未五十已官二千石守天下大郡清名美政播聞朝野華階峻秩日進日崇不止此也然則今日邢氏之族又豈但大於邑中諸族而已哉邢氏舊有族譜久燬於火至克寬之先大多某府君咨訪故老蒐羅散失粗錄成帙晚年以授克寬俾終厥志克寬承命惟謹寢息不忘者垂二十年始克承先志命之曰邢氏譜系間謁來　京師以予同鄉且相厚也屬予序嗟夫氏族以名爵顯名爵以才德著氏族蕃而名爵無聞樗櫟之材也名爵顯而才德弗稱土木之偶也有名爵以表氏族有才德以副名爵則雖在中州聲明文物之地亦云鮮矣而況遐遠之地也哉是則文昌之有邢氏邑里之望也邢氏之有克寬族屬之光也後之承其統緒同其宗盟者益思所以繼之承之光之大之於無窮哉

廣昌何氏家乘序

後世作譜者率遵歐蘇二家說者多病其簡何也蓋家之譜視國之史史紀一國之事不得不簡譜錄一家之事不可不詳彼其世遠人亡載籍湮微往事無所於稽不得已而畧之可也苟耳目親所見聞明有徵驗可以貽遠而示範乃亦棄之而不錄博雅好古君子所不忍也曾謂仁人孝子而忍忘其先德哉此廣昌何氏家乘所由作也予友大司寇盱江何公廷秀續其先太宰公所輯何氏家乘刪以見示屬爲序蓋兼本二家之義例而折衷之詳書備錄巨細不遺分爲六卷一譜序二族譜圖三宗譜圖四家傳五婦德六先塋志而附載貤封　制書贈送詩文而終以先世遺事其於廣昌畫錦何氏一族之事詳且備矣

凡何氏受姓以來見於史傳者殆無遺焉予嘗讀韓文每疑其序述何堅何與韓爲近之說意謂古人因生以賜姓爲其後者非所出而月之客或有之聲音偶爾相近出於一時方言者焉能強人以必從哉疑其言無所本及讀史記周本紀註應劭曰氏姓註云以何姓爲韓後然謂之以爲後則固非聲音偶近者矣近世鄧名世姓氏書辨證亦謂何氏出自姬姓食采韓原爲韓氏韓後爲秦所滅子孫散居陳楚江淮間以韓爲何隨聲變爲何氏名世宋人去古益遠何所從而得此說哉考之孫愐唐韻韓滅于孫散居江淮間以韓爲何字隨音變鄧說蓋本諸此然則鄧說本於韓應氏生二子之前數百年其言必有所本且明言其出氏姓註非無徵之言也韓子偶未見與抑或別有所出與自昔觀人之國而論其世者必徵諸文獻予竊以謂論人之家世者宜亦然何氏之賢人在前代政事則有武經術則有休名位則有魯三人者其尤者也若以典籍言之則休公羊本自羽翼聖經得以從祀孔庭番名千載其次則西疇常言蠡鑿乎布帛菽粟之文宛然濂洛宗旨也今書錦之何實出西疇太宰公西疇先生六世孫也先生諱坦仕宋爲實謨閣直學士廣東提刑太宰公中興其後而司寇公實隨太宰公之武父子清名勁節爲當世偉人俱以經術發身胥科歷官中外位八座爲時名臣本朝章中書省而專任六部今尚書執政大臣也記古丞相然百年以來大江以南父子相繼爲尚書者謹見何宗所謂政事經術名位至是益大以顯況公又多有著論大雅君子卓爾不羣其所以具瞻四方傳布後世文獻之足以徵者豈止一時一方而已哉昔漢韋賢父子相繼爲相玄成作詩以自劾其遠祖德也曰赫矣我祖慶流于裔於體厥德於赫有聲其勉後人也曰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今公父子實足以匹休於漢之韋氏而爲其後人者盍誦是詩以相勵思齊其先人而庶幾其企及乎予與公偕登甲戌進士第同年中志同道合者也故不辭而爲之序

貴溪丘氏宗譜序

貴溪之周坊有鉅姓曰周氏者氏雖周而其實則丘也丘之先出自宋魏國忠定公公之子壽儁以字行生子汲知饒州汲子必恭始居鄱之樂平邑人稱所居曰丘村其玄孫亨遁分居餘干之珠湖子眞寶者徙邑之墩頭墩頭密邇信之貴溪世與貴溪周坊周氏連婚姻眞寶四世孫諱萬軒者生六子時周氏乏嗣因命幼子惟政爲其後至今四世矣惟政生子旭鑑守合有聲終浙江參政孫裘守栝致政家居曾孫彝字宗用者又以進士遷廣州曾擢任陝西按察副使今改任于閩將行過予謂曰某與予同年登第三百五十人中惟吾二人者同出丘宗然某之姓尚從于周屢嘗上疏[illegible]之而未遂其志某之心切切于是來嘗旦夕[illegible]世日遠世有後者莫知所自思欲續[illegible]以然以示後來豫求予一言他日[illegible]歲甲戌登進士第同年中來有[illegible]人與予同所出然而列[illegible]金門之[illegible]者則又以周姓者爲[illegible]君因[illegible]之人易以知其然哉是則宗用之譜不可以不續而予之序亦爲可以不作哉謹用考吾丘氏[illegible]姓之始來俾以繫之世系之前庶其後之子孫知其源流之所自也按志氏族者謂周太公望國於齊都營丘子孫因以爲姓及考史記齊世家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譙周註云姓姜名牙炎帝之後其先祖嘗爲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于呂或封于申武王平商而王天下封尚父于齊都營丘其地在今齊州臨淄或云濰州[illegible]樂有營丘故城凡二十八傳而田氏奪其國失自太公一傳而爲丁公伋五傳而至胡公靜徙都薄姑山則齊都營丘僅四世爾其子孫以地爲姓者不知始于何時意者遷薄姑之後其留營丘不去者遂以爲姓邪雖然天下之地名如宛丘潛丘黎丘之類非止一營丘也況丘氏之外又有所謂閭丘氏奚仲氏奚丘氏陶丘廣丘曼丘淄丘之類皆出齊國豈皆太公後與若左丘明見於魯論咸丘蒙見于孟子淳丘稷丘出於列仙丘林丘敦出于夷虜則後世以丘爲姓者亦云多矣安知其不如今世之人上實氏之

去上東方氏之去方邪自唐人著郡望而以河南望丘良以襄公父子之顯融故也然丘姓顯者多著于南朝齊梁之世率出於兩浙之間則江南之丘有自來矣宋人顯者莫如忠定公然史止載其子壽遊而不及壽雋壽雋仕理宗朝官至尚書其知婺州時嘗援朱文公張宣公例請呂成公謚蓋亦崇尚道學者也是則周坊之丘本於丘村丘村之丘原於江陰江陰之丘其前也有忠定公之建功業有尚書公之尚道學自分丘村以來雖有顯者而不甚大著抑自數頭變爲周坊之後四世而三人皆紆金曳緋殆若果木然必剝枝而後始大榮茂邪雖然枝葉之茂由其根柢之大也苟非厚積其基而植其本斟泉以灌溉之除蟊以保養之則欲其蕃盛碩茂大至百圍長至參天多至成林無也予願凡爲丘氏子孫者世世相承積而益以立其基敦仁義以培其本讀書學禮所以灌溉之也德恭容愛所以保養之也以是而持家保成則其博大而悠遠豈不有必然者哉譜成書予此言於卷帙之首非但爲周坊子孫告凡分自丘村而出於江陰者皆所當知也雖然豈但江陰哉凡天下丘氏者皆不可不知焉

豐城涂氏族譜序

古者姓氏皆著地望如王則太原琊琊李則趙郡隴西崔則清河盧則范陽之類是也自中正之官不設定氏之藏不備而肉譜之學世不復講姓氏散於天下所在而有不復上著所謂郡望者特空名爾惟涂一姓望於南昌而其族姓亦特盛於所望之地今猶古也唐以前未有顯者至南唐有涂庶者蒲豫章志涂姓於此乃昉見於載籍在宋登進士第者有天明有正勝有壎元有溍生皆洪撫間人一郡皆古豫章地也入　國朝以來涂姓發身科第列官中外者比宋元爲益然皆不出洪撫之間否則其鄰境也其他郡邑間有一二寃其所自來其不自二郡分也蓋鮮矣豐城涂氏爲邑著姓予所及識者今廣東按察副使涂君君自庚辰進士拜監察御史一再出巡皆凜凜特風裁今奉　璽書謫戍于海南予家瓊山時以內艱家居間過予出其所作族譜見示予

觀天下姓氏不著地望也久矣今人求王於瑯琊太原求李於趙郡隴西殆猶昔人所謂求釜錡錢鎛刀鈇於鐵爐步也名存而實亡矣孰謂數百載之下千百姓之中乃有一姓獨著舊望如豫章之涂者乎蓋絕無而僅有者也夾漈鄭氏謂涂因水爲姓而今南昌志無所謂涂水者豈古豫章郡兼今數郡之地而涂水乃在今他郡界耶否則古今水名隨時改稱有不同邪或者又謂涂本古塗山氏南昌尉始去土爲涂塗姓別出散處四方惟涂至今居洪撫之間爲多豈皆南昌尉後邪二者必居一于此矣雖然王盛於瑯琊以祥覽兄弟之孝弟李顯於趙郡以贊皇父子之功業苟爲不然徒假此以市婚矜世亦奚取其爲望哉予願涂氏之子若孫若曾若玄覩憲副君之茲譜惕然感發以爲凡洪撫之間涂者倡使皆如憲副君之邁往有爲於時則涂在今世亦將如王李崔盧之在前代矣顧不偉與予因憲副君請勉書以爲曲江涂氏族譜序非但爲一曲江也蓋以告凡今之涂姓者云

五一居士詩卷序

昔歐陽子自號六一居士蓋以已身均於五物之間而各一之以爲六也今潮陽有盧先生者亦自謂有筆墨絺硯各一與已爲五而自號五一居士焉得非聞歐陽子之風而竊取其意與歐陽一五物而爲六人居物之間也先生一四物而爲五人資物以用也人居物間人與物猶殊也物資人用則物與人一矣夫凡受形天地間無非物也物物也人亦物也人以一物而物於衆物之間獨異而且靈故天下之物無一而不爲吾之所有故以之而並兩儀謂之三一可也以之而並三光謂之四一可也以之而並八卦九疇則又可以一其八與九矣推而至於百千萬億莫不皆然豈但此四物五物而已哉或者乃謂非吾所有過矣矧今所取之數得天地之中數河圖之中五太極也洛書之中五皇極也五之爲數又合一二三四而成之一水也二火也三木也四金也五爲土而寓於四行之中交相爲用以成萬物缺一不可也以一身而居筆墨紙硯之間以運用之以紀古今

事以應天下之務亦缺一不可也先生之意殆出諸此與雖然之四物乃衆人之所同有者而獨專之可乎蓋以人用物衆人之所同以已觀物達者之妙契當虛室生白之處明窗棐几之間召陶泓而來陳玄坦楮先生之腹脫管城子之帽發至理於心畫之微托幽興於運運之末得之於心而應之於手斯時也人耶物耶混混然合而一矣烏有所謂五哉先生名昊字懷廣初爲湖郡司訓今陞邯鄲教論云

樂閒堂詩刪序

東吳朱宗遠以樂閒爲號大理卿錢唐夏公季爀爲之記會其子水領京閩鄉薦會試春官以書來求予序夫已有之而後心契之契之深而後言之切苟想像而強爲之言雖言之猶不言也予叨官于朝日在塵紛膠擾之中求頃刻閒不可得也已非閒者何以知閒之爲閒閒且不知又烏知其爲樂哉諾之久而未有暫時閒暇之際矧以衰老思歸有志未遂其心戚戚然恒不樂也欲下筆輒中止會不知閒所以閒閒而又樂者果何如也雖然閒樂之趣雖未克以身享而樂閒之理則有可以意推者夫人情之所感者有七惟樂爲適意身之所享者非一惟閒爲實用適意於其所享用之實以斯人也享斯樂也其謂與乎人之之閒也與何者七情之中其六者皆感物而動者也惟樂則生於吾之心而適於吾之意焉然人之樂也有樂於功名者有樂於貨利者有樂於詞章者有樂於聲色臭味者有樂於林泉花木者有樂於禪鋭仙眞者彼皆取之於外資之於人而於吾身心之實用則未必皆眞有所得焉惟閒也無所慕於外無所資於人實有之實用之休休然無虞優優然有餘油油然不拘肢體我所有也室廬我所有也觀聽我所有也歲月我所有也山川我所有也天地我所有也一日也而兼兩日之適一人也而兼衆人之用無所事而閒隨所在而樂斯人也世豈多有哉雖然是閒也天靳惜而不輕予人人未易以得之也有父母之養不得也有子孫之累不得也有職業之拘不得也有庸調之給不得也有一於此閒且不可得況得而樂之哉蓋必有所不閒於其前然後得以享

上則於其後且宗遠有幼辛勤承家業詩門戶積久而成緒至是一一皆如其意上有盜壯之御康和而清健下有亢宗之子穎敏而通達甘旨之奉有餘詩書之香不斷內而心也無意外之干外而身也無疾疹之餘意無翳而不適用無享而非實一世之人有宗遠此閑而不知樂者多矣閑而能樂此宗遠所以異於人哉予故推其意代之言以為所居堂序

觀瀾卷序

天下之奇觀莫有過於水者乎水生於天一以成於地六方其生也其端甚微及其成之之後潛於地下則為泉流於地上則為川或為窪池或為沼沚或為溝洫或為澗溪大之為江為河極其至也則為海焉隨地勢以賦形因天時而變態非若山有一定之形成於開闢之初不可以移易也是則水之為物中有至理存焉而人之觀之也何可以無術乎孟子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瀾者水之淵氣處也人能於是而觀之則天下之物所以峽人瞻視而啓人心思者孰有過於是哉太學有更目劍川張伯威致其將歸明里介其弟人林微京庠生携其所謂觀瀾閣卷來予為之序閣在所居之東南蓋瞰溪流以為屋也閣以觀瀾為名其亦有得孟子之言矣乎孟子之為此言蓋借水以形容道之有本也言雖在於水而意則不在於水而伯威之取是義以名其閣也其意亦猶是否乎想當風清月白之秋長空無雲千里一碧湛然明鏡之中浴星斗而吐吞之涵山樹而動盪之亦可謂天下之奇觀者矣雖然未也若夫油然而雲變色欻然而風震撼雷雨交作魚龍汹出激於石而為噌吰之聲盪於沙而起洶湧之勢盤而為渦旋而為瀾擣波而鼓濤噴沫而飛珠夫如是斯可以盡水之變而天下之奇觀在是矣伯威登是閣而攬或過斯景焉其尚繹予斯言而有契乎其心矣乎於是乎序

忠愛祠詩序

江郡推官王公歿於王事郡人請于　朝立祠祀焉祠在郡治東卧龍山之麓有司歲以五月二日行禮公生忠辰也方公歿時郡之人無小大臨其喪次者小哭之葬其更生及其既久也拜其祠下者莫不

慕之如其始死其實實者哀之慕之各以其情而能
言者又寓其哀慕之情於文辭之間積久成帙其冢
嗣翰林學士一夔請予序其首古人有言盛德必百
世祀若公者非所謂盛德者哉然公之德之盛非止
忠愛二者汀人以忠愛顏其祠節其一惠耳夫致身
事君是之謂忠盡心卹民是之謂愛公初奉　天子
命來爲郡幕政平德孚九載如一日六邑之民合詞
告借籍泉以聞陟司郡刑寓忠愛之意於鞫訊之中
獄以屢空民用是而不犯在郡至是蓋十有八年矣
乃正統己巳春鄰郡沙尤盜起侵軼郡境旬月之間
聚衆數萬郡人力不能支遂嬰城自守賊圍數重樵
蘇路絕民嗷嗷以待盡公欲發廩以濟守執不可公
移諜以擅發罪自任守從之民得粟守益堅城賴以
完賊退之後官軍搜山澤獲男婦避難者誣以爲賊
公力辨之民得生者四百餘人既而守將又得汀民
與賊交通者姓名欲按籍行誅公曰民平日輸賦私
公供官軍事出倉卒官軍不能爲之衛民不得已而
[illegible]本心協從國法古典也守將不從公力爭
之且取其簿籍火之事遂已所全活不可勝計夏五
月賊又犯屬邑寧化報至衆曰寧化素無備而賊勢
熾甚非王推府不能禦之不然民皆塗炭矣公毅然
請行統丁壯與賊戰于蓋洋者數十合斬首數十級
降者三十餘人越二日復大戰于大波又破走之賊
勢大沮公尅日擣其巢穴平有日矣不幸以疾卒于
官時　月　日也六邑之民聞之如喪其父母然手
香燈具衰絰者接踵于道嗚呼公所謂盛德者非耶
德莫大于救人死于垂亡出民生于既死公奉　天
子命以司刑無事之時既免民死于箠楚之下不幸
而遇禍難又能免民死於矢刃之餘凡若此者無非
以愛君之民也愛其民即所以忠其君也忠君而愛
民人臣之職于是乎盡而在夫人者其德莫盛焉盛
德必百世祀況又以死勤事合於祭法是宜膺　九
重之寵命享萬民之蒸嘗而無窮已也一時士大夫
哀之慕之爲之詠歎歌頌不一而足是豈無徵之空
言哉是宜學士君爲之裒集以傳也公諱　字
某姓謝氏今學士君請于朝復本姓云

海航詩卷序

進士陳君朝用起復來自錫山致其鄉人趙濂廣序之言曰某宋宗室盛國公之裔世居無錫之鴻山幼承祖宗遺澤兢兢戒謹恒忍失墜居陸大海每見商船出沒其中一日之間凶危亡數矣因念人能於安居無事之時兢惕于心恒若舟航之在海也豈復有失墜乎因以海航爲號蓋用以自儆也鄉人能詩者多遺以詩然未有序文以發揮其意稔聞翰林丘太史名予之庶師幸爲予一言以爲終身之戒可乎君既至首以見請予惟天下之至險者川也而川之大者不險然則天下之川之大孰有過於海乎是故聖人作易示人以趨避之方往往曰涉大川川之大者蓋言海也觀易於需於同人於蠱於大畜於益於渙於中孚於頤之上九於未濟之六三皆曰利於謙之初六獨曰用於訟則曰不利於頤之六五又曰不可恒人能明於利用可否之際以之涉世無難事矣廣川之水嘗操巨艦以航海而以航海名其居且以自儆其所有得于大易涉川之義也乎則又不止于見危險而恐懼也予以進士君之請致一言以復之曰洋洋乎其尚以理爲航以海視世本諸理以涉世之危險一吾理以涉之揆諸理而曰利曰用則時可或敬之枹振吾禮義之帆揆諸理而有不利有不可則維吾纜於聖涯下吾杖於道岸

南山主人詩序

岸南之山其脈皆自大庾而來綿亘聯絡至芊城而止轉而西南或起或伏不過一二里輙中斷斷則五六里或十數里方一起往往枕水上或計水中或緣水際其面勢大率向南南爲陽明之地陽光所照得之多且先以故景物明媚草木鮮茂視他方爲盛幽人莊士卜築者恒據乎茲去郡城四十里許有山因困焉輪囷焉居人名之以其形曰圓山景物茂而其陽尤佳有崔公松秀者世居其山之南因以南山主人自號一時縉紳士大夫聞之輙賦詩以歌詠其主人子鄉貢進士鐸祥成帙來予序夫艮爲山位東北方丁之山皆起自北而趨于南南者山之面也觀人者必於其面居山者必於其陽居山之陽則得枹

負之正順陰陽之宜將離明之光擬景物之勝可以久安居修游觀而爲終焉之計貽後之謀矣崔氏之先居此不知凡幾世至公始以自命而詩人又爲發揚之噫是山也以人而重因詩而益彰殆將與三百篇所謂南山者儷美于天地間也乎予意其居處之固必有如所謂竹苞松茂者矣彊理之整必有如所謂原隰畇畇者矣不騫不崩之壽予敢以爲公祝至於臺萊杞李以爲邦家之基則又有望于公之子若孫云

心師軒詩序

鄭師陳衍丁寬一日過予持一帙甚鉅揖予謂此衍所著心師軒卷也相知者往往爲詩詠之而翰林脩撰安成劉公既爲其記之矣未有序其首者幸惠之以一言予詰之曰子之有心有師可也何賴乎人之言既以求記又欲求序乎且心之在人在內而不在外者也爲主而不爲客者也命物而不命於物者也今謂心爲師則是所以爲師者欲也抑不知所以師者何物與予曰以心師心是有兩心矣予不先其所謂又烏能爲之言願更求諸他于寬持卷去時且將夕歸而坐諸軒間四窻洞開無人萬籟寂然無聲矣斂容端視至于夜半俗氛消盡萬慮閒泯而清明之氣澄澈光明但覺靈臺之中凜凜乎若嚴師在焉德容尊嚴冠服整肅可敬可畏聲欬不聞言動中節可觀可法琴瑟在前不敢踰越夏楚在側不敢違犯頓然一悟然後知于寬所以名軒之意有所自也張子曰正心之始當以已心爲嚴師其以是與明日于寬復來因書所得者爲序畀之俾書諸卷端噫于寬所得者其亦與予同否乎 天順七年

友菊詩卷序

五羊有黃處士者以友菊自號既卒其子貞定府學司訓新宦游四方遇天下之名能文辭者輒求爲之賦咏歲久積成鉅帙今年致其事南歸過予求識一言嗟乎善觀人者不于其人于其友觀其友何如人則其人可知矣周濂溪謂菊爲花之隱逸范石湖又謂其有幽人逸士之操處士於菊也志同道合貞如朋友之相契焉其爲人不問可知矣殆所謂幽人

士而爲人中之隱逸者與處士往矣然而秋風二徑晚御寒香其友固無恙也古之孝子不忍死其親親雖亡也見其執友如見之然此司訓君所以惓惓于其先人所友之菊也與昔柳子厚自記其先友于碑陰必歷敘其人之大槩以見其先人交游之廣而司訓君于其先友則徧求天下之能文者以發揮歌詠之以見先人志操之同其用心與子厚一也而勤力過之然子厚之自記書其長可也而亦及其短此所以不滿君子之意而君則不自言而必徵夫作者之言而所言者馨香之德介潔之節風霜之操其美之液非徒不及其短且無短可言也其視子厚又不獨勤力過之而孝愛之情忠厚之意亦油然見焉嗚呼處士於物其友之篤如此於其朋友可知司訓君不忘其親所交之物也如此於其執友可知予於此卷重有感焉故不辭而爲之序 天順元年

京華勝覽詩

戶部主事惠陽秉君養正之弟順來 京師省其兄未幾將歸九與主事君同朝及素所往來者咸賦詩贈之且題曰京華勝覽夫自越嶠之南北轅以抵於燕所履歷者非止一所而專以京華爲言者紀其大也舉其大則小者在其中矣蓋以天下城池之壯宮室之麗人民之衆物貨之夥皆未有若 京師者也地大而人衆一覽之頃而天下之大觀畢在焉如游羣玉之府琮璜圭璧瑤琨琳琅水蒼山玄之珍光明焜晃橫斜積疊使人不知所視如入武庫之中戈矛劍戟羽旄甲盾鋒鍔犀利炫熠森竦使人莫敢注目如行崇岱衡霍之間山輝川媚雲蒸霧蔚龍拏鳳跂蒼翠萬狀千態萬狀使人應接不暇信哉其爲勝覽也雖然覽之以目而無所得於心則亦奚益之有昔之人如司馬子長者往往因游覽以成所學非必深居簡出操觚染翰然後爲有得也順而勉之庶幾不負諸公贈詩之意否則茲行爲徒行矣予與主事君爲同年進士又鄉人也故序諸首

江湖勝遊詩序

予友左吏部時翊持一卷示予題曰江湖勝遊將求諸名人詩寓歸以贈其姻契廖榮仲翌者首以序見

屬且曰仲華以商游而志不在商蓋有慕乎司馬子長之游假商以自名實非商也予曰仲華志不商爾身肅非商耶今夫天下之人不爲商者寡矣士之讀書將以商祿農之力作將以商食而工而樵而釋氏而老子之徒孰非商乎吾見天下之人不商其身而商其志者比比而然今時翊顧謂仲華商而不志於商可信乎哉雖然昔者太公望之釣也方其坐于磻溪之上持竿而垂綸語人曰吾志不在魚以其遠觀之人固莫之信也然求其心豈與爲魚者哉吾責仲華之商亦若是乎耳試因時翊而問之子之江湖之遊西極乎岷峩東盡于海往來乎洞庭彭蠡震澤之間覽其形勝訪其人物山之涯水之滸曾見夫坐釣而志不在釣者乎斯人也業與子異而志與子同有則必見之儻見其人幸以告吾時翊俾轉以達之於其長

栢菴詩卷序

客有菴居而環樹以栢者因以栢菴自號人亦以是冊之環其居之人爲之詩者皆作詩歌詠之既而傳之郡城郡城之人名能詩者繼歌詠之又傳而至於京師京師之人每遊能詩者亦往往爲之詠歌焉積久成帙得詩毋慮數十首其子出以示予求序予嘗而誦之乃爲之序曰栢之見於歌詠也多矣在三百篇有曰如松栢之茂又曰新甫之栢其後騷人墨客亦往往寄興於斯然作者間一二篇而止未有若栢菴斯集之多且備如此是蓋不栢其栢且人其栢栢之於人果若是甚乎夫人之於物氣異而理同人之生也受命于天物之生也受命于地受命于天惟舜獨正也受命于地惟松栢獨正也在冬夏青青人而有取乎受命有常之物意不在物蓋在乎受命獨正之人也受命獨正之人非舜也與予知客之意不在栢而在舜然則曷以知其然蓋栢之爲物心堅而實其允塞與枝條而達其文明與子蒸之則馨香襲人其玄德升聞與柯葉貫四時而不改易其烈風雷雨弗迷與然栢栢物也舜聖人也擬栢以舜倫乎夫鳳儀儀禽也麟師師獸也古之人固常以方聖人矣茲貞材歲寒後凋擬之聖人奚爲不可雖然斯言也

非予之言也南華生之言也客姓李名道羊城人隱而有德者也其子名棨鄉貢進士今待試于春官云

百里回春詩序

百里回春詩者瓊山人士爲邑大夫周侯作也或者傳至京師予聞之嘆曰嗟乎侯何以得此于吾人也哉自昔民之疾視其令若仇如人之患痎瘧投之以毒劑惟恐其不能去去之又恐其不亟雖受鍼砭灸灼之苦不恤也又如人誤落賊圍中鋒刃四面攢其身轉身動足輒恐爲所中傷一旦幸脫離之夢寐中猶爲之驚悸也況肯旣去而又留之留之而又爲之歌詠贊嘆不已哉詢其所以侯初涖邑有部使者按部至郡徵示有所需意侯素廉貧無以應之彼怒形於言侯不得已借諸官與之已而無以償後使者至典守者訴之邑之士民相率醵錢以代之償後使者知其故用是不拘以法旣得請闔邑之民欣欣然有喜幸之色其中能言之士乃至形於詠歌也如此然不敢直以事言而謂之回春蓋喻侯之德孚于民猶春陽之氣播乎物也夫四時之序春以生物爲功然其所生之物或形或色天天然以舒暢茫茫然以條達而其所以生生者則初無跡之可見焉侯之爲治殆有類于是否乎予不得而知也然邑之人士親炙於侯政治之下必有所徵矣乎傳曰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史曰日計不足月計有餘侯之謂也昔朱熹爲郡守愛民如物人謂其爲有鄰陽春今吾邑人詠歌周侯之德亦以春言然則彼哉彼哉其大暑之爍石流金祁寒之隮指裂膚者與使者今皆故物前使者不欲顯其名後使者豫章羅公經也羅公清忠公恕持法而能用法外意君子人也噫溫然若春以煦嫗吾邑人者周侯也所以回春而使百里之間常發生長育如二三月者非羅公之功而何予故牽聯書之萬里寓歸們邑人士書于諸作者之首

續溪項氏紹先詩冊序

德興邑治之南若干里有地名續溪邑鉅姓項氏世居焉續溪距宋張忠定公所居吳園村不遠張項世爲婚姻家有項生森者張出也予教太學時生爲太學生穎然出倫類中予已異之又以其舅氏張公英

知吾府事數侍講下益知其爲人暨予官　內閣生
以合選歷事都府特天子無事戊務清簡得以暇日
從予游[illegible]之於家塾訓孤孫以端其蒙養之初
[illegible]矣今係籍銓曹將歸故鄉溫習故業以俟再
[illegible]二冊以示予且曰森高祖養默翁嘗去家
[illegible]而小茅山下建屋數楹即山名名之以爲讀書
之所山前臨溪又構重閣而以風泉名焉一時名人
多有題詠又傾圮詩文隨亦散失森聞於鄉先輩遺
文中得其一二慨然思欲復先業之舊然顧瞻故址
蔣於先塋乃改建於家居巨山之下其規制亦如先
祖之舊仍以舊扁扁焉於來　京師徧于縉紳士大
夫詩文以昭先志啓後人積久成帙敢希一言以弁
其首嗟乎此正予所以延吾子訓孤孫之意也湯城
有言夫學所以學爲忠與孝也孝本乎天性存於人
心夫人有之而於父祖子孫一氣相承尤親切焉孟
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有後矣乃不克負荷乃弗
[illegible]有善義而不爲宣揚有基業而不能保守有
之者無爲不孝之罪亦焉悲哉是以古之孝子既能
嗣續之傳而能義方之訓良有以夫生居予門下讀
書訓蒙之暇未嘗一預外事其身雖處　京師迹旅
之中而其心無一日而不在桑梓松楸之下觀其於
先世之故業遺文起其廢於數世之後揚其美於衆
賢之言裒爲鉅帙以遺後人使其對千澤而永君子
之澤即心畫而推廣前人之心世濟其美寧有既邪
所謂宣揚善義保守基業之孝生益有之項氏可謂
有後矣他日必當大有所成就不但已也古人有言
以身教者從區區所以托孤孫於吾子也其將來必
有所效法而興起也夫

宦途履歷圖詩

金川屈公崇秩明尚書蔡氏傳由庠序[illegible]遊太
學試春官進對　大廷擢監察御史歷[illegible]按察副
使未幾陞貴臬正使階嘉議大夫秩正三品冠神豸
之冠腰鈒金之帶奉　九重之命掌一方之臬事可
謂顯矣好事者即其平生宦歷繪爲圖十有一各命
以名縉紳先生問而榮之隨其名而賦以詩成化乙
未公覲　闕庭出以示予屬序其首公自登進士以

來凡三任者風憲也夫仕進之途多矣而莫榮於進士歷官之階亦多矣而莫要於風憲世人之所以欲慕而愛慕之者得其一且以爲榮公乃兼而有之凡平昔所以講明於庠序者試於有司舉而用之於內臺糾察之時發而施之於外臺廉問之際何者而非自唐虞夏商周四代書中來邪盡者得其形似詠者言其梗概未必得公之心也公宅心平恕恕與人交不爲城府歷官所至忠慎廉正雖不爲矯矯之行赫赫之名而吏民自然化服蓋庶幾有古老成之與刑

爲此則公心也雖公亦不自知其所以然夫豈區區舟青之微言語之末所能形容也哉即是圖而觀之公仕宦如人之登階梯然舉足愈數則其身愈高不致其極不止也雖然致身于崇高之地固必假于階梯所寘之地必得夫平正固實之處然後有所爲藉而安以立焉不然吾恐其搖動而傾仆雖欲須臾焉以寄其足不可得已況欲致其身於崇高之地乎所謂平正固實之地公之心是也予與公交幾三十年知公之心最爲親切故舉以序諸作者之首使後之

觀是圖咏是詩也知公之所以致顯榮而漸底於崇高之地者皆本其一心也所以養其心而擴之者則又本乎五十八篇之書焉於是乎序 成化十二年

琴鶴東人詩序

香山何用中伴虢琴鶴東人歲丁酉携琴自羊城溯沂湞溪越庾嶺沿章江而下會于大江抵金陵歷淮泗齊魯之境以達于京師晚某官何公爲求朝中名卿才大夫詠其所以爲號者既成帙而以序引見屬昔宋趙清獻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時人稱其清

蓋眞有是二物也今用中所至携琴而已未必與鶴俱也而併以琴鶴爲號何邪按蔡邕琴賦有云繁絃倪柳雅聲乃揚而繼之以別鶴東翔之語江總琴詩亦云可憐澤陽木雕爲綺琴而繼之以戲鶴聞應舞之句則琴中有鶴也尚矣人患無琴爾不患無鶴也琴之所至鶴必隨之誠能調均而按徽涉綠水而奏清徽分析節度窮極窈眇則聲音感召之妙與契合之符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矣奚必問吭而後鳴雌雄而慨耳蹁躚以起舞於樽柎之餘歟歟以和

於操弄之頃夫然後謂之有琴與鶴也哉用中出自
然游質美而氣清世以貴雄其鄉自幼有志世用既
而擺落世務抗志青雲之表性嗜古琴以禁邪之具
與警露之禽物異而趣同也因以琴鶴東人自號蓋
自方於昔人所謂東道主人者焉當夫風清月明之
時宴坐清泉白石之間按徽而度曲以爲別鶴之操
安知夫寥廓之表無有所謂玄裳縞衣翅如車輪焉
然長鳴翩翩而來下者耶誠有之則予言爲不誣矣
用中生　清明之時居清幽之地以清楚之姿而爲
之妙用也至於感太乙藥火之光寫清淺橫斜之趣
契中通外直之理固晚景寒香之節非儒者不能焉
然亦人事之常耳若夫產蹕堊之竹同類之和則有
非人力所能到者矣非天孰爲之耶與乎哉時用卽
景以命名也殆亦有意於合儒醫之道會天人之際
者乎抑或其意不出於此而偶有合於彼乎使誠有
意於此其必勉勉循循攻其世業友而求之乎吾儒
之道無或少怠焉則人事盡而天理見矣祥瑞之來
庸不可與乎予聞時用之尊市年幾八袠尚康強無

是清物之東道主又得清德如何公者爲之求名公
卿之清詩妙句以發揮之豈非天地間一清事哉予
故不辭而爲之序　成化十四年

南陵劉氏八景詩序

宣之南陵劉氏世業醫至時用市繼其父爲其邑之
醫學官所居之勝其景有八時用各命以名一時縉
紳大夫多賦詩詠之既成帙虛首簡以徵予序予觀
時用卽景以爲之名者有深意焉蓋自醫而歸之儒
本乎人而徵之天也夫黃帝之杏蘇躭之橘此固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十一

大學士謚文莊瓊山丘濬仲深著

序

送侍讀學士徐先生掌南京翰林院序

宋人有言宰相有任責之憂神仙無爵位之寵旣都榮顯又享清閑惟學士然也學士之職在前代爲榮選然所掌者大封拜大詔令大制作之外下至于書詞賡文口宣致語之類無大關係者皆俾爲之稍無虛日榮則榮矣然謂之清閑則恐未也較之他書辭稍爲優[illegible]　明之制制誥詔勅之外編纂講讀之餘一切[illegible]文凡前代所謂禱祈宴會之事恒希有焉其[illegible]務左爲清以閑也予友徐時庸先生以翰林侍講[illegible]侍讀學士往守南京院事南京雖曰根本之地[illegible]　文廟遷都之後百官衆職咸隨以北凡諸司留務比舊爲簡而翰林殆甚焉當崇儒右文之世爲文學侍從之臣據龍盤虎踞之盛有金馬玉堂之榮優游容與于廣內延閣之間無簿書之煩無廩米之雜印文生綠實篆爇香纖塵不侵衆籟俱[illegible]

昔人所謂凌玉清遡紫霄者其誠有之豈但北方議擬之謂哉先生行有日矣予旣詩以送之其鄉人仕京者又求文以贈惟南京　祖宗創業之地而翰林之建首昉于此而最先居是職者景濂先生也景濂先生際遇　太祖高皇帝肇造人文以開一代文明之治蓋　當代文宗也今先生以文學之選居肇基之地繼大賢君子之後幸無他務相侵擾且多暇日而有餘力所謂鋪張宏休揚厲偉績緒前人之志成一王之制以詔方來予不能無望焉花磚日移槐閣風清支枕睡餘日長無事先生於此時試一思予言

成化十三年

送林黃門使滿剌加國序

皇明之化與天同遠地所限者舟以通之凡在覆載之中有血氣者無不臣屬非若前代但羈縻之僅通貢賦而已其四夷之首長皆受封爵于　朝有所更代輒遣使請　天子特遣近臣持節往封之視內地藩翰焉於乎　皇化一何盛且遠哉且三代盛時北疆域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

恒山地盡即止漢始通西域開西南夷皆由陸以通
隋唐以來航海之使始至然皆自君長其國未有受
天子命者有之肇自今日然多因其故而封之惟滿
剌加之有國實我　文皇帝始爲之開疆啓土者也
其地在中國西南大海之外舊屬于暹羅斛國永樂
初命中貴駕巨艦自福唐之長樂五虎門航大海西
南行抵林邑又自林邑正南行八晝夜抵其地由是
而達西洋古里大國分旅徧往支阿舟榜葛剌忽魯
謨斯等處逮其回也咸至于是聚齊焉歲己丑遣使
封其酋爲王建以爲國自是凡易世必請封于　天
朝世以爲常乃成化辛丑其國王卒子當嗣位遣使
臣備方物來請封　上命禮科給事中林榮仲仁爲
正使如故事特節以行有日衆以爲仲仁此行乘長
風泛洪濤經萬餘里外眞所謂汗漫之游天下之大
觀者咸賦詩壯之謂子鄉先達不可以無言昔司馬
子長上會稽探禹穴闚九疑歷吳楚之墟齊魯之都
以觀其所謂名山大川者歸而大壯厥行所游不
出九州之中而猶大有所得如此矧仲仁茲行越中
國之外境所歷者皆天下之絕蹤詭觀者世[illegible]
剌加之地諸番之會也凡海外諸夷歲各齊其[illegible]有
于茲焉貿易種類惟詭物產珍異其它異者距其[illegible]
西南舟行約十餘日有滌鞋國者即所謂溜山也海
水傾注其名爲溜水勢漸下力不能勝一芥舟行誤
入其中即九下而無所底止神仙家所謂蓬萊弱水
殆近是與又去古里西南舟行歷三閱月有默伽國
者即所謂天方也域中人物大[illegible]于常俗尚和美民
物繁富而無貧苦者物產珍美　巴有之內有大鐵
丑地無雨雪霜雹惟夜霆晨露以滋物生[illegible]民所
謂極樂世界似指是與仲仁至彼諸番今年之遣
諸封禮畢宣布　聖天子德威徐觀其俗迎而詢察
之重譯其言徧訪其俗將必有瑰奇之尤絕異之聞
所以開廣其心胸增益其志識者矣嗚呼　人事何
所不有惟不見耳歸而尚歷歷以告我

贈許寺丞序

元許二忠公之玄孫曰順孟敬游者以名進士出知
安平縣九年秩最陞太僕寺丞蓋異數也其鄉皮秩

官副郎劉宗瀾徵予賀言甚矣名賢之難爲後也何也蓋閭閻之子一旦崛起以叨有祿位一言苟善一行苟美一事爲苟合其宜人莫不交口稱之譽之播之不休若名賢之徼雖有德善才美表表暴著於其時衆乃漠然若罔聞知間有舉以似人者則莫不曰爲賢者後固當也又莫不曰彼誠可矣較之厥先何如噫甚矣名賢之後難爲也士君子幸生名賢之後而爲衆所責備如此雖欲同於衆人得乎孟敬登甲戌進士第選試都臺當道者知其文忠公之後也特注意焉或不足之遂出尹近畿地孟敬慨然發憤思大其家聲以振起先人之遺緒一言動一舉措感惟先文忠是師曰此吾家法也未幾政聲燁燁著京邑間部使者以聞于　朝遂荷旌異之典至是上計天官又以最稱故有是命嗟乎名賢之後果難爲乎哉無難也何無難爾象其賢文忠公之勝國時亦以名進士首擢同知遼州既而入爲御史理中書總鑾臺參大政薦登樞要屢建大議憲然爲國大臣凡其謀猷建置皆足以師表百世後世人臣以道事君者所宜則而象之者也又況爲其後人也哉詩不云乎無忝爾祖聿脩厥德請以是爲吾孟敬賀

成化元年

贈呂郎中序

古之君子學成以待用惟所用之無所不可用爲夷夔則禮樂興用爲皋陶則行教典用爲稷則農事成用爲垂則功用利如金之在鎔也惟大冶之所鑄用以割邪爲干將則可用以匕邪爲軒鏑則可如王之在璞也惟玉人之所琢用以盛邪爲瑚璉則可用以佩邪爲珩璜則可是之謂不器是之謂有用之才永豐呂君景熙以名進士選入翰林爲庶吉士未幾擢爲工部主事九年秩滿陞南京刑部郎中君君者所謂有用而不器者非耶古之人終身仕一官專一職名一能天下後世稱能其官者歸焉如刑必曰皋陶工必曰垂之類是已古之人立拘于一技藝而他無所能哉亦惟上之所用何如耳君始讀書中秘以聰敏聞繼遷屬工部以勤幹聞今之司憲南繼其以明慎聞于時必矣雖然用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也而設官以掌之所以期無刑也故凡百司衆職皆以

有爭蹟之多爲其功罰之最惟刑官功課則以少者爲能無者爲上焉司刑而使其功課之少以至于無非明且慎者不能也昔曰君子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君其勉之予與君有同朝之好茲其行也求贈言於是乎書 天順七年

贈王郎中往遼東序

遼左舊隸山東濟司允遣備多寡之數出納之政咸其部使者主之近用言者擇用廷臣委以邊計 上命大司徒簡其屬俾專其任僉議以屬山西清吏司主事王君表倫大司徒以名聞 詔陞爲山東司郎中奉 璽書以往其同寅某等徵予文爲賀且以贈其行表倫故少保兼吏部尚書 謹身殿大學士千之先生子也先生一代名臣表倫得於家庭之訓有素以三百五篇詩擢第爲名進士官戶部雅有謹慎之稱一旦拔出倫類而專任一方邊備之政其將無恭故予昔遊屬太史氏於先生有舊方幸其有子有以慰其心于冥漠則於諸公求贈言也烏能已於言乎惟茲遼左之地與諸邊不同諸邊僅臨一方而其所備之寇亦惟其方之夷往往地少不足以自給多假內力及鄰境轉運以足之今之遼實兼古渤海之地三面臨夷種類非一其東則高麗北則韃靼西北則瓦剌跨東北則女真奴兒干諸部且地有山海之利土肥饒而宜穀粟地之所出者自足以給其地之用 朝廷出內帑行市糴令召商賈行中鹽法用其地之粟供其地之兵內郡無轉輸之勞而邊境有積儲之富其良法善計度越前代矣奈何妄之于疎外之臣一切行苟循苟且之政 朝議既已懲前失而痛其弊矣今首以命召君真足以當委任之重哉其尚盡乃心力講求止弊源之所自逆閉其途防窒其穴而疏通其流立一定法以爲久遠經常之計使後之繼君者遵茲以守洽茲以行永永而無窮矣從之則利達之用 者如此則爲不負所舉矣 以往階是以躋顯位立盛名成大功以光纘前人者安知此非其張本與 成化十三年

賀曹主客序

予友郴陽曹君邦盛以名進士任大行人滿九載

禮部主客司員外郎說者謂君前所職者使于四方者也今之任則主四方之使者也前以大而賓小茲則小來而以大主之彼此往來之間大小賓主之際反而觀之勢位不同而理同君讀書明理必知所以自處而克稱于其職也已予聞或人之言嘆曰斯人之言其善于反觀者與夫然天地間皆人也人之生也理同則心同心同則情亦無不同同其情則其所以喜怒好惡千萬人如一人焉所居之地所履之位所任之事所接之物萬有不同然人之情順則好拂則惡好則喜惡則怒初無彼此往來大小賓主之異也人能遇事物之來而知所以反觀焉知人之心不異乎已而人之所以待乎我者如是則順如是則逆如是則合乎理如是則不以其道凡我所以不喜而怒不好而惡者斷斷乎決不以施之于人不恃其勢與位而惟其理之揆若是者握天下之大柄處天下之大事馭萬民而撫四夷可也大學所謂絜矩之道孔子所謂終身行之者其在茲與其在茲與遵司正林君萬容率其僚家求予言爲君陞官之贈予因舉何所聞及所論者後之林君曰斯言也非獨可以爲君今日贈雖其他日位大僚柄大任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遂昇善書者書于帛以贈 成化五年

贈刑部李主事序

國家監勝國之弊純以經術取士而用之布列于庶位凡刑罰錢穀之事一委之士類以故今世之官非士不用士非明經不得進所謂吏者惟掌案牘而已他有所不得與也石磵李君子純以尚書蔡氏傳登進士第擢爲南京刑部主事方舍鉛槧之習即從事乎刑名律令之間衆頗難之予曰非難也君專門五十八篇書與謨訓誥之所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言及於刑者不一而足予不暇遍舉姑舉其要者言焉欽恤明允者有虞用刑之心也敬明審克者周人用刑之心也夫體古人之心而用之以聽今人之辭而求其情麗當代之法而定其罪夫豈難哉或曰若子之言是欲李君引經斷獄如漢儒所爲也予曰不然古今殊時事機無一定之勢今案牘之所具者豈能一一皆如古簡冊之所載者乎君誠存虞周之心

而不泥漠儒之迹則雖以之掌刑以爲天下之平亦優爲之矣況一刑官之屬乎君行有日其同年進士新安兩汪君求予贈言故就君之所專門者而摘夫心之一言以爲君告君其念之哉毋迂視予言以爲老生之常談

贈董侍御考滿序

予友四明董君廷瑜爲南臺御史之六年也以秩滿上 京師大官卿以陛見 詔許復職行有日矣凡在交游咸予於君同年進士且相好也不可無言以贈之予以君之始受職及其初考未嘗有爲一言以激厲其初政勉勵其後功者今則再書考矣蓋諸蓋深練達滋久其名既成其績茂著乃欲喋喋然以驟聒之無乃晚乎僉曰不然古之名臣建事功劾忠友往往在久任之後如唐陽城爲諫議大夫既七年趙一開口論陸敬輿八沮裴延齡蓋有待而然也雖曰有待然未必非朋友激發之功使當時無韓退之安知其不終默默乎使則言之有益于人也不誣矣予言之毋多衆人曰有初而鮮終官成而心怠人之常情也董君前此六年固已著能聲播美稱矣假令而今而後稍萌毫髮苟且心則行百里者半九十山九仞者虧一簣雖其爲人明敏恪勤決不至此然君于情賢人而愛正士愛助之心自有不能自已者欲不言得乎嗟乎之二言者皆躋也予尚何言哉雖言之亦不能有加矣然而諸君命言之意則不可虛辱也顧惟蠢愚言不足爲人輕重請誦古人之言以塞其責焉子朱子有言一日居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有所愛而不肯爲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爲者亦私也敢以斯言復諸君俾其書于帛以爲君贈雖然此豈一董君責哉君歸南臺遇凡與我同道者請皆以是語之

賀丘治中序

太常寺丞雲間丘君允輝榮陞順天府治中 命既下有議者曰君官咨臺十餘年于茲矣咨臺職典三禮天子有事于郊廟及秩于羣神丞咸與焉其職任重矣今丞滿九載僅得佐京郡有如左遷然者君得無弗喜與又曰君發身文儒蘊有用之才而不施久

矣其心恒欲以功業自見於時禮樂之可興云清切然用之則有時也倅京尹任亦匪恒有士有民功業易以下及大川之階蓋啜啜于依矣君胡爲而弗喜或舉二者之言諗予竊以爲謂君非喜者非也謂君非非喜者亦非也均之皆非知君者也蓋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事神治人初非二理未有得于此而不得於彼者也昔舜命伯夷爲秩宗典三禮勉之曰直哉惟清是二德豈但可以事神而已哉直其躬清其心以爲出治之本吾未見形直而影枉源清而流濁者也世儒乃謂伯夷長於禮故終老一官而不易若然則伯夷非孔子所謂不器者矣豈其然哉豈其然哉古之君子深蓄德而廣積學器于身而不器于用惟所用之無所不可又況有民人者斯有社稷之寄神與人惟一理而事之治之非二道也烏用置忻戚于其間哉彼得意則忻忻然若將翔然不得意則戚戚然若不可旦夕生者此淺之爲丈夫者然也豈所以論君哉中書舍人張升之聞予言而韙之或者退因書以爲君榮陞之賀

贈鄉友林廷賓南臺御史序

友人林君廷賓與予同邑而異學正統甲子偕赴秋闈予叨預薦列後二科廷賓始得隽予再試春官連不遇歲甲戌乃獲與廷賓同登進士第君有待然也予以選入翰林爲庶吉士廷賓觀政大理寺又明年有南臺御史之 命於戲人之出處固若有其時而予二人者生同地學同道宜無不同矣及其出處也則始而同同而異異而又同幸而同矣而同之中又有異焉豈造物者有意於其間哉雖然君子之相與固未嘗拘拘於同亦未嘗戚戚於異蓋不同者出處而未嘗不同者此心也心雖無不同而亦不可以苟同也易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由是以觀則君子當睽離之時不可無濟睽之功可見矣濟睽之功無他焉不苟同而已昔者顏回之于仲由別也行者則曰何以贈其行者則曰何以處我然則廷賓將別予以去也敢不竭敢顏于相贈之意而爲之一言乎且予居 禁近所識者在文學而政事非所敢知也而廷賓之職則在夫振風紀風紀之要則在乎識

大體大體既正則餘可畧也贈廷賓者止于是矣廷賓之行其將何以處我乎謹洗心以俟 景泰七年

送山東張布政序

山東以布政使欽員走驛馬以聞時 皇上御正朝顧謂天官卿若曰惟天惟 祖宗全畀朕以天下海宇萬里實賴藩輔重臣承流宣化以分朕治以紓朕憂匪得其人厥職或曠而一方民物或失寧居矧茲山東鉅藩密邇京畿屬郡惟六廣輪數千里在古爲齊魯之疆生齒物產之盛視昔有加是尤不可授非其人爾其擇于廷臣孰能任茲承宣之寄者輙以名聞朕將授之以方伯之任往撫朕師乃惟曰某某人 皇上曰俞公受 命即行惟予於公素有同道之契於其行也不容以默默惟 上之所以委任而責望于公者至矣公其念哉夫古之大臣後世所尊仰者莫如周公太公而二公實百世人臣之楷範也惟今山東兼有齊魯之地而二公之故封在焉周公之治魯親親而尚賢太公之治齊尊尊而尚功蒲二公之故國必合二公所以爲治者兼施之師其心而不泥其迹酌其中而無賒其徧庶乎強敎誣安所畫其遺而得弛張之善矣是即 皇上委任之意天官推愛之公而士大夫屬望之私亦於是乎在矣公其念哉毋忽

送秉方伯入覲序

江浦張公廷璽之爲廣東布政使也歷右而左遍濟九載 皇上以嶺嶠之未靖也 詔復留公三年率是將獻績如京師邦人士安其治入其化浹洽其膏澤而忘公之久於其任也齊咨涕洟感慼焉相與言曰公之去我一何遽哉始公以良二千石起拜方伯踰一紀于今適遭方多事之秋中間王師有事於閩夷者再冦擄荒札無歲無之疆域民物日削于前而用度供億曾無改于其舊至或有相倍蓰者公處事於難爲給用於不足施化於不可馴制謀于無可奈何之地其心一日恒周流于十郡六十邑之間雖窮山絶徼頹垣敗產之下無處而不到也今制官以三考爲滿限稱則陟之公三其考而又加一焉功課不收上會同不暇與咫尺 天顏之覲遇家上家之便

竟不能得一月少遂其心焉者問視一時聯官共事者率多柄用于時入與政本外管四方偕馳而驟騁後發而先至而公獨當一面之寄守一官之常遲遲至于十有三年之久而邦人士顧猶戚戚焉齎咨涕洟以爲公去我速也抑何與蓋邦人士惜去公之心即 朝廷久任公之意也上皇皇于邊方亦猶下皇皇于室家也一急于謀國一急于謀家是固不暇爲公謀也而公又不自爲謀是以專于一方久于一官噫就知久且專所以積功厚而流澤深與矧今上方

寤寐英賢念切求舊所以爲天下國家謀者皇皇焉恒若有所不及公茲入 覲必將有不世之遇登等之寵非常之任用而區區一方固囿于謨謀之內矣邦人士奚用戚戚爲哉予家瓊海去會府二千里而近適免喪聞邦人士言而釋其意且筆之簡時掌海南衛事都指揮王璲瓊郡守吳琛聞而韙之請書于余馳以贈公行云

張方伯入覲詩序

方伯張公廷璽在廣滿既滿秩復留三年閱寒暑十有三年茲將如 京師予既述邦人士之言序以歷其行矣而潘泉諸公又不遠千里遣仟浮海屬予以諸公贈行詩序夫詩有序古矣昔召公循行南國布文王之政舍甘棠下既去而人思其德不忍伐其樹詩以歌詠之凡三章章三句序曰美召伯也召伯之教行於南國今張公之來廣其地里遼邈非止召南也其在任之久非止暫舍甘棠下也其當嶺海多事之秋自責所等非止布其政而教行也人之思其德慕其化非止愛其樹而不忍剪伐敗拜也一時大夫士以至于輿隸小民所以嘆美詠歌之者又不止詩三章章三句而已也世無采詩之官觀風之使則固不得采而序之幸而潘泉諸公念寅好之久情誼之篤各賦詩以寓其意而特諉以予爰之任予何敢當哉雖然諸公之詩雖以敘情志別而公之操履氣節治化功績咸因是見焉是固無俟乎予言雖欲有言亦不知所以言矣竊念公在嶺海之間最久勞績最多有功于廣人最大廣人所以思慕愛戴之者最深予適免喪家居治下在僚類中最好頗稱能言者不

能出一像揚揚盛美以爲民倡顧使諸公先爲今諸公不見鄙又欲得不腆之文塵珠玉之首而公亦不以予不肖求言以規益之恐以瀆告爲嫌乎在易二與四同功而異位二遠五恒多譽四近五恒多懼何公居召伯之任凡事得以直遂固已多譽矣今公入覲明主聖天子憫其久勞于外必將寵異而大用之佐理弘化以康四海茲其時矣能無懼乎譽於遠而懼於近古之大臣如周召者所以事其君也皆然敢以遠望公

贈湖廣楊大參序

天官屬最要而劇曰考功職專百官功課而殿最之佐其長以黜陟之任非其人不能一朝居也蕭中楊君宗器自登進士第即官于是凡三轉其階殆二十春秋矣今年爰五月大冢宰以其名聞擢拜湖廣藩司參政或曰君嘗所考者百官功課也今君出參藩政而人將於君功課乎是考亦猶君之考人也能無慮乎推楊子有言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君既知所以治人矣則夫所以自治者舊觀

慮焉矧君以閎大博厚之器開明通練之才登朝以來服事凡僚非止一人前後聯曹而共事者毋慮數十人內之百司外之藩服于凡百司之職掌天下之政務人才之貴否莫不有以參矩其詳究極其實而推原其所以然之故間或有所掩覆遷就之者亦皆有以灼見其弊而不爲所欺孔子曰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君之所以治人即其所以自治者也異時以之而應夫人之治我夫豈異哉今一旦出而臨民莅事舉何之稽文核實于簿書之間者一一見之于躬閱實爲之際吾見其優爲之矣或者尚何容慮哉雖然君之此行姑試之焉爾昔之人有以片長寸善偶于當道者有一日之雅尚不爲所遐遺況有器局如吾楊君者久處鈞陶之下相體悉而相知深寧能交罔翔于外乎君行其同官陳君某等求予贈言謹書此以俟

送雲南傅參議序

天順三年夏四月翰林檢討綏陵傅先生用內閣大臣薦超拜雲南布政司參議　命下或以問予朝廷

引用文學老成之士備之館閣養其才以待用若先生者恒在　天子左右備顧問任纂脩是固其所顧乃使之出佐藩服于萬里外驛馳于川窮山阻之地臨治乎烏言夷面之人豈其宜哉予竊惟此正　朝廷所以任用儲養之深意也今夫朝著之間百辟卿士豈無先事候情簡髮數米間羊知馬者哉又豈無內深刺骨舞文巧詆令行禁止者哉顧皆不之用而大臣之所論薦　聖上之所寵擢乃屬之文學老成之士豈不以斯人也簡直而不峭鎮靜而不浮柔乎其形也而其氣固挺乎其貌也而其心亦施之當時見於行事雖若無赫赫顯功表表偉績然而天下之人陰受其賜也多矣矧雲南僻在遐荒民夷雜居種類不一所以治之者尤在成全安輯之尚用新進英銳之人一切繩之以法翊之以威刑雖或取快于一時見效于旦夕及其久也知數窮而威嚴褻而其害有不可勝救者矣此古之識治體者所以寧舍彼而取此也與先生乘傳將之官其鄉人仕于京者求予文以送之予故述　朝廷所以選用之意為先生告然則先生亦思所以副其品也哉

送陝西楊參議序

戶科掌科事給事中姑孰楊君應奎以秩滿陞陝西參議行有日其同官冉君尚彝輩謂予曰應奎之行其輩竊效淵路贈處之義將有所言以贈之假喙于子何如予曰不能尚彝曰子非應奎之同年友乎奚庸辭予不得已請一言以贈之曰憂范希文有言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夫憂其遠而不憂其近非近無可憂者也常人之情懌近而忽遠君子之心則憂遠慎于近耳非有所偏也何也君以名進士擢官侍從出入　禁闈多歷年所固已朝夕接近清光凡　上之起居言動與夫禮度之脩政令之施皆身親而目擊之其藏否異同得以隨事獻忠固若無可憂者矣然而遐方小邑流離困弊之苦窮邊絕徼更戍輓輸之勞豈無一夫或失其所者乎又況失其所者不止一夫也寧能不動念乎是則可憂者也此則君之已然者今則異于是矣予願君于向所憂者今則思所以解其憂毋徒懷憂之心

而無解之之術而又務向之所憂者以憂其所不憂則庶幾乎希文之用心矣希文者功業在鄜延環慶之間今君臨其經行之處以撫其遺民可不思所以師法之乎先憂後樂希文之用心也立志以希文自期待希希文者之用心也君以經術爲學以儒科發身有志古人者也故予亦以古賢人之用心者期待之諸君以爲何如尚彝曰無遂書以爲贈行序

贈廣西江按察使詩序

天順大年春正月　制命以監察御史四明江君元

頤色矧君自登第未十年御官三品超出同列總一方廉察之任朱衣金帶照耀閭里俾番白之親躬見其子之成立卓卓不凡如此其喜爲何如耶若君者可謂無忝所生者矣雖然無忝所生必無辱所命無辱所命斯無負所學孔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今　朝廷拔君于衆人之中而付之以數千里之地數十百之官吏數十萬之軍民使君制其命而進退死生之必其一一各止其所然後爲不辱所命不然其爲不孝非但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而已其忝所生而負所學也大矣可不懼哉是則所以爲君喜者適足可爲懼耳君行有爲詩贈之并祝太夫人壽者武選副郎范君德章俾予序其端予故述所以喜懼之意以致朋友愛助之情云

送劉仗和提學浙江序

予友劉仗和以翰林庶吉士拜監察御史將九年于茲矣非獨以風裁著稱且有文學名適江浙提學憲臣缺當道者謂非劉御史不可遂以名聞　上可之即擢浙江按察副使奉　璽書專理學政蓋精選也

勛爲廣西按察使蓋異數也　命下凡與之同朝及相往還者咸爲之喜蓋以公道信于天下卓異之才即有不次之擢不至與庸庸者同淹于常調故喜之也其在君者自喜又有甚焉者蓋君之母大夫人今春秋八十矣五月二十又九日其初度也君以職事縻于朝恒懷知年之懼欲一展覲其道無繇茲幸聖恩命廉察一方其之任也便道可以過家而又適太夫人初度之展豈天假其便耶其喜蓋爲親也昔廣江毛義爲親故得一安陽令其捧檄也尚爲之喜勤

行有日矣或者謂予曰子與劉君厚必有文以贈其行將何以立說予曰其將勸之以講學或者笑予曰子何迂哉君忠愍公之子世業春秋父子昆弟爲師友並登顯要海內所共知而君以名進士選讀書中秘雖爲御史而文學之名恒如在翰林時天官卿知其然擢以茲任其文學固所優也子又欲勸之以學豈非迂哉予曰不然理無終窮學無止法學豈可一日不講乎哉君所居者畿風紀之職而所專理者則學校之政也學校之政所明者君臣父子夫婦朋友長幼之倫所求者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習者易書詩春秋三禮之經所以敦化原厚風俗作成人材以爲　朝廷異時之用其責任蓋不輕也兩浙十一郡之士子若冠若童無慮數千百人其賢否淑慝皆于我一人焉是賴足係目睫然以環視乎我口噭噭然以擬議乎我蓄疑義者待我以決陷迷塗者待我以援懷私見者待我以正黜闇者待我以明汙濁者待我以潔慢褻者待我以正震撼擊撞者待我以鎮定挑鬬跌宕者待我以約束盤錯紛結者待我以解舒辛甘燥濕者待我以調和必事事處之當其處人人止之得其所物物知其所自來然後庶乎其可耳苟或一事之弗知一理之弗究一言之偶類一行之少頗彼且瞠然笑先生于列矣又其甚者乃至疵議謗讟之蝟興可不念哉自非在我者講貫之有素操履之有常一旦卒然以應其無窮之求偃然以當其全備之責抑亦難矣此講學之功所以不可無也書不云乎惟教學半而禮亦云教學相長得知新于溫故之餘寓問學于教誨之際古之聖賢所以進脩德業師表天下用此道也予于仗和情誼深至非苟相談說者故于其行勸以古聖賢教學之道言若迂而實切豈苟然而已哉或者頷而去左春坊右庶子徐溥時用通政參議何琮文璧監察御史馮宛士定都給事中金紳稽卿給事中黃甕器之寄珍伯珍聞予言而遣之請書于帛以爲仗和之官之贈遂書之予及六人者皆仗和同年進士偕讀書翰林者也

贈福建憲副何廷秀序

予友盱江何君廷秀以秋官正郎擢副閩憲　朝之
薦紳士大夫咸賦詩贈行虛首簡俾予言以序其相
贈之意噫予何言廷秀承家學以經術發身賢科遷
屬省部歷禮而刑自貳升長聲名籍籍朝野關夫人
能言之予何言矧廷秀勵行嗜學奮于文章典重有
法凡今之政務法比無不精練夫人能知之予何言
雖然予於廷秀同年登進士素有推重者也欲不言
得不言乎予聞古之君子其事君也憂治世而危明
主其交友也危君子而憂善人何則自古及今君子
少小人多善人少不善人多善人君子在衆人中如
斗在星也如明燎之處羣燈中也如北屋中之危棟
突出也如衆器雜陳而明鏡爛然于其間也蓋其自
處高其爲質大而又致用光明高大而光明如此人
舉目斯見之矣有善美焉固未必彰一有疵失人實
指摘之傳播之不少容矣豈非深可憂危者乎是以
古之君子有志于扶持善類者恒切切然偲偲然遑
於憂以危非固以是相黨比也其心誠有在于斯世
焉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使凡今之布列中外著
皆若而人人人存此憂危之心自憂自危而又相與
爲憂危則善類以植　國脈以壽天地間之元氣恒
以完矣尚何憂危之有哉廷秀德周而才敏讀書而
又讀律一旦出刑曹以持一方之風紀固其所也而
予猶必以是爲言也蓋推古君子相與扶持之心憂
其無可憂之憂危其無可危之危是則予所謂何
言之言不得不言者也

送憲副徐君赴廣東詩序

尚書刑部郎中徐君德容用大臣保任拜廣東按察
副使奉　璽書專督海道同朝縉紳咸賦詩贈別通
政參議陳君時用侍御魏君孔淵授簡于予曰請爲
序之予觀諸君之詩所以道情寫景者雖無所不有
而非徐君職業之攸繫也予越產也知其地里爲詳
請以此序羣玉之首可乎二公曰可竊惟廣東之地
爲郡者十而八境于海自東徂西相距三四千里國
初于此設衛若所大小七十餘處以爲海道防者甚
至歲久而弊滋戍守之具一切廢弛　朝廷知將領
之不足恃也乃增置憲臣以提督之于凡海濱之地

皆然而尤注意于是焉蓋以境外御西南諸夷珍異所出得其物盈橐立可以致富故人之冒險取利者視死如假寧雖伏歐刃者相踵終不悔也甚至招致外寇爲邊鄙患故是所海道之衝作其人有過人之才廉聲素著者不輕畀也然往時所備者海盜自外來也今也廣右峒猺乘我不備越境以爲民心之害則寇又自內生焉于是始撤外之藩籬以爲內之捍蔽何所謂廢弛者後蕩然無餘矣不幸于此廢壞之餘而當夫一面之寄其爲任不亦難哉雖然無難也大丈夫負過人之資而立功名于斯世惟恐不遇人所難爲之事而無以顯其無所不用之才苟紛紛徐處平時履坦塗乘易爲之機席可爲之資雖有所爲則亦無以異于庸衆人也惟夫事之無可爲而人皆不能以有爲也而我獨優爲之然後表表偉偉者見于天地間焉耳君行矣予所望於君者不止掌海道而已也異時出自羊城遵海而西歷城邑之丘墟觀村落之草莽試爲我問諸海濱曰致此者誰與

贈浙江謝僉事序

刑部員外郎祁門謝德澤用大臣薦擢浙江按察司僉事將之官其鄉人仕諸朝者知予與君相與也屬予贈言惟祁門春秋聞天下君始以是經起家進士既而遷屬刑曹今又擢僉按察司事　國朝按察司以提刑列署蓋以憲事非一端而其尤重者刑也君往者既以是經佐其長以明天下之刑矣今而往僉一方臬事獨能外是乎哉先正有言春秋夫子之刑書也又曰春秋聖人律令也吾夫子假二百四十二年行事以寓賞罰之權其於懲惡也尤深切著明焉於鄭段之克則推見其至隱也于齊仲之歸則結正其罪也于公子嘉之獄則原情定罪也于棄疾之惡則誅其本意也至於商臣之逆則又推本所由而著其首惡於士穀箕父之及則又本忠恕而無偏黨之意於乎聖人本公平正大之理以斷輕重曲直之事的然中天理犂然當人心誠萬世斷獄者之權衡繩墨也或者謂讀書不讀律則致君無術噫古今律理孰有外于春秋一書者哉律而外乎春秋則司空城

旦書也豈所謂律哉君專門是經既用以發身致位
然不知爲大司寇之屬七八年於兹所斷之獄奚翅
千百曾有一二合于經者乎君亦常引經斷獄如漢
人也乎意亦或有之然惟助其長而已不得以專制
直遂也今僉憲于一方故事凡天下按察司皆有分
道道各有印章歲各遣官巡行其部屬事無大小皆
得以獨斷專達君自是得以行其所學矣今夫天下
事萬有不齊必權焉然後知其輕重繩焉然後知其
曲直使在吾者無權與繩則事至吾前其不至於枉
其輕重曲直之實而倒行逆施之也者幾希春秋者
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本諸此以斷天下之大
事決天下之大疑迎刃而解矣一方之臬事奚足云
乎君往念哉毋迂視予言

弘治三年春三月望日男敏編文

天啓元年仲春望日七代宗孫爾敏重編

爾懋同編

敏男光昌朗昌校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十二

大學士謚文莊瓊山丘濬仲深甫著

序

送惠州李知府序

今之郡守古之諸侯也世謂之郡君以其於民有君臣之道也謂之民父母以其於民有父子之恩也謂之民師帥以其於民有師弟子之義也民生三事郡守備焉其責任之重誠未易盡也盡之者代不數人嗚呼求數人于數百年間豈易得也哉長沙李君明遠蚤以進士拜行人司正出知蜀之敘州府其政聲固已籍籍在人耳目間近世縉紳大夫屈指數良二千石君必預焉尋丁家艱解官家居今 皇上復正大統之明年起復改知廣之惠州府 命下惠之人士寓京者聞之喜相告曰是治敘州有聲者也侍御郭君以贈行序見屬且曰君必欲得予文以故不敢辭予惟民生于三惟君惟親惟師郡守兼焉其所係誠重也已歷觀往古盡茲道者蓋鮮陝寵治郡任王渙以簡賢憲能任鍾顯以拾遺補闕雖明君之治不是過也貴卿治郡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安全雖慈父之育子不是過也文翁治郡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弟子爲除更繇行縣必與諸生明經飭行者俱雖嚴師之授徒不是過也若是者代無幾人人或專一事鮮能全之以一事名史尚以爲美談況其全也哉所謂全者必如孔子所謂庶而富富而教孟子所謂井田之制學校之教斯爲至耳秦漢以來言治者皆苟而已自非通經學古號稱通儒者烏足以語此也哉李君以經爲學以儒發身是蓋嘗志聖賢之道者也故于其行也敢以是望焉

送潘給事中知興化府序

皇上復正大統一新庶政而於生民利病尤切加意焉首舉 祖宗更實育民之典去守吏尤無良者數十人妙簡在廷之臣以補其處於是刑科給事中潘君本愚得福建興化府知府 廷辭有日凡鄉人之聯仕于朝者謂予以文字爲戒不可無一言以爲君賀夫以天子左右侍從之臣得一郡守古人雅意本朝者所不樂就也而惓惓必欲一賓者誠喜其道之

得行也士之仕也恒慮不得乎上受上知矣或拘於職而澤不克以下施澤得下施者又多不爲上所知焉道之所以常難行者坐此故也今君輟法從之近以有民社之寄不惟心結于上而澤又將得以施于下焉道其由是而行乎仕而行其道其於所學也可謂無負矣蓋道出于天其于人全于聖人主其責者君也分其責者臣也士生斯世所以學聖人之道而咸有志于爲斯世之用者豈直爲身謀哉將以行吾道耳不得乎上其施之也無階不親乎下其受之也無地得階以施吾道有地以受吾所施則道行矣如是而猶有不樂焉志于行道者不如是已君學古而通經其于致君澤民之道講明有素遭際 聖明出入禁闥爲 上所知首膺拔擢而付以千里之民之寄所涖而治者又得夫海濱鄒魯之地學道愛民使之民而共澤易以下流道之行也可必矣敢以爲賀雖然道固行矣而未至大行也古今人以郡守入登宰輔者往往而有乎不敏他日尚當此集大言以爲得道大行之賀

送潮郡黃知府序

古之人治潮有聲者吾得二人焉唐韓文公宋陸文惠公是已二公俱以除鱷魚之害著聲當時流芳後世世之人率莫有能後劣之者予竊以爲戮之也以力威之也以誠力則動以人誠則動以天此二公優劣之判也憲綱韓之後有陳陳之後寥寥數百年未有繼焉者今守吳郡黃侯豈非因二公之風而興起者乎侯自下車以來一惟二公之治潮者是法其心未切切焉惟除民害是急雖古今殊時未嘗有鱷魚可除而其所以除害之心初與二公不異也然鱷魚之害僅及海濱鮮食之民而吾郡鄙鄉遂之民則固無恙也且彼其形實頑不靈初非有意害人人適遇之因以肆其毒耳非若人與人同類也顧乃嗜人以肥已傷物敗類靡所不至其設心措意固知紀極其害非直鱷魚比也居民上者苟恬然不知怪然然俱視袖手旁睨而不之問焉豈 天子命官之意哉夫師其心而不泥其迹善學古人者也侯之爲治雖拘拘于二公之故步而其心則殆有合焉所以

公之斷緒于數百年之後者非侯其誰望哉雖然固物以術術或有時而窮制物以威威或有時而敝又孰若一誠之爲至哉是誠也在天爲實理在人爲實心大可以感天地幽可以通鬼神金石可洞豚魚可乎風可使之反旱可使之雨虎可使之渡河蝗可使之不入境珠可使既去而復還況夫齊民也哉侯誠始終此誠而不雜則沂陳以上繼於韓也不難矣則朝廷將遷府丞李先生潮人也命予代之言以爲

侯贈予聞侯有志古人者也故以古之人望焉

送武昌章知府序

賢儁之士如良金美玉然隨其所在而光彩華煜旁達四出則雖雜處瓦礫中而不可掩有自然迥與他物異小夫孺子足不入城市目不識珍異固未嘗見也偶一見之未有不驚詫而愛慕者也又況寘之通衢大肆中而爲深識廣見者所接近乎予友桐城章君絲綸世所謂賢儁之士也登乙丑進士第擢給事中未幾左遷趙州判官尋知州事君長解任遷僚爲應州秩滿起陞武昌知府方其自決從遷趙州也奔走州縣間與羣吏伍宜若不復振作矣然沂聲烽然聞燕趙間入其境者嘉其政接其容者醉其德人之敬之無異在　禁近時然及移應州極邊之地戎馬之衝其事之難爲又有甚於趙者而其政績之章章視趙爲益者而人之敬之嘉之者又益加多焉所謂良金美玉隨所在而光彩煜煜而自不可掩君其是哉君其是哉雖然金鍊數而愈爲玉用久而益澤吾知今之守武昌也其治在會府下其職任之重

土地之廣人民之多事務之殷較之前政奚翅千百其堅強之質溫潤之氣發越之光於是乎愈可見矣譬則良金美玉在通衢大肆中者也則士人敬重之賞識之者當百倍于前異時鑄爲鼎以　夫物用爲璧以薦之天又將于是乎取之予交而知之有素蓋所謂金玉君子者也故於武昌士大夫之請即其有而似之者以爲君之官之贈

贈廉州邢知府序

廣海之民極矣而海以北三郡爲甚就三郡論而廉

尤甚乃成化戊子秋七月　朝廷從巡撫大臣言擢
廉郡太守林君於泉司俾巡海以北而轄寧其人民
乃以戶部主事宜山邢君直夫補其處特賜　璽書
而付以守禦撫安之任　命既下凡嶺海人士寄京
者莫不欣忭嗟嘆以謂五六年前蓋有此舉則此方
生靈當不至於此極也言而繼之以太息流涕者有
之或曰廉郡得邢君固幸矣而邢君以名進士通
朝籍遣屬地官持心厲行固不下于人人之不必如
君者往往值通顯得喜地君何喜乃得此殘破之區

滋此瘡痍之民名雖二千石實不及江南一小邑也
雖有才能將安施乎予曰此正　朝廷所以用邢君
意也夫居官于善地雖以中人之才苟有志焉皆足
以自見於時惟大勢之不可為力之不足以為用則
無財役則無民於是而能起其廢成其功然後見其
才之大過人耳　朝廷用邢君而特有璽書之賜其
意或出諸此乎雖然予於邢君茲行而有以于大三
郡治亂興衰之機夫有此天地仰有此名[illegible]而方
域則有此人民固未嘗一日有地而無民也自開天

構禍以來今踰十年矣其人民死于寇死于饑死於
疫死于官軍十無二三矣失今不為之所吾恐數十
年之後併與所謂二三者亦盡矣豈天道生生不息
之意哉夫天道三年一小變十年一大變窮則變變
則通此方亂極而治衰極而興其在邢君茲行乎君
行矣其尚體　朝廷愛養元元之心罰此因窮之殘
民食之飲之衣之被之煦嫗之保障之休養生息之
內其骨肉其卵父母妻子其血屬脈脉其汗萊棘宇
其荊棘使之復有生之樂而重得為太平之民豈非

君之大賜哉夫然則芳名美譽與此方山川同其悠
久矣裴主事秉彝郡人也喜郡得賢守而鄉人將有
蘇息之期求予贈言予家與廉郡於是邦有被髮纓
冠之義故亦喜而為言如此云

贈曲靖蔡知府序

成化五年春王正月萬方會同大明黜陟分去郡守
之尤無良者慎擇其人以補其處于是推南寧府同
知天台蔡君廷自知雲南曲靖軍民府事　命既下
議者謂若以通練之才處畿甸之間當繁劇之任尚

不足以盡其川今禎置之遐外之域山窮水絶之處以臨夫侏離鄙野之民不亦枉其才邪余曰不然此政　朝廷用人之深意也今夫內地華民禮義素明風俗素淳政化素行苟得中才因其俗而施之以政若因仁陵川澤以爲高卑用力少也若用徒馬駕輕車驅馳于康衢大道之中無阻礙也夫人能之無俟於舜焉若夫官遐外之地治鄙野之民而使一旦施新政以變其舊俗易以異於平地方覆一簣乎範我馳驅於荆棘阨塞之間乎用力多而齟齬難行也

必矣非慎擇其人曷足以勝其任義雖然孔子之聖猶欲居九夷而班史之傳循吏亦詳載夫異俗之治是故箕庠序之教於桂陽者衛子產也行嫁娶之禮於九真者任公孫也通商賈之貨於合浦者孟伯周也漢南之在今日亦猶諸郡之在漢也君誠不鄙夷曲靖之人而以中國之治治之聖人之化化之異時之傳　國史者亦將大書特書以著君之治績如班孟堅之於衛任諸公焉君將之任其鄉人官諸朝者徵言贈行而以屬予特舉漢循吏之治異俗者以爲君勉

送金華周知府序

金華東南文獻邦也自宋元訖于　國初儒學之盛彬彬濟濟蹟武相望一時稱文獻邦者歸焉亦猶春秋時之有魯鄒東漢季之有汝潁也文獻之邦非得儒者以治之則弗克以稱厥任大治周君子正以膳部正郎奉知金華府事行有日宗人府機賓王君求予言以贈行君安成彭文憲公之高第弟子也以春秋經中庚辰進士第歷官兩京造次必於儒者予意

其以儒者而臨文獻之邦其必得夫治之之要而愜于士論也已然予于此竊有疑焉試舉以問之夔自宋南渡以還呂成公陳龍川唐說齋同時並興各以其學鳴于一時自時厥後北山何氏實得朱子之正傳以授王魯齋而金仁山許白雲以次相傳時則有若永康之胡沸陽之柳烏傷之黃東陽之張蘭溪之吳皆以文章擅名天下不特乎此白麟溪之鄭累世同居又以義聲燁燁若聞遠近迨于　國初濂先生佐我　皇祖開一代文治當是時又有若正許吳

胡蘇戴諸公實佐於之鄭氏之彥亦有若淳若沂稱
栢者焉一時清才碩學天下宗仰何其盛也今距其
時幾百年聲名文物宜其歷久而益盛然近日婺郡
之民風士習回視於其前殆若有不及焉者何也其
必有其故矣予求其故而不可得謹因君之出守也
試一問之君至郡涖政之暇試爲求其所以致此者
幸因風以見教雖然古之善爲治者咸以正風俗興
人才爲當務之急文翁化蜀韓公化潮皆非有所因
也尚能興起之至今兩郡之人百世猶有賴焉君婺

故文獻邦前輩典刑去今未遠一旦作而興之以復
其百年之故處夫豈難哉君以爲何如

送瓊郡葉知府序

瓊郡自昔號稱樂土而以易治聞于天下也舊矣蓋
以一郡獨居海中無比與接境也民皆安土無流離
外徙也冬寒不甚無戰瘝墮指之苦民不豪奢也因
歲再收象有山林川澤之利民不阻[illegible]也[illegible]者與[illegible]
文甲瓌毒之產商賈貿遷北入江淮閩浙之間歲以
千萬計其物饒也風俗質樸資性異懷鄉無武斷

奪之家俗鮮推埋惰怠之習其人淳也出賦止於[illegible]
軍無浴輸輸將也養軍止于守土無外繇更戍也凡
此數者皆他郡所無有誠所謂樂土而易於治矣然
而世之仕者往往以難稱而不樂往何哉噫有由然
矣豈非其人器非宏歟才非贍與望非隆與 皇上
復正大位之明年 詔以台州府同知葉侯爲瓊州
府知府 命下之日予往候之一見之頃即得其爲
人大凡所謂有器有才有望者侯眞其人哉器必
[illegible]然後有大受之地才必贍然後有運用之資望必

[illegible]然後有以懷物議而厭衆心是三者他人有其一
[illegible]難以之治四通五達繁劇要害之郡且無不可者
[illegible]侯兼而有之也哉夫以兼人之德[illegible]和樂之地易
治之邦非惟政事得其理民庶賴以安吾知一方之
山川鬼神草木鳥獸亦莫不寧者矣嗟乎瓊山人何
幸得有器有才有望如侯者以父母師帥之哉侯昔
佐肇慶嘗奉藩檄督戰舟於海南北諸郡留瓊者闕
月瓊之父老觀感愛戴恒有盡不我牧之嘆今侯之
[illegible]氏得其願兆聲所至其喜可知矣故予於侯之行

謹書以爲贈以助吾鄉人父老之喜云

贈瓊郡王太守序

瓊州府知府缺員部使者竟猶未至天官卿問之謂其屬曰瓊郡去京師萬里顧顧居大海中屬邑十支郡三人民數十萬其命繫於守一人守一日不可無也亟擇其人以名聞 命下乃刑部正郎王君宗周也一時公卿大夫士同 朝者咸以瓊郡得良二千石爲予賀予詢其實咸曰君自第進士即遣屬秋官凡厥僉司事有疑難輒以屬君君於法比而仁厚

惻怛之意恒存於明慎詳審之中經君所論斷者人咸以爲不寃嗟乎吾郡何幸得不寃人者以爲之父毋師帥哉歲君廷酧有日予念吾人十數年來無罪而受人之寃者多矣一旦得君以解其寃煩幸內其行請即朔之公卿大夫士所以賀予者轉以爲吾鄉之人之賀胡賀爾賀其得不寃人之人以爲其父毋師帥也於戲吾鄉父老若朋儕暨諸子弟明聽予賀言吾與爾厥祖若考均生茲邦自吾有生以迄于今髮種種矣見吾之守若倅亦既多矣民有事遽至不寃之者亦云鮮哉矧無事而克推其不寃之心以不寃其無所寃尤其鮮有今吾人何幸得仁厚惻怛明慎詳審之父毋師帥以養以教以全吾人之生以明吾人之性哉自時厥後爾之有異惟富爾之無異亦惟富爾有蓋藏爾其自用人不爾揭爾有田廬爾其自又人不爾擾爾之是則是非則非人不爾變幻爾之有則有無則無人不爾易豈爾齊民也人不隸爾於人籍爾良人也人不蠱爾于奸宄爾之肌膚爾其自保愛自今人不憯酷爾俾爾身疾痛爾之貨賄爾其

自飲酒自今人不摸模爾俾爾室空空昏莫無人呼爾門戶出入無人撿爾長短爾寢其安爾食其旨爾骨肉其完全若斯之類皆爾前此十數年欲得之不可得去之不能去者一旦得之去之予用是謙以爲爾賀爾有今伊始其各守爾分供爾役輸爾租調非爾固有弗取非爾當得弗爭非爾宜爲弗行惜爾身保爾家和爾弟昆教爾子孫親爾族姻睦爾鄉黨重爾父訓其子兄諭其弟老長嗣其幼少以毋違爾父毋師帥之命吾言嘩毫爾耳[illegible]之哉無敎君玉郡滋

事攸始幸召諸士民以予茲言示之於戲予言尚其有徵哉雖然予于是又不能不爲吾鄉人父老朋僚子弟慮方今　聖天子明見萬里外股肱大臣孜孜以求賢圖治竊恐吾使君之惠不久專於茲一邦也漢廷張于之任所以使天下無寃民而民自以爲不寃者　朝廷方將有待於君矣乎於是乎書予序以贈

贈瓊州府知府彭公赴任序

入　國朝來瓊郡守以王伯貞先生爲首稱先生吉之西昌人吏部尚書文端公文憲自時厥後能繼其芳躅者蓋不多見乃歲辛丑安成彭公彥積以辰州守起復改知吾府事瓊人氏寓京者聞　命下走相報且相賀曰吾人不蒙吉人惠者七十餘年矣十干十二支相配又踰十年始再得吉人豈天閔吾人困憊已極而將甦之耶抑天生良守不易而郡得之亦有數耶謂予不可無言以預爲吾郡人賀予謂國家幅有四海而南北之勢視東西爲尤遠瓊在極南之徼又越海而趨之吏于茲土者恒遠其地而外其人[illegible]不以遠近內外異其志節者閱數十年人而僅一見若伯貞先生者非但今鮮恐古亦不多得也嗟乎瓊之地之人固遠且外矣而中州士大夫仕於茲者亦何悉以遠且外自待其身哉此無他中心無主因境而變逐物而移耳嗟乎安得治吾郡者皆中心有主之人哉予聞父老言伯貞太守澹然無欲忘己勢而盡人之情視民以子處官事以家一時雖無赫顯功然在郡十有六年斯人之受其惠也多矣今距其時近百年而人之談其美者如昨日然繼其後者非無閩浙江湘之人來其心有主而不爲境物遷者百年中所共稱者止一吉人而已郡之人習知吉人之政之善意吉人無不然也一聞吉人喜動顏色走相報且賀豈無故而然哉今彭公出廬陵忠節之鄉爲安成鼎族乃前提學東軒先生愈憲一齋先生之從子文憲公之弟詹事公之兄以名進士擢任司理出知辰溪綽有令聲家有宦譜鄉有典刑治有顯狀一旦而臨吾郡吉人善政之效殆再見邪予與詹事同年登第交好者三十年若兄即吾兄也故自公爲舉子時予已知之有素其不負吾人之望也必矣

吾鄉之人再蒙吉人之惠也必矣故於其行述鄉人意爲文以贈之公至郡貳守永豐楊君遍倅文江楊君二人者皆吉產也尚相與同心協力以甦吾人德郡人士曰前此一吉也尚能爲吾人爲刱一堂之上而三人合席也哉

贈瓊郡太守張侯赴任序

昔皇極聖人歛時五福敷而錫之以福天下之民然而一人不能以兼濟也於是乎就庶民中擇其秀而好德者福之使之分土受民隨所在而福其民焉嗟夫天下大矣安得布福而德之數千百輩分布州郡間以福斯民哉吾郡去京師萬里中州士夫以其遠而僻也領郡去茲輒有不豫然之色惟鄱陽張侯德威以太僕寺丞出知吾郡事命下之日略無幾微不平見于顏面顧忻忻然謂其所知曰某平生有志用世思以所學推以濟人微倖一第得一邑如斗大念惟先哲有言一命之士苟存心於受物於人必有所濟盡心竭力不敢暇逸方得有端緒而遂有焉政之司徒以一事之任而僕僕奔走道路間今幸得郡於海之間地大而人衆如古侯封疆域然旅旅足展所蘊以償夙志乎其鄉友太學生項森舉侯言以告予予惟洪範五福攸好德其一也侯得郡於遐外不徒有安和之色而又有好德之言所謂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者侯蓋有之是宜 皇極之君錫侯以二千石之福也侯眞福人哉古人有言 朝廷有以福君子則君子有以福小人然非其人有福於已則亦何所本以福諸人侯眞福人哉所謂福者非他德而已德而好之必猷謀足以造是福施爲足以成是福操守足以疑是福而有以立富壽康寧之本然後斯民賴以安集成全之而不罹於貧夭惡弱之極焉嗟夫吾郡吾人何幸而得有福有德如侯者以爲之父母哉吾人謂部使者得人爲一路福生予則以爲環千里而爲郡郡而有良二千石則亦千里之福星也分野于斯君其所而有常舒其芒而久照豈徒行一時分一道而已哉予老矣去家萬里欲歸未得何幸身親見一郡福星出自天驛而駐其揚光于婺女之墟以敷錫我三州十邑之民之福哉故不勝喜

而以贈其行

送鍾太守詩序

羊城詩人在　國初時有孫仲衍黃庸之王彥舉李仲此三四先生者使生當唐盛時當與韋蘇州柳柳州韋相頡頏溫李而下不論也去今未遠繼者已寥寥然若今顧德鍾君必華亦豈多得也哉君在學校時已有詩名及仕知賓汚二州政聲與詩名日渢渢乎著夫人之耳韓子所謂性能而好者蓋庶幾焉余聞君名久而未及識今以九年秩滿需選　京師始會君於寓所目其容偉如也耳其言溫如也及出示所和晏鐸輯明盛時格調不凡音響清越蓋有得於前諸公者然後信所見有過於所聞而名下果無虛士也居無何拜　命陞知廣右太平府事將之任道必過羊城白晝錦衣榮歸故里或者豫喜以爲君榮嗟乎此淺之爲丈夫者所以沾沾自足也豈足爲君喜哉余所以喜君者以其蓋得推詩之用以見之民治使民晓然知詩在天地間果非無益之空言是則可喜耳自三百篇後詩之不足以厚人倫美教化漸

政治也非一日矣風雲月露花鳥虫魚作者日多徒工無益是以大雅君子不取焉君子所取者唐李杜李杜而下有韋柳二人者皆郡守也考其平生所作佳者往往在郡斾燕集之際因俗設教之餘啓習所加自足成化回觀衆作眞如用砂空青世外物寶何益之有哉君承鄉先正之後得韋柳之作庶詩之用以導化邦人感其善心宣導其厚俗以厚人倫以美教化使太平之民翕然太和眞有以稱其名焉則天下後世稱守之能詩者必歸焉而與韋柳並傳於無窮也必矣豈非有以爲鄉先正之光乎君志廣而才同於事無所不能而余獨以詩爲言者舉其長教諸卷端使人知求君於大而區區所以貶低之不足道也

送劉端本知興化府序

古端劉君端本登天順庚辰進士第擢尚書部主事陞員外郎進郎中歷官十有九年始拜興化府知府司于登第者至是往往爲長方面或登都臺而君乃始得一郡所轄僅二縣之僅踰萬家域人[illegible]

可觀江西南一望縣　命既下朝士大夫多爲歷十平爲鄉人在京者來徵贈言且舉衆言以諗予予惟興化閩中文獻邦也疆域雖狹人民雖眇而風俗素醇文學素盛仕宦之家素多歲大比登鄉書者幾居八閩之半會試南宮中甲科者無虛榜由乙科而分教天下者在在而有疆域不出數百里而其人仕者散見於千萬里之外版圖僅踰萬戶而其天民之秀分布中外者亡慮數十百人凡此皆他郡所無者也郡邑以人才多寡爲大小風俗醇薄爲上下而戶口之登耗不論焉得郡於此而治之亦得以行其新學矣乎自予居　京師多與其賢豪游頗知其民風士習之詳所謂豪俠之徒武斷於鄉曲者無有也閉奪之家豪植以爲強者無有也告訐之徒珥筆以徙訟者無有也舞智之吏猾禍而蠹害者無有也推理之盜情掩而公剽者無有也訾毀之言巧言而醜詆者無有也憤忮之俗驕揚而恣睢者無有也宦家子弟恃其肺腑之勢而公造請託者無有也倦游士夫假以嘻笑之怒而詭辯關說者無有也於九天耳古今所謂不美之事薄惡之俗於茲邦咸無有焉豈非善地乎蒞善政馭善民而爲之師帥父母豈非幸哉雖然予所聞者前二十年之故也風俗遷移歲異而月異同今日其尚然乎哉否邪予不得而知也君行矣試以予言求之果有如何所云云者乎無也雖然有子盡其在已者而已彼之有與無政不必計也使其有之而吾之心不可以不盡盡之之道何如平而已人何也吾爲人之郡之守也而吾之鄉亦有郡守焉吾治人之郡之民也而吾之家亦齊民焉鄉也人之宜治郡治吾人也其政之良與否吾固嘗是之非之今何暫乎人之是之非之於吾乎反觀內省彼是者之是吾從而是之益以勉彼非者之非吾從而非之毋以改如是則得其平矣孟子曰君子平其政予則以爲欲平其政必先平其心吾平其心以平其政彼之不平其心反其是非之實肆其毀譽之端未必人人無也必有平心之人以平之吾弗與知焉可也君行矣請以平之一言以爲之官之贈

送慶遠葉同知序

廣右地多猺獠其爲居民害也久矣而莫若近時之甚蓋其性習兇獷生業職一聞赴鬬即狹刀弩以從事惟恐或後顧惟財帛牛酒是好而自視其性命如草芥即不幸斃於兵其父母妻子視之亦不甚惜且又習其山川險隘出入溪澗攀緣樹木如猿猱然而我官軍惜性命畏瘴毒而守將又多以謹厚存心每每以生事爲戒因循苟且度歲月以須史代而已間有撫機出奇者遇賊有可乘之機可用之間而權不已出苟或冒險爲之萬一小失利則然端加之矣

甚或得罪焉以致賊勢愈熾而民命不聊生民之居市井者藉城以爲保障負郭之田猶得以耕穫鄉落之民去城郭特遠賊之出沒無常而官軍不能以時救援方耕作而牛爲所奪遇收斂而穗爲所掠一牛之直至于數金破一家之產不能具一牛得一牛不足以耕一歲今歲僥倖以過嗣歲然後不無一歲不然嗟夫民以食爲天食以耕爲本今爲民者得耕則無以爲食無以爲食則富者不免於貧貧者遂至從賊將見民日少而賊日多其弊未至于盡爲賊也不止嗚呼居民何恃以爲生乎官府何恃以爲治乎予少有志於用世而於邊防機務頗究心焉然皆得於傳聞非目擊也今予友古瑞葉夢吉以鳳陽府同知改任於慶遠府換廣右之行也夢吉亦嘗留心世務者平內其行 予所聞者以送之俾即其地嘗其實焉果如所聞者否耶誠如是幸求所以備禦之方善後之計是亦其職分所當然也

贈潮郡周貳守序

潮郡貳潮覽世[illegible]士習俗語言嗜好大率相同以閩士而治潮之人無以異乎居其家而自臨其鄉郡也故其爲力也易而見効速長樂周君惟高閩產也以鄉貢進士試禮部得校官屢矣而不用就久之復合選以發身銓試居第一首擢潮郡貳守潮之人士寓京者聞是 命喜相語曰得周君以佐吾郡何以異乎吾鄉之人自治吾人也哉其諸於土俗協於人心也必矣四邑之人庶其有瘳乎咸欣欣然有喜色走謁予求文贈行且告予以所以喜之故予曰胡喜哉前此治潮郡者豈皆遠地之人哉今其治效何如

也昔之人洽潮有聲如韓如陳或居南陽或居閩中其地相去何啻千萬里而其政事之施教條之布雖其里之齊夫家之父兄不皆是之宜且切也治否在乎其人而不以地彰彰明矣胡喜乎哉其中交君又而知之深者進而言曰其輩所以喜者非無故而然也蓋有由也周君家世業儒以經術爲學以仁禮爲心其諸異乎大言而無當任情而咈衆者比言決不至與心違行決不至與迹反一旦施於有政鑿鑿乎如菽粟之必可療饑布帛之必可禦寒藥石之必可

已疾而顧人之生也審矣況其里居境壤相近而於吾之土風民俗又素習之者耶此其輩所以喜也嗟乎諸君之爲此言其必有所試哉何其稱美之不容口如是也抑予聞之理之在天下推諸東海西海南海北海而準出於天理者自然合于人心不以遠近彼此而異也黃霸之生不必隣於潁水文翁之產不必近於庸蜀然其爲郡皆以治稱者所行合於天理自然當于人心宜於土俗矣周君之[illegible]諸君則其所存所學雖以之用之天下施之異域[illegible]

不可者不必近壤也其治之必效澤之必究不爲易且遠焉耳此潮之人士所以喜與予叨以文字爲職業喜隣郡之得賢佐也故樂爲之言以助其喜俾其人士書諸帛以爲贈行序

贈瓊郡陳同知序

錫山陳侯以泰安州知州需選天官陞瓊州府同知瓊之人士寓京者聞　命下爭趨走其寓舍賀焉既退私相語曰瓊之民有幸矣去年得袁公爲之守儒者也今年又得侯爲袁公貳亦儒者也以儒佐儒

吾郡三州十邑之民庶其有瘳乎語既人人皆動顏色明日走報予曰吾郡又得賢佐子知之乎吾與子之父兄鄉黨下及草木禽魚皆得霑被其[illegible]化沐浴其膏澤矣予寧不喜乎喜之可無賀乎賀[illegible]非文不可也顧今　京師學士大夫非無[illegible]文[illegible]吾郡人然後知吾民情風俗之詳賀侯之文予[illegible]予忝以文字爲職且郡人也袁公之行既詳言以爲之矣今侯之行又奚容嘿哉雖然侯儒者也不出戶庭已於天下民情風俗無所不周知非必躬履其地耳閒

日見然後知也則於吾郡之民情風俗皆俟平日之
洽中一事而又何待予贅哉請言其畧吾郡獨在海
中廣輪幾三千里其地廣矣廣足以有容宜其民之
衆今反寡焉惟以南自昔稱多奇貨而吾郡所出者
恒什八九其物產衆矣物衆足以自饒宜其民之富
今反貧焉　朝廷以其地去　京師最遠特優待之
凡百徵需比內地百不及一二其賦役輕矣賦輕得
以自營宜其民之逸今反勞焉比年歲屢登斗米僅
十餘錢宜其民之有餘矣而耕者往往告饑府若州
若縣學校共十有四科日外歲貢　計十年總其凡
無慮五十餘人宜其人材之衆矣而仕者恒不多見
是五者宜若有餘而反不足矣豈無其故哉事之如
此比者甚衆是蓋其易見者也予竊疑之久矣無求
其故而不可得幸俟之往試一問焉所以致此者必
有其故矣誠求其故而得之則其蠹塞其源逆閉其
塗而後其常處則三州十邑之民信乎其有賴矣則
天教化之霑被實澤之滋潤庸有窮乎

贈瓊郡林同知序

予友天下士多矣而尤厚於鄉人鄉人中後相厚者
莆城則林宗敬也宗敬頗勉領鄉薦慨然有志當世
以為今世仕者非出士科不必得顯官華榮焉留心
舉子業於凡經史子集奇可以資為文者罔不研究
而於三百五篇詩用功尤深歲甲戌初試南宮得乙
科不屑就丁丑再試又如之以至于庚辰甲申丙戌
三試皆然乃喟然嘆曰吾之於學未必不如人也而
進士卒不可得豈非命耶乃就選調得瓊州府同知
予瓊人也何幸得平生故人以佐吾郡乎況今宗敬
者清淳蔡公叔清亦予交也而今而後吾知吾郡三
州十邑之人庶幾得所覆庇矣乎而區區遠宦萬里
外無白老親亦將賴以慰安之少寬其倚閭北望之
愚是則一郡之人之幸尤莫予幸之甚也雖然予固
幸矣然予一家之私未必一郡之人之公也使吾郡
之人咸咨嗟怨望而吾一家獨欣欣然有喜色予心
安乎且予於宗敬友誼素篤而予一日少長焉則固
見視予矣凡其之官或內或外予皆不能無贈處之
言而況于吾郡乎則士所以勸勉規儆之者又不可

以但同衆人也請問宗敬所以進勝下去鄉井間[illegible]
萬里舟歷十數年以希　朝命之榮也果誰爲乎亦
日以行所志榮所生而已假使宗敬一舉即登高第
可以得五品官位大夫乎否也得以佐大郡臨吏民以施其
政教乎否也三者皆未必遂得也今一登仕籍即所
穿秩綾金以爲衣鏤銀以爲帶便道還鄉稱雄鄉閭
毋子兄弟敘天倫之樂以爲族姻閭里之榮況[illegible]
[illegible]大郡地方三千里支郡三面屬邑十人民數[illegible]

家又當都鄉稱樂之秋而獨富盛安樂如平時出[illegible]
飛高蓋躍漢池綠駿鳴騶[illegible]道前呵後擁行者分[illegible]
道左以俟其過人則居[illegible]泳高[illegible]爲[illegible]海者爲
[illegible]以聽其處分
貫以進與臺皂卒左右侍[illegible]
回視彼之登甲科者方且服事大[illegible]爲[illegible]然遂[illegible]
立如新婦之事嚴舅姑然一出詞一吐氣不敢少肆
果誰爲多哉雖然得之榮既踰其限則失之辱即有
甚焉者矣所以保而守之其道尤難惟勤惟畏甚[illegible]
[illegible]無怠[illegible]之人不能自我以[illegible]

畏則無肆心而上之人不能名我以貪虐矣而又有
之以誠濟之以斷本之以仁恕則在宗敬者可以常
保其榮而在予者亦得以常恃其幸矣夫豈但一多
之榮一家之幸而已哉

送伍通判序

國家承平百年海內無事久矣仕者恒以得山水之
郡爲樂然郡之有佳山水者多臨邊徼富孔道或其
地瘠民貧俗不尚文學不然則其民悍戾喜鬬訟多
權劫之盜武斷之豪訟謀紛冗欲求一日之暇有不
[illegible]卷事　序　[illegible]

可得者是以往往不如其意幸得佳郡皆無是數者
之累矣而其人又多喜事功貪聲利胸中擾擾不能
斯須寧者故雖得之而不知其爲樂予友羊城伍君
尚飾簡靜之士也爲人忠實無他腸不談城府爲崖
岸與之交往數十年恒如一日丞膺鄉貢試禮闈雖
從官入太學者十餘年今升　命爲寧波府通判四
明山水名天下形勝偉特羣山秀拔湖蕩清溢泉流
斯委號爲東南奧區內絡湖渠原田交灌外濱滄海
海鮮雜出號爲東南樂土詩書之澤相染絃歌之聲

不絕世宦之盛如史如袁文學之尤日麟日鳳至於理學之宗則又有若楊黃諸人流風餘韻至今猶存號爲東南文獻之邦何所謂數者之累幸皆無之而右又居倅貳之職上焉有守以總其繁下焉有屬以分其詳君居其間以簡靜之德臨淳厚之民豈非地與人相稱哉惟簡能御衆之繁惟靜能應衆之動以此佐其長臨其下無難事矣苟其身自處於委瑣紛擾之中自治且不暇而兄治人乎而況樂山水之勝乎君甚稱是官而官又與地相稱可謂得其樂矣凡

相與厚者咸賦詩贈君行予尤厚者故爲序

贈段通判考滿序

古人於官縣有朋友之義情好洽而志嚮同相觀而善故能共成事功以著休聞於無窮所以然者合以義而不以利焉耳永平太守周君德明以其同寅段君汝濟之倅郡三年也將上計於天官不遠數日里以書抵　京師求予文贈之予於是不獨見段君之善於佐政而亦因以得周君之賢家[illegible]利也[illegible]不見於今久矣夫以東西南北之人偶聚於一堂之下苟不秀智以相傾軋用術以相籠絡所可矣況望其相觀而善如朋友也哉識君之爲政與其所以相與者予不得而盡知也即其求文相贈之意推之則其能以義相比可知矣道二義與利而已矣入乎義則出乎利義利之不並立如薰蕕冰炭之相反也彼孳孳於義此汲汲於利其能以有合也哉其有所合者必有所同也雖然同亦非君子之所尚也易不云乎君子以同而異而孔子亦曰君子和而不同君子固不可以不同而亦不可以苟同也守曰可而倅曰不

可守曰不然而倅曰然同其理而不同其情是之謂不苟同若同聲附和心不然而曰然之則是雷同而已矣義果安在哉　國家用人必歷九年而後遷他秩汝濟以名家子發身儀科倅是郡今甫三年其履異之聲已燁燁乎其昭著如此其尚圖進厥業於其終哉圖厥終如其始異時京畿列郡[illegible]倅[illegible]能著稱致　璽書並褒而陞秩賜金[illegible]也夫謹書以俟

贈郭通判考滿序

予友永平郡守周德明以書抵　京師謂予曰某之同僚有郭景深者齊之長清人也以太學上舍生解褐來倅府事未幾以憂制去服闋復來倅于茲何者一府之事皆在所判今則專職馬政矣既三年滿一考將報政于天官敢求一言以爲榮滿之賀幸毋靳予惟古之稱長民者曰牧蓋有取乎孳牧之義謂長吏之於民亦如牧人之於畜也牧人之善於牧畜者必循乎其畜之天時其饑飽以遂其生達其喜怒以暢其情馴伏其心不使至於泛駕調節其氣不使至

於敗羣順其時而游之以繁其類適其可而用之以不盡其力夫如是則孳牧之道得矣長吏之於牧民也亦胡獨不然周君之治永平數年于茲矣循良之聲日聞于　朝蓋深有得乎牧人之理是雖其平日德學之餘之推然其寮寀諸公亦不能無裨助之力焉則是郭君向也佐守以爲政固已知卽牧畜之理以牧乎人矣今焉職專乎馬政顧不能推牧人之道以牧乎馬哉是宜其居官三年事無過衆馬蕃息而民安樂之茲行也必以最書自茲以往政聲益揚必將有不次之擢其名與位殆不止於是矣姑書此復周君且以俟焉

送陳推官序

刑者輔治之具聖人不得已而制之者也非不得已則不用也蓋制刑所以止刑得已則已矣然則　國家之有刑官其亦不得已而設歟司刑者常能以不得已存諸心必至於不得已然後用之則受者與我俱無憾矣豈不稱其職歟今夫天下百司衆職皆以有事爲能政績可書爲稱職掌國計者以府庫充牧爲稱司民牧者以戶口蕃殖爲稱惟刑官則異於是要必除苛解撓無文致之罪無掠立之刑使囹圄空虛無一囚可訊錄斯爲能稱其職矣彼切切焉從事於後惠文冠深文巧詆奇詰他比大爲陷阱於郡中圜墻至不能容他日計課考功曰某死罪若干某徒罪若干以是爲上最豈聖人制刑之初意歟亦豈國家設官之美意歟郡有守有貳以理郡政又設推官以議法斷刑蓋亦不得已也環千里之地十數萬之民其命皆係之苟非其人則民有不稱其正命者

矣居是官者可不慎歟廬武陳永以鄉貢進士出今選出身拜　命爲是官於南安濱行過予求爲序予因本古人所以制刑及　國家所以設官之意以生之欲其知以不得已而存諸心如易所謂明慎如禮所謂盡心庶幾爲稱其職君其念哉毋忽　天順五年

送傅推官序

刑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者也用之必於不得已可以已而不已焉是豈制刑之本意哉昔者聖王既制刑書頒之天下示民以不可犯復立刑官執刑書以

斷天下之獄使民知是書之必用而其條貫之必不可犯而犯之必不但已是蓋用之以禁制其未然而非豫以是待之也苟非甚不得已必不用焉其用之也必其原情揆諸理定以法比審故誤之因求法外之意然後用之不敢輕也我　國家倣周典以建官內設六曹刑居其一外之郡設守倅者三而理刑獄者惟一其意蓋可見已守倅譬則救粟稻粱之類所以養民生者也刑官譬則湯液鍼砭之類所以防民疾者也吏乎民者不思耕藝儲積以養民之生顧乃

鰓鰓然捃摭傳致求民之疾以施其出下熨灼之方豈理也哉瓊郎去　京師最遠民俗視內地頗淳然訟怙法者固不能無然愚昧罔知而誤抵于罪者亦多矣予去家也久於鄉邦之事雖未必一一知其詳然聞茲數年來水旱相仍民多疵癘歲收薄惡物價騰踊蓋必有以召之者昔東海殺一孝婦天爲之旱者三年意者刑罰有不中歟乃者將江傅君用端以太學生歷政刑曹謁選天官特擢吾郡推官受命之日即介封部上事左君時朔過予予見之知

其爲仁厚和易之君子也退而語凡鄉人之在京者曰吾人庶幾其有瘳乎所以推哀矜勿喜之心以生吾人者其在斯人乎凶災異之變爲豐穰之祥者其機在此乎僉謂予宜有贈言予故推古人所以制刑及　聖朝設官之意以爲君告非欲君以苛思虐罰也君其念之哉古人有言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無憾又曰刑罰不苛是刑罰中教化君其念之哉　成化五年

贈潮州張推官序

崇川張仲鼎以鄉貢進士卒業太學者久之[illegible]大
官拜　命爲潮州府推官　命下潮之士走謁于需
贈言予謂之曰以儒生而司郡刑四邑之民命庶其
有瘳乎蓋刑官民命所係一不得其人則一郡之民
有橫罹非命者矣一人非其命則感傷天地之和而
召旱暵之災　仍則歲歉歉則民不聊其生是則郡
之治教攸總於守所以輔其治弼其教召和氣致豐
年則本於司刑之官也烏可非其人哉昔東海寃一
孝婦而致旱者三年一婦人之非命尚與於天而天

乃以一婦人之故致一郡之災是烏爲一人而禍及
千萬人也天豈屑屑爲是哉蓋天人感通之理不以
小大裂寡而殊天無往而不在人無一而非天千萬
人此天也一人亦此天也傷其一人之天而天之在
乎千萬人者亦從而傷焉可不慎哉由是觀之司刑
之官誠不可以不慎擇以其非獨有係於人而實有
係乎天也彼夫以案牘爲師而從事於後悲文冤者
詳於人而略於天烏足以語此哉天人之理備於易
象於刑獄之事屢致意於噬嗑曰明罰勑法於賁
曰無敢折獄於豐曰折獄致刑於旅曰不敢留獄[illegible]
者性命之書而於刑獄之事丁寧諄切如此聖人之
意斷可識矣君以經書爲擇以儒科發身其諸異乎
世之爲俗吏者故於其行也推夫天人之理以告之

弘治三年春三月望日男敦編次

天啓元年仲春望日七代宗孫爾穀重編

爾懿同編

穀男兆百　期昌　校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十二　終

大學士謚文莊瓊山丘濬仲深甫著

序

送鄭鈞州序

問羊知焉機開彝閒昔之人固有用之以成名者矣君子不取也深文巧詆刺胥熔膚昔之人亦有任之以爲治者矣君子不取也蓋用智者術數有時而窮任威者刑罰有所不能加若夫居閒可以臨民正容可以悟物儲精蘊淺之中可以逆釐三神談笑尊俎之間可以折衝苟思當之者意銷遁之者心醉其惟誠乎予友雲間鄭叔潤誠實人也質直而謹恪平生無僞言僞行自其居家庭處室閨以至游庠序登甲科所以處已接物一惟誠而是務無所矯飾天順四年以名進士拜知鈞州入境之初望車塵者聽容已動其心視象之始拜階下者接其言已革其心而未嘗任智與威而四封之內自然聞風而何化三年之間有如一日今年以考滿來覲　闕庭天官考稱將歸所治凡與之交好者需予贈言予惟叔潤之政治章灼人耳目如此矣俟予言爲哉雖然叔潤固無俟乎予言予亦不能以無言也然則將奚言耶不過推明叔潤所已行而有驗者以還告之耳蓋是誠在天爲實理在人爲實心歛之則成已施之則成物一念之至可以貫金石乎豚魚感思神動天地風可使之止旱可使之雨虎可使之渡江蝗可使之不入境鯉魚可使之遷徙於海珠可使之去而復還況夫齊民也哉誠持此心而始終不渝不以智數威嚴雜焉若是而民之不丕化治效之不益著聲譽之不遠聞萬無此理也叔潤歸不必他求於此而加勉焉則雖古聖賢之事業亦不過此矣一郡守云乎哉觀斯文者謂予爲迂且過者非知言者也亦非知治要者也

贈朱克信知連州序

南豐曾氏嘗嘆治越之吏莫致其治教之意使其民不幸而不出閩蜀上然又嘆吏于茲者非其材之頴然遷於衆人不能也於乎今去南豐又數百年越之民俗日趨於華固不減於閩蜀矣但其長吏所謂之頴然遷於衆人者何寥寥哉今吾始見一人焉曰

[illegible]君克復新以太學生權知廣之連州[illegible]
[illegible]卿任公其賢然之材遇出等夷[illegible]
勵校官卒業太學銓試天官時[illegible]
涇川已逆知其足以[illegible]
人矣雖然吉之人要南[illegible]者聲稱者如衛颯俗產[illegible]
之教敦婚姻之禮茂[illegible]代之亦善其政任延鑄田器
教民粟陶錫[illegible]之漸以禮義其他如許荆孟嘗之
[illegible]能致其政治之美教化之善[illegible]諸史冊可考也
而南豐[illegible]不之取顧有莫致[illegible]不以是數公者

僅能補偏救弊於一時而不能滌其俗以驅於治[illegible]
其久遠而不變乎由是觀之吏於越者誠難矣所[illegible]
滌其俗以驅於治居閩蜀上使無不[illegible]之[illegible]在南[illegible]
時苟能是已謂事出乎餘年之表爲美之鉅矧又去
其時數百年後乎則其事尤難而其爲美愈鉅可知
矣君通經學古者也志大而不安於小故乎敢援古
人之所未有者期君君其有以[illegible]之人伴無負乎
所期哉使世有南豐者復出則必不嘆顏然遺衆者
之無其人矣尚勉之哉太學生嚴和者連人謁遷[illegible]

部幸其郡人之得良守也微乎言爲賀乎亦雅知君
故欣然爲之書

贈新興賀知州序

朝廷以滇南地僻遠恒慎擇其長吏非其人不輕予
之所予者必出自學校通經史知理道建政治者也
天順壬午冬十月天官卿群士子之需選者而銓試
之首擢長沙賀恕近仁爲雲南新興知州循故事秉
傳將之治所其鄉友某謁予文以爲近仁之官贈予
閒地有遐邇而人情之好惡則不遐邇異也均好生

而惡死均好善而惡惡均好逸而惡勞均好聚而惡
散均好取而惡予均好利而惡害善於治者順其性
而導迪之寘之生全休息之地而不拂其情斯相安
矣彼牀者乃荒遠其地鄙夷其人畜視而漁食之使
其失其所以爲生者一旦至於啓事造釁非惟彼不
得以安其生而已亦不能安其位天豈不而有所失
哉考之前志古人之治於斯者若張裔除去好猾而
三十六郡盡降漢處陀以涇虐致亂禍延二十餘尚
人衆此不取一金酋長感慨史萬歲貪其賄略隨

隨叛則人情好惡大畧可見矣豈以古今而異說且
聖人情則服逆其情則去雖齊魯吳越之民莫不皆
然豈荒服之外乎是未不可不加之意也賀君湖湘
故宋子曾大父以下世爲顯官得家庭之傳有素發
身賢科卒業太學遍交當世知名之士所嘗通經史
知理道達政治者非其人耶天官卿首擢斯任誠其
知人予知其必能順民之情以導迪之克副 聖天
子軫念遠人之意必有異時政聲彰聞其名位殆不
止此也於是乎書

贈儋州林知州序

蕭田林侯之守儋州也政行惠流民夷悅服信之士
咸以爲前此數十年提郡章者皆未之或遇也有予
來 京師凡郡人以事至者詢及賢守令必曰林儋
州及求其所以賢則又往往不能言嗟乎爲治而至
於人莫能言非不能言莫可得而言也昔班孟堅傳
循吏六人各以一事擅聲於時獨河南之守矣公無
事可書止曰治行爲天下第一一言之外無可書也
豈眞無可書者耶噫爲政而人無得而言史無得而
書其眞循吏哉雖然古之所謂循吏者往往在河朔
汝潁之間未有地遠而偏如儋耳者也地遠而偏已
之臧否上之人弗聞知也民之欣戚上之人不聞知
也有善名不揚有惡聲不彰名不揚則賞不及聲不
彰則罰不加賞不及則怠罰不加則恣怠則多苟且
之政恣則無顧惜之心此世之仕者通患也自非的
有所見確有所守未有不怠且恣者焉古人有言無
所爲而爲者義也侯殆有見於此乎今年春鄉人買
價者來 京師序官南還須行求予文將持歸以爲
侯贈予問之價無可言予亦無可書也若侯者其庶
幾古循吏也耶誠一其初終不中變焉名位將不止
此也

送潁州高同知復任序

嘗怪歐陽文忠公世家廬陵及其宦游四方歷守七
郡所至如滁如揚如亳如夷陵皆不之留而詞懸懸
於潁既去任而猶思之不置時時見於詩詞也其
晚年得遂所請乃不復歸吉而終老於潁焉意其人
民土俗必有異於他郡而足以感公之心而爲所愛

泰者不然故鄉飛鳥亦唳啾之言豈公從能言之而不能允蹈耶及觀思潁詩集序所謂民淳訟簡而物產美七厚水甘而風氣和然後知公之所以眷眷於潁者意有在也況今地在 王畿內爲 帝鄉之表郡新 聖化日深其民風士習必有非昔比者則夫今日之仕于是也其官閒無事之樂殆有過於昔人者矣象南高明交顯佐茲郡者六年矣吏習而民安之今年以滿考來上天官潁以最聞將俟九載而超陞焉其治下張衡等計其在郡之時僅餘一考慮潁人之不得久專其惠也欲言之而辭不足以達意予文以代之言嗟乎世之仕州縣者恒多以魚肉其民民用是亦視之以寇讎一旦解任而去也如脫虎而得下而民之幸其去也如負芒刺而得釋況去之後思思之而冀其復來耶由是以觀來志公之於潁非獨其民俗之善抑亦公之德政有以感孚乎其人也蘇子由嘗稱公之政察而不苛寬而不弛吏民安之則公之所以得潁人心者其有在矣予聞文潁之治潁亦有上下相安之美豈其天資近道故其所行亦有暗合於公者乎不然何邦人之戀戀於文潁如是也文潁臨先賢之故郡治其遺民之子孫誠能體其心而施之不縱弛以寬不苛刻以察始終一致而不變焉則雖不能與之齊驅而亦可庶幾其萬分之一矣方今 朝廷清明尤注意於牧民之任未有庶幾如古者而使滯於常調也治行第一徵爲公輔潁川舊有故事豈古有其人而今無乎文潁當是時其亦思潁否乎是爲序

送膠州陳節判序

漢史傳循吏六人而其一出膠東膠東之治流芳史冊古今以爲美談於乎王成何以得此聲於當世哉考史所稱其勤之大者亦不過謂其勞來不倦以致戶口蕃殖耳夫勞來非難事也而數百年以來未聞能繼其後者何耶豈古今人不相及耶抑古之民易治而今難耶不然則當時流民自古八萬餘口皆爲增誠如史氏所云邪建安陳君廷輔以太學生擢倅膠州三年如茲矣報政來 京天官考其績考最將還任所過予求言予聞今之膠州即古之膠東也顧

域如故而守茲土者未聞有如王成者豈眞不可如哉顧吾所以勞來不倦者不如之耳夫勞來可能也勞來而繼以不倦者難能也故鄭君父之恩師與由之賢所以教之爲政者亦惟以不倦爲言然則成亦有得於孔門之教歟矧吾廷輔出自學校其於孔門不倦之教服膺有素心聖人之言臨古循吏之迹所以繼其芳躅而追配之者誠無難矣但不知果能不倦否乎州之守度君濟民予友也君歸而以予言諗之相與勉焉則夫三齊之間有以賢守名者必吾濟民與君也王成豈獨專其美於厚[illegible]哉古人豈終不可及哉是爲序

贈姚自明擢大興知縣序

國朝亦縣令之制視他縣令秩高一等朝夕得預朝參他令則覲見有時也三年考滿得給[illegible]他令則必待九載也善政著聞則不次終考而不[illegible]超擢他令則必循資格也有所按問必待 上[illegible]令則不待報而徑逮[illegible]對也均是令也[illegible]獨優優之所以重之重之[illegible]難也如此則居是任也夫豈易哉蓋以 天子輦轂之下百責萃焉百需出焉五方之民聚焉上有文法之繩旁有掣肘之拘下有摘紕尾之抗甚至有近貴之矯度決比之摘歇知識之講求而必欲一如其志以行難矣哉自非材行之卓持守之堅者不足以當茲任也來其足以當茲任者於今吾得一人焉姚君自明是已君盧陵人其先以旁累謫戍邊方因家焉發身戎行奮志經史一旦援筆奚而出以與天下豪傑士相頡頏非材行之卓不能也登名天府四至禮部得校官輒不就卒業大學幾十年斷斷乎其必得所志而後已然而弗偶乎不如之何今不得已而就吾選以出非持守之堅不能也古人有言爵之所來則達之所施以是占之則君之於是任[illegible]之無[illegible]矣嗟乎天下事本無難者顧在我[illegible]之不足故見事之有難非事之難[illegible]也使[illegible]者恢恢乎常有容地綽綽乎常有餘力[illegible]乎常有定[illegible]卓乎常有固志則事之未來也[illegible]先其既至也有以中其肯綮其已迹也有以得其[illegible]

衍則雖天下之大幾務之繁尚優爲之況一赤縣令乎此予所以斷焉知君足以當茲任而無難也天官卿丞　上命而以君膺是選眞誠知人而君亦眞無負所用也哉君之同學某某謂予與君有一日之雅需言以贈於是乎言

送莊瑩中赴秀水縣序

金陵莊瑩中以名進士擢知秀水縣其友李應禎求予文以送之且曰郡縣之吏難莫難於令而瑩中以妙年書生初登仕即得令繁劇之邑　命下惕然懼其難而曾所以盡其職者而未得其方願子一言以易之予曰令而難矣誠如瑩中所慮者然其所以難者有三焉莫難於臨下莫難於事上尤莫難於律己盡是三難而無愧焉則令之職舉矣何者[illegible]者民心也難知者民情也難變者民俗也難察[illegible]民爲也難革者民弊也難瘳者民病也率是數[illegible]於令一人焉必欲事事中其理人人遂其欲難矣事上之難治有甚焉禍迫者難事也貪欲者難事也忌刻者難事也偏私者難事也暴虐者難事也瑣細者難事也[illegible]吾上之人有一於此而欲行吾所學使吾志得以直遂而無掣肘之患難矣律己之難尤有甚焉莫難制於欲心莫難遏於私心莫難懲於忿心莫難廣於褊心莫難正於偏心莫難約於侈心莫難保於常心是數難者一或忽焉其欲不獲罪於上貫怨於[illegible]稱吾之職難矣爲令之難一至於此可不慮歟可不懼哉應禎再拜曰子之言至矣請以是語瑩中有之思其難以曾其易服子之言於無斁於是乎書以爲送莊瑩中赴秀水知縣序

贈段可久宰福山序

今之縣令古百里侯也於民有父子之道焉於吏有君臣之道焉於學校有師弟子之道焉士[illegible]得百里之地有數千戶之民以君之父[illegible]可以行其志矣然世之仕者往往重內而輕外一[illegible]升目即視州縣如陷阱然惟恐已之不幸而或[illegible]人也豈慮其職之未易稱耶民之未易化[illegible]之未易馭耶政事之未易脩舉耶曰皆非也設[illegible]之勃勃然未易平耳雖然領郡輙無色之官皆有詞

豈獨今日然哉唐府帥見大府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帥首徬徨郊迎令狐峘刺吉州謁見齊映從容步進不昧首戎器即以得譴夫府帥之見大府刺史之見觀察使尚爾則縣令可知矣宋使者行部所部郊迎數十里外或遇霖潦蹠馬首倏至跪拜泥淖中移時不敢興旣就館拱手立座下三跪進酒其卑辱也甚矣然是時韓昌黎以名世大儒謫令陽山朱紫陽以命世大才首簿同安未聞其以驕蹇得譴於時及考其所以致譴者乃以闢異端忤權貴之故所以

然者豈非以上下之分所當盡是非之公不容昧可以理詘而不可以勢詘耶予友殷可久少負奇氣好讀史傳而慕古豪傑士之爲人不肯姍阿隨人後舉進士即以病得告家居其於富貴利達蓋漠如也今不得已始起拜　命得知登之福山縣嗟乎可久豈百里才哉雖然今則然矣將若之何夫以大才試小邑如以千里馬馳數十里之[illegible]不患其不至也以百石弓射數十步之遠不患其不中也可久行矣其尚明理以御氣無若小丈夫然積勃勃者於胸中見悻悻者於顏面於上下之分則不肯安臨勢利之際則厥角稽首之惟恐後其爲科目累也大矣予托交可久相知最深於其行慕古人贈濮之義方將有所規焉適地官主事劉世英率其諸交游屬予文以華其行遂書以贈之可久得無異吾言乎

贈孟縣張知縣序

會乱張君景瓛以昌平縣縣丞九年考滿陞知懷之孟縣行有日其友尚寶司丞江君宗海中書舍人張君升之輩謀所以贈其行者謂非文不可將請之大

方家景瓛曰必得某文時予方在告升之以文請予辭以疾明日升之偕宗海復來且曰張君慕子之文必欲得之子毋庸辭嗟乎予言何足爲人輕重而吏君必欲得之哉予聞君山西布政公之從子福建僉憲公之嗣也其學業得之家庭之授受者有素何丞昌平密邇　京師且在山陵下事繁剧而民難治君從容爲之[illegible]有能聲其於治體固已試驗之有素況昌平不遠遠其向令視丞其權任亦有不同歷之居牛之刃不難于割鷄豚彼大而此小也斷觀

之斧斤不憚於劉膚革彼難而此易也道督者之不憂其步履之顛躓彼相人而此自行也雖然人固有能於大而不能於小者不見海舟乎能出沒於吞天浴日之波濤至於入溪澗則膠矣亦有能難而不能易者不見猛將乎能搴旗斬將於鋒鏑紛擾之中優游樽俎間或至失匕箸矣又有能助人而不能自爲者不見奕棋乎能料敵制勝於福手旁觀之時當局則昏昏矣雖然此所以論扇衆人也非所以論出乎衆之人也材之出衆者大分既高而又假學力以克之持之以定志本之以實心行之以強力則是天下事無大小無難易無人已一切優爲之矣是之謂天下之通才君得無近似之乎予力疾書此以塞君之請俾書諸帛以贈張君之行君得無異予言乎

贈鄭陳留復任序

予官禁近居京師凡吾嶺南人游宦四方者無不識與不識人來自其治所者必詢其治狀治則然之欣然否則不樂者竟日予友海陽鄭君歸之爲令六年於茲矣人來自汴者往往稱其善不[illegible]求其所以善之實則相顧愕然擬議者良久而卒亦無以爲對嗟乎此君之治所以爲善歟老氏有云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君之治殆近之乎大善於治者無迹大允存形迹者爲名者也苟行其所無事而不容吾心因民之俗而不立異順民之天而不拂其所欲人是非而是是非非之同好惡而好好惡惡之時其耕而耕焉吾不爾督也釋可勞而勞焉吾不爾私也縱緒而織縷字幼而孳育吾不爾禁也某山有木可爲棺某亭有豕可用祭吾不爾知也夫然則雖無殊異之行超卓之功而民陰受其賜也多矣視彼頒禁令程功課要厚譽以希賞譽者其誠僞正譎之分奚超入淵乎哉君爲陳留非一日談其善者非一人至求其實乃無一事可指非無事也有其事而無其迹也無迹故無名無名故不可得而指言焉雖然日計不足者月計恒有餘在位無赫赫之名者去後恒見思柳孰知其不務一時之名乃所以垂久遠之名歟今君報政天官考最將還鄉人寓京者求予文[illegible]予多君善於治凡吾嶺南人仕中外者者預有光焉

飲樂爲之書

送梁景熙知蕭山縣序

皇帝後正大統之四年因天下百司朝覲　京師於衆吏賢育民之典簡州縣之吏去其尤無良者擢進士中之有名者往補其處於是吾鄉之爲進士者四人預焉滄洪克寬得東平州崔浩文淵得吳縣吳滄瀛深得弋陽縣梁防景熙得蕭山縣四人者景熙年最少而蕭山尤號難治愛景熙者咸爲之慮焉予曰無慮也胡無慮耶有特也昔宓子賤爲單父宰所交

事者二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一人皆教子以治人之術邑用以治今蕭山之人可師可友者吾不得盡知也乃若碩德古學爲天下所宗仰者有家宰魏公焉公邑人也百世之遠聞風尚興起先親炙其人者乎清德惠政爲兩浙所稱最者有太守彭公焉公鄉人也千里之遥引領拜見親爲其屬者乎以吾景熙英妙之資謹厚之道通經學古之才得二公以爲之師法其於治邑也何有乎所以特而不爲景熙慮者此爾嗚呼古者學而後入政今吾景熙因政而得師異時學之所進當不在子賤後而蕭山之治豈下於單父哉予於是不獨不爲景熙慮且爲之喜且幸矣於其行也書此以贈之

贈韓敬夫序

予友韓敬夫世家河內之脩武以正統丁卯鄉貢進士第其禮部不得意其後屢試皆然今十有六年矣於以太學舍選得爲婺源縣知縣濟行過予言別曰某太學十年交游之舊茲忝有民社之寄才薄而任難心甚懼焉吾子能無一言開發我乎予惟婺源文

公之闕里也吾敬夫平昔所讀者文公之書凡其所以見於脩身制行接人待物者何往而非文公之道今將臨文公之故里以治其鄉之遺民不過推文公之道以行之焉耳豈俟他求哉夫文公之道全體大用之道也大而以之治天下次之以治一郡一邑小之以治一家無用而不效譬乎如衣布帛必可以不寒食粟菽必可以不饑也雖然求之於空言孰若求之以實效昔文公三任民事其在同安也治政事以勸敏開士子以義理其在南康也列三條以新學者

定規式以明教條其後臨漳之政亦稱是焉寬嚴適宜政教兼舉其施爲之序俄頃之化非但足以致一時循吏之績而實可以爲千萬世治民之規矩繩墨秦漢以下所謂循吏者皆不足道也吾敬夫誠能一遵文公之所已行而效者還以治諸其鄉之人吾知文公在天之靈亦未必不莞爾而笑也敬夫其勉之哉敬夫曰唯唯適監察御史司君希謙來予贈言遂書以爲敬夫之官之贈

贈知皐易知縣序

予友高亦易君立方以易經領東廣鄉薦今二十有七年矣數試禮部得校官轍棄去游太學者久之然卒不能如初志也今年夏拜　命爲揚之知皐知縣戶部主事蕭君有慶與之有連遇予徵文以爲君之官之贈嗟乎火之宿也用之壯水之溢也流之長其理然也君老於場屋深於世故一旦小試之以百里之政吾知其無難者矣予聞古之君子四十而始仕植之於飢溺之後決之於將溢之時發其於大道民彝物理事機人情世態時宜地勢官政吏藝士風士俗無不究諸心而求其故或得之於簡冊或得之於傳聞或得之於謠諑或得之於談論或得之於涉歷或得之於耳目閱世久而經事多其輕重長短大小遠近厚薄迂徑險易深淺廣狹多寡強弱虛實高下明晦同異詳畧繁簡贏縮浮沈直僞始終本末內華損益良苦所陳偏全常變先後久暫豐嗇利害成敗盛衰得失曲直誠詐是非可否取舍好惡向背莫不的然知其所以如此與其所必當如此而不得不如此所不可如此而決不如此者一旦出而用之於時小用之則小效大用之則大效無不效焉者以故吏多善政國無失治民得以遂其生物得以止其所有由然也後世則不然矣夫以血氣未定之年而當夫人民社稷之任歷世淺而練事少徒恃其資稟而無闇學講習之功其者負驕吝之氣懷苟且之心其不至倒行而逆施之者幾希如此而欲求吏治之循民生之安胡可得耶胡可得耶若君者可謂閱世久而經事多矣海陵民得斯人而爲之父母豈非幸哉詩不云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欲其強教而悅安之也

又不[illegible]父母欲其順民而[illegible]
知所以流教之[illegible]過於慈知所以說安之則不過
於嚴知所以順民之所好惡而好惡之則其所以說安
強教之[illegible]得其平而下至於倒行逆施矣姑此而[illegible]
民父母庶幾異乎未知爲父母之道而遽使之[illegible]
家者歟於是乎序

送乳源李知縣序

予少有志[illegible]思欲得一僻小之邑治之以驗所學
之何如蓋[illegible]僻則遇往稀而迎送抵承之事不[illegible]者[illegible]

邑小則人民寡而可以遍識其所部之人[illegible]
民寡則吾才足以勝之有一事則治一事無[illegible]
事也和之而不倡也因之而不革也馴之而不[illegible]也
平之而不怒也理之而不亂也順之而不隨也老而
老幼而幼富而富貧而貧吾不與易焉是則是非則
非多與多少則少吾無容心焉與之相安於名分之
間相乎於形迹之外相樂於日用之常而忘於道義
之中夫然則雖自首下僚終之遐僻亦所不辭也之
而僥倖甲科入[illegible]禁林[illegible]克[illegible]今髮種種

每聞士大夫談及民事輒憮然自失者久之今華城
友人李君宗賜拜[illegible]命爲部之乳源知縣若乳源
所謂僻小之邑非耶乳源寰邇羊城其風聲氣習[illegible]
去不遠而吾宗賜以鄉人令鄉邑因其俗而治之其
事半異鄉之人而功必倍之乳源人得宗賜一何幸
哉然此豈獨乳源之人之幸亦吾宗賜之幸也人生
斯世均是人也而吾爲人獨得爲民之父母孰不仕
而吾獨得於鄉隣誠能盡父母之道而使吾鄉邑之
人尊敬愛戴之無已生則尊親之去則思慕之又何

用高位大邦爲哉予與宗賜同生嶺表俱業儒而習
禮宗賜乃獨推所學以澤夫隣邑之民而予不得以
少伸其志視宗賜寧無少愧哉雖然宗賜誠能舉予
所云者以見於行則亦無以異乎予之行矣

送南海吳知縣序

嶺以南邑之最大者莫如南海其最劇者亦莫如南
海生齒所聚商族所趨工巧所萃[illegible]所出珍貨所
[illegible]他邑所無有者非獨嶺以南所無有雖[illegible]
[illegible]亦鮮其儷且又倚郡郭于會府所在使節所駐裝

道所由諸番所會百貴所委皆他邑所不能供者[illegible]
獨嶺以南不能供雖吳楚之區亦所不堪其大且劇
如此爲令者非有守有爲之士不能一朝居也建安
吳克明以太學生解褐得令於斯予素知其爲人蓋
有守有爲者誠眞足以當是任哉蓋克明蚤以經術
發身賢科不屑小成得校官輒棄去游太學師友天
下賢豪以終所業其志蓋將大有爲也而未克試茲
其初試乃得夫大而且劇之邑可以驗其守與爲矣
大抵有守則物之于也漠然不足以動其心夫惟有

爲則事之處也犂然各得當其處物不動其心則大
而視之以小重而視之以輕有而視之以無硜硜乎
不可入矣事各當其處則煩而處之若簡劇而處之
若易裂而處之若寡恢恢乎有餘地矣夫志足以有
守而才足以有爲則四海之廣機務之繁且優爲之
矣況彼區區百里之地尚得爲大以劇乎哉雖然有
守者又有爲之本先正有言人有不爲而後可以
有爲無所不爲者豈能有所爲哉予因邑人士之請
謁斯言以爲克明之官之贈

送清江管知縣序

今制由儒而仕有二途曰科目曰舍法舍法循資以
用常才而科目則以待非常之才焉　國初定制兼
用之布列中外蓋均任也近世大學生得內任者十
無一二而進士則十而八九矣於是仕者遂至重內
而輕外一登甲科則京秩乃其囊中物而視州縣之
職如草管然不幸得之匪怒則戚嗟其甚矣惟有志
之士則不然其仕也不必於內亦不必於外惟所用
之而已固未嘗有所輕重於其間譬之金焉用爲劍

則以割用爲鑑則以照用爲戈戟則以擊刺用之而
無所不可斯爲良器苟金之在冶也躍出而自鳴曰
我將爲此而不屑於彼豈非不祥之甚哉金臺管世
隆以進士擢清江縣知縣　[illegible]人咸謂世隆生
長　輦轂下必將戀內而厭外[illegible]世隆方且治裝戒
行無毫髮不平意見顏面意所[illegible]志之士非耶蓋
君子之志於學也將以用之用之於內則志於致君
用之於外則志於澤民職任有內外之殊而以行吾
志則一也雖然澤民易致君難內之致君也非夫聞

歷之久倚任之隆聽信之篤未易以致其啓沃之功而引之於當道以成夫治平之效若夫外之澤民也則隨吾身所至之遠近所爲之大小所轄之衆寡朝發而夕至矣苟存吾心推所學盡其職以施夫及物之仁皆可以成一時之治安一方之民而不負　大君之所命矣不負所命是亦致君而已矣奚必日侍左右近清光而後謂之致君也哉矧民者君所藉以爲治者也吾能保乂民是能分其憂以安其位矣所謂致君也孰大於是方今　聖君在上圖治若饑渴固未嘗昵邇忘遠而掌鈞衡者又能體　上之心將以均內外爲已任士仕斯時得外任者但患不能平其氣以立其志焉耳有志於斯民惠澤洽於一方聲名流於四遠則自外而之內由小而之大可計日而待矣世隆將之任其同年進士有爲之求贈言者於是乎書以俟

送客縣林知縣序

羊城林廷輝鳳翔以禮經數至禮部進不偶今以舍選擢廣西客縣知縣戒行有日鄉之士夫寓　京

者謂予於鳳翔有夙好來求贈言且曰先生明於治體何以教鳳翔予曰莫急於城守有笑予者曰先生何迂哉城守者將領之事也而以責之長吏是庖人不治庖而責尸祝越俎以代之也先生何迂哉予曰不然使鳳翔令客在十數年前予勸之以此誠迂也又使鳳翔得邑在齊晉吳楚之域而予勸之以此誠迂也今夫廣右之地崗坭瘴發歲無虛月襲時雞犬相聞之處禾麻接畛之場今則丘墟矣數十百里之間人煙蕩然僅僅存者孤城耳一方之民人幸而不係累於異類汗血於兵刃者咸假息於此與夫倚山結寨以避寇者亦莫不蹟蹟引領恃此以爲聲援苟備故常拘職守俛俛倪倪尚襲前人之故迹則身且非我有何有於民哉是故雖有良法善政亦無所施矣矧客之孤城守以羸卒數百前此亦嘗破于賊矣往事之明鑒也可不慮哉昔趙襄子使尹鐸爲晉陽而請以保障爲先君子與之彼全盛無事之秋且然而況此殘破之區乎予所以勸吾鳳翔以城守者此也鳳翔誠不迂予言先事而慮不以無事而怠弛

不以有事而失錯就規焉如慈母之鞠其病子撫摩愛惜旣恐其舊病之不去體復慮其新有所加也如舟人之操陋舟謹其出入見雲而思風未晚而思歸泊之地時時視其罅縫恐水之或滲以入也如病者之畏風扃其戶窗其竇又必厚其衣衾或坐或卧必與大凶煖之所恐其或有以致之也若然則民得所保障矣夫然後以發其政以施其教尚何往而不可哉笑者聞予言而心醉遂請書以贈鳳翔予載告之曰季路言志於尼父欲因師旅饑饉之後期以三年可使其民之有勇知方鳳翔今得邑於客庶幾近之其尚知所勉哉

送鄉友富川韋知縣序

鄉友韋君忠以太學生釋褐爲富川知縣將之任友人符君文質謂予曰凡吾同郡之士出自學校謁選天官者幷　命之官吾子皆有文贈之　君子同品又相好其不吝於言也必矣敢以爲請予惟富者人以財仁者贈人以言予也業儒而登仕道之大非所敢當故惟竊仁人之言以爲吾輩故舊朋友或別贈非敢公言於人人也傳不云乎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是爲治莫先乎禮讓也吾願君以禮待人史不云乎吏以案牘爲師是居官莫先乎守法也予願君以法持已或曰先王制禮所以治躬非專於人也朝廷立法所以治人非專於已也子言無乃偏乎予嘗觀夫世之爲長吏者知有勢位而不知有禮知責人而不知正已僅得一官自視哆然甚尊且大視民如草芥視士如仇隙獨不念吾之祖若父亦齊民吾之身亦嘗爲士吾以人而治人易地則皆然耳吾之待人也不以禮可乎已之身率意肆行舉乎搖足皆離三尺法中而不知檢顧乃從事司空城旦書專特桎後惠文冠公以責諸人曰其家於其事可察其人於其事可論獨不念吾之所行一一皆合法否乎噫斯二者天下爲吏者之通患也是皆予與君在學校時所親見者也今君荷　國家倉廩之一登仕郎膺七品之秩有百里之地憤毋乃予贈言之意亦諸友同贈之盛心也

贈鄉友馮深之南康大尹序

予友馮君源之以鄉貢進士卒業太學者久之謁選銓曹舜　命爲南康縣知縣戒行有日過予言別且曰何以贈我予贈之以一言曰畏或者笑予曰馮君質直而寬厚策之以強執操切尤恐其不能以振厥職乃勸之以畏豈對證之藥哉予曰不然天下之事何者不成於畏而敗於忽哉人惟不知所畏也故謂人理不足恃謂世事不足爲謂人言不足卹謂經訓不足信謂古人不足法謂官職不難稱謂政治不難衆謂上官不難事謂下民不難治謂小人不難遠謂

案牘不難治謂吏弊不難革一有不足之言則於事也輕一有不難之心則於事也易輕與易皆生於不畏也夫以殷之中宗猶曰寅畏周之太王王季亦曰克自抑畏世之人無古聖賢萬分之一何所恃而不畏哉畏之一言誠君子存心制事之藥石也人莫不然而仕者爲甚仕莫不然而長民者爲甚夫以一介書生初含鉛槧之習用來試之學以御經事之吏治錢穀之事蒞多歡之民下幸而又過犬禍刻之上司又幸乎畏心其能有濟也鮮矣馮君之任誠能以此一言終身行之事之來不敢以輕心處之畏罪譴之及也物之至不敢以易心待之畏批議之加也夫如是則雖以之處大事適遠夷無不可者一邑之宰云乎哉或者唯唯而去遂書以爲贈馮君之南康知縣序

弘治三年春三月望日男敦編次

天啓元年仲春望日　宗孫俊敦重編

爾然同編

敦男光昌 班昌校訂

會稽章編 卷之十三 終

殘生詩文合稿重編卷之十三 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十四

大學士謚文莊瓊山丘濬仲深甫著

序

送費縣丞之奉新序

縣有丞所以佐令也自秦以來有之唐制丞位雖高而不可否事故崔斯立有予不負丞丞負予之說國朝之制則一邑之事無非丞所當問者故世之居斯職者有能盡心所事亦足以行其志而施惠澤於民矣如其不能皆然何則是丞不負人而人之負丞也多矣從爲費君以太學生解裔仰孟淳之醯陵尋以憂制去改任臨江之新喻又以員外置起銓曹今改豫章之奉新君在新喻時職專督賦稅今不煩而事告集刑不黷而民自服其得牧民體新喻去豫章甚近先聲聞於鄰封也久矣奉新人士寓京者一聞君受　命當佐其邑喜動顏色走詣予求文贈行予惟親民之官莫今若也而丞遞六職以佐令蓋所以相濟而補其所不及焉令曰可而丞曰否不可也令曰否而丞曰可不可也要必正佐皆可而後行之彼其漫不可否事而諉其咎於丞之負已蓋有激而云耳丞果負人乎哉若然則是食焉而怠其事與受若直又從而盜若貨幣者相去幾何吾知古之君子所以事君以忠者不如是也況君出自學校讀聖賢書平生自諉謂何顧肯若是耶若君者予知其不負丞也必矣於是予序以送之

送新喻沈縣丞序

石康沈環廷珍前侍御公諱福之子也公登永樂乙未進士第擢官南臺嘗出按陝西交南所至持風裁肅憲度而在交南尤著聲稱交之遺民有仕　中朝者至今猶稱道之聲譽不絕口廷珍甫三歲而侍御公捐館舍鞠於其祖封御史公蚤游邑庠累試有司不如志乃貢入太學需選銓曹今年奉稱拜臨江之新喻縣丞將之任以予鄉先達也過予求敘言予喜其以官家子發軔仕途得文福之邑佐其長以涖夫醇厚之俗朴茂之民所以承先志階顯仕皆自此權輿之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所始作衡者始於權作車者始於輿廷珍之爲丞于斯其仕宦之榑輿

數夫有權斯有衡衡必成然後用以平有輿斯有車車必成然後用以載懸衡以稱物至於千萬鈞之重駕車以運行至於千萬里之遠推原所始皆起於方寸之權數尺之輿焉士之仕也始於小而後至於大自夫近而後達於遠亦何以異於斯哉是以君子將有行也將有為也必先謹之於始始之不謹末將如之何易曰君子作事謀始書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廷珍初有官守即得百里之邑而佐之其於臨民蒞事之初尚當洞洞屬屬如將不勝孳孳汲汲如有不及墻為政之本培進身之基以為他日遠到大施之地所以光復前人以成其所未成之志其在此乎其在此乎於是乎書以贈

送瓊山胡縣丞序

瓊郡轄邑十而瓊山為附郭邑罄九邑所有不足以當其半其生齒之衆地利之富人才之盛風俗之美皆他邑所無者非獨是九邑之所無雖海以北諸郡亦有未及者東坡伏波廟記所謂衣冠禮樂班然者似亦指是邑而言耳他恐不足以當之夫當東漢南遷之時蓋在宋中葉以後也當是時其衣冠禮樂蓋已彬彬之盛如此矧今距其時又四五百年也耶嘗聞父老言洪武永樂之間吾邑人處鄉落者務本業勤生理質朴謹愿有老死不識城市者間以事入城親友共祖之惘惘有難別可憐之色如將萬里行然為士夫者守廉隅敦禮義有為不義者衆共嫉視之如怪物焉所謂珥筆終訟之風無有也自予少時猶久見之其後也長民者習知其故謂其無能為也乃聽吏民之狡黠者以為腹心任厮卒之稱惡者以為爪牙於是苞苴之魚肉之草芥之寇讐之禽獸而草薙之抉其目而奪之食把其臂而奪之衣刳其腹而奪其赤子凡可以恣吾之欲者無所不至焉於是乎民力始困民財始竭民計始窮民俗始變而珥筆終訟之風起矣蓋在某時某人為邑時始也嗚呼斯人往矣而財力之困至今猶未甦風俗之薄至今猶未復告訐之風至今猶未息嗚呼是孰為而孰致之哉致之者已往不幸繼其後者當之自非立心堅定見理明白而以慈祥凱弟為心真有志以盡夫公

毋斯民之責者不足以革此時之弊而復往昔之盛也豈不難其人哉埼安胡君克明以太學生釋褐丞順德之南河尋丁內艱今起復而補其丞於吾邑予嘗時嘗識君於予及進士涂君所信所謂慈祥凱弟之君子也以慈祥凱弟之人而涖衣冠禮樂之俗果盡吾之心而不偏聽獨任焉則民生之不甦風俗之不復珥筆終訟之民不之化吾未之信也予也生長是邦遭際 聖明得為天子文學侍從之臣愧無毫髮以俾益吾鄉人父老也故於君之行重致意焉倘不棄予言但吾人受一分之賜區區之至願也是為序

送鄉友王主簿序

浙西財賦甲天下一郡所有可兼乎一藩而一邑之所有又有一郡之所無者誠計以古者分田制邑之法則郡可以當他處之藩邑可以當他處之郡守可以視方伯令可以視郡守矣然其官於茲地者名雖卑而實則崇也予鄉友某以太學生解褐得嘉興府嘉善縣主簿或者為之不平某君發身學校間辭往途寒暑歷十數變矣始得一官顧乃與出他途者同資調豈非左遷又曰君敏學而思敏周於世務達於人情使得一郡而佐之一邑而令之庶可以展其驥足顧所主判者乃區區一邑之簿書昔人謂長材君矮屋者殆君之謂與予曰士君子學成而仕也將為其名乎抑取其實乎苟惟名之是狥則秩之卑者固不若夫崇小者固不及乎大如惟實之求則財賦之多與人民之衆者固加於寡與小矣今夫天下之郡以百計邑以千計固有一府之大而財賦以石計不盈萬人民以里計不足百而嘉善之為邑石以計其賦二十有三萬里以計其民一百八十有奇名雖曰縣實則下府之所不如也彼偏州小邑賦不能千里不及十者折而分之奚翅百十數哉君判邑於茲其稽實之煩徵輸之夥蓋有中府或倍所無者焉可例卑瑣視之哉矧今 朝廷厲精圖治綜覈名實會計功課必以多寡為差君誠能盡心職業斤斤焉惟實之是務不尚虛名以圖實效脩己必有實德愛民必有實惠涖事必有實力待人必有實禮使政務脩舉而功課優異則榮秩豈終於卑而不崇哉於是乎

書以俟

送黎教授序

道之於天下也無乎不在而必有所寄焉寄之於人不擇其地人而生齊魯河朔之間有得乎道也道之任同寄乎是人也亦有生於四方奮於遐外而不與道有得焉道之任亦寄乎是人也得道有淺深而所寄之任亦隨之而重輕焉蓋天出是道以畀諸人人人有也而不盡人人知人惟不人人知於是有先知天必命之以所知覺所未知而以斯道之任寄焉初不計其地之遐近內外也豈惟民哉人君之任人也亦然予友黎浩然先生以潞州學正陞起爲河南府學教授奉　天子命掌千里教所寄之任亦云重矣夫河南乃中州大郡周漢故都二程夫子之故里先生起自崇海來教於斯據師席以爲其郡人子弟矜式身任夫風化廢興人才盛衰之責豈非以其道歟自孔孟後道之不明不行千有餘年二程夫子始奮起於河洛之間闡明斯道歸然爲百代宗師其嘉言懿範載諸方冊學者家傳而人誦之雖萬里猶中州也況於中州者乎又況在其故里者乎予知先生之道易行也必矣夫以儒先之道還行諸其故里以教諸其後人譬則操海舟而泛之於海駕陸車而馳之於陸地與器相宜無難也已雖然道亦未易明以行也有舟與車而後可以行海與陸無舟與車與有之而非泛大海馳大陸之具則亦有所不行矣經曰惟教學半又曰教學相長予敢于先生望焉是亦責備賢者之意也是亦朋友相規之義也

送陳廷玉教桂平序

歲甲子予叨領廣東鄉書首薦十郡之士同預選者五十人而潮陽陳君廷玉於是時年最少質最粹美然脩韋中猶金之方出冶光焰鮮豔可愛也後三年予隨計上　京師又與君同就禮部試予與君俱中乙科君受校官以去分教陸庠是時也君年猶長德器成就如玉之既爲璧內好適均可重也君之官者六年予始登進士第又四年君官滿來京師叨予叨官禁近久別而會握手敘故舊論契濶相得號其勤君年益壯德益進學益充是猶金之百鍊不輕玉之

臨不劇可畏也古所謂金玉君子如吾廷玉者非人邪未幾拜　命陞教桂平又將別予以去也臨然不勝離索之感不知異時之重聚首也在何期予所以見君者又將何所似邪嗟乎自予辱識以來十餘年于茲凡三見君矣每見輒覺其異焉而愛之次而重之又次而畏之畏之者畏其進而已不苟焉也不知君之見予也亦覺其所異乎否之幸以告我

送梁弘道教諭序

嶺南人才在古莫盛於始興唐相張文獻公史雖稱其爲韶之曲江人然其所生之地今實隸雄之始興蓋予嘗循湞江而上下登黃岡之野翹首東北望山岡埤燁燁然猶有英偉之氣蓋翩翩九鶴從天下之所也今去公七百餘年矣山川風氣不改故常而人才之生一何寥寥哉豈扶輿清淑之氣獨豐於公而嗇於今邪抑或五嶺以南地薄而氣浮公盡其全而得之後無復餘邪予求其故而不可得古岡梁公道先生以潯郡文學升掌始興教事將之任鄉之

所來求贈言予聞先生通經學古志趣不凡蓋亦嶺南人士中之錚錚然者今掌教於斯而吾嶺南亘古今第一等人物所生之地適在其化雨沾濡之中得以覽觀其山川占候其風氣詢問其父老考究其遺籍必將有以得其彷彿者矣如得之幸因風以告我雖然予請以意言之方唐盛時公之風度德業非獨嶺南士所間有唐三百年來中州人士亦不多見焉然當是時越俗猶尖其髮髻胡之纓尚仍其故章言不意無所用之於終唐之世惟公一人而已他未之前聞焉今之世則不然衣冠禮樂蓋彬彬然與中州等矣求其一人德業風度如公者雖不可得然其服章縫學周孔者在在而有豈所謂扶輿清淑之氣在古專鍾於一人今則分而散於衆歟惟專故大而散故小理或然也夫求其大者於今固不可必得矣於其衆小之中掄而擇之翕而受之開而導之引之拓而遠之安知其終不至於大邪此固委啓功所以不能無賴於師儒之任也先生念之哉

送甘弘濟赴教興濟序

于友甘弘濟自幼習進士業期以功名自見於世凡
事至禮部而以親老不得已俯從乙科所訓邑庠廩
飛數待次銓曹衆謂其詘久而信於此必將有不次
之擢矣既而以常調陞與濟教諭嗟乎若吾弘濟
豈終一教官哉而一教官豈足以限吾弘濟哉回
忘二十年前予與弘濟輩棹鞅於術藝之場游刃乎
翰墨之林方是時年壯氣盛志欲方動視夫高科顯
宦乃吾囊橐中物耳一時交往之士聯席而交袵挾
策以呻吟者皆天下賢豪及叩其所至探其所有其
實弘濟亦無以甚相遠者他人不一二年俯首而拾
甲科舉足而至顯位至於今崢嶸而光燿者何可限
數而弘濟乃弊弊焉於選調中遭回邑文學幾二十
年憲所謂命者非邪自造命者言之柳豈無任其責
者哉何使弘濟遇造命者方試之時得唐之天民既
登之後得宋之大忠則秉鑒別之公而弘濟在所必
敢彼拘拘之例而弘濟在所別用其如斯人世不常
有何夫斯人之有無固不敢必而弘濟中之所有者
則回自若也亦安知世之終無斯人哉又安知吾弘

濟之終不遇哉弘濟姑以俟先儒有言即其所居之
位樂其日用之常隨其地盡其職樂其天安其命以
俟夫時之至可也顧光祿廷瑞聞予言而是之於是
予書于帛以爲弘濟之官之贈

送鄭司訓序

余重稱時聞鄰邑之樂會鄭文學先生者閩人也以
文名一時凡一方求文者歸焉稍長爲舉子業又得
鄭氏事所作載記程文誦之知其爲文學子也及來
京師游縉紳間論及當世良有司率以富貴鄭太守
爲首稱蓋文學之弟也固已信閩鄭氏之多賢矣乃
天順八年　朝廷進太學生於內廷舉試之簡其文
合繩度者授以師儒之職分教天下府州縣學予叨
在參校之列既拆卷中有鄭其姓名文充者閩產也
若曾不苟非無傳授者予竊念焉得非樂會文學之
[illegible]姓屬乎又數日吏部員外郎王君偕一士大夫見
[illegible]衣冠偉甚禮度閑雅予意其鄭君也問之果然蓋
[illegible]受職得瓊之文昌司訓以予郡人也[illegible]問道
所由詢其家世乃知君太守公之嗣予文學乃其世

父也於是益嘆鄭氏之多賢明日員外君以贈行文見屬嗟乎鄭氏多賢著自古昔漢之康成闡明經訓後世言經學者宗焉唐之廣文澹素自持後世居儒官者慕焉宋之名士有氣高行古以知天盡性爲學當時並稱閩之四先生者是又君之鄉先賢也二三君子清德古學百世師表允天下之爲師儒者所當取法者也況出自其宗也哉君出自儒宗得家庭之傳有素少游四明文獻之邦師友一時賢豪資益良多今以英妙之年膺師儒之任分教百里且與衆時世父所過化之地相容比遺文墨迹往往故在所以繼其芳躅使一方之人凡有所迹作必趨何焉亦猶異時樂會之有鄭文學也豈不美哉君清才雅度非久淹常調者其勉之勿自棄

送鄉友馮元吉教諭序

正統戊辰予與萬全馮元吉偕計上春官試俱不利卒業太學又三年元吉中元榜得[illegible]予亦辭官同舟南歸又三年予四中第官翰林[illegible]元吉始考滿來　京師天官考稱當陞而以衆予不及數仍舊職改任巴縣以去嗟乎海濱一別倏爾十年今茲復別非閱十寒暑不相見也人生斯世能堪十年者幾邪則夫臨別贈言情爲能已雖然情不足道也顧吾儕平日所以相期待者有出於情之外者焉勿德學之不進名節之不立職業之不脩則雖朝夕晤步相追逐奚益哉德學進矣名節立矣職業修矣相夫之地雖在千里之外相見之期雖在數年之後恒如同一日處一室也夫何遠邇久近之間哉元吉行矣予非忘情者然寧舍此而取彼者豈不以古之君子所以相與爲交際者道有大於情者乎蓋不徒以是責望元吉亦以自責也於是言而復繼之以詩其詞曰維北有燕維南有越自南徂北莫匪其極亦既遠止別乃他適適彼蜀土在天一隅引領北南山川邈如念予行邁我心鬱紆牲牲鹿羣嗷嗷鴈賓彼物之類式和以親胡我與女化離孔頻昔之衆矣如兄如弟今之睽矣如雲如水感今念昔情曷能已無言贈之于道之左立教以身奚如不可無言不雖予何以處我

送鄉友崔仲淵司訓序

予友崔仲淵領鄉書僅二十年矣試南官入太學餘十年矣循常資以入選歲不一再可得美官然非所好也兼年勞以就教職得建昌之南豐縣學司訓孟子所謂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者非此邪夫人之仕孰不欲尊且富哉仕而不欲尊且富者僞也顧取之有道進之有禮不可苟焉得不可幸焉致得之以道進之以禮斯君子爲之矣夫有可得之道可致之理然而時不我利歲不我與則亦姑即其所居之地以樂其日用之天苟必待尊與富而後行吾志焉則有終其身而不得者多矣雖然位有尊卑道無尊而未嘗卑祿有富貧學則富而未嘗貧矧師儒之職以學爲業以道爲任自三皇五帝以來凡其所具之仁義禮知皆吾性之所有有之則三公之位不能踰也學自六經子史下至百家之言凡布於方策載籍者吾無一而不究究而有之則萬鍾之富未足多也苟道則尊而吾方戚戚焉以嗟卑爲念學則富而吾方汲汲焉以憂貧爲心則失其所尊富者矣而況道與學俱無有成嗟卑則屈抑苟賤無所不爲憂貧則需求乞貸無所不至此舉世學校官之通患也仲淵其勿似之有以自尊而不在於爵位有以自富而不在於貨財非翔此以自尊富而不屈挫於人且用是以施教於人使凡在吾化誘之下者皆知天下無有自尊自富之道出於爵位貨利之外者庶乎無忝於師儒之職矣仲淵其尚愼哉

送鄉友林茂才贛州府學訓導序

吾友林茂才以上舍生應校官選[illegible]子羣試於奉天門下翰林考其文在優等得贛州府學訓導戒行有日時邦人士在京者比常年爲多相與醵錢具酒殽飲食之於城東佛舍酒酣有起而歌者曰湛盧之利兮以芟若華毓歌鼓吹兮惕以枯楊皇考千歲之腋兮當暑以代廟時命則然兮吁其奈何繼有歌者曰章貢交流兮屹以鬱孤有新廟貌兮高梁渠渠峩峩其冠兮講唐虞洸洸髦士兮來趨共隅尊有酒兮饌其魚鄉人往來兮通簡書安[illegible]食兮徐徐于于彼擁蓋以前訶兮方且弈趨歌竟杯行無算談

笑讙譁以罄一日之樂甚至攘臂呼譟跟蹡起舞者亦或有之而吾茂才方且斂容端坐兀然不出一語有問焉唯唯而已衆莫不驚愕歎羨其克己之勇而折節之峻也竊相語曰方吾儕與茂才同游學校時年少而氣豪顧天下事百無一當其意者於世所謂功名富貴視之若夢中物謂試探手即可得也其後累應秋試至則罷去最後爲有司勸駕丁以起矣猶且遲遲其行至五六年之久豈意老之遽至邪今者得已俯就儒官翻然收斂檢束就規矩中始終若二人然豈閱世既久而覺前事之爲非耶抑歲月斯邁而志氣銷輭耶明日舉以告予予曰不然不見夫秋時至邪方其百川暴漲衆流交匯兩涘渚涯之間牛馬浸山平谷一望無際觸目而折衝岸而崩石而浮巨峽不能扼高埠不能防一有捍迫則怒號哮吼聲震遠近及夫霜降水落之後奔放者注之海泛濫者歸於道疏而成川豬而成湖滸而爲淵平畝浸流澹山曲折因風成文可行可泊可游可舟可以澆灌可以浣濯可以鑑面目可以供飲食其他潤澤之功沾溉之利無所不有夫今之水即昔之水也何前後相懸絕如此哉時則然也然此乃大川大陸所有之形勢彼夫沼沚汙池烏有是哉若是者可以喻吾茂才矣夫人至於斂華就實之時是惟不用用之而無不可惜其官拘地冷不足以盡其用耳雖然已不自用而授之人俾其代以用吾之用是亦吾之用也奚必會已出哉衆鬼予言咸以爲然遂次第其語以送茂才之行

送徐茂才歸省序

翰林居禁密地爲天子親臣其職務之大者曰進講曰編纂曰校文今四方寧謐內外無事前年英廟實錄成今年又當會試天下士而畢經筵講學之臣多至十餘人分番更進以故館閣臣僚率多暇日往往得以言其私乃已丑之春翰林臣僚請賜告歸省者數人而左春坊左庶子兼侍講徐君時用其倡也既得請戒行有日館閣故事有分遣者輒賦詩贈別以予於君同年且相厚也屬以序始君以進士第二人入翰林爲編修官未幾今上正元良之位妙象

文學之臣以職輔導擢居校書司經局局之職掌凡
經籍翰墨之具尤爲親比　上登賓薦超進三階以
至今官者時用者可謂得君而遭際其時矣然君親
一也旣荷君之寵靈假其爵位章服以榮其親幸遇
無事之時又得乞　恩請告以少遂其左右就養之
歡是亦人情之常也昔人有言子在親側雖無離憂
親不樂也茲就人子之未仕者言爲若夫以具慶之
親幸其子之有成仕而官朝著貴而歸閭里始也親
之教子願其登科將仕以光大其宗祊今則果如其

願焉始也子之讀書志於立身行道以顯榮其父母
今則果遂其志焉子則仕而親得官無離憂而有在
側之樂其樂豈有涯哉雖然子之未仕親固尊之也
旣委質爲臣則非親所得專矣然則榮樂又豈可常
哉矧今　聖明在上留神經術所以切劘治道交脩
勉輔之責尤賴乎多賢禮樂百年而後興立一王法
以垂萬世茲其時也稽古禮文之事又非大人能之
承平久而文勝質微所以振起士類以返離[illegible]
不能無待於吾徒也豈可久昵於私而忘乎公哉君

行矣而速其歸以副館閣諸公之望

送國子司業費先生歸榮序

國子司業費君言于　上曰臣自歲巳丑蒙　恩賜
進士第選充庶吉士賜讀書中秘又明年擢翰林編
脩秩滿推　恩賜先臣以臣官毋氏爲孺人未幾陞
今官涖職今又三年矣自始登第至今首尾十有三
春秋故事常叅官歷任滿一考許展省近制又有去
家十年之元臣早失怙恃惟是烝嘗久曠不勝霜露
怵惕之感幸今　國家無事而太學教導之人不乏

謹昧死援例以請　上曰俞仍　命有司給內帑寶
鈔以爲道路費　命旣下治裝將還太學師儒自監
丞以下旅進謂予曰以司成先生之行翰林諸公咸
分題賦詩以贈而吾儕不可無言請分韻以爲詩予
乃取古詩枯桑知天風體用四聲之首爲古詩八句
凡四十言人得一言卽其言以爲所贈詩之末韻旣
成稡以次序將書於帛又謂詩不可以無序衆以屬
予予於君頗有一日長君廷對時在翰林叨爲讀卷
官旣而選借狀元張啓昭等十八人同續學禁林

上特命予授以古文辭今又幸有寮寀之好方資其
朝夕助予不逮也乃恐舍去予老矣方倀倀然若有
所失有何情緒更序諸人之詩哉雖然予所以留君
者予之私也若所以決然必去者君之私也予之私
以已君之私以親　聖天子以孝治天下不忍絕人
之親予烏敢以一已之私而妨衆人之孝哉君年方
壯學日進聲譽方燁燁以起又當羣賢並進之秋
聖天子求賢如不及在他人處此翹首跂足以俟進
惟恐失機會而人或有先君足而軋已者君乃獨封
章再進必得所請而後已其志亦可尚已君之茲行
非獨以遂其孝親之心抑亦足以示範諸生乎哉昔
陽城爲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忠
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二
十輩君所居之官與陽子同陽子勸諸生以歸省特
言焉而已若則躬自行之豈非以身教者乎夫教之
大者在忠與孝有諸已然後可以求諸人人必然然
後可以爲忠忠盡而後孝之道益[illegible]以[illegible]
一身退而家居進而朝趨恒以道俱無所[illegible]而非忠

與孝也然則君之茲行不但如昔人所謂衣錦晝行
以爲鄉人之榮而已也亦將有以軌世範俗乎哉其
尚有以爲天下之軌範矣乎於是書予諸作者之上方

送邢侍御克寬歸省詩後序

景泰七年夏四月監察御史邢君克寬巡按歸自遼
東以其情言于　朝曰國家著令凡廷臣歷官三載
者許賜告臣自拜官至今凡七年家有老父幸蒙
聖恩封以臣官贈亡母以孺人而繼母之封亦如之
展省之禮久曠未行敢昧死援令以請　上曰如今
邢君於是　陛辭將行朝之縉紳相與語曰賢乎哉
邢君故事御史歷兩考必有陞擢之榮矧君端嚴得
憲臣體使少待旬月間不次之擢可幾矣且　京師
距其鄉幾萬里程限遍甚而跋涉良不易而君一旦
不謀於同列不告於朋友即決然以去其視貪榮違
親以冀非分之望於不可必得而苟安以徼幸其或
至者眞不啻天淵矣賢乎哉邢君於是相率賦詩以
華其行春坊諭德林先生既序諸首簡矣余於君同
郡且相厚也不容以默余惟吾郡自昔仕于　朝得

推恩以榮親者固有矣而及其親之存者前此未之有也有之實自君始嗟乎前之無者至我而肇後之有者自我以始其爲榮也孰尚焉君之歸抵瓊也父子婦姑相見於久闊之後載拜載問懽忻怡愉一堂之間紗帽豸袍珠翟錦衣煇映上下既而有事於寢展祭于墓既畢而燕宗屬姻婭朋僚故舊鄉人父老是集是臨茲時也必有目其實而瞻者歎息以爲昔未有者矣亦必有聞其風而感發興起爲父者思所以教其子爲子者思所以勵其志者矣又有必感其事而悲其生之不幸有子而不克肖有親而不待養者矣於戲君之茲行此其爲鄉邦之光閭里之勸非特今世爲然後此千百年之久又安知無傳其事以爲美談播之聲詩紀之圖志以貽無窮者哉余與君生同地學同道且又同官於　朝顧獨蚤失所怙而抱無涯之戚勞氏幸無差而所志猶未得以直遂也於君之行不能已於慨焉謹書此於羣玉之後

贈史太僕歸省序

吾者封建之世仕者不出其鄉朝而出則事其君莫而歸則養其親故忠孝之道恒得兩盡後世易地以爲仕惟仕於　王朝者則不必拘然今四海一家與國萬里士而自遐外以入仕　中朝者道里之遥邈水陸之跋涉不遑將父母者多矣　聖天子閔其然於是有三年歸省之制且給實鏹以爲道里費噫一何仁之至歟太僕寺丞龍陽史君克明歷任六年矣母太孺人在堂年踰九袠其眷戀之心未嘗一日不展轉於懷顧以焉政軍國所需事有急於歸省者不敢以言其私縱言亦未必遽從是以遲遲至於六年之久今則事稍集且有代者可以言矣於是上章乞告事下有司究竟君所涖事果無有解謝者乃命其請君即日戒行凡與君同僚者莫不爲君喜且賀喜者喜君歸省之志得遂也賀者賀君以儒科發身致身顯職務脩舉　朝廷既已推恩所生存沒有光矣今又承恩寵歸故鄉以半百之子奉近百之親蓋人之所希也相與圖以進其力或者知予於君有夙好假言於予予於君茲行蓋有以見　國家待臣子之厚不惟用其力而又恤其私恤其私而又委曲以

尚給之所以勵其廉節也謂之仁之至非邪又於是有以見今日臣子盡心所事之忠欲全其私必先盡其公公事未盡私情雖切不敢言也必待吾職務既舉然後以吾私爲言若是者豈不亦可謂之義之盡耶古人有言君行仁臣行忠予於君茲行見之矣於是乎書以爲送太僕史君歸省序

賀封禮部郎中俞公序

國朝推恩之典著在令甲各有等差凡受恩典得之必以其漸未有越次而得焉者也越次而得焉者非有勳績於國必其材行勤勞有以簡在 上心者焉於乎茲非異數也哉天順六年八月尚書禮部郎中俞君振恭歷官三年例當得 誥加封適其尊甫廷獻先生承其父清節翁命來視其子於 京師先事謂振恭曰吾家荷先世善慶致汝顯榮曩汝爲主事時已蒙 聖恩封吾以汝官榮幸已踰素分切念汝之所以有今日者皆汝祖父教誨所致吾何力焉今吾願以所當得官封請諸 朝移封汝祖 皇上方廣孝治萬一俞允莫大之幸也章既上 上嘉之令

其受封如令復賜其父以冠帶焉夫郎中階五品恩典止在其父今乃併與其祖父之所謂異數者非邪一時公卿大夫士聞是 命莫不稱頌感激謂於此一事而君之仁子之孝臣之忠皆於是乎見焉蓋體臣之心以榮其親仁也辭已之榮以及其父孝也然非爲人臣者盡忠圖報且不能稱故事以獲常封況欲希越次恩乎吁越次之恩殊常之數也一旦集於俞氏之門祖父子孫三世並榮如此夫豈無故而然哉予聞俞故新昌世家自宋元以來代有顯官而入

國朝尤盛清節翁躬德秉義爲一邑望而廷獻先生又能嗣其德厚以亢厥宗郎中君以盛年登賢科選入翰林讀書中秘擢主儀曹事繼陞今官材行勤勞大著聲稱用能簡知 九重攷茲異數有由然也異時崇階峻秩循序以得而優恩寵命亦必薦致當不止此也此蓋其兆耳先生南歸有日凡與郎中君交厚者授簡於予俾爲贈言兼致賀臆於是乎言以俟

天順七年

贈增城吳君澮榮登進士第序

進士科始於隋而盛於唐故南士之登第者自唐然江右之有進士始於某七閩之有進士始於歐陽詹然皆在唐中葉以後而曲江張子壽則在開元前已以道侔伊呂科進矣然則南方之士之登第者其權輿於嶺南乎豈寧惟是南士在唐未有爲狀元者而大中中開建之莫宣卿已魁天下士唐三百年間南士登宰輔者纔一二人而嶺海之間得三人焉說者乃謂山川之氣獨鍾於物不鍾於人不亦誣乎夫大化流行賦予萬物得其偏者爲物得其全者爲人物得其偏而不全其精華秀實尚有如是者矧人之所得者乃天地之全氣乎是誠一偏之論無足取者若謂氣運有盛衰故人才之生也不能無厚薄多寡之異則信有之矣嶺南自入國朝以來進士科固未嘗乏人而近年以來日以寢盛今 聖天子正大統之初臨軒親策進士擢三百人而吾嶺南得十五焉其一增城吳君澮也君秀穎而篤實在輩行中恂恂然謹飭自持誠一嶺海之佳士也亦既五第其同學友其章謂增城前此未有登進士者有之今日自君始不可無一言以志其始以予鄉人也特以見屬予惟增城葛坡先生之鄉也先生氣節才名高出一代當時朝廷虛合席以待之 詔旨丁寧趣召再四竟辭不赴議者謂當大拜而始終固辭者古今一人而已君生其鄉其流風餘韻去今未遠也尚當取法乎斯人由是以追蹤乎曲江公之清風太節使天下之人稱之曰嶺南進士不爲古得其人今亦有之庶乎足以破柳宗元之論而洗吾嶺南之厚誣也其勉之哉雖然是豈特一吳君之責凡我嶺海之士皆不可不知勉也予欲因君以發之

送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西蜀周公致仕序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西蜀周公堯弼以年至乞致仕上命乘傳以行陛辭特 勅光祿賜酒饌內帑傷賞錢三千貫千時同 朝公卿謂公行不可無言以贈既而西洛耿公適來代公與其僚倪張二公議而予與公同官且偕出翰林有斯文之好而以昭嘗見於予少公一歲公行矣孝亦踐公之迹方資人言以爲嗜言以贈公蓋將以爲人贈予之歲太公太乎最公

志行之大者以爲公贈公蜀人也自古蜀多文學之士入　皇朝來百年于茲而蜀之文名始大著于公公始以尚書蔡氏傳發解於鄉入對大廷賜進士及第擢官翰林在館閣二十餘年凡　國家大制作大纂脩無不與焉既而出教兩京太學爲天下儒宗晉陟春官長式者踰十年稽古禮文之事多所建明屬朝廷更化大禮後大喪紀叢於一時如禘祫祔廟之議皆百年以來無前比者經公裁酌遂爲定制他如親蠶與制外夷朝聘與夫學校科貢之類舉有成規

公於春官邦禮之任可謂克稱而無負矣然而喋喋者猶或不滿於公豈孔子所謂命也哉蓋天之於賢人君子也每欲成全而扶持之使其道大行於天下然亦或有尼之者使之不盡行雖若廢之而實所以振勵激昂之使成全其大者焉公自幼有志於聖賢之學繼聞間用輙有著述之意其在太學也嘗與諸生疑辨輯錄成書歸而進於朝矣然非其全也蓋當道學大明之世衆人勦說雷同之時進步於極高之顯求鑄於至足之餘甚欲以其所見表著於世補昔人之所未備而爲之忠臣然以拘於職務方爲　聖天子所委注未暇也茲以年至方將具疏乞身于九重以償其夙昔之志而喋喋者乃趣其行豈天欲成全公之素志汲汲然惟恐其緩而尚或未決耶公歸矣古之聖賢不求合於時而求合於道不求知於人而求之於天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其所著述多在晚年及是時成一家之言補先儒之闕垂後世之訓豈不朽之名於天地間此予素所望於公者也惡知喋喋於我者非所以盡忠益於我者哉孟子有言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殿陽子亦言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公其念之哉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於百世人其如命何公行矣予且尾公後公居西蜀我居海南相望數千里間幸而不死尚及見書之成

送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涪陵劉公致仕序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掌太常寺事涪陵劉公凌雲年未至以足不良於行乞致其事　上弗許既而章再三上　上以其情詞懇切特俞其情且　勑有司月

給種米歲給廩祿以示優禮大臣之意嗟乎　聖天子之於大臣恩禮一何厚哉然此非特以爲公恭以公職所掌者　國家之禮樂佐　天子以郊天享廟者踰十年每遇大禮致辭于　殿陛之上周旋於壇壝之間恐人　天顏以導引贊助聖躬以祼獻所以對越上帝靈承列聖在天之靈以致其顧歆於以受祿於天而錫綏和豐穰之慶於天下非但供一事涖一職者可比也公實清勤恪服勞有年爲　先皇帝所眷注　今上嗣登寶位方賴公之用而顧容其以

私去憲豈得已哉蓋古者仁君之於其臣下也方其壯而強也用之必盡其才而不遺餘力苟或疾而老焉則亦便其私而不強其所不能致事而歸猶必使之得所安養以終其天年其仁義之兼盡也如此後世則有不然者矣歐陽子嘗言由兩漢以來薛仕至三公每上印綬仰自駕其車轅一辭高爵遂列編氓而韓文公亦云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罷則無所於歸由是觀之則前代之仕者平生竭力以盡心所事一旦老而休焉蓋有不得其所者矣孰若公生盛時

起家諸生而荐歷華要疊荷　恩封及其祖考若妣官登入座位極人臣茲其歸也而又特給之日食資以人力昔人所謂雖有還政之名而仍享終身之祿者公實有之公世以農畯爲業有田園之樂有林泉之勝倉囷足禾稼亭沼饒花木有可以養生之具有可以適趣之景昔人謂閉門歸隱則俯仰山林之下者公亦實有之矧今年方五十有九距古人引年之期猶將十稔茲以疾而請告非以老而謝事近時公卿大臣有以老疾家居者　朝廷有事往往起之其

有成比公偶以疾去非廢不可起也　國計之重甚於身謀民瘼之瘳急於己疾公之歸也其尚顧精神近醫藥以毋忘乎　聖天子之所軫念　九重之使朝臨而萬聖之懷輔駕可也予夫馬之齒較公爲長歸裝久束第以國史事重未敢言私然且暮聞有公之再來予已去矣予與公同年登第今[illegible]有六春秋矣在班行中特相親厚公行其太常條爲成公序德相率求予文以贈行於是予書兼以致予意云

贈都憲彭公致政還嶺南序

入皇朝嶺南仕者惟實安爲最盛予所及見者禮部侍郎陳公副都御史羅公僉都御史盧公陳公以文學顯名中外而羅盧二公則以才猷著功迹方略能始終以名節全歸其鄉是三人者並出乎一邑之間非獨嶺海所無雖中州內地亦不多見也今鄧公景宜以工部左侍郎改右副都御史巡邊於遼幾九年矣故事歷官三考當陞其秩公年僅六十七即上章乞致其事　上俞其請鄉人在京者咸予公嶺南仕宦者之巨擘也謂濬以文字爲職業而以送行文見授惟公兼三人者之所任而又盡有其所長二都憲公立功西北而公則兼於東北至極南之陬亟馳功名於朔易之會以禦戎虜孰謂南人綿薄也然方公輕裘緩帶指麾叱咤於朔雲邊雪之中未足爲公勇也惟當衆人奔趨酣豢之秋屹然立截然斷毅然去無毫髮顧戀意然後見其勇耳孰謂南人綿薄也哉夫天道以南爲陽陽固剛矣而風氣之在地者則采百越處地之極南人生其間體柔而用剛柔地氣然也濬嘗歷考史傳嶺南人仕中朝者恒不多見若唐曲江之張日南之姜涇川之劉宋則南海道宗武溪安道潮陽元龜增城適子僅此數公而已然皆進以禮退以義求所謂倖進患失者蓋鮮焉若是者雖係其人所存所遭之不同抑亦由於地氣使然歟公生諸公後遭際　聖明起家行台官御史則振風紀式廷尉則慎刑罰爲郡守則謁循良之舉總方面則廣敷宣之政兩任邊寄所至則咸行而惠施最其平生歷履嶄然鄉先生與刑千百世猶一日也今又謹知足之戒決勇退之御投游田里以收桑榆之效歸然屹立於嶺海之間爲鄉邦之耆舊　朝廷之遺老使鄉人子弟處者得以考德而問業出者有以取法而遵承所謂天地間之全人也豈其然乎濬也於公有鄉契於其行也不能無言戶部郎中祁若順公通家子也請書之帛以贈

送王繼南歸序

予交遊海內賢豪多矣心所推重而樂相與者可屈指數也而宣城王繼南其一人焉豪邁開爽不屑細故口論天下事亹亹有證據遇事奮發敢爲蓋亦一

奇男子也然僅止一縣令兩居其官輒不久竟不得
究其所蘊年富力壯可以有為也乃毅然謝事以去
嗟乎其進也何難而其退何易哉繼甫年弱冠即領
鄉薦試春官得校官不屑就卒業太學再試又不中
居太學者久之尋以舍選得蜀之郫縣縣卑僻而民
貧當西番入貢道番僧往來歲無虛月到則舉人縣
治索庖廚給不如意令怒以下咸被羣辱繼甫至嚴
門禁不許擅入番僧狃故常直至廳事見令不為禮
大肆其忿繼甫目左右拉下痛杖之幾至斃吏胥以
下咸吐舌久不得入嘆曰西僧為西蜀人患非一日
矣苟奪大吏不敢撫聲色隨之況加兼乎邑人於是
大懾相戒不敢犯其令而西僧入境者自是亦少戢
矣未幾丁家艱解任起復改山東陽穀縣縣多推擠
之盜台畫掠舟車焚廬舍罔有所忌懼繼甫至問父
以民所疾苦咸言莫苦於盜不得聊生繼甫即選
壯嚴守備間有盜者即躬騎馬具弓矢率壯夫驅
之往無不獲者盜尋遁他境大抵其為治以抑豪
扶貧弱為事兼并家忌之肆為謗訕然其守正不
回久約嚴密搜捕無所得卒莫知之何也其政績
灼灼在兩縣人口耳者不可一二紀然能振奮於衆
人之中此二事尤為可喜今年春備丞下百司
朝覲閣庭既竣事即上章乞致事當道有聞其名
苦留之繼甫堅欲去幸遂所志即束裝自歸[illegible]
日交游者始知之給事中河東樊克[illegible]
尚儀郎楊繼應奎監察御史東吳[illegible]
郎中會稽謝廉允清工部主事錢塘楊[illegible]
曰[illegible]繼甫相交好者知之深[illegible]
其去矣寧能默默無一言乎予曰諸嗟乎古所謂可
與子者今世蓋不多見也而繼甫[illegible]
乎然而位不稱其才如以千里[illegible]
周繼有遺[illegible]絕塵之足亦[illegible]
長山茂林之間不復[illegible]也哉雖然千里一
驟古人深成又孰若遂去自然之性雖無馳騁之快
亦免困躓之虞之為愈哉予既以是言復諸君俾書
以寄繼甫又系以詩詩曰良馬千里姿逸態何雄奇
有足不得騁[illegible]為嘶仰樂世豈無道旁空嘆咨

此事古已然不但今人悲世重冀北產牧圖定黃驪
謾勞耳批筒空有肉蜂蠆閉天賦奇質於地乃不宜
幸哉免轅策莫羨黃金羈長林多清泉食飲聊自怡
人生適志耳去去將何疑

弘治三年春三月望日男敦編次

天啓元年仲春望日七代宗孫爾穀重編

爾穀同編

穀男兆昌
則昌校訂

壞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十四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十五

大學士謚文莊瓊山丘濬仲深甫著

序

歸田樂詩序

歸田樂詩八章章十二句洋 衡州通判唐公展後信致仕歸瓊山也公邑大姓以 貢進士卒業太學解褐即倅衡歲將一周以憂 者六七年衡之人至今無貴賤老幼賢愚稱 一不容口不以其去任既久而衰今年起復至京 之人及瓊士寓京者咸喜公之來謂公才長器閎蓄久養克前月為陽之政特其端緒耳未足以究所為也茲將復之官必將有大設施如古所謂循吏者 不但已也 抵 以觀其新政而公不謀之故舊不決之龜筮 上章乞致仕既得請欣欣然喜溢 面舉手加額 吾一生之事畢矣嗟乎人生之事 易畢哉今功名者不能畢固權位者不能畢貨財 者不能畢圖徼幸者不能畢懷憂安者不能畢計 後者不能畢天下之物凡一有所繫吝於心皆未 以畢之也惟中有所主外物不能干而真知天下之至樂者然後能畢之雖然是樂也亦未易知也 不云乎樂樂其所有生蓋以生於斯長於斯老而休於斯百年之後又正位首於斯 蓋人生之至樂舉天下之事凡可樂者皆莫加 焉者也 輝南面之樂不足以當之 之功名利祿又何足道哉公殆有 乎於此不 安肯以未老之年而遽為歸閑之計哉公行矣 沿 本公之意述鄉閭之事分為八 賦詩以送之公 本仰其事而歌其公 亦未必無以少助 樂之一也 加 方 天順二年

醉花

海南地暖無冬春四時一氣和且溫山野 處有素馨茉莉 隨時新花開 不必盡 醉 家皆有青披衣 屐任意行過 逢花 輒 開 何天笑更 一任花開復花落 醉酒過年年人生無如歸田樂

吟月

仙山一片平如砥天風 散 樓臺氣月 明 出海東洋光彩分明無 蔽公家正在 坡之東江流繞屋青

滔滔天寬水近多得月月光照人清與濃與來[illegible]
邀皓魄坐到東升到西落吟詩賞月過年年人生無
如歸田樂

競渡

寒食清明都已過妝上榴花紅朵朵龍舟繫浪去如
飛鼓喧天槌欲破掀髯岸幘坐船頭指揮自羽橫
中流錦標入手相掌笑楚聲一曲帶醉謳何晚拿舟
沙苑泊開筵把酒爭酬酢厭厭不醉夜不歸人生無
如歸田樂

賽祀

海上濃田歲兩收居民不識饑與流九月十月登場
後家家醵錢賽川頭刲牲酌酒歌且舞鷄骨攻杯代
神語須臾徹饌餕神餘剩飲狂歌忘爾汝古人蜡祭
久遼邈鄉人報祀殊不惡蒼顏白髮翁獨尊人生無
如歸田樂

觀漁

公家屋後臨流水水中潑潑多魴鯉盤渦莫測有綫
鱗數寸不煩無赤尾大魚洋洋流白肋小魚濺濺盈
尺長天寒歲暮草木黃閒循江岸觀漁梁得魚作鱠
鮮且滑旋發新醅動清酌醉來江上枕流眠人生無
如歸田樂

督耕

公家貧郭多良田屋前屋後遍相連芒針刺水戚如
鄉隰鳥行泥淤若船三春農務村村急也隨鵶鷺田
塍立還似衡陽三月中獨騎犇馬循阡陌田家風俗
殊古朴瓦盆盛酒亦不惡酒酣仰天歌嗚嗚人生無
如歸田樂

結會

未老得閒從古稀林下一人今見之故鄉況有行頭
友平生意氣同襟期洪崖老倦婚嫁畢耀軒後人正
閒適昭川外史應時來共剪燈花話疇昔疇昔風流
重振作不數香山與西洛相將擊壤歌太平人生無
如歸田樂

厚俗

昔鄉風俗自昔淳依稀太古之遺民海邊鄒魯敢自
謂江西道院未足云一自坡仙謫儋耳來冠禮樂班

班起齊民不有城旦書士夫動用文公禮聞道今來頗殊昨正賴老成敦鄙薄乎人翹首望公來人生無如歸田樂

岐山八景詩序

瓊城之東西舍許有勝地曰條岐其山謂之岐山山之形若樹屏蒼翠之色四時不渝由之下有水水之流紆迤若帶繚繞乎田塍之間其田疆界可數十里越田而南有墟市焉鄉人之貿易者恒晨集于是蓋亦一方之勝景也友人蒙亨時中世居其間居之前有池池之中有島島之上雜植花木而環其居者又有榕樹柳柳之屬遠而望之鬱然深秀之中棟宇隱然在焉則又據山水之勝而獨得之者也君以易經發身賢科游宦四方因卽其勝景爲八景摹以自隨遇能詩者輒請賦之以予爲同學而特以序見屬夫蒙君明易者也而君之姓卽山下出泉之象而君之居上山也下水也又與蒙之象合觀於山也有艮之象觀於水也有升之象觀於[illegible]也有坎之象觀於水之止也有兌之象於田而耒耜也有益之象於市而交易也有噬嗑之象一寓目之頃而易之理備焉矣君之姓蒙也名亨也字時中也於蒙卦之義盡矣所以果行育德者有自矣則其於俯仰之間顧瞻之際而八景者粲然於目油然於心所謂思不出其位損小以高大以常德行以資講習以足天下之食以致天下之民所以脩己致用之具盡在是矣豈獨玩適而已哉夫天地間無往而非易易之象無往而不有有是象則有是理君專門以易其造於易之理也必深矣予因推易之義以序之君之子克昌從學於予亦傳君之易學者也質粹而幼悟蒙九二之克家子其在茲乎岐山之山水不徒然矣是爲序

屏山聳翠

門外青山列畫屏半空飛翠蒼蒼盈曉天霞映[illegible]水錦春雨花明似寫生烟染嵐光晴欲滴雲連[illegible]晚猶橫清時未遂歸山志漫對新圖想舊盟

帶水灣環

寒流如帶繞茅堂堪與詩人繫興腸斜束山腰分[illegible]碧橫紆田腹界雲黃石渠市過灘聲滑竹堰風來[illegible]

氣涼美殺江頭垂釣客綠蓑眠月聽鳴螂

榕樹乍陰

繞屋扶疎碧四圍炎天嗑嘯最相宜倚雲[illegible]蓋[illegible]
立到地青絲裊裊垂風動每聞蒼雪落日斜時見綠
陰移閒來廣地支頤卧絕勝公庭聽五鼓

椰林挺秀

千樹椰椰食素封穹林遙望碧重重騰空直上龍腰
細映日輕搖鳳尾蒸山雨來時青靄合火雲張處翠
陰濃醉來笑吸瓊漿味不數仙家五粒松

月池夜色

鑿破蒼苔玉半瑱徘徊雲影映天光素娥晚浴九秋
露卅桂時涵午夜香淡淡微風清醉骨溶溶涼氣沁
詩腸箇中妙趣人知少況有源頭活水長

花島春香

碧玉波心一島微春來花卉競芳菲輕風暖散迎面
氣麗日晴烘錦繡圍鑒客幾回凭檻賞流鶯百囀
叢飛可堪美景成虛負人戀明時未肯歸

山市曉晴

晖晖晴日照山隈暗市柴門迸曉開木屐穿花遊子
至綠荷包裹遠人來化居有道長常集拄杖無錢晚
始回會有僊翁來賣藥壺中現天廷蓬萊

洋田朝雨

平田漠漠雨絲絲曉色濛濛望眼迷雲脚亂垂沙鷺
濕溪流漸漲水禽啼昌看犂浪翻千壘眞信黃金在
一犂白首歸田定何日追隨沮溺隴東西

送符鍾秀知瀧水縣詩序

蔡子游學校時一時齊輩奚翅數十人共相知深而
相與厚者不過數人而已符君鍾秀其一也符故瓊
之世家秀自幼聞敏有志於進士業嶄然出頭角
於時輩中於人少許可時予方混迹衆人中君獨首
加愛重恒謂人曰他日爲吾郡出色者必斯人也用
是深相契好朝夕相與論道究世故同以戴記應
試鄉闈予幸先登薦書君累試不利壽亦爲有司勸
駕貢入南雍又十餘年予官翰林君始來　京師爲
選銓曹館於予者數月久別而晤如海得飲饌得食
每日朝回明燈坐對道平生談故舊驩如也未幾遷

朝廷有　詔許嶺南人士選仕本鄉又有　詔選試
太學生爲州縣正員君用推擇得爲肇慶府之瀧水
知縣演行禮謂予曰以子平生相知之深今將之官
盍何以贈我予惟古之朋友相別之際各有贈處之
言所以交相戒勉以底于成也矧吾二人情深而義
厚弱冠相從今近五十矣一官蕭之北一仕越之南
限於官守固不能以朝夕相從然其戀戀不忍之心
則亦安能頃刻相忘乎則夫贈言之際雖欲不
言亦不容於不言矣然言非一端之可盡也古夫今
而不道其舊是忘其舊不可也道其舊而不勉之以
方來則亦非朋友相益之義矣在他人且不可而況
吾平生故人也哉於是乎述其舊情勗其新政賦詩
十絕以贈之雖然以言相感者交之淺者也其尚索
之言語文字之外

憶昔賢官正妙年身輕如燕思如象幾回席地開談
笑月趨西齋尚未眠
輕衫京帽恣歡游肯信人生解白頭三十年來如昨日
不堪重話舊風流
小堂鼓笥衆鬬鬬頭角崢嶸意氣真屈指年年漸消
核登名仕版幾何人
鴈飛不到海南天來集芹池豈偶然當日臨流同看
處羨君偏自柄幾先
昔君北上我南還邂逅張家第一灣十載光陰如夢
過爭教鬢髮不成斑
別後相逢意轉深還回每共說鄉音于今又作天涯
別不盡平生戀戀心
宦游喜得近寥山黃綬銅章晝錦還見說官軍新得
捷席崖不日紀平蠻
小邑殘民久已疲相濡相呴待生時古人有語君須
記雖是蒲鞭也莫施
一邑安危係一身登陴援鼓莫辭頻從來錯節盤根
地方顯才能異衆人
盡心報　國撫流亡莫道窮鄉譽不彰君看鄰封黃
茂宰也曾從此位賁堂

送友人唐彥宜詩序

孔子曰去其故鄉事君而遂卒遇故人曾無舊言吾亦

郡之嗟乎是誠可鄙也哉予也去家萬里以仕于
朝得爲　天子文學侍從之臣雖不敢遽謂之達然
於聖人所鄙者竊亦鄙之也凡吾嶺以南之人以事
至者雖無一日暇得通鄉音同出處莫不待以韋布
之素而況其平生故舊而又累世通家者哉今年夏
鄉人唐彥宜來京師館於予予之大父訓科公與彥
宜祖友莫逆先父編脩公又與其尊府縉世好至予
兄弟二俟彥宜益相驩愛殆過前人久別之後卒然
相見得以詢夫鄉里親戚朋友故舊之詳其所喜幸

非但若昔人所謂空谷足音而已也天道三年一小
變而人事如之自予別來歲星一周天世道亦且屢
更矣而況夫一郡之地數百里之內所相與者數百
家之人其間存亡得喪興替消長歲異而月不同者
又不知其凡幾變也幸而彥宜來又幸其館於予每
退朝暇相與促膝相對細詢而博訪之蓋彥宜之所
與亦予之所與者也惟相與故相知他人容或有不
知者而彥宜無不知焉別後十年之間數十百家之
事可喜可悲可感可嘆可愕者一一有之於乎老成

日以凋喪壯者日以老少者日以壯今之始生者又
且勃然起矣人生斯世能幾何時彼出出者乃欲爲
千萬年不可拔之計何哉於彥宜行不能已於言勉
爲詩十絕送之并以致吾意云
一別鄉園十載強故人相見話偏長臨行無物堪爲
贈細寫衷情入短章
平生交友徧寰中不似鄉情分外濃況是通家三世
好肯將形迹論窮通
當時父老有誰存忠厚年來僅見君聞說平生多義
氣鄉邦風俗賴重敦
君來一載即還鄉我獨棲遲過十霜忠孝古來難兩
立煩將甘語慰萱堂
君住城東我在西兩家兄弟總相宜想當海上相迎
候正是吾兄憶我時
衡州通守近如何聞道新詩老轉多紅日半窗春醉
醒坐臨池水看新鵞
留耕亭上望桐敦一片青山接白雲海內蒼生待霖
雨可能長日自絪緼

陳氏孤發苦可憐幼年失怙少無天也應不待旁人
爲骨肉情深自惻然
逢人莫羨玉堂高歲月侵尋已二毛宵部少年諸後
彥及時來奪　御前袍
海南風俗頗淳和山水清幽海味多有約他年重結
社下田番蛋日相過

送陳汝翼歸瓊山詩序

詩有三經首之以風所謂風者民俗歌謠之詩誦之
者則一方民情之好惡風俗之美惡得以考見非若

後世騷人墨客流連光景之作顧於民情風俗有關
於天理民彝可以爲世教助者漠如也予嘗不忘吾
鄉風俗之厚其人大抵質直謹厚安土重遷無有爾
詐告訐之風矯僞之習富有力者往往爲姻黨節用
度割欲畏義不忍以其身輕犯非禮之事干刑憲戮
肢體以貽羞鄉里有一於此衆共鄙賤之至於宦
族子孫則又矜門地自愛重今雖貧且務猶以先世
衣冠自負不肯苟同衆人貧無力者亦各安其分勤
生而務本服勞富室以爲衣食賚不屑爲姦惡事凡

此數者自予宦遊南北凡所履歷之地皆鮮有焉今
予去家官　禁近踰十年於茲其心未嘗一日不在
大海之南而於下田番蛋之門尤切切然也鄉人有
以事來京者相見之際輒首問及之皆曰非復昔日
矣近同邑陳君汝翼來爲予言尤爲詳切吁何乃至
是歟豈老成前輩凋落殆盡後生晚輩無所漸染而
然歟抑或後生晚輩剛愎自賢謂昔人固陋知而弗
顧歟不然則風俗日趨於薄如人既老而不可復少
歟吁可嘆也已汝翼邑故家予知禮重義而姻親交

誼又無非大家世族爲鄉人望者幸因其歸僑放古
詩人國風之餘意賦詩八章追述吾鄉往昔風俗之
厚以嘆今不能然汝翼歸抵家有相過者試歌以侑
尊豈無因予言而惕然興起翻然改悔者乎或有詆
予言爲過者非知詩者也幸勿信之尚以質諸舅氏
衡仲公必有所處矣詩列於下云
憶昔吾鄉全盛時人人如好不相疑親鄰來往情無
間時節追陪禮不虧老大相逢惟講古交游會合敢
言私近聞風俗微非舊因爾南歸一問之

憶昔吾鄉全盛時富貧貴賤總相宜田園多少咸安分門戶高低各自持詞訟不因私忿起科差一任縣官施近來風俗殊非昨惆悵令人有所思

憶昔吾鄉全盛時居民不識使君誰纔與私念頗中止倍出官錢敢後期禮數粗疎情意好言談戇直因心慈相逢無用誇乖巧畢竟前人不是癡

憶昔吾鄉全盛時弟兄和樂共怡怡但知父母均遺體不爲妻孥競殉私白首相忘能有幾黃金多積亦奚爲思量何似貧家好身後無人爭是非

憶昔吾鄉全盛時每逢時節共遊嬉元宵燈火明城郭端午龍舟競水湄書語摘爲燈上謎鄉歌暗射帕中詞只今無復當年盛懷古思鄉重嘆咨

憶昔吾鄉全盛時老翁遊衍後生隨散花蓮社同拋須歸石榜陰對十枝醽熟多蓮滓吸罷將果下帶駒騎年來文物雖差勝無奈浮風日漸漓

憶昔吾鄉全盛時一家門戶大家持心平那肯虧天理頭白何曾識憲司不爲薄貲疎骨肉恐非遺體又鞭笞淳風一變嗟何及遮莫渠前誦我詩

憶昔吾鄉全盛時逢人長是動遐思從來天理何曾泯誰道民風不可移表率正須前輩在匡扶全賴衆人爲知君質實能敦義臨別丁寧重致辭

送錢先生歸榮詩序

南京吏部侍郎雲間錢先生以 高壽上御進 表來京師年適七十有一因上章乞致其事 上俞其請陞南京吏部尚書給與 詔命贈其祖若考賜以冠帶俾給驛以歸蓋異數也先生再上章謝 恩固辭所陞秩繼有恩典重須以爲歸榮之部一時翰林

諸君咸欣欣然有喜色以爲儒者之榮請於先生頗摘 詔旨歸榮二字以爲先生立名咸有述作付先生歸寘諸堂間以侈上恩大哉聖人之言其所關係甚深且大自有史冊以來上下數千年間人臣之出而仕仕而歸歸而榮者代不數人間或有之亦皆其人老而自歸歸而人以爲榮未有出自 君上之旨顯顯然謂如此而歸歸而爲榮者也於乎先生何以得此於上哉蓋必其平日忠赤之悃積歷之素有以結於上心非偶然也先生歸榮二

宇揭諸楣間稽首而仰觀巨如昔人所謂堯言萬世
知見天威不遠咫尺者然則先生自者[illegible]之年以
[illegible]於百年其願之際何者而非上之所[illegible]其爲榮不
特爲今日之歸則[illegible]其時全歸首丘之後以至於千
[illegible]世之久子子孫孫尚永享其榮於無終窮哉感
[illegible]生知愛敬[illegible]別不能無言謹[illegible] 聖人子歸榮
之[illegible]先生[illegible]生出處大[illegible]爲七言詩十章用[illegible]
林[illegible] 其作之後先生歸[illegible]於九[illegible]三[illegible]之間當大
羊[illegible]之[illegible]游衍歡過之時[illegible]呼[illegible]歌之以爲

壽庶幾[illegible]臣愛慕不已之心寓於音調抑揚之間懇
懇之情恒在如左右云
瀟瀟白髮老詞臣此日歸榮荷 主恩[illegible]十一年經
世業久將回去理田園
玉殿東頭第一班 今朝宰相是天[illegible]新銜寫在文
章上留取人間百代看
歸來兩字是天言高揭楣間侈 [illegible]日烜赫[illegible]
[illegible] 時時解說與兒孫
[illegible]名[illegible]雲間位極人臣[illegible]

[illegible] 龍章鳳誥照江干
呶呶謾爾沸虛聲敢保驩虞不殺生不待百年公論
定 九重天意自分明
出使濟邦却贈金謫官海邑忘民深至今遺愛猶成
集寫出愛勤一片心
碩學宏才設自持高文大[illegible]不完[illegible]歸[illegible]廷經綸
手[illegible]無論功會 聖時
歸去江海上村生教[illegible]俗化北[illegible]都將 聖主恩
榮意敢作九[illegible]三[illegible]

文如韓柳字鍾王詞翰人間已遍藏自古[illegible]期不
朽從[illegible]聖[illegible]篇章
臨別依依感故知老來只恐見無期他年得遂南歸
願重上高堂拜令儀

送陳秉和南歸詩序

余通家弟陳秉和以間右起實 京師幾二十年于
茲 朝廷憫其久而且老也除其名籍放[illegible]將
行來別于太學遠遊[illegible]公家[illegible]秉和[illegible]
考皆與秉和祖考交好余兄弟與秉和[illegible]相親

厚余自二十有七歲而離家居京師今年六十有一矣中間[illegible]家者[illegible]六遇四五載乎以官居所交與者若九州四海之人能與和以同家弟來相與聚處朝夕[illegible]談論家間往事鄉里者皆忘其身之在逆旅也今其歸矣余平日老方以虛名爲內外所稱許乞[illegible]之詩不能遂於秉和之去寧能不惻然於心乎嗟乎天地之間地界如許大空人如許其衆人之於地界不能定處往於生人不能人人識所至之地固有限所識之人亦有數蓋於所生之處同里閈之人所生雖有先後長幼而落地回相與也其視彼偶然[illegible]合而遂離者豈不[illegible]哉然則予於秉和之[illegible]能不動有在之念而起故鄉飛鳥啁啾蹢躅之聲雖然秉和往矣予不久亦將尾其後而追之也然其行爲詩一十六解以寫我懷抱秉和將歸以報我朋僚子弟豫栽花釀酒以俟我歸若或尚遲遲未歸也歌其詞以想其人庶幾如或見之乎詩曰

萬里家鄉遠六旬年紀高平生苛丘念此際正切[illegible]

右一解

見子歸家去翩然亦欲歸腰懸金鈒帶身重不能[illegible]

右二解

歸去十四村弟兄無幾存寄聲存重器交誼約重敦

右三解

學士庄中景年年趣不同諸公行樂處應念主人翁

右四解

瞻玉堂前竹年來幾許長誰知清景布只爲別人涼

右五解

見說青山上鬱然成茂林幾時携酒果約友共登臨

右六解

老我思歸切　天恩未肯從幾時林樾下坐我白頭翁

右七解

昔日輸堂地如今學士庄頻君爲料理莫遣放牛羊

右八解

會作對花亭栽花花未成敢煩鄉里彥爲我重經營

右九解

隱居屠者出幽花日日開江山如有待專望我歸來

右十解

禾稼年年穗魚鰕日漸多乞身歸去日共飲醉無何

右十一解

寄語故鄉儂須敦禮義風業農惟務本積學在專攻

右十二解

少日同袍友先歸待我心好培青翠樹遲我共乘除

右十三解

兄說吾孤姪年來肯讀書書香今有繼歡幸欲何如

右十四解

寄語吾兒道謙卑謹自持了寧伏怙勢似我未官時

右十五解

芝蔡難爲別那堪送故知家中凡百事仗汝爲扶持

右十六解

送蔣生歸省詩序

禮曰老而傳所謂傳者非但謂其家政也而於其平生所守有所得者尤切焉夫人非生知不能不資於學學非一日之積也資稟有高下所得有淺深而其所以得之也又有難易焉苟得之於已而不及用之而不克盡或用矣而無所紀述焉方其壯也當他有所覬今既老矣決無可用之期或用止於是而不可復進與夫冥矣而或至於遺忘不有所傳一旦溘先朝露則所學隨身斯盡矣豈不可惜哉予自切有志於學凡身之所至耳目之所見聞心思之所注想苟有益於身心有資於學識不可用於斯世斯民者無一而不究諸心焉筮仕以來僅以文字爲職業凡其平日所學而似有所得者隨事以應用或用之而驗或用之而不驗或未及用用之不知其驗與否今頭童齒豁去死期不遠矣欲一一筆之書以俟後世冀或有知我者焉然精力衰而筆路荒不能如素志矣獨奈何哉每於中夜興思撫枕發嘆一世士子汲汲功利惟舉子業是務可與言語者誰歟乃歲戊戌年五十有八矣距禮老而傳之歲僅十有二春秋焉耳適有喪子之戚而清湘蔣生以故人子來見惘予戚戚也而慰解焉跽而言曰先生幸與先人有一面雅冕願執弟子禮以終身予音其止欲習舉子業爾拒之生曰冕之志不專在進取先生進教之

甚時生年未及冠發西廣解未利春官循例當歸家乃毅然留居京師逆旅中從乃兄昇歷仕督府朝夕來予館下考德問業者三年今茲再試又不利將歸省其毋氏別予遠去欲留之而不可得因念昔宋太史年幾七十始得方希古於其別去也作詩十有四章送之予雖不敢上擬太史公然得一英才而訓飭之喜動顏色而天理民彝不能自已其心則無以異於太史公也因步其韻特筆以送生其所以期望於生以永吾無窮之傳者意在言外生其念念不忘無

徒謂強聒一一宜書紳庶如太史公之所望於其徒者然詩曰

文章有大家制作稱妙手欲知爲文法如造內法酒

右一解

既如蜂釀蜜又如蠶吐絲不見勤織女嫁有百襲衣

右二解

至理須靜觀冥心休外慕戀戀憂子毋一步數回顧

右三解

欲任萬鈞重寧見顛兩肩急就無鉅功凡事無不然

右四解

生意暢于春淸氣生於夜黙鐵可成金糖霜原是蔗

右五解

老成悼無傳賴汝以解憂我有百車貨寄汝萬斛舟

右六解

悠悠天盡頭勤行亦可往有事勿預期勿忘勿助長

右七解

叮嚀出我口妙契在汝心愛身如愛玉受言如受金

右八解

織錦由寸縷成山豈一簣譬如農耕田不爲旱潦廢

右九解

與其求人知孰若求之天西子蒙不潔反羨嫫母妍

右十解

采木來山中彼此初不異一入工師手乃獨成良器

右十一解

試金當以礪磨玉須用沙春融氷化水日映雲成雪

右十二解

[illegible]日思[illegible]後會難數過須知歲月[illegible]似逝風驚

右十三解

老景難爲別愁懷未易開高堂寧覲後念我早從來

右十四解

壽嚴陵先生七十歲詩序

嚴陵先生以少保吏部尚書兼　謹身殿太學士致政家居之七年也歲在癸卯距其始降之年蒼龍含甲午天運歷五紀而過之又將齊焉者也昔人謂稀有之年是已夫人徒有是年而無德與位固已稀矣況又有德有位而得其年其爲稀也豈不尤稀乎哉先期其家嗣翰林侍講良臣得　朝中名公鉅卿才大夫士祝壽詩若干首自問老以下咸有之既稡成帙將寫歸至先生初度之辰以爲壽以濟老門生也特以序引見屬嗟乎所以爲先生壽者豈可苟同衆人乎哉夫衆人之所謂壽者以其身止於百二十歲也先生之所謂壽者則以其名名豈可以歲計哉蓋將期之以千萬世而無窮也雖然先生稟扶輿清淑之氣生際文明極盛之時三光五岳之氣際完而所以培植保合之者又益加厚保之以泰舒休之以元陽茹之以菁華其氣清以醇其質厚以全身無恙而心無憂倪已越下壽而駸駸夫中壽之域矣由是而底夫百二十年之壽則固其所固有者也固無俟於祝矣況不祝於先生何加損若夫壽先生之令名於千萬世而無窮則固先生平日之所志所謂不在溫飽者之所克而極焉者也先生少有大志弱冠試秋闈即第一他日試春闈又第一進而對大廷又第一所謂三元者　皇朝百年以來僅於先生一見之甫入翰林即拔於衆人中而進于清嚴密勿之地頃　朝廷大禮樂大政事大議論凡　國家有大制作多出先生手自筮仕至於休致始終不出禁門而名聞於華夷功著於遠邇中間雖或暫爲六月之息然所以培其負大風之力而爲九萬里扶搖之地益大以遠故其再出也位極人臣治效可稱述而疵議不加焉矧又得以未耄之年而享其清閑之樂天錫之以全福人歸之以令名穆叔所謂三不朽者先生皆兼而有之眞足以傳之千萬世而無窮矣其爲壽也蓋將與天壤相始終所謂百年之期順百二十歲

之上壽烏足爲先生道哉

壽夏太常八十歲詩序

靜學夏先生以洪武戊辰歲生時　高皇帝肇造區夏之三十又一年也方是時三光五嶽之氣分而再合濟而復淳蓋自開基以來醞縫保合至此一世矣然後天地之純全文物之聲明漸復其舊而先生之生適當其時得氣正而賦質全自然渾厚而清明先生又能克而養之本以經術加以問學遲遲至十有八年之久是爲永樂乙未時　文皇帝在位之十有三年也何之合者益以固淳者加以深虎炳旁達大明極備先生於斯時所養既固所學既成於是出以應有司之求進對　明廷爲　天子所親擢置之館閣朝夕接近耿光沐浴膏澤醲馥透徹四暢交通充積日富見聞日大至於書畫末藝亦能以餘力及之時聲名播揚遠邇天下之人稍知書皆聞墨者皆知有先生矣先生官禁近最久經事　列聖餘四十年嘗一出典郡未幾即有太常之命年既至乃乞身南歸居其中者若干年今春秋蓋八十矣以先生一身生長出處皆值夫　國家氣運之盛之時首尾幾百年始而毓秀於元氣磅礴之初中而效用於治教休明之際晚而養恬於德化熙洽之餘噫是豈偶然之故哉歲丁亥八月二十三日先生初度辰也先期嗣子中書舍人文振乞告歸省覲求縉紳詩爲先生壽而以序屬濬濬惟德者壽之原德之厚者壽必長理有必然者固不待於區區言語文字祝願亦非區區言語文字所能祝願也竊惟先生所以遭際承平之盛與夫光寵壽考之樂有如此者所謂尊嘉之會

問良之逢千載一時者也於戲至矣濬不敏因中書君之請書此以先諸縉紳之作用以爲先生千百歲壽

壽封尚書劉公九十詩序

自我　皇祖肇國以迄于今歲用于天而又將再焉蓋凡入紀元矣人生始元之初至是存者蓋無幾矣有厚德高壽而又膺穹爵如吾博陵劉公者哉公生洪武壬申至是八十有八矣距九十曰耄僅再春焉以予閣老先生貴歷封至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天之高壽人之顯爵世蓋無有加焉者矣嗟夫[illegible]之數

止于百公再歷一紀即滿其數官之品止於九公再
陟一階即極其品壽得於天爵出於　君人希其一
而不可得天既與之於冥冥之表君又錫之於昭昭
之際其驂蕃綽遠也如此其厚是何故而然哉予聞
劉故博陵故家其先世有仕前朝爲中臺御史者世
以詩禮相承仁風惠澤衣被鄉邑者蓋非一日矣至
公之先大夫贈尚書公醇德古道深憂遠思超出世
俗之表一時鉅公名人罔不尊信敬服公自幼隨侍
君兩京間其得於家庭告誡蓋有素也公資禀高明
穆茂而謹愿於一切紛華聲利之習泊如也持身下
荀處家有法閑老先生出繼祖中即爲贈尚書公隱
事指教甫成童公又遣從明師儒學古文辭用能領
會以成器及其官館閣登公輔公三荷　贈封之典
未嘗改其常度望之者知其爲篤行君子其厚德懿
行有過人者如是則其全盛大之福將穹爵享高壽
者良有以夫矧有贈尚書公以勸之於先閑老先生
以大之於後公享其成於其中年及耄期視聽不衰
孫曾滿前受上天之厚界荷　聖君之異數庸有爲

予所謂百年之上壽一品之極位可跂而待也歲已
亥十有二月七日初度辰也太常少卿謝伯寬輩繪
國賦詩以祝公壽俄成以序出見屬謹書簡之上方
壽李希潤七十歲詩序
壽之[illegible]見諸歌詠者始於書詩於詩詩之[illegible]二十
有八篇者[illegible]者二十有七爲毋言者一[illegible]詩
人[illegible]一[illegible]所以述人心之所欲言之至情言之
不足則詠歌之者也後世祝人之壽必形於篇什者
厥有自哉海虞成齋李希潤先生[illegible]年七十六月
二十六日其初度之辰也其子[illegible]謝世賢縻於職弗
克稱觴膝下先期編干　[illegible]公卿大夫名[illegible]詩者
預賦詩以爲先生壽且及[illegible]孺人爲予聞先生[illegible]
道保醇隱聲于海虞之區介以[illegible]其德知徐稱之在
南州德以[illegible]鄉知陽城之在晉鄙誠以召和而致
慶[illegible]如[illegible]在畏[illegible]不出戶庭而知天下之事
不求聞達而致遠邇之與不希仕進而冬章服之華
[illegible]之貧膺　恩封之典享耆老之[illegible]齒德爵[illegible]
[illegible]其庶乎南山有臺之樂只君子[illegible]必常[illegible]

弧之旦賓親畢至少長咸集酒醴維醹殽核維嘉俎豆既碩且庶先生蒼顏白髮頹然危坐于高堂之上以受子姓之賀以次及于姻親朋舊賀畢而燕以次起而舉觴爲壽安知其無效古人斷章取義以賦詩如左傳所載者乎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于以致其親愛之視者有焉稱彼兕觵萬壽無疆于以致其無窮之視者有焉或歌黃耇駘背之章或詠令妻壽母之句一堂之間情意諧洽禮儀卒度驩忻交通其樂爲何如哉引而導之翼而輔之其所以享壽祺介景福眞有如松柏之茂也岡陵之高且大也南山之不騫不崩也古詩人所云云者莫不有之顧惟克家顯宦之子獨不與焉寧能不感於心然而命服之煇煌天詔之褒嘉瑰辭麗句之祝讚揄揚誰所致歟覩其服章佩夫　詔旨諷其篇章則子雖不在側愈於在矣韓子所謂子在京師雖有離憂親心樂者者謂是哉先生以詩學傳家侍請習受趨庭之訓既以三百五篇取高第爲　天子文學侍從之臣予用是本詩爲說以冠諸作者之端以爲矣三百歲壽

壽吳餘慶詩序

斗牛之虛湖山之間有曜然一翁鶴髮酡顏面如渥丹超然物外而不爲聲名利祿之所役蓋延陵季子之遺裔也歲在昭陽大荒落日躔[illegible]之次蓂開十又二莢是爲初度之辰浙其懸弧之始至是蓋四百二十餘甲子矣爰有甥館之賓衣繡持斧坐鎮于南海之涯予雖不識是翁因其溫然之玉潤澤可挹則其瑩然之氷清粹可想見已門楣之光發爲孫枝蘭茁其芽金英瑤華來自劒江問安之餘載求珠玉之章將寓歸以爲翁壽觴之侑虛其右簡請予文先焉維南有星居狼之北秋分之旦耀芒于丙春分之昏收焰于丁是爲老人維東有峰峙岱之嶽近依日觀視夜如晝旁睨介丘望河如帶是爲丈人是翁也其天之老人星乎其地之丈人峰乎星體在天光照下土芒色寒正光彩煒潤翁之明德不汙其之山盤于地峻極于天意氣端重雲雨物與人之厚德澤物似之予也不佞請以是二者爲翁之壽且以示諸作者之前翁吳姓餘慶其名其先自臨川徙豐城之甘塘

又自甘塘徙少塘今五世矣其求予言者翁之外孫廣東憲副余君伯輔嗣子耿也

壽古藤兩傳先生序

古藤兩傳先生伯曰肇本以經學發身爲茶陵文學既而歸老其鄉講學授徒仲曰肇吉學成而不試嘗游江海間既而倦游家居躬耕田畝藤之人士稱邑中賢士大夫必歸肇本至論隱君子之表表者則曰傳肇吉云先是十數年經歸先生有題其所居之堂曰壽寧者蓋以壽考期之也至是歲已五肇本春秋七十肇吉六十又一年至七十古人所稱而六十期古所謂三壽之下者也名堂之義至是乎驗矣肇吉子鑑發廣右解待試　京師先期求詩文將壽歸以爲二父壽特以序見屬予性人之倫有五而生之期止於百父之生子夫之配妻其衆早者率以二十爲期幸而遂其偕老終養之願者不過五六十年若夫君臣朋友以義而合或蚤或莫或久或速亦有不可必者然聚其最久者亦僅四十年而已惟兄與弟自親生膝下相去或一二年或間五年自孩提以至髫齔以至弱冠相與讀習既壯而有室強而出仕其間雖不能無分合然通計其始終多者乃至八十年之久故五倫之中最長久者莫如兄弟苟情意河決趨向相同豈非人意之至樂也哉今傳氏伯仲一仕一隱始而同中而分終而復合白首同旋友愛深至黃髮驩背不衰乎孩提髫齔之時杖履追隨無異乎竹馬嬉遊之日意何樂如之樂則必行泰而常安適自然歡娛不作外物不干可以保其天和全其天真而壽者無疑矣或曰鑑之二父俱當耳順之年朝夕奉養猶恐其有所不及顧乃以功名之故遠去萬里之遠且又值鄉邦多事之秋吾知兩翁雖適友愛之願無乃缺慈孝之情乎意彼蓋以世仁之心度兩翁也抑孰知其所志之大有出於常情之外者乎異時鑑名成德立荷　國家之寵榮增重宗祊光耀乞里則兩翁之志遂矣其志既遂其樂愈深則其壽益長也或者唯唯而去遂書以爲壽古藤兩傳先生詩序

壽致仕廉憲張公年七十詩序

禮百年曰期頤七十曰老而傳蓋人生自幼而弱弱而壯壯而強以至於艾以耆自學而冠冠而有室仕以服宮政以至於意指使人由是而進於老境家事則傳之於子國事則致之於君則一生之事畢矣唐人詩人生七十古來所希正蒙莊氏所謂天佚我以老之時也人生而得天佚之天佚之而能順天之所佚以自佚斯人也古人以爲希有況今世乎予友廣西廉憲渝川張公良甫今年七十其同邑廣西參政胡公希仁爲之求　朝中公卿大夫士爲之壽詩而以序見屬予予與二公皆同年進士歲甲戌登第張公時年三十六希仁年三十予年三十四轉眼之間三十有五年公年未七十已致其事去歸其鄉先所佚之期而自佚今居家十年矣予與希仁俱以踰六望七之年天佚我以老而不能自佚慨公多矣間忽見旄臨軒奏揚大對大臚句傳者三百五十人今其在者無幾而晉三者得以耆老之年居大夫之職朱衣金帶自首無恙享太平之福以爲吾榜中人慰下爲不幸也然公又歸故鄉希仁官外落予不出同也

老朝著開公年今七十希仁適以滿秩來京得與予會求詩作文以爲公壽豈非一快事哉雖然古人有言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太公八十爲敬勝怠之銘衛武公九十猶爲抑詩以自警不以天佚其身而自老苟焉以自佚其心也尚相與勉之以至於期頤之年

壽嘉定范宗常詩序

歲在強圉赤奮若嘉定處士范君宗常距其生時歷三百十二甲子矣日躔壽星之次哉生魄其初度也其子純舉進士君　京師阻於稱觴深以爲歉先期遣干縉紳大夫賦詩以祝其壽得若干篇乃以序見屬夫天下之物可欲者皆可力致莫之致者惟天而已矣壽出於天固非人力所能致又豈聲音言語所可祝願哉而仁人孝子必惓惓焉者愛其親之至情也不徒祝之而必徵諸詩人之言者情之至不能自已也而縉紳大夫亦且嘆咏永歌之不已者君子愛人爲善之心也於乎詩作備矣予尚奚言哉先是歲丙子純領京闈薦書適以是日來歸時庭前菊盛開

中有一本並蒂二花若觴容賞焉客咸以爲瑞且曰古人有以飲菊泉而壽者此君壽考之徵也又曰物以特異爲祥祥不虛生此進士甲科之兆也不然何以不先不後於是年是月耶今年春純果登進士第嗟夫甲科之兆既驗之矣壽考之徵獨不可必歟予聞禾麥初少保黃文簡公宗羲其玉堂解宇前亦有並蒂之瑞一時濡毫頌七爭賦詩盛之其後果位登台鼎壽躋八袠迨致政家居之時其尊府思泰先生尚康強無恙一門父子祖孫偕老朱衣象簡照耀至

閭至今人以爲美談矣將君家父子得無近似之不然何瑞應之先見不殊也如此哉既驗其往安知其將來之不驗歟謹書此以俟若夫祝頌之詞願望之意見於篇什者故不贅是歲之秋八月吉日

壽鄧有文七十序

仁者必壽然乎曰然爲以徵其然則於古有之古之仁者孰有過於軒昊唐姚者乎又孰有過於姒子及姬之二王者乎其次焉者則有若太公望衛武公及其次也則榮啓期張枉史之傳之數君子者其於仁也或安之或利之又或強之故能安樂壽考以終其天焉考其年數軒轅百一十少昊百五百一十八歲及禹湯皆百文王九十七武王九十三文王衛武公九十五榮啓期九十數奇而數奇者四年太公九十遇文王衛武公九十五榮啓期九十數奇而數奇者亦輸九一由是觀之仁者之理斷斷乎其必然矣

陵有鄧君有文者[illegible]歷甲子四百六十矣陽生之月[illegible]遲[illegible]也騰驤千夫長范叔進[illegible]與之交莫逆先與余[illegible]茶所游者圖所以壽之者僉曰莫如[illegible]介鄉進[illegible]啓東謁予言予詢鄧之爲人淦

曰仁厚君子也居於富而不爲市人之行凡其存心制行必保於仁慈謙恒之意恒溢於接人待物之間憲允如子言斯人也其亦幾於仁者歟有是仁則有是壽必然之理也奚假人言爲也雖然仁道至大其責重其塗遠而其取效之最多愈行而愈不至乎廢有文益弘其心毅其行使德與年而俱進如太公八十而猶有敬吉之言衛武公九十五猶作抑詩以自儆若然則其壽之日躋也雖不敢望如降古聖人而於二公也其亦庶幾矣乎予不識有文偶因啓

東請而爲之言以昇叔達氏俾書于帛付有文從于之實金臺者持歸至日以爲壽觴之侑

廬江王氏雙壽圖詩序

雙壽圖者太常寺丞王恒克常命工作以壽其尊而寺副公暨毋孺人也中坐並坐者公與孺人也席前列年幾觴者其諸子及婦也左右侍立各有執者其從率而僮隸也衆門閭而趨勢將入以賀者其鄉弁之族姻交友也恒也爲官守所羈弗得偕諸弟昆稱觴膝下此圖所以作也圖既成凡與克常交游者作詩祝願之克常既綴圖之下方虛其屬予序公於予有同朝之好又常命恒從予游序之作不容辭易不云乎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所謂人道之大綱也人莫不有夫婦而偕老者爲希人莫不有父毋而具慶者爲難在子者得其父毋之具慶則在父毋者得其夫婦之偕老矣二老者龍鍾皓首珠翟照映乎一堂之上以享有子婦孫之奉盤而姻親畢來交游騈集酒醴既醇殽核繁如縱笑作既醉且飽禮備而情洽其爲樂也孰尚焉矧嘗仕中朝

序廣陵司天下之平得以推其平日所學以濟斯人者乎矧嘗荷國恩推封厥考妣以榮名顯秩而嬪配亦有貤封之榮者乎矧又以未至之年休致而翩得以優游田里遂其某山某水氏游我釣之樂者乎矧又有子朝夕禁近秉翰以侍天子清閒之燕名位駸駸以起者乎若是者皆人情之所願欲而不可一得者也而公家兼而有之豈非人生之至樂至樂也哉是歲公年八十孺人六十又六六月廿又七日屆公懸弧之日至于嘉平月望後一日又孺人設觀之辰也克常先期寓此圖并詩以歸俾其兄若弟至期前後兩獻焉吾知公於斯時目斯圖之華燦耳是詩之溫雅顧語孺人以其子孝愛之欲將必悠然于心暢然于懷而有不容已之樂哉樂斯安安斯久矣知孺人之壽將由下而中而公之壽亦由中而上可必矣夫然則恒之身雖不在家庭膝俎之間而其心固已洋溢乎形容言語之外矣於是乎序

都御史公觀詩序

都御史公大振以成化五年夏五月二十七

日卒於其家其子鄉貢進士賭持其舅氏樞密李公
廷章所述行狀陸徵銘于當世之名能文者又以其
所得哀誄詩來求序予與公同聚進士第素相愛好
幾不可離惟公之性行履歷狀與銘述之詳矣[illegible]
公哀觀之作之皆委曲詳盡予尚何言哉雖然[illegible]
三自五[illegible]合有序而又總之以大序焉無[illegible]
其作者 意也今觀諸公之所以詠嘆乎公者凡其
性情行[illegible]處家在官出處大節與夫政令之所施見
惠之深及公其平生交游之好契誼之篤莫不備[illegible]

于篇什之間展卷而誦之如見其人親覩公之行宇
而把其言論風旨而與之周旋焉又如見其人親接
公之笑談而與之傾心露胆而意氣相投焉又如見
其人親聆公之誨言而遵其教條受其約束而爲之
驅馳役屬焉又如見其人親承公之提撕抱負而得
其煦嫗覆育之恩而賴以生息焉又如見其人親偕
公之爰相見令[illegible]飲頌耐甸而吊以聚來[illegible]而將
以致祭[illegible]耕而謁以從祭焉章其其體[illegible]
[illegible]而[illegible]或愛而思之或感嘆而哀[illegible]

詩人之善詠歌一至是哉觀諸公之詩則公之平生
爲人可知矣予因將之請序敢擬諸公之詩以衛人
二子同舟秦人黃鳥諸篇若夫子夏所以序詩之意
其任在予者則亦有所不得而辭焉於是乎序

故都御史姑蘇韓公輓詩序

成化十四年十月[illegible]日布都御史致仕韓公卒于姑
蘇之里第計至 京師凡知治體爲國惜才者咸哀
公以謂公之云亡豈但公之一身一家不幸哉方天
下承平四方無虞時公之有無亦若夫人耳惟一旦

不幸而有倉卒之變意外之事恒得如公者一二人
備于無用之地以擬之符然出之於久鬱之餘一時
之人素望其丰采飽聞其聲望心所厭伏而意所嚮
往必將翕然慼之羣然趨之帖然服之故事半夫人
而功倍之不假智力膏費而自然聲銷影絕於有萌
將形之始於大體則不傷於元氣則不損其視夫爲
之而後成除之而後去者其得失損益蓋千百矣斯
人也世豈可一日無哉自公爲忌者所搆以疾乞身
歸閑故鄉時春秋僅五十有三耳天下之人不問識

與不識莫不惜公之去之速而有識者猶質以漢張敞言謂公終無不起之理特暫爲六月息耳使公當無恙居田里間猶在　朝廷遣鄰也嘗則富者之貯金帛菽粟雖不日見於用然而家有儲蓄雖有水旱之災非横之侵皆恃有此以無恐今公已矣而一時士夫可恃如公者幾何人哉此世之深識遠慮者爲以於公之亡而深爲天下惜也然則其哀輓之作豈但如衆人泛泛然爲人子弟以悼其父兄者而已哉公交游徧天下而予交公日淺知公獨深顧頗爲公所許與故於公之捐館旣爲文酹以哀之又爲諸公引其哀辭之首如此云

丁守彝哀詩序

鄉進士寶安丁廉手一帙甚鉅踵門告予曰此　朝野諸公哀先父菊莊先生之詩也願爲之序先生名恒字守彝予聞其人也久矣守彝以詩聞一方其詩冲澹清雅頗有唐人風致蓋工於詩者也生而工於詩沒而人以詩哀之不亦宜乎蓋詩本性情而情有七哀其一焉三百篇中如二子同舟黃鳥諸篇皆悼死者而哀之之辭也漢魏以來之詩如七哀之作雖不明指其人哀傷之意隱然見矣有唐作者尤多至老杜之八哀則歷述其人之行實而終之以悲悼之情千百載後諷而誦之者莫不悚敬愛慕如其人之猶生悲思疾痛如其人之始死不必歷考史傳而斯人之生平大槩歷歷然在目中矣昔人謂杜詩爲詩史予竊以爲近世哀輓之作皆死者之實録也夫達官貴人功大名顯其卒也鼎彝有銘誌有議史有傳記可必藉此以流聲實於後來若夫山林寂寞之濱高人隱士名不載于仕版跡不至於都市雖有絶世之行探頤之學而昧昧無聞者多矣自非當代之能言者取其行之高蹈悲其生之不遭形諸詩傳諸將來夫何以能詩其名於天地間哉此哀輓之詩所以作而孝子慈孫所以惓惓於斯也矧守彝博學能文而於唐人詩尤其所長其詩名固已著聞於一方矣今由諸公之作殆得以廣其名於四方永其傳於後世耶後有知言者采輯有明一代之詩[illegible]公之言而知有守彝使其詩得在所選焉未必不如唐賢

中之邵謁也是爲序

謝署正輓詩序

哀死以詩禮歟曰禮也曷以知其然於禮有之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爲至哀亦至焉是蓋發于人心之自然而形於聲音合於典則比於節奏有以動其怨慕哀痛之情是豈無故而然歟此哀死者所以必以詩詩必合於禮禮之中必有樂樂之至必爲哀斯豈無故而然歟一本乎人心自然之天莫之然而然雖欲不然不可得也近世輓詩說者謂其源流於田横義士之作斯固然矣抑孰知其所以然者乃出於人心本然固有之善秉彝好德之所同然者乎順昌謝公以善以子光祿寺大官署正是貴　勑封如其官以天順甲申歲卒于家計至　京師一時卿大夫士咸爲詩哀悼之併及其內子王安人嗚呼所謂哀死以詩者歟禮知生者吊知死者傷傷生於死者而吊生於生人今謝公平生足跡未嘗出其里閈名姓未登於仕籍禮義所施僅在其姻族德惠所及僅於其鄉閭而諸君子一聞其計徒以其子故乃哀悼之不已以至形於詠歎諸於音律協於節奏成於篇章其辭悲以切其意幽以遠美乎淵哉皆有古詩人之風中夫禮合夫樂而極其哀傷感慕之情夫豈無自而然歟若正君既粹成帙偕其鄉友求予序於是乎書以冠諸作者之前

侯教諭哀詩序

人莫不死也而死得其所之爲難所以難者非死之難處死之難也尤溪教諭天台侯邦重以父怡素處士之沒哀過而至於毀不幸卒焉或者病之曰聖人立爲中制教人無以死傷生今君以親故哀毀以死無乃非中制乎嗟乎爲子死孝爲臣死忠可謂死得其所者矣然死忠與死孝實同而異子之於父天也臣之於君人而天也人而天者可以用義純乎天者一於用情而已義有所不計焉非不計也不及計也蓋人之有是身親所生也無親則無身親既喪矣吾身何有哉方其沉踊號慕之時創鉅痛深五內分裂上不知有天下不知有地中不知有己身又何暇計

其死生也哉是故疑死而哀哀而至於毀毀未必死也而或死之非故自戕其生以致之死地而忽不自知其至於死也是其死也蓋出於天理人情之至真至切非君臣之於忠得以義權其輕重緩急以爲去就死生者比焉然則君之死也揆之中道雖不能不過然其志則可矜而其情則可哀也已矧君年方富學方進才方可以有爲乃弗得下壽乃不階貴位以死是尤不大可哀矜也哉誠宜計音一聞一時搢紳大夫士無問識與不識莫不爲之嗟惜哀悼而又長言之詠歌之不一焉是亦天理人情之不容已者也君之子父方伯公稱諸公哀君之詩既成帙俾予引諸其端予故推明君之志以見其所以死州以解或人之病君者云

王時暉輓詩序

予友慈溪王時暉卒於　京師凡與之交游者咸作詩悲之或稱成帙青田潘舜絃袖以示予予披誦之餘不覺淚下乃爲之序曰嗚呼古之人不偶如吾時暉者不少於君有一人宇元賓韓文公稱之曰才高乎當世而行出乎古人於宋有一人宇逢原王半山稱之曰其言浩浩乎治之而不窮其行超超乎近之而不至卒之二子者皆未至於大成以死二公以崇獎斯文爲已任故深悲之悲之非私之也今吾時暉之才之行其所以言及其所以行問君無愧於二子者使其及見二公則其所稱而悲之者亦將無異焉雖然況君在當時固已登上第爲官僚逢原不知其曾未仕宦或亦之未必不可得今時暉則四至禮部矣及當選入官又以能書預中書舍人選不旬日除書當下而竟不能得豈非其命哉且時暉平生苦心極力學爲文章又以其餘力學書其文最工而書次之及其以文試也乃不見省以書試也顧在所取失之此幸僥諸彼衆方爲之喜奈何時暉自生而童而冠而壯閒關三十餘年僅成此名而乃不能忍死旬日間以待朝家一命當其冠服以祔於棺藉其名位以銘其旌況欲望其大行所志以惠生人乎哉嗚呼悲夫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目有其容心志其爲死也雖欲不悲得乎悲而不形諸聲得乎宜

乎諸公詩以悲之而予亦不能不爲之序焉

贈洗馬羅君夫婦哀詩序

太子洗馬羅明仲先生之母　誥封太宜人陳太人卒于　京師一時公卿大夫士咸賦詩哀之明仲將扶柩南歸與其先尊殿洗馬公合葬于其鄉因稱公始捐館舍時縉紳大夫所作哀詩與今日諸公所以哀太宜人者併爲一帙俾予序予托交明仲有年知其家世有素羅與陳皆西昌之鼎族而羅氏之先文獻之傳見故少師楊文貞東里文集尤詳蓋詩禮之宗也公自幼爲文貞公所鞠出自太孺之間董黍陶桑衣冠步趨自與流俗不同望之者知其源流之有所自也而陳夫人以名宗子婦於羅家禮節儀範迥與衆異然則人固不可無所本哉予嘗讀文貞公所著羅子理先生傳暨所謂慈訓錄者蓋知羅公之先其伉儷故多賢懿可爲世法而知公與夫人其持身之德理家之教遠有端緒是宜其生也人敬之慕之而沒也人哀之悼之至形於詠歌以成篇什夫豈無所自而然哉況有洗馬君爲之子謹身好學名重當代既已恪勤職務以來　朝廷褒封之典又能重譚廣交以致士大夫讚說之樂誠宜其親之棄其榮養也識與不識者咸爲之哀悼因以其二親之重德高識素爲遠近敬慕之故然亦由洗馬君頌揚之孝有以致之歟　朝之縉紳先生盡述其狀或志其墓或爲之詩若誄而予爲之序

弘治三年春三月望日男敦編次

天啓元年仲春望日　宗孫甯毅重編

甯懿同編

敦男光昌明昌校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十五終

瑛書詩文合稿重編卷之十六

大學士謚文莊瓊山丘濬仲深甫著

記

霸州廟學記

我太祖高皇帝開國建號之初元歲在戊申是秋八月王師定元都明年冬十一月即　詔相臣定學校規制條敎來上閱月頒下天下府州若縣期以嗣歲正月開設學校時洪武紀元之次三年庚戌也霸州在勝國時隸大都路爲支郡至是更路以府而州仍

隸焉州[illegible]定時守臣因其舊起其廢用以應詔命邦人士甫脫干戈即得從事於俎豆詩書之習浣百年之夷染復三代之華教其土地若始離洪荒其人民若始出胞胎頓然一新非復往昔之舊矣肆我太宗文皇帝建藩于燕俄而入正大統並建兩京覇自是遂入邦畿內爲赤縣地密邇　皇化凡敎令之頒先天下而首得之以故士風民俗日改月化視前代有加焉乃成化四年太原李君庭訓來知州事始至稽故事詣學官謁先聖禮成退坐論堂進諸生講解經傳顧瞻廟貌月就頹剝堂廡日將傾圮大懼學政廢弛人才放失無以稱　祖宗興學育才之意而有以來瘝官不事事之誚退而謀諸同知湯鑑判官韓志良訓導王繹等議以克合乃相已俸餘冗費宛宿弊以資用度不足而又募之富民召工市材揆日興作自大成殿以及兩廡明倫堂以及三齋下至於師生之舍庾庫門墻之屬咸一新之凡五閱月而厥功以成太守率師生行舍菜禮以告成于先聖畢則大會僚屬以落之是歲九月甲子也時監察御史

三山陳公奉　聖旨督學事巡行至霸師生合辭請文以紀其成乃具書遣生員孫晟代請於予粤自孔子夢奠兩楹之後中更秦禍漢興歷高惠文景四帝至於孝武元朔五年蓋八十有三年矣而學始興雖以有宋崇儒右文之世亦必更四君八十四年之久而後有州郡之學惟我　聖祖武功前成而文教之興速在一二年之間覇於是時入職方僅踰朞爾而遂得以沐浴教養之澤服儒服事文事以有絃誦詠游之樂一何幸也始者南北相望猶四千里今又幸

近在　輦轂之下德澤之沾漑條教之宣敷朝饗而夕至舉目而見側耳而聞跂足而可以俟其至也得之既先則其所以感發而興起之者烏可以後嗣今吏于茲師範于茲受教養于茲者其尚急所先端其本勉力以圖報稱以毋忘其所自出是爲記成化三年

高州府學記

商京郡學興於公私力屈之時可書也天下之事動之有機用之有要爲之有其方則不難於成十數年來海以北地爲崗徭所侵掠民什喪其七八官府岌岌然有民上凡事一切粗具上之人亦不甚拘以文法按以故事至於學校一事尤以爲不急之務視之蔑如也廣東按察副使閩里孔公韶文獨慨然太息以謂民物凋弊甚矣必欲復承平之舊觀非振作士氣固結人心不可得已必欲作士氣結人心亦惟鼓之以其機提之以其要行之以之效之方然後庶幾焉耳學校者申明教化之所義理之所從出也所謂動之之機用之之要爲之而的有可效之方其不在茲乎始公以名進士出知遵縣擢知高州府事以撫綏得宜控制有方爲當道者論薦起貳高州事未　聖書尊理商雷二郡矣務然其心尤惓惓於高州士氣波蕩人心渙散所以鼓而舞之萃而聚之非學非廟厥道何繇所以申明教化使民知所趨向講明義理使民知所感發無有先於教學之事者於是節縮費用量度事宜取用於財用之餘役力於民鮮之時其所施爲措置蓋有他郡尤難焉者凡學制所當有若大成殿明倫堂從祀之庶分教之齋其規制一復承平之舊而又有加焉知高州府事孫章胡侯琳知茂名縣瓊山曾君英以書遣永福文學楊埃來求予記其成昔魯僖公脩泮宮春秋不書記者謂常事爾彼春秋之世舉日征伐盟會歲無虛月然當是時禍不及民是以學校之脩蓋未廢雖不書可也若夫今日高涼之境自夫有司不戒於其初遂則致於田里蕭條民無蓋藏凡所以養生送死之具一切蕩盡尚何有於教與學哉於此之時有能以餘力及於教學之脩可例以爲常而不書哉孔公衆此可謂得其機要而必有可效之方蓋教化既脩義理自明義理明

則仕者知有備無患之義先事則豫防而宿戒已事則謹守而嚴持知食焉死事之義無事則與民相爲心體有事則與城相爲存亡爲民者知入孝出弟之義時平則服勞樹畜以事其父兄患至則衛之如手足之於頭目知尊君死長之義平居則趨事赴工以奉其長上臨難則衛之如子弟之於父兄夫然則學校之設不但聚生徒以講學育人才以需用而已詩曰僕作預官淮夷敘厥益理明則人心同人心同則士氣作士氣作則彼蠢然宴頑者亦[illegible]然感動幡然歸順矣運其機來其器行其六方而必如者孰有過於此哉於是[illegible]臣爲之書

東莞縣儒學記

嶺南人才最盛之處前代首稱曲江在今世則無踰東莞者蓋入　國朝以來踰百年于茲嶺海人士列官　中朝長貳臺省者無幾何人而東莞一邑獨居其多君子推原所自咸歸重於學教育才之校焉東莞縣學肇宋歷元至今凡幾廢幾修矣然皆有司未備備而弗華成化丙戌予友范若彥理來知縣事飭三年振作斯文大興學校若大成殿若兩廡若戟門若靈星門若會饌堂若齋廬若庖廩則鼎新之若明倫堂若左右兩廡若觀德亭若三賢祠則脩葺之若先師若四配若十哲若從祀諸儒則又飾其肖像與增塑焉規制大備文采絢耀邑人士以爲自有邑學未有如此之盛者也費一出於已資與凡士夫之樂助官與民咸弗與焉於乎若范君謂之知所先務非邪荀子有言上臣報國以人蓋謂薦賢也然薦賢止於一人孰若養賢得人之爲多養賢止於一時又孰若廣養賢之地以儲蓄造就之使人才有無窮之用之爲多哉學校者養賢之地也今天下郡縣無有無學之處而人才之生或有焉或無焉或間有焉不能一一皆齊而東莞人才之盛獨甲於嶺南則夫異時儲積所得教道所成以爲　國家用者不獨在一時且將流於數世之後則范君報國之心寧有倦邪爾東莞士生長是邦而游學於斯尚當奮然以賢才自居則以燕休於鄉賢之先達者由是而進之唐宋諸賢從天下後世之人視今日嶺海間之有東莞亦猶

曲江之在前代也顧不偉與於是乎書以俟

梧州府縣廣學記

梧郡介兩廣間實作嶺海要地　皇上以邊夷之不靖也命御馬監太監陳公都察院右都御史尊公平江伯陳公畀以節鉞專征之柄以總鎮兩藩地未幾平江公以召去而平鄉伯陳公實來繼之武功告成邊鄙肅清于時韓公實任總督之寄諭于衆曰武功雖可以遏絕亂客然非聖人之所尚也所以柔人心而銷輕其強梗之氣莫若脩文教脩文教莫若興學校太監公聞而是之爰主其議而前後兩總戎公議皆克合一時兩廣藩臬諸公以事在梧各咸與焉於是庀材鳩工大肆興作拓其基而大之撤其舊而新之材足而良工能以勤都憲公視事之暇躬為督視象心齊同畢力殫藝曾未踰時規制咸備中為禮殿翼以兩廡繚以周垣廣庭重門一一如制郡學峙其左邑學峙其右講誦之堂齋祭之室會食休憩之所以至於庖湢庾廩凡學制所當有者兩皆備焉閎麗觀深為兩藩學校之冠議者謂非獨嶺以南所未有雖中州亦不多見也父老相與議於鄉曰鄉也室家之不保何有於學校士民相與議於途曰鄉也奔走之不暇何有於讀誦吟之聲化為絃歌森矜之用變為疆宜伊誰之功歟是不可不知所自於是廣西按察司副使范君布政司參議黃君內秉心之所願欲以來予文以紀其實將刻諸石以垂不朽竊惟有虞舜干羽于兩階而有苗格魯僖作頌宮而淮夷服孔子亦云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則用文德以服遠人來尚矣雖然文德之教必在於征之後蓋先有以折其氣而後有以服其心苟非大禹先有徂征之師則兩階之間七旬之舞豈能遽格有苗於萬里之遠哉是故文德武功必相為用又必有定所有常時而後可行之久遠焉學校者文德所從出也於此明倫於此講道於此同風俗於此造人才出征則於此受成振旅則於此獻馘凱則於此飲羽射則於此比耦與凡歲時禮節師民讀法之類咸於此焉行之開人心忠孝之天立國家紀綱之地扶世教於不墜廣材用於無窮此先王立教之大端也若夫作士

氣於委靡之餘折姦謀於萌芽之始歛強悍之氣以
圖之道義之區斯又其微意所在焉公建學立廟之
意其有見於茲歟予既敘其實而又竊魯人作詩頌
泮水之義繫之以詩俾邦人士歌誦公之盛德永永
不忘也詩曰

桓桓學宮于江之滸禮殿中峙翼翼門廡左郡右
邑兩岸夾輔經閣峩峩圖書之府詩堂渠渠論道
之所棲士有廬養賢有庾有庖有湢有庭有戶凡
制所有莫不備舉室千斯楹瓴百其垣式完以整
鏘鏘雅雅如砥之平如璧之瑩如日星之麗如枝
幹之附像設維肖器用不窳有事上丁上下降俯
於論鼓鍾於舞干羽麗牲有碑薦體有俎駿奔在
列心虔貌恪有翼其趨十百其侶閬閬歌歌侯笱
斯鼓羣圓於規則方以矩客貌俟俟衣裳楚楚言
笑諤諤和樂婀婀匪道弗談匪善弗取有越之墟
千祀之下士風民俗變而中土如古鄒魯如漢顏
汝奚厥所元夫豈無故曰安陽公今之申甫來不
爾茹剛不爾吐爾儀而寒我興以啣備完而頑穢

砥以斧不飾而文不威而武新官告成四方來覩
父詔其子孫承於祖相語以言銘鏤廡廊曰今學
宮昔焉草莽倏然而成莫匪神助匪惟學宮我室
我處我田我耕我子我乳今我所有孰非公之所
與公不自有歸之當宁予因民心代天作語述此
銘詩以詔終古 成化十年

瓊山縣學記

孔子生於魯魯之南境則楚北境則齊當孔子時楚
竟淪於蠻夷齊必一變而后僅可至魯魯聖人之鄉
也亦必一變而后可以至於道焉然當孔子世魯之
治化竟未聞其能於變而底於時齊之域況今去聖
人之時餘二千年之久距聖人之居幾一萬里之遙
者乎瓊在禹貢荒服外漢武元鼎中始入中國其去
聖人之居甚遠服聖人之教最後其於聖人之道蓋
聞風而興起非有所觀感而過化者也然人日衣冠
禮樂之盛固無以異於中州其視齊魯亦或有過之
者豈孔子欲居九夷之志乘桴浮海之嘆後有以定
於千載之前萬里之外哉瓊山縣居郡郭下郡有瓊

山譬則人身之有首面邑有學校譬則首面之有眉目也茲邑實爲諸邑之首其學校亦視諸學爲冠邑有學肇於宋始遷今地則在　國朝洪武九年自是以來雖屢加脩繕而僅取苟完無經久計成化乙酉廣東按察副使會稽唐君質夫行部至瓊始發官貲畀知府清漢蔡君叔清脩復明倫堂崇禮養正二齋功未就繼成辛卯憲副豐城徐君伯輔奉　璽書專鎮海南留心學校乃市旁近地以廣學基兼助其費以畢前功又翔會雨堂及號房三十間知縣事五羊梁昕貢力其間訓導高原周書專董其事既迄工以記見屬予邑人也知瓊之教事爲詳說者謂瓊士未知學蓋自宋姜君弼從學蘇公于瞻始殊不然公作伏波廟記謂自漢末至五代中原避亂之人多家于此今衣冠禮樂蓋班班然矣觀公此言則其未渡海以前已有衣冠禮樂之盛至公始益變爾　皇朝洪武中姚江趙謙古則來典教事一時士類公然從之文風用是丕變至今瓊人家尚文公禮而人讀孔子書一洗千古介鱗之陋出而非住於中州中州士大夫不敢謂夷之者未必無所自也謂非學校教學之功可乎今世學校所以爲教者非六經孔孟之言在所擯斥三尺童子人人知性之本善而有苟童揚韓之所不及知者豈今世童子問勝於前世每儒乎教素行也教行則道明推諸四海而準瓊處大海極南之陬去齊魯幾萬里而道之彰彰然者明知此是知聖人居夷之志浮海之嘆不行於駕說之時而著於奠楹之後蓋百世可知也昔之學者不　遠千里裹糧負笈以從師于遠今聖人之道與王者之化並駕而偕行隨在而有經有常說不假於辨難學有常師不假於外求居有常所不假於游從食有常廩不假於經營今之爲學者固易於古人數倍矣於此而不知所以自勉焉其至於自暴自棄豈非　聖世之棄材名教之罪人也哉予忝生是邦於邑士爲鄉先達故因記學之成廣二憲副公作興之盛意而規之以言非獨儆于今且以示來者於無窮云

萬州遷學記

昔史臣紀禹貢山川而終之以遷都所至土貢商其

皆以地言至於南獨言其方蓋以聖人體天爲治南之所向日之所覩其明德之光被初不可以地里限計也廣海居中州之南瓊又居廣海之南瓊之支郡曰萬者又居瓊之南茲地在禹貢時固遠在荒服之外然當是時聲教所訖東止海西止流沙北止朔方今閱數十代更數千年其三方同水書是之而有所無也惟南則日闢日遠雖以區區四州之地去中國萬里之遥而郡縣之建學校之設與齊魯不殊豈不或南者離明之方文明之地萬物皆相見於此乎萬

在前代爲萬安軍附郭邑曰萬寧皆有學　國初改軍爲州正統中罷萬寧縣而學隨以廢成化壬辰衆以州學秋闈縣學之舊基則高亢而明爽也議欲遷之適廣東副按察使余君奉　璽書專鎮于瓊行部至萬爰主其議乃命守備指揮舒翼知州梁某董其事經始於是年某月訖工於明年某月新學告成衆謂不可無記乃遣鄉進士會昭來求予文惟郡邑有學校猶其有苑囿然儒畯在民間譬則草木生於原野也殊形異種叢生散處藝圃者移植置此區別而

羣聚之栽培灌溉各順其性而不戕其生慮其不能敏成而速化也又易置其處以竟其遂成使凡在吾所培植者皆足以資世用而不棄捐於人諸士子生民畯之家選入庠序爲弟子員何以異此上之人所以培植滋潤之功如此其至而又擇夫高爽之處以處所居其尚思所以挺立拔出以爲何陽之草木欣欣然就陽明之光求以自異夫陰崖寒谷之所生者異時由郡國而進於禁籞其爲臺榭爲桐梓爲新甫栢爲徂徠松爲衛武公之篁竹爲召伯之甘棠爲周

王之棫樸使夫天下後世之人咸曰　聖化自北而南日遠日盛雖遐外之地不異中州百世之下不異古先顧不偉歟

崖州學記

昔者聖人述經於詩則懲荆舒於春秋則夷吳楚所以懲之夷之者蓋以先王之道不行於其地故爾抑就知聖人百世之後而其道又越荆楚舒吳而南數千里之遠以至于百越之墟大海之外乎孔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其言蓋至是驗矣凡天下郡國皆

居海內惟瓊一郡巋巋居海之外而崖在前代再涉鯨波非舟楫之利涉不可以遍今而釋奠之宮絃誦之所與中州等豈非聖人之道行于海之驗歟崖有學肇於宋淳祐中知軍毛奎始搬於城西元泰定中徙城東至正中又復其舊入　國朝來雖屢更脩葺然皆苟焉而已成化六年豐城涂君伯輔以廣臺副使者之節專鎮茲郡按部至崖慨學宮之庳陋憫學教之廢弛乃命知州事諸暨徐君琦拓其址而前之視舊少西凡學宮規制所當有者咸一新之其費一

出於公民弗與知規模宏敞藻繪絢耀州人父老過者驚嘆以爲昔所未有徐守謂崖學剏於宋歷元至今未有文學之士爲之記者以書來徵予文記其事惟昔聖人興浮海行道之嘆而繼以從我其由之語夫當聖人振鐸之時必欲其道之行于遠尚有賴於賢哲之士相與佐佑之矧去聖人數千年微言絕典端起之後乎吾知聖人在天之靈固不能不望於後世賢哲之士相與佐佑而作興之也崖自入職方千二百餘年于茲立爲學校又四百年于茲聖道之行於茲土也不爲不久矣然而風俗未至於純美人才未至於大振夫豈無其故歟意者佐佑而振作之者未得賢哲之士如仲山者歟今崖學幸得憲副君作興之於上而又得徐守協力以從史之自今而後誦說有其地休息有其所而崖之士民於此猶不知所以奮發勉勵以求漸進乎聖人之道使風俗純美而人才大振焉追原其咎必當有任之者因書以諗焉且以示夫後之人　成化癸巳冬記

南海縣儒學記

王者之化與聖人之教並駕而偕行　皇朝郡縣所至之處學校隨之無間于邇遐南海在中國極南之徼孔子沒後二百十又六年始入中國適在儒道厄絕之世歷漢晉而隋唐至宋慶曆以後學校之制始備南海古郡也隋開皇世始以名縣縣學附于郡學西廡之下元初始徙于今所蓋于民居其隘且陋宗泰初姑蘇韓公來貳廣憲始謀拓大首徙近居民四家以地益學規畫亦定公以擢任選　朝功弗克究又若干年公自都臺出督兩廣軍務武事既脩仰慨

然欲畢前志乃出官帑白金若干授藩臬二府俾左布政使張公瑄按察使寗公良等經營之而以提學胡公榮專任其事會未踰時凡學校規制所當建置古昔所未有及有而未備備而或廢壞者一旦咸截然方正窿然高大完然周緻煥然明麗甚稱都憲公作興之盛意藩臬諸公間遣南海文學陳玄賚書浮海來徵予記惟聖人之道放諸四海而準儒道不立則王化不行南海在秦世已入中國方是時詩書之教廢而仁義之澤竭惟刑名功利是用華夏且不有於儒而況四遠之外乎漢興始崇文教重經術以至于今中間雖或有所廢弛然未有舍學校而能作人才正風俗以成一代之治者也我　高皇帝開基之三年即詔天下立府州縣學頒示規制教本孔氏六經解經必用濂洛諸儒之說踰百年于茲學制大備文教日興故雖窮荒絕域之地前代所不能臣服者莫不皆有學校南海在前代若遐州然在今日則內地也其風俗視華夏不殊而且日趨於古人才之興日新月盛又非但文學一事能先北方之士而已也

士生於斯周毅然以華夏自居而中州之士亦安敢藐然以遐外視之哉所以然者固由　聖王教化積久漸漬所致亦總督大臣及藩臬諸公作興造就之功也後之遊學於斯者視其規制之備荷其教育之深可不知其所自而益思所以自勵哉於是乎記成化八年

鳳陽府重脩儒學記

二帝三王所自立之中國其統絕於宋之季世而華夷防決彝倫教敎者幾百年天厭夷德乃生我　太祖高皇帝於山河兩紀之間其建　國也首即南紀之江依秦淮而立南京後欲於北紀之河依汴渠以立北京宅於二者之中據濠之會臨淮之嘴立爲中都既已建　九重之居奉百神之祀列千官之署而首開教胄之監焉既而定鼎金陵罷建北京之議乃於中都置留守司以鳳陽府直隸京師改國監以爲府學名雖降於前而地則仍其舊也其制[illegible]之初具古天子辟雍之制今雖降爲諸侯類宮然其面勢規模既廣且大尚或彷彿其故焉則夫傾地頃廢之餘一旦欲興舉而脩復之夫豈易事哉成化乙巳四明

章君說元進來知鳳陽府事慨然以脩政立教爲已任月朔堂詣學宮謁先師課士子顧茲學宮頹壞咄然興嘆以謂郡凡有政務孰急於此矧茲郡實 皇明鴻業所基山川人物非他州郡比於此而不用吾心烏乎用吾心於是乎謀之寮寀訊之師生與凡郡之父老攷其圖籍仰其基址乃因其舊貫缺者補之廢者舉之剝落者脩飾之[illegible]與講堂之外凡爲堂者五爲樓閣者各一爲亭者二與夫神廚庫廩齋舍之類總若干楹經始於弘治庚戌之十一月落成則明

年七月也甫從適御武寧堅禾貞來同知府事章君以禾貞管及予門屬其書介推官廣南李渭長源來予記予世述學教士固有司之善政而章君之脩是學也其所關係實大益山河兩界茲郡實居其中我 聖[illegible]此生焉奉 上天之正運承厚坤之王氣據中[illegible]要會而一時王侯將相攀附而起者如其之立今其子孫布列中外在在而有而其根本[illegible]于茲譬則徂徠之松新甫之柏[illegible]棟明堂柱清廟楹百室以立爲百世之規制矣[illegible]

所生之地則徂徠新甫也地道敏樹土性所宜伐而後生必然之理也所以培植其根芟滋養其萌蘖條達其枝枝灌溉而封固之俾至于成材以復其故也烏可後耶章君謂此衆政務莫急焉誠知所急也已予因其請記而竊有感焉堯在中辰處自帝位立中國之統又一千七百九十八年至周靈王二十二年庚戌孔子生作春秋以嚴華夷之分又七十二年夢奠兩楹歷世一千七百五十一年至宋祥興己卯中國帝王之統始爲北狄所絕而文儒之教門之而

陵夷我 聖祖始復帝堯以來中國之統明孔子以後禮倫之教王業所基實肇于斯九公十八侯與凡百辟卿士將率師尹分閫守職者乘時會與且成一代之大功弘敷百世之遠模皆淮濠之產也皆有其人今無其人邪矧今郡之疆界包夫宿預壽泗諸州非但一古鍾離國也郡之民黎實以江浙湖海之間右非但一淮泗間人也郡之人材於六縣四州民間子弟之外而又兼育夫武弁之胄屯管之秀則是茲學之設其所教育者豈徒一方一郡之賢俊而已哉

夫以明秀之山川背腴之土壤何也所封樹者惟厥土之所宜今則介四方之所產以並植焉令地氣之精液嚮陽明之近光受天滋之醲澤得之厚而最先林林而生茫茫而盛緜緜而久大之爲棟樑小之爲榱桷以互而不挠堅固莫能攻有大易隨隆之吉無鄰人棧折之虞令者檻以共成屹一柱而獨立以扶埘稗贊我　皇明之化於億萬斯年俾中國之統永延儒者之道恒明其大統會大根本并基於此　帝鄉之學焉後之蒞政于茲施教于茲受學于茲者尚有感於斯文

道南書院記

道學後明于宋起自西南而行於中州其後也後還於東南蓋天示奎文以開有宋一代文明之治生周于於道州營道縣歷四葉　天子以明道紀年是歲明道生于黃州之黃陂明年伊川生大賢所生其地其時皆不偶然也二程侍其父大中公宦游南安周于適官於是承父命從學焉是則道學之興其始蓋自南也程子既長歸北方乃以其所得於周子者教

河洛之間一時南北士多從之游南方之士其尤著名者游與楊也游之別也程子未嘗無贈言惟龜山先生之行特發爲吾道南矣之嘆所謂南者非道始之南也道終歸于南也嗟乎先生之歸豈但儒道隨之而南哉曾幾何時而世道亦從而南中原遂淪於夷狄雖以嵩洛間人亦不復知有程學者而奉文道脈中興於南朱子者出斯道乃大明于歐閩之間使天下後世知有聖賢全體大用之學帝王大中至正之道萬世行之而無弊者其功大矣後之人推原所自咸歸其功于龜山先生蓋以周程二子發明孔孟不傳之秘於絕學千五百年之後演斯道之脈而延之俾常行至今者非先生之功而誰功偉門道待人而後行當宋運中否假使世無先生則無朱子矣無朱子則周程以上所傳之要堯舜以來所承之緒必至中絕其所關係豈細故也蓋是以學文古人者不徒論其世而必表其地也謹按先生自五世祖宗居將樂初師程伯子于潁昌繼師叔子于洛得道南歸以授其徒羅仲素仲素之先豫章人也避難來居

南平後徙于沙仲素於楊門獨能任重請極以所得河洛之學授其同邑李愿中而朱子淵源實於是焉出是三先生者皆劍產也而朱子亦生劍之屬邑尤溪夫以一郡之狹四邑之小二三百里之近百年之中乃有四賢並生于一時上承下啓以延千萬年道學之脉其地蓋視東周之鄒魯也昔孔子生於魯當成周之既東乃欲興其道於東方蓋謂魯也然而竟不得如所志惟以斯道傳其徒曾參參以傳聖孫伋伋傳於鄒孟軻氏後世稱斯文之宗必曰孔孟稱文獻之邦則歸鄒魯云方宋盛時孔孟之道大行於河洛之間是時尚未南渡也先生歸延平程子已謂其載道之南其後果有羅李二先生繼先生而起以傳其道集大成於朱子今天下家藏朱子之書人習朱子之學夫孰不知其淵源來有紫陽而聚徒講授於考亭雲谷之間以發揮程學上溯孔孟之傳抑亦或有不知劍浦之濵九峰之麓乃朱學所從來之要會者矣苟非當路君子有以表章之夫孰知其然哉鄱易蘇章蚤習程朱之書以明經登進士第歷官郎署

來知延平府事慨然欲推所學以見於行首以化民成俗為政恒謂世之論道學所興之地必曰濂洛關閩閩入郡而分上下茲郡實居上下之中西與建境其西之趨會府者沿劍津而下東與福境其東之朝京國者沉劍津而上或往或來何莫不由於斯閩中所產士以朱子為第一流人物而閩士所建立者以重明道學為第一等事功延平為郡雖僻而小然其所關係甚重而大如此非但有光於入郡也於是與其同寅通判府事應元徵推官王鐸閩所以厚報祀而大顯揚之者僉曰三先生於南沙將樂舊各有專祠近又於郡城北鳴合而祠之所費故力矣今吾僚新構公宇以為　朝命重臣旌節之所甫爾告成而未有名稱盍揭道南二字以為書院之榜以示入閩士民與夫四方宦游士大夫凡使節往來及以事經行者俾知茲郡為道學重興淵源所自之地不亦題與侯曰然遣僕來求記於予予既推原斯道所以[illegible]之故及其書院所以名者如前又為記其[illegible]歲[illegible]日書院在府治之東廣丈十有一長十有七前為[illegible]

門後爲廳事中爲堂最後爲燕息之所前後各六楹並與以兩廊迴環以周垣經始於弘治壬子春其落成則是歲之秋八月也 弘治癸丑

瓊州府學祭器記

我太祖高皇帝建國之初秩祀百神咸惟其舊獨於先師孔子之祀用木主以易塑像蓋不敢以百神側之也至於祭器之用雖郊廟之大亦惟用時器獨於天下郡縣學春秋丁祭用古禮器焉得非以天地山川之祭爲人以祀神宗廟百神之祭因世以異用皆

可隨時以制宜若夫先師之祭則主於明道以立教報本以後古故不容於不異邪夫禮器與樂音同一其質樂有八音而祭之器遂質以竹鼎爵以金登豆以土俎豆質以木尊罍之屬或土或金形殊而質亦不同近世以竹木之類易壞而或不能以堅久一切範金代之以圖其永其形則是其質則非蓋主於用而不泥於其故茲禮所謂先王未之有而以義起者乎瓊郡學祀舊其祭器久而廢壞弗備成化辛卯廣東按察副使豐城余君伯輔來 蒞書來彷兵備下車之始未遑他務首事鋼鑄工慱考古圖像按其制製之其爲器爵百四十而斝一簠七十有二豆如簠之數簠簋各四十有四鉶十又二登五尊二總其凡三百九十有三事費一出於官而民弗與知以明年春二月上丁將釋奠於先師先期令來以告其成繫而藏之庫春秋有事出而用之時相其成者學海南衛事都指揮王君遂府學教授陳君讀事也會予以憂制家居免喪行有日矣王君謂予出行斯學且以文字爲職業請記其數使後之人有所稽而守焉弗

敢放失昔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以軍旅未學而欲告以所聞俎豆之事惜其蔽固而不能再問至今餘憾千載雖然於詩有之既作類宮淮夷彼厥聖人刪詩而濟之於頌其意蓋在茲歟今憲副君奉命以治軍旅之事顧能汲汲然以俎豆爲先盡心力考載籍倣古制度備其器以用於崇儒重道之祀其蓋有得聖人微意於千載之下也哉是則可書非但紀其成具其數以示夫後之人也而於其設施先後之序亦可槩見於斯云

賜進士題名記

太歲上章閹茂是爲　大明弘治二年是年開進
皇上奉天承運賢俊登庸之第一榜也故事旣賜進
士第必立石太學以示久遠禮部臣以題名記請
皇上以命臣濬臣於是特以居讀卷之列而文武羣
臣合辭上賀之際實與焉伏惟賀辭有曰天開文運
實俊登庸夫謂之運者氣化流轉之名有天運焉有
世運焉有文運焉天運則無往不復世運則曆數相
乘若夫所謂文運者綜天經地緯之機顯神功化理

之妙凡在宇宙間開闢以來三才之道五倫之教六
經之旨萬事萬物之紀咸具于茲匪徒圖書字畫言
辭藻繪而已也蓋必天運術環否極而泰聖人應運
而生握持斯世身任乎斯文在茲之責正倫理明經
術以丕弘治道儲民俊而教育之掄士秀而登庸之
資其彌綸參贊用人文以化成天下而文運於是乎
興雖人之爲而天實啓之也粤自帝堯以歲甲辰開
華夏正統以闡文教歷甲辰者六十又三十六年至
宋祥興己卯華夏之統始厄於夷而文運遂以否塞

我　太祖高皇帝生應昌運以歲戊申開國建基經
復中國境土載闢人文旣用興至良佐進大業垂大
統以開一代文明之運然猶思所以爲聖子神孫可
繼之道仰於次三年庚戌詔天下設科以起懷才抱
德之士明年　親策之於廷歲乙丑遂定爲今制至
是六千十二子再周天前後三十有七科矣肆我
皇上亦以歲戊申繼統適符　聖祖創業之年而次
三年開科策士亦龍集庚戌也乃今三月望　皇上
御奉天殿親出制策試禮部所貢士次其中第賜錢

福等三人進士及第楊亘等九十人進士出身祝祥
等二百五人同進士出身彬彬濟濟鼎立於　丹陛
之下以聽鴻臚句傳揭黃榜于魏闕一日聲名遍乎
天下文武羣臣公廷合辭以賢俊之名歸之爲　九
重賀於乎名歸則責隨之賢俊之名何可當也必爲
一世人豪如虞廷之臎獻周室之克俊詩所詠之與
髦傳所稱之天民史所書之國士名臣然後足以當
之不然碌碌庸庸自賢俊之名而欲覬其登庸以享
有爵祿可乎矧斯時也正當　皇明干載特起之運

聖神繼熙世運亨嘉斯文之運至是益恢以大三光五嶽之氣復完人文邪宣噫茲何等氣運邪斯士也皆世所謂長才秀民傑然於衆人之中乘此氣運之盛得以所學爲　聖天子之所親擢將進而官使之以弘一代文明之治明良相逢上下交而其志同噫茲何等遭際耶當此氣運有此遭際乃甘於暴棄而無所建明猷爲非夫也豈不負明時而玷大科哉

江都縣學進士題名記

自黃帝正名百物之後有一物必有一名然物有時

而盡惟名則不恃形以立而長留於天地之間所以然者有聲音文字以寓之也聲音文字根於心出於口而具於默畫之間著于簡冊刻于金石者百世猶一日也自唐以來始有題名記盛于宋而極於　本朝故事凡登進士第者刻其名于石列于大學而天下郡縣士有登甲科者亦列其名于學宮焉江都揚州附郭邑自昔稱揚一益二天下州郡之盛揚州爲最揚州屬邑江都爲最是以人才之生江之北淮之南者以是邑爲稱首雖然士生民中猶人生物中也

天地間物生多矣然一物有一名名同而物無不同者惟人之生同一形體也而人之名則人人殊一人有一名千萬其人則千萬其名以至于億兆皆然自有此邑以來人生其間者何止億兆之億兆而名存于世也萬不一二焉漢以前不暇論也自唐以後揚州戶口見於史者在唐戶七萬七千一百五口四十六萬而人士之有名列傳者曹憲王紹宗李邕李廓及廓之孫稷僅五人焉在宋戶五萬六千八十五口十萬七千而人士之有名列傳者孫洙呂溱葉不過十數人焉而止彼生而具人形書于版籍登於天府者人人有一名也人呼之而已應之久而至六七十年遂已與草木同澌盡矣而唐宋此數十人者夫何朝代數更而其名姓恒若生哉託之聲音文字間而有以爲不朽之傳者是豈無其故歟穆叔有言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是三物者所以壽其名於不朽之具也江都縣學自洪武乙丑開進士科以來登名黃甲者逡逡有之然未有爲之題名者今知縣事會稽董君

諫以名進士來尹于茲謂爲政以人才爲先治民以法不若以教報國以身不若以人思所以作興其人才俾其知所以奮發出而爲　國家之用視事未久即白于巡撫都憲張公督學御史婁君太守楊君命工礱石題前進士之名以爲後進士之勸乃走書京師以記來請予故學穆叔之言俾勒諸貞石以示江都之士雖然德也功也言也實之謂也而能立之則名在焉有其實斯有其名徒有其名而無其實後之人將指其名而責以其實實之無而徒名之有不若無之爲愈也無實之名非惟人不吾堪造物者亦將不吾與矣可不畏哉可不勉哉

餘姚縣學進士題名記

名爲天地間不朽事蓋天地間萬形皆有盡惟名也者雖因形而有不隨形而盡其爲事恒不朽而長留於天地之間是以自古聖賢形皆澌盡而其名恒彰彰故在歷百千萬世如一日然談之者不置口而聞之者猶知起敬起慕夫豈無自而然哉三代以來銘鼎彝紀太常載載籍皆其事也然各隨其世之所重而著其名以傳之不朽自夫科目之制興而世之所重者在進士科　朝廷既重之而士之得之者亦知自重往往有名於天地間者皆自此塗出也故所在學官輒礱石爲碑紀已得者氏名以爲未得者勸宋以來則然矣今天下郡縣多有之而紹興之餘姚縣獨闕焉羅山胡瀛孟登以名進士來知縣事慨然嘆曰餘姚爲兩浙壯邑入　皇朝百有餘年浙以東士以文魁天下者僅五人而二人者出吾邑中而辛丑一榜天下三魁而吾邑又得其二其待罪邑中適逢其會所以紀其盛而昭之遂者職也因礱石爲碑具其事自郡守浮梁戴君琥適邑人張參議琳來因具書以請記于予爰自天開地闢以至于今人生天地間何限而其氏名著五經十九史中者蓋無幾嗚呼人而得一名於天地間夫豈易哉姚邑人著名史傳者自漢嚴光始厥後由科名發身者惟孫子秀一人列名宋史傳中他蓋未之見焉嗚呼一邑百里之間歷數千百年之久而番名不朽者僅僅若此山川之秀所鍾者止此數人邪其餘皆與草木同盡而此數

人者恒昭昭而不朽於天地間其必有所自也夫一
聖朝進士科視前代加重而於倫魁之選尤重惟其
爲上之人所重故天下之人莫不重之重之斯望之
望之深而不副所期此責之攸歸也孟子曰惟仁者
宜在高位不仁宜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然則有
是名者紀于郡乘刻于貞石列于其學宮之中其播
今而傳後非直一時在高位也形去而名存長留在
天地間而不朽仁之名固假是以長存而不仁之名
亦由是以長暴著不仁後之人將指其名而責其實
而加之以仁不仁之稱吁可畏哉往者已過而來者
續之將若之何而可董子所謂正誼不謀利明道不
計功仁者之事也立德立功立言率以是而存諸心
以共成天下國家之務是則天地間不朽之盛事也
請以是代二君言爲邑人士後來者勉

天啓元年仲春望日　　宗孫爾穀重編

爾懿同編

穀男光昌
鼎昌校訂

瑣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十六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十七

[illegible]　大學士謚文莊瓊山丘濬仲深甫著

記

重建瓊山縣治記

瓊郡得以齒中州望嶺南而世不以遐外鄙夷之者有瓊山爲之屬邑也瓊山邑治倚郡郭下郡統屬邑七支郡三而瓊實爲之襟喉管轄蘇文忠公所謂衣冠禮樂班班蓋爲茲邑言也矧夫民俗之醇和物產之衆多工作之瑰奇秀民奇士之駢生競奬蓋與中

州不殊而其所有亦或有非中州所有者以之錯置中州諸邑間雖不敢上擬赤縣然亦當第望紫之間棠嶺以南則若膛乎其後矣邑盛美若是而治事之所弗稱譬則人之軀幹魁梧膚革充盈而首面弗具焉惡得爲稱哉瓊在漢爲珠崖郡名縣以瓊山則自唐始有縣斯有治治之重擬於永樂間知縣歐陽侯旭其後日就傾壓繼治者隨時修飭未有改也天順庚辰寇起城中治燬于火莅事者葺芽以居成化內戌五羊梁侯以同鄉人來知縣事知民之情宜其上

[illegible]上下恰和悅然以興自爲己任乃於其故址建視[illegible]之廳六楹其制視前脩廣有加而益以壯偉閎燿[illegible]干擬古河陽雜蔣桃李諸花木旁有兩廊爲吏[illegible]之所爲楹二十一前有儀門儀門之外有大[illegible]計之各五樓神有祠燕賓有書院以廚計之[illegible]吏有舍計其間凡二十有一又以外門薦官[illegible]來集者不無以容乃亟軍營拓而廣之以達前[illegible]以愛長前月宣化而以申明旌善二亭翼於兩[illegible]事於成化某年某月訖工於明年某月門閭靚

[illegible]宇高明垣墻周周花木紛敷足以修前規而從[illegible]邑之父老幼稚與夫旁近過往之人驩相謂曰[illegible]未始有也侯以予邑人叨官禁近以文字爲[illegible]書　京師俾紀其成予諾之而未遑適予以[illegible]家居父老相率申侯前言予惟瓊在前代與儋崖並爲四州　國初始升瓊爲郡而以三州隸[illegible]昔人以邑名州而又仍其名以名郡得非以茲邑所有足以恭夫三州六邑者哉予嘗恠吾鄉僻處遐外而海內士大夫未嘗以遐外視之評其藝文俗尚則

海邊鄉聲諸其物貨則至目以小鮮杭焉顧仕而
後其境者乃多不然匪獨遐外其人併自遐外其身
何也意者海氣昏濁鬱之者輒爲所眩瞀迷惑而頓
忘其條邪氷其存姑息之心行苟簡之政以趣目前
者蓋亦甚少矣兄望其營久遠之計廓宏大之規以
裨後人也哉縣此以觀則侯之心之政可槩見矣
侯以治者登茲堂以臨吾民尚知所取則而不至
以遐[illegible]吾人夫然則予之記不但紀營構志歲月
而已

感恩縣海南道分司記

皇朝之制凡天下藩服皆置提刑按察司司各有分
道各授以印章每道於其所部郡縣皆有分司部使
者有所巡行則列節于斯以按事焉廣東憲司分五
道海南道專部瓊州一府瓊支郡曰崖崖屬邑曰感
恩舊有海南道分司僅蔽風雨甚不稱厥制成化辛
卯知縣事寶安莫侯宣慨然興嘆以謂此非所以肅
憲度而球觀瞻也乃撤其舊而新之規制粗備雖其
宏壯華麗比諸他郡邑若有所不逮然較之於其舊

則大不相侔矣夫感之爲邑最僻而小僻則不當孔
道而往來者稀小則財力不給而人不貴德官于茲
者往往因循苟且於其所居之廨宇尚不知加葺矧
此分憲之司部使者間歲不一臨臨亦不信宿而去
臨時取具苟應一時上下恬然不以爲怪莫侯乃能
用心及此此其可嘉尚也夫問以書[illegible]予爲記予
惟天下之患莫大於民有隱情不能以上宣上有怨
心不得以直達必有壅蔽之者然後不宣必有[illegible]遏
之者然後不達不宣則冤莫伸不達則氣鬱[illegible]亂
作矣是以唐虞盛時天子躬行巡狩之典周置楫人
循省四方漢遣椽史分制諸郡皆所以通上下之情
以逆折亂萌潛銷禍本也我　高皇帝於凡天下郡
縣無大小無遠邇皆設憲治以臨之是以百年之間
四海之內恒如一人一身然關絡脈理周流無間製
一毛鍼一孔而四肢百骸皆應焉用此道也憲分司
之建置所關係之大如此後之按節于茲者盡思其
所以哉

會通河土橋石牐記

至朝因勝國會通河故道而深廣之通江淮漕以實京師餘六十年于茲矣然地勢多變天時不常盡人事者必隨時因勢以節宣之然後盡其用而利濟於無窮焉自河決陽武潰出張秋之後　朝廷既命大臣築塞之以復其舊矣然其間猶有所塞滯之處一時任事之臣隨所在而爲之防備非一所也河流經東昌府之堂邑縣境地名曰土橋其上流之牐曰梁家鄉沿而至是十有五里下流之牐曰戴家灣沿而至是四十有八里又三十里抵臨清縣之上牐漕舟至此出會通而下淳御僅七八里爾輒膠於淺而不能行日集而羣聚於土橋上下十數里間舟人叫囂牽挽力殫而聲嘶望而不可至主漕計者病焉時山東按察僉事陳君善專理其境之運道議於此建牐以積水濟舟屢言於上而弗見報會都憲翁公巡撫山東所至詢民疾苦君乃以狀上公具聞諸　朝天子可之下其議於工部仍命吏部設官如常制公得請移莅其處區畫事宜俾君專其事君計徒庸致財用授其屬東昌府通判馬聰等督工即於所謂土橋者見石爲新牐凡其規制之廣狹長短與夫疏水之渠祠神之宇蓋事之著一如常度經始於成化癸巳冬十有一月之朔至明年甲午春三月告成於是水之渙散者有所束而舟之往來者無所阻省常歲挑浚之役薪葉之費奚翅千百未幾公入　朝爲地官少司徒而陳君亦陞本司副使人之嘉其績而蒙其利者恒如一日歲丁酉陳君乃以書來俾予記之竊惟水生於天一而成於地六其大用在滋稼穡以養人生其生于天者既潤其藏頴之苗俾生生以爲民天其成於地者後浮其既粒之實俾陳陳以爲國計順天地自然之理乎其勢以通其利非大君孰主張是哉君主張於上臣輔成於下此古者刻剡疏鑿之功所由興而後世河渠堰牐之利所由設也漕運之制雖北於禹貢而特盛於漢唐宋之中葉然所漕江也淮也河與渭也彼皆因天地自有之勢惟汴出於人爲而其初意在於般遊後世特假之以漕焉耳惟我　國家並建兩京據西北之形勢而用東南之財賦中間齊南魯北之境氣勢脈絡中貫爰來

故道引汶泗循淮濟會通漳御以達于燕於是則用豐而形勝益壯矣是則會通一河雖若有所因然昔人啓其端未大著其効若夫弘深廣運之功則有在乎今日也其大規畫大體勢固本乎　朝廷若夫因時隨勢節備而曲通之者其任事之臣不爲無助焉謹因一牐之役而推原其本如此以爲記庸以示夫後之人

紹興府新修水利記

紹興府浙東下流凡郡郡及屬邑之水多會于斯以入於海有東西二江焉東江於民無甚利害惟西江之水則會稽山陰諸暨蕭山四邑之民實賴以爲利而亦往往有害於其間故昔官于茲有志利民者若馬氏之築鑑湖龜山之築湘湖趙彥倓之築海塘皆於是江焉以致其力其遺迹可考也雖然土地變遷古今無宜固有昔然而今不然者君子舉事觀其利之所在者何如爾又何陳迹之泥哉當是之時水散流以入於海利在于蓄水是宜昔人築堰而蓄民廢湖以爲田今則塘堰久廢之餘凡昔日汪洋溢

之區莫不呴呴而尤尤悉成膏腴之壤四邑之民仰給以生生者非一日矣尚欲泥其迹而不知變更可不可哉此紹興知府[illegible]侯琥水利之興所以異於前也歟侯以[illegible]來知郡事下車之初問民疾苦知其所患莫急於水利之修乃躬臨其地而徧閱之以求其利之所在與害之所必至備得其實乃擇日庀徒於其要害處建石爲牐凡六在山陰之境者五曰新篰曰柘林爲洞者四以泄江南之水曰夾蓬曰區陀爲洞者三以泄江北之水曰新河爲洞者二以

溪五湖之水在蕭山之境者一曰龕山爲洞者二以泄湖湘之水蓋旁近谿澗之水下流皆資會于八江龕山有牐以分小江之勢而新河之牐又併小江諸水悉引而西焉其所建置疏塞啓閉咸有法則斷斷乎必有利而無害必可經久而不壞諸費一出於官而民無與焉於乎若藏侯者所謂良二千石者之者舊封給事中張蘊輝父爲鄉人倡適衢推蔣君[illegible]以事來　京師屬求予文以永侯之功於不民竊惟五行之川水土爲大土爰稼穡而所資以

生者水也水之在土也潛則泉發則源流之則爲川塞之則爲淵潤下之性固無往而非利也然或失所制則往往或能以爲害故水必賴土以制之人因其用留其所不足而放其別有餘適夫過不及之中然後能成生物之功其大用在游移稽以養民生善用之則爆陽不能以元濕陰不過於淫而草木蕃蕪百穀用成矣此古之明王所以必謹於溝洫坊備之制而世之良吏亦必舉夫疏通蓄畜之政有以也夫紹興古名郡吏治之載於史冊者代有其人而左以興水利爲良今其遺蹟或存或湮而百世之下蒙其利而仰其德者恒如一日戴侯繼前人後而興此役肇不拘拘其已往之陳跡而其利民之心則固昔人之心也後之繼侯者人人存侯之心行侯之政大第而推廣之則其利之在民者庸有旣邪於是乎書以爲記益美前政之良以啓後之繼者於無窮焉

蘭洲亭記

水在天地爲利最大爲性至險可用也而不可蹈可涉也而不可越聖人者任裁成輔相之道設封以占其利涉與否而又制器以爲利涉之具順而行之爲舟爲筏逆而度之爲橋爲梁旣有其具則地之勢盡矣而人之行也不止地之形斷矣而人之行也不絕由是而極天所覆地所載之處無不可至焉閩爲東南奧壤川流不出其境舟固隨流沿遡上下于其境中若原陸衝途行所必由水中斷而地橫絕所以截流而渡者又必有橋梁之設焉建郡居閩之上游而建陽又居郡之上游是爲徽國文公講道之所其地視曾闕里爲世道統關于此四方書籍聚于此其邑雖小而其所關係甚大矧爲江淛入閩之咽喉八閩人北出而朝于京闕未有不由此者去縣治十里許舊有橋曰瀧洲在考亭書院之右昔元定先生講道州文公先生嘗率諸生餞之於此蓋邑之最勝處也人士過此者想二先生之高風大節必徘徊嘆咏而不忍去庶幾有感發興起之助非但以利濟往來之人俾其不病涉而已也永樂丙申洪水泛漲橋圮者大十有二年矣成化丁酉瓊臺海澄靜之以乙未進士來知建陽縣事慨然以興廢爲己任始覈察

熊保董相俸以爲民倡[illegible]古曹李君明以事行邑專委典史趙銘以經理之而董其役者者民陳要丘童陳志翁泗僧鷲峰也經始于歲丁酉春三月告成則庚子歲秋八月也橋之下有石墩七上爲屋四十有一嗚呼物之成敗雖有五數而其所以成之者未必不由人之智識才力也方是橋圮時天之十干十二支相配至是一周而又過之中間流[illegible]也者豈無賢令佐按是邑者豈無良守貳暨明部役者及是邦之人亦豈無市恩義俠者邪然而卒有待於今日者有由然也昔孟子譏子產惠而不知爲政文公先生亦采蘇長公言謂其有及人之小利無經世之遠圖嗟乎一橋梁之廢興固若無甚大關涉者而大賢君子往往以是而察其人之所爲所圖夫豈無徵之空言哉靜之初令鉛槧之習以臨吏民即能有餘力以及夫徒杠輿梁之事亦可謂識治體者矣雖然古者徒杠輿梁之成一歲事也若夫後世石梁之建則又以世計焉事尤難於古矣夫成之固不易而敗之亦不難文公先生記上清橋欲後之君子知其成之不易相與謹視而時脩之今茲橋在文公之鄉而予爲之記請仰文公斯言以爲其後之君子告焉

唐丞相張文獻公開鑿大庾嶺碑陰記

嶺南自秦時入中國歷兩漢三國南北朝至于唐八百八十有八年丞相張文獻公始鍾光岳全氣而生于曲江之湞時唐高宗咸亨四年癸酉也公生七歲即知屬文十三以書干廣州刺史上方慶是時已爲張燕公所知年三十五登[illegible]上第授校書郎益公長于武后時不欲仕女主郎至[illegible]亦復辭之三年始出也玄宗即位之初又策道侔伊呂升爲左拾遺內供奉開元四年承詔開大庾嶺路唐書地理志謂開路在十七年非也當以公序文是年爲是燕公於開元十三年薦公可備顧問明年燕公卒玄宗思其言召公爲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知院事命賜渤海郡書命無足爲者召公爲之被詔輙成遷工部侍郎知制誥尋遷中書侍郎是歲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政事又進中書令與李林甫裴耀卿並相林甫無學術見公文雅爲玄宗所知內忌之竟爲所傾而罷公在相

位甫三年耳俄以周子諒事出爲荆州長史卒年六十有八公之氣節文章治功相業著在信史百世共知自公生後大嶺以南山川燁燁有光氣士生是邦北仕於中州不爲海內士大夫所鄙夷者以有公也凡生嶺海之間與夫宦游于斯土者經公所生之鄉行公所闢之路而不知所以起敬起慕其非夫哉予生嶺海極南之徼在公旣薨之後六百又八十年甫知讀書卽得讀郡所刻千秋金鑑錄讀之已灼知其爲僞旣而卽史攷之史臣僅著其名而不載其言意其遺文必具也求之偏方下邑無所謂曲江集者年二十七始道此上京師游太學徧求之兩京藏書家亦無有也三十四登進士第選讀書中秘見曲江集列名館閣羣書目中然未天之中卷帙克棟檢尋良艱計求諸掌故凡積十有六寒暑至成化己丑始得之乃倂與余裏公武溪集手自錄出是歲丁內艱南還道韶適鄉友徐韓景旻倅是郡因話及之留刻于郡齋公之遺文至是始傳于人間竊覩集中有公所作開大庾路序而蕉詵爲之銘意公此文當時必有

碑刻歲久傾圮磨滅今陳迹如故而遺烈不存豈非大缺典歟每過士夫之宦廣南勢力可爲者輒爲先共伐石鐫文以復當時之舊諸之而食言者多矣今上卽位之三年嶺北袁君慶祥由秋官屬擢廣東按察司僉事奉 勅提督雄韶等府兵備臨行別予予後申前語君曰諾哉又明年以書抵予謂近得碑石於矣山磨礲已蒇將求善書者錄公序文及蕉氏之銘諸其陽屬予一言識其陰於乎天地大勢起自西北而趨於東南大庾嶺分衡岳之一支東出橫亘江湖之間自此之南以極于海島奇財珍貨出焉周秦漢唐未始通中國也秦時始謫徙中原民戍五嶺溪蠻嘗始遣將分路下南粤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瀨水疑卽此途也然序文謂嶺東路廢久苦峻極行程實緣數里重林之表千丈層崖之下意有大嶺遮東舊別有一途公旣登朝始建議相山谷之宜革坂險之故以開茲路也歟茲路旣開然後五嶺以南之人才出矣財貨通矣中朝之聲教日遠矣遐陬之風俗日變矣公之功於是爲大後之人循其途而歷

其迹[illegible]于古松之陰寓目於新亭之下讀公之遺文想公之風度豈徒若晉人望峴山而思羊叔子哉萬世之後亦有過洛水而歌大禹如昔人者已雖然公之功固大而著矣然使千載之下往來之人臨公遺跡而知開鑿之功眞出於公無疑傳聞感歎於無窮盖亦有賴於斯碑之重建焉僉事君之功亦不可以不紀也君字德微顯之寧都人其公家去此日里[illegible]在嶺之北也君在太學時常從言國計大和[illegible]所以名聞遠近今特憲節于嶺南[illegible]以

[illegible]是若不可[illegible]也予嘗家嶺之南然去此幾二千[illegible]公之歲始見知于[illegible]而日[illegible]西山無[illegible]所以追前人之芳躅而振發其[illegible]華者不無望於嶺南北後來之俊彥而於僉憲君盖恪恪焉予也知有志尚友古人而於鄉袁之所注意今年七十有二矣將歸首丘素願乃酬豈非平生一快事哉不勝欣幸勉爲書之畀以刻焉

延祥寺浮圖記

延祥寺在南雄府治東二里宋太中祥符間僧[illegible]

[illegible]建也寺有浮圖在佛殿之右以級計之凡九以尺之凡[illegible]世傳爲異人所剏盖以其陰晴有影者[illegible]之教行乎中國中國之人所以崇奉之者[illegible]廣其寺宇嚴其像設而又累木石以爲浮[illegible]之有浮圖盖自孫吳時僧康會剏於金陵始[illegible]重加脩飾天下倣而爲之於是下至偏州小[illegible]不建之以爲標表焉嗚呼其來也遠矣夫佛之[illegible]以寂滅爲宗固無有所謂身爲有所謂寺宇像[illegible]無有所謂寺宇像設爲有所謂浮圖固無有所[illegible]國又何影之有是皆知奉其教之外而不知其[illegible]者也若是者非直吾儒所不道而深於其教者亦[illegible]不取焉抑予聞西竺氏之教法派相傳凡二十八代至達磨始至中國又五傳至盧能而止焉其始也達磨自南天竺浮海至廣州而北往中國其終也盧能自黃梅得道歸南至廣州祝髮終于曹溪居焉遂不復傳是則禪教之興始終皆在於嶺南而雄都乃嶺南往來必由之道而寺適當其衝而浮圖在於是[illegible]所之異人之建雖不可必要之不能無意也意方

抱之士必有深於法度之道知本乎內者寓於斯有與無必能辨之募緣重修者寺僧智廣主盟者千戶譚某與工始景泰乙亥八月畢工則明年某月也寺之先後修建不與浮圖者茲不載

重修杭州石屋寺記

錢唐南高峰之麓有寺名石屋即吳越王所建大仁院也寺距西湖三里許中有巖石其下穹然空窈然深若屋然後人因以名寺鐫石為阿羅漢像者五百餘其間泉石之勝奇絕萬狀遊西湖者必盤旋焉蓋杭之山南勝境也歲久而見剝蝕草莽之區者不知凡幾年矣成化改元有比丘惠蓉者自京兆來游于杭歷觀陳迹慨然以起廢為心結茅其間久之游人至此者咸興憫念相率助以貲財鳩工聚材期復其舊若殿若閣若堂若廊無丈室與夫山門橋塔之類成以次就緒煥然一新雖未盡如往昔之壯麗然以一遠方之僧無所因起不假勢力一旦倏然成久廢之功蓋亦難矣歲丙申蓉[illegible]過改何公文璧求予文記其成惟道不同思不相為謀蓉佛者也有所述作顧不於其同道而以屬之吾徒此亦可見天理之在人心有不容泯然者烏可斬一操筆之勞哉嗚呼佛之道吾不得而知之也所謂內求所謂緣業彼之深於其道者亦在所不取況吾儒哉然以予觀之其徒之所不取者顧猶有可取者焉彼其衣敗色之衣食棄餘之食上於諸佛乞法下於檀那乞食其教之所謂比丘者蓋如是彼佛立教而以是名其徒蓋欲堅忍其心使之不外慕而專一於內以求其所謂最上乘者其於世間一切紛華聲利美好端麗之物視如土苴雖其居親眷屬有所不顧頭目手足有所不惜況外物乎夫如是然後謂之得道道必得然後謂之高僧今世所謂高者往往華服用精飲饌居則侈屋宇出則盛騎從甚至爭總攝之位購住持之檄終訟以告訐持挺以相向至於犯戒律違規約則又其日用常行事耳若是者豈佛教使然哉雖然彼為此者其心蓋亦了然知其不足以得道成佛也顧[illegible]為之舉世皆然吾亦姑為是以衒俗耳於是大[illegible]虛喝以相脅遁離以逃就謂夫一坊有為

之法皆小善有漏之因付佛祖於一俸祝道法以矢
[illegible]嗚呼佛之道果如是否乎吾不得而知之也比丘
惠馨弊衣糲食苦心極力銖積寸累以興起此寺於
百年廢墜之餘所謂堅忍而專一其心於內者蓋或
有之矣其於比丘之名庶幾矣乎是則可取也何公
非佞佛者爲之請記予故不辭而爲之書如此西湖
之上佛刹之盛甲於四方遊僧之所必至刻石于此
以示之必有是予言而知所擇者於其教未必無所
補也豈但紀其成造歲月而已哉

天妃宮碑

天所覆者地也地之盡處海也海之所際則天也蓋
氣之積爲天而凝結以成地所以浮乎地者水也水
源地中而流乎地之外其所委之極是則爲海海之
大際天其爲體也甚鉅而其用則甚險而莫測爲宜
寘之中必有神以司之然後人賴之以利濟中國地
盡四海自三代聖王莫不有祀事在宋以前四海之
神各封以王爵然所祀者海也而未有專祠至[illegible]
中朝遣使航海于高句麗挾開商以往中流遇[illegible]

[illegible]之變[illegible]之言賴神以免難使者路允迪以聞於
[illegible]中朝始知而之湄洲嶼之神之有靈驗於[illegible]也尚
宗即渡紹興[illegible]子始有靈惠夫人之封紹熙[illegible]子加
以妃號元[illegible]以迄以足國於是配妃以天[illegible] 太祖
高皇帝革去百神之號惟存其初封迨我 太宗文
皇帝建[illegible]幽燕初資海道以饋運繼又造巨舶並使
[illegible]西南夷乃永樂己丑之歲詔中貴鄭和建宮祠神
于南京之儀鳳門太常少卿朱焯齋祝封神爲護國
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京師舊有廟在都城

之巽隅大通橋之西景泰辛未住持道士[illegible]然源援
南京例請升爲宮然規制尚存其舊弗稱宮之名也
成化庚子然源乃募財鳩工拓大而一新之既成礱
石爲碑介天官副郎雲間張天駿徵予以記惟天爲
大物不足以儷之儷之者地也地之所以[illegible]地具山
與川之形以成然山有限界足力可以[illegible]之惟川之
爲川[illegible]融於地氣通於天形[illegible]地之外而委於天
[illegible]以爲海源源之流積而[illegible]溢也炎炎之焰[illegible]
[illegible]汪洋浩渺之浸無[illegible]而通也是則海

今之與天同而[illegible]湯之神稱天以誄之而且假以位
謚之名厥亦宜哉今海濱之地神祠在在而有矧茲
京師密邇天宮凡天下之人浮海以利涉欲之北東
南西以盡乎輿地之所止而又外而極于車轍馬足
所不至之域其啓行也咸於是乎伊始焉祠神之宮
而無壯大高廣之制豈得爲稱哉茲其稱矣人修其
觀則神妥其靈神妥其靈而益著其感通利濟之效
俾夫怪風駭濤之險等于平夷足國之用於無窮廣
帝之化於無外凡天所覆之地神之靈無不在焉

國家祀號祭秩之典其與之永永無極也予生海之
南備知海之大而險神之功之駿而捷也既爲文畀
張君書以刻石而系之以詩曰

皇明聲教兼華戎車馬繞跡舟以通飄飄一葦苟
仞中崩雲雨雨掀巨風死生瞬息歸溟濛誰能拯
濟神之功一念所至靈斯從收風平海[illegible]龍神
光閃爍來半空驚波駭浪平地同徹章懿號昭
皇封哉哉廟宇都城東天下祀典始此宮千祺[illegible]
祀祭穹窿　國祚與之無終窮

茅山復古堂記

茅山崇禧萬壽宮古有別院曰威儀壇道門威儀壇
鎮師所翔也宋秦丞相檜之家鄰於茲重爲修建其
夫人暨子熺所施繡像至今猶存後人因號爲檜堂
云歲久而圮　國朝永樂初正一湯公希文承其師
王懶雲命大加脩葺適中書舍人臨川吳均過焉謂
曰此堂建於唐至今奚翅七八百年可謂古矣久廢
而興豈非復古乎宜名之曰復古爲更書其扁焉天
順丁丑希文既退居嗣其教者華陽洞靈宮湯與慶

也湯[illegible]終惓惓以護持斯堂爲囑成化丙戌不戒于
火遂成灰燼與慶深以負師遺言是惕是懼[illegible]
[illegible]鳩工聚財即于明年春三月按其舊址而重構之
[illegible]土之初于地中得錢一上有文曰萬壽復古裏[illegible]
[illegible]之吞嗟讚歎以爲堂構之所以復古扁之所以更
[illegible]皆出於前定有非偶然者矣是冬十有二月[illegible]
已告成矣又歷九年是爲成化丙申與慶慮其久而
後之繼承者莫克知所自也爰來京師介其鄉進士
夏君傳求予文記其歲月予詰之曰堂以復古名所

請古[illegible]其規制而已哉無乃亦欲復其道乎哉若此亦復其規制夫人能言之微於其徒可也何用徵[illegible]昔儒乎哉自斯堂言之由今而視唐謂堂爲古可也若以無爲言之由威儀師而視三茅君則唐非古矣雖然三茅君所以成其道闡其教又必有所自始所自始者豈非尤古者哉予請推道家之所自始以示夫居山道士之士仰其知古之所在由是而之焉以復之何如與慶曰然夫道家之說始於老聃氏老聃氏之言備於所謂五千言道德經者道家之有道德經猶

儒之有魯論也學道之流顧乃專力乎行禱祈之事而孜孜焉於其所謂度人延生之說而於五千言道德之宗一切置而不問是欲入海者不渡江河而游泳於溝洫之間而能有所至者未也何者道原於大其於陰陽凡有形有氣者莫不有此道也老聃氏出乃即所見而明之以爲一家之言宗其教者乃私以爲已有曰此道之教也天道之爲教雖宗於老氏而道之所以爲道者固不專在是亦不止於是等而上之拓而大之則固有在矣雖然道固無所不在而人所從以入則必有其徑焉彼所謂徑者五千言是也學者必由是而之然後可以入道後之居茲堂者其尚威儀師三茅君由三茅君而老聃氏而遂乎黃帝氏以極于洪荒混沌之初太一函三之始必如是而後可謂之復也

莆田柯氏重脩祠堂記

莆田柯氏世居其邑東南之安樂里柯山下村居皆柯姓也柯之先當有宋盛時構屋數楹以爲族人總會之所名以都廳又於廳之東建祠堂祀其始遷祖贈承事郎昱及其子海豐令新之處士輝之蓋數百年于茲矣子姓環祠而居者毋慮數百家世遠而派分歲時祭薦雖各於其寢室至於報本反始之祭咸必會于斯焉歷宋元迄于　國初屢脩屢壞至承事公十一世孫德平乃慨然撤其舊而新之木石工作之費一出諸已而族人弗與焉時正統己巳歲冬十月畢工則明年夏五月也規制位設一如其舊既成釁而祀焉自是歲事有常族人畢來序列以禮祓祓以恭衎衎以和僾然真若見其神之僾歆翕然咸興

其尊祖敬宗睦族之心人不以居異而疎情不以服盡而遷數千有百人皆曉然知其出於一世一人之身也嗚呼懿哉德平公既捐館舍若干年矣未有爲之記者今其孫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孟時述其成之歲月俾予記之惟昔聖人作易於萃於渙皆係以假有廟之辭蓋以萃聚人心而收其渙散俾咸懼一本之歸莫有要於廟祀者故古昔盛時天子至於官師皆得立廟以祀其先天子以萃天下之人心諸侯以萃一國之人心大夫以下則萃其一家一族之人心也自封建廢而世祿族居無常制私家之廟議卒莫定宋儒始殺廟制以爲影堂既而又以祀影非禮而更爲祠堂然其祀止於四代世固已罕行之又況能推原所自來以及其始遷之祖如柯氏斯祠也哉夫當世數久遠之後族屬分散之多情與服而俱盡泛然相遇而適然相值蕩然如途路之人渙散而不可約束一旦凝心固志聯絡親比尊卑以世長幼以齒咸遡流以徂源循稷以返根是孰使之然哉蓋有力於世教甚大非但一家一族之事而已也

士二大夫三宋人始有四代一家受田百畝今世營利殖產者乃至十百倍古聚世安之願於反本始序昭穆之舉而獨以爲非古政昔人所謂寧去小遠古而就大違古者也豈非蔑與予因學士君之請勉爲書此以示其後人且以解或人之疑

南海亭岡黃氏祠堂記

古人廟以祀其先因爵以定數上下咸有定制勢自封建之廢不行用人以能不以世公卿以下有爵而無士是故父爲士而子或爲大夫父爲大夫而子或爲士廟數不可爲定制且又仕止不常遷徙無定而廟宅不能有常所漢魏以來知經好禮之士如晉荀氏賈氏唐杜氏孟氏宋尊氏宋氏或言於公朝或創於私家然議之而不果行行之未久而遽變或爲之於獨而不能同之於衆或僅卒其身而不能貽於後此無他況于古便於私而不可通行故也至宋司馬氏始以意創爲影堂文公先生易影以祠以伊川程

氏所創之主定爲祠堂之制著於家禮通禮之首恭
遵上下以爲制也自時厥後士大夫家往往倣其制
而行之者率閩浙江廣之人所謂中州人士蓋鮮也
嶺南僻在一隅而尚禮之家不下於他方南海亭崗
黃氏世有顯宦其先世在宋爲奉朝大夫者自麥江
南徙以來今若干世矣其六世以前惟單傳六世以
後支庶始繁衍自是又若干世至處士洪僧者爲黃
氏世爲乃謀于衆曰吾儕承先世貽謀以有今日爲
子孫者人競殖產以自私顧使祖宗無接神之所於
心安乎盍相與建祠堂衆曰然於是擇地於所居之
東如家禮制建廷一堂三室以爲祠堂堂之前有亭
翼以庖廚齊沐之所外爲三門繚以周垣樹以松栢
專俾僮僕一人司啓閉焉規制如家禮而少異也置
祭田具祭器歲必謁出入必告面正至朔望必參歲
時伏腊及有新物必薦有事必以告四仲之日及忌
辰必有事於正寢一一按家禮以行蓋自天順己卯
經始明年庚辰成而釁祀之至是歲己丑天運一周
矣庚士子玠暨其從子瓘以鄉貢進士歸校官卒業
太學援例寧親將南還介友人封部大夫馮君宗藝
來徵予記按禮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是有士
者乃得廟祀也古者有田則有爵今有爵者未必有
田而有田者往往多在於編民今世拔士於民苟服
章縫習詩禮是亦古之士也別又時有拔科歲仕雖
比古之大夫亦未爲過僭矣爲士大夫而又有世業
之田則立祠以[illegible]給祭需私家之事[illegible]
有先於此者然世人果於殖產而不果於行禮急於
貽謀而緩於報[illegible]有[illegible]特然興舉古禮以報先德以
訓後昆若黃處士者豈非家之孝子族之宗英者乎
是宜書之俾坪詩鐫鑱於石以示其後人使知其所
自其尚繼繼繩繩守而有之以弗廢墜哉

闕下林氏孝友祠堂記

八閩著姓以林氏爲第一林氏尤著於莆中莆中之
林首稱闕下蓋自晉永嘉之亂八姓入閩林居其首
在唐九判史並仕著名當代然列名史傳以大有聞
於世者則自祠唐尉撰始焉載在唐書孝友傳者可
徵也撰以孝[illegible]
[illegible]其門立儀又闕以旌[illegible]

世因號曰闕下林家始立於唐貞元丁丑其後歷宋
嘉祐庚午大觀戊子紹興丙寅乾道己丑紹熙辛亥
允五加脩葺舊有祠在闕之左歲久祠廢雙闕故址
薄於社且在城外今成化乙酉翰林脩撰燕山岳侯
正來知興化府事從其遠孫孟和請出白金爲倡俾
孟和率其族屬理宗懋等協力鳩工遷祠堂於郡城
中烏山之陽築土爲雙闕如其舊制仍其舊扁曰孝
友用唐書名傳意也祠祀始來昔之祖饒郡太守尊
寵公而以福唐公配焉自是歲一世將世穆列祀於

左右歲時族之長者率其族人祭告如禮祠成其宗
家翰林學士恒簡先生既爲紀其本末今國子監丞
大猷復以記見屬夫自唐人脩隋書列孝義於傳宋
編唐書因之以傳孝友所謂孝友之士著名一代者
允二十有五人如李知本張孝寬之儕今世之望清
河系隴西者果孰爲其後哉二十五人之中惟闕下
一林獨著于閩中數百年如一日焉此無他文獻足
徵故也在當時有歐陽詹爲之甘露述其後呂夏卿
頌脩唐書著其名孝友傳中而又爲之表其門閭御

夫貴孫陳俊卿眞德秀皆有所著述五人者皆閩產
也而王十朋又以閩中良二千石爲歌詩以讚陽之
我　文廟御纂古今孝順事實以爲書亦具載焉此
其所以愈遠而愈彰者有由然哉噫文章之傳既足
以示遠雲仍之賢又能以紹美孝友之祠既廢而復
興夫豈偶然之故哉謹按周禮春官家宗人之官掌
家祭祀之禮則家有祭祀尚矣蓋古之典祀者以宗
名在閭爲宗伯在家謂之宗人宗以廟言禮始於親
親親親非廟不統有田有祿之家所以別姓收族以

尊祖敬宗必在於宗廟焉故也今世士無世祿大夫
無采邑然而業爲士者或仕而爲大夫其子孫或受
祿或宜稼皆得以追養繼孝故時制雖不立宗人之
官而人家則不可無宗廟之祀然而說者卒謂祀當
止於四代過則爲僭盍觀曾子之言乎愼終追遠民
德歸厚若祀惟四代而止則世之玄孫往往有逮事
高祖者豈得爲遠哉又何用追爲子程子謂冬至祭
始祖立春祭先祖文公載之小學書中以爲純效蓋
自世人家通行之常禮也況有孝德如林氏者哉青

稱盛德必百世祀孝爲百世之本德莫盛焉闕下之林獨望于膺閱六百年其後裔猶合族以祀其十六世之祖盛德之後何其遠哉爲其後者其尚是繼是承以勿替引之拜祠宇者萃渙散之心望閭門者起繼述之念以孝友傳家而移以爲忠施之有政則膺中之林歷千百年恒爲八閩之望雙闕峩峩世家封植與史冊所著孝友之名長輝煜霄壤間而永存矣大猷字子道謹敏誠恪崇尚方禮克紹其世業云

忠愛堂記

皇朝開國元勳義兼親賢德業並隆者首稱黔寧王家昭靖王生際 大明啓運之初輔我 太祖高皇帝光復中國帝王之統建萬世大功爲一代全臣子孫嗣守西南藩世以忠愛傳家上報 國恩下安民夷閱七朝餘百年于茲矣世及承延昭穆繼述人人同此一心有如一日然者凡其所存所行何者而非本祖訓以衍家傳者哉然而循循然終身爲之而渢渢渾渾然日用由之而不知行乎已者習以爲常蓋諸人者忘其爲惠盡已非一人一世矣今太子太傅沐公琮始揭忠愛二大字顏于高堂之捐益摘 太宗文皇帝御製書中語也用以示其後人俾其知先世所以積累者厥有本原而有所效法綿世賞於無窮引廟享於不替益據事理之要會以示標準者焉閩介侍御張泰以書來京師徵濬言以爲堂記夫自古創業垂統之君必兼親賢而並用武王創周分宗支爲五十三國崇親也高祖興漢封功臣爲一十八侯尚賢也我 聖祖膺天命肇基大業法古昔帝王並用親賢之制列爵分土崇德報功衆建 親王以

爲藩屏大封功臣以爲禎幹非宗姓後不得專土生爵公者乃追王昭靖王於二十有二 親藩之封九公十八侯之列雖若不預然於玉版屬籍有剝接花木之契凱守丹書有開拓疆宇之功其於親賢之義蓋兼之也故卒受王封配享合宮俎豆於六王之間子孫世守西南一方民夷錯雜延袤數千里視古諸侯胙土之封連帥分閫之任一時勳戚家無有也於乎盛哉濟待罪太史於 祖宗典故竊與有聞伏讀 太祖御製文集其貴王爲西平侯也錫以誥文

有曰當幸逢之初釋難之思夢寐神交之報不忘而結之以究心利濟承爲多福之詒及讀　太宗爲善陰隲書敘王善行之實有曰處心仁厚樂善好賢小心愼密思信遠乎夷僚畏愛非忠君愛民之至何以得此而以嗣德昌盛與國咸休德厚流光之語終焉嗚呼聖言萬世知見天下家傳而人誦之荒陬異域庸人孺子孰不知沐王忠愛之名殆將見與天壤同休也功庸既已著效於當時而又以遺留於後裔子孫相繼以爲傳家之學忠國之本治民之譜人人持

德而不悖世世遵奉而不疑惠襄侯以是而克負荷忠敏王以是而啓國封武襄伯以是而固封守榮康公以是而靖叛亂今官傳公王宗盟膺　朝廷重寄位上公總重兵鎮邊方於凡家世所傳懿德茂實既以身體而力行之矣茲又申明前人之心事昭示後人之軌範非徒空言而已也二聖所以期望之者於是乎信而有徵矣爲沐氏子若孫若會玄若來以昂若仍以雲礽授而祿食耕釆而復家者登斯堂也覩斯編也目擊而心惟原祖宗之心敷　國家之恩一夫不復時予之幸非但居大業秉重權者然也苟有一命之秩一塵之受一力之隨咸舉諸心而加諸彼雖兵農臧獲之賤罹褻花僚之蠢昆虫草木之微必使之皆得其所而盡其天年愛施乎下即所以忠報於上也互相講究交相勸戒推演昭靖王之初心體悉宮傳公之至意則夫　天語所謂多福所謂流光所謂與國咸休於爾沐宗永永無極矣其念之勉之毋怠毋忽

永思堂記

八桂李君純名其所居之堂曰永思者不忘也茲以安順知州秩甫考稱陞正右之袁州府同知過予屬以堂記泣而言曰某以承義方之訓出仕外傳切以經學發身賢科以有今日皆吾先考妣教訓之所致也享有祿位猶以年所身晉榮而家[illegible]親不待矣嗚呼痛哉譬則種樹焉木既榮而蔭宜[illegible]其陰而食其實者非前日栽培灌溉之人也[illegible]及此有人心者寧不戚戚然於中邪此吾堂所以名也予聞君言而悲之君之思亦吾之思也即吾之[illegible]

以思者以記君之堂其殆有合哉夫人子有此身也合父之氣母之血以成形形具而理寓乎其中其主宰者謂之心心之官則思也父母之於子其初本一人之身既而分焉分則離離則漸以遠於是乎有思思而不可復見於是乎永思永思云者終其身之思也吾有一日之身則有一日之思吾無此身則無此心無此心則吾一念思親之心方從而息耳終天之痛庸有極乎是故禮之所謂養於容體言語飲食居處衣服思之寓於哀也致於居處笑語志意所嗜所

思之寓於齊也或見乎其位或聞乎其容聲或聞乎其歎息之聲思之寓於祭也然此皆因事而思事過則已猶之二也盡思乎吾之身果從何而有歲吾之身親之遺也凡吾之身形有一孔以上氣白一息以上理自一念以上皆親之餘也親亡而吾存所以氣聚血凝而爲此身者固無恙也親何嘗亡吾何嘗存是故無一體而非親無一事而非親無一物而非親之心心念念恒在乎親身之所在親之所存一息之

息之思其斯之謂永思乎吾之所思若是吾以爲何如君起再拜曰子之思亦其之思也請書以爲永思堂記

重恩堂記

重恩堂者右軍都督李公顏其所居之廳事以侈上恩也公拓跋魏後裔唐賜氏李爲河湟鉅族公之大考諱南哥率部落歸 皇朝以武功起同知西寧衛指揮事世其官公之考諱英建功邊圉受制諭專節鉞錫誥券封會寧伯既而中微英廟復辟詔天下復功臣失爵者子孫錄公世襲都指揮使令制都指揮

無世襲此蓋特恩云公感 上異恩盡心竭力以圖報稱過有所任使晝夜兢惕以圖謀之罔或少怠用是名稱籍甚會 朝旨命文武大臣舉將材於是太傅會昌侯孫公吏部尚書姚公合辭舉公堪大任遂有御書之命俾佐右軍公雖生武胄而雅尚文儒一時所交游者皆 朝野知名之士恒以先會寧公之平好易學廉逡經師以易授諸子冢子玑果用是經領京闈薦明年試中禮部 恩賜進士第選授中書舍人歷卿大夫榮之立表以旌其門過者竦然欽

成門入　國制來武胄固有之　[illegible]科[illegible]公而侯伯
子孫未始有之有之始自會寧伯之孫於戲事以希
有爲榮翔策武功而受　誥券又入科而掌絲綸其
爲榮也尤偉然其所以爲榮者非由上之人振作而
錫予之曷克以臻茲哉是則一門之中三世　閒冠
蟬珥貂曳組鳴玉仡仡武弁烈赫於前鄉鄉儒紳委
蛇於後何者而非上之恩哉夫恩出於一國以爲幸
矧至於再至於三又將由是而底於百千　鳴而無已
也哉公也繼會寧之後開中書之先啟勒功鐵券

爲國之勛臣厥嗣登名金榜掌　帝之外制住　受
恩於前久而彌光來者承恩於後引而弗替　以
重恩豈不名稱其官哉雖然天之恩雖出於　
所以致其來錫而致于屢施而彌被　在
乎人臣盡心　力於下世世相承而不已也夫　
但以盡人臣匪躬之忠亦以衍人子不匱之孝焉公
若孫若曾　[illegible]來仍雲[illegible]公之堂瞻公之[illegible]
尚觀公之心思有以淑其世　賞[illegible]可
恩於無終　[illegible]王公　[illegible]故[illegible]

記其堂俾書於壁以示其後人

存耕堂記

郡門汪君字存耕即其字扁其所居蓋摘唐賀知[illegible]
詩但存[illegible]寸地留與子孫耕之語也其子鄉貢
怒隨計來　京師介其友康永韶謁予記夫有有形
之地　無形之地有形之地所所連接原隰界畫畛
域有[illegible]生息有厚薄苟取之不以道得之不以義
留之家家不能受留之子孫子孫不能守其至豪奪
強取刑禍殘辱不一再傳而失之者多矣惟無形之

地基址本固町畦不立不假鋤治而生意常存不待
灌溉而靈源自滋水旱不能災家右不能奪大僅方
寸而所收之利倍於肯腴之壤千萬焉比二者而觀
之其爲子孫計慮孰遠哉此古之君子所以寧人負彼
而取此也汪故新安故家世以積善相承以春秋爲
學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其世業之蓄畜也積
善以爲基存心以爲地治經以爲菑畬先世所以植
生產以遺子孫者悠且遠矣而君又克承先世
以示後人其知本哉子怒果能拓善基廣心地

俞之復以春秋登乙科進士掌百里之教謂非君存之之效可乎雖然存者君也存之又存又不能無望於君之後人

經訓堂記

堂以經訓名有取於韓子之語也憶世之人知商禽其經訓者誰歟寶安陳君志道蓋有見於此矣君邑大家世業以農家學以儒宋元以來代有名德顯宦至於今不衰夫家道所以久昌者以世守之有田也家聲所以益振者以家傳之有經也世世莫不然而未嘗明言其所以然至君乃標出韓子此語以名其堂蓋以示其子若孫若曾玄以至於雲仍之遠俾其咸知所守而服習之以無廢其先業與誠知所本故有唐之世制民之產有世業有口分予乃君家亦云所謂世有之四者其君家世業歟所謂家有之經者其君家之口分歟使凡爲君之子若孫人分一經而治之易三百八十四爻則所得者三百八十四畝也書五十八篇則所得者三百五畝也春秋二百四十二行事之所得者二百四十二畝也於禮之三百三千所得亦如之於則資之以養身出則挾之以濟世以此爲口分之業疏理之灌溉之及夷蘊崇之以封植夫世有之恒產豈不愈久而愈遠愈大而愈光也乎志道名用原捐館舍餘十年矣而堂巋然不廢知者將堂不廢則名不廢名不廢則凡所以登其堂而覩其名者可不體其心服其訓而思所以究其心於聖賢之經傳以不廢其業也哉君之弟用貞以吳江司訓秩滿來　京師需予文以爲堂記予重用貞不死其兄而又能克大其兄之志也於是乎書以歸之俾其持歸寘諸其堂之壁以示夫其後之人

甘節堂記

無非無儀婦人之常不幸遭人倫之變而得專節之名豈甘爲是歟不得已也然其始終一節志其苦而以爲甘至於死而不悔蓋必有以見大人理民彝之所當然而不容已則又非不得已也予於三山李毋甘節堂深有感焉毋年十九歸邑人李宗衡十年宗衡卒時毋年二十又八止生子陞而六歲家徒四壁室如懸磬內外期功之親無一足恃者且幕紡織

以自給百凡大小之事無一不身任其勞內而祀事外而公家之賦教子之需鄉鄰往來之禮靡咸取給於已艱難阨塞備嘗之矣人視之以爲不勝其苦矣而毋則未嘗告勞焉非不知勞恐其爲勞也非獨忘於已而且忘於身非獨忘於身而併與心忘之矣嗚呼芻豢之甘而荼蓼之嗜非不知荼蓼之苦也蓋必有以甘之者矣甘之故忘之忘之故安之安之故能始終一節至死不悔焉彼嗜甘而苦之者抑又何人與李毋於此蓋必眞有以見天理民彝之所當然者

有不容已非不得已而然者也用能持守門戶教育子孫至于今日蓋始終五十餘年矣今以希有之年康健之體得見二孫同領鄉薦而次孫廷美又登甲第家恩歸榮李氏之門自此駸駸光大謂非毋守節之效可乎廷美介其師林用清求予文以記其所謂甘節堂者予以蚤孤親見吾毋太孺人之所以甘其苦者無異於李毋焉故爲之記如此[illegible]歸書堂之壁若其守節之始末則有以[illegible]立言之君子爲之傳

春和堂記

錫山周君濟廣世業軒岐之術而以瘍醫名于遠近既而有以其名聞于　朝者遷入上方嘗扁其居藥之室曰春和隨所至而揭焉適予家子得疾或以君薦予延而診視之接見之頃言溫而氣和薰然陽春之可掬也及其觀色察氣問証用藥七劑之加則又有如春風扇和凍者以解釋者以甦勃然生氣漸回而咳逆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曾未幾時吾子之氣復和適沉疴去其體如一陽來復於隆冬沍寒之

後日復一日今則驅至於三陽開泰之時矣所以然者蓋由其雅胸中生意之春以和煦之也予生平止一子宗禹所繁感君之惠莫大焉方圖所以報之者知君者咸曰君於世利無所好所尚者文爾壹爲記其君藥之室嗟夫一元之氣流行天地之間一陽而復二陽而臨三陽而天地交泰則和矣和則天氣下降地氣上騰而萬物之蠢然者於是躍然以起翕然以交安然以遂矣豈非天地之至和者哉君以是名室詩所謂惟其有之者乎能其有之故能發其所

於天者於一腔之內又能推其所得於已者於一世之人也何者天之德元亨利貞天之時春夏秋冬而時之用則生長收藏也在天之元時之春物之生其在人則仁乎曩也者仁之術也蒙莊氏有言醫門多疾蓋以有疾者必趨於醫之門如積陰之物競何於春陽鬱結之氣亟求其和適也當夫春之三月和氣發陳天地俱生萬物以榮凡六氣十有八候無非春陽布發生之令天氣應人養生之道逆之則有所傷而氣少不足以奉夏長之令焉夫春陽之氣既乖則夏無以爲蕃秀而奉收秋無以爲容平而奉藏冬無以爲閉藏而奉生是知一春之氣三陽之和流通於九月之中散見於十有八氣五十四候之內何者而非一春之和哉古之至人知乎此理故保釋陽於來復之始暢全陽於交泰之時所以培三時之本爲萬物之先以固其根以滋其苗以復其命有由然也是知一春爲四時之本一和爲萬物之原人能斂天之春以爲一心之和和其運調其化折其戀氣脅其從原復其所主先其所因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

折之不足者補之佐以所利調以所宜治寒以熱治熱以寒氣相得者逆之不相得者從之如此則不和者和矣夫春氣之和自然之和也而人使人身之和亦如春之和焉此其所以爲萬物之靈而能輔相天地之所不及也歟但其職有崇卑故所及有廣狹耳推原所自蠅由於神聖工巧而實本於虛靈知覺之心是故風寒暑濕燥火天之六氣也喜怒哀懼愛惡欲人之七情也六氣不爲淫所勝則天之氣和矣七情不爲欲所乖則人之心和矣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有謹衛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繆而無適不然則雖天下之大萬物之衆亦可使之各得其所而惟忻交通矣況夫一人之身也哉予也以儒而論醫既本醫之說以爲堂記及其末也請以儒之道終爲繼君之後者者斯堂而斯記尚存孔思之心以衍軒岐之術哉

天啓元年仲春望日七代宗孫爾穀重編

爾懿同編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十八

大學士謚文莊瓊山丘濬仲深甫著

記

世德堂記

瓊城西郭大姓沈氏其先越之山陰人在宋有諱翁者仕爲戶部侍郎咸淳中謫官來瓊子孫因居澤山之龍井村　國朝永樂中始遷於條塘之黃瀛後又遷於儋州是爲今居侍郎公之五世孫帥所葬也帥號瓏窠居士爲人易直而好義雅涉書史善談論喜

詠家饒　未嘗凌人傲物雖不孜孜於學問然所存所行率多合於理成化壬辰以薦居里監乃叨上於高爽之地既落成適予日翥字子羽號秋磵則始來瓊者也十世曰顯字清淑山陰教諭曰顒字養正以蔭補將仕郎曰興翁字復古又自瓊復越五世以下至顒皆塋雪嶼惟顒與興翁葬黃枋焉十一世諱祐字仲和十三世諱存性　國初本府儒學訓導生子衮乃居士父也性沈氏生之以來至於居士蓋十有四世而居瓊則六世矣世世以德相承其爲

基也甚厚而固至居士又能居而文之增而益之雖功名事業不逮昔人之繼赫然而貲產之豐規模之遠先業賴以維持後人得以憑藉繼此以起者安知其無若秋磵翁者之出於其間哉所以然者前人以一德而立其基後人以一德而繼其業自茲以往至於千百世之久忠非仁不存事非義不爲處則爲孝子出則爲忠臣本仁義以相傳衍宗支於悠久何者而非自此德中來耶予家於居士有世好而伯兄伯清於居士交莫逆視予見仲殆所謂異姓兄弟者也

予叨官禁林以文章爲職業於凡天下士大夫有所述作必假筆於予顧於通家之好獨無一言可乎朝退援筆書此寓歸付居士子翀源清浩朝夕玩焉且以示其後之人於無窮

鍾秀堂記

秀鍾於天乎地乎人乎鍾以天若莊宿爲說曷精爲何是已鍾以地若山以東柯山以西將是已鍾以人若高辛有元高陽有謨是已要之稟陰陽之粹和孕山川之精華襲先世之芳澤妙合其三凝結於一儲

蓄於厥中穎出於其類夫是之謂鍾秀歟昔歲在辛酉祁門程公顯擢秀京闈來歸邑里邑大夫顏侯表其門曰鍾秀蓋於三者之義兼有取焉後公果以進士乙科掌百里文教超拜　王相繼有令譽顏侯所以表門之義至是益驗矣景泰甲戌公之子泰承其家教登名黃甲拜地官屬乃者荷　天子厚恩錫誥加封其親公於是時亦以著艾致事家居泰因取邑大夫所以表門者顏其所居之堂間命予記嗟乎秀之所鍾豈偶然而已哉不得乎天則其稟氣也弗醇不得乎地則其賦形也弗厚不得乎人則其爲德也弗類然則程氏所以鍾厥秀美者抑亦有由矣蓋以方今　聖明繼出氣運還淳化行於上物生於下無非得其清明淳厚之氣公家新安又在　天子畿甸近地山川之勝宏偉非常其所以含靈發祥又非偏州下邑比而公之先世有忠壯公而下代有顯宦所以鍾而秀美者蓋兼三者而有之不誣也吾知秀之所鍾不獨在公固已見於公之子矣由是而孫而曾而玄以至百千萬世焉蓋未艾也是爲記

思補堂記

古之君子其心無斯須而不在民也故雖處山林之深遠廟堂之崇高而其心恒周流乎荒郊蒙翳之野衢巷閭之間饑寒孤獨饑寒流離疾苦悲啼之處惻然[illegible]　王其聞耳聞其聲目擊其事爲之委曲思慮以[illegible]得其所然後已況親爲牧者乎親爲之牧則[illegible]是耳親聞身親在其間而不一動心也以爲[illegible]忘遠慮則是恐人也豈所謂民之父母乎且父母之於子鞠之育之出入顧復之念[illegible]勞苦

防其疾疹而又爲之營貲產以養其生延師傅以成其業凡可以紓目前之患而豫爲他日之地者無所不用其心焉今之爲民父母者果能如是[illegible]不能者是目父母之名而不能蓋父母之[illegible]也不能盡其道而徒欲責民之盡子道以事乎我難矣父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在天屬則然也吏之於民非天屬也受　君命耳受命而來居其位以子乎民民父母我我不能用　君命以子之且虐之焉一且[illegible]人畀他人則我塗人也前則父母我後則塗人我無他

視　君命之去留焉耳然則爲民父母者可不忠所以盡其道哉淮陰縣君王以名進士知山陽縣之又明年政行惠流民心浹和乃[illegible]君之堂於[illegible]事之後而曰思[illegible]益取前令[illegible]堅所改[illegible]名也亭舊名環皋洪武中朱[illegible]建而易以斯名今亭亦廢矣君距朱君後七十五二年如爲此堂而有取乎其舊名者蓋思所以[illegible]報乎　朝廷也[illegible]知愛乎民則知所以忠乎　[illegible]予因君之請而爲之記如此使凡世之吏[illegible]土而居[illegible]堂者尚因予言以思君之恩於無弱

冲和堂記

廬陵[illegible]然紆徐而環抱曰鍾山山之下有[illegible]之以蒐室其間扁曰冲和邑之[illegible]君助讓豫爲[illegible]之所也既成以書來京[illegible]于[illegible]郎中時[illegible]記其事而屬筆於予予聞老氏有言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蓋予[illegible]人[illegible]山川亦然故凡天下之山其脉皆發於西北而[illegible]起伏以至乎東南西北陰也東南陽也而扶輿清淑之氣實流行乎其間如人之主也而陽而背陰而清明純粹之氣寓焉人之與山其抱負之形冲和之氣一而已矣山而聚扶輿清淑之氣其爲山也[illegible]人而得清明純粹之氣其爲人也賢人之所以賢者以其鍾是山川之氣也是氣也出於天凝於地融結爲山川而發露於人人得是氣以成質質由是氣以聚散其聚也出於是其散也亦必返於是散清明純粹之氣返扶輿清淑之原冲和妙合紐[illegible]無間[illegible]周流太虛以復歸於太極無極之[illegible]矣乎

不然則發而爲卿雲蒸而爲靈芝凝而爲貞石不可知也陳君以是名其室其庶幾所謂復命之常知常之明者乎觀於此可以知其爲人焉於是乎書

對溪草堂記

古之君子存心也豫其志卓然有以定乎其中其理曜如有以見乎其前是以其進其退皆豫有以爲之地而不苟右都御史韓公吳人而生長于[illegible]生而始復於吳治第於對溪之上[illegible]以爲[illegible]之地也其園林池沼之勝甲於吳[illegible]世[illegible]之[illegible]衛公

之平泉莊司馬公之獨樂園君子謂其有西洛之勝而無貴皇之奇云中爲草堂數極公自記之間以書來俾予記其後昔諸葛武侯隱居南陽不求聞達感昭烈三顧之勤奮然爲之畫策凡其宰割山河三分天下其規模布置一一皆草廬中語非豫有定見能若是乎及其相昭烈以區區一隅之蜀當吳魏之強身都將相手握重兵自校簿書罰二十以上皆親決之固若不暇爲私計計者然於成都田十五頃種桑八百株固以豫爲退步之地以見君子之出處進

退固未嘗有心亦未嘗無心當無心必爲之時已留心於事中方有心應用之際已置心於物外未進而豫進之之資未退而豫退之之具是以其進也道前定而運用不窮其退也志前定而勇決無疑古今豪傑之士所見皆同蓋如是今都憲公受　朝廷委託之重付以嶺海數千里之地十數萬之人凡居是邦耕於野戍于邊處於室家行於道途者咸恃以保障養育之生者恃以養死者恃以葬喁喁然嗷嗷然仰公以爲命惟恐一日公去而我無所恃以爲生孰肯一日釋公去哉矧上方倚注將大用之以溥其澤於天下天下之人求所願欲而不遂者亦爭欲得公以奇其志於已而不可得傾耳而聽翹首而望者在彼而有公所幾先物非不知人不已釋而已無可去之理然猶汲汲然謙爲決不可得之計者其亦武侯之意歟公自爲記所以紀其創置之始求布置之規模與夫生平成立之艱難後人保守之當評者固已詳且盡矣予毋庸置喙於其間行將北上[illegible]中登[illegible]而有之堂以求溫公之所獨樂者以[illegible]而山仰

止之意云謹先此以記

東郭別墅記

太子少保戶部尚書殷公世居涿城之西其先考贈尚書公以郡文學歸老故鄉嘗於城東營別墅以爲娛老之地至是公以年至乞致事豪　恩來歸乃即故址起其廢而新之四周有垣中有亭汲有井蔬有畦補其缺而浚其湮凡昔所有皆悉復其舊又加闢焉曾未幾時蔚然成其巷擅涿郡一時園亭之勝既而以書來屬予記曰某以正統己未進士歷官戶部

王事兵部郎中進二通政兩知府事陞山西參政左右布政使入副都臺帶巡邊方以備六卿再掌 國計輔 儲宮至是休致終始仕途幾五十年或南或北時內時外大約通朝籍之日居多所居之鄉密邇宮闕急馳之騎朝發夕可至然拘於職任不敢顧其私今幸天假我以年伏我以老 皇上優臣以閒使得以桑榆之景遂其田園之樂以終先大夫之志幸莫大焉何同 朝時曾屬吾子豫爲之記既蒙以若今幸復其舊規成其素志幸勿食其前言竊惟古之

仕者不出其鄉家有定居仕有世祿王朝卿士皆出自畿甸大者食采地小者給恒產外自侯國入者無幾焉故凡仕於國者得以不廢其家唐宋盛時朝臣自遐外入仕者晚而休致率居陪京或別都唐都雖其士夫多居陝洛同華宋都汴其士夫多居洛雖陳許其間亦有仍居輦轂下遇行大禮猶與陪位我 朝雖並建兩京而南北相去縣遠士夫解官者率還歸其鄉一出國門瞻望 闕庭如在天上回思舊游如隔世人人生何幸而生畿甸之間列職朝行雲山

伊邇歸老鄉邑 天庭咫尺仕如不仕休而不休陞一何幸哉公家近何世有田園之樂年甫弱冠即舍之而仕今則年伯古稀矣始得來歸以復其故業遂其初志徜徉樊圃之中偃仰林亭之上席落落之長松倒茸茸之豐草易朱絃以山溜代黃封以石泉享夫清閑和樂之適以償夫奔走叢脞之勞嘉時令辰天朗氣清陟崇丘以引領望黃庭而延竚瞻 天門於紅雲紫氣之中仰 宸居於太乙勾陳之上日聲而心存予因知公之心無一日而不在國也亦何嘗

於公時昔之在朝而於其私家也哉古之君子不以遠近易其心不以豐約改其節公蓋有焉故予今爲公記畧其景而原其心

偏涼汀亭記

大行西來數千里環 帝都而東又數百里放一支南出爲平灤諸山灤河自塞外迤邐東南行入平灤境始益大去灤州城北三里許壩渡山下是爲偏涼汀汀處衆山間擬月流之滙止之死其旁皆若魯若嚴若紫金尾嶺之屬參錯迤邐後拱斯而龍蛇走其

蘭林壑幽勝草木蔥蒨水之經其下者若漆若汕若清水肥河之類下流汗會菁蕪淨而綺縠張其間鳧鴈翔集鱗族潛泳足誠一郡之奇觀也昔人鑿石通道因山建亭歲久而圮近時中貴人重爲脩築然未殫厥美也乃天順庚辰御馬監韋公將命道茲因舊加高下爲闢門上爲新亭規制宏侈川岩照映登臨眺望一日千里山若增而高水若增而深與夫風景雲物之美咸若踴躍奮迅而突出也知永平府事古相間侯成按屬至斯慨然嘆曰是不可以無紀乃以書走京師徵予記予復之曰山川信美矣其物亦奇矣夢日之頃可以盡得之奚用記爲哉然有不可不知者蓋茲地在古爲孤竹國漢唐時皆屬內地不幸五代切如石於夷狄如秦四百五十餘年當是時山川如故而其人則貿貿焉忘其爲華也久矣人倫日用之常尚不可得而有況有所謂山水登臨之樂者哉幸而我　高皇帝再造天地大正疆界茲地始復於古職方氏今日二三君子得以於此內勝地以恣奇觀可不知所自哉登斯亭也見行旅往來於此以車以舟而無水陸之虞居民環處于此或田或漁而遂生育之樂近而瞰乎城市官寺屋宇衣冠文物如此其盛遠而望乎邊徼城堞樓櫓烽堠關隘如此其固若是者孰使之然歟要不可不之知也後之人有事邊此而登茲亭者豈尚悠然而長思惻然而深慮矣乎於是乎記

半山亭記

盧江縣治之西一舍許有山曰黃銅邑人丁氏世居焉形勢廻抱風氣環合蓋一邑山川之勝處也峰巒列時中一峰巋然獨秀出於衆峰之表丁氏之居正據其勝遠而望之蔚然深茂之中而棟宇簷楹蔽虧於林木之間隱然爲一鄉望也丁氏之彥繼仁甫以爲既有幽深之地以定其居止不可無高明之所以廣其瞻眺爰於銅山之半稍南處盤石之間古其形勝搆以爲亭扁之曰半山又曰盛世逸樂環亭四顧萬景畢聚仰而山巔有龍王之廟俯而林麓有居士之祠古木千章喬松萬本有隄堰以灌溉有河流以演迤異人世勝境也繇亭而上直抵山巔允夫盧江

之名山大川山若大門馬槽治父之類川若泉湖黃陂沙河之屬耳目之所可以一覽而無餘嗟乎居半山之間而享全山之勝非徒得此一山之奇而九廬江一邑之奇無不在焉又非徒得其一邑之奇而凡廬郡二州五邑之勝無不盡焉丁氏世居于茲受其山川風氣之全而專有一方之奇勝豈非居得其地耶居得其地又能據其勝而享其樂于君其亦可人哉若名恕繼仁其字淳篤而里夷鄉里稱爲善人蓋隱而有德者也其子鴻臨寺丞班其介其弟地官主事王克常求予記惟昔王文公以半山老人自號而繼仁之名其字偶有以合之蓋無心而宜會也半山老人一生汩沒於辭名榮利之途迨　乞年退居金陵始得半山而憩息焉豈若繼仁生于山長于山出入起居昕夕周旋于林泉澗石之中未嘗一日離也名曰半山而實得夫衆山形勝之全其文章功業固不敢望古之人然其所居之山之名偶與之同其山間所有若雲若霞若烟若霧若水若石若草木若花若鳥獸蟲魚有天然之趣有自然之景有適然之樂取之而不見其窮玩之而不厭其煩用之而不知其虧蓋有幻而壯壯而老無一日而不在茲山之中身居其半而目擊其全身享其實而心樂其適而又得之子姓世無[illegible]之半[illegible]人有是哉無是哉有與無不必計始終之記繼仁子寓嘗昇繼仁勤於石而寘諸其亭之壁以遺其後人

松軒記

增城鄧君[illegible]省世居邑之樓岡隱居自樂平生於物無所著好性獨好松環所居樹松千百株搆屋其間扁曰松軒朝夕吟嘯其間歌曰松葉蓬蓬兮花非非花以釀酒兮克吾儕我且醉飽兮焉知是與非又歌曰松樹偃蹇兮陰檀欒據樹以哦兮陰陰以眠卧起其間兮聊以終吾年歌罷飲酒獨酌半酣支頤以卧如是者日以爲常熙熙然陶陶然不知天壤間物何者足以當此也君之壻進士吳君濬觀政京師每以書予來發其事[illegible]進士君因承君意以記見請予聞人各有所好而其所好者往往皆其氣類之相似意趣之相合者不會然也予聞吳君識智其所好

以想其爲人意者其人必稟受不偏超出羣類如莊子所謂受命獨青者歟禮以制心確然堅固如戴記所謂有心者歟持守堅定不爲物變如夫子所謂後凋者歟不然何其於他物一無所好而於松焉獨好之篤也如此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君之謂矣夫似之斯好之好之斯樂之樂之之至則物我兩忘彼此交養物其我乎我其物乎混混然合而一之矣不可得而知之矣君之於松也殆有得於此矣乎不可知也請吾此以爲記進士君曰唯遂書之授瑞歸以遺君宣諸軒間　天順三年

梅軒記

卽一物之微而可以觀世變之大者吾於梅有感焉梅之爲物著於書咏於詩雜見於騷人文士之所賦詠然其初也不過用其實而已馴至於後世始顧於華顯而實之用微矣嗚呼天下物豈獨梅哉梅其小者耳由小可以觀大矣有能於波頹瀾倒之餘而有斂華就實之見豈非有志之士哉寶安袁生秉彝構軒數楹以爲藏脩之所於軒之前植梅數本當其盛

開之時恒指以示人曰吾非有取於其花蓋將俟其實以爲和羹之用也噫觀於是言可以知其志矣人皆務其華我獨斂以實人皆騖於文我獨篤以行不混俗以同不隨世以趣蓋有志之士也嗟夫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而賦其全於人有仁義禮智信之德有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有聖賢以爲之師法有經史以爲之軌範顧皆置焉而罔知所以用功乃指一草一木之微嚣嚣然以號諸人曰是物之趣有契於予予取而法之也豈非妄歟且冷蕊疎枝何有於吾之性情淡香疎影何預於吾之身心折枝以贈何似乎簡書踏雪以尋何資乎日用巡簷索笑何爲也竹外一枝何好也世之學者動以師法孔子爲言孔子刪述六經而梅兩見於詩書皆以其實也而後世之所以愛乎梅者則以其華焉是則孔子不足法詩書不足取而何遜林逋之徒眞可慕也豈不悖哉君生也可謂能學孔子者也觀此一事可以品其餘矣他日用於世幸毋易茲志生之仲兄戶部君來中予友也命予記其軒故書此以復之且以致吾感云

林軒記

順邑之大羅鄉文溪之上苒然衆木間有宅一區曰林軒邑人黎君平叔栖息之處也文溪地宜木木生其間者非一類有其林可爲棟宇者可作舟輿者可備器用者又有其實可供食茹者其華葉可供觀玩者凡地之所宜無不有之君卧起輒著屐持杖循行叢木間縱横周折隨其意之所如且行且咏少倦則憩息軒中鳴鳴然作琴哦聲不少衰既而刺開天窗窓闌四顧喟然嘆曰天地如許之大而我栖息

於一軒一軒之寓止於一林何其小也又自解曰我寓軒間軒寓林間林寓嶺海間嶺海寓天地間大塊寓太虛間由是觀之吾軒亦豈小哉且不聞地之在土乎山林其一土也又不聞造化之五行乎木其一行也木以成林而我之軒居林間于焉以俯察地理以仰觀天文天之生地之成作陰之木物宜之性積小以高大之勢其樂豈下於古人哉古之人如孔子所植之檜惠施所據之梧花卉所寄之春晉之林有之伯夷所食之薇屈子所紉之蘭商皓所茹之芝晉之林有之王子猷所種之竹陶處士所採之菊林有之所愛之梅吾之林有之以至[illegible]之嘉樹芳賦之側生漢史之蒟醬吾之林亦皆有之然此之所有皆一物之所一事之用者夫南郭子綦聞大木言圖之密八而有以見夫之調調之刁刁然廣幾齊乎物鈞度怪齊以忘其技憶人山林以成見鍾廣幾疑於神歟有虞氏居澤山中以與木石居廣幾忘乎其敗夫然是能以　而盡萬物其變大其小而會萬于一也哉君之[illegible]以[illegible]十恩來京師迷居[illegible]爲林軒

記予不識君而觀其之彥而可文立志高遠異群秀寓林而風塵間海者其在茲乎於是乎援筆廣居意爲林軒記授道歸吾于軒之壁

博雅軒記

學不可不博博而雅焉斯爲可尚羊城吳水仁氏構軒以藏備左右列書籍自六經以下史傳子集凡世所有及力可致者無不咸在永年日居其間蒼慕孜孜口誦心惟取凡古之聖賢格言至論名臣碩士宏規懿範可師可法可爲鑑戒者識之於[illegible]之於[illegible]

行之於家而又謙書以爲他日從政之用若夫詭遁悖德之談荒唐繆悠之說一切棄置不復少爲目擊嗚呼其志可謂大矣嘗求工書者書傳雅二大字揭楣間今年爲有司勸駕來京師介其姻杨宗敬求予記予惟自有書契以來文籍之存於世者日新月盛出則汗牛馬處則充棟宇不爲不多矣然而飭邪說文奸言商字寬貝者有之矣縱性情亂是非恣睢利岐者有之矣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怪說甚至察而不急而無用多事而寡功者有之矣劌目鉥心

梏擢胃腎鍛鍊於一字一語之間以爲工巧取貴紀白神出鬼沒聽之則固成章若可嘉要其歸宿則漠然無所用於世者有之矣悖逆天理滅絕人倫甚爲弘濶勝大之說汗漫不經妖誕幻惑不言六合而言其外不言當世而言世之未來者有之矣若是者大之不可以理天下次之不可以理一家小之不可以理一身縱無一不通無一不知奚以成此君子之學所以貴乎博博而反乎雅也是故道陰陽之書莫雅乎易彼京房焦贛之流異非雅也紀政事之典莫雅乎書彼汲冢竹書之奇怪非雅也理性情之辭莫雅乎詩彼風雲月露之燕綺非雅也正名分之史莫雅乎春秋彼擊排月沒之偏黨非雅也謹節文之儀莫雅乎禮彼委巷綿蕞之駁雜非雅也是五者雖正之經也傳之萬世而可行行之無弊者也其他如儒先之駁說史氏之紀載詩人之詠歌亦或有爾雅者焉於此乎博而求之求而擇之擇而服之以爲身心家國之助斯不亦尤可尚乎哉

稽古軒記

天地有初也生民有初也凡天下之萬事萬物亦莫不有初也自吾有生之前以遡夫天地生民事物有初之始皆古也今時所謂古乃昔時之今非物有古今也時焉而已昔文公先生作小學書以教萬世始於立教繼以明倫敬身而終於稽古蓋歷傳記所見聞紀述古人之嘉言善行以事前言也人生入學入小學則以是教之所以端其趨向廣其見聞而示之以法則也海南節使周遂士幾自幼聞敏異常方入小學時從師讀文公是書則慨然興起知所鄉往稍

長嗣祖職以僉衛事公暇輒親近儒生購求書籍皮
于軒窻之中時會師友以講閱焉扁其軒曰稽古蓋
有取文公立教之意也以予鄉先達與族祖濟平公
爲夙契世有通家之好求予文爲記予惟稽古之言
始見于虞書之堯典舜視授受于堯傳再世也虞廷
史臣述堯之事遂以稽古爲言由是觀之所謂古也
者非必閱世久遠也則雖父子易世之間成可謂之
古矣雖然古豈易稽哉昔秦延君解堯典數若稽古
殆三萬言自堯至舜一代尚然況生千載之下而欲

考千百載以上之事世代遼邈典籍湮蔡必欲一一
以悉之非窮晝夜竭心思耳目之力一息不容少懈
者豈易能哉是以古人有近思切己之說焉士教出
自武胄食世祿以爲武官所業者武事所聯比者武
將所統馭者武卒近而思之切於己者尤在武焉予
願士教公退之餘涉獵討論之際遠歷乎傳記近接
乎見聞以求古人之嘉言善行寄諸心而服行之無
數焉古人嘉言有所謂委質爲臣無有二心也食人
之祿則死人之事也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也躬自厚

而薄責於人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也貴謀四戰戰
必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毋恃其不來恃吾有
以待之毋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古人善行
有所謂悅禮樂而敦詩書者與士卒同甘苦者以全
取勝先計而後戰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者雅歌
投壺雖在軍旅而不忘俎豆者[illegible]簡易寬小過而
總大綱者擇古人言行而取之以爲吾身今日之用
雖聖賢切問近思之學不外是矣豈但一武將之事
而已士教勉乎哉毋徒慕其名而必既其實也誠如

是予知廣平公於九原之下[redacted]孫能稽古論以服
行之又閱予以言而奬勵之地[redacted]有靈始將粲然而
撫掌矣乎於是乎記

清風樓記

清風樓在蕪湖縣治之北俯瞰大江乃前御史黃公
用極所居也其地舊名驛磯宋人嘗建驛置于此成
化初元邑令陳侯源始于此立螺磯鄉大人行祠祀
三國吳大帝妃越若于年星沙劉侯廷式以進士來
知縣事於祠前隙地構樓四楹取東坡清風閣記之

意名之功未就緒召入內臺而東廣林侯世遠繼其後乃落成之樓蓋爲黃公建也而名之以清風者豈非以公之平生風度澄澈而有似風之行水乎大風無往而不在於水也尤爲清焉萬里長江之濱構爲高廈之居縱目以爲廣大之觀處身既高寓目斯遠當夫天朗氣清之時長天無雲一碧千里清風徐來微濤蹙而成紋旋流廻而成渦湛波澄而徹底眞天下之奇觀也亦天下之眞趣也天光雲影徘徊上下紆徐演漾以沉之軒窗欄楯帷幔之中出入悚袖披

拂衣巾透徹於胷膈毛竅之間無一點塵濁氣水既清矣風亦清焉矧樓居主人禀乾坤清氣擺脫乎塵氛埃壒之外清風高節慕尚古人而一時宦寓凡爲創建及游從者何者而非清高絕俗之士哉夫江自岷山而下至此萬里矣放乎虛空梓乎無垠而聚此江滸尋丈之樓矚目之頃而風水之極觀於是乎備方公年少時乘長風破巨浪縱其所如一日千里所至人仰望其風裁蓋凜凜然中年以來收其湖海之氣於此一樓之間風力劣於前而力則優矣風雖不遠而受用則無盡藏矣以此較彼畧亦相當雖然與其得彼也寧得此乎指日南歸道于湖方將登公之樓以挹長江之清而共享此快哉之風尚期相與賦之

長樂居記

出瓊城而南微圻而西幾三舍許有地名曰北衝蓋古所謂羅源璞鄉也有八王者自閩而來居于茲不知凡幾世至王君才者淳謹而明爽幼以民俊薦從鄉校既而以親老宗單王祀者乏人言于有司歸隱

焉恒自嘆曰士大夫生天地間當爲天地間用然後爲不負天地之所生進則表率乎天下退則知範乎一鄉不但已也吾少有志世用然而卒不致其用用於天下吾無其位與地與其時固不得以行吾志者夫由吾一家而達於吾鄉井之間吾身之所在足之所履耳目之所及量其力可以爲揣其分所當爲即其所居之地隨其可爲之事而樂其用之天志雖不行於天下亦可以行於一家一鄉也雞鳴而起盥嗽之餘即披衣持杖循行階除間迤邐而出於庭院

園圃之中左顧右盼其地可畦某地可畛某地可隴或宜于蔬或宜于果或宜于藥或宜于竹于木其種可蒔或可以分或可以移或可以脩飾剪剔燥而灌之沓而糞之穢而除之柔弱而扶持之欹側而植立之然後呼童僕而命之隨其宜而施其功朝如是暮如是今歲如是明歲復如是積之歲年日計不足月計有餘閱歲久乃大有所成就遠而望之蔚然而成林近而仰之井然有條理粲然相偕一二竹樹列而濮陰野花發而幽香眞人間勝景也乃引山泉汲蘭亭遺製爲曲水以爲流觴樂客之所又於曲水之旁鑿爲深池池之中構亭以避暑池上闢爲園雜蒔百花開軒其間題曰適意暇日與客徜徉園中月以成趣倚軒以暢幽懷登亭以避煩囂興闌而倦則據石而坐草泛羽觴於曲水中一觴一咏以樂其有然之天自幼而壯壯而老無一日而不樂其間其樂可謂大也已矣非但自樂其樂而又以是樂傳之子若孫若曾若玄百千萬年無有窮矣乃總名之曰長樂居豈不名稱長實後君之家子孫爲有可勸駕來京師乃持君所自述者求予文爲長樂居記予與君同生海隱同爲岸生予出仕而君歸隱今俱白首矣凡予之所成就者他人視之固若有大可樂者然以已視之恒見其憂而未見其所以樂焉王君之志雖不克大行於天下而其所以安于一家克于一鄉者則固優游而有餘寬綽而不拘從容而自如舉自之間移步之頃何者而非其樂哉樂不徒樂而且至于長焉樂乎哉王君足不出乎州里夢不至乎市朝生於斯長於斯老於斯聚見於斯死葬於斯視不云乎樂樂其所以生而諺亦云人從生處樂王君歛其所以不用天下之志而用之於一家一鄉聚景以成趣即趣以生樂此其樂所以生生不已而至於長哉予不久歸老於鄉行將訪君之居而即其所以樂者而共樂之君其肯分予以半席否

雲軒記

山東鹽司批驗大使朱珍公澤顏其居曰雲軒內以自號蓋有取乎晉陶靖節歸去來辭所謂雲無心而出岫之意也嗟乎人惟無心然後能雲我有心者先

橫一物於胸中其未出也豫期於將然之先其既出也取必於已然之際卒之期者未必如所期必者不能如所必至於狼狽而歸者多矣此無他私心害之也蓋觀諸雲乎觸石而出膚寸而合瀰漫乎虛空之間山林之衝草木之岑蔚似砲車者似赤烏者似孽絮者似車蓋者似金柯玉樹者似白衣蒼狗者油然而作奇形詭狀體態不一霈然而雨天下澤萬物何嘗有心乎哉雖然莫止於雲天地之大亦無心而成化也聖賢法天時以屈伸時行則行焉嗚呼物豈獨雲哉而陶子顒顒歸之蓋因其偶然之見以寓其悠然之意焉耳公澤樹是名軒亦不可謂無所見也予聞公澤少無宦情偶爲公府所辟遂循資以得今官蓋庶幾所謂無心者則取無心之物以爲軒名以爲已號不亦宜乎今年考滿來京師持予鄉人鄧司知事爲君書求記於是乎書

留耕亭記

瓊大姓附城而居者東則稱唐氏唐氏世多賢至屢正翁尤仁厚長者嘗去所居一里而近平田中築亭

爲墩墩上構草亭日登其間以督耕者以觀稼穡一日携諸子遊焉屢顧而嘆時子彥宜侍側跽而問曰大人何嘆也翁曰吾悲夫人家之盛衰不常而盈虛消息之理恒乘除於其間也天地間萬有皆不可恃所可恃者吾方寸間耿耿者爾試與爾觀之昭昭而茫茫環吾亭之北以至於目力之所不可盡貌綿金莽之際孰非嘗屢之田乎是田也非一家所有也有之者固有世業數十百年者矣又有不數年間而屢易主者矣或暫得而遽失或失之未久而遽復是雖無情之物而人家之成敗興替恒必由之惟其得之也以義則能相與悠久而不失不幸而失焉亦將不旋踵而來歸矣彼得以勢以力以計者卒反是嗚呼自某人席勢以凌其人之卑弱也而豪奪其田自某人恃力以欺其人之孤寡也而吞併其田自某人用計以乘其人之愚暗也而巧取其田田今如故其人安在哉其子孫何如哉惟仁惟義可以久長凡其世澤之遠家慶之長昌衍而賢明發慶而復興者皆自其乃祖乃父方寸中來也小子識之彥宜再拜時翁

之弟廉倩以衡州府伴致政家居問翁言而題之曰
吾兄之意其唐賀監詩所謂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
耕者與請摘其語以名其亭曰留耕翁曰然翁既捐
館彥宜以事來京師館於予泣以翁言見告且曰願
有記余翁之通家子也不忍辭遂據翁語受彥宜俾
持歸以志諸其亭之壁時以語館閣中諸公成嘆曰
有是哉各賦詩以美之凡若干首併附于左方成化元年

弘治三年春三月望日男敦編次

天啓元年仲春望日　宗孫爾毅重編

爾懋同編

毅男兆昌
期昌校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十九

大學士謚文莊瓊山丘濬仲深甫著

記

橘齋記

植物見取於騷經如菊悪草椎薜荔杜衡之類固亦多矣然往往因事及之雜見於篇章之間以寓其比興之義未有專以名篇而特爲稱述者也惟橘也則有頌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先王以告成功於神明者也有非他篇章可比靈均之於橘其推重之也如此則橘之爲物可知也已予亡友劉文羽之弟口傳字文輔世其家學醫者也以橘名其所居之齋兩京公卿大夫士咸爲賦詩今又求記於予予觀文輔所以名其齋及諸公諷詠之意不過取蘇軾橘井之事焉耳今大綠葉素榮剡刺剸果今之橘即古之橘也有人於此摘其葉汲井水以飲夫遘疾之人果能取效乎哉吾知其決不能也不能取效而後之人猶且效之何也雖然古方有云其皮之青者可以消食破積皮之紅者可以益氣利肺然亦千八十二種中之一二耳果足以盡藥之用乎哉吾知其決不能也不能盡藥之用而後之人舍其粃而取其糠又何也予故願文輔近舍蘇仙之繆悠而上進於靈均之高古可乎是故守其恒心如橘之深固壹志可也專其世業如橘之受命不遷可也自慎不失其吾諸疾之心歟廓其無求其吾嗜義之志歟不寧惟是又必精其內行以任夫道青黃雜揉以著其文及其至也則雖行可師長如伯夷秉德無私參天地亦可以驅而至矣予也無似頗歲并謝與之長交而不敢貳焉夫然則譬而造於儒不徒技矣文輔念之哉是爲記

潛齋記

予友庫部大夫陽君謙亨嘗過予謂曰吾之同寓友蕭尚德氏吉之白沙者姓自幼有志問學嘗以所業尚書試於有司輒不利既而鄂之屬邑蒲圻邑大夫聞其名以經明行脩薦爲邑文學起至京師適有暫止之例遂不果用居久之幡然勃然思聞吾與先生交好仰代徵言記其所自號潛齋者幸終惠之予聞古之作記者記其規制及其歲月始末也姑以其善

直之可乎夫潛之時義大矣哉時潛而潛則其潛也不終於潛潛而不終於潛則其潛也乃所以爲不潛之地也是故伊尹潛於莘野矣而不能潛於形來之日以至呂望之潛渭濱及乎後車之載則亦不能終於潛也是則潛也時也不終於潛也亦時也聖賢之出處初何容心哉亦時而已矣[illegible]惟人哉而陰陽物理莫不皆然日潛于夜至于旦昔則不能潛矣月潛于晦至于弦望則不能潛矣而寒潛於秋冬至於春夏則不能潛矣與夫龍潛於淵虫潛于蟄一旦祁祁之氣興虺虺之聲起其能終潛乎是則時也者大而陰陽不能外之小而昆虫不能外之則夫人之用舍進退豈能外之而有爲哉今蕭尚黻氏以潛名其齋蓋知時之道矣乎然此特時之潛耳非所謂心之潛也蓋身有時而潛有時而不潛而心則無一時而可不潛也潛之時固潛也不潛之時亦潛也潛天而天潛地而地不以隱顯而殊不以古今而異不以聖愚而間必如是然後合內外一體用而有以爲聖賢之歸尚

黻氏其勉之哉

進學齋記

潁州貳守清源高君之家嗣曰昕君皆名其讀書之所曰進學齋今年春昕待君來京師謁予文以爲記嗟乎進之一言爲學之方盡於此矣予尚奚言哉雖爲之言豈能外於此哉然不知生之所謂學果何學也所以進之者果何以用其功也苟徒以誦習古人之糟粕爲學則生固知之矣不必更求其說於予也生侍親宦游南北有日矣請即生所見者以爲生喻生閩產也自閩至燕其道路以里計者殆將萬焉其所經之郡若邑不下百十焉或舟以浮或車以載其所以爲濟行之具者凡不知其幾易焉其途中之所有身之所履而目之所見者山川之流峙都邑之形勝閭閻之輳集舟車之交互往來而不已者不可以一二數焉陸有岐徑水有支流或之南東或之北西者又不止於一焉地如此其遠也履歷如此其久且遽也所見如此其廣也水陸之途如此其多岐而可以旁通也今生之來也不中止焉不他適焉而必至

於燕者豈不以　京師之所在乎使生不由乎履歷不假乎舟車其能至乎此乎今日行之明日止焉其能至乎此乎無也京師者譬則聖人之道也歷履經行所以求至乎聖人之[illegible]一技之能異端之學也生之進學誠如生之來京師行而不已必至其至焉立志之堅定[illegible]之非一日間見之廣且遠而又不惑於他岐不安於小成則學之至於道也不難矣敢以是爲生記或曰生之於學也特欲講習討論而已乎以聖人之道語之[illegible]不凌節而施乎嗚呼學所以[illegible]盡人道聖人人也我亦[illegible]或者退因書以遺生[illegible]玩焉

竹坡記

竹之爲物取象於易任士貴於書播詠歌於詩具儀物聲音之制於禮樂植物之見錄於經也莫備焉是以大雅君子寓志於物者恒有取於斯安成吳先生掌教南雝時齋居之旁有積土如坡然坡之上有竹十數竿散陰覆軒墀間先生退自彝倫堂諸生執經問難者日造齋下憩竹之陰以俟先生之訢當天日晴明之時清風徐來綠陰滿庭先生布席於茲橫經其前諸生鵠行立以序進而質所疑讀易者以蓍筮問讀書者以繇蕩菌絡問讀書者以菁菁莪莪之義問讀禮者以爾筠笏本管簫簫實之類問先生一一會之盡其詳諸生克克然各有所得也乃揖而退先生語侍者曰向者之問殆有啓於吾心矣乎吾平生於物百無好也獨於竹焉嗜之不翅義理之悅我心六經者義理之所自出也而竹之用備焉吾之所以取于竹正以是耳向者之問非徒啓於吾心殆有所契矣乎小子識之於是以竹坡二字揭諸齋居之楣因而以自號焉明日諸生聞而嘆曰先生六經之宗師天下學者所取正焉若也本六經以取竹一洗唐以來詞人墨客之陋其諸異乎人之愛之徇行[illegible]相率成以竹坡先生稱先生焉未幾　朝廷以纂修事召先生來史館予忝在執筆之末先生間以語予且曰竹無處無之南雝吾不復往矣兒子輩知吾所愛在此也乃於家居壺丘之東營齋居築土坡植竹

竹與南雝等以待吾之歸老也幸子爲我記之予不敢以弗文辭因次第先生與諸弟子會問以爲竹坡記俾天下後世知以六經取竹者自先生始

柏庭記

增城有隱居之士廖其姓植柏滿庭日哦其間客至則曰子姑去毋溷吾吟思徐徐丁于樂以忘憂亦猶崔丞之於松也客有來京師舉其事語予者請優劣之予曰廖君則優矣客曰何也予曰君隱者也不事事而自適其適宜矣彼食君祿佐其人長以牧其民傾乃窮月力以吟哦漫不可否事自爲計得矣如民何是則君爲優矣客拜曰先生之言趣矣敢請一言以記其所謂柏庭者可乎予曰古人所謂記者所以載其建置之規制紀其歲月之始末今廖君植數柏於庭除之間非有規制可載歲月可紀也焉用記爲哉予意不過欲推明其志操之所在而已若乎得無欲厲其堅貞之節以守其歲寒之操矣乎若然可謂有得也已矣彼其百花之艷冶衆木之敷榮非不可愛也人皆說之而君獨不之取焉謂非有所得不可也

然則何得乎禮不云乎禮之在人也如松柏之有心也志其在此歟傳不云乎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操其在此歟請以是記之如何客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先生之謂也請書之遂次第其語以客言者！爲柏庭記廖君名其所謂客者其甥太學生顧華也

雪筠記

南海黃林鄉是時裕客　京師介予友林宗敬求予記所謂雪筠者曰言其生於物無所好獨於竹深嗜而酷愛之而於雪猶竹也因取以自號予惟嶺南固多美竹而雪則非其地所有者今時裕兼取而並言之豈亦有見於古人觀物之學心其理而不泥其迹者與古之[illegible]愛竹者曰王子猷其居吳時舟聞士大夫家有佳竹徑造其下諷嘯久之及主人出延則不顧而去暨其在剡雪夜乘興泛輕舟訪戴安道饑造其門興盡遂返方其諷嘯之時不必有雪也乘興之頃不必有竹也然而以一人之心愛可以見二物之趣同得其一則其理固以均寓於其中矣政不必兼而有之也彼方外士有爲雪齋者乃瀝粉於草

木之上以象飛雪之集則是有見於目無得於心也然則所謂見者豈眞見哉特爺何之居越環所居皆竹固見竹不見雪也今而北游幽燕當盛寒之時爲多雪之地則又見雪而不見竹焉夫不拘於迹而惟理趣之求假異以會同因此而得彼非眞有見者不能也噫見所見於無見之境非獨有所見且亦有所得矣予故不辭而爲之記云

筠莊記

瓊城之北有大族曰會氏會氏之老曰伯崇翁翁教德業善性無所嗜好惟於竹靡愛焉環其居數畝不他植荷荷然左右前後皆竹也監察御史致仕唐公汝霖嘗過而題之曰筠莊唐公既已去世而翁今春秋亦六十有四矣余有爲之記者以溥其鄉人子弟也屢以書來　京師徵記且曰子以文學遭際盛時官館閣凡天下求文者皆輻輳於子況吾鄉人之老者又子之執友乎吾莊之記子毋庸辭溥得書閱畢泣而言曰公與先君子同生乙亥年而先君棄不肖孤今三十二年矣平生故人存者無幾其同年生而相厚者今惟公一人在溥兄弟視公如父雖委之以力不任之事尚不敢不盡其心況鈴槩之末素謬爲衆所推者乎第恐寡昧言不足以達意無以副公命耳遂強成之夫天地間植物根而榦榦而枝而柯而條而葉大率相似惟竹獨異他物不類亦猶君子在衆人間爲獨異耳古人稱之爲君子良以是夫環公之居森森玉立堅勁而有節虛直而無心或潤澤而有文或疎通而不俗何君子之多也孔子曰爲無君子者斯焉取斯信哉吾知公之起居食息吟嘯歌咏左挹其袂右拍其肩瞻而後顧無非君子也雖以脊之稷下淇之汲頻青之會積不是過焉爲公之子若孫者生君子之林熏君子之德如麻生於蓬然殆將皆爲君子之歸乎游家距公莊所不三四里異時蒙　聖恩得歸告歸覲故鄉行當撫杖屨從公後以觀所謂君子者尚能爲公賦之姑先此以記

愛竹居記

古之人以竹爲用至後世始以竹爲玩焉自黃帝命伶倫取竹於嶰谷以爲律呂庚庭之部笙簫興焉王

周則竹之用備矣或以爲簡或以爲笏或以爲遊戲非以爲用也漢魏以來猶然晉世始以風流相尚不事實用於是有竹林之遊然猶未聞有愛之者愛之者實俾與於王子猷自是厥後騷人逸士聞風相尚取以爲號用以比德慕其虛者有之尚其節者有之而愛之者益多矣廬陵劉君隱居不仕他無所好性酷愛竹環其所居間植竹數百竿命其里曰金竹至其孫章不忘先祖之所好因自扁其所居之室曰愛竹蓋以先祖于澤所存非若晉人之愛也昔蘇長公有云醉翁行樂處草木皆可敬夫慕其人者於其所行之處一草一木尚且加敬之矧爲其後而於其先人之所親植者乎章之愛竹也宜矣公之敬草木者尊其師也章之愛竹者念其祖也於師也則敬之於祖也則愛之愛之仁也敬之義也然則章之愛是竹也其亦出天理民彝之不容已者乎章之季父郡博先生嘗教吾郡今來京師命予爲記故不辭而爲之云

桐墩記

墩高丈餘去郡城東半舍許頻川陳君所築以樹桐者也君之言曰吾性嗜琴每歎得器之良者而琴之材非桐不利而桐又必石生者始佳生石矣未必面陽背陰材不良故器不完器不完故聲不揚此琴所以往往失古人之意也然瓊地素不宜桐間有之多生於千壑之野積陰之地吾用是擇勝於陽明之郊加石於積土之巔樹桐十數木庶幾後數十年得其孫枝以用於琴或可由此以得古人制樂之初意乎然非獨己用也凡吾之子弟吾之族姻吾之交游吾之鄉邑吾之後人苟有志於古音者皆於此取材焉可也間筆其言命予記之予以丁卯之秋與君別隨計之京是時墩未培桐未樹也歲辛未來歸僅五春秋再蹕君堂則已蘄然以高森然可把矣以往覩來不出十年其材皆中於琴耶數百年不完之音殆於此復振耶絃誦之聲將由是洋洋乎四海之間而旁洽遠邇耶異日士大夫間有以琴而追蹤古人者必君也雖然爲十年之計者樹以木爲百年之計者樹以德木云乎哉君予同志友也名徵允諾其守世爲瓊人連試於有司不利今貢于春官云

南溪小隱記

東莞陳景輝氏世居其邑之圓沙面溪而築室以爲藏脩之所或顏之曰南溪小隱間以事至京師介其友某徵予記因詩之曰古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閉其言而弗出也藏其知而弗發也時命大繆也今君生　明盛之朝文獻之邦詩禮之族身際其可可以見也言當其可可以出也知適其可可以發也時與命兼遇非若昔人之大繆不然所以興事造業以立久大無前之基茲其時也顧乃深根寧極與遺人棄世者同流何待而隱與景輝曰不然其非有待而隱蓋有賴而隱也使其生也非其時處非其地出非其族方且膠膠擾擾之不暇衆械翁其口百憂嬰其心一搖手而有枵腹接褶也一舉足而有機穽坑塹也叫囂之聲日盈乎耳驅逐之役日勞乎形雞犬不得寧也室家不得有也雖欲少憩以斯須焉不可得也尚何所賴以隱乎是則古人之隱有待而隱也其之隱有賴而隱也此所以有小大之別也乎予聞其言歎其遭際之盛而喜其公識趣之卓也乃筆其言而記之曰溪之原發乎其所又若干里至圓沙景輝之室在焉室前則溪也是謂南溪小隱之云以所居者山林異乎市朝之隱之大也景輝名章故約軒先生某其父今棄化大尹景庸其弟也

蒙溪清隱記

滇南有隱士淄其姓其名者家有別業名曰蒙溪因以蒙溪清隱自號客有自匡來　京師代求其記於予林者特以爲予予詩之曰古之人隱於溪者多矣淄君之意果何慕乎唐人之竹溪隱於酒者也其意或在是歟客曰此蔑棄禮法之爲也非端人莊士之道君讀書好禮豈肯爲是哉胥人之武陵溪隱於僊者也意取諸此歟曰此荒唐繆悠之說也非人倫日用之常君信道明誼豈肯爲是哉然則君之意無乃慕柳河東之愚溪乎曰此逐臣遷客不得已而托焉者也君肥遁丘園無所慕於外何有於托然則有慕乎杜少陵之浣花溪乎曰此亂世孤臣不得已而寓焉者也君生際　明時足跡未嘗一出其鄉何有於寓然是四者皆君所弗取也而其所慕而隱者何

君殆將隱居求志以待後車之載如太公之釣於磻溪也耶曰子求之愈遠矣子以爲太公之隱於磻溪也有意以待文王之載乎抑遇文王不待已而受其載乎子非獨不知君蓋不知太公者也先儒有言卽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苟出位而思舍日用而他求知道者不爲也子盍思溪之所以名乎於庠我知之矣易之象上山下水曰蒙是溪也其水之出於山者乎惟其出之於山故卽封象之似者以名之乎夫天下之水其源未有不出於山其初出也未始不清家者水初出山之象而清者水之本質也隱居之士潔其身於塵垢之外澄其心於汙濁之表其有類於是與君之所以名溪而自號者其有在於是與且將由是而果行育德以養正成聖與抑其有了能繼其志如蒙九二之克家故取之與若君者似亦有待於易者矣客曰君之志誠有在於是子之言可謂得之矣請書以爲記客謂誰子友武定軍民府同知潮陽業君也

東溪記

南海之佛山去城七十里其居民大率以鐵冶爲業有梁氏者世居其間獨業詩禮至名齡者性雅好山水其所居之東臨溪水無間晨暮朝昏飽食後輒者屐踏晴沙循清流且行且歌朝而歌曰溪滔滔兮流之東日光逆射兮影涤其中我欲尋其源兮禹迹不可窮暮而歌曰溪滔滔兮來自西柳兎下洛兮桂纛其枝我欲極其流兮海若不可涯歌竟長嘯而歸日以爲常客有過而聞之者嘆曰何隱流之歌者歟蓋陶道者也豈冷浪孺子之儔歟及[illegible]觀之乃鍛然一翁非稱也走而問之佛山之市[illegible]人無識者乃尸訪之過儒一生生物色其人與其所以歌者乃笑曰此吾友梁東溪也斯人雖不甚讀書而頗亦不求甚解然其所行所言與經書不合者亦鮮故其形之歌詠者渾涵而窮深不用意而意已獨至如此蓋宜尼所謂善人者客忻忻然亦歌而去歌曰滔滔汩汩兮天下皆然孰沿其流兮孰泝其源斯人何人兮獨契其天其將爲魚兮躍于淵抑將爲蒙兮涤于連孰引之進于川上兮我將與之後先東溪之子經以鄉

貢進士來　京師介其友林宗敬過予求記其所謂東溪者且道客所以歌之故予因筆之爲記

牧庵記

盱江俞大有振明自幼究心易學用漢京氏納甲法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定人之吉凶悔吝而處其從違趨避爲人子言依於孝爲人臣言依於忠如嚴君平所云者乃就六十四卦中取謙之一卦三百八十四爻中擇謙之初六一爻得孔子彖辭牧之一言以自處扁其齋居曰牧庵因以自稱振明幼有用世志既而事多不如意僅得掌蔡駙馬都尉家教予嘗延振明教幼子崑不幸殤亡振明因從予游暇日以庵記爲請按爾雅郊外謂之牧周官牧人小雅考牧牧畜者也虞十二牧漢十三牧牧人者也詩所謂自牧歸荑易所謂畢以自牧其牧已者歟廣牧畜之法以牧人歛牧人之法以牧已振明之意蓋有志於謙初六之君子謙而又謙而期以保有終之吉乎是則然矣雖然振明以和柔之資謹厚之性處下位而安貧實不患其不畢也畢之又畢素有也有終之吉可保也予奚容贊哉抑聞之牧之義有三有守有養有[illegible]有欲[illegible]不逸於外養者欲其常有於中衆者欲其不落於後孟子曰求牧與芻其養者歟卜式曰惡者輙去毋令敗群其守者歟莊生曰視其後者而鞭之其策者歟振明守大易之訓用三氏之言道德仁義以爲之場圃前言往行以爲之芻稾禮法以爲閑校敬忌以爲鞭策夫如是庶幾蓋所以自牧之道乎吁用牧畜之法以牧已既[illegible]然後推之以牧人還又以之而牧物不諸已以仁民仁民而愛物聖人之道也謹以是記牧庵振明宜服周之妙數

爲集玉序記

正統壬戌秋八月辛丑予[illegible]客于宮日亭午與同舍生在鍾秀深汝諸偶忽游焉有童子走報曰有烏集于學宮洿池之中比鵝鴨而小似鳧鷖而大足指蹼觜毛色蒼白旁皇四顧馴擾[illegible]書所[illegible]以俟大者乎禮之用爲大夫贄其士昏攝盛以奠者乎是爲也

生乎沙漠之埃隨陽南征集于江湖漠沔之間乃其所也嶺海之南隔山越河蓋彼飛不能遠到之處胡爲而至此耶茫茫鯨波百川斯委四州之間二三千里之域其間之水匯而爲湖流而爲河渚而爲沼沚視茲洿池廣袤何啻百倍且此學宮相去重湖僅一堵許彼皆不之集而顧來于茲謂其無意可乎二友叩予以求其故予謂之曰禽鳥天產也其得氣最先而鴈又隨陽之鳥秋賓南而冬北歸知時者也其稟氣機而先動尤非他鳥之比昔人聞子津杜鵑之聲而須有所占焉矧茲陽禽素稱知時者乎昔者地氣自南而北果有南人以文字亂天下今也地氣自北而南安知無南人以文字治天下耶昔既有驗今亦有驗矣二友戲謂予曰安知非子耶予笑而避謝焉鴈聞人言若對以應童子聚手終篇西征歸而筆之以爲鴈集之序記

梘陰書屋記

歲甲戌予僦居　京師得十數楹于　禁城之東偏可一畝許因闢一室以爲藏脩之所堊以楮中設几案左右列圖書外隙牖于背面南以迎陽明之光牖側有古梘一其大盈尺其高僅丈堊之童童若車蓋然其陰半覆于堦半蓋于瓦而牖戶几案賴以庇焉自夏徂秋蘊隆蒸蒸若焚若蒸而吾一室之中恒若梘清風濯冷朱不自知其在闤闠塵埃之內也予日居其間繙閱書史口誦心惟凡古聖賢所以用心而著於書古帝王所以爲治而具於經史者與夫古今儒生騷客所以論理道寫清景而寓於編簡者皆得於此乎神交夢接之而未言力焉使不爲炎歊所侵以中輟之則吾得於茲梘之助也多矣因而之曰梘陰書屋或者過而疑焉以謂有慕乎王晉公三梘之意也嗟乎公植梘以貽後取必於天也予陰梘以讀書取必於已也取必於天也以德取必於已也以學讀書所以積學積學所以成德成德所以合天又安知昔人所以期其後者不可期於已耶而何疑或者去因書于壁

願豐軒記

予少有志用世於凡天下戶口邊塞兵馬鹽鐵之事

無不究請心意謂一旦出而見售于時隨所任使庶幾有以藉手致用及登進士第選讀書中秘即預脩寮宇通志又於天下地里遠近山川險易物產登耗賦稅多少風俗嫩惡一一得以寓目焉是時年少氣銳謂天下事無不可爲者顧無爲之之地耳旣登名仕版且暮授官可以行吾志矣書成上進凡同事者各除給事中御史獨留四人者爲編脩予與焉編脩職專史事　本朝不設起居注遇有纂脩旋設館帝給筆札惟官長凡例是遵逐事呈稿筆削惟命蓋官

局脩書從古然也其中雖有所見亦不敢盡用己意入院首尾二十餘年四轉官階不離乎言語文字之職凡昔所欲責以爲世用者一切寓之於空言無用之地日斯征而月斯遠今則更顧將種種無非徒時不我用縱有所用則已精神衰薄心志疲倦亦不能有所爲矣於是乎返觀內省而自嘆曰噫溯自七歲入小學十九補庠生二十又四領鄉解又三年試禮部得授官不旣卒業國學者六年歲甲戌始登進士第入翰林方其在學校也有月廩之食升胄監也有月會之饌官翰林也歲有常祿而又日給食夫官翰林之職專於講讀纂脩考試亦猶吏曹之於銓選刑部之於推讞之類也諸司曹務未聞常祿之外別有支給而此入局則有茶果之供鎖院則有文綺之賜進講則有御廚之給諺有之曰經筵頭史館尾蓋以初開講必有重賚旣進書必有榮陞故也詩不云乎無德不報滯生遐外之域學無師授仕無引援一旦拔自草茅之中進之天日之下而又受便蕃之賜優渥之恩如此其厚且至將何以報稱　聖恩之萬一

誠且性忠而拙粗知人間廉恥事不敢出其位而假途於他然則於此將奈何試無已則亦瞻天以致其祝歟夫人類之尊莫尊於君矣而居君之上則尤尊者天也天不言其所以默知而陰定之者又不必有所然露其蹟迹惟陰陽之順序星辰之循軌雨暘之時若者人皆可得而見焉然其尤效驗而最顯著者又在乎雨暘也是故當雨而雨而雨而不至於淫當暘而暘暘而不至於亢則五穀豐登萬物用成將見家給人足而禮義興行禮義興行則盜賊不生盜賊不

生爾禍亂不作矣夫然則　君位之尊安國勢之隆重世祚之延長與天地相爲悠久而無窮焉區區報國之心庶幾在乎杜子美云憂國願年豐此之謂也謹摘其言以名吾所居之軒而書此以記于壁

藏書石室記

予生七歲而孤家有藏書數百卷多爲人取去其存者蓋無幾稍長知所好取而閱之率多斷爛不全隨所有用力焉往往編殘字缺顧無從得他本以考補特或於市肆借觀焉然市書類多俚俗駁雜之說所得亦無幾乃徧于內外姻親交舊之家訪求質問苟有所書不問其爲何書輒假以歸顧力不能抄錄隨即奉還之然必謹護愛惜與可再求也及聞有多藏之家必豫以計納交之卑辭下氣惟恐不當其意有遠涉至數百里轉徙至十數人積久至三五年而後得者其至爲人所厭薄厲聲色以相拒絕亦甘受之不敢怨懟期於必得而後已人或笑其癡且迂不恤也不幸禀此凡下之資而生乎遐僻之邦家世雖業儒然幼失所怙家貧力弱不能負笈擔瓶以北學於中國中心惕然思欲以儒自奮以求無愧於前人及求諸心似知所愛慕者甚欲質正於明師良友引領四顧若無其人不得已而求之於書書又不可得而求之之難有如此者乃喟然發嘆以自盟於心曰某也幸他日苟有一日之得必多購書籍以庋藏於學宮俾吾鄉後生小子苟有志於問學者於此取資焉無若予求書之難庶幾後有與也若乎歲已未補郡庠弟子員甲子領鄉書戊辰上春官卒業大學甲戌第進士即入翰林自此日積月累所得日多歲庚寅丁先妣憂歸故鄉服闋謁　先聖於學宮怵然動其宿盟顧南方卑濕竹帛不可久藏期平生積聚爲工鑿石以爲屋凡梁柱楹桷之類皆石爲之不用寸木廣若干尺長若干尺經始於　年　月落成於癸巳年七月爲錢總若干督其工者鄉友吳雲也中爲木榭若干內庋以書僅成予即北上竊恐後人不知予得書之難而易視之或者又取之以去也乃自書其事而爲之記曰書之功用大矣山一塵之微而可以包六合之大山一日之[illegible]以[illegible]千古之久由一

處之狹而可以遍四海之廣由一事之約而可以兼萬物之衆其雖書乎嗚呼聖人死也久矣而道無萬世不見古人往也多矣而事業終古常新合千萬世之[illegible]千萬世之治迹傳千萬世之語言演千萬世之理道皆於書乎是賴上也生乎千年之後而知乎千年之前具乎一物之形而悉乎萬物之理處乎一室之間而周乎[illegible]之勢非書曷以致之哉人生天地間不爲儒[illegible]已有志於儒以從事乎聖賢之道未有舍書而能成者也[illegible]有之通天地人曰儒一

物不知儒者所恥一書之不讀則一書之事缺焉書亡在天下自五經而下若傳若史若諸子若百家上而天下而地中而人與物固無一事之不具亦無一理之不該學者誠即是而求焉則可以貫三才而兼備乎萬事萬物之理備之道其在是矣雖然書不貴多而貴精學必由約而後可以致於專精而約之以盡其多與博則氣質由是而變化心志由是而開明德業由是而崇廣析其精而至於不昧合其大而極於無餘會其全而備於有用聖賢之道夫豈外乎是

故區區積書之心誠有在乎是所以期待吾鄉之後賢君子者甚遠且大其必有副乎望者乎使誠有之恨乎耄矣不及見也雖然冥漠之中無知則已萬一有知亦將惕然快輭然笑也謹書此以俟若其規條名目則悉具于碑陰

學士莊記

學士莊在邊城之西北二里而近翰林學士在濬仲深之別墅也或曰學士文學侍從之臣在 天子左右[illegible]以說者也列一登進之勢仰通籍金門出入禁扉幾二十年始以太夫人喪一歸故鄉服除即行蓋以官爲家以文字爲業固不待莊以居用耕以食胡以別墅爲哉嗟乎此正區區深意之所在也予先世閩人來居于瓊世數久遠自七世祖學正公以來代有祿仕惟先公早世雖不仕而亦有贈之命世業雖以士而率亦未嘗廢農蓋仕者其暫而耕者其常歟予家侯城以居而先世多負郭之田去所居一里而近有田一區四際皆深窪而其中獨窖然以高其旁田皆歲再熟而此僅一穫焉始予少時恒患

海外古無高人勝士故其地無可以賞心會意之所
歲脩之暇求一息游之處不可得也是時即有意經
營之力不能及且弗暇也會免太大人喪家居無事
思欲成夙志而謀之吾兄伯清先生先生曰何用遠
求盍即卅陽田爲之即目其圍繞其四而三之用其
一爲村而田其二如故乃僦工起其三之土而畚之
築[illegible]二以爲村基周圍若干丈爲畝者若干餘田
漾[illegible]涂可再耕歲會其所穫不常數焉環村之址
繫溝引水繞之村之背旁際爲長塍塍上壘石爲

三小山山下有亭環種時花村前際爲方塘周若干
丈塘心砌石爲釣臺當其前積土爲圃堆名小鰲峰
環村皆種芳竹雜時花果草木於其間小三山下繚
以周垣中構堂三間翼以兩室前爲圃亭亭之前爲
果九曲之其下爲月池各有偏堂曰瞻玉旁兩室左
曰朕日右曰原風亭曰一處蓋摘歐陽子內制集序
中語也其他如所謂小鰲峰者蓋擬帝閣中之鰲石
所謂小三山者則又以視道家之山蓬萊方丈瀛洲
合爲直堂之前有門扁曰小瀛洲其外門曰學士莊

又自村徑始涉田塍有石門焉曰卅即仙境本其地
舊名也堂既成吾兄伯清會客而落之試與客立釣
臺之上而四顧焉一城之景咸會於斯漠漠水田四
際山麓在南吾先人之廬於是乎在倚木叢蔚之間
華表矗矛露出林杪此　朝廷旌吾先妣之守節不
貳者也而吾之登甲科官侍從有司所表之綽楔亦
於是乎見之與凡吾廬之所有若宵勑樓若可繼堂
若顧豐軒若隱約可指示也稍南而東是爲郡城雉
堞連雲樓閣倚空衢道之交互庠龠之櫛比閭閻之

雜遝或近或遠斷而續焉隱而見焉蓋四州十邑之
大都會處舉目而東不半里許鬱有叢祠祠之兩旁
翼以居民極其日之所至金碧煌煌照耀林谷是爲
佛老二氏之所宮其東北之近地周列將帥祥之所
月凡三校閱於斯金鼓之聲旗幟之物非可隱而日
可見斯則吾莊之近京也試又登小三山而四望焉
一郡之景亦莫不畢會于斯蓋吾郡所謂王山者西
石也中坳而旁峻有似馬鞍然故又以形似名原其
山之所起自海北之徐門之石門其脈穿海底而南

御蘇子所謂地脉何曾斷者橫亘郡城之西勢如奔馬爲衆山之峯朝夕日光霞彩敗金抹翠排闥而入吾堂中有如屏障之列儿案間然引領而南越吾居西六七十里有橫嶺隱隱然雲霄間者陶公山也道家所謂七十二福地之次二十四者焉天宇空闊烟霏之外有峰巒累然如貫珠列於東北雲海之涯者七里頭也林木蔚然如叢翠叢於東南坡陀之間者雪山也此二山皆有祠宇有司歲時祀之其他如蒼屹之幽雅東石之秀茂雷虎之蹲伏銅鼓松林之渺茫隨陰晴而隱現或有或無或在有無之間其水之大者有南洩江源發自五指山經臨澄定三邑之境繞城之南而東之折北會諸溪以入於海距此半舍許舟沿泝其中往來檣帆其未越林表而出可數也吾郡以海爲疆界自此北至海道僅十里所謂神應海口是爲港門帆檣之聚森如立竹汪洋浩渺之間山微微如一線舟杳杳如寸葦晨昏晦氣結成樓臺峰岫千態萬狀日光射之錯雜如錦繡光耀如璣異天下奇觀昔人所謂奇絕冠其平生信非虛言矣

茲又吾莊之遠景也凡吾一郡人物邑居之繁山水登嘯之美皆可於此一寓目而盡得之伯兄與客觴望既畢謂濬曰茲不可無記宜詳書之以示後之人使天下四方知吾衛之紅島之間有此奇偉秀絕之景顧不可哉濬惟中國之在天地間如方舟之浮於巨浸中然吾郡以最僻之地居蒼海之外則又如浮一匏於方舟之側然可謂微而微矣今　天子建都于燕而吾郡在越之極南可萬萬里也眇末小，無才無德徒以文章小技遊陳盛時宜身金馬玉堂之間側迹勾陳紫微之下豈非幸之幸哉蹶然出處有其時而進退當以禮苟知進而不知退有以進之而無可以退之之地以是而事君則昧大易隨時之義犯夫子患失之戒大不可也此區區所以預爲歸老之計而仰歐陽子之所云云者以爲堂亭之名非敢以誇諸人也聊以志吾志焉爾異時上乞骸之章天子幸閔其愚而以桑遠之禮優之俾得以守其世業終其初志歸與伯兄優游容與娛老於是莊之上次更而飯之釀秫而啜之又推之以及夫鄉人父老

醉飽之餘相與鼓腹而歌吟稽首以祝頌庶幾以報聖恩之萬一焉不幸一旦盡先朝露也又以是遺子孫尚亦有利哉

野花亭記

禮曰天地溫和之氣盛於東南五嶺地當中國之南而吾郡又居五嶺極南之徼天之暘明貫通於四時地之清淑旁鍾於庶類是以物之生於斯也形瑰奇而色鮮華味甘美而氣馨香獨異而且多凡他郡所有者之有之而其所有又有他郡所無者予自蓋歲

相知讀書即有意於物理之學而於花卉亦傍及焉凡名具於載籍文字間徧即人家園圃求之亦多有其所無者無幾爾而時又於載籍文字之外得其無名者甚多意謂方名不同耳他處或有未可知也及游郊野山澤中所見愈多亦有甚奇特秀絕者詢之土人或有名稱或無名稱不止一類意謂游歷未廣安知他方無其類邪既長渡海而北歷高雷之境抵于羊城由是沂湞溪踰庾嶺沿章江而下浮大江歷吳楚齊魯宋衛之境入燕京所至遇士夫博雅好事者往往詢之所見不過同此數品其間載籍文字所不者亦或有未識焉或此以為是而彼以為非迄不知所定於是乎嘆曰花卉之生于中州可謂幸矣然人且猶有不盡識者矧不幸生於遐外之或者哉其不見知於人無足怪也是雖有瑰奇之姿華艷之色芳方之氣亦無由以表見于世惟自生自落於荒山野澤間與蓬蒿榛荊伍而已一何不幸之甚哉使誠一有所遇焉持之而北與他方所有者相比較固不必盡出其下或超而出之者亦未可知焉而彼

生於其地遇得其人方且植之於庭階之前培之於盆盎之內滋之以膏腴沃之以潔清慮其弱也扶之以竹恐其燥也蔽之以蓬虞其或為物所傷觸也而又護之以闌檻朝視夕顧以覬其長成開發迨其及時而開也設其召客以賞之分題賦詩以詠之詠之不已而或又寫之以圖不幸為風雨所摧敗焉相與嗟悼之無已若是者豈其物一一皆足以動人哉得所處也殷陽子有言凡物之幸不幸視其處之而已予與是花同處遐邊之域目親見之者多矣皆他方

之所未有者也其容其色其香一皆出於天然而未嘗假毫髮之人力且猶如此使其得與於人家苑囿軒榭之末而受園丁之培養爲士夫之賞識殆將與之爭妍競秀未必盡出其下也其如所處不得其地何予每見而憐之思欲移入家園中以其類而命之以名名有未雅者爲更之有志久矣歲己丑聞先妣[illegible]自然休明年抵家又明年始免喪乃遍於鄉友好事者遍於山野草澤間遇草木之花卉可以入目供賞者盡移植吾學士莊中前後發[illegible]種爰於其中構一亭以爲賞玩之所名之曰野花亭意將待其封殖既成之後標其名而繪爲圖每種各咏以一詩使草木之生吾上者雖不幸不見賞識於中州士大夫而亦有聞於吾鄉之人或可由是而傳播於四方焉惜乎吝七新培氣脉未屬倪而萎稿者幾半爲程限所薄遂爾北上竟未克如所志而重歎是花卉之不幸也雖然予髮種種矣不日上章乞骸骨聖天子幸憐其老而賜之以休閒尚當成其素志安知其不終幸哉朝聞無事坐顧豐軒中將春而初霽

草木競茁忽然動家園之思信刻置莊門以爲亭記用著吾志是記也豈直爲野花發哉

可繼堂記

可繼堂者瓊臺丘氏之正寢也思貽公所題堂楣對句語也迪官滿考赴銓曹留　京師又明考學士公卒于家時先祖年五濟七歲[illegible]公[illegible]京師其後

棺之語聞者傷之先祖平生兄弟輩從推而遠之亦無宗族繄宗族之重如一絲之引千鈞而喪子者先祖指吾兄弟告之相承然未有殁者今不幸而由而大者所以大殁者其在二孺無一子堪供老喜有嫂孫可繼之揭於寢堂之楣鄉人多稱詡一日先祖坐堂上兄與濟偕侍

祀承吾世業隱而爲良醫以濟家鄉可也謂濟曰爾立門戶拓吾祖業達而爲良相以濟天下可也時吾兄弟俱幼稚愚騃不知先祖之言爲何如然自是亦知惕厲自持不敢失墜兄年十有九濟少兄三歲而先祖棄去時正統丙辰歲也歲己未濟始補郡庠生甲子領鄉闈首薦己巳兄爲有司薦繼先祖職濟登甲戌進士選入翰林爲庶吉士除編脩累陞侍講學士學士國子祭酒禮部侍郎歲癸卯蒙　天子推恩贈先祖爲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自先祖捐館舍至

是四十有七年題二語後則五十有七年也茲二語者鄉人父老至今猶能誦之如昨日然而是堂則以既歷而更新之矣濟兄弟佩服斯言兢兢如一日未嘗少置諸懷濟於官次嘗求能書者書可繼堂三大字寓歸以遺吾兄俾刻而寘諸堂之楣兄嘗命濟以記濟領之而未果歲丙申不幸先兄亦棄濟而從先祖於九泉不及見　天恩之降矣嗚呼痛哉濟髮髮亦種種矣久官于朝而乞骸之情尚未得如所願因述所以名堂之意以貽子敦及從子陶融俾買石刻之而立于堂門使後之子孫知今所以名堂之意而

所以繼繼於無窮而又爲之言曰繼之爲言大哉天非人不繼父非子不繼人能繼天是爲聖人所謂繼天立極是也子能繼父是爲孝子所謂繼志述事是也然天有可繼之道然後聖人繼之父有可繼之業然後孝子繼之有天而無人則極不立有子無子則世不延此古之君子所以創業垂統必爲可繼之道而承其後者必持循遵守之而不敢失墜使其可繼者世世接續而延長之父作之於前子述之於後必如是而後可不如是則不可所謂可者斷斷必爲之辭非僅可而未盡之謂也茲則吾先祖言外之意謹用推廣之以示後之人爲吾子孫者服膺吾言其尚如吾兄弟服膺吾先祖之訓然爲之先者必爲所可繼而不可繼者弗爲爲之後者必繼其所可繼而凡可以繼者無不爲如是庶乎爲丘氏之孝子矣乎不然則辱祖悖親其不孝也莫大焉

天啓元年仲春望日　宗孫爾毅爾懿重編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十九終

大學士謚文莊瓊山丘濬仲深所著

傳

夏忠靖公傳

公諱原吉字維喆其先會稽人徙饒之德興祖希政仕元爲湖廣行省都事父時敏 國初爲湖陰教諭始家焉母夢三間大夫入其室生公公生有異資年十三喪父即刻志向學以詩經領解薦卒業大學遷入內廷書制誥擢任戶部主事大爲當時都公新所委任會 大朝覲執政大臣劾諸司之怠事者有旨宥之郁堅請不已有劉郎中者忌公因奏公主使郁 太祖以問郁郁對曰臣愚過聽罪後書筭生罪甘萬死 上意解宥之惟逮諸書筭生于獄劉計不行復以公專部事爲言 上察其奸并誅劉三載秩滿吏部引 陛見公跽面陳母老請歸省且曰臣去家遠乏僕從乞寬其程限并暫假在官隸卒從行 上特允之人以爲殊典是時公初爲部屬已爲 上心所眷注如此三十一年陞本部右侍郎 命充採訪使巡撫福建尋又出鎮蘄州 太宗皇帝入正大統召還擢左侍郎踰月陞本部尚書 上勵精圖治凡建文時教條政令有所更革者皆命公申明之凡三十餘事又明年蘇松諸郡大水奉 命往治發粟西兵民數十萬疏決壅滯既而 上命命都御史今士吉齎水利集往賜公俾講究拯治之法公乃集其事官屬濱河吏民及凡諳曉水利之人博求參考以復奏謂嘉定之劉家港徑通大海常熟之白茅港徑矢大江是皆大川才流迅急之處宜浚吳淞江南北兩岸安亭等浦港以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茅二港使之直注江海又於江大黃浦乃通吳淞要道今下流壅塞難即疏浚傍有范家濱至南跨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令深闊上接大黃浦以達泖湖之水此即禹貢三江入海之跡俟既開通相度地勢各置石牐以時啓閉每歲水涸之時滌築圩岸以禦暴流如此事功可成於民爲便上從之公一一如所言而行水患乃息又以其民久勞而饑奏發廩三十餘萬人賑之躬行督勸散給有方全活者甚衆永樂十年冬入

尚書部事 上諭公曰何以部事付部而部而要
委卿以部內農務廣內外克濟今新死付卿以部事
卿其盡心力總公首請裁冗食以省浮費量有無以
均出入平賦役以甦民困又言鹽法濫傷而係不許
勢要開中以妨商買錢鈔國用所資不許富室專利
以沮貿易以至禁包攬戒侵欺清倉場廣屯種平價
值皆當立定規以施諸天下 上嘉納之時承建文
廢弛之後靖難之師方息府庫空虛無有蓄積一時
錫予功臣賞給士卒大封親藩增置武衛添設百司

而又召集天下儒生數百人於館閣纂輯大典未幾
遣二十五將軍大興安南之役遣內官造巨艦航西
南大洋海以通西南諸番財用之費以億萬計皆取
給於戶部公晝夜焦勞經營綏輯惟恐拂 上意而
殫民財時初建北京採官殿材於西南 命公暫行
督視自南京抵北京給以官校察其怠事者懲治之
公即移諭軍民使其趨事懲一以戒百人人效用事
濟而人安行至德州有 旨召公還且諭公曰行止
卿自度之朕不中定也七年春二月車駕巡幸北京

命兼行在禮部都察院事扈從歲餘 上以北虜犯
邊親帥六軍往之時 宣廟以皇太孫留守北京
命公輔導兼行在六部都察院大理寺事庶事俾舉
京師肅清 上還大喜賜鈔幣鞍馬冬十一月 車
駕還南京以從行勞賜休假十日尋 命輔 皇太
孫周行鄉落以觀民俗繼命開武[illegible]以知女事公
所至隨事納忠多有裨益九年秋九月九世祖清
上親[illegible]殿降 勅獎諭有循良篤實如古名臣
之諭并 賜帶封祖父母一月 上以 太祖實錄

建文時脩多失其實永樂初再脩亦會卒未備 命
史臣重脩 勅公與姚少師廣孝監脩未及成而姚
公卒公獨專其事七年始成上之十一年春二月扈
從 車駕巡北京十六年脩大下郡志 命公提調
十八年北京宮殿成奉 勅召 皇太子 皇太孫
于南京既起行公先馳奏 上命東宮宜綏行公見
具傳 上有東宮曰君親蠟有命臣子其敢緩乎公
既至入見 上問所以遲來故公具述東宮言以對
上悅公因言邊年營造民疲轉輸逃亡者多今宮殿

告成宜愛養民力凡各處流徙之民請悉宥之新復業者蠲所負　詔行之十九年夏三殿災公上疏極言請寬民力蠲負貸使民心悅則天意可回　上嘉納之是歲因災羣臣各言南北建都利便不同科道官因攻大臣　上命面辯于庭親御午門樓視之密命中使詢公孰是公曰臣等非之科道言是　上兩宥之或尤公肯初議公曰不然天威嚴重言董歷事久言雖失幸　上憐之若言官得罪所損不小衆皆嘆服冬十一月　上以北虜携貳　命公與尚書方賓呂震吳中等議親征公等議宜且休養兵民未奏會獨召賓賓言今糧儲不足遂召公問糧儲多寡公對曰僅及將士之用耳不足以供大軍仰　命公往視開平兵儲吳中入對亦與賓同　上怒急召公還賓聞懼自殺公至　命繫公于內官監籍其家惟得賜鈔千餘貫餘皆布衣瓦器而已明年正月　車駕復北征出塞不見虜衆以軍餉不足而還又明年上崩于榆木川　仁宗皇帝即位即日復公官公以服喪未終辭　仁宗勉留之曰國家不幸有大事正賴相與共濟艱難安得遽去卿云有喪我無喪乎如卿辭職朕亦不當在此公不復敢言　賜賻禮遣官護其喪歸營葬事　宣宗以皇太孫正位東宮加公太子少傅時呂震為太子少師班公在卿進公少傅仍兼前職兼食三俸公固辭許辭太子少傅一俸同時大臣當受　請命翰林草草　上取筆增二語曰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忘且論從士楊士奇等曰此實朕心蓋卿等匡輔之功也遂召公賞公賞金彩前賜銀章其文曰純誠[illegible]其文曰[illegible]論曰[illegible]有過衆卿仰具奏來以此識[illegible]朕[illegible]四月　命兼掌禮部事特賜象牙字印以便會抑其文曰正直蓋以旌公也又以公有匡輔功賜第一區一在南京一在北京門五項　仁宗賓天預聞顧命時　宣宗為皇太子監國南京遣命徵還嗣位時有漢庶人之變中外洶洶羣臣欲出郊迎　太后命獨留公佐襄王留守京師輔臣郊見　宣廟首問公及塞少師衆等不能對既至召公慰曰朕聞　太后諭知留卿意卿奉　皇祖命輔朕有年非他人比卿當

以所事 皇祖者事朕賜寶帶 宣廟既嗣位公以舊輔倚毗尤重宣德元年漢庶人反移檄誣輔臣奸邪亂政以公爲首蓋以大臣中公最爲 列聖所委者故指以爲兵端 上夜召公等入議公免冠謝曰臣不才致變親藩罪當死 上曰卿何爲是言彼蓋假卿以興兵耳休戚與卿同之 命公坐密議屏左右語楊文敏公榮首勸 上親征上難之顧公公曰往事可鑒不可失也臣昨見命將而其色變退臣等而泣在廷如此則其臨事可知又曰兵事貴速且有辭宜卷甲韜戈而往一鼓而平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榮言是 上意遂決即躬帥六師征之書夜兼程而往師臨城漢庶人懼欲降猶令人繞城上詈公惡人既得大被 恩賞賜公關者三人授公朝參出入公固辭曰舊制非勳臣不敢用 上曰卿輔導忠勤非勳而何乃拜 賜是歲扈從 車駕巡邊既還 上以蹇公及公等四人年老不欲煩以有司之政 勑公曰卿等事 祖宗積效勤誠朕嗣統以來尤資贊輔夙夜在念圖善始終蓋以卿等春秋

高尚與劇司優老待賢禮非攸當尤師保之重寅宪爲職不煩庶政乃副倚毗可輟部務朝夕在朕左右相與討論至理共寧邦家其專精神審思慮誼致嘉猷用稱朕倚眷老成之意繼 賜銀章一其文曰合弘貞靜蓋以褒公德董云五年春兩朝實錄成 賜宴於中府明旦入謝既退得微疾命家人具湯沐浴正襟端坐召其弟及子告之曰吾以一介書生叨居重任慨無以報 國家言訖而終時五年正月二十七日也享年六十有五先二日有星墜庭之西南

光燭地者久之 上聞訃震悼命有司製棺給賻管塋遣禮部尚書胡濙諭祭贈特進光祿太夫太師謚忠靖官其子瑄爲尚寶司司丞仍復其家自公侯貴戚至郎曹將校咸往祭弔衛卒京民亦爲流涕公性至孝少失怙毋太夫人守節公終父喪即出教里塾取束脩以 養及通朝籍每出必候問起居公退非有客不離敕側友愛諸弟其弟有使酒者破其醵器家人奔告公笑曰弟又醉邪留二僕在南京資其用度略不計平生與物無忤受人之惠雖微必報少

時曾受知於邑教史九部俱賞禮待如初恒分俸以濟其乏與人交忘勢分篤親舊有無[illegible]共朝祭酒僦屋以居公待賜第仰以所居[illegible]之胡致仕去就嘗以爲嚴不庶人國于卿郡不逆事爲罰王所欲　上疑郡人有頌者公請以自口保之竟免究郭尚書敎使樂安州爲同事者所譖公力爲救解遂得免其他如寬諸坡妖黨解袁忠徹危疑不念昌宗仰宿懷昔世所謂陰德大並者公心無適莫渾渾然不見圭角小人有所緣犯所裁置之不問公平居無事則如也

一遇事明敏奮發嘗奉　命兼理諸司政務吏牘滿前迎見立解拔根適節各得其宜商功計利惟恐有弊桓曰不可使後人難爲繼而戕吾民也其掌國計最久凡所建置區畫明於閭閻斂散之術科分戶別有倫有要一一可爲後法歷事　四聖隨事獻忠凡持論必歸仁厚存大體天下之人陰受其賜者多矣一時大臣與公同功一體者惟蹇忠定公時以蹇夏並稱然蹇公特以政事著稱于時而公兼有文學之譽自開　國以來三大纂脩皆公爲監脩所著有文集若干卷傳於世云　論曰天開一代隆長之治必其創造者有可祖之功而繼世者又得夫可宗之德也功立矣德脩矣然尤得夫股肱心膂之臣以贊助彌縫於其間亦爲能有以固其業成其治而綿其祚於有永哉公初入仕時即爲　太祖皇帝所知遇太宗入正大統首蒙拔擢繼事　仁宣二朝始終四十餘年專掌國計其間雖或兼他官權別務總理諸司之事與聞機密之政未始一日離計相之任專於乎大學治國平天下之要顧爲恒在理財用大大治道亦多端矣聖門授受皆才之及而獨朱理財以並於用人誠以用人爲治莫先焉財用既足天下事無不可爲者矣　列聖所以用公之意蓋有得於孔曾之傳也歟昔人論大臣以德量氣節學術才能四者並言謂非兼是不足以當輔弼之任觀公掌國計當內難始定之餘多事紛紜之秋國無乏絕之憂民享和平之福非明於學術優於才能者其能然乎況又一時大臣中稱有德量者以公爲第一公其無愧古人所謂大臣者哉

余肅敏公傳

公姓余氏諱子俊字士英眉之青神人也其先郢之京山人元末入蜀父祥仕爲戶部郎中公生十歲而孤自幼有太志迥異常兒見者偉其器凡稍長從吳廉憲中受詩經中景泰辛未進士授戶部江西司主事陞福建司員外郎在部屢中剛鯁精厲嘗有兩勢家爭田久未決部檄公理之其地名偶與所爭者姓同執爲其家故產公曰決之宜家灣盡張產耶卒爲直之一時能名聞諸上官有難理事輒以委公天順庚辰出知西安府府居會府下公務叢委訟課紛紜三邊之事咸萃於茲而使車過往無虛日公處之裕如也在任六年治行爲關中七府之冠　賜璽書旌異歲內戊擢陝西右參政督三邊軍餉明年陞右布政使時有滿四之變用兵所需取給有司公在軍中督屬趣辦罔有廢缺是役公經畫之助爲多庚寅轉浙江左布政使關中重民惶惶失所倚賴纔六閱月會西夏有警　廷議以爲公居陝久民夷信服莫如用公遂拜公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時虜入黃河套久屯不出　朝廷屢遣文武重臣總制諸路軍馬以備之公具疏言陝西有三邊延慶寧夏甘肅三邊之中延慶於內地爲近　國初逐出北虜遠遁黃河之外至正統初始渡河來犯近邊延慶者始請於沿邊地立界石東西二千里於界石外間設倫林一帶營堡後累增至二十四所延綏千二百里近軍積糧以扼虜入寇之路又於營堡三十里外築墩臺以瞭望虜閱境即舉煙以示警用是邊境久寧天順以來虜知我東西兩邊各據險以守難於窺伺惟延慶一帶地無險阻可以馳突屢來犯邊掠戎邊人以爲嚮道遂知河套所在入屯其中以伺機變自是虜顧居內而我列屯守圉反在其外一入其中不得其出遂至邊將聚兵以爲之備計以近日用兵所費芻糧銀鈔以萬萬計今猶屯宿重兵未見寧息將來供給又難計算臣愚以爲莫若於沿邊一帶墩臺處處築爲邊墻增立砦保雖非天險要爲有據況舊界石一帶多高山陡崖間有川口亦有限數乞　勑沿邊將領各統戍卒及行附近布政司起倩民夫付臣統

領依山形隨地勢或鑿削或壘築挑壕延引相接以
爲邊墻仍乞　勑恭副遊擊等官領兵於界石之外
下營架礮以爲防敵事下諸守將計議以爲虜未出
套未可庀工虜既出乃東起清水營之紫城砦西至
寧夏之花馬池延袤幾二千里每二三里間爲對角
敵臺崖砦連比不絕於其空處築堵者三橫一斜
如新月狀以偵敵避射凡爲堡十有二崖砦八百十
有九小墩七十有八大墩十有　　方之間厥功告
成自是虜寇稍衰初榆林列戍始於正統歲調延安

綏德慶陽三衛官軍分戍而以河南陝右客兵班上
助之未有衛也成化初議者嘗請於榆林堡立衛然
未就緒至是公始請以先年陝右清出逃年不明軍
籍及有罪責戍南土者之子孫免其遠戍就近編伍
以實之且又拓其城北舊加廣之軍中器用百爾具
備率範銅鐵爲之款識以歲月又擇軍中子弟之俊
秀者爲弟子員　奏請建學立師以教之榆林俗不
藝圃公求種於遂教民種植自是蔬菓與內地等又
於界石外開地以爲屯田給軍民耕種得糧十數萬

在以助經費自是榆林爲重鎮而與寧夏甘肅鼎
而三矣虜自後經城下必嚙指相顧不敢鳴鏑何之
癸巳公以功陞左副都御史又明年進右都御史仍
鎮延綏公在延綏首尾六年說者謂榆林之鎮國
初未有也有之始於正統然皆草創未備自時厥後
鎮守巡撫者非一人至公而後守禦之具始大備矣
丙申以本官移鎮關中有　詔命議舉錄安民之策
選將厲兵之方公乃條上事宜凡七　曰衛國之計
二曰保民之計三曰弭盜之計四曰安民之計五曰

選將之計六曰守隘之計七曰善後之計其所建置
皆關中軍民切要急務前人未舉者疏入皆從之行
之至今人以爲便是秋人　朝議事奏兒岷河洮三
衛之民戍南方者一萬有奇易置南北之更戍者大
千有奇就以分戍岡原之胡盧峽弁魏王城設平虜
鎮戍二千戶所領之俱歸鎮岷州四族生義作亂移
兵平之獲首虜四百岷地險隘有　國初指揮馬燁
深入其地至是再見于公羌人遠近相戒曰馬帥復
來矣誓不敢叛捷聞賜勑獎勵有北虜懾其威聲而

戊遭其剝蝕之褒初公在西安時忠城中水多苦鹹民以爲病宋時東引龍首渠水入城以利民汲其後湮廢成化二年又西引潏河之水自丈八頭起脩石碶以啓閉樽節放水二分至西門十有五里貫城中以足民用餘水洩出城積滯日多幾與城基等將至壞城公有意欲脩之未果至是乃議亦如丈八頭開新渠以洩餘水經漢時故城以達于渭以免公私之患人至今便之號爲余公渠又涇陽縣舊有洪口堰山高水下不利灌溉乃出公帑責健吏鑿山開道溉田千頃至今永爲秦民之利遇者恩爲丁酉召升兵部尚書論前功加一品俸逾年加太子太保　賜金瑪瑙帶織金麒麟衣一襲時遼東巡撫大臣依附中貴請舉兵征建州內附女直詔下兵部議公以爲自古馭夷之道守備爲本建州乃羈縻邊衛祖宗以來不盡以中國治治之既多設官以分其勢又開馬市以聖其黨許買牛以結其心非示之以弱也后夷之道當然爾今其酋伏當加等罪狀未著遽欲出師征之非　祖宗備邊本意如必不得已宜別遣重臣往彼節制相機戰守公之意甚欲別遣主帥使邀功者不得行其計然而竟不可四則復據論其開釁失利之由貽忠邊方欺罔之罪是時權倖氣焰薰灼公敢與之抗人皆爲公危既而相繼敗去公卒無患時貴州守將特有奧援亦言播州苗賊獠果等山肆故掠恐滋後患乞調湖廣四川軍馬五萬會貴州討之公言賊在四川而貴州守將請討必有主之者與師五萬以三月計之計用軍儲六萬七千五百餘半年則十有三萬五千而水路山路險阻不通舟楫取給負載必得兩倍之數伏遇全天氣盛而獠獠作非計也上是之乃止庚子丁內艱服除[illegible]改戶部尚書癸卯秋大同有警公議邊備久[illegible]升公莫能振肅之乃命公節制沿邊諸軍事公請兵數萬分戍虜入寇要路守將服公威望紀律一新虜聞之引去尋召還甲辰以星變上言大要欲　朝廷節財用而無浪費於上木禱祈重鹽法而無以實數作羨餘以賜權貴禁奪民利而不許貴倖乞閑內帑中官俾歸給役官中而無預外事凡此皆人所難言者特論快之三月

上以大同宣府乃　國家藩屏雖有鎮守巡撫等官不足倚仗兵荒之後疲敝已極必得重臣庶其有濟乃勑公總督兩處軍務自總兵以下咸聽節制公即日出居庸歷宣府至雲中乃上疏言大同宣府兵民疲敝誠如　聖諭然舉事必先其急者今日事之最急當舉者莫急於脩邊墻臣向脩於延綏已有成効乞以是法推而行之宣府大同及偏頭關自東抵西一千三百二十里各爲墩六百一十今舊墩見有百七十擬新築者四百四十每二里立墩臺一高三丈闊如之對角爲懸樓二空內挑壕塹闊丈五尺深稱闊之五計用五百工十日可成一座以萬人十日計之可成二十座一月可成六十座兩月可成一百二十座以十人守之非但以勝望而亦可以四面擊賊使賊不敢越每歲夏四月秋八月興工遇警即休事已復作暫借用軍民之力雖曰勞擾然而一成之後歲省浸費萬萬命下如公所奏行之既而宣府守將不遵約束公奏劾之而忌者因而造爲飛語銀與左都御史專鎮大同忌者擠撼公行事　命工部杜侍郎及科道官往按之案卷明白無有所私乃止落太子太保以左都御史致仕家居未逾年復起公典兵政比至屢疏以病乞休致不許悉復舊所兼官未盡兩月　憲宗皇帝賓天　今上嗣位屢以疾求去不允疾已亟猶命卧理部事屬楚蜀大荒公慮有變猶力疾草疏乞遣將臣鎮壓之以銷未然之患既封進屢問左右章出未或曰否遂側身而內而卒時已酉二月二十二日也享年六十有一上震悼輟朝一日遣官奠祭贈光祿大夫太保賜謚肅敏公沉重簡默外若和緩內實嚴毅自爲部屬時事事不苟有一事不當輒熟思審處之夜以繼日或對客猶沉吟未已或問之曰官中一二事恐不當耳凡奏疏文移必自起草每夜至二鼓方寢雖疾病中不廢天下事罔不經心而於國計邊務尤所注意一生仕宦立朝之外皆在西北二邊而於關中尤久故於榆林事爲詳其功尤大而灼然在人耳目者在脩邊墻一事其所以大同宣府切近京師依倣所已行者爲之竟爲忌者所沮不克成論者謂其功程已有次第假使未爲

蓋善但十得四五而亦事四五之利不稍愈於盡廢乎論曰古稱儒臣之守邊者首稱韓范然二公之事載諸史傳者議論居多鑿鑿乎見諸行事而有實迹留于後世者亦不多見也今余公之建功在延綏環慶之間蓋二公故壤也而榆林邊墻之脩延袤餘二千里虜人望望而去避民優游以嬉者餘二十年矣使繼公者人人皆體公心踵而葺之僅毋至廢壞則公之功留于後世者豈下二公哉夫天之於夷狄固限之以山川山川不足而以人爲補之因阨塞之關順形勢之便以扼異類之衝突似不爲過是故秦人築城非非誠不甚於不恤民則非也烏可以噎而廢食哉其類爲間亦嘗建此議矣而不克遂而公則深矣且有效矣而或者不廢其前功而顧逆料其後弊何哉忌之也亦非專爲公也方公建議時有云凡事務須足到目過似能經久者方始爲之予固知公非苟然而漫爲之者邊墻之脩成不成不足惜而所惜者民財民財不足惜而所惜者國計嗚呼快一已之私而忘國計之大斯人何人哉

金侍郎傳

公諱紳字縉卿其先錢塘人洪武初以問右實　京師遂爲金陵人父潤號靜虛博雅好古工詩善書爲時輩所重公生而穎敏讀書數過即成誦甫成童從石首汪弘初習進士業年二十以尚書蔡氏傳領京闈薦明年登進士第選入翰林爲庶吉士會　詔脩天下地志公克纂脩官書成　賜名寰宇通志有自金綵綺之賜即拜刑科給事中明年　英廟復辟鑾景泰舊事屢召言官而授以名俾舉劾公時與焉或

賜食嘗諭內閣學士李賢令吏部毋以補外一日晞時有　詔言官劾大臣之非法者事出倉卒公援筆立成彈文辭理俱到明日當　廷奏劾聞者駭服今上嗣位陞本科都給事中首率六科疏論鄭衣衛指揮門達窮弄威福達生謫戍邊天下快之初達以都指揮掌錦衣衛詔獄時邊臣專倚百官過失每擿拾達達懼甚不敢恣及臣被害達專委任以謝通爲心腹一切及臣所爲每事以忠厚爲務時論翕然歸之及通死達專聽其同官呂貴言以右武爲事始

任情張威大興羅織遣官校遍行郡縣緝訪事情有犯者仰遣官屬拘逮所至賊賄狼藉天下騷然李學士以爲言達街之屢欲中傷賴 先帝仁明而止至是訴寃者紛然公時掌刑科奮然謂其僚曰此天下之大蠹言官責也此而不言又何用六科爲仰攘臂草奏當朝劾之時天順甲申也尋陳時政八事 上以其言有理 詔曰前三事朕自行之後言事付所司集議三事者持恒久勤接見納忠言也三言者皆當時要務而勤接見一言尤爲切中蓋 祖宗以來

於凡燕閒之際執政大臣及左右近侍時常皆得接見自 先帝以幼冲嗣位而此禮遂廢內侍以爲故事故公言及之歲丙戌漕河淤阻 京師米價騰踊沿河盜起公建遣御史及帥臣綜撫遂得安妥是歲陞南京大理少卿時公年纔踰三十屬官深於法者意公於法比容有所未習姑以難事試之公剖決無滯雖老於法者不過是乃大敬服尤留心獄事恒曰獄者人死生所繫鞭楚之下何求不得彼不能伸於法司而求伸於我我又不爲之理何用理寺爲故凡經公平允者輙無異辭公在大理九年如一日秩滿陞南京刑部右侍郎凡躬親視獄者再無戕傷其屬俾無法外施刑故事霜降後會大臣審錄重囚必先召所屬郎署反覆詳審有可矜疑者必具錄之至期對衆言其事可疑其情可矜因囚而得生者甚衆戊戌江西荒歉 上特簡任公往巡視計以便宜行事公委藩臬二司官定計授畫俾各涖所部督責其屬勸與發而自居會府之行臺不輕舉動蓋以專往一方而他方有事則有所不及濟凡可以寬民力紓民食

[illegible]用弭盜賊者無所不用其心在江[illegible]二年九[illegible]置得白金以兩計者十有七萬米穀以石計者幾二十萬所活軍民以口計者殆慮百六七十萬江西十有三郡之民賴公以安庚子回任又明年壬寅六月辛酉偶得疾越六日丙辰卒年四十有九公性簡靜而恬交游且官故鄉故舊有以私謁者輙拒絕之始雖不樂終莫不信服其公待靜虛翁家居者幾二十年不以公務而廢其私家之孝養時人榮之平生儉約一無所好惟好積書號心雪所著有心雪稿若

于卷存于家子三人長麒壽庚子貢士次麒永麒寧

論曰公生長京師有靜庵翁爲之父年甫弱冠即登甲第選入中秘讀入間未見書即與纂脩地志之命書成授官近侍擢貳大理繼二秋官殆其歿也又有葬祭之恩年雖僅及艾然人世百年所不能得者而皆有之於乎是固其世積家教之素學問持守之功而亦遭遇其時歟同年登進士者三百五十人選讀書中秘者二十一人公年最少發達最早仕不出其鄉而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登仕籍即蹈亨途未嘗一日齟齬而又推　恩上封其祖下廕其子而長子者又以世業登天府名歷官二十有九年凡五轉官皆所至有聲而人無異議公之死可謂無憾矣年雖不甚長而名之在天地間者則昭乎長不朽矣成化十九年

毛宗吉傳

毛君諱吉字宗吉餘姚人也性剛直尤嫉惡自在邑校時見鄉人顯官者鄉或挾勢以凌鄉曲而於郡之長吏則卑卑以希合輟敕然形見顏面曰我得志弗爲也歲甲子中鄉試再試禮部皆乙科不屑就歲甲戌登進士第授刑部廣東清吏司主事故事十三清吏司分理在京諸司刑獄廣東司當錦衣衛衛卒伺察百官除事擅據得分寸書片楮以間不復核虛實輒當以罪公卿大臣皆惴惴奉承之惟謹公行請託莫敢違拒甚至以罪被逮法司亦不加詰君在清吏司有逮至者一懲以法略無顧忌其人至以俚語曰君曰毛葛刺時長衛者怙寵大肆羅織勢焰熾人百官過諸途趨避惟恐後君遇之獨以一手衆擲彼愴然顧左右曰此非刑部毛葛刺耶盍衛之其徒白訐求君短長訖不可得適君偶以疾誤　朝參命錦衣衛輒之其黨走報其長曰毛葛刺來矣乃預備笞之畢忌者檢巨杖待君君至僅榜十又五骨見矣衆忌君必死適有僧同在繫見君創甚而無悲容苦曲事君得不死既而隨例得復職衆咸曰毛葛刺自此懲創改節矣及莅職操法愈嚴未幾陞廣東按察司僉事時廣城以西流賊殺掠居民殆盡其東幸無事而察宗大戶武斷不倂積習成俗君分巡惠潮有知

其弊痛懲之家右歛迹及其當代二郡民赴巡撫大臣願再借君一年於是檄再往先是程鄉民羅劉寧者作亂官軍平之其黨楊輝者遯往贛之安遠招集餘衆於閩廣江西之交大肆摽掠時官軍皆征廣西君不得已招之而輝等從命復業比君還會府而輝等復起摽掠如故君再至賊勢益大輝據上下寶龍峒其黨曾玉等據石坑峒謝瑩據龍歸峒破江西之安遠福建之上杭二縣遠近騷然諜報賊期以十一月二十二日攻程鄉縣治君曰賊勢衆矣與其臨時

拒敵孰若先事制之乃命縣長吏密集民壯并召旁近官軍僅得七百人即日倍道行三百里至赤磡坑翌日又行三十里至石坑峒賊數人負米出峒衆欲奮擊之君曰舍之毋驚動賊衆少頃賊知官軍至以其衆三千人陳山下賊衆我寡士卒有懼色君躬擐甲冑督戰於是士卒爭奮自辰至午戰數十合賊遂敗走生擒曾玉及其徒二十餘人斬首三百餘級乘勝破龍歸峒獲謝瑩又明日直搗下寶龍輝衆陳石崖上我軍陳水中相持守之君以戰不得地乘分兵繞出其後賊莫測遂驚潰前後擒斬乙千四百餘人餘當悉平是役也我士卒不損一人犒賞糧餉皆出於臨時調度不取於官不歛於民又獲白金三千餘兩悉以送官巡撫大臣以其功狀聞未報而君又當分巡雷廉高三郡人民爲賊所殺虜十七八道路無塞數百里間無烟火君攬轡四顧愧然以倒牛賊寇爲已任既抵所部城門晝閉郡守猶鞭繫城中殘民追徵不已君至首命止之百姓如獲更生分守都指揮等官嬰城擁兵賊或十餘人或三五十人驅脅子

女以千百數口過城下不肯出一騎發一矢甚或燕飲酣歌若罔聞知吏民以賊告輒加箠楚有自賊中逃回者輒誣以通賊杖殺之自是生民進退失據無復生路矣君至嘆曰此方之人獨何辜哉是雖一時守將之責抑亦督責者之過也時雷州海康知縣王麒者獨奮不顧爲衆所嫉君獨獎勵之適報賊至大體等村君時在雷州即移文都指揮出軍擊賊彼畏縮不敢出君又以大義激之亦不從君即督麒領民壯殺賊所戰敗之斬首數百餘級奪回被虜人畜

無數賊分三支犯吳川縣君覘知其一近河道即命
麒來小舟出賊不意悉破之得首虜六十餘級其二
支聞風遁去自是君所部稍寧君以平賊方略來上
上嘉其勞內批陞君本司副使仍降　勑奬諭委以
一方邊務而麒亦陞本府通判　勑至君益感激思
懋威乙酉春正月賊東出惠之河源轉掠韶之翁源
君率官軍二千乘程追之斬獲百餘級賊遂西奔二
月新會告急君率都指揮焦用指揮孫璧等官軍三
千人至新會又得民之自効者近萬人明日行至火

碑與賊遇戰破之獲首二十餘級乘勝追至雲岫山
去賊營十餘里時二鼓矣君號名諸將曰賊營後山
等而前畧田左右皆山隱若敗必遁入後山爾等明
日分兩哨進據後山我以精銳衝其中爾兩哨左右
合擊之賊可盡圖也約以雞鳴蓐食黎明進兵是夜
無星月遂至後期不得已三哨齊進賊果敗走棄營
携妻子上後山君命潘百戶者即精壯千人據賊營
賊多遺財物軍士競取之賊據高嶺軍士有爭奪者
遂糾衆鬬了賴樣淄軍士皆自營門擁出賊自後追

之與右哨指揮閻華遇力戰久之君命其往援其遂
命不赴華馬蹶亦為賊所刺諸哨遂奔潰君勒馬持
刀大呼曰劉駐劉駐衆以潰勢不可復君從吏珍振
等勸君宜隨衆姑避之以圖再舉君曰吾誓不與此
賊俱生今衆多被殺傷而我獨生全可乎汝等去吾是
勿顧我言未已賊七八人持鎗趨君君且罵且戰而
手劍斬賊斷一人臂力支不能遂被害時三月一日
也是日雷雨大作山谷皆震動淨日既晦又八日始
得君屍面貌如生乃歸廣城官吏士民聞哭者相繼

事聞　贈君通議大夫廣東按察使錄其子科為國
子生是時仕嶺南與君同志者惟麒一人麒字其雲
南大理府人正統丁卯貢士由出臨擢知海豐縣至
官日以忠義激其民遇賊至輒率衆奮擊之前後多
所殺獲雷人賴以安宥一時郡守趙將文縣之君
奏其有守有為同日陞本府通判未被命而先君死
於難　是在司徐以聞朝命與贈君者同日下贈麒
素謙　嘗州府同知君死時年四十四麒年五十
出海　勑君死時或傳至京師言潘司以白金千兩

克行軍犒賞費委學丞佘文者從公行以司出入已用十之三矣文憫君死而貪無以為歸費以所餘金七百所密授君僕持歸是夜僕之婦忽出中堂據正席舉止如公狀顧左右曰請夏憲長來舉家驚惶走告近居沈經歷沈報僉憲胡希仁亟來視之瞪目視胡曰非也頃之夏至乃起揖而言曰某受　國恩不幸死於賊固無餘憾但佘文所遣官銀已付某家雖官府無所稽考而某負污辱于地下矣願亟以還官毋污我言畢婦忽仆地少頃始蘇竟不知其所以云

予始聞此言不敢以語人及夏君來　覲予詢之果然嗟乎君生而廉勁不顧既死而英爽不昧猶如此而世之便已自文者至或誣君以激變戮君以賊私是尚有人心哉是尚有人心哉　嘉靖二年

孔侍郎傳

公諱鏞字韶文曲阜孔氏宣聖五十八代孫也元季高祖克信始自曲阜遊學江西阻兵不歸而居蘇州父友詠舉進士知閩之漳流縣公幼孤好學甫弱冠為長洲縣學生時提學孫御史鼎教人務先德行學豈一籍名數末首著公名於籍公用是奮發益力於學登甲戌進士第初知都昌分民戶為九等以均賦役設倉於水次以便收斂縣濱彭蠡亦風雨波濤澎湃若有物蜿蜒其中舟多覆者相傳以為纜精過者望而祀之偶歲大旱公往驗之乃巨木歲久為荇藻所絡若鱗介然公火之其妄遂絕尋以弟銘選尚寧府郡王例避嫌改廣之連山連山西連昭賀猺獞出沒無寧歲公至縣治無廨宇可居俸給殆絕父老問有至者公詢知民所在遣人招之不來公親詣其地民見公至驚走既而公炊飯民合輒留錢米以償其薪水之費乃相率還拜伏道左公一一撫恤之俾復業由是趨事縣中縣治始復論年大兵征廣西巡撫葉都御史檄公率民丁隨軍征勦公所至招抚不殺斬艾賊聞風降附諸將有欲殺人取馘者公必力爭之全活者甚衆時廣東州郡之界廣西者無不殘破而高州尤甚僉謂公有撫綏才薦公試知府事高州城外內山皆賊壘僅餘孤城城外積屍如京觀民外死于賊內死于疫城中軍民不滿百公至首呼父老

同計咸曰城中人多有賊之戚屬切宜防之其來趨
城者其心不可保惟宜閉門固守公曰不然高州
無賊而賊之來也皆自廣西往時守土者無遂曾民
千百里來投城將以求生也乃閉門不納以
致
所苴醯其在城中者又疑之或加害焉用是
衆心搖貳致外攻而內應往時城陷正坐此也乃大
開城門來者無不納而在城者相染成疫曲加撫
調食死者爲義塚于城外以瘞之流亡聞風來
以百數城不能容公即城東北隅築土爲城以居

守城屯丁 心境者凡十餘鄧公長據茂名之茅峒馮
曉屯化州之西北界梁定屯畲禾嶺鄧辛酉屯于游
大六屯于信宜界皆劇盜也惟茅峒距城僅
十里而公長尤黠鷙 屢遣人撫諭之使退下
口之俗屬不謀 黎明潛呼四疫卒
七 不合 以至倉皇不知所以或呼
出迎惟 遣人遠偵回報無所見
釋 雜 以容諭以 禍福指
定約公長意猶豫 感悟泣 公長

跪奉巵酒爲壽公飲之不疑衆齊賊舞約降護送
回 仗四鼓遠近見火起賊自焚其巢也黎明開門納
降者得數千人公長既降諸賊聞風次第納款馮曉
化州界結土民以爲內應又招之不服公論以
盜整兵夜進遣部下蒙浩率敢死士二百餘哉
其後而公以前軍應之二鼓擣其巢曉遁去執其妻
子以歸曉意必戮其妻子也官軍屢招之不出既而
聞公存撫甚厚也遂以其黨五百來歸事聞有旨
實鑑之賜特陞廣東按察司副使賜 舉其家務
仍守其地於是梁定侯大六鄧辛酉皆受公招撫處
之內地分地與耕且爲我備地盜公部下有黎浩林
雄數人皆有謀勇而雄尤爲拳捷後死於賊公撫
曾矣親爲殯葬一軍莫不感泣用是民衆感服
成功高州人懷公德惠立生祠祀之公卒
軍民泣送有出千里外者服闋效官廣東
復聞公名有素相率遠迎未幾陞按察
清來寇總督朱都憲屬公督軍
此高州孔憲副耶是不可敵也亟趨去公一敗

事兩進階食二品祿賜文綺實鈔尋陞左布政使在
事前半月陞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賜 勑許便宜
行事公益殫心力清平都勻二衛苗人據險肆掠番
二十年公至適來爲患公督諸將校以方畧大第勦
平邊徼無事公釐革諸弊奏 請以貴州囚徒之戍
雲南者撥補本處沿途驛遞軍夫之缺而給與月糧
增設布政司官一員以專督糧餉皆前來未有也其
他如省冗費黜貪殘減抑軍官之傳從平反寃獄諸
事皆足以厭服人心公清心介行所至人望而愛之
知其爲厚德君子也故言出而人信之事行而人無
異議今 上初即位公上章言歷任三十餘年無一
任不在邊方肩觸瘴毒積濕成疾乞致仕 上不允
既而念公久勞於外陞工部右侍郎召還道浙河而
卒于富陽舟中弘治己酉九月三日也享年六十有
三計聞遣官諭祭命有司營葬事論曰吾夫子有言
弄欲居九夷又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解者謂夫子
特寓言爾豈眞欲浮洪濤而居瘴癘之鄉耶就意其
眞極之後二千餘年而其聞孫乃眞以其却兼兵隨

三都之衛而施之桂海見方之間耶公以神明之胄
誦詩學禮乃其素業也況軍旅之事聖祖猶以爲未
學而不欲以施之舜衛之地而又追及於聲教漸被
之遐外乎雖然儒者之道大而無所不通王者無戲
言況聖人而虛言耶吾知聖人所謂未學蓋謂春秋
之世所從事者爾唐虞三代所謂神武不殺所以戡
禍亂致太平者庸有不學乎王者一視同仁無問遐
邇所謂浮海居夷誠有是言必眞誠有是事特時
無其事耳或遇有其事未必不實踐其言也歷考
史傳孔氏子孫顯者不過數人光不足道也安國顏
建輩皆以經術著名求其以功名顯于中州者固少
而又況從事于戈以施之遐外之域乎哉尤其鮮也
入國朝來孔氏子孫仕而官至卿佐者僅公一人足
以爲聖門之光矣 朝廷以聖人之經術取人而得
聖人之子孫而能實用聖人之言以成聖人千載已
沒之志豈但光孔氏哉誠亦儒者之光也予與公同
科進士情誼視他人爲篤且生嶺海間知公事特詳
故爲之傳云

學拙先生傳

天下日趨於巧矣所謂拙者世絕少萬有一人焉似拙矣而實寓至巧於其中學拙先生生而拙者也顧以學稱此其異於人而予有以取之也學拙先生者姓蕭氏名旺字應韶其先廬陵人也元末有起義保鄉井者　國初編入戶籍遷戍廣東之惠州今居惠三世矣先生質實無他腸矢口出言無所避忌凡所云爲皆誠心直道未嘗委曲遷就或目之曰拙先生笑曰予豈能拙哉學拙者耳大書宋周濂溪拙賦於壁日三復焉一出言一動足退輙惴然懼且憂曰吾得無過於巧乎人因其然遂名之以學拙先生而先生亦欣然曰稱吾者甚宜故亦以自號焉先生少無宦情隱然居戎伍中而名動一方自郡將以下咸敬重之僉舉爲社學師其教人也甚有次第一時子弟經其指教者咸徐言緩步人望之知其爲先生弟子也先生平生善行可稱者甚多而事師恤鄰二事尤爲惠人所稱道鄉儒有黃東野者工於詩先生自幼師事之其人旣老貧且無子先生事之不啻所生日供其飲饌歲給其衣服凡衾枕幃幔器用無不備焉旣死斂襲殯塟之具一一如禮又爲之服心喪者三年鄉人有徐姓者遭疫癘死者十餘口闔室出避其祖母老且病不能行雖至親者慮其傳染過而不之顧先生朝夕其旁躬具饘粥食之至死又爲之斂殯云其平生所爲大率類此二事皆世之號爲能巧者所不肯爲者也先生歿時年僅四十八平生止一子曰青字庭翠由進士起家爲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主事今陞郎中　朝廷以庭翠貴贈先生如其子官若予曰先生非拙者也拙於取利而巧於取善拙於得人而巧於得天先生非拙者也雖然取善遲取利速得人易得天難舍其速且易者而爲其遲與難先生豈非拙者哉先生歿十有九年矣世之巧者日益甚求拙如先生者何可得哉何可得哉　成化二年

無逸子傳

無逸子者句容人凌其姓潭其名也字曰永澄先世以勤起家至無逸子五世矣千指同爨世守一勤至無逸子其勤益甚恒謂人曰我家之勤亦猶張氏之

忍也彼以忍而相容我以動而相勵茲其所以能久歟無逸子晝自旦至夕歲自春徂冬生自嬰至耄未嘗少逸愛之者曰子家衣食奉有餘貲且多子姓童僕胡自苦若是無逸子曰吾求逸爾未達曰人惟無逸所以終逸彼常逸者豈得逸哉觀之天天未嘗一息停也故能成夫物觀之水水未嘗一息舍也故能底于海人何獨不然人特懵然於其中而不自覺耳盍觀嬰兒乎方見其出胞胎也既而可襁負也又繼而可提步也俄而碧且齔矣突而角且弁矣天所以生生長長之者曷嘗息乎彼其身不自覺也終日與之處者不之覺也久則而忽相見者則驚且訝之矣由是而推之若動物若植物莫不皆然是孰使之然哉造物者所以生生長長之化其機未嘗一息息也天之於我未嘗一息息我何可自暴自棄而苦苦怠惰以自逸哉彼遊方之外者曰大塊息我以死蓋知此矣人苟未至於結繩易貴之際皆非可息之境也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非但欲動已以成德業也天道如是而人理亦猶然爾吾之所以無逸我者蓋求以息我也無逸而至於息我之境報天地以生成我之恩還天地以生動我之機斯可以無逸矣吾之所謂無逸者蓋如是世間人人知我哉因以無逸子自號人亦以無逸子稱之人或曰或有人問無逸子言至京師子則大驚且笑曰故世人哉茲豈今人言哉恢者能 光也有一儒生詢問于所居詢其姓名曰無逸子子衍也因質其詳生曰予以乃父所以命其無逸者亦皆平平日用之事其過人者蓋自其幼而孩而壯而強而艾而老又且老矣逸子而奉其父母若伯叔父母爲弟若兄而友其弟若兄若羣兄弟與夫處族姻友朋故舊一皆無悖德無違禮治家殖產樹藝字畜事事皆不廢時亦不違時凡其所行皆與人同但人不能常而無逸子則常常如是耳噫蓋近乎道而自然存諸心行諸身施諸人者不詭異而有其常此無逸子所以合于聖人中庸之道也歟是以傳之以表見于世

錄

定興忠烈王平定交南錄

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之初安南國王陳日焜爲其
臣黎季犛所弑季犛詭姓名爲胡一元子蒼爲胡奎
僞稱陳氏絕嗣令其甥請權署國事　上不逆其詐
從其請未幾求襲王爵許之踰年陳氏孫添平始從
老撾道至京愬其奸季犛聞之懼遣使上表請迎添
平還以國來樂四年春遣使者以兵五十人送添平
師逆其境季犛伏兵殺之及使者　上聞之震怒論
羣臣曰朕爲萬國主蠢爾蠻夷乃敢爲不道以戕其
王奪其國朕不正其罪如天道何既而占城亦告其
侵軼疆界請授以印服又聞其僭號大虞紀年號蒼
僞稱尊號季犛稱太上皇毀中國儒教謂孟子爲盜
儒程朱爲剽竊乃議興兵問罪羣臣咸贊成之乃遣
大臣告于　郊廟分遣近侍徧告天下山川秋七月
癸未　制諭太子太傅成國公朱能佩征夷大將軍
印充總兵官西平侯沐晟爲征夷左副將軍新城侯
張輔爲征夷右副將軍豐城侯李彬爲左參將宜陽
伯陳旭爲右參將勑大將軍率右副將軍右參將又
清遠伯朱友領驃騎將軍朱榮劉徽出鷹揚將軍呂
毅力政神機將軍程寬羅文游擊將軍朱廣王恕楊
海將軍徐麟劉清等二十五將軍統兩京畿荆湖閩
浙廣東西之軍從廣西思明府憑祥縣進左副將軍
率左參將領都指揮陳濬盧旺等統巴蜀建昌雲貴
之軍從雲南曲靖安府蒙自縣進以兵部尚書劉儁贊
戎機刑部尚書黃福大理寺卿陳洽給事中馮貴督
餽餉於凡所過名山大川脩祀事乙酉出師　上親
幸龍江禱祭將帥陪位受服惟謹乞事旌旗江滸告
于衆曰朕命汝等奉行天罰罪惟元惡尚體朕心毋
窮武毋殺降毋縱累老稚毋毀壞室廬蹂一草一木
亦勿妄剪除違朕命者雖勞弗勝且庶于罰能寧頓
首受命萬衆鼓舞登舟以行是年九月師次龍州大
將軍遣奏以聞授右副將軍十月庚子大將軍薨衆
議軍機事重不容以緩請右副將軍代總其兵行大
將軍事急驛以聞　上命輔就佩征夷大將軍印代
能總兵且降　勑諭之曰昔　太祖皇帝命開平王
常遇春爲大將軍岐陽王李文忠爲偏將軍率師北
征開平王卒於柳河川岐陽王率諸將掃蕩殘胡終

建大勳著名青史爾宜取法前人以建萬世之功此
定興忠烈王受命專征之始先是王與大將軍榜示
黎賊父子大罪二十以明天討之意數季犛兩殺其
主以奪其國罪一允陳氏子孫殺之殆盡罪二濫刑
以逞視國人如讐量歛暴征民不聊生罪三世本黎
氏背祖更姓罪四既篡王位乃詐稱權署國事以罔
朝廷罪五表請陳氏孫遂以國及　朝命使送之乃
敢拒違罪六殺國王孫罪七侵雲南之寧遠州七寨
罪八殺土官孟懷慶奪其女徵其銀罪九威逼近邊土

官致其駭散罪十侵廣西之祿州地界罪十一擅據
西平州殺土官罪十二占城國王占巴的賴國新遣
使與兵攻其舊州格烈等地罪十三又攻板達郎黑
白等州掠其人民罪十四勒取占城象百餘仍加兵
不已罪十五占城既受　天朝章服僭偽造金印帶
服遣使其受罪十六責占城王惟知尊重中國而欲
其以所以事中國者事之罪十七朝使送占城陪臣
遂其國以兵劫之於毘陵巷口罪十八既奉正朔又
僭稱國號偽紀聖元紹成開大年號罪十九朝貢不

遣陪臣輙以罪人充使罪二十初交人開天兵南下
罔知所以既聞榜示咸知其曲在彼及見榜末云待
黎賊父子就擒之後選求陳氏立之莫不延頸跂足
以待　王師之至王以十月丁未至憑祥縣禍牙入
境并望祀其國中山川畢論于衆曰　皇帝非利安
南土地人民乃為黎賊害其國王虐其黎庶奉行天
討以繼絕世甦民困命我等以弔民伐罪丁寧告戒
非臨陣不得殺人非奪今不許取物毋掠子女毋焚
廬舍毋踐禾稼爾等宜奉承　聖天子意以立奇功

不用命者必以軍法從事無赦衆皆歡呼用命是日
大軍入坡壘關揭前榜諭國中吏民以　朝廷伐罪
弔民之意以招徠之王詢知坡壘以南由隘留關歷
鷄翎關至芹站山青深險林木陰翳且多溪澗慮賊
有伏先遣鷹揚將軍呂毅哨探及撥都督同知韓觀
營於坡壘脩道路繕橋梁督糧運戊申大軍次丘溫
縣已酉哨至隘留關賊衆二萬依山結寨毅攻拔之
斬首四十級生擒六十餘人是日驃騎將軍朱榮等
亦破鷄翎關斬首六十餘級生擒十一人賊聞二關

破其屯兵設伏者悉奔散壬子大軍次鷄翎關癸丑次芹站是日先遣鷹揚將軍方政游擊將軍王恕等直抵富良江北岸嘉林縣是時左副將軍西平侯亦自雲南蒙自縣進兵經野蒲蠻入境都指揮朱濬等奪孟烈關俞讓等拔柵華隘隨處築堡駐兵伐木造舟都指揮徐源孔斌等突出宣光江口奪其澳沕等沙左參將 [illegible] 領兵渡其上游都督程達等中夜舁舟越山 [illegible] 間道以出逃水江縱火焚賊舟遂奪富良江十一月乙巳西平侯統軍至三帶州與王所遣都督朱榮會癸酉橫海將軍魯麟驃騎將軍劉劄出拔因吾寨是日有僞三帶州僉判鄧原南策州人莫遂等來降因詢降人知賊寨穴在東西二都恃宣江海潮江富良江以爲險自三江府海江南岸金圃山起由富良江南岸東下直至寧江又自富良江北岸自海潮江由希江麻牢江直至鹽灘因拔山立木爲柵及增築土城於多邦隘樹柵立城連橋接艦七百餘里又於富良江南岸緣江下木共悉國中舟艦泊其內凡[illegible]港汊可通舟處俱下巨木以備賊衆聚屯守

水陸者號七百餘[illegible]悉[illegible]中老幼婦女以助聲勢非實然也大軍屯富良江北岸王以書諭李犀曰予奉命統兵來問罪爾能戰則率衆於嘉林以待不能戰赴軍門以聽處分王意欲挑其急戰也會朝遣行人朱勸賚 勑至諭犀賊以禍福及許其輸金五萬兩象百隻以贖罪行人至其國李犀不出見以詭辭會日文書比對原發勘合不同此必非上所遣又云兵已入境若兵回即貢否則自有准備王知此勑是欲以款其兵而賊亦無改過悔罪之意乃移軍三帶州屯箭招市口與左副將軍西平侯會議造船置銃以圖進取將士有划船出沒江口王命魯麟夜舁舟從上流下水奪其船斬首百餘級自是划船不敢出沒王與西平侯議於上流渡江乃遣朱榮等於下流十八里嘉林置舟筏爲欲渡之勢以掣其勢賊果分遣水軍於嘉林奪我舟榮等奮擊大破之十二月己亥大軍與左副軍合勢王與西平議曰賊遏江立柵勢遍地狹難以列軍惟多邦隘城外沙灘上平闊足以容軍然其城嶮濠深守具無不備而外設坑

坎布竹籤賊所恃者此耳蠻人綿涉不耐苦不足慮也今我攻棋若雲梯仙人洞之類俱備攻而取之易也乃召將士諭之曰汝等報國成功在此一舉宜奮勇爭先以立奇功先登者不次陞賞將士聞命無不踴躍乃議分地界大軍攻其西南左副軍攻其東南己酉各列軍沙灘之上布置已定別調軍距欲襲之處里許作欲攻之勢以出賊不意於是山內府所遣夜明光火藥散軍士俱執之有先登者燃之及吹角爲號是夜四哨都督黃中率官軍沿岸攻其越重岩

抵城下用雲梯先附城都指揮蔡福等數人先躡梯登用刀亂斫賊衆驚呼城上火舉明角應之士皆蟻附而上賊於城內列陣驅象來衝我軍乃出 內府所製獅子皮蒙馬象見獅形驚退而顛又爲銃箭所傷倒回奔突賊潰亂自相蹂踐及官軍殺死者不可勝計大軍乘勝長驅明日追至奉國山又明日循富良江南岸而下縱火焚緣江一帶木柵煙燄張天辛亥直擣其東都克之王與左副將軍駐軍於城之東南給榜招諭吏民降者日以數萬計王召其父老諭以弔伐之意歡聲動地乙卯議遣左參將豐城侯李彬右參將雲陽伯陳旭伐其西都賊首閉多邦破先已焚其倉庫携妻子遁于海島我軍至焚其宮室據其城地餘黨依天建山因枚山等處水陸據守乃分遣清遠伯王友都督黃中都指揮柳琮等隨賊所在而征勦之自是年冬至明年春前後斬首三萬七千餘級將王留交州鎮遏聞賊子黎澄聚舟黃江左副將軍左參將領軍循富良江左右水陸並進次於木九江對岸下營辛巳賊船三百餘艘來犯我軍水陸

夾擊賊衆大敗斬首萬餘級溺死者無算二月乙巳王聞賊首遁于海口出魯江口與左副將軍會兵下廖木縣賊聞大軍至又遠遁大安海口王謂左副將軍曰賊聞大軍來不敢敵故潛遁他所以覘我動靜我若回軍交州留兵于鹹水關泊岸留戰船守備我必出陶海口以襲我我俟其山水陸併擊之賊必敗矣三月癸酉大軍回交州甲午賊果犯鹹水關報至己酉王與左副將軍兵水陸並進賊以海船橫截江中而以戰船划船兩岸奔進既而登岸植木爲柵

王乘其懼之未成親督將銳攻之都督柳昇等率
舟師來會擊賊遂大敗富良江水爲之赤積屍數十
里右參將雲陽伯乘勢長驅直抵閩海口黎賊父子
聞敗乘船遂遁於靈源王諭諸將宜乘破竹之勢追
勦殄滅乃回軍交州留右參將守鎮備禦黃江等處
四月乙亥王與左副將軍統軍由清化府倍道兼進
調柳昇會麟士官莫遂等分領戰船由水路窮追戊
寅舟師至清化之磊江賊衆聚船以拒昇等擊敗之
斬首萬餘級五月丁卯王至演州柳昇等舟師來會
途中降者相繼詞知黎賊父子遁于又安府之深江
王議與左副將軍兵從陸路柳昇等率舟師由水路
追賊壬申大軍至又安府土油縣王從舉厥江東路
左副將軍從舉厥江西路進兵兩軍俱至盤石縣下
營中戊柳昇率舟師至奇羅海口與賊戰大敗之獲
賊船三百餘船分散賊首潛竄野乙亥昇所領
軍士王榮胡等七人擒賊僞上皇黎季犛黃中所領
軍士李保保等十人獲僞衛國大王黎澄丙子遂
下土人武如卿五人獲僞國王黎蒼及其僞太子黃

于高望山凡黎氏親屬俘獲無遺安南地悉平所得
府州四十八縣一百八十六戶三百十二萬五百象
馬牛羊舟楫器械無算遣都督柳昇等獻俘闕下
露布以聞先是王等受命時詔令求陳氏子孫
立之至是平定王徧訪國中官吏耆老人等咸稱黎
賊於己卯年殺光泰王關立其子頵而殺之遂篡其
國前後殺其近屬五十餘人及其遠族又千餘人血
屬盡絕無可繼立者請依漢唐故事立郡縣如內地
以復古王疏以聞 上從其請乃於其地立交趾等
處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揮使司按察司分其地爲十
七府四十七州一百五十七縣據其要害設衛十一
守禦千戶所三又於交廣分界處如諒關衛例設立
溫衛及坡墨隘留二守禦所兼廣西民屬交趾以
相制馭是歲 大詔天下以平安南復古郡縣之故
并 勅有司爲陳王贈謚允其宗親爲賊所害者
贈以官又爲之建祠立碑葺墳墓存撫採各給戶三
十九黎賊苛政暴斂悉皆除之擢用賢能優禮耆老
廉恤窮獨革去夷俗以復華風使暴漢以來之土宇

所於夷狄者四百四十六年一旦復入中國版圖
詔布天下文武羣臣親王藩服咸上表稱賀六年春
班師入　朝秋七月策功行賞進封王英國公西平
侯黔國公清遠伯王友進侯曾都督柳升陞安遠伯
餘權官增祿有差[illegible]命子孫世襲
加祿米三千石既大宴　上親製平安南歌以奏嘉
之是年冬安南餘孽簡定作亂定自稱陳姓本前陳
權臣先已降附既而遁于乂安府與其黨鄧悉鄧鎔
阮師陳希葛等[illegible]稱日南王既而僭號大越稱

興慶年號　遣命黔國公克征夷將軍從雲南往[illegible]
之久不能遂絕　廷議謂非王不可七年正月乃
命王佩征虜副將軍中往共勦之王以四月至南寧
會兵五月入境王躬督戰艦破孔目柵再破馘子關
斬俘無數賊退保黃江乘勝擊之于太平海口賊竄
乂安偽江冬十月師至清化越四日生擒簡定於吉
利柵之山并其黨陳希葛等輜送京師明年二月王
還朝　上嘉勞之未幾簡定餘黨陳季擴復嘯聚僭
稱重光年號冬[illegible]乃簡定從子簡定爲阮師等所殺

而立季擴定敗潛遠窟聞王班師復與陳景興等同
反九年春正月復授王前印往督師征之夏五月師
次東關六月進兵賊聞王至以石塡神頭海口三十
丈許設拒木以抗王督將士悉起其石以通舟楫賊
懼立堡常月江王戒衆曰此堡不足攻其山南險四
彼必設伏以撓我乃使驍將率士兵搜山果得其伏
者斬之遂奪其堡賊遂遠遁王隨所至而追之賊或
聚或散[illegible]行其要領時關以東群盜蜂起所[illegible]
交州　城耳益新設州縣軍衛太多交人久外啓敎
樂歡縱不堪官吏將卒之授往往忍其苛徭一聞賊
起相扇以動賊所至輒爲之供億隱蔽以故賊潰
復聚　朝廷屢下詔招撫之授季擴以布政使彼欲
受命制於其黨服而復叛僞稱王孫以復陳氏爲辭
大軍至則深入山海避之軍退復出用是官軍不能
成功王既蒞軍始大明賞罰而諸將疲於奔走往往
因循玩寇都督黃中不用命王以軍法從事由是人
人知懼不敢辟難避險是時賊特荷花海險謂我師
不能渡於月麗海口立堡以守王率舟師自奇羅海

口洋過荷花海口直抵日罷賊焚燬而遁至茶偈江
連進兵破之賊驚曰天兵飛來也遂大潰奪其化日
城諜知賊悉衆守愛子江復追至其境賊伏巨象數
十以爲前敵列人馬於後盡力以抗我師王戒將校
曰擒賊在此一舉機不可失乃鞭馬先進象伏突起
王一箭落其象奴再箭中其象鼻象吽號退走自蹂
其衆乘勢擊之斬艾個伏與蒲山澗賊徒散遁逃竄
等處王部分將領隨處搜捕至暹蠻蒲幹等柵山崖
崎嶇林麓陰翳馬不能前王乃下馬徒步履險[illegible]

趨之士卒不能從惟將校百餘人僅屬與賊遇殺數
千人賊首陳季[illegible]並其妻子皆就擒時十一年冬也
明年班師還京自王出師至是首尾踰三年始獲首
虜說者謂王此役較之前平定之功爲難云十三年
四月　朝命王佩征夷將軍印克總兵官往鎮交趾
又有平陳月胡之功十五年　上以王久勞於外
詔還京師王以正統己巳沒於王事至是三十有七
年矣嗣子　太子大傅襲封英國公懋出其家聞者
福任所錄王平安南時前後所上奏啓見示屬予次
弟之予因參考交趾郡志所載露布榜文及胡文穆
公奉　勑作平安南碑榜文貫公撰東平武烈王及
定遠忠敬王神道碑附以所聞以爲此錄云

弘治三年春三月望日男數編次

天啓元年仲春望日七代宗孫[illegible]重編

爾懿同編

[illegible]校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二十終

大學士謚文莊瓊山丘濬仲深甫著

題跋

題文公先生手迹後

文公先生平生著述與六經並行於世天下家有而人誦之若其字畫之傳世者多見於刻本其眞蹟蓋鮮有焉天台王廷儀氏出其所藏先生與趙子蒙手書見示噫其也髫而誦先生之言今髮將種種矣始獲見其手澤之遺於其易寶二百七十九年之後豈非平生一快事哉昔人有得名人法帖者或欲得之誓斷頭不易彼徒以其字畫之工也尚寶重之若此矧大賢君子道德之餘澤哉則其所以寶重而愛惜之者宜何如也

題藍關圖後

世傳韓文公姪孫湘有異術公命之作詩見志湘詩有能開頂刻花之句公試驗之湘倏忽間出異花一叢上有金字一聯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公初不曉其所謂後公坐言佛骨事左遷潮州刺史道次藍關值雪忽見湘至公始悟向之詩意遂足成篇好事者因而繪為藍關圖今封給事中吳興張先生得之寄來京師示其子給事中靖之靖之間屬予題跋公從子老成生子二曰湘曰滂湘登進士第為大理丞滂未仕而死初公南謫時湘年二十七滂年十九皆從公以行觀公宿曾口示湘詩及在袁州作滂墓志可見而此詩末句所謂遠來者蓋公既行而湘始追及于此而深有意之言亦不過感歎之意焉耳竊意或者因是言又見世之所傳仙人有韓湘子者遂附會而為此說歟抑主異教者陰欲破公正論而故為此以張大其事如學佛者圖公拜大顛像歟況公之貶在憲宗元和己亥又四年為穆宗長慶癸卯湘始登第豈湘既學仙而又出仕歟其事特出於小說家史傳不載及註公詩者皆不之取其有無蓋不可知也然觀此圖得以見古人當間關流離之際而剛大正直之氣不少沮而為其子姪者又皆能奔走周旋無異平時如此然則作此者非獨精於繪事且能因古人之言而得其貌又能使觀者因貌

一行古人之心良可加重先輩而公體貌豐肥此圖得之誠非初作也雖然詩爲有聲畫畫爲無聲詩詩與畫等耳昔公以詩示其姪孫今先生以畫示其子一以明已之意一以起子之志皆有深意也靖之六尚因而興起以求文公之意於數百載之上庶乎乃尊示以此圖之意 天順六年

跋安成彭氏所藏盧溪手迹卷

宋三百年盧陵士以文章名世者三人六一居上後有雲龍劉氏盧溪王氏皆安成人也同益公謂生雖少後六一不害爲韓門籍湜劉靜春直謂盧陵有六一後惟盧溪可繼味二子言則王優於劉可見已予尚友古人每論盧溪先生送胡邦衡詩剛大之氣溢於言外深以不得見其全集爲恨及登進士第與安城彭彥實同官翰林而又辱交其兄桐部郎彥衷暇日出其家先世所藏盧溪十帖見示嗚呼昔也誦其言今也乃親覩其手迹之真何也見其出處大節今也乃併得其家庭姻戚間丁寧告戒之微豈非平生一快事哉方先生謫辰時年已七十矣以年老

處山窮水絕荒亦寂寞之濱而其帖中乃云我寓此泰然無毫髮可慮之事又云若以爲老是以衆人料我我殊未也噫既不知其所處之非吾上又不自知其年數之不足古人謂老當益壯窮且益堅者先生蓋有之矣由是觀之則先生非但其文章後雲龍繼六一而於聖賢慎獨之學自強不息之誠蓋亦有得焉

跋古賢像後

至城黃氏子英越庭賓而比泛章江下大江浮淮泗經齊魯之域直抵京師又東北至遼海之地所至見

先代名賢遺像輒求善工模寫之積久得若干幅徧干當世縉紳大夫爲之贊裝演爲一巨帙求浮安商閣老先生序之間特趨予求跋數語惟此諸賢或生於漢或生於唐或生於宋相去或一二百年或三四百年或百有餘年或七八十年亦[illegible]同時而不相值者今乃於一日之間繙閱之坐而諸賢之威儀容貌儼然聚於目前而其言論風旨皆可髣髴而見之噫一何快哉或曰所得之像未必皆其模寫之工率非名筆且其開人面不同而趨向各異以爲玩好耶

則物非奇古以爲法則耶則人非倫類豈驚於外而遂忘其內耶予曰不然世之人各有所嗜好有嗜利者有嗜聲色者有嗜嬉遊侈靡者有嗜虛幻怪誕者生之所嗜乃不在彼而在此其志亦可尚也故古人有言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而心好之殆近於是乎

跋江山雪霽圖

予友顧光祿延瑞一日出古畫一幅示予題曰輞川圖乃其宗人宗仁氏所藏者陳太史紐歷日之以江山雪霽圖按輞川乃唐王維別墅圖經所作也新唐書備載其景有所謂華子岡欹湖竹里館柳浪茱萸淵辛夷塢之類予嘗見李伯時所臨本每景皆有詩題其上史所謂裴迪賦詩相酬爲樂者也今是圖於所謂數者之景皆無之亦無所謂詩者其位置布列固非維所作亦非伯時所臨無疑矣然其間有如所謂淺山磷磷亂石嵯嵯山石磽瘠車碌碌山勢盤斜隨澗谷側轍須臾如欲覆者又有所謂樹老石硬山路迴轉高下曲直橫斜隱見姿態向背各有態遠公

壺皆可辨者要之亦一代名筆次非尋常所能爲必求其人以實之而強以附古人一名家者則大不可嗚呼天下事豈但畫不可哉豈但畫不可哉

題謝氏先人手書

潮陽謝景祥氏以太學上舍生謁吏部選君京師一日過予泣言曰某之先君留心古文辭所爲篇章出鄉人輒傳誦之不幸年僅四十三而卒時某市七歲遺文散逸弗及收輯而鄉先輩知先君者亦相繼淪沒未有爲之發揮者以故名不遂彰今所存者僅十數篇某用是深自悲懼恐其愈久而愈忘且失之也近來京師偶得先君手書一篇乃鄉先生某所作以贈先君之文也敬命工裝演成軸寘諸座右庶幾先人手澤常目見之不頃刻忘也吾子宜翰林以文字名敢希一言題于左方嗟乎天地間萬形俱有弊能久而不弊者言與書耳言爲心之[illegible]書爲心之畫古之大賢君子所以名世垂後者莫不假是以傳其人不可得而見矣于百世之下誦其言觀其書往往得其爲人豈非其精神心術之寓于是歟今觀謝氏之

先人其心畫之莊重勁正如是意其爲人亦必稱之展覲之際令人起敬矧爲其子若孫者乎吾知某祥氏朝夕瞻視恒如其先君子之正容肅坐臨之在上質之在旁一出言一舉步而不敢有違於理也必矣後之爲謝氏子若孫者尚知所愛敬哉 天順七年

跋萬里一歸人卷

右五言詩一首七言絶句二十一首乃日本國僧作以送埈之戎士蔡庸秉常者也詩以唐體字以晉書書以繭紙卷以萬里一歸人爲名蓋摘其詩中之句而是句則又剽唐王右丞送人下第之詩之句也嗚呼觀於是卷可以見孝之一念無間華夷矣蘇子曰天下豈有無父之人信斯言也秉常於永樂中隨由海將軍備倭海上遇賊于萬全戎軍敗績遂爲所俘同時被執者皆死及下獨秉常以母老辭得脫間關海東諸夷達日本投其國僧惠歲爲師祝髮爲浮屠秉間言及母在彼僧惻然憐之白其主縱之得歸乃率其徒賦詩以送之如此云予於是不獨見秉常之克孝而因以知夫孝之在於人心放諸四海而準也夫倭虜至爲不逮目本東夷之人也一聞秉常母老之言即惕然興夫惻隱之心使秉常之母子復得相見孰謂孝親之心以華夷而間哉彼秉常果如其志養繼母朱氏以終天年今秉常亦已七衰矣嘗以是卷見示予每展誦未嘗不三復嘆息故書此於其卷未使傳雅君子有取焉未必不足以備太平 御覽之一也

書楊文貞公墨蹟後

右言二幅計二十字字徑寸許少師楊文貞公之心書也公以清德雅量爲一時名臣高文古學爲一代鉅儒其謨猷功業著作議論藏在 秘府播之天下傳誦於人人之口耳者在在而有世世不忘惟字畫之在人間者恒少見蓋公不輕以予人其所予者必其人之有以過乎人者也今大子洗馬西昌羅明仲先生其童稚時公親書此與之用璟以名又擬明仲二字付之俟其冠授之賓祝以辭而字其名者也於戲公之於明仲蓋以已許之第標古人以爲的爾古之名相守正不阿爲時所仰者於唐有一人焉廣平公

璟也古之名儒議論英發爲世所宗者於宋有一人焉致堂先生明仲也文貞公於古人中擇其尤者二人以爲明仲名若字其期待之意深矣大矣一以功業顯一以文學著有功業者不必有文學有文學者不必有功業合二人之名與字以名字乎一人公之意蓋欲明仲兼二人之長以名天下後世也雖然蓋自道爾公遭逢 聖明荷四朝之隆委擅一代之文名其德其學蓋有二公之所有於一身者也公不欲自言而即古人以爲的明仲其顧名與字之義而思所以體公之心以毋負其所期待哉可爲學至於致堂先生輔治至于廣平公則爲人於天地間亦可以無愧矣明仲其念之哉

書百牛圖後

獸有百而畜於家者六惟牛最有功於世於農用以耕於祀用以牲於宴用以享於器與室之成用以爨於戎於畋於輓運用以駕迨其斃也其革用以甲以冑以履以帶以朴以冒鼓以貫編以箙箭以包干戈以緣席脅以鞍若轡焉其肉而煑之以爲膠其用而敗者以醫其筋若骨若角若蹄用以弓以觿若尊導其他雜器用之者甚衆下至臭穢之遺亦用以滋五穀無一棄爲者嗚呼牛之有功於世也其大且多如此非但家畜之不如而百獸亦無與之有者也但獸哉人之生也無益於時卒也無用於後尚亦有愧之哉好事者繪爲百牛圖狀牛之形與其牧及其水草牧放之處飲飲齕齕卧起搔鳴抃鬬游行之趣殆且十百狀可謂曲盡其情態者矣其意亦猶昔人以耕桑爲圖欲世之高閑富貴之士居於清幽安樂之地觀於此其有以知稼穡之艱難也歟雖然耕而稼犢牛之一事也抑孰知牛之功之大且多如此哉中貴徐君以此圖求予跋一言予故述牛之功有益於世也如此而又系之以詩

詩曰

我本農家子童年僅作牧倒騎牛背上笛聲吹橫竹老大客京國久不見此畜忽然覩斯圖心若有所觸泛觀天下物無物似牛犢倪以駕犂耙又用轉車轂爲我運百貨爲我生百穀論功固莫比論

苦亦良酷云胡世上人廿心肆口腹旣然食其分何忍食其肉水陸珍萬品物物可充欲孟子有遺言不忍其觳觫

書潞克寬十八學士圖

右唐十八學士登瀛洲圖予友潞君克寬所藏者也君以工部正郎出理河道偶於士大夫家見此圖因命工臨之裝演爲冊暇日以示予俾識其後按史唐高祖以秦王世民功大前代官皆不足以稱之特置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以秦王爲之開府置屬王以海內浸平乃開館延文學之士其府僚杜如晦房玄齡等十八人以本官爲文學館學士分爲三番更日直宿秦王敬日輙至館中討論文籍或至夜分使庫直閻立本圖像褚亮爲贊號十八學士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洲云所謂文學館學士者蓋其爲文學之士云爾非官稱之以學士爲官稱始於玄宗開元十三年前此則未有也是時高祖在御建成爲太子固無恙也然高祖乃爲秦王特置天策上將開府置屬而王又有開館以延文學之士彼自延其府僚而各以其本官所謂記室參軍典籤之屬相與講學論治非不可也君父在上乃舍其職名別立稱謂至形於冊青者爲贊頌互相標榜其意欲何爲哉昔漢武帝爲戾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司馬公猶謂正直難親諂諛易合此固中人之常情宜太子之不終也夫太子爲國之儲貳國乃其國君父爲之立苑通賓客譬微之君子猶以爲非況太宗乃藩王功高望重在危疑之地而可使之日夜聚徒乎在太宗非遵養之道在高祖非教子之法而亦非所以安儲位定國家也今觀此圖見所謂十八學士者其遺像雖人人殊然皆環偉豪邁之氣溢於衣冠面貌之表宋人謂太宗爲王時其門下厮養皆將相器而此十八人者在秦王門下其氣如此豈終在人下者乎此太宗所以卒有天下也雖然唐家之社稷安危其兆皆具於此始也以房杜之能輔太宗而唐遂以安終也以許敬宗之姦阿高宗而唐終於亡一圖雖小所係實大予爲之慨然書以歸之

十九年

跋虞山圖

錢侍御承德奉　命往兩廣理邊儲臨行出虞山圖見示且曰此先世所藏鄉先輩王均章所畫者既失而復得之蓋吾家百年前舊物也敢乞先生一言以識之予謂之曰古人繪畫之作所以模寫景像必其物世所有或有之而不常見不然則是其物可觀可玩而不可以携取者又不然則去其地而思其物有不可以再致故寓之筆墨丹青假其似以存其真君家海虞爲邑中舊族自祖父以來長子老孫出入起居恒與山俱衆目即見其林壑而步履周旋不在其顧即在其此有事出境踰百里外間道戶之猶隱隱然見之於林霏烟霧之間既有其真又爲用其似爲哉雖然虞山橫亘海虞邑中何止數十里居民環其趾而居之向其勢而向之者何止數千家有此山以來自天地開闢至今何止數千萬年元人王均章者始爲此圖偶以適其意耳非有意於傳世也而適落君家邑中人士非止一家而君家獨得之得之不久而失之失之不久而復歸焉遊物者亦或有意歟吾

聞錢氏世居邑中之是湖其先世衣冠懿魂之藏皆在蓋山中意者其中和清淑之氣皆於此聚止而有以養其先世之留骨其子若孫鍾其氣以生者往往蕃衍而多貴厚而長年秀美而有文寧帝之中或陰有以相之者故使斯人爲斯國付諸其家世藏之以爲符驗若世之置田產者必有質稱然此又理之或然者也書以歸之俾持歸以質諸乃尊未齋翁及其季父方伯公以爲何如

雜說

木說送沙文遠

蓋嘗觀夫近郊之木矣出於土也僅數尺者可以榜或可以把極大而至於可以拱則固已掄於人列於肆者於匠氏之門隨其材質而成就之無所遺有帥中焉則揉曲以爲直束小以成大并甚朽腐破折不之棄其種之良質之堅與否不暇計也若夫深山大谷之中材之生非不蔚然大也脩長且直也矧其種良質堅文密緻而臭馨香今用之可棟可梁析而用之可車可舟凡官室器具之用若大若小用之無不

宜焉者然而僵立萬山之中地險巇而水湍駛雖有可用之材卒莫有致萬一致之非積以歲月不可得也及其至也又往往有後時之嘆士之生遠方出而仕也何以異此吾友沙文遠使其生畿甸之間吳楚淮汴之域出其所有之一二以用於時固已登應仕而著美稱也久矣然而奔走名利之途年踰強仕而此志竟弗克遂是豈其才力學問之罪哉地也世之論人之出處者咸曰時時固然矣然彼之所以乘其時而我之所以違其時而不偶者得非以其地哉方其時之需才才之見售於時時之所急用人之所爭趨而我方漠然於窮荒寂寞之濱罔聞知也及其知而至然時已後矣遠方之士其艱於進取也往往如是雖然在我者雖有艱進之嘆而亦免夫倖進之譏吾之材誠中官室器具之用矣用之則必有實效不用亦足以全吾之天其視彼之苟且以備用假合以爲資亦既有間矣乎文遠將卒業南雍予惜其有才而滯於用作木說以解之於乎豈獨文遠也哉

說舟贈林宗敬

景泰甲戌五羊林宗敬偕予就禮部試予序在選列而宗敬得校官辭不就去又三年是爲天順元年宗敬復就試禮部又得校官不就買舟將爲歸計予適得告與古岡蔣希舜送之都門之外指其所繫之舟而告之曰若知舟之爲器乎始之欲作之也苟不採材於山林取鍛於冶煉灰以屑其可以成舟乎曰不可也衆物備矣不責其成於工師不假之以歲月不依其度而以意創焉其可以成舟乎曰不可也舟成矣而樓櫓之不具檣柁之或闕與夫艙舵維纜篙杠之屬有一弗備其可以爲全舟乎曰不可也用備矣而或緩之非其道所由者乃斷港絕流其可以達江河乎曰不可也脩得其地矣然或衆舟集焉而互繫以相軋其可以行乎曰不可也材具而工良制合而用備其緩也得其地其行也無所礙若可以達河入海矣然而風不順焉則亦不可行矣士之爲學何以異諸此乎方其在學校也固嘗博習夫詩書之文講明乎古今之變印正之以明師積累之以歲月其製作也惟恐不合有司之程度其殖記以待用也惟恐一

理之不明一事之不知其進也既由其道其用也又適其時若可以得志矣及其羣試有司也則有利焉有不利焉其利也固若舟之遇風一日千里直易易耳其不利也夫何以異於舟之阻風而不得行者乎行不行風也非舟之罪也利不利命也非學之尤也雖然有舟矣然後可以歸其咎於風使吾材之不良制之不合度器用之不素具然後之非其地行之有所礙風雖順也其能行乎哉舟譬則學也風譬則時也有舟而無風固不可行也有風而無舟將何以行之

哉然世固有駕敝舟綴敗帆遇順風而僥倖以達岸者矣然不可常也卒然遇魚龍之出沒風波之洶湧吾知其愴惶而歸無全舟矣甚者或至於覆溺焉幸烏可常哉嗟乎人患無舟也風之不順非所患之也患無學也時之未利非所患也吾之舟備矣器用足矣惟不遇順風則已矣苟待之以歲月之久而不輕試焉豈終無一日順乎使一日得借風濤之便張帆於長江大河之中鼓枻而歌捩柁以行縱其所如無不如意矣士之積學以待時也何以異諸此乎然此就一舟而言非所以論衆舟也舟之製也稍異其形則其所從來也必異其地有來自浙者來自江者來自虔吉者自鄞越來者有之自荆襄來者有之其遠者或自川蜀來焉所來非一地而作舟非一人其創也未必同一時其發也未必同一日其為形也或大或小或長或短或深或淺其載也有人有物所載之物或多或寡而物之值或貴或賤其間萬有不同而期必至於此也則同然其行也或遲或疾或先或後有先發而後至者焉有後發而先至者焉有一路

順風直抵乎此者也有初發即阻而後無不如意者也亦有或行或阻有復行而後阻不知凡幾而後達此者也或有發之日同其至也不同或有發之日不同而其至也則同有先發旬月之間或一時之久或至於朞年而後發者乃先焉由是觀之行止遲速皆天也非人所能也達之先者不足喜達之後者不足悲苟吾有舟而又得操之之要今雖未達安知終不達乎彼雖先達安知吾不及乎抑過之未可知也惟其舟或有舟而無具有具而不能操則終焉而已

矣雖然此特舟之小者非其大也特可行之江河也非所以施之於海也舟之大者長至於百尺大可以千圍檣如竟天之虹霓帆若垂天之鵬翼上可以建五丈旗中可以容萬斛粟其爲器也大其爲用也廣如欲作之也非得瓊林大盈之材參天合抱之木付之以公輸子之手假之以數十年之久不足以成之也其成也有非尋常舟師所能操爲苟小試於江湖之間則非矣必待夫排山倒海之風吞天沃日之濤然後從容乎渤澥之中出沒乎滄溟之表以收萬全之功以享無窮之利回視舟楫之在江河間眞不啻泛一芥於坳堂之上也風之或順或逆行之或遲或速皆不足以動吾心矣孟子曰觀於海者難爲水士之學也誠以聖人之道爲準的期必至焉不易其至不已其功不狃於近利不責其近效則吾之所造也深所成也大所以出而應世也無適而不可矣功名利祿得喪遲速夫何足以介吾意哉宗敬積學有素其文又足以中有司尺度然累試輒弗偶焉予恐其自沮也而以功名利祿動其心故說舟以贈用以釋其不平且進之於道云

卞和三獻玉說

卞和三獻玉或疑之曰吾石果玉也一獻不售斂而藏之以待識者或自斲而用焉可也奚必至於再以取辱哉使三獻後不售而三刑焉吾恐無全軀矣以其外殘其內知者固若是耶予曰噫是吾所以見卞和之知者也古人所謂知者知之弗去是也使知矣而去之是未足言知矣必知之眞守之罔斯可言知焉和也惟眞知石之爲玉故三獻而刑而不悔其知不眞則或人厲聲色以臨之方將疾走之不暇況千乘之君加以刑乎惟其知之眞守之固故是玉也不終爲石不終在野而終入於君王之匱器輕九鼎價重連城而千萬世傳之以爲受命之璽使和也雖知之而不能守之則是玉也一石而已矣或卞用之則是玉也一器而已矣千萬世之後烏知所謂秦璽爲知所謂卞和嗚呼古人於外物守而弗去且如此況吾身乎

字說

陳惟學字說

古人之學與今異而其得祿也亦然三代以前士之仕也不出其鄉凡其平居行己踐言皆所謂學也非若後世焉必呻佔畢考訓詁操觚以脩辭染翰以爲文然後謂之學也其仕也六藝之學於家譽彰於友名聞於上下然後來[illegible]聘賓禮以興爵祿有不求而自至者固不待夫抱牒以求進羣進以就試奔走道途積歷歲月而後得之如今世然金華陳祿氏其初冠時賓字之曰惟學蓋有取乎魯論學也祿在其

中之義嗟乎生今之世乃欲脩古之學坐以待今之祿豈非左哉雖然今之求祿也雖若與古異而其爲學也則異而實同焉今夫習進士業者其言脩身不曰誠意正心也其言講學非不曰格物致知也其言處事非不曰正義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也其言倫非不曰父子親君臣義夫婦別長幼序朋友信也顧其踐履之間異於操筆脩爲之際戾於立言於是乎始大異而不同誠使今之爲士者皆學古人之學以希今世之祿夫何不可之有顧弗能皆然爾惟學以字呼交游間久矣而未有爲之發揚其義者一日其友何克恭求予言以爲名字說予問惟學宦家子也大父儀厚任山東寧慕先府君鈺時爲京郡治中惟學亦嘗有志於繼世祿而未遂也故因以名之惟學其尚顧名思義勵志向學本古道而濟以時宜存古人待聘之心稍今人入仕之路則爵祿之來有日矣於是乎序以俟

林弁宗敬字說

禮曰皮弁祭菜[illegible]也嗟乎至靈者人至貴

至微者物人而敬道心焉足矣必假物以示其所以敬聖人制禮之意深矣哉是故擎拳曲躬皆足以朝必爲琚瑀珩璜之制致誠盡慎皆足以祭必爲冠冕黼黻之儀辟踊哭泣皆足以喪必爲衰麻裳絰之節豈固爲是繆節哉蓋以有形之物形無形之理使之內外相符故也鄉貢進士林弁既冠而賓字之曰宗敬其取諸此歟宗敬敦敏士也予以丁卯歲隨計之京道羊城會識之友人甘鈺爲所時猶童丱也已若老成人予心奇之歲庚午問鄉書見宗敬名褒然於

九十二人之問意或偶然爾明年歸自京師再賜焉則已嶄然出頭角容止端飾言論英發非復昔日阿蒙矣爲之悚息者移時嗟乎若宗敬者其無忝乎若名與字者乎名者父母之所命也字者賓師之所表也不忝乎其名與字則是不忝乎所生所教矣然則所以不忝之實果何如曰端乎外者如其名直乎內者如其字如斯而已程子曰整齊嚴肅其端外者歟朱子曰主一無適其直內者歟尚慎旃哉則聖賢地位可幾矣功名利祿云乎哉如或名然字然而其人不然非惟名字之羞抑亦名之字之者之羞

李時芳孟春名字說

天下之理一也而其所以爲理之名目義類萬有不同人之始生也於萬理之中而摘取其一言以爲已名及其冠也又採其義之近似於吾名者以爲之字噫取一二於千萬之中認以爲已有顧乃茫然不知其名義之所以然可不可乎此近世名字之說所以作也羊城李碩夫之家子曰時芳既冠而賓字之以孟春其舅氏林宗敬徵予爲之說予惟人之生也自幼而弱弱而壯壯而強強而老亦猶天時之運自春而夏而秋而冬也人之一生其事業皆基于幼少之日亦猶物華之敷必在於春陽之時傳曰春者開闢之端養生之始蓋萬物於是乎發生以甲以折以華以舒以夭以包以碩以莘而蕃且郁夫然後夏而盛也秋而成也冬而實以固也何者不本於春哉人之有生何獨不然故禮謂人生十年曰幼二十曰弱三十曰壯四十曰強五十曰艾六十七十則謂之耆與老焉十年一變皆有所事而所學者乃在幼稚之時蓋學不可不豫也要必養其心以義理飾其躬以禮節陶其情以詩樂端其志以經術博其習以藝文使之有其德有其言有其容而又有其服內外昭融文質相稱郁乎燦然如春陳和煦之時而草木之英華芬敷穠麗也夫然後壯則見諸行老則收其功而終身用之有不盡者矣時芳年少而質美勉勉循循以爲他日受用之資此其時也其尚顧名思義及時奮發俛焉日有孳孳弗得則弗止也則夫壯之所行老之所傳皆具乎此時矣予因宗敬請謹以學之一

言爲時芳勉勉之勉之非但以無愧其名與字而天下之萬理皆可由是而得之矣

蔡國珍字說

物之可貴重者謂之珍珍而繫之以國則其所貴重有非一身一家所得專者矣寶安蔡氏子名珍而字以國珍厥父若賓所以期待之者至矣國珍得是名與字夙夜祗慄奉以周旋如執圭如拱璧如握徑寸之珠藉爪盈襲之惟謹不肯輕出以示人旣而因其質而追琢之切磋之磨礱之雕鏤之緣飾之者其扁且緻溫然而津液滋煥然而文采章瑟然而聲韻清渾然而規制備固已成器而可以適於用亦嘗效楚人之獻而未獲連城之價今年春爲有司勸駕進之于 天子之庭羣試于泰天門玉堂校文優其等將育之辟雍之中以大成其才而大用之也未行天官卿又請試而用之國珍得樂昌文學夫以貴重華美之器而置之詩書禮樂之區雖若小用之固其所也將之任以予鄉先達也求爲申其名與字之義以爲終身訓傳不云乎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所謂珍者非世所謂荆璆也魯寶也昌城之蘂也西城之回龍方虎也亦非所謂夜光明月眞白洞光三棘六異九品之奇也其惟吾身之所固有者乎是珍也匪金玉而金玉匪珠貝而珠貝得之天而具於人身有之則明德內炳家有之則厚德外潤國有之則 朝廷以重府庫以充宗廟以華四表以光是則儒者之珍也藏之方寸之間列於几席之上其氣上徹而旁達無高弗格無遠弗妥無幽弗屆無深弗入必如是然後足以當國珍之稱國珍其尚遵父師之訓顧名字之義反求諸身心益自敬謹而思有以爲天下國家之所貴重也哉

蔣晃敬之字辭 有序

清湘蔣晃予故人河西縣令希玉之子也年十五領廣右解首明年試春官卒業太學與其兄昇以故人子來見未幾又介其父執陳郡傳先生執贄求從予學爲古文辭又明年昇爲之加布於其首旅邸草草雖弗能戒賓備禮然名必有字字必有辭不可缺也旣冠來拜予求字乃命之曰敬之又爲之補其辭

於乎予老矣而晃年方艾予不日歸老於山窮水絕之處不能旦夕常相教益也晃乎聞人呼汝之字恒如聞予之聲出於心而宣於口聞乎此辭恒如予之丁寧告戒以親臨乎汝之前也聖賢事業基於敬之一言其尚念念不忘而進進不已哉　辭曰

人之有身首爲之元身之有章冠爲其尊戴冠在首法天之象冠中有晃人君所尚其上有延前後有旒文而得中孔子從周居衆體上人所共瞻惟敬斯嚴內存外形儼望而畏一非敬焉則戾乎己

名爾以晃式克似之父命斯在爲乎弗思既冒晃名當實晃德冠雖非晃視晃爲則首容必直心德惟欽如大君在上如上帝是臨戴天以行念念斯在出入起居罔敢或怠字汝以敬祝以斯言終身服之奉以周旋

韓儉克慎字說

文昌韓儉領鄉書試春官不偶卒業太學適其同學林徽時文亦應貢來　京師儉謂徽曰某名儉而字克用未有發揮其義者幸在大司成先生門下欲得一言以爲終身佩服敢煩吾子達之徽以爲言予無儉而字用其義狹矣是就一事而言非所以進之於遠大也乃取伊尹告太甲之言易其字曰克慎而又爲之說焉夫儉有兩義有節儉之儉有儉約之儉所謂儉約者不侈然以自放之謂雖以孔子之聖亦必有是儉德於溫良恭讓之間然後德備于己而光輝著乎外焉況衆人無聖人萬分一而可以不儉乎哉然聖人之儉德自然而有者也衆人無聖人之有其於是儉也可無慎哉尹之言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

噫儉之一言永遠圖謀之本慎之一言收斂身心之要儉也其尚顧汝之名凡事以儉約爲本如禮所謂言必稽其所從行必稽其所敝可也念汝之字凡事以謹慎爲心如傳所謂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可也儉乎因其名與字而及求諸其身與心兢兢焉常念孔子以約失鮮之言慎儉德以懷永圖期必幾乎商阿衡所以告其君者焉慎之慎之念念在此而不已等而上之則雖慎厥身脩思永如皐陶所以告大舜者亦有可期致之理也自古聖賢進德

之方不外乎此勿謂聖賢非衆人所能學而乃自暴自棄焉語不云乎取法乎上僅得其中於是乎爲韓儉字說

馮顥子克字說

吾邑之鉅家曰馮氏馮氏之彥曰仕魯仕魯第三子顥子長女子壻也從其姑之夫鄉貢進士王克信來京師講易以爲進士業將歸克信謂予曰顥名而未字盍字之予字曰子克復請申其義按字訓顥大也而又謂之顥者大象形氣而言顥則似專以氣言焉

人天地生者也天地至大者也人至小者也人以至小之形軀而欲全天地至大之氣體其道何繇亦惟克之而已矣克得盡時則上下四方之宇古往今來之宙皆吾分內事也然則所謂克者夫豈易盡耶必有其本如孟子所謂先立乎其大者必有其漸如孟子所謂知皆擴而充之則克實而有光輝之地可造而顥在我矣自有書契以來已有此顥之一言至於有宋程太中始摘以命名其子所謂明道先生者自是以來凡讀書者至於斯言未有不惕然起敬者蓋字以人而重也今顥承其父命用大賢名以爲己名其方以惕然起敬者宜何如哉蓋思之曰我之名大賢之名也大賢之所以爲大賢不過盡人道而已人之道天地之道也人道盡則天地之道盡矣道有未盡必思所以克之涵養用敬進學在致知此程門教學者入道之要也克之之道莫先乎此顥其勉之哉勿徒淺言此大賢事非我所能爲嗟乎既受其名焉可不稱其實哉

王文謨字說

昔者史臣紀聖世君臣之功德以示天下後世也於堯舜曰典典常也於禹皋陶曰謨謨謀也所謂敘其君臣之間嘉言善行以備二典之所未備其間義理精深言辭簡奧足誠萬世之訓謨天下之至文者也鄉友王謨字曰文謨謨而又加以文其義蓋取諸此云文謨既冠而字踰十年於茲矣今年會試來京師謂過予請自其名與字之義且曰古人謂衣服在躬不知其名爲何況名字之切於身心又非衣服在躬之比苟不知其義其爲何也就其焉願惠以一言發

其蒙昧庶幾聞人之呼之也口應之而心無疑幸哉大焉予曰子知及翁所以命子以斯名之意乎其所以期望於子也遠矣大矣夫人有子則必教之以習夫六藝之文而期之以立夫古人之事業古人之事業孰有大於禹皐陶者乎所佐之君則堯與舜所成之治功則時雍而咸寧後世之人臣有能彷彿其萬一者乎觀其推允迪謀明之義而至於邇可遠也察知人安民之旨而至於哲而惠也衍九德之用而至於五辰順而庶績疑也五典之敘五禮之秩德而命之罪而討之人也而係之天天聰明曰自我民天明威曰自我民天也而歸之人都俞吁咈心心相契何如何言言相資味其言玩其氣象宛然如在一時同一堂親見其人親聆其語也夫是謂天下之至文夫是謂萬世之訏謨乃翁命子以謨而或又加以文而字之是蓋以禹皐陶之事業而期之於子也子可不知所自勉哉勿謂聖凡異稟而古今異時非今我所能爲也蓋稟雖天而爲之則在乎人時雖今而古人之事亦非不可爲也若然則天在我而古在今矣聖賢豈終不可企及哉勉之勉之無忝若名與字則無忝乎所生矣文謨再拜　敬受教於是書爲說以貽之

雜著

貪泉對

景泰辛未予歸自金臺舟次羊城之石門舟人曰嘻此貪泉也慎勿汲之予聞之合舟觀焉嘆曰古人云飲此水者一秋則懷千金又云飲之者見金寶之多思以兩手攫而懷之信乎予試飲焉以驗其如何既而自念曰濟水可以墜瘿蒙泉可以延壽遂之侵澗能使人多髮晉之礬石泉可以愈疽泉以貪名理或然也設入肺腑而易吾傑焉豈不爲終身之累乎遂掬而不飲歸而卧諸船窗之下恍惚之間若有聞者曰僕石門之神也受汚辱之名數千百年於茲矣未有爲表白者幸子之來爲我一洗之而子之所見無異庸衆人予將何望焉請爲[illegible]泉之果能貪人也吏於茲七之多孰若居民乎民之飲茲水者日以百計歲以萬計自有此泉以來民飲茲者

豈可數計哉吏之史茲土者不及民百之一而又不皆由茲道以行而道此者或數日一人或閱月一人或數月一人總其歲之久不過數十人而已然其過也或慭焉或不慭焉其慭也或飲焉或不飲焉然所謂貪者恒見於吏而民不與豈不識不知者其心能常而讀書明理者其心易變也抑豈常飲者習而不覺而暫飲者即動其心耶不然則泉之貪人亦有所擇耶皆不通之論也僕聞古之貪者有藏金以塢者夜算牙籌者胡椒五百斛者黃金至五柰駞者豈皆

官嶺南而飲此泉耶不然何貪也嗚呼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不誣之以貪而獨我誣不亦寃哉彼其以廉以清名者一又何幸歟今夫官吏之所宅者會府也郡邑也城市鎮坊也而吾鮮在郊關之外且一舍許特過道焉耳過者孰若居者之多且久乎大凡官署必有井也日日以汲焉飯水漱也酒水釀也湯水熱也手水盥也面水頮也口水漱也髮水沐也無一日無焉者也欲之用久且數也如是傾不能使之竭一畝吾者仰欲手攫珠璣心懷千金何神且速哉豈彼

實頑不靈而吾獨靈歟噫有其實者無其名而名乃加於非其實者何居必欲名實相符必有歸矣僕聞之羊城之中越臺之下有九孔泉焉色清而味洌最宜於茶汲者日以千數請以是名加焉庶乎稱其情也編聞吾子以文翰稱毋惜一開口之勞以辯我千載之誣豈不有補於名教也乎予唯唯而覺起而歎之嗟乎貪者人心陷溺然也果何預於泉哉不此之咎而彼咎焉宜其忿忿不服也有人於此穿窬而盜也爲吏所獲將寘於法則方自解曰非某最爲盜也

吾之井泉使然也則爲廷尉者將信之乎其不信也決矣由是觀之則泉不能貪人也審矣大抵嶺南之地多南金珠璣玳瑁犀象海貝異香奇物皆他方所無者見者鮮不爲之動心焉且又去中國特遠吏之贓否鮮或上聞而其民素柔懷甘受害而不辭故吏得以恣其溪壑之欲貪風恣行上下交利漸染成俗一或屹中流之砥柱則怨讟叢之矣是以士之素負名節守廉恥者未入其境固嘗非其人一躡柳湖泛湞溪則其心與昔所非者合爲一矣入見其然因以

是目之是豈水之罪哉嗟夫使人皆吳隱之也雖日飲石門之水不害其爲廉使人非吳隱之也雖不飲石門之水不害其爲貪貪與廉在乎人心不在於水也雖然是泉也不幸爲貪人所飲亦猶丹溪因柳子而愚也雖名之以貪也亦可明年三月望日書

書貪泉對後

嗚呼貪人眞可畏哉[illegible]泉而泉汚世因以惡名加之則大官同僚任[illegible]相同室者豈不爲所汚哉然人知以惡名加者[illegible]而反遺乎此何哉

鏡喻送李景脩

景脩爲令于江山將行過予願豐軒告別坐定起而言曰某奔走仕途逾十年幸得一官惕然反思所以免罪累而未能締交于最久宜相厚何以教我時予座隅適有鏡懸焉乃指而告之曰若之處世能如是物則可以善勝而不傷矣景[illegible]何謂也予曰是物也明而不用其明非不明也不合用也應物而生其形隨形而與之影物來不迎也而亦未嘗拒也物去不將也而亦未嘗留也妍者應之以妍媸者應之以媸其妍其媸其固有也吾隨而妍媸之非有心於妍媸之也直者應之以直曲者應之以曲其直其曲其本然也吾隨而曲直之非有心于曲直之也本媸也而欲吾應之以妍不可得也本曲也而欲吾應之以直不可得也始以媸來[illegible]而易之以妍吾亦遂其妍不咎其往也始以曲來[illegible]而[illegible]之以直吾亦遂其直不泥其迹也以至於大小[illegible]短方圓肥瘠深淺莫不皆然各形其形而所以形形者未嘗無定形各色其色而所以色色者未嘗無正色而焉斯照皆焉吾弗知也近焉斯照遠焉吾弗知也不察察以爲明不規規以求照未至則弗逆既至則斯應既應則不藏如是則於物也無忤而在我者無傷而鏡之妙用止於此矣雖然用之之妙由其體之之全體之所以全固本乎鼓鑄之功而用之所以妙與在乎磨拭之勤使在我者無其體固無以應物矣有其體矣而所以拂拭濯磨之功須臾有間吾見其塵翳昏蝕則雖泰山嶽乎其立前而不之見矣況秋毫之末哉此古人大學之教所以必先乎明其明德也歟景脩再拜曰敬受

教予曰未也是鏡也所以置之者在陷危之地所以戀之者無堅敷之物其能久照乎曰不能也予亦曰不能也夫君子之處世固不可以有其心亦不可以無其心虛者其應物之要乎敬者其守身之本乎持是二者大而天下遠而夷狄無所如而不可矣一邑今云乎哉吾子其勉之

考隸送張正夫

字有五體曰篆曰八分曰隸曰行曰草古所謂八分卽今之隸古之隸卽今之所謂楷世俗傳外篆內

往反稱之其來久矣字學之興自蒼頡始三代以前率用古文至周宣王始有大篆秦始爲小篆秦旣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難成始令隸人佐書謂之隸字漢初王次仲又爲八分其法在篆隸間自秦漢以後唐宋以前凡典籍所載文章所紀皆謂楷爲隸未嘗易也至宋歐陽子集古錄凡漢刻皆自爲隸世人見漢隸稍異於鍾王遂謂八分爲隸相承至今世之通儒學士因之有不暇考者多矣間爲士大夫言之或爲所哂因考秦漢以來儒先之言次第如左以證之按漢崔瑗草書體曰爰暨末葉典籍彌繁別作佐隸舊字是謂草書之法蓋尤簡畧成公綏隸體曰垂篆旣繁草書近僞適之中庸莫尚於隸皮肩吾曰隸今之正書也強懷瓘亦曰隸書者程邈造字皆眞正亦曰眞書蓋亦典籍字有五體有古文大小篆八分隸書而不及楷任分言五體有篆八分眞行草而不及隸郭忠恕亦云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隸書悔而行書作行書任而草書興其言八分與隸先後雖異然亦只言隸而遺楷焉由是以觀則隸爲楷

書而八分爲隸無疑矣延平張端正夫甫留心古學者也今年以薦來自八閩過予因論字學偶及於斯正夫曰襲其道盱江拜程奉常先生南雲其言亦若吾子也忻然領會予喜其眞用心於古而有得焉非徒然者也於其行作考隸一篇以送之 天順一年

事宜

兩廣用兵事宜

伏以 朝廷以兩廣賊勢已極議調官軍萬人制論總兵官討之夫調軍止於萬人以言殺賊則不爲多

以言供餽則不爲少兄今兩廣人心物力軍馬財用大非顏總兵將比當是時賊徒未甚多軍威未甚挫民財未甚竭人心未甚離凡事易於措辦自其行師無律而我之軍威始不振自其縱兵擄掠而民財始大耗自其殺平民以爲功而人心始日離賊徒始日益不幸而繼其後非盡反其所爲決不能成功也爲主帥者必廉以持己仁以存心信以待人嚴以立威然後但勇敢以作士氣通下情以收羣策則賊平可期矣雖凡無此主將之事也愚無庸論所有短見數事條　于左容或俾行軍之萬一焉

一今日兩廣用兵之策大要有二焉曰逐曰困而已非謂不必攻與戰也所以攻與戰者則在乎因機制變不可以逆料遙度也蓋賊之在廣東者當逐之在廣西者當困之逐之使其歸巢穴困之使不得出沒則賊坐斃矣何也蓋廣東本無賊賊之來皆自廣西而後居民之無所依歸者爲之驅引於是爲賊耳使廣西之種盡歸巢穴彼必不能獨立此所以必行驅逐之策也兵貴神速廣西之賊非所不欲一鼓而直抵其巢穴奮獮而草薙之得山嶺崎嶇蹊徑狹窄雖有百萬官兵亦無所用之此所以必行坐困之策也

一所謂逐之之策蓋廣東十府賊所殘破者六府其地方相去一二百里或六七百里或遠至千里我出此賊往彼我往彼則賊出此巧相迴避所以不能成功若從一路逐之必不可得須分數路然處處相遣彼來迎戰則與之戰彼不敢戰只得歸其巢穴耳所以逐之又當分爲四路皆會於潯州其一路自廣州三江口趨肇慶府歷開建封川等縣沿流而上至藤江直抵潯州其一路自肇慶府之新興過陽江抵高州府界擣電白信宜由間道經岑溪等縣界會于潯州其一路自藤縣直沂北流江登陸由鬱林博白陸川出石城抵雷州復自石城往廉州之靈山下橫州亦會于潯州其一路自廣州之連州經賀縣出平樂縣亦會于潯州所至之處必須窮搜極追且招且驅之出境而後已然愚所擬四路亦約其大畧而已若分兵或多

或少遇賊或邀或伏又在臨時處置

所謂困之之策蓋廣西猺寇如柳慶等府脩仁荔浦等縣處處有之惟淳州大藤峽爲大大者既因剿小者不足平矣蓋大藤峽前臨河道後抵柳慶左界昭梧右接邕貴其中皆是高山峻嶺只是刀種火耕苗穡有限惟憑劫掠爲生況其所種之田盡在山外大軍一至四面分守據其要害截其出路彼不得擄掠又不得耕種不過一二年則自斃矣其餘龍山粟山等處可以次第剪除

一向時官軍屢征大藤峽不能成功者蓋由每年霜降以後方纔進兵此時賊已收穫預將禾米收藏所以官軍不能久困之今大軍之行必須以今年七月至淳州會廣西總兵等官相地安營分哨出蹂躪其青苗使其今年無收如此則彼不戰我師之至出其不意則氣奪矣然後次第脩葺營壘以爲久困之計不然仍循舊例必俟降然後進兵則今年爲徒行矣

屯軍爲久守之計宜調梧州藤縣等縣潯州桂平等縣民丁免其糧差俾其屯耕山下賊出時出官軍爲之防護

一今之賊徒所以倍蓰於前日者其禍起於前日總督者之濫殺無辜也蓋此輩是平民方無事時輸賦稅供力役養兵奉吏將藉以爲己之保障一旦外寇入境焚蕩其室廬戕殺其親屬欲入城則閉門不納將入山則又與賊遇倀倀一身四顧無依不幸爲賊所虜如從之以延頃刻之命賊劫持而驅使之行則使負擔息則使樵爨攻城則驅之以當矢石反奔則棄之以遺官兵僥倖不死賊去之後仍趨官府輸賦役如常時其心固自誘曰我之從賊豈得已哉他日賊平我等俱故良民也忽聞大軍之來喜得更生謂可以復見天日矣大軍既至其眞爲賊者皆相率遁入深山了不可得顧將不得已從賊者甘言秘計誘而出之殺以爲功由是不得已從賊者皆甘心爲賊矣興言及此誠可憫傷今日爲總帥者宜深以前事爲戒俟至而有三司官設法遣官出榜招諭或給以印信票帖爲

照其榜文須明白痛切明言前人之失決不效老
或時召其父老人等至於軍前指天發誓使其坦
然不疑雖其平日從賊明有顯迹若能翻然改過
從善亦曲加寬貸或許其殺賊贖罪若其人不係
賊所逼脅公然乘機自行劫殺者不在招撫之限
一兩廣之人衆口一詞不願再調官軍其故何哉蓋
懲前日官軍之害尤有甚於賊也蓋總兵內官帶
去旗牌等官及試驗報效等項名色此輩善良者
少兇惡者多其中未必皆是總帥等官親昵故借

會稽四編 卷二十一 書

多由囑托買求志在貪功利已并無欲圖補報也
其在營哨則凌鑠將卒過州縣則劫制官吏居城
郭則專利入鄉村則擾民當矢石則在後報功次
則爭前所以使將領不和軍士離心人民失所皆
此輩為之也達軍雖曰鷙猛然性頗質朴所以勞
引使之為非皆此輩也今旗牌等官宜於見調軍
官中選用其餘跟隨之人雖總兵官亦不許過二
三十人其餘假以試驗報效為名者一切不用必
不得已亦須編成隊伍與隨征官軍一例差遣

一管軍頭目所以不能鉗制下人者非但號令不明
亦將以賴其用不免曲為之地也宜特差強幹御
史或給事中一二員不與軍事不入營哨不通行
移專奉 勑書隨軍所在糾察凡一應官軍敢有
虐害居民妄殺無辜欺凌官吏奪人財物姦人子
女者即便指實奏聞區處縱有軍功亦不收錄
如此則官軍知畏居民有所恃賴
一以夷攻夷策之上者也廣西右江土官衙四
大小數十自來皆嚴調用近年以來總戎者處置

會稽四編 卷二十一 書

多失其宜以故調之多不時至宜差廉能給事中
一員齎 勑獎勞之俾其加倍起兵躬領赴軍前
聽調許以成功之日重加陞賞給以 誥命封贈
其父母妻室
一所調各處土官既至加厚餉賞俾其親立領狀各
認地方從所徑便自抵賊巢所得賊之財物盡數
與之官軍人等不許抽分科奪及其所俘獲賊屬
許得變賣則人自為戰勇氣百倍矣
一廣西地方素不產鹽而兩江尤為難得但私貨者

多遂不甚貴宜嚴鹽禁不許於土官衙門發賣則
土人以鹽爲貴然後用之以爲賞勞土兵之資宜
爲則例獲一功者賞鹽若干
一總帥所至宜延其父老及致事聽選等官家居者
舉人監生依規者訪問賊情地勢俾其各陳所見
裁擇行之如有願隨征者聽
一官吏軍民人等有父母妻子被賊殺害有欲報讎
許赴所司報名編成牌甲名爲義兵隨軍調遣
一賊所以取勝而我軍所以畏之者以毒矢耳宜令
各處訪求善爲解藥者多方製合給散每隊專委
一人掌管
一官軍所至之處如有商販之人隨行貨賣酒肉等
物宜嚴禁官軍人等不許強買豪奪則軍中食物
不缺不致生疾
廣東備禦猺寇事宜
兩廣同爲嶺南地其地勢土俗大段不同廣西山嶺
崎嶇林薄深阻與中土絕隔猺獞窟穴編民錯居其間廣
東十府惟肇高廉三府地方與之犬牙相入雷州惟
遂溪縣廣州府惟連州與之相附近其餘皆濱大海
地勢平易無有山林險阻自洪武永樂以來　朝廷
惟命總兵官鎮守廣西而廣東一方惟以備海洋倭
寇爲急未聞有猺寇侵犯也自廣西總兵官山雲物
故之後繼以安遠侯柳溥又繼以田貴自是以來爲
總帥者遞相祖述類以忠厚存心不復有山雲嚴毅
之風自此賊勢漸熾然亦只爲廣西患也而未及於
廣東景泰改元廣東反賊黃蕭養作亂調廣西狼兵
剿殺自此以來猺獞始習知此方山川險易地里遠
近所歷城邑知其無備又與官軍共事知其脆弱無
能爲由是竊犯邊境然惟在於僻近村處劫掠民居
而亦未嘗敢離巢越境遠攻城邑也而我官軍承平
日久不識兵革一聞賊至喪心失魂望風奔潰守城
者閉門不出守堡者捨營遠避棄民與賊縱其殺戮
由是賊益猖獗縱橫自如若蹈無人之境遂至陷城
邑掠吏民遇有所獲束縛以需收贖屯聚旬月不復
長驅甚且三五分散無分部伍沿村搜索無敢誰何
徧觀此賊[illegible]　八月　屬又無堅甲利兵深謀

奇畧亦非矯捷難制如西北之戎狄也其前後所陷城邑往往皆是昏冥之夜乘人懈怠架梯登城守城官吏亦非食盡援絶力屈不支盡是因循放肆爲彼所乘而已近年以來兩廣城池爲所陷何嘗十餘年其志定子女財帛既得即去使其得即據之其害可勝言哉失機官軍畏罪之及隨即逃遁合干上司畧不追究彼此倣傚遂以失陷爲泛常事然此時賊只八九十爲羣至多亦不過四五百人而已近因總兵顏彪大征之後賊衆遂多至於踰萬少者亦不下二三千人推厥所由蓋是此輩皆是良民方無事時輸賦稅供力役養父母妻子將藉以爲已之保障一旦外寇人境焚蕩其室廬戕殺其親屬欲入城則閉門不納將入山則又恐遇賊倀倀一身四顧無歸不幸遇賊姑從之以延須臾之命賊劫持而虐使之行則負擔息則樵爨攻城則驅之當矢石反奔則棄以遺官軍僥倖不死賊去之後乃趨官府輸賦後如常時其心若曰我之從賊豈得已哉他日賊平我等皆故良民也忽聞大軍之來喜得更生謂可以復見天日矣大軍既至其爲眞賊者皆相率遁入深山了不可復顧將不得已從賊者會獲而草薙之用以爲功以希官賞由是不得已從賊者皆甘心爲賊矣賊日益多民日益少職此之由也今高雷廉三郡居民十去七八驛道草木蕪塞無復人行數百里間寂無烟火雞鳴犬吠之聲殆絶不得盡力耕種今將十年矣惟城邑間有城隍處僅有存者然又城門晝閉食用不給積氣成疫死亡相繼幸不死於兵又死於饑幸不死於饑又死於疫天之禍此方人之何酷耶昔聞其年大軍既至其爲眞賊者皆相率遁入深山了不可復顧將不得已從賊者會獲而草薙之用以爲功以希官賞由是不得已從賊者皆甘心爲賊矣賊日益多民日益少職此之由也今高雷廉三郡居民十去七八驛道草木蕪塞無復人行數百里間寂無烟火雞鳴犬吠之聲殆絶不得盡力耕種今將十年矣惟城邑間有城隍處僅有存者然又城門晝閉食用不給積氣成疫死亡相繼幸不死於兵又死於饑幸不死於饑又死於疫天之禍此方人之何酷耶昔聞其年可爲心痛而耳目所及者恬不一動念蹙何心哉此既往之咎方當慮方來之策此時猶有可爲者還此無及矣謹條所見爲合行事宜如後

一向時官軍征剿蠻寇往往不與之遇蓋我出廉州則賊往高州我出高州則賊往廉州以不能遇功今三路並守則賊之入境無往而無備處處無所得久久自息矣議者多謂兵須合一則力專殊不知地界不分則守備者得以互相推調不肯用心必須各守其分地則責有所歸遇有賊入境即

便遣人飛報各營使其知預備或截殺或擄伏隨宜處置如果賊勢大至不能敵則急飛報二營併剿殺并行廣西守把官軍邀截其歸

雷廉三府地界當其中皆有官路路之東北近者盡是平地路之西南邊廣西者半是山嶺賊之出沒皆必歷山嶺而後履平地宜差官相視于嶺中間溪徑可塞者塞之鄉村不可守者棄之其要害賊所必由之地立為營堡差官軍守把扼其來路然亦不宜多立恐調官軍太數

一賊之陷城掠村多是掩襲無險堡者故也宜于官路左右及邊界去處設立烟墩砲架置鼓柝烽火擇軍丁或民壯守瞭大賊至則放砲小賊至則擂鼓使知所備

一賊所以能竊入城池者蓋是軍衛有司彼此相推以至失誤今後府州縣官[illegible]去處宜將正軍盡數撥于近城三五里或十餘里要害處立柵守禦所以然者屯軍近城使其彼此[illegible]賊來[illegible]收令[illegible]城也　然池責付有司一[illegible]相員設[illegible]

所掌印官率領軍丁者幼共守其無衛所去處令有司率民壯自守而鎮守大臣又移文軍衛有司責以大義俾其與城相為存亡仍令寫立保守城池不致失陷結狀按月繳報合于上司遇有失陷并坐有司不但專罪軍官

一賊勢所以猖獗者蓋以守土官員畏以失機獲罪往往互相蒙蔽不肯申達今後遇有賊寇掠殺許令有司大小衙門徑自申　奏或被害之人自行赴京申訴如此則可以消弭蔽之端不養寇以成大患矣

一廣西地方近年以來凡無城池去處人民自相團結聚為山寨賊來則入寨自保賊去則下山耕種廣東地方惟開建瀧水封川三縣可依此法行之其餘地方山嶺頗少宜於官路東北近海去處擇地聚民團結為村立木為柵開上為垂[illegible]之外種竹植尖木列竹簽圍繞村鄉三五里隨勢設法塞徑路斷河橋每村約一二百家或三五百家聚其父母妻子財畜其中則民必堅心守死矣仍令

官軍於官路中巡哨扼斷蠻賊往來之路每村各立烽堠遇有警急即急收牛畜閉門自守仍禁往來巡哨官軍不許入村侵擾違者治以重罪

一每遇人民耕作收穫之時分散頭目統領人馬於緊要去處截路搶伏擁護人民或主將親率頭目耀兵近地使彼知懼不敢入寇

弘治三年春三月望日男敎編次

天啓元年仲春望日　宗孫爾敎重編

爾懋同編

敎男光昌
翊昌校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二十二

大學士謚文莊瓊山丘濬仲深甫著

賦

後幽懷賦 有序

昔唐李習之作幽懷賦宋歐陽子讀之嘆曰使當時君子皆易其嘆老嗟卑之心爲翔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朱子楚辭後語亦取之以繼騷經之後予讀之切有感焉作後幽懷賦

嗟予生於遐僻兮厥有志於匡時理無一而弗究兮事經目而輒思幸致身於承明兮冀少見於施爲紛時制之各異兮羌所見之多違歲冉冉其將老兮顧所懷之弗遂徒兀兀以勤劬兮竟莫成乎一事撫中懷而自惜兮竊祿食而深愧恐終待而無時兮思從此而遠逝念明時之難遇兮心欲去而弗忍也戰兢端於胷中兮病惙惙如將隕也慨昔賢之賦所懷兮歸衆人之嘆老嗟卑予則以爲舍位與時兮雖有道兮其焉施悼往者之不可復兮而來者之尤不可期爰因往以推來兮灼此理之無疑藐一身何足惜兮候賦畀之甚大人皆放乎一已之私兮孰究夫天下之利害伊昔商夷之僭爰兮易天地以倒置宜尼春秋之謹始兮變乃驗於千八百歲我 神祖之挺生兮載啓天而奠地泄上帝之幽憤兮伸華人之鬱熙大功垂於萬世兮百王邈其難配付 聖子神孫於萬年兮圖久安而長治懸爵祿以待賢兮明經術以造士何紛紛而靡靡兮奔不知其所自忽事業而不爲之審兮撫其時而棄之置其身于安逸兮忘其生所依曰大廈不假於一木兮然廈非木又曷以成也人人皆謂然兮又將責誰以支撑也噫今人非不古如兮習俗使之則然駕大輅以絮爲兮禁其用古法以周旋驥伏櫪以老死兮尚按圖以招延嚮教之以何物兮今惟取其貌亡辭曰已矣乎世固莫昔信兮余將嘆嘆其誰語世雖斯今兮余惟視之以古抱直道以終身兮矢不負乎尼父 成化六年

石鍾山賦 有序

石鍾山在湖口縣東坡居士遊山記千古無改評矣曩予嘗遊其地誦其詞而又竊有所見焉曩嘗

郎中王君尚忠縣人也近出示其圖求賦所江何
秋官延秀既爲君賦之矣大率本波意而廣之意
盡而語工予無容其喙乃即所見爲後石鍾山賦
云
巍乎高哉茲山之天造地設也柅彭蠡之口拉岷江
之脇鼓天聲而震動橫地軸以鎮壓豈非東南之巨
障湖江之奇絕處乎爾其氣勢龍蛇洞巒嶫嶫衍駁
騭之幾里崇崛曷若之萬疊危巒深而欲墮直倚空而
如截下瞰爲夷之府上峙崔嵬之宮洞空明兮穴窾
窈窕翠兮杉松予嘗攜冊其下扈險陟崇爰窮幽而
探微盡詭狀兮奇縱望天壑之渺茫極岳祠之穹窿
適晴空之過雨見晨曦之昭融雲霞澄其歸岫波沄
沄其成溶萬籟閒息一碧連空於斯之時但見石之
爲石千態萬狀惟外而空中而竟莫得聞嘈吰之無
射竅坎鏜鞳之歌鍾也予乃悠然以思悚然以興揆
厥山之所元兮始於鄜詿之解桑經繼以少室山人
之傳兮終以東坡老仙之精曰古人之名山兮多懸
其形夫何獨茲一拳兮乃不以形而以聲矧石之在

水兮不能自鳴必風濤之博激兮然後滂濞而匉砰
風或有時而息波亦有時而平名山者顧含其天然
常有之巍巍而下取夫適然作輟之硜硜吾恐居于
之三物名以明民不如是之浮緩不情也於是呼兒
操滔汪之巨觥醨江流酹巨靈起而問諸以訂茲山
之所以名 成化四年

南溟奇甸賦 有序

伏讀 太祖高皇帝御製文集其勞海南衛指揮
勑有曰南溟之涯海中有奇甸數千里地居炎方
多熱少寒是時瓊郡入職方僅再春其地在炎天
漲海之外荒僻鄙陋而我 聖祖即視之以畿甸
而褒之以奇之一言豈無意哉謹按文集若干卷
其中勞天下軍衛詔勑何啻百數大率敘其邊徼
險遠將領勤勞征戍艱苦而已未始有褒美其疆
域若此者噫 聖人之心與天通物之美惡必像
有以知其後之所必然於千百世之前則夫吾郡
之在今日民物繁庶風俗淳美賢才彙興無以異
乎神州赤縣之間且復俊邁奇詭迥異常儔有由

然哉濟世家于海南北學于中函偶有所見謹抒
乎稽首而爲之賦曰
爰有奇甸在南滇中邈輿圖之垂盡綿地脉以潛通
山別起而爲崑崙水畢歸以爲滇渤氣以直達而專
勢以不分而足萬山綿延茲其獨也百川瀰茫茲其
谷也豈非員嶠瀛洲之別區神州赤縣之在異域者
邪有奇一士全鍾其氣北學於中國頡頏乎天下之
士於是叫閶闔呈琅玕翺翔乎玉堂徘徊乎道山珊
言六合之外馳騁百氏之間自詫所生之奇勝敢爲
高論恣爲大言翰林主人聞之駭而訝焉曰吁子來
前子生寰區之外漲海之遐學何所受道何所傳何
所從而至此何所見而云然試爲我一一言之吾將
卽子之所云云者以紀載於簡編士曰唯唯乃作而
言曰自夫天一生水融而爲川地十成土結而爲山
川者天地之血脉山者天地之肌骨血脉流行於肌
骨之中浹于中而外出出乎外而環[illegible]是爲一大
堪輿也具元氣之渾淪容日月之出沒然而大堪輿
之外突起於浩瀁之中而爲小堪輿者又不知其凡
幾窟穴也是故其大而顯者爲帝王之宇其小而幽
者爲神仙之丘帝王之宇是爲神州赤縣[illegible]仙之丘
是爲員嶠瀛洲一則非骨蛻羽化莫能到而非常理
一則蟬聲明文物之所萃而非[illegible]惟走所居之地
介乎仙凡之間類乎烏戎而不類有如仙境而匪仙
以衣冠禮樂之俗居閬風玄圃之嶼勢盡而氣脉不
斷域小而結局斯全九州一大宇茲爲其奥四海一
遍川茲爲其發上至北極僅十九度於天爲近遠至
神京幾一萬里於地爲[illegible]巨浸兮與天爲界漠
漠平川兮壯地之介豈非天造地設藏此奇勝於遼
絕之域用以見天聽之孔畢表王化之無外耶其爲
甸也可謂奇矣然奇而不怪焉翰林主人曰子之言
辯矣豈其然歟盛考諸古茲地禹貢之所不載職方
之所不書郡縣始漢武之世分野僅星紀之餘在漢
七世固嘗棄之蓋不以之爲有無也且甸者王畿之
名非所以爲遐外之域奇者殊常之稱不可以加寂
寞之墟子之言何所據而云乎士曰茲豈走之言哉
於是乎惕然興悚然懼舉手加額北望向天百拜稽

首而殿言曰此我　太祖聖神文武統天大孝高皇
帝金口之所宣也大哉皇言乎自吾茲地而得茲言
地益增而高物若加而妍山林草木濯濯然如在昆
吾御宿之近封疆畛域整整然如與侯服邦畿以相
連嗟夫地以人勝從背則然蘭渚以義之而著天合
以孫綽而傳夫以殘山剩水之勝一經騷人墨客之
所賞詠尚揚芳於四外流美於當年矧茲奇甸環海
以爲疆者徐二千里縱步以行今地雖其遐仰首而
觀兮天則伊邇一經大聖人之所品題山勢駿駿而
內何波光躍躍而立起物則且然人可知已然則走
所言者豈無所以邪主人乃仰然而思俯然而嘆曰
良有以也願聞其所以士曰走也少而游岸序壯而
走四方雖生於是甸之中而甸之所以爲奇也客有
所不能詳蓋嘗歷考夫禹益之所紀謝想大章亥之
所步古往今來之宙上下四方之宇天左斡而起牽
牛地右闢而起昴畢天有四維地有四極東至於秦
遠西踰於邠國南訖于濮鈐北底于祝栗管子言名
山三千墨氏云名川三百三百之川總歸匯　南
三千之山皆發源於西北是則海者川之所委嶺者
山之所積茲甸也居嶺海之盡處又越其涯而獨出
別開絕島千里之壤總收中原百道之脉者也原夫
天之山皆自夫崑崙而來越戎而戛出險仰夷分
爲兩戒折爲三支其中一支自中條經淮越江而極
于衡霍遂散亂而分披至北而地勢將盡乃益險巇
嶄巖嵬巒嵂崒崥崒孰知一脉透出於瀛海之外其
地可畫而井無以異於秦晉之近所覩大天下之川
皆至於漠渤而止滔滔汩汩雖曰趨於東然皆折於
南西而後已大起西[illegible]者小起而爲洲抵其尾閭
收萬水而猪[illegible]浩瀁而無涯涘自此而水勢
益下弱莫[illegible]起滲漏沉滓沉滓孰知一島孤峙
于瀛海之中其地可草而航無以異於湖江之流水
海可度兮不踰百里山可登兮不踰尋丈舟之行也
朝斯往而夕斯返人之游也[illegible]屐而手可杖意其
磈磈磈磈乃爾坦然夷曠意其汗汗泄泄乃爾悠然
平漫蔑爾小方外之封疆寃然大域中之氣象陽明
勝而氣之運也無息機土性殊而物之生也多奇相

草經冬而不零花非春而亦放嘗聞乎何遊而[illegible]
海洩其菀氣而無壅地門平以受敵無固可負歲三
秋以備儲有積可仰通衢絕乞丐之夫幽谷多耆老
之丈古無戰場軼語信乎有徵地爲[illegible]善符言斷乎
非妄民生存古朴之風物產有異奇之狀其植物則
[illegible]文采覆乎其芬馨陸櫛水挂異類殊名其動
物則彪炳而有文馴和而善鳴陸產川游詭象奇形
凡夫天下之所常有者茲無不有而又有其所素無
者於茲生焉歲有八蠶之繭田有數種之禾山富薯
芋水廣蠡蠣所生之品非一可食之物孔多兼華夷
之所產備南北之所有木乃生水樹或出酌麴包於
柳豆筴于柳竹或肖人之面菓或像人之手蠏出波
兮蟹石鮹橫港兮堆草小鳳集而色五並蠻遊而數
偶俗蝦而龍鬚文魚而鸚嘴鱗登陸兮成變火鳩樹
垂根兮乃攢金狗熊綠樹杪而飛馬乘果下而走魚
之皮可以容刀蚌之殼用以盛酒波底之砂行如郭
索海筵之貝大如玉斗花黎靡刻而文爲楠不涅而
黝柳一物而十用其實柳三合而四德可取木之精

液爇之可通神明鳥之毳毛製之可飾容首有[illegible]然
之器具有粲然之文繡天下皆有於蒐茲獨無之豈
天欲居民之蕃息於此常夜戶不閉而無觸藩之虞
乎江南皆無蛛蝥茲獨有之豈天欲[illegible]公之久居於
此使照壁見喜而無北風之思乎[illegible]地也近海雷
廉僅一水耳而物之生也乃爾不同遂去齊晉殆萬
里兮而氣之通也胡爲無異若是者雖云生物之偶
然安知造物者之無深意也然則茲甸之所以爲甸
而奇之所以奇者庸有在於是乎人口繁庶物之奇
爾如人何無乃奇之爲奇獨鍾于物而遺于人耶士
曰不然天地盛大流行之氣始于北而行於南始也
黃帝北都涿鹿中而堯舜漸南而都于河東其後成
周之盛乃自豐鎬又南而宅于洛中蓋自北而漸南
非獨天地之氣爲然而帝王之治亦[illegible]定以爲始終
蓋水生天一而次位於北而民之[illegible]介乎東北
之間自北而東折歸于南其氣之所以融結而流行
者非止乎一水一山山之餘而爲嶺水之委而爲海
而是甸居乎嶺海之外收其散而一之透其餘而[illegible]

之所以通其變而結其解其域最遠其勢最下其脉最細是以開闢以來天地盛大流行之氣獨後其至至而發也迸囚其理也亦其勢焉是以三代以前茲地在荒服之外而爲騶越之域至于有漢〻五葉始置七郡而入于中國曼胡之纓未易也推絡方服之風未革也持章甫而適之尚滯而未之識也魏晉以後中原多故衣冠之族或宦或商或遷或戍紛紛日來聚廬氏處熏染過化歲異而月或不同世變風移久假而客反爲主劓獷悍以仁柔易介鱗而布纓

今則禮義之俗日新矣絃誦之聲相聞矣衣冠禮樂彬彬然盛矣北仕于中國而與四方髦士相後先矣兼名天府列迹縉紳其表表者蓋已冠冕佩玉立于天子殿陛之間行道以濟時而堯舜其君民矣孰云所謂奇者顯在物而不在人哉主人乃離席而立拱手而言曰神矣哉　聖神之見乎其所謂奇者蓋至是乎驗矣士曰不然何地不生才而才生不擇地人才之生何地無之奇哉奇哉豈止是哉嘗我　聖祖肇造之初與國際天地兵衛極邊鄙絲綸之旨雲漢之章無日而不下無處而不至然而奇創之言乃獨以專美乎茲地非創而謂之創未奇而豫期以奇豈無意哉蓋　帝王之言代乎上帝　聖人之心通乎天地故能握乾符而妙奪神功闢坤珍而斡旋厚勢遠移而近書軌合以皆同質變以文聲教暨而靡異咫尺之間振舉乎萬里斯須之頃流通乎百世化開腐以爲神奇變雜駁以爲精粹遐兮如邇未焉如侁凡其所期兮罔或不遂引而弗替兮終萬古而常常如是是則斯地之所以爲創而創之所以爲奇雖造

設於天地然所以表而章之昭示於萬世者實本乎奉天啓運宰制山河之　聖帝翰林主人聆茲言也輾然以咍憮然以喟曰秘矣哉天之藏此地也遠矣哉聖人之期此地也自夫天開地闢以至今日不知凡幾運幾世矣自夫開疆辟土以建此區不知凡幾王幾帝矣然而多視之以窮荒或遂至於遐棄孰謂其今日有是哉不假詞臣之代言不出輔臣之建議一旦無上事發淵衷運　庶思形之於言以爲絲綸之製夫豈無所爲哉　皇之言已天之意也士言及此

亦奇士哉於是三復士言而繼之以歌曰　明明我
聖祖兮載闢地而開天　上帝眷顧兮付以其所覆
之全仁周八表兮顧獨惓惓於窮海之一堧奇哉斯
甸兮何幸得　聖人品題之言千秋萬祀兮長炳炳
琅琅乎天地之間

別知已賦有序

尚書戶部主事袁君秉中出知梧州府事　命下
同朝卿大夫士咸以君爲不當去驚愕嘆惜者累
日甚至齎咨涕洟如失左右手然予之於君情好
深至尤非泛泛然者比故於君之去也其繾綣之
情視諸公有加焉朋友五倫之一孔子會魯君問
政於四者之倫直舉其目獨於朋友以交言之交
之爲言道相合之謂也道不相合則情不相孚故
其來也適然其去也漠然其去其來皆不足以動
吾之欣戚也吁其來也怡怡其去也戚戚非平日
道合而情孚者其能然乎予與君皆出自嶺南均
以禮學起家同試南宮游太學而又聯官　朝著
非但道合情孚也其出處亦略又相似焉今君一
旦舍予以去南北相望天各一方出入無朋會期
不常歲月幾何老將至矣在他人尚齎咨涕洟之
不已況知已之深至者乎不揆非陋竊效昌黎韓
子之意作別知已賦寫予情以送君政事之餘試
一誦焉庶幾千里如對面也君其念之哉君其念
之哉賦曰

余生五嶺之南兮嗟側陋而寡仇驅余車以北征兮
行取友於中州匪其人之邪交兮惟直諒多聞之是
求紛總總其衆多兮咸言立而像俯亦有良朋兮如
弟如昆薄金石之匪固兮謂芻芷之弗芬夕迹席以
共話兮朝並予焉以周旋足縮縮以相蹠兮袂翩翩
以相聯所與者非海內之名賢兮則天下之善士情
亦或吾之同兮道亦不吾之異惟夫君之知已兮乃
千百之一二皇天賦之以昭質兮蹇好脩而練要尼
蕙蘭與茵桂兮芳菲菲其遠到青天白日粲其光兮
孰不仰其清明麒麟鳳凰之昭于世兮人皆知其爲
瑞顧信一世之偉才兮匪直海內之英嗟予亦越之
產兮逍遙足以超騰心不約而自契兮德相羅以有

成期追逐於前脩兮洗山川之穢濁恥齷齪隨人後兮相後先以同升亦旣聯袂於金門兮曰終遂此情愫也夫何一麾而出守兮羌別予以去也攝提貞于孟陬兮載僊旌以揚揚指斗牛之故墟兮驅五馬以周行蒼梧邈其何所兮歷雲山之蒼蒼聆京國之百遠兮音咫尺乎故鄉悲予心之戀戀兮亮君心之亦然絕鬱悒之無解兮悵臨岐以永嘆矣歲月之未晏兮尚矣言以慎旃慕淵路之贈處兮嚴中情以申言誓曰茹與終兮志不可渝兮內與外兮道合不殊兮惟忠與孝兮臣子之楷模白首相期兮毋中道而合諸天順六年

懷鄉賦 送友人劉尚德 有序

每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此唐人詩也嗚呼爲此詩者其能深體人情者哉某去家今已有六年矣大鄉土之思 日而不展轉于懷徒以國家之制 跳封之典必限以歷官之歲月以故情事尚未申也去年冬友人劉君尚德應進士舉來京師久別而晤不勝空谷足音之喜今歲試禮闈不合而去其於尚德鄉曲交游中最厚者也因其別而動乎情方寸惻然有不能自已者因述中心所懷者以爲賦一以寫吾鄉土之思一以慰吾毋兄之望亦以志吾朋友之別云

懷吾鄉兮何所砂雲山兮萬里界鯨波之浩漫兮途有梗之未通日吾心之切切兮無日而不南征書神想以返魂兮宵夢寐而靡寧毋氏番自之行蓋兮伯兮獨立以竚竚雖顯揚之是於兮恒喜懼以交并系榕蔚其深茂兮昔可把而今供蒼蒼日以洞謝兮哀哀其多壠朝吾登乎金門兮夕復憩乎玉堂置身非不高兮信美非吾之鄉入結羣仙之綬兮出聯七貴之鑣游從非不多兮匪吾髫齔之交退默默以獨處兮念平生之往事宛山川與周巡兮默其可指以示恨無補地之術兮孰挽予以雙翅馳寸心於萬里兮幾將歸兮猶未惟人情同於懷土兮豈以窮達而異彼志得而情遷兮乃獨非人之類年洋洋其日往兮百歲幾何較富貴之與名節兮所得孰多苟情義之不申兮焉用其他幸吾子之茲來兮君聞足音於

宕谷也中申告吾以鄉山之故兮語再三而不以爲
煩也或爲之忻忻兮或爲之戚戚或可愕而可駭兮
或可矜而可惜或慚而爲之忸怩兮或傷而爲之怵
惕崛然而興兮俄然而衰奄然其去兮儻然其來歷
寒暑十有六變兮恍如一瞬天人倚伏有必然之理
兮孰云邈而難信每促膝以劇談兮輒嘆息而不休
情情而不自已兮涕或浪浪以橫流方齊其朝夕
以箴規兮胡數奇而弗售彼惟索驥以其圖兮曾莫
知神駿之求君子出處惟其時兮槩天知命夫奚尤
又將別予以去兮仍海上之仙丘闡天人之妙理兮
傳嗣子以箕裘翩翩然以遐征兮嗟欲挽而莫留矣
吾聽以志別兮因以寫吾之心行何以處我兮毋金
玉乎爾音自薊北而越南兮閱半載之光陰俄沿復
遡止且行兮杳不知山高而海深抵瓊臺而見鄉人
兮道予心之永懷也慰吾親倚閭之思兮曰不久請
告而歸來也 成化五年

和韓子別知賦 有序

別知賦者唐昌黎韓公爲其友楊儀之作也公講
陽山時儀之以湖南支使來連公嘆知心之難得
好會之不可數爲此賦以別之詞古而意深有非
後人所可彷彿其萬一者雖然人品高下詞藻工
拙古今同懸絕矣而朋友之誼原於天命之性所
謂天理人倫之正者初不以古今智愚賢不肖而
有間也予友莫本厚以福建而掮提舉上計課於
京師館於予僅閱月即以事竣言旋予於本厚累
世通家且同里閈落地即爲兄弟有非萍水相逢
者比於其行也情有動不忍而勢不可留不揆愚
陋步韓公韻爲賦以送之其詞異而其情則同也

賦曰

紛交游之總總於天下兮孰周雖雅志於四方曰惟
先吾里閈之來風志同而契合爰互勉以交嘗逆助
余以相善退先我以同愁惟余塞兮斯啓或其放焉
是攸偕敢苟於鄉校繼奮起於遐陬矢特心以礪節
詎忍訴以包羞何宦轍之南北結兩地之離憂嗟六
年之一見僅閱月而還輒巡山川之脩阻歲月之
如流雲從龍以上下萬附本以相樓膠投漆以堅固

舟籍水以行浮禦夫人之弗如欲相從而莫由悵遙天以延佇覺形去而神留

別知後賦 有序

予友凌江李君時習有志之士也蚤以書經領鄉薦三試春官皆中乙榜當得校官君不屑屑最後有司限以年不客辭乃授閩之南靖教諭改永之寧遠南昌之豐城前後掌邑教者僅二十年所至率以身教以興起人才爲已任而於一切勢利泊如也嘗三典文衡初同考河南在江右山西皆主試一時號稱得人噫若君者豈今世校官中之未表者歟今年需選銓曹陞淮安府學教授予與君同出嶺表方君年少氣銳時謂功名可唾手取於同輩少許可獨與予及實安袁秉中三人者交莫逆君教外庠秉中遷屬地官出知大府予叨登進士選入翰林相去各數千里三人者其心未始一日相忘也君初赴南靖時予與君同舟而南及君自寧遠守制家居予以家難南還道凌江君遂至大庾下相迎候迫于北上君時在豐城去冬考滿上京師相聚者幾半年今又舍予以去顧予三人者頭顱俱種種矣秉中以永州知府養病歸寧安不相見者幾二十稔矣而予與君幸頻相會晤今君又幸教淮安郡居兩京間後會有可期者念惟人生以百歲爲期七十者古以爲稀今予與君去稀年僅僅十三四春秋耳自茲以後歡聚之期寧有幾耶則予於君之行也安能嘿嘿無一語耶而其所以相贈處者又豈可泛同衆人者而已耶昔未中有梧州之行予嘗爲之作別知賦故於君之行也又廣其意作別知後賦以寓予所思又與之情賦曰

嗟南州之綿邈兮在昔則爲瘴疫之地聚兮始發乎山江之張原其所繇以奮起兮有燕冠以爲之援予中懷之惻惻兮豈忘情于鄉彥顧時勢有弗然兮地若親而實遠結綬之約難不可諧兮敢忘乎雞塒之要念嶠背之游從兮予三人俱老以衰悵人之先歸兮恐盍簪之無期今予又舍予以去兮焉能默然以無辭曰道之同兮天以其位心之孚兮不

必其昵情苟無變於貴賤死生迹奚較夫得失同異惟德義之相期斯交情之爲至踵鄉袞之芳躅兮其行在乎吾徒隔百世而同此心兮奚必區區形迹之拘昔孔孟之垂世兮亦傳經以施教固不假乎位與勢兮然後可行其道刻淮海之名邦兮介乎兩京之間中講堂以振說鈴兮列襟佩之兩班明道術以淑人兮敦禮義以正俗懸以待問之鐘兮示以躍如之嵩泰山兮巖巖和風兮熙熙秋陽兮晰晰時雨兮祁祁偉英材之樂育庶斯文之在茲倘心期之克遂又何異乎步趨之遲遲

頌

瑞菊頌 有序

予友何東樊景瞻以禮科都給事中出佐沐藩是歲秋九月菊呈祥於其公宇之庭一蔕三華一時賓客咸詠歌之傳至京師予聞瑞不虛生其生也必有所爲況菊之爲物芳香清冽稟天地之正氣純粹不雜得天地之正色高潔閒雅全天地之正人逸士之操有忠臣貞士之節蓋非他草本所可比者予嘗評菊之品當在橘上而蘆均之於橘乃特爲之頌至謂其可以參天地而擬之於伯夷而於菊特取其落英之可餐而已而又雜之杜蘅申椒蕙蓀之間每爲菊怏怏不平恒有意欲頌之庶其優於橘而未果適聞景瞻瑞菊之事而有感焉夫菊固可頌矣此又非常之菊也哉則美其德而告其功也固宜頌曰

爰有嘉植號曰精兮受命獨正天之經兮非黃白不御地之恒兮特立不遷人之貞兮有尸之任夷之沖兮和如處會介則傲兩生兮三才之會聚德之凝兮物皆春節乃獨秋榮兮兩露不能發霜雪不能零兮凡厥有生一華一蕚兮胡獨此本參秀並蕚兮一星在天下炳其明兮人之三壽于此作朋兮孰曰無知殆亦有靈兮不于其他而生此藩服之庭兮豈天之意假物以呈兮晚節之符壽之徵兮頌以美之以繼楚聲兮

箴

令箴

官之至難者今也今之所以難者政也政之所施有其本焉敬也敬立乎中由是而見之行事形既端矣表無有不正也由是而施諸人民此之所以感之者有其道在彼則未嘗無其應也承乎上焉必凜凜以畏則彼乎上雖不敢公拒而亦不曲從其非理之命也待乎下焉必切切以愛斯得乎下不適乎已而拂乎人之性也中焉而接乎人必公而恕謙而有禮委曲以詳盡設以已之身處其人之地則人人止其所而各自靖也於乎今之任難矣而爾以初筮之仕得繁劇之邑匪廉匪明匪慎匪勤焉能得其職之稱也勉之哉庶以案牘爲師有所獻爲則繕圉以爲證也政以前官爲比有所窒礙則依緣以爲徑也一邑之事無非已事蚤夜孜孜毋苟安以圖一時之事也百里之民無非吾人念念在茲惟恐一夫之或失也行其所無事其來不迎其去不將一於靜也不以矜者不以毀怒一於定也不主先入之言不有無益之氣已往者不求其故未至者不億其詐一於理而與物無競也於乎本此一敬而禦以持之勤以行之公以其明儉以養其廉是誠爲邑之要道處事臨民之龜鏡也念之哉勿謂我言耄而憒也

士辰科進士奚鉻自新自幼從予游五至禮部而得一第爲今當強仕之年始得一縣令今七品官爲百里大夫有民人社稷之寄其任蓋不輕也而世之仕者選選重內而輕外若是者皆爲其身謀非其所以學之初意亦非聖賢經傳之旨也自新將之任求予教言故爲此箴以勉之兼以貽進士之爲邑者張瑛德輝海澄靜之云

忠箴

君者臣之天臣之所以事其天者忠也是忠也與生俱生而由乎當然之義是則所謂天降之衷也衷降于天乃人所受之中人體之以事君必盡厥心必委厥躬不敢私其有不敢阿其同怒則弗逆以激順則弗由而從也於戲戴天以生曷報其功一言以蔽之曰爲臣死忠

孝箴

親者子之天子之所以事其天者孝也是孝也與生

俱生而本乎自然之仁是則所謂性之道也道形於人乃天所命之要人體之以事親必用厥情必善厥紹不敢逆其志不敢違其好形則不毀以傷德則克全而肖也於戲昊天罔極無德以報一言以蔽之曰爲子死孝

銘

德馨堂銘 有序

凡物有形斯有氣臭有氣臭則馨薌隨之三代以則未馨薌於肅愈辟嘗春秋戰國以來未嘗薌於

椒蘭蕙蓀漢魏以後至于今日則求諸沈檀腦麝隨世所尚而用之各有不同孰知所德之馨且古今而無間不假氣臭而自然發聞也哉知此理者其周公乎成王述其言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蓋以見精華之上達果在人而不專於物也後此千餘年唐人劉禹錫作陋室銘有斯是陋室惟吾德馨之句蓋祖周人之意也又數百年安成書岡敕者張公如旭新居落成或人賀之以詩有眼前多少幽人宅寧似其中有德馨之句則又遠唐人之意也公去世已久而其子若孫席其德善餘慶得芳播芬書香至今不絕膏馥之沾沁蓋未艾也予友國子司業振烈公之孫也偕其伯兄振光摘詩言以顏其祖居之堂曰德馨示不忘本也振烈聞以語予俾爲銘乃銘之曰

有物至馨非氣非味無假乎熱奚事於佩有韞於中必聞于外有積於前必延於世室以不陋人以無愧苾芬之播無遠不至膏馥之沾罔有攸既伊誰則然書岡張氏祖以啓之孫子是繼繼繼承承尚引毋替

成化四年

贊

瓊州郡侯徐公畫像贊

詩曰凱弟君子民之父母濟嘗三復斯言而繼之以沈沛焉方濟少時吾州之民質朴而謹愿有老死不識城邑者雖貧下戶亦有所蓄藏是時之爲守者率多循良凱弟之君子予所聞者西昌主公所見者義興徐公二公者以寬仁之德涖古朴之民如洪荒之世而治之以大庭赫胥氏也噫民生

斯時一何幸哉二公之後吏于茲者輒遠視其地而愚視其民而民不勝其害以貧而俗亦日趨於薄矣嗚呼安得爲吾人之父母者恒如二公哉二公不可見已見公之子若孫則如見公焉見公之子有柳菴尚書徐公之孫則時用宮僚循良之報天之於二公可謂厚矣彼以誅求爲事者豈知天必不輕恕之時用出其祖畫像見示潛齋樹[illegible]隨先大父思貽翁拜公於座下今翰日[illegible]年[illegible]能彷彿其形似之一二今幸與時而交好拜瞻遺

像不勝愴然故追而爲之贊曰

此公何人曰古君子天德好生而公是體視愚以智處如遷公何能茲德備諸已溫溫其恭外見者爾中之攸藏不可涯涘公形雖化心則不死所不死故在人口耳公不人責天乃厚畀畀之伊何有賢孫子彼誅求者今安在已我拜公像悲極而喜齒臨以歸祠于故里

邢克寬畫像贊

五嶺之南大海之外山川秀氣于此焉萃立朝著蹇蹇之節出守敷優優之治總憲綱存法外之仁制國用寓刑中之義衆方俟其有爲乃急流而勇退斯人也介而不執直而不辱不徇時之好然必有已之志歷[illegible]秀出於嶺海之間殆所謂天下之士也歟

[illegible]學士畫像贊

大彭之裔昔有龜年其德不爽克象其賢安成之彥昔有[illegible]龍斯文在茲粹有古風我[illegible]古人今世則有[illegible]其德機神坐見走志之[illegible]至如水必東氣之所[illegible]如[illegible]融功名固有文章[illegible]望而[illegible]之執寬[illegible]

許道中的像贊

世有大老居東海濱出而應[illegible]千億化身身且千億像何止四[illegible]測其眞姑貌其似九門洞開恐尺天[illegible]於斯之時[illegible]衣梁冠有事泰壇邦禮是執於斯之時玄端[illegible]韡或具袍笏直承明廬或常衣[illegible]紳公[illegible]書服稱其容容稱其德不肆不拘各有其色外門其像中一其心我思古人默默惜惜惜惜希聲默默至道曾有[illegible]于天遺一老

李立之先生畫像贊

於戲此吾立之先生之畫像也肖邪否邪厲邪眞邪方其少也渾乎在璞之玉具珪璋珊瑚之質而未漓其淳也迨其壯也芒乎出冶之金礪豪曹亘闕之用而不露其神也今則老將至矣懸秋空之霽月閱西郊之密雲屹乎泰山雖未嘗見其運用也然觸起於石者有霈然之澤浩乎長江雖莫能判其過續也然渙散於風者有自然之文是其少而壯壯而老也蓋亡變焉而區區之畫工乃以其一時之見而欲形容其百年之身又烏足以盡吾立之先生之爲人

張次溪畫像贊

視雖短而見則長容若悄而氣則揚藏精神於內而外不露斂華彩於外而內斯光海內詩名世共稱乎短李吳中草聖今再見於顛張混俗而居初不通而不介師心自用亦非狷而非狂斯人也豈詩所謂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者乎

李時習畫像贊

謂爲越產歟則長身偉髯酷似乎河朔之士謂非越產歟則鍾英挺秀實生乎嶺海之間有鄭虔之文章而不隨官以冷有孟郊之才思而不爲詩而寒志剛而勁行介而崢嶸乎若山而無崖與谷流乎若河而不波以湍之人也宜致身於鳳閣盍蓬羽於鵷班吾知其鵲起有日而不終老於校官也決矣

蕭士高畫像贊

求先生以名不若求以貌求先生以貌不若求以道鑒其貌而后知其名之稱情審其道而后知其形之克肖是蓋具天地之委形而不伐其和闖聖賢之門墻而期臻其奧者也

兄伯清先生贊

像乎吾兄之容也直乎吾兄之躬也烱乎吾兄之瞳也坦乎吾兄之胷也然皆貌吾兄之外而不能心吾兄之中吾兄之中其事親也孝其事君也忠其愛弟也友其處已也恭雖吾兄不知其所以然而況區區之畫工也耶

程尚書像贊

偉哉此公萬夫之特神鑒而幾風勁而力淬礪百鍊之金屹立萬仞之壁不翕翕以求苟同不煦煦以爲

德色施於事不違其心居其官必任其責是以謀謨於內者　王諒其忠經營于外者民被其澤未沐七旬之年暫爲六月之息人方望其再興天頹奪之何亟嗚呼不有君子其何能國景瞻令儀爲世道惜

李啓明像贊

晉人之風度唐人之詩句寄性情於物表得興味於天趣結詩社之侶人知其託史筆於少陵詩醫壘之戎抑孰知其假相業於俞對也耶

耿少宰像贊

嵩高之秀溫洛之清挺生人傑爲　國之禎家傳之學韋氏玄成　廷對之策漢室董生蚤績學於中秘研窮百氏繼掌教於國學樂育羣英俞髯廣頴鵠峙鸞停坦懷弘度日白天清噫如此人物天不苟生矧結　九重之知馳四遠之名天將使其持鈞軸未權衡用所造就之人才以分釐天下之政務以徧福溥內之生靈

盱江西莊羅處士像贊

有偉一翁凜然高風弗倚於立罔詭於從厲仲子之操而不絕物均墨氏之愛而不尚同達觀物表明步山中矢口成章而不繼其聲悅坦懷待物而不露其機鋒享林泉之清福食田園之素封歛用世之志而即家以爲政廣因心之事而教子以盡忠既介而通亦奇而豐蹊歛其衆于于其容斯人也其平心率物之陳仲子耶其謹身整俗之繆豫公耶

蕭閑老先生像贊

嗚呼先生捐館者十有四年矣濟不見先生十有三年矣歲內午先生孫僎以畫像見示蓋先

生在鶴林時所寫者濟老門生也瞻仰遺容下勝感愴乃命工重爲裝褙焚香端拜爲之贊曰

庾嶺以北大江之西天生偉人爲天下師泰山出雲以雨天下既霈于朝復沃于野五緯呈祥正色麗天光燭九土輝耿三垣載思古人疇其肖似吳興道德南豐諧制蒼然古色淵然德光進有所施舍可以救天勝於人事久終定世有公言　帝有成命遺留字像漸畫者身耿耿之天終古常存

大司馬王公像贊

世之偉人　國之重臣如虎豹在山如山川出雲如金之百鍊如琴之千鈞在漢爲汲長孺在宋爲包希仁居廊廟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

昔聞其語今見其人

劉紹和祭酒先生畫像贊

此予友劉紹和先生六十歲[illegible]也孤聳之峰亭亭晚翠之松鬱鬱[illegible]發情墨[illegible]於目者孔多憂深思遠而見於容者可掬浸光潤而潤之歛鋒鋩而不出自之雄辯者發而爲文陰何之深憤者形而爲哀伽不求人知而未天知不爲物屈而爲理屈將無同于蘧伯玉之化殆有契於蒙莊氏之佚同視昔日容臺禮樂之司史館春秋之筆與夫今日太學之尊嚴異日廟廊之密勿嗚呼若是者皆先生身外之長物也耶

謝大詔畸書像贊

坦然其平無崎嶇也朗然其白涯幽陰也聽其言而信其行視其容而見其心其爲器也肉好之璧其應用也從革之金鑿鑿乎濟時之具渢渢乎鳴世之音之不離乎質古則宜於今故魁多士而震平地之雷位六卿而用旱歲之霖其燕居則神閑而氣定其出朝則思遠而憂深噫斯人也斯世不可得而見已求之秦漢之上惠焉鄭國之僑和焉魯國之禽

魁字贊贈丁未狀元費宏

維人之魁應天之星卓爾不羣大志夙成游學者三載潛心乎六經而芳齡之二十奉　大對之三千褒然舉首領袖羣仙百年魁選最爲少年寔　天之星惟魁在斗一榜之士所重惟元匪徒蕡英騰茂以著聲實於一世尚期弘文輔治以建功業於萬年

梅峰先生贊

梅爲百花之魁人爲萬物之靈若人與梅妙合而凝不色而白不氣而馨節不雪而後見影不冰而自清觀厥貌肖厥號審其名稱其情人皆曰先生有取於梅余獨曰梅有似乎先生

李光贊

人生有目具於其面惟能視人不能自見是以畫人則易自畫則難自非蓄面於心焉能庄神於顏老友實夫墨妙逼真泛而貌物之似歛而聚色之神手畢

尚新德容儼在我思其人喟然永慨

西昌楊君像贊

生廬陵忠節之邦爲關西清白之胄源源世澤之長灌濯儒林之秀吳含芳而吐華遂蜚英而騰茂發龍光射斗之鋒聳翼大鵬行空之步嗟斯人也國倚之以爲屏翰家賴之以爲堂構其尚朝兢夕惕以合易所謂或躍在淵無咎者耶

某處士贊

其容偉然其髯脩然置之冊崖碧水之間人望之以爲遺世之仙坐之華堂廣厦之上人擬之以爲輔世之賢心安而體舒氣完而神全隨所游衍之地樂其情性之天我欲狀之莫知所言風月雙清度微雲於河漢水天一色漾寒藻於漪漣

甘汝霖行樂像贊

斯人何人獨樂其樂其水其丘一琴一鶴挺乎鄧林之材渾乎荆山之璞彼哉畫工曷不圖其形於巖廊顧乃置其身於巖壑

魁字贊贈會元梁儲

斗中有魁爲星之宗人中之魁乃文之雄士超其羣如魁在斗萬象森羅獨爲之首爰有奇士領海之英魁天下士於昭文明太學賢關英才俊萃表以魁名用勵多士

劉廉憲像贊

此公何人長沙定王之裔忠愍學士之子世承家學之春秋選讀禁儲之書史其人如玉其心如水其持憲也和雖肅而不殺其提學也車所歷而成軌歛施爲不盡之才猷享受用無窮之清美巨艦歸而抵岸大樾蔭而覆趾我觀其像讀歎忻喜恍平生之故人乃居然而覩止不言而心已喻相對而情無已何時迂歸老之車數日留養高之里

無心石贊

雲行於天其根在地既無心而出岫豈有心而應世惟此雲根溫潤峭厲礧礧立辨之聲巖巖其瞻之勢不鑿而成不求而至予名之曰無心夫豈無意歟

周僧官贊

貌癯而清行勤而苦味蔬筍以代膏粱故誠衣而會

簪組叢林仰其志之孤高大衆服其心之公溥拈花鹿苑契空相於無言竪拂祝牀斂機鋒於不語飄飄然虛空無礙之閑雲朦朧乎法界有情之甘雨體道以心與物無忤是宜奉　綸命而拯僧錄之印章宸翰音而立禪宗之儀矩以威畹近遐之賢爲寶刹開山之祖祝慈壽於萬年演宗風於千古

韓敬夫遺像贊

嗚呼此予友韓敬夫之真也其人不可見而其貌宜存雖雖得其彷彿而言則不可得而再聞想夫抵掌笑談之頃蹙額憂思之辰執而不泥朴而有文爲人則直爲吏則循不孑孑以立義不煦煦以爲仁其平生之志嘐嘐然曰古之人曰古之人今則親爲古之人矣盍作古之人矣噫

弘治三年春三月望日男敦編次

天啓元年仲春望日七代宗孫爾穀重編

爾懿同編

穀男兆昌
嫡昌校訂

瑗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二十二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二十三

大學士謚文莊瓊山丘濬仲深甫著

墓誌銘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謚文安周公墓誌銘

蜀中自古多文學經術之士入　國朝以來以政事顯者固多有之而以文學名世者殆不多見今餘百年始得一人焉既居顯位有文名而又深於經術曰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謚文安周公公諱洪謨字堯弼敏之長寧人也曾祖世祥本縣學訓導祖本原河間

縣學訓導考永隆長陽縣學訓導三世儒官而祖考俱贈禮部尚書妣俱贈夫人公生弱甚甫三日適有異人見之曰此兒質雖弱而神甚全異日當成遠器公長而短小精悍貌雖不揚而精神健固自幼有奇志一時蜀中士子專攻舉子業公獨有志古學年二十五領四川解首明年廷試第二人蜀進士及第自公始初授編脩景泰中陞左春坊左贊善仍兼舊職未幾陞侍講又明年南京翰林院缺署事者進公南京翰林院侍講往署院事成化初召脩　英廟實錄仍舊本院侍讀通前任蒲考進秩侍讀學士尋陞南京國子監祭酒丁內艱守制會北監缺祭酒吏部累舉數人者皆不愜　上意有旨留缺以待公公起復至乃以命公近世儒臣未有並主教兩京者有之始自公世以爲榮再某陞禮部右侍郎仍掌監事甫閱月即補禮部缺又四年轉左諭年或遷禮部尚書張文貞以憂去進公本部尚書三年考滿得加贈二代　旨有　旨加太子少保今上即位公以年至乞休致章凡再上不允或有言及公者遂命公致仕乘傳

以行賜寶鈔爲道費公歸家居僅二年卒時弘治辛亥二月二十三日也享年七十有二計　聞遣官諭祭者四命有司葬事賜謚曰文安公配王氏成寧教諭符之女累封至夫人子男二長汝端鄉貢士次汝清邑庠生女三人長適李鯤次劉武臣二人皆鄉貢士又次適任琛孫男一忠汝端等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于某山之原公初入翰林以館閣無政事專以討論考校爲職一意古學　朝退即入內秘閣所未見書以資見聞而又以爲學必見于用尤留心

世務爲編脩時即上疏條陳十二事繼是歷官兩京以至爲學士凡有所見即封章具聞前後毋慮十數宣德正統以來館閣諸公上章疏未有多踰公者其在南京大學承安成吳先生寬厚之後事多廢弛公振作之士氣爲之一倡及北來掌教適有士子納馬入監例科首士與之爭擯歷先後屢行奏擾公處之各得其宜異論始息在禮部者十有三年當承平之時　國家典禮時舉四夷朝貢不絕親王冠婚公主下嫁妃嬪喪祭之類其儀注禮節皆公掌行禮成賞賚歲無虛月　皇上在東宮行徵聘禮自永樂以來無前比也公與內閣大臣參酌古今定制行之　憲宗祔廟祖宗有當祧者會大臣議議雖衆出而主之者公也遂爲定制先是大臣三品以上子孫得廕敘爲大學生後當道者沮之其例遂革公曰　祖宗定制者諸司職掌廕敘大臣子孫一品至三品皆有官非止一大學生也吾幸爲禮官吾之子先已得敘爲監生而不爲衆申明可乎同列或難之以爲無所因公遂以職名自咨本部具疏以聞得請復舊例六部

章奏舊無此比也時論以爲難他如奏加孔子樂舞爲八佾以珠飾璣象以復古制止月食不食爲不當賀給烏思藏印信勘合以爲入貢證據減日本人進奉刀劍價直其所建明如此類者多者爲令公自列官館閣已屬意天下事然性方直且負率直任不設城府與人言竭盡衷底不復察觀其辭色人率以迂日之晚年意欲有所激發振拔遂爲人所指目賴天子明聖察公撲忠置之不問觀其致仕臨行　恩賜及身後卹典意可見矣公生于道學大明之後世方以五經四書取士而主濂洛之說士子勦成說爲文辭以應主司之求於其微言疑義不復致詰公繙閱之餘偶有所得輒爲闡明剖析其間卓然有得者於聖經賢傳亦有裨益積久得二百四事萃以成帙名辨疑錄在禮部時以獻于　朝意欲綴於各經書本註下以梓行也公恒對人言吾爲此錄發經書之蘊正先儒之失破千載之惑雖三公之尊黃閣之榮吾不與易也公爲文章專主乎理不尚詞華信筆所書文從理順而不爲奇詭鉤棘之語滔滔千百言不

窘也其爲人心地坦夷待物不爲衒阻人或有詒之者亦不之疑外若寬縱中有定見主執一定人雖喋喋言之不聽也居家孝友事母太夫人先意承志得其欣心待弟洪範曲盡友愛族屬貧者厚恤之或爲之婚娶公少篤學非有急務手不釋卷所著辨疑錄外又有南皐子集二十卷青齋集五十卷初公西歸蜀時西洛歐公好問爲之代故事條友必以文贈行公以子無已必欲得子言耿公乃以見屬子既哀公平生志行之大者以爲公贈文謂古人著述多在窺

年公宜及時成一家之言補先儒之缺啻後世之訓以望於公蓋公專門尚書學恒不滿於蔡傳屢參改語子嘗勸公著以爲書公曰俟子休致閑即成之子曰人命脩短不可必事當爲即爲必俟閑恐無日也公即毅然奮發歸語同僚宜興徐公南昌謝公曰五先生言最是俟新春即下手也既而以部事繁劇竟不得如志致事　命下喜曰吾志遂矣舟還大南蔡值盛夏川江不可上乃舍新河樓居日且經筆將畢疾志爲風所射行至荊州得病至家力疾草安

中國案四書集九十事遣人賚以進大抵皆平素所嘗言及曾經進者也明年上疾少間謂所親曰吾習尚書蔡氏傳以之取科第自幼讀之究有未滿意處恒欲訂證之而未暇今幸得暇矣不及此時成之恐無及也乃草定凡例若干條疾作投筆端坐而逝臨終遺囑必得子文志其墓時汝靖在京師示公未易貫前所作寄子書予少公一歲方有日告在告寇謝絕求文者汝靖以治命來請不得已而爲書此以慰吾老友于九泉銘曰

明興百年多文學士士專一經惟用作義雷同剽說誰復致疑侃侃周公實惟經師剖析精微適抉疎漏死者復生亦不予咎學既宗經文必根理剖居顯位不徒言已人皆迂公孰知所存無待而興卓爾不羣山川歛神草木回色庸蜀英靈歸茲玄宅

明故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盛公墓誌銘

英廟復辟之初權臣之冒功者朋比爲奸鑿空起邊釁欲樹奇功以蓋其迹率師闖塞即還虜因乘之而

天十三道御史徐有貞同事有洩之者彼先入愬于
上誣御史中有與彼繫內臣張永同族者欲爲之報
復以激　上怒即逮所誣御史下獄明日衆御史章
始上　上御便殿召衆入盛氣待之擲章付御史誦
之誦之至半　上曰止摘章中所條事折之令其分
疏復諭之以終誦上意稍悟然重違權臣意姑從輕
典凡列名者俱調外任其一人錫山盛公也時掌河
南道事出知保定之東鹿縣先是權臣啓邊釁其勢
焰可畏人無敢言者公首與同官涞水張公鵬謀謂

事干宮闈其等官合憲烏可畏禍不言張公以爲然
即謀之兵科都給事中王鉉約以章交上機事因之
而失時聯官者皆未知也亟召入永平周公宦倉卒
誦所上章音吐洪亮略無阻滯及對　上之言詞直
理正天下聞而壯之而不知首啓其謀者盛公也同
日出補外者若干人其後惟盛公年最高官最顯而
能以令德終嗚呼天於忠直之報固獨厚之耶公諱
顒字時望常之無錫人正統辛酉以尚書蔡氏得得
儒京闈在太學十年所交皆海內知名士景泰辛未

始登進士第首擢河南道監察御史尋以老成掌道
事時初經己巳之變　朝廷懲前政委靡之失稍開
言路一時言事者毛舉細故攻訐陰私以張直聲公
獨顧大體惜人才掩其疵疾不爲已甚善類賴之嘗
兩奉　命出按治按淮時值歲大歉發倉賑貧全活
者甚衆按閩時適當大比拔賢振滯是科得人爲盛
及是首謀摧折巨奸直聲震聞天下其知東鹿也
邑多頑宦往往怙勢爲不法聞公至相戒曰是嘗劾
奏石總兵者其人不可犯也公變搏擊以爲撫循吏

吏而民安之未幾丁內艱去民留之不可俟其服闋
相率詣闕乞公公得再任不復用刑法有爭訟者諭
之以理輒叩首聽受不復辨鄰邑聞之訟多年不決
者各來請判於公公折以片言各心服而去時人有
清如水明如鏡之譬邑介真保間四境之民雖非所
治亦間尺趨赴郊外有荒落地自然聚以成市邑人
因目爲清官店既去任民築亭爲立去思碑請文士
爲作記至今存焉歲甲申擢守御武行所無事不動
聲色而御民大化既而巡撫都憲以延平民役而事

繁請于朝移公治之延平與鄰境聞公政聲有素莫不革心向化巡按御史錄公兩郡政績請旌異于朝進公一階封贈父母及妻歲癸巳陞廣西參政專督陸餉丙申陞雲南右布政使丁外艱服闋改陝西平慶左特廣西殘破之餘公委曲措注民夷賴以不擾陝西地臨三邊公在任日邊報無虛月適歲多歉公調度有方而餽餉不缺人爲刑部右侍郎佐其長以明刑恒舉歐陽公求生不得則死無憾之語爲僚屬告有深文巧詆者必繩之刑罰是平僅得閱歲

調公南京蓋當道者之鄉人有歡得公處者或以爲言公曰吾南人往官于南固其所也明年山東旱饑盜賊將乘之而起廷議建遣大臣巡撫僉曰無如盛時望者改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乘驛往　命至公即日就道由下車霖禱于天雨即大注枯稿復蘇公多方設法凡前人救荒之政於今有益者次第舉行而又因時之宜條數十策行于所司民賴以濟饑憐之餘所儲尚百餘萬又有餘力以及於前代聖賢名功卓著者爲建祠宇以報祀之公山東之政大抵

以興貪暴表忠良除苛政以固民心爲本在山東者三年齊俗翕然以變年近七十以老疾上章乞致仕上以其情詞懇切從之馳驛歸至徐州適所部有大獄以公知其始末有旨命鞫之獄成後歸公自家食時家事一以付其弟顧至是抵家伯仲怡怡友愛加篤公家事一不問顧爲之搆方塘書院疊山鑿池時花植竹以爲娛老之地公時靜坐一室焚香讀書以自適泊如也歲丁未以　上皇太后徽號恩進公一階家居者六閱寒暑以歲壬子正月二十六日辛亨

年七十有五計聞賜葬祭如例卜以是年十月二十四日葬于惠山之原弟顧命其子虞持狀來京師求予銘按狀盛氏常州右族世多聞人曾大父諱茂之大父諱子實父諱文珪俱以公貴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祖妣吳氏妣馬氏俱贈淑人公凡三娶殷氏贈淑人顧贈恭人何封淑人子男二唐義官龍癡甫國子生女三王洛強朴吳玉其婿也孫男二欽釗女四曾孫女一銘曰

公爲循吏仁中有義公爲憲臣義中有仁公撫邦

國變荒爲熟公佐邦刑於死求生最其功業所在
烈烈曰巨而衆摧折大奸因銘及之補史之遺

明故工部左侍郎致仕杜公墓誌銘

成化丁未予友昌黎杜公年六十有九以工部左侍郎致仕家居者八年弘治甲寅三月乙未卒于家距其生永樂己亥得年七十有六予少公二歲正統戊辰始識公于太學爲同舍生同登進士第同官于朝中間公出典外藩尋復入前後相與幾四十年方公致位而去予固悠然若有所失矧今永訣邪幸而後死志墓之文何其敢辭按脩譔李君旻狀序而銘之序曰公諱謙字益之先世中山人元季始徙昌黎曾祖彥文祖復祖考敏皆邑之閒人而隱居不仕公既貴始封考爲工部主事加贈本部左侍郎妣王贈安人加淑人祖考妣之贈如考妣所加公初舉進士適 朝廷欲輯天下郡志爲一編東新進士分往諸藩服採摭事實公奉 命往山東還授工部都水司主事專理徐邑二洪而三載以例代還改禮部主客司尋署員外郎轉郎中以父憂解任服闋改儀制司

用尚書姚文敏公保薦超遷浙江右參政六年陞布政使又明年轉左入爲順天府尹未幾擢工部左侍郎始終凡八轉官歷任三十有四年散官至二品致仕後再奉 詔進階資善大夫初筮仕即涖徐呂二洪洪當運道中迅流立石齗齗如齒列盤渦灣滚舟稍失制則人與貨俱沒公至相其地勢詢其本患稍加平治舟賴以濟歲適歉山東淮北流離饑餓之民襁集兩岸隨舟上下號呼乞食公設法勸率得米爲凖糜以食之全活甚衆改注主客司時天下承平化外番夷及內地土人朝貢者雜遝不絕公點視彼輸獻方物酌量我回賜綺帛必稱其直，八安之儀曹居四司之首一代禮儀典則攸屬而藩王奏請求取無虛日公援例據理處之咸當遇歲大比士借計至者參侍往時往往恃衆譁鬨公約束之以禮彙循規矩京尹之任尤爲煩劇百需所出百貴攸萃公處之裕如也既不拂權倖又不厲于民衆稱其得體在浙藩十有三年其施爲建制多可爲後人計久計者今循行之天下每歲上供絲段惟浙最多公見有造作

不如常法者輙坐其閱視之官之罪藩司分守官毋
嘗閱視輙推延以避罪責有積數年更數人者積久
蒸浥多損壞以致重造多費公初至閱視凡諸郡累
年之積文第閱訖即上進繼公者踵之自後官府閱
進以時民免破家佐工部時漕河淤塞糧運不繼衆
議舉公往任脩浚之事公自通州循河流以抵淮揚
相地勢去淤塞導源泉脩庫壩漕河復通竣事復命
上嘉之有文綺楮幣之賜先是余公子後築榆林一
帶邊墻已獲其利又推其法於大同用功已什六七

矣或者計其用度不貲而多有乾沒且傳致其罪
上勅公借科道官往覈其實瀕行有以危語怵公者
謂上意叵測公佐藩司嘗與余同僚宜以嫌辭公不
顧遂行至宣府不與余相見悉取前後案牘與凡出
納之籍坐公[illegible]科道官一一檢閱召見校文領用
者人人覆諗之無不合又究其根由條分縷析事核
情類余公之誣遂自朝廷釋然公歸　陛見賜以楮
幣議者謂公平生行事此舉大有關係蓋以余公城
邑鄉人有主之於內者所主之人與其同事者不咸

故喉人訐余非公莫有定見而敢任其咎者余公必
不能保全云公性寬大深厚而其心仁慈惻怛人無
貴賤皆爲之盡禮雖欺罔誕謾一以誠報之尤樂道
人之善人有趨多爲掩覆芘護甚相負背亦不忍傷
其意平居怡然能自娛適待宗戚鄉里極恩厚與人
交遊始終無窮達之間其爲政以忠厚仁恕爲本所
至有惠利於人在浙藩久浙之士民至今稱頌其德
曉年家居以身爲教卒之日閭郡之人無不嗟悼公
娶楊氏有淑行累封淑人生子二長源萊州府知府

次濬禮部司務女一適按察僉事楊祥少房子一漢
以廕補國子生孫男五相懷俱府學生杞某某孫女
一源等將以辛之年九月丙午葬公于昌黎縣北門
外衡山之陽從先兆也公天性孝愛跬步不忍離父
毋方爲郡庠生即以家事付諸兄奉二親居郡城侃
入胄監亦奉以行其後之官呂梁及前後待　朝署
未嘗一日不在親側及任浙藩俸益厚而親不待矣
特兄姊已老乃迎于浙藩事之如所生南方多珍味
每遇佳景對盛饌必惻然動思親之念若公者非但

國之良臣其亦家之孝子也歟是宜登高科居顯官享高壽其卒也又得 朝廷諭祭命有司營葬事嗚呼夫豈無自而然哉銘曰

惟古昌黎在今近甸百年以來卿佐再見所見伊何璞玉渾金今人之貌古人之心旣靡好奇亦弗立異德政仁聲隨其所至位亞六卿年踰七旬今其已矣名立澤存官爲之塋 帝諭以公史銘其藏垂于萬祀

明故中順大夫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邢公墓誌銘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致仕邢公以成化十七年五月甲午卒于家有司以聞 皇上命禮部備牲儀翰林讀文遣官諭祭之其子頊以予與公交莫逆求予文志其墓先是公無恙時以書昇鄉人林徽抵予豫以銘文爲托得書未幾而公遽捐館舍公長予五歲予幸後死安敢負公托耶乃抆淚序而銘之序曰公諱宥字克寬其先由汴徙瓊之文昌其七世祖章煥仕元爲縣尹曾祖某祖世賢父文廣封文林郎監察御史母許氏高安知縣度祚之女贈孺人公以永樂丙申生自幼聰敏稍長補邑庠弟子員甚有時名臨汀曾先生蘭分教邑中於諸生中獨加器重同里溪西林氏爲邑中宦族異其不凡以女妻焉歲辛酉領鄉薦戊辰登二甲進士第觀政刑部已已擢四川道監察御史明年改元甘泰太監王振敗籍其家有告其家人孫太安匿其財者公與錦衣衛官于信者鞫之無實于必欲沒入之且曰不然禍立至公曰無其情而文致於法是我殺之也竟辯白被誣者二十人又明年遇事方興儲倒不給是年適當百司朝覲建議

者請免來朝官被劾之罪俾運通州見儲糧四十萬石實官府命公督運公措置有方不盈月遍儲悉足是冬出巡福建先是巡按御史許仕達與鎮守尚書薛希璉交惡事聞因命公代仕達且覈其事公至一斷以心無所回互時沙尼甫平或言延平衛多其親黨欲以鎮東衛互易之章下會議薛尚書力主之公奏曰山海異習輕動或生他患卒得不動巡海官獲犯禁入海者十數人請于 朝以梟首示衆而寬號之聲震地公獨疑其非真盜請緩之本殺果得真爲

盜者亂後增築永安等四城民力有不堪者公奏罷
八郡之匠赴役工部者協助之城得以亟成甲戌出
按遼東時御史寇深巡撫其地副將焦禮有克敵功
寇上其功狀乃先於主將曹義事下覆之寇爲曹私
屬公不從遂與成隙戊寅巡按河南奉革舊驛由黃
河出潁上以達南京者數十所民便之得代還京時
寇入總內臺憾公在遼東時事多方擠撓之無所得
及公滿秩需選詮曹適知縣甄鐸有故勘人命獄有
言忠國公石亨納其賂縱之者命下勘之衆異等無

敢往者寇以公奏名委覈其實蓋欲假是以中傷公
也公審覈允當訖莫能害之庚辰陞知台州府台俗
健訟公治之一惟緣情據理民自信服居台四年兩
以巡按時事就逮台民爭持金帛出數百里外贐之
公無所受又有者民數十人赴京告留然公竟坐是
降職爲晉江縣知縣任未三月會赦復職改知蘇州
蘇之田賦甲天下丁役雜辦視他郡蓋倍徙焉而俗
尚澆浮公治之一本情理不出奇不立苛惟省徭均
賦節浮費以便民爲主不期月政化孚洽歌頌之聲

播聞遠近公性不樂華靡且厭浙西俗尚過侈凡百
有爲務從簡素神祠惟淸潔其在祀典者靡宇惟脩
華其切於用者成化丙戌江南大水而蘇尤甚公發
官儲及勸富民得米八十餘萬石賑之然猶不足餓
民百十持券入富室借之不與即強奪公仰帖示俾
富民指其閉糴者名赴官官爲之借明年爭持券赴
官官爲署券付鄉老俾同保借又得米八萬石又不
敷乃會計軍餉一年之外餘二十萬石發以賑之風
官有以事未上聞難者公曰民命在須臾奏允而後

給則無及矣專擅之罪吾自當之是歲稔活饑民殆
四十萬口事聞加陞浙江左參政仍掌郡事降 勑
褒獎是年秋再陞左僉都御史巡撫江南總理兵民
財賦并理嘉湖杭三府糧儲提督屯種公受命後汲
汲於培植拯救採察咨詢於官吏則褒廉能黜貪懦
於民則杜奸宄抑豪右浚孟瀆毋徒二河增築斥牛
一牌以便運道又奏減歲課之重者凡十餘事戊子
奉 勑飭理兩浙鹽法己丑又 勑考[illegible]官員
凡軍民利病悉聽從宜處置庚寅秋議事來京上章

乞致仕不允章再上始得請時年五十有五也家居者十有二年至是卒年六十有六公配林氏封孺人生子三長頊林出次瑋次理少房劉氏出女三焉洛雲霸陳繼宗其壻也孫一旦頊將以卒之明年　月日葬公於邑中銅斗山之陽公稟性廉介於人少委曲言論之際是是非非不少假借性好萌書於詩文雖少作然所作有意趣不爲無益之詞字畫亦遒美有法晚年家居時尊翁喻人矣公奉養備至友愛諸弟其田產多以讓之足跡未嘗至城市凡一切外務畧不介意暇日杖藜徐行旧圃自樂而已構草亭於所居之前顏之曰湖在因自號湖在道人云銘曰極天南隅環海一區孰知其中有此鍾夫爲邦司直河岳其不誣明寵之典而不傷乎物爲民師帥不赫厥靈盡牧之職而必遂其生出處以正進退惟禮君子之心大臣之體鄉邦是賴焯有其光幸我後死爲銘其藏成化十八年

戶部郎中致仕陸公墓誌銘

公姓陸氏也惟諱也元之字也吳中姓望若須陸公之遠胄出自唐宰相贄也陸氏世居常之晉陵今稽于武進邑雖併而仍其地也曾祖文富婿于金生子朝宗出爲舅氏後姓其氏而承其系也是爲公之祖考二公者皆躬德衆義潛德而弗仕也迨公之考諱淵始仕而爲南樂教諭改奉化卒而誥贈奉政大夫戶部郎中以公貴也公生而穎清開敏殊甚而所嗜好惟爲意於詩書衆咸知其有志也嘗隨尊甫教奉化遇有新編奇文即手自鈔錄窮晝夜之力以研究之不少怠以卒也年甫二十又一即以仁氏請於

閩廣書時正統甲子歲也明年合天下士會禮部居前例入對大廷　賜進士出身第其甲在二也觀政天官時冢宰則西昌王公少宰則句曲曹公愛公敦謹而於俯首中待之獨異也嘗以進士奉使遣方總戎者循常例有所餽公却之至於再三罷之而罔恥也一時有　咸以出入禁闥爲榮而公獨求之甫以母氏在堂便於奉侍乞掌詮者居公孝誠特有南京吏部之除其階六部職封清吏司主事也司主掌封爵　詩命及陰敘然惟吏役爲難公一以公心處之

因其人之能否而用之各當其劇易也曹務簡而日多暇得以從事于文籍故其學識日進而大有所造詣也旣而丁外艱起復改主事戶部監督在京草場不動聲色未旬浹而盡革累年之宿弊也九載績最陞秩郎中涖官於南京之河南清吏司所司者田土錢糧公清以律己勤以涖事而吏弊以清大爲官長所稱也乃歲乙酉長子簡發解京闈明年進士及第弟三人揀翰林編脩公喜曰吉家書香今有繼也即密庠編脩俾復祖姓而陸氏千年之宗祊始復其舊而不迷其所自也公之弟曰怡曰愉皆登名鄉榜愉尋登甲科爲刑部主事至是簡偕官于朝公曰吾可以休矣乃幡然乞恩以求致也歸家之日日與鄉之耆彥飲宴歌咏以樂太平而凡官政得失私家短長畧不形於言議也公有至性事二親而能先意承志未嘗有所違忤致政家居太夫人猶無恙昕夕奉養逾至歲節及誕日率子姓稱觴上壽鄉人咸以爲榮曰昆陵顯官雖多致仕而歸親猶康健者僅見于是也公性好文而於五七言詩尤其所長語與意俱到

體格渾成評者謂其殆將駸駸於漢魏也平生志尚古樸見世日趨于巧而間有不趨世好者又不恒其德故以恒拙自號而因以名其棠所以微示其意也公生永樂壬寅卒于成化癸亥十干十二支一周天而又加以二紀也夫人徐氏先卒贈宜人繼娶崔夫人封如徐氏公之配也男子子四人長即簡由編脩陞侍講今爲右春坊右諭德次節庠生次[illegible]次[illegible]公之嗣也女子子四人長聘于陸次聘于郁其二人尚幼稚也孫男合章[illegible]次其森露頭角皆將[illegible]以[illegible]其世引而弗替也簡歸將以卒之年月日葬公於其原以予於公有夙契來予以銘以爲墓之誌也簡予主京闈考時所取多士之魁也而公之弟怡亦予會試所取士也予于公有一面之素而又於[illegible]若予有斯文之契此所以序而銘之不辭而用以貽其來裔也銘曰

當世所重曰惟甲科間世再見曰棠其多陸氏一門登名者四圭組蟬聯父兄子弟揆厥所元起家地官前冠即仕未艾遽還才不盡施澤未病[illegible]

其有餘以遺遺物我我新阡藏德于茲刻銘玄室
永矣其詞

先兄臨高縣醫學訓科公壙誌

公諱源字伯淸其先閩之晉江人徙於瓊世居郡城西門外之下田村爲海外閩家在元再世爲海北海南道廉訪司懸磨曾祖考諱均祿仕元都元帥府奏差祖考諱普以明醫舉爲臨高縣醫學訓科妣柯氏新建縣學教諭博茂柯公孔傳之妹考諱年三十三卒　贈翰林院編修加贈侍講學士妣李氏澄邁王村李公奕周之女　封太孺人　朝廷旌爲節婦沒賜諭祭進贈宜人公永樂戊戌年十一月十四日未時生[illegible]已已有司以通醫薦起繼祖職爲臨高縣醫學訓科成化乙未始致其事公歷官二十三年率家[illegible]親涖任者僅四之一致仕之明年丙申五月十六日終于家享年五十有九娶沙氏同邑南橋沙公瑤之女先公八年卒生子一光祖六[illegible]娶王氏臨邑渡頭王公之女生子三長其七歲次陶郎代市七歲聘鄉貢進士王忱之女次融市十歲女四長金微適文昌縣王大梁村林士志次金雀適澄邁縣七里村陳泰次金英金蘭俱幼十以　年　月　日葬于澄邑那蓬山之原坐　向　公長身偉貌高準豐顧望之若河朔間人性仁恕與人交際謙恭退遜未嘗擇使利惟恐於人少有虧損也當官不求苟得時臨高縣有丞師員者以私忿殺吏王理懼其家屬告理并繫于獄欲盡斃之凡有死者計屬醫學補案遣醫視病並事發得以病死解時公歸省聞之[illegible]馳至與爭辨除人類以不死公臨事果毅[illegible]如此平生寬厚長者恥物無競未嘗恃勢干人以私鄉鄰有疑事及構訟者咸帖然於公之一言遇歲疫施藥數百具人謂其有先祖遺風詩書曉大義善作五七言詩有詩人風致先考棄世時公市九歲游七歲又九年先祖逝毋氏寡居公私內外賦役禮節之事皆公主之濟自入郡庠領鄉薦游大學官朝著所賴以守世業承宗祀奉毋氏得以無內顧憂而盡心職業者有吾兄在爾今毋氏既終兄又棄去五年[illegible]雖存而其心固已與之俱死矣閩計徵求當世有言之君子

綴志言其塋葬以去家萬里塋月未定姑錄其行事之
梗概爲歸仰男敦刻而納諸壙中以志吾之悲思云

明故贈翰林院編修費公孺人朱氏墓誌銘

京日費氏世以德義相承始發于今國子司業廷言
廷言之父曰直菴公儀觀偉甚性勁直是是非非無
所假借人至有所不堪者或勸其少委曲公曰吾性
爾也人之生也直吾豈爲人而罔吾生也哉因自號
曰直菴人咸謂名稱其實云公諱昇字淑高曾祖諱
尊祖諱周父諱榮母王氏配朱氏生子五人長讓大
詳次詮次諱其季曰即廷言也女一人適士族祝升
公以廷言貴　物贈翰林編修階文林郎朱氏贈孺
人費氏世居潤城中家數百指以貨居爲業而總于
壯民一人凡出而有所懋遷皆有所稽考時公季父
掌家政獨於公一無所問或求其故季父曰小三吾
家御史也尚須防閑耶蓋公行第三故云公客江湖
三十年一錢尺帛不爲私有所至與其賢人君子游
寓隔清至劉子中家子中父死甫斂畢鄰火起將延
及其家子中時寢疾母年踰七十公爲負其母出照

同商者十數人舁其柩于他所得不爲煨燼而已所
貴載者則不復顧又於河之西岸見有以女鬻娼家
者詢之知其前代有仕元爲南臺御史者因捐金贖
之娼弗從訴於巡河丞丞以父母願鬻爲辭翁曰彼
逼于貧不得已也今已知之安忍以衣冠後辱于娼
哉世之爲官者又孰皆能保其後之不淪落耶丞悟
以金付娼其女卒歸于良家居之鄰有賣姓者以持
竿黏鳥雀爲業公屢勸之改業不從時游卒有掠小
兒者公因令僕伺其幼于出潛誘之匿他所黏鳥者
歸不見其子借其妻號于道誓不幾與俱斃公給曰
得非游卒掠之去乎乃詣昏什地久之稍蘇翁曰人
與物受命等爾汝失汝子心痛如此安知禽鳥之失
其子其心不痛乎汝能改業吾爲汝物色之顧使僕
呼其子出贈以緡錢其人拜謝卒改他業公平生善
行如此類者非一不能悉舉也公性節儉不好華靡
初壻外氏時各以襲衣布有錦綺公曰我布衣也可衣
此耶却之公無他嗜好惟好讀書晚年病痿而手顫
至不能舉物猶以資治通鑑置案上目之不倦病劇

忽暴首呼其子問小字侍者問故曰某尚讀書耶言訖而卒時正統乙丑十二月二十九日也距其生洪武乙亥得年五十有一孺人朱氏同里朱景榮女景榮以旁累謫戍邊以書歸索乾魚召鄰生讀之生讀乾如乾坤之乾時孺人十一歲竊聽曰得非要乾魚乎毋然大奇之以語其兄祔同知同知爲擇壻以歸公毋以愛女故厚其妝資孺人力辭曰吾父在邊方方受苦忍携家所有以適人乎盍用以資津送僅受其半歸賀氏既踰月即親操井臼躬澣濯時家食日

與姊姒番次直庖孺人當直其飲食必精潔俱足家人與食者輒知其爲孺人不待問也家廟祀及歲世凡十八主其忌辰孺人皆一一能記憶至日必先期率子女拂神位滌器具以俟不待翁之命也翁既沒經理家事恒如其存日既葬即責諸孫以事生業遣閭爲邸岸生俾從鄉先生畢孟輝受經暮歸即問道所業稍怠則論之曰汝忘汝父垂絕之言乎繼之以泣問悔過讀或踰夜半恐其勞瘁成疾則又泣以止之孺人平生懿行如此者非一不能以悉舉也孺人性至孝事舅姑能先意以承其志舅既沒事繼姑益謹姑老病時時索食孺人謹備以俟其不時之需父景榮晚歲宥還自謫所旬必一歸焉曰定省久闕姑以是補之景榮死無子其毋就養姊家孺人數數過事問安每有一味之甘必遣人致奉將死之夕毋夢見孺人純素沈拜牀下連以手扣胷曰我不孝我不孝遂不見覺以語孺人之姊語未竟而訃音至矣時景泰乙亥二月十五日也距其生洪武己卯得年五十有七公以卒之某年某月某日葬于邑之華蓋山孺人亦以卒之某年某月某日祔焉銘曰

嗚呼昔人有言造物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人能順天之理合天之道則天必報之以其倫然天之報人也恒不必在其人之身蓋身之所事者有限心之所存者無垠直哉此公舉事以義存心以仁矧有內助心同行均以人而合天也蓋有因矣身之所享食者雖有所不逮而心之所存者則延及於其子孫有崇其阡風氣溫淳留骨不朽與天地長春

獨樂處士王公墓誌銘

鄂江夏王氏當 國初有以武功應運授武昌將軍世襲千戶守樂泰州者其後裔以事調廣南之昌化其留不行者遂爲泰州人有號獨樂處士名昭字明達者捐武學文不顓顓於章句訓詁至於倫理道義亦能槩言之與琴川王禮莊者相友善禮亦武胄也一時士大夫以事往泰者必過此兩人兩人者泰之巨擘也處士行義多可取者而尤以孝聞父嘗得下痢疾名醫環視咸曰此死證也處士計無所出恒旦夕稽顙北辰期以身代疾勢益革乃於夜自刲左股肉爲湯以進給曰藥也父飲之而疾已竟莫知其由處士平生未嘗以語人雖至親無知者後數年毋徐忽中風倉卒不及治處士以爲終身恨於夜號哭不絕聲至小祥遂失聲以瘖兩居喪一本古禮不用浮屠法泰城之人稱子之能孝者必歸處士焉今乎孝者百行之首處士之大節有如此者其餘細行可知也已處士生於洪武庚午歲某月九日卒於成化丙戌七月二日享年七十有七曾祖某祖

輔宗父達陽毋某氏配徐氏義民志道之女有賢行生子五人源澄清溥潤澄以鄉薦任順義教諭女二人長適百戶龔孟次適士人胄孟孫男十五人擣碓棋極本檜橈某某女十一人長適田俱次適吳玉次適千戶劉某餘在室處士天資穎敏倜儻表美髯鬚自幼不慕祿仕善居貨而不黷好讀書史鑑及左氏傳而於方外脩煉之術亦旁涉焉處士之宗子世官昌化者於予外氏有連澄教順庠寄迹 京師將予官禁近相往還者甚厚今聞處士訃遣其子拱持禮狀來乞銘將歸以明年 月 日附塋處士於先塋之側于是銘之銘曰

體分於父而撫父以虧體聲出於母而哭母以失聲嗚呼以其所生報所以生孝哉處士胡可不銘

墓表

文公九代孫五經傳士朱公墓表

公諱棲字孟齡姓朱氏徽國文公九世孫也文公易簀後一百六十七年入 皇朝又九十八年始錄其世嫡授以翰林院五經傳士俾世襲之主文公廟祀

公其始受封者也公系出文公長子受之世居建安城中紫霞洲故址世嗣紫陽祀事高祖武平縣簿煜光遠曾祖建寧路照磨堂子昇祖鐵剛中父法智達俱弗仕公生于永樂乙酉年五十始受　朝命又十八年是爲成化壬辰享年六十八卒于家孺人楊氏太師文敏公榮之再從姪年若干歸朱氏公歿後又兩閱月亦卒壽加公二年俱以卒之後次三年八月合葬城南陂頭之陽丈夫子二人長燉次燿燉旣免喪有司起以赴闕襲其世職間持鄉人所狀公暨孺人事行及誌銘來謁予求文以合表其墓於乎此夫所謂大賢君子之世嫡奉　朝命以主祀事者乎此夫承大賢之世德而克自樹立者乎此夫循守先世齊家之法而克盡內相者乎是宜表識其歸藏之處俾百世之下知所敬慕焉志其墓者旣詳矣茲不復贅爰昭之詩詩曰

朱本春秋邾去邑爰生大賢繼聖立明倫立教心汲汲濂洛大成此焉集百世雲仍繩繩賢　聖明錫爵俾世襲世當九數　恩始及家學不隊光載緝春秋蒸嘗禮躬執廟貌妥靈大脩耳儀文秩秩性謹謹子生　推兄弟翕駿奔執事足拾級詩書是攻禮侈習嘯　於相之內資給饒德匹休和以輯如皐斯成皐之濮白首同歸躋七十千載玄堂此同闔文以表之時煜煜世德永延多戢香

鄭德崇墓表

予友鄭德崇年二十有五以正統癸酉年月日卒于其家至今成化　卯三十　一年矣予始爲表其墓嗚呼人生天地間落地即相與其始也處乎一室稍出于閭巷漸至于鄉邑旣而遠達於通都徧及於異域所出愈遠所交愈廣然推原其始莫或先於故鄉之人是故君子之於交游於其鄉人尤爲親昵且加厚焉予生長海南弱冠游鄉校所相與者非一人而與德崇尤相親厚德崇長予二歲先予入學旣而丁外艱去服闋同學與予偕試于按察副使王公瓊祐時郡邑二學試者毋慮數十人惟三人中式得預廩食之數三人者予與德崇及今於憲副廷寶也德崇少孤事母孝友于兄弟處鄉黨間以和在學校中恂

拘雅飭朋儕以其美能報以報月之德崇心地坦夷不爲城府人或謔戲之有不堪者德崇略不較自師儒以下若大若小無不敬愛之善於偕決疑歲府中三大制貢表文咸屬於德崇及文郡所進者皆令閱視之有不可者輒爲之斷整畧無德色即之守佐皆重其爲人然未嘗干以私溫然之中而有確然者存使其不死而爲時所用必有所成就不苟然者惜其有志未及見而卒卒之時予在　京師聞其訃爲位而哭之時或形於夢寐每與舊故言及之未嘗不感念

嘗記予領鄉薦家居德崇嘗在學所休暇請告歸省回還必一造予逮予北餞予於游濱潛然出涕回思往事忽忽如昨予忝仕宦數餘三十年矣交游遍天下求其如德崇者何可多得耶何可多得耶德崇諱勳號山烈樓人兆產居于鄉邑之豐溪里祖仲簡父觀懋母鄧氏娶王氏生子二曰穆曰脩稽補邵庠生學有進益所以成其未成之志者其全歸德崇以卒之年某月日葬於龍府山之某[illegible]之日

明故序生瑞鄰鄭公之墓使千百世下人有過其墓者知德崇爲予心友也庶知所起敬乎哉

處士周公墓表

吉萬安有善士曰周公尚信甫諱曰仕明生元至正丁酉得年僅三十有二卒　大明洪武戊辰葬於其邦之倉背圍至是蓋八十有五年矣其孫廣東布政使鐸始以其爲刑部郎中時所述行狀來丐表墓之文布政君生而孤不及事其祖而能詳其祖之行事者有所受於祖母陳孺人也陳之言曰吾年若干歸汝家事汝祖僅若干年方其無恙時日[illegible]耳無

其言意謂其所爲者夫人能之無異焉自汝祖死今數十年矣歷世久而閱人多然後知其爲人世亦不多有也初汝祖每晨出陳戒吾曰毋惟戒交游有所欲必先承之勿待其有所需也言意其始以足相戒耳所行未必爾也及察其平日預以年其[illegible]者先意承志惟恐少有拂逆之仁始終無一不然者居常無事恒謂吾曰人貴有子以承宗祀娶婦所以助之物不必豐厚以孝爲主吾嘗相其祭見其進退肅起持捧薦獻動動懇懇儼如其親之存而食飲語言之

然與人謀事不畢終諾既許之必盡其心或有中沮
者則曰我業已許之言不可食人有患難不嘗若在
已然勢有不可爲力有不能及者輒爲之不寧者移
日嘗有盜其耕牛者或勸執之官曰此蓋爲貧所迫
耳一旦繫獄無所將送必瘐死烏可以一牛之故而
寘一人於死乎卒縱遣之其存心仁厚此類者尚多
餘不能盡憶也此皆汝祖平生之行汝其志之又曰
汝祖爲人有器量處鄉曲平心下氣與人未嘗有怨
惡適里人有相搆訟者辭偶逮汝祖逮繫京獄論輸
工作忽得疾卧金陵即令中謂從者曰我病必不起
汝幸負我骨歸葬我妻我死命也勿作無益悲毒養
我毋鞠我承我而已不恨矣又指床頭書籍謂之曰
是蓋我平生精力所鑽研者也世如我用執此以往
今不幸猶志以歿汝其持是歸以屬吾妻葬仕爲之
以遺吾子孫萬一有能成吾志者乎此汝祖臨終一
言汝其念之吾恒以此語汝父汝父不幸蚤逝不能
成汝祖志使其德業不白於天下汝幸以經術起家
官翰者所以成先志而章明表揚之者其責在汝汝
勉哉其毋忽布政君敬受斯言謹服諸心而不敢
忘爰於政務之暇次第所聞以爲行狀距今又二十
有三年矣始以屬予俾表其墓豈所謂有待者耶昔
歐陽公作其父崇公瀧岡阡表議者謂非特可以見
其父之德而亦可以見其子之志至今天下之人傳
誦之不少衰蓋以其言有徵而足信也嗚呼事必有
徵而後可信信而後可傳于天下後世予不容辭有
所撰述按其狀中語於右而綴其世次於末云周氏
邑故家世居邑城北倉前曾大父南雷大父景德父
同窓府任氏生子三人公其季也配仰陳孺人子一
人存敏以子貴　贈德安府知府女二人適蕭孟魁
劉仲廿孫男二人長藻次鐸今有曾孫男八人女五人

俞處士墓表

吁江俞大有予延之爲幼子崑師崑不幸短命死矣
大有恒往來予家以弟子禮事予後大有以駙馬都
尉茶君薦在淳安長公主府教其子天官試中請于
上俾教讀三年授以官大有教幾二年矣不久當受
祿而其父宇常卒於家時歲某月某日也自予識大

有君嘗再來京師視之亦嘗館予家其計至也大有泣告予曰先人生大有甫能言即教以書大字纔及齔即携至　闕下俾自書以進于朝一時以童子進書者皆階顯官獨大有少後時遂不得與焉既而又携大有游閩廣間所至遇名人賢士輒偕以謁其俾廣見聞顧大有性愚昧不能有所成以負先人之期望間關幾二十年始有進身之階庶幾得升斗祿以爲親養先人不待矣抱恨庸有極耶所幸者托在大人先生門下墓上之石先生不棄而賜一言則先人

死不死而生大有也不徒生矣予聞其言愀然即取所素知者畧次序之以表其墓君諱經字常北字也別號宇庵先世宜黃人遷南城之曾潭今有十五世矣曾潭之俞族大以蕃然以詩書教其子姪業爲儒則自君始嘗爲族譜世系分合粲然以明族人咸宗之歲時聚會必推談焉君爲人担率勁直不屑世務家之有無不問也好堪輿家書遍有佳山水即登高履險必窮極其所止或者有所得焉者仰欣欣然喜而其貧禀甚完固且復彊健年僅六十三不意

其遽死也死而有子如大有者位雖未顯榮然稚爲公卿大夫所重則君之死其不死乎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母某氏配某氏繼娶某氏某氏生子男三人長即大有也次大美蚤卒次大驌女二人適同邑劉平南豐程埔孫男一人某大有歸將以卒之明年某月日葬于某山之原予聞之君之同邑在宋有王無咎者嘗求其父之墓表於王介甫介甫曰無咎教授於常州其學猶勤其行猶勵其志蓋非有求於斯世而止能使其顯聞於後世庶其在此嗚呼人[illegible]所謂

教授於人學勤而行厲大有蓋似之顧予文不足以顯聞之於後世如介甫耳雖然亦姑爲論次之如此安知所以永其聞於來世者不在斯文耶

明故樂遊處士陸公墓表

人與物並生天地間而物爲人所用人心之存以否事之宜以否恒必因物之取予見之一取一予之間義利判焉古之君子其觀人也不必皆於其大與顯雖其人微其事小而其事之行苟合宜焉而無所私於已即以義與之知其心之有恒而占其後之必將

久且大雖然豈特人予之哉而天於冥冥之際亦予之矣予觀海鹽樂遊處士陸君於其外氏之所有有之而不終有焉殆有合於義哉即是而觀則其生平存於心行於事者皆可於是見之矣初處士同邑有潘必市者家故饒於財嘗遠戍邊顧家產厚且衆携之則不勝携置之則無與守者時一女已笄乃以女處士而館於其家悉付之以家之所有纍縱周舍惟其宜必市有二子偕其長者以行而留其次之幼者處士撫而教之底於成立後十數年必市歸處士籍其數以歸之凡前所有及所有之生息一一具焉未嘗稍其分毫必市強與之一無所受乃出居於別所嗚呼世之人利人之所有越數千里而攘之歷數十年而謀之一入其手頃刻之間變幻百出剝身與其間既為已所有而又肯歸之人乎萬一有之而能無所侵牟者蓋鮮也予之而不受者尤鮮也若處士者誦之義士非邪雖然豈特處士之能義哉為其能者其相助之功尤為難矣婦人稟陰柔之資[illegible]其於財利尤甚若潘孺人亦賢也已夫[illegible]一門之中吉德參會是宜表而出之以為世勸處士孫愈予考春闈時所取進士也由江都知縣擢監察御史間時其鄉人過郎中所作行狀來求予表處士墓按狀處士姓陸氏諱成字彥澤別號樂遊世家海鹽之東陸塘祖萬四考世榮妣王氏世隱于農弗仕也處士生而孝友頗讀書知道義嘗棄所有游湖陶所至交其賢豪潘即必市女居嘗布服不事華飾在外氏時知舊有所乞貸則以已物與之或言其吝則曰吾夫婦為吾父守耳豈敢用彼物哉其存心與處士若一人焉處士生洪武丁卯卒正統甲子得年五十有八孺人生洪武辛未卒成化己亥得年八十有九子男一桂女一適張承宗孫男三人長懋次即愈次志女二人曾孫男四人女五人處士既以卒之年葬在本里之原今孺人卒愈將啓處士之藏以合葬焉嗚呼理出于天而具於人人之行之得其宜者謂之義是義也非獨宜於人且宜於天宜於天故天祐之宜於人故人稱之陸處士所存所行如是[illegible]秀之人稱貴賤老少至今稱之不以其久遠而少衰而天

又爲之生賢孫以光大其門閭而顯榮之於其身沒三十七年之後乎故書以表之以示夫世之行義者

景婁處士錢君墓表

世方以意氣相尚自是其是而盡非一世之人有人於此人以惡聲相加非理相干乃能吞聲下氣以容恐之豈非中庸所謂寬柔不報之君子人歟常之錫山有錢君者吳鉞王鏐之遠裔髫齔時就外傅於里塾習四書句讀聽其講解若有得於南方之強一語既長涉獵史鑑於唐婁貞公謝弟嗤面待乾之語深有省焉曰此人子處世保身孝親全宗之經驗方也因書景婁二字顏所居室而因以爲號人亦以是稱之云君號景婁諱曰清伯清其字也曾祖號文林諱曰伯剛祖號梅堂諱曰公達父號貞庵諱曰惟常三世相承隱居不仕然皆讀書尚禮爲鄉閭人君生十八日而毋鄒歿在童稚時嘗夢見其母覺而質諸人其聲音笑貌宛然毋也人以爲孝誠所感父嘗有疾君每夕稽顙北辰祈以身代割股肉以療之者再歷[illegible]毋三人曰李曰吳曰鄒皆得其歡心而事吳者尤久人不知其不出於吳也有弟七人君其長一弟蚤亡以其子模後之而撫其嫠孤甚厚其六人者父歿時尚幼爲之冠婚均受以產人無間於昆弟之言君先世自嘉興徙邑之新安鄉又自新安來贅周氏居番禺鄉兩鄉父毋二族待君以舉火者數十家君好善樂施出於天性人有緩急來叩門戶無食者寒無衣者死不能塟及欲塟而無地者隨求而應咸如所願其他如立義塾以教鄉之子弟建橋梁以濟路之病涉施藥石以救人疾病諸如此類皆世人所難能者也而君能之蓋自其寬柔以敦犯而不校一念中來不徒言之而且行之不待強而仁焉一方君子不足以盡之雖通之天下可也君儀觀偉其未嘗疾言遽色善自保養老而益健邑大夫歲行鄉飲酒禮以書逮君正賓席終不赴家有祠堂晨必謁出入必告朔望必祭有新物必薦忌及節祀時祭必率子弟行禮既老且病不廢至是歲暮病且革猶力疾欲如常侍力不能支乃集長幼而訣之曰吾壽有餘而心不愧亦足以自獻於先人矣爲吾子孫勿墜先緒可

也遂不語三日而卒時弘治辛亥十二月晦也享年七十有六君配卻氏繼孫氏皆恪脩婦道先君而卒子男三長楨次卽模次棟女四華濂同樂司馬悅華昌其壻也孫男七人諫諤評訥誥詔議女二人楨等十以癸丑歲四月丙午葬君于邑之開化鄉父塋之左是歲從子某以討偕赴京不及從葬旣而登進士第乃介太常少卿馬君宗勉時君從弟洪所狀行實脩以賓問錢文通公原溥武進王天官廷貴姑蘇吳少宰原博諸公所作詩文求予言表其墓據狀君爲人賢而孝且忠義好禮而諸公又皆不輕許可人者其言鑿鑿乎非虛庶幾所謂文獻足徵者故不辭而爲次序其說使表于墓道以示于後人

海航處士趙君墓表

浙西自昔多善富之家而皆以田農起率守道循理各安其分而世其業近日或乃有離制而棄本忘其身之爲齊民而不知所以品節限制焉者有能于風靡波頹之中而知以持盈爲戒恐或淪於失墜豈非善人君子哉常之無錫鴻山趙氏故宋室之遠裔有號海航者其言曰人涉世如舟之浮于汎也盈滿而不知所戒則將有沉覆之患矣故以海航爲號人亦以是稱之予友陳朝用昔遊屬天官時常屬予爲作海航序今爲福建方伯以事上京師復請爲文以表其墓且出其所撰狀曰君諱淵字廣洋海航其別號也系出宋盛國公叔黔後南渡[illegible]江南來居平江之隆興里平江今蘇郡也叔黔生朝請大夫本之本之生大中大夫公禮四傳至若勝若勝生吉甫君之高祖也再徙元洲之南橋吉甫生繼道君之曾祖也國初來贅無錫唐氏故今爲無錫人繼道生公福號聽鶴君之祖也公福生汝明號怡菊君之父也君生亨貞常類河朔間人時方以侈靡相尚意氣相加游玩爲樂君獨平心易氣勤生務本斂華就實未嘗佚游慢戲以棄日非禮恣肆以殄物恃財怙勢以凌人介介然以安分知足自戒畏刑惜福爲心嘗代父後爲糧區之長吏繇租賦惟其公有後期者姑緩之或代之輸而徐取其償曰吾與吾皆編戶也徒以物力優於彼爲之督爾和了官事幸無相貽累足矣父老

代掌家事歲取租於佃田者數歲豐凶而多寡其數
予有所欠負未嘗盡其償曰吾借力於若若資食於
吾皆不可相無者苟予官租而徵有所得足矣人有
不平事多所於君君曰吾非有司也曲直之判豈所
敢當但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請以是非之理折之某
人爲是其人爲非無不悅服有疑難之事多決於君
君曰吾幼失學事體未有所諳因君之平而斷以吾
心之理如此則可如彼則否犂然咸當於人心人之
緩急而門者必如所欲而不使之缺望去非禮相干
亦必以理遣之而不爲已甚君之眞誠直道不但行
于家庭乎於鄉黨而郡邑大夫遇有疑難亦進君論
焉君盡言以達已意巽辭以啓上聽未嘗顧旨而後
有言行已處事必畏清議痛自克責惟恐以短取敗
而有以廢墜前人之基業焉至是疾革語其子曰吾
祖宗寸積絲累成此家業傳序以及於吾終日乾乾
如操舟載之舟泛不測之淵惟恐不幸遭值風波以
傾覆所有幸而今日至於舟抵岸矣此舟付於汝宜
操吾此心以保世業吾得以籍手見汝祖宗於地下

矣言訖而卒時弘治己酉正月二十八日也距其生
正統丙辰得年五十有四配孺人過氏宋郡馬之後
子男一楠以例輸過例得蘇州衛指揮僉事女一適
邑士華某孫男一福齡以某月某日塟於某山之原
君天性孝友事親能順適其意處二弟怡怡如也從
弟傑幼孤貧爲婚娶置田宅居之女之子華某蚤失
怙君養於家延師教之俾至成立其他義舉如施棺
樓造橋梁通水利之類不一而足皆衆所共知者若
君者豈史所謂貴誼而賤利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者
歟予目之以古人君子非過也茲因其請爲文以表
于墓道用垂世偕豈直紀其歲月識其兆域以應
其求而已哉

義泉阡韓氏先塋表

鳳翔府學教授韓彥夫致仕家居乃以化癸卯春二
月自其家河內之脩武來謁予於太學彥夫丁故人
婺源知縣敬夫之弟也坐定出敬夫之書示予曰先
兄臨終時出此以授後曰此吾平生之情志也汝持
此以干瓊臺先生先兄之藏既蒙先生賜之銘又爲

文以祭之其平生行實已昭于世矣但其所謂
志者則未伸焉俊幸後死敢請先生一言以成先
之志嗚呼敬夫不可作矣見其手書如見其人然寧
能已於言耶敬夫先世潞州之韓店人韓氏在宋時
族大而居環店而居者皆其宗人故潞人以韓之氏
氏店焉元初兵亂其六世祖徙居澤州陵川縣之椅
子掌其地高元居民患於遠汲所居不百步許有泉
一泓每爲沙泥所汨乃市甓甃以蔽井沒者便之衆
義其所爲乃以泉之名以表焉祖卒偕妣忠氏合葬
于義泉之北二世祖諱某妣某氏亦祔葬焉生子一
人諱成之者四世祖也邑稱爲善人元至正癸未享
年七十有五卒亦葬于其側未幾澤潞盜起其三子
恩恭思溫思敬奉毋避地于懷慶定居于懷之東人
十里靈泉鄉占籍脩武今爲脩武人者若干世矣思
恭生　生　思溫生　生　思敬生　生敬
夫名儼彥夫名俊敬夫領正統丁卯鄉薦以婺源知
縣致仕彥夫先敬夫一科領鄉薦以乙科得鼎陽教
諭進鳳翔教授嗚呼太行山綿亘數千里界乎中州

之間其陽則單懷陰則澤潞也韓氏之先居山之陰
其後也乃越山而居其陽天地肅淑之氣渾淪而深
厚山之面受陽明之光照達而清秀開韓氏之先者
留骨于玄冥之地則有以養之而不朽承韓氏之後
者發秀于陽明之鄉則有以衍之于無窮後之人有
過義泉之阡視斯塚之纍然斯碑之穹然者當有所
徵而加之意焉

勑封翰林院編脩文林郎丁公孺人蔡氏墓表

雲間有厚德子曰丁公諱鉞字孟威鄉人謂詒穀
先生者也　天子以其子溥貴封翰林編脩階文林
郎其配蔡氏封孺人受封甫踰年溥承　恩歸省僅
三閱月而公捐館舍時歲癸巳八月二十六日也距
其生洪武戊寅享年七十又六又六年爲成化己亥
七月十三日孺人卒距其生永樂丁亥享年七十又
三溥閒孺人計循例歸守制將以孺人合葬于公之
宅兆哀經踵門求予文表其墓揆狀丁氏其先世人
有諱彥倫者仕宋爲脩職郎始居秀之甫里者諱紹
祖者仕元爲判襄總管棄官歸隱華亭之甫東華

之七寶鄉有丁氏自此始紹祖生茂卿茂卿生子三
人仁市其長子也是爲公之高祖仁市生仲達是爲
公之曾祖仲達生文政是爲公之祖文政生次崇號
素行處士始選秀野卽今居也是爲公父公母生母
朱氏有賢行公生而秀穎最爲父母所愛年甫冠
父爲仇家所誣逮赴京適公病濟于是其力疾欲從
以行所親者或沮之公曰吾身父所生也父罹難而
子以身故令之無用乎爲孝終行幸無事歸後
周旋[illegible]財賦而於[illegible]

公豫首舉公以應命文業於鄉輩中特呼公出加獎
與在官十有二年分毫無所私一時同輩庶官府勢
多所漁獵以殖私產或舉以諷公公笑曰人之肉可
貼吾身乎吾之先累世積德尚能非禍是故以不
德繼之其能免禍乎不見鄉人某某爲輩大乘勢欺
貧[illegible]所有今皆安在哉其子孫何如哉吾知奉
公而已[illegible]非所與也久之謝事歸隱家事悉以付諸
弟先是[illegible]鋼承父命贅外氏公後[illegible]
少失怙公撫育以至于成立是皆[illegible]以承世

業公惟奉母教子爲事公私事一切置之乃於後圃
築錦雲書屋購書數千卷度其中延其師儒居之以
教其子溥用是專攻於學遂入郡庠得第一[illegible]
于京闈薦第二人己丑　廷試第二賜進士及第擢
翰林編修鄉人咸以爲公賀公曰吾其之力哉祖宗
餘慶也公爲人儉約不事貨利於一切聲勢若如也
爵祭一室未嘗畜媵妾與家孺人[illegible]相得自壯至老
[illegible]如一日孺人諱佛娥同邑七官鎮南大族蔡文
保之子年十七來歸公時舅姑性溫嚴各異孺人事

之各得其心舅病助公奉侍晝夜無怠倦意舅謂所
親曰吾家何幸得此新婦天必將生賢子孫以報之
姑性嚴教婦女少嘗其意勿與人言吾大媳婦甚賢
且孝臨終召諸婦諸女立牀下諭之曰吾歿後汝等
事大媳婦爲人家婦者能效之則無忝家門矣孺人
勤儉五鼓仰起爲子溥梳洗課之讀書仰燈下紡績
厥明治家事日以爲常及溥出就外傅游太學校上
京師凡有師友禮道路費必爲[illegible]備以無[illegible]而備
溥既登第官禁林鄉人有之京者必再三寄聲以慰

官守毋失　朝參爲戒一時華亭人稱賢母者必歸焉孺人生男二長天次溥是也初溥未生前養一子名安女二長適姜懌次天孫男一鬼女二長適張深次尚幼公以卒之來歲十一月九日葬于邑余陽之福壽山孺人以歲庚子年某月某日合葬焉嗚呼國者家之積也方三代盛時比屋皆有可封之俗不獨丈夫子之能賢而凡一時之婦人女子皆有可稱之德焉觀諸詩之正風可見已方今　聖化大行訖于南國有若雲間之詔毅先生者與其配參孺人饒德

幾行皆有古人風致是固其資性之美家教之素而亦　國家承平之所漸漬歟則其生文行之子膺

恩封之典豈無所自而然哉於乎表其藏以爲世則

弘治三年春三月望日男敦編次

天啓元年仲春望日　宗孫爾毅重編

爾懿同編

毅男　兆昌
　　朝昌　校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二十三終

大學士謚文莊瓊山丘濬仲深甫著

神道碑

明故進階榮祿大夫兵部尚書致仕王公神道碑銘

天地間有大義因循之久則沈鬱而不明必得夫身任天下之重者遇事激發之然後大明於斯世焉國家承平日久道協乎中治循乎軌大義非不明也然而因循之久恬愉之極驅至於已已之變公義鬱而至於晦也甚矣江夏王公於是時奮不顧身以先天下世之君子深於公有感焉是歲八月　英廟北征有蒙塵之變　景皇帝以親王介弟監國御午門左門六部并科道官交章劾王振誤國之罪　帝曰卿等言是朝廷自有處置言官百官皆趨進跪慟哭不起聽言曰　聖駕留虜庭皆振專權擅政所致君不速斷何以安慰人心錦衣衛指揮馬順喝逐百官公奮臂捽順髮齧其而曰順乎昔倚振為惡禍延生靈今日至此尚不知警眞姦黨也世有姦黨之條罪在不赦百官聞公言爭以手足擠死順衆猶哭未退　帝起入官令太監金英問所欲言咸曰內官王毛二人者皆振黨請寘諸法遂從門隙出二人衆又擠死之百官乃再拜而退是月庚午也公義激於衆捐其身以為天下明大義由是天下士大夫莫不曉然知公義所在而皆振作其氣以興起事功然而矯枉者或過於直以為訐而迄于今然則公之斯舉其世道升降之會歟公諱竑字公度其先江夏人曾大父諱景仕元為水軍萬戶大父諱俊卿洪武中以軍功起為福州衛百戶坐事謫戍河西遂為河州人父諱佐俱以公貴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祖母趙氏母周氏俱贈淑人公幼篤學有大度年二十一補衛庠生二十五以禮經魁陝右鄉薦明年禮部會試第五人賜進士出身觀政戶部連遭喪凡八年始授戶科給事中居官又三年遭　國家有北狩之變是時明與七十餘年承平日久一旦事起倉卒上下惘然罔知所措忽聞公有廷擊樞姦之[illegible]人不驚駭既日學定人安公之名遂出是以起是歲十月虜擁

爲南還直犯都城　景皇帝命都督孫鏜禦之于高
梁橋分逆都督毛福壽高禮王敬王勇武興五軍策
應之以公有時望　命偕太監興安等督守九門或
言福壽番將也非公不能鎮壓之乃陞公僉都御史
提督各營軍務是時王敬等軍出彰義門爲虜所敗
武興卒於陣內官有報效者或死或傷四散奔還京
都大震公督餘軍將往援之遇虜於茶市口與之戰
虜敗去放火燒廬舍公帥軍士撲滅之擢市曹入
朝面陳其故因奏高禮被劾同營毛福壽[illegible]知所在

乃　命錦衣衛指揮呂貴制二營不許遽出既而有
旨命福壽聽公節制虜尋遁去　朝命孫鏜范廣統
兵五萬追之　命公與侍郎江淵提督其軍追至涿
州與虜戰于祁溝虜敗去既出境衆議恐虜復來擾
公守備居庸等關景泰改元秋車駕南還公以疾乞
還是冬用薦總督漕運力疾以行明年兼理巡撫江
北諸郡時徐淮大侵民死者相枕籍公請所以救荒
之術凡可以救一時之急者莫不具與[illegible]河
南流民絡至公不待奏報大發廣運倉[illegible]賑

之近者人日飼以粥全活男婦九萬七千七百餘人
遠者量散以米全活男婦一百二十九萬四千餘人
流徙者給以米以爲道食四千六百餘人被罰者贖
其人以還其家一千二百四十四人共用米乙百六
十餘萬石六月濟河有麥舟來公以官價易麥四千
餘石分給軍民一萬二千三百戶擇醫四十人空廣
六十楹處流民之病者凡活一千四百人死者給以
棺爲叢塚凡葬二千三百有奇公窮晝夜竭精殫慮
事事躬理有所委任必委曲戒諭出於至誠人人爲
盡力或速公行事爲救災錄[illegible]焉歲甲戌入　覲
特陞左副都御史丁丑　英廟復辟權姦用事左遷
公爲浙江參政尋[illegible]名爲民還江夏居半年　英廟
於宮中閱景泰時臣僚章疏見公所上疏有正倫理
篤忠義等語顧左右曰此爲朕也乃命中官傳旨遣
戶部官送公歸河州辛巳虜寇莊浪起公以前官參
贊軍務公感激思奮剿虜犯靖虜之郭城公率千騎
先馳會兵擊敗之明年班師仍　命提督蘭縣以東
一帶邊備尋召還入見　英廟慰勞至再言者謂謂

運自公後政多廢弛今西陲無事請命公往起其廢
從之公奉命至徐揚老稚迎舟羅拜歡聲載道會阜
公齊禱於神即日江水泛漲公私舟楫迅利人以爲
忠誠所感甲申以科道會薦陞兵部尚書　命下朝
野驩得天下想望其風采公亦矢心思報嵗時政
令天下邊將各陳戰守方畧簡京兵復武寧一切廢
務以次修舉時兩廣峒徭大肆刼掠北虜在黃河套
時出侵寧夏延綏境民不聊生而四川德陽人趙鐸
又作亂邊報日至公居中調度允合機宜而兩廣功
左偉蓋往時廣西猺獞惟犯廣東城邑斯時則越江
西湖南界矣公因御史王朝遠建言遣都督趙輔往
征之起都御史韓雍於浙藩爲參贊凡軍中一切事
公皆預爲規畫諸將奉之而行果能成功而還先是
京軍統以五軍三千神機三大營有部分而無兵數
天下莫能測景泰中用言者分爲十二團營營軍萬
公疏請復三營之舊使人不知軍數多寡內以革將
多私役之弊不報會理軍職貼黃缺官公薦脩譔岳
正都給事中張寧內閣出二人于外公遂以疾辭章

凡五上始允歸養病時年僅五十有三公抵家又二
年上章請得休致公歸河州絕口不及時事惟日謀
童僕耕墾田圃以爲終年之計躬營先宅自誌其墓
且戒其子死後毋循衆例乞祭塋以弘治元年十二
月初二日卒于家計聞有司循故事爲請塋祭皆予
之公配孫氏封淑人有賢行丈夫子八人曰經曰純
曰約曰敬曰續曰綏曰鰒曰繹經爲山東按察司僉
事純錄用爲太學生續綏鰒俱入太學公性剛毅少
豪儁尚氣槩蓋所當爲奮往直前生長西陲有志功
名既本進士居言路見事有不平者輒爲之扼腕不
平自延綏馬順後所至令行禁止人望而畏之曰此
撫殺馬順者公名自是滿天下然亦以此得謗蓋順
死于衆手公特爲之倡耳二長隨之死則以平日巡
視街道爲衆所惡乘間號呼出之非公意也後有奮
公者率以此爲激怒之具故公不盡其用云公登第
時年二十有六又八年始授職前三年超拜都憲用
僅七年即退退四年復起又四年致仕事以去家居
者二十有三年計公平生爲　朝廷所用者首尾僅

十有四年公之用事不久而公之功在　國家澤在生民名在天下士大夫世有兩川四五十年者稽其成功或未能過之者也若公者豈非一世人豪哉公之子經嘗從予學故公之行事知之爲詳嘗記公歸江夏時經詣予辭予寄聲請公閱漢書張敞傳意公有復起之日也及公來本兵柄有事於兩廣不以予迂僻凡有規畫亦使預知時兩廣守臣以賊爲詩養成禍亂而同事者傾奪其位益各有失也公專主其一遂致中忤所請多不遂又因岳張之出遂決于行

然二人之出意初不在公觀公伏病上章請老　上屢遣醫治療及章五上始得請可見矣公行時予適考士南畿歸復　命會公辭朝以故不及一言而別嗚呼豈意遂永訣哉予因經請倪爲序其事復繫之以銘銘曰

天地生人界氣與理理具一心氣充百體心有所令體則從之把握運用弗假兵威烈烈王公百世之士理以養心氣以行義目擊奸宄心爲不平敢於公庭當庶其朋怒氣勃然挺刃烏有倪捽以手後嚙以口臂指脣齒受命于心如發硎刃如出冶金雄名大義益于天下殷殷圖功朱劍徒借天爲國家生此偉人人心以恢士氣以伸人人得誅亂臣賊子義切于衷曷論彼比彼何人哉當邪宦正弗克公用匪公不幸偉哉其人其足益平生有功績赫赫可稱賑畿甸饑殄門庭寇坐計籌不貶樣甲冑公用不久公功則多人衆雖勝如天定何有穹其碑龜趺螭首我作銘詩昭示不朽

明故瓊州府知府加　贈資政大夫禮部尚書

兼文淵閣大學士徐公神道碑銘

宣宗章皇帝在御之日以天下承平日久吏惰民疲於是慎揀廷臣勉于職而著望績者以分守大郡賜之　璽書以勵其行於是戶部郎中徐公得瓊州府知府　上意若曰惟天惟祖宗界予以大寧之養元元比聞有司貪殘庸懦失牧民之術以致澤不下究民多失業今簡爾等付以郡符瓊在萬里外尤艱其選爾其宣明教化通達國恩安民之生勿令失所使荒服之遐如在畿甸之邇予則汝嘉凡以公使至郡

越職踰法者具實聞奏其屬若僚有治苛職廢者即
械以來公感　天子知遇之深委任之專即日乘傳
以馳既至郡布宣　詔旨吏民俯伏環聽咸曰大哉
聖言明見萬里之外矣公既視篆次第行之民之耆
舊語其幼稚以爲吾郡自王公伯貞去任二十年始
復得公莫不室家相慶忻鼓舞如得更生頃地多
罹產前此中使絡繹不絕而阮輩爲三人者歲必一
至以爲常而阮有所怙恃爲巧黠二人者見公端嚴
勁正不可犯而又爲　上所屬任術欺戢阮而阮北

上坐袁琦事棄市　朝廷繪琦等受刑狀榜示天下
琦之次名巨隊者即其人也明年黃姓三人者繼來
仍踵其故轍凡有需求非當得者公限有司弗與三
人者以不得逞所欲避公行所部公輒騎從之使不
得恣其害郡自永樂末以來民如楞腹負重走荆棘
中至是始得釋所負履平地不然幾于變矣公乘公
私困乏之後節財用貸逋負卹民隱民力少甦乃起
廢墜教民種藝興學校民俗爲之一變郡有民居深
山中號曰黎自耕自食絫不出爲害而軍衛利其所

有逞逞生事啓釁以邀功利公一鎮之以靜終公世
恬然各安其生然其性朴野別無所事耕織所獲惟
以易牛祭鬼近山之民頗爲所化有病不服藥信巫
覡亡牢耕牛以祈禱甚至鬻子破產亦不卹焉公聞
之嘆曰牖民必自其明處二氏之說雖非正然不害
物命猶爲彼善於此乃許鉅室之爲民留者脩飭寺
觀以移其積習自是有病者不殺生而民用稍蘇公
之意蓋因民之好漸以化之次第以歸於正非以求
福田利益也公在郡僅四年而郡中十數年之積弊

一旦革去如水洗垢三州十邑之民方愛戴祝頌之
無已而公病不起矣時宣德甲寅九月二十六日也
遠近聞訃巷哭家祭如喪所生時同知程某者先公
數日逝民乃爲之謠曰千兩黃金買知府一張白紙
送同知至今傳誦焉柩還送者塡塞海濱日送其舟
不見乃還郡人作木主以公祔祭學祠今知府張英
始爲專祠塑公像與王公伯貞並祀云公卒後若干
年以孫太學士溥貴　贈遇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兼
翰林院學士又若干年加　贈資政大夫禮部尚書

兼文淵閣大學士　命下之日濟於是時亦家推
恩贈先祖如已官偕大學士先生同具朝服受誥于
冊陛下先生謂濟曰某之先祖曾守貴郡吾子及見
之知先祖治行之詳今世無過子者先祖神道碑文
久缺非有急也政有待於今日爾某幸與子同年登
進士又同官神道之銘非子孰屬濟重推時曾臨先
祖今　贈尚書公拜公於府治濟時方在童孺感公
以異待今幸如所期見公所報也別公有功於我
瓊人甚大濟其遺民也雖無屬筆者尚不容默兒今

重以大學士之命何辭以拒耶按狀公諱鑑字
其先鍾離人也七世祖令義與始徙焉曾祖諱　祖
諱　俱隱德不仕考諱　贈戶部郎中母周氏封
太宜人公生有異質在童稚已如老成人由鄉薦卒
業太學授刑部主事究心獄事而於死獄尤不輕易
故因爲公所鞫者未嘗稱寃嘗有疑獄公從輕治之
其人德公持金幣以謝公曰爾罪輕吾不敢坐爾以
重法當然也設爾罪當重吾敢輕縱耶輕重在爾我
何與焉其人拜感而去一時法吏中公獨以廉慎著

名適　朝廷方大營造起丁夫十數萬採巨材於川
蜀工部尚書宋公童其事宋公舉公爲佐公提督有
方作息有節人勞而無怨十七年陞戶部陝西司員
外郎是時　太宗皇帝行督責政事多委公處之
一一悉有條理尚書吳公原吉總國計事多咨爲十
九年　上以北虜據二蔣親征　命大臣戰兵部尚
書方賓言恐糧儲不足遂召夏尚書問糧儲多寡原
吉對曰今所儲時值足歲計恐不能供大軍仰命原
吉往視開平邊儲工部尚書吳中入對與賓同上意

召回原吉頌繫於獄罪及其部屬公與焉　仁廟登
極即日復原吉官公亦得以赦原又五年陞廣西司
郎中公坐夏公累繫獄者三年無幾微怨忿吉忠夏公
推重之有意薦公大用宣德庚戌正月夏公薨於位
公於是年出守於瓊一時奉　勅出守者皆擇天下
之選如況鍾鄭時等後皆有名于時然皆在內地多
以鋤擊得名而公獨以循良著績萬里之外又能
遏抑權倖之黨使吏不及民由是觀之則公之所爲
尤難也惜乎天不假年公不得終其惠使公如王伯

貞之守環十有四年其所施爲者豈在古龔黃下哉
公性孝友鄉中公沒時水漿不入口絕而復甦日不
離棺側一夕倦而寐若聞呼曰速起速起火將及我
公驚起火果燎于幕且延于屋矣公力捍之乃息人
以爲孝感所致云公生於洪武庚戌卒時年六十有
四以卒之明年歸葬於某山之原時某月某日也公
配吳氏有賢行初　封宜人繼以孫貴　贈淑人加
贈夫人子男四長　封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
侍講後加　贈如子官次瑾早卒次璘次珍次瑾
俱少房出孫男七人長溥即大學士次濟次淪次澍
次瀚次漢次　曾孫男　公宅心仁恕人以非理
相干未嘗留怒程同知者與公異趣累以事忤公及
其死公爲之經理喪事畧不以舊惡介意公開心見
誠不爲城府待下有恩人人得其歡心是時瓊多寓
公洪武永樂中以事遷謫來者博雅老成多知朝野
舊事公暇日延致其人談笑竟日公爲政簡易不任
吏胥事至立斷不立文案大率以勸化爲主不用刑
法或以爲疑公曰守令者民之父母父母教之而不
從然後從而撻之教而能從又是用[illegible]故其時風
俗醇厚而一時倦游之士者宿之民往往可託公時
至寺觀中召集之命坐賜茗詢訪民隱公不逆詐不
億不信而諸人化公之德亦不敢有所隱伏公在任
屢有年公卒之明年郡乃大歉民有殍死者惻然相
謂曰徐公在吾民豈至此耶君公者[illegible]所謂賢
人君子者耶循吏不足盡之也是宜爲銘銘曰
天於所生必惠愛之有施惠者必報所施君之牧
民視天所生受殺能惠縣食所培君不及報天代
報焉不在其身在其後人後人繼繼推恩上逮報
所當得無厚而大允矣徐公體天之仁廣君之惠
以惠遺民所施既厚所報未稱殁踰四紀譽受
恩命華階峻秩位極人臣大哉　皇言褒論詳時
龍章犀軸螭首龜趺　諸頒于庭碑峙于墓名佳
有識澤流無窮雲仍食報永昌而隆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恭惠楊公神道碑銘
正統己巳　車駕北狩胡虜乘機犯我畿甸時廣東
左參議楊公坐事居京邸　朝廷用言者起公守

羊口是歲廣東都司因越獄有司不能捕遂至聚守土者閉門自守召邊將禦之至則為所敗報至京師廣人士寓京者聯名上章乞公　朝命授公都察院左僉都御史來傳往至則廣城被困者數月矣城中軍民喁喁然朝不謀夕見公至始有更生之望先是民之居鄉落者避亂趨城至則閉門不納及歸盡為賊所脅從者日益衆公下令有司用木為牌給民從其出入又榜示於外遣官招撫之於是歸附者日以千萬計賊勢日孤公偵知其有鄉順意遣使往諭之賊首黃肖養曰吾輩得楊大人一言死不恨矣尅期來見賊果至公毅然欲往藩臬以下皆沮其行曰賊意叵測奈何公曰吾以誠待之毋庸也公出見賊羅拜泣下公諭以禍福且示以更生之路賊衆以大喜　公受之不疑遂讙譟而去期以再會未幾董都督統大軍至賊遂中變歲庚午三月五日有大星墜于城外對岸之河南十二月質明都指揮姚麟者來白事公出與之語姚既出公忽病作坊[illegible]即呼其子珖曰我死矣不能終始王事知我[illegible]乎

詬訖瞑目而逝城中居民聞公卒信疑相半既得實爭走哭館下雖老嫗稚子亦至失聲滿城縞素其牌位哭奠者相屬陷在賊中者聞之亦曰楊公死吾屬終無生理矣訃聞　天子悼惜遣官諭祭如禮公卒後僅閱月大軍即平賊凡賊所經之處盡屠之民受刑者輒仰天號曰使楊大人在吾人豈受此禍哉既而耆老黎善聚等赴京乞立公祠從之[illegible]為忌者所沮忌者既去有司始立公祠于廣州府城隍廟之旁[illegible]疾必禱焉民有事訟于官不得其平者輒其詞焚于祠下廣人至今過其門者輒舉手加敬嗚呼古所謂生為豪傑死為神明者公非其人耶公諱誠字信民紹興之新昌人也少遊鄉泮領永樂庚子浙江鄉薦宣德庚戌由上舍選工科給事中丁內艱起復改刑科正統癸亥吏部尚書王文瑞公薦佐廣藩陛辭受旨許以言事公既抵任時按察使郭智奉勑整飭兵務事多自專公首疏其不法事郭遂去任而黃翰來代之黃所為益甚公復上疏發其奸回連僉事韋廣廣亦誣訐公俱逮下獄公既逮啓行時廣

人爭携金帛就舟相贈公一無所受而黃舟則爭以
瓦石擲之既至法司鞫得實黃坐除名凡奏公他事
皆涉虛惟鹿鳴宴贊錄花一事行勘尋合廣之軍民
狀公德政相率赴三司保留乞備其事上聞亦有跋
涉萬里直詣 闕庭者前後以數千計及公在白羊
既受 命邊城官軍不忍其去亦赴官保留之公之
所至得人心如此公宅心仁厚見人有患難不啻在
己汲汲然為之惟恐後疾惡太甚見人有不平事輒
扼腕爭辯用是見嫉於人方在學校時見儕類有過
舉者輒切切不置及有當為事衆方推避公即奮先
為之人多以矯激目之久之見其事事皆然亦皆帖
服至毋時倩夫舁塚石毋夫公代其舁數百步人遍
乃止或曰何自苦如此公曰至吾毋而專役他人於
心安乎居家時聞鄉鄰兄弟有不睦或構訟者輒至
其家勸之不從明日復至人雖拒絕之不厭也必從
而後已邑有朝妃渡每歲為暴漲所四公率衆督工
堰石為步至今行者過之必曰楊給事中力也官禁
近時嘗一奉 勑整黜江西軍伍所全求民煩除宿
弊事竣回餘上所詢民情五事皆當時急務及佐廣
藩善政在人者尤多方是時承平日久禁網疎濶嶺
海之間民物殷富仕者類以贓貨殃民為常事上下
交征恬不為恥公至一以廉潔為心而凡事行之以
寬公退之暇即出公署門徐步街衢問詢問父老以
民間利病及覆狱曲必得其情而後已嘗有民以公
事至長藩者欲訟諸獄公曰彼無罪姑遣之去至期
自來可也長曰彼無保證者公曰僕保之民感公恩
信縱之去至期皆自來公為政所以感人心者大抵
此類也嗚呼今世之為政者豈復有如公者哉公卒
後二十年是為成化己丑朝議凡大臣有功德在人
者皆加謚贈賜公謚曰恭惠又七年公之鄉人王瀛
者仕為昌邑教諭始介其鄉人禮部侍郎俞公欽僉
都御史丁公川屬予紀其行事將鑱于石瀛少嘗受
業於公念公平生志節不下古人特以居官清白身
後無贏餘至今墓石未立恐遂泯於世也以予出嶺
南知公事為詳特以見屬謹按狀新昌楊出漢太尉
之後世居其邑之彩煙山曾祖 祖 皆不仕父文

吉以公貴贈給事中毋丁氏封孺人公生洪武庚午
月　日享年六十有一歸葬於本縣上王山之原
配石氏封孺人子男四玖瑄玧瑗玖以公廕錄爲國
子生任桃源縣丞女一適張琴子也於公皆有一面
之雅而於鄉邦之受惠也亦未嘗不與焉知以紀事
爲職業無滯之詞恒以書公之績以傳於世兄　汝
溢之請乎既紀其實復系以銘銘曰
楊公烈烈特立揭揭惡彼沓沓不茹不吐何憤何
懼靡迎靡拒介而能遊拘而有容隨而不逢生爲
正人仕爲直臣死爲明神愛而畏之思而企之廟
而祀之德則有矣名則久矣死則不朽矣成化十二年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魯公神道碑銘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古岡魯公奉　聖旨巡撫甘肅
聞父喪歸守制行至西安卒於關內道公著計聞
朝廷遣官諭祭命有司營葬事其子文衡持戶部侍
郎李公克承所輯狀來乞銘予與公同生員同官者李
公登甲戌進士第是歲鄉人聯名者十六六人官至
臺閣者惟予三人及何都憲宗易也四人中予齒最
長而公乃先予逝予以以文字爲職業所以序公行
事而銘于墓隧之碑者奚辭以拒哉公諱能字千之
其先宣之涇　縣人曾祖諱寶起以氏矣守宣城爲
隊長始調戍新會祖諱保蛻父諱黃號素料以備書
教授鄉人子弟初　封承德郎戶部山西清吏司員外郎劉氏繼
事迹　封奉直大夫山西清吏司員外郎劉氏繼
冊宋氏初　贈安人進　宜人皆以公貴冊公生
而秀朗端重受教于家庭不勞而成市成童選入邑
庠補弟子員景泰庚午以尚書劉廷東鄉薦明年試
禮部得乙科不就卒業太學歲甲戌登進士第觀政
工部奉　命往秦府營永興王陵事繕葺有方事舉
而民不擾爲親藩所重歲丙子除南京戶部四川司
主事事比諸司爲劇公處之裕如一時能名聞于南
畿尋丁內艱服闋改任戶部山西司主事尋擢員外
郎未幾陞湖廣司郎中公左部歷三任踰十年久於
其任司無滯事大爲上下所敬服時古濠任公爲尚
書蒞屬嚴甚少有當其意者獨重公繼以長安楊公
尤所加禮諸司有疑事亦或以質於公公時發一言

多中肯綮歲癸巳陞公陝西布政司右參議時部官至正郎者意希布政參政之職得亞參者輒不喜時人多爲公惜公欣然曰方面之佐分屬釐務大參與亞參等耳居官以盡職爲忠恐不克稱耳何必計資級哉戊戌進右參政庚子陞右布政使辛丑轉左公自部屬出官藩服八年之間凡四轉官歷位方伯當方面之寄開陝重地三面臨邊巡守都憲四人總戎大參四人其他監軍參將之類何啻十餘人屯聚戎馬十數萬控制羌狄糧餉百需皆取給於藩司又值邊陲多事內地水旱相仍非有諳練之才見事明決者不能一朝居也公爲佐貳時在任之日少行邊之日多凡諸西北一帶山川險塞屯堡要害儲峙多寡兵馬強弱將士堅脆皆能心憶而口數之既總方伯之任不暇一一躬莅之慨然謂僚佐曰陝西一藩沿邊數千里屯重兵之處其大者寧夏榆林甘肅其他若岷洮等處營寨非一北禦韃靼西接羌戎外地有生番內地有熟羌所以控制之者雖在乎武將然數千里之地數十萬之兵所餘之馬所食之粟所用度之軍需皆出乎民也苟非未事之先豫有以會計之臨用之際何所藉手哉乃市近司地以易參議宅創爲會計堂六楹凡錢糧出納條例籌畫成皮其中每歲夏秋當徵稅糧之際會諸僚佐於此稽考凡一歲之所入與一歲之所出因登耗以加減量盈虛以分派則是算無遺策邊儲有備歲用不屆而民方亦不至於困憊焉甲辰開內大饑民至相食時公私窘竭計無所出會　朝廷大臣賑濟行一切權宜之政公勞心焦思隨事裨補委曲詳盡一方之民得以少蘇者公之力爲多癸卯述職赴京一時方伯數公爲最明年甘肅巡撫都憲缺貳夏官時論謂非公不可　朝廷擢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仍支二品俸錫以璽書付以便宜之任往代之公即時上道時公父行素翁年幾九十公命其子文衍等南歸侍養惟携一童自隨至甘肅首述　朝廷德意以諭將士人人感悅於是條爲合行事宜凡十曰新號令曰謹練習曰備城堡曰明賞罰曰覈功實曰抑虛詐曰恤孤寡曰稽儲積曰行賑貸曰撫番落行下之日軍民翕然歡

呼戴道成日數十年無此也方將翹首跂足以望新
政甫三閱月而行素翁計音至矣軍民大失所望相
率赴　闕上章乞留時制守邊大臣有故非得代不
許擅離公以墨衰從事者又三閱月代者乃至歸至
會府而卒時歲乙巳八月七日也距其生宣德戊申
得年五十有八公娶羅氏初　封安人進宜人子男
二長卽文衡次文鑑次四人長適邑庠生伍鴻次在
室次適指揮倪厚次適義官鍾珠文衡以　年　月
日葬公於　山之原公生嶺南北仕于　中朝
官兩京歷三職皆專錢穀之任旣而出受方面之寄
乃在西北戎馬之地凡首尾十有三年所以宣布
朝廷之德意以安生民儲邊備給軍餉者克舉其職
而又屢遭荒札之歲民不聊生之時乃能因時制宜
補偏救弊以紓一時之急凡所經畫多出人意表不
動聲色而所至成功　朝廷方大用之衆乃皆其有
爲而乃遽止於斯惜哉銘曰
公生南紀縱于西陲內撫疲民外控黠夷曰夏曰
原于岷于岐宦轍所至功業隨之所最著者賑民
之饑生其番死奠其將移凡此方民子孫未盡有
田有廬非公功誰肯實安羅會巡于茲亦吾越產
建功孔奇去世已久邊人猶思公今繼之僧嶠有
輝孰云將才專出于西前羅後會人口是碑公身
雖遠公澤長垂後人考德慰此銘詩
浙江按察司副使陶公神道碑
天下承平日久變起倉卒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奮禦
有能奮身其間以爲民激繼之以死卒能作吏士之
氣以收邊絕之效其功顧豈小哉當宣德正統之盛
大江以南民不識兵也久矣歲戊辰倭寇起于閩旣
而括寇相挺以起倏然竊發如風靡火猛延燎于枯
草燥荻之場無有障蔽限隔之者當是時郡縣密邇
于寇者其民益岌岌然矣一時官吏罔知所措往往
驚長走避羅以　朝命將領亦皆觀望以爲進退無
有立一定之計決必然之策者而浙江按察副使陶
公者獨能以身嬰賊鋒而死之嗚呼豈非毅然大丈
夫哉公始以易經中廣西鄉試第四人以親老愿仕
遠方得交阯某縣典史改鳳山縣時黃忠宣公兼掌

藩臬司事知公仁學行俾掌諫江府教化事在蒲陸
按察司檢校丁內艱起復改山東憲司未幾按察使
虞公信以有守有為堪任風憲薦公起至京師試如
所舉擢大理寺右寺評事尋用戶部尚書劉中敷薦
超拜浙江按察司僉事會倭寇犯邊公以計殲之
朝廷有綺段寶鈔之賜至是遂起處州將薄公華衆
議曰蘭溪乃賊所從出之路蘭溪不守則兩浙震動
矣何公憲有謀畧非得之以遏其衝賊不易與也公
至蘭溪首率民壯因故城址立木柵晝夜警備又於

縣南九十里立山口蘇村太嚴諸寨以扼其要害屢
用間畧擒賊黨數百人聲震遠邇賊不敢犯境百姓
為之歌曰僉憲陶君賊聞震驚始為民患今則逃生
由是諸邑晏然而鄰境亦恃以無恐時總兵官都督
徐恭尚書石璞等屯師日久賊深入險阻乘間時出
官軍調知又復遠遁撫捕之計皆莫知所施會議遣
藩臬臣僚一人抵賊巢招諭之莫敢行者公毅然請
任其事至則感之以誠諭之以理賊首葉宗留陳謙
胡等環聽竦動咸翻然悔悟率其黨出降　朝廷嘉

公績陞本司按察副使仍守金華賊黨陶得三者尤
號桀黠嘗僞以名降總戎諸公授以冠帶俾招其黨
得二殺使者不受招官軍莫能制公以計用賊之來
降者殺得二黨前後共數百人生擒百餘人而來降
者又三千人得二僅餘四十人深遁山谷中其勢日
孤指日可就擒矣同事者有忌公成功而沮抑之者
公計不得行賊勢復起公與都指揮崔源往武義謀
所以備禦之者至甫數日賊至矣武義無城惟木為
柵時兵民無幾而賊勢張甚或勸公稍却以避其鋒

者公嘯齒厲聲以諭衆誓不與此賊俱生既而賊近
城公麾兵極力與戰自卯至申俄而城中火起蓋賊
有潛入城為內應者衆回望見火起遂大潰公竟死
之時景泰元年五月十七日也公時年六十有一兩
浙人聞之如喪其親戚諸郡縣皆遣人致奠蘭溪民
相率言于憲司塑公像立屋祠之又分出已田以為
經久計事聞　朝廷遣官諭祭　誥贈公浙江布政
司右參政官其子會新會縣丞公諱成字孔思梧之
鬱林州人也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母鍾氏公五

歲而孤與兄祖弟源和友愛娶某氏繼某氏生子二人長即尊次然廉以公卒之某年月日歸葬鬱林之某原厥後都御史崑山葉公盛巡撫兩廣復以鄉人意立屋祠公於藝城如蘭溪云嘗累官廣東按察司僉事以公墓道之碑未立徵文於予予惟自南方有事以來死事之臣爲　國家所褒者僅四人其三人者予皆有所紀述獨於公缺焉矧四人中公與二人者皆出吾嶺南予叨官太史表忠義以翼世教其職也亟以僉憲公之請何辭以爲嗚呼風霜別草木之性禍忠顯忠臣之節自古死封疆之臣多見於季世勵操之秋而此數公者獨能於四方無事之時一遇倉卒之變以身試之俄狂安乂豢之士夫知所感發興起事功以救生民之禍成安集之功而公於衆人中又獨爲之帥先其功蓋莫大焉是宜表著之以爲世勸所謂三人者永豐知縣鄧公陽死于閩寇慶遠同知葉公禎廣東憲副毛公吉二人皆死于廣寇顯與禎皆廣東人吉則浙人也其死義與公同於法得率聚書錄曰

死國之臣多在末季公獨死義於承平世奮其一身爲民屏蔽我衆雖有匪怯則脆一聞風聲晝掉夜悸鼓不能起不待金退四無救援百莫可恃所恃區區曰忠與義公惟一身以死自誓食君之祿豈無他輩所以全身亦豈無計公之此心則不在是受人之祿則死其事身雖澌盡心則孔熾以我之死作彼之氣彼弄兵者獨非人類亦或因之革心易志天理民彝於是乎至往古來今孰能百歲爲臣死忠於天無愧　帝誥以褒民廟以祀芳名流傳百千萬禩史臣作銘昭告來裔

哀辭

陳莊靖公哀辭

我　太祖皇帝始簡儒臣入內閣司王言遂預機密故事非負宿望通經術有文藝者弗得與　列聖相承率用翰林儒臣爲之其選至嚴也一時臺省臣僚雖有奇才異能亦皆安然遜避不敢萌毫髮覬覦意近世乃有以拳拳來自他途者於館閣故事多有所更革幸而聚奪先生由官端復歸禁林稍復其故

衆方欣幸之而先生不幸以歲戊子四月丁巳薨於
位於乎惜哉衆皆爲辭哀之予亦附其後辭曰哉哉
禁林距天咫尺地密勿代王出言居帝左右預機密
匪徒用文實以道德任輔弼古相之權隱然寓中泯
其迹默契潛孚啓沃一人化入極百僚具瞻禮接情
通不赫赫匪德匪望匪有文學曷以入惟公挺秀生
自廬陵忠節域高科盛名遂屬史館任方伯　英皇
當宁侍講經幃多啓迪簡在　帝心復位之初首詢
及起身外薦入長宮端率群職進握樞機寵以嘉名
進清秩領袖羣仙闡明經訓正史筆衆方翹翹期以
壽考永終吉天不憖遺一疾弗瘳遽終畢訃音四聞
九重震悼衆於邑矧在官聯清言光範日延抱曷寫
我哀效古陳詞寫胸臆

蘭湖先生哀辭

嗚呼科舉興而草澤無遺儒儒之書如五經四書非
不盛行於時然而孜孜講究者惟用於文詞以假途
榮宦不仕而能究心於聖賢之學者世亦鮮矣居蘭
湖先生憂良輔者豈非世之絕無而僅有者歟先生
名相餘姚人宋文莊公端裔孫生而天資近道年十
六七即慨然有志於孔孟之學年益長於道若有所
得謂學孔孟者當自朱子始朱子平生著述雖多其
大且要者論孟集註學庸章句或問四書而小學一
書又所以立大學之基本也其言明白雅馴初非難
曉者而初學之士或不能以約然無疑也於是本先
儒之說而附以己意文以淺近之言名曰四書小學
便蒙或爲之梓行予得而觀之嘆曰草澤之中科舉
之外世乃有斯人邪後獲與其從子刑科給事中時
孟寅同舉進士選入翰林爲庶吉士孟寅每爲予言
先生之爲人允其居家庭處鄉黨所言所行可稱述
者非一又知先生於聖賢書不但訓其義說其理而
已於是益嘆世之如先生者何其少也未幾時聞先
生捐館舍矣於乎而今而後豈復有斯人哉乃爲辭
以哀之辭曰受元陽兮明以清承貞則兮順以寧儀
古道兮在躬不汲汲兮利名世紛騖兮詞藻差獨酌
心兮聖經溯其源兮洙泗戒途兮紫陽之庭慨斯世
兮鮮儷冠玉容兮佩紫衡思其人兮何所虞山岌岌

兮齊江冷冷氣雖云散兮名弗可滅後千祀兮共人如生

彭處士哀辭

吾友彭彥甫出伯父東軒先生之訃命予爲之哀辭予於先生無一日之雅哀從何生哉昔程伊川狀明道之行謂識與不識者莫不哀傷夫識者哀之固也不識者哀之何哉噫其必有不面而神交非情而義感而出於聲音容貌之外者矣故不辭而爲之詞詞曰維少微之華光兮于吉之野有美一人兮隱若其下蔡醇醨兮服儒雅環里之人兮章德以化德不形兮知我寡山椒水湄兮以遊以沿水可飲兮田可稼想風流兮心獨寫宜壽考兮介純嘏苑閒爲兮天不假生教子鄉兮沒於祉嗟若人之雖亡兮中有存者

大司寇劉公哀辭

天順二年十二月十一　刑部尚書萬安劉公薨於京師里第　天子震悼百官公卿大夫士庶人聞者嘆息而未盡哀如喪其私親然嗚呼公之所以得此於人人者豈無其故哉公游殿試讀卷官也公每與人言及游恒見惜之固不敢謂公爲知己然已不啻謂非己知也方公在位時游未嘗一造門于及公以疾待告方一造拜而公已不能起矣嗚呼惜哉雖然游之所以不亟拜訪者非簡公也不敢以衆人待公也則於公之薨也又安敢以衆人哀公者哀公哉於是乎形諸辭以聲吾哀辭曰天之生公兮非爲劉宗帝之用公兮非以華公之躬豐年而豫儲時兮以待荒凶陛居而具舟楫兮以備濤風朝有正人兮孰敢喻我以發蒙國有仁賢兮孰敢謂其虛空衆喁喁以徯望兮方春在之日陡何一疾之弗起兮遂爲佛以長終天之意竟不可知兮羌欲問之而無從嗚呼哀哉我之哭公兮非止爲公

祭文

祭大司馬王公文

國家養士百年于茲嘉謀思報者誰信公生於遠方超出等夷謂古人之言必可期謂人世之事皆當爲名一登乎　天府身仰許於　皇家蓋公之節

遠恤其他已已之變事勢業業元兇餘黨鬨相糾結義切于衷及不在手手捽其髮嚙之以口激發人心危而而安自此公名布滿人寰駸駸進用所至著蹟門庭之寇一揮而斥經營四方于東于西勦頑踐凶止流飽饑讒人罔極翩翩緝緝乘機報復設穽于石天道昭昭事久終定起公於廢付以兵柄公奮其庸坐運廟籌首令嶺表安如中州振舉宏綱塞絕僭令突未及黔遂爾告病西歸故鄉豈躭閑適乎居于家心懸于國嗚呼居廟堂之近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非皆即是以贊公眞高平公後嗣克繼之惟公有之是以似之久厚公知曷以爲報尚竭心思紀公神道寄此香帛數千里程佈以斯文以奉平生尚饗

祭李淳士文

嗚呼世所謂貴貴莫如三公公居師保位重望崇世所謂富富莫如萬鍾公品第一祿厚秩穹名揚四海心術　九重一世之人孰德踰公得君如此其久委任如彼其隆天下方待其膏澤百師共仰其威風胡

木水之是變忽極夢之兆凶一疾弗起俄然告終計聞中外孰不怨恫某等幸居　禁近毋親德容賴扶持之有自咸涕泗之無從薄陳危酒用表哀悰

祭西昌蕭先生文

於惟先生一世令則出處關世道之升降言論示學者以標的其在太學也示教以身愛人以德文不取奇學必先識其在內閣也代言必辭秉筆必直言不苟同事多神益民方荷其陰受之賜士多賴其提拔之力相于人之詆誣乃無事而生隙仁賢盡爲之掃除氣勢亦隨之蕭索或伏歐刀之慘或受遼塞之禍幸其善念不至於盡忘猶俾先生全歸於鄉它嗚呼彼獨何心肆行胷臆貪天之功空人之閔嗟所得之幾何流惡聲于無極天有時而終定人至靈而難惑天日一旦開明暖昧于焉昭晰乾元奮獨斷之剛雷雨霈作解之澤什者以起疑者以釋雖先生之身不幸溘然先逝而先生之心則既坦然明白嗚呼一自先生正容易貫士氣日淪於卑卑事勢日陷乎岌岌講經者穿穴出於大道之旁摘辭者雕刻壞其本然

之質道德分裂鬼怪百出是則先生之出處存亡關乎世道之盈虛升降之消息念惟小子生於遐僻一經品題遂爾超懷念誦言之如昨緬儀形而不忒心常切於几筵跡久拘於仕籍期以歸省道經貴邑具一瓣之心香酒兩行之清泣衰守制以南還拘於禮而未克茲免喪而北上謹陳辭而寓敬望佳城而致奠報殊知於萬一仕慌尚饗

祭韓都御史文

嗚呼自古及今人才之生曰德曰才爲實爲能位皆隨時而可致望非積久而不成所謂望者必由歲月之資累夫豈旦夕之經營哉以　國家用之而展著其效遠近聞之而皆識其名如久旱之雨人望之而知其爲澤如積陰之星人見之而知其必晴其爲也如在山之虎豹其出也如逐雀之鷹鸇用之固足以威天下之事不用亦足以繫遠近之情泛觀一世斯人無幾公其庶乎今又已矣公年弱冠仍授風紀僅及立年遂總憲體首按江西令行禁止如霜之嚴如風之靡再殿嶺南民安盜弭如防斯遏如水既沉禁

華之政在江人口耳保障之恩淪廣人肌髓聞之者膽慄見之者氣俊謝華然於一世之依阿昭昭乎於衆人之諂詭以此致譽亦以此致毀喜固以此怒亦以此嗚呼自古聖賢亦或如此人之小人天之君子天乎天乎盍緩公死才之生也固不易哉望之成也尤爲難爾已而已而九原莫起更幾何年有此英偉嗚呼哀哉哀哀曰已哀雖衆同痛實切已因今了歸緘辭千里英英之靈庶其鑒只尚饗

祭用都御史文

惟兄與我同生海外供以文科北來出仕聯登　朝籍益敦鄉契同於一月之間並命超陞顯位兄爲都憲我爲學士大馳朝野之聲增重鄉邦之氣兄先我仕亦先我退家居十有二年得遂歸老之計憶惟癸巳之別至今僅及十歲前年之秋兄以書寄他無所言屬以後事豈意去秋訃音忽至肯憑無恙之論負我故人之意因兄所筆序以爲志更爲微之顯者庶其永傳於世於戲瀛渤之間瓊崖之地山川清淑物類華麗幾千萬年秀氣鍾華生我與兄蓋亦無愧兄

今已矣我輩衆所仰不能執紼以送又不克傾觴而酹聚首天南望風酒淚緘詞萬里命子代祭曰神交以心通誠死生之靡異嗚呼哀哉尚饗

祭周廷參編脩文

嗟嗟廷參謂君不壽耶則已年踰四旬方之顏子固爲過矣謂君爲不貴耶則官居七品力之王令固爲多矣所可恨者七旬之父番老六尺之孤尚稚學已優而未得可行之位以濟時道已明而未成一家之言以傳世善人命薄徐古則然彼哉何脩富貴長年豈足慰於人者顧得罪於上天天道茫昧無從質焉嗟嗟廷參天也奈何考其平生樂少苦多雕肝鏤腸以爲文章特施之於風雲花月未見用於清廟明堂矩行規步以端操履特稱之於親舊僚友未見知於秉鈞當矣嗚呼士之不遇乃士之常今蹲未江後尚可望惟未下壽而遽死在善人則深爲可傷然交於心苟無愧則命雖短而若長百歲亦死何以較重某生嶺南君居浙西均棲鄉魁均游虎閣繼入翰林又爲僚友每聞君言如飲醇酒和君之持守壯重步履舒徐恒秉心之精念是皆壽者之符豈意以游言之效遂飲恨以長殂嗚呼哀哉嗟嗟廷參何至於斯天耶人耶尚忍言之河水慨解旅櫬載歸隔行致奠聲吞泣書尚饗

祭吏部侍郎楊公文

嗚呼先生人中之鳳文中之虎其人則今其道則古一家之父子兄弟濟美聯芳一世之經學文名並帝門多慶紬金匱之書畢掌玉堂之署權貳天官之觚命爲延官端之間於德可謂不孤所志允爲無負所學者淳未洽於黔黎恩將推於祖父前朝之史番成嘗宁之春方注胡一疾而不起動四遠之哀慕喪我良朋居然寡助幸而後死行將歸去率僚屬以酹一觴表平生之衷愫尚饗

祭姚江戚編脩文湍墓文

嗚呼文湍剛勁之資豪放之氣高誼激切直上薄於雲天巨眼空濶每干視夫塵世凡衆人之賢好不足以動其心舉一世之交游少足以當其意於人之惡雖若不容於人之善未嘗有忌時發憤慨之辨藏於

罔不稱情間有罵座之狂毀譽皆有所試醉言無異於醒而質不違於背有憤世嫉邪之心有勇往敢爲之志嗚呼文湍之爲人殆古所謂陽必剛剛則必明而異夫陰必柔柔則必晦者耶僕也於君若有夙契特於衆人之中假以一頭之地始落落而難合終偲偲以交勵奈何用之不盡期而未遂命與心違中道而逝老我後死餘二十禩孰知寒淚之魂猶有舊交之誼乎來舟次江滸夢中彷彿如見報以風濤將至告以期使知迴避既而果如所言幸免覆溺

嗚呼文湍人傳君之爲神淫祭濤而享祀即今所不而徵之無乃兼司夫江湖之事原其神之所以有靈政由其心之無愧氣之畢也既落落其不凡氣之散也尚昭昭乎不昧其生也不盡用於明時其死也乃見錄於上帝嗚呼文湍交道之廢也久矣曰友曰朋如兄如弟指金石以爲期刑鷄犬而設誓腰首相望情態頓異雲泥隔則易交勢位乖則相忘況九疑之峰疑步有千丈之勢火炎炎於頂巔之時水清清於山巔之際半臂幾解遇許途遂轉而而迂宿醒未醒踰其閾即勝日以刺過門不入室又爲操戈之舉落穽不援手忍施下石之計親其身也逝邱況伍僵乎生爲人也尚然況下世乎文湍始終無二心生死同一致不忝爲聰明正直之神眞可謂英邁傑特之士絕想舊游稱人廣會一飲百十鍾揮毫數千字故即平生之素好用答故人之陰惠詩以寫不盡之情酒以侑有從之淚其別紙以焚化就宿草而澆酹伏惟英魂如在來鑒於是不鄙人世之凡言特設御醴之醇味嗚呼痛哉尚饗

祭裴秉中太守文

嗚呼衣兄不相見者踰二十年愛而莫親中心懸懸音光後會猶或可期豈期一朝溘焉長逝自茲以往再無見時念我年之亦老尚地下之是期念惟戊辰之祭始見兄于京師一見之頃即知衣知亶心期之妙契桓跂步以追隨幸而同官于朝朝夕相與期仁首以周旋日聯翩尸朝若既知兄出守語我送以賦詩不久而遄歸庶今交於未路豈知暫別之年即是永訣之日追想平生音容如昔仰遊從之地輒

幾思想之心念念不已戀戀至今爰因哭兄之死遂
爾惜兄之生有才而不盡川有志而不盡行彼哉爲
卿爲相夫豈盡其才能兄僅終於四品專守乎一城
充脫年之邁疾乃皆迷于物情嗚呼尚忍言哉言之
何及揮淚寫詞巾心於邑緘辭萬里表我交情哀哉
哀兄尚饗

祭先兄文

嗟我與兄少年失怙賴祖鞠育未幾亦故毋氏寡居
門戶單薄世情澆漓生理蕭索宗祀所繫在我二人

如鳥兩翼如車兩輪相依以成缺一不可我不可無
兄亦如兄之不可無我我出而化兄守以居內外相
責彼此相須毋老而病賴兄侍奉無內顧憂得以效
川兄營家業弟顯祖宗基構日固地望益崇毋也云
亡我歸自京不見我毋幸哉有兄別幾廿載始復相
見同處四年又復分散惟我兄弟同心協力餘四十
年始有今日方期掛冠同樂脫歲不意訃音倏然而
至病不侍藥卒不拊棺兄弟永別何無一言聞臨終
時呼我子意欲有言囑付於弟日不能言意已可
知我心默喻敢不遵依年近六十亦不爲天所可恨
者子姪俱小九原之下見祖與考爲道汝弟不負所
教昔與兄期早歸故里今兄旣逝弟歸何倚勉盡職
業未卽云歸惟子與姪成立是期兄弟二人一氣分
形死者非死生者非生人孰不死有後有先異時地
下期無靦顏嗚呼我祖我父世惟一身至我兄弟乃
有二人今姪與子又加以倍宗祀有承身後有繼兄
雖亡矣有存者焉彼哉負我付之蒼天弟身縶此心
已遠馳緘辭萬里以寫悲思南望長號　曾摧哀

哉痛哉再無見期尚饗

祭妻弟金鼎文

嗚呼鼎乎其何以死乎天賦汝以清粹之資不宜死
也帝降汝以聰悟之性不宜死也心孔仁而不傷乎
物不宜死也學方進而未底於成不宜死也不宜死
而死之豈非命乎百年之宗祀傳於汝不可死也千
金之基業屬於汝不可死也父已老而望汝以養不
可死也母已逝而冀汝以承不可死也不可死而死
之豈非天乎天乎命乎無從致請天不可諶命不可

必靜言思之我心如刺想汝平生之音容念汝平生之恩義愛我敬我情過兄弟盡心教汝期以有成誰知老天不從人欲姊兮旣亡弟也隨殁一雙愛及倂割我陽我猶云可汝父可傷有屋渠渠誰其與居有田畇畇誰其菑畬空一生之辛苦竟今日之何如嗚呼鼎乎汝其忍棄我而去九泉之下儻逢汝姊應道我之傷心情切切而不已憶其臨終之言頻囑我以覩汝今也汝亦繼亡我欲報之無所茲者試期已通我欲北行不能臨壙以盡我情聊寫斯文以表我衷

嗚呼鼎乎尚鑒此哉

弘治三年春三月望日男敦編次

天啓元年仲春望日七代宗孫爾穀重編

爾懿同編

穀男兆昌 期昌校訂

聖雨齋詩文集

57A

本書承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周孟侯先生全書序

周孟侯先生全書者明桐鄉明經名拱辰之所著也公羊墨史二卷南華真經影史九卷離騷草木史十卷聖雨齋詩文集十卷問魚篇二卷凡五種詩工於

琢辭哀感頑豔似長吉古錦囊所遺文散駢兼長造語奇而行氣又極浩瀚讀之如海天萬里搖蕩心胸又如發酉陽石室之藏緑字赤文非復人間所有晚歲所作渡浙江遇盜沈之水從

漁者得之故號曰問魚篇春秋之學先儒謂左氏不及公羊然祭仲行權衛輒拒父之類公羊謀論亦復不少何休有心護短著公羊墨守而康成發之可知立說偏徇適以召攻先生墨史

之作時加駁正不使邪說得害人心文筆雋妙與公羊如出一手夫同時魏冰叔著左傳經世其文不能效法左氏而先生著書論公羊獨能以公羊之體行之此則其才之大也先生善莊

騷嘗游粤東坐大榕樹下恍然有悟於漆園之旨取内七篇及秋水至樂注之時人目為莊聖逮所注離騷出時人又目為騷聖其注莊曰影史者取神遺貌求之若無若有之間覺當年栩

栩蝶蒐夢中猶在其注騷曰草木史者義在表孤芳而懲衆穢目為蕭艾辱甚刑誅號曰芷蘭榮踰華衮草木無知難逃史筆而況於人盖亦春秋之志也先生生當明季懐才不遇性好遠游薊北嶺南探奇畧遍閲歷既廣詩文用能大放厥辭居家篤於孝友有弟耽佚樂不肯讀書先生引咎自責弟終悔悟公羊墨史論鄭伯克段曰弟不中道則兄事之所以養其敬也斯言

也殆即先生自道其家庭之所得力耶明季士大夫沈溺財貨見事每膠固而鮮通夫滯於有者非逍遥齊物之説孰能空之先生之注莊猶醫者用峻劑以蕩滌腸胃使去宿垢而生清虚

庶沈疴豁然可愈晚丁國變遁
跡窮鄉當事屢徵之不起自謂
所欠惟有一死讀其揮盃勸孤
影詩一往沈痛彷彿三閭大夫
行吟澤畔幾幾乎欲抱石而沈
淵矣孟子言頌詩讀書必推本

論世苟不論先生之世孰知其
連篇累牘墨瀋淋漓無非草莽
孤臣血淚之所漬昔隋之亡也
有文中子宋之亾也有深甯叟
存斯文於草野皆為天心所繫
之人先生非即其流亞歟先生

嘗遇漳浦黃忠端公於南昌把
辟論文歎為奇才漳浦所著書
奇變猶鬼神之不可測先生筆
力似之天生豪傑有所性之同
故一見即深相契合逮其後漳
浦致命而遂志先生養晦以全

身則所處之位異也先生有子
曰寀能讀父書手校付之剞劂
歲久漫漶其六世孫踴潛以清
暨七世孫桂等相繼重刊書各
有序總序未具介予友沈君退
甫以屬予予不辭而為序之如

此
道光二十有六年歲在柔兆敦
牂五月既望後學烏程孫燮序
越一年九月中旬三日後學東
海俞承德書

總序

湯晉苑刻

周孟侯先生傳

吳江顧有孝撰

先生諱拱辰字孟侯檇李桐川人世居姑蘇鷄哥巷濂溪坊濂溪嫡裔也其八代祖贅長洲蔣尚書家襲其姓高王父因重役之桐川因家焉大王父一同萬歷壬辰歲進士復姓周父雍母沈氏夢神人授五色符吞之生先生值世業中落家徒壁立鹽齏樂道晏如也畜異書數十種質衣購得之手自纂錄寒暑晦明不輟累楮萬餘凡一句一字手追心篆精明如指上螺性穎悟一寓目終身勿忘有志經世七入棘闈皆報罷鬱鬱不自得

傳

岸幘潦倒不知青眼所在以不得同李密讀牛角漢書爲恨先生自言少時夢拾古硯生花又夢一麟大如牛降其庭而魚頭麟龍種也而無角瑞物而不爲世用良有然與性嗜騷陋漢宋諸家別著離騷草木史好讀莊子著莊子影史又著公羊墨史又以身世脆促虛生浪死何益強力男子當證金剛不壞身耳晚焚筆硯耑精釋典自言於最上乘幾幾遇之著金剛帝史凡若干卷先生好牛馬走百粵燕豫名山幾徧遊南昌時遇石齋黃先生於滕王閣出所著賦若干篇讀之一一稱善曰此今日江鮑何得久塵麓中親爲之製序嘗自言生平

快心事有七遇延津酹酒呼雙龍快一遊五羊城飽嚼荔枝快二踞榕亭啜茗注莊子快三登扶胥嚼酒看海門大閱快四渡錢江遇綠林書畫綺語一空快五作遊仙詞箕仙盜我詩快六登滕王閣遇石齋先生把臂論文快七見俗人白日欲寢遇韻士名流羽人高衲把酒命騷笑譚日夕不倦少年喜任俠以逢兇人牴觸而敗自後折節爲恭益自敦勉弟妹四人一出嫁而貧母命老婢朝夕送饋謂母曰毋苦也只多一弟耳何害并其甥迎養之弟某不肯竟學喜佚遊以兄事之卒以終好其孝友姻睦皆類此語及忠孝節烈咨嗟咏歎不啻口

傳

間人過失代爲腹痛兩佐纂脩可得官賓薦可得官皆棄去時值　大兵南下避地窮鄉比少定檄諸應貢者署職先生曰休矣吾第欠一死耳尚知身外哉哭歌不輟益頹唐自放慕陶淵明爲人賦揮杯勸孤影詩自侑其略云此影落人間如鶴在雞羣澆汝一杯酒我醉爾亦醺宛然醉龍蛻縱橫不可馴爾毋暫離我惟爾知我心又云宇宙大如許覓伴不可得把爵勸爾酒與爾締知識夜深山月微依稀聞啜泣孤衷白不成淚痕同草濕又作感秋雜咏百首皆三閭哀郢之意君子讀其辭復其旨有餘恫焉

周孟侯先生全書總目

總目

公羊墨史
南華眞經影史
離騷草木史
聖雨齋詩文集
問魚篇

聖雨齋詩文集

光緒元年三月補刊

聖雨齋詩文集序

側聞工自賣裘而不售士自辨譽而不信蓋靈奇之自虧豈賓名之或吝鶴老者聲卑鸞叱者彩蕣自古以然矣乃有採珠炎浦濯錦成都明月剖出珍逾鮫淚妬羅織就巧費靈梭覿殊勝而色拓御異寶而心孤侏儒所以腹果季女所以茹荼也季遠黃序

一

風夷騷雅斯寢報中央之帝日鑿相仍築貢高之城雲梯紛軫原氏之家學無聞杞國之衣裳用燼拾鳳苞於虞閣遺咂毳毛採龍甲於夏宮貽譏蛇瀋微言或墮於斯為甚矣夫才以德根質由華劭東里練麻美而不尊贅壻文錦醜而登廟驅屋樓以入毫析非馬而觀妙十尺之霄珥怪乃高

懸千丈之筆星奇而欲嘯斯固牛衣之子
緬蘭自芬狗監之駑用圭入告也然而龍
垤敷有鰥之言罝網發閎天之迹時泰則
兆以運開遇窮則理因事格妖鯷戰而衰
鳳彌飢神鳥牽而雷精嘆厄由斯以觀莘
犁遍野無由邀帝以簡在之心胥靡滿途
不能人贈以賚良之夢蕩雄虹於層霍固

山靈之所唾曳珵美於寒礫亦荆民之所
痛也其有特達言知怛呼行惻並好士於
平仲悲色三千接歡奇于子午雄篇三百
斯固作者之苦心端乎先覺之有責歟孟
侯周子僑盼菰蘆文壇細柳行己狂狷之
衡議道雄雌之紐稽中散之鳳醒玉者猶
玉蔡中郎之龍醉酒者猶酒加以足底萬
里胸中八斗腐刑馬走九嶷歷乎會稽犢
視蟹精蜀亭接乎女丑命詞賦則六朝餉
藻給筆札則五侯倩手莫不空中潑墨點
點桃花嘒裏飛元言言蝌蚪而猶雞羣混
迹漁釣藏身販黃絹於楊修娥碑冷澹訪
珠船于米芾照乘長淪此固同調者因而
齒冷致惜者代為哀焚也歟且夫風雨動

魚龍之興禮樂感君子之心麟鬬野而彗
星出蠶咽絲而商絃吟既首山之銅能鳴
洛磬穿池上之鐵不躍蕤賓者乎嗟乎扶
桑流景炤徹少日之邦王鼓傳聲驚破無
雷之國苗盲聾之載塗直大光之無色矣
不穀天刑之民逢君聖人之僕慶于野於
同人考日新乎大畜而我出子虞汝慧乎

木磨軒轅之鏡欲埽陰霾嘗神農之藥屢而中毒懷多漆室之愁私附狐狸之哭已獲肝膽之一條何惑升沈之殊局若夫管輯九苞書成一角漢伯喈之賞詩細長於論衡晉崔豹之注古今優於七畧豈可使孟堅真本長貯胡蘆范曄十志輩以覆蠟哉若技成風假化宋人之鼻爲汝削若才

牧馬假化隱朋之舌爲汝巒相視而笑文其在茲

崇禎丁丑黃道周題於滕王閣

聖雨齋詩文集序

余讀書金門山萬竹中負雪懷風就花待月聲徹昏曉不休興到則呼酒澆之一斗六碗有時閉閤下棲每旬月不飲一葉取所藏書縱觀之見所新較善

卒急取而相訂猶記二十年間得吳興楚辭一種乃為陸仲昭周孟侯評注擊節歎賞此時有此下酒物真一斗不足多也鐙光竹影之下使屈靈均惝恍懷恨之氣寂然呼之或出即使郭象注莊道元注水不是過也余竊歎宇內有此異人他日躡跡吳越間安得携斗酒共相痛飲快讀耶戊子秋李古睦而周子展臣為李庚生先生首取士授富春廣文

時以載活尚奇右與抗言談昔出其尊人所著雨齋詩文集一帙余受而讀之即二十年前注鐙之周孟侯先生也且驚且喜因思漢武帝讀司馬長卿上林賦飄飄有

淩雲氣曰恨不与此人同時哉
可見文章一道曠世足以杯感
天子之為動色何況蕭蘆中
人反覺吾世而失之乎足令之
餘靜心流覽其吊宗將軍赤
鸚鵡走馬岡諸篇幽奇悲憤

得離騷之神其孤憤命篇諸
詩悽愴蒼涼得九歌之氣降
而近體溫而切令或如塞蛩
泣雨或如孤鴻叫霜皆有宋
大夫之遺響焉余時抱痛弱
息之殤作楚寢不成夢泣
不成聲悼金鑾之太慧傷道
韞之不還賦楚些而難招向
青天而莫問明月在天人影
在地有聲歎之如出窗間叢
竹間為之慘然以悲情然以
恐不覺掩卷太息曰周先生

移我情矣
順治壬辰七月既望天中張瑄
藍孺氏題

蓋聞光動斗墟觸蛟龍者有自風微阿閣拜鳳皇者何人矧夫皇苓滿耳挹流水以誰孫蕭艾升堂進國香而不御所以康球擲藻於滄江劉蛻瘞文於兕率其為孤憤可勝道哉況如僕者七尺昂藏半生孟浪披

裘五月空笑拾金獻賦千年幾同操瑟每欲劇跡人世睎髮山阿而文新不表昔人所恥家傳箱帙夙負書淫冀得臥一丘擁萬卷倩彩筆薦名山然後仰凌惠翟刊金石以長留高揖巢繇拂煙霞而徑去人世齷齪蕣此已間性酷嗜飲每憂廉及生前中聖觴傾伯有之樽死後舍蘭醉入王戎之墓吾願足矣又何羨焉若夫渙不償綱因而釣璜細草勞牛緣之扣角昔賢之殘興意外之晚收人壽幾何安能長待筆硯焚餘性靈狼藉率爾吟嘯無所取裁為仙為鬼亦復何心畫兎畫蛇惟人所

命嗟乎王孫血盡賦沈白玉之樓鄴下才高竟隋遮須之國文人命薄自古以然余又何人能無自引登木薦醜匪士也驕甘作穽之憂心悄矣同胥靡之罪人何時圖夢覺漢翻之知已幸有青蠅

叙

余門人周子展臣友敎冨春雲間偉南頃子亟言其尊人孟侯先生博雅才士沈氏青箱洵有淵源因索所著莊注二卷讀之相與

驚嘆孤離迥與一皆郭向之所未有欲以之後學以官書旁午未即後業已又得其詩賦古文辭讀之不啻彩筆一枝停然照世而已耻為苟同而孤離自放如獅子獨

行不求伴侶予乃益歎士之不足以盡孟侯也夫所謂不盡者何也其文心空濛高寄不在物內不在物外之物而今人古人與後來千百世之文人所受胎於其中而

不得者也則孤離之說也語曰刀之制物也以其切之也其入之深也以其離之也必剪靈運之鬚為真文士割麻姑之爪為真僊人豈不戇哉且使千百世之文人皆死於其雾持是

以觀孟侯于賦似六朝而離於六朝於詩似李賀李侗而離於李賀李侗於古文詞似六朝唐宋諸大家而離于六朝唐宋諸大家不敢以目襲之路自予而又不欲留曰襲之路以予人常若胸中有一無盡者以為之地而放於無窮今夫鳥之蜚也必有路而不繩路以稽來魚之遊也必有程而不留程以待物則因子所謂不肯寄人廡下獨以其蒼靈窈冥之氣前

呼古人後呼來者而蕭條高寄於空外乎孟侯著書最富莊注而外有離騷公穀數種一皆孤離迥特為必傳之書今大參秋水馬公與吾周子謀悉梓之他日一一示我樂見文章之道無盡而益知浚于百年文士之心之無盡有如斯也

盟津友弟李際期撰并書

聖雨齋詩文集目錄

古構李周拱辰孟侯著　男　宋螺菴手纂

孫男　元釜銘五
雲杼緗雯　編次

吳江顧有孝茂倫
歸安鈕緒生起文　評點
太倉王　撰隨菴
烏程沈攀鱗赤符　校正

卷之一

四言古詩

孤憤篇

命愁篇

五言古詩

仙源三婦艷二首

采蓮曲三首

廣采蓮曲

從軍五更轉五首

采桑度六首

去婦怨五首

覽古詩二十八首

古意

贈陸仲昭

福田寺禮石佛

宿壽聖塔

七言古詩

染絲上春機

補怨碑詩

迎郎鼓

項王哭

春夜曲

步罡引

南山行

美人梳頭歌

野行

慈竹菴聽尼僧彈孔雀

龍宮花燭詞

哀陸表甥仲輿

和楊鐵崖先生花遊曲

聽黃公石彈琴

金陵別酒母

琵琶詞和陸仲昭

種竹

賦得幾迴天上葬神仙
踏浪歌
劒浦吟送林吉甫歸閩
霜天曉
看美人蹋踘
卷之二
五言律詩
庭陰
坐棲雲上人禪房
田家六首

遇苗鍊師隨有楚遊之約
過唐靈水園
項伯常大行見訪值雨
送薛參戎歸秦
秋泛
題田父壁三首
錢塘懷古二首
與沈武韓夜話
新婚詩貽吳閶生二首
看孫將軍洗馬

題白霞巖禪院
過戒先上人蘭若
朱竹和鄧明府
秋閨三首
贈仙人程公爲
訪方鍊師不遇
春日江行二首
慧雲寺弔元著法師
客潯上
秋望

題宋山人草廬
同沈素如錢君選沈武韓過張氏園亭三首
效孟郊體
寓閩杭川郎事
客汀遇紅夷人談其國土風漫有此述三首
粵南仲秋展宋丞相陸秀夫祠
宿非岸上人精藍
五言排律
續會眞詩三十韻
續變童詩

讀書繡溪里二十韻
七言律詩
浮家妓
送錢抱沖先生備兵舟西
撥悶三首
登青戍壽聖塔二首
白燕同仲昭作二首
水中雁字和唐雪鴻十首
登青戍寶閣
秋日過振琳上人行窆

白雀寺代姬人送別
無題三首
慈竹菴看度小尼
姑蘇懷古
五大夫松和須日華老師二首
即事
同顧珍甫宋玉鉉錢翼之陸仲與挾美人夜泛
春日漫典三首
春暮送友人北遊
哭陸二仲昭二首
過廢道院
秋日漫典五首
幽居二首
落花詩八首
挽孝烈女張氏二首
鐵菴梅竹詩
卷之三
五言絕句
題畫
秋閨二首

咏螢二首
秋雪懷友
臥病鶩香閣二首
七言絕句
寄園詩八首
田居三首
看花臺懷古二首
從軍行三首
美人春睡和王平叔
夏日閨情二首

塞下曲四首
續小遊仙詩五十首
釣詩十一字和唐雪鴻
感興二首
脫金子藍珂夫人瑞芬
陸陵茶亭遇糠和尚三首
挽陸陵大佛寺僧頤伯四首
宮怨八十首

卷之四

詩餘

生查子 除夕
昭君怨 秋思
點絳唇 月下老僧操琴供佛時某姬預坐
應天長 補鏹
采桑子 古意
相見歡 惜花
攤破浣溪沙 席上贈妓
謁金門 春晚
西江月 漫興
又 講席

菩薩蠻 代姬人送別
柳梢青 移居
杏花天 蠶婦
怨王孫 春暮
鷓鴣天 旅舟
又 漁婦
西江月 咏白牡丹
浪淘沙 野驛
玉樓春 老僧
踏莎行 哭陸仲昭

玉樓春 妓館
天仙子 賦得縹渺孤鴻影
行香子 書道士壁
雨中花 端午
漁家傲 垂虹橋夜泊
蝶戀花 讀邯鄲記
又 山行
破陣子 秋閨
江神子 龍居巷小尼
南鄉子 七夕

千秋歲引　展羅漢圖
長亭怨慢　雨懷
金人捧露盤　宗將軍祠
江城梅花引　秋閨
海江紅　咏劍
齊天樂　戲題箕仙
水調歌頭　鷲香閣驟雨同諸上人咏
又　讀莊子
念奴嬌　無題
又　壽閔兵尚

八聲甘州　送道者
滿庭芳　病鸚鵡
雲仙引　廣秋聲
水龍吟　鞦韆
一剪紅　泥馬岡懷古
鑽窗裏　延津懷古
賀新郎　感秋
又　弔岳墓
又　送錢抱沖先生兵備粵西
慶春澤　舟居端午
永遇樂　送秋
惜餘春慢　壽蕭開府
沁園春　讀釣臺集
大聖樂　再讀釣臺集
沁園春　題影鏡
又　美人指甲
風流子　春雪
蘭陵王　自述
摸魚兒　徐王廟
寶鼎現　送春

綠頭鴨　明妃詞
十二時　自壽

卷之五

賦

雙鑰引鳳贈陸大勝
危樓讀書
感秋
粵遊
繡溪橋弔宗將軍
田居

七日郝隆晒書
煙波釣艇
煎茶
甯戚飯牛
卷之六
賦
戍上雙塔
後戍上雙塔
菜釜生魚贈須日華老師
尼山履

歸瘞言愁
赤鷺鷥
浣沙石
語溪走馬圖
蜉蝣
盆裏紅梅
卷之七
文
楚辭新疏序
文鈔序

送司李藍孺張公膺召北上序
宓氏詩經註序
黃公石詩稿序
黃侯字桐紀序
同唐司馬登滕王閣序
送吳子十三孝廉北上序
過陸昭仲園亭序
寶雞山人文集序
重修阜林昌文橋碑記
甑山里放生碑記

放生河悠然亭記
蠶母碑記
鐵塔塘漏澤園碑記
桐邑重修關廟碑記
睦陵南關茶亭新塑關神碑記
重修青戍壽聖院塔碑記
寶閣禪院重修普光明殿記
明妃篇小引
卷之八
文

青戍孝烈張女傳
義烈吳重光傳
贈公馮熙宇先生傳
陸徵君仲昭傳
節壽馮母王太夫人傳
馮母傅淑人傳
擬東方朔重罵鬼書
擬曹孟德爲蒼舒聘禰書
與從弟君房書
與己兒

廣無鬼論
迎揭邑大夫張啟
上楊翰苑啟
謝劉按臺薦啟
候祭酒文啟
再候大總府鄭啟
別歐都閫啟
答漆明府賀壽啟
擬羣臣賀龍舟瑞雪表
擬虢國夫人新第成謝表
鸚鵡訴寒詔放還隴山謝表
擬周穆王賜姓盛姬族爲痛氏敕

卷之九

文

留白村廟碑
阜林眞武行宮碑
普慈菴重新梵像碑
繡溪里放生碑
惠雲寺續雪佛碑
後雪佛碑

睦陵東關重葺文昌閣碑
戲爲南柯郡太守前槐安駙馬淳于棼德政碑
擬秦家宮人怨碑
甘露菴普同塔碑銘
魚籃觀音頌
福田寺三石佛讚
勝國陳佑母張氏剪髮讚
諸節婦讚
壬午從亡諸臣讚
甲申殉鼎諸臣讚

卷之十

文

擬討女人國王亞瑪作搦檄
擬王母蟠桃再熟揭
戲爲鱷魚對
鯁魚彈蟹文
犂大王生祠上梁文

參評姓氏

程　棅杓石、金璞玉柳城　浦爲琛甄玉
姚文燮彥昭　蔡方炳九霞　金式玉藍珂

梁清標玉立　姜希轍定菴　張拱乾九臨
曹　溶倦圃　王士正阮亭　宋實穎既庭
魏學渠青城　任辰旦待菴　繆　彤念齋
王澤宏昊廬　宗元鼎梅岑　徐乾學健菴
尤　侗悔菴　徐　倬方虎　顏光敏脩來
錢肅潤十峯　王鴻緒儼齋　方象瑛渭仁
黃　雲仙裳　趙吉士天羽　王　載咸平
曾　燦青藜　董　俞蒼水　邱象隨季貞
陸元輔翼王　陳啟源長發　惠周惕元龍
許　虬竹隱　彭定求訪廉　吳　蕭虞升
潘　鏐雙南　宗學曾德永　吳　搉超士
顧　汧伊在　王　揆藻儒　王　揆端士
顧　湄伊人　顧　樵樵水　王　據虹友
王　抃懌民　顧　藻懿樸

聖雨齋詩集卷之一

古檇李周拱辰孟侯著

七世孫 杰 楠 桂 楨 楚 材 榮 翰

八世孫 士燮 士獨 士熊 士照 士煌 士煜 士勳 士烈 士炳

重校刊

四言古詩

孤憤篇

騏驥不言談者爲價今之相者分舉肥非其質

矣曼倩長貧侏儒短飽亦古今之通患耶憫奇思之不售獨抑鬱而誰語作孤憤篇

南山生苗數寸凌煙北澗有松百丈淪淵擯衞道傷揖艾升堂採菱伐木皇考蔦鷃豈無守戶敕彼雕虎豈無司晨命彼桑扈金舟揚波玉馬策途昆刀刈楚珉鏡覆壺抱管吹銅操羽伐鼓謂器不良戮此庸賈釣鯉切汀罾麋中庭飼猿荆蠻悅鳥韶英膾蚓作羹心知其恣斧蒿爲宮不如其露鴟巢鴞聽胡以充堪梟蔦鬱乳寧饑不舍斗水藏蛟方檻檻鳳寧縶衆雛精靈亦痛

命愁篇

野每春其必華草無朝而遺露人之脆也藏舟幾何況行路實難而人生長勤每一念之百端交集作命愁篇

擊壺長歌人生奈何茹荼則苦食梅酸多搖搖懸旌促促靡逐疇卜而臧費此握粟鵬雛欲舉長此網羅長松摈霄遭彼斧柯石上藝黍井中鴆藥蟻穴攻駒蜂房乳鵲揚帆天河何以航之月中斧薪梯將焉施淅米刀頭炊粱臼杵槌國珥貂蕉園射雉謂河不廣漑淚益之謂山不高摘髮絮之椿長菌短各否各然蜉蝣何爲與龜憂年物促候遒一往絕絕今人古人水流波閱天地不

矣曼倩長貧侏儒短飽亦古今之通患耶憫奇思之不售獨抑鬱而誰語作孤憤篇

南山生苗數寸凌煙北澗有松百丈淪淵擯衞道傷揖艾升堂採菱伐木皇考蔦鷃豈無守戶敕彼雕虎豈無司晨命彼桑扈金舟揚波玉馬策途昆刀刈楚珉鏡覆壺抱管吹銅操羽伐鼓謂器不良戮此庸賈釣鯉切汀罾麋中庭飼猿荆蠻悅鳥韶英膾蚓作羹心知其恣斧蒿爲宮不如其露鴟巢鴞聽胡以充堪梟蔦鬱乳寧饑不舍斗水藏蛟方檻檻鳳寧縶衆雛精靈亦痛

命愁篇

仁人生實難豈無蔗酹愁不能餐

五言古詩

仙源三婦艷

大婦守丹牀中婦踏支機小婦獨無事濯瓶雙魚洗脂水棄天河至今香未已

大婦斧月薪中婦烹神鯉小婦獨無事杯調鳳凰乳鴛鴦須冰絲攜筐絡簪雨（遠異記神女攬蓋雨爲冰絲四雨贈沈約）

采蓮曲

采蓮路欲迷採入花深處蓮子如妾心含情向誰語蓮葉間花紅迎風亂別緒中有絲相通莫嫌隔彼此

采蓮飾綠陛。綠蔭涼風起。蓮花不自持。低回拂清水。儂心如蓮心。歡情似蓮子。歡情何太多。儂心苦欲死。

采蓮新刺多。搴我羅衫亂。搖櫓還逕遲。貪看垂楊畔。垂楊驕玉驄。吹來笑語濃。相逢忽相憶。藕斷絲還空。

廣采蓮曲

采蓮復采蓮。江北江南岸。荷香吹滿衣。花深人不見。綠陰碧天空。菜繁西風戰。貼水葉如錢。願買郎情轉。紉佩葉爲衣。長短隨郎翦。鬢可簪郎髮。根可爲郎膳。子報郎心清。絲結郎心變。落瓣拂郎巾。蓮房守郎院。復有蓮幹長。醉郎碧筒勸。

從軍五更轉

一更戍樓空。颯颯來嚴風。戰血殷四野。染月臙脂紅。

二更山月微。凍宇霜霏霏。愁人把蘆管。吹霜霜倒飛。

三更夜警辛。一雁過城闉。含將閨裏夢。遞與枕戈人。

四更煙似褚。天低可倚杵。鬼火依草白。老烏作人語。

五更月低向曉光動。穹帳七星悄。不見落在刀環上。

采桑度

蛾子緣於蟻。引蒿植羅帷。攜筐出採桑。鬢影風吹亂。阿嫂不暇飯。中夜急蠶理。小姑治新妝。蛾眉長幾許。黃鸝啼欲低。薔薇開欲落。養風三七時。不知羅袖薄。

東家蜘蛛飛。西家春蠶餓。蛛飛伯花盡。蠶餓伯葉稀。采桑復懷人。顏色鎮憔悴。應知桑上露。是妾眼中淚。辛苦理蠶箔。纏綿會有時。野蛾化作繭。不那亂絲。

去婦怨

結褵事君子。期以永不移。蚯蚓出草際。新來滿腹泥。與郎百種情。春風徒一擲。石冷尚可抱。郎心冷於石。與我黃金玦。奪我紅鬟席。殺我比目魚。相對不成匹。遮莫郎畫眉。美好須臾變。還問舊時盟。期郎一回盼。踏躇下君堂。猶是君前步。此去何時逢。夢裏薩蕪路。

覽古詩

女媧帝天下。有三女臣焉。謀類功臣廟。配享旌北賢。恐惱媧皇靈。雷劍吼胡祆。緯書媧命娥陵氏制都良管以合日月星辰又命隨王作笙簧天下之音命聖氏爲班管以後人發媧皇陵雷劍驚吼而止又咄哉鸚鵡妖。竄帝而自立。陰狐蝕太清。穢血濺媧石。欲烹兩伏雌。千秋定君極。寧塌西北天。所成女人國。

其二

庸人救已溺。至人防未然。豈有災不肖。垂晚思其愆。舜暴陽盱極。鯀至羽淵。胡爲罪已詔。遲之至七年。災祲必有以。責躬良獨艱。堯湯非聖人。病劇申藥言。吾笑商辛。帝歸獄於其天。

其三

甲子際龍戰呂尚奮英賤心知五大夫丈雪進糜粥（出太公兵書）豐功開上爵建旃灑廟牧東海龍王女售嫁西海曲賢牧廢飛行入夢當路哭姬王趣之來假道成花燭蛟力能蹴海雷車斂高旭下邑有神君流威到龍旂

其四

虞瞳垂髦年瀟灑蒼梧野二妃隨狩行號天血爲灑至今湘江竹班班淚痕寫或有疑者二妃故靈殊龍工救舜溺至令自淪胥純狐乃羿婦背夫奔月居羿能落九日不能射蟾蜍是非紛難詰於理將焉取寧聽燕子

言勿信流鶯語

其五

穆滿好遠遊縱轡瑤池宮右車挾盛姬左車挾井公赤烏酬百斛酒氣醉四空道逢雨雪瀌路澀不可攻辛苦吹玉笛霜色開高春如何盛夫人倉卒臥廣柳雲中子龍進愁腸裂冰厚一到崑崙巨寶膳紛相誘夢綠爲鼓瑟四非爲蠏佝偷眼覷西王種種髮盈首雖有不死藥何如溫柔鄉天上葬神仙盛姬化女殤適知千歲桃不値一杯酒欲把重璧淚相拵侚王母（穆天子傳盛姬卒重璧之地天子哭隨之）高歌再三歎風露滿衣肘

其六

古有戎夷者行道之魯谷天寒乃後門雨雪及牛目促衿肘驚鶉凍風餐餒腹相顧謂弟子我爾生不獨而我國士也借死以自易弟子冷然笑口是心則非豈有不肯人能與國士衣併服陷弟子立僵追夷齊至今祝其國鳳凰不忍棲

其七

闔廬怒楚昭三戰及郢市爰有吹篪者舊戈請前士王竄臣妾奔鞭尸雪親恥倒行逆施之其顏若有泚鞭尸有兩人其一太宰嚭借問爾何爲亦云爲親耳大忠與

大佞不可爲道里試思舉鞭時淸夜爲黎齒

其八

三星入虛危贅壻起凶軫攙楚奠周紀匈匈奮精英答功城小穀擊鐘振王靈若何管俯者逋逃爲楚卿（左傳齊桓）（子七人爲七大夫於是管佾晉敬仲子入楚頁有深意）其父爲處虎適子肯豎武周旋七大夫豈不繩乃祉苞稂亂叢叢落日悲懸鼓

其九

趙襄橋上過馬踏人影怒拽之適義士俳惋了無術再拜請襄衣願得畢其愫捉劒毒吞呼髮豎衆星星擊衣血濺出襄魄已震崩回車五步死豈曰寶鬼能昔有哭

夫者號慟城爲崩自來千尺土不勝一寸誠此衣鄉橋下至今吹風腥

其十

湘潭有誼士荷衣紛歲晚與君約成言黃昏以爲期中道忽他志衆婦詠蛾眉苦不可聊抱石自沈溺殞石詎甘之愁固重於石幽篁元猿啼山鬼乘文狸秋月亦避明霞風吹江離髑髏夜半語猶似行唫時

其十一

魯國有貴女云是公姑姊標梅大過時將隨秋草死一旦壻郗君考年七十矣問誰爲良媒云是季武子傳出左注

襄公二十年春蘆絮撲髻髮升車再三歎七十咏秋駒桃花爲厚顏晚嫁亦悲琴新婦何相負晚遇亦風雲志士何必醜所以釣渭人悵坐秋風守

其十二

孔子不語怪仙術寡所詳弟子有施存白豹披天閶滇州策杖叟地下脩文郎至人原不死精靈浩無方出眞誥軒轅去不遠騎龍與雲長素臣纂脩畢天風整衣裳

其十三

季札輕吳祚發冢耕諸郊及乎聘上國陸離芙容刀兩度晤徐君生死不可招帶劍上丘壟白楊吹蕭蕭愛寶而僞心達人殊不屑脫劍挂樹枝肝膽皎如雪漆炬燒松花芙蓉黯青血詎倘泉下人留心照明月

其十四

國城人所私久旅亦不妙迭處迭去之前後自成弔吡哉齊景公癡情不可療古而無死者簒篡方野造君臣相對泣涕滿牛山道迢然晏平仲空山發孤笑

其十五

七侯鶩厚葬齊池火熒熒金鳧雜繡彝劍鼓紛縱橫墨子棺三寸薄親嗤天刑及乎見荊王衣錦吹玉笙賢者不可測大聲呼侈盈戮尸辱生我腐財費招魂贏葬即

此意勿笑楊王孫

其十六

子胥裁鐲鏤抉眼懸吳棟魂化浙江潮天地爲震動把臂呼文種爾可來予從文種掉頭笑我豈與爾同爾主漁色敗吾君成大功爵劒酒恨血吾劒餘清風有何不平怨朝夕勞忡忡胥默踏潮去紅日黯江東

其十七

古人有絕技能落空中禽禽亦熒服之不敢愛其生豈日攻群能賓名以自飾橫槊與賦詩纔不負飲食不見賈子婦三年坐成翼行高射得雉乃始一笑言爲語有

志士寂寂何得爾人生須有才適可私妻子

其十八

吾笑鄭伯有嗜酒棄厥身死後敢爲厲酒氣猶觸人醉魄葬斗城高墳已爲薪何如子產兄爛醉稱天民（出列子）酒星所不祟偏喜無位人古云酒猶兵不可一日去禍福自求之於人亦何與悲涼壑谷鐘至今出紅涕

其十九

專諸盛意氣虐人如囚奴一往狂遲時膽落新婦呼長者豈畏內答言殊有故色勇與骨勇鼓行乏餘步一呼即歸休所以養其怒七首裹短衫秋風吹古路

其二十

魚老化爲鳧瓜老化爲魚前身與後身留蛻紛塡渠田間簑笠翁寒蓬吹面紫借問爾何人范氏中行子糞英不久榮涼德天勿理圓蒼浩漫漫劫灰成馬矢達哉竇幸言人化何日已

其二十一

誰謂文士弱不及一悍兵不見魯連子射書破聊城燕將三日哭千雉拉然崩陰虹暗白日搖筆千人鶩問歲故英妙云纔十二齡綺髮方覆額日月懸其名（出陳亮酹秋）日記當日自有書國長嘯登遊廓彼哉蒼蠅聲（策中後人擬作也）

其二十二

昔日李丞相逐客作秦傳燒書及坑儒種種酷無度寧知飲劍時誤秦乃自誤吾欲牽黃犬招魂丞相墓古人曾有言功名草頭露迺知性惡論或爲斯人著記得初相時其師爲輟筋（語云李斯相秦其師輟筋）

其二十三

商山有四皓高節挺不字漢自有儲皇出山乃多事卓哉淮陽老不愧隱中龍未知秦鹿走焉知馬上翁或云茹芝叟赤松曾把臂不辭猿鶴怨亦爲留侯地事成攜于歸白雲杳無際

其二十四

每憐王孫餓詎是漂母慈丈夫不自食姑以飯愧之果腹不知醜俠士所諾惡叱之出胯下亦以整其怒取履良有謂辱膀寧無因倨侮之卿至幻出疑一人吾欲錯少年黃石同配饗大恩與大儲成我原無兩淮水日湯湯英風同一仰

其二十五

漢武坐廣殿西王遠來賓玉盤餉桃實葉葉蓬萊雲五色露猶泫香觸不可聞是即不死藥綏山亦貶價瑤池桃一顆值一漢天下我時窗隙窺拾核大如瓜誤聽阿

丹言恨不攜種家甲子剛三千如種應已花蜂蝶還白笑與寵商年華

其二十六

成都馬卿宅四壁空無鄰風雨繞琴牀賦成屯煙雲寡鳳思述凰作客奔文君酒肆爲滌器綠鬢香不任顧影戛朱紱桃花亂紛紛漢武何足數憐才惟美人我日醉騷雅作賦能倚馬知音復何人孤琴餘一我勤酒入臨卭誰能當壚者

其二十七

有女顏如花慈明之愛淑金翹壻陰喻比肩艷雙玉燕

羽忽差池美秀悲無祿父也不諒只投纓抑何毒奪節古有之特爲賢者恩苟龍亦復爾豬不啖其肉夜深壁上影至今向風哭

其二十八

中散伉壯士龍性誰能篡玉山醉來頹鳳質醒時懶人生幾兩屐鍛竈自冷煖幽夜泣精靈一曲廣陵散酸風吹因衣東市日影滯雄魄忌神虬謠詠一何慘恥與魅爭光夷然亦理遺白刃斬春風生死同一善長嘯歸去來琴聲自爲餞

古意

燕燕來幾時翦觸珠簾長營巢玉爲骨銜土梅花香黃口啼不已其母相與語草穢不可食蟲腥奈何許兒兒姑忍饑采蘭來哺汝

贈陸仲昭

東海一杯水水盡泥終出泰山石一拳石崩陵已易岡岡君子心終古以爲則爲則當奈何明月懸秋蘿晴虹棲玉樹夷氣吹金波金波煥高臺天淨青如削哲匠揮柔翰精靈恣搏攫俯世何嗤嗤煽燿俱螢爝爝火不自安借光君子前切磋以琢磨雅色攻吾愆豈無蘭湯沐清風濯肺肝豈無青精飯嘉言當朝飡飡德惟君子婉

戀竟何似指遥期歲寒雞鳴晦不已陶陶以永夕思慕禎茉莒茉莒馨且殊志士期令圖君子亦有慧小人亦有愚欲以徑寸珠紉君衣裳繡此物何足貴願以表區區

福田寺禮石佛

野馬踏空外鴿翎翦古雲泫露泣蕉葉孤光鎖梅根靈錫卓瘦草燈冷青沈沈僧袍淨如濯蒲團倚松陰簷絲補天衣妙香滴眉痕綠螺攝星海大地揭靈鼓萬有一銅炭劫火燒若昃奔電莽不及鵲血吹遊燐生滅超有漏嗟予墮迷津皈依截肌髓元感庶有存跪承白雪唾

化作玉稻芽。法苑珠林文宣王於西第法堂遣點頭惠
頑質。靈光或慈民。懺悔自茲始。掌上曇花新。

宿壽聖塔院

僧語了不聞清曠空。花臺樹高河欲沒。鐘靜月初來秋
星挂殿角。塔影連蒼苔。松巢雙鶴寂。壑嘯一猿哀。妙香
澹欲沈。心境眞悠哉。

七言古詩

染絲上春機

提嬰曉汲白月痕。一蝸蛾雪沈冰鱗。冰鱗冷壓蛾雪綠。
千滴蜃花香簇簇。絲絲練縷機上抽。銀彊金鑷綜縷柔。

細貼花紋譜時樣。金絲繡翦鴛鴦掌。遲日描紅鴉背午。
隔窗唧唧龍梭響。

補怨碑詩

祖龍穿墓機閉生人千數地下磨石作怨碑漢
兵掘得之而史不傳其文不啻一黃鳥之感也

作補怨碑詩

驪山眠客不知曉。閉卻千生人伴此。黃壚宿。猶餘鮑魚
氣。腥涎。觸人腦。一作世人別夜臺何杳杳。想得頭上泥
春來幾生草。饑來噉土。渴無水。漿骨冷到心。奈此夜長
有冤莫訴。恨血成黃。君王一夢萬古沈。小人之腹分痛

不可任。敢將碑上淚。一灑君王心。

迎郎鼓

繡旗撲地聲蓼蓼。歡絲哀肉笑。遠空。紅花秀僕拖金蟲。
欲行不行怨玉驄。買喜榆錢吹滿路。遊絲作綫牽紅步。
香踏半擁巫山雲。彩橋呵鵲催星度。煖草光風薰障紗。
景眸脈脈登仙槎。滿堂憐惜恣喧譁。圓釘書鼓鶩鷺腳。
今宵打徹鴛鴦約。

項王哭

昔有秀才落第經項王廟登牀大哭王亦淚落
淒然同病之喟作項王哭

重瞳之子鞭雖立。劍劃長天分兩壁。崢嶸玉斗眞龍起。
大王意氣陰陵盡。赤手撼天天爲黑。小兒生挫排山力。
千年恨血碧成石。秋菊春蘭招不得。落第秀才眞腐豎。
直將一第等天子。自言搖筆驚赤帝。自言飛藻吞羣鼠。
有才無命古來爾。英雄心事眞寒齒。銀蝸滿壁苦語澀。
陰陵恨血重吹起。秀才亦哭王亦哭。淚滴烈花聲簌簌。
愁雲迷濛黯欲沈。漆炬酸風翦古魂。持將一點楚王淚。
彈向書帷弔苦吟。

春衣曲

團團晴玉西樓度。殘絲千縷穿紅露。鷓鴣衣葉溼無聲。

黃蜂迷草花鈴暮。長河窈窕珠簾靜。空庭閒煞鞦韆影。
細細風吹楊柳香。娟娟月滅茶蘼冷。糊模燭寫屏風翠。
綃帳嘉微愁不寐。濃笑遙分隔院來。甚聲驚起烏鴉睡。

步罡引

冷冷玉磬呼星辰。金經彈出天上聞。罡風飇飇四宇靜。
空中片片蓬萊雲。花竿幡子金鈴滚。三十六天悄青碧。
刻絲活刺小三茅。緱北胎仙騎一隻。酒澆四空煙瀰瀰。
簫管鼕鼕作鳳語。梅花糝案紙錢碎。寶鴨鑪寒香不起。
三茅弟子眞神仙。九色獅履青霓冠。絲韁伸劾移南山。
天門玉狗不敢聞。神驥青鸞紛陸續。半天丁甲森祇肅。

私將元化漏人間。龍泥割璽精靈哭。

南山行

南山老槍蹲煙沆。空負雄奇誰匠石。山雞片羽題作鸞。
鳳凰相顧無顏色。東家翠髮勝紈袴。半行跳出徐州路。
戟髯劍鼻氣拏雲。不信年年作秋蠹。相知勸曳侯門裾。
笑而不答還自歛。胸蟠玉斗露兩肘。彈鋏何處歌無魚。
海風吹鬢雙鴻叫。遠望高雲一長嘯。兩腋陰陰白日低。
投竿笑殺淮陰釣。男兒心骨古所敦。歷落昂藏亦自尊。
將七尺蕣秋蟄受人憐者非王孫。

美人梳頭歌

蜃窗送曉瑤瓏白。竹影梢梢描琥珀。水晶帳煖春夢醒。
枕痕印破臙脂碧。昨夜燈前搗鳳仙。偷看玉甲桃花燃。
巫雲翠滑捉不得。絲絲吹入青銅元。空光秀滴香膚潤。
茶蘼雲潑鵝翎澤。一雙鳳凰活欲舞。飛上綠鬢金的的。
丁香作扣杏子單。長蛾螺寫夾葵灣。笑插山茶憨不語。
背人自整鴛鴦絃。

行野

秋蔡蛇蛇紅遠地。寒蓬織瞑青如刺。塍陌縱橫骨古煙。
白踏低空迷徑次。鵂鶹嘯樹聲咽咽。老螢擾擾飛無力。
籐角鈎衣松露濕。石蛋弔月啼聲澀。陰狐兔顧作人語。

一綫火光楊樹裏。半明不滅風吹去。

慈竹庵聽尼僧彈孔雀

霧鎔元鑄動曉紗。紅燈香鼓光交加。蒲團泥首屬金沙。
伽黎一朵紅芙花。芙花洗盡鉛華紫。兩點秋眉淨於水。
苗條纖玉金鈴重。散花人作獅經弄。紫璽翠柏空國煙。
綠雲寶篆金鳧圓。戒絲五色蠟影瘦。木魚聲淺鬱哥憐。
來將兜率辭天女。結伴龍宮攜阿姊。瓶裝醍醐几上灰。
佛母親臨佛歡喜。鐘鐘鐘鐘月清露。滋曼花作雨飛來。
青螺白毫焰忍獅。吼長指歌作印遲。玉喉溶溶落古珠。

龍宮花燭詞

予友胡道含精支干術嘗夢東海龍王以渴葬老龍故眇其目邀胡擇期遷葬後三年復夢二青衣挾之行如前境龍君跪而謝曰嗟先生之術驗矣予目全然瘳矣今者鰥三年而約婚於海西公之少姬當更有以教我也醒而不成夢者再王目二青衣曰於家乎取之比寤爲擇吉焚之後胡數數獲靈佑屢向予言胡故篤信士不予罔而龍女受婚歡彌香海眞一段翦燈新話也爲作龍府花燭詞屬好事者嗣和焉

龍堂小姬虹影長。颶風不動羅裙香。一顆明珠大於斗。

薄言禎之光瑱蒼。鴛鴦牒下姻緣簿。珊瑚靈苗吹日午。蜻蛉掣爲曳綫紅。殷其雷作迎郎鼓。誰咏伐柯河鼓星。玉笙吹春雙佩鳴。摘將明月爲妝鏡。畫眉滿額青冥冥。南山列屏孔雀睡。山上宜男草如碧。龍府生雛不記齡。絮絮結子蟠桃翠。洞庭寶髻高拂樓。鸞步行煙七香車。爲雲爲雨夢初痊。飽浴紅泉飯五花。

哀陸表甥仲與

揭睫桂屋居。蝸室那可宅。穿鍼電光中。電促穿不得。搏將影作世人形。回首春風徒一擲。蕭歌唱斷無聲處。茫茫細雨行人語。可憐十斛羽陵字。一旦馱將北邙去。

和楊鐵崖先生花遊曲用原韻一句一韻

至正戊子三月十日楊鐵崖先生偕玉山諸才人攜妓遊石湖雨霽登山妓折碧桃花下山爲賦花遊曲時和者十餘人予愛而追和之寄欣賞焉

縠紋漾碧春濛濛。美人吹簫一葉風。風片雨絲香霧裏。香老怨春春在水。水晶宮裏蓋掩門。金釵扣門五花帶。東風剗袜凌波步。黃鸝夢遶巫山墓。春光招客招不來。便欲笑倒花前杯。高酬花神雙玉椀。莫教花打鞦韆板。對花太息日剛西。翦取生花壁上題。誰扶頹玉憑花使。

央及靈妃字田四。便裁西蜀浣花箋。乘醉寫續花遊篇。

聽黃公石彈琴

鎭石流雲香滿堂。一絲啼出一鳳凰。歸昌啞啞聲未歇。梧桐滴雨湘流揭。南園日午蜻蜓醉。玉沙烘夢鴛鴦睡。柳髮娘空題晚照。雪打琅玕夜半嘯。崩濤裂柱海國穿。西竺夜撥獅子絃。南岡鳳死青鸞寡。飢貓呼母聲乾啞。寂寞低回古路迷。病猿聽雨無腸啼。洞黎寶香香七尺。絲將玉戛崑山碧。誰其彈此黃公石。冷冷千古精靈惜。白羊玉鶴翩翩擲。琴經台師旅事

金陵別酒母

劒光落背青如雪閒踏秦淮訪古月六朝舊事入寒流
牽引愁心無斷絕黃花插鬢壺頭情澆我玉缸千酹醴
霜螯大嚼不離口高勸金巵與鼻平狂歌大叫驚白日
一醉三月浮雲輕仙人攜我東南征相將跨海尋蓬瀛
何以酬之酒母笑明朝特遣雙龍迎列仙傳呼子先報酒母事

琵琶詞和仲昭

桃花烘雨煙如醉東風吹醒流鶯睡歌唇淺破杏子紅
酒痕溼透羅衣翠一春心事正茫然邂逅珠娘更可憐
春山脈脈向儂綠惱殺風前第幾絃

種竹

秋風玉露清不任松花古香吹滿岑琅玕羅羅挺而立
菖蒲故應拜此君出廣博物志 曉麓沙頭聲簌簌一簇馱得
瀟湘綠剔御瑤瓏一片石種出空除百翠玉蛇蚹胥煙
溼不消蜘蛛凍粉絲如纖長莖細夏青鸞佩簾影碎拂
鸚哥毛主人種此良有以醉與同夢醒與語蛇子蛇孫
任意長他年莫作龍飛去

賦得幾回天上葬神仙

海塵一千番劫風浩瀚瀚月杵將成鍼桂枝老欲死青
鸞背上騎不穩六銖衣爛長蛾損玉粒金丹等腐靈鳳
寶寶發同秋蚓雲爲梯電爲破星爲哈雨爲構石麟爲
弔客烏兎作孝子秋風天上輓歌聲吹落人間不可聽
何不學仙冢纍纍神仙之家紛睜睜迺知長生亦何有
不直當時一盃酒君不見東王公西王母耳聾髮薄不
堪梳天上費煞劉伶鋤

踏浪歌

足踏長風破萬里依舊低眉住斗裏蘆花入鬢吹不去
金印妒人古來爾敝裘作貂狗作駒腰間短劒長自呼
東方千騎者誰子眼中出火奈燒鬚

劒浦吟送吉甫林先生歸閩

龍阿腐土精靈疑帝憫其冤遣出之長虹射斗斗光紫

爐煜千尺芙蓉脂緜來此物稱神異得人則靈否則忌
雷君瑣屑不足稱司空博物同兒戲飄然飛入延平沚
神物變幻有如此新亭淚滿海水飛詎是雌雄穩睡時
昔埋獄今埋浦浦耶獄耶奚所殊鱗甲沈來消欲腐
秋風回首猶吟舞識得英靈不死心今日爲龍心更苦
先生長嘯返八閩一往雄心未可馴寄將一合華陰土
爲予蹲浦招龍魂

霜天曉

欲曙未曙四空寒一點兩點明星殘酸風射耳月無色
樹凍鴉僵啼不得鴛鴦瓦上銀霜鋪鷓鴣臺畔瓊珂集

彎沙碕岸紛皚皚渾似梅花犯雪開朝霞欲起尚未起斷續鐘聲渡溪水誰家此時殘夢裏半牀冰結芙蓉被更有勞人夢不成歎聲壓雲心欲死雪葬琵琶塞草青雲沈驛骨江楓紫可憐征士鎮長征較勒雲黃秋滿城鐵甲穿將裂銅焦咽不鳴客裏還鄉夢孤笳夜半聲復有行人衣短葛蕭蕭兩鬢風颼颼五夜寒雞野店催一鞭殘角危橋滑遊無陸賈裴歌有荆卿筑鐵漢樓邊瘴未收夫人城上霜如掃不道長安銀箭催鳴珂列炬蚤朝來滿堦蹴踏蘆花碎宮殿蒸微尚未開自笑狂夫狂三十猶偃蹇誰識秦庭十五城徒誇江右三千卷貂敝

洛陽塵吳鹽簇如翦吁咄哉鵝廚兩炊筒蟻柯雙蝶翼瑤琴白雪堆磁枕青畦國未隨葛屨踏寒林且擁孤衾呵臂澀自唾有鍾花不靈倉逐秦姬醉玉筝尋常一樣霜如雪但是紅樓凍不成

看美人蹋蹋 潤徐海鷗作

兵法傳來蹋蹋新旋舞何妨胄絳裙蹋前妙選美人陣花下還陳娘子軍一隊香肩停復整不許場中雜笑語七寶圓毬空裏飛游龍天矯鷙鵰翥憧憧宛轉睫不停腕迎膝送如奔星月從巫峽雲中下瓜向蓮花步裏生綵繩繫日落不落瘦燕蹴雲輕復輕弄珠閃儵逢神女

飛鏡流光恣容與寶環搖曳亂翠翰紺袖昂低雜紅雨綷縩低眉墮馬妝戍削蹲身折腰舞觀者如堵絕不暇含嬌含態相招搖七劍躍空學蘭季十丸不墜輕宜僚衒逾白猿衒還巧捷縱紅綃捷更嬌崔帶鵑衫風嬝嬝莫是錢唐蘇小小幾度回頭不應人還流曼睩將人嫵須臾輕汗欲溼衣口脂風送香微微柳絲一把無氣力憐殺欹斜雙鳳題

聖雨齋詩集卷之二

古稿李周拱辰孟侯著

五言律詩

庭陰

庭陰陰未已晝長長若旬雙鳥寂無語一花飛送春對酒不成醉聽歌番欲顰百年眞草草含意與誰論

坐枝雲上人禪房

暫得遺塵鞅尋幽坐貝房木魚堆竹影松鼠落藤牀覓醉山無酒分齋飯儘香前身疑眷侶長此狎經王

田家

漠漠野煙白村流抱郭圍樹連雞屋靜竹壓燕巢偏織婦攻鍼績江童理釣絃平橋新漲漲撐出賣花船

其二

矮屋杏泥補空庭日影和花烘猶鼻煖草拂犬鈴吪嘗麥通鄰餉分繩織雨簑辛勤蠶事畢有吏促官羅

其三

縮醬學吳女紅花向蠶開借機攜軸去汲井抱甕來洗葛揉梅葉溫絲治蛤灰老姑催瓦祭趁月壓新醅

其四

不羨勞人肉一蔬聊自厭治瓜紅杏蜜燒豆紫蘇鹽魚骨占風雨鶉羹試苦甜瓦盆吾願足時復喜丁添

其五

村屋連江靜晉懸一柳扶菱笋新燕睡梅雨竹雞呼選石復何意澆花聊自娛南鄰邀酒伴費煞筍櫻厨

其六

笑語破長日庭前兒女緣兒童頑作虎阿女巧爲蟬飯桑椹飯米貧榆莢錢鷓鴣啼欲倦鄰叟只高眠

遇苗鍊師隨有楚遊之約 師蜀人善諸幻術

笑拂蛾眉雪來遵東海湄藥爐封聖火玉杵搗人芝鶴和雲中笛魚牽杯裏絲他年何處訪鯨吸洞庭巵

過唐靈水園

涉趣詎須遠會心良在茲魚遊窺滌硯鶴立解聽棊看竹能留客無言是我師黃花鎮陪坐雲影匝庭除

項伯常大行見訪值雨

琴響何時發停驂到草萊星知使者出雨笑聖人來偃息非予志賢勞見爾才停須諮度竟花瓶掖垣開

送薛參戎歸秦

淪落有如此壯心終未酬青萍思報國金印如封侯芳草閒猿臂戎花笑虎頭世情多醉尉莫向灞陵遊

秋泛

秋水不時至放篙閒短涉笛吹烏桕月樽折鷺鷥波寒艇逢漁少斜陽引恨多一樽困興洽擊筑起清歌

題田父壁

雞豚隨意散綠霧四鄰凝製笠收新籜扶椽倚老藤鶯聲分牧笛紡火接漁燈月色懸繩榻更寒數疎興

其二

何知車馬跡生計只耕耘作息黃鸝月陰晴老鯉雲村酤攜屨換社肉借刀分瀋園剛欲罷絲雨餞斜曛

其三

學圃仍秋晚閒來息薅鋤菜殘不似甲瓜老欲爲魚羊

角懸婚酒牛衣晒道書幽懷吾自貴碌碌笑簪裾

錢江懷古

海汐增江勢涵虛萬壑青越雲龍畫出杭月虎啼醒鼇路山花笑諸陵草木腥斜陽猶有恨如弔小朝庭

其二

形勢東南勝山川自昔時潮吞羅刹國霞卷越王旗水怪啼神弩江豚吹絹碑餘杭饒美酒鼓笛祭龍祠

與沈武韓夜話

我有一種情偏從感慨生若貯千萬縷遇爾每不平坐久雷倒下談深月避明頃間一奇事趙璧享連城

新婚詩貽吳閶生

賓夢流蘇曉盈盈不自扶掠眉催畫筆信手作花圖紅唾明雙袖金釵顫九雛香肩貪並倚忘卻繡工夫

其二

瘦玉臨香檻輕羅倚繡叢珠簾寬偎腕綠鬢語春風露濃文君井雲衢蕭史宮流年花裏駐銀甲譜枯桐

看孫將軍洗馬雲翦五花驄敲蹄聲作銅清泉寒浴齒錦袖健梳鬟食遍城草還呼榆塞風孫陽永翦拂駿骨信生雄

題白雲巖禪院

一鉢過野寺涼月滿空山路靜不覺遠溪流第幾灣陪老僧坐鶴聽晚鐘還欲借蓮花榜新來學閑關

過戒先上人蘭若

我來日停午檀屑尚霏微立竹分僧影遊絲補佛衣詩雲益做施法鳥忘歸頭責予銜髮何年共息機

朱竹和鄧明府

幹似洪園種根疑丹穴通化龍鱗帶火爲馬汗全紅勁節凌頹玉虛心友赤松煌煌形管在太史籍虞功

秋閨

金魚鎖桂枝零露溼秋墀玉笛垂三弄靈梭倦七絲雲

沈巫峽夢。病害絳仙眉。兎杵能春藥。新愁若个知。

其二

寒光黯不收。孤月晚修修。羽調憐阿鵲。香心滿素籌。砧連秋竹響。翦共燭花愁。那更無情雁。流聲落小樓。

其三

高柳尚扶蘇。眉梭柳不如。紅絲拋醉續。弓繡怯銅除。簫怨鴛鴦月。星沈鳳子車。郎書何處覓。剖盡武昌魚。

碧山人程公舄

才大難爲用。情奇不可刪。杯澆千古月。屐識五名山。鼓史漁陽調。妖姬鳳子環。苦吟眞慘澹。風雨未應閒。

訪方錬師不遇

爲訪方平宅。松深不見人。摘桃知暫去。玉杵小支門。羊懶眠成石。棊空刼化塵。洞天三十六。遮莫隔星津。

春日江行二首

畫舸絕江干。觀濤興渺漫。歲華窮水國。心事逐漁竿。帆影雲中細。潮聲醉裏寒。中流思擊檝。悲嘯望長安。

其二

潮洄渺不極。篷影隔花催。草短牛羊出。人孤風雨來。濯纓聞昔詠。破浪或吾才。白眼高呼酒。雄心未可裁。

慧雲寺弔元箸法師

雙塔梧桐里。三生法施年。辨才圓鏡智。香飯救饑禪。短草留僧髮。殘花剩講筵。雲光原不死。結願導諸天。

客滸上

經年客上滸。孤館閉斜曛。黃葉猶在樹。雁聲那可聞。高眠宜晝雨。凝夢損秋雲。不負生花筆。題詩寄細君。

秋望

望動紛搖落。高原望不窮。草含秋水白。葉繪晚霜紅。人影長林細。機聲四壁工。歲寒煙火僅。或有未吹筒。

題宋山人草廬

是亦山居處。閒來選興寬。漁絲春月淺。樵斧雙雲寒。落

日滄籬。卷西風上竹冠。無言成獨嘯。聊作廣陵彈。

同沈素如錢君選沈武韓過張氏園亭

攜伴踏紅煙。園亭傾郭邊。白雲充驛使。新竹上人肩。三婦鵲花艷。園有杜鵑花三本如一瓶。一瓶檀仙。茶名風前翠動冷。幽興夕陽懸。

其二

曲檻紅餘照。垂楊綠滿池。藥欄香自澹。魚樂我能知。芳草留人迹。春風浣客思。流鶯啼不了。飛上碧梧枝。

其三

泉聲侵靜語。草色亂汀沙。鶴不讓人立。棊先向客誇。好

風如愛我醉影秀無加疑入秦官徑迷花別有家

效孟郊體

生事日以澀典琴空復回犬饑不憎主雞餒寄鄰餵呈身燈後影煮字劫餘灰咒殺庭前桂秋來偏不開

寓閩杭川即事 時二月廿八日寒食

閩浙三千里風光一倍差蕉能先柳葉梅反讓桃花螢熠催槐火蟬鳴趁採茶更訝寒食日薦客有黃狐

客汀遇紅夷人談其國土風漫有此述

碧眼南蠻種紅夷小國風酸醎雜鵝乳靈藥訪龍宮侑客評金甲生兒疹鐵弓即今學譯語字字與華同

其二

物候中華似初無節與茶麥長圍半寸桃大約如瓜竹鼠能驅狗蠻禽或變鴉南風來半月不用指南車

其三

衣裳雲葉拖翦髮剃過羅鬼女樣官轎神鞭選武科椰羹同麋食花布學鮫梭兼之婚禮異鼓吹祭天魔

粵南仲秋展宋丞相陸秀夫祠

丞相祠堂古空山啼鳥秋蝠延迷廟宇榕髮裹泥樓紅日扶桑落忠魂海國愁潮聲壓日夜猶似抱龍遊

宿非岸上人精藍

曲徑小藏幽相看成晚留磬聲依竹住月性與僧謀語妙時忘答人涼見正秋坐來蓮漏午香穗不知收

五言排律

續會眞詩三十韻

唐元稹作會眞詩猶之陳思之賦洛神意別有指也予此闕和春日多暇懶讀閒情聊以小綴幽致俯暢吟懷必謂臨邛客後更多蜀國之絃高唐賦外復饒巫山之雨則亦幾乎贅已自笑情癡毋辭嘖飯

青漢碧濛濛鴉啼金井桐月明捐佩浦雲暗控鮫宮髮

帳鵝錢押金爐鵲尾蒙晚妝勞選鏡春思引芳衷黯澹情多恨溫柔態儘豐花花芳臉似柳柳細腰同紉繡方鶯領裁裙學鹿茵鬟懸青可摘波轉碧何窮檽石靈梭倦銀灣津筏通絃心挑舞鳳約字審來鴻羅襪寒知露鵲衫嫵逐風更深鷄寢熟燈暗鵲橋朦瑤宮臨仙子姑星姝玉童斂容愁欲滴撚帶媚偏工霜杵何年搗瓊漿此日逢屏圍錦蝶繡烈紫瑤瓊素藕戚珊枕紅蓮覆綺叢釵橫搖翡翠簪墜落青蟲密意尋常外風流宛轉中靈犀元露沁醉眼碧桃烘粉瘦渾疑削朱輕旋欲融汗蘇光泥泥蘭氣馥溶溶寶夢梨花破銀牀蓮漏終徘

徊。雙。玉。映。羞。澀。一。鴛。紅。舊。恨。塡。靈。鶯。新。愁。促。曉。轣。淚。花。
珠。作。賠。皎。誓。玉。爲。鞚。楚。鬢。歸。南。浦。綠。笙。自。北。嵩。簾。餘。神。
女。雨。水。稱。美。人。虹。絕。色。難。摹。想。香。風。尚。鬱。蔥。珮。聲。何。處。
在。愁。煞。畫。堂。空。

續變童詩

古有變童詩詮情未暢戲爲續此當李賀秦宮之什

分明楊柳絮。揑作一妖童。綺髮方蕭史。風流軼子充。秩
裁垂手翠。袴翦合歡紅。剗袖邀深愛。分桃莫惱公。香奇
疑是竊。愁稱總成聰。髻幻吳宮女。履逾楚國姨。引歌秋

露滴吐氣石蘭融。密意遺梔子。幽歡拾鹿菡。彩毬銅沓
弄雙陸。晝窗攻舉秋。扶雕輦盤。鞭快貧驄乘。酣春選夢
餘興夜吹銅。行雨非巫峽。牽雲笑蜻蛚。前魚未應泣。憐
惜賸秦宮。

讀書繡溪里二十韻

圓日落四野。秋光黯不收。梓天和菊老。柑雨雜萍溯。村
遠酒旗出。渚空漁網稠。雁行雲字遞。啄木谷聲幽。光穉
一畦老。丹楓兩岸脩。柳梳殘髮冷。草綰恨珠酬。牧嗇山
花曉。樵歌蘆荻秋。空簷落野馬。堅壁上蝸牛。沼影蝦鬚
淨。松聲雪乳浮。小星紅犬吠。殘粥碧蹄偷。刻竹侵湘血。

澆。蘭。憶。楚。愁。唫。箋。呼。鏡。鵲。文。思。破。煙。葛。鐵。甕。摹。秦。篆。藜。
燈。檠。鄰。籌。盡。花。乾。雪。舞。墨。稼。溼。雲。流。襲。澀。琴。來。侑。壺。空。
劒。作。饉。袁。嘏。詩。欲。活。司。馬。渴。難。瘳。紙。帳。餘。孥。寂。書。城。費。
校。儺。抬。螢。星。滿。袖。梯。月。鏡。懸。樓。鶴。字。街。幽。梢。雞。談。寵。敝。
裘。名。場。時。裏。釜。學。海。展。狹。舟。獻。璧。愁。逢。刖。爲。箕。苦。未。酬。
董。帷。蘭。燭。燼。隱。几。夢。封。侯。

七言律詩

浮家妓

春風不住秦淮渡。妝閣還隨不繫圍。鸚鵡杯遲歌昔昔。
鴛鴦領鏡字鵝鵝。羅衣紅濺鮫人淚。寶鬢青分龍女鈿。

調寵銀箏絲雨暮。蓼花選夢自年年。

送錢抱沖先生備兵身西

萬里籌邊借豸冠。蕭蕭征旆指雷關。山迎龍劍蠻花笑。
月擁雕弓瘴霧寒。黃石兵書新佩肘。馬援軍政舊登壇。
遙瞻銅柱能知我。攬轡剛逢荔子丹。

其二

談兵慷慨舊終童。彩筆鶯蟲賦小戎。細柳戟寒蹲繡虎。
伏波營暗驟花驄。馬人跂舞桄榔月。洞叟歡歌竹筋風。
漫道書生能草檄。自憐多病未能從。時錢聘余記室以病謝故云

檄問

小窗獨坐常支頤。有飯不飽舟苦饑。風飄白日隨草盡。賦凌金石何人知。長髭短髮懶逢世。擊壺把劒時吟詩。十年養鶴瘦於鶩。欲上揚州還自嗤。

其二

宇宙大矣惟所如。出門便碍將焉之。看人不耐青眼白。乘世偏有材雄雌。白玉受嗤眞可惜。青山行暮能幾時。予衷默默無處訴。爲語龍阿汝所知。

其三

風吹萬木方調刁。愁心一倍增無聊。鬢過三十渾欲短。事不一成良可嘲。讀騷痛欲亦無賴。閉戶著書終鬱陶。

安得把鋏隨李廣。立馬秋風看射鵰。

登青戍壽聖塔眺望

峯堵波高四望收。煙雲蹴踏風颼颼。髻珠影照鹽官日。菱井寒收卷畫秋。楓樹渾依龍舌老。稻孫尚爲雁田留。塔南北兩溪號龍舌渚畔多僧田。蒼茫下界晚鐘出。倚徙層欄起莽愁。

其二

鈴網罘罳照五津。相傳竺國奠珠身。北志邑脩龍接尾聯兄弟。者鶴盤雲長子孫。烏青雙塔並蒼茫。五夜鈴聲吹凍月。千林花雨拂烏巾。妙香一片雲一片。知是錫飛來應眞。

白燕 同陸仲昭作得紅字

照影還同水似空。飛來掌上闕殷紅。春思不到烏衣國。曉夢渾迷珠樹宮。杏雨泥香開北戶。蟲樓人去怨西風。博物志燕千年而投懷當日曾驚玉。卻笑零陵舞未工。白作集則關北戶得非字

其二

只道烏綃覓主歸。簾前狎視影全非。宜春畫淺霜鋪額。社日寒輕絮點衣。翻路纖羅銀翦下。巧窺明鏡玉釵飛。仙姿合住仙人籠。不向雕梁怨落暉。列仙傳仙娥飼玉燕于瑤筐。

水中雁字 和唐雪鴻

漫道臨池還譜繁。中書遙拜烏稱官。湘紋碧濺銀鈎溼。吳練鴉塗粉本寒。編就垂珠雲際落。染來色絹浪中看。

還驚草聖波瀾妙。可許前賢湯筆瞞。

其二

那必桑經熟典墳。漫摛形管向江濱。擬將一畫窺羲帝。榻得雙鉤笑右軍。蠻國波恬傳露布。鮫宮機冷織迴文。可知羊影風流在。錯認漁蓑作練裙。

其三

紅雲碧浪兩悠悠。長嘯題詩付白鷗。秦史簫應同泡滅。帝鴻硯不共萍流。離騷賦就瀟湘晚。墮淚碑沈汝漢秋。煙雨糊塗魚蟲雜。西風兩岸荻花愁。

其四

不向成都賦子虛。漫揮椽筆寫龍墟。海童捧去驚螢檄。漁父傳來招隱書。釵脚瘦羸斯月午。墨痕肥楊漲煙初。靈文自是驅妖怪。鏡裏平懸五岳圖。

其五

遙空漠漠振霜翎。一幅霞箋水作屏。水鏡淺臨三翮篆。彩毫高溶半天星。蘆花浸老龜鳴黑。蓴髮消磨鳳爪青。我欲問奇何處是。祇疑波底有元亭。

其六

淋漓彩筆未能忘。月裏題封月裏看。燕語不通央鷺譯。鴻書頻達倩魚傳。墨花濺淚知漸恨。菱鏡窺詩惜舊歡。

彈罷朱絲悄無語。畫中崩淚不勝寒。

其七

慘澹工楷費幾齡。年來彈筆任流萍。懶同張使窮河脈。僻笑鄭生箋水經。空裏書愁看不見。鏡中描恨有誰聽。那堪回首蒼江上。寂寞芙蓉有四星。

其八

蘭亭覓得可能眞。對鏡雙臨工入神。紅堂召波鵝換寶。朱花照水鯉校春。五車漫擕北海客。九歌書與湘夫人。更喜傳來霜足信。浮沈未並石城淪。

其九

落託風流誇上頭。雪衫載筆五湖遊。裁書不候桃花水。懷刺空投鸚鵡洲。波裏濺珠鮫頸翼。江心捫絹笑楊脩。谷家柔翰稱奇特。擕向滄浪傲五侯。

其十

不須草裏看蛇鬬。年可江中飜鶴銘。已是大娘傳祕訣。番教龍女護精靈。碧紗籠罩雨疎密。紅錦牋沈月醉醒。狼藉寒流何用拾。臨川名筆任飄零。

登青成寶閣 同非岸上人作

寶閣梁昭明讀書院也南北兩溪名龍舌渚宋義熙中晉水法師於閣下講演華嚴天雨寶花

飛至高麗國每花瓣刺晉水二字其國王遣僧統義天齎紫金鉢金繡伽裟訪焉

境枕芙洲分外清。登臨春午迴新晴。雨溪帆影分龍舌。雙塔鈴風雜鶴聲。高麗國花飛晉水。華嚴閣月弔昭明。自憐不及文殊草。化作青獅一隊行。

秋日過振琳上人行察留贈

洲邊翦竹竹察成。竹察察內事事清。拈花頌花花欲笑。傳燈燈燈逆明。於菟聽經睡被打。獼猴洗鉢勤可旌。素珠掉卻倚窗坐。一陣陣秋何處聲。

白雀寺代姬人送別

一片離心逗落暉。梵王宮裏惜睽違。思將孟柳縈征騎。欲借尼珠繫別衣。鸚鵡孟空雲黯澹。黎花簷冷雨霏微。應知白雀慈悲我。爲化啼鵑相喚歸。

無題

楚楚停停劇可憐。風吹香影字非煙。前身合是薔薇種。今世應誇縹緲仙。菱鏡鵲孤沈翠黛。寶釵鴉瘦冷金鈿。湘絃撥盡無從覓。祇向空林圖夢圓。

其二

飛來枕畔兩鴛鴦。化作蟾蜍影半牀。玉笛吹殘人去遠。錦綃溼透夢初長。湘筠出土渾成淚。蜀魄啼枝黯自傷。

燕子。不知愁正劇。淚邊殘雨過高唐。

其三

碧城十二接星橋。王母青鸞信轉遙。雨勒殘花惟有柰。霜催紅葉只空蕉。蘭舟載月憑洄洑。金屋煎香自寂寥。欲向靈梭訪消息。銀河淚淺不通潮。

慈竹庵看度小尼

卻卻金釵短袖垂。貧婆受記便披緇。雙蛾猶印文殊淺。兩頰還餘帝女癡。清異錄西蜀有淨尼善試叩法僧鴛。繡出欲參生滅鏡。花知從今不看鍼。樓月只伴鸚哥禮大慈。

姑蘇懷古

睥睨迢遙古逕欹。香風猶自遶河湄。魚腸月冷要離家。鳳字花寒西子碑。越國龍逃空石室。胥門潮湧泣鴟夷。城頭草發年年恨。惟有當時麋鹿知。

五大夫松 和重帥須日華老師用原韻

是題須日華老師。倡於燕郡。予友唐祁遠錄詩見示。且云五大夫泰第九爵也。俗以爲五松殊憒憒。予讀賈子西伯鬼入夢求疾。使人發土得枯骨焉。西伯曰此無主也。葬之。五大夫又呂氏春秋莫倍諫荆王。荆王稱善爵之五大夫。又國

策信陵君攻管城不下。使人召縮高將以爲五大夫。可知九爵不始於秦。因索和草漫及之於詩無與也

空山寂寂一潛夫。長嘯蒼顏羨德符。自以伯鞭遲化石。何期班爵及吾徒。精成兔子眼能老。葉帶龍泥恩未枯。借問巢來綠氏鶴。於今重見玉乘無。

其二

昔聞荆后爵貞夫。又見秦松錫寵符。遮莫豐功蒙上賞。長留勁節傲吾徒。璽書蟲篆漫深淺。柯蔭春秋自蔫枯。汧水尚餘銜璧淚。孫枝曾解報恩無。

即事

司農日日計邊儲。搜粟空勞使者車。漢吏埋輪同畫虎。堯年賓碓問江魚。川原盜營孤城急。鹽井炊寒落日餘。莫以杞憂歸食肉。風塵辛苦到樵漁。

同顧珍甫宋王鉉錢翼之陸仲輿挾美人夜泛

篙滑煙寒畫舸遲。荻蘆兩岸影參差。碧流青入稻生眼。新月斜懸西子眉。鷗鳥夢回霜篷悄。鸕鷀杯湧玉山知。秋聲若為扶清醉。漫倚紅肩一詠詩。

春日漫興

遲日吹簾澹不勝。蔚藍天色綠層層。蕉書學古抽何已。

柳髮如予梳不曾。燕子斜陽雙遷夢。杏花微雨獨尋僧。忙中行樂閒中醉。此事新來與頗能。

其二

上階芳草綠未了。倚檻遊絲春正中。簾影漾邀餘市月。簫聲香度玉樓風。王生盤馬才能逸。卓女當壚態儘工。十里長堤千樹柳。醉鞭搖散落花紅。

其三

桃花燕子兩溫存。欲訴心期復又吞。芳草久埋鸚鵡賦。漁舟空弔武陵村。珠簾燈泣孤樽墜。繡幕星淒小閣昏。露冷箏寒春易晚。只愁多病害王孫。

春暮送友人北遊

無端揮手別鴛湖。春老鶯繁客興孤。去路接天渾是水。愁雲滿地不堪扶。落花飛處帆開否。殘月明時有夢無。莫以燕姬能釀酒。西陵芳草日提壺。

哭陸二仲昭 時陸以非罪繫獄

獷狗嘷嘷踞九門。嚴霜六月不堪論。鄱陽書上君王怒。安國灰寒獄吏尊。血染蜀禽惟有怨。酒澆秦坂不消冤。雞壇騷雅春無主。欲讀招魂聲復吞。

其二

歔欷酸風吹敝襟。死生交態此時心。彈琴呼汝魂何處。

桂劍無枝哀。獨深。時陸未返葬地下脩文餘綠酒。生前賁賦空黃金。荊卿碧血埋燕市。易水歌寒鏑未沈。

過廢道院

竹裏西偏羽士居。依稀猶是步虛初。靈壇松頹半無屋。丹竈泥寒好刺鋤。鼠竊禽符開劍室。螢勾燐火趁星裾。不堪重覓莊周蝶。應悟尋仙亦夢餘。

秋日漫興

秋氣梢梢楓葉乾。久荐騷客老江干。洛陽金盡烏裘敝。谷口書成彩筆寒。夢裏且然官蟻國。愁來還學醉龍眠。荒衷一往誰堪訴。月滿長安倚劍看。

其二

滿天風露寂無譁。銀漢縱橫樹半遮。蛩帶秋聲尋客夢。雁銜明月墮蘆花。支離懷抱元亭草。消渴空思漢榻茶。心事匆匆渾向晚。欲將殘與付琵琶。

其三

玉露溥珠遊淚滯。瘟憂閒積黯摧殘。家亡去國吹篪易。歲儉逢人乞米難。井上澤葵惟兎跡。豁中星影自漁灘。哀江南蚤裁詩賦。好寄司農作意看。

其四

誰卷寒蘆夜半吹。關山有恨雪花知。獵酣火雜胡兒笑。

鼓死雲愁漢將旗。西北狼星通北極。東南飛輓空南箕。老臣辛苦謀樽俎。退虜於今只賦詩。

其五

蕭蕭霜花吹暮林。滿城黃葉急來砧。孤燈鴻影閨人夢。殘月雞聲壯士心。庾亮朝牀方鼎沸。孫郎鐵戟未消沈。一腔熱血灑何處。自起中宵拂劍鐔。

幽居

詠茅卜築選紅泉。秀雨疎花小洞天。鶯語遲春剛過社。兎雛產月正當弦。掃盃勸影同元亮。飽飯高眠學孝先。休拂茅茨圖五岳。南山雲氣落牀前。

其二

粘天芳草澹斜暉。犬吠桃花書掩扉。記得修琴曾入市。閒來抱甕木忘機。餐芝有道何妨瘦。食肉無才豈願肥。卻笑昔人賦招隱。古來最貴是知希。

落花詩

滿園幽艷宇無雙。頭落東風意未降。五夜庭臺孤夜雨。一春心事擲春江。金鈴猶動驚燒蝶。玉砌空餘臥小尨。倚遍闌干渾未寐。月明不忍到西窗。

其二

乍看上苑關芳菲。轉眼繁華事已非。青草冢邊魂怯月。

馬嵬坡上月侵衣。子規叫斷咏仍遺。絳樹歌殘露未晞。萬斛悲涼無箇惜。頑苔癡草自應肥。

其三

縱然憐惜可留。幾度臨風喚奈何。那得桃英照牧笛。祇餘柳浪濺魚簑。鶴雛眠處鋪紅雪。鶯鳥拖殘失錦梭。從此春歸杳難覓。枉勞悲夢駐南柯。

其四

恰似空中天雨華。石牀繡檻疊如麻。鶯。鷰。腳。踏。孤。霞。片。蛛子絲。兜。絳。縷。紗。綠。水。膩。拋。秦。國。紛。紅。雲。慘。弔。美。人。斜。宮人葬處沈香亭。北春如洗。悵恨輕將羯鼓搥。名宮人斜

其五

雲損精神月損光不禁狼藉好魂傷三山紅雨迷秦蹕萬里黃沙出漢妝血染石麟芳草暗怨深銅雀舞衣荒羊曇醉後春難問策馬西州悲未央

其六

青帝匆匆未肯停枝頭吹不上紅英曉蟲妒落金鈿影春繡驚殘玉翦聲煙滿鶴啼絲雨暮草黃燕掠細陰輕滿天綠漲朱樓暮辜負風前羲甲爭

其七

春風彈指與難仍不耐繁華問五陵夜合香殘悲霍玉同心蒂死弔韓憑晴堦流碧凝冤血荒壘飄紅似鬼燈罕眼芳塵成劫土好將如幻問胡僧

其八

玉笛吹殘不自絲臙脂狼藉杳難收珠簾窈窕餘清晝院落蕭條成小秋行雨夢回春黯黯浣紗人去水悠悠畫屏誰餉相思字雪絮鴛鴦也白頭

輓孝烈女張氏詩

錢塘陸堯煥青成張氏之贅壻也婚十三日而病五日而壻死時氏年二十齡三年服闋母欲奪其志氏慮不免遂縊於小樓之閣越三日殮

面如生易衣而繡襲出胸有桓者寸則肖其夫而日夕持抱者也諸君子醵金致奠播之唫咏予亦作之輓歌二爲拭涕而出其築墓植碑尚有待云

弱閨節烈與誰論遮莫梅花是後身鐵骨琤然和月碎玉心栗爾與霜溫胸前一寸香夫子鏡裏三年影淑人我欲招魂魂不起竹扉留血照秋昊

其二

摘將蘋藻佐靈巵三肅靈牀一哭之誰荷綱常屏擔子妒他巾幗賸鬚眉烏銜香土於誰壤下馬捫碑應有辭

寄語王人採風者好陳戍上柏舟詩

鐵庵梅竹詩

高士園亭分外清瓊姿勁幹紛縱橫神傳姑射翠欲滴骨戛琅玕雪有聲庾嶺夢迷連嶰谷葛坡龍化接香城莫教裁作孫郎笛吹落寒花滿洞庭蔡中郎笛後爲孫綽所得

聖雨齋詩集卷之三

古構李周拱辰孟侯著

五言絕句

題畫

高人成獨往。樂事乃非一。山前梅花開。香吹孤杖出。

秋閨

欲將一匹練。裁作征夫袍。怪底十指澀。金風入剪刀。

寒蛩坐四壁。夜深猶嘖嘖。惆悵鴛鴦文。停梭不能織。

咏螢

脈脈依秋影。依依點綠苔。金輕如雨粟。火細不熒槐。

因含一點火。遂來伴書幽。爲問苦吟人。此火何時熄。

秋宵懷友

落月滿幽榻。如與故人陪。故人猶夢裏。明月不須來。

相思軸轆轉。欲飛無羽翰。雖愁如白雲。相思吹不斷。

臥病驚香閣

偶現維摩病。即臥維摩室。試看諸法侶。何人來問疾。

子夜聞鐘聲。身入鐘聲裏。鐘聲空無住。劇病如是已。

七言絕句

寄園詩 八首有序

陶彭澤嗜爾孤逸之致。石大僕傲然凌雲之操。

莫不怡情日涉。微趣觴咏。豪襟掩映。風流至今。

靈水唐氏密鼓華宗。烏衣寶樹。神龍未遇。與豹

借潛築園自頤。比于金谷。高峰削雲。綠沼洗月。

夏裁招涼之臺。春治忘憂之館。投壺擊筑。說劍

彈碁。文戰與茗戰俱酣。酒壇其騷壇並霸。誠西

吳之華圃。千秋之勝業。已而狹視此園。寄情一

艦。壺瓏帆影。樓閣幾重。窈窕珠簾。闌干十二。以

裴圖史便號。珠船若貯麗人。即名金屋。小東海

於一杯。縮三山於掌上。名曰寄園。舟無非園耶。

藏舟於壑。池臺足江海之觀。藏壑於舟。山水赴

巒亭之趣。靈水與吾連臂。泛涉相與嘯歌。遙望

閬蓬。僅隔帶水。便欲踏蓬背而採玉。桃遡靈河。

而訪機石。嗟乎天地一馬也。萬物一舟也。期汗

漫之遊。而帆無恙。把鄂君之手。爲樂幾何。賦駕

言以寫憂。譯越吟於山木。不任臥遊之興。聊庶

款乃之歌。

行藏自是一流萍。何必牆東號隱星。小築半廛今落就。

新顏應署釣天亭。出宋書文帝事

白鷺蒼茫水一灣。恰如壺父隱壺間。花香竹色分窗進。

一一眞山當假山。

玉絲金管任娑娑。明月高懸奈樂何。笛奏龍吟渾帶水。歌殘滿子不離河。

月裏煙嵐畫裏行。衆山倒入水晶城。撫琴一一彈皆響。大似宗郎壁上聲。

聖雨齋詩集《卷之三　三

閒脫漁簑挂玉繩。雲邊短笛雨邊聲。高情不爲桃花誘。醉臥風吹到武陵。

家住西風第幾灣。紅雲江水白雲灘。山陰名士如相訪。滿目寒蘆當竹看。

陸沈高士是吾師。一檻秋風任所之。壓破月痕疑損鏡。撥殘星影似彈棋。

山色溪聲濺白蘋。蒼茫一榻遠風塵。蘆花鋪作梅花屋。月下敲門認不眞。

田居

朱籙絡屋柳綿離。謝豹催耕菖葉齊。小犢短簑犁鐵健。曉煙鋤破落花泥。

吉日分蜂穀雨晴。桃花塢下試新耕。五侯飽嚼琅霜飯。不信田家有麥羹。

香生麥秀綠如茵。十畝閒閒戴勝啼。深巷無人雞犬靜。夕陽高臥棟花西。

看花臺懷古

寒陵猶是看花臺。一朵紅留越女腮。過客不知啼鳥恨。滿城風雨看花來。

借花春起自朝朝。轉眼繁華鏡裏消。只有楊花吹不盡。年年滿水長浮漂。

從軍行

烽煙撲地接陰山。把酒攀鞭動別顏。半醉橫刀高揖去。生來不喜聽陽關。

楊柳風吹六甲旗。桃花撲雨馬頻嘶。軍中鐃吹三千部。簇擁驃姚過隴西。

金風裂甲露吹繁。繁馬腹帶繁纓是也夜半胡笳聽未闌。辛苦搗

聖雨齋詩集《卷之三　四

衣砧月上燕支山。下枕戈看。

美人春睡　和王平叔

眼醉桃花午未醒。屏開雲母日晶簾。前鸚鵡如知恨。惱煞春風不敢鳴。

畫帳珠簾春日曛。春風何處度香魂。碧桃吹破簫聲杳。繡戶雲深帶雨痕。

夏日閨情

彈罷銀箏坐晚櫻。戲拋蓮子種方池。莫言水淺難成藕。暗裏絲長人不知。

脩竹鶯啼三兩聲。生憎日影匝花明。風飄香篆珠簾午。

臥看行雲入畫屏

塞下曲

白沙風捲將旗高鐵勒銜殘塞馬驕有令明朝禽可汗夜深敲雪去磨刀

黑山風射古黃沙刀背霜凝舊血花百戰未休新鬼哭將軍營裏奏琵琶

故國梅花欲見難關山笛裏雪吹殘應知征婦同秋月夜夜停鍼向北看

拂將七尺報君恩夢裏曾驚斬谷渾聞說霍家新拜爵衆中私檢臂鈴痕

續小遊仙詩 五十首

嘲柯一局人世千齡仙若此其倏忽也迺若葛元五歲通靈瞿武七齡絕粒懷乳珥貂亦自昔然乎至夫陶氣絕籙受精元牝改顏三陰鍊魄九戶豈不拜厭增慙控鶴益嘯人間可哀子哀夫哀人者也然而白環雙約接寶知榮（彝時西王來朝獻雙玉環）蟠桃七顆聞香口閟是耶非耶將毋詹竹書）饑色晉魏諸公遊仙種魚得鱮大非意外唐曹唐小遊仙生來仙種遊戲天半大有瞿武葛元之思感興之暇聊爲嗣咏迺彼白雲略有俯仰豈曰平驕漢武亦藉以通信下女云爾知坎篌昆竹琅然和哉也

前身天上白星精一摘人間十五齡昨夜玉皇親降敕許教東海赤龍迎

肩摩日月鼻摩天鶴背茫茫俯大千星海一泓平似盞神州九點大於拳

飛烏籠中日月雙崢嶸仙第列旌幢通家投款疑生客怪得雲端吠小尨

獅履晨趨拜紫皇靈符晚救主醫間謝恩恐怕車遲疾軟玉鞭搖打鳳凰

鳳節霜袍朝玉宸靈官千隊謹隨身卻疑如此繁華相猶是邯鄲夢裏人

芙蓉冠子琉雲裳玉舄絲纏九鳳凰朝遍帝眞三十六方諸宮裏讀歸藏

花裏河山漢與秦人間宮殿易黃昏玉桃紅綻三千歲傲煞仙都別有春

火流靈印挂瓊祝三界縱橫踏劍飛記得當初茆屋下一編榆粥伴青藜

鳩杖拖雲眉雪平許多弟子乞長生仙家服食無多訣一卷東華煮石經

雨三白鹿坐西谿一二天雞啼翠微滿地五雲拾不起東風吹影上仙衣

曾擎香麟話起居風前親捧五靈車吳門久失麻姑信欲剖天河雙鯉魚

拉來玉斧與安公散髮酣歌第幾峰一鶴守房春寂寂白桃花間碧桃紅

星沈風制露縱橫殘月鈎簾挂玉箏家隔銀河不盈武夜深猶度織機聲

藝蘂歸來倦欲眠花前睡起日剛西層城偷稱嘗新麥餘穆分來饋碧雞

白玉樓成選賦才半天邀得酒星回醉遲彩筆還調笑央及靈妃捧視來

會輪橋裏熊盈襪又向松邊賭玉鑰花影覆棊陰未轉誤人柯爛不成樵

南岳靈車紛曲阿品盤割饌進鄰哥偶然謔笑能噴飯化作飛蜂啮鳳羅

控踏神駒遠日邊障泥塵解臥青煙那知偷吃天河草羈得牛郎口欲乾

平明牽鼓符湖津行雨歸來溼滿身滿地石羊鞭不起粘天芳草接蛟門

半劑回生藥有神河間王女許成親傳言莫漫絲鞭控無影仙人不受婚

小膽渾憑七一輸人間天上恣逍遙劉伶酒旆雲邊蠹時貰元漿寶寶刀

閒騎白豹探桑田桑椹如瓜葉刺天攜卻臂環乘露摘玉笙盛去倒冰蠶

鬢日遲空吹不問笑呼明月上仙臺樹頭葉葉微風動一片雲攜萼綠來

半天遊戲性能頑檄兎烹鴉不暫閒昨向九皇宮外過攘他玉狗獵蓬山

吹落紅花滿地愁長離山畔四時秋爲詢兎杵無消息玉檜輕搖解月舟

浪跡尋仙倍苦辛幔亭張讌話前因大似沛公重過沛也應清淚落紅巾

元漿一椀自通靈玉杵爲媒即報紅昨夜青鸞消息到方諸新築合歡宮

曉起呵妝謁斗君九華半臂五銖裙仙家不用繁梳掠翠挽蓬萊一段雲

爲巡東海踏靈槎一看方平處士家寶襪欲臨吳市賣戲拋紅豆作丹砂

雲寫梁思月寫羅西王謫客四非歌花前彷彿金釵墜
笑問員妃許拾麼鶴夢逢雲雲亦癡仙人番似有相思玉箏撥盡庶姑爪
吹落屆雲大小珠夫去尋仙妾望夫山頭化石坐蘆蕪仙遊他日歸來頃
石可金丹吹活無睡神剪水息吹藺鎖骨天生不煮丹卻笑家人太無賴
幾回搗蒜談青鸞閒向芝田學牧豬短笻吹罷帶煙鋤歸來飽嚼元靈酒
一笑風前月與吾

記得離家古戍屯蹔時一別千寒溫海邊呼卻蒼龍于
踏月歸來看耳孫元漿一滴醉三尸紙捏青驢任所之帝命人間濟貧乞
胡蘆新摘返魂芝撩天荒草照斜墩一片孤城半是墳愁煞千年華表石
空留鶴語訴婆雲壺裏乾坤醉裏遊蓬山煙午不知秋誰將橫竹雲間弄
吹落梅花滿十洲東海蓬波西海流風吹蒼雪滿牀秋白榆樹下坐終日
一鶴嘯空天更幽

分明騎劍沖霄去留家黃昏和月瞞害煞人間好孫子
年年麥飯哭銅棺不拜天官不抑牌只求爛醉臥天台傳言欲禪東華璽
挽水天河洗耳來高望煙霄吹玉笙景與靈印一毛輕便教暫住人間世
不學錢堅和雍羹家住紅雲第幾灣賭碁嬲酒與闌珊金鼇背淺蟠桃折
方丈新遷鈎影山物志出廣博輪卻當年辟穀人烈樣男兒血性存閻中退步乞閒身貪他一椀淮陰飯

仙童向我笑而言徐福祠前草接天若許金丹蠆女換
神仙值得幾銖錢芙蓉三尺袖中藏三醉騎雲與渺茫鐵笛吹殘成獨嘯
還舒錦帶濯滄浪有箇仙人剛五齡生成鶴骨自通靈阿母賜桃不肯吃
雙手撲他長乳星閒來無事拉裴航撞入樺宮聽鼓簧空半月涼秋大出
只愁風雨凍霓裳問伊生死幾春秋酒星墮時我卽休欲鍬彭祖家中骨
鄉向青天天外頭

知我靜心月一片御風而行空無遮微妙者身香未已
不將仙影湟梅花

釣詩十一字 和唐雪鴻

一一滄浪一一幽一一笛聲一一秋笛聲吹落滄浪月
一一蘆花相對愁
一漁一歌一一善雁聲一一潯陽斷一一琵琶江上愁
一一漁竿都不管
一一漁郎一一嫁一一會迷武陵下一一桃花學武陵
一一婦指桃花罵
一一江流流不動一笛一一梅花弄梅花一一聲一飛

一一梅花和月凍

感興

搖曳長裾及藥冠半生歌鈇黯摧殘近來魚價如龍肉
踏盡秋風何處彈
遙望涇陽冰雪明秋風帝子日揚靈生憎丁女無傳信
采盡寒花倚洞庭

輓金子藍珂夫人瑞芬

於戲悲哉金子之於細君也夫子傳經室人贊
德苜蓿以樂饑爾無交謫詩書以諗義我有良
朋已而蕣華不終蝶裳易壞御貧而鳩樹雙棲
招魂則靈輒獨返幼女啼呼痛瀆雛鵑之血夫
君旅送愁吟苦葉之詩周子悼貞淑之無年感
歸舫之涼楚再三訃慰淒然久之苦無懷夢之
莖餉茲奉倩聊助絺謳之涕彈與陽侯
紡燈乍伴一官寒綠鬢攜來素旐還滿棹紙錢潮濺
雪花渾作淚花看
風約荒雲入畫屏鴻拖帆影泣寒汀錢唐月化湘君夢
吹盡參差不肯醒
蘆花寂寂照漁村兩岸江聲沙一痕切莫掀篷看山色
恐驚腸斷有雛猿

雁字衝雲寫未完江風瑟瑟墮魚竿紅羅凍裹梅花骨
細雨孤舟過釣灘

睦陵遇雜和尚

師名晉亮號貫一楚人習滅心定一坐經月不
起曾住隆慮山頂攜米三升歷七十日不饑師
坐處壓虎狎坐師為說法有傷物者師輒杖之
虎弭耳受杖煮糠粃和草根食之以為常人呼
糠和尚云蓋再來散聖也予渴耳久適遇於睦
陵城南之茶亭欣慰殊甚為賦三絕句
雲水為郵葉裏骸一枝瘦杖兩芒鞵米皮半斗三句飯

萬。例。寥。頭。好。活。埋。好。去。聲。

禪。寂。空。山。似。劫。灰。鶴。雛。巢。頂。亦。悠。哉。幾。番。說。法。於。菟。聽。

食。睡。如。頑。被。打。來。

椰。葉。肩。挑。健。似。龍。一。瓢。信。步。海。西。東。逢。師。爲。問。安。心。訣。

潭。月。雙。空。空。亦。空。

觀。睦。陵。大。佛。寺。僧。頤。伯

師名普壽未三十遠遷化濱行捉筆大書四字云甫了自已雙手舒兩指作印而逝印結如鐵不可動予讀法苑珠林六朝衛草寺僧遷化兩指作印鄰僧感夢云此須陀洹初果聖人也師

示寂鄰僧亦感夢大佛寺一金身尊者仆地固知七返七生師於去來亦多遠矣勞勞電光中倏然逆旅而又何戀乎予聞之驚喜爲賦四絕志輓

閒攜蕉杖踏巖陵。長嘯棲林訪老僧。驚說師兄遺蛻事。指輪雙屈猙於藤。

石火光中來去路。草鞋脫卻亦悠哉。卻憐聖果無人識。

夾及神人報夢來。

師賦歸兮何處歸。故鄉煙水路依稀。挑他鎖子觀音骨。坐斷空山聽子規。

荒雲寒翠一抔土。明月高懸萬古心。夜夜諸天來遶塔。漫勞花雨散空林。

宮怨　八十首

古今爲宮詞多矣。大槩倣青蓮行樂詞。而宮怨寥寥。即有作者。代不數人。人不數首。止矣。仲尼刪詩首稱哀樂。又曰可以羣可以怨。怨樂兩字。自是千古宮詞的譜。上非金華殿中客。憔悴春風。而攢眉草帝王行樂。足可胡盧。予讀書不靈。忍與終古。怨耶非耶。戲怨者曰轉展反側。其言儉矣。非故儉也。不敢盡也。予之爲此則不敢不

盡矣。一肚皮江淹恨。屈大夫憤。即欲不盡而不可得也。嗟乎。珠璣學博。賦沈扶荔之宮。子建才高。魂墮遮須之國。季女斯饑。文人命薄。自古以然。又何足計。當湖金子藍珂讀予詩。嫌無宮詞。強予補之。予語之故。聊復捉筆。且縱所欲言。言而不敢不盡。以自快。得若干首。遙示金子。以視昔人。九歌。恨賦。相去幾尺。時客睦陵戊貨仲秋三日也。

麒麟殿接扶桑日。鵲鵲樓連白帝秋。萬騎。官從。雲裏看。六宮人在畫中遊。

雨露無私似有私。承恩不在黛眉奇。龍池一樣新蓮子。心苦心甜各自知。

屈膝金虬香宛轉。犀金簫局鳳銜花。玉音翠樹巫雲滑。春色偏私陰麗華。

紅牆翠篆四空香。曲曲欄干花影涼。夜半銀燈分除引。駁姿笑擁過誰房。

露痕高漾月痕低。六院笙歌五院迷。莫道襄王惜香夢。巫山只在畫欄西。

玉階月影溼成堆。鐘動昭陽鎖未開。宮監傳催梳洗畢。不知顏色向誰來。

垂楊深閉畫樓春。花送黃昏鶯送晨。三十六宮閒似水。平明催召號夫人。

養風三七學蠶師。繭館分繅日以晚。莫道繭成繅便易。鹽花揉亂不成絲。

不將羯鼓惱天公。閒過芳叢一夜中。爲語花奴好護惜。怕風吹損合歡紅。

珠簾半卷漏壺長。盡日無言倚藥囊。何事人前通一笑。爲看宮女捉迷藏。

玉甲猩血金鳳仙。抱琴遲月不成眠。桃花片片冰絃落。彈出將雜又惘然。

自分蛾眉等棄蓬。金鈿零落玉牀空。夢魂不到鴛鴦殿。猶自人前驗守宮。

若非漢武倍多情。賦買千金亦不成。君恩那得如春草。踏破空堦復又生。

佳節清明禁火新。祭陵賜酒不名恩。持將一滴寄明月。爲我平澆青冢魂。

徘徊菱鏡晚妝遲。舞袖經秋黯自知。君自多恩妾薄命。不將紅葉浪題詩。

穿鍼樓上花冥冥。爪上蛛絲幾縷青。宮女成圍金盒冷。故將乞巧誤雙星。

河。歷闌干。秋。歷腸。藥鑪茗椀舊羅裳。鄰宮強起邀同坐。清漏私焚伴月香。

抱得銀箏彈不成。金城高倚絳河明。更堪孤坐黃昏後。月落桐梧雁一聲。

歲祭靈祠祈福回。擊鼓蹋臂神絃哀。可憐賈佩蘭初嫁。無復能歌赤鳳來。

金風玉露樹蕭森。蟬吹螢燈子夜心。一片秦宮卷衣月。空懸寶枕到如今。

何必金丹乞海航。三神山只在阿房。仙人毛女秦宮婢。傲殺求仙秦始皇。

君呼視寢又停宣。思尺龍牀似隔天。費盡吳剛俯月斧。
天邊明月不曾圓。

昨日同車今日開。一人舞袖兩般猜。望夫石上思君淚。
夾向高唐雨裏來。

桃花一片情一片飛入深宮別作春。碧玉闌干渾倚遍。
啼鶯聲裏又黃昏。

九鳳裴叙蝶翦裳。大槐宮裏拜君王。黃金不鑄芭蕉骨。
明月秋風滿玉牀。

整衣空自倚黃昏。殿角東西月半痕。棄妾放臣同一恨。
細腰宮裏讀招魂。

未央樹色晚脩脩。一半春風一半秋。自是梅花愛岑寂。
錯嫌月姊合歡樓。

五毒靈符約臂遲。侍兒勸進辟邪巵。誰將榴樹裝紅火。
燒卻儂家續命絲。

金鈴猶踏落花泥。輦路苔痕旋欲迷。誰道舉頭剛見日。
鳳樓疑在十洲西。

夢沈五色同心輦。色黯雲華九樹榆。猶記吉儀初撤帳。
舒祇同受妊男珠。漢武內傳

似此春愁那可裁。一迴掃盡一迴來。深宮欲覓無愁處。
燕子不來花未開。

玉輦迎來又幾年。衆中隨例典書錢。自來不入同心院。
班賜何勞男女錢。

困難扶柳欲瓊閣。掃不開花堆玉階。竹光雲影日停午。
漫卷湘簾看碾茶。

延秋宮漏未央鐘。吹破梅花玉篋慵。鸚鵡無言香輦寂。
長門五月只冰封。

未央雲黯綠塵怨。太液波寒莫洗紅。深院無人似逢魅。
紫將心事訴虛空。

一入深宮隔弟昆。恩斯欲報苦無身。檢得例金輸作供。
孟蘭盆裏祝慈親。

君王酷愛紅珊瑚。戲植庭前號婦雛。問以當熊前日事。
珊瑚婦解報恩無。漢劉先主事

鵝兹枕裏好風光。夜夜雙簫騎鳳凰。君若遊仙不是夢。
溫柔鄉接白雲鄉。

花枝偶傷日光華。何必人前嬌自誇。不信試看椒寢上。
燕泥都是去年花。

神鍼繡出彩幡新。紫竹鸚哥活似眞。應以宮人身得度。
魚籃大士再來人。明宣德時事

漢月胡霜兩地懸。琵琶雪裏草連天。環珮不歸金殿鎖。
青苔滿地畫工錢。

懶畫鴉黃懶捉簫。春風無奈鄭櫻桃。不知誰制柔腸斷。宮燕斜飛似剪刀。

三十六宮紛畫圖。碧琉璃瓦水晶鋪。宮人剗襪憂泥污。乞與金錢掃雪夫。

冰珠香雪濺龍舟。兩岸菱歌爛漫遊。聽遍玉簫題遍月。六宮清淚滿迷樓。

玉紅春酒杏花天。酒店新開海子邊。那得當鑪邀客飲。官家親鄉藉心錢。主陳後事

玉爵霓裳舞袖塵。長生殿裏月如頃。牡丹寂寂鸚哥泣。長恨歌殘荔子春。

蛛絲屏風淑影移。欠申欹坐看彈碁。怪他踏壞鴛鴦杏。金豆閒拋打雀兒。

對月如疑月有私。西風黃葉滿空堆。天寒袖薄宮梭澀。纖就迴文欲寄誰。

幾番短漏和長漏。一片碪聲和雁聲。複道月華愁字裏。六宮溝水淚花成。

柳絮橫飛撲雪毳。彩旗搖曳落空窗。宮娥笑蹴鞦韆索。紅雨斜飛燕子雙。

自從聘入披香殿。望斷宮車來不來。似向漢王乞桃核。千年深種等花開。

紫燕黃鸝度不休。二分春雜一分秋。長楊閣下梧桐雨。滴向六宮枕上流。

沈香亭北西風急。繡嶺宮前玉露零。夜半子規聲裏月。含愁猶弔雨淋鈴。

淚眼唁花汝良苦。遭他風雨妒花來。花言我作平心看。等似當初開未開。

房如僧舍首如蓬。畫半銅壺宵半鐘。欲寄愁心與鶯嫩。和花銜出上陽宮。

碧簫吹破思依依。聽盡宮鶯半掩扉。最是無聊看不得。桃花片片背儂飛。

沾雨臺邊麴蘖塵。煙雲贏笑滿都春。銅龍香唾連天醉。愁殺芙蓉宮裏人。鄴都記石虎事

鳳閣沈沈魚鑰秋。蓮花漏接素河流。官家不念嫦娥冷。夜半燒燈看打毬。

樂停簫管舞停幢。花咽香喉黯自顰。一幾歌聲何處遣。隨風不願逐行雲。

燈光彩裏爾何人。永夜迢迢宮漏繁。冰魄雪魂無那冷。梅花邀與共溫存。

笑煞夫差嬖美人。九泥封卻浣花村。有個美人滄於菊。偏抱瑤琴深閉門。

六宮齊祝麻姑酒。天子親擎太乙丸。莫採蟠桃餉王母。
爲經霜雪苦難飡。
眞人曉進長生樂。一椀仙人掌上秋。乞向君王分滴許。
願隨龍尾訪蓬洲。
翠鬟寶鬢玉膏新。一對菱花一盼神。每恨蛾眉綠如許。
不如影裏李夫人。
犀簪擘膽半邊苦。金盆藏閟兩處猜。君恩那得如蚨血。
子母塗錢分不開。
龍樓雪鬢白毬毬。凍勒山茶臘未回。獸炭圍爐濃笑雜。
自攜金筯撥寒灰。

熊衣金日畫裰襠。鑼鼓聲喧遶院廊。儺母不知宮裏恨。
滿頭花插嫩雞瑞。
水晶宮裏簇龍輿。一片紅妝照碧葉。無數鴛鴦愁獨宿。
偏憐龍子泣前魚。
簇擁芒神彩仗齊。千官梅壓帽花低。宮娥暗卜今年采。
爭拾春牛一把泥。
鞦韆寂寂月黃昏。香露空濛拂檻塵。一朵名花嬌欲語。
未經御盼不名春。
柏葉煎香蘂葉書。舞衣不著著雲裙。黃河清俟君王寵。
落得珠宮學步虛。

黑鄒葛帳曲房沈。一盞龍涎一玉琴。漫漬墨痕脩漢史。
黎花痕藉不關心。
央他明月伴多年。翠被生寒香可憐。游命嫦娥老難嫁。
自今不願與同眠。
秋螢作火照秋殿。殿號長秋秋滿金。無數秋蛩泣秋月。
更堪秋杵搗秋心。
禁鎖重重宮殿遮。夢魂飛不出天家。那堪長對延秋月。
俛首遙思古押衙。
綠夢梅簪柏葉冠。椒花醉尼卜酒寒。心期怕向蓴姑訴。
細雨孤燈和內官。

橘子纍纍百子池。石麒麟砌挺蒸枝。自憐一樣同樛木。
偏是他人報洗兒。
碧月紅燈一段情。翠華入夢不分明。曉來漫抱琵琶弄。
錯帶昭君馬上聲。
紅絃無語玉簫沈。多少宮人鬬草尋。拾得柳絲絲一把。
背人漫自結同心。
吹盡參差未敢言。秋風嫋嫋江楓繁。君恩不甚成輕絕。
猶紉荷衣候九門。

古檇李周拱辰孟侯著

七世孫 杰 椅 楨 桂 材 楚 業 聯

八世孫 士燮 士炯 士熊 士照 士煌 士煜 士勳 士烈 士炳

重校刊

生查子

除夕

竟同赴壑蛇。沒箇遮攔處。儺毋插山茶。苦勒年同去。

黝翻秦嶽峯。塞卻年歸路。燭醉是前程。不向葦姑訴。

昭君怨

秋思

喫盡炎州橄欖。那討餘甜回換。蹭蹬尼風雲。到如今。

磨得吳霜一片。夜夜紫光驚電。長嘯對空林。此時心。

占絳唇

月下老僧操琴供佛時某姬預坐

月。立山孤。斷紋颯颯松風和。指頭十顆。遮莫梅花請。

一絃一心。心七絃徵。破奇哉。那知音誰個。佛與摩登我。

應天長

補籬 爲法華山上人體瑞作

法華嶺上安清課。洗鉢茨香同鶴坐。點揚梅。遮瓜瓠。不許青猿偷一箇。破籬笆。何必補。自有白雲來護。笑得山僧口到。只愁雲亦破。

采桑子

古意

越吳同是爲儺國。賠了西施。賠了西施。阿姊東村哭別時。越吳同是爲亡國。落得西施。落得西施。十載聲歌花不如。

相見權

惜花

珠簾香霧濛濛。繡絲縫。一半嫩鬆冷落。滄煙中。拾枝頭。結不上。滿者封。踏碎許多紅雨。怨花驄。

攙破浣溪沙

席上贈妓 同唐公子

那得生生玉一鍋。巫山廟裏下來麼。猶是渾身香夢裏。

溼雲拖。昔昔盧歌嬌欲語。問渠不語面微酡。濃笑書。

空作唐宇眼兒梭。

謁金門

春晚

花影直吹得東風狼藉無計壓愁彈寶瑟瑟邊鸚鵡泣春帶愁來愁忒前歲柔腸已折底至而今愁不得付他鸚自惜

西江月

漫興

繡句只愁飛去珠泉生怕橫流成都四壁土花秋筆架琴牀依舊捉髮且然看鏡行唫莫漫登樓槐根容我醉時遊圖選南柯太守選去聲

又

講席

道是琴聲不是若言鞭影還差莫將耳朵聽三車枉惹貧婆輕薄帝網淫連鴿影幡鈴碎拂鮫紗雜僧不識是天華驚報桃花秋落

菩薩蠻

代姬人送別

邀君描黛眉痕重還留殘黛將君送遮莫唱陽關離亭日欲闌相看無一語鞭馬西馳去何處是相思馬嘶聲斷時

柳梢青

移居

地善泉甘鶴閒魚泳儘碩人寬松卵煎茶桃花照飯大似秦官籐扉雲護常關有客到小治盤飧劍借人評字容人問竹許人看

杏花天

蠶婦

笑他繡閣能甜寢日搖幌繞勻蝶粉鄰姑揩眼飼蠶忙偷一刻眠不穩較辛勤婦姑同閔守寒燈剛十稔自憐不及吳蠶敏一吐機絲上衮

怨王孫

春暮

薄午淌整天空雲靜逕出茶煙窗堆竹影珠簾誰撫湘絃不勝寒流鶯聲裏銷紅雨春一縷騷酒髮無主蝶瘦香殘鶴懶無限愁思筆花知

鷓鴣天

旅舟

榕髮毿毿我不如愁絲千尺有誰知青帘高蓋前村店且脫鵝裘典一巵閒近遠步遲遲紅鬃棉索倚牆垂牆中濃笑風吹遞知是蠻姬採荔枝

又

漁婦

不怕空江浪拍天。只愁再放武陵船。寒篙笑倚紅花髻。博得夫君步步憐。魚換酒。醉蘆灘。小風吹溼木絲衫。柳絲當作流蘇結。煖趁鴛鴦學畫眠。

西江月

咏白牡丹

較似芙容尚早。比於梨雪還盈。天然素質粉痕層。白玉盤空月淨。春則東風藍尾。色雖傾國冰稜。沈香癡夢幾時醒。傲煞黃昏露冷。

浪淘沙

野驛

遙望古高原便好停轅。荒亭禾黍斷碑存。一樹紫梨門不掩。吹黑黃昏。騎布翦殘雲。酒幔前村。月溫劍冷黯征魂。辛苦客星誰。箇喚林外孤猿。

玉樓春

壽寶閣寺老僧棲雲

閒拖瘦杖紅雲外。蕉布緇衫半壞。鳩鵲聲裏讀華嚴。不將駒隙逮獅寶。一彈指頃年光邁。欲摘蟠桃犯偷戒。擬將何物祝無生。依舊籐籃盛野菜。

踏莎行

哭陸仲昭

玉樹剛摧。蘭英猶禎。騷魂何處空悲咽。凍竹拔殘名士風。老楓吹黑交心血。哭世聲高。罵人腸熱。地中傲骨堅難折。至今芳草不忍生。當春還怕聞啼鴂。

玉樓春

妓館

當恨春歸無覓處。密地移來同伴住。寶枕還隨夢憨。流蘇不許雞聲度。暫入桃源應卽去。花若殘人花地。誤莫將舊路再重尋。害他春老流鶯妒。

天仙子

賦得縹渺孤鴻影

爪上霜花消也。未漫趁西風雲裏路。晚煙一抹不勝愁。進則那。退則那。連影看來只兩箇。今宵投泊知何處。衰草斜陽迷古渡。蘆花濺筆欲題箋。點不是。畫不是。沒字碑。沈秋水破。

行香子

書道士壁

孤劈涼飆。彷彿扶搖。雲幾片。月小天高。素交過我。同我吹簫。是同津。漁石羊。叟爛柯。樵且然。小住笑。飲陶陶。將何物。充作山庖。籐籃一個。選藥而挑。有扶桑。梏天河。菜角芝苗。

雨中花

端午

楊柳籠煙遲晚照。蠻檣弄滑鷺微笑。乘興訪漁通。滿懷幽思。醒醉滄浪妙。燕子夢癡香不了。雙肘靈絲榴火。燒極日湘潭。細雨黃昏草。怨王孫廟。

漁家傲

垂虹橋晚泊

漠漠空江煙一片。荻苗尊髮青如澱。鷗鷺鷺鷥飛不見。風滾面。征帆勾引歸鴉暗。辛苦征人行欲倦。水眠星飯誰能慣。七十二橋虹影串。蓬幘岸野航沽酒漁燈亂。

蝶戀花

讀邯鄲記

世事茫茫難忖料。無賴蒸花。撲上鬢眉蚤。趙州橋柱與年銷。月明猶聽驢兒叫。趕入枕中分夢好。店裏黃粱日日炊無了。試問夢回何處討。杜鵑秋滿邯鄲道。

又

山行

一路沙岡岡斷續。何處鐘聲。雲影埋僧屋。柳刺勾人屏。鈹蹙怖他虎跡如牛足。三兩同行行轉陶。蒼嘯呼風。樵斧連禽啄。山色偷他秋水綠。渾身翠溼松花馥。

破陣子

秋閨

甫見鴻來前臘。又逢燕去新秋。吹得雙簫剛坐。煖其奈蕭郎好遠遊。蕭郎有信不。落託三年無一字。傳聞近客榆州。燒盡心香渾不驗。袖得金錢卜翠樓。金錢箇箇愁。

江神子

龍居庵小尼

蚤辭菱鏡禮優曇。卸銀環。著蝙蝠。苗條瘦影。兩點遠山攢。似趁白鸚啼紫竹。拉龍女。獻珠還。觀音繡出活於

仙供禪關印香殘。不許飛花輕薄點。繡衫十箇筍尖寒。不翦男子拜展經彈。

南鄉子

七夕

呼鵲與之謀。爾既成梁湊好逑。橋上相逢橋上別。堪愁如此良媒恩也讎。鵲道不須尤明歲今朝便是秋。天上一年當一夜。知否雙星夜夜只同遊。

千秋歲引

展十八羅漢過海圖

羅漢神通裝連海鷲。欲渡西洋風架肘。坐惜老翁同趕。

上縮入生紬剛尺九悄無聲。伯驚醒泥牛吼。說法雨
花香滿袖。莫漫龍王留住。否欲呼布袋當行者。浪花鏘
裏肩裝走展晴簾。澆半碗聲聞酒。

長亭怨慢

雨懷

怎禁得垂陽孤館。況是捺人。黃昏夜半。戰色芭蕉。顛翻
荷葉。做成愁歎。一絲絲滴夾著一聲聲怨。敲碎枕頭歌。
暗地裏魂消。中心自判。任珠簾不捲。又簾花吹亂。陸
郎苦也。逝矣班騅誰綰。分明夢裏。又難拋。怕歡伯澆來
不散。安得十萬并州翦。截他絲斷。

金人捧露盤

宗將軍祠 祠在阜林鎮

將軍姓宗諱禮。河朔人。嘉靖間倭萬餘趨浙。將
軍以孤兵持一日糧。倉卒尾倭於桐鄉之繡溪橋。戰三日夜。斬殺無數。兵孤無援。困於坂。無路
覓食。士卒饑餓不能持刃。叱之起。復僵。仆將軍
自度不免。斬所乘馬。自刎死。朝廷旌其功。收封
祀蔭。有加。立廟於繡溪橋畔。廟貌手劍猶作叱
馭。卒殺倭狀。英怒至今未息云。

殺聲馳。城禍近。竟徉聲。三日夜。擁儀血戰。頭顱拚擲。吼
寃虹。春蔭秋菊。招魂也。錫酒三鐘。鐵矛兜。楓血噀。金
鎖甲。結絲縫。青燐簇。鬼馬苔封。手提一劍。還嗔。饑卒哭。
西風榆錢滿。拾來買飯。再殺倭兒。

紅城梅花引

秋閨

秋來慣有許多愁。是秋傷。是傷秋。若是秋傷。秋去便應
瘦。倚遍闌干渾不寐。每勸解。背燈兒。珠淚流。淚流淚
流何日收。不梳頭。懶上樓。夜香燒罷。更苦是四壁聲啾。
押一片秋蛩遠。竄到崖州蛩道。傷秋心。做就何怪我秋
蛩訴晚秋。

海江紅

咏劍

七點寒星浸秋水。賸指過鵝鶴繡血。驚電閃芙蓉向曉。
神光明滅。直是荆軻心一片。劃損長天紅列。缺慢攜來
清嘯倚空。銅煙雲闊。洗肝膽有如月。酬國恥幾時雪。
呼龍泉太阿汝知我者。咄咄書空眞怪事。蕭蕭擊筑衝
華髮。向燕山舊市勸元漿。澆豐鐵。

齊天樂

戲題箕仙

丁丁午滴茶蘼漏。守隻青鸞到晝。寶果拈桃。丹砂鄧豆。

葉。碧。窗。香。蕊。彩。霞。盼。斷。似。鶴。去。千。年。歸。來。恐。後。花。影。
沈。沈。鳧。煙。襟。裏。燈。瘦。想。伊。醉。眠。莖。頂。攫。賭。熊。盈。襪。小。
停。賦。手。苔。雪。勞。箋。朵。雲。淺。墨。翡。翠。樓。中。候。久。闔。闔。遲。開。
青。童。懶。報。桂。酣。空。酎。悵。望。夫。君。把。參。差。吹。又。

水調歌頭

過鷲香閣驟雨同諸上人咏

修。羅。剛。戰。鬬。海。底。蹴。猪。龍。老。魔。助。陣。金。蛇。千。丈。掣。霓。虹。
空。半。了。紙。嘯。怒。雲。裏。阿。香。飛。擲。鬼。月。哭。潛。踪。誰。與。霹。靂。
鬬。仗。劍。叱。虛。空。老。僧。道。偶。然。耳。勿。怪。冲。目。前。倉。忙。險。
怪。萬。事。總。無。窮。翻。了。銀。河。不。管。補。得。漏。天。仍。破。談。嘯。付。

高。春。大。千。塵。世。界。攝。入。水。晶。宮。

又

讀莊子

欲求快活散。仔細好參求。可是日開笑口。人世付浮鷗。
機心機事歇了。個裏怎麼修。憑你鵷雛鵬怒同是勞人。
草草大小有身憂。眼放半空外。心住玉壺秋。唐虞墳。
許。緜家蓬。牖。牆。芭。蕉。國。裏。求。仙。黑。路。哭。藏。舟。若。不。積。風。
三月便學扶搖九萬。跌落反成羞。摘將集蓼苦。一弔道。遙。遊。

念奴嬌

無題

東南半壁。儘赤城高聳。神山對接。滄海。魚龍。剛穩。睡。誰。
蹴金波千疊。錦繡雙隄。煙花萬戶。拖沒。胡笳。雪。駭。兒。貽。
誤。竟。將。松。嶺。交。割。況是楚國王孫。不知痛哭。魚腹。蘸。
迂。闊。十萬橫磨何處。是滿眼新亭。淚血。弩。瘞。錢。江。輦。蕪。
宋。寢。一。樣。宮。雲。歇。花。愁。柳。泣。不。敢。偷。看。明。月。

又

壽閔兵尚

喜也先生願祝如仙壽。先生搖手。費。草。蕣。錢。徯。化。鶴。證。
本。一。千。年。後。報國心殷。救民勢棘。那得工夫守。且。駒。隙。

耳。荒。了。畢。家。酒。瓿。知否。架海才猶。遲。丹顏似。壓。倒。仙。
人。九。叱。咤。揮戈紅日。再。指。顧。雲。霤。奔。走。盟。府。勳。高。子。孫。
貂。滿。全。福。眞。希。有。簪。花。捉。袖。爲。予。傾。倒。十。斗。

八聲甘州

送道者

恁。桃。源。老。叟。何。事。匆。匆。又。卜。居。叟。道。前。日。避。秦。今。避。避。
秦。者。如。是。棲。棲。一。自。阮。郎。闌。入。雞。黍。費。勃。棄。乍。可。通。一。西。
幾。後。漸。成。蹊。遙。望。神。州。九。點。這。九。點。外。桃。源。西。又。西。
便。五。雲。滿。地。靈。藥。拾。盈。裾。結。半。間。茅。厂。暫。住。敕。桃。花。遭。
約。莫。橫。飛。更。何。日。葛。坡。借。杖。再。把。仙。衣。

滿庭芳

病鸚鵡

舌烏蹲籠。美人扶病。心經教得如流。堂球憐惜。何事瘦於秋。應是多情愁種。美人道醫汝何憂。同心水。合歡香粒。可略進些不。鸚哥笑。教儂病與美人一樣難瘳不。記得昨夜夢裏。同遊依約巫山。紅廟可禁。聽玉笛停留。私低祝。春閨病已。儂病也應休。

雲仙引

廣秋聲 同錬師沈牧生作

阿香雨車。劉安雞犬。車聲壓碎雞聲。脩月戶。兎長生。刪

桂更兼搗藥。玉杵舂聲。夾斧聲。咫尺銀河。靈梭吻。吼夜。度機聲。蓬萊鐵笛吹聲。三醉騎雲龍吼聲。脆也神仙。幾番送葬。費輓歌聲。天上人間。算來渾夢。落得投壺天。笑聲。火流鈴印。曾汝管領。學步虛聲。

水龍今

鞍孟

石欄。裙底柔情。紅泥留得佳人。譜。草思秀陌。花憶蒼苔。愁深。鸚鵡。只合拉堂中飛燕。試昭陽舞。何人無賴。倫來。裁作酒。弥調笑風流絕倒。消受盈盈香步。劉伶。鍾。畔。畢。賽。邊。不。辭。多。露。澆。汝。一。盃。消。予。傀。磊。許。多。狂。詛。細。嘗。來。不。似。椒。醇。一。半。是。巫。山。雨。

一萼紅

泥馬岡懷古

崇德縣西北六里白馬岡一云泥馬岡宋康王搆南渡夜憩崔府君廟有神扶其首起時金兵躡之急神指白馬使乘之逕行七百里至岡天曙搆喜曰金人不吾及矣解馬飲水視之泥馬也而仆隨葬於此

胡笳。急。正。雲黃月黑。無路出危坰。古廟淋鈴。何人授策。四。蹄。千。里。風。輕。獻公子。惟君在耳。恰應光武中興。解鞍

剛曉。弛然立化。渴葬。元。汀。怪得滹沱冰合。荒岡泥馬。一樣通神。功臣寺。合黃金鑄。骨配。食房。星。南枝。煖。神靈。呵護。立西風。丐古不勝情。依約。斜陽。古渡。聞。馬。嘶。聲。

鎖窗寒

延津懷古

煙。織。桃。鴉。呼。猿。洞。白。帆。正。開。危。篙。破。浪。吹。起。一。襟。涼。雪。遠。孤。城。鹿。誰。影。空。西。風。三。岸。鐘。聲。咽。望。斗。光。尚。紫。酬。汝。一。盃。高。歌。彈。鋏。篷。底。書。空。咄。咄。幾。回。搔。首。英。雄。腸。熱。追。思。當。日。朝。馬。南。嘶。正。劇。剛。湊。合。雨。葬。雙。龍。波。心。酣。臥。無。休。歇。問。何。時。蹴。醒。龍。魂。再。鑄。芙。容。鐵。

賀新郎　感秋

欽欽西風悄。踏不爛道傍秋草。青燐繡鏃。馬矢縱橫堆滿地。天亦替人煩惱。待躲白雲深處。擁著蹙官將雞犬。和桃源。稅了。剛立盡斜陽眇。南飛三匝枝空遠。飄搖苦老鶴。問訊可平安好。暗拉漁燈藏槲葉。只怕胡笳知道。但一任蘆花月老。城頭畫角吹星落。又愁聽。吹出單于小。擁翠被。等天曉。紹興間命內官使金有老鶴問太上皇安否

又　弔岳墓

宋鞠精忠事。令付與業鏡。柳塗。不須深究十二金牌莫須有。君相何曾分咎。塞狗寶。堅籬自守。抵死追搜奸相謀。這刑書先坐。書生叩。密地裏。安排久。黃粱惡夢偶然耳。漫勞他。湖上青山。碧藏一斗。莫道興衰人做得。只荅碧翁毒手。更殯碎史臣分剖。怒髮衝冠。風雨化踏梅花笑。拉林逋。曳劫灰。剩黃龍酒。

送錢抱沖先生兵備粵西

青鎖搖驄轡。握銅符。驚補袞。手兼霹靂。手當日淮南亦寢謀。何況夜郎么醜。看劍佩。吹醒花柳。處處山靈都捧

蹕。鐃歌一路風雲走。誰負。彭日南守。風流閒嘯揮巾扇。挽銀河。一洗蠻煙作。黎天帶。壓倒淮陰胸武庫。曾長登壇侯久。沒生摘荔枝嚼酒。雁字炎天飛不到。莫籌邊樓上。題詩。瘦。封侯遲。印如斗。

慶春澤　舟居端午

檣潑菱竿。帆兜山影。沈浮一似。鬼雛。何處龍舟。彩旗簇仗。猴呼。蒜道士。蹲。釵燕。舞浪。花蹴。戈。翦。於菟。恣嬉遊。簫鼓。鼙鼉。倒入空波。試。詢。騷骨。還存否。覓。湘魚。剖。盡。恨也如何。劉郎。嗜酒。擅著。糟喉。漁。遁。鷗。鷁。杯裏。乾坤。闊。這

嘯。做。原。屬。吾。徒。棟。花。飛。款。乃。聲。中。猶。叫。提。壺。

永遇樂　送秋

詞有送春。無送秋者。得非富春窮秋。炎涼態。故爾乎。然而秋之功。乎人較春。滔然遠矣。楚客悲秋。戀秋也。非憎秋也。達者。實歷其中。便知屈宋一生。得力。處。匪。啻。作。平。等。觀。而。已。予。具。楚。客。之心。焉。作。送。秋。詞。自。隗。始。無。數。欣。依。不。勝。淒。戀。這。番。秋。爽。纖。素。機。中。捲。衣。砌。上。斷送。秋。何。往。蘆。絮。白。頭。江。楓。沁。血。兜。住。霜。空。歸。仗。萬。千。愁。

老蛩聲啞虞孤單煞攤書幌　歷盡蒼涼消他嬌穉功德較春難狀茹蕖先生賈傷老子甜苦應無雨雁宇鐫碑露珠酬絹只合白帝城供養喚奈何便吹破碧玉簫更快

惜餘春慢

壽蕭開府

綠竹遲聰紅梅照戟儺鼓鐃歌同拍東海塵生而今掃滌憑仗伊誰之力都道鄧侯再世神捧星精名流第一剛海童傳箭弓挂扶桑懸弧誕日　歡喜煞三雅筵中百花隊裏細寫雲和湘瑟春醪介眉公堂稱兒連斗與

人成七他得揚旌鼓背踏浪蛟門玉桃生摘看老人影下三捉魚龍酒滴

沁園春

讀釣臺集

予遊睦陵有遺子釣臺集若干卷讀之欲睡漫書此爲子陵解嘲

漁爲子言昔嚴先生不愧冥鴻道漢宰九土我長五湖於我足矣何必三公破笠拖雲直鉤壓水不似當年釣渭翁羊裘綻眞漁家嫡派留諸西風　狂奴醒醉雙空儘一灘曉月浣盡賣茶村傭御牀高臥鼾然鼻息懶漁本色如是憨憨碌碌乾坤古來帝業盡付啞然一笑中恁太虛白雲舒卷老子猶龍

大聖樂

再讀釣臺集

予既作前詞有絮廉頗立懦未已曰若爾是聖之也亦狹之也何不位之兩廡與曾點輩爭席亦仲尼進狂狷意也因再作此

慈逐宦情僻就石隱總是騃儂儘享用宇宙無窮出處兩邊都不著兀立虛空仲尼思狂腸正熱何傷乎各志付元同釣罷咏歸足浣沂水襟濺雪風　況大樹將軍

勇略禮樂司農諸亮工又何須老子蛇足分功翟翟嚴竿鏗然點瑟并推入萍犁風雨中逍消息時時高挂在七里灘楓

沁園春

留影鏡

述異記有道士醉飲咸陽市袖一鏡索價不貲視之有一美人在焉笑痕可掬名留影鏡人魄有九此勾其一乎仙術狡猾多類此抑以警饞眼歟因戲咏此自寓

皓魄一規內有佳人紅影嫣然似水晶城闕隱藏龍女

廣寒宮殿。躲閃嬋娟。道士幻來。咸陽市上。醉飲壺頭高索錢。少年問這鑑中。美姬可借。伊眠。道人笑。要沽諸儘我飲。當壚價十千。賸畫裏眞眞。呼名乘落。帳中貴嬪。環佩闌珊。供養須虔。焚香澆茗。受用梨花夢十年若逃。失。寄個信來蓬島。許與尋還。

又

美人指甲

深裹紅巾。淺拖翠袖。梳頭正閒。恰金鳧撥動。鳳釵香暖。銀箏彈罷。大小珠寒。眉稍心上。許多愁緒。更央及尖尖。柱粉植含。情處似翦來湘筍。淚隱成班。重重花畢朱

鈿。珍重煞柔荑。多少問。把歸期細數。支殘玉枕。舊歡暗記。拍損闌干。漫摘青梅。戲拋紅豆。禁得麻姑。瘦也憐閒調。笑書生。背癢。欲借纖纖。

風流子

春雪

瓊。蘂。春。不。了。被。東。風。吹。落。滿。香。隄。許。瓦。點。輕。霜。簾。凝。冶。月。影。中。鏡。裏。留。不。須。臾。榆。錢。白。杏。花。村。店。近。拾。作。杖。頭。攜。奈。洞。翠。桃。王。孫。碧。草。一。時。失。卻。極。目。堪。疑。蘭。湘。楓。欲。綠。有。個。人。高。歌。郢。曲。霏。霏。誰。念。佳。人。袖。薄。與。失。寒。衣。向。鶯。梭。借。穀。玉。殭。齒。澀。粉。搓。柳。綫。織。不。成。機。蚤。起。繡。鞵。

挑菜。踏碎銀泥。

蘭陵王

自述

巫。姑。祭。撥。盡。琵。琶。無。據。猛。著。力。三。上。秦。書。又。被。寒。機。輕。薄。去。前。程。同。黑。漆。守。著。孤。燈。自。語。光。陰。迅。地。聳。天。醉。荒。雞。啼。也。誤。臨。風。向。誰。訴。讀。楚。些。招。魂。愁。怎。分。付。竹。西。歌。吹。揚。州。度。較。哭。途。窮。爭。差。幾。步。幽。篁。窈。窕。奇。鬼。妒。願。子。靜。無。怒。自。詛。還。自。譽。任。笑。傲。詩。王。憑。凌。酒。帝。劉。伶。鍋。畔。三。生。路。儘。悶。腸。激。楚。無。安。頓。處。白。眼。看。人。學。鼓。吏。穿。繡。袴。

摸魚兒

徐王廟

廟在桐鄉縣東三里縣誌稱徐偃王廟其子孫宋時衣冠頗盛今漸衰落村中伏臘至今土人寧食無糜不敢不刑牲事神者亦可喟云

是。何。宮。危。垣。縹。瓦。依。稀。寶。殿。琳。閣。遍。巢。烏。鵲。邀。明。月。碧。火。琉。璃。淡。漠。問。村。翁。都。說。道。徐。山。卵。產。稱。英。霸。無。人。自。語。任。龍。種。騎。雲。朱。弓。痊。土。覷。精。靈。如。昨。羅。裙。侍。鵲。鬢。金。鈿。零。剝。神。絃。歇。醉。娛。樂。子。孫。留。語。是。耶。非。麥。飯。年。年。澆。幕。巫。莫。無。君。試。看。蝸。牛。不。稱。蟲。機。索。閒。愁。無。數。憐。祭。

酒村翁汗沽腥黎神餕忍麽嚕

寶鼎現

送春

春汝逝矣痛逾悼亡招魂無計擘借卻并州快翦割斷從前恁愁緒怪鶯燕春聲無語黎雪裁衿額點絮縞霓淒然弔客我亦白衣冠送汝兜底無數塡胸臆酒醒來寒影無寐禁許多風嚬月泣怎不教鬧腸攪碎叫不轉戰子規血碧慘馬嵬一抔風雨準擬瘞汝澆汝春語多情五行亦是輪迴磨候緹灰初動是我回生處所不重會有如水覓返魂香待待起汝再嫁汝誰道相

逢只夢裏

綠頭鴨

明妃詞

予有咏妃絕句云嘯擁琵琶出帝京漢雲胡雲紛送迎一千年後虬髯客策馬扶餘知此情丙戌秋風雨淹旬昔空咄咄不勝荒感偶憶是詩遂疊字成詞存本意也

最難禁蛾眉衆女生憎幾低回天涯闊矣芳草到處逢迎何必向故園椒寢一脈地君寵閒爭姻緣奇特紅絲直曳到胡庭豈不念雞聲戍鼓瘦影正飄零漢少恩哉登車嘯寒笳引幟春落駝城廝僥倖嫁衣十萬難報

畫筆之靈抱琵琶一腔心事訴來不許漢兒聽有俠虬髯千年孤憤策馬扶餘知此情嘗言道卿卿負我我不負卿卿還愉歎才人去國一樣憐生

十二時

自壽

汝何人紫眉白眼傲骨稜層閒嘯自負咳唾青雲夏盆幾番冷請寶劍彌酩明珠買妾不怕交君懶又落魄蕭郎馬走天涯饑喫荔枝初飽費工夫讀等身書料得黎星知道繡翦獅花筆搖鸚鵡枉賦凌雲好十丈綵毫

算來不值寒草到而今予髮種種誰向元來路討槐國穿貂蓬蒙吹笛總夢中消耗訪衆香國裏且圖及予未老

聖雨齋賦集卷之五

古檇李周拱辰孟侯著

七世孫 杰 楠 楨 桂 材 楚 榮 榦

八世孫 士燮 士爛 士熊 士照 士煜 士勳 士烈 士炳

重校刊

雙簫引鳳賦贈友人陸大勝有序

予小友陸大勝以終童妙齡爲文壇祭酒珂月照人香名遐引雖風雲有待而尺木已長卜叶鳴鏘之繇天敕

鶯蕎之牒秣駒作咏琴瑟和聲素蛾淡而涼月醒濃笑鋪而紅雲醉加以鉤花作骨道龕能書讀史諮疑仲舒勤學桑花檻外惜繡薇而不臨鸚鵡窗前對遠山而作賦以此言樂樂可知矣珍重室吹簫之侶可或忘蹇叔之媒借鳳律以摹情翦鳳毛而篆句其辭曰

若夫明月堪憎明霞可惜弄玉初笄靈芸未匹架碧落以爲家築瑤壇而駐日爾其犀編皓齒水翦清顏鶯聲萼綠烏爪麻姑環多欲頗釵重須扶衫湼杏而紅嫣裙漬榆而綠鏤拉姊伴而燒香依傅母而學繡欣諧蕭史之盟甫僊秦臺之媾於時梅花餞臘晝燕賓春桃林秣馬胡麻問津矜赤繩之牽殷重恨元霜之搗苦辛蚓絲屏寒流蘇帳煖割璧殷忱吹蒲醜腴火齊鏡裏龜茲枕邊影能解語夢亦懷仙膝倚藕心之褥肘懸男女之錢塵似洞眞晝史傲膳南國非煙況復良人跗藉機雲吞交衍祕掬雪旌心不咏芍藥遐吟豆蔻看綠黛以療饑聆歸昌而當酌壺選夢而雲癡夜裁詩而月瘦仰睇彩雲鬱蔚脅撓詎是湘瑟亦匪雲璈聲來細細響叶咬咬恍天風其吹落剛弄玉之雙簫俄而香氣入元苞彩翩躚和鳴喔喔與子雙棲屢跨鳳以遐舉高駝翔兮沖天於時上帝大喜築合歡之宮而朝焉飲以鳳膏之酒烹

以鳳卵之羞錫以黑鳳之膠衣以青鳳之裘媵以歡喜國之鳳婢冊以溫柔鄉之鳳侯字雙簫以鳳簫傍秦樓爲鳳樓今日快看雙鳳引明年應抱鳳雛遊

題乃脊奮體文有六朝骨 金藍珂

危樓讀書賦有序

蓋不佞辰髮未燥而行文脩然自好。私謂阿鴻摩天。故嘗指日至垂髫攜文就試。主司弗善也。當是時父書猶存。家業中落。嚴慈善病。相對長饑。加以東人之子纔賦採芹。西人之子又誇拗桂。纔一話及。頗汗如瀑。時已聘室。未卽御輪。而一往朝氣。自冀得當。敝無存。之緩婚。心涎高國汪童。跨之赴敵。志銳封侯。荒樓三楹。有桂無壁。把書朝夕。一日三年。計一千有奇日。讀古今文五千有奇。歲在癸卯。山試冠軍。多士隨逐。八千君子。射月而負嗣。是食餼費。序數戰數北。未至三十。鬢毛欲蒼。同思裘日一時堅苦。終成荒忽。每對僕甲顏。揖樓蓋骨。又性簡傲。不耐遂世。雖長吏借才。王公推食。而槐柳慙列。纓帶羞陪。一豹羨乎。蓬蓽。視龍門。猶蜒蝘。豈曰貢憤。亦各言志。已耳踏土。牛而賽龍。舉鞭失。奚騎。文貍。而學馬。捫劍長。呼爰述。昔懷用存。曩迹焉。其辭曰

子然寡徒。綺髮浸疎。窮隨身住。心逐年徂。士不用。恆能奮乎。至如蟲惟集蓼。蠹偏茹蘖。蟠蛸結戶。荒葵冒宅。惡儀舌空。存羽頭徒。責覓。一飯加。啄木盡。待冀。半名。如禹。步轉石。乃有危樓。於屋之隅。遠廚十尺。近水一彊。立少馬卿之壁。築留君公之牖。撫棟則肌膚直裂。循楹則枝

榦生瘤。梯長少級。版脆難蹂。如鳩巢。隨風搖。曳如蜂房。鮮蜂。聚蜂。而話。愁至其荒涼。鮮鄰。偏宜學人。南山來翠。北沼送蟾。竹分窗而上影。花排借。蔕沈浮。鳩。遇鳩。而失笑。蜂。而分。鼠忘。嗔。寂歷而。樞而。趕春。拂儿而燕。泥矢。積。倫。粥而。鼈。涼。思入。骨空。瀌而。古。意來。賓乃。若。欲。縛。筆。而。椽。溼。欲。斷。硯。而。瓦。裂。欲。榻。字。而。屋。漏。痕。新。欲。駛。藻。而。累。愚。紋。囓。於焉。借。昔人隨月之梯。登。先。哲。凌。虛之宅。抱。父。訓。啟。祖。籍。豎。金。心。鞭。鐵。春。望。四。空。而。天。小。伸。雙。手。而。紙。分。星。窄。揖。精。靈。以。其。語。呼。霸。王。而。定。策。衣。裏。分。御。溼。嚕。紙。分。充。饑。盆。鮮。書。粥。光。鑿。鄰。隅。時見。懿。筐之。遺。路。藕。鼓之。催。菑。孰。不。耕。而。豐。穫。分。疇。不。蠶。而。登。絲。是。以。臥。只。薄。薪。飲。惟。膽。液。老。僕。勸。息。掉。頭。呵。責。夏。則。車。帳。蠻。燒。冬。則。孫。牀。雪。積。春。則。簡。截。瀟。蒲。秋。則。膏。燃。劉。荻。披。衣。起。舞。雞。聲。鬱。志。士。之。心。有。賦。逐。貧。牛。後。屬。壯。夫。之。色。然。而。樓。勢。將。趙。樓。屏。半。癯。欲。懸。髮。而。梁。怯。思。擊。股。而。檻。歇。欠。伸。而。隙。瀋。承。淚。轉。側。而。脅。絲。繞。鬚。不。登。熱。血。之。衝。鼻。愁。火。之。灼。肌。斯。則。志。決。分。江。東。三。戶。之。師。氣。憤。分。秦。庭。七。日之。泣。身。矢。激。高。昊。心。戈。揮。西。日。盆。沈。學。海。舟。焚。書。國。一。日。三。年。揣。摩。初。畢。揖。樓。謝。夢。勦。酒。澆。筆。願。謂。老。僕。曰。嗟。乎。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於。是。遂。挾。策。西。入。秦。冀。封。侯之。在。卽。

一二書聲從危樓出一一危樓從書聲出如宗炳壁畫五岳圖撫琴動操衆山皆響正不知是琴是壁是山人知琴聲從衆山出不知衆山從琴聲出也金陵城

感秋賦

何皇天之不予華兮波與波其相催我愛春而不我留兮畏秋而偏督秋來蓼垣兮杳杳蟠戶兮宵開摶衰草以爲陽兮琢卵霜以爲杯傾瀣汁於大江兮但覺汩泓崩潰苦毒而不可裁若乃華鶴無耗青鳥信遙鳶辭銅柱魚嚙秦橋八千歲兮隨風飄蕣華兮開落龜雖壽兮終凋聽亭皐之木葉魂九逝而切慘或有鴛鴦枕碎燕子樓空鏡中鵲去簫裏鳳翀傷情愛兮泫露飲憾咽兮西風兩字之相思誰餉七條之冰綫無功乃如溝水東西關山南北咸陽路遙武昌溪澀雁惜字而不飛魚

銜書而無力湛湛江上兮丹楓思江南而夢直夢直兮路賒山岡多兮愁不可遮去與住兮異域生與死兮如麻西陌之布衣馬角南征之君子蟲沙原白而蒿侵玉匣草青而雪葬琵琶滿天袁柳何處吾家若有人兮山之坳紈畹蘭兮吹洞簫嫋嫋兮秋風長波馳兮沼慢望行雲於天末送予懷之梢騷誰家裘梭不停織女袁袖兮爲予太息安得借機樣於七襄補繡裳其五色沈吟兮歔欷哀荏苒兮蹉跎字不堪羹寘釜則那火死兮螢冤鬼炬漆兮燒蘋作怪字兮十指痛探破貂兮彈血殷煩魂兮歸來乎吾且燒屈大夫酒使暫避兮怕讀離騷

而問天。
上可埒庾子山下亦與蘇子瞻分鑣並驅當今才子無疑金鑑刊

粤遊賦有小序

賦名粤遊以遊粤也。路浙閩居多。而總名粤遊。凡以遊粤也。月經七易。程歷五千。其中山川雲物。俯仰悲苦。夷險異途。陰晴異候。慨惋歡喜異態。凡一水一石一花一鳥。一話一言。備臚述之。俾後之覽者。捫字而得焉。愴然與勞人羈客。同其感懷也。歲不我與。乃擲路傷言。無準繩。視諸飛鳥。其辭曰

上書不達。孑焉秦囚。安能縮鼻。枯守一丘。八春七日。雨雪寒猶。出門長嘯。仗劍南遊。於何操艙。錢唐之滸。祖席停絃。離筵趁鼓。檣壓伍胥之潮。帆上錢鏐之弩。薄日闌

珊。江空島寒。旅泊伊始。鴻宿於干。潮來潮來。篙失前灘。長年指點。嚴祠兀立。耕於富春。釣則齊澤。讀史不熟。多此華飾。吳門梅福。是其婦翁。同採藥去。白雲無窮。換舟衢村。江樓岸立。羣山追來。排闥直入。獲句狂叫。割荻題壁。須令捉著。不爾飛去。舍舟而徒。兀然江郎。三峯三仙。嫋嫋雲長。碌碌筍輿。塵吹不了。何日息機。同跨青鳥。仙霞嶺兮。蠕蠕高低。罔兮無痕。北岡兮越雲。南岡兮閬雲。閩雲越雲兮。混不可分。夢入他鄉。夢春非故國。春行行浦邑。行人如織。梅讓桃開。蕉先柳色。怪水有魍。怪山有魈。行人報言。前路多厖。跖盜舜裳。恐或逢之。一枝筆峯

城頭特起。云是江滸。花開夢裏。我昔治文。夢覩開花。先輩餉我。光怪能詩。生浦城江滸。花處予夢作。令生夢花筆。風塵分濕。倒雖百齡分。猶天自憐。五色之彩。毫不如一束之。寒草黯潘分灘殊。穿曲曲分明珠。或蜡而旋。不力大於舸。行行未足。賽神拜福。而趨。有或猿於鷁。首烏獵。其肉。我何人斯。爭福。覓奕俎。勁有乾魚。與趨。肩同高。於髻。飯失其。菜。蓬底多暇。摩娑。劍。寶帶斷。路。兌。一鉞。提袴。瞻。彼。釣。爾父。不失笑。且以永日。未至南平。琴。而桃。源。當斷。洞。名。小。桃。源。石。琴。石。几。名。天學。綫。而曳。絲。石。斲。琴。而。欲。語。諸。勝。綫。天。谿。陡。絕。多。名。几。泳人題。恨。行。役之。匆。匆。悵。魚。舟之。重。誤。蝦。蟇。請雨。雜。淚。如。

以主。媚。僕。蒼。茫。延。平。江。闊。波。腥。有。雙。者。龍。長。眠。不。醒。豈。屋。漏。船。敗。褥。漏。釜。敗。粟。一。夜。十。起。腸。直。項。曲。未。明。燎。衣。不。念。當。日之。胡。笳。遍。地。淚。滿。新。亭。胡。爲。乎。沈。埋。波。底。豬。奴。不。靈。我。欲。蹴。龍。魂。使。起。兮。合。雌。雄。而。再。鑄。七。星。曉。望。沙。水。遠。山。如。姝。瀰。瀰。風。來。香。與。膚。俱。文。君。各。天。淒。涼。眉。諸。畫。眉。何。爲。飛。來。惱。我。大。魚。惡。津。奔。浪。瓜。喧。狎。石。鬼。立。森。欲。搏。人。因。以。說。鬼。因。以。說。虎。說。鬼。猶。可。說。虎。怖。我。虎。怖。水。猛。於。虎。前。灘。後。灘。不。記。其。程。永。安。倍。虎。怖。我。愁。不。可。行。水。激。舟。立。客。子。輾。轆。河。伯。憐。我。欲。代。我。哭。方。死。方。生。呼。吸。反。覆。譬。猶。神。農。嘗。藥。一。日。而。中。七。十。二。毒。天。低。

日。昏。宿。棹。沙。村。水。謙。春。跳。濺。珠。滿。身。放。珠。者。誰。鮫。室。作。鄰。我。非。魚。人。與。鮫。爲。婚。旭。日。上。楯。叩。蹇。少。糧。蓬。頭。蘭。足。覓。米。他。鄉。停。午。溉。鬱。逆。釜。鼎。香。有。飯。無。菜。其。甜。無。方。水。趨。楊。灣。有。石。扼。咽。於。大。奇。大。奇。負。香。山。巔。村。婦。興。船。捷。於。負。几。以。爲。恒。業。廢。於。未。邦。擊。彩。負。舟。錢。乃。大。歡。喜。陟。彼。小。陶。招。招。酒。旗。眼。渴。肌。澀。梢。屬。亂。絲。亟。呼。歡。伯。謂。之。治。之。柳。花。滿。店。酒。胡。我。師。黃。竹。道。偏。山。髮。水。髮。嶺。上。有。嶺。田。上。有。田。雨。雲。在。下。牛。背。常。乾。遠。來。山。風。吹。斷。閱。程。三。千。僕。遠。馬。塹。耕。人。走。入。天。半。農。歌。川。日。月。跳。丸。繩。不。可。結。發。舟。人。日。倏。巳。鬼。節。薦。寢。分。有。

茶。薦。客。分。有。瓜。御。塞。食。之。風。氣。訝。南。北。之。爭。差。世。廣。八。二。日。月。寒。食。杭。川。旱。城。萬。竈。大。井。抱。罌。汲。濯。蟻。蛸。奔。騁。怪。男。女。之。相。嬲。嗤。衣。裳。之。不。整。伊。相。謔。分。俗。沴。有。君。子。兮。子。產。我。贈。之。以。紵。絺。帶。彼。投。予。以。青。玉。柒。願。斧。躬。之。起。顏。庶。大。文。之。穀。戮。時。與。杭。川。茂。才。莫。元。美。訂。交。巡。山。喘。呼。不。止。走。匿。旱。旅。或。坐。或。驅。車。永。定。耳。雲。如。鼠。火。龍。暑。跨。峻。山。以。越。險。分。風。蕭。蕭。而。馬。鳴。薄。白。日。之。庵。鷗。分。厲。前。途。而。抗。旌。睇。煙。井。之。鬱。蒸。分。遂。弭。節。乎。鳳。城。爰。俯。愁。仰。以。弔。古。鬱。千。載。之。悠。悠。魚。爲。祟。而。江。毒。日。欲。落。而。海。韓。傳。論。而。鱷。徙。陸。抱。帝。而。龍。遊。之。潮。州。東。岸。有。韓。退。秀。夫。兩。祠。揆。

江蘺以薦悃羌一跪而十拜撫熱血之一斗肆臨風而欲灑席未煖兮倉皇遭吾道於揭陽少息肩以沈慮忽中厲於瘴江不徵靈於巫藥祇收效於檳榔遂乃飡瑤柱切龍蝦殄斗蟹煎蒼鴛橘則半尺十瓤蔗則一丈三節迎風喚卽香伸爪彈卽折未如麝囊椰鐘星毬雞肝牛心鵲卵金綫冰瓤甜似蠟山絲雪脆如元圓瑱玕孔聃間而口閟史翟嘗而舌甜回憲捐瀛以太息夷齊擲微而流涎吾自署吾荔枝仙子勝封侯乎粤南星如兮哉如露零兮月皎誰家樓兮穿鍼陳瓜果兮拜巧離家兮幾時覩靈匹兮雙垂望烏鵲之梁今夕何夕跂牽牛之影是兒可兒遵彼海壖言翅其涙新田鱗鱗種鹽成市匪煎匪熬酷日以煮杵土登登戽水瀰瀰七日壯老事乃大已訝神功之致然匪人力之能爾秋風吹林淚遊柘林塊乎覩海肆乎披襟登巨艦以放目兮浩捉爵以長吟覩其浤浤汩汩溯洄濈濈萬騎嘶突千鯨奔飈飛雪噴蹴以繞鬚驚雷礮礮以激袂高歌戀海若之宮舉酒澆魚龍之背遙睇影國一葦可通黑齒之短城波渺裸衣之荒樹浮空水母吹日蠻鼓擂風洶海氣兮炙人耳孩撫趙佗蠢視楊李捫青萍而欲吼兮耿巖心其虞屹干城兮誰恃樓船將軍番禺帝子彼丈夫兮我亦未已蜘蛛之絲不如紅蠶之繭木偶可笑而不足笑土牛可騎而不可騎嘉我未老有筆如虎草檄驚蠻唫詩驅虜雁飛不到靈鵲無音何日刀環重整瑟琴鵠銜我襦旋車攸阻蕩子之遊殷方酣大婦之寒機自苦不如歸去時有啼烏招魂芳草酉人未學王孫思土

此全集大文也翠浪萬疊綠旗千面使人應接不遑豈非異才　金藍珂

與潘安仁西征賦旗鼓相對潘以摭史實而奇易此以蹈虛幻而奇難又筆筆轉換字字風雅蓬萊文章建安骨蹴踏漢魏奚啻六朝陸大勝

繡溪橋弔宗將軍賦有序

將軍諱禮河朔人將種也少知兵善騎射號猿臂手嘉靖間以武闈第一人授遊擊之閩便道繇浙時倭奴萬餘犯浙西所在無守城梅林胡公開幕府臨安總制七省檄將軍尾倭將軍以客兵應檄率徒三百持一日糧倉卒遇倭於桐之繡溪橋三戰三捷取其兩魁斬獲無算明日復戰士有饑色將軍奮殺復取其魁賊狼狽欲竄中有民而附賊者曰軍銳甚雖然孤軍易與耳教以分族夾攻之無所得食可虜也賊如之又明日復戰士饑甚不能持刃將軍叱之前望風偃仆將軍奮怒復格殺數十人困於垓倭圍益匝歎曰臣力竭矣食絕而援不至豈非天哉斬已所乘馬足遂自刎勦督趙文華隱其功不報將軍鬼見天子動容詢覈白其功詔贈都督同知世襲指揮僉事立廟錫春秋祭比於功之捍大難者命史官書血戰第一功至於今出皇明通紀嗟乎志豐遇嗇李廣以數奇不侯生烈死雄梁竦以忠殺廟食辰家繡溪之東不百武赫濯伊邇又自傷有志不遇每歲時伏臘未嘗不祗戈嘗英雄之瞻嗅劒號俠骨之香而頹垣草積荒碑蘚剝苔封戰馬獨立斜陽緜胥鐵衣長淋宿霜烏喧春寂低回久之嗟乎請纓有志夢花不靈逐虜被圍魚腸之健兒惜汝焚舟不霸虎賁之戰鬼憐予撫焉慨衷爰述斯賦其辭曰

阜林塘兮古戰場繡溪橋兮流血地殺氣縱兮白日愁青燐熠兮明月避問將軍之戰馬獨愴然而下涕東南炎兮機槍倭猖獗兮莫當剛相逢於狹路嚴殺酣兮倉皇倉皇兮狹路殺倭兮如草三日夜兮戰聲馬吼怒兮天老桐城自近兮閉門官軍佯聾兮不聞三日不食兮鼓聲死手撫虎頭兮報天子朱功曹喪元不偃賈太守無頭亦美杜宇作招魂寒鴟爲知己盼廟貌之如生猶伏劍其未已我悼將軍兮不淑將軍憐我兮雖伏徑登座兮慟哭神淚落兮欷歔同是英雄當日心一笛牛羊兮風斷續流水鳴兮嗚咽石蛩啼兮弔月蘆尾穿兮燕子頷黃鸝染兮桃花血歎聲兮壓雲鬼燈兮滿墀書聲苦兮獨樓知愁不化兮酒治之澆將軍兮一盃顏微酡兮風吹

抄在句句弔將軍卻句句說自總是一片無聊讀之亦怜亦壯 金藍珂

美人笑與將軍淚皆難得之物讀此則嬌艷笑來凝寒淚下兩種不禁矣 金柳城

田居賦有序

側聞鄭墉塘松非有大夫之羨翟莊藝竹不忘君子之心又況雲倦思歸魚勞思息者矣僕半生干祿十年不字志慮耗越皮骨空存人壽幾何堪此庸碌南溪之埃先人薄田數畝春耕夏耘以圖衣食豆棚瓜架雜蔬時御稼圃一耳何妨小人之譏秔秫半之一憑細君之勸暇則持竿牧豕藉草聽鸝鷗續絕交之譜月充下榻之賓拉樵斧以看棊圍簑衣而嫩酒優游俯仰樂在其中又家世右姓代有通顯鳳毛雞驥蹴沓江南平原之車騎自姸仲蔚之衡門自寂有子一人堅學筆耕貪彼蝸

蝸亂我隱德亦聽之而已世路風波是非蠅擾因風吹來便欲掩耳空山無人仰天大笑天地蘧廬桑草廬於汗漫萬物一馬騎秧馬以逍遙固知南陽貴人何似鹿門之隱尼山夫子終輸石戶之農蓋性命之星懸詎勞逸之攸判乎爰作田居賦以見志自娛焉後之覽者毋訝爲步兵之頹放也云爾其辭曰

碌碌焉窮人生一傭貴豈在爵易仕以農一日五化是隱中龍瓶憂以徉誰謂荼苦日月跳丸欲煮以釜騎馬則頓莫如策牯寄迹心於東皐邀靈貺於田祖爰有別墅於澗之灣半椽寂寂十畝閒閒籐檜糺結池水彎髮翠微遶屋角山髻出簷端藜繡壑分攢丹草芊陌分搖緣徑小紆分護雞籬新結分遮鹿茨飛檻分獵猿笋觸鵰角猶高春煖分雀歡絲風柔分牛淑朝暾方出分一竿兩竿殘河在樹分一曲兩曲汲彝倣凋明之拜火客至學元方之煮粥舊葉脫分桐稠蔗荻晚分脩脩天屑屑以晝水雲片片而帶秋蛩寒坐壁魚冷依洲萍開池潔砧響林幽牛背之笛聲欲倦鹿岡之樵斧歸休若乃目擊道存吾固不貧百慮灰燼號懶聖人善病則神農爾藥高臥則羲皇作賓治生而恥言負郭媚獨而兼脩采眞以萬物爲蟻柯以乾坤爲蝨裩寬禮樂於三危

放詩書於海濱竊國之諸侯陸梁發家之小儒披猖無入我室分無登我牀亟呼清風掃迹亟倩幽篠曳裳於時涼飈入戶茶煙漾棘萃漫龍眠壺子龕食嗒爾人我悠然作息不須洗耳自無帝子之尋何用避秦是卽桃花之國兼以丙子同德舉案齊眉無勞示舌勤不下機羞擊過牆之棗善吹木甑之黎夜笑織女之停梭晨學牛哥之服犁則有四秋陸續絲登稻熟老畜可沽尺鱗堪鬻公賦蚤償無勞吏促選枕北窗弛然睡足日煖分遶花天寒分割蜜桑椹紅分熟飡柑實青分生食嚼藕脣分絲紛剝菱肌分米出雞豆剝而如乳香芋煨而似

粟。莫不有飫其馨。甜逾飯稷。山靈來兮致辭。與爾綿兮新知。勿草北山移。勿署絕交詞。勿唱升天行。勿歌行路詩。勿咏戰城南。勿諷黃濟思。紛是非而萬矣。混元黃其一之。白日自老。春風可私。選步分廣阜。躊躕分搖首。幽獨廓兮四鄰。卬誰須兮我友。時而醮社。枌榆宰陳平之肉。時而迎蜡。豳風挹徐爰之斗。時而介眉。賓筵薦疏廣之觴。時而速客。西園翦林宗之韭。時而訃弔。靈牀撫子敬之琴。時而婚嫁。牛角挂凝之酒。西園招分路梅。東鄰喚分訪柳。南村餽分彩菰。智纔北村遺分茱萸。香醙種翠瓜分色五。灌香蘭分晚九。負鎌長歌。抱槔擊缶。地

少天多。笑不容口。維天地之空闊兮。任吾徒之無賴。時欲說而忘言。付齊物於三籟。古絃知已。澹然耳目之前。明月吾師。自得醉醒之外。已矣哉。昔為髫齒。今匪盛顏。驚蓋花之入鬢。悼霜露之頹山。江流不轉。久客須還。我向人而笑。忙人向我。而借閒借不去。分閒字。姑與爾分。縱緩步於田間。

神雋而澹骨。繡而靈。王東皐大隱。庚子山小園兩兼其勝。金藍珂

七日郝隆曬書賦

雙星之辰。宋武帝戴遠遊之冠。繫雕雲之舄。讌羣臣於素秋園。江總飽照王微之徒。咸在焉。帝曰。屆茲巧夕。飲福則那。君臣和虞。其樂如何。有談鵲梁朔。桃諸陳迹者。不穀侯問之。弗善也。郝隆曬書。厥事頗韻。且亦達人所樂頌也。顧謂大夫。飽照曰。揮子彩筆。擒子臭思。盍為不穀賦之。將嘉覽焉。大夫飽照曰。唯唯。起而稱曰。若夫九籥未叩。孤鴻尚杳。葉甫含秋。庭留春。草有美一人。下帷幽討。胸穴七竅之元。肺吸千秋之寶。拾一萬生花之鏤管分。食仙字而便便乎。腹飽於時。梧雨初霽。蘋飈乍肅。

巧筵欲張。雙星猶伏。花照曝衣之樓。蛛殿穿鍼之屋。步兵豎竿以挂褪。司馬攤書而伴鬚。魏武召司馬宣王以荊辭魏武七日使人瞷之見其散髮曬書。郝生之陳簏分。剛空庭其坦腹。坦腹分奚為空庭分曬書。以銅除為羽陵甲帳。以繡腸為委宛書。廚鶴尚巡簷。宋學士問而驚愕。閨遲穿綫。女校書窺而笑。癡爾其偃仰。欠申。捧腹自捫。將毋撥奈灰於既冷。吹蔡焰於重新。我儀圖之厥寄。彼存大文。治世慶雲。扶斗。玥含王字。與天同壽。奈何淪卍篆。以飽蠹。驅龍文而化豬。奇字。欲爛分。五經。泣起。衰奈何。日治之。抱羲馭於中天。庶文魁之其除。若夫介生之毛。孔五車。安世之肉篋。

史府野王之著腳御寬孝綽之皮裹晉書又爲知神理之高晞九陽腹笥之爭輝火德者乎帝大稱善於是命彼仙嬪遊治元黃緝璧魚於秦袋採玉繭於扶桑彘絲五色以賜鮑郎

句句是坦腹曬書句句是七日可謂巧絲從金盒中拾得先生胸中萬卷頗有拉郝隆同曬之典正未許北阮諸人覷著也 金柳城

煙波釣艇賦

乾坤逆旅浮榮則那孤雲似我行藏奈何何不學仙遠東鶴杳人蓬幾何燒丹草草淡磯頭之漁父悔投竿之不早投竿兮何所白蘋兮激浦縱一葦於茫雪狎煙波而作伍於是織箬蓆以爲篷亞竹欄以約蘆風駛槳活浪涌兔呼墮月於鏡裏縮萬山於秋壺中有奚囊鼎硏酒鐺茶竈玉軫朱絃烏牋墨寶摘雲霞以爲糧侶太虛而觀妙爾乃縱維引帆隨波下上竹裹煎茶蘆中曳榜白眼注眉雪寒篙犯懼莽雲林齋兮畫筆濠濮餉兮元賞若乃岸頹則籐裝灘嘴灣轉則草亂平橋綠影分

桃花之茜濂文梭鸚鵡之毛驚曳雪而不見網襯霞而欲燒船壓天而村小檣潑水而星搖漁火暗而螢笑釣鉤直而魚嘲水寒不餌何處停橈至如春渚煙明秋沙蟾曉晴溪雪霽幽汀霧掃泊杜若兮方舒寒芙蓉兮未老或繫雨熒香或讀騷藉草或飡山秀重重或襲爬涼嫋嫋或傷蔌蔌而低蘺離根或弔荒梅而漫搒菰杪況乃月伴我兮不單書伴月兮不寒叶清吟於皐唳逗遠思乎澄湍乾坤一萍古今流水富貴於我浮雲滄逸之風如此勘綠酒以酹空落高歌於秋水彼夫覓魂芝於十洲偷玉桃於閬城掇機石於河漢搜胡麻於武陵亦

奇絲之偶寄豈高懷之併替者哉貯酒兮兩頭香浮兮
綠蟻樵青把盞兮漁童和歌歌曰淚說乾坤范蠡舟東
流不替五湖秋開來一枕沙鷗夢未許兵鈐上釣鉤又
歌曰吹殘鐵笛誰來聽驚起洞庭千歲蛟醒卽拋綸醉
卽臥白雲無賴不堪招歌罷山靈答響白石泉齒伊人
謂誰云元眞子予有微尚願言思齊翟翟竹竿美人之
貽彼美人兮煙波之人兮

陶宏景雜錄芳茶輕身換骨丹邱子黃山君服之白日
生翰然而仙凡同嗜神理斯格吾嘗謂烹茶如蒸雲試
茶如洗石蒸雲發腋用之而不可勤洗石出靈無欲以
觀其妙當其松濤甫靜蘭秘乍升霜魂梅氣色空一致
瀹氣洗神脩然斯遠及乎塵鞅未剗腸有沃焦春雪一
甌飲冰未已蛩聲細而蕉雨寒鳥夢醒而黎魂澹何啻
牽羊道士噢而口悶蘋洲詩鬼聞而涎落者哉嘗笑煎
茶博士嗜茶毀茶締好不終睦羽著茶經後以昔羊侃
不飲酒而好賓遊終日獻酬同其醒醉予不善飲茶而
喜供人飲日看名人韻衲留連者戰用爲懷暢不啻骨
夏清玉身入鏡中人亦有言酒如老春茶如嫩秋春色
濃艷殘夢花之心秋事蒼涼起茹芝之思固知椒欖仙
人勝椒花苦薤未易以道里計也不讀高士傳安知茶
理深以茶澆茶神杯裏呼或應爰述短賦遣諸好事其
詞曰
若夫賓溪煙蘂穆陀雲葉楊花字聖紫筍號佛雷乘雨
前雲光秀先汲奇泉於山眼乞活火於坡仙花愁芳而
亂下鶴聞香而飛還於時林泉畫扃柘覆牖櫪微雨初
霽斂涼始生樹高池小竹暗窗明起綠煙於樹杪候松

響於銀鐺其味也白薔薇其氣也綠香雪屯雲跪於几上一一冰魂墮鳥語於花中浮浮檀屑則是以舌治者淺以理治者深考弋獲之殊量分約略可得而云也迺若波聲颼颼天入蔚藍酌之用匏一啜而乾杯中失暑北牖盤桓得茶之膚以滌煩瘼其或秋壑寒濤晴察溼曉馭風仙仙沖容翛渺陶詩澹如此喚影亦自好得茶之趣藐姑同杳至如絮輕無影柳痕欲翦頷氣飲秀醉心斯涵得茶之香與梅同善遽夫豆花不韻石蘭匪妍癡雲凍而依石寒星疎而滴絃肌理肅森神明靜安得茶之骨與竹俱堅未若茶性自天形上謂道予欲無言

悠然長嘯鶴去去於寥天笛鳴鳴於窔渙幽寂淪名士之魂空秀涼文人之血似叩琴兮噫語似誦詩兮驚月得茶之神神仙臣妾別有風尚攸宜匪夷所思若君呼我謂我治之宜胡牀開散處宜梵鐘斷續時宜濠上讀秋水宜楓江諸楚詞宜蹲苔治鶴蠡宜擁榻捫蟲書宜曹溪汗後而風流自省宜邯鄲夢回而懶惘躊躇不又得茶之遇蝴蝶蓬蓬者乎若夫醒若下之醒特夬龍飲設邪莒之食亦有酪奴狼藉如此爽寶奈何寧惜彼涓滴以澆蕙蘭誓不以俗鬻辱吾寒玉此言不信有如皎旭斯知心涼爲受妙之地與理領水火之妃茶性入性其合希微儻所遇之或乖物雖是而人非無拔齊以同量兮夷當自爲食報也

文之娟秀可謂不復能朽吾欲冊屈原爲獨醒俟陸羽配饗此賦爲佾一洗劉伶頌酒文糟氣殆盡珂金藍

香心秀腕目所未見夢所未開呵氣無力而梔鬱亂

龔金柳城

甯戚飯牛賦 有小序

予讀甯戚相牛經。陰虹屬頸者千里。注云。卽甯戚所飯者也。戚固傑士。牛亦神物。以相牛者相主。叩角而疾商歌。有合之者矣。其頗爲雞前依然。牛後嘉歌。石之朋羨後車之載。鯉魚尺半。何時作緣。唐紇於俞有作。瓦盆語耳。非豪士本色。輒爲賦此。爲甯大夫作叩角先聲。兼以自廣。觀者勿訝爲介葛盧知牛鳴也。其辭曰

若有人兮。岡之埘。冠葛巾兮。帶荊綏。謠儵儵而誰向。對雉飛而長愁。策黃犢兮。趨起。裁至骭兮。敝服。斜陽落兮。牛背紅。新月挂兮。牛角綠。書一帙兮。在手。書聲朗兮。滿

谷。羌倚空而自嘯。甫收劒而慟哭。若乃葛葉始苗。杏花欲細。謝豹催耕。簑鎒殷忙。脫牛衣以服犂。借短策於牛郎。餔飯無婦。傭田有耦。藕鼓淵闐。舊不停肘。蕷寶稽以逢年。農丈人兮勞酒。奈何值東西之爭帝。丁生人之熬煎。漢陽之諸姬。日蹙。南風之腥焰。誰兼欲牧兮。無中原一頃。欲芻兮。無負郭半阡。楊腹兮。長飢。霖立兮。無賑。欲之魯兮。迷陽刺足。欲之晉兮。蒺藜摩肩。欲之杞宋兮。智井不食。欲之秦虢兮。霜蕪不甜。祇餘顆陽上。流一泓之水。分淺不盈。掬。苦寒吾欲。服以華。野之犂。乘以塗。山之槱。飲以作楫之霖。濯以釣璜之水。俟天驷以啟功。俟田畯而致喜。帝嘉迺績。翦。諸。閒。田。爲。茲。牲。食。邑。以。與。后。稷。齒。豈。不。亦。遠。勝。蒼。靈之雌。分。大。收。衆。維。魚之美。奈。何。哉。自。石。欲。爛。讀。書。可。憐。碧。糞。分。歲。歲。芳。草。分。年。年。飽。食。終。日。分。牛。亦。泚。顏。牛。衣。對。泣。分。人。亦。甲。顏。竭。人。事。以。叩。天。天。不。爲。應。借。牛。腹。以。貯。愁。愁。幾。欲。穿。於。時。牛。若。鼻。語。者。而。曰。其。然。豈。其。然。不。見。夫。中。原之。執。耳。已。動。箕。星。宋志五星入箕。齊桓將霸。陽城之。贅。壻。甫。高。乘。馬。麟。與。鳳。分。畢。羅。璧。與。珠。分。騰。價。將。償。種。以。倍。收。豈。稽。勤。而。穫。寡。遂。乃。叩。角。歌。曰。南。山。矸。分。石。泐。長。夜。且。分。暾。將。出。牛。分。努。力。食。細。草。大。臣。在。爾。側。吾。將。去。爾。適。楚。國。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甯戚一肚皮爵祿矣。飯牛而牛亦肥。其氣焰以取之也。讀之神魄俱雄。吾欲爲牧童吹笛和之。金壹珂

聖雨齋賦集卷之六

古檇李周拱辰孟侯著

戍上雙塔賦

維東南之雄鎮。控吳越之百城。因梁昭之屯戍。分青烏之兩名。應斗牛之分躔。介禾茗之合壓。高人於茲窟宅。淑郵於焉誕英。至其聚煙爲墟。織霞成肆。翦錦列閎。邀花作第。考鐘饌鼎之家。遞紐蟬連之貳。瑪瑙珊瑚之宮。白馬青牛之寺。莫不紫氣搖天。仙靈匝地。迺有兩塔。雲際雙峙。西竺之雀離接武。長干之窣堵祇連。爾其基剏六朝。燈青五代。婉嬙湧出。兀突弈駁。雕榜枝橑。彩藻絳

繢畫水有聲。拖雲成塊。桐生欲葉。鳳泊未雛。蓮依臺而挺幹。藻漾井而生茲。百千尺之銅盤。巖巖四十窗之珠網。糊塗伯兮。叔兮。如擣。吹篪。壎兮。于徐。飛兮。似大鵬之。連。翩。相逐。伏兮。似鵝。鵝之。偎。頸。交。棲。升兮。似。騰。猿之。竝。枝。引。臂。墜。兮。似。長。狄之。雙。膝。蹲。泥。迺。若。晴。川。漾。碧。晴。霞。散。綺。健。鴿。試。鈴。春。幡。垂。纚。寶。鐸。不。鳴。鶯。花。亂。起。雌。雄。之。寶。劒。崢。嶸。頡。頏。之。彩。毫。互。倚。至。如。沙。明。潭。白。露。淨。光。溥。銀。河。清。淺。皓。魄。丸。丸。雙。蛟。抱。珠。而。熟。睡。雙。鸞。對。鏡。而。盤。桓。倏。焉。陰。霾。漲。空。飈。颯。萬。里。日。光。晝。死。霹。靂。走。鬼。霧。合。霧。而。不。分。雲。混。雲。而。一。裹。覓。全。身。而。不。見。露。蜃。樓。於。雙。

尾。遠。夫。大。地。冰。封。天。公。玉。戲。堯。年。之。鶴。語。寒。謝。庭。之。蓬。咏。絮。紅。葉。全。無。飄。花。多。致。樹。樹。瑤。華。村。村。縞。織。訝。兩。龍。之。猙。獰。碎。鱗。甲。其。滿。地。於。焉。高。春。於。焉。眺。空。眷。小。秦。駐。盂。縮。岱。宗。下。視。五。父。之。衝。衢。萬。井。之。煙。虹。何。異。徐。州。之。蟻。穴。而。沙。隙。之。點。鴻。是。則。鈴。曳。分。鐵。馬。縱。橫。鐘。吼。分。鯨。音。奔。飈。捧。曦。輪。分。上。頭。睇。神。山。兮。如。髻。雁。壓。雲。低。煙。拖。帆。細。東。與。西。而。遐。瞩。境。與。境。而。遞。出。雖。俯。仰。之。不。殊。兮。亦。弋。蘓。之。各。異。也。至。其。建。塔。以。金。輪。一。王。脩。塔。以。香。山。二。老。兩。塔。爲。李。唐。琢。塔。以。忉。利。巧。匠。拜。塔。以。薩。訶。虔。禱。塗。塔。以。迷。迭。精。香。掃。塔。以。奢。迦。仙。草。懸。塔。以。紺。縷。神。幡。

蕉。塔。以。須。彌。瓶。棗。豎。巨。靈。之。雙。斧。兮。兜。率。天。開。拋。魯。陽。之。雙。戈。兮。脩。羅。電。掃。莫。不。魔。去。心。空。花。開。義。了。直。已。證。非。想。於。頂。天。奚。俟。覩。明。星。而。悟。道。哉。況。夫。間。氣。攸。鍾。劭。秀。重。重。不。獨。僧。虎。亦。有。人。龍。斗。七。之。文。章。燭。漢。奎。三。之。隆。望。摩。空。荆。氏。之。璧。載。逢。丹。穴。之。毛。林。族。穉。桂。扶。蘇。芝。苗。芬。郁。莫。不。塔。與。人。而。合。秀。人。借。塔。以。戩。穀。彼。夫。西。陵。子。立。同。泰。獨。居。總。持。隻。峙。茲。恩。寡。徒。何。茲。勝。之。有。鄰。慶。層。標。之。不。孤。斷。雙。足。於。巨。鼇。柱。天。地。而。相。扶。雖。銖。衣。之。劫。道。盡。分。卜。地。靈。之。不。枯。

莽蒼之筆復壯麗高峯如觀蜃樓令人目炫 金藍珂

後戍上雙塔賦

在昔阿育輪王統一四天下。鐵杵軒倚。金輪翔舞。大地獅絃。須彌毒鼓。袪外道於四魔。護正諦乎七祖。一時造八萬四千窣堵波。爲無坏勝果。育王於是與諸天人。分身捧塔。空裏飛行。曼它亂落。金翅縱橫。乃遣其兩塔焉。淪胥青烏之濱。戍上東西分青烏二鎮自六朝而湧出。驚鬼工之尚新。觀其風相矗漢。仙扉絕塵。珠光不夜。寶髻燒晃。續忍燈於金偈。吹仙樂於天鈞。四角碍乎羲馭。七層邁乎繇旬。夫其兩兩袂聯。雙雙眉侍。叔挾季兮有情。仲亞伯兮如跂。枕長流於爛溪。青烏兩鎮腹流直貫爛溪聳鶴巢於雲際。難

頭禾擎出龍宮。難頭禾東海龍長見藏經阿脩羅攜來忉利。恍雜帝釋之花。猶帶鮫人之氣。至如眞舍利之珠。秦年漢年。懸閻婆之燈。三千大千。翼而張兮。鳳凰之雙綬。曳地伏而蹲兮。象王之雙鼻。撩天。乃若鼇足列兮。蹻跜長虹。飲釜兮雄雌。脩肌寒立兮月所私。寶鐸兩樹兮。風治之。登高高兮峻嶪。放遠眺兮四陲。則見海水羣立。河山直出。扶桑入鑑。銀河摩鼻。冰鏡射而。珠網空。香霧霧而。絳幡溼。頂懸空外。層層非想之天。梯壓神州。步步。玄嚴之級。回視梁昭之書。火猶青。晉水之雨花。尚碧。月裏鶴聲。雲中鳥跡。不亦證三昧於實權。悟一如於空色哉。塔之中百武有密印寶閣兩刹密印係架。昭明讀書處。寶閣係溪水兮千月。晉水法師講華嚴。天雨寶花飛至高麗處。千月兮一輪。東與西兮各影。彼與此兮合身。塔中之佛陳陳無縫之塔。新新灌覺花於晚秀。搗蕉夢而爲塵。肇須彌以入芥兮。彼兩塔者亦奚啻。並帶之瓶。裹與縷。孔之雙鍼。

爛熟佛藏之辯才。更復空靈秀。鴻杳然天外。猶坡髯後赤壁。較前簡奧過之。金藍珂

菜釜生魚賦贈明府須日華老師有序

桐鄉令日華須老師以萬歷丁未名進士莅桐不三月而桐大治一時循良無兩性坦率無媚骨閑靜莊肅如百尺無枝不可攀緣多夏一裘食不溢豆日飲醇酒數升喜吟咏題楊聯云閒吟秋水供民事細嚼梅花入肺肝自寫眞矣以不能善事上官拂袖去嗟乎廉吏可爲而不可爲豈非清議一痛哉猶憶使君發舟並無長物惟書一篋醇酎數盎而已依稀廖凝之還挈來時舊酒瓢也遺愛種種石碑不磨弗復贅若其一清徹骨嗣德史雲恐後史官之失之也辰首沐國士之知而報德無

才述徵有志爲賦菜釜生魚賦追美之兼祈提衡清論者祠之韓宗爲百城風厲云爾其辭曰

聆花城分陸離羌剖竹分來遲銅章爛分星映墨綬短分風吹孔雀分脂膏不潤胡威分清畏人知衙靜於僧舍吏閒似鳧鷖清風千尺元化四時于時暮性無金朝顏有鐵屑蘖爲腸斧冰作骨廚貧而鶴俸不支鬻恥而官庖冷寂訟簡堂空自公退食揭釜視之遊魚躍出吁嗟魚分爾胡爲乎來哉爾豈蘭沙之鯉抑豈兩穴之鱣豈單父之漁郎夜網豈廬江之小吏晨供豈空裏騎來一訪王喬之舄豈盃中釣出偶伴陸雲之龍魚不能言請對以臆我之來矣以旌有德我非吸綸之陽鱗非食諧之甜鄉曾泳任棠之盂泓曾隱薛宣之壺滄曾出遊聽子賤之琴曾拋尺溷尹何之錦曾懸公儀之高棟積有封壘曾登何遠之乾豆湘維蔬筍不願爲監河鮮鮓爾有母遺不願化學士銀魚當官錫品咸言水濁而我喻嗚云水清而我隱儻主人其不嫌伊在藻而惟謹有庖人者鼓刀而前曰是魚有異臣請治之於是貫以五柳之綫繫以五絨之絲斫以無全牛之刀熬以烹小鮮之脂主以辣性之薑桂拌以和衷之芍藥劑以首陽之薇盛以陋巷之瓢杓豈其河魴濟偕秋水同甘有尾

不頗香與梅花並嚼彼五色之鮮勞博物之艷稱四鰓之美動秋風之高託不亦並釜之已晚而尊羹之太薄哉亂曰菜之釜玉壺冰分不以煸黍以貯魚分釜之魚羌潑刺分舉手撩之悠然逝分爾毋逝分葬于廉吏之腹勝江湖分孰爲廉吏前有史雲後有須分噫嘻

描寫生動覺釜中魚猶作潑刺狀欲貪泉者便當人與一匙如僧曇手弄枯魚應時吹活 全柳城

尼山履賦有序

東平王蒼傳魯國藏仲尼車輿冠履明德盛者光靈遠也又漢藏孔子履漢高斬蛇劒西王桃核至勝國猶存及明初內庫被火三物都燼說者謂庫火時見漢劒化赤龍飛去此事頗誕不足信然唐徐寅作斬蛇劒賦明宋濂作蟠桃核賦播之好事以爲美談而孔履闕焉抑德懋者忘言物庸者難狀與夫闕里之迹已鞠茂草而水精之舄笥襲至今昔有覩戶牖盤盂作銘者有陳几杖衣裳作頌者豈非思其人因歌其物乎況乃生民胥溺吾豈匏瓜一履雖微幾于狐籙奠地鼇足柱天以視

劒核還應河漢誦讀之暇聊爲賦之比於賦活龍三尺青鳥一雙者或小存大雅之致云爾其辭曰

若夫滎河星下吹律知殷祖述憲章天縱斯文烹天地而去其滓鑄聖王而存其液隆禮與尊親竝榮明德配星辰同食生民未有子可無贅而述也乃其煌煌制作郁郁文章君有禮樂我有衣裳其行也深其立也方立兮則長劒陸離行兮則佩玉琳琅非珠非玉非繡非芒是爲皇履示我周行至如坐若龍蹲峙如鳳躋處處直繩行行玉尺嘉晉文之黃綦揖姬公之赤舄訪仙人之紫氣矯矯龍猶踏泰山之層雲遙遙馬白眼閑步迂天多地窄地窄兮天昏叫閶闔兮無門撫幽蘭兮長嘯望蹠山以煩冤風雨淒兮荒原夕陽迷兮古渡青莎封揭厲之痕綠泥志轍環之步非葛屨兮霜多非命屢兮塵謳居夷兮而躑躅浮海兮而蹉跎胡爲來兮尚潰傷麟之淚迷陽刺足兮猶哀纏衰鳳之歌俄而歲值龍蛇溘焉梁棟脫如棄屣慈子致痛悲來曳杖之吟辛苦奠楹之夢代復代兮世界換天河坼兮玉繩斷爝火熾兮陽微夜漫漫兮曷旦崢嶸俎豆兮瞽宗後唐宋兮前炎漢誰操孺子薦屨心徒留祕府充珍玩嗟乎哉人亡履在悠悠我思尚有典型與六經垂豈男子之亂裳攜出抑

曾孫之綫縷能仔依棲救民彼何人斯遠而望之不殊東海巨人之迹近而捧之依然道人道路之遺遺闕里以遊行五十載之杏花如識歷山川而跋涉七十國之青草能知此固衞刀之所不能削嬴火之所不能焚也而奈何與斬蛇之劒西王之核同陳蟠桃核兮蛀欲腐斬蛇劒兮腥觸人吾將命丁雷拾取別藏脩文之館兮倩壁中之絲竹供養如新庶幾免褻聖之顯誚與精靈之暗顰

讀徐斬蛇劒賦酸氣盈鼻宋蟠桃核賦腐氣不除是題方矣而幽思襲人嫣痕可掬覺東家紅杏一枝至

今香艷如昨信哉文能生題也 金藍珂

歸艇言愁賦有小序

炎海旋車百端交集迴山陰之棹一如興盡迷并州之夢何處故鄉杜工部云八舟番不樂解纜獨長吁何言情之宛也舟中多暇漫作小賦以代捫蝨

炎海歸來兮不知道路幾千但見朝朝暮暮天邊明月巳三弦沙兮灣兮百折風兮雨兮夜杳如年風打萍兮檐凍雨入梳鼻兮蓬窣乘長風兮萬里笑破浪之徒然芳草茵兮不得子規勸我兮加餐誰爲刺鵑血澆子萬里之足兮惟有一坐十起搖曳倚徙憂無眠浪滔滔以馳送不可與言往事魚鱗鱗兮媵子不可與訴苦寒雲霞妾兮魚鳥爲子星作飯兮蘆花作被讌鼓濺波兮魂紛絲而不可理恨不借季卿圖上竹葉之漁舟西風一夜江鄉裏把不盈掬揭來如前眼前心坎遙遙暗牽之愁也欲言兮難言一付之羊城東岡之皓月與鯉渚西岸之哀絃

赤鸚鵡賦有序

吾郡沈司空宅有赤鸚鵡。予往借觀。見其倩妝自整。撫影澹穆。而地與心違。幽衷莫訴。歎勞睨注。與予目成。時予彈鵲無珠。聘鸞少玉。弛然笑別。歸益如狂。既而過郡重訪。俄聞再嫁。何物孰誇。我麗姿僕本憨人。讀書無賴。片彩自奇。靈禽知我。而絳雲不拴。紅綃他適。可奈何哉。恨冀緣之浪擲。詢近況之如何。遙知霜結愁心。雲縈返病。氣嗟乎安得。咒死金籠。攜尸到院。覆草不死。煎香返魂。寧悲柳去。章臺鶯歸。倉父然而鴆媒佻巧。隱嬢不作。我思鳥終招青冢之魂。鳥憶我應化山頭之石矣。荒感

聖雨齋賦集　卷之六　十二

雖結撰詞不敢褻濫。末略代鳥言懷。亦風人忠厚之旨云爾。其辭曰

羽族千名。蠢秀殊情。茲惟隴鳥。特著禽經。體分人體。靈學人靈。寸背鐵勒。遍羽紅猩。攬輝望而色妒。錦綬見而生憎。迺若獲自虞羅。來賓華域。作東海之羈雌。爲榆關之遷客。覓危巢。少鷦鷯。一枝歎荒飽。費雞鶩。半粒湘妃分。恨酸風。翦猿子之腸。蜀帝化魂。泣露。漬杜鵑之泣爾。其妾雖薄命。膏沐能精。倩妝自飾。華彩若英。衫染皖氏之朱。不深不淺。帶點魚師之翠。一星兩星。馮小憐之嬌痕。倍赤。趙飛燕之紅唾。能馨。加以譯語。賸舌人。選辭習

前哲。學穀語以遷善。勿莠言以自褻。類君子之養辨。浣百家之鈴說。爰有銀魚貴公。銅龍右族。鏌鋣雕卵。薪炊奇木。通媒而金繡百純。買婢而明珠一斛。小小雕樊。深深金屋。高聲訴寒而主人歎塡。不如歸去。而賤軀誰贖。其或五兩江千。三千澤國。賣劍遼市。販犀印僰。形落茶船。影依佑客。島日蕉黃海風。吹黑聽老婦之琵琶。剛紅衫。其淚溼。以至陪遊。駁娄側。隊金鈿入宮。分易妒。跼步分難。前恰如梁家。金錯之。增又如漢國。珊瑚之婦。愁損。秋煙教金。鏑其雖熟。金爲之。增又如漢國。珊瑚之婦。愁損。秋煙教金。鏑其雖熟。知畢。龍之何年。未如年少金絲。幽閨香餉。聽兒家之三。

風流絕倫。夏雲鏤骨。秋水圖神。前身彩鳥。今世文人。訝弄。細和玉。簫弔。鼓吏之三。槌快看。繡袴別有天上謫民。半面之未識。羌一見其情親。書窗冷。分如雪。願挾紅友。分。當妾筆耕。耳學。謝豹之。催耕。舌在乎。笑寒。皐之斷。舌。是則人鳥合身。神明舒。好。鳥來。韻人。人不負。鳥。然而。瞻之在。睫。覓之。夢回。鳳管。吹。殘。知。弄。玉之。憐。我。蜀。絃。撥。盡。愁。文。君之不來。月沈。荒。榭。雲。黯。蕭。齋。已。焉。哉。涼。屐。習。分。路。賒。歲。既。宴。兮。執。子。華。憐。乞。槳。之。崖。蘀。祇。耿。恨。於。桃。花。何。日。趾。史。榻。而。相。偎。兮。遠。勝。綠。衣。嬪。沈。清。夢。於。候。家。天生尤物合嫁畸人。倉父得之。何殊蠻戶。終成鸚腊

爾可痛也誰療鷄病此文足當黃柑一石 金柳城

浣紗石賦

芋蘿之山。若耶之川。有水一方。有石一拳。祇見苔莎蕪裹。不知歲月幾千。沙切靡而理坼。浪蹙水而紋圓。理如鴉綀之礎。紋學霞星之磴。拂弓印而痕平。嗅觚稜而香剩。云有佳人兮浣紗。宛中央兮玉映。佳人伊誰。施子姓施。翠雞入夢。蛾眉自奇。羅敷未嫁。破瓜界期。秋來不問。春去何知。甫梳妝而粗畢。每臨流以整思。視視蕙帶。手彼縑絲。治同澣洗。舉袖還遲。黛如山兮。近遠情如。瀾兮深淺。秋光作意。塞春信梅花。蹇一枝浸水。竭比目之憐予。半月墮波。怪鴛鴦之欲閃。及乎君王去國。大夫嘉選。

涓佩辭親。嬌啼宛轉。山攢。蘗兮。眉黛。苦。蓋食。月兮。雲髻。他鄉之掌舞方酣。故國之鵑啼不管。蘆荻兮參差。西風兮亂吹。翠袖兮何處。水潺湲兮蹻躋。青山慘不歸燕。語愁如咽。花收艷而靨非。蘭斂馨而嘯。歌黃學手而柔。乾柳憶彩。而瘢。湟碧草癡黃。丹楓醉。悵花悴。岸枯人非。石老石老。兮欲。烱今與古兮幾換。灘多明月。一任鷗鳥。坐磯。砰濺。桃花未許。漁郎輕踐。魚鱗鱗分。膝予。窺昔人兮不見。乃爲歌曰。剩得溪邊。瑕一拳。波中當作掌中看。鶯鶯愁損遊魚瘦。夢入桃花。祇悄然。又歌曰。西施原是天孫謫。浣紗溪畔青苔迹。夜來風雨失香痕。祇疑倫作。

支機石

繅蕤繭於園客濯異錦於天河 金柳城

語溪走馬岡賦 即吳越戰場地

若夫羣雄龍戰。山河破碎。東海一拳。劈爲兩塊。語溪之官路如弦。橋李之脩隄直對。云是吳越戰場。蒿蘆滿地。吳越分世讎。夫椒分敵羞。辛苦嘗膽之子。發憤石室之囚。甲楯疊殼。謀士執優。路上之行成如織。兩國之干戈不收。湛盧精分歐冶鐵。長弩盡分短兵接。殺氣黃分日月怖。川原塗分義士血。鼓聲怒分不懲。再催督分交兵。儘性命分一擲。民何辜分草輕。覓頭顱分溪之鬼。見分率人訴苦。荻爲箭而骨穿。魂棲草而血古。圮城之枯。淚踏作紅泥。秦坂之愁。腸團成憾。土土憾分欲裂。吳

雲黯分如結。花紅狀姑。篋之。旗草短。酹吳儂之。髮莫不望長道以恫心。眺荒岡而淒折。岡之畔分長溪。航銜尾分東西。騎楊人於浪嘴。鑿漁子於河湄。鐵篙憶當年之戰艦。譙鼓觸昔日之驚聲。斜陽分古渡。寒沙分射渚。纜直直分涼飈。帆遲遲分細雨。長年汗分負樹。兒童牧分牛羊。長歌自笑。短笛無腔。痙樹根之金甲。朽而化土。撥蹄涬之繡鍬。拾以易。餳楊柳剩姑蘇之荒月。昏鴉弔西子之殘妝。嗟乎哉。梳妝臺分麋鹿蕪。賀越臺分啼鵑鴣。錦繡片之江山。寒灰冷之霸圖。錢塘江分伍胥潮。洞庭湖分范蠡棹。掃不盡分石門。道之愁。雲燒不烟分走馬。

罔之芳草民生實艱妖星未鋤東南偵虜西北防胡笑彼蝸國之蠻觸詎學式蛙之淺夫語云有道之國卻走馬以糞是乎非乎

酸辛雄肆　金藍珂

擘蟹賦

若夫霜氣摧枝蘆花亂吹濺房齒敗冷岸將萎蝸牛倦穡鮫婦梭遲乃有漁子成羣拖笭負綸雨蹲雁渚風坐星津送羈雌於別渚守漁婢於葭根獲甲族而無腸臠松江之翠鱗其狀伊何腸蜩眼骨其味伊何臠金肉白如果中之有楊梅雨中之有元雪司空之龍肉無奇樓護之侯鯖歎絕別有風雅獨誇馝馞請言韻士之況姑略屠沽之嚕若乃煙波釣徒泉石綢僕牧羊化石養鶴成鵝溪畔政綸松邊對局仰天大笑形骸土木一杯在手霜蟹似玉又如瑤箏陸喜金彈韓嫣笙聲燕市七首

長安相逢狹邪意氣雲煙架有葡萄之釀盤有水晶之鹽雙香肯而大嚼逛亂落乎銀船其或二三知己風月成堆人淡如菊姬秀於梅楓學醉而上靨月辭醒而入杯帶糟則生氣能鮮和尊則美香倍特羨畢卓之雄餐姍文君之不食及乎主客言醒餘歡未寄白日沈彩華燭猶明聯臂謔笑觴止者生指韓滉十種之圖未悉頌張敞及賓之義多情至如臨邛貴客錦里狂徒著犢鼻而滌酒器對遠山而戛秋絲狗監未逢悲涼四壁作祟遲王吉之夢亥行兆題橋之筆是則肌隨月滿喜與蟹月同新名隸星宮恥與魚星同燦星東有蟹星佐仙廚甘石星經魚

則一甲通元。賦凌雲則千金不換。臣使葛元之肉芝非韻。楊雲之白鳳慙腴。彼食肉者。又焉知波臣之雅格。與騷譜之靈奇者乎。

中段似有數蝌索索行於紙上豆棚月下欲食指動矣 金藍珂

盆裏紅梅賦

儺鼓鼕鄰。椒盤五辛。條風拂水。桃板賓春。於時冬青耐寒。芭蕉犯雪。山茶始葩。蘭芽甫茁。卷施之宿草將娠。楊柳之倡條未葉。乃有女牆離角。枝橫似截。莖學鐵而影疎。粉凝朱而酸屑。一尺半尺之幹。五出六出之英。影描畫。譜格選。花經身刻。畫而小小。蕚含緋而輕輕。辭野人之荒檻。充君子之彤庭。彤庭兮窈曠。銅沓兮銀扇。碧闌干兮。畫屏。綠梁恩兮。珠網。縮羅浮兮。一孟。立美人兮。纖掌。爾其骨瘦顏酡。膚清痕倩。製紅錦於寶機。拾香唾於飛燕。雜姬臨鏡。訝獺髓之方勻。矮婢思春。訴守宮之未

變。至其有松有竹。亦素亦馨。短小互倚。王几同登。湘幹分帝妃之血淚。岱松箕道士之丹經。攝玉魚於石隙。紅鱗片片。蟠猙龍於鉢裏。赤甲星星。或乃深閨坐愁。旅館孤眠。書窗罷咏。騷客停絃。此人忽見絳羅之半褶。頹玉之一拳。排煙架而索笑。撫幡鈴以弄妍。色妒紺綃之麗。跗慙湘纈之嫣。曼倩長兮。詎是洞天之小友。侏儒短兮。新署冰壺之絳仙。迺爲歌曰。自曉寒兮。不自持。杜鵑花分飛上枝。背月姊以來嬉。留紅步於銅陰。又爲歌曰。瓊樓金粟無多粒。王愷珊瑚不盈尺。巧割倡桃一半春。莫教吹損何郎笛。

句句是盆梅句句是盆裏紅梅不覺有百種嬌香湧其筆底從來賦紅梅未有如此韻人金藍珂

此首可與煎茶賦共傳藍珂又評

聖雨齋文集卷之七

古檇李周拱辰孟侯著

七世孫

杰 楠 楨 桂 材 楚 榮 翰

八世孫

士變 士烱 士熊 士照 士煌 士煜 士勳 士烈 士炳

重校刊

楚辭新疏序

昔者王道既微君子卷屈經編黼黻之具不御於朝而鬱之寤歌著之編簡孔子不得志於時因詩亡作春秋

春秋作而詩教燦然大備故夫三百者春秋之精華也魯齊晉遞衰楚日競進政教文物埒於中國然楚有史無詩識者怪焉楚檮杌與春秋並而七月東山諸什且甲十五國風人謂擯楚然乎哉後孔子二百餘歲而屈大夫以離騷特鳴離騷之視詩異矣憂憤鬱伊感憤激昂其言上述遠古下譏當世悟君念國九死未悔乃說者以檮杌爲變史離騷爲變風後世修詞家習騷遂以不見檮杌爲恨夫騷存而不善習其讀猶無騷也則檮杌存而不善讀之不猶無檮杌乎哉如玉如瑩爰變丹青於騷故無損也華袞蘭芷斧鉞蕭艾佞雖顯而在斥忠已汨而必揚嘗謂騷存而檮杌可廢夫離騷固檮杌之精華也亦猶三百之於春秋也楚之先於莵叔敖以經濟鳴倚相射父以讀八索九丘鳴而最後宋玉景差以辭賦鳴差玉皆原子弟遞相祖述幾幾乎掩中原而望上之夫楚人亦能自進於天下也哉吾友昭仲之才之不愧倚相射父登高作賦不愧屈宋景賈諸人顧昭仲自進於天下者也經濟不媿於莵叔敖讀古所稱能自進於天下之進昭仲卒未知所處居嘗扼腕欲臚昭代二百七十餘年故事成一王信史而蛟龍有神風雲未假間以其感慨鬱騷孤憤不平之氣寓之詩

賦雄著今諸書具在一縱一橫籠絡宇宙亦將掩屈宋諸人而上之而宏奬名教義存陽秋則昭仲之詩騷與賦固昭仲之史之精華也當語我曰六經熄而邪說熾訓詁繁而風雅湮每欲舉三百篇揭大義以訓世謂離騷一書上薄風雅下開詞賦間爲顯幽闡微歸之經傳而余亦出天問註一卷佐之嗟乎世之得是書而讀之宜如何亦庶幾乎善讀靈均者斯善讀昭仲者乎若夫窺蘭臺石室之藏成昭代一王之典而快然見騷與檮杌之合尚願以異日可也是爲敘

本相如賦心作馬遷表敘至刪詩以正春秋述騷以

存樗杌往哲義心猶懸乎日月無已也

文鈲序

周子於古文辭無不閱也無不選也無不鈔也錄成冊三千有七百零紙命曰文鈲鈲也者以金以斥也金也者言其堅也斥也者言其距利也龍之巨有斥焉豹之小有斥焉駁馬之食豹有斥焉金鵝之食龍有斥焉斥之握斥也石斥之戕斥也鹹口不能言言以臆淫樂破德淫采破服淫文破典故天地有位日月有常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故星移宿易倒陰陽君臣易位倒衣裳根枝易敘倒文章無以悟之能無醜乎無以殺之能無勸乎無以怒之能無恐乎醜以當命露以當福雷以當禍故喜怒雷澤天乃行吉凶榮辱性乃生夏亨冬殺文乃成不飾其美不隱其類曰有質者也沖寂而簡默多稽而儉貌曰靜嗇者也惡言死爲美言興焉曰食柔以霸者也故眞玉者不匿舟玉者不飾交玉者不貊日至之景尺有五寸南則暑北則寒東則風西則陰故地之中也有土圭交之中也有土圭琮琥之渠眉也辱玉也釧釵珥之香澤也辱金也以爲藥則豈異於其直故巳舍之飯不可食巳唾之柔不可乞行伍之諱也孰禁之步伐之齊也孰齊之風雲壯牝之出沒也孰幻之故火之戕火是生驚木之斧木是生刑故裘而鞭趨問條狠文

而肅馳問枚鄭維彼泰構是生滄維彼幽篙是生希維
彼空梁是生幽維彼銑溪瓊岳是生澀故雌爲雄黑爲
白五丁失而文路極海以大之淵以沈之濤以雄之平
以遠之織紋蜃氣以綺之莖之盡掬之無餘無善爾故
橄之作楫魚乃匹橄之錯文文乃迴有怪焉不逢不若
而炮鼓之熒石之牡樟之去之幾何夫存其怪不怪矣
故象齒之沈也非以殺其神也九鼎之圖也所以歇其
妖也故天有老物人有老物文有老物知其祖而化其
祖知其孫而化其孫古迺有古夫瓦官篆鼎石鼓金簡
以爲古非古也柞氏之剝木也春秋變其水火蜩氏之

除貍鼠也熒牡蘭毒之以灰語夫觀變而化者也故觀
乎陽節以知敗觀乎陰節以知興觀乎天文察變觀乎
人文以化成始之以古終之以古故曰鍾之以裁物兕
乎人之以裁也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故曰豹之爪猛龍之爪靈駁之爪
从爪也謂裁也蕃積之土有聖金焉以裁物兕無所投
悍金鷄之辰神聖金之辰自天而天自地而地自人而
入神裁鬼裁鋒不酉行作文鍾序

送司李藍孺張公祖膺召北上序

長吏不惜才大夫不下士其來久矣貴仕而下士自公
始士之窮而獲異眷於上亦自辰父子始辰生而迂誕
不問家人產父書千卷慮撓經生業不許竟讀時時燃
脂竊本諷之壯復質衣貿書有窮盡曹氏石倉之想閉
戶堅苦終夜危坐不輟讀嘗著危樓讀書賦以自廣然
而窮猶故也七入棘闈皆報罷耑力服古裾摭七十二
史粗能記憶挾詩文遊鄉衮間踞牀爵酒放歌雄談醉
輒效禰生題鸚鵡不少遜且以是訓子來人亦迂之咻
之弗顧也喜浪遊齊豫閩粵足跡幾遍嘗慨然有志述

作之業藏諸名山兩佐纂修不屑屑榮譽而晚亦勤且
廢矣會兒來授經嚴陵策杖與俱廣文飯不足父子倚
徙闌干無異牛衣時態公聞而憐之悲色有加以來爲
孺子雅也者而懸榻以待歷踐論文若生觴止至丙夜
不休抑何骨肉之愛不啻也乃又時時分俸及其父
臺父子兩受知子游於辰而再矣然而公之愛殊未已
飾其鶴心題以驥足小子來因是受知於直指使者而
獲列名上聞冀倖民社之司少展其區區鷃雀之毫附
鳳尾而軼姑餘非大力之負趨能乎泮宮鞠草僦民舍
如蝸廬廬傍湖多梅日噉脫粟晶鹽學孝先高臥自稱

梅屋遁臣醒復擊鉢拈韻拾敗帚縱橫書之匡坐伊唔談道爲樂公軒車時御輿人不知所之顧玉趾下詢誰氏則向者周廣文之蝸廬也咸錯愕嗟歎以爲百年來緇衣式廬之曠數而公若忘其爲大邦之司直某父子亦若忘其爲一寒如此之貧士也甚至蕉影過甎高譚轉劇顧盼苔階芳蘭數叢選石數種公幽賞未已竟命僕夫攜石掇蘭而去三間藝蘭襄陽袖石千古風流何必有兩哉公家世貴顯學問弓裘拾愚父子小言以爲豊筆削之智且曰予宦茲土亦既襲客星亭之清風揖昔人而與侶矣今者以若筆爲桐江之竿出巨魚於重瀨以若硯爲富春之犂穫寶稽於東畝嗣人日燴其清以羞若翁若翁食之腹衍日吐五采虹於楮父子相視而笑而予亦時摭其冰蠶雪繭爲兩袖清風之助予所得於梅屋遁臣不既多乎某聞之曰夫何敢若恃公德毋乘前雅以終徵黍苗之蔭於他日中心佩之引領祝之矣公李嚴五載以治行第一特蒙簡召郡人士攀轅臥轍不得發且修大功德人各有詞辰獨紀公惜才下士爲千古未有敢著其事於篇用志國士私感載歌聽望弗及之章而別

宓氏詩經注序

詩可解乎曰可解而不可解也昔祖龍布虐挾書有禁重以咸陽三月無完詩矣則豈非以秦火哉微獨秦也先予秦者有火焉後乎秦者有火焉抱薪而救者有火焉掘井而救者有火焉旁觀而不救者有火焉救而不勝者有火焉救所救者有火焉六經懸乎日月之書也運之劫也聖人先知之而匿之而匿之而壁之尚書魯論無恙哉詩何以不壁也列國之胄子習焉列國之卿習焉列國之大夫士與諸伶叟習焉而未之不能不散失也心扃於壁鳥鼠穴之故曰先乎秦者有火也詩雖漢武時始出而沛上三侯唐山夫人房中樂俱用楚聲悠柔平中者亡矣且抗儒者與溺儒者蛇之乘蛇易兩焉故曰後乎秦者有火也說者曰國風止於陂澤在頊王之世平公之時又曰詩亡於陳靈公是尼山未生而詩已亡也老火焚槐未知夫槐之先朽也故曰先乎秦之秦者有火也東西漢之言詩也論義不論音而聲音之妙猶傳乎聲史魏人得雅樂能歌文王鹿鳴騶虞伐檀四篇太和末又亡其三僅餘鹿鳴至晉又亡然而文中子歸而鼓蕩蕩之什聲至隋不猶存哉逮夫四聲之於唐詞之於宋曲之於勝國而古韻蕩然矣斧柯者

而敷敷易之寧復有柯則焉故曰後乎秦之秦者有火也王佩晏起關雎諷仁義陵夷鹿鳴刺伯封憂黍離興宋襄奮商頌美彼烏知欲明之乃罔之也石而作鑑曷炤焉故曰抱薪而救者有火也南陔由庚下管新宮笙詩也以爲有其義亡其詞然乎則又何以曰昭子賦新宮有詞焉故也無詞何以補有詞又何以補畫蛇加足亦誤矣故曰掘井而救者有火也詩有活理活趣泥詩以爲詩弗貴也卽如風雅頌猶之比興賦爾故一人之詩有風雅頌洪澳賓筵抑抑是也一章之詩有風雅頌幽風幽雅幽頌是也文王曰咨亦可謂之風憂心悄悄亦可謂之雅吁嗟麟兎騶虞亦可謂之頌彼呼之狐而此亦曰狐彼呼之貉而此亦曰貉可乎哉故曰弱觀而不救者有火也說詩自毛鄭以下紛矣至考亭氏始定乃王降於風魯躋之頌周召王豳一周耳而分爲四邶鄘衛一衛耳而列爲三果鑿然哀諸家之見乎且欲滌鄙歸雅則曷以蔓草者蹇裳者緇兮者半屬諸男女於放淫之旨又何也桓公之服楚僞服耳完公子之強項猶故也故曰救之而不勝有火也人至昭代則無不人毛鄭人永叔人考亭也爲之然而爲之不然而不然之是不是然不然付之兩行而兩然之爲昭代則無不人停之有解兩虎鬬者虎鬬未已而我與俱鬬矣是勸鬬者也故曰救所救者有火也夫洪泉溢則蘆灰救之龍火灼則人火救之余友仲堅氏之詳詩也弗以古人解詩也弗以今人解詩也弗以我解詩也弗以詩解詩也其言曰詩者元聲也古之聲卽今之聲詩無古今之聲非彼之聲卽古之聲詩無今此之聲卽彼之聲詩無我彼之聲詩無先王之世命男女之無家者官衣食之使之聲詩無之民間求詩何求爾卽求諸男女之際焉爾求諸性情之元焉爾論世於君臣父子之當日喜怒哀樂之精神若或見之螢焉化而義御中天則人火之說耶世有讀宏氏詩解者反而自尋所謂人火焉無謂過咸陽撥秦灰爲矣

黃公石詩稿序

步兵泉途中散東市風雅就夷煙霞板蕩居今慕古每以黯然吾少負嵾然之致長嘯宇宙之間身溷塵市眼落蓬萊而雲璈下迎家人擣蒜希闊滄桑之信空留白雲之謠放棄江湖恣討詩酒當以詩之爲言猶竽之有聲耳而聲豈竽哉寄與煙霄之上貌境眞俗之際釣機縹緲之域吸神恒似之表笑與爲笑描百倩之嫣痕啼與俱啼盡無聲之淚譜悠忽偃仰淚倒猖狂得亦不知知者無得步兵之詩以酒中散之詩以琴是耶非耶眞可擬議吾友公石總丱虎頑弱冠龍性策臨邛之醉鞭揖五陵之豪俠洞庭秋滿弔宋玉以吟騷蜀市春多過交君而貰酒跌宕不拘與余同調每采驥飛月玉笛叫雲興酣風發歌高海動送抱碧落之間還夢楚臺之上至夫染螺臨畫浸髮題詩佞能淹曉習短蕉而知兵膽氣縱橫據楠梧而說劍日月欲低山川錯鍔乃其白雪金徽天風玉佩訣傳東海情移尹連之波指扣山囊響動少文之壁率爾吐之喃然成咏固知形影土木別有風流興會披猖郎成高韻庶幾步兵再生中散不死燒咏懷之幽篇姑從飲酒抹蘭池之逸調更與彈琴

黃侯字桐紀序

字桐紀者何紀黃侯治桐之善政也善政奈何荒政也荒政焉何以紀特有荒政也春秋宜公蝝生而有年君若勿予而天予之泰告糴而歲定天若勿予而君予之君予之者君治之也治五穀之精以豐歲而興秀而百姓相與涕泣之鼓歌之一日之惠報以千歲之譽夫亦有所弗能已於此矣侯甫莅桐即大水水之明年酷旱又明年趨耕復淫雨五十日而蠶事禾事俱大敗夫水旱頻仍災矣蝗疫寇劫併時沓至災有甚焉侯曰前此無災也予至而災以災爲已之咎矣予至三年而三年災以三年爲已之咎矣災長而咎與俱長天歟其人歟其何敢歸獄於天然而侯不勝天也斗粟千錢至一男不易一釜與身焉勿得則操瓢行乞又勿得則屠榆掘草割人肉爲飯又勿得則相與枕抱而懸諸犬饞與魚腹嗟乎天歟其人歟天勿之予而侯謀所以予之者益力捐俸以恤之風義以周之煮粥以餽之與工作以聚之勸蠶焉勸首種焉勸杼軸焉未已也而又雀角焉有禁胥吏餓豺焉有禁酒旗虎翼焉有禁萑苻擇肉焉有禁狸面而千牘焉有禁匪第禁之即與衆詛之而與衆路之侯盡其人以答水旱之天其禮爲已悉矣抑聞之

大水擊鼓伐陰。大旱擊鼓克陽。又曰鼓用牲于社于門。

古救荒之禮非與然而九年水七年旱鼓何鼓牲何牲矣。

乎或曰羽淵殛熊桑林薦機此亦大鼓矣此亦大牲矣。

侯閉閣思過以代湯禱鋤姦斧惡以代堯殛此亦大鼓矣。

矣此亦大牲矣露冕詔禱霄衣殖功不治其年而治其年。

之天豈惟天不能與侯爭年且將倍蓰之精以曰天勿予之。

而君侯與之也今者歲定矣治五穀之糞鼓而以蕃俗而秀。

之出歌謠流溢厥風肆好卽欲不足以治水旱之其畏大。

可得哉讀茲編者以盡黃侯之奇則不足以治水旱之其天。

則有餘凡爲宏宰宜盡心焉矣。侯諱徽肩字愼庵閩之晉江人

出。

復處。同

唐叔百年蹄唐

子年草蹄司

出草末馬

牧草與登

羊牛歌江滕

城彈鷗王

辰也鈸同閣

同之夢風序

登聲塵

遊孤潦

鱸渚劍倒

閣食蕭一

溪江蕭盡憑

梁瑤而入衰

無燕離鳳

魚子通去來

鳥子遺路鴻

親還履指之

日夕矣牛

南昌飽荔子而猶是論香快登滕閣渚食無燕江瑤而通去路指之

軒浪打鷗鷁猶是論香快登滕閣渚食無燕江瑤而通去路指之

羊下漁背仙簑人而時來釣遲深淺之浦之溪梁無魚鳥親還日夕矣牛

岫鶴背漁簑人而時來釣遲深淺之浦之溪梁無魚鳥親還日夕矣牛

依然捲珠簾人水豹鷁猶是論香快登滕閣渚食無燕江瑤而通去路指之

汝語語訪文人帝子風流偕高譙空無問秋水長天繡

句竝寒燕燭否龍沙春曉月低沈鳧氏之鐘鴛瓦秋多乎

霜重壓蛟宮之鎖歲崢嶸其將暮鬢騷眉以吹元嗟

光陰奔電去住流萍五千里之雞聲戍鼓辛苦天涯一

萬里之烏路猿程迷離故國煙雨積而衣裳單江波闊

而琴書損手推綠綺盡刪大小之珠腰插青萍猶是雌

雄之鐵紛拏羽檄頻駭驚聲落拓行藏靡知稅駕時值

鞠師燕頷何人高夢黃金之印鯉魚尺半長諧白石之歌

揖猿臂於南山拉飛熊於東海徒然壯志空負鬚眉邯

鄲生之向天長嘯意興縱橫漆室女之中夜愁吟闌干

倚徙淚下撫髀幾枕戈而起舞臨風掀袂爰捉翰以低

同。豈曰言愧。聊排旅況云爾。

咤叱高岑有常山王繡衣霜斧之致至道繁飄創故當明遺後盛子安扶毅

送吳子十三孝廉北上序

夫士挾宇宙剛秀之氣。懷千古獨往之志。莫不吐欲風雲。抑揚日月。而命之不猶。後車杳爾。呂尚父賣漿不售百里奚燒屐悲歌。究乃創霸興王。英猷磊磈。豈非失時者白髮蒙恥。乘運者青雲直上。乎闇季與吾少長合心。窮愁聯影。玉杯訪道。親披董氏之帷。奇字詢元。曾下侯芭之拜。賢書高簡。崢嶸此行。太湖老鯉。頷九點而猶奇。東海神魚。尾一燒而直上。我潛子出。亦各其時。于時天風作虐。霰雪四零。裘篙觸月。不殊犯斗之槎。凍鼓僵帆。卽是登仙之舸。臨岐勿遽。不獲執手。尚其努力以慰跂

子。

唱升天之樂者其薛雄鳩佻巧欲嫁鳳而非媒魚腹笑人屢投湘而中止吾室魅生
過昭仲氏園亭序
不遇三十餘華預思蓬而歌行少彈鋏空勞過稽庭而牛
多吹燈未已夢夫不孕夢君不侯玉歎于瑛劒吼于
雄多吹燈未已夢夫不孕夢君不侯玉歎于瑛劒吼于
友昭仲挾天地之靈蘊霸王之具富貴自有風雲尼人每
潦倒非熊之略未遇周興辛苦澤雉之羹不逢堯禪
欲踏劍上清泛槎星海梯蜃櫓以遙觀扶桑而幾里叩靈
梭而問訊銀浪千重揖安柏洪亦遙各快志扶桑不幾里叩靈
終以躊躇嗟乎騷心未已叩角不靈南山霧隱偕抱膝
均謠漁陽鼓吏與胥靡同罪蕭穎士之好學止邀奴子
相憐賈大夫之多才僅博細君一酒玉粲椒蘭自譽蕭艾嘲
人聊揮唾世之詞姑勸忘憂之酒一粲椒蘭自譽蕭艾嘲
扶歸彩句欲飛須令侍兒捉着千載而下令知有哭阮
塗歌荆筑如吾兩人也

山人濁世公子厭棄塵埃汗漫方外昂藏劍鋒
者歸而跡吳越放棄詩酒藤爲人賣
目哭世縱心直出朝東之戾柏鉈足以禦不知所
所往以馬世出與俗厚冬波不足以禦不知所
不足以人之人不足以人之人不足以人之人不足
舉世人之一弗自爲也夏樂晉之不足以人之人不足
一示人一弗自爲也夏樂晉之不足以人之人不足
今共文具在大抵勸舉世奇樂冬波不足以人之人不足
乎重元做乎名然太羮不逸穆元酒巍不巍秋瑛中若秋不
山雞濁世公子厭棄塵埃汗漫方外昂藏劍鋒
人濁世公子厭棄塵埃汗漫方外昂藏劍鋒
歸而跡吳越放棄詩酒藤爲人賣
目哭世縱心直出朝東之戾柏鉈足以禦不知所
所往以馬世出與俗厚冬波不足以禦不知所
不足以人之人不足以人之人不足
舉世人之一弗自爲也夏樂晉之不足以人之人不足
一示人一弗自爲也夏樂晉之不足以人之人不足
今共文具在大抵勸舉世奇樂冬波不足以人之人不足
乎重元做乎名然太羮不逸穆元酒巍不巍秋瑛中若秋不
堂高其洩其不昂賣劍
堂自文其才知身劍
玉商奬好爽也所虬邀海
不商如醜懷九年緣鄭鬚蛟不
飾皇是佳幽年緣鄭眉逢
素皇而惡恨之鄭有蟒知
絲蹄已一也力有蟒知
不清以舌舐天以手捫日紅日變白白月魔變黑陰陽反
覆龍蛇起蟄若蹠中天詔王鼓若變作變黑陰陽反
毅不撓溫良儉恭出門尾虎尸居翕萬有龍英充充舞其強
雍雍君事鶴國孩屠壁龍防風其心吐屎尿髓生齒髓英充充舞其強
寶母哭海神若國孩屠壁龍防風其心吐屎尿髓生齒髓英充充舞其強
逢大妖若咽大哭人魚劈探肺日龍心吐屎尿髓生齒髓英充充舞其強
傷激烈簇畏其精射石虎沒鏑劍長飲其溺國誠戈斬牛衣血壁出天路煎
幾重謠詠詛訓譜杼投息鐵鐵若鐵劍長飲其溺國誠戈斬牛衣血壁出天路煎
宮其專氣致柔深與深侶其息寂若無聲閒若無親如知悲喜
虎如擊涇鼓檻龕與揖壁與語中春中秋不知悲喜
虎如擊涇鼓檻龕與揖壁與語中春中秋不知悲喜
宮其專氣致柔深與深侶其息寂若無聲閒若無親如知悲喜
幾重謠詠詛訓譜杼投息鐵鐵若鐵劍長飲其溺國誠戈斬牛衣血壁出天路煎
傷激烈簇畏其精射石虎沒鏑劍長飲其溺國誠戈斬牛衣血壁出天路煎
逢大妖若咽大哭人魚劈探肺日龍心吐屎尿髓生齒髓英充充舞其強
寶母哭海神若國孩屠壁龍防風其心吐屎尿髓生齒髓英充充舞其強
雍雍君事鶴國孩屠壁龍防風其心吐屎尿髓生齒髓英充充舞其強
毅不撓溫良儉恭出門尾虎尸居翕萬有龍英充充舞其強
覆龍蛇起蟄若蹠中天詔王鼓若變作變黑陰陽反
不清以舌舐天以手捫日紅日變白白月魔變黑陰陽反

若冬之化與物剝爛若天之庖與物肴饌其見必有伸守必有恪象膽在足龍耳在角烏黑不白鶴頸不易玉不價珠蔗不賠蘖與瑕出訓拜神驅酒雜雞啄貍化麟

嫁狗若心許劒不敢以負其訓疾擊緩奏呂律合齊大戟

大劒金吼戩斷球璃琳瑯亭雲觸霓穉王雞帝呱呱晨

泣太師吹銅日中某律其會心獨得酣躍狂舞種草得

蒔種魚得鯉建鼓得子獲大歡喜考金呼白狂歌四天

一曲一世一石一年月子月孫騎鸞捉兔長夜秉燭不

顧國破其意言非所思路無從走霖逋魅瞞地迷天如

夢中物人禽魚鳥的歷當前舉以授人杳何得焉如鋸

聖雨齋文集《卷之七

大木內外中邊鐵盡木斷不留一弦肉身縮石空影榻

壁笑笑語語不知其適此其大都也每諷其文思隨筆

入筆隨笑出晝月夜日江海辟易則不使知山人者讀

之不使不知山人者讀之不使知山人不知山人之間

者讀之每陰風苦雨白晝晦暝木魅山鬼騰躍跳躑附

耳與讀一一太息則與夫太清太寧者不河漢乎哉夫

神蛇鬼牛人目之為妖不能使之不傳木瘿石瘤人訝

之為怪不能使之不壽偏至之技後不乏莫痂之嗜者

不知者以為是祖龍之贊也則殆而已矣

重脩阜林昌文橋阜林昌文橋碑記代

築焉而昌文橋之妃幾何年矣胡侯之築焉而妃

舉嬴妃三十何妃爾見義不為妃一道傷之築而妃

今之子產也甫下車牧妃四行九十者半百里築妃二時詘

益騰茂親茲橋心痗焉曰此振弛一意更始誰嗣之五張侯

食茲土者顏甲矣於是請之中湯湯者而以病涉勞吾民

佑之須金錢千五百有奇則括諸羨餘十不得其權而召匠

諸嘖鍰十不得三不得已而以勸百姓之好義者工起

於天啟甲子之季秋竣於丁卯之仲春凡閱三載橋迺

聖雨齋文集《卷之七

落成諸鄉大夫與諸士氓咸歡呼稱慶侯則持酒飲諸

工人曰爾工也橋之成妃有說乎曰既開之矣夫非獨

官有妃者五也匠石亦有之石不中程有妃焉橋不應

石有妃焉灰不貫石有妃焉腹石不准面石有妃焉惰

工貪工妒工有妃焉則持酒飲父老之好義者曰諸父

老良苦父老曰君侯則苦矣吾見君侯之夙興夜寐者

籌橋也數四巡視者督橋也垂成而尚餘憂色者憫橋

也夫公不惜私者橋妃民擁私帑不趨公者橋妃督公

夫憂事不如家事者橋亦妃吾倩小人敢或不共以遺子大

則遂自飲曰予帥人者也今者幸時和年豐工良

民義。以佐吾獨斷。以弗犯時詘之舉。以弗遺牧羊築舍。
行九十之譏。若夫見義之之勇。則詘已之稱後。以弗敢不
迺績予閒而太息者久之。昔定虢子產。涉鄶也。泉矣。人
知爲政予讀周書鄭交。曰主人母。猶自罰。以居不
洧定典刑以守之國子不任重。病盈。謂典刑無何。
過其地水闊土弱不杠。與染者石且。然橋予曾漆
然幾千百年而徒孟氏借染者產。立教至涸。時無所事。
產以乘輿濟人而孟。與子產何以今不設。也故橋夫子
救民之心一也吾侯殷乘輿濟人立教以涸。無典刑無千百世之人
之政子產孟軻合侯爲一人蓋不徒勢所得爲亦其政

聖雨齋文集　卷之七　三十一

善矣。侯之德。與此橋。俱不。毀哉。侯諱定志號石叟壬戌
進士。應天陽羨人。耆老四人。沈元仁。蔣德明。徐振祖。翁
秀皆趣公好義者。例得附書。

地水火風是放四輪碑記

種泉生江游冰其爲中國日輪之中水山里生四

種地水火風山里放四輪碑記

有泉生江游冰其爲中國日輪之中

漁有泉生江游冰其爲中國日輪之中

亦者生制亟漁有種地
不魚生共盈無樂泉水
食鱉冤命蛟有江生火
魚而對銜龍遺河游風
螺已無冤兵類沼冰是
魂食已就甲營渚其爲
蟹罷有縛自如壑中四
奴腹一萬衛世谷別輪
蝦便居千見人陂有四
米厲士苦之慘池天輪
蛤聲犬惱踉羅栫地之
菜念羊弱蹌災竿是中
清佛豬肉無難網日水
淨有雞強敢暴網水輪
無一戒食犯官罟國最
血居不憑者獐筍而大
以士入相尺卒吾此大
爲不口啖鯉橫簡水身
飯食其害寸加竭國細
食鰍所世鮒捉澤有身
食鱔食世易捕而憂種

聖雨齋文集　卷之七　三十二

罷腹便厲聲念佛念佛維何問皈依慈父惟此爾有父悲憐
免有情捨大取細故在昔捨我靈佛攫曾蠢以菩薩魚身我佛人佛蝦魚
非等慈生往劫官生蛤蜊素巨長細種立勸曾蠢以菩薩魚身我佛人佛蝦魚
言普賢放生宰殺曳網蛤蜊素巨長細種立勸曾蠢以菩薩魚身我佛人佛蝦魚
淺言普賢放生宰殺曳網蛤蜊素巨長細種立勸曾蠢以菩薩魚身我佛人佛蝦魚
讚以瀨張我笱官生蛤蜊素巨長細種立勸曾蠢以菩薩魚身我佛人佛蝦魚
生問名貪名病佛網緇蛤蜊素巨長細種立勸曾蠢以菩薩魚身我佛人佛蝦魚
放社則佛一爲巨蜊昔捨我靈佛攫曾蠢以菩薩魚身我佛人佛蝦魚
立放社生地不般長細招中我念佛維何問皈依慈父惟此爾有父悲憐
即立放社生地不般長細招中我念佛維何問皈依慈父惟此爾有父悲憐
放社生地不般長細招中我念佛維何問皈依慈父惟此爾有父悲憐
放社生地不般長細招中我念佛維何問皈依慈父惟此爾有父悲憐
無名貪名我笱宰殺曳網蛤蜊素巨長細種立勸曾蠢以菩薩魚身我佛人佛蝦魚
使不名病佛曳官生蛤蜊素巨長細種立勸曾蠢以菩薩魚身我佛人佛蝦魚
奸拘病佛網緇蛤蜊素巨長細種立勸曾蠢以菩薩魚身我佛人佛蝦魚
漁社則佛一爲巨蜊昔捨我靈佛攫曾蠢以菩薩魚身我佛人佛蝦魚
伺地一爲巨蜊昔捨我靈佛攫曾蠢以菩薩魚身我佛人佛蝦魚
探不般長細招中我念佛維何問皈依慈父惟此爾有父悲憐
時拘執歎種搖彌佛攫曾蠢以菩薩魚身我佛人佛蝦魚
日人爲捕種立勸曾蠢以菩薩魚身我佛人佛蝦魚
因泉優生無社菩墮魚問皈依慈父惟此爾有父悲憐
而不劣放一泉薩魚身我佛人佛蝦魚
販拘有生免漁而身我佛人佛蝦魚
生朔一已者聞爲魚佛人佛蝦魚
太望居死誦風蝦人佛爲魚佛人佛蝦魚
傷見士其經乃蟲魚爲蝦此慈父惟此爾有父悲憐
物生清半放大復僧蝦此慈父惟此爾有父悲憐
命即淨捕生歡有是爾慈父惟此爾有父悲憐
無買放生生行喜居其有父悲憐
使生生貪路深士後免悲憐
愚到不利攸渾唱昆不憐

僧膠執彈經挨延晷刻損命實多以解脫施以無畏施如囚出獄一脫永離如鶴出籠一去不入是眞救濟是眞慈悲以問我佛佛爲首肯維此氐溪以至龍舌河流一帶方圓十里自今以後不許網罟蛤篩蟹斷魚笙悉皆禁斥永以爲常人忘川陸魚忘江湖無大無細無靈無蠢無愛無憎無取無舍海闊天空現極樂國告我儕輩咸起悲心是人天果勿以爲迂告爾諸漁勿侵我疆田則有畔隰則有岸侵我疆者欲與爲仇匪魚是私身命正等如其不然我放爾取是玩王章爲爾諸漁勿侵佛法官法兩俱不貸凡爾諸漁曷守爾地與吾誠語此石不爛此言不渝於是居士作是語已欲普勸同志普度衆漁而說偈言

我讀金光明放生作利益五百魚天子稽首謝長者天宮有變滅此德無有窮是故人天果放生爲第一殺生而放生當無有是處廚剝雞鶩毛社宣放生咒衆生何揀擇是爲顛倒見攫財買生放亦無有是處如壓甘蔗汁以澆甘蔗根身血已剜枯根株隨朽折貪福而放生亦無有是處如盛石蜜漿而夾雜鼠糞此心不清淨因果兩俱錯昔有神僧者游戲果魚蛤披訶探其喉鮮魚隨唾落衆驚有神術我說無神術念念無殺機衆生託生處始知清淨慈卽是魚樂國願我諸有情同魚出苦海超生證無生共赴蓮花域

放生河悠然亭記

物有千百年之身。有歲時之身。有且暮之身。有頭刻之身。夫千百年之身。生死爲其際云爾。千年之死。不如一日之生。豈待智者而決哉。龍蛇身千百年。羊豕身歲時。雞鶩身且暮。魚不必刀砧也。出岸而斃矣。生死以頭刻爲寵。故曰魚爲甚也。人莫不有愛也。有愛以養己之欲而無餘以及物。胥罣罟網。不啻貪之也。且以爲業。大身細身俱不獲免。楚毒爲已甚矣。今夫水國。亦有天下焉。黿龍君長也。黿鼉卿佐也。魚鱉鰌鰕子氓也。海國之天下寬矣。而以吾之貪味與利。盡其頭刻之命。以殀身以及子孫。枕善者勿爲也。且用萬物者。當功于物而後用其功于物何也。謂夫飮之飼之也。灌之扶之也。植之護之也。穀麥蔬果也。糞之牛羊雞豕也。豢之猶且不俟至不稷。不盡齒。不屠。需之歲月。以完其壽而後用之。君子於物爲有禮矣。人於魚何功乎。仁者有事。以全之。匪惟全之。且有功焉。興哀於無情之地。爲之勸免。爲之督救。免其千年之死。賜以一日之生。蓋善之爲物。不可餉豚魚。豚魚而可得餉。則事爲致也。夫能致其善事者。與水國莫天下矣。而況其身乎。況其子孫乎。然則名亭以悠然。亦放魚魚樂歟。曰樂矣。而魚不邉也。抑且不敢遒臣之

得釋也。蓋出乎萬死於一生也。如囚人出獄。如征夫戍還。如遷人遠歸。一時族眷。把酒相勞。敍語戒慰。固有痛定還驚喜歌出涕者乎。悠然者。去不復來之詞也。若曰幸謝故人。請從此辭。入淵惟恐不深。所以報也已。若夫財朽物耳。捨不堅之財。贖萬族頭刻之命。化朽物爲美德。以存吾身。以遺吾子孫。固曰魚之生。猶吾生也。交有不忍者。曷亦勉之矣。

蠶母碑記

東南財賦甲天下。越有玉芝金雀。剡藤竹箭。而蠶居一。東吳有鶴狗絲茶魚鹽蟹蛤。而蠶居二。西吳視兩境之財不能半。而蠶居七。夫蠶亦西吳之雀。藤竹箭絲茶鹽蛤也。今夫耕者。規偃瀦。矩溝塍。峙錢鎛。水火以化之。薅鼓以齊之。秧馬以蒔之。桔槔以灌之。五閱月乃刈穫。何憊也。今夫蠶者。築室以居之。燥溼以護之。風戾以食之。三眠三起。事乃大已。費所鮮而收之倍。獲之奢而程功也速。詩曰倉庚喈喈。采蘩祈祈。勸蠶也。又曰載元載黃。爲公子裳。言蠶登而已貢之公宮也。憫蠶也。於是村之

婦姑耆老。升香割雞。烹魚爚黍。其童穉賁鼓。羣笛謳舞。歌呼。凡臥種及稱繭薦祀。惟謹。以請福於神。又立廟貌。神於塢橋之陽。而私祝禱者。蓋有年焉。已巳之歲三月。淫雨三十日不止。而蠶大敗。其村之婦姑老穉。不櫛不飯。仰天長吁。聚族而謀。所以致此者。則咸嘖嘖歸咎於事神之弗謹。有解之曰。若何疑焉。夫蠶固神蟲也。神之窘若百姓也。亦愛百姓乎。神蟲也。已。今夫牛衣犢鼻。蓑芒屩。農服耳。女則拂紅點黛。阿錫吹綸。步搖而雀裙。男則刺袖緋襜。黃袗綠纓。大帶垂腰。危冠切雲。田婦曳后飾。輿隸服卿簪。蓋年瘠而勸義。年豐而導淫。是蠶妖。也。亦安知神之不降怒於若而藉手焉以大警若乎。故曰。愛百姓乎。神蟲也。已且夫巧於蠶理者。不必筐而蠶也。蠶之瘵也。可以療馬。可以和藥。饑蠶不室。棄蠶獲直一。蠶也。有矢焉。與麋鹿貆狐等。潔而貯之。可以肥果。可以壅桑也。可以呵牛。可以辟蝗一。蠶也。有樗蘭焉。有樂蘭焉。有蚖蕭蘭焉。以爲綿則紉。以爲裘則不濡。以爲紘則罄。舒而遠聞。族而收之。一蠶也。用之吉凶讌享焉。七而當一。用之食。有省焉。五而當一。用之。有省焉。三而當一。又一。蠶也。諸父老知蠶之爲蠶而不知用蠶於非蠶者之多。於蠶也。已。諸父老曰。然。既聞命

矣。敢問蠶母之爲蠶母也何居。曰古有西陵氏。宛窳氏。寓氏。近又有稱三娘者。續仙傳曰。昔三川饑。有青衣童子語人曰。世厭五穀。費淫采。蠶母田祖。天已檄收之。急禱謝焉。民如之。已而明年。蠶大穰。夫父老亦惟母暴殄母情業。以終事神而已矣。蠶實在人。徒蠶母乎哉。

漏澤園碑記

鐵塔塘漏澤園者何王者之澤有漏焉故補之也王者之澤有漏乎曰掩骼埋胔有常職焉故補之以雙橋秦氏之稅地也爲地幾何廣三十畝圓方步焉三千有六百步凡千有八丈畫爲井改邑不改井骨無徙也區九之傚乎井田也植之樹而樹爲之澮匯之澮而澮之界表之界而界也爲之溝而溝之疏之剡而廣淺廣淺而骨出骨出焉虞矣故防之也梁之土剡而骨也有民骨焉有丐骨焉有僧骨焉有圜土骨焉有何以與骨焉有戰骨焉有女骨焉有僧尼骨焉有妓骨焉有男女

殤骨焉有寄骨焉有疑骨焉埋骨焉埋民骨以蓐草埋僧骨尼骨以淨草埋圜土骨戰骨以蓐草埋殤骨以菌草埋寄骨疑骨埋修其絢而緘其蠹銳其耒而紘其耷入坎尋尺有半不瀉鹵不瀉臭無使麗吠饞且撓魄也民骨東之生氣乘之貴之也僧也者西之西有聖人焉祝之爾寄也者南之客死而泊焉者數望日焉女殤附者陰而陰之也戰東北之丐西南之妓骨附焉敗鬼也惰鬼也辱鬼也致惘焉圜土也者西北之沈沈乎羞也疑東南之魂魂旭也著明也埋而置揭書日月焉有洒血以訪焉者待男女僧俗彭殤槩乎揖之廣五十有四武甃石焉置梵相一凡貴賤骨之爾中爲壇而肉之矣前區殤五凡一揖之悲願非乎悅之也焉樹如之後區三地墳如稍擧而長溝界均焉樹亦如之中央置極焉椽百有四十畫區一之半傚乎井田而通之也凡一區樹楊八八八以爲族繚之當垣焉禁樵采之縣而觸其骨者凡井限溝梁每十歲三葺之敷以爲常地何居鐵塔塘西者千武人何居咸稱曰安得如雙橋黎氏之澤及枯骨者德何居則請付之滓冥是王澤之翼也夫

桐邑重修關祠碑記 代

予讀春秋成周宣榭火傳謂人火之也然歟非嫁火於人也所以重人也若曰造火以人閔火亦以人焉爾今者桐城之火天乎人乎延燒者幾三百家而風彌壯是時府人庫人予使各儆厥事而逮乎火者又以舂揭綆缶之弗預以安受其燼至關神一祠亦以不免災之爲已甚矣語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與水火之災則詢鬱攸之自其又何敢讓諸邑人予實無良以恭之慝乃天不厭予而降罰于兆民以延及于神亦藉手焉以大儆予乎夫書災室而寬其征以撫輯其民長吏責也倡義勸輸庀材鳩工率邑人子來以董子成鄉大夫責也今而後願偕與共圖其憂憂之何若以卹民也卹民自卹神之廟始亦以卹民也神固民之主焉爾諸鄉紳與諸孝廉曰侯之言良善民懲矣官不卹災復不妥神是再火也今者省躬自責而嘉意經始神之聽之矣豈惟厥祠桐之兆民實蒙其福予曰倖福非吾能也惟是微鄉大夫力獲拮据輪奐庀俎豆以終事神願與闔邑好義者勉之矣隨給簿付道士曰某者紀綱之不半載而工畢棟宇神貌完好視昔有加焉抑政秕者火之妃也孰甚予其益懋迺職以無貽神羞以無爲民

慝則已矣遂於落成之明年謹登之石以紀歲月云

睦陵南關茶亭新塑關神碑記代

睦陵郡據東越上游南通信安北走省會東接暨陽西連豫歙號四塞之國頃中原雲擾茲地晏然其桅檣衝尾車騎連鑣貨物輻湊摩肩浹汗依然昔日太平景色也而城之南關實爲綰轄之衝土之人漁者薪者田者販者與夫客之經臨踐更之往來笠瓢雲水之戾止不可爲量數所需一湯一茶一炊一宿茲亭功德與日飯萬僧同一無漏問誰剏建則上人與二三善侶爲之經始樓三楹兩翼棟梁椽栱碩大且拳凡一椽一瓦一椽一釘半從上人灌園十指中來而捐施居其三新塑關聖君爲伽藍其金碧莊嚴視他境有成也嘗謂域中有三大教儒也佛也仙也而關神以一刀擔荷之上馬殺賊下馬讀春秋卽以一刀爲尼山續麟筆擒鹽池之蚩尤敔禁中之耗鬼卽以一刀爲太乙眞人役丁雷霆鑼雲中現身皈依宜律法師永許護法干城卽以一刀爲梵王降毒龍寶杵予家奉侍關神奕葉無怠而忠經一卷尤爲家世弓裘于以經國庀民教忠孝于君親一也頃李茲地暇時過坐軒樓溪水潔洞雲山萬壘鷗鳥戍翠作天外逝臣想而旁睨黔首奔鶩紅塵流汗成漿望梅止渴方且冬葺夏莽晝憩夜宿抑何枯渴勞頓兩俱攸濟也作而歎曰善利哉斯事上之廣惠人天下之不遺悲田院丐兒以佐吾儕治化之不逮有餘矣關神一刀不更藉爲睦陵南關鐵柱大士柳枝甘露哉他如零星施捨總之投片鐵於鉅冶其鑄降魔一刀有何大小例得附書

重修青戍壽聖院塔碑記

戍上雙塔東西眉列每天籟徐發鈴聲午夜悠然伯吹壎仲吹篪也而東尤巨麗雄特嘉靖丙辰間倭燹焚燒塔亦不免頹而植肩高于草者僅半頃之有僧跏趺其下曰是宰堵波將興矣俄不見鎖人羣異之時給諫李公爲紀綱之僕順風而呼金錢槖至三年而工畢越五十有七年棟宇蝕剝風雨鳥鼠之攸于不無傾欹岌岌之患都憲唐公休沐里居惕然慮之創議鼎葺其里之父兄子弟相誠也曰夫猶是給諫公之旨哉曷亦勉之矣金錢槖湊如曩時當是時石眡之椎琢之差材眡之銖黍之差釘灰眡之水火之差日吉眡之鵝枵之差而掣之而窓之而茶白朱昔之巨麗雄整視昔有加若修龍曳尾蜿蜒于雲中也輪相二而日月治之闢干四十有二而霜露煙霞治之鐸四十有八而風治之金書經咒舍利若干而修羅神鬼天龍八部治之枕溪瞰海吸瀘摩斗都憲公時攜謝眺驚人詩向空讀之呼吸帝座已而北望神京涕嘯雜下旁人不測所以或曰公胡出國無人焉或曰公如望歲焉周子曰出爲浮屠也已衆雜然曰仁人之言哉敢藉若語以大公賜遂于公召相之明年里人醵金省先生像以與張星同食李唐兩科俱築匪報也以勸夫後之爲唐先生者也

寶閣禪寺重修普光明殿記

吾里青烏兩鎮。梵刹之多。棣比鱗次。其雄麗妙勝。猗角不相上下。而寶閣爲第一。其第一云何。以護法殊特故第一。以說法殊特故第一。以住僧殊特故第一。以梵相殊特故第一。以寶殿殊特故第一。以護法云何。昔梁昭明出鎮西吳。讀書茲地。隨捨基作寺。復捨身作茲寺伽藍。至今靈應不歇。是名護法第一。說法云何。宋晉水法師於茲閣彈唱華嚴。天雨寶花。飛至高麗。每花瓣刺晉水二字。高麗國王遣臣齎紫金鉢繡。仰來訪焉。是名說法第一。住僧云何。不畜產業。不營法會。不假借詩文。嚴奉聖梵網戒律。樸實修行。是名住僧第一。梵相云何。相有一佛二菩薩。佛坐千葉青蓮華。佛張兩手開闔作說法狀。二菩薩坐一獅一象。與諸天龍八部十八大阿羅漢。俱首靜聽。空中時聞天樂。夜復集有天燈。諸僧俗共見。閣實事邑志出是名梵相第一。實殿云何。虹梁巖巘。鐵鳳毬璃。晶泥椒塗。嚴淨華飭。照耀一切沙界。諸金字寶銜。銀鉤鐵畫。咸一時名公手篆。諸墨妙。與諸菩薩。瓔珞。髻珠。共燦。是名寶殿第一。然而歲久。浸頹。椽楹。薛。霤。寶殿第一。即非第一。猶。座。傾。側。金。容。剝。落。梵。相。第。一。即。非。第。一。講。筵。寂。冷。天。花。義。墮。說。法。第。一。即。非。第。一。問。誰。職。守。貽。此。神。差。住。僧。第。一。即。非。第。一。任。其。毀。壞。無。檀。施。者。護。法。第。一。即。非。第。一。周。居。士。合。掌。對。佛。作。如。是。言。偈。云。東。村。僧。屋。壞。西。家。許。捨。珠。撥。灰。宿。火。種。火。發。自。有。時。以。是。因。緣。有。一。信。士。虞。廷。姚。公。讀。書。茲。閣。周。嚴。頹。宇。爰。發。宏。誓。祈。現。宰。官。重。葺。斯。宇。章。馱。尊。天。實。聞。是。言。今。爲。五。馬。出。守。高。州。爲。百。粵。慈。悲。父。爲。維。桑。功。德。主。上。人。某。捧。持。緣。疏。重。繭。萬。里。責。其。前。誓。而。實。無。分。毫。資。皆。想。斯。所。謂。非。護。法。非。不。護。法。是。名。護。法。第。一。而。周。居。士。倡。是。半。偈。用。爲。勸。施。如。指。衣。珠。如。擊。毒。鼓。提。喚。前。因。其。聲。雄。猛。上。人。合。掌。頂。禮。向。周。居。士。言。弟。子。某。伏。佛。菩。薩。威。神。伏。姚。公。夙。願。伏。周。居。士。慫。慂。今。西。八。粵。願。居。士。與。諸。善。信。每。日。起。視。普。光。明。殿。前。松。枝。何。日。東。向。是。某。護。願。來。歸。之。日。矣。已。而。公。果。欣。然。作。大。布。施。功。竟。願。圓。一。如。昔。許。是。因。是。果。是。梁。昭。明。是。明。虞。廷。非。布。施。非。不。布。施。非。勸。施。亦。非。不。勸。施。是。則。周。居。士。自。許。勸。施。第。一。于。是。居。士。題。是。語。已。于。其。殿。之。新。遂。盥。手。焚。香。肅。佛。捉。筆。謹。書。之。爲。葺。普。光。明。殿。記。云。

倣梵語作記坡髯時有之若筆筆蹟出筆筆隨掃坡髯亦無此奇幻眞創體也

明妃篇小引

明妃者昔日之西子也。閨閫隔境而得之。漢元對面而失之。冥頑不慧足可胡虜假令。閨閫中西子承恩紙上焉使館娃發響豔頌至今而閭或者色圖黃金略費帝眼斯青惜此區區自貽伊慼夫條塗玉女不聞輸寶於宜生苧蘿傾城不聞賂金於少伯沖寂自安貞淑斯在屬單于請婚明妃願嫁天實命之以發其幽奇闡其靈淑若或使之詎曰偶然即其靚妝自飾慨焉發車有憤恨孤憤之情有長嘯出門之致三十宮之伯姊諸姑同敉閨一萬里之胡霜漢月與入琵琶斯則毛以枉夢

聖雨齋文集 卷之七 三十八

女之斯饑問月黯然訴風迤邐

聖雨齋文集卷之八

古楳李周拱辰孟俟著

靑戌孝烈張女傳

孝烈張女者海昌張珮女也張世服賈僦居桐鄉之靑
戌貿麻與布嘗往來楚豫間年五十無子有女溫晳而
慧父母憐愛之每撫女背歎曰是白面生者半子乎有
同里陸氏子堯煥年相亞恂恂良家子許昏焉張僦廛
僦斗室前臨衢後爲寢室榻於是爨於是鍼盬布於
是上有隙樓焉居貨而以半榻爲女榻以便女也女事父
母至孝絶不作嬌稺態聾淅米斧薪供二人膳取則爲
母紉做袒滌中帬張燈績麻至午夜不休以爲常居斗
肆不聞笑語聲鄰媼亦絶不得窺半面閒靜堅秀有男
子氣息甫及笄父趣陸氏子來結褵焉曰吾有子矣六
日父遠楚游越十有四日而壻病病之明日大劇壻執
女手嗚咽曰世寧有十七日夫婦者而今及我吾累若
矣汝父吾父汝母吾母也壻死而子死女在而婦在舅
善事姑矣則又曰人盡壻也張何慮乎無子女相抱慟
絶甦大言曰妾何知爲張女張婦惟知此身爲陸氏子
有爾明日壻遂卒是時父楚游絶不通信耗而志遂同
穴乘母他出整服躍入河鄰人挽之出邇免母心慍之

而不言亦晰夕勸諭之女曰吾誤矣女死誰澆汝壻一
碗飯者且父歸而不見壻復不見女其累母也不多乎
哉且夫父歸而不得遲吾壻於父以慰吾父父歸而猶
得遲吾父於母以慰吾母吾寧也於是飲食起臥如初
小樓危坐淚痕時溼聽母呼即易容相向朝夕左右倍
于壻母忘乎無壻也拮据家計倍于父母忘乎無父也
然而望切父歸則寒暑一日也明年父楚游不歸又明
年又不歸子母煢煢無人支門戶其母又以女艾年秀
言日閨女心非母而懼傷母若爲不知也者而會荆襄
流寇大創焚掠商民幾盡風聞洊至女大慟曰吾所以
忍死至今日者豈第靈牀一碗飯乎與死于母手也不
若死于父之手今三年矣吾父不來眞不來乎壻遲我
久矣服闋除靈其渭陽適至且咽且喜曰幸甚今生得
見吾舅乎猶見父也雖然吾終覓之泉途爾母以爲危
切語不之防明日盥漱斂服朝舅氏舅氏飯甫畢梯樓
小頃母呼之遽不應排扉入已投繯死矣驚呼四鄰觀
歎如堵牆越三日而殮面如生易衣焉繡囊出胸揣之
則刻檀而夫也母哭之哀已而怒捉檀投諸河罵曰癡
兒是木寸者而夫乎木遡流上衆雜然曰香而潔溫而
栗是其夫也已李置之棺與俱殉

外史周拱辰曰烈女何以死以殉壻死也夫不念客亡之父與無依之母乎哉夫固曰念母也不與念母也母也天只不諒人只念母而重死吾父與吾壻也捐一日之死以徇夫留三年之生以遲父於生死之際爲有禮矣則又曰吾師乎吾師乎夫其恩短而義甚長以事夫以事君亦愛多士乎張烈也已

他人修述止烈耳此纔不愧孝烈可爲頰上三毫六經三傳供其餚饌腐史不足稱也與曹娥碑何必有兩

義烈吳重光傳

吳重光構李桐鄉人其祖鬻刀筆質直好俠與人言依附名教不善諧俗重光幼失父恃其祖成立祖尋故與幼弟居粗知書以家落不克讀質直有祖風而好氣任俠過之思皇帝時闖賊作逆幾十載朝廷莫可誰何洶洶將及江南民而思亂者故爲危語相恫喝胥呼曰寇至矣則負盆狼竄不可止光嚴事關神聞人言闖賊事色厲齒激曰而闖賊耶吾壹不得借關神刀殺此賊衆掩耳笑先是光妻之母絕憐愛之苦其貧難出若干金爲營衙胥作門胥一日衆胥剖與例金詰所自衆告之

故擲諸地唾曰噫此業錢也安所不得一碗飯乃從地獄中覓衣食乎自是絕足不入官獨行踽踽人見之腹誹避去是時楚豫悉潰賊益橫駸駸逼燕薊京團營十二以四方多故道備九邊僅羽林數萬耳中多空籍留者半老弱不堪用大司農持籌苦仰屋而水旱迭災募軍搜粟倉皇無策朝廷檄四方勤王者卒逗遛不肯進將校而貪兵益驕悍賊來捲甲先遁賊去則殺良冒級鈔其家民至不畏寇而畏兵時事至此亦可知也語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夫兵不焚賊而勢將焚國可如何哉甲申春官征三餉甚急挈弟之鄉理蠶務完官

稅。提筐桑於野。風聞燕京不守。棄筐走入城。問京城壞然乎。衆雜然曰壞七日矣。皇帝奈何。曰與城同壞。帝二子何在。曰闖業自帝安。所得二子者。捫腹曰痛奈何。遽屋而啼。踰牆入。仰天號曰。壹至此乎。小人草命。遙伴皇帝死。足矣。作數字。押硯底。遂自經。弟以蠶饑。桑不至。覓兄不得。入城迹之。鄰母曰。頃聞哭聲。戶出而編。如故可疑也。急排牆入。救之。無及矣。視之。其硯猶溼。

外史周拱辰曰。予聞建文末有東湖樵云。非紳非士而湛身清淵。不已甚乎。安所得治君而死之。夫何敢。或曰率土臣也。獸吾君也。與哉。噫。拜賊者盡臣也。孰匹夫而留之也。春秋貴義惡不義。彼蓋以所賤。予人而以所甚貴者。自予區區之誼。春秋榮之矣。

宋鞠武穆性理通鑑云。此時天理滅盡一點義氣。從此全身上發出來。吾謂明末滿朝拜賊。廉恥喪盡一點烈性。從吳重光身上發出來。予與友人陸潤皇顧嘉予親覩其事。爲之嗟歎出涕。值世雲雷未經表章。語曰。凡鳥累百不如一鶚。吾謂甲第累百不如一烈。如此義烈名教。國史兩俱攸重。關係世風不小。世不乏主持清議者。跂予。埃之。孟侯載記

贈公馮熙宇先生傳

晉蓋有熙宇馮先生。學者嚴師之。猶曰。關西夫子也。以今大參公貴。封如其官。人更稱爲贈公云。家世服儒。祖父伯叔著績文武。有聲。贈公生而穎異。甫七齡。庭跪請受書。文學公以驕稱難之。遽問曰。古項橐何如人。公大驚異。爲擇傅課業。日烱烱十行下。而沈悟。給捷。酬義無滯。師爲心折。詫曰。眞項橐也。文學公製衾。遷饌。兼程以督。孳孳望成立。亡何。捐館。贈公年。舞勺。擗踊哭泣如成人禮。衆皆以爲難。十六隸芹宮。築室沱陽。琴書歡歌。寥寥自命。嘗曰。文章不經國。匡篋無尺書。一以性命經術爲眞學問。爲文不借譜。俗艷。淵古。澹逸。自抒機。竅。每一文成。自讀。自譽。向空而笑。曰。持此以當郭隗。俊骨。燕臺。黃金。何必不倍價乎。歲庚午。果以第二人登。儁。習俗。新。貴人。獲旗。化。我。騶。呵。騈。肩。傳。通。家。刺。五。百。里。內。郡。縣。視。爲。食。邑。而。公。泊。如。也。歎曰。古人恥。呈。身。御。史。今。顧。有。呈。身孝廉乎。終其身不通。府。胥。片。牘。一。如寒素。時。時北堂春秋高。歲時。捧。巵酒。上。壽。親。寢。觀。膳。雜。色。笑。而進之。以爲常。退。卽。闔。戶。勤。公。車。業。不。休。思。得。儆。半。通之。綸。報。大母。以。慰。大父。而。會。大母。龍。鍾。善。病。宵。衣。侍。湯。藥。者。幾。閱月。卒。不。起。號。天。血。罄。神。情。實。悴。苦。塊。三。載。淚。與。腸。枯。又。

以十三年張憑孝廉船不得沾寸祿一展色養居常念及卽涕縻下竟溘焉齋志傷哉王戎死孝君子憫之而非之然而未可非也母子身也百而莫贖其何愛於髮膚之生公爲人慷慨然諾孝友敦摯先世素封或有以貲箸進者卻謝之曰兒未能肥羜速諸父乃以嬰屬失諸父心胡孝也取僅十之一曰於我足矣而更以其贏佐二弟讀且身督之成瞽而貧某者童子師也死無以殮爲之泫然曰服其訓而委諸草莽乎棺衾哀悼之如哭寢之禮知友某蚤世無以畜妻子分粟帛給之終身疏財服義代人至今歸德焉先是成童時喜佞佛浸淫

內乘誦詩至蓼莪棠棣之章曰幾誤矣君親卽佛何用此冤者爲敦古正誼卒成巨儒其勇於任道類若此大王父諱某生四子將公其長也嗣人某卽今分憲公持節鎮三郡爲與朝重臣績學傳家忠勤祚國榮員故未艾云

外史氏曰昔人有言人不可以無年吾於贈公始孤此語以將公故自足千秋也大母劉夢紫衣神降庭寤而生公昔孟母夢泰山神騎白馬降庭生軻卒成巨儒與素王同食公道德文章爲吾儒領袖何渠不並軻而兩哉天子大旌死者勸生者祀之瞽宗與軻同食姑須之矣

陸仲昭徵君仲昭先生傳

陸仲昭諱時雍其先吳興人後徙居桐鄉之阜林父昌平守五雲公隆萬間良吏也仲昭嘗歲穎異試輒冠軍自性不耐俗俗亦多避之慷慨疎豁不侵然諾而簡傲自遂意苟相許風雨話言無倦意所不可終日接不交一言有貌爲小恭者唾曰屠沽兒乃以涸吾長者之色哉仲昭交日高名亦益起里有殺人中人者白之縣令令聲頗慷慨仲昭起推案起竟去不顧縣令慙謝事得直當是時令目攝之仲昭深自韜匿遇赦閉戶讀書自若又以尊人三爲長吏貧至不能轂釜遇戰北益賈勇不休每言髮眉男子提三寸不律終當舉大名佐親一禮耳不發憤借一而徒手弓而罵者何也然名卒無如數奇何每下第仲昭之輒嗷然涕而顧而哭曰予爲子孺子交最善而忘而父之食無廩乎知己爲輒嗷流涕先閉秦兩獄與司馬子長最善千秋各命予好祕書稗乘仲昭好掩卷危坐目湛思冥搜予纂錄典故寒暑不輟仲昭好整襟危坐目湛思冥搜予纂錄典澤行吟頹唐醉放仲昭恣筆所聞過從風雨蹴踏鼻孤嘯予結撰山慘澹家詹拱相揖欲枯仲昭亦略相聞過從風雨蹴踏鼻孤嘯予結撰山一紙輒呼快讀書聲亦略相聞過從風雨蹴踏鼻孤嘯予結撰山笑雜出不以榮過換吾一言不以尺璧換吾一息吾兩人窮愁著書冀藏名山遂藥延所不同困苦滿座五以爲到者何也初仲昭人窮愁著書冀藏名山遂藥延所不同困苦滿座五言最工神仙咫尺卒以導僻引嗜長生垂滋大疾昌黎謝太白之間詩鏡仲昭善愁常顧吟云其巖而嚴骨過之選古人詩自爲評論曰詩佛彷彿太白之間詩鏡仲昭善愁常顧吟云其巖對影慟哭望空漫罵室人知友揚新進軟語佞輒困窘不得負恩有可得顧詩日益工而窮泉漫陶謝樂府近失候體亦奇滋大名山所不同困苦滿座五素所貢淮水寒風逸鬼間遊人爲友安飯亦不至臣保譏嚴穴異能之士然哉崇禎間眉幸揚安亦省大臣保譏嚴豫撫越憲兩天下無漂母亦輒困負恩吟其燕仲昭以詔各省大臣保譏嚴

主爵意殊不屬卒以淪落久之以貢當得官亦謝去時往來兩都弔二祖之鴻業日非愈鬱鬱不得讀懷沙天問以自廣隨爲歎時事之疏暢大義本文之外別有論列遠軼王叔師朱考亭兩家世所傳離騷新疏是也又以屈子才畸世卒湛身清淵弟子宋玉景差諸人備述大招招魂爲千古申痛而屈原逝矣世無差玉安所得起魚骨而問之輒自製短招以嘉魂魄冀少延餘息焉其詞曰魂兮澤之塢風蕭蕭兮霖雨啼哀猿兮咆虎魂遊兮何所山之巔招兮澤之塢風蕭蕭兮日皎皎以晦中兮猶兮咆虎魂遊兮不歸多江蛟兮何槳日靈雨雷魂遊兮不歸多江蛟兮何槳日靈雨雷魂遊兮倡側翳重泉兮

仰不見月。土伯兮威稜。鬼梏。汝。兮。薦。棘。吁嗟魂兮何極。
去窮冥兮捫天。風搏魄兮如翻。星河歷歷兮左旋右迴。
魂一墜兮九淵。魂遊兮不返。平原超兮路迢遠。水淡淡
兮無波。山青青兮日晚。魂何爲兮偃蹇。憐星星兮照雨。
憑熟風兮以噫。飛菅。鳴。兮。唁。汝。附親知兮微情。魂怦怦
兮何許。靄。籲兮世多吉士。思美人兮爛其粲齒。失我恃
兮無羣。魂何爲兮汨只。日光兮月晶。爾秉誠兮耀靈。聞
寂兮如聞語聲。衆欣欣兮不驚。哲人其存兮。衆所取程。
魂何爲兮荒寧。魂兮歸來。杜蘭蘼。芙蓉裳。忌。薜荔。馨
忌。蕙。比冠。忌。霞。駁羽翠。耀日明。忌。飛纓。雜綃。凌風翔。忌。

魂兮歸來。披以戲。忌。巖穴結。構。繚。蔟。蘿。忌。賓。葉。墜。羽。糅。
文茵。忌。霞屏。雲。案。瀑。珠。簾。忌。風。穴。偪。汨。瀺。灂。和。忌。援。琴。
長嘯。林木振。忌。朝。暾。夕。月。臥。偃。仰。忌。雜。英。珍。禽。無。春。秋。
忌。魂兮歸來。以康。娛。忌。露。斯。醽。醁。胡。麻。飯。忌。黃。精。醨。歙。
口。日。爛。忌。有。客。賦。詩。輒。先。鳴。忌。佚。疇。立。監。旌。不。敏。忌。注。
金。佳。醆。甲。衆。坐。忌。排。諧。囂。遝。敘。懌。暢。忌。魂兮歸來。其樂
清。忌。危。冠。岌。岌。雕。龍。辨。忌。提。撮。六。合。析。毫。芒。忌。高。座。玉。
塵。清。塵。揚。忌。秦。山。抵。隤。河。海。清。忌。折。角。摺。齒。甜。談。慢。忌。
抗。吟。長。武。便。以。旋。忌。魂。兮。歸。來。衆。厥。宗。忌。行。沿。洞。清。渚。臨。
高。山。忌。延。眡。複。岫。景。轉。延。忌。命。情。結。撰。響。答。忌。樽。罍。

盤。礴。藉。芳。蓀。忌。涼。月。白。露。臥。解。醒。忌。樂。飲。今。夕。期。千。秋。
忌。魂兮歸來。日。遞。進。忌。遠。遊。長。放。友。天。地。忌。鞭。霆。轡。日。
凌。滄。瀛。忌。羽。衣。玉。節。虎。雙。童。忌。桃。花。眼。碧。宇。宙。春。忌。五
嶽。漚。浮。四。海。淵。忌。得。一。貞。永。傲。侯。王。忌。魂兮歸來。以鎮
極。忌。重。曰。魂兮歸來。盤。桓。兮。無。畏。人。之。多。言。踧。踖。兮。戢
影。而。厚。潛。坎。凜。兮。世。不。可。干。顧。領。惆。悵。際。兮。朝。露。飡。懵。蹙
於。邑。兮。私。自。憐。歸。來。歸。來。聊。徜。徉。兮。永。年。明。年。遊。燕。大
司。馬。范。公。冏。卿。戴。公。最。相。慕。愛。延。客。之。仲。昭。踞。上。座。彈
射。其。詩。若。文。不。少。遜。一。時。聲。滿。長。安。會。冏。卿。以。風。聞。有
所。劾。援。陸。爲。證。并。逮。之。繫。鎮。撫。司。下。刑。部。卒。於。繫。其。子

流。離。困。躓。一。年。僅。能。以。喪。歸。所。著。詩。文。子。另。有。序。傳。之。
云。

節壽馮母王太夫人傳

忠孝節烈爲立地立天豁柱世不皆卿雲人不皆蒼境燕羽差池而髣儀鑿志夫豈必硜硜溝瀆哉立孤與死孤孰難前乎此者有人矣後乎此者有人矣何人爾則今大參公之太夫人馮母也母爲進士王乾亨先生女贈公熙宇先生前配蚤世委禽焉母生而靜淑寡言笑喜讀孝經列女諸書已復繇繹經義古史每至忠孝節烈肅然起敬如見其人不啻作紙上觀而已善三唐咏成輒火之曰婦言不踰閫乃學班姬左芬輩以文辭落人口哉于歸聿修婦禮事夫饁敬有卻婦風時贈公爲

諸生閉戶攻苦太夫人黽勉居多常條廬往蹟諸討大義門中自爲師友如兄如弟哉琴瑟也而壎篪矣贈公舉于鄉效文伯母績不休或爲勸止笑謝曰馮世視田而齊幸稔矣而淫忘十指勞乎勤如初大王母以上壽須藥裹大母侍湯藥瀉中裙八閱月憊甚太夫人袷袴不解寢食不甘霄披大母無替晷形瘦骨瘠與大母同憊大母撫膺歎曰新婦良苦吾之瘁而病也以吾姑若之瘁而病病也以姑之姑孝一至此乎比大母卒不復贈公哀泣擗踊雞骨支牀幾至滅性斂含衾襚皆太夫人躬親之襄厥事無少憾久之贈公竟卒以哀毀是時大參公纔九齡弱女在抱臨訣以藐諸相託太夫人一慟幾絕祝以身代不得燃指戮髮速矢同穴曰天乎天乎使我窮至此吾生也乎哉衆以弱息慰勉已而曰然吾不獲死也疇瘞先骨髑封而崇疇淑吾子不暇而龍吾忍吾餘生以待矣抑痛茹哀勉起治生拮据家政一如贈公時而庭訓一事猶加殷重紡燈佐讀與雞聲相遞代曰若亦繼而父而宗是鳩乎夫先德之勿苟是熒穀也忠孝耕仁義蔣而中棄之是子不終畝也曷亦勉之矣大參公服膺慈親卒成偉器爲天子股肱豈非太夫人以四十年匪石冰操玉之成哉太夫人賦性夷澹

而敏才偉識十倍男子初咏晏爾卽經營菽水佐夫子讀字畜特孳魚鱉蒔桑竹蔬果以谷量疏逮遠戚賤至藏息無斬絢笞焉而將茶苦悴服疎飲澹則未亡人終身一日也仁粟祀乎夫且代贈公而子燕翼貽乎夫且代贈公而父主伯亞旅莊而食惠乎夫且代贈公而家督而嚴君大參公扳太夫人與北蒞燕南蒞越一奉懿誨以周旋而含飴之弄義方之訓且及孫之孫夫固以纍水湟中巖江在處爲鯉庭矣驄使旌處鳳綸題節天之報施聞慈寧有旣乎昔人稱狄懷英爲斗南一人吾以太夫人爲斗南一女珥三管者當以子爲知言

外史氏曰子讀史至班昭孔嬪諸大家心竊向往之雖容禮樂冠冕人倫爲列女光學問之氣存焉爾乃有居恒寥寥古人及臨難而棄之何與太夫人喜讀書洞晰大義志操軼古人而上之抑何錚錚皎皎也語曰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夫孰人而不讀書者乎昔之善讀書也以巾幗有婦人焉六經不蒼以鬚眉而今之善讀書也

馮母傅淑人小傳

分憲馮公奉太夫人與之瀫江也無不人膏雨家春臺也而雪霏柳依之衆亦獲邀孔偕之樂而須太母之德不衰一琴一鶴與芝蘭玉樹同其藹淑公退食即朝太夫人國坐裁詩作謝庭笑樂時愉然若有思者公跪而問故曰吾長孫某頗而才他日爲朝廷用不汝後今其母安在哉且新婦傅善事我於是分憲公欲覓彩筆丹青之爲小影以命周子拱辰拱辰伏讀狀略爲之三肅出涕且敬夫人以小年而能薦德於大年以自寵也淑人爲少宗伯傅公女故貴也而忘乎爲貴也并而歸分

憲公其身孝廉貴且溫也而不以貴且溫廢十指勞也分憲公美少年豪舉積學工文僻風華照世不敢以琴瑟妮褻夫子懼也於其爲婿也事姑如母於其宜室也事夫子如主君至夢麟稍晏即買一淑姬以進曰庶徵蘭乎猶吾子也姬蚤殞哭之如弟已而妊男今已執耳騷壇爲天下士天之報施善慈故不薄也顧免莊姜之憂而遂罹盛姬之痛奈之何哉臨訣神莊語安了不作繾綣態曰藏壑之舟彭殤同盡耳於生死故翛然也越若干歲膺朝廷寵若起泉壤而受珩璜冠帔之錫者吾以遠膝珠樹爲分身符以五色花誥爲返魂香母死矣

乎不死矣有爲詞唁之者曰靈蕤兮何之山巔兮水湄草離離兮日以跳風淡淡兮微吹若有人兮雲之表氣若蘭兮不頤以歔芙蓉裳兮芳蕙襭杜若蘅兮江蘺轄彩雲兮捉洞簫謁王母兮紛逍遙羌前媵兮致辭鬟如莖兮微覘母撫我兮如子執巾帨兮顧隨媵嬋媛兮爲余太息睨舊鄉兮遙望直姑憶汝兮子哭汝蓀何爲兮久客遭余步兮珊珊思公子兮涕泛瀾露零兮草溼毋淫滯兮摧殘鵬鳳卵兮靂鵠羹酌椒漿兮琴怨以清歸來歸來玉京苦寒兮不可以久停周子讀而哀之作而歎曰文生情情生文盡之矣即請借若筆爲淑人丹

青遠勝埋玉亭碑文百尺分憲公攜此文當淑人小影一鬟公餘暇時一展玩毋令化湘浦雲飛去哉

擬東方朔重罵鬼書

昔王子山有異才年二十得惡夢見鬼物與戰東方朔作罵鬼書鬼小寢其後鬼黨浸盛至朔前自理數數侵朔朔益怒鬚髯戟張目光若電口如播箕吐舌十丈復爲書罵之曰

叱鼠輩敢爾若鼠輩之夢戰王生也狗頭魚身蛇尾狠足種種醜惡不可悉殫此時吾小詈若冀若有悛心明年王生溺湘水死人輒罪若吾猶曰湘波悍矣鬼則何罪今若輩之踆踆咪咪若重有愬者而曰人有鬼侯地有鬼國天有鬼星鬼德之盛三才是馮是故登城呼而

西伯王新城見而亡吾傾朱冠前而齊桓霸黃熊搏而晉侯驚彼區區條與茹杖亦奚異竈子戲而蒼蠅聲叱鼠輩敢爾吾聞有道之國其鬼不靈夫不敢爲靈鬼之所以靈也豈與若焦頭爛額擁腫蹦躍潛形東郭之墦側足次雎之社爭半粒則拾地竊一臠則截頸龐之精乘木客而輕戾獨猴之怪騎土牛而曬閭斯不亦醜過於驕山蠱而凶浮於夔魖魎且靈魂爲神鈍魄爲鬼種有幾若乃搏膺請帝披髮叫天姑芬人家道左朱弦曰冤鬼居泗求見畏匡來戰田榻笞聲霍蕃鼠箭曰妖鬼夜姑掊檝黎丘醉迎甌瓻索食戰魄燐驚曰狂鬼

丹朱而儀房后。西門而交苟姬。生乎死乎。金枕爲信。是耶。耶非耶。珊珊來遲。曰淫爲鬼。今若諸生耶。昔顓頊不才。子三亡。爲疫鬼。一居鬼淫耶。狂居耶。冤耶。妖居室區隅。善驚人。天下服苦之至。居江水。一居若水。一鬼奴也。若而尾其塵。踵其酷。頭之跪于。今。公若而代爲役。是與。於不才之鬼之甚者也。若而人。此罪跪。若不然自代日。是又。眉紺髮。頷角奇牙。彼人鬼而。此鬼不踰。若悉厥罪耳。絲曰。鬼無主。目。鬼而。人。魂揚。而赦。若二罪也。一罪也。有主琵琶道凶。若罪三也。波波射影。咤。瓠。瓜。谷。蠱。處。若。罪。而。長。執。松。杵。而。若。罪。二。罪。厠。居。穴。語。人。精。魂。若。罪。四。也。以。風。爲。氣。以。人。爲。身。香。德。不。靜。盡。德。人。精。魂。若。罪。五。也。貪。味。如。蠅。凌。錢。如。勿。貞。穀。飛。精。靈。朋。于。倉。獰。若。罪。五。也。艾。不。能。療。五。蠱。若。罪。魅。負。塗。之。豕。祇。以。駭。一。車。越。嶢。之。艾。不。能。療。五。蠱。若。罪。六。也。若。變。爲。高。塘。之。隼。吾。將。爲。太。陰。之。弓。以。射。若。若。爲。吾。將。爲。鴉。羽。之。矢。以。逐。若。若。爲。掩。袖。之。孤。吾。將。爲。焚。鞠。之。灰。以。洒。若。若。爲。之。夏。庭。之。饞。蛟。吾。將。爲。炮。土。之。爲。東。都。之。石。之。金。蛇。商。府。之。射。工。之。貫。以。毆。若。毒。若。刺。若。爲。炮。土。之。爲。東。都。之。石。之。金。蛇。商。府。之。射。工。之。鬼。侯。剩。其。腑。肝。高。伐。鬼。方。愆。何。形。之。焚。石。叱。鼠。鼩。鼓。爾。辛。鹽。之。穿。有。尺。郭。焉。長。七。丈。腹。百。圓。赤。蛇。繞。其。項。此。人。以。鬼。爲。

飯。朝。吞。三。千。暮。吞。三。百。吾。請。上。帝。充。彼。食。嚼。若。肉。舂。若。舂。盪。擊。若。族。有。如。霹。靂。羣。鬼。歎。曰。糞。則。有。穢。食。則。有。嗛。人。則。貌。鬼。枉。干。其。妒。薄。言。往。愬。逢。彼。之。怒。遂。抱。首。竄。耳。各。鳥。獸。散。去。

擬曹孟德爲蒼舒聘殤書

昔曹公幼子蒼舒蚤夭最憐痛之求亡女於原邴合葬邴不許乃他日作誄曰遺爾良妃璲爾綵襚蓋已別聘甄氏女合葬矣魏志鄧哀王沖年十三曹公欲立之及其亡也謂文帝曰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又文帝後謂臣下家兄孝廉自其分也若使蒼舒在我亦無天下蒼舒者沖小名也覩其立鏡舞山雞刋船稱巨象不特愛專諸子抑眞才過兩兄矣宜曹公追痛不置也按周禮地官禁嫁殤者又媒氏禁遷葬與

嫁殤者注謂生時非夫婦死而葬相從則古已有之惑溺之極作此舉動而史亡其書遂戲擬之

蓋聞衞室謀士。謚錫生前。晉國行人。禮成死後。是蓋禮以義起。情藉權伸。矧夫食色之悅。根乎性命。男女之際。徹乎黃壚。外史有幽婚之說。古俗有嫁殤之文。然則理之所無。不妨事之所有。孤幼男沖。生而臍蹠。夙所憐惜。無祿蚤世。每用繁傷。頃以南征北伐。勤獎王室。久不顧家。未圖其願。比聞令淑。亦蚤淹淪。夫其課紅夜盡。吹簫地下。姬姜誰伴。蕭史何人。彼此祥息。可勝追楚。夫喪子不哀。訝東門太忍。鬼非吾子。笑滅明不慈。情之所鍾。正在我輩。豈可使幽貞不字。雛魄久瘵。況吾幼男沖。種德聆父。聰明過兄。若逢顏子。地下便與脩文。加遇仲尼。生前冷稱。佳壻茲飭。以孤旨重。以冰言。貺之百兩之將。申以三生之約。文祿繡襦。金錢玉果。合歡翠椀。鴛鴦寶躅。餌實稠疊。他儀稱是。又兄已封侯。弟應錫爵。男圭蒲穀。婦服璁珩。聽環珮之璆然。快吾兒之有婦。痍羽而烏絲。訂定宛作。雙鵜埋玉。而紅綫牽來。依然連璧。南國鵲巢。指墓門之棘。河洲琴瑟。矢同穴之盟。花燭人間。唱隨地下。權禮伸愛。于是乎存。孤區區之衷。竚希原喻。

與從弟君房書

閭之陰隲之家必有餘慶明德之後爰產哲人吾宗自流烏演派分蛇錫祉六朝三唐七宗四望逮太極一圓聖道斯存世服其庸芳枝蕃布宋蹕南徙右姓于邁爰投閩之城卜居鷄哥之巷濂溪一祠巍然靈光衣冠襲祀國恩未艾熊衣雉製蹴踏江南靈柯不遐幕歸一本昔董偃董賢詎是夢蛟之胤劉裕劉智無關逐鹿之宗而必原封豕於麟定之祥遡鳳子於越雞之伏混譜辱宗寧不荒越粤吾曾高載祏行賈盤桓檇李樂其土風卜廛語溪緊惟五世雖越帶水而一日可航荆花隔

地爰愴析箸之風尊彝可餉依然同釜之氣況乎芝苗蕙甲玉母珠胎蠟鳳之子已研拾青驅鵲之兒甫能作賦老桂一叢此爲再苗政恐世易枝繁望移諸落范蠡居陶漸失南陽之裔管修八楚幾忘小穀之宗吾弟超超霞性落落天才高冠岣雲氣將擇虎蒯緱捎月志不在魚方今市滿冠猴庭盈繡犢風雲趨夢振其釣槳之靈廉恥救人洗其詩書之穢作述相求豈不或重吾祖慕濂一代夙學世稱西吳夫子修譜一事淸焉齋志纘緒揖宗是在吾爾矧復壟槓猶存昭穆不遠族非鴻漸何假問著世異龍蹲未須吹律豈可使馬遷疎誕將誣其祖藉談遺笑不識其先頃須繁霧今以簡慈展親率祖春秋大之祖志所繩恐能引觸兄辰白

與巳兒

念汝趁舍遠讀。勞吾牽挂。風晨雨夕。未諳調護。汝母爲言。每增悽涩。汝年十二。未砭童心。儼如成人。徒盡語耳。羣兒同學。各有守舍。勿得干淈。致耗光陰。淺極中霧。弱草飲露。足上朱履。勿以粘泥。春半尚寒。勿遽損衣。隨身衫袴。蒸籠時燥。勿令犯溼。漸致成癘。夜讀少頃。欲睡即睡。睡即滅燭。勿有誤燼。雞唱起沐。當自理櫛。勿以倩人。更成嬌稚。汝膽尚怯。不須飲酒。乾飯溼糜。量腹送已。捉椀不人。先閣筋不人。後凡讀書。書聲瑯瑯然。聲不迫辭。辭不諂聲。如舌味餳。心口俱映。如鼻嗅香。神明自領。務

在解取。不在炫多。凡作書。拂几伸紙。整容懸腕。名帖半張。便足摹畫。心准手追。機赴墨落。一點一畫。一捺一筆。勁弱疎密。抑揚胖瘠。雖未即合。須有生氣。凡作書。筆爲利刃。伸池潤已。舐舌和墨。毫濡刃銛。方能起腕。不爾鋒茉。兼以不詩。讀倦小步。母偶語。母倚肩。母別弄。俯仰揩除。便足自適。切勿借書。不便翻閱。或折緣。或壁腦。或鼠侵。或墨漬種種。過切。來人腹憎。園人木石。主人所惜。一花一卉。勿爲輕損。毀英畫竹。亂鳥驚魚。既非泛愛之心。復乖文章之致。見客作揖。又手鞠躬。意氣聞肅。弗有作色。主人宴客。凡以觀禮。汝以幼小。猶所不嫺。獻酬跪拜。作

諒不汝縕。亦須恭謹。勿嚇童羖。遥熱蒸鬱。時須澡浴。三人既過。纔可入池。簷風射肌。切莫當立。時或背癢。無人爬搔。反爪自剔。勿宜祖肉。時欲捫虱。易衣捿被。謹護兩肩。勿使噴涕。凡卜遊。須依僻地。師慈私焉。射姑旋焉。詭謂無人。投牀取憾。道在尿溺。可爲慎也。彼處書奴髮尚未燥。灑掃茗瀹。隨時即得。勿爲色愠。以傷主人比遣力阿春視汝定動。桑椹半籠。甜棗一匣。蔗霜一椀。汝所喜嗜。分以相貽。汝母思汝。汝嬸念汝。月一來取。當勿爲念

廣無鬼論

原夫愾僾儼思。著形聲於周禮。游魂精氣。闡情狀於義編。是以獻玉陳牲。孝子所以祀祖。春蘭秋菊。仁人所以禮魂。鬼之有也。的然如是乎。乃知阮瞻宋岱著無鬼論。而爲鬼因施續兼無鬼論。憲理之通患也。夫有無相論。爲乎。既欲辨屈。有斯瞻爲固飲岱。無之無鬼。卽當撫無爲有。亦猶背人著對。排而點者云。有遠之尚無。有佛論始得者也。愚謂惟人著無。而有所論。有無須相。無無所以無。無後之無不有。佛論。以致。微。致。論。

左傳以爲燈恥與爭光。撲高槃而冥盡。坐至乃覓其夜。伎倆。窮惟其不無所以無。無後之無不有。佛論。以致。微。致。論。

則伎倆遍空探其精靈。則精靈頓滅。經云冥途雖實。鬼壽不堅核有生之非生。則有死之更滅。居可知矣。夫人

猶日也。鬼猶冬也。春冬月也。晝夜正等。寧日短而夜長。人猶春也。造

鬼猶冬也。春冬相半。詎春徂而冬。駐。故曰人耳人耳造

化必以爲不祥之人。鬼耳。鬼耳。造化必以爲不祥之鬼。

斯蓋陰陽以爲炭。神魂以爲金。五行以爲銅。炉羮遞烹。均無倖逃之。爐

肉鎖鏁任範。並無或躍之。冶。鑄羮。遞。烹。均。無。倖。逃。之。爐。

光陰逆旅。死亦泉。途之蔗。廬天地不仁。鬼亦元。扃之。芻。

狗人知羨桑戶之反眞。而不悟眞之亦假。鑿冥漠君之澆酒。之

久存而不斷久之亦暫。費良友之編琴。邉宰官之澆酒。之

豈不惑哉。或謂用物精多。憑依高厚。便可啖葷肉而了事。襲禮祀以靡窮。不知獲所歸而厲。已。今何所歸。據所了

變。有人。亦。龜。之。閃。饗。而。魂。綏。今。何。所。饗。稽。鄭。衢。於。白。壹。介。行。與。門。蒡。同。枯。

有人馬昔組之。魂。捧。腹。晉。柩。於。黃。昏。牛。聲。與。形。弓。並。歌。宗。祊。巳。斬。非。止。振。鐸。

有鬼故非魂之程。之。曾。高。啼。饑。不。獨。若。敖。之。鬼。金。穴。銅。山。之。耳。裔。螭。聯。良。

化。鬼人烏。莫。不。蠱。爲。煙。雲。化。爲。輪。冷。風。豈。之。耳。裔。螭。聯。良。

有者。非有。矣。夫。爲。芸。芸。魚。轉。莫。測。程。鬼。生。馬。非。魚。馬。生。良。

有鬼有馬也。故。爲。鬼。魚。轉。莫。測。程。鬼。生。馬。非。魚。馬。生。良。

之物也。故瓜。爲。鬼。魚。轉。莫。測。程。鬼。生。馬。非。魚。馬。生。良。

生。故瓜。爲。鬼。魚。轉。莫。測。程。鬼。生。馬。非。魚。馬。生。良。

有而爲鬼。魚。芸。芸。化。爲。輪。冷。風。豈。之。耳。裔。螭。聯。良。

鬼鬼魚。芸。化。爲。輪。冷。風。豈。之。耳。裔。螭。聯。良。

之者。有爲輪。爲。金。穴。銅。山。之。耳。裔。螭。聯。良。

死。有鬼。鬼。轉。冷。穴。銅。山。之。耳。裔。螭。聯。良。

哉。鬼。鬼。轉。冷。穴。銅。山。之。耳。裔。螭。聯。良。

神。產魚莫風。豈。之。耳。裔。螭。聯。良。

互而非測。豈。之。耳。裔。螭。聯。良。

禪。鬼瓜程之。鬼。之。耳。裔。螭。聯。良。

如者。鬼生鬼之。耳。裔。螭。聯。良。

祝有非馬之。無。耳。裔。螭。聯。良。

蝶鬼非馬無。耳。裔。螭。聯。良。

而之也生耳。裔。螭。聯。良。

塵。歸。畫。塵。不。停。頭。面。巳。非。如。蝼。轉。而。密。密。推。換。神。馬。尻。輪。同。

之。皆。夢。水。蟲。肝。鼠。胥。盡。屬。鑑。空。豈。非。生。死。之。一。馬。也。人。分。而。人。鬼。

成。南。華。方。生。斯。以。談。幽。明。一。指。也。萬。鬼。之。不。實。而。入。鬼。

少。君。能。見。當。之。說。鬼。成。而。毀。罔。兩。問。景。之。言。所。以。東。海。而。

致。子。魚。有。角。崩。之。拜。店。裏。炊。梁。鄧。城。亦。槐。安。之。國。夜。半。楚。

珊。之。聲。西。地。劉。代。之。李。夫。人。於。帳。中。而。不。能。使。盛。姬。青。珊。能。

負。走。閻。羅。亦。藏。壑。之。舟。陳。死。人。長。夜。不。之。期。方。之。畫。燭。不。

關。髏。南。面。之。樂。等。是。麻。衣。人。何。生。而。然。則。鬼。何。何。新。而。

故。雖。氣。勢。之。自。犯。亦。理。數。之。大。都。與。然。則。鬼。何。能。無。

哉。

終於無焉爾仲尼曰魂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此言明威之赫非謂鬼神之必永於大年言殷殷之靈也距謂魂魄之必固於金石哉且非獨於此也火之燒火無薪者不焚世之紊世情多者必敗莫多情於鬼者也鬼亦自有君臣朋友則亦自有父母妻子鬼亦自有愚貪嗔癡則亦自有生老病死非造物之壞鬼亦自有悲歡離合則亦自有殺盜淫妄鬼鬼實自壞也已是故鬼死無哀鬼裔幻故無以鬼而哭鬼也鬼死無祭餘情滅故無以鬼而思鬼也鬼死無送鬼緣盡故無以鬼而喧鬼也鬼死無有一鬼能作陶能作萬器終無有一器一道能作萬鬼終無有一鬼能害陶者

鬼而葬鬼也情化而爲木而塡海之木巳與海若同塵情化而爲石而望夫之石巳與樵柯等爛況復區區草露之後身蒭鹿之餘夢乎若迺一陶能作萬器終無有埏埴所以無情能作鬼者能害鬼者天地所以有憾是則通乎晝夜遊於物之不得逃而皆存善乎自寬知其無奈何而安之若故人之暫人鬼之暫鬼達人所以嗒爾而喪吾靈鬼所以迺然而付彼也矣昔有胡長史鬼見焉莊仁倩問曰鬼有死乎曰然死人何道曰不知也如人死不知死後之事痛哉斯言快哉斯言生人復生

鬼故曰造化勞我以生人不知死鬼亦不知死故曰造化逸我以死而高者唱言人衣亦有鬼以相支撫世人多之斯已過矣夫衣食者生人之大欲也鬼猶人耳詩曰神嗜飲食又曰靈衣飄飄夫豈必憐夷齊之饑乃薦穀也哀桃伯之食之寒始焚魂衣哉識神攝之矣固曰死猶夢也夢中之食以識爲飽夢中之服以識爲溫人魂與鬼魂遇依稀見之以是故耳內典云生前願力則中陰身常與衣俱又云色界中慚愧增故即成業服斯謂善鬼有衣惡鬼無衣則是周報秦政不得火藻而斃世廟夷伯夷伯春秋雷震伯有不獲組繡而食冢祠是蓬蔡擁屍者不舍一皇甫謐而贏見先人者不獨一羊是哉若乃四海神人來食周王之粥水底侏儒以紅漢帝之絃骨青之叟顯英異於鐘山食薇之高作人言於流櫛如斯之類隸難縷陳亦猶箕山傲客稱外臣於三山雲母山人駐大齡於八百千億之中曾不一二究竟蜉蝣龜鶴延促異而同凋大椿朝菌貞脆殊而均折前死催後死積死無算今鬼非昔鬼費鬼實多其何數之能逃亦何鬼之能免乎如謂人生實難與朝露而起滅鬼壽靡竟與天地爲春秋斯蓋無其人猶得有其鬼失其形猶得私其靈舍其須臾猶得享其千古敝蹝蝸國

之乾坤貪席泉途之日月斯乃睡中之夢語豈醒人之通論哉

五欲匪堅三途不免人身鬼身剎那正等而論者惜有形之茶苦侈髑髏之王樂豈知剪燭蹴而成燼燼詎長於跋考銅盤而成嚮嚮豈壽於盤皮囊不眞人世如同蛇蛻精魂有歇鬼國亦埒芭蕉若人而無死何須鶴去千年若鬼而無死蚤令兎營三窟矣軸轤轉氣氤之情劫一任輪迴黃金鑄大力之鬼王無非泡幻幾使雨粟如豆鬼哭失聲 孟侯又述

迎揭邑大夫張啟代

豹子千文露霧風濡厥潤神龍片甲山川久識爲靈向耳枌榆之社尚未班荆番借薄宦之區快圖捧袂某官天上張星江東張緒啟純鈞于鑿棟世業傳家手玉麈以談天風流絕代洵美公車之藝允稱注賦之才若乃吸上帝之沆瀣眼空海岳刋媧皇之鍊石胸塞丘墳神冶出火化金液者迺首岫之雙南快剪通靈裁帝裳者是吳門之匹練祥鸞翥彩平臨栖若木之枝洼馬空行直上飲天河之水而不遽燒藜且然分竹仙騎羊而五色鯉渚遙臨鳧凌舄以雙翰榕江戾止某快讀鴻文長

懷雲誼神交若素恍逢燕筑三千閱句雄呼如下趙城十二祇以鵬飛仰羨雞肋自嘲乃者庖代非才臣刀欲折彈琴失笑棘手徒勞美錦多乎或未師心而傷幅兒竹殷矣幸無來暮以興嗟值瓜期之西邁我欲巾車望紫氣於東來公其秣馬

與楊翰苑啟 代

蒂聞巳進而益進人雖休而勿休足休斯則原則策龍身獲縣殊惟夫業
婚分倉之靈之雌年穀大熟才氏門人福爲
唯不學之落仰誇稽古之祭某使能桓榮騄與子
人每思以筆爲釣出大魚於重元以字爲弋古志不敢後遠
曆漢而網得鯨射虎魔獐獲一上酬頤空爲弋俗落鶩鄙於
仁臺漢而網得鯨射虎魔獐獲一上酬頤空爲弋俗落鶩鄙於
前篆制作策萬言歡內動主秦書一斯詔字爲弋俗落鶩鄙於
翼列禦寇之神射肘上騎杯遂乃午夜藜燒太乙拉
斲前篆制作策萬言歡內動主秦書一斯詔字爲弋俗落鶩鄙於
前魚之泣至夫品惟卓爾器莫能名之心龍穆宿淺學人逝
於木叔孔融晚歲爰惟桐子邑宰未有犀逐鹿鳳甫翔千仍
風雲之契欲以小草仰見重於懷爾衡弱幾勞臼杵之蓬盟逝見交
爲小友瀛洲鶴立儕輩譽其無雙且夫仲尼十五乃乞
乘田宓子甘齡僅營邑宰未有犀逐鹿鳳甫翔千仍
躍天門政使新生桐子邑宰未有犀逐鹿鳳甫翔千仍
空縈紅藥之翻跂羨木以天附之影方今相求航紆杵蓬盟逝見交
桐正宜觀進退生以扶天雷雨取後先之甲板築君萊路澗奬
豈第明月之書吹蘭未沫聽音聲之木貸蔭方奢
豈第甘泉草詔袖沐天香虎觀談經七分帝饌而已通
桐正宜觀進退之跂羨木以扶天之影方今相求航紆杵蓬盟逝見交
空縈紅藥之翻跂羨木以扶天雷雨取後先之甲板築君萊路澗奬
風雲之契欲以小草仰附仙柯而弱幾水臼杵之蓬盟逝見交
孔融晚歲爰惟桐子邑宰未有犀逐鹿鳳甫翔千仍
泣至夫品惟卓爾器莫能名之心龍穆宿淺學人逝
前魚之泣至夫品惟卓爾器莫能名之心龍穆宿淺學人逝
躍天門政使新生桐子邑宰未有犀逐鹿鳳甫翔千仍
乘田宓子甘齡僅營邑宰未有犀逐鹿鳳甫翔千仍
小友瀛洲鶴立儕輩譽其無雙且夫仲尼十五乃乞

謝劉按臺薦啟 代

側聞一無可求池躍蕤賓之鐵同聲相應洛鳴銅崩之
鐘未有孔璧絃歌雜陳下里鈞天呂律乃溷巴人自非
大造無私條風均淑焉使弱鶚與鷄鶏殊羽而俱攬風
仞之輝頹尾與修鯨異鱗而並泳龍門之飛躍徒靡苴藉況如某者
心慕芳蓀過飡迷穀空典農山之鑄何宮之盤講分
杏席之詩書自嘲馬智修柯而棄之鑄何宮之盤講分
唾而棄道傷之餘何意藤而加諸絮篇何廉苴藉之上某官間
氣所鍾應運而出手吳剛之寶斧幾修絮篇何廉苴藉之上某官間
剩石一補漏天至若提奬皐寒鶴歡朽滯元輝片善不
剩石一補漏天至若提奬皐寒鶴歡朽滯元輝片善不
惜齒牙之論殿蔑一語即輕下堦之迎固以枯竹不捐
稀苓悉柔憶昔秦書十上空敝貂裘漢賦三篇不逢狗
監何意冷氈獲逢溫嘘飾其蠹鹽之樂謂守有鶴心許
以樸棫之新謂泮無鳩眼捧函蹠發眉宇欲飛風泳迴
環讀之泣下且夫印纍如林科名如雨仰希驄剡奚有
蝨臣倚修竹以何言自憐如遲暮而延佇芳與誰同
通常虞一葉之先秋遠令孤枝之漠露寂寥孤館愁
漆室之吟憔悴秋風寵預漢宮之選窮途逾望短髮知
榮晨看之袍袖牛衣之淚尚存得潤蔚綠鴟鵝之鋒猶溼
昂藏七尺躑躅三生終須生報田文血酬智伯來世久

綻。吹回幽谷之春。彩筆未蕪。擬撰感恩之賦。敬將藝緒。上繳霜慈。踊有謝于衷。惟鐫五。

候祭酒文啟代

手爲玉尺。祕寶七錄之藏。舌作金聲。迷醒八儒之夢。藜火接卯金之色。穉香繞絳帳之塵。命綰文昌。望高紫閣。某官抱神元牝。粹德天倪。前身仙吏。纂天上之樂章。今世名流。董柱下之狐史。學雷戶以樵蘇。斲來是玉。尾鮫人而拾淚。團作明珠。經濟則才大于身。陽秋則眼出于頂。煙雲捲陣。筆寫迴瀾。星斗懸標。鑑甄玉筍。每思同硯之耕。追憶聚螢之樂。澄懷當浴。濯魄冰壺。快論當風。披襟楚籟。及乎上林枯菀。溝水西東。芳草再青。徒思公子。山榛搖落。勞歌美人。加之王事鞅掌。原隰驅馳。叱王遵之馭。棧碣琴徽。褰趙抃之帷。塵縈鶴步。自以俗吏無補清時。一言愧白璧之輕。片善慙黃金之賤。孔高揮手。搖搖靡稅。鮑子知我。恨恨此時。尚祈辭彼金陵。即趣玉鉉。重瞻芝宇。快話蘭心。裁成剡薦。用寄武昌之魚。剪取蜀桐。還叩臨平之鼓。臨風問訊。不盡相思。

再候大總府鄭啟代

將軍智包千古。學敵萬人。過南山而射虎。名莽猿臂之威。蹲東海而釣璜。夢八非熊之兆。築壇大拜。開幕詰戎。丸泥封海。靖百粵之蠻煙。尺劍捎虹。壓東南之影。國足使趙氏尉它。奉珠稽顙。漢家天子。爰釋撫髀。某跧伏雞窗。素聆偉略。茲淹蹇旅。幸遇元戎。維半壁長城。實中興名佐。方今虜猖於北。盜橫於西。老上犂庭。何難縛單于而笞其背。中原盪寇。指日埽赤眉。而揭其巢。軍號降魔。賊聞破膽。而慕深虎賁。見潤虬顏。又下走近從。亂役濫事。鏖孤。揚旌。鼓背。慙乘。宗慤之風。艤節。蛟門。悵隔。楊侯之浪。聊中。箋。以代。躬。詢。講。祈連山之陣法。願爲執鞭。聽武昌鎮之雄談。何時捧袂。

別歐都閫啓代

欲學蘇季上書。未對函谷。自笑宗生破浪。剛得監州。喜長揖而就者。甫親。悵遷枝而棲者。未穩。投壺依大樹。我心則夷。判袂。雜。秋。砧。怒。焉。如。擣。楊。柳。舊。歌。愁。催。別。酒。芙蓉新鍔。賜。割。離。人。半。肩。行。李。猶。淹。祭。馬。山。邊。一。葉。扁。舟。尚。繫。釣。璜。岸。下。遡。東。海。以。瞻。家。指。南。雲。而。知。國。幾。使。影。憐。孤。雁。夢。遠。五。羊。悵。矣。予。愁。黯。然。惟。別。

答漆明府賀壽啟代

伏諗風塵染袂歲月驚心悵天涯之遊子未忍登樓問
動業於儒生彌慙看鏡驥心已矣馬齒徒增況復輕擲
南圃長鑱來問江東米價三徑就荒秋風動興幾欲鋤
傷陶潛之柳廚分張翰之鱸每以舐丹鼎而螫辛螫綏
桃而茶苦某官英逾三秀潔比五紵涼蟾霽漢月分如
玉之人爽籟澄襟秋八冰壺之袖幸同雁序氣竝吹蘭
豈以仙而度仙爰自壽以壽我恍醉君山之酒如飡勾
漏之砂乞洞靈之紅雪彌媿葛洪御函谷之青牛願爲
徐甲鑄衰生媿捫骨如榮

擬隋羣臣賀龍舟瑞雪表 煬帝時事

煬帝貯酒銅龍腹中唾之作雨號黏雨臺又御
龍舟思雹聲虞世基使灑珠璣作雹撒龍腦爲
霰雪帝大笑樂應有賀表戲擬之

聞之天可密移晝午星而乙夜日聖多神術冬起雷而
夏造冰然而千林簇蘂何如天女散花逋岫撤珂僅亦
天公玉戲未有帝王龍媒藻麻上薦神絃天子方舟王
母來輸甜雪斯則空華有質漫勞羽士之煎瓊樹能香
不受騷人之貶自匪神靈曷臻奇瑞伏惟皇帝牢籠天
地蹴踏雲霓古今首出之謂聖陰陽不測之謂神故得

臘餞長安髣枝衣繒秋殘御苑悴木生花冊糟王爲雨
伯銅龍欲吼聲炤乘作冰雹老蚌生愁未若輕盈迴舞
祥叶三農漸歷歲裁花盈六出借月兎搗藥之杵以碾
元屑倩雷公布鼓之橐灑此瓊靡若迺推篷凝視素色
瀰空捉鼻細聞維馨逆座映簾不溼集檐知溫膩粉點
鷗鷺之有芳氣染魚龍之背其或飄墮螺巵椒花佐烈
掬來妝匣膏沐生光遂令繡帆錦纜恍坐水晶之城蓼玉
浦漁磯幻入泉香之國是則鏤檀作笛吹落梅花之琢玉
爲簫飄殘柳絮豈惟凍人挾纊鏤香銘懸作笛吹落梅花之琢玉
歌足陋郢中之綸臣等自喚散質幸側太陽綠簑釣雪

迷渭水之熊飛寒士扣舷學堯年之鶴語捧觴盜慶舞
檝縈歡固知造化在手叩玉帝以猶疑壓理陰陽問相
公而色動當令遍論史館纂入樂章即侈大有年之書
以續清夜遊之曲

雪非眞雪香則眞香亦復雪借香眞香借雪幻幽蕤
靈雋江總慙工

擬虢國夫人新第成謝表

竊聞秦築阿房之宮漢構凌雲之館雖復神人貢木星
柘裁欒龍客虹珍水晶磨碣犀除銅沓席之者氍毹翠
帳珠簾柙之者玳瑁而密薦宸娛有孤同樂梧館崔嵬
未分輝於周瑾椒房窈窕詎逮寵於談私伏惟陛下應
身玉帝前世金仙九天金母下授虞帝之璵四海神人
來飲周王之粥遣尹喜以爲臣元參九府謫媚后而作
嬪燕壓六宮妾以姬私與沐殊寵既已冊號磨封復許
廣營宅第諸侯授國合准七雉之規戚畹新居應圖五
雲之瑞至如東魯木經工倕親授洛陽巧匠切利飛來

鏡中菱影移來菱井之中額上梅花飛貼梅梁之上碧
玉裝鴟青逾螺髻銀泥掃壁淡學蛾眉樣拱杈枒累恩
枝繚傲迷樓之窈窕春至忘歸貯溫室之委和秋來不
覺固以遙連狀蕩之宮密接名花之苑足使兄忠四香
之間遜謝未奇妹韓百枝之煙應慙非匹賓俱遺事天敢不
垂堂省德措膝鐫恩若或暇陪翠輦榮邀天步雲中下
降儼帝子之離宮月下來遊即廣寒之別殿又坊墁之
工復非凡手黝丹堅韌無藉妒羅之緜晶泥密篩不漏
逝神鉞之隙曾試以蜥蜴百雙蟻子千箇縱其嬉緣一無
失約賞二百萬外復費絳羅五百金盆瑟瑟三斗疑

傾碧月之藏幾薄夜明之枕宗俱出元若夫天風吹落稜繞霓裳上苑花飜時聞鵲鼓黎樹園一部鈞天偕斯春曉沈香亭三千妍笑同是黃昏斯則夷光多妹夢分翠羽之雞琖琬有娣永傷苕華之玉承紺花於紅袖披天笑於投壺更以閣佇龍歡庭霑香唾春暉有戴弱草非心

韻事韻文兩稱癡絕此文成將何潤筆亦復絳羅五百金盆瑟瑟三斗便俗煞矣清平調消得貴妃捧硯此亦須號夫人濃筆可爾

鸚鵡訴寒詔放還隴山謝表 唐貞觀事

伏聞逋魂躑躅沐宥典以驚心遠道賦歸望宮雲而愴結況復秦隴單雌羈囚見釋恒山別鳥背主西飛其爲悽戀哀鳴何已臣隴郡側微榆林散質翠衿炫服慧性贊能言飾色自奇選詞足聽倩學飛燕之妝巧裝絕巢一枝戢影幽藪飲啄失防罝羅見辱自分一投不謂剪飾片羽充貢丹墀動六宮之妍笑邀君王之華盼祇以身縶雕樊神馳故岫永巷歎多獨餘茶苦之翻上林春滿無一瘵愁之花又一入深宮不見紅日秋思

犯骨霜氣入腸顧此懦怨烏之片骨宮人斜畔費剔嚴天語下俞即日脫鎖金籠遜遊泥之寒即返魂之香零雨自天如獲不死之草昔者洛水冰結十重蒲坂雪深一尺然而靈龜言冷不來夏禹興嗟老鶴訴寒未聞唐堯致惜每捧綸欲泣望闕鐫恩又族伴見臣歸山羣來慰勉正如倡樓羽翼幸脫藉而還家紫塞燕頷虞玉闕之生入清風濯羽芳草旌魂所恨輕別主人顧金屏而自愍永辭榮睞報玉環以何年杜鵑餉重淚不忘蜀帝之恩蝴蝶移魂偕遠椒圖之寢命輕惠重

化石明心臣不勝鳥言

紉蘭湘沅返棹無時彩筆夜邨易環何日當使遐區

逋客侈唐國之敕音午夜竊臣拭隴禽之清淚

擬周穆王賜姓盛姬族爲痛氏敕

古者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凡以褒嘉男子危大其功而閨懿不彰用泯厥劭予無取焉予一人之有盛姬猶老童之有娥皇帝偕之有陳豐非猶夫彗彼之咏也而佐予永幾卒以無祿旭日初麗孰與殫琴霍雨爾旬偕誰吹笛徒飲赤烏之酒不奏忘憂之功煢煢遺予一人何崩怛如之萋豫之言曰自古有死有生豈獨淑人造大之言予無責焉矧大哭九踊明衣九頓緜鐘鼓以赤下棺一循皇后之葬法於姬亦無所憾雖然眠姑緜之木經年爾茂迴重壁之滿漣洒若新日予之謁西母也方

哭

祈與此子問訊青鳥同謠白雲而葬華不終旋歌溘露空剩宜男之珮先遊餞日之墟心之擣矣何以寬譬因稽昔人受姓有以爵者以功者以謚者姬之朝夕丞色以左右予一人比于功葬禮蹲于皇后比于爵巳晉號哀淑人比于謚夫姓從生從女加姬姜嬀姞妘娟姀妤嫪之類前此矣其賜姓盛姬族爲曰痛氏掌之內史與寒氏壺氏素氏同茲命名且令盛柏而下及姬氏男女實分予痛焉

聖雨齋文集卷之九

古檇李周拱辰孟侯著

留白村廟碑

留白之村有廟焉。其神不知所自始。廟崢嶸而貌壑。事擊之歲穀肅。

留白村廟碑

留白之村有廟焉。其神不知所自始。廟崢嶸而貌壑。事擊之歲穀肅。

跪十拜。獻牲上酒。神嗜飲食。歡喜加肘。

如狗。惶恐駭慄。出汗一斗。齋絲屢典。穀室職。神不我喜。

餒歲乃大凶。蓋害稼墮織。人災祲絲。穀室職。神不我空。兒啼婦

然以語夫禍福之以稼墮織。人災祲絲。穀室職。神不我空。兒啼婦

得余而此區區瓢瓢者爲此可食而食之又安所不女

夷蛇醫若也余固神而墨者頂摩踵放豈有愛焉曰神

能使吾土毋辟以渴乎神曰栗曰諸假化余爲水火爲汝化爲

神能使稻無盜賊實穎以給乎栗乎神乎神曰諸假化余爲水火爲汝化爲

薪汝神執鼠神能使材木時給乎神曰諸假化余爲水火爲汝化爲

神能爲我二十七日三眠三起泥室焚秸風戾以食汝

乎。神。曰。諾。假。化。余。以。爲。隹。爲。汝。蠶。理。神。能。使。歲。藥。無。疵。厲。

家無呻吟。諾。假。化。余。爲。草。余。因。以。爲。汝。

獨於此也。自吾之使風雨以時作息優游也而汝始有其日寇無譬厖無吠纖繅繅攫之也而汝始有其夜耜鐵之四秋刺五

穀之所熟絲繅繅攫之也而汝始有其夜耜鐵之四秋刺五

神曰休矣夫畏蛇醫若爲曰若成也而自今汝始有其夜耜鐵之四秋刺五

何以不女夷蛇醫若爲曰若成也而自今汝始有其夜耜鐵之四秋刺五

何草不零蟋蟀夜鳴機杼倚壁尺布不成天寒雪白涕

白不閩鑄鉈葛熟不采瓜老弗剸蒲灰不任麥蠶革桑

矯舉焉智倖福焉仁若舉夫東作歎爾西成恃媚而後則請終事

神曰休矣夫畏蛇醫若爲曰若成也而自今汝始有耜鐵之四秋刺吾神

出牛鼻牛衣不織來春無力酸金饞飲藉口賽神荒觚

無算廢其旦昏若織來春無力酸金饞飲藉口賽神荒觚

我則輔汝倖福焉業此者我則汝之自爲勤苦作勞

敢忘大德於是復擊豕割鮮伐汝矣爲鼓蔦衆抑皆我之善神實敎我

而繫之以詩。

留村之陽廟貌孔揚卒徒森衛。神威怒張。握粟出卜。神

嗜我肉無冬無夏耦耕女織未足各自有道。神之力歲世成其鬼不靈出

不靈緊惟人能男耕女織未足各自有道。神之力歲世成其鬼不靈出

色業廢歲敗神能乎何尤人亦有言。勞。福歲成求人謀神有詎喜謀

式穀以戮神之享之飲食衍沼乎鼓之襲乎舞之匪

以樂神自樂其私慝狙之義神人所百侍禍不祥以縣貞石

阜林眞武行宮碑 代

若夫希兮微兮元之又元雲頭雲半咸歷天門亦釋亦仙尊居坎位心珠耀日乾坤爲不夜之城寶鎖掣虹江海卽鎭妖之宅厥靈丕濯厥像森羅地曰阜林境名桐邑吳越戰之墟里走馬岡之東西長河若帶依稀欸乃之歌官路如絃繹絡蹊蹤之騎有亭跗岸有殿衝衢霓旌閃忽宛疑阜蘇之翔楂屑氤氳隱雜龍蛇之氣惟茲北極眞人前爲無量壽佛分其身則神農樂淨之太子幻其化則春秋糜國之諸侯功行圓成金丹流竈悟珠逆發鐵杵飛空長松翠竹烏鴉是醒夢之靈官雪地冰

天黑虎卽巡山之使者崆峒倚劒眉稜與斗極同尊睎髮陽阿罡氣與沆寥合德往來不窮者謂之道陰陽不測者謂之神豈與夫吹伊洛之笙猶煩控鶴鍊黃巖之石有待騎龍而已哉迺其投誠億姓給貌多年架天半之雲亭幻蒼梧之帝輦部神彌壁猿鴿盈坳丹楹刻桷晶泥與礎碣俱新畫棟珠簾鐵鳳共銅螭兢遶鬱菊千春明禮無斁靈風四扇降福宏多爾其掌雷拳印下諸天而役萬靈火帝雲師奉祕敕而搜邪魅陰陰兮肅肅赫赫兮巍巍龍虎吟而日月寒霹靂走而丁祇亂紫雲雀依然展纛之峯流水縱橫是卽五龍之洞穿必飽

三千之江水。攀千丈之金梯。手捫星辰。跪天壇而禮斗。眼窮地肺。捉龍鼻以焚香。況乃空王左壁。忠魄西鄰。祠東爲十方禪院。將軍祠西天花拂參非之麾。金甲佐眞人之烈。椰裏梅枝。香侵戰戟。澗邊石鉢。靜倚僧鐘。某以迂拙。來臨敢曰。明靈合撰。民淳士愿。穀熟年登。睠彼德馨。嘉與釐祝。序德。筆以詮功。刻螭首於銀鉤。鑿龜文於玉版。親爲瀆墨。詎云薦福之碑。永鎮元宮。願比降魔之杵。

遙望拾身之歲。武當匪遠。如抱試心之石。眞武光下。集參與前會以。使五羊衛穀者。賓德偕來三醉騎雲者。覲光。

聖雨齋文集《卷之九　五

古來眞武碑不多見以事蹟鮮少名筆寂寥故也是文博綜幻麗自是千古一碑

普慈庵重新梵像碑

蓋聞法付汝。身分千億。法來之顯三乘。導師攸繫。渴來四衆。傳靈之瞻。末

瑟璧。影能親下。如來之拜。所以訶條井石。跡尚傳靈。花城

光降香蓮香。說法。況普慈庵者。松陵銅條井石。跡尚傳靈。花城

龕古燈青。年深。氣。乃星。月面。獅象坐燕。一丈三丈之

星乾。孕蜂。像蝕。花。卯。卍。字。草。苗。獅。陵。之。勝。壤。巖。墓。之。名。藍。

智。胥。珠。網。鸚。鵡。千。絲。衣。上。房。之。卯。卍。字。草。苗。獅。陵。之。勝。壤。巖。墓。之。名。藍。泥。雨。溼。

風。寶。焰。吹。輪。張。南。本。之。畫。火。眉。青。欲。語。生。氣。如。眞。或。迴。

號。僧。龍。畢。殫。鉢。資。相。靈。斤。斷。鼻。鄂。匠。石。成。

聖雨齋文集《卷之九

火。發。祇。洹。自。能。乘。空。飛。出。若。使。佛。回。天。上。六

迎。事。國。祇。乃。如。迦。諸。賓。頭。之。侶。夜。摩。他。化。之。倫。光。分。靈。來。

錫。狻。猊。怖。而。如。啼。彩。熠。天。衣。蛟。龍。喜。而。亂。下。可。謂。布。神。蒼。

威。於。熱。沙。呼。凡。心。於。淨。域。若。其。締。宇。清。華。卜。基。僻。勝。

波。白。繞。非。如。杜。若。之。洲。漁。子。不。知。別。有。桃。花。之。國。于。時。若。

吟。詩。便。俗。嗜。酒。亦。狂。靈。逝。欲。來。絕。鉢。猿。曳。住。淵。明。

至。亦。教。花。鹿。驅。將。捧。寶。座。於。忉。利。空。中。是。名。奇。特。坐。老。

僧於閱浮世外。一任高參。

病龍求濟苦勞仙子之鉞瘡鶴思醫輕費眞人之血梓
救鼠王餉珠話別膏塗鹿猿倡鶴乳酬饑有性有情知恩長
知怨所以山中寶偈風煎猿倡鶴乳哀海國經聲雨杓之禍風
魚之淚既佛慧同住何鱗蠡能子分巳而宿再至於之弋爪牙不利渾
網器雛之械多屠得鱗蠡能子分巳哀海國經聲雨杓之禍風
毛一發之我爲鱗蠡能子分巳哀海國經聲雨杓之禍風
然者以痔毛受眉目焉施者巳彼且何宿再至於之弋爪牙不利渾
沌不聞痔毛受眉目焉施者巳彼且何宿再至於之弋爪牙不利渾
遂至於斯若其雉肩樊中神雖王而弗善鮒遊涸轍呼
沌不聞痔毛受眉目焉施者巳彼且何宿再至於之弋爪牙不利渾
肉何廚神雀痔毛未王而弗善鮒遊涸轍呼
沌何眉目雀毛未王而弗善鮒遊涸轍呼
物

監河而求生何不縱以灰天之娛速以在藻之樂若夫
九色鳳凰充西王之藥杵千年寶蛤配北燭之食經世
所未筌可無擬議凡在飛走之前都屬貪生之類衆魚
濡沫長者爲之彈經鸚鵡徘回阿難爲之說法乾坤室
闔悲濟攸存如巧漁奸利因放生而捕生迁僧泥法
因蘇命而殘命豈能學風生之獄斃巳更生等種骨之
羊瘞而載活竺土中國西有種羊法食羊巳將其骨排徒深
死齒之論莫救枯魚之泣故曰爲善無近名又曰不取
亦不捨志苟利生無須招搖沽美善多仁術在乎方便
行慈斯乃無漏之良因廓德之宏德

惠雲寺續雪佛碑

桐惠雲寺周廣順間冬大雪有天台僧堆雪作
佛具丈六相越五十日不消好事者作雪佛碑
侈大其事歷唐至明七百餘歲寺圮碑泐程巽
隱弔古詩摩挲雪佛碑斷不可讀是也然雪巽
佛化而有一不化之雪佛碑在惠雲老僧胸臆中
齒頰中予因隨喜作續雪佛碑付上人某上人
曰幸甚始知雪佛碑久匿居士腕中今迺見還
巽隱詩覺多一重公案周居士曰以當碧落碑
存茲寺典實其可爾遂勒諸石植鷲香閣下聊
爲摩挲斷碑者志慰也

我觀衆生一息一瞬壽命五百生滅纏縛五欲無有衰
止眼耳鼻舌一都成垢穢莫可瀟濯其有滾露拭眼掬水
洗耳穢去靈出得清淨身何況瀟濯其有滾露拭眼掬水
舌五蘊復如琉璃得如是者火宅衆生彈指作佛何以
故火不燒水不洗水亦猶雪不浣雪佛及衆生同一
體故桐川有寺厥名惠雲其雲載雪飛集桐川幻樂雪
佛與惠雲山瑪玦瓔珞白毳銖衣鑒淨嚴飾髻出玉毫
炤耀雪金剛雪旃檀雪布袋雪磬聞辟支爲其
眷屬復有雪六種震動雪燈雪伊蒲饌而爲供養

合桐川緇俗歡喜讚歎悲涕翹仰或謂我言雪佛捫之
無骨扣之無心測之無涯揆之無有何殊異我之無舍利藏言雪佛梵
音彈唱以古德與泥土團掬拾來一點紅塵拾是言則黃河爲之復無
故古鐵舂梁不云乎孔鎚是眞金剛不壞骨雪佛眞無生心喻如空眞爲雪佛
眞鐵舂德泥云團拾孔鎚點紅塵拾言黃河六月冰何
數如皆其衆生菩薩於衆生菩薩心中成其空菩薩心一切
劫影空生亦菩薩是爲衆生無鏡中成不壞骨梁是乎團掬有無三昧
或如空亦菩薩是爲衆生無鏡中成不壞骨梁是乎團掬有無三昧
縮夢如空芭蕉是爲雪生佛鏡中成不壞骨梁是乎團掬有無三昧
無如芭蕉是爲雪生佛鏡中成不壞骨梁是乎團掬有無三昧
央數堅爲如佛常住不壞眞心菩薩衆生菩薩心一切
數劫爲如佛常住不壞眞心菩薩衆生菩薩心一切
劫爲一日久住不壞眞心菩薩衆生菩薩心一切
爲一日二日住或衍眞心衆生於彌菩薩心一切
一日二日住或衍眞心衆生於彌菩薩心一切
日乃至百日皆從地溟央泡切丈六如無一切
日乃至百日皆從地溟央泡切丈六如無一切
乃至百日皆從地溟央泡切丈六如無一切
至百日皆從地溟央泡切丈六如無一切
百日皆從地溟央泡切丈六如無一切
日皆從地溟央泡切丈六如無一切
皆從地溟央泡切丈六如無一切
從地溟央泡切丈六如無一切
地溟央泡切丈六如無一切
溟央泡切丈六如無一切
央泡切丈六如無一切
泡切丈六如無一切
切丈六如無一切
丈六如無一切
六如無一切
如無一切
無一切
一切
切

出爪塔經塔瀌瀌霏霏雪霰佛
作鼻如壁如珠如水晶丸彌集百
十是爲雪佛身舍利若天瓊千
八變是爲雪佛大地皆白玉合成一時萬寶瓦礫皆說缺如
變是爲雪佛無邊諸大地皆白玉合成一時萬寶瓦礫皆說缺如
是爲雪佛無邊諸大地皆白玉合成一時萬寶瓦礫皆說缺如
爲雪佛無邊諸大地皆白玉合成一時萬寶瓦礫皆說缺如
雪佛無邊諸大地皆白玉合成一時萬寶瓦礫皆說缺如
佛無邊諸大地皆白玉合成一時萬寶瓦礫皆說缺如
無邊諸大地皆白玉合成一時萬寶瓦礫皆說缺如
邊諸大地皆白玉合成一時萬寶瓦礫皆說缺如
諸大地皆白玉合成一時萬寶瓦礫皆說缺如
大地皆白玉合成一時萬寶瓦礫皆說缺如
地皆白玉合成一時萬寶瓦礫皆說缺如
皆白玉合成一時萬寶瓦礫皆說缺如
白玉合成一時萬寶瓦礫皆說缺如
玉合成一時萬寶瓦礫皆說缺如
合成一時萬寶瓦礫皆說缺如
成一時萬寶瓦礫皆說缺如
一時萬寶瓦礫皆說缺如
時萬寶瓦礫皆說缺如
萬寶瓦礫皆說缺如
寶瓦礫皆說缺如
瓦礫皆說缺如
礫皆說缺如
皆說缺如
說缺如
缺如
如

眞大奇特於是一一天女散諸天花一一天花皆成是
中建立乃至摩耶胎中雙林一樹下惠生雪佛前同來去路
言奇哉奇哉萬法於無有一物中出爾時天女合掌讚
遍覆一四天下乃至梵天若廣長舌相爾時天女合掌讚
聲聲一句燦然常說若善聞者三日耳聾是爲雪佛
聲前一句燦然常說若善聞者三日耳聾是爲雪佛
上法而況遍諸身舍利若彌天匝地而爲包裹無有間缺
法而況遍諸身舍利若彌天匝地而爲包裹無有間缺
而況遍諸身舍利若彌天匝地而爲包裹無有間缺
況遍諸身舍利若彌天匝地而爲包裹無有間缺
遍諸身舍利若彌天匝地而爲包裹無有間缺
諸身舍利若彌天匝地而爲包裹無有間缺
身舍利若彌天匝地而爲包裹無有間缺
舍利若彌天匝地而爲包裹無有間缺
利若彌天匝地而爲包裹無有間缺
若彌天匝地而爲包裹無有間缺
彌天匝地而爲包裹無有間缺
天匝地而爲包裹無有間缺
匝地而爲包裹無有間缺
地而爲包裹無有間缺
而爲包裹無有間缺
爲包裹無有間缺
包裹無有間缺
裹無有間缺
無有間缺
有間缺
間缺
缺

陀羅華一一曼陀羅華皆成五出拾不能盡於是周居
士說是語已復沁雪腸捉筆濺雪而作偈言
雪佛誰所成人工之雪幻出風日過有損生死一刹那以
觸於智能觀念念滅我說無有滅與雪未生等以離
生滅故復無離生滅是佛先未成若佛是先餘涅槃雪佛則與佛安命處若佛雪碑
所成是佛先未成若佛是先餘涅槃雪佛則與佛安命處若佛雪碑
成是佛先未成若佛是先餘涅槃雪佛則與佛安命處若佛雪碑
是佛先未成若佛是先餘涅槃雪佛則與佛安命處若佛雪碑
佛先未成若佛是先餘涅槃雪佛則與佛安命處若佛雪碑
先未成若佛是先餘涅槃雪佛則與佛安命處若佛雪碑
未成若佛是先餘涅槃雪佛則與佛安命處若佛雪碑
成若佛是先餘涅槃雪佛則與佛安命處若佛雪碑
若佛是先餘涅槃雪佛則與佛安命處若佛雪碑
佛是先餘涅槃雪佛則與佛安命處若佛雪碑
是先餘涅槃雪佛則與佛安命處若佛雪碑
先餘涅槃雪佛則與佛安命處若佛雪碑
餘涅槃雪佛則與佛安命處若佛雪碑
涅槃雪佛則與佛安命處若佛雪碑
槃雪佛則與佛安命處若佛雪碑
雪佛則與佛安命處若佛雪碑
佛則與佛安命處若佛雪碑
則與佛安命處若佛雪碑
與佛安命處若佛雪碑
佛安命處若佛雪碑
安命處若佛雪碑
命處若佛雪碑
處若佛雪碑
若佛雪碑
佛雪碑
雪碑
碑

畫虛空作字竪於一二鷲香妙圓與虛空同裏劫火燒虛空雪
虛空作字竪於一二鷲香妙圓與虛空同裏劫火燒虛空雪
空作字竪於一二鷲香妙圓與虛空同裏劫火燒虛空雪
作字竪於一二鷲香妙圓與虛空同裏劫火燒虛空雪
字竪於一二鷲香妙圓與虛空同裏劫火燒虛空雪
竪於一二鷲香妙圓與虛空同裏劫火燒虛空雪
於一二鷲香妙圓與虛空同裏劫火燒虛空雪
一二鷲香妙圓與虛空同裏劫火燒虛空雪
二鷲香妙圓與虛空同裏劫火燒虛空雪
鷲香妙圓與虛空同裏劫火燒虛空雪
香妙圓與虛空同裏劫火燒虛空雪
妙圓與虛空同裏劫火燒虛空雪
圓與虛空同裏劫火燒虛空雪
與虛空同裏劫火燒虛空雪
虛空同裏劫火燒虛空雪
空同裏劫火燒虛空雪
同裏劫火燒虛空雪
裏劫火燒虛空雪
劫火燒虛空雪
火燒虛空雪
燒虛空雪
虛空雪
空雪
雪

借雪說法老宿未有如聞雪獅子吼聲大千震動蘇
髯亦應讓席

碑應不爛

雪之爲佛五行之液而五穀之精也齊文宣王精虔祈
佛佛作笑容唾其掌皆惠雪須臾變爲玉稻是雪是佛其
已久如不容思議予過雲寺上人數述雪佛之勝而
以程巽隱碑斷之句爲恨且曰無碑是無雪佛也奈何
予調之曰庸何傷人盡碑也上人曰幸甚今乃知雪佛
碑從居士腕中流出宛然無恙正恐居士碑他日復作
程巽隱詩讀奈何予不應有從臾正之者居士曰昔人借碑留
雪佛今復借居士筆留雪佛之碑癡均矣而復慮之不
亦過乎雖然峴山第二石可倣也居士腕中無盡慰之
若何予曰昔善財夢入銅輪一瞬息歷四十小劫上人
於銅輪中覓雪佛吾於銅輪中續斷碑而讀碑者更於
銅輪中慮居士後日之碑夢正長矣雪佛聞之笑應破
口其人曰是不然昔碑今碑以當雪佛傳燈燈相續
其斬之乎予無以難之於是復作第二碑付之蠶雪佛
堂之井磐若夫世尊一切金檀諸像頗墮龍王曾許攝
入龍宮供養雪佛之爲龍宮供養久矣上人何慮焉復
爲偈曰
世間所有我盡見一切無有如佛者金石等像與梓桐
我說亦無如雪佛玉築冰肌微帶香如截丈六旃檀樹

白毫寶光螺髻出照耀桐川及大千八萬四千毛孔溢
拭來滴滴文殊汗歡喜勸成雪佛碑佛以壽碑碑壽雪
滄桑遷變無窮已石火光中碑欲泐雪佛分身百千億
長嘯歸兮雪山去況於頑石豈久存七尺寒碑雪片耳
居士爲續雪佛碑當年雪佛如吹活復作雪碑碑第二
以筆布施如涌泉若慮兩碑終劫燼世間應有無雪時
雪存佛存碑亦存永奠虛空而不壞一憑觀者捫字讀
如佛胸前湧卍字雪佛慈悲龍渴仰攝入龍宮供養殊
雪堂井蠶第二碑莫使龍宮偷取去
妙義隨舌湧出皆成舍利拾不能盡如智者得法華
三昧時

睦陵東關重葺文昌閣碑代

文昌一星繫奎璧之躔掌圖書靈筴凡士子文章祿命之豐嗇予奪神實司之歷七十二朝書傳七十有二化以孝以忠厲世範俗上帝命之踞東井爲人文化成者翼輔厥靈丕休哉盛矣至若漢壯繆侯以伏魔一刀撐三界以忠經一卷佐六經與羣籍同食先王神道設教籍靈之煙赫以鼓吹人材於不衰此物此志也睦東城外有文昌閣下祀聖君鄉達宋某曾四葺之頗稱巨麗兵荒以來幾鞠茂草且峙城之巽隅交峰巍然而有缺焉不振之憂當事者恧焉予承乏李茲土每軒車過其下太息久之且曰睦陵山童水瀉藉茲閣爲鎮鑰而今若此莫地靈者誰與夫淑氣之勿孕爲人文削色則以微靈神者輪奐之勿飾俎豆之勿光以遺神羞有長吏在曷亦鳩工而新是圖乎爰命匠石庀材從事不浹旬而工落成試登高四望則見鬱芊而勿翦者范公棠也煙雨漓滌者桐江釣也星月同懸者東萊宏議也煙火霞霽繽繽舄奕者九世同居之舊廬與三元登甲之華閥也諸人士呼吸捫斗揖古人而與語其亦有嘐嘐比德之思乎不穀世荷國恩王父與家大人暨家弟咸出入侍從讀中祕書彖奕有聞邇厥所自則惟是以忠以孝嚴奉文武兩訓敕世世以之獲庇於神庥大也爾睦士其亦繹梓童之寶籙則思敬身迪德追壽亭之偉烈則思盡瘁匪躬至若學問政事一燈紹衣夙夜無荒乃學無曠乃職毋質越乃祖德以默邀靈貺於永永頌與爾睦士交勗諸役竣命僧某守之世香火勿替復置祠田若干畝備書之志謹也

戲爲南柯郡太守前槐安駙馬淳于棼德政碑

若夫桑田海水遠建長鬚之邦紅霧沃山還號烏衣之國成聚成都有家有室繡裳雉製下勞荀令之香滕玉掌珠相映何郎之粉然而兆瑤池之雨露則豪奢相逐航沁園之琴酒則政績無聞致使星津月樹笑秦氏之雙簫金屋銀餅陋唐宮之半榻公生來將種賦性昂藏書生授劒每訝驚虹童子談兵未須鑿柱秋風射虎揖猿臂於藍田遊日銜杯叉醉龍於竹塢既而洛陽才子作帝室之門楣羽林選徒爲天家之冰玉亦猶李繇魏人通姻秦始衛青馬卒議室平陽非因賣珠之緣言殊

叩馬之疏寵來天妹眷甚紛侯南柯郡南天都會帝里禊纏綺羅蹴踏枕北渚之仙洲甲第鬱葱接蓬萊之寶氣灘名御史地靈驚鵷鶵之羣峰揖貴人官座擁緋魚之兆王乃南顧命我使君轡絲直指兩玉紫有珂珮遙臨雙星竝燦杏花而勸轂蟋蟀而勸紅拭舞驚之鏡炤徹窮簷捉畫眉之筆押花鈴閣董邵之援蘆大拯胥溺鄭僑之火政不致焚槐四郊靈雨甜分玉杵之漿千畝棠陰高護仙鳧之影至於談禮義則簠簋縱橫綜人倫則鼓鐘高下恬淡學老氏去甚泰奢來桓公師智以詩書爲粉澤妝匣非香以仁義爲琴箏閨絃倍頌若適胸

懸璘尺眸翦秋泉精靈哭晝妖化堦下之蛇丹筆搖山訟剖蕉中之鹿一千里夜月春風恩綬鴻雁二十載絃歌謳頌名到樵漁眞可謂臥治之師表召相之芳蕤者矣値大拜之新恩捧芝泥而就道無計攀轅民殷借寇有心表德帝許鐫碑豈與夫王襲要名妄刋并州之銘蕭明鬻德自採肥陵之石同年語哉公身羈郡城處周華穀惕宵柝於魯邾備鄰竊於晉楚泉瀉鼠塘則銜灰室穴雨零鵲垤則封谷搏泥其或橫槊于毬佐荀躒之善獵矢魚于硯效里革之良宮玉樓人竝踞香榻以籌遐翠帷鴛雙建朱幡而化俗斯又所稱與天府以干城

并京師而鎖鑰去思伊始俎豆方新拈江氏之花毫纖成錦段柰徐家之紫石劚此豐碑庶使簫聲有歇如聞鸞鳳之音樑影常懸永式麒麟之篆銘曰

月撫桂樹日扑扶桑國寄南柯槐安大邦星分虛宿地接寵嗣迭枝處鵲漸梢悲鴻將披其枝不勝春風誰臥治之駙馬淳翁淳于少年帝家殊客秦玉絲紅淡環肉白色裒住年崔中錢日雙鵝夜月五馬春風鳩蔡青父驂竹兒童楓老催織菖荓脊農牛粒必剖一罪必戮官無居褰刑無貨獄煖澤汸沱香名馥郁仙人參差帝女叅徯鵙鵝莊枝鳳凰秦棲豈如董叔紡樹承羞我公來

兮鸞鈴大斯我公歸兮袞衣繡裳廟剩機石壁挂胡牀草綠同杉苔紅似茵洞映鹿蕉篆黏螺粉日月有窮此碑無損

擬秦塚宮人怨碑

史遺曰始皇帝爲塚斂天下瑰異生殉工人冢內至開時皆不死工人於塚內琢爲龍鳳仙人之像及作碑文辭銘漢初發掘更寫此碑文辭多怨酷之言謂爲怨碑史記略而不錄聊爲補之亦劇秦之意云爾

秦始皇某年月日攻皇帝塚工長某某同工人某某訴凶德之同壞悼長夜之無旦治石寫痛涕既殞之其辭曰天乎余輩之無辜乎有恨而世不知有哭而世不聞乎天乎天乎孰使我至此極乎咄此蜂準鷙胸者胡爲乎披其髮臥其牀僵其四肢衣其龍章望之則嘿然死人也咄始皇帝死也而有知耶汝來前吾問汝昔者子車兄弟孰爲汝祖繆殉亦曰生食其榮死共其憂然而始皇帝亦曰生食其榮死共其憂然而惴惴之狀今猶昔也余諸人何罪卽欲擇以殉左丞相斯可右丞相去疾可大將軍翦可而何以及吾諸人昔者吾諸人操技以事皇帝也奉丞相指凡可固皇帝干一世萬世傳之秋葛歲者靡不殫之心敢有覬焉亦將如皇帝指比于軍功徼一級之賞以自寵於秦不虞吾諸人殫制技以事皇帝而卽以其技用之我也父耶母耶呱呱泣者子耶天

乎人耶夫何使我至此極也咄始皇帝汝有母而汝不顧母汝有父而汝殛父汝有子而汝還逐其子所謂豺虎不食者於余諸人又何難焉嗟乎蒼天余諸人亦已矣汝非所稱望三神山求仙人乘涎大藥與茅濛祖孫輩游戲赤城者耶長生不死思與天畢一旦溘盡化爲枯腊可笑也矧湘山赭矣衣裳倒顛矣六王之鬼餒四百六十儒之血碧二十七諫臣之魄糜爛矣諸築長城擊胡之卒不在是余將拉諸人而詬汝詈汝汝則何辭咄始皇帝昔楚平不道伍員飲血伏劒雷吼鞭尸三百怨毒之於人甚矣哉吾何以不得爾也雖然平之有

鬼可鞭也汝且無鬼何以辱吾鞭日者沙中一椎汝魄喪久矣欲撻汝而汝不知痛罵汝而汝不知恥怩天乎天乎生而與暴酷之天子攻冢塋而汝不知辱嘲笑汝死而與不靈之天子薦蝼蟻吾輩死不瞑也漫漫長夜何以支吾爾我相抱或泣或歌磨石作碑聊舒楚毒焉天乎天乎奈此狡童者何銘曰

余之無辜叫天茫茫不我後先惟此酷王若祖秦武用人於穴如何孫子世踵其孽汝惡貫盈汝罪當施及汝偕亡心固甘之濟惡而死死亦已晚余輩何辜臭鮑同慘金鳧玉鯨珠火熒熒彼獞者童冒焉不靈人亦有言銷愁酒瀝把酒澆愁酒亦成石燒之盤之空空下天世上一日勝死千年周哀黃氣滕公白日何代何年此碑飛出

黃鳥之詩哀怨碑之文痛哀故纏綿而淒惋收長僅止慰君痛故調笑而崩怛罵骨甚於鞭墓故宜與秦風並存

甘露庵普同塔碑銘

天啟二年水旱作虐閭室懸罄剣榆掘草饑骸遍野唐子爰發六慈築巨塔三而貯之誅茆蓄庵募僧守焉日夕梵誦使各各饑魂各各嗅香觀佛循經拜西往廣報佛恩為人天功德主或有歎焉曰饑骸匝東南僅僅一閭奈何予謂不然饑殣有誌悲念無窮試於清夜築壇植幡爇香唄咒肅聖僧法服登座而是聖僧具淨天眼以普同巨塔為東方恒河沙區宇以百千萬骨為迦文胎中示現幻鎖骸骨以楊枝水三昧粥寶幢鈸折羅杵為彌勒七寶神杖以攪彼骨聲捫彼骨色嗅彼骨性為

大圓鏡智呼一一骨一一鬼一一箇勘種種業果種種差別若華若果若有報若無報若天若龍乃至上至二十八天下至無救獄若已入胎未入胎髑髏有知一一告我復次是骨為是過去為是現在為是未來而是枯骨都從識造一彈指頃具歷三世骨復推骨骨復造骨陳陳新新無有衰止析骨為塵聚塵為界盡大千界白骨合成合白骨界於雹光住歷恒沙劫只一剎那而是剎那不離當念為殺為盜為淫為妄為貪為癡為嗔為壽真性無依妄亦無體尋其起處了不可得以不可得當念歇滅幻歇楸巳歇即菩提我告世人未即捨形是

破四大緣成白骨為累為白為臭為聲輪迴塵中升沉無定若於未謝作白骨想於日月籠作瘞塔想一切皆空空亦復空則證大空出三界獄如箭射地無不中者若其不爾徵榈羅窜葛藤無巳我說是人則為大苦則是以黃金鑄夢石人住幻兜羅緜手掬泡影如癡猿奔無有是處我告衆骨與瘞骨者同捨無明同出輪苦如閃迅雷遽然夢覺覺夢雙離大覺現前是兜率院是無繼塔爰為之銘其詞曰

晝半夜半白日暝生骨死骨同一爛白骨堆成須彌山狐狸蠅蚋充為飯是身如風亦如水如石火住芭蕉堅

乃有衆生癡不了則以根塵為之祟根之與塵我為窟無我我所誰所依色聲香味與意觸撥轉即是無生忍六根所對無非法者燹攬草無非藥復如嚥飯雜金剛金剛必至穿身出金剛性穿煩惱身透出依然百寶色洒知天饌與鐵丸墮落超升一念生而是菩薩與衆生一念未生皆獨立我先成佛佛居後我是彌陀最初師青蓮華骨佛我同遍室虛空無葬處(經云世尊青蓮華骨大士紅蓮華骨)可知天上與餓鬼鞭屍旌屍兩俱錯一切惟心誰縛汝罪福性空因果亡散華掃塔草滿岡啼鴂招魂魂在否欲起白骨與之語香積同澆飯一匙各擱耳朶聽曉鐘

骨與虛空同擊碎

魚藍觀音頌

殺盜淫妄爲四黑業而黑業之最莫重乎婬夫婬者愛也微獨情愛法愛亦然法愛不刪總名染垢釋論有言菩薩於諸聲色不能染屈如八風不動須彌若聞十地勝妙功德甄迦羅琴聲迦葉起舞不能自持毘嵐風至破如腐草若起心伏捺若關禁七支如猿著鎖如鼠入牛角割捨樂觸求於未來如市易法如銅錢博金錢亦增長欲事非不欲故若夫耽著男女非法行淫慾火燒薪不即撲滅如蟻螂抱糞團如狗咀枯骨如舐刀上蜜如是直去無復慙媿墮落阿鼻佛不能救爰有古佛證

明如來悲濟願深退入權位現三十二應四萬八千清淨寶臂四萬八千清淨寶目救四萬八千無盡盡塵勞一切龍蛇狼虎咀咒蠱毒刀兵水火饑饉瘟疫悉皆濟拔置無畏岸東海馬郎漁色無度婬火燒煎八難正等菩薩天眼見之心惻遄往手援如母救子出紫竹林籃攜雙鯉如一鍋玉如一片雲復如何須蜜多女見者得見佛三昧執手者得到佛三昧嗚者得極愛三昧抱者得眞如三昧於爾所時馬郎鼻孔與雙鯉魚一繩穿卻得如火燒蜘絲黏縛頓空如碎獄出囚立地解脫若其仆地壞形撥勾鎖骸骨然後蘇然驚怛八佛見知亦是第

二頭事乃至俗情乾枯法愛亦枯涅槃生死與空華等東海馬郎與諸菩薩同寂滅海同一受記作佛無有殊異若其不爾則是大悲於攜籃時爲有剩法周居士辰說是語已敬爲之頌

大慈大悲觀世音變化多身救苦惱墮落火坑救不得菩薩巧以欲勾引婉轉令入清涼池苦中苦提籃去作馬郎婦籃裏魚兒猶潑刺魚鱗六六鎖穿鎖明暗交陳識者誰馬郎見之大染指寧捐軀命心神鍼撥轉成三昧鎖骨挑後百慮寂馬郎出苦同魚逝若言有苦求出苦苦即有所難出離

苦無根蒂苦即休何勞菩薩加驅辭稽首大士慈悲父願乞籃中霊鯉魚烹之餉諸母夜叉諸毒猶如湯潑雪一切聲聞入普覺皆是馬郎之弟子佛恩廣大難爲報回顧馬郎問消耗馬郎已醒多馬郎手裏擎籃何日了

贈他大士籃中鯉擲向金獅舌上安如聽黃龍棒喝

福田寺三石佛讚有敘

方圓界畔穩住惟餘八水澄清日月空懸不受五風吹轉世欲顯安養之教千寶網周遭衆生非衆有金臺一鄰切曼陀香裏心正現剎印靈西吳福田寺有石像三一彌陀一大士一勢至相古年深不知所始或云辭龍伯之釣東海浮來或云過妙喜之國地中湧出若其金容丈六寶足輪雙表挺特則壁立嶙峋示慈容則偃躬接引光明無量映十方國於鏡中性相無邊覆五須彌於掌內大士則百千億之瓔珞依然勢至則數十尺之青蓮在手多

寶印可以截瘡鐵如意可以降魔俱係福田寺實相並皆比肩而立表願王之權輔相顧而笑作末法之商量瘦骨欲現宛披無縫之衣有懌其顏如飲夜摩之酒昔者祇園巧匠琢沈木而爲容刻利神工冶聖金而作範豈如借吳下點頭之石作其蓮胎倩天上掌背之仙題爲卍字捫之多蒼玉之光逼之有旃檀之氣有若斯者哉拱辰深懷苦果翹慕淨因投誠渴仰如揖秦廡之靈異泥首皈依宛迴松巒之瑞男宗佞佛更虔耽空彌摯欲擬奢迦之草爲龍石蓬萊之掃塵願化旋斯之刀與石彌揭陀剃髮且夫魯國三千頌述苦城鶴馭八百讚

豈可使寶相莫彰。異緣寥寂。以義偈爲法鼓。以咏歎爲
禁。篌。庶。幾。張。清。旦。之。衣。裓。盛。兒。花。雨。學。迦。陵。之。法。曲。唱。
衍。無。生。讚。曰。

世間兩足尊。無有如佛者。一沙一佛位。復無如彌陀。頂
中寶髻光。炤徹無央界。異哉兩菩薩。對面作商量。次第
補佛位。掌化救一切。毫光映大千。與佛無有殊。九品度
衆生。法乳以爲食。清淨多勝友。精進無有涯。講衍無生
忍。惟有聞法喜。有不喜聞者。其聲卽不來。譬如寶華香。
聞之增愷悅。其人所不欲。寂然與鼻空。聞否俱是法。還
從髻光攝。阿難西作禮。迦花國現前。佛光菩薩光。並時

獲解脫。大地牆壁礫。悉佛淸淨身。

勝國末有陳祐者。一名天祐。髮讚有敍

勝國陳祐母張氏剪髮讚

氏。剪。髮。易。書。使。讀。之。率。時。博。涉。經。史。慶甫。少。好。學。家。予。閱。家。貧。母。張
不覺失。聲。憶。拱。辰。少。嗟。悵。甫。博。久。學。文。有。鬻。爲。甫。史。通。儒。者。予。珥。爲。貧。瓶。史。至。此。
敢以請吾。父。私。對。母。四。枝。耳。拔之。是。時。鬻。母。史。者。家。予。爲。貧。瓶。史。至。此。
悉空止。剩頭。上。髻。簪。不。覺。髻。墮。以相。授。曰。簪。者。儒。家。予。爲。貧。瓶。史。至。此。
成器。吾。不。需。此。時。抽。簪。四。枝。耳。拔之。是。時。鬻。母。史。通。儒。者。予。珥。爲。貧。瓶。史。至。此。
五年不敢貼。席。讀。古。抽。簪。四。枝。耳。拔之。是。時。鬻。母。史。通。儒。者。予。珥。爲。貧。瓶。史。至。此。
五尺許。似亦勤。讀。書。史。不。覺。髻。墮。以相。授。曰。簪。者。儒。家。予。珥。爲。貧。瓶。史。至。此。
年。尚困博士。讀書不靈。有愧前哲。何以謝吾母。因追爲有

之讚。并志感焉。

佩母鬻髮以侑外賓。勉子榮利。辱髮何云。何如張母。厥
識孔裔易聖賢書。所得孰珍。髮則落矣。尊髮者。同志而存。憶昔屈
伸。吾母教兒苦辛。抽簪易書。與剪髮。鈞如何。志。而。異。憶。昔。屈。
張母吾母兩女聖人。彼則有子。緊我非人。我爲作讚。
高風是欽。捉筆涕出。如無有身。

諸節婦讚有敘

日予之佐修郡史也。訪婦女之節而存之。則有未婚守。制得兩人焉。戴禹功妻陳氏。莊大成妻蘇氏。童婚守制得兩人焉。朱廉妻芈氏。朱應宿妻楊氏。夫嘗嘗嫁得一人焉。陸廷璋妻倪氏。夫赤貧嘗嫁得一人焉。張沖和妻周氏。弱齡守節。得四人焉。徐淶妻祁氏。陳敏才妻施氏。朱一豹妻張氏。費可學妻張氏。倪大鏞妻稽氏。陳之值戴殁也。聞訃。即著麻服。給父母曰。不容往送。當自到也。至則抱尸大慟。翦夫髮及夫爪甲爲佩。告舅姑曰。此吾夫也已。遂對屍成夫婦禮。挾老婢與俱。坐臥一小樓。四十年如一日。蘇氏則甫十四耳。聞夫殁。毀形衰服。矢志弗易。翁若姑感其義。迎歸守制。拜廟受笄。修婦道終身。楊之歸朱也。未婚而夫病劇。翁利其有。給之來。來三月而不成婦。夫卒。遽拜棺成禮。翁姑尋亦卒。力營三墳。皆就緒。茅歸朱。以夫病亦不成婦。侍夫湯藥。祝以身代。卒不起。其翁姑迫之他適。勿動。詬厲之。饑凍之。亦勿動。爲是悛而止。陸之聘倪也。閱三歲。旋嘗。陸請辭婚。氏大言曰。古有男室嘗女者。況吾天乎。卒。歸陸。周氏生四歲。許張氏子。父母死。育於外祖父張酷貧。更許他姓。及長。議婚奔歸。抱父木主而啼。曰。吾父在。問字張耳。張卽貧。奈何廢死父之命。挾利刃訴之官。官爲動容。得配合焉。新氏施氏稽氏。兩張氏。則皆弱齡。于歸。皆有子。皆祗孀節。而皆玉子于成。周子曰。烈乎哉。諸嫠吾師也。且夫甘夫貧以明志。撫後嗣以承夫。詎薄俗能乎。至如朱之子。業成進士。母以子貴矣。而曰。始念不及此。忍死存孤。從容蹈義。斯已難矣。況其萬難此者哉。子瞻有言。人之愛好而不舍者。情耳。男女未室。情復安在。四貞之從一于夫。兩淑之矢志于貧。嘗堅。兩髫之儀。於無可儀之時。仲夫婦之情。於漠乎無情之地。自非君子而聞道。何以得此作史者以四貞爲節。尤也。固宜。雖然。禮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壻齊衰而出。既葬而除之。壻死亦然。固禮之正也。聖人於五倫。不輕責人。以死遠慮存焉。爾則未字而節。非與曰。烏乎。非未字而節。而過者也。觀過知仁。過於仁者也。苦節不可貞。君子哀之。然而寧去彼取此。亦以奬世云。諸節俱西吳之桐鄉人。野史氏周拱辰葺之郡史。復爲讚曰。

詩。先夫婦易首。乾坤。山川。閒氣。是產。淑人。寒松。獰柏。增重人倫。人事紛紜。有莞。石悴。燕羽。差池。菱花。剖碎。從一而終。之死靡悔。鬱鬱。閟懿。乃有陳姝。聘而未字。心則已。如拜屍偶婦。長慟。復蘇。祥鸞。一羽。是女師模。蘇媛秀。弱

名花與語。驚聞壻變。絕粒不茹。翁敬其義。迎歸與處。髮甫燥耳。匪石加許。訛詠摽梅。醫望而走。晝裹于。飛夢中。箕帚曾是。童女而稱。新婦翁奪其志。嘗死者九。是茅是楊。雨節罕有。倪實名族。素諷江沱。豈以夫暮而輒有它。厲志不回。趨綰絲蘿。烈烈周姬。幼失恃怙。銜刀訴官。不悖死父。寧甘食貧。誰謂荼苦。弱歲守制。藐諸始呱。冰牀鐵衾。蓋羹菜餔。紡燈訓讀。以啟令圖。祈施張稽。德鄰不孤。迺彼諸淑。倫彝所臧。千古義心。香名正長。苦節孰貞。其道窮也。未字而節。難爲繼者。賢者過之。讀之血灑冰。雪非貞清。風若寫。

壬午從亡諸臣讚有序

弁州王先生之讚壬午死事諸臣也。亦足以倒日欽雲。精忠增色矣。乃曰君實焚死。無啟關出亡事。則夫歸田州而非西山者何人乎。夫泰伯三讓。瓢焉採藥。紀侯大去無取。燔身而脫。險厄於倉皇。矢周旋於逋野。則一時從亡諸臣。故未可少也。不有死者。誰爲殉難。不有行者。誰爲捍圉。臣僕之誼。敢或不恪。以貽旅君憂。時則有追隨險阻。昕夕不離者。有往來道路。運給衣食者。有家道溫裕。宿舂儲而遙爲援應者。若程濟葉希賢楊應能其首也。廖平牛景先黃直馮淮宋和郭節趙天泰王之臣史仲彬其次也。梁良玉梁田玉梁中節梁良用鄭洽金焦王資郭良王良蔡運劉伸吳成學又其次也。雖其中遠近靡異。離合靡定。死生之旦晚不齊。要以塞塞匪躬。同歸一致。若夫跋涉萬里。盡瘁終身。害繇智遠。忠以術濟。濱萬死其如飴。歷千危而彌厲。則程公濟其最烈者已。至如何洲周恕。以閹豎賤臣。崎嶇趨侍君存則鬱拳之誠。楚昭君出則頭須之護。重耳志義純摯。不愧諸賢。亦其天性然與。夫刻跡野服。集蓼孔艱。帝怒未息。兢兢不免。遣使至滇南矣。下西洋矣。入山深而尚慮柯斧之尋。入林密而猶慮焚巢之及。自非志篤匪轉。心血斛罄。

亦何以使二十九年未死之逋天子蹈險能存瀕死獲
濟乎至今三讀遺編留連往跡或黃冠羽擊或薙髮伽
祭或隔境遙期風聲密接或相賒不語吞炭濟形或髮
見牽衣貢丐精於君榻或萍逢相訝或黃冠羽擊或薙
讀騷溪畔痛哭忘歸或畫句沙中愁吟憔悴斯亦情臣
須骨主爲掬土臥疾狼狽君親作摩挲拊茶或引
偕影劒者矣或謂心非易暴胡惜捐生不知隨乃至斷
非事國也以慟哭悲憤當夷齊之叩馬以重趼臣事君
袁宏之血碧豈非慷慨剔厲之容行義之難足當
乎二虎殷勤挈干戈而隨死五蛇辛苦割股肉以啖龍

然而甚中山之失虎猛何爲貪緜上之封蛇多怨望以
此方之優否斷矣玉趾飄搖無復西宮紘管霸圖灰冷
依然石室君臣昭代美談千秋徽烈西吳布衣周拱辰
摹萬而揚扢之以愧世之臨難而委棄其君者讚曰
中天虎鬬於野龍爭殺運未夷先帝所明苟不易姓附
於郊耕帝威不測崎嶇瀕厄猶猘磨牙燭龍沈色何道
可行東西南北蹇蹇諸臣追隨勿失二十九年血誠一
日烈烈程君經濟填胸談兵禮碑靈籙攸攻羽衣輕遁
間關萬重探易之祕以衞通龍慘慘孤臣盡悴獨墜希
賢侃侃會聞庭諍抗疏陳兵彈章劾佞君臣出走顛沛

同命茶卓何啟關人彼乎廖梜甫如應能
時巢棺塞馬以逸盡平程營如賈
微聞哭泣君出航之君來穀之時致身有錄以作忠師是仲彬邦悠悠我思睠彼梁氏忠
治歷雪蜀冰雪衣葛行粟乞豈利他裘舊君不識何用蹟蹠
天一棺主泥塗手題石兩出卜利其鍾天泰變護者功耶渠招魂予手將
楚恨土君灌也則那百忠之無萬無損死壯漢澁蹇同髡隨君
人以生龍種心剛鳥鍊知滔相江繼與葉
啟沙龍題句徒滔歛齊聲
何平程嬰之何羽
貞一姓貞玉書賈田玉僧正中節與偕東迎君殷勤草
貞全君投命雀橋波底呼之或應鄭洽安念彼三臣
檣金焦戀主拉資往南一隨蜀滇一隨公安志石而君
憂心如倏郭王兩貞彼何人斯抑冠霞舉矯厥志石而君
也流離敢或差池不愧武穆憶展墓時霞舉矯厥志石而君
主人天台高羽亦有劉伸侍君憶展墓時霞舉矯厥志石而君
袖歸乃趨焚維彼賢貞吳公成學依棲不憚辛勤蔡運賦詩滿山
吟詩贈別君臣淚落痛飲讀騷靈均如昨出亡爲笑一握
天則邈邈別君臣淚落痛飲讀騷靈均如昨出亡爲笑一握
邈別君臣淚落痛飲讀騷靈均如昨呼
如刑人禮義匪謀曾是蓋赤有怨有洲諫言

不用忠則已優跟蹌追侍天涯海陬以盡臣僕他又何求維社稷臣安危是倚孰使吾君蒙塵犯恥人亦有言主辱臣死臣何敢死周旋是矢草莽君臣以完終始在昔方鐵甘死如飴枯皮犯駕血濺御衣無救於君空然食祿全身全君千古良希苦衷懿節呼高鍋厚我作讚詞熱血一斗黃祠影石同斯不朽

周宋曰予觀壬午從亡諸臣依然程嬰存孤之烈也視方練諸公苦忠更摯家藏異書有王詔奇祕錄史伸彬致身錄劉玉海拊膝錄并朝野彙編家嚴常指摘往蓋歎聲出雲頃挾予小子遊金陵弔忠血於方墓唏影石於黃祠徘回西華酌連雀浦一時從亡遺魄恍忽若見已復獲周儀曹鑣遜國忠紀錢宗伯允大皇明表忠紀誼隨氣合見與衷符廣羅詳覈爰述斯讚附弁州王先生壬午兩讚之後亦千秋勝烈事也陳眉公先生云讀史學士致身一錄不惟見高帝得士之報亦且幷白成祖殺姪之名關係一朝正史甚巨偉哉言乎近有庭臣請建文廟號祫祀則從亡諸臣亦應從配享錫謚之典不則諸忠付之晦明風雨此文亦付之煙雲荒草必有物呵護之者矣正史之求跂予俟之

周宋又曰家嚴嘗言宏治中武選郎陳諒之得遜國諸臣隸尺藉者事蹟於故牘中銓次成書懼不敢出今其書亦亡吾此讚恨未卽與陳選郎快讀之草萊孤臣黯焉獻弔寥寥宇宙義心不孤他日地下若逢便當把臂痛哭一問西宮老佛無恙乎建文歸養西宮時年七十餘號佛未幾卽世血馨從亡何必今日閩南雲盡

甲申殉鼎請臣讚有序

崇禎甲申三月之事。蓋上古未有奇變也。一時殉難諸臣得若干人。則有戶部尚書兼翰林學士上虞鴻賓倪公元璐。東閣兼工部尚書吳橋質公范公景文。左春坊右中允杞縣洪六劉公理順。大理寺卿烏程茗柯凌公義渠。左都御史吉水懋明李公邦華。掌司經局左春坊右諭德兼侍讀無錫素修馬公世奇。翰林院檢討休寧長源汪公偉。兵部皇城巡視車駕司主事武進一箴金公鉉。吏部考功司員外加皋若魯許公直。河南道御史武進雲屺王公章。戎政尚書莆田尊五王公家彥。左春

坊掌坊事左庶子兼侍讀山陰巢軒周公鳳翔。戶科給事新昌和受吳公甘來。太常寺少卿海鹽磊齋吳公麟徵。刑部右侍郎澤州尚彤孟公兆祥。同子觀政進士孟公章明。兵部武庫司郎中霍州潛民成公德。巡撫大同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徐州勉齋朱公之馮。山西巡撫蔡公懋德。勳戚則太傅惠安伯永城張公慶臻。駙馬都督大興肇公固宣城伯魏公時春。新樂侯海州劉公文耀。伊叔都督劉公繼祖。斯並從御駕以賓天灑血忱而著烈者也。夫鴻賓江南舊族。世篤忠貞。賊甫登城。即具冠帶。北拜闕者三。南拜母者四。對關神而浮白。叱。迂死之佞言。曰設皇上不得殯者。棄吾屍于溝。烈乎。哉。越雲如龍。公之謂矣。素修知城不守。遽圖自盡。一握笑之。獨吾君也乎哉。或曰帝死矣。或曰帝逸矣。公厲色曰。國君死社稷。帝語不猶日乎。因呼皇上皇上。痛哭仆地。夫惟臣知君故。誼辟無爽言。惟君知臣故。臨難無餒。節咸有一德。依然都俞之志。哉長源呼。嫡酣飲。倉黃就縶。則左右序紊矣。頃之。夫人曰。我輩雖造次顛沛。哉奈何失尊卑禮。爲之整治而死。語曰。淑媛婉諷。於食。薇仲由。從容以結。纓懿哉。唱隨之賢。援危之選。乎。雲屺分城防禦。不遑枕戈。身衷甲有吞敵之氣。而中矢有不動之

勇。外城已破。仍奮臂大呼。驅兵血戰。及乎城陷。被執。賊餌以降。公目如電。大罵曰。吾爲厲鬼。殺賊耳。安有降御史哉。賊怒。亂剸之。以無所置刃。痕而止。巢軒性至孝。忠君報國。親命之矣。死而成命。臣之祿也。亦親之祿也。草父書而訣辭。矢來生。以圖報。讀之有餘恫焉。潛民之與素修約也。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陳帝祭辭。胸拔血。觸帝柩。長號。捐。語云。盟詞比玉。又曰。其臭如蘭。同心之言。斷如也。其爲蘭玉不既多乎。至如內監王之俊。一云臣一云伴。梅山之縊。王德化。諱西陵之殯。並禀身殉主。有恩足憫者。其他子死其父。妻死其夫。亞族僕圉死其長。忠

憤激。杞國憂。心。肝之痛。況我先帝英哲。繩祖。宵旰酒。斷臂紀。
強直遂志。神龍去而軒臣哭。申剛不及。桀紀。嗟乎
苦節。足嘉。
天。顏。再。籤。毅。矣。長。源。志。不。可。屈。夫。雖。妻。雙。烈。吟。詩。題。壁。鴛。
燕。
玉。聞人。兩城亦民。晚。鴛。鴦。時。鴦。梁。乃。彼。一。左。其。雌。
不。禮和全。抗曰。深。疏友。悼。詒。佯。鴻。箴。及。我。尊。卑。
磷。聞受來。聲。以輔。亦。鴻。寶。何。在。攜。魯。紊。矣。
雙。詩。磊生。圖。跡。尊曰。樂。侮。十。二。手。抱。石。其。
南。烈。齋。吳。報。五。殁。有。同。京。誉。同。行。靈。雖。魂。均。之。從。容。整。序。如。燕。
允。烈。楚。遺。書。士。訣。父。榮。苦。誰。我。不。有。英。抗。武。雲。喉。文。舉。何。如。鴛。
懋。尚。髦。形。父。子。毅。字。海。血。新。成。爭。死。巢。軒。城。屺。陷。國。持。斧。潛。
人。飾。鼓。鐘。勿。考。勿。聲。人。飾。忠。義。勿。俞。
聖雨齋文集　卷之九　四七

勿。盟。聽。雜。彼。潛。民。觸。棺。血。殉。桓。桓。以。復。我。友。盟。辭。若。新。剖。竹。分。
兩。俱。聲。雜。思。將。黃。勉。齋。桓。彼。上。蔡。公。巡。邊。三。軍。推。挾。纘。帶。
河。中。叱。聲。異。賊。姓。鄰。元。慨。何。況。長。城。碎。哉。丹。上。若。表。無。公。巡。若。
剛。勇。斷。風。屯。不。剔。豆。恍。長。城。碎。哉。丹。上。若。表。無。公。巡。若。
隣。梅。山。臣。帝。周。主。辱。臣。況。長。城。碎。哉。丹。上。若。表。無。公。巡。若。
豈。無。死。臣。君。亂。庭。爭。賓。死。戚。豈。晚。惟。若。刑。張。若。表。無。公。巡。若。
死。社。稷。我。旌。烈。君。臣。義。榮。滔。孤。拜。賊。豈。晚。惟。若。刑。張。若。表。無。公。巡。若。
有。國。爾。董。筆。泰。山。可。崩。此。辭。無。泐。
言。以。續。董。筆。泰。山。可。崩。此。辭。無。泐。
桂。離。騷。頌。橘。我。作。讀。
桂。離。騷。頌。橘。我。作。讀。
欽。君。亦。有。鼎。臣。亦。
欽。君。亦。有。鼎。臣。亦。
先。帝。烈。振。君。亦。
先。帝。烈。振。君。亦。
氣。盡。烈。昔。世。德。也。
氣。盡。烈。昔。世。德。也。
兩。在。振。德。也。
兩。在。振。德。也。
魏。王。不。季。也。
魏。王。不。季。也。
碼。伯。劉。愧。
碼。伯。劉。愧。
邊。山。我。展。
邊。山。我。展。
三。軍。推。
三。軍。推。
挾。纘。帶。
挾。纘。帶。

周宋曰家嚴作壬午從亡諸臣讚越今日復作甲申殉鼎諸臣讚紀明三百年中內外難一時奇節也或曰魯連辨士義不帝秦王蹈布衣烈不降燕況食祿者乎區區一死謝君何足侈述予曰固也獨不聞至尊賓天之日乎君屍未殮望風拜賊掌中樞者賣國通奸首揆席者青衣待罪勳傅也而崩角乞哀詞臣也而訣言勸進其他紛紛招搖援引行貨羶榮一時人類化爲禽畜世界變爲劫灰家嚴每對小子扼腕太息殞涕久之張琴張先生嘗讀史至鄭韜馮道張日曰是其骨安在吾將糜以飼狗又曰若女可無節

而男可無烈則日月之光必死而大地燠爲煤灼不待劫盡之日痛哉言乎吾謂甲申三月之變不變於城陷逼君之日而變於滿朝爭先拜賊之時豈祖宗養士之澤至此盡荒抑天生正人之心都成狼藉故夫從賊者賤則殉節者貴矣述壬午從亡所以白五蛇割肉飼龍之苦心述甲申赴節所以明諸忠攀髯殉龍之耿烈借昔人鐵如意慟哭招魂九原可作快有知已哉

甲申殉難諸臣千秋奇烈人人樂道一時野史稗乘不啻數十種孟侯先生詳廬綜述列爲序讚一事一語皆忠臣畢命時實錄無有半字虛設者琦讀之如見諸忠血性究痕不覺聲淚俱咽　本朝定鼎天實藉手義師爲先主復讎亦若九京諸臣假忠魂爲秦庭七日之哭無衣賦而彌天之憤頓雪眞一快也順治七載纂修前朝國史備錄諸臣苦節煌煌袞鉞於斯爲盛謹出是讚爲狐史先聲匪僅僅作屈大夫招魂已也　門生顧之琦跋

聖雨齋文集卷之十

古檇李周拱辰孟侯著

擬討女人國王亞瑪作擒檄

蓋聞坤元下隤乃受脤於乾精明月宵懸爰借魄於陽馭故九極乎上者亢陰疑於陽者凶牝馬雖利匹亡非柔順之貞龍戰斯傷于野濺元黃之血平陂攸際扶抑斯巖亞瑪作擒者丈夫民之弗賓女人國之悍主亞細亞東南之際達而且西北之間職方外紀達而且西亞細亞東有女國王曰亞瑪作擒最驍勇善戰嘗破一名都曰厄弗俗國春月容男子一至其地生男輒殺之有母子無父兒另成世界有君臣無夫婦別立朝廷稽昔女媧之腸

化而爲神爰都廣栗天后之魂變而爲厲乃匿麗農豈其苗裔哉何興之恭也爾其俗依寒土惟有蠻風域遠河洲不開王化駕牛作室指井爲夫屆期冰泮笑雄鳩之爲媒春滿桃天拒東風而不嫁獲元珠者王牝師柱下得寶雞者霸雌應陳倉華蟲藻米皆餘膏沐之容蒲轂桓躬悉帶羅襦之色割金泥而封禪山靈冊大小之姑沈瓊弁而所襪河伯諡鬼子之母纍惟拾蘇木市不用金銀櫝多波弋是名波弋香妃嬪用珊瑚卻號珊瑚紅婦若迺有鷲其領有蘋其鬢乳長七尺如逢渭水之星髮乃丈餘恍見戎州之尊壹雪肌以多雲矜娥眉而

不讓至使枝無匹羽鴛鴦矣而不游水亦鰥何比目鶩而遠逝毀婚店而返人何知畏鬼妒雙星而漫詈大不敬天加以久習獷驍素稱善戰猿猴臂則此屈彼伸殞子骨而一躍三丈豆馬神兵人習元女之咒梨花巧弄敵驚娘子之軍自謂銅環戴耳陰狐之粉能奇不悟大腰純雌驚靈之尸終戮我中國君君臣臣夫夫婦婦上苑射禽不害差池之羽桃林放馬壹皆言秣之駒會當勿用女壯等之子于歸豈可錮此老陰學十年不字而乃堅守僻陋大播蠹毒相地形於白得職方外紀女國有地名得白得潛築夫人之城冊將軍於閫閭精習美人之陣以橫槊

飛戈爲翦刀鉞綫以寨旗殪敵爲婦德婦功是可忍孰不可宥然而我中國未卽加誅者以爲我且張三面之網姑失其禽彼尚恃守雌之術徐觀其後豈意虺蛇戎性猑猶離馴苗民傅粉宮勞措舞之干封豕珥珠枉費蹕烏之矣點過何奴淸酒之盟可市頑遁關氏渙人之畫不靈失此匆窮其根柯將毋貽憂於滋蔓用是羿梟貝甲藉地滔天組練雕戈彌山耀海逐彼麐鹿擁以化鵲之刀烹此伏雌韝以函半之鼎左賢右賢絳其前以蠻夷攻蠻夷女蠍女眞勁其後以陰類斐陰類令其裂繡襦寫降旗之號屈髻環爲旐角之崩豈不快哉夫上

帝好生王者無外以我如天之度寧無兒女之仁然而有地而無天有月而無日自謂闢乾坤於少女之位與世無爭不悟抗約束於長男之宮於德爲悍浸假化而爲石終無望夫之心即或變而爲桑寧有姙男之兆又聞近日舌人所奏作淫鬼祠用人以祭破兀弗俗蠶食四隣且又懷春誘吉指蜻蜓而誰何生男輒殺夢熊羆而無謂忍心淫酷一至於斯四事俱見職方況借我氣燄益我冠裳宛爾黑烏公然自日始也逞一國婦人而學男子既也驅天下男子而作婦人哭訴斯外紀又見隋書媚之容喔咿儒兒盡是閨媚之態聞歌宋楚栗斐豬定而

殺貂歸哲愛衞庭餘桃啖而眠袖割妲己后牝雞之晨翰將登漢龍陽君前魚之淚滴欲成河戴男冠而戲在蠱處妹姬甘巾幗之羞人爲司馬問天后於前日無此蠱風起媧帝於今時亦將失笑每欲縛撬搶作巨箒一掃紅紫之塵挽銀漢爲崩波盡滌芳蕤之膩既已歸一氣之化可或漏非種之鋤是役也受命於太陽之君誓師於丙午之日雨師洗兵雷公鼓令威將蹴海義不返戈直將戚衆凶之耳拾彼金環割明王之頭供吾溺器寧茀破淚河洋聊問支機之石駕車崑阜止墩三尺之桃而已哉諸夷志女人國蓮開長丈挑核長三尺昔者帝王討賊殲彼渠魁

長子帥師有嘉折首若等苟能革牝狗之吠雞蠅之聲秩童騎之駸軛女縣君之榮褒泰衍如昨鳴蛙侯之漢爵猶懸還當大賚以旌降奚超待之陽必轉禍福自求劍搖豐獄之精雄龍欲吼戈揭櫫嗟乎陰之祭妖雉應愁雲山草木氣魄合夫于之心鶴唳風塵空之神鬼助文人之吉庶幾破人心之陰壘天下以雲雷之按女國有六此先擊其純女無男者其餘五國有以鬼爲夫者有以猿爲夫者有女下降爲蛇爲君而無夫者有以男爲妾者有悉皆遍夫而置男爲嫁者有天下爲令大亂倫常並以次削平罔或攸赦王言無夫者以悉皆遍夫而昭有如往令

六女國俱見梁四公記其以男爲六而推女爲主者國在葱嶺之北見隋書其王姓蘇見宋梁

髻視一世義績討嬰彼以憤烈此以調矣狂歌四野蹴踏千秋至摛英撷藻組頡六朝徐庾江鮑平泉承唾

武嬰見駱義烏檄歎曰宰相安得失此人作書見此檄亦應歎彼國無宰相乃可不然何以至今不仕耶

擬王母婚桃再熟揭
且夫喝玉酒而閱甲子。未是神漿。
餘蹇氣內芝詎寶瑣菜非珍。璧麟
之價惟綏山有桃下仙主之。脯
有桃上仙主之而騎羊葛子。桃源此玉衡之
父桃花作誘嬲之媒大道無私桃實爲售妍之本問津漁
虎川岳有弁命之勞召兎檄鴉日容情一綫近來
陽之嚴防戶靈圉戒門心發時天地之房鬼月無安
乏玉狗天酌精谷有神耘以瞽長烏灌以盜一哭虎
桃托芽氣母神失之青奸鬼日月夜至豹九關盤陰
花開花落歷劫灰之億千。陋大椿於五百。其顏。沃若。沐。
以三危之露其味甘滑映以嶮州之雪其氣鮮爽澤以
香國之榴其色鬱葱。龕以五雲之瑞豈與夫種桧樹而
垂陰不成碩果摘。匏瓜而不食。虛此朵頤頃種桃再熟
遐邇稱慶一極之尊。此焉充貢三十六帝酷蟠紛索又
扶桑之椹如瓜。桂輪之子如豆。日兄月妹時有來餽貽豈
宜獨享不以分餉吾邇來蓬髮不理虎齶半羅戴勝卻
御臨風倦嘯食氣無味飡丹口臭時需此物以滑吾齒
誓不以一顆換人一世不以一蒂換一國況吾雛女
媚鬧玉巵。貪食家果不知節省。饑以當飯。渴以當漿。

粢。粢之外。索取無度前者虞壇相見止授玉環周滿來
巡。僅傾天酒劉徹與此桃。夙有緣契賜之七枚。適東隣
偷兒在焉。瑤琉杯內如貯九轉之霞。朱烏窗前復作啖
餘之想誠恐狡獪成風教偷。丸未已。嗟乎天有使瑤池與綏
爲其遁藪三才皆盜至人惡其荒謾藏芊氏可冊爲圃丁掬
岫同遁懸圃共桃源均奬召於嘗昔偷儿爾職丁
龍泥於方回封茲壇戶廣揭明喻大昔
尚遵子約
天有五賊見之者昌盜汞鉛眞允爲功首若必三偷
崑岫東方不赦刑條則是七顆漢庭王母應先吃捧
恨不解偷徒然涎落

戯爲鱷魚對

湖之姑潭有鱷魚焉爲民大患其刺史韓祭以豚一羊一投之文約七日出湖境其鱷魚之長則率其徒屬啣食畢讀其文不懌喟然作而言曰若何爲者昔微鯨隽而攙搶動朱獳見而白虹亘世祝之以不逢不若夫亦何尤吾輩則龍種耳龍之種凡九德之衰也人得狎辱之以爲衣服宮室玩而予輩超然評論以比於五湖之外臣顧性戇直不耐邪回近者稍稍與世習上帝憐子耿介命割潮之姑溪爲吾輩食邑自有刺史以來未始督過之也舊矣子因是相安於玆土以長吾世德以種吾子孫今刺史韓之言曰惟玆土出賦稅以供百神祀鱷曷敢與刺史雜處此土予顧念之予豈生長於斯潭者哉予固扶南昌族耳扶南王范尋者良君王也其重予輩與職吏等有訟者投之源視吾輩之食否焉以判曲直其獲直者則數數吹笛伐鼓剗羊與殺勞予以旌予直蓋幾於與其國王宰臣分治焉頃聞有唐一隅其民黠其風悍其俗好爭鬭訟獄多者十人百人奄者三年五年十年不能理上之人郎理之無能厭訟者心有勸余來治此土率若蔌率二三徒屬始居此則稍稍取野鹿麏豕充予腹其有爲臣不忠爲子不孝者則取一

二食之爲不壹者懲否者則寧擁饑腹以長臥於溪潭之下蓀小人之腹而操君子之心吾何以來執事者詬詈也必指予輩爲狂爲暴寢處之而後快則是指佞之草號之不祥而觸邪之獸詑爲怪物也亦大鄙而暗於識矣夫伐蛟登嶷聖王有令剪人涿氏周禮有職豈爲吾輩設哉且刺史韓視吾輩爲何物豈猶夫青丘之猰貐洞庭之修蛇長隧之大風頑冥不靈可以剪刈之波繳之如割雞豕已耶夫意人之熾惡而不爽智也敢於殺不善人勇也善人投之而弗加害慈也掠食焉果腹而止廉也豚予齒爲更生者三辨也抑海有千里長魚焉上帝敕鰐魚封之卽死而無能加於吾輩吾輩固造物生死之所弗能材也而刺史韓且曰弗去則選材官毒矢從事夫固謂抗天子之命吏者法無赦則今之印繫綬若高車大纛揚揚然雄踞人上者皆號爲刺史也皆天子之命吏也皆有其材官勁矢以生殺人者也彼且奉職之無狀徒馮其威以逞於民則亦吾腹中物耳矣以吾腹饞之餘而嫉我且以嚇我豈不謬哉然刺史韓當今正人意性正與予輩近佛骨一疏亢遂不回欲卽燔其書而塵颺其穢骨則予亦將於柳泌皇甫鎛李逢吉諸人擇肉焉以逞刺史韓之心刺史節且心獎予

而亟旌予直焉必也今且嚼嚼味味爲不知己者詬厲其何也姑無容置辨江湖寬矣安所不得予其中眷屬者有曰曷重之扶南乎且吾族在焉其鱷之長曰可耳于是夕大作風雷盡率其徒屬宵遁去

潮刺史詈鱷魚其文直而雄此文借鱷魚詈今刺史其文辨而悍同一奇屹

鯁魚彈蠏文

龍部魚頭參政兼攝鼇柱惠文臣如矢言聞之國重水官憲懲無法故犀然牛渚大搜魍魎之妖鎖鄭鼉山永械支祈之孽凡繫巨惡國靈罔貸臣謹按乾飛殿宮監兼掌十二水營錫爵上公介賢蚯腦骨眼鯊足蚯腹非雌非雄亦剛亦狡居無守穴覓鯉科寄宿爲他取食服海鏡作奴久備員龍宮糞除是供飲食寢典多方窺伺中其嗜好爛以煎燕之香割彼行廚進以五花之飯龍廷因其屢效小忠狎之弄臣信以心腹何期巧乘醉飽倚藉臭援潛盜利權大營土木重刱雲從一殿採梅根

百圍以截虹棟網珊瑚千尺以琢雕楹塗血塗膏築愁築怨猶曰治乃公事不惜胥讒宸渥逾涯過存獎錄踏涔溢量不知所裁遂乃外搆鯁黨內通鱖婦凡屬英烈一網打盡摯天柱畔剖盡七竅之心捧日樸前潰滿飛霜之血冤號徹天龍闕萬里臣謹按凶鱷實崔苻後身鱖婦乃客倡淫種雙奸鼓煽雙手掩日始呈妖江之蟣軀浸肆彌天之亥步鱉咳相公爲其寵下烏鍘開府作其義兒海水幾腥天吳魄震夫我朝邦立歸墟國稱龍伯鼇足建柱鰲介衣裳君君臣臣皇皇穆穆而兇徒不逞敖然桀步豎四盤以爲兵自詫巨靈之斧樹百足以

爲衛其驚雷叟之釘驕悍不其一至於此臣近又聞後張生辰繁爲讌賀貴玉滴於泉客借桃實於元夷大兒鰕蝦舞彩自恨多鬚小兒蚌蛤九千寶蹲嘻祝酒酣喝月笑聲壓雲一國若狂略無顧忌龍廷不察更敕其紫衣衷甲帶劍上殿轆轤疾趨長揖不拜語復數數侵上懷指鹿之奸誣露其矯詔之詐乏自刖之蓋赤恣其兵諫之凶博山尺木釣以神鉤雷澤神梭弄之股掌無賜之公子徒稱跋扈之將軍復見又其甚者海晏河清歸功貂貴白猿白雉配瑞家姬屹勒豐碑巉然四履且我朝久有龍聖人一龕又有龍王經五卷龕乃世廟經作

元圭輒敢裂經毀瓦斬祠逼處竟使龍人之舊壇棄鄰壁裏之絃歌啜泣燒書溺冠一人併酷此而可忍孰不可忍目今金翅梟張於北陲黨虎雄嘯於西土天步多艱陸梁可畏而蠶績之匡腹難盈敗漆之神奸巨測倘或熟睡不寤將不免河入竊珠設使魚服以嬉恐終遭有窮毒矢或躍之形已見元黃之血可虞臣素負骨鯁裔出天潢覩此橫行憂深哭國願化延津之劍一斬橫臣之頭併鏹子瓢婦一同正辟鋤奸奠國祖龍式靈臣不勝匍匐痛哭席槁待命之至

忠義文章當與周魏諸公同其不朽若其毒鼓聲奸哀號哭國非老龍吉不能容此惡道爾故宜獸入龍宮永充狐史

彝大王生祠上梁文

赤心捧日封使君堪與扶孤叟手擎天鬼子母何妨廟食況永巷元勳奉土起聖人之頌門生天子敷天同俎豆之思華殿雲鋪權聲雷動伏惟彝大王鼻語國之豪流豬婆龍之角翼引客星而並煽光篡紫薇客星指紫薇客氏也鉤崔杼以立威霜寒貫索崔杼指崔有煩無鬚笑長髭男兒莫用無雄雞卵怪蠡斯詭羽何多誦德兮千祥萬瑞進秩兮一日九遷不信八千女鬼直爬上三十三天八千女鬼折字魏也魏瑞末柄國時民挈帶千百孩兒受用八千女鬼羣朝綱後果應讖熟作嗔作喜於是巨靈揮斧木客輸材鱉相公聚族以

謀烏開府兼程而督綠毯毸鐵鳳危椽虹霓燿爍碧琉璃鴛鴦翠瓦宮殿岧嶤攝行相事周公旦太廟未敢稱兄何必請書東宋邱太牢還應尚席陽烏來而避翼日在袖中碧翁眷而逾驕天如箕大絳節雲中居玉帝立一个金翅烏巍然大槐宮裏著貂蟬笑萬曹叩頭蟲未已催匠石以鐫碑彩豕丹山之鳳檄謫仙使具草字圓鑼管之花拍手稱奇高歌喝采梁之東一輪旭日射江紅央及脩羅撼天手輕輕攪過井欄中梁之西枕裏繁華熱滚迷趁卻青驢同趕上邯鄲不許

午雞啼梁之南手捧蟠桃祝大年龍椅高呼九千歲袍花挨溼百斯男梁之北檀金刻就渾金色域中三大讓些些輕薄絃歌彈孔雀梁之上祠逼星辰開彩帳玉皇親賜夜明珠滿把撮來當撒伏梁之下天公亦出淮陰跨問渠消息待明年看看吃到根兒蔗伏願上梁之後赤縣歸心黃圖遜德八千歲春八千歲

秋添卻一千剛是九得一以清得一以寧再增一畫卽連三甘棠滿報恩院裏篆煙起生我祠中萬年枝高蔭犂氏螟蛉五色煙輕罩秦家鹿馬雪堆成空裏冰山未敢勞太陽停炤金鑄就夢中蝴蝶莫輕教邪許催醒借東方生調笑洩一肚皮憤懣當時驚相公烏開府見之羞入無地眞節義文章莫作諧語讀過

泛雪小草

本書承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泛雪小草

惲毓鼎題

題辭

蠖庵迂叟冷人也不解詩而喜讀詩客有反脣而嫋之者余曰詩有情有韻卽不解詩并不喜讀詩不幾無情而不韻可使爲槁木乎惟情與韻獨於幽冷之境一往而深雪之寒梅之瘦松之孤葉之幽實爲東野長江左司一流人寫其瘦寒古澹之照耳我見猶憐會心正不在遠也讀阿咸泛雪草僅九首興觀羣怨具有之已何必假中郎九曲長房一壺余雖冷人也何莫學夫詩笨伯冒超處題於特栖園之贈雲冶

如皋　冒襄　辟疆

乙亥之歲予以愁病廢春夏以哀痛度秋冬中間跋涉奔走辛苦萬狀李賀囊中幾無韻語初春簡點舊業猶得九詩用酬一歲此敗籜也不能掃除又災梨棗

老松行

譚友夏詩云見松當以佛拜之予最頂禮此句以其能達我好也齋頭有石如丈人立夏日客攜一松來蒼深峭古不可筆墨手植其畔覺萬頃風濤謖謖從壁間湧出肅然展對快寫長吟

深山老松百年容裊裊積翠晴煙封迴環削秀如虯龍飛來伴我奇石供兄當長夏清陰濃解衣箕踞潛孤踪何必天外之三峰撫覽一嘯風雷春莊對如與古人逢白雲在樹畫在胸靜中有得急與汝相期夜聽寒山鐘

懷譚友夏

天下大矣予亦泛交胸中饑渴之懷惟五先生是急雲間之董陳山陰之王閩之曹楚則譚子友夏董陳王三先生千秋之誼已勒貞石閩天雖遠猶得從家大人郵筒中時捧其手書箋箑誦其書讀其詩如見其人也惟友夏十年傾嗜數紙浮沈香絕芝蘭音空鴻雁夏日小憩雪舟披閱大業因載製一詩以識予懷伊人兮天一方何以慰此勤慕十年三寄相思字譚子千秋予有致洞庭波濶黃鶴高精神一往成幽邃望斷歸鴻天外分期君消息愈思君嶽歸堂詩鵠灣文寫出深山萬頃雲既不可見復不可聞豈君絕我非其羣我思譚子不過竟陵一男子天下英雄當不止曷爲遙念如故人髫年夢想今茂齒吳楚盈盈隔衣帶渺若黃河天上水擁書日讀十千紙不見譚子眞可恥何時握手掀然長笑間俯視萬物皆可刪江山動色兮天地開顏

病目

病目如羞女迎人便覺處處隨處奢攤書揚眉遙送目目痛抱書幽獨養病以讀書蕭齋坐如木

眠痛定還細讀歎息念平時何事空鹿鹿人生誰足樂潛心媚淫雨歎

此冒生有感而作也敢曰悲天憫人之懷聊存杞人憂天之意

小雨如繹大雨如奕綿綿絡絡不知幾尺風鶴驚聞方慮兵何意天公復收麥郊原歎息不忍聽青苗化水煮白石當事誰人重憫農即今無意救荒策猛虎食人不擇人欲訴天閽虎豹格饑寒猶緩官府迫不死枵腹死恐嚇天下流離非亂逆偷生無計塗眉赤兵連禍起尚晏然聖明空自憂朝夕吁嗟乎人事如

此天意隔雨淫淫兮四野積一點一滴傷我心中夜徬徨媿莫益

晨起聞鶯和處冲伯原韻

幽居存旦氣巧鳥佐笙簧選樹情方適求聲與更長似虞才子調來助美人妝朝課眞淸絕應知有別腸

雪蘭詞

蘭產蜀中從古石苔蘚中挺秀一莖一花花開如雪且香氣杳遠靈均所不及載也嶽歸集有此詩竊附同心湯爲屬和

我愛我眉山古雪如古石石古蒼蘚盈雪古幽香積香雪滯苔痕蘭生花正白一枝僅一花花開山意適九畹名實繁此種未

經摘因之念幽人果許蘭同癖

因憶閩中有石梅眞雪蘭偶也枯根鬱蟠透漏如奇石石上數條疎花遠韻曩予香儷園中有十數盆至今俱不復存矣

閩海有奇樹念之雪皚皚骨瘦天不憐質朽人不材倚石不計年石老梅花開焦如爨下桐生意轉徘徊橫斜眞鐵幹何必玉爲胎對之儼枯僧不許美人來

虞美人草

曾聞虞美草鼓瑟花自動在昔桑景舒製曲時一弄予亦具琴心相見目頻送嬌色不可摹芳脂紅玉凍移植小窗前靑天下雛鳳

老松數月而凋詩以志感

手種老松顏色改朝夕相看未一載石牀小坐悵離別孤劍悲鳴失所在緊予枯落不相榮或者苦吟喪其禾吾聞借有參天黛色五大夫封泥幻化今有無神物偶來尋一晤霜骨稜稜豈久拘松乎松乎非不壽變作蒼龍飛白晝空餘峭石峙中庭雲氣水光噓古繡

天籟集鈔存

本書承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董心廬先生依韻詩序

自休文定爲四聲以來吟詠家本爲金科玉律無少僭逾古今能文之士或刻燭而成詩或擊鉢而賦就間或爭一字之險搜窮絕之秘總以逞其穎捷吐露才華而已其託體風雅有關治亂者非鏗金戛玉之章即布帛菽粟之言而矜奇弔詭者不預焉以此知歌詠一道有眞性情有眞興會而塗飾藻繪虛誕荒惚甯有當於作者之場與今觀於心廬先生依韻詩而益信余見之不誣也先生才高於頂著述等身發爲吟詠自家庭骨月以至朋從遊歷興會所至每得一題即拈一韻古風近

體無所不備余讀其四言諸作非無巧妙之思惜其命意不遠俱從汪伯玉博古頁子起見未免蹈襲前人之陋五言近體眞摯處直追老杜且無摹擬惡習洵是當家五古中多率意之語要自瑕瑜不相掩而瑕處十三瑜處十七昌人云爲魏公藏拙余謂拙如心廬先生正不必藏拙處正其妙處也蓋語必有指篇背徧實白香山豈不[illegible]於會眞記乎若其依韻之說古今能文之士未見有之然亦或能之正不必爲先生多也時

康熙四十一年歲在壬午暮春望日抑菴姚開濟書

天籟集鈔存

會稽董欽德心廬著

依韻詩引

詩自三百後有離騷有魏晉有唐宋俱已各臻其妙今人不能作亦不必作也然有休文詩韻以來依韻成之者未之聞也予則率意妄作漫然爲之日積月累倏已七匝今先梓其一以問世有識者覩此鄙俚不啞然一笑乎往應之曰亦欲齊名兎園冊也云爾已矣康熙三十四年乙亥嘉平月心廬董欽德書於方泉書院

東

歲歲迎春兮郊之東民康物阜兮歲之豐兒童竹馬兮漸成翁

冬

高閣嚮晨鐘鐘聲起臥龍衣裳炫瞻視拜跪整儀容吉事燈花燦歡懷梧酒醲會稽遡理學誰不仰中峯

江

不憚馳驅苦周流歷數邦秋風渡淮海夜月泊邗江名勝時時探愁腸寸寸降一尊欣共酌燈影透虛窗

微

桃花方爛熳綠淡紅未稀帶雨尋村店乘風袒敞衣賦詩追雅頌走筆吐珠璣不盡登臨興悠然戀落暉

灰

今歲元宵客裏來蠶頭香發熟新醅歷經塵世奔波苦祇想風帆每日開江夏漫成鸚鵡賦金陵早上鳳凰臺計程話到家園好坐對庭前幾樹梅

元

閒行到小園相對已忘言竹影山頭暗溪聲石罅噴營心皆妄想望報即非恩落日蒼然下呼童早掩門

侵

有見有聞枯木寒林不見不聞退密洗心頑然一物嗜欲不侵宮商在手撫我素琴

覃

百年懷祖德浦下葬頤菴無策徵文獻何時美盍簪牆儼若見俎豆實深慚壬子遺言在悲來情曷堪

董

生在會稽著姓董五齡問字學周孔謀生無術甘食貧點金無指勿燒汞曉起看山歌白雪晚來長嘯依梧桐行年六十正已矣富貴浮雲萬慮空

紙

吾宗姓之始肇自豢龍氏廣川輔賢王道誼明其是龍游立德鄉南渡幾遷徙雪竇溯淵源修撰垂金紫石浦讓田來孝友基世美贅壻作門楣張公今不死再傳有樵風處心直如矢觸怒輕皇妃甘心骸骨毀邱氏赴金陵賜名全節里痛哉養晦心衣冠葬考妣文祖居易公立誠惟教子剡溪與頤菴成名耀桑梓文簡近天顏理學垂青史約山成孤忠黔中靖封豕萬里扶柩歸久所不終否朝列歷鹽官逆閹豈長祀文和適中裒元吉視其履我父雖窮居入門盈桃李我母甘辛勤徽音嗣太姒小子奉蒸嘗用享陳一簋依稀魂夢中常在奉甘旨

須臾六十三吾生已老矣

語

庭前種花花解語山水清音中律呂一陽來復日初長乾坤隨處皆逆旅鐵石作肝冰作心松柏爲友鹿爲侶野人僕畧宰天眞無禮不須歌相鼠遠蔡愍慰寂寥我今怡老欣有女

蔡

有客惠然來風細爐烟繞休文逸興多孺子言詞少簾靜樂陽春堂開歌窈窕酒政雜詼諧花瓣驚飛鳥

敬

學道終身唯主敬養成心地如明鏡花開鳥語盡忘機
酒熟茶香咸見性庶平顏回樂屢空卓哉原憲貧非病
古人私淑幾何年聞風興起後先映

屋

幽蘭數莖香生屋欲學神仙先辟穀千首新詩筆已禿
一聲長嘯振山谷

覺

舉世夢夢誰爲先覺我處其中勿事雕琢

藥

齊雖甚强魯雖甚弱魯之後亡齊所勿若

依韻節節高體

饑採薇過郊圻薄暮來歸舉手闔荆扉天寒燈影熹微
急喚山妻補舊衣

元位尊存而存道義之門直迺其崑崙大道合乎乾坤
三十六宮都是春

屋卜築宜山谷好書夜讀聖賢常在目自悔從前馳逐
人生夢幻如蕉鹿

壬子悼女

我有一女年十六幽閒貞靜眞賢淑言不出戶笑無齒
衣不擇新食無肉今年阿母病且危小妹呱呱泣不睡
我女辛勤甫一月始得與母相追隨誰知阿母病小愈
阿翁又復病與俱阿女頓欲將身代仰天淚落如紅雨
女本十年貞乃字於今四日竟長逝但聞爺娘喚女聲
不聞阿女聲相似魂魄悠悠載山頭音容宛轉動人愁
千古傷心原不斷人生空對水長流

辛酉自壽

壬申五月廿一日屈指今年政五十家傳玉篆晬時提
欣欣乳哺常在膝三歲學語未能行阿妹初生在甲戌
四五隨母誦唐詩字字清眞口中出六七外傅三先生
養之以正不用擊八九相從徐與田夙興夜寐經書畢

十歲沈師仲弟生老人負我得其力樛木橋頭照火光
至今使我心猶盡壬午叔攜天樂游六月歸來母病極
外祖呼我語時遲我獨愍懣侍藥食假館龍尾及鯉魚
癸甲趨庭能捉筆三弟小我年一紀得之如同獲萬鎰
乙酉宮嬰詠桃夭年少忽然有家室兩年避難敬如賓
陽月于歸奉巾櫛丁亥婦翁歸京師梅花屋裡調琴瑟
戊子年來多病身時時高臥在牀席己丑秋風看弄璋
大父懽然動顏色庚寅充作弟子員文章常喜爲奇特
弱冠羣推爲老成青紫如同拾芥得壬辰癸巳及甲午
父病相隨無休息乙未蒸嘗不可知丙辰舌耕供其職

丁酉大父忽賓天舍僉歸窆皆親歷戊戌全山墓木摧
百計攻之不遺力己亥河南一受知庚子樓船少濟急
辛丑病目成左邱壬寅碎璧多於邑癸亥發憤亦徒然
虎邱山頂多太息甲辰浪游返燕臺報恩塔山朔風急
乙巳堂前菽水僅丙午少舒胸中鬱丁未帶雪過金山
戊申竟作淮陽客己酉沉船博一戰誰料龍門又點額
庚戌家乘費推求辛亥邑志親編緝壬子春晦淚點乾
癸丑五哀親窀穸甲寅墓側讀遺書尺蠖求信且同蟄
卯辰宣子得傳經二十一史始遍識丁巳隱憂常滿懷
一載悠游惟家食戊午良友在芝田己未高賢看水側

槲溪書屋不終朝庚申十月痛何極白駒過隙在目前
於今追悔皆無及校書還望得英才三到州山人面識
後來歲月竟可如千尋松柏臨溪立汲得清泉洗俗腸
心廬寫慕泣然泣

在雪堂所作同臣五坐

醉翁之意不在酒心廬之意不在詩有時忽然驚霹靂
無心寫出更神奇一字二字鸞鳳舞三句四句珊瑚枝
疎疎落落發狂笑整整斜斜非所思鬢毛雖已斑斑白
不識人間有四支

甲辰清明再游虎邱

生公說法地三月石猶寒柳葉顆輕櫓桃花映繡鞍山
青隨路轉水碧遶溪看憶昔曾游處樽前笑語懽

東平署次壁間李千六送黃燦生寄黃玉生韻

東原名勝地對酒正當歌壁上星文燦花前雁影過交
情千里見人望一時多何日耶溪水相攜看芰荷

丙午九月訪王永思病於振龍山

片筏南溪渡黃壇看曉烟僅迎松樹下惜別菊花前一
夕留徐穉三年識惠連思君多病客瀟洒且逃禪

羅仲尹初度

春風拂淮水春月到濂洲紫氣生丹竈清歌發庾樓麻
姑來綺席杏叟降階頭廉賦金門早同君載鶴游

贈詩者王如玉

舞袖鬱金香清詩遶畫梁明眸清似水皓齒潔如霜態
度羞飛燕嬌姿妒海棠桃源雖咫尺何以慰劉郎

雪後初晴

冬日照南樓高懷舒遠憂簷前寒雪盡戶外朔風柔疎
樹啼青鳥明湖泛白鷗人歸千里外情緒兩悠悠

新月懷家

寄傲南窗夜已闌離人望月語無端忽聞鼓角城頭起
尤喜鳴絃席上彈莫謝蘭陵千斛酒遙憐翠被一時寒

闕山遠望勤書信誰道家園夢裏看

戊申秋九月訪楊香山於高士巷

鑑湖秋水十年別今日逢君意氣深脩竹數竿留客住
好花幾樹解人心撫琴且作閒居賦對酒須歌梁父吟
庭畔宜男添翠色吳山山下聽佳音

己酉元旦

欣看綺閣瑟和琴遙憶紗窗兒女音楚地條風吹客鬢
稽山元日繫人心濛濛春曉霞如錦淡淡晴光烟遠林
孺子圯橋甘納履致令黃石亦情深

迴文

秋初客夢來孤鶴枕簟清風受早涼樓傍江城連老樹
屋移星月出低樹浮鷗野水凝荷露落葉疎簾繞篆香
幽趣晚來同眺遠古今誰道共留芳

宿爐峯石屋前二句丙午四月遊爐峯題壁上後二句今續成之

爐峯一片石多是仙人居柏子茶烟遠松花燈影疎

握別童大雲洊

相知重惜別別後更相知此去仙霞嶺臨流何所思

戊辰二月自警

飲啄皆前定錙銖莫妄求勞勞五十載白髮已盈頭

春雨

淮河新漲雨初來草色青青映釣臺野老共欣年歲好
杏花村裏醉新醅

記事

一錯如何即認眞得情勿喜始臨民世間多少不平事
只爲聰明悞殺人

演聯珠

蓋聞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甲子循環溯包羲之作歷
七日來復義安靜之微陽
蓋聞歲寒松柏冰雪文心故八日盈前甘一時之澹泊
三長獨壇成千古之典章

寫意

驚人句不是欺人語問蒼天何事還生予

明月行

記事

御書殘灰燼冷辛巳愁懷還未已又遭丁亥悲孤影

點絳唇

庭前柚樹手植廿載其實如斗其甘如飴初夏
花開異香滿室冬深摘取先贈知己次及平交
凡我同人爭得爲快丙辰三月晦前一日我
父棄世倏已四載予方悲泣不暇午後狂風大

作折我柚樹此眞子欲養而親不待樹欲靜而
風不寧也辭以當哭
一陣狂風庭前吹折花多少香隨飛鳥丁令歸期渺
萌蘖雖餘不是萋然貌蓬萊島碧桃開早千載芳菲好
點絳唇
綠猗園
綠猗園中千竿新竹諸天好主人何在空自題凡烏
有箇山僧髮白鬚眉老知音少不如歸早新月當軒皎
醉花間
墓側

風正急雨初滴愁病愁無力墓上草青青一片溪山隔
勞心人在棘伏枕時時泣縣弧五十年何事空頭白
點絳唇
挽五叔祖用周篤茲韻
寂寂泉臺一腔浩氣知誰憶如夜輕鄉物在人非昔
禹廟紅牆映得衣冠白蓬萊驛多少豪華望斷不歸客
賀新郎
子衡燕爾
月老婚姻軸節鉞門楣尚書望族十里紅燈陳彩仗簇
擁佳人如玉頂花冠鳳頭高束合巹傳觴排錦榻卻教
人盡道神仙福又早是花生燭　鬬鬬公子風流足待
登臺引鳳吹簫情濃意篤畫眉京兆細看取芳心時時
比目一月裏春秋議博靜對芝蘭香滿屋時調琴瑟歌
新曲元宵月宜男祝
蝶戀花　次秦少游韻
心地光明春日曉世事紛紜憂樂隨時了病去霍然顏
未老眼前生意窗前草　勺水嫌多河海少翻覆人情
看破何須道咫尺雲山形跡杳吾年已邁兒童小
又　次蘇長公韻
鬧裏奔馳閒裏歇美景良時誰箇知撙節離合悲懽定

惜別羽毛豐滿惟春鴂　鬱結胸中難發越只有青山
與我不相絕著屐依然齒未折故人攜手同明月

右天籟集鈔存一卷先族祖心廬公譔鑑於光緒丙申年購得心廬公詩稾舊鈔本三册讀其詩坦白率眞不拘拘於繩尺不求工於雕琢可想見公之爲人原稾尚無定名今名之曰天籟集此鑑所謹擬之名竊取蒙莊天籟之義以紀公抒寫天眞之實也鈔存云者原稾凡三册鑑於三册中擇其尤者鈔而存之爲一卷擬即梓入漁渡董氏叢書中所梓非全稾故曰鈔存亦不敢誣其實也公所作詩不拘一格或古體或近體或四言或五言或七言又有自一言至七言爲節節高之體且所作不僅在詩或詩餘或連珠與之所至亦或爲之其所

謂依韻詩者意在取今之官韻每韻賦詩詩皆無題但排比先後皆依韻以爲次序而又非每韻皆有詩此亦前人未有之創格也其詩中押韻多不屑束縛於今韻而又非據古韻之通用者通之大都口吻相諧即以爲韻此尤獨具見解非尋行數墨之輩所窺見其志趣矣蓋六朝以後始有韻書唐有孫愐之唐韻宋有陳彭年等所脩廣韻及丁度集韻禮部韻略等書皆惟殿廷應制及場屋應試之作斯多士遵守罔敢踰越若友朋投贈之什游覽山川之吟本不必拘守官韻以自窒天機故唐之李杜宋之歐蘇皆卓然以詩名家而其詩不必與官韻合後人不爲其故檢李杜歐蘇諸詩而核以官韻見有不合者則曰某韻與某韻古通用見有盡合者則曰某韻古獨用一若古人於官韻外更有通用獨用之功令以束縛古近諸體者此非想當然之說耶豈眞有是事耶自宋吳棫譔韻補明陳第撰毛詩古音攷屈宋古音義而 本朝顧亭林戴東原段懋堂諸先生踵事而增之乃至三代以前及秦漢人著作均似早有韻書而無不在範圍中者穿鑿支離不尤甚耶唐虞之世康衢擊壤信口歌謠豈嘗有古音十七部先熟於胸中而後發耶十五國風詩之作各從其方言以轉音耳屈

宋之楚騷楚人操楚音耳何嘗計及古本音古合韻耶心廬公爲文簡公六世孫家學授受有自必有獨見及此不爲諸說所惑者此心廬公之詩所以自成一家也莊子所謂前者唱于隨者唱喝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非與心廬公之詩適相肖耶此鑑所以謹擬天籟之名以名其集也而鑑所鈔存者屬意又不僅在此錄依韻詩中紙韻一篇述譜牒源流足資家乘參攷也又冬覃二韻各一篇不忘祖澤足以興起後人也錄辛酉自壽一篇自敘生平勝於他人譔傳也錄雪堂所作一篇自明詩旨在有意無意閒正與

集名天籟合也此數篇爲心廬公詩史尤全集中所不可少特表而出之竊謂心廬公之詩隨在皆活潑潑地見抒寫性靈之妙人所指摘其短處正鑑所欽服其長處倘不幸生於今日則能知心廬公者惟鑑一人而已所幸　國初之世相馬於牝牡驪黃外者尚不乏九方皋伯樂其人當康熙二十二年邑侯呂公化龍嘗聘脩邑乘後郡侯王公之賓又嘗聘脩郡乘則心廬公之名譽必重於當日可知抑讀沈霞西先生所譔大善寺志稾知公所著尚有老生常談一書鑑訪求遺稾至今未獲又雪竇族人浩然言西明山南嚴寺碑記爲公所譔惜碑已傾入寺前塘中今亦附記於此光緒三十二年歲在丙午八月族孫金鑑謹識

蟄蟲尾集

上

本書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蠶尾集

憶予髫時侍先文康公京邸執戟爲郎郎喜樓老輩諸先生遊逾壯官京師益得交海內名士大夫而一時名士大夫亦往往匿就予予最心折者得二人論文則鈍翁汪先生論詩則阮亭王先生其後宦遊四方三十年所見日廣交名士大夫日益衆而予所心折者終無逾兩先生乃歎天地雖大生才寔難前代號稱文章大家代率不過數人有以也壬申秋予量移吳閶會鈍翁已前歿予爲敏其遺集行之已又合吾鄉侯朝宗方域寧都魏叔子禧爲三家文鈔之刻頗行於世阮亭以書抵予曰吾論交當不後汪魏吾所爲蠶尾集詩二卷文八卷幸以鋟之梨且爲我敘予發篋讀之彖晝夜浮業則喟然曰予交王先生三十年屢大服其詩耳今乃更服其文予固陋不足以盡王先生概如是已先生詩久已重於天下知言者謂其爲詩波瀾愈闊格律愈精變化愈極其致又引元氏序浣花語以爲是詩家之總萃其說當已先生論文大較原本經史斟酌唐宋不屑爲世之貌似廬陵者而研版敘事之文尤勝予以謂先生在

[illegible]然爲一大家士疑如東坡山谷之在宋[illegible]

山道圖之在元後世亦必以子爲知言非何好古先是先生之詩有正續二刻皆以漁洋名其集茲集又以蠶尾名予常登元墓望太湖諸峰山僧指似所謂漁洋山者離立七十二峰閒其名勝不足當兩洞庭而蠶尾山在兗鄆之竟小洞庭之中所耕遙望湖中數螺隱現似又出漁洋下乃自先生名之二山遂與太湖之莫釐縹緲東曾龜蒙鳧繹諸峰隱然爭欽崒嵂於天壤地顧不以人重與予又聞魯直常游灊皖山谷寺石牛洞樂其勝乃自號山谷老人晚年過涪即又號涪翁先生名集之意倘類是與康熙丙子臯月商丘同學弟宋犖敬

鱉尾集自敘

兗鄆之境多湖陂而小洞庭最著湖之左有鱉尾山焉唐天寶十二載太守蘇源明讌五太守於此作歌曰小洞庭兮牢方舟風嫋嫋兮離平流牢方舟兮小洞庭雲微微兮連絕崢仍瀾壯兮緬以沒重巖轉兮超以忽又歌曰月澄凝兮明空波星磊落兮耿秋河歌詞既古質類漢人語而其湖山之勝又曠邈靚麗能使臨汎者傍徨登眺者遲夸怡悵而忘返於是小洞庭之名與源明之詩共傳圖牒令狐氏之言足徵也康熙甲子冬余奉

朝命往祀南海過東平會大雪連日夜遙望湖中天水相際有數螺隱現於煙靄滅沒之間者土人指似曰此鱉尾山也時風雪寒沍又迫王程不得往既南行數千里猶時時夢見之昔韓退之嘗作鄆州溪堂詩盛稱其蒲蓮蒹葦蓴菰龜魚之產余卒卒未暇問溪堂所在度其勝未必及此湖而源明之歌詩直駕退之而上余稱鄆之山水獨在此不在彼蓋亦未可以爲過也余家濟南所居在長白之麓錦秋湖之陰距鄆五百里余方備員於朝即舊隱數椽未能退而偃息乎其間又豈能謀及數百里之外私其名勝使爲吾有哉亦聊以寄吾懷焉而已偶次甲子使粵以前及丁卯以後詩文稍成卷帙遂以鱉尾名集而又書其命名之意以喻吾懷焉漁洋山人王士禎敘

尾集目錄 詩自康熙甲子年起至辛卯年作別爲兩海集雜文自庚午年起

第一卷 詩

送湯荆峴學士改中丞巡撫江南
過丁香院訪張杞園不遇題壁
題景州閩遊詩卷
甲子暮春邀修來幼華升六千仞伸符天章
悔人過聖果寺看桃華二絕句
題門人汪舟次乘風破浪圖四首
將乞假歸省批家書尾示兒涑
訪賓公大谷山居　柳菴同賓公實菴作
題張賓公采芝山堂
長白雜詩八首同賓公作
宿唐濟武太史志壑堂即事
寄題采芝山堂
戊辰人日雪行華山下作
望華不注懷古　郡城北路作
趙北口
歸經鵲華二山閒即目
女郎山　滸山鋪
嘯園詩十二首
戲書蒲生聊齋志異卷後
將赴　闕拜先祭酒府君新阡寫哀
題家書後寄兄禮吉并示兒輩
題門人查夏重蘆塘放鴨圖四首
題門人張力臣寫眞二首
題蔡方麓宮允寫眞二首
題臧介子舍人濟陰玩月圖卷
憶西城別墅
題門人沈客子林屋幽居圖五首
寄題念東侍郎載酒堂
追和徐東凝釣臺懷古
憶石帆亭寄兒涑汸汧四首
寄盤山拙公　題趙松雪畫羊
庚午新正過朱竹垞太史齋中探春緋桃諸花盛開賦三絕句
過弘衍菴海棠已化夫感懷施愚山侍讀
寄題念東先生松巢
月蝕宿都察院署贈周石公中丞
立齋相國齋中蕉花開索賦六首

聞二東春雨霑足喜寄諸子
送謝方山假歸德州
三月十二日拜御史中丞赴暢春園謝恩
作　戲簡汪鈍翁四絕句
浮梁令介初兄輒詩
送徐勝力宮諭典試貴州兼寄田綸霞中丞
五月初七日雨中瀛臺啟事
初八日晴入瀛臺再成
董起男送風雨梅戲占爲謝
題門人查德尹雲林畫軸二首

荅陳元孝寄懷之作　題徐藝初寫眞
題周文矩五王避暑圖爲李奉倩中丞
趙伸符宮贊書來云秋雨霑足山泉四溢臨
流坐石日誦莊騷賦寄三首
小憩高梁橋
赴暢春園　起居再過高梁橋
送金會公太史歸廣濟兼寄開先顒公二首
喜彭羨門閣學卜鄰之作
寄懷九悔菴太史四首
爲彭訪濂侍講題尊公雲客讀書圖

題姜西溟洞庭秋望圖

第二卷　詩

米海岳研山歌爲朱竹垞賦
再題研山絕句示竹垞
題李梅崖僉事讀書處
得門人郎陽守衛凡夫書卻寄
門人朱悔人入都卽往天津寄懷
題河梁圖送門人俞蒼文歸雲閒
題門人魏禹平木村圖四首
題朱竹垞雪景寫眞四首

題竹垞小長蘆圖卷三首
十一月二十八日雪懷天章伸符
雪中再寄伸符宮贊二絕句
家書至知女端於十月初九日已葬哭之五
首　謝盤山拙公惠芝
送方位齋出守登州　再荅拙菴禪師惠芝
冬日出部署戲作　戲作示內
冬杪門人李蒼存送盆花奉荅
較盤山志境寄拙菴禪師
題羨門閣學采藥圖一　招梅定九并題寫眞

奉　命典會試二月初六日　賜宴禮部
闈中作　放榜
辛未榜後荅梅耦長見投
題李叔則寫眞　送張寶菴宰新野
送門人李伯含郎中出守都匀六韻
聞越王臺重建七層樓寄陳元孝屈翁山梁
藥亭　送劉君宰建德
送侯介藩宰興安　出塞
保和殿大學士兵部尚書蒼巖梁公輓詞四
首　荅拙老寄盤山圖

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刑部尚書謚文毅
易齋馮公輓詞
東門人陳謁公於昊天寺
十月朔　親祭　太廟是夜雪
棟亭詩曹工部索賦
送門人陸文公判撫州兼寄牧仲中丞
退朝雪中懷拙菴禪師
過梁家園憶宋荔裳按察昔邀梁蒼巖龔芝
麓二先生與予兄弟汎舟於此頗有唱和
時諸公及先兄西樵皆歿

題梅彌止太僕洗桐圖因贈
題畫龍虎同官兵部侍郎席珠公索賦二首
聞滕王閣落成寄宋二牧仲開府
柳
遙題牧仲煙江疊嶂堂堂在北蘭寺
題王石谷畫送竹垞歸禾中二首
題李貞孟少司空寫眞二首
送門人高念祖遊大名
題張敦復大宗伯賜金園圖
送姚綏仲編修歸省因寄羹湖二首

寄題齊河王氏園
送同官人岳大司農賑關中
和趙伸符宮贊寄門人洪昉思絕句
門人汪于鼎寄始信峰草堂志
送吳商志之大梁小二首
題門人袁士旦寫眞
烏目山人歌贈王石谷
題崇福寺壁
得同年張蔚生郡丞書
石谷與門人合寫谿堂詩思見贈題其上

題焚琴煮鶴圖　送楚雲禪師歸接寶
爲明人王令詒題松南柳磯圖二首
悼亡詩十二首
文華殿大學士吏部尚書謚文襄鄴園李公
輓詞四首
題牧仲中丞述鹿軒詩卷二首
寄荅余澹心
甲戌除夕前二日雪集姜西溟吳商志門人
蔣京少查夏重宋山言周策銘殷彥來分
賦得錢思公
五月望日京少山言彥來靜山邀過崇教寺
訪雪塢法師看棗花同賦

第三卷　神道碑　墓誌銘
光祿大夫總督陝西三邊四川等處軍務少
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世襲阿思哈尼哈番贈太保謚忠
毅孟公神道碑銘
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王公墓誌銘
中奉大夫整飭天津海防道山東按察司副
使韓公墓誌銘
誥授奉直大夫工部虞衡清吏司主事蔡盧
葉公墓誌銘
勅封文林郎山西太平縣知縣前直隸東鹿
縣縣丞行健趙先生墓誌銘
第四卷　墓誌銘
光祿大夫總督河道提督軍務兵部尚書兼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謚文襄靳公墓誌銘
奉政大夫刑部雲南清吏司郎中王公墓誌
銘
承德郎大理寺左寺副前翰林院侍講丘公
墓誌銘
文林郎內閣中書舍人王公墓誌銘
勅封文林郎望江縣知縣伊公墓誌銘
故孝廉馮君墓誌銘
第五卷　墓誌銘　墓表　附塔銘　行實　墓碣　誄志
霜皐先生墓誌銘　文學張君墓誌銘
法慶靈巒禪師塔銘　文學太液三兄墓誌
紀母陳恭人墓誌銘　呂孺人孫氏墓誌銘
誥封奉政大夫雲南按察司僉事提調學政
耐翁吳先生墓表　田母張太恭人墓表

亡室陳孺人行實　亡兒啟渾墓碣銘
二殤女墓甎志
第六卷　傳　記
張東谷先生傳　馬文毅公傳
御史梁晳次先生傳有序
汪比部傳　惠顯傳
烈節馬淑人董氏傳　王烈婦傅氏傳
徐節母畢孺人傳　西城別墅記
第七卷　序
志壑堂集序　西堂全集序
芝麓集序　澹遠堂詩集序
誠齋詩集序　浮園詩集序
野香亭集序　梅氏詩略序
梅崖詩意序　晴川集序
半部集序　辛未科會試錄後序
新城縣新誌序　盤山誌序
古鉢山人遺集序　和蘇詩二集序
鬲津草堂詩集序　蒙木集序
蜀道驛程記自序　池北偶談自序
居易錄自序　蠶尾集自序

論法考自序
第八卷　說經　書事　辨　銘　尺牘
詩解四則　書傳國璽
書兗墨　書鏞頭道人事
書宋道人事　書亳州女子王氏事
苗時隸幽州辯　徐世溥武侯論辯
慢亭弟結綠硯銘　答盤山拙菴和尚二首
答門人陳子文二首　答棲霞楚雲和尚二首
答唐濟武檢討二首　答秦留仙宮論二首
答梁堉
寄門人襄陽吳別駕國銓
答韓太虛郡丞　答門人張力臣
答荆菴禪人　答拙菴禪師二首
寄宋牧仲中丞二首　寄尤悔菴太史
第九卷　題跋
跋兩漢紀　跋曹全碑
跋眞靈位業圖　跋長短經
跋杜詩二則　跋白孔六帖
跋王建宮詞　跋權文公集
跋樊川集　跋白蓮集

跋大宇麻姑仙壇記　跋撫言足本
跋唐闕史二則　跋五王飲酪圖
跋吳越備史　跋武夷集
跋西崑集二則　跋宋高僧詩
跋李泰伯集　跋趙清獻集
跋稽古錄　跋隆平集
跋東坡先生詩　跋清江三孔集
跋永嘉二劉集
跋東坡先生小字帖二則
跋王魯翁篆　跋文昌雜錄

跋宛丘集二則　跋雪溪集
跋世說侯鯖錄　跋侯鯖錄
跋西塘集　跋道鄉集
跋嵩山集　跋鐔津集
跋唐鑑　跋東觀餘論
跋元祐黨籍碑　跋嵩山碑
跋太平治迹統類　跋清暇錄
跋卻掃編　跋唐庚眉山集
跋陵陽集　跋郭祥正青山集
跋竹友集　跋紫石林建康籍
跋晁子西嵩山集　跋盤洲集
跋攻媿集　跋曲簡尺牘
跋玉楮集　跋陸放翁詩
跋翠微南征錄　跋宋名臣奏議
跋兩漢刊誤補遺　跋文苑英華辨證
跋建炎以來朝野雜記

第十卷　題跋

跋四朝聞見錄　跋揮麈錄二則
跋江西詩派圖四則　跋西溪叢語
跋蘭亭博議　跋歸愚集

跋安晚集　跋劉後村集五則
跋王厚齋集
跋則堂先生春秋集傳
跋史邦卿詞　跋青瑣高議
跋姜西滇所藏唐搨十七帖
跋吳天章所藏宋搨樂毅論
跋宋史記凡例　跋句章集
跋吾汶稾　跋蛻菴集
跋聲畫集　跋牟氏陵陽集
跋禁扁　跋傅若金集

跋所安集　跋石田集
跋太虛集　跋玉堂嘉話
跋研北雜志二則　跋輟耕錄
跋安南國志　跋經禮補逸
跋元人雜畫　跋元故宮遺錄
跋始豐稿　跋邾世家
跋東海生集　跋泐季潭石刻詩
跋五經大全　跋革書
跋都玄敬楊君謙雜著
跋王文成龍岡漫興卷

跋霍韜集　跋天祿閣外史
跋童子鳴集　跋山居雜志
跋朝邑誌　跋婁子柔古文
跋朱文恪誥命
跋錢宗伯嘉與高氏家傳後
跋黔書　跋論畫絕句
跋春秋集解　跋律呂圖說
跋李河濱書
跋通鑑紀事本末摘要
跋綿津山人詩卷　跋門人閻左汾印譜

跋門人陳于文裝潢小札冊
跋門人黃從生梅花詩
跋門人金穀似之官靈丘詩
跋自作米海岳研山歌後
跋禪警

濟南王士禎貽上甫

送湯荆峴學士改中丞巡撫江南

論文六載西清直公望公才衆不如節鉞忽承
天子命經綸正賴古人書帆檣萬斛勞接粟水旱
三吳急賜租會見飛章達民瘼何須鄉夢戀樵漁

過丁香院訪張杞園不遇題壁

吟遶長廊取次行主人不見綠苔生蜂聲滿院日
卓午花氣撲簾春晝晴

題景州閩遊詩卷

獨持懷古意去謁武夷君九曲無人到千峰盡白
雲鴻飛天外遠鸞嘯月中聞一與曾孫別人間又
夕曛

爲門人朱悔人題王叔楚畫竹卷二首 叔楚名翹字時羽吳之嘉定人畫宗米芾尤工草蟲墨竹見徐氏海隅集

小竹山人寫叢竹渭川千畝起毫端愛渠低亞清
溪水幾箇橫斜拂釣竿

茅齋青壁幾年成溪路無人畧彴橫一夜春雷動
崖谷四山風雨籜龍驚

甲子暮春邀修來幼華升六千仞伸符天

章悔人過聖果寺看桃華二絕句

古寺尋春已後期東風猶爲絳桃遲禪扉靜掩殘
春雨細逐茶煙嬝鬢絲

草華宮裏細腰身移入招提又幾春一樹天斜忒
無賴也須著莫白頭人

題門人汪舟次乘風破浪圖四首

海外眞看大九州青天一髮是琉球人間奇觀君
知否萬里滄溟萬斛舟

扶桑東望海天孤虎節龍章擁萬夫正是水犀酣
戰日樓船十道下彭湖

百靈不散石郵閑親見神魚跋浪間青史他年詫
奇事天風三日到中山

竹冊親頒異姓王歸來封事動明光儘教乞與丹
青手寫作靈槎著日傍

將乞假歸省批家書尾示兒涑

樗散無能合乞身歸來不擬負青春池東添箇垂
楊樹要看飛花點白蘋

訪賓公大谷山居

春原麥爭秀斜日雉交飛磵水寒猶淺村煙望不
稀田家驅犢返仄徑負樵歸想見南廳下看山杜

德機

柳菴同賓公寶菴作

西巖古寺隱谿研行飯從容到日斜最愛過橋垂柳樹一溪新水照藤花

題張賓公采芝山堂

童稚相看有鬢華杖藜隔歲訪山家野風吹斷碧谿水林鳥啄殘紅杏花田舍初開缸面酒江船將到雨前茶卜鄰未果平生約慙愧東陵學種瓜

長白雜詩八首同賓公作

書堂道中

山勢圍黃鵠書堂望處孤行勝逐禪侶荷篠問樵夫鳥道捫參井人煙倏有無入雲鐘梵近失喜一相呼

書堂

香界諸天外心知開士家雙林圍石壁十丈落藤花薔薇樹環平野浮嵐到海涯希文留古井先試趙州茶

石梁

窈窕度魚梁縈紆一木長臨流多白石列坐復垂楊歷歷禽魚影蕭蕭蘭杜芳雞鳴在何處小塢出

松篁

葛家洞

長嘯發孤煙一聲高柳蟬山風吹斷續水石荅凝湲魚鳥眞濠濮雲林亦市廛都籃碧溪側隨意煮清泉嘯亭有高柳蟬

柳菴

溪行路不極溪上出香林一夜前山雨千迴石瀨深空花春漠漠仙梵午沉沉舊識梅檀味還能悅衆心

柳菴西方丈夜坐

踏閣攀林罷閑階坐夜分木犀春半發鼻觀定中聞舉首見明月西峰歸片雲徘徊戀清景谿籟遠紛紛

黛溪

策杖尋源去靈溪一徑穿湍飛時激石花閉屢通泉初日光斜照文魚影倒懸他年皈白社終倚黛溪偏

于茲仙人祠

我愛寒山好招尋白兔公還過于茲道倚徙古祠空碧水流春澗清猿嘯晚風傳聞駕鸞鶴來往月

明中

宿唐濟武太史志壑堂即事

新竹捎檐夜氣清忽聞山鳥報寒更單衾喚起清湘夢落月已西天未明

寄題采芝山堂

滅迹雲峰裏多年茹紫芝商顏如可作園綺是吾師危磴雪消處斷厓泉落時何當采三秀從汝結茅茨

戊辰人日雪行華山下作

吾州最愛華不注白日青天卓虎牙一夜山中三尺雪曉來失却青蓮花忽雷閘下流澌急華嚴宮前雲霧遮轉憶石帆亭子畔老梅寒竹鬬橫斜

望華不注懷古

老慵便臥興北風吹龐涼卷簾華不注時來獻青蒼想像易位處東南畝縱橫齊晉昔更霸往事可憐傷豈知婦人笑遂名四國殃華泉終古流不見繫車桑晚投喬木村蠟炬明空堂天低雪欲作四顧雲茫茫明日渡溪彴早梅應破黃

郡城北路作

齊州南北千峯遶中有明湖一鏡分今日雪中更奇絕華山雲接鵲山雲

趙北口

莫問公孫事茫茫感逝波晚潮魚簏急夜火蟹簾多大麓諸流會春風萬乘過年年水楊柳頭白此關河

歸經鵲華二山閒即目

山海作經首鵲山招搖之桂生其閒麗麐音八之水出其下祝餘四照花爛漏今此鵲山勿乃是越人陳迹誰追攀濼水南來紆且直羅生夾岸蘅蕪葵隔水正望華不注疑臨玉鏡窺煙鬟是耶非耶看不定尹邢雙照蛾眉彎被山瑋琈不收拾黃如蒸栗丹砂殷七十二閘遠鉤帶如棋布子交迴環柳花滿樹綠於染杏花點地紅斑斑始知今日已寒食潑火小雨回天慳濯纓湖亭好煙景春波澹沱去清心顏回首却望衞河北風沙莽蕩連雄關

女郎山

臥輿夢初起遙見女郎山雨過開奩鏡煙消露髻鬟靈祠空翠裏瑤瑟碧雲閒不是崔羅什何因奉玉顏

滸山鋪

山市依湖岸煙光晝杳冥竹欄看鴨鬬茅屋帶龍腥一水兼天白羣峰挾雨青漁舟與沙鳥來去墨王亭

嘯園詩十二首

梭山

云是天孫梭何年化空碧蕭條松桂林晻靄幽久宅不妨折齒人長茲置巖石

漯溪

瀹漯東注海濫觴乃於此一勺出雲根石流湛清泚應有遺世人枕流還洗耳

見山亭 張公茂蘭故居正德間京師語曰天下清官張茂蘭

入門不見日風動千篠簾孤亭在竹中猶傳清士居世無劉伯畊豈慕貂襜褕 張官京師冬無絮衣遺者皆不受曰世惟劉伯畊衣可服耳竹中字見左傳海岱清士見世說

長白深處 亦名君子堂

肅然萬壑深結廬最深處昔睹封禪儀今餘采樵路惟有漢時雲悠悠自來去 長白即封禪書之肅然山

猗玕洞

古潭深不測石梁架岩洞中有蟄龍蟠鱗甲欲飛動明玕照清流幽禽時一哢

勘書閣

北齊勘書圖流傳子華作 楊子華有勘書圖 髣髴邢魏流劍珮文林閣從容四庫閒何如百城樂

海燕樓

朱樓玳瑁梁春社紅襟燕年年思故巢涎涎會相見花動倉琅根美人起常晏

橫翠閣

高閣冠清溪雪浪相迴薄簾捲暮山晴衣霑空翠落煙暝竹林閒歸飛雙白鶴

淨友亭

斑竹已解綳翠葵復如雛虛堂受荷氣疎簾漾文漪風標兩公子照影時來窺

攄梧山房

苕苕百尺桐孫枝露初引下有怪石供離立衆星隕山月下窺人嘯歌荅虛牝

晚香堂

寒空正搖落衆芳一以息采采黃金花獨藉風霜力把酒東籬旁連山澹秋色

流觴處

文山石魚湖石魚在湖裏一曲滙空明列坐臨流

水風送酒船過鱗鱗數帆起

戲書蒲生聊齋志異卷後

姑妄言之妄聽之苣棚瓜架雨如絲料應厭作丝閒語愛聽秋墳鬼唱時

將赴　闕拜先祭酒府君新阡寫哀　己巳十二月朔日

親舍今何在孤兒涕淚深桓碑初下窆宰木未成林無復趨庭日空違誓墓心北風吹急雪千片助霑襟

題家書後寄兄禮吉并示兒輩

舊年共飲屠蘇酒此際相望千里餘鄉國近聞三雪平安未達數行書伐薪汲水皆名士竹葉梅花又歲除苦憶小園風物好辛盤早已薦春蔬

題門人查夏重蘆塘放鴨圖四首

蘆塘盡日雨濛濛閒倚笭箵挂釣筒坐愛琉璃一千頃菱花風急罥鳧翁

鴨母船依湖水濱船頭長日飯龜蓴憑誰寄謝桓南郡不是鵞欄教鬬人

鴨頭丸帖種魚經盡日蘆碕泛渺冥何似漁陽隨突騎天風齊放海東青

列仙之儒形甚臞一竿偏愛狎江湖畫師池會幽人意不作金盆孔雀圖

題門人張力臣寫眞二首

瘞鶴銘邊攜屐日羊侯祠下卸帆時吳山楚水探奇徧不覺秋霜點鬢絲

金石遺文太放紛摩挲千卷對爐薰白頭更訪鴻都學手拓陳倉石鼓文

題蔡方麓宮允寫眞二首

沉香火暖護香篝走馬蘭臺露未收曉日花閒鈴索動內人催喚撰詞頭

猶記句廬唱第時龍樓初日上罘罳五年不共蓬山直披卷依然玉樹姿

題臧介子舍人濟陰玩月圖卷

三五南華月登臨迴散愁懷人漆園吏把酒庾公樓水與蒲陂接光連玉露秋吳興未歸客應憶白蘋洲

憶西城別墅

池北池南半竹枝疎梅照影恰臨池今年誰作林園主孤負花明酒釀時

題門人沈客亭林屋幽居圖五首

萬頃玻璃不受塵樓居高與太清鄰紫泉石鼎
留得我欲因之窮左神
隱八春山似畫屏下窺玉柱接金庭禹書縱遣
威守合爲幽人一啓扃
五月楊梅血色斑雲林十里畫圖閒杉皮屋子清
苔徑獨占吳王消夏灣
玉堂酒渴夢江南牀屋東西路舊諳煩汝封題三
百顆夜來霜信到黃柑
漁洋山下是吾家山北山南半種茶留得緇山方
竹杖待君風雪探梅花樓霞寺紫峯閣前有方竹一叢子取以作杖方爾止銘之

寄題念東侍郎載酒堂
蓋頂黃茅野意存鑑湖一曲古城根疎梅亞竹臨
官路遠水浮花過縣門上日抱琴穿略彴何人載
酒醉窊尊春來騎馬東華道悔不從君學灌園
追和徐東癡釣臺懷古
帝業眞歸赤伏符故人不作執金吾猶嫌齊國知
男子終隱桐江學釣徒鼎足三公愼要領師中十
載白頭鬚清風萬古嚴陵瀨知有雲臺博士無范升也
憶石帆亭寄見涑汸汧四首
梅花香裏置茅亭下有蒼貧萬箇青聞道故園三
日雪與誰同聽玉瓏玲瓏玲見揚子
磬口檀心世外香幽姿那點壽陽粧祇宜霽雪明
牕裏手搦疎花寫硬黃
仙人鸞尾何年墮池北池南共歲寒又向東華騎
瘦馬春風先問竹平安
麥顆風爐手自烹林園急雪夜三更不知賀若今
存否夢裏琴聲大蟹行
寄盤山拙公
盤山富蘭若近若一雞飛縛屐林中去風吹屈眴
衣

題趙松雪畫羊
三百羣中見兩頭依然禿筆掃驊騮揭來清遠吳
興地忽憶蒼茫敕勒秋南渡銅駝猶戀洛西歸玉
馬已朝周牧羝落盡蘇卿節五字河梁萬古愁
庚午新正過朱竹垞太史齋中探春緋桃
諸花盛開賦三絕句
馬塍曾說野人家每先去東皇管物華今歲長安
霜雪少試燈風裏見唐花
十笏如聞功德香曼殊陀利雨芬芳偶來小坐談
空處政要天花作道場

方丈重過亦勝因散花天女正横陳上人默坐空
諸相縱遣花飛不著身

過弘衍菴海棠已化去感懷施愚山侍讀
昔與愚山看花賦詩於此

十年不見謝宣城目極澄江遠恨生白首重吟枯
樹賦江潭蕉萃庾蘭成

寄題念東先生松巢

仙人樓居苦偪仄要與老鶴分松風天風蓬蓬起
天籟寒濤萬頃生虛空仙人曲肱睡正熟馭風倏
過扶桑東下視蓬萊玩清淺太華夜碧聞清鐘

月蝕宿都察院署贈周石公中丞

御史府中烏欲棲滿城車馬驟春泥一星執法中
臺峻五夜嚴更刻漏齊才盡玉川傷顧兔時平越
石厭荒雞與君十載　東朝舊燈火曾分太乙藜
余與中丞同爲官僚

立齋相國齋中蕉花開索賦六首

漢主初開扶荔宮甘蕉花入上林紅今朝獨樂園
中見始信嵇含狀最工

中書退食日蕭蕭簾捲西山爽氣饒茶臼筆牀相
對好一林花放膽瓶蕉

玉宇微涼八月中林塘香散木犀風綠天深處一
花坼蝙蝠飛來相映紅南中紅蕉花開有紅蝙蝠集花中見西陽雜俎

朱萼新抽萬卷書仙人掌露勝醍醐丹青好借黃
筌筆更寫紅蕉水鶴圖

紅霞一抹映瓊杯照影銀塘細細開不似平泉閒
草木猶煩驛騎日南來

木棉千樹粵江邊不及蕉花分外妍常記五羊城
畔見一枝紅壓蜑人船

聞二東春雨霑足喜寄諸子

故鄉冬雪後穀雨一番新園坼竹尊者星明農丈
人縣官初給復田畯屢班春何事東華道朝朝望
麴塵

送謝方山假歸德州

廿載爲郎少宦情五言眞屬謝宣城人如白雪風
流遠草妒青袍日夜生飛蓋西園誰故舊送君南
浦又清明名家章杜天元近休疊陽關第四聲

三月十二日拜御史中丞赴暢春園謝
恩作

西山曉翠望觚稜五載田園倏見徵右掖一星明
執法南臺六察領中丞清時衰職將何補昨夢瀛

洲已倦登霄漢承　恩頻忝竊新衙還是一條氷

戲簡汪鈍翁四絕句己未作久刪去偶見鈍老刻集載見荅詩因追錄存之

潁水箕山傲昔賢金庭玉室隔人煙逃名却被山英笑兩字堯峯世已傳

談經人比鄭公鄉絲竹門生列後堂爲奉侏儒一囊粟山中閑煞束脩羊

陽山山外好煙波可惜柴門掩薜蘿莫怪山人高價賣此中佳處本來多

吳中高士謝山靈共指文星傍　帝廷今夜堯峯高處望不知何處少微星

浮梁令介初兄輓詩諱臨元聊城人順治辛丑進士甲寅殉節贈江西按察司僉事

傳烽連岳麓羣盜逼杉關抗節冰霜裏捐軀豺虎閒黃巾何日盡白馬不生還惟有啼鵑血春來遶故山

送徐勝力宮諭典試貴州兼寄田綸霞中丞

百戰曾經馬伏波送君五月下牂牁祠過帝女蓬斑竹洞入秦人訪綠蘿已見華風開瘴癘須令樂職備中和田郎久別應無恙共倚南樓一嘯歌

五月初七日雨中瀛臺啓事

極目紅欄綠浪兼之細雨斜風一幅吳淞煙雨裝少天隨釣蓬

初八日晴入瀛臺再成

日照馭娑宮外風來魚藻池邊沙上水禽偶語橋頭人柳三眠

董起男送風雨梅戲占爲謝故友御史玉亂子

吳中五月梅黃雨想像千林舶趠風珍重遺來香軟齒不須將醋沁曹公

題門人查德尹雲林畫軸二首

平生不作王門客莫把倪迂配米顛最憶推篷寫

松石菰蒲秋雨藪龍涎

曾上神嵩眺雒陽碧伊清洛迴蒼蒼怪來舒卷煙雲滿得自盧鴻舊草堂畫爲登封詹學耿先生物德尹遊嵩山往渴撤以爲贈云

荅陳元孝寄懷之作

不見閉門陳正字嶺雲江樹五年餘秋風欲下華陽館粵客纔通尺素書蒲澗紅泉應不改羅浮翠羽夢全疎天南耆舊今頭白珍重新詩獨起予

附原詩　陳恭尹

酷似高人王右丞在官蕭散意如冰時名兄弟堪方駕家學文章自一燈滄海乘槎曾獨到越

山懷古記同登南來新咏多如許紙貴衡陽寫未能

題徐藝初寫眞

風流好事兼文雅三百年來顧阿瑛知爾前身是金粟玉山重占草堂名

題周文矩五王避暑圖爲李奉倩中丞

聞道開元日宸遊花萼同恩深五王宅一作帳敕借九成宮竹映翠微合泉飛金澗通披圖見隆準夏矣讓皇風

趙伸符宮贊書來云秋雨霑足山泉四溢

臨流坐石日誦莊騷賦寄三首

名泉秋谷口泉水入門流一夜南溪雨千巖瀑布秋雲山初過鴈簾閣似浮鷗挂壁松枝塵何人解獻酬

讀書坐懷古未遣世人知被髮聞鸞嘯彈琴咏雉噫逍遙羨蒙叟憔悴感湘纍各有清芬在君應自得師

林居常晏起蒼翠撲晴牕自富五千卷何勞四十雙采芝綺里季作黍漢陰龐晚節思鄰並還能倒玉缸

小憩高粱橋

昔日高粱道綺羅嬌上春依然挑菜渚不見采蘭人新水生魚纈輕絲漾麴塵不妨成漫興青草正如茵

赴暢春園　起居再過高粱橋

祓禊來春暮軒車復此過西風一蕭瑟秋水正微波　黃屋雲中近青山苑外多今朝封事暇聊自飲亡何

送金會公太史歸廣濟兼寄開先顒公二首

破額山前水依然碧玉流吾廬眞可愛此外復何求名已高三館歸還讀九丘蘋花何處采遙送木蘭舟

廬岳天邊影千峰恰對門舊遊時入夢君到必窮源雪後康王谷花時陶令村遠公相憶處共聽一聲猿

喜彭羨門閣學卜鄰之作

少小論交三十載中間離合似浮雲谷風莫問窮兼達舊雨猶存我共君東閣從容多密劄南臺潦倒恕彈文望衡作喜相鄰並可許談詩坐夜分

寄懷尤悔菴太史四首

歸田身更健重築遂初堂（尤文簡公堂名已毀始復之）名預耆英會心空選佛場卷簾看鄧尉倚杖濯滄浪畫作屏風樣何妨遠寄（白詩云饋貴屏風樣又云兼聞好事者畫我竹屏風）

令子初休沐趨庭樂事多書名王大令詩格小東坡眞誥通仙籍名經禮佛陀銅坑梅信早定擬百回過

何必買山隱翛然居士家華亭丹頂鶴甫里白蓮花船遞中冷氷僧分顧渚茶筆牀將釣具隨意泊汀沙

早歲已研京新羅識姓名老如袁伯業鄉即鄭康成東筍文工動秋霜髮數莖鳥堂吹笛罷教授幾門生

爲彭訪濂侍講題尊公雲客讀書圖

別君三十載把臂此圖中自著潛夫論人傳河上公依稀逢墮履髣髴見方瞳欲問華陽館松聲日暮空（先生信道甚篤余與定交在癸巳年）

題姜西溟洞庭秋望圖

君家剡溪西爲復剡溪東王謝昔居剡千秋緬遺蹤我往欲就君名山懷剡中幾載京國遊素心王謝同君忽泛五湖仙壇訪毛公徑披笠澤雲蓑蓬青濛濛萬頃白銀灣倒浸七十峯拂袖縹緲巔五州羅心胷腳踏巨鼇背目送孤飛鴻人言秋興遠況臨水精宮湖霜熟黃甘林煙染丹楓落日迴漁舟蘆中收釣筒欲呼天隨子兼挾鴟夷翁茲遊豁清曠愧我羈樊籠他年剡溪歸相期與樵風

靈尾集卷一

濟南王士禎貽上甫

米海岳研山歌爲朱竹垞賦

海嶽研山不可見人間空說研山圖研山之圖亦遭燬雲煙過眼徒嗟吁宣和艮嶽已塵劫剜乃片石輕錙銖永嘉流落幾百載昭陵玉匣今亦無詎知神物有呵護星芒夜隕三天都（舊藏許文穆家）太平宰相處文物寶此何啻千璠璵古藤書屋花未放主人愛客招吾徒眼中突兀忽見此乍疑八席羅衡巫壺中九華那足擬仇池枉用誇髯蘇三茅地肺互鉤帶二峯雲氣相縈紆蛟龍屈蟠待雷雨仙靈彷彿迴斡車華蓋一峯獨秀拔宛插玉笏翹犀株翠鬣玉笋左右列雁尻股腳相敬扶上洞下洞闊曲折潛通小有涵空虛龍池幽窈驗雨候頗疑中有驪龍珠峯獨者蜀屬者嶧上泉有埒下有濮座客摩抄三歎息蒼然古色生眉鬚海嶽之菴書畫舫幾伴此老浮江湖巧偷豪奪歷千劫閱盡春秋如蟪蛄翰林好事過顛米日餐蛾綠忘饑劬滄江夜吸虹貫月莫令光怪驚菰蘆

（時題研山絕句示竹垞）

南唐寶石劫灰餘長與幽人伴著書青峭數峰無恙在不須淚滴玉蟾蜍（元草詩研山不可見唐詩徒歎息惟有玉蟾蜍向余頻淚滴青峭數峰南唐元宗語）

題李梅崖僉事讀書處

幽花覆徑竹梢檐讀易先生晝下簾鶴柴曉開苔面破魚苗春漲水痕添胷中磊落五千字架上縱橫三萬籤黃鶴山邊戴顒宅鄉心猶遶數峰尖

得門人鄖陽守衛凡夫書却寄（曲沃文清公子）

鄖國煩才子青春擁傳車沔江帶城郭參岳到庭除京兆三年別沱潛一紙書相門清白後無忝謝羅居

僻郡凋殘甚遺聞昔有徵漢歌留上堵唐蹟在房陵讀史應懷古憂民獨撫膺璽書二千石早晚看飛騰

門人朱悔人入都即往天津寄懷

秋色重陽晚寒空木葉聞相逢何草草別思已紛紛海氣津門雨鴻聲楚澤雲誰憐棄繻者猶是舊終軍

題河梁圖送門人俞蒼文歸雲間

秋氣晚冥冥歸帆挂潞亭五茸紅葉樹三泖白蘋

別去路日已遠流波無暫停西山如送客不改舊時青

題門人魏禹平水村圖四首

天邊如黛九峰青一曲分湖望渺冥賸客不來苔滿徑日修蟹志補魚經

水紅花發一叢叢翡翠雙飛西復東好與吳興劉清遠道人合住水晶宮

草閣前臨大小洄銀絲鱠縷助行杯偶然小試垂竿手正得鱸魚四十枚

寫得江南水竹村煙波萬疊護柴門又魚射鴨閒家具我亦思歸夢陸渾

題朱竹垞雪景寫眞四首

天女長空散六花疎枝冷蕊鬬橫斜小身幻出維摩影費我連朝玉畫叉

雪後谿山畫不如梅花林外跨青驢相逢莫笑酸寒甚皆較華林七錄書

雪屋寒林斷晚煙板橋流水尚濺濺不逢才子安鴻漸定是襄陽孟浩然

風急天山雪打圍下韝鷹疾掠空飛誰知驢背江南客手拗寒香插帽歸

題竹垞小長蘆圖卷三首

史筆高三館歸心戀五湖分明鰕菜好寫出小長蘆

膝上佳兒文度眼中秋色江村歸路不須扶杖笑凭桐孫稻孫太史二孫名

一蓑一笠日相隨不似官人似釣師七字愛吟揚處士亂堆漁舍晚晴時

十一月二十八日雪懷天章伸符

趙生梁甫北吳子中條陰兩地懷人遠連朝積雪深黃河遶蒲坂紅葉滿荆岑欲鼓幽蘭曲何人是賞音

雪中再寄伸符宮贊二絕句

遙指天孫碧落東北來山色雪空濛美人家在峩嵋嶺一片空青海綠中

雪滿西山玉不如捲簾萬笏到堦除兎園賓客今餘幾起對梅花欲寄書

家書至知女端於十月初九日已葬哭之五首

明明橫磨劍割我父女恩遙持萬古淚送汝青楓根

左家嬌女詩陳王合弧辭忘情非太上萬古一齋悲此詩成頗自疑姿酉秋女宮又卒殆讖云

芫花已半落松風還夕清系河南去路從此隔幽明

京洛逢初雪花如柳絮飛謝庭無道韞腸斷向寒暉

滄海明珠失鸞風蕙草枯系河一曲水應喚女墳湖

謝盤山拙公惠芝

寄我靈芝車馬形萬年松下鬱青冥蒐絲聞道垂千尺更欲從師乞茯苓

送方位齋出守登州

齊煙青九點東北盡之罘雪霽辭燕市天晴見蜃樓風流今玉局貢錯古東牟定上蓬萊閣忘機下海鷗

再荅拙菴禪師惠芝

寄書已十載見面一何遲忽有山中信來當歲暮時欲尋清淨退更訪人天師不遇商顏叟何因茹紫芝

冬日出部署戲作

西樞慚愧握兵符五十形容壯歲徂殘雪一簾愁日晚姬人學鑷白髭鬢兵部督捕署在西故稱西樞

戲作示內追錄順治丙申舊作

少年潦倒一愁無今日朱顏攬鏡殊解說羅敷夫壻好鬟鬟何似使君鬚六朝人謂鬚鬚爲潦倒

冬杪門人李蒼存送盆花奉荅

雪後唐花取次開憶君獨酌盡深杯雨花小劫恩恩過好問文殊師利來

較盤山志竟寄拙菴禪師

選佛場非遠青溝講席開常言行腳去何日打包來彌勒同龕處英雄舞劍臺薊門春樹裏東望興悠哉盤山有李衛公舞劍臺

題羨門閣學采藥圖

秦駐山中采藥歸銀魚挂壁夢依稀羨君攜得驂鸞侶霧鬢風鬟木葉衣

招梅定九并題寫眞梅精律曆著中西算學通

齊人漫說談天衍漢代虛傳洛下閎欲向百泉聞絕學小車花下待先生

奉

命與會試二月初六日　賜宴禮部

郎官列宿記當年重到南宮尺五天滿座金貂霄漢上幾叢羅綺舞筵前八公相鶴希眞賞一代登龍愧昔賢弱歲計偕今白首承　恩還憶舊青氈

闈中作

一半青春在鎖闈韶華客思兩依依燕知社日逡巡到花滿春城歷亂飛敢謂進賢蒙上賞只思沽酒解朝衣檐牙曉日聞靈鵲檢點宮花御苑歸

放榜

銀燭青煙徹曉明曙鴉聲散九重城高風鵰鶚扶搖起春水魚龍變化生仙掌凌空干氣象湘靈鼓瑟擅才名書生報國從今始取次煙霄第一程

辛未榜後荅梅耦長見投

東坡與方叔千古爲荅嗟如何古戰場亦復失李華絕足不見知終使困鹽車東風朝夕來愁見長安花

題李叔則寫眞

腰腹驚看似伯仁鬚眉彷彿見河濱寄言江左夷吾輩定可容渠數百人

送張寶菴宰新野

牽絲雖百里湯沐古南陽白水清官舍青山落印

牀人祠銅馬帝城倚臥龍岡遙憶絃歌處風流楚塞長

送門人李伯含郎中出守都勻六韻

作郡向炎方雲山古夜郎三苗殊漢俗五尺啓秦疆銅鼓祠諸葛蘆笙賽竹王瞿蕃開瘴雨薏苡綴蠻粧掉尾多盧鹿編毗半紫姜文翁能化蜀不用薄淮陽

聞越王臺重建七層樓寄陳元孝屈翁山

梁藥亭

昔登粵臺上不見七層樓空憶扶胥外南溟天盡頭憑虛起飛觀流目極炎洲安得凌風翼眞同汗漫遊

送劉君宰建德

送者自崖返君眞建德遊桐廬最蕭灑水木況清秋橘柚紛千樹漁商聚一州新安江見底應憶古羊裘

送侯介藩宰興安

秋渡三湘水春遊八桂林驂鸞徵古蹟迴鴈寄鄉心乳洞應無恙石湖有興安乳洞三巖詩陶碑想陸沉山谷有陶商翁碑在興安到來紅荳蔻花滿訟庭陰

出塞

紫塞鑾輿度黃斿輦路開名王紛玉帛　天步動風雷日逐稱藩入呼韓稽顙來軍中朱鷺曲聲震白龍堆

保和殿大學士兵部尚書蒼巖梁公輓詞四首

當宁咨元老儒林仰大賢晚聞司馬相未及潞公年東觀留餘論公嗜書畫古器鑒別最精南陽表賜阡平生商出處端藉史臣傳

儒雅開文苑風流亦我師豈知台象坼眞兆哲人萎蕉葉銀鉤字棠村錦瑟詞蕉林棠村皆公所居公詩詞書翰並工妙平泉多草木金粟但餘碑

大農持節日萬里昔曾經忠信開蠻瘴安危繫使星越人罷黃屋漢德播滄溟銅柱今無恙他時好勒銘

遲暮開黃閣孤卿閱黑頭文章忠獻後韓忠獻云某爲相水叔爲學士天下文章莫大乎是風度曲江儔道大消朋黨歸全絕悔尤雕丘杏花坼何路哭西州

荅拙老寄盤山圖

三生支許最相關未得相尋水石間應笑羅提舊居士祇從圖畫說盤山

附原詩　　僧智朴

椰栗橫肩未有期年來短鬢已成絲玉堂人憶巖棲者黃葉秋風無盡時

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刑部尚書謚文毅易齋馮公輓詞

斟酌調元氣從容秉化鈞青山休沐日黃髮老成人祖帳　君恩重綸扉直道伸公在政府屢有直言深蒙嘉納易名眞不忝碑版照麒麟

東門人陳藹公於昊天寺

重來依老衲蘭若倚西城白日一何速青山無世情冢中王輔嗣林下古先生好共蟬連語寧論世上名昔同愚山侍讀奉訪於此已十三年寺旁多古冢故戲及

十月朔　親祭　太廟是夜雪

烝嘗崇　九廟雲物麗晉霄　三后神靈遠中天陟降遙　至尊思肸蠁列侍肅金貂六出豐年喜先迎　御仗飄初三日小雪

棟亭詩曹工部索賦

孤亭思舊德歲歲棟花風澆用千牛乳來從五柞宮甘棠終憶召大樹尚留馮手澤勞封殖無忘賦

角弓

送門人陸次公判撫州兼寄牧仲中丞

青門一尊酒言祖謝臨川人憶貝丘別鴈隨彭蠡船高齋逢霽雪春思入江煙爲向中丞問吟髭白幾年

退朝雪中懷拙菴禪師

東望盤山三百里年年結束負行腰偶逢金水橋頭雪忽憶梅花樹下僧鉢裏伊蒲常施鳥巖中瀑布幾成冰丈夫一事公無讓未許尋常將相能唐張說趙公

問徑山道欽禪師弟子出家得否欽曰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能爲崔有省

過梁家園憶宋荔裳按察昔邀梁蒼巖龔芝麓二先生與予兄弟汎舟於此頗有唱和時諸公及先兄西樵皆歿

此地足煙水當年幾溯游故人皆宿草衰柳又驚秋門冷鼯鼠竄霜寒鴈鶩愁永懷川上歎逝者竟悠悠

題梅爾止太僕洗桐圖因贈

卜築昭亭山下居山中風物近何如歌成朱汗徐天馬夢憶琴溪跨鯉魚東觀至今留諫草北樓他日問藏書雲林清閟應無恙坐對孤桐百尺餘

題畫龍虎同官兵部侍郎席珠公索賦二首

神龍穿山張鬣髯煙霧出沒鱗之而奔騰四海水皆立瞻澹九天雲下垂何人妙筆追董羽雷車砰訇震天鼓飛廉屏翳紛後先直上長空作霖雨空林白日風怒號千崖落木如驚濤於菟據地正憑怒青兕黃熊皆遁逃太平有道麟在藪玉虎般般樂君囿空山藜藿歸去來不避豪賢亦何有

聞滕王閣落成寄宋二牧仲開府

中丞持節鎮洪州滕閣重開勝廣樓清簟疎簾過暮雨隱囊紗帽對江鷗曾來弭棹悲殘劫虛擬題詩到上頭安得乘風度彭蠡與君吹笛坐滄洲子乙丑過南昌閣殿於火

柳

雨態煙姿定有無柔條依舊暗金鋪風情合讓鍾山隱手寫黃羅付慶奴

遙題牧仲煙江疊嶂堂堂在北蘭寺

東湖勝事擬西湖幻出煙江疊嶂圖也似東坡在龍井不知曾有辨才無

題王石谷畫送竹垞歸禾中二首

漁浦樵風望欲無煙波一幅小長蘆明年禹穴添
奇事更寫名山入剡圖
西清載筆十三年清切長依尺五天回首玉堂春
夢醒何妨有錄續歸田

題李貞孟少司空寫眞二首

纔聞歸院撤金蓮又見臺烏報夕遷上殿自關天
下計朝來封事萬人傳
梁苑風流雅不羣侍郎彩筆更能軍早聞唱第蓬
萊殿日下驚看五色雲韓忠獻公唱名第三太史奏五色雲見先生名第適如之

送門人高念祖遊大名宋仁武王墳之裔

澶淵懷古處猶識衛王功將相同心日華戎一氣
中衣冠南渡遠鎖鑰北門雄祖德君能述茗茗繼
謝公相謂寇忠愍公

題張敦復大宗伯賜金園圖

我昔曾過龍眠山山雪蒼茫歲方晏龍眠山莊知
有無空向圖中幾回見遺墟但指璇源館在舒城亦伯時別業
芒鞵未踏垂雲汴見欒城集祇今彈指越七載過眼流光
等飛電龍眠尚書早致身玉斧森沈侍清燕承
恩暫許休沐歸朱提賜出蓬萊殿鑑湖一曲落公
手草木雲嵐荷深眷數問家金供賓客遺事蘭陵

何足羨三年却返承明廬夢寐家山寫東絹溪流
百曲學印文山色千層累重巘龍公鸞尾肅煙雨
鹿角鼠鬚飽霜霰蛤蚌忽斷漁浦開仰見雲中瀉
飛練草堂抱膝還讀書樂此長年可忘倦此山此
圖世稀有終擬他年追勝踐待公功成歸故山江
帆特乞樵風便

送姚綬仲編修歸省因寄羮湖二首

歲晚龍眠路曾過竹葉亭簣簹千箇綠苔蘚一簾
青韋氏傳經學荀家有聚星因君煩問訊計日慰
趨庭

再憶城南飲籃輿到泳園梅花橫石磵風雪啓衡
門妙畫樽前作新詩燭下論玉河折楊柳逸興已
飛飜甲子冬奉使東粵過桐城羮湖欲留余竹葉亭度歲不果作畫賦詩相送泳園羮湖別業在南郭山上

寄題齊河王氏園

清濟來王屋東流遶祝阿閑園傍隈隩曲徑隱煙
蘿野曠山容合亭空水事多當年會盟地今日有
漁蓑

送同官人岳大司農賑關中

鵶首神皐古雍州年來雲漢歷　宸旒輓輸西湊
襄陽道襄宛陸運河漕南通底柱流江海水運三輔耕耘看漸復

三陵風雨莫深憂司農持節臨關內早爲蒼生禱一籌

和趙伸符宮贊寄門人洪昉思絕句 趙詩坐本難安身外鴻毛擲一官獨抱焦桐俯流水哀音還爲董庭蘭

七條絲裏賞音難自拭龍脣玉軫寒君是開元房太尉一生留得董庭蘭

門人汪于鼎寄始信峰草堂志

避地何方好天邊始信峰人歸散花塢徑度擾龍松向下雲煙積當門澗壑重此中猿鳥絕無路識行蹤

送吳商志之大梁二首

夢華何處是髣髴舊東京蜀洛人誰在登臨自不平堂會傳蕚綠壘尚指青城流恨金明水春波日夜生

金梁橋上望依舊月如霜法曲傳宮伎流風說憲王中原飽戎馬世事幾滄桑且可酣醇酒忘情錦瑟旁

題門人袁士旦寫眞 一童子捧劍侍

寶劍千金直平生一諾存曾過朱亥市屢入信陵門末俗多遊俠窮途尚報恩試聽石城曲家世本諸袁

烏目山人歌贈王石谷 畫

我聞慧車子昔居烏目山淳于從之受虹景一朝拂袖升天關仙蹤窅渺幾千載惟見烏目山色高孱顏烏目山人有仙骨早年嘯傲煙霞窟白頭不識豪貴門林臥蕭然謝巾襪有時潑墨何淋漓人道前身應畫師胸中五嶽起方寸落筆萬象爭神奇寸縑尺素走荒裔江神欲奪蛟龍知疑君古人乃並世昨來忽貽十幅無聲詩或仿營丘或洪谷或摹黃鶴或大癡偶與吳興鬬清遠白蘋碧浪迴煙姿深黃淺絳妙點綴吳筆項墨窮毫釐更聞應詔大同殿 重瞳一顧親嗟咨菰蘆中人乃有此何不高議金華爲君言掉頭且歸去尚湖秋老蓴尊絲山中仙人待已久怪我遊戲還山遲他日相思訪烏目慧車有約同遨嬉

題崇福寺壁 陳孺人櫛厝此寺

淚盡縷金衣流連掩繐幃但留奩具在無復佩環歸一徑空花落雙林忍草稀中宵仙梵寂形影是耶非

得同年張蔚生郡丞書

美人佐郡古涼州書札緘題慰四愁宛馬如雲頻入塞玉關何日罷防秋唐家都護安西府漢史功名博望侯幕下即聞多薦達參軍未必久淹留

石谷與門人合寫谿堂詩思見贈題其上

谿流過雨決決鳴天風環珮來淙琤谿邊山色自太古嶺上白雲非世情疎簾清簟晝無暑翠竹碧梧時有聲此中幽意少人會起坐彈琴山月明

題焚琴煮鶴圖

丹頂青田鶴朱絲綠綺琴希聲傳靜夜清唳警疎林忍付庖丁手寧論爨下音惟將廣陵散一弔九皐禽

送楚雲禪師歸棲霞將赴江西壽昌之請

優曇纔一現飛錫遠人間又向紅泉去何時白下還家風傳洞上詩句似寒山寄語明僧紹多年約閉關予遊攝山三十年矣

爲門人王令詒題松南柳磯圖二首

西風圓泖薦新涼黃柳稀疎鴈帶霜開卷相看似相識釣魚船上謝三郎

楊柳依依水四圍垂竿不爲鱖魚肥蜑船萬里扶南水回首松南舊釣磯時赴粵東茂名令

悼亡詩十二首哭陳孺人及女宮作

優鉢曇花現即空那堪搖落委殘紅招魂欲問魂何處冷雨淒風野寺中

十七年來憶別家任城雲樹即天涯接藍一道南池水爭忍重歌陌上花

乘願無姻莫斷腸相從浩劫禮空王三生補塔因緣在知是金光是飲光

秋社經年燕燕歸今年春社事全非後堂寂寂簾垂地何處紅襟上下飛今年梁燕不至

博山香篆倚銀屏三體唐詩梵字經髣髴紅牕人未寢燈前教誦雨淋鈴孺人修梵行又喜唐絕句子口授百首皆成誦雨淋鈴夜却歸秦一篇所常諷誦也

銀箭金壺聽麗譙年年空負有憐宵拋殘斗帳紅蕤枕手點茶湯候早朝

枕壓偏鬟久罷梳綠牕晝寂掩流蘇那堪亭午朝回後日聽垂簾響藥鑪

耿耿銀河夜有霜玉堦露草覆寒螿橋南荀令無情思堅坐空庭爲取涼荀奉倩事見世說

新雖不愛桃蘇髻半臂全無柳蕊綾祇有桓家荆帝在一回瞥見一沾膺

花謝東風月墮雲衡蕪香歇幾時聞縱然月沒數
星替何許相逢李少君
十齡嬌女伴泉臺猶記啼聲繡襁催今日斜陽蕭
寺裏西風吹送紙錢財阿宮附厝僧舍
濃香銷歇掩空幃剩有羅巾印口脂只似雲車還
入洛魚山深鎖智瓊祠
文華殿大學士吏部尚書謚文襄鄴園李
公輓詞四首
烽傳閩嶠日屢及寢門時四海方多壘三衢首誓
師令嚴司馬法人覩漢官儀忠義平生志皇天后
土知結用李廣祭蘇文忠公語
書生矜燕頷萬里取通侯列戍紛江介諸軍望節
樓挽彊朝射虎饗士夜椎牛莫訝頭須白功名百
戰收
曳履上星辰中樞及統均勲庸釐秬鬯圖畫照麒
麟淮蔡鐃歌入元和雅樂新沙堤聞築處開閣佇
功臣
角巾東第去一棹直沽風絲竹隨安石林園待潞
公神騎箕尾立望與斗杓同家世西平舊重論社
稷功

題牧仲中丞述鹿軒詩卷二首
七十二峰充下陳漁洋一點具區濱胷吞雲夢君
何有卻對漁洋憶故人中丞有望漁洋見懷之作
燕寢凝香畫戟枝放衙花底鶴相隨愛君五字風
流甚實有文章替左司白樂天詩敢有文章替左司
寄荅余澹心甲子使粵澹心附于及鄭山公司寇南行
江東耆舊盡無恙浣花翁龍腹名誰及蛾眉老愈
工瀛滄千里道風雪一樽同書帶令零落翻令憶
鄭公吾鄉曩山有鄭公書帶草時司寇新歿
甲戌除夕前二日雪集姜西溟吳商志門
人蔣京少靜山查夏重宋山言周策銘
殷彥來分賦得錢思公
雪下度轘轅煙中望伊水逶迤林壑間皓然見千
里車馬渡水來云傳府公旨駛雪宜山行小住爲
佳耳迴眺二室雲蒼茫半空裏俯聆入節灘潺湲
激寒齒丞相解憐才洛中盛文士風流映古今千
載猶興起
五月望日京少山言彥來靜山邀過崇效
寺訪雪塢法師看棗花同賦
祇園棗花時招攜共遊散髣髴旃檀林吹香綠陰

滿身裘叱來來樂府歌纂纂樂此憺忘歸林中多
陽緩
王謝居東日頗愛支道林亦有鴈門僧宗雷共招
尋我來空寂舍一契山水心復有二三子清言滌
煩襟遞捉玉麈柄流憩青松陰何必蜨縣遊而憶
廬山岑

齊南王士禎跋上甫

光祿大夫總督陝西三邊四川等處軍務
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世襲阿思哈尼哈番贈太
保謚忠毅孟公神道碑銘

公孟氏諱喬芳別字心亭其先徐州人始祖某明洪武間從燕王就國靖難立戰功世襲官永平衛遂爲永平人九傳至國用歷寧夏總兵官生公少倜儻任俠不屑經生章句入鄉塾輒侮其師夜取父廐馬渡河匿杜氏遂之京師鳴弓擊劍鬬雞走鷹諸勳戚小侯爭邀致之歸永平發陰符伏讀暇即出城南射獵發必洞札歲庚午　太宗文皇帝兵入關公杖策謁軍門　太宗奇之引置左右不期年擢刑部承政兼梅勒章京管牛彔事屢從太宗征伐大凌河錦州松杏寧遠皆著戰功順治元年甲申　世祖章皇帝義師入關定李自成之亂公帷幄中籌策居多自成戰敗竄歸關中公師師追之由燕南下河北三郡踰太行出河東所至簞食壺漿以迎王師遂入關直抵長安九月關中平就拜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陝西三邊軍務駐西安亡何賊渠賀珍數萬衆圍西安公遣諸將陳德軍西門任珍軍北門往來馳突賊退追北至永壽賀珍遁去是時張獻忠尚據蜀二年冬十月遣總兵官范蘇等討之伏兵葑溪茅溝子鏖戰白水青川屢破之斬獲無算以反間計殺賊帥況益禽劉心虎遂收龍安先是武大定作亂固原戕殺寧夏巡撫餘孽未殲三年五月公至固原遣任珍討白天壽等禽斬之授計總兵官劉芳名禽寧夏賊王元焦洛遣陳德討鎮原賊姬蛟王總管降之固原西北平十一月遣任珍陳德馬寧討賀珍劉二虎於興安十二月任珍討胡向宸於蕎麥山四年正月斬向宸於板橋四月任珍斬孫守法於藥箭寨十一月禽米國珍於漫營山寨興安悉平八月遣補艾馬寧討馬德於亂麻川追至河兒平斬之九月遣張勇劉友元禽賀洪器於安家川攻李明義堡寨克之禽明義環慶賊平時秦賊據險負固者實繁有徒公授策陳德王平等招青背寨賊折自明三十六寨賊渠王希榮轆轤寨賊高一祥皆降之斬天峰寨賊張貴五年夏

四月河西狗米喇印丁國棟作亂甘涼皆爲賊有渡河而東連破蘭岷臨洮據之薄鞏昌關輔大震

朝議發禁旅援勦公密奏止之而請身任其事自統大軍駐秦州遣馬寧救鞏昌會趙光瑞軍大戰於廣武坡逐北七十里斬首三千級遂解鞏昌之圍賊據臨洮岷州內官營以數萬計公分大軍三路以進遣張勇陳萬略取臨洮馬寧劉友元取內官營趙光瑞佟透取岷洮河三州勇敗賊於馬韓山斬首七百級光瑞敗賊於梅川禽丁光射斬首二千級寧直搗內官營破之斬首八百級岷洮

河三州皆復閏四月公自鞏昌至蘭州勇寧光瑞皆會師蘭州城下攻拔之別遣光瑞追丁嘉陞於舊洮州戰於野狐橋嘉陞遁去土番土目馬佘完卜襲斬之復舊洮州五月張三耀斬米喇印於古城宕傳首軍前七月公至涼州八月至甘州賊據城固守公夜命將士設伏自然炬坐帳中招幕僚高會行炙痛飲彈琵琶醉歌不輟矢落帳前如雨左右皆錯愕公談笑自如不爲動頁之伏兵四起鼙鼓震天賊已面縛獻帳下矣遂遣張勇乘夜擊之而身與提督滿兵昂邦章京傅夸蟾及馬寧齊陞趙光瑞諸將繼之賊食盡乞降已而復叛大年正月親督攻甘州勇寧光瑞賈勇先登拔之逐北至北山斬首八千級是時丁國棟奔肅州立土倫太爲王子哈密纏頭畏兀紅帽哈喇五種番人爲都督火者而自爲總兵官據城固守時出掠武威張掖酒泉地會大同姜瓖反其黨虞印韓昭宣等衆號三十萬攻陷蒲州公旋師河上而留馬寧張勇齊陞等圍肅州十一月諸將克肅州巷戰十日斬首五千級土倫太國棟及其黨黑二哈只等皆伏誅傳首三邊河西悉平八月公自潼關渡河諸

將根太趙光瑞復蒲州斬首七千級遂進兵臨晉猗氏斬賊元帥白璋禽監軍道衛登方復平陽諸郡縣虞印韓昭宣等走據運城九月諸將狄應魁趙光瑞沈應時根太杜米等攻拔之斬虞印韓昭宣平陽寇悉平七年三月　世祖章皇帝嘉公勳勞進兵部尚書照舊管事八年六月遣諸將馬寧等討劉宏才於北山大戰於保安禽其軍師苗惠民再戰於合水縣禽宏才以歸延慶餘賊悉平十年九月趙光瑞討孫守金於紫陽洞山禽之公在秦十年凡撫賊脅從一十七萬六千有奇公豁達

大度推赤心置人腹中有所愛戰馬諸將或徑取以去詰之對曰欲得此馬爲公殺賊耳公捧腹大笑遂賜之其他寶刀良鎧之屬諸將目屬輒以賜之有功者輒力奬拔不限資格起偏裨至大將或爵通侯者如張勇馬寧趙光瑞任珍陳德狄應魁劉友元沈應時趙良棟輩皆是也諸寇既殄於是疏豁陝西荒糧以甦民累靖盜源又上屯田奏曰秦省自明季寇變以來荒田最多虧正賦不貲深山大谷虎狼所窟地方多事議裁兵則不可惟有屯田之一法既可足食亦可强兵而弭盜安民亦在乎是矣　上可其奏以白士麟等五人分屯延慶平固及西安鳳翔諸郡兵屯歲收糧米二萬六千有奇民屯歲收糧米一萬六千有奇省協餉無算又條奏省兵略曰秦省七鎮及督撫各標官兵計九萬八千有奇合滿洲四旗及平西王固山額眞兵每歲共需餉銀三百五十九萬餘兩而秦賦熟糧并錢息僅一百八十六萬有奇缺額者一百七十餘萬年復一年後將難繼近日逆賊叛孽以次削平各鎮之兵實有可省甘肅遠在天末與安界連三省應照舊額餘如延綏寧夏固原臨鞏四

鎮標下宜各留兵三千分中左右三營領之所餘之兵固鎮撥五百人隸慶陽協守餘五千五百人可省也漢羌駐平西王固山大兵應裁去總兵官設城守副將統兵一千人隸興鎮餘兵撥防黑水峪漢陰縣各五百人餘二千五百人可省也漢兵提督四千人駐省會宜留二千協同滿兵征勦餘二千人可省也各道標兵盡易屯兵免其起科延鎮定邊神木等處無屯兵者止用守兵計所省又二千餘人約共省兵一萬二千有奇歲可省餉銀三十一萬兩有奇皆報可又疏陳蜀地戰守之計曰蜀接壤秦楚自唐宋以來在所必取今獻賊蹂躪之餘所在焚掠人民死徙大兵深入恒苦轉運之艱且水泉多毒飲之則人馬皆病是以兩經撻伐未克底績今大兵撤至保寧殺賊殆盡斷當以保寧爲駐兵之地以四川右路總兵官馬寧統馬兵精銳三千駐之以爲漢中藩籬以步兵五千分駐保寧迤北廣元昭化之間爲屯種久遠之計令平西王駐漢中相爲犄角戰可制勝守可固圉兵食有賴不苦運輸流亡來歸漸可生聚從此規取全蜀易易也以本地之糧養本地之兵兵心既固

民情亦安舉動罔不利矣或狃一時之見撤兵漢中則保寧咽喉之地必為賊有東而紫陽西鄉西而階州文縣中而寧羌陽平之間凡諸險要賊得與我共之三秦且無寧日矣臣故決以保寧為駐兵之地不可輕移尺寸棄以資賊其固山嶺眞之兵當暫撤以紓秦民轉餉之勞皆見施行九年入覲京師　賜內廐御馬二　詔從馳道出以寵異之加太子太保還西安十年命總督陝西三邊四川等處軍務累疏乞休慰留不允冬十二月以病乞骸骨始允之加少保馳驛回京而公已薨於位年六十訃聞　上震悼　命內大臣賚酒匭前諭祭三壇　錫以碑文加贈太保　賜謚忠毅賜甲第一區白金千兩以順治十七年葬於京西蔡公莊之東公狀貌偉碩腰腹十圍望見者驚為神人諸將憚其威嚴而樂其坦易性不甚讀書每令人誦文書於側坦腹聽之鼾睡如雷偶談一字輒驚寤曰誤矣人以為神公生於萬曆乙未薨於順治甲午階光祿大夫宮總督陝西三邊四川等處軍務兼理糧餉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世襲三等阿思哈尼哈番祖考延勳考國用皆贈光祿大夫如其官祖妣張氏劉氏王氏妣馬氏馮氏杜氏皆贈一品夫人配卜氏艾氏皆贈一品夫人王氏封一品夫人子三人熊臣汀州府知府熊飛浙江道監察御史熊弼襲父職阿思哈尼哈番孫九人纘祖康熙丙辰進士大理寺評事繼祖刑部筆帖式綿祖國學生繹祖廣東連州知州繗祖綸祖襲阿思哈尼哈番緝祖國學生維祖阿思哈尼哈番紘祖銘曰

粵定鼎初巨寇西僨維司馬公威稜遐震電激兩河飈馳三晉遂指崤函涼掃汎　天子曰咨汝維坐鎮蠢爾遺孽豕啼蠻奮有鋌未膏有鼓未費公撫其徠乃戕厥慍先賜後戰神機獨運告成三載底綏八郡凡公之績成於善任桓桓武臣以威以信發縱指示所嚮斯賜天篤眷公展厥底蘊秦川既寧河西復厥酒泉鞏傾金城告祲天水傳烽咸陽偪近談笑禦之指揮而燼雲中逆命狂如飲鴆睽睽跳踉河東為甚扳旆渡河叛臣是問摧其藩籬斷其韁靷賊勢分崩獲醜執訊疆圉既奠遠敷棠蔭撫此瘡痍育以暇潤方略亟上請奏不靳宵兵擇吏屯開農訓擊鼓歔欷以樂田畯露積崇

墉車輸充牣流冗四歸荒殘丕振秦地無虞川師繼進并絡重開鯨鯢奮刃天造草昧公功爲儁於赫孟公功高益慎　帝曰吁來驂駟入覲何以錫之天閑神駿　詔行馳道光賁中禁保障秦蜀才唯汝僅欽哉汝往勿辭勞疢公乞骸骨申命重巽鞠躬盡瘁卒歸以櫬丈人貞吉行險而順雲雷方屯經綸奮迅帥秦十載衮衣金印八水同流二華比峻風虎雲龍會逢堯舜神爲列星生符瑞識像列雲臺恩施祚胤刻示豐碑以永令聞

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王公墓誌銘

故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長山王公以康熙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九日考終於里第以三十二年冬十一月初三日葬於邑東郊先壠之次其子廷鸞等遣使請銘余乃列次其家世行事而爲之序曰公諱楨字大木號雨嵐其先直隸之棗强人始祖繼安遷長山卜居孝水之南數傳至孝爲靈壁尉孝生東漢東漢生廕廕生重明是爲公考以明經官山西沁州同知以公貴　封徵仕郎兵科給事中生八子公長也公弱冠補上庠有聲塲屋順治乙酉　世祖章皇帝龍飛首科領鄉薦明年丙戌成進士以二甲高第除中書科中書舍人是年再行鄉試公分校得故吏部尚書謚恭定郝公惟訥等十二人己丑考選授兵科給事中癸巳轉吏科右給事中掌登聞鼓彝轉吏科左給事中乙未分校禮闈得故太常寺少卿尹君源進等二十一人得人之盛前後無與比丙申進戶科都給事中公四歷諫垣疏數十上皆關　國計民生之大者東省賦役　國初仍明季故額公力陳其弊濟兗東三郡得除荒糧數萬餘頃民困以甦時方嚴窩逃之例　廷議窩主遣戍籍沒隣佑保甲出銀給逃

人主家公病法太重上疏其略曰既經發配宜照充軍例止發一夫一妻家口田產宜免追論至保甲給銀倘遇極貧之人必至蕩產傾家是一逃而傾數家之產宜寬其禁　世祖章皇帝韙之卒從公議壬辰癸巳間黃河衝決畿南山東以及河南江北流亡載道公疏請責令地方官設法安置一時全活無算陝西西安諸州縣輸運本色糧米以供兵食每一石抵銀一兩值歲祲米騰貴每石價四兩糴諸市而四之輸諸官而一之秦民困苦幾不聊生陝督以疏聞部覆曰例也公上疏爭之其

略曰秦中年來水旱屢告今以納米之故以四兩之銀止完一金之正賦是一年而納四年之糧也民何以堪之夫兵者所以衛民民窮則亂生況秦地西接羌番萬一急而走險變生不測所費豈止數百萬之金錢哉自是罷民輸米　國朝以來鄉試副榜准貢閒遇　恩例始行公上副榜充貢一疏永著爲例至嚴鎮將之駐防定八旗之官制與夫查叛產與屯田斟酌帶征之條通融解米之法皆條奏施行他如川廣缺員就近推陞守令量才煩簡互調方面之陞遷太速糧道之專責無功嚴

核存留急更協濟等疏皆關切時政之尤者又外糾貪吏之鑽營內指大臣之縱恣悉蒙　乾斷立賜罷斥公荷　世祖章皇帝知遇最深每入　奏詢及鄉里父母存亡恩意曲至一日　賜九列大臣褒忠錄臺諫與者僅三人公與焉其膺　眷注如此戊戌陞太常寺少卿公以父春秋高乞假歸又二年遂致仕公器量凝重平生無疾言怒色在言路侃侃正論不引嫌不避怨不摭拾細故以飾虛譽庶幾矯矯古風節之臣矣假令迴翔廊廟洊至崇階其所樹立豈出古人下哉顧奉身而退棲遲於山巔水涯者至三十年之久識者以未竟其用爲　朝廷惜然公於出處之際亦有足多者矣公生於萬曆三十七年十一月初八日距其卒得年八十元配韓繼配孫并有婦德母儀今祔葬子十人某某女五人適某某孫男二十四人舉於鄉者某孫女二十一人曾孫八人銘曰

嗚呼太常古人風直諒強毅性所鍾進則矯矯爲雲龍橫掃寥廓意氣雄退則杳杳爲冥鴻勁翮飄搖謝樊籠福祉在天道在躬聿享遐年厥報豐子孫奕奕芝蘭叢鳳毛麟角光大東逝水東歸月墮

空長白之陰松栢桐我作新銘納幽宮天荒地老相始終

中奉大夫整飭天津海防道山東按察司副使韓公墓誌銘

公韓氏諱庭芑字燕翼其先棗强人始祖瑜徙濟南之青城瑜生相舉人知鄢陵縣相生齊舉人知鎮安縣贈福建道監察御史四子長曰一左官訓導是爲公高祖祖父泉縣諸生是爲公曾祖祖父元功縣諸生是爲公祖父孝諱太素三子公其季也早爲諸生有名順治丙戌再行鄉試舉解額第

四壬辰舉禮部改內翰林弘文院庶吉士授工科給事中疏劾工部侍郎傅某罷之會　世祖章皇帝以卿寺翰林臺省官出爲監司公在選中轉分巡河西道僉事備兵寧夏寧夏邊郡人不知學公謀於巡撫黃中丞疏請闈中別立字號定取一二人以勸學者得　旨允行是科丁酉得雋者二人遂著爲例寧夏兵素驕公繩以法爲之厲禁自是亡敢骫法者居四年遷分守下湖南道參議駐寶慶總兵官王平者同城居公與交相得懽甚兵用戢而民不擾楚俗尚巫巫以禍福挾人民甘受其

鞭笞不爲怪久益狂悖乃至以刃斷人臂公捕置諸法民初駭之既乃悅服境內有濂溪先生祠亂後廢圮出俸錢修葺之遷分巡瓊州道副使兼理學政瓊鎮總兵官高進庫素跋扈視督撫大吏蔑如也公獨枝拄之不少屈兵虐民者逮治之與將卒約勿擾市肆凡鬻物一錢之直必準市價商賈負擔咸安焉靖南王駐廣州旗人暴橫有司莫敢問一日有三人跨馬佩刀登公之堂自稱藩人睥睨自如公縛之而以狀申三院靖南爲謝過乃已自是藩人亡敢橫海南者遷分守金衢道參政遇

今上登極覃恩進階中奉大夫贈父如其官母封太淑人會禁旅入閩芻茭犀櫚所需咄嗟立辦師行而民忘其勞居無何以裁缺歸甲辰丁母憂庚戌起補江西督糧道參政江西漕事當積弊之後積逋三十餘萬前官降謫死亡者至十五人人爲公難之公毅然曰夸娥移山精衛填海江漕即難視山海有閒矣吾樂爲其易誰爲其難者於是鉤稽積案如理亂絲如察三隧得其糾紛膏肓所以然者乃昌言於巡撫董中丞曰伏見江西督糧一道覆轍相望無一能善全其後詎皆不肖而自

取罪戾乎究其本源厥有數端曰實荒之屯田未清也逃亡之漕課未豁也缺額之運船僉造無從也山邑之漕米轉運維艱也以及運弁久挂之漕欠州縣借兌之南糧官役侵蝕那移之款項未清而追補迄無歸著也前後凡數萬言不啻痛哭流涕閱三載完解積逋銀六萬兩有奇米三萬五千石有奇又請蠲寧州新喻新淦廬陵諸州縣南昌九江二衛荒絕不能賠補者運弁旗丁及州縣官吏那移折耗漂沒浥爛積年無徵者本折又幾二十萬於是案牘一洗囹圄空虛軍民感公德相率

建祠於滕王閣之右癸丑以前湖南開荒奏報失實部議降級公怡然解組歸得般水西別業候仙園長松蔭庭飛流激澗日嘯咏其間無復用世意矣次子逢庶令武康逆養廨舍銅官風渚閒幅巾節杖時以山水自娛逾十載壬戌始起補天津海防道副使癸亥遂移疾歸里又六年卒公恂恂恭謹與人遊處如飲醇醪一當盤錯則光芒迸出惜其浮湛監司二十餘年雖所至有以自見而猶未竟其用也公事親孝事兄恭通籍後盡推田宅於二兄宗族子弟才而嚮學者必資給推輓之淄川

丘璐官揚州同知逋官錢罪且及孥公解金贈之無吝色其於鄉黨皆此類也逢庶令武康自矢飲前溪一杯水又少年有幹局積猾巨盜爲之屏息公入其疆艤舟村塢屏去騶從遇父老婦稺訪令治行既得實乃大喜抵縣署謂曰吾誠不意孺子爲吏能至於是蓋公之教於家者又如此生以萬曆四十七年六月十四日卒以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年七十一配郭氏累封淑人子二人逢庶選貢生朝城縣教諭先卒逢庶貢監生廣西新寧州知州女三人張安吉于身繡李祚之其壻也孫四人逢庶子一中吉早卒逢庶子三牧吉澤吉津吉津吉立爲逢庶後孫女三人銘曰

公直門下始爲諫官詎厭承明出佐外藩士歌鹿鳴邊人尸祝手編虎鬚驕王慴伏盤根錯節力姬夸娥章貢湯湯流此恩波獨樂園中八節灘畔良苗懷新冷風送善白山之陰錦水之陽宜爾子孫山高水長

誥授奉直大夫工部虞衡清吏司主事慕盧葉公墓誌銘

吾友楚葉君井叔以康熙丁卯五月一日卒於家將易簀顧謂子道復曰我即死必奚先生蘇嶺狀吾行王先生阮亭誌吾墓石庚午道復舉於鄉公車至京師來謁泣將治命且授蘇嶺之狀于諸之而未暇以爲癸酉冬又至再拜申前請曰父命也非先生言無以慰地下乃感亡友之意而序之按狀君諱封先世王氏籍浙西之嘉興父錦林公諱長青嗣於中表葉翁始氏葉錦林二子伯王守宇正則君次也崇禎末錦林自高要丞遷黃州衛經歷巡撫都御史何公騰蛟才公檄攝黃陂令時賊張獻忠陷黃黃陂民流竄城堞于隍公安輯萬方民稍歸

城亦完固舉最遷知永明縣未赴殉節死陂人德公留占籍焉久之徙居武昌縣痛父死官守奉母至孝母歿家益貧讀書益自刻苦所居在樊山下黃岡王宗伯澤弘以翰林里居月夜汎舟樊湖聞有書聲出菰蘆中先悲惋而後怡悅如懶瓚之在衡山者覺有異曰必井叔也迹之果然順治丁酉舉於鄉己亥成進士康熙癸卯除延平府推官君自爲諸生固窮至是冰蘖自矢吏畏而民愛之俗爲一變延有巨猾善持官府短長吏不敢問君按誅其魁餘皆屏息靖南王駐閩旗丁肆虐八郡君

繩以法不少貸其不畏强禦如此而矜慎折獄每斷一重囚中夜執筆踟躇不忍下前後減殊死罪二十八人他郡有冤者皆願得君讞之漳州有大姓同室鬬終訟不已君決以片言訓以友恭遂相持泣下爲兄弟如初嘗曰古者刑以弼教吾敢以鉤距爲能事哉未幾裁理官改知登封縣其在登封也勸開墾革火耗平徭役厚儲偫息訟禮學校興教化一切以經術治之登封治嵩山下有虎患君齋三日移牒於神引咎自責自是患絕縣距河五百里歲派河夫民費不貲胥吏貪緣爲奸利

君條十事上之巡撫佟勤恪公鳳彩爾其言疏改民夫爲官雇鄰郡悉歌詠之嵩陽書院舊祀二程子其側有宋崇福宮故址廢且久君稽史籍得司馬文正公以下曾以宰執領宮使者凡十有二人爲主祠之時其祭祀選博士弟子有文行者講肄其中又置田若干畝以爲籩豆飲食之需自爲之記手葺嵩志二十一卷又旁搜漢唐以來碑版文字別爲石刻集記二卷辯證精博人比之劉原父薛尚功焉己酉爲同考官甲寅滇逆變作禁旅四出踐更旁午羽檄沓至君勞心撫字事集而民不

知乙卯遷西城兵馬司指揮指揮號俗吏清流率恥爲之君一以清靜爲治暇即與其僚莆田林君堯英賦詩相倡和今刑部侍郎田公雯都御史宋公犖前國子祭酒曹君禾故給事中王君又旦吏部郎中顏君光敏輩相與推輓風雅大興于嘗評次爲十子詩海內談士以爲口實戊午有　旨中外官舉博學鴻儒以備　顧問君與焉是時諸號爲名士高蹈丘園者率宛顏卑詞望走朝貴之門伺闌人喜怒以爲欣戚君獨處委巷雀羅在戶明年卒報罷需次補部主事歸里壬戌再至京師未

幾又歸往來杯湖退谷之間自號退翁君性澹泊無紛華之好惟嗜讀書九精爾雅說文訓故工於篆隸其自登封入爲兵馬指揮也介其宗人文敏公方藹以詩贄予予終卷告之曰君延平以前詩未也嵩山諸詩格高韻絕不減古人當別爲專集以行爲之序而傳之於是諸君子交引重名動薦紳聞矣君之放歸又嘗寄已未庚申之作及郢中懷古詩二十篇屬予論次其風格益高凡予所不可君應手竄改或竟剗削不自愛惜虛懷善下交遊中罕見其比所著嵩山詩集嵩山志嵩陽石刻集記已庚詩郢中懷古詩皆予所論次辛壬詩則自廣陵寄予未及卒業而君死矣悲哉又以韻書譌舛編緝刊正未成書而病且革謂道復曰吾母終時求一縑素不可得斂我當以布衣又曰喪葬一遵家禮勿事浮屠勿惑風水語畢而逝及部授工部虞衡司主事君已前歿生以天啟癸亥十二月十六日得年六十有五元配張氏　封宜人與君共貧賤憂患有壺德先九年卒君命予誌其墓君知登封遇　覃恩　勅授文林郎官兵馬司指揮奉　恩詔加一級　誥授奉直大夫妻封孺人

再封宜人子男子五道復康熙庚午舉人道臨候選州同知道謙道恒道豫子女子二人適王一鯤楊廷燕孫男三人德潤德潛德溥以某年月日葬某阡系以銘曰

本聲叟解巾仕用經術飾吏事延津劍緱山笙鑒臣心如水清翔儒林泳文苑給筆札開東觀譬于田志獲禽詭而遇非我心歸去來樊山下釣洄中招退者歸去來兆率天留遺蛻此山邊

勅封文林郎山西太平縣知縣前直隸東强縣縣丞行健趙先生墓誌銘

康熙壬子予有蜀役蜀士之才美者多從遊而西克二趙子心抃心普兄弟九卓犖奇偉因獲聞其尊人行健先生之賢又二十四年心抃官給事中與予同在京師於是先生年八十餘矣而神明不衰每家書至皆蠅頭細書所以教誡心抃者不啻辟咡提命以爲先生期頤未有艾也無何心抃視河報　命歸而先生訃聞心抃擗踊泣血次先生行述稽首來乞銘嗚呼予以通門之舊仰止先生餘二十年矣其忍不銘按家乘趙氏之先本秦人明初徙蜀西克至良佐者有學行稱石橋處士處

士子純純于延年家益起好施于鄉鄰待以舉火者恒數百家有二子長永慶次即先生諱長慶行健其字先生年十五補博士弟子有聲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年甲午始以拔貢入國學謁選人得棗强縣丞爲政平恕蒞事明決令長取裁焉縣有大繇役輒倚辦事訖而民不知勞故上官重之有加禮俾署高邑武邑兩縣治狀著聞兩縣人尸祝之會以武邑逃人案詿誤去官縣之父老于氣籙留不可則宿舂糧泣涕走送百里外其感人如此先生既歸開門授徒戶屨恒滿其訓心抃兄弟曰

讀聖賢書貴明義理非祇佔俾章句梯榮媒利爲仕進羔鴈也人能將賢賢易色吾日三省吾身二尊身體而力行之其去聖賢不遠富貴利達非所知也先生事父母至孝喪葬一遵古禮兄殁撫兩從子如子崇禎末蜀大疫里有一室七人同日併命者先生往經紀其喪無所畏避先生父病彌留舉逋欠契券百紙悉焚之曰天災流行變難將作吾得正首丘幸矣彼篋人子勿更苦之先生泣受教及獻賊躪蜀屠戮靡孑遺骸骼褻籍道路亂定先生率僮僕躬自收瘞匝月乃畢將瘞雲雷驟作

雨大至先生跪禱曰天豈不欲劫餘枯骨復于土耶抑某心未誠不蒙神鑒耶禱竟而霽人皆異之先生自祖父陰行爲善至是益好行其德大亂之後家僅具饘粥而親鄰之不能葬不能婚嫁者則給無倦邑鄉人以不平來訴先飲之酒乃婉言以明其是非人率悅服一邑化之以鬬訟爲恥獄訟爲之衰息康熙十三年吳三桂作逆僞檄至至脅士大夫先生挈諸子遁山谷以免亡何賊平先生乃復故廬謂心抃曰　天威撻伐四方寧謐子可出而仕矣心抃令太平以課最入爲兵科給事中

守先生之教罔敢隕墜其以給事需次歸也先生教之曰小子幸叨　聖恩備員諫官補闕拾遺是其職也勿默默則曠官勿激激則近名小子愼之心抃居門下省一載章十數上皆關天下大計而立言一本忠厚識者謂得諫官之體蓋先生之教也康熙三十三年冬心抃奉　簡命視河工於淮揚明年二月還京師而先生考終於家無疾坐逝若禪定然先生生以萬曆辛亥卒以康熙甲戌春秋八十有四官棗强縣丞　勅封文林郎山西太平縣知縣配李氏　勅贈孺人有闡德黽勉有無

以戚先生之志先卒若干年子男子三人心抃壬子科舉人內府兵科給事中心普壬子科副榜貢生心鼎縣學增生子女子二人適何祚蕃李昭治孫五人梓檉松栢柟系之銘曰

南岷之山靈氣輪囷仙人所家以葆厥眞行同王烈居近何岷孰曰幽宮閬臺與鄰華表歸來孺爾後昆

濟南王士禛貽上甫

光祿大夫總督河道提督軍務兵部尚書
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謚文襄靳公

誌銘

康熙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總督河道提督軍務兵部尚書靳公勤勞王事卒於位所司以聞上震悼恩卹有加禮謚曰文襄於是其孤兵部職方員外郎治豫等將奉公柩大葬於滿城縣之賜阡既刻 王言於豐碑蛟龍屭贔照耀萬古用

銘 國恩又謀刻隧道之石以屬不佞士禛士禛不得辭竊惟國家乘昌明之運創久大之業則必有鴻駿非常之人名世閒出以亮天功其力可以任大事其識可以決大疑其才可以成大功其忠誠可以結 主知定浮議卒使上下交孚功成名立而天下後世莫不信之用能紀績惇史譽流無窮若靳公者是其人已按狀公諱輔字紫垣其先濟南歷城人也明洪武中始祖清以百戶從軍戍遼陽遂爲遼陽人陣亡得世襲千戶數傳至守臣守[illegible]國卿國卿生應選歷官通政使司右參議即公考也以公貴三世俱 皇贈光祿大夫總督河道提督軍務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公生有至性九歲喪母執禮如成人年十九入翰林爲編修朝章國故已極博綜遷兵部職方司郎中通政使司右通政遂進武英殿學士兼禮部侍郎康熙十年 特簡巡撫安徽等處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會 世祖章皇帝實錄成加一品服俸皖屬頻旱民多流冗公力求民瘼歸者數千家鳳陽田野多蕪不治公上補救三疏一曰募民開荒二曰給本勸墾三曰六年陞科又上疏曰致治之道首

在足民足民有道不在請賑蠲租而在因民之力教以生財之方且鳳陽廣袤何如蘇松蘇松地方三百里財賦甲天下鳳陽方五百里而貢稅不及蘇松什一雖地有肥磽詎應懸絕如此蓋蘇松擅水利小港支河所在而是旱既有資澇復有洩雖雨暘稍愆卒不爲患大江以北盡失溝洫之舊稍遇水旱即同石田今欲田無曠土歲無凶年莫如力行溝田之法溝田者古井田遺意也然井田自畝至澮淺深廣狹法制繁重溝田但鑿一溝修浚[illegible]易其法以十畝爲一畎二十畎爲一溝以地三

畝有奇爲二十畝中之經界二十畝之外圍以深溝溝道廣一丈八尺溝廣一丈二尺深七尺五寸開溝之土卽累溝道之上使溝道高於田五尺溝低於田七尺五寸視溝道深一丈二尺五寸澇則以田內之水車放溝中旱則以溝中之水車灌田內溝田一行其利有四水旱不虞利一溝洫旣通水有所洩下流不憂驟漲利二財賦有所出利三經界旣正無隱占包賠之弊利四疏奏方下部議舉行而適滇閩變作皖居三楚要害其南歙郡逼處閩疆公練標兵募鄉勇嚴斥堠遠偵探武備大振巨寇宋標者踞歙郡山中爲亂聲撼遠近以奇計禽之於巢湖上流以安部議省驛遞之費以佐軍餉事下直省巡撫條議公疏謂省費莫先省事今督撫提鎮每事必專員馳奏糜費孔多計惟事關軍機必用專騎馳奏餘悉彙奏以三事爲率是一騎足供三事之役矣議上著爲令歲省驛遞金錢百餘萬兩加兵部尚書十六年河決江淮閒上稔公才特　命移皖江之節以原官總督河道時河道大壞自蕭縣以下黃水四潰不復歸海決於北者橫流宿遷沭陽海州安東等州縣決於陶

者滙洪澤湖轉決下河七州縣清口運道盡塞公上下千里泥行相度喟然曰河之壞極矣是未可以尺寸治之也審全局於胷中徹首尾而治之庶有瘳乎遂以經理河工事宜條爲八疏奏之大略謂事有當師古者有當酌今者有當分別先後者有當一時並舉者而大旨以因勢利導爲主　廷議以軍興餉絀難之姑令量修要害公又疏言清江浦以下不浚不築則黃淮無歸清口以上不鑿引河則淮流不暢高堰之決口不盡封塞則淮分而刷沙不力黃必內灌而下流清水潭亦危且黃河之南岸不堤則高堰仍有隱憂北岸不堤則山以東必遭衝潰故築堤岸疏下流塞決口但有先後無緩急今不爲一勞永逸之計年年築塞年年潰敗往鑒昭然不惟勞民傷財迄無所底而河事且日壞疏上　廷議如前　上以河道關係重大併下前後　廷議使再具奏公乃備陳利害　上悉如所請已又疏請河之兩岸設減水壩使暴漲隨減不至傷堤　上復俞之蓋　上深知公忠果沈毅可任大事故排羣議而用之公感激　知遇仰秉　廟謨不憚胼胝不辭艱鉅不恤思怨不數

年黃淮兩河悉歸故道漕運以通清水潭工淮揚
閒號稱首險蓋全淮之水挾黃河倒灌之水自高
堰決入高寶兩湖轉決於此爲下河七州縣受水
門戶屢塞屢決至勞　宵旰者累年公越潭避險
從淺所築堤遂用底績先是大司空估計潭工非
六十萬不可至是費僅十萬而功成省水衡錢巨
萬又請裁冗員專責成嚴賞罰改河夫爲兵領以
武弁凡採柳運料下埽打樁增卑修薄諸務畫地
分疆日稽月考著爲令甲而諉卸中飽諸弊悉絕
凡公所爲懲因循謀經久皆此類也十七年冬疏

報湖河決口盡行閉合　上嘉悅優詔批荅褒勉
有加先是南北兩運口乃漕艘必由之道而運與
黃通時爲河飽歲須挑浚官民交病北口舊在徐
州之留城東徙宿遷之皂河且三百里黃河一漲
時苦淤澱公於皂河迤東挑河二十里以束運河
之水又謂凡水性下行一里當低一寸使新河高
於黃河二尺則黃不能入運而南口則移其閘於
淮內使全受淮水淮清黃濁沙不得停即或黃强
淮弱灌必不久淮水一發淤即挑汰無餘兩運口
既治數百年風害頓除又謂水性本柔乘風則剛

板石諸工力不能禦凡於洪澤湖增築坦坡殺水
之怒以衛堤復督河官沿河植柳以備埽而固堤
堤乃益堅埽不遠購防河之法至是大備二十三
年　車駕南巡視河　天顏有喜　御書閱河堤
詩一章　賜公及佳哈　御舟　上用帷幙皆異
數也黃淮兩河既歸故道於是疏請開中河三百
里專導山東之水初山東沂泗汶泇諸水一當暴
漲漂溺宿桃清山安沭海七州縣民田無算且滙
入黃河黃水益怒益以淮水三瀆爭流以趨清口
上流橫潰則下流益緩緩則益淤而上流愈潰又

漕艘道出黃河二百里涉風濤不測之險買夫輓
漕費且不訾中河既成殺黃河之勢灑七邑之災
漕艘揚帆若過枕席說者謂中河之役爲　國家
百世之利功不在宋禮開會通陳瑄鑿清江之下
云公治河首尾十年決排疏瀹因勢利導使三瀆
各得其所而河以大治二十六年　詔問治淮揚
下河之策公持議謂治下河當竟治上河與羣議
異言者蠭起公遂罷二十八年春　上再南巡視
河公迎於淮安　上顧問河工善後事宜甚悉
詔旨復公官以原品致仕有實心任事之褒公家

居三載　上念公功不忘凡三　命閱河一　賜
名對三十一年　特旨起公田間以原官總督河
道以老病辭不許會陝西鳳二府災有　旨截
留南漕二十萬石泝河而上備貯蒲州以賑秦民
仍　命公董其役公不敢復辭力疾就道　上念
公老病再　賜佳哈御舟以旌異之公至即經畫
西運周詳曲至自清河至滎澤以達三門底柱安
流無恙始終不役一夫而事集西運將竣遂以病
狀疏聞　特命公長子治豫馳驛省視而　命公
歸淮上調理時公病已劇猶疏陳兩河善後之策

及河工守成事宜幾萬言又請豁開河築堤廢田
之糧并清淤出成熟地畝之賦　上特命大學士
張公玉書尚書圖納公尚書熊公賜履前後往相
度清釐之尋復以病求罷　上猶不許而　命治
豫往視疾未至再疏求罷始得請則公以是日考
終官舍矣實康熙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也遺
疏上聞　上臨軒歎息靈輀既歸　特命入都城
返厝其家前此所未有也　命大臣侍衛奠酒
賜茶　命禮部議　賜祭葬　命內閣議易名
賜謚文襄飾終之典一時無兩嗚呼公於君臣遇

合之際以功名靖獻以恩禮始終得於天者可謂
厚矣公著治河書十二卷前後奏疏若干卷嘗論
古今治河成敗之故略曰今經生言河事莫不侈
談賈讓三策愚以為不然讓上策欲徙冀州之民
自宋時河徙已非漢之故道中策多張水門旱則
開東方下水門以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以分
河流不知黃河所經卑即淤高數年之後水從何
放且禹貢言九州既陂所謂陂即今之堤也蓋水
流甚平而地勢有高下使非築堤約束水經由卑
地能不漫潰乎讓謂繕完故堤增卑倍薄乃為下

策是故與禹貢相反讓之智顧出神禹上哉其持
論如此故公治河盡矯讓言專主築堤束水功乃
告成其詳具載治河書後之人可考按而得公之
用心與其所以底績者亦千古河防之龜鏡也公
天性孝友事通政公無唾洟跛倚世父副使公彥
選無子喪葬盡禮從伯父承選歿遺一孤子延師
訓之為完婚娶謀生產愛弟郎中弼南安知府襄
不殊一身撫弟子如子居家嚴肅儼若朝典作宗
譜家訓俾子姓世守之仕稍貴即建家廟凡吉凶
祭葬幣祝日時之儀皆斟酌古禮參互於司馬文

正公朱文公之說著之家乘平生不苟言笑一言之出終身可復行已齊家類多可書不具論論其大者而功名尤在治河一事其利益在　國家其德澤在生民卒之食少事多鞠躬盡瘁古所謂社稷臣公無愧矣公生於天聰七年癸酉卒於康熙三十一年壬申得年六十元配楊氏累贈一品夫人繼配白氏累贈一品夫人子四治豫兵部職方清吏司員外郎兼管佐領治雍渾源州知州治魯八品官治齊教諭女二適高某朱某孫八人樹基樹喬樹滋樹畹樹玉樹德樹功廣寧曾孫一人系之銘曰

黃河萬里來崑崙下歷積石經龍門決排疏瀹禹績存九川從此乃滌源漢歌瓠子淇竹殫沈馬玉璧勞至尊大河日徙東南奔波濤沸鬱愁魚黿帝命寶臣康厥屯乘槎蹈黿忘朝飧河伯效靈波沄沄河淮不復憂清渾揚徐千里禾稼繁漕艘百萬如騰騫維　帝念公錫便蕃功成十載德弗諠公騎箕尾民煩寃巷哭過車手舉幡黃腸祕器賜東園豐碑金粟開高原天祿辟邪左右蹲雲車風馬無朝昏山重水掩安且敦千秋萬世宜子孫

奉政大夫刑部雲南清吏司郎中王公墓誌銘

公姓王氏諱澧字楚先別字蘭陔吳之常熟人曾祖有德祖先龍世以隱德重鄉里父中恬先生曰俞登明崇禎癸未進士知餘姚縣餘姚二子公次居長少就學外塾同學富人子持粱刺齒肥公方貧寠幷日而食尸然不屑也文譽顧日起母周安人謂中恬先生曰公小時視兒子今日何如先生徐笑曰似不如也中恬先生老於公車壬午罷六合縣教諭流寇躪安廬閒淮東震驚公渡江省侍因下帷金陵鷲峰寺是秋舉鄉試明年癸未與中恬先生同舉禮部初公鄉試名第與中恬先生同至是成進士又同時人異焉順治九年以巡撫周中丞薦除行人司行人兩奉　使江西河南以廉慎稱十四年分較順天鄉試明年舉禮部者七人方是時南北科場議大起同事者率不免公孤潔自持卒超然是非之外遷工部營繕司主事會設專官采木塞外乃以公往木產朶顏三衛地蒙古諸部落散處其閒東自一片石西迄潮河川邊城千有餘里高山穹谷長松巨林虧蔽天日其隘口

三曰桃林曰潘家曰古北終明世無輪蹄跡順治初商人始請出塞伐木供內地之用工部購其巨者以備大工一株不啻二百餘金廷議以爲非計特設滿漢司屬各一員予 勅印專往采辦而禁商人毋出關官既創設無掌故可稽公躬歷山險擇其近溪澗可開場者數十所計材木之巨細人夫之多寡道里之遠近以定工費絲分縷析著爲章程歲省水衡錢亡算十七年改都水司主事榷關南新關多市猾飛而食肉率以漏木稅爲詞訟牒旁午關使者亦利之爲冠蓋餽遺地公慨然曰即如是萬金入賓客之橐而善良破千家之產矣吾不爲也自是雀鼠頓絕是時閩方用兵十八年郎將軍帥所部三萬人駐杭屯江滸薪烝匱乏闌取商木公力言將軍下令厲禁軍中肅然亡敢犯康熙元年使竣還 朝旋有治河南旺之 命遷屯田司員外郎尋進刑部浙江司郎中異時泉閩分司爲優游吏隱之地使者每歲三月巡行有泉十七州縣高坐行署中名吏受成命循故事而已公曰泉源興廢河漕攸係使者受 命於朝敢自暇逸乎單騎徧歷諸泉履巉巖窮幽窅水縈路

紆無弗至視其源之通塞流之疏滯而從事焉往往佳泉殊境猿鳥路絕居人有老死不識軒蓋者見公來皆驚詫聚觀以爲異三載搜廢泉若干浚新泉若干排其支速其滙使岱畎之水涓滴皆入運河於是漕艘便利東南歲漕四十萬石銜尾抵通潞無愆期者公之功爲多四年報 命入京師始涖西曹甫旬日平反死罪一人立斬者五人物論翕然而公以兩尊人皆年七十遂堅歸養之志歸五年連居內外艱終制起補雲南司郎中遇恩詔加一級未幾復以病乞歸歸十七年乃卒公性孝友祖母戴順治中被旌而綽楔未立餘姚之歿也以屬公公泣受命及葬落成告几筵而後行待弟渼恩義兼至渼署溧陽諭有疾公挾良醫晝夜倍道視之渼尋愈而公病作遂以不起居家有禮法朔望日子弟勝衣以上以次揖拜規重矩疊儼若朝典族子欲粥先塋宰木以完官逋公聞之代完逋仍償其直木得不伐凡族之婚嫁喪葬皆取辦於公無倦色尤篤故舊聞座主之喪爲位而哭盡心喪之禮江西朱生者座主子也年三十貧未授室公力任之比公之歿朱已抱孫乙卯僑寓

任城適常熟舊令鍾某于以訪故人漂泊逆旅公慨然曰奈何使吾君之子流落至此分客裝資之行歸田後時邀致二三老友相羊山水間以爲娛樂親故造門雖鶉衣百結與講鈞禮其厚德類如是有司重其行誼鄉飲酒禮五爲大賓其歿也祀於鄉校君子以爲宜公生以萬曆丙辰卒以康熙三十一年壬申得年七十有七配徐安人子三人世棐奕堂世傑孫十三人曾孫四人銘曰

虞山之松丸丸爾寢孔安尚湖之水湜湜爾神游息生爲典型歿祭於社來者矜式過車斯下

承德郎大理寺左寺副前翰林院侍講丘公墓誌銘

公丘氏諱象升字曙戒世爲山陽人曾王父嵩縣諸生王父虞　皇贈朝議大夫父俊孫明崇禎癸未進士歷官山西布政使司分守冀寧道右參政母張淑人公參政公第三子幼而聰警日讀書盈寸年十五爲諸生遭兵亂與家人相失逃歸夜陷湖中浮沈數里不死若有神助亂定益發憤讀書旁及詩歌古文皆有神解與弟象隨齊名號爲二丘順治辛卯貢入太學甲午中順天鄉試明年乙未成進士改內翰林弘文院庶吉士　御試屢在高等　賜宴賜衣寵賚甚厚丁酉授編修戊戌會試爲同考官所得二十有八人率當世名士己亥進侍講庚子三月以才堪外任調瓊州府通判去禁近就冗散又涉炎海萬里冒風濤不測之險人皆爲公惜之而公巳然既之官道出徐聞縣縣防兵以餉不至大譁城門晝閉公直前諭之曰我瓊州別駕也適自省會來藩司給餉且至汝曹姑待三日則士飽馬騰執與逆行干紀相率而受赤族之誅乎吾勉爲若留待餉至然後發耳運叩關入

使者署弛裝臥士卒聞公言遂解甲以聽亡何餉果至官弁兵民泣拜於途曰公活我瓊倅職司撫黎黎酋恃險遠數梗王化公曰是不可以文諭而惠結也密檄民兵簡其精銳自將以出黎出不意皆大驚鳥獸散禽斬首馘數人餘悉懾伏瓊賦舊越海解藩庫瓊餉復由藩司撥給往返數千里兵民交病公建議以爲留瓊之賦餉瓊之兵其事便遂著爲令至今行之平南王駐粵藩人橫甚督撫大吏以下亡敢誰何者適檄公攝廣州海防事金某者尚氏壻也爲藩翼總兵官慕公名願納交公

亦深與相結久益狎乃乘閒說之曰公爲名藩佐又貴爲王壻奉　天子命久鎮東粵粵民望公如父母今粵之奸猾不逞憑藉藩下以良民爲魚肉而供其刀俎利歸此輩而王及公等皆負惡名不佞誠爲公惜之金愀然變色前請曰某闇淺慮不及此然且奈何公曰是易耳公誠聞於王廉渠魁數人誅之解散其黨一灑藩下之恥粵民德王兼德公事在反手閒耳金起謝曰微公吾不聞此言於是啟王下令凡民閒被旗害者以告竟其獄論死者十人鞭三十六人笞四十三人還民田廬

畜牧無算廣人大悅或詣公謝則曰此王之德金公之力吾何與焉尋奉裁缺之　命歸里丙午補武昌府通判會有通城民變之事通城武昌下邑也明末疊罹寇亂令張起者徵舊逋鞭扑旁午民不堪命於是崇仙修竹梓木三里之民攘臂而起大呼薄城令逃匿巡撫中丞聞變集議於庭僉曰發兵擊之便公獨曰不然通城民困久矣本年條銀南漕二米一時並徵民力已不支況重以積逋乎令奉行無狀敲扑鞭累草菅民命愚民無告故挺而走險宥之則皆赤子也宜遣一文吏單騎往

諭以　朝廷德意不治已往可不崇朝而定何張皇爲中丞曰善是無逾君者公受命冒雪倍道而馳未至三十里乘輿張蓋徐傳呼至城下諭之曰吾奉中丞命來活汝曹汝知之乎抗賦干紀法無赦但念汝曹迫酷吏情非得已姑貰汝死自今日以前無知觸法皆弗聽治汝曹宜湔祓自新以稱中丞矜全至意若怙惡不悛大兵至無噍類矣通民初猶疑貳公爲文誓城隍之神通民聞之皆流涕詣公稽首謝曰天幸賜公活吾儕小人之命公又請於中丞緩其征輸民益大喜過望是役也所

全活凡數千人庚戌以內艱歸戊午起補大理寺左寺副吳逆倡亂滇中軍民爲所煽惑有逃人五十等悔悟自歸部議以叛逆論事下三法司公引律逃叛自首及能還歸減罪二等之文爭之力且曰方賊跳梁時良民脅從者衆若絕其歸命之誠而不開以自新之路彼知歸必死益堅爲賊耳是資寇兵非計之得也衆韙公言明日駁正上　制曰可因著爲例旗人有與父異居而鄰人通其後母者父不能制憤語其子曰爲我手刃之子受命殺之而自歸有司有司論極刑公持之曰春秋書

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不絕親禮也夫絕不爲
親即凡人耳子思子曰爲仇也妻者爲白也母不
爲仇也妻者不爲白也母其從父洽命手刃父讐
自拘司敗而以大逆傅重辟其無乃非春秋之義
乎遂以兩議上　詔特原之大學士高陽李文勤
公歎曰朝廷須用經術士於丘君見之矣壬戌公
念叅政公春秋高以病請歸省侍于舍者五年丙
寅叅政公棄養甫終制而公病遂不起年甫六十
有一京師士大夫聞者皆太息以爲未竟其用也
公事二親至孝與弟宮洗象隨尤友愛以文章道

德相師友白首無違言甥王侃早失怙誨之讀書
成立又倡諸弟建宗祠以終叅政公志其睦於族
黨皆類此與人交不以生死易心錢塘胡介殁有
寡女不遠千里歲賵䘏之久而不衰既病猶較刊
斬應昇張養重遺集刻成慨然曰吾乃今可報亡
友於地下矣公戊戌所得士如吏部侍郎王君封
濂翰林侍講譚君篆給事中姚君祖頊王君逸騏
吏部員外郎崔君爾仰等皆爲世聞人而上蔡張
沐以理學起中州號爲大儒其他以文章知名如
嚴肩肇向大觀史尚轍俞灝輩指不勝屈故世以

公爲知人所著數音入燕嶺海白雲草堂諸集多
至數十卷生以明崇禎巳巳七月二十二日卒以
康熙巳巳十一月初三日階承德郎官大理寺左
寺副前翰林院侍講娶楊氏封安人子七人達遄
邁遠迴述廸過出爲兄後邁嗣爲宮洗子達遠皆
早卒女子六人適楊雯李師翔周雲書劉繼祖喬
崇烈周允學予與公同年論交最久在詞林又於
公爲後進宮洗以狀來請銘言念平生不覺出涕
銘曰
登車不落爲著作公才早達乃濩落遠浮南溟化

鯨鰐單車談笑安荆鄂久以干將試盤錯入爲法
官尤諤諤丹筆平反恥畫諾始爲龍攄終屈蠖淮
水湯湯氣磅礴天降玉棺非石槨昌厥後人增式
廓

文林郎內閣中書舍人王公墓誌銘

公諱壎字宜兄世爲沂州人相傳晉太保睢陵元
公裔也始興之後蕃於江左其散在故土者世代
遠不可考明弘正間槐亭公彬始以儒術起家爲
廣文官生心齋公之屏領嘉靖丙午鄉薦是爲高
祖王父之屏生錫勇錫勇生納陛納陛生如升賜

公考也公年十三補州學生遭明季大亂總兵官
閻某公姑之夫也方鎮淮陰往依之嘗從閻追賊
於邳州之邢家樓賊脅居民拒守既破賊閻怒將
盡誅其俘公曰民多賊少倉卒被脅非得已也概
誅之將失民心乃下令曰外來流民罪當赦其趨
左賊悉趨左於是按誅之而釋居民之被脅者活
數百人亂定歸里益發憤下帷受知充東道蔣君
鳴玉提學道戴君京曾遇以國士甲午舉省試明
年乙未舉禮部戊戌　殿試在高等　世祖章皇
帝親簡庶常公在選中以應對失次黜落歸丁外
艱居亡何山東有賊于七之變妄男子飛章告密
遂褫公章服酷吏鍛鍊周內幾興大獄會楚人吳
升東來爲登州推官力雪之事得白猶未牽復也
公無意仕進躬耕課讀於桑梓利害如痌瘝之切
於己戊申山東地大震沂尤甚他邑公與郡人前
戶部付郎宋公之普指困以倡好義者得糧數千
石比戶計口而給元旦露處弗恤也又力白監司
徐君惺請蠲請賑沂人無死徙者艾山龍女祠相
傳甚靈異旱魃爲虐公輒率里人齋禱數有驗晚
搆靜山園憩寂其中嘗夢神人衣冠甚偉來謁回

公棄急桑梓當豫謀之詎可自逸於此覺而異之
未幾霪雨河魚大上民多仳離公歎曰神告我哉
爲書上監司李君煒請蠲賑又條議救荒事宜皆
施行全活無算其爲德於鄉如此宋楊二大姓以
鼠雀搆難奸人抵巇以爲利公憤之力爲排解遂
釋怨爲婚媾人尤多之歲壬子伏　闕上書理前
事得　旨牽復應內閣中書舍人試丁巳秋再行
鄉試充順天同考官得王喆生以冠解額後入翰
林尋以母病告歸自是不復出矣公少業制舉甚
工劉君晉檜者於公爲外兄弟公力磨琢至之於
成遂舉進士既老益獎進後學不衰自創義館教
來學者又告有司立義學於右軍祠聘單父進士
盧君爲諸生師助之脡脯其誨人不倦如此甲子
長孫者臣應順天試遂魁一經冬謝有天道云公
之事親也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其侍范張兩太君
疾也不櫛不矧禱於天乞以身代其居喪也哀禮
無不足者故州閭稱其孝叔如式少客江淮迎歸
爲謀居止完室家以慰王母如幾避兵南徙不返
奉季母嫁幼妹皆身任之族兄埈流離滇雲四十
載爲辦裝趨歸又置田宅以娛其老嘗買一女于

舉止不類人奴他日其父至自禹城曰亂離相失二十年矣已適人乎曰已受聘其夫猶未他娶也公惻然義之立使攜歸完其夫婦處親族鄉黨率有恩義故遠近稱其仁晚志養生之術恒與子姪言將以已已長至後拜辭墳墓入西山居期名親知告別又二日更闌呼水盥沐畢入小寢端坐而逝嗚呼其亦近乎達生者矣公卒妾傳國年十九不食三日從容自縊匱側內外宗族集者數百人咸驚歎流涕公之教於家者可知也生以明天啟癸亥卒以康熙二十八年己巳得年六十有七官

內閣中書舍人子十人佩瑝佩瑀佩璠佩琚佩珏佩珩佩瑋佩琳佩璫佩珂女四人李新枝全世璉孟暐李某其壻也孫十二人者臣某某系之銘曰先生不隱亦不仕爲德於鄉稱善士公侯之後必復始睢陵即丘延厥嗣沂水艾山觀贔屭有道之碑庶無媿

敕封文林郎望江縣知縣伊公墓誌銘

唐三百年稱循吏無過韋丹何易于翹信陵三人丹以杜牧易于以孫蕡之文爲中家採掇鏗耀于古而信陵名字僅見於白氏諷諭詩史臣略之故其名不甚著等循吏耳而幸不若此文章之所係顧不重歟然或不遇其人或遇矣而其文章未必傳信後世或事迹湮沒秉筆者雖欲採摭而無從不如白氏之詩落落數言尚足徵信而不必以史之有無爲重輕也此吾誌同年伊君之墓而不勝慨然於中者也君諱爔字允陟晚號聽菴濟南新城人也家世詳予所爲中丞公誌祖諱覺民父諱光啟皆以中丞贈中大夫通政使司右通政中丞諱闢仕至巡撫雲南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君少爲文章與中丞名相甲乙稱二伊順治丙戌再行

鄉試君中副車戊子中丞以第一領解額明年中會試入翰林君益鍵戶發憤揣摩初君兄弟同業毛詩至是以春秋領丁酉鄉薦明年成進士康熙元年謁選得思南府推官二年改補寧國府推官矜慎庶獄以明允稱施侍讀閏章梅大理銷劉光祿楷皆宛陵人也爲作祥刑遺愛錄時君去宛餘十年矣癸卯爲同考試官得十人其九人成進士如汪懋麟倪長犀龍光輩皆名士六年裁李官補廣宗縣知縣未幾以內艱歸而父通政公春秋高君無意仕進久之以通政公命勉謁選人補望江

縣知縣至望江日首謁麴公靈施與下誓以古人爲師清吏胥緩征徭嚴保甲望江人歌之曰伊君之清清莫比但飲雷池一杯水二十七年武昌叛卒倡亂漢黃皆被兵皖屬震鄰而望江與黃梅壤相錯訛言繁興君集父老謂曰賊蟻附豕突旦夕必潰望江城小而堅賊即至不能旦夕下但嚴備以待之大軍雲合賊四面受敵自救且不暇豈能頓兵數百里外爭此彈丸哉已而賊敗滅如君言其遇變鎮定如此居望江七載縣人戴如父母白居易之稱信陵也祇撫孤嫠一語而震澤編載信

陵行事亦僅著其禱雨文云云他政事無傳焉君之施於望江者雖未能件繫書之其視信陵不既多乎是歲通政公考終於家訃聞縣人罷市農泣於野女泣於閨大吏皆歎息其去曰令去誰爲繼者其感人之深至此歸里卻掃三徑無行迹通政公既葬君年近七十乃決計不出康熙三十三年二月一日感微疾竟卒距其生明天啟甲子得年七十又一伊氏以恭謹仁厚世其家至君兄弟始以文章經術顯名當代而君連蹇下僚特自淬厲以廉潔慈惠著聞其令望江政事尤在人口後來史官必有特書之者惜事蹟已多散軼不獲件繫如丹易于之例略據所聞以文隧道之石異時或比諸白氏之詩云爾公娶鄭氏　敕封孺人子二人作梅矩女二人適于某韓逢庥孫若干人銘曰麴葬望江朱葬桐鄉皖郡之人千祀烝嘗君歸故鄉皖人懷止下馬之陵嗚呼在此

故孝廉馮君墓誌銘

康熙乙亥冬十二月馮舍人廷樾馳書京師請誌其先人孝廉君之墓其言曰先君子以甲辰八月十六日棄不孝而逝也迄丙辰十月初六日始葬

於曹村之阡相距蓋十年而墓石闕焉今又二十年矣不孝適有母之喪將以丙子三月十六日啟窆以祔敢以誌請于讀其述質而不華謹而不溢而君之質行實有可書者予與君以順治八年舉於鄉爲同年籍中凡百人倏忽四十餘年所謂百人者乃今無十人在而君之歿且三十年宰木拱矣循覽今昔愴然以悲君馮氏諱沛字雲生世即墨人遷德州數傳至仲選移居董子祠側君曾祖也嘉楨始治儒術君祖也君少卓犖負奇疎倉廣顙而多髯人呼曰髯仲從遊故太常卿王公都之

門稱高第弟子明末天下亂避地衛河之西葺圃
廬讀古書暇則攜漁具臨流終日凡緯蕭織箔魚
網蟹簖手自爲之悉皆精妙遇者以爲涪翁漁父
之流也亂定中辛卯鄉試君性狷介不屑與世俯
仰然亦不爲嶄絕之行嘗畜小伶度曲時時召親
故置酒高會或圍棊博簺跌宕自喜晝引賓客夜
則然燭視書一過目終身不忘也君素重意氣赴
人之急如其私姊之夫爲里人仇陷君忼慨白有
司得解仇遂并螫君事已乃杜門謝交游日爲子
弟授周易孝經是時君年四十餘矣君事祖母至

孝母壽終君哀毀踰制未葬遂不起年四十有九
廷樾之幼也君誡之曰士不得志漁於水樵於山
佯狂於市無不可者惟不可挾媚道以事人吾聞
之趨勢者市井之行也阿意者妾婦之道也一或
失身萬事瓦裂慎之哉廷樾居京師十年孤詣獨
行日不識貴游所舍人謂君有子克自立而不知
君之教者豫也漢陳萬年誡其子咸咸睡頭觸屏
風怒詰之對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謂也以視君
父子間何如乎讀六朝諸名士史傳多稱述清談
奕棊馬稍諸細事王介甫誌建安章君亦但言其

讀書通大指善音樂書畫奕棊而已君雖不得志
於時年不及五十迹其平生嶔崎跌宕豈愧名士
哉君初娶於周繼娶於曹皆贈孺人行治相望胥
有令譽又繼郭孺人而廷樾曹出也郭撫之三十
年不啻所生而廷樾事郭如君之事祖母亦至孝
里人兩稱之廷樾登康熙二十一年壬戌進士官
內閣中書舍人君贈如其官女一適趙廷諫早卒
孫一炎系以銘曰
負俗不羈才足以有爲而命止於斯有子而賢以
大君之年以永君之傳百世不遷維曹村之阡

蠶尾集卷四

濟南王士禎貽上甫

霜皐先生墓誌銘

予少讀宋遺民錄所述唐林二義士謝皐父冀聖予諸人事蹟率欽嘗磊落志潔行芳或時託文章以自見大抵悲憤嗚唈無聊不平能使風雲爲之變色江海爲之起立輒卷書太息以爲有宋三百年忠厚養士之報如此而忠臣義士之用心至是可謂極矣順治末客淮南偶得崇禎遺錄一書讀之心疑其爲宋遺民之流久之乃知爲霜皐先生作也霜皐先生姓王氏諱世德字克承始祖玉明洪武中自無錫遷北平從靖難之師陣亡白溝河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父炳本生父燿先生少襲世職常居禁中宿衛大朝得侍仗下糾儀號貴近而錦衣衛職司糾察自紀綱門達諸人已來多威福自恣大憝市猾因緣爲奸利屢興大獄至末流未已先生獨心惡之邏卒告密輒寢罷崇禎末天下大亂人主孤立於上朝臣方持門戶競爲朋黨不復以國事爲意先生慨然謂人曰今天下有大弊四戡亂保邦須經濟之才制科以虛文取之所取非所用弊一廷臣日以門戶恩讐相傾軋賢者不免弊二右文左武刀筆吏得持將帥短長弊三三營官軍詭寄糜餉者什八九倉卒有變不知何以待之弊四將上書極言不果平居鬱鬱不自得一夕夢天子授節鉞出國門甲騎萬餘旌旗鼓吹震耀數十里軍容甚盛自擐甲躍馬而馳馬蹶驚寤疽發於左股血流不止其義烈發憤如是甲申三月賊李自成陷京師先生方徼巡北城拔刀將引決僕楊坤抱持奪刀挽馬趨金剛寺是時先生妻魏恭人已率諸婦女赴井死以長子潔匿寺中僧大門者素善先生相持而哭以僧服進遂祝髮闖道奔淮南僑居安宜與梁鵠林以樟卜鄰偕隱所與遊皆逸民高衲嘗憤野史誣罔不可傳信後世歔欷扼腕奮筆作崇禎遺錄一卷自序曰先帝以仁儉英敏之主遭家不造憂勤十七載卒以亡國嗚呼天乎其人耶臣小臣日侍左右知禍所從來非無故矣上即位誅逆璫斥宦官虛心委任儒臣而所謂儒臣者率庸劣狡橫唯知背公死黨致疆埸日蹙盜賊蠭起環顧中外一無足恃於是破格用人求奇才以圖匡濟即有一二可用之才而門

戶膠牢不可破解如其黨力護持之非其黨縱者有可用必多方排陷置之死地而國家安危會與之恤使天子循衆議以用人既不效排衆議以用人又不效朝用一人夕而敗矣夕用一人朝而敗矣輾轉相循賊勢已熾天子孑然孤立旁皇無所措而宗社隨之嗚呼家國淪亡誰之罪歟每名對大臣竊聞天語諮詢天下大計諸臣非慚汗不能對即齷齪舉老生常談塞責閒有一二忠鯁敢言又迂疎不識時務不可用臣竊恨之且夫魏璫竊國柄威震天下先帝春秋方十七不大聲色手翦除之此固非中主所及而畏天災遵祖訓勤經筵察吏治求民瘼未嘗一日自暇逸使君臣一德將相協恭即太平不難致不幸有君無臣卒之躬殉社稷中宮就縊公主手刃從來死國之烈未有過於先帝亡國之痛未有痛於先帝者也乃失身不肖之徒自顧不免清議肆為誹謗或曰寵田妃任宦官以致亡或曰貪利惜財用以致亡或曰好自用以致亡舉亡國之咎歸之君父冀寬已誤國之罪轉相告語且筆之書以欺天下後世之耳目恒用是切齒腐心深懼實錄無存後世將有與失德之主同類並譏者矣故錄所見聞凡野史之謬者正之遺者補之聊備實錄萬一庶流言邪說不得肆其誣衊異時史筆或有取焉蓋先生一生之志畢託是書康熙十八年　詔修明史徵遺書四方有司敦其副上史館先生之歿也次子源以手藁殉葬嗚呼可以瞑矣生萬曆癸丑卒　大清康熙癸酉壽八十有一配徐贈恭人繼魏封恭人繼蕭子二潔生員前卒源康熙癸酉順天舉人以古文名孫一某先生嘗為金吾宜稱官今稱霜皐先生者先生隱安宜以霜皐名其居嘗以自號從先生志也系之銘曰

生於燕老於楚返葬青門爰得我所後世讀其書者或以為冬青之霽山過其藏者或以為汝社之畢羽

文學張君墓誌銘

康熙辛未予奉　命典南宮之役鎖院得張子拱極文奇之既榜發張子殿焉予悵然久之既而張子來謁其人恂恂篤行君子也已而述其父文學君言行乞言以銘隧道之石予乃知張子之文行能矯然自拔於流俗者蓋其先人之教云按文學

君諱建斗字冲碧其先鳳翔人也曾祖某遷三原父某生君兄弟二人少相友愛共處不忍離析君爲諸生有聲而兄早歿視兄子純如已子久之純求析爨君勉徇其意亡何盡蕩其產君名與共處如初未幾純復求析君割已產之半予之無慍色純歸居鳳翔而君遷醴泉純復蕩其產君數自醴泉躬往視之月給薪米無倦純死迎其家至醴泉共處如初爲兩孤畢婚娶閭黨稱之其孝友爲人所難能如此君讀書日寸許研精性理之學或加以橫逆犯而不校居三原時值明末兵亂君微服

將出至城門爲邏者所得時星月皎然忽雷雨晦冥君竟獲免予讀范曄書獨行傳敘述李充繆彤事爲之掩卷太息夫修身謹行整齊風俗必自齊家始齊家必自仁讓始此聖賢之教儒行之首也考君行事視彼二子者豈有恧歟庸特書之以告惇史君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娶秦氏繼申氏王氏喬氏子二拱極康熙辛未進士拱宸皆喬出孫四炯焜燦某銘曰

溫溫恭人張仲孝友鬱鬱佳城池陽谷口我銘堅石與之悠久

法慶靈鑾禪師塔銘

臨濟一宗傳三十世至天童密雲和尚而極盛座下龍象蹴踏諸方一傳而爲木陳忞公際遇 世祖章皇帝 賜號弘覺國師再傳爲天岸昇公順治中亦 賜紫衣有 旨住青州法慶寺師即岸公嗣法弟子也諱元中字靈鑾姓謝氏河間任丘人父廷璠天啟辛酉舉人母徐師七歲入小學輒問塾師讀書能不死耶塾師駭然九歲父殉難死即懷出世之志十九歲母歿終制遂投濟北寺釋照菴出家逾年受淵源律師具戒源每中夜見師

經行持經呪不輟曰子法器也當求向上事師謂律五夏乃許習禪源曰子根器猛利律豈爲汝設哉密菴開講長白九蓮菴師往聽說金剛般若因侍密之萊州閱首楞嚴至阿難不知心處大疑寢食俱廢聞國師領衆青州大覺院懷香往叩之國師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話經七日大惑不解哭泣竟日時岸公爲首座落堂問師汝向父母未生前道一句師方擬議岸急掩其口曰道道師不會岸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師又無對岸便打曰鈍置煞人師忽有省自是下語輒契

從國師北遊入內道場一賜紫國師南還岸公嗣主大覺師爲侍者三載南覲國師於揚州龍津禪院國師再住天童屬鑑首座住龍津師又爲鑑侍者一夕晚參鑑問師百丈豈拂子甚麼意旨師一喝又問挂拂子舊處又作麼生師拂袖便出鑑頷之依龍津三載歸省岸公青州歷書記西堂領首座遂付法印時三十二歲矣又三歲岸公省國師於金粟命師攝院事時　勅賜大覺爲法慶寺緇流雲涌川赴師攝堂頭十載岸公示寂金粟遺命師主法慶康熙十三年丙寅五月也上堂南堂靜

禪師約法三章一者日裏一餐二者夜裏一寢三者山門頭佛殿裏東行西行不得踏破常住磚南堂條律森嚴凜不可犯容易令人作太平姦賊法慶亦有三章一者喫飯不許咬著一粒米二者著衣不許挂著一縷絲三者山門頭佛殿裏東行西行不許動著腳跟主法慶十五年坐曲彔床道風遐暢名動諸方煅煉鉗錘刮骨見髓如獅子搏象兎必用全力如醍醐甘露灌頂沁心入其室者如鐵壁銀山不可榆傍如空山無人水流花開高峯所謂親見親證明得差別智方能勘辨人殺活人非徒以口舌爭勝負者比也師天性至孝父孝廉殉難死謁文士爲誌傳自撰家譜躬詣濟北寺茶毘雜染照菴師入塔岸公示寂金粟建塔於餘姚之鹿宕岡棲雲院又築法塔於法慶西北隅貯語錄諸書不佞竊見當世名流晚而逃禪者於其傳衣本師溫凊定省不啻如毛裏之親雲水過里曾不一上先人之冢顧我復我遂等行路心甚薄之觀師行事彼非名教之罪人乎順治己亥予以前進士里居曾謁岸公於法慶禾遑扣擊康熙癸丑廬居始與師有支許之契癸亥冬師遊京師與楊

水心居士雪中見過予賦詩爲贈云行忘石頭滑坐愛地爐溫比其還山又賦詩送之云打包殘雪映歸寺藥苗春甲子冬奉先司徒諱歸數承書問不及追蓮社舊遊而師於戊辰九月以病退院矣辛未十一月七日召衆云老僧去甚灑脫更無一事衆云和尚大慈今日有何言教師應聲曰老僧不病也不恁麼病也不恁麼十方世界無可無不可遂寂然而逝住世六十二僧臘四十二得法弟子某某銘曰

馬祖痛子厥惟百丈黃蘗宗旨滂沛大暢迄於天

童正令提唱何以接人德山痛棒諸大弟子巍巍
龍象三世洎師當仁不讓簾前賜紫賢愚皈嚮踞
獅子座全提向上本無去來何有得喪潭北湘南
請師塔樣

文學太液三兄墓誌

兄諱士鵠字志千別字太液自始祖由諸徙新城
世爲新城人兄先曾王王父戶部尚書累贈少師
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見峰公之曾孫王父浙江
右布政使贈　經筵講官戶部右侍郎康宇公之
第三孫世父文學曲江公之次子也母孫孺人以

烈節著兄生而謙慎與物無競家庭以孝友見稱
王父官蘇松叅政兄隨侍官舍從毘陵祝先生學
其後王父再遷爲浙藩以曲江公從而兄侍孫孺
人里居崇禎丁丑曲江公歿於武林比喪歸家人
始知之兄擗踊絕食者數日毀幾滅性後年且髦
矣每言含襲不及躬親未嘗不流涕也辛巳受知
學使鄞人錢清溪先生補博士弟子明年冬濟南
有警新城陷孫孺人投井死兄行求得之號泣入
井自負以出居喪泣血鄉黨稱孝而是時王父在
堂兄溫凊定省如父母生存懼傷王父意也癸巳

歲試學使歙人張君黃嶽奇兄文拔第一文益有
名其冬王父考終里第兄佐先府君少司徒公治
喪禮內外斬斬甲午踏省門復被落絕意進取丁
酉科試輒不赴焚香下簾左右圖史雖一畝之宮
而竹徑花塢過者如入深林穹壑是時兄年甫四
十耳癸卯予官揚州兄往省司徒公居數月渡江
至宣城而返是後司徒公家居兄閒日必一省視
如王父在司徒公晚年意忽忽不樂好飲酒兄不
善飲酒然兄不在坐司徒公輒不歡每飲酒必召
兄漏盡燭跋未嘗以疲劇輒退如是者餘十年乙

丑司徒公棄養會予歸省遂廬居與兄比屋日相
見予或數日不詣兄兄必策杖過予其後步履稍
艱或以肩輿往迎致兄往往不肯就輿策杖一童
子掖而行其謙慎如此已巳十一月予將赴京師
私念兄老矣予方從政歸早暮未可知心怦怦然
兄亦自以衰老不能視予京邸黯然不能別嗚呼
詎謂此別竟永訣耶悲哉兄晚年以田廬授三子
世事不復關懷抱惟以高王王父忠勤祠漸就傾
圮倡族人殫力修葺雖老病日必一至瓴甓逋峭
躬自料揀而籍記之以潰於成又於二世祖善行

公故居建祠自爲記述祖宗創始之艱將礲石陷諸壁工未訖而兄病不起悲哉兄與宗族鄉黨交一以姻睦退讓自居橫逆之加犯而不校久之其人自愧悔曰奈何侮善人族有鬩牆者輒陳水源木本之誼以開導之或手自爲書千百言罕譬而曲喻之其言惻怛善入人人諒其至誠亡不感動悔悟者縣令崔君嘗曰王先生善人邑之三老五更也方舉鄉飲酒禮虛賓席以待兄固遜謝不敢當令顧益重之少工書於楷法尤精好自寫書書有殘缺必手自繕綴使卷袠完好乃已至老不衰

點畫精審亦不類老人書也少嗜古法書每得一舊拓本必裝潢藏弆暇即展玩臨摹以爲娛樂世父所遺書畫珍惜之若護頭目更歲久兵燹一無散失性淡泊甘貧約平居麤糲自適夏一葛冬一裋褐而已出惟坦步雖五尺之童相遇造次必以禮其歿也巷舂罷相市人皆歎息泣下嗚呼非甚盛德詎易致此哉兄初病瘍發於耳其後又生於腋久之氣血虛耗馴至不起時康熙三十二年五月二日也距其生前明萬曆四十六年四月二日爲年七十有六娶鄭氏前若干年卒繼彭氏又卒繼李氏子三人啟澤縣學廩生鄭出啟潔庠生啟濤廩生李出女子二人一適張億瞻鄭出一適畢世推李出皆前卒孫二人兆杲兆果曾孫二人祖喬祖鏗澤濤杲皆能文大兄之世者或在於此

紀母陳恭人墓誌銘

恭人陳氏順天文安人父某蒲縣知縣母苗早逝事繼母鞏以孝聞年十四歸紀君子湘事君姑以孝處娣姒以和姑病籲天願以身代時篝燈操作箴紉佐子湘誦讀不輟子湘以順治十二年成進士歷杭州推官徐州同知知襄陽府最後知鞏昌

府皆以恭人從雞鳴昧旦勗勉如良師友其遠識定力有士君子所難者無如徐州漢陽二事其在徐州也值河漲城不浸者三版子湘胼胝河干不遑內顧時風雨大作堤瀕圮矣城中人爭登雲龍山避水或謂恭人曷暫出恭人不可城卒無恙其在漢陽會有滇寇之變子湘奉檄至武昌供行營軍糈漢陽日數驚人皆走避湖中城郭闃如恭人攜子女臧獲數十輩堅處危城曰吾不可先去以爲民望巡撫張公聞而嘉歎命假中丞儀仗迎入武昌以旌異之凡恭人所爲知大體臨大節不類

巾幗者如此其他如代子湘置遺生子三人女二人撫之均一人稱其慈丘嫂姜早世撫其兩女遣嫁之視諸從子女子猶已出代謀婚嫁子湘兄孟起給事卒官立遣長子入都經紀其喪歸人稱其友其厚於族黨尤多可書者王氏姑早孀迎歸三十餘年如事親之禮子湘從兄恭從子婦姜從姪壻井某皆貧不能葬葬之甥馬某才而貧迎置家塾讀書卒爲諸生從嫂趙孀且老歲時賙之無倦姪壻何某遊金陵家遭回祿迎姪女於家及卒爲治含斂人以爲難恭人有異母弟肇行延師教之成立從兄某卒於粵七千里歸其喪葬之其厚於私家又如此子湘以辛未秋歸自肇昌恭人以甲戌秋八月遽嬰疾以卒子湘寓書曰栗里去官之後遽奪吾耕饁之侶老夫忽忽不能自持子其爲敘述以緩吾悲可乎其言有深痛故不得辭恭人生崇禎辛未距其卒得年六十有四初封孺人再封宜人進封恭人子男子六人遠宜邁宜述宜遂宜邁宜蘧宜遠宜則恭人出也子女子五人王聲鉉井鈿馮廷松郝士鑒劉憿其壻也孫一乾銘曰二南之化始于宮閨流風先被大夫之妻蘋蘩筐筥列彼風詩亶無媿焉女宗母師後有觀者視此桓碑

呂孺人孫氏墓誌銘

孺人姓孫氏濟南鄒平人寧國府經歷坤野公諱栻之孫諸生諱熙然之子母焦孺人年十五歸呂君公憲以康熙丁卯歲卒年五十有八又五年辛未乃克葬孺人年十一失怙焦孺人身兼鞠育一燈緝績孺人與諸姊妹習女紅其側往往至夜分及歸於呂公姑交賀嫁姒宜之媼御皆喜舅元籟公參湖南藩孺人任家棟綜理緯繣中外井井親族緩急曲盡恩誼臧獲有過卒不予杖咸稱其仁以愛子出爲兄後爲諸子女子畢婚嫁豐嗇皆中禮教子女諸婦動合禮法及葬先舅姑附於身附於棺勿之有悔一旦病痺喑不能言臥床第三載爲二幼子經營娶婦神明不亂嗚呼可謂賢矣子與孺人外兄弟也幼習孺人中閒從政去鄉里不相見者三十載丁卯家居讀禮孺人已久病兩過視之孺人不能言直視哽咽而已子五人鳴壎鳴雍鳴啟鳴球鳴颺鳴啟出爲伯父後女三人適某某孫十人孫女七人曾孫二人銘曰

地道無成而代有終柔順宜家淑慎厥躬而水泮
渠而山龍從于萬斯年衛此幽宮

誥封奉政大夫雲南按察司僉事提調學
政耐翁吳先生墓表

無隸之鄉馬谷之陽有封若堂者是爲耐翁吳先
生之墓先生諱永肩字繩甫其先右北平之遷安
人始祖士安遷海豐占籍坊廓里數傳至明揚翁
諱志德以德壽爲鄉三老卽先生父也先生少應
童子試濟南遊南山牧鶴洞遇仙人其事甚秘旣
爲諸生屢不得志於有司而有子學憲君蘄然露

頭角先生喟然曰吾艱於遇大吾門以慰爾祖者
將在子乎則取先正之文鱗次几案親爲指授時
縣人吏部侍郎王公清方少先生見其文器之命
學憲君與遊曰王公國士也汝雖與同學宜師事
之學憲君以順治甲午舉於鄉迨康熙甲辰成進
士王公實以學士爲主司世謂先生知人云學憲
君令萬載會滇閩告警江西亂訛言日三至先生
尸然曰吾子必無他已而學憲君以首報僞札督
撫密疏以　聞得　溫旨人咸服先生能知其子
學憲君能不辱其父父慈故子孝子孝故臣忠三

善備矣微先生以身教不及此滇南平學憲君以
前事徵入爲中書舍人稍遷戶部主事尋進刑部
郎中出提調雲南學政皆奉庭訓惟謹戊辰學憲
君歸自滇先生年已大耋尚無恙又二年乃考終
蓋春秋八十有六矣先生事父母至孝學憲君以
文皇后升祔覃恩封先生如其官以不逮明揚
翁慽然者久之崇禎庚辰辛巳二東大饑先生藏
菽不飽遇流冗顛踣道路輒多方賙給蒙袂輯屨
全活亡算學憲君旣通籍益好行其德緩急叩門
不以有無爲解值歲儉自糴於市以供饘粥而親

戚族黨待以舉火者甚衆故其生存則愛而慕之
其歿也聞者出涕舂不歌杵不相皆曰善人亡矣
嗚呼善人國之紀也先生其無媿已乎居恒教子
孫曰犯而不校聖賢之學吾自號耐翁所以志也
又云渾厚勿涉模稜精明勿蹈刻薄彌留無他語
惟舉漢昭烈之言曰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小
而爲之蓋其平生修身以教家者盡於此生以明
萬曆戊申卒以康熙三十二年癸酉壽考與父明
揚翁齊年元配楊氏贈宜人繼高氏封宜人男子
二長卽學憲君自肅歷官雲南按察司僉事今候

補布政使司參議次自治諸生女子三適王夢輔楊棟基馮憲孫六人曾孫一人於是少司寇田公既銘其藏而瑯邪王士禎爲之表鑱諸樂石傳示無窮

田母張太恭人墓表

母張氏德州儒家女父曰禎母之幼也女紅之外兼以書史輒能通知大義笄歸於田齊魯間所稱蓼菴先生者也先生講學濟北開門授生徒號爲經師母閨中實佐助之先生以順治辛卯舉於鄉壬辰登第知浙之麗水縣未幾屬疾不起母泣曰今相從地下易耳旅殯千里孰爲歸之藐茲諸孤孰鞠育之況錢穀事關國帑錙銖弗清雖欲歸骨丘壟庸可冀乎死易存孤難吾知所以自處矣髮踊稍閒則取倉庫冊領勾稽籌算年經月緯具有條理不以假胥吏既而攝篆者果難之母手自削牘請太守盤詰金華守王君臨縣母以籍進攝者無以難也乃得攜諸孤間關三千里扶櫬以歸歸督諸子讀書而躬自紡績往往至戊夜既而長子中丞雯中子太史需相繼登朝列華要母四膺誥封稱太恭人翔貴矣荆布蕭然不改其素亦不樂居城市夏秋輒村居與農嫗談田家事爲娛樂中丞撫吳撫黔太史在翰林母數戒以守官清勤上報 國恩甘旨之外絲毫不以累諸子故兩君皆能於其職爲名臣母年七十親黨議稱壽母聞之以書示諸子曰汝昨來言里中先達及學校父老謀欲醵錢作爲屏幛爲吾壽者此親串盛心然揆諸情禮甚有所不可今爲汝曹言之按禮婦人無夫稱未亡人凡吉凶交際之事不與不爲主名故春秋書紀履緰來逆女公羊傳曰紀有母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何休學云婦人無外事所以遠別也後世禮意寖失始有登堂拜母之事戰國時嚴仲子自觴聶政母前進百金爲壽此蓋任俠之流有所求而然耳豈爲禮當如是耶吾自汝父歿於官提攜幼弱千里扶櫬含辛茹檗三十餘年闔戶辮績以禮自守今幸汝曹皆成立四膺 封命足慰餘年然此中常有隱痛歲時膢臘兒女滿前牽衣嬉笑輒怦怦心動念汝父之不及見故或中坐歎息或輟箸而悲蓋三十年於此矣三十年吉凶交際之事不與知而今日更强我爲主名其可謂之禮乎頃者米價踊貴井里蕭然親故素多貧

之若復合錢市籩爲未亡人進一日之甘是重吾戾矣汝曹備官於　朝宜曉大體其詳思禮意以安老人之情惟勿忽也其言必合經動必循禮如此少工詩脫稿即焚棄曰吾不願諸女孫效之也所存惟茹荼吟三十章諸子刻附家乘余觀春秋外傳所載魯敬姜之事可謂賢矣故仲尼子之以爲別於男女之禮師亥曰謀而不犯微而晦矣歌以詠之度於法矣故敬姜之賢古今不再覯也考母行事庶無恧焉其爲聖人之所予必矣子三人雯辛丑甲辰進士累官巡撫江南貴州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需己未進士官翰林編修霖恩拔貢生女一人適某孫八人曾孫二人中丞謀以康熙三十一年二月十日奉柩合葬於蓼菴之阡而予爲其表

亡室陳孺人行實

孺人姓陳氏其先江南宿松人始祖雲爲燕王府護衛千順以軍功官龍虎衛指揮世襲濟寧衛指揮同知遂隸籍爲濟寧人子忠歷官山東都指揮僉其後襲衛指揮終明世孺人祖貞仕爲鳳陽留守都司父允始失職爲州學生母苑氏有女三人孺人居次生而婉嫕閒靜能推讓其姊妹甫髫不闖門而語歲丙辰九月予妻張淑人卒於家先司徒公謂予中饋不可無人博求賢淑可以繼吾妻者聞孺人賢乃聘之丁巳十月孺人至京師年十六矣未幾邸中人皆曰孺人賢予每退食歸中外井井不異張淑人在時予亦曰孺人信賢可以緩吾悼亡之悲其明年正月予蒙　聖恩召對改翰林侍講司徒公寄書曰新婦于歸未幾而汝登侍從此宜家之祥也自予官翰林遷祭酒居京師凡七八年孺人任家棟具有條理然天性慈柔或終

日默坐不聞譙訶而事無弗舉婢婦輩逮事張淑人者遇之必以禮兒汧五歲失恃來京邸孺人撫之有恩後爲娶婦皆孺人勞苦經營于不知汧之無母也甲子九月孺人生女旬日而予遷宮詹學士因命之曰宮是時　皇上東巡祭闕里　命近臣望秩名山大川古帝王陵寢而予有南海之役司徒公使兒汸來迎家累與予別安德孺人既里居事司徒公盥漱溫凊柔滑旨甘備極孝敬司徒公愈益重之謂有孺人在張淑人不死也命孺人每事與丘嫂齒諸嫂亦愛敬孺人忘年敦婣姻之

好孺人益退然自下不敢敵偶以是大小莫不宜之交口曰孺人賢也乙丑夏予歸自粵便道過里省覲司徒公數爲予稱孺人曰新婦孝能知大體居一月予復　命尋請告歸省而司徒公棄養矣歸見孺人苫次諸姊妹謂予司徒公病亟陳衣皆出孺人手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無悔予泣謝之自是歲時之祭哭必盡哀平居言及司徒公輒雨泣曰我翁待新婦恩禮厚矣不能終事何以報罔極萬分一蓋既葬而哀慕不衰其純孝如此自己丑迄己巳孺人皆里居綜理家政益習內外姻黨

及子婦輩下逮臧獲益愛敬無異詞者庚午正月予再補詹學三月遷御史中丞五月迎孺人來京師家人皆攬袂泣涕不忍別居京邸又三年予自中丞遷少司馬再遷少司農每陟一官孺人必相勗勉以清勤酬　主知予雖備位卿貳蕭然寒素孺人手司出納往往以撙節佐之未嘗一語交譴此尤賢也孺人素無疾疾辛未秋苑孺人訃聞哭泣不食者數日遂病嗽藥而愈明年春夏嗽閒作渠不能初至八月嗽益甚十月晨起忽失血孺人泣予甚愛之自是數更醫皆罔效而孺人日以憔悴困臥牀第不復起矣癸酉元旦孺人病少閒兩女拜牀下予强爲解顏以娛孺人元夕前數日張燈榻前雖支綴倚枕猶能自力十四日病勢遽增日以羸弱至四月十二日竟不起悲哉悲哉孺人自聞母喪不進溢米肺病頓作纏綿藥裹竟以身殉孺人之死死孝也既彌留將陳篋衣顧曰徐之移時乃曰可矣移正寢遂瞑悲哉孺人訣別無他語但曰君受　國恩深重致身九卿當黽勉服官以圖報稱遇下人當以寬久之又曰從君十七年止有一女且善病可謹視之如我在也嗚呼孰謂

孺人逝後三月而女亦相隨於地下哉痛哉悲矣孺人懿行儉德可書者非一予尤痛其十七年中荆釵裙布手自箴紉無金珠以耀首無錦綺以飾身奉齋皈佛泊然無所嗜好即歲時問遺父母未請於予不敢輒專禮云婦無私貨無私蓄無私器孺人以之可不謂賢乎司徒公稱孺人能知大體嗚呼知人哉孺人性慧强記初從予口授唐絕句百首皆成誦吟諷中律呂予所賦詩亦頗能誦數十篇禪誦之餘每舉以相娛樂既十四五年扣之一無遺忘似有慧業者然其生以康熙元年壬寅

六月十二日得年僅三十有二生女一人字淄川畢氏生十年矣後其母百日殤嗟乎未及笄也是爲下殤下殤小功制於禮矣痛哉又撫女一人林氏出字鄒平張氏謹忍涕志其梗概以俟當世之爲中壘者將以慰孺人於三泉亦聊以抒吾悲焉

亡兒啟渾墓碣銘

漁洋山人次子曰啟渾字奕遠母張淑人其生以順治十三年丙申五月其殤以康熙十一年壬子六月葬二十一年矣宰木已拱而墓無片碣感念亡兒若在初歿乃書其梗概於石庶幾吾兒有知瞑目地下云兒之初生先司徒先淑人年未及艾而子先一年成進士家門方鼎盛兒白皙而敷腴兩大人珍愛殊常五歲從宦揚州入家塾以唐五七言絕句授之頗成誦十歲從宦京師十四歲歸補諸生是年從宦淮浦榷署得懸癰疾庸醫施刀鍼予方以河涸額缺憒憒聽醫所爲症遂不可療予不悟也明年入都從浙西李生學爲文頗清拔然坐或跛倚予初訶責之兒不自言其母淑人爲言予始知醫向所爲悔之然無及矣又明年其幼弟獅兒病亟兒五更冒風露馳召醫躬視湯藥其孝友有過人者兒亦不數以病告也又明年壬子正月忽欲歸省祖父母以其夙疾不任輿騎止之不可會張淑人爲先慈淑人製冠帔遂命兒齎以往留三月返京師五月杪兩大人遣綱紀迎兒歸娶行有日矣忽得寒疾而癰日潰醫皆束手遂不起兒殤後檢其篋中得手寫制舉文數通風氣日上使其不死非碌碌者而竟未成人以殤悲哉悲哉兒聘高氏淄川御史玶之女未及娶銘曰

生十七年而芳蘭忽摧既二十年而尚俾我哀電光泡露兮汝胡爲乎來哉

二殤女墓甎志

漁洋山人有三女皆幼穉歲庚午山人自少詹事遷御史中丞迎其家以五月至京師六月長女殤其年十月歸葬附其仲兒啟渾墓次若干步又三年癸酉四月陳孺人卒甫百日而第三女又殤女孺人出也將以是年冬從母歸葬於是山人反袂拭涕收召魂魄書二女生卒本末使刻墓甎納之藏按禮中殤大功下殤小功以其未成人也故薄之情屈於禮吾不能越禮以用吾情也周人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中殤下殤是有棺而無槨也吾忍

乎哉古禮之不可行於今久矣雖違禮以用吾情可也長女小字阿端以康熙己未五月初九日生於京邸其母張也女自襁褓中娟好如玉雪天性至孝未十歲舉止如成人子每食非女同之弗甘也將上京師其諸兄嫂送之皆泣女亦泣以五月九日至京師則其生日也會天雨予迎之中門抱持而喜每退朝必名之食六月望名之食至則不食以爲偶耳是夕遂病十七日病亟呼父不止頃之卒年十有二女病不在死法庸醫殺之也傷哉第三女阿宮以甲子九月二十日生京邸女生而

余遷宮尹故以名之甫彌月予奉一朝命祀南海之神女隨母歸里雖女也魁梧類男司徒公愛之恒在提抱乙丑予粵歸過里省覲司徒公未幾北上而女病灸之良愈七歲得癇疾然健如黃犢病已輒距躍如故壬申女九歲母病瘵臥疾數月女亦病予不暇視也母死女日益病百藥卒無效後其母百日竟死甫十歲耳傷哉始阿端之葬也予爲詩哭之曰左氏嬌女詩陳王金瓠詞忘情非太上萬古一銜悲既而自疑曰一詩而引二事是疑於兩女也不祥然孰意其果讖乎豈動乎四體鬼神者告之乎噫

濟南王士禎貽上甫

張東谷先生傳

東谷先生者姓張氏諱茂蘭字德馨濟南章丘人也父曰題先生少有至性一介必愼取與顧嗜飲酒好滑稽通脫爽朗不喜齷齪繩墨中弘治戊午舉人乙丑進士知鉅鹿縣爲政簡易視民如子以外艱歸服闋起知任丘縣時流賊劉六齊彥名等起霸州掠及縣境先生築城誓衆散粟哺饑民兵甲完具樓櫓屹然賊去之城賴以全時兵荒洊臻

乃上救荒四事多見施行官柳爲饑民翦伐或以爲言先生曰孟氏有言先仁民而後愛物歲饑窮民無所得食不得已析木作薪採葉充食以緩須臾之死乃厲禁乎又多市書籍以勸學者兵荒之餘人不廢業羅文肅玘過縣先生慕其文行北面稱弟子御史以紀功至先生不出迎被詰責先生仰視曰公此來何爲者耶御史怒曰奉命勦賊紀功令獨不聞乎先生曰賊去此幾何御史曰八百里先生曰公以紀功爲名今相距八百里脫有冒功者何從知之濫殺平民者何從知之不責已去賊之遠而責令奉迎之近誠所未喻御史益怒面發赤久之曰何物縣令强項若是亟驅車去亡何御史以事就逮先生迎數十里外廩餼甚腆時方嚴冬製衣裘以進御史歎曰令古人也煖不增衣寒不減葉吾見其人矣先生兩爲令衣布飯脫粟不名一錢不以妻孥自隨遷戶部主事餉軍遼陽封還羨金於官使歸監免臨清榷舟尤江終始以潔廉自勵貨賄滿前視若土苴唯恐免焉舉人陳守仁者贈以詩云人道公心清似水我言水不似公心水流萬折終侵物萬折公心物不侵人以爲

實錄空同先生李夢陽時視學江西歎曰張君非惟操守清氣味亦清其爲名流嗟賞如此先生之使九江也李文康公時賦詩送之曰當年相與駐孤城豺虎縱橫近帝京洛下書生曾獻策關中令尹解談兵時平上國仍同醉秋盡西郊復送行黃瘦一童牽一騎雙流應照使君清人競傳之考滿遷郎中總理宣府糧儲以疾固辭爲給事中論劾調汝寧府通判甫三月遂棄官歸嘉靖改元給事中李錫疏薦先生清節如陶潛詔起用會丁內艱既免喪巡撫王中丞堯封繼薦之不至久之起爲

河東鹽運司同知亦不赴卜築吳白山之陰老焉每天雨農夫樵牧蓑笠榛鉏滿舍中先生與雜坐談農事竟日無忤色山中人亦忘其嘗爲大夫也先生邃於經傳授徒山中經其指授者率有所成就如袁軒冕陳德安輩皆是也先生嗜飲酒在太學友人以公罪下刑部獄聞獄囚日給酒願附名其末或問之荅曰獄中誠不佳冀日可得酒耳嘗借史記漢書文選於縣人喬御史岱故靳之李太常開先問其故喬曰吾非靳此書疾此君不近人情招之不來耳先生聞之曰使借吾書東西南北

唯喬君命東朝鮮西流沙南交趾北居庸關所不敢辭太常曰居庸何近也笑曰吾畏宣府耳其滑稽類此嘉靖乙未十月初三日病亟起坐命酒索陶詩周子通書置袖中而瞑年六十五四子志仁利仁守仁欲仁鄉人稱曰東谷先生

論曰予少聞諸鄉前輩正嘉中京師語曰天下清官張茂蘭問其後喬則式微久矣康熙丁卯冬雪後遊長白李氏嘯園園中有亭曰皆山山中人指示予此東谷先生故居也時山雪清寒竹風蕭瑟想見先生流風餘韻爲之慨然聞先生在郡著日冬無絮衣餽遺皆不受東阿劉戶部田解衣遺之乃受曰世惟劉伯耕衣可服耳人以比陳師道云

馬文毅公傳

公諱雄鎮字錫蕃一字坦公姓馬氏其先登州蓬萊人始祖英占籍遼陽左衛曾祖重德太平府通判有惠政建祠赭山祖與進考鳴珮總督江南江西兵部尚書爲開國名臣事具國史妣孟氏　誥封夫人公以從龍大臣子順治中起家工部副理事官營造　孝陵遷宗人府啟心郎擢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進內國史院學士　上才之以爲副都

御史巡撫山西未行改撫廣西陛辭　賜御服以示優異時粵西多盜賊玉道榜等寇左江妖僧某僞挾明宗亂右江莫扶化等連諸猺猺蹋平梧諸郡所在驛騷公至粵宣布　朝廷威德勦撫兼施不數月殲其渠魁餘悉解散于是請復有司邊餉省兵糧腳價除採買之累民者疏上皆報可未幾而吳三桂之變起先是定南孔壯武王鎮廣西死李定國之難以其壻孫延齡爲將軍代領其衆癸丑春都統王永年與延齡訐奏朝議遣大臣往勘至是滇南作逆粵西震動延齡遂殺永年及孟一

茂等三十餘人受僞命發兵反逼巡撫以下更服制繳符篆公具衣冠望闕再拜闔戶自經不死顧謂子世濟曰賊勢雖深人心尚固脫得一旅疾攻其外從中策應破賊如發蒙振落耳三月遣世濟間道詣闕請兵陳賊可破狀六月繼遣其客李子燮以次子世永行延齡覺之勒兵脅公公引佩刀自刎不殊賊囚之別室公絕食數日又不死而三桂遣僞書以高爵啗公使降公裂書抵地不視幽縶者凡四年會延齡與三桂貳又與叛帥馬雄數

治兵相攻丁巳三桂僞將軍吳世琮帥師克桂林殺延齡遂以兵收公既至其營箕踞大罵鬚髯怒張世琮逼公降公叱曰吾爲 天子守茲土義死封疆所不即死者欲手殲逆賊上報君父耳今討賊志不遂死自吾分毋多言世琮退令諸帥迭遊說更進酒食公推案罵愈厲世琮發怒先殺公幼子世洪世泰遂及公其僕九人皆從死公既死賊暴其尸烏金鋪田野中四十日顏色如生有趙天元者亦僞將軍也收瘞桂林之廣福寺夫人李聞難與妾顧氏劉氏二女某某世濟妻董氏妾苗氏皆自經死妾趙氏等以饑餓前死者又十九人事聞 上震悼贈公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謚文毅以世濟爲大理少卿

論曰今之巡撫與唐之節度觀察使事權相埒國初以來皆握兵柄後乃稍變易其制一旦有事輒束手而聽命於人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者也以文毅公之才略忠義激發使得戲下一旅叛將忿卒必有所忌憚而不敢動縱其跋扈而仗義執言以討不庭鼠子輩豈足道哉既事權不屬卒以忠烈自見妻妾子女下逮僕隸從死如歸嗚呼惜矣然公之歿也贈官予謚皆踰常格又 御書其神道之碑傳云死王事者加二等公之邀 國恩厚矣又何憾哉

御史梁晳夫先生傳 有序

于順治中遊京師求天下善士而友之於同籍得三人焉曰潁川劉公戚體仁長洲汪苕文琬鄱陵梁曰緝熙公戚豪邁任俠苕文孤峭工文章曰緝長齋繡佛不涉世事蕭然內足於懷三人者性情不苟同而皆與予交莫逆其後康熙己酉別曰緝於都下庚戌別公戚於淮浦最後己未庚申間與

苦文同在翰林二載又別去自是三人者遂皆不復相見而予亦髮種種老矣一日曰緝之子堉書來以予父執友當序其遺集且爲之傳以信後世逆維夙昔從遊之雅琴書文酒釣弋之適一言一詠以及嬉笑謔浪之語歷歷於心而三人者別去遠者已二十餘年近亦不下十四五年欲談往事而無復有知之者矣不亦悲哉作晳次先生傳

先生姓梁氏諱熙字曰緝晳次其別號也其先洪洞人始祖八公明初徙河南鄢陵遂家焉傳八世至雙樓公諱珂官周府典膳子敬菴公諱愼累贈兵部尚書有子四人次篆一公諱克順仕爲雲南道監察御史子濬一公諱廷栻　皇贈雲南道監察御史即先生祖若父也先生生世族幼不喜紈袴之習讀書好古視聲利蔑如也於詩嗜陶淵明少得句云明月生東隅清輝照北牀長老驚異士三歲補諸生第一文名藉甚會明之季流寇蹂中州河決大梁先生流離瑣尾度河僑寄朝歌覃懷閒亂定始歸舉順治三年鄉試又十年成進士出知西安之咸寧誓於神不以一錢自汚視民如子治行冠三輔會三原梁給事鉉疏劾秦撫中丞某中丞以先生同姓且同年也疑之詢知先生孤介廉靜無所附麗更嗟賞爲官咸寧半載減俸行取入爲雲南道監察御史是時　世祖章皇帝方重言路臺省官皆矯尾厲角務毛摯搏擊爲名高先生獨澹泊寧靜下直輒焚香掃地晏坐終日如退院僧暇即與其友汪琬劉體仁董文驥王士禛輩出遊豐臺草橋諸勝地或會食浮屠老子之宮諸子酒酣耳熱辨難蠭起各負氣不肯相下先生默坐或微笑不發一語偶出一語則人人自失覺我言爲煩如維摩默然須菩提燕坐巖中者先生固就內典於三藏十二部之書無不研究而於楞嚴尤了悟初因證果大旨每過其居邸繩牀藥竈外唯經論數卷而已雖身爲宰官居然老爛頭陀也先生嘗巡視茶馬於秦不名一錢或以爲言則笑曰吾籌之熟矣居官而謀利爲子孫計耳子孫不肖而居厚實三蠹將至曰盜賊曰博徒曰倡優吾懼夫三蠹之爲子孫憂也故不敢也在京師日懷歸田之思屬長洲文點畫江村讀書圖以見志予輩皆爲賦詩未幾謝病歸　淄川高侍郎念東贈詩云燕臺襆被親相送一簡嵩丘行脚僧蓋紀實云

歸田後尤孤介自持不接當事同年王中丞巡撫河南餽問亟至一無所受荅書曰生有癖性酷愛古帖亦昔人玩龍團飲廷珪墨之意也聞宋仲溫書蘭亭十三跋摹於松江府亭趙子昂書鐵佛寺鐘銘在鶴沙報恩懺院儻各損惠一通敬拜賜矣其雅操如此先生於古文不多作其有作必合古人矩度而於禪悅文字尤善論者以爲有蘇文忠黃太史之風或亦釋氏所謂結習者歟嘗共讀杜詩至分減二字諸家注皆不之及先生謂出華嚴經其淹博皆此類先生生明天啟壬戌卒康熙壬

申年七十一有四子堉垿坦垛今惟堉在

王士禛曰世之爲儒者多勦襲韓歐二子之說力闢釋氏自謂衛道及考其生平馳騖聲利奔走權勢老死不悟者比比矣其視蘧廬天地浮雲富貴者何如富文忠從圓照得法以龐蘊自居趙清獻退處高齋日須一僧對食蘇文忠南遷或夢僧伽送于瞻過海三公皆名臣大儒也何獨於先生而疑之

注比部傳

君汪氏諱懋麟字季角後更號蛟門故蛟門之名獨著其先徽產越國公裔也繼徙浙徙揚遂著籍江都曾祖某祖某父諱如江年逾大耋以齒德重鄉里有五男子君次第五幼穎異殊常兒與兄耀麟同授經長安王巖築夫之門築夫宿儒工古文通經學君得其指授爲多順治庚子辛丑間予爲揚州李官識君儔人中補諸生康熙二年舉鄉試又四年成進士與同年生陳賡明玉璂沈康臣肩范顏修來光敏齊名都下公卿倒屣迎致之以推擇爲內閣中書舍人君固嗜書每入直襆被外攜書卷自隨公事畢輒鉛槧雜誦或行吟陛楯間丙

夜不輟由是學日益博詩文日益有名居三年繼丁內外艱居喪盡禮戊午　天子思得鴻博之儒備　顧問於是兵部尚書宛平王公工部尚書海寧陳公交章論薦君以未終制力辭服闋需次部主事會左都御史崑山徐公復以君名與李公清曹公溶黃君虞稷同薦於　朝先是已未鴻博之舉選入翰林者五十人至是李曹二公辭不至君僅以主事入史館充纂修官著史傳若干篇補崇禎實錄又若干卷時人倆之尋補刑部仍直史館君才通敏不敢託史事自佚聽斷矜慎雖强禦不

顧也南城武某以一車一馬販米於南花園宿豐之貴家董利其貲殺之夜以車載尸鞭馬曳之他去武父得尸於道得車馬於劉氏之門訟之官謂劉殺其子君曰殺人而置其車馬於門非理也乃微行南城外縱其馬馬至之貴門輒跳躍悲鳴衝戶以入君即令收之訊得實寘之貴於法劉得釋都人爲作馬訟圖賦詩張之王某兄弟五人與海戶鬬自殺其病弟而訟海戶於官君微行察之其鄰曰鬬則有之殺人則未也至王某門其家籠鵝忽羣鳴延頸如有所訴君立逮弟妻訊之具以告

某遂自伏既具獄忽二人稱親王使者直前謂某隸籍府中君怒曰吾爲刑官爲　朝廷守法耳必索之當　奏聞二人者氣奪去其奉公守法皆此類也君既負文望在西曹又能於其官爲尚書蔚州魏公所器　當宁亦知其名一日禁中出宣德紙百幅　命翰詹諸臣及羣僚書進擇其尤者廿四幅爲　御屏君書與焉人謂旦晛旦進用亡何罷歸初君爲舍人楚人朱方旦挾其術遊公卿間惑其說者至擬諸大禹孔子君獨作辯道論詆之以爲妖妄學士孝感熊公日九其文造廬定交焉君詩才稟姚跌蕩其師法在逕之子瞻兩家而時出新意古文尤喜王介甫晚歲爲文章附刻近之君稱詩輩下與今刑部侍郎田公綸霞今巡撫都御史宋公牧仲前國子祭酒曹君頌嘉湖廣按察使丁君澹汝故給事中王君紉華吏部郎中顏君修來工部主事葉君井叔今禮部郎中曹君升六刑部郎中謝君千仞相唱和時號十子歸田後鍵戶謝賓客晝治經夜讀史日有程課將銳志著述成一家之書而惜其遽病以死也歐陽文忠平山堂傳數百年毀爲浮屠之居君言於太守金君力修

復之前堂後閣上祀歐公其下雜植花竹梧桐楊柳前賢遺蹟一朝而復其風流好事如此越國之後多家於揚舊無專祠君鳩其族創越國公祠而以開國公配歲時饗祀合族於此人謂君知禮意焉君篤師友好奬引後進爲立名譽如今翰林編修顧君圖河吉士史君申義皆是也既得疾彌留令洗硯磨墨嗅之復令烹佳茗以進自謂香沁心骨口占二絕句云云大笑呼奇絕而逝實康熙二十七年四月十一日也年止五十所著詩文集合二十四卷行於世一子曰業

漁洋山人曰予居揚州得汪生衆人中時弱冠事與其論詩家流別甚晰生嘗戲謂王門弟子升堂者衆矣至於入室或難其人懋麟未敢多讓其序予詩歷舉漢儒說詩四家授受源流而願居鄭康成謝曼卿之列其重師傳若此予愧不能當也嗚呼君之名固已顯於天下矣使其不死當必有進於是者而君竟已矣悲夫

惠顯傳

惠顯字晦我陝西清澗人父承芳萬曆二十二年舉人官南京工部主事講程朱之學人稱關西夫子嘗創祠祀建文死事諸臣及北戶部不赴有五子顯其季也顯與世揚爲同產弟初世揚在神熹間官給事中論輔臣沈淮孫如游而薦高攀龍劉宗周諸君子又極論紅丸事名在東林黨籍爲逆閹所惡逮詔獄號爲名臣至是年老家居闖賊李自成破清澗世揚降時顯以白衣從軍積功至延綏副將賊攻榆林鎮城顯與大將尤世威李昌齡劉廷傑副使都任餉司王家祿等瀝血誓師號忠義大社乘城拒守時出奇兵斫賊營盛有斬獲賊爲氣奪會有內應賊內薄急攻城遂陷顯巷戰力竭被執賊知其世揚弟也百方誘之降且曰胥從我者當以權將軍相授權將軍者賊中貴職也顯瞋目大罵賊怒遂與廷傑同磔于市而檻車送世威昌齡于西安俱不屈死世揚子漸時爲撫邊守備亦罵賊死

論曰顯本名顯揚恥世揚降于賊遂改名以自異卒與從子漸同日授命蹈白刃而不悔烈矣夫吾獨惜世揚直諫負重名而晚節不終至使弟恥以爲兄子恥以爲父豈不哀哉史言褚淵爲齊佐命拜司徒其弟炫歎曰名德不昌乃令有期頤之壽乎于世揚亦云

烈節馬淑人董氏傳

淑人董氏陵縣知縣子華之女吏部侍郎馬公世齊之妻年十五歸於馬事舅姑唯謹克相夫子六親交譽舅大司馬公塡撫粵西以侍郎夫婦從甲寅二月孫延齡叛司馬公罵賊不屈囚之姑李夫人內外數十人咸被幽縶丁巳十月十二日司馬公暨二子死於賊聞變淑人向姑再拜自經梗斷仆地者再卒從容就死妾苗氏從死而司馬公如夫人者顧氏劉氏及二女皆自經死李夫人視飯

咨憮襲既畢曰今日姑媳子女幸不辱身吾事畢矣遂繫帛奮身絕吭死與司馬公死不踰日先是司馬公妾趙氏暨幼女淑人一子三女皆以饑凍死侍郎先以父命間道請兵赴京師躬世永子國楨繼出僅免於難事聞　天子憫其節義特　詔所司予李夫人洎淑人應得　誥命蓋異數云

贊曰昔昌黎先生碑版照四裔而所書楚國息國之屬率紀述閥閱生卒而止至其徒李翺始碑高愍女傳楊烈婦事烈節奇行古今何落落也扶風忠孝萃一門而婦女視死如飴同日死者乃至七人嗚呼難哉

王烈婦傳氏傳

康熙三十七年五月四日　制詔下議政王九卿等集議申嚴婦人夫歿從死之禁若曰輕生從死事屬不經若復褒揚益多摧折嗣後夫歿從死旌表之例應行停止凡以恤孤寡重民命王政之大者也聖人治天下羽降蹏潰猶在所不忍而況於民之命乎然而瑰行奇節或不合於　功令而可以繫綱常名教之重秉筆者必謹書之弗敢略也此春秋善善之義也臨沂中書舍人王君歿予既銘其墓已而聞其妾傳烈節事狀慨然肅然乃復別爲之傳烈婦傳氏膠州人也其兄爲千總戍沂攜家居焉年十五舍人納爲側室性慧而婉不苟言笑居四載舍人歿傳哭踊絕食飲矢以身殉諸予洎婦女勸譬之不可其母勸譬百端左右皆飲泣不忍聞志益堅母罷泣語家人曰女性素堅正不可回也聽其自裁耳諸子請稍待尸衾襚衣備而死乃許之自是輟哭徐取篋中紈綺自製衣裳一稱侍婢皆泣涕不能仰視傳從容如平時既製衣具棺欲自裁家人復請曰已報宗族親戚俟畢集死未晚又許之衆既集傳顧視日景曰可矣諸子設祭於庭傳去衰絰易新衣南面諸子北面拜者四傳受其二婦女拜亦如之祭畢呼婢結帛於舍人之匱側從容辭其母及諸親顧謂母曰慎勿哀我遂引頸就帛而絕時康熙二十八年十一月初二日也距舍人歿甫三日又三日就含斂顏色如生

論曰秦穆以子車氏殉死國人爲之賦黃鳥甚矣穆公之暴也或曰非也三良之殉穆公亦如齊二客之從田橫也故蘇氏曰古人感一飯尚能殺其

身今人不復見此等乃以所見疑古人嗚呼古人邈矣顧一弱女子能爲之異矣哉

徐節母畢孺人傳

節母畢氏淄川人明巡撫遼東僉都御史冲陽公諱自肅之女通州兵備道僉事徐公海曙諱日升之婦諸生小儕諱之大之妻也年十六歸徐母年甫笄也又生于紈綺能事舅姑以孝處嫡姒姊妹以和相夫子婉嫕多內助以是內外交稱賢明云舅僉事公知泰州母侍官舍甘旨柔滑朝夕必躬視得舅姑歡僉事公內遷戶部郎出備兵通州未幾歸里歲壬午而小儕君病時濟南方被兵舅姑奔迸山間夫又嬰危疾母以一身周旋鋒鏑之下歷試諸艱無惰容癸未君病亟母自刲左腕取肉投藥餌進之舅姑掩面哭失聲左右皆泣血流被體弗恤也既而病不起舅姑老又失壯子鼎革之後高門世族彫落相望母以未亡人枝拄其間仰事衰白俛育藐孤予孱譙譙予尾脩脩風雨飄搖卒以無患壬辰子甲病卒乙未丙申間舅姑又相繼棄養母哭踊治喪葬祭悉遵古禮人以爲難是時中丞公久逝而母王恭人尚無恙使來迎母母乃以家棟付幼子秸而歸侍恭人左右者又二十年與其事舅姑無以異也中丞公子孫固多賢科名鼎盛然事有所疑必就母決之其爲兩族嚴重如此恭人卒母乃還其家含飴弄孫顧而樂之曰吾不自意未亡人卒猪之餘得有今日也甲戌五月示疾明年正月考終內寢年八十有三矣母生萬曆四十一年六月五日卒康熙三十四年正月二十五日子二人甲縣學廩膳生前卒秸候選縣丞孫一人燾孫女二人

論曰春秋之世紀亡于齊唯紀季在然經於莊十有二年書紀叔姬歸于酅其後二十有九年又書其卒三十年又書其葬何其視一女子若是重歟胡氏曰賢叔姬也故繫之于紀而錄其卒葬所謂賢而得書是也母之遭近乎叔姬而其賢亦相類叔姬不歸魯而歸于酅重宗廟也母既葬舅姑而歸于畢以有母在也君子之處變地有經焉有權焉斷之以義而已矣

西城別墅記

西城別墅者先曾王王父司徒府君西園之一隅也初萬曆中府君以戶部左侍郎乞歸養經始此

園於里第之西南歲久廢爲人居唯西南一隅小山尚存山上有亭曰石帆其下有洞曰小善卷前有池曰春草池池南有大石橫臥曰石丈山北有小閣曰半偈閣東北有樓五間高明洞豁坐見長白諸峯前有雙松甚古曰高明樓樓與亭皆燬於壬午之亂唯松在爲康熙甲子予以少詹事兼翰林侍講學士奉　命祭告南海之神將謀乞歸待養祭酒府君兄涑念予歸無憩息之所因稍葺所謂石帆亭者覆以茅茨隱檻皆仍其舊西庑而東首南置三石儷立曰三峯亭後增軒三楹曰樵雪直半偈閣之東偏由山之西修廊繚繞以達於軒閣由山之東有石坡陀出亭之前左右齊峙嘉樹蔭之曰小華于岡岡北石磴下屬於軒閣其東南皆竹也南有石磴與洞相直洞之右以竹爲籬至於池南籬東一徑出竹中以屬於磴曰竹徑其南限重關內外皆竹樓茨林修竹四大宇岌岌飛動臨邑邢太僕書也樓既久燬葺之則力有不能將於松下結茅三楹名之曰雙松書塢西園故址盡於此出　宸翰堂之西有軒南向左右佳木修竹軒後有太湖巨石玲瓏穿漏曰大椿軒軒南室三楹迴廊引之曰綠蘿書屋其上方廣可以眺遠曰嘯臺薜荔下垂作虬龍拏攫之狀百餘年物也是爲西城別墅予嘗讀李文叔洛陽名園記周公謹所記吳興園圃水石亭館之勝甲於通都未幾已爲樵蘇芻牧之所而先人不腆敝廬飽歷兵燹猶得僅存數椽於劫灰之後豈非有天幸歟余以不才被　主知承乏臺長未能旦夕歸憩於此聊書其顛委以爲之記示吾子孫俾勿忘祖宗堂構之意云或笑之曰是蕞爾者何以記爲余曰非然也釋氏書言維摩詰方丈地能容三萬二千師子座第三禪遍淨天上六十人共坐一鍼頭聽法能作如是觀安在吾廬之儉於洛陽吳興乎因并書之

譬喻尾集卷六

濟南王士禎貽上著

志壑堂集序

爾雅曰序緒也文籍之有序昉於書詩書不具論詩大序或謂作於孔子或謂作於子夏小序或謂作於子夏或謂作於衛宏或謂作於毛公伊川程氏斷以爲出於國史之筆而鄱陽馬氏則謂讀國風諸篇而後知詩之不可無序又以爲聖人之制詩其見錄者必其序說之明白而旨意之可考者也其缺而不錄者必其序說之無傳旨意之難考而不欲臆說者也序之有功於三百五篇如此晦菴朱子欲以鑿空之見廢之終不可得也後人結集文章例必有序蓋本於大小序之義而呂伯恭謂序文籍者當序作者之意夫苟不能通知作者之意則不如其勿作爾矣翰林檢討唐先生在世祖朝以史官抗疏言事罷歸其言直斥臺諫之非分別白黑言人之所不敢言當時以爲好名者有之以爲出位者有之然國家事臺諫不言則侍從言之古者諫無專官庶人傳語百工執藝事而況於文學侍從之臣哉先生罷歸四十年鍵戶讀書不以身之放廢而忘君父於凡國計民瘼有關休戚皆借著而籌之又究極朱陸同異之辨旁及二氏之說皆務窮其波瀾而詳其指歸扁舟蓑被攬奇勝於吳越章貢之間者數年而後歸息乎般水之陽蓋先生之胸中浩浩然落落然如雲之行於太空如風之行於江海入世世出隨所遇而發之而未嘗有所執也故其文近於蒙莊而其詩近於東坡讀者欲以拘墟之見尺寸而測之失其意矣予家與先生阡陌相接辱先生知交最深自謂能通知作者之意故定先生集竟而述之編首以編附於詩之大小序焉

西堂全集序

吳郡名勝有滄浪亭焉圖經以爲吳越時廣陵王之池館也宋慶曆間蘇校理子美得之始構亭北碕自爲之記以爲崇阜廣水不類乎城中歐陽子爲賦詩曰清風明月本無價可惜祇賣四萬錢於是滄浪亭之勝甲吳中矣夫滄浪衣帶水視三江五湖不啻號泖吳中號多名山水卒亡有出其右者豈非以人重歟然予美蜀人仕宦不得志扁舟而遊買水石於此聊以寄其幽憂侘傺無聊不平

之思使其復用於世固未必能終老此亭其後爲湖州長史年甫四十以卒計其居此亭亦不過數年耳所云小舟幅巾魚鳥共適者固未嘗終有之也今翰林檢討悔菴尤先生家滄浪之濱所謂高林翠阜紅蕖綠浪不出跬步而盡收之凡席之間其自翰林休沐而歸也日偃仰乎水哉之軒揖青之閣寢食遊息以得有此亭者蓋七十餘年矣予美歌詩豪邁橫絕古文與穆修齊名竟以酒食細故放廢至於沒齒生當慶曆之盛曾不獲一日自效其長於館閣先生早以文章受知一世祖皇帝

晚入史局又以文章受知 今上 兩朝榮遇尤非子美所敢望然則滄浪之以子美重者今不以悔菴而益重歟先生古文歌詩如萬斛泉隨地湧出世出世間辯才無礙要爲稱其心之所欲言昔雲門說法如雲雨殊不喜人記錄見卽訶曰汝口不用反記吾語異日稗販我耶近今作者其能不爲稗販者誰歟如吾悔菴與雲門相視而笑可也

芝廛集序

芝廛先生刻其詩若干卷既成自江南寓書命給事君屬予爲序予抗塵走俗且多幽憂之疾久之未有以報也一日秋雨中給事自攜所作雜畫八幀過余因極論畫理久之大略以爲畫家自董巨以來謂之南宗亦如禪教之有南宗云得其傳者元人四家而倪黃爲之冠明二百七十年擅名者唐沈諸人稱具體而董尚書爲之冠非是則旁門魔外而已又曰凡爲畫者始貴能入繼貴能出要以沈著痛快爲極致予難之曰吾子於元推雲林於明推文敏彼二家者畫家所謂逸品也所云沈著痛快者安在給事笑曰否否見以爲古澹闊遠而中實沈著痛快此非流俗所能知也予聞給事

之論嗒然而思渙然而興謂之曰子之論畫也至矣雖然非獨畫也古今風騷流別之道固不越此請因子言而引伸之可乎唐宋以還自右丞以逮華原營丘洪谷河陽之流其詩之陶謝沈宋射洪李杜乎董巨其開元之王孟高岑乎降而倪黃四家以逮近世董尚書其大曆元和乎非是則旁出其詩家之有嫡子正宗乎入之出之其詩家之捨筏登岸乎沈著痛快非惟李杜昌黎有之乃陶謝王孟而下莫不有之子之論論畫也而通於詩詩也而幾於道矣子之家先生方屬予論次其詩請

即以此言爲之序不亦可乎品于之家世自文章太史兩公以德業文章見重隆萬兩朝太常公風流弘長歸然爲江左文獻九壇場六法寸縑尺素流傳海外世之論者以比黃公望而年壽亦如之此非煙雲供養不能先生幼聞過庭之訓耳濡目染無非教也其詩之工也不亦宜乎遂書其語復於先生然終無加於給事之論也

澹遠堂詩集序

昔韓退之序荆潭唱和詩謂文章之作恒發於羈旅草野若王公貴人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爲誠如是則古今之著書修辭以自見於後世者宜皆出於遯世離俗巖棲谷隱者之所爲而公卿大夫皆不可與於是事也審矣抑古之著書修辭以自見於後世者或同時焉或異世焉未有無所託以傳者也然其所託者必其生平之交相切磋以文章觀摩以道義而深知其故者也夫惟深知其故則其言之也必加詳若夫生同時矣而相睽在數千里之外無傾蓋之遇杯酒之歡而謂夫夫也必能知我者也必能深知其故而爲吾代言之使吾著書修辭之意不泯泯於後世者也舉世之人

必且目笑之而當之者亦且卻顧而自疑矣又横徐先生年七十矣生於甌粵去齊魯之郊五千里足未嘗至乎京師生平無公卿之遊冠蓋之交一旦橐其詩數百篇介司寇鄭公以請序於予且謂能已知者莫如予何其信予之深至是哉既而誦其詩如春日田家楊叟山居諸篇喟然歎曰是今之靖節也已又徵諸司寇稔其出處之槩不慕榮利簞瓢晏如擬諸靖節殆無愧焉者乃私自喜以爲能知先生果莫予若也以先生信予之深其亦可以無負矣乎而其言之能傳先生與否則非予之所敢知也闕嶠以南文章之士伏處草野者何限而先生顧獨有取於予若以爲可與於是事者則予亦庶幾逭於退之之誚也夫

誠齋詩集序

吾友盛侍御珍示經明行修海內推爲通儒長德其生平於師友之際尤纏綿篤摯多非世俗所可及者當明之季朝政不綱清議在野而婁江張吉士西銘雲間夏吏部瑗公尤爲東南士論所歸時侍御年甚少已及二君之門未幾明社既屋二君先後死而瑗公又死於亂馬鬣未封後裔湮滅時

易勢移異時門生故人無復有過而問者侍御翁
膺太息曰昔者先賢端木氏之言曰請喪夫子若
喪父而無服孔子之喪公西氏爲志焉備三代之
禮載在禮經皆可考據後死者敢多讓乎於是之
海上以身爲志大葬瑗公一遵古禮遠近稱之其
獨行大槩類此吾嘗讀范曄書漢儒之於其師最
重鍾興當建武時以春秋教授太子及諸王以功
當封興不敢受爵曰臣師丁恭帝於是爲封恭而
興卒固讓不受孟喜爲丞相掾博士缺衆人薦喜
上聞喜改師法竟不用也至於死生患難之際或

過家不宿或髡剔自繫詣闕上書往往而然蓋其
時上以風厲其下下以名節相高率出於是故自
洙泗而後言師友者惟東漢猶爲近古而古道之
不行於今日亦已久矣侍御顧奮起千載之後爲
之於舉世不爲之時豈不難哉豈不難哉侍御邃
於經術尤熟史事晚爲朝廷執法之官將有所表
見一蹶不振浩然歸臥乎笠澤之濱彈琴賦詩以
泉石自娛若無虧成得喪之介其中者今集中遂
初山中諸篇什具在可考而知也予順治末官江
南於侍御有一日之知三十年來侍御事予無異
其事蓡江雲閒也故感而書之以爲集序且以爲
世勸焉

浮園詩集序

竟陵古三澨地楚澤國也城夾兩湖曰西湖者中
有西塔寺陸鴻漸故蹟在焉唐人詩所云不獨支
公住曾經陸羽居者是也東湖煙水相接空明浩
淼之觀不減西湖然數百年來西湖之名常在學
士大夫之口而東湖獨寥落無聞豈非以鴻漸之
故歟既閑吳先生家東湖行履高潔超然自遠於
流俗與鴻漸相望千載之上至所爲歌詩數十百

篇則鴻漸所未有也於是數十年來東湖之名與
西湖並爲學士大夫口實豈非山水以人爲輕重
而其顯晦亦自有時歟常考鴻漸生平雖育於竟
陵積公大師而終隱苕溪之濱與顏文忠公釋皎
然輩爲友其在竟陵獨負書火門山鄒夫子墅崔
禮部國輔出守竟陵與之遊處三載贈以白驢馬
幣文槐書函傳爲故事而他無聞焉是後踪迹皆
在吳興與竟陵不復相涉而先生終身隱居東湖
之上其烟波晴雨水鳥樹林漁歌樵唱之變態自
少壯及衰老日耳而目之當其會心則以五七字

寫之此亦東湖之幸而西湖之不幸也吾觀陸文學自傳在吳興日閉關對書不雜非類名僧高士談讌永日往往獨行野中誦佛經吟古詩杖擊林木手弄流水行事大約與先生相類使其並世而生則與龐德公司馬德操之居漢陰望衡對宇泛舟褰裳者何以異而惜其生不同時也顧吾又聞先生父白雪公嘗守吳興得一石於郡齋地中鐫玉筍二字特奇古識者以爲元豐舊物去官蕭然唯攜是石以歸吳興人至今美其風操以擬于瞻此又先生家世故事與吳興清遠相映發者故并著之以見先生出處與鴻漸異而同者又如此昔先生年七十嘗寓書湘潭王教授徵予與施侍讀詩爲贈戒勿泛及先生沒子鼎彥刻其遺集遠涉三千里乞予序之亦先生遺意也故略爲序述以慰鼎彥且慰先生於地下云爾

野香亭集序

李編修丹壑刻其詩集既成而問序於予丹壑爲相國容齋先生嗣君憶庚熙丙午丁未間予在京師與先生及說巖公戚苕文曰緝諸君子爲文酒之會公餘閒暇輒相與過從談笑上下其論議詩篇酬唱無虛日後二年而公奉使江淮先生亦請急以去中間各以事故相契闊至乙卯復會於京師而舊遊大半散去每酒場吟地低徊再四因是與先生情好尤親方是時丹壑年纔八九歲予固未之知也嘗與今吏部尚書陳公前禮部尚書文敏葉公飲先生臥遊堂中酒酣先生從容爲予言吾有子誦君綠楊城郭是揚州之句頗知愛慕願一出謁予殊驚訝急呼相見則丹壑年方髫齔風神瑩徹吐納閒雅進止盤辟甚有禮而可觀也因舉左傳國語及史記秦本紀雜叩之隨問酬荅如

翻水共驚歎以爲聖童自是予每遇客必與言容齋有才子後四年丹壑舉京兆又明年成進士選入翰林讀中秘書年最少才名益起文章詞賦儷於古之作者而於詩爲尤工予每覽前代學問源流之故如徐士秀蘇昌容父子並以文采著聞當世後先輝映以爲美談竊怪天之生才萃於一門而不知其精討錙銖覆量尺寸門庭以內薰陶融液以成其材非偶然者也先生之詩鴻博絕麗有牢籠百家類萃萬物之槩丹壑承其家學少變而爲清新綿婉其旨溫以厚其音和以雅其辭麗以

則讀之者循環反覆不能自休是豈獨天分之優蓋亦其源流之有自與予老矣讀丹墅之詩追憶二十年前友朋晨夕之樂升沈存歿凡幾變更今官京師者獨予與陳公及先生三人在耳歲月不居嘗有歐公顧我蹉跎之歎而獨喜吾容齋之有子能振大其家聲年方富而才之將日進而未有底也因書之簡首

梅氏詩略序

予嘗觀唐末五代詩人之作卑下嵬瑣不復自振非惟無開元元和作者豪放之格至神韻興象之

妙以視陳隋之季蓋百不及一焉宋興以文治變衰亂之俗其始沿楊劉之習者尚數十年而歐梅始出二公既相友善而詩亦齊名當世顧永叔之於聖俞獨推尊之如古人其評聖俞之詩以爲清麗閒肆涵演深遠使得見於朝廷宜作爲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其推之可謂至矣同時趙康靖公亦嘗列言於朝謂當使講論道德作爲雅頌以歌詠聖化而韓獻肅疏言祫祭太廟當更制樂章以薦祖考惟梅某爲宜蓋當慶曆嘉祐極盛之時聖俞之詩其實

足以流世如此世人但習謂歐陽子之言足以重聖俞而不知聖俞當日雖浮湛下僚能使公卿知之外尼知之特相知之深莫如歐陽而非歐陽子之言之足以重聖俞也又幾百年風會遞遷淫哇雜作聖俞之詩譬如雅琴古澹不諧里耳而宛陵諸梅獨能繼風雅之緒守高曾之矩迄於今聖俞遠矣而其流風餘韻猶髣髴遇之於高山流水之間者非賢子孫而能若是乎有明自禹金而下風雅益興新安潘之恒論梅氏之詩謂禹金宏博季豹高古子馬俊逸其在今日則淵公杓司耦長子翔定九素五之數子者吾皆得友其人誦其詩矣雖才具不必同要之皆有聖俞之風能不墜其家學者也昔江左諸王七葉之中人人有集謝氏蘭玉集自太傅而下凡十有六人以視梅氏又多乎哉於是瞿山輯梅氏詩既成而予爲序述之若曰此非梅氏一家之書凡承學者皆當聞風而興起云爾

梅厓詩意序

往予在郎署識上海葉忠節公恂恂自下如列子所稱藐姑射神人形若處子及爲歌詩則沈鬱頓

挫其歸自贛石也出其圍城詩百篇音節尤近于
美前後出塞乃別去未幾而忠節伏節武昌于乎
其遺詩歎息泣下自以爲知忠節不盡而流俗薄
文士動藉口雕蟲篆刻壯夫不爲其非公言諒矣
李君協萬自翰林出爲儀曹孤潔自好所與遊祇
吾輩數人尤與忠節交莫逆嘗合撰其詩刻之世
稱葉李比於唐王孟錢郎之流于再入京師往時
遊好幾盡獨君以罷官歸僦居委巷一畝之宮藥
欄花塢曲折幽翳入其室插架萬軸州次部居甲
乙秩然素琴香茗相對終日吐納無一俗語若人

世榮辱得喪一無足芥其中者夫逃空谷者聞人
足音跫然而喜況知己如君者乎君出其鎮陽及
閒居數年之詩俾予論次竊謂詩以言志古之作
者如陶靖節謝康樂王右丞杜工部韋蘇州之屬
其詩具在嘗試以平生出處考之莫不各肖其爲
人君濯濯之姿子子之操固已清眞跨俗其在鎮
陽有大猾犯法行千金冀免刑杖君峻卻之卒杖
遣如律鎮陽人至今稱道弗絕于友豫章丁弘誨
有詩名晚令獲鹿君過之異常格既罷官不能歸
君延致官閣相與酬和如布衣交又爲治裝趣行
君行事率以古人自期世之人或竊怪而非笑之
君弗顧也京口居江海之會其山川清遠而雄麗
君生長其地少讀書招隱鶴林兩山閒慕戴顒米
芾之風欲尚友於千載其詩既得江山之助而孤
情絕照與世殊絕有知味於酸醎之外者自能辨
之固非予言所能軒輊也予故樂爲之序以傳撫
卷慨然又歎忠節之不及見也

晴川集序

三百篇既亡而楚詞與楚詞不競而古詩作故學
士大夫將自兩漢以遡風雅之濫觴舍楚詞其道

無由宋晁無咎朱元晦所輯錄自淮南小山而下
其聲類楚者咸采摭不遺而東坡山谷教人作詩
之法亦惟曰熟讀三百篇楚詞曲折盡在是矣晁
朱二家之書豈非竊取坡谷之意而爲之者歟然
雲林黃氏又言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
地名楚物故謂之楚詞若些只羌誶蹇紛侘傺者
楚語也頓挫悲壯或韻或否者楚聲也沅湘江澧
修門夏首者楚地也蘭茝荃葯蕙若蘋蘅者楚物
也蓋伯思之說云爾而余不謂然何也善學古人
者學其神理不善學者學其衣冠語言涕唾而已

矣今必歷楚地寫楚物强倣楚語以擬楚聲夫而後得謂之楚詞庸有是乎馮子大木以中書舍人典試於楚賦詩百餘篇其詞甚麗蓋眞能得三百篇洎屈宋唐景之曲折者而身之所歷又皆沅湘江澧修門夏首之地所名者又皆蘭茝荃葯蕙若蘋蘅之物其天才超逸類多頓挫悲壯有九歌九辯之遺風於是讀者交歎慕以爲是眞楚詞也予顧以爲馮子之於楚詞自少已窮其曲折卽不歷楚地名楚物其善學古人者自在也而其南浮江湘東過夏首得以流連唱歎攬香草像嘉木思公子懷美人則天所以昌其文以與江漢洞庭內方大別共爲南國之紀楚之利也而馮子固不必以楚聲爲工者也使起東坡山谷無咎元晦諸先生而質之其必有取爾矣

半部集序

陳履常論文曰古文有三等周爲上七國次之漢爲下是說也古今之所不易也而吾不敢以爲學者之檃括何也說有高遠而難行者聽其言則善從而學之如適乎廣莫之野迂乎涸澮之津而不知所歸宿奚有當哉故論文者近取諸唐宋而已矣唐之古文始於富嘉暮呈少微而不傳李華蕭穎士繼之亦不甚傳故唐之文斷自退之宋之古文始於柳開穆修鄭條條無傳柳穆之集具在雖傳矣而不足以傳故宋之文斷自永叔湜翱曾蘇已下羽翼而發皇之唐宋之文遂繼西漢而上追三代佐佑六經綜而論之唐之文氣勁而節短其失也嵬瑣而詭僻宋之文氣舒而節長其失也嘽緩而俗下元明作者大抵祖宋祧唐萬吻雷同卒歸率易如圭峰後渠浚谷輩稍能自異者四三人而已故今之學者爲古文必宋宋必歐陽吾皆無取焉惡其同也本之乎六經斟酌乎唐宋勁而不詭舒而不俗可以傳矣然吾求之數十年而未之見翰林孔目張君杞園與吾弱冠定交青州餘三十年而不變詩云風雨如晦鷄鳴不已君實有之君博雅好古能鑒別書畫鼎彝之屬精金石篆刻閒歲出遊吳越不通鈴下與高士名僧解后山水閒觴詠以爲樂既而購書千百卷果然以歸君之人若此其爲文亦如之所謂勁而不詭舒而不俗向求之數十年而未見者乃近於君遇之哉古書目錄創於七略六略荀勗易爲四部李充謝靈運

治之亦曰四部任昉曰五部部之名本諸此顧以名已之文章則始於弇州有侈辭焉君名其文章曰牛部豈其中欿然有未足乎久與君別書此以問之

辛未科會試錄後序

皇上御極之三十年歲次辛未集天下鄉貢士而試之南宮特　命侍郎臣士禎暨侍郎臣光地貳大學士臣玉書尚書臣廷敬往典試事臣以輕材末學受　皇上特達之知曩自庶僚拔置侍從旋掌成均洊貳宮尹伏處田閒五載庚午趨　朝遽有南臺之命甫半載遂叨佐樞　國史　經筵諸鉅典臣皆以庸劣濫竽其閒臣何人斯屢邀異數拊心自愧報稱末由茲掄材重任復使臣預三臣之後聞命戰慄若履淵冰既又維　皇上簡命臣等之意非徒以文章而已蓋士風之關於風俗人心非眇小也　國家建學造士原以備公卿大夫百職事之選昔人謂始進以正猶且以不正繼之況以不正進者乎使士子徒知科名之足重而不知所以重科名苟可以進身者無所不至則其始進已不知砥行詡勵廉隅重富貴而輕名節又安望其後之皭然不滓卓爾為一代名臣而裨益於國是民生哉我　皇上久道化成崇正學重儒術尊禮　至聖表章先儒文命誕敷聲教肆訖海隅日出莫不蒸蒸向風天下魁閎通博殊尤秀異之才拔茅連茹萃而上升人文之盛固已軼元明駕唐宋然而文章枝葉也行誼廉隅本根也譬諸木然本之弗殖於枝葉乎何有如或一二干祿嗜進之徒雜出其閒有司不加審慎俾得售其巧而滋其僞浮競一開士風日下其流將不知所屆而為人心風俗之憂且夫制藝之體雖與古文異要皆以闡明先聖之道其為文也根極乎性命原本乎道德經緯乎古今求之六經以立其體窮之諸史百家以盡其變所謂根之茂者其實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若夫支離謬悠以為奇聲牙詰屈以為古骫骳脂韋以詭遇而逢世其為纖人曲學又何疑焉臣昔校士西蜀矢公矢慎惟恐得非真才以辱　簡命然一鄉一國不足以盡十五國風氣之變今合天下之才而使臣等數人衡量而甄別之臣幸獲藉手以竊附古人推賢進達之義至於廉頑敦薄實關士風　皇上殷殷委任諸臣之

意至深且厚又何敢不倍加審慎冀得一二載仁抱義正直廉退之士以仰副　當宁側席之求乎於是杜僥倖絕揣摩與諸臣覃精研思擇其文能宗經理深而不詭風清而不雜論直而不回體約而不蕪文麗而不靡者拔其尤而謹錄之劉勰有言曰文以行立行以文傳卽其修詞之誠而約略以觀其學術定其流品庶幾異日當公卿大夫百職事之任而無負其於　皇上廉頑敦薄之盛心或稍有當歟乃進多士而告之曰　聖天子雲漢章天旁招俊乂欲以輔成唐虞三代之治多士居

恒席珍待聘志在廟廊猶慮雕繪詞章拘牽訓詁而經濟之學或疎玉巵無當其能免乎今而後其思靖共爾位何者爲先天下利弊何者爲亟治錢穀者何以使本富治刑獄者何以無寃民風俗何以厚禮樂何以興爲侍從何以拜颺爲臺諫何以獻納爲公卿大臣何以凝丞輔弼而助流德化以至外而督撫監司守令何以各舉其職使無一夫之不獲俾　朝廷設一官卽得一官之用此皆學古入官所宜急講也蓋　朝廷之所取於士者有三曰識曰才曰守識不足則不能洞古今明利害有識無才則空言而不能見諸實用才識具矣而無守則非義之事不難毀名節以蹈之故必三者備而後　國家收得士之效記有之曰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又曰不隕穫於貧賤不克詘於富貴諸士其益勉之夫以一日之文章定夙昔之行誼以始進行誼之不苟卜將來經濟之無窮臣亦願與諸士交勉之爾矣於是擇文若干首恭錄以進臣謹拜手稽首述其言序於末簡

新城縣新誌序

誌者誌一方一郡一邑之故而已然其體實昉於

經史昔大禹既奠高山大川爰作禹貢首紀山水次及田賦次及貢篚周禮土訓掌地圖誦訓掌方志所謂圖志雖不可考見而其見於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周知天下之利害者大要皆本於禹貢迨司馬氏作史記始變春秋紀年之例創爲列傳洎禮樂河渠平準諸書班氏又作八志則郊祀食貨地理溝洫藝文加詳焉今誌家發凡起例蓋本諸此夫誌一方一郡一邑之故而其原本於經史如是作者其可苟焉已乎漢唐以來誌僅存者若三輔黃圖決錄華陽國志元和郡國志太平寰宇

記數家尚矣以予所聞見前明郡邑之誌不啻充棟而文簡事覈訓詞爾雅無如康對山之武功其他若王渼陂大鄠呂涇野誌高陵韓五泉誌朝邑喬三石誌耀胡可泉誌秦趙浚谷誌平涼孫立亭誌富平汪來誌北地劉九經誌郿張光孝誌華其地率秦地其人率秦人也故予嘗謂前明郡縣之誌無愈秦者以其猶有黃圖決錄之遺焉吾邑始建於元壞地褊小彌望皆斥鹵唐宋以前之事既無可書而其田又居下下物產貢賦不足當望縣什一自崇禎辛未壬午洊更兵燹景物凋殘風俗日敝小加大賤凌貴衆暴寡習以爲固然而不之返此皆守土者之憂也崔黍谷使君令茲十載仁心爲質善政流聞會報最擢守冀州行有日矣而修誌之役適告成事予讀其書喜其簡核雅潔有武功朝邑諸誌之遺志一邑之故而有合於經史之義尤於田賦水患風俗學校三致意焉敦本而力田廉頑而立懦富之教之有其端矣誌初修於嘉靖先曾祖大司徒公實任分較再修於天啟先祖方伯公實秉筆焉今賢使君修舉廢墜而不佞適觀厥成皆非偶然爰序述之以告來者

盤山誌序

青溝拙菴大師撰盤山誌閱九寒暑至是書成俾予序之予卒業三復歎曰古稱贊寧釋氏董狐覺範僧中遷固若大師者非其人歟天官書言中國山川東北流尾沒於渤碣蓋北戒之山自終南惇物中條太行蜿蜒旁薄二千餘里跨有幽并二州之境屏蔽京師控扼九塞而放乎遼西盤山突起薊門無所附麗單椒蔓壑自擅雄尊海內言名山者五嶽之外若黃山匡廬天台鴈宕武巨羅浮峩嵋青城之屬率儺立傲睨莫肎相下盤山片石乃能與之伯仲甲乙豈無故而然歟自唐文皇駐蹕茲山遼金諸帝蒞止不一迨於 本朝 翠華臨幸至再 御書 宸藻照耀山谷諸名岳莫敢望爲田疇報命劉幽州掃地入山寶積受記馬祖普化贊助臨濟自時厥後尊宿比肩鬱爲禪窟凡此皆茲山之所獨擅非惟明流秀嶂與他山爭奇勝已也大師早參諸方嘗謁南華憩佛日峰住五老東西二林閒最後得法青龍百愚和尚遂卜菟裘於青溝老焉邈然繼二古德於千載之上機緣契合非偶然者師嘗歎山誌闕如毅然思創爲之逖

稽史傳廣蒐釋典山經海錄靡不漁獵以至豐碑斷碣名泉怪石芒鞵所及悉齎油素籍記之可謂勤矣至於發凡起例簡而嚴核而有體有史氏之義焉其著必傳於後而足備名山之掌故無疑也大師於詩最工夙有清晝靈一之目嘗屬予序而未暇以爲昔劉賓客論僧詩有之曰因定而得境故翛然以清由慧而遣詞故粹然以麗晁伯以嘗述其言以題黃龍諸老之詩而推本學士大夫之助以爲靈一學阮謝而又得李華張繼皇甫冉輩與之遊清晝爲康樂之裔其相從則顏魯公韋蘇州也予以法味幸交於師而無毫末之助寧無遠愧諸公哉

古鉢山人遺集序

古鉢山人詩一卷凡爲古今體百篇山人毋弟士禛所編錄於是距山人之歿十二年矣刻成序之曰山人王氏諱士祜字叔子一字子側別字東亭前戶部尚書贈少師見峰公曾孫前浙江布政使贈　經筵講官戶部侍郎康宇公孫封國子監祭酒贈　經筵講官戶部侍郎匡廬公第三子幼沈默寡言笑讀書好深湛之思爲文章刻深窈杳不取悅時目與弟士禛同學詩於兄考功氏常夜雪集東堂同和輞川集山人得句云日落空山中但聞發樵響考功驚歎遊吳興與朱荔裳嚴武伯葉元禮諸名勝共賦五言詩成諸公閣筆以爲孟襄陽微雲淡河漢之比吳江計甫草論之曰三王並著詩名西樵阮亭早達故聲譽易起若東亭之才詎肯作蜂腰哉世以爲篤論山人年二十二賣入太學踰壯乃得第中間以帖括廢詩不爲者十餘年庚戌後稍復爲之多幽憂侘傺之語亦削藁不錄故存者什一耳山人既歿士禛搜篋中遺文率取零簡敗楮書之叢殘黝黮如數百年故物手扃鐍之不忍視也已而攜之東粵攜之京師歷十年始啟鐍稍次第爲一卷嗟乎人琴俱亡昔人歎之以山人之才而所存於世者厪如此悲夫

和蘇詩二集序

蘇文忠公在惠州和陶詩幾遍其自言曰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則始於東坡又曰吾於淵明豈獨好其詩哉欲以晚節師法其萬一也夫以文忠公之爲人卓絕千古生籠百代乃獨於淵明惓惓若此不勝其執鞭

欣慕之意者何也及讀潁濱之序謂淵明不肯爲五斗米束帶見鄉里小兒而子瞻出仕三十餘年爲獄吏所折辱終不能悛以陷於難乃欲以桑榆之晚景自託於淵明其誰信之始喟然而興曰文忠之和陶也其有悔心與嵇叔夜詩云遠慚柳下近愧孫登文忠之於淵明亦若是焉已矣夫文忠兄弟生當宋慶曆元祐極盛之時仁祖賞其文至謂今日爲子孫得二宰相神宗雖不進用其身宮中每歎以爲奇才異時宣仁述之至於泣下古來文人遇合之奇蓋未有如文忠者公卽殺身成仁

以報累朝之遇亦其宜也故雖流離顚沛竄逐於海外瘴癘之鄉至於百折九死而其氣不挫其與淵明生當晉之末造自以先世宰輔不肯仕他姓者固不可同日而語矣故潁濱又云子瞻之仕其出處進退猶可考也吾謂淵明爲其易而文忠爲其難淵明之不仕也楚狂接輿荷蓧丈人之類也文忠之仕也遲遲去魯之類也淵明子瞻易地皆然未可軒輊乎其閒也龍雷岸太史嗜文忠詩有所抒寫輒取蘇詩次之一而至於再此何爲者耶豈欲師法其爲人亦如文忠晚節之於淵明者耶

雷岸嘗以文章受　主知官禁近十餘載其遇合不減文忠雖左遷郎署猶得爲京朝官需次爲藩臬郡守文忠揚潁杭密諸州之政行次第而出之使世之人知文人負經濟古今一揆然則雷岸之和蘇也其庶可無慚悔矣乎

鬲津草堂詩集序

三十年前予初出交當世名輩見夫稱詩者無一人不爲樂府樂府必漢鐃歌非是者弗屑也無一人不爲古選古選必十九首公讌非是者弗屑也予竊惑之是何能爲漢魏者之多也歷六朝而唐

宋千有餘歲以詩名其家者甚衆豈其才盡不今若耶是必不然故嘗著論以爲唐有詩不必建安黃初也元和以後有詩不必神龍開元也北宋有詩不必李杜高岑也二十年來海內賢知之流矯枉過正或乃欲祖宋而祧唐至於漢魏樂府古選之遺音蕩然無復存者江河日下滔滔不返有識者懼焉田子子益鄒魯之文學而漪亭司寇之介弟也一旦懷其近詩一編質予予亟賞之昔司空表聖作詩品凡二十四有謂冲澹者曰遇之匪深卽之愈稀有謂自然者曰俯拾卽是不取諸鄰有

謂清奇者曰神出古異澹不可收是三者品之最上而子益之詩有之視世之滔滔不返者不可同日而語矣使子益稱詩於三十年之前其不爲靡同撏撦又可知也故喜而書之

蒙木集序

才之不能相兼也自古然矣謝之不能爲陶也顏之不能爲謝也以迨李杜韓孟之徒莫不皆然有人於此能爲陶之古澹又能爲謝之清華能爲謝之初日芙蓉又能爲顏之鏤金錯采不謂之通才得乎歷下自邊李而後風流銷歇近百年未有繼起而舉其墜緒者予竊疑之海右此亭古濟南名士多此非予美氏之言乎金輿玉函之山濼源歷泉之水如空青海綠金膏水碧終古不改所謂濟南山水天下無者今猶昔也而何人物盛衰頓異若此丙寅丁卯間予方里居鍾子聖輿與趙子豐原王子秋史先後來從遊三子之才頡頏上下類能夏然自拔於流俗予甚異之非濟南山水之奇蘊百年一發之而何以有是會予見涑賦西城別墅詩十二章和者逾百家而鍾子詩最奇特蟾附似孟東野又數年乙亥鍾子來遊京師偶賦豐臺芍藥詩四章芊綿清麗一時盛傳之又似西崑三十六體噫嘻何其才之兼也李習之曰讀春秋如未嘗有詩讀詩如未嘗有易讀莊周屈原如未嘗有六經故曰創意造言各不相師今鍾子一人之言耳讀西城詩如未嘗有豐臺也讀豐臺詩如未嘗有西城也創意造言在已出者已不肖雷同如是列其於古人而肖爲勦襲爲苟同乎信乎其才之兼也鍾子爲吾師文子先生之子先生以廉吏著順治中歿二十餘年而鍾子不免爲窶人有才如此廉吏之後勝綺襦紈袴多矣

蜀道驛程記自序

自昔揚一益二幷稱天府按古者虞十有二州夏九州揚州之域盡於南海五嶺之地所暨遠矣至漢始別置交州部而梁州據華山之陽西距黑水以今日輿地考之漢中興安屬秦則雍州南境也鄖房屬楚則荆州西北境也所統不及揚什一而揚益甲乙相次亡軒輊者則其山川之奇人物之美物產財用之饒蓋可知矣漢唐以來志於常氏賦於左氏傳於陳氏句氏記於譙氏韋氏圖於宋氏詩於杜氏後有作者可以橐筆而退矣至述征

之作則章莊李用和輩不甚著於世而陸游之書獨傳予以康熙壬子有成都之役往來五閱月賦詩三百餘篇世多有其本又所記驛程二卷置篋中漫不省錄忽忽二十年往矣屬門人盛御史符升爲予刻粵行三志因憶前事從蛛絲鼠齧之餘譯而存之其間考古述今亦有足觀者不忍棄也蓋蜀自獻賊之亂城郭爲墟井邑非故自李王孟明以來割據代有而文物掃地極於今日雖以聖朝休養生聚迄五十年而未能復其故也陸氏之記記其盛予之記記其衰後有攬者參互考之可以觀世變云

池北偶談自序

予所居先人之敝廬西爲小圃有池爲老屋數椽在其北予宦遊三十餘年無長物惟書數千卷庋置其中輒取樂天池北書庫之名名之池上有亭形類畫舫曰石帆者予暇日與客坐其中竹樹颯然池水清澈可見毛髮游儵浮沈往來於寒鑑之中顧而樂之則相與論文章流別晰經史疑義至於國家之典故歷代之沿革名臣大儒之嘉言懿行時亦及焉或酒闌月墮間舉神仙鬼怪之事以資嗢噱旁逮書畫游藝之末亦所不遺兒輩從旁記錄日月既多遂成卷軸因憶二十年來官京師所聞見於公卿士大夫之間者非甚不暇未嘗不筆之方策散在篋中未遑編刻一日乃出鼠壞之餘盡付兒輩總次第爲一書略區其條目曰談故曰談獻曰談藝曰談異其無所附麗者稍稍以類相從凡二十六卷藏之家塾示吾子孫大之可以畜德小亦可以多識博奕猶賢嘗聞諸聖人之言矣

居易錄自序

古書目錄經史子集外厥有說部蓋子之屬也莊列諸書實爲洞冥搜神之祖亦史之屬也左傳史漢所紀述識小者鉤纂翦截其足以廣異聞者亦多矣劉歆西京雜記二萬許言葛稚川以爲漢書所不取故知說者史之別也唐四庫書乙部史之類十三有故事雜傳記丙部子之類十七有小說家此例之較然者也六朝以來代有之尤莫盛於唐宋唐人好爲浮誕豔異之說宋人則詳於朝章國故前言往行史家往往取衷焉如汝陰王氏揮麈三錄河南邵氏前後聞見錄之屬是也予自束

爰好讀史傳旁及說部聞有古本爲類家所不及收者必展轉借錄二十年來官京師每從士大夫間有所見聞私輒掌記芟其繁複尚可三十卷目曰池北紀談南海之役裒道路見聞別爲皇華紀聞六卷康熙己巳歲杪重入京師時冬不雪其明年春夏不雨米價踊貴　天子憂勞爲罷元正朝賀遣大臣分賑畿南北　命大司徒禱雨泰山予備員卿貳時惴惴有尸素之懼在公之暇結習未忘有所見聞時復筆記歲月既積得數百條釐爲二十卷憶顧況語長安米貴居大不易因取以名之予仕宦三十年居易俟命鈍拙無似而顧以此受知　主上則首陽柳下又未知孰爲工拙也取以名書亦以見志云爾

蠶尾集自序

兗鄆之境多湖陂而小洞庭最著湖之左有蠶尾山焉唐天寶十二載太守蘇源明讌五太守於此作歌曰小洞庭兮牢方舟風嫋嫋兮離平流牢方舟兮小洞庭雲微微兮連絕陘仍瀾壯兮緬以沒重巖轉兮超以忽又歌曰月澄凝兮明空波星磊落兮耿秋河歌詞既古質類漢人語而其湖山之勝又曠邈靚麗能使臨汎者徬徨登眺者遲夸悵悵而忘返於是小洞庭之名與源明之詩並傳屬牒令狐氏之言足徵也康熙甲子冬予奉　朝命往祀南海過東平會大雪連日夜遙望湖中天水相際有數螺隱現於煙靄滅沒之間者土人指似曰此蠶尾山也時風雪寒沍又迫王程不得往既南行數千里猶時時夢見之昔韓退之嘗作鄆州溪堂詩盛稱其蒲蓮蒹葦蒼龜魚之產予卒卒未暇問溪堂所在度其勝未必及此湖而源明之歌詩直駕退之而上予稱鄆之山水獨在此不在彼蓋亦未可以爲過也予家濟南所居在長白之麓錦秋湖之陰距鄆五百里予方備員於　朝即舊隱數椽未能退而偃息乎其間豈暇謀及數百里之外私其名勝使爲吾有哉亦聊以寄吾懷焉而已偶次甲子使粵以前及丁卯以後詩庚午以後雜文稍成卷帙遂以蠶尾名集而又書其命名之意以諭吾懷焉

國朝謚法考自序

本朝有天下逾五十年　祖德宗功尊名當實所謂南郊稱天以謚之藏在金匱顯融無極自拊業

以來諸王公將相攀鱗附翼而起家有行狀國有
惇史而　朝廷飾終之典莫重於謚顧五十年來
未有成書以備掌故館閣之祕世又無從而窺焉
士禎昔備員史局以爲　國之大典不可以無述
私用掌記勒爲一書書成序之曰謚始於周周禮
春官之屬小喪賜謚小史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
漢唐而下皆循其制而間有損益漢制雜見於白
虎通獨斷諸書唐宋則太常博士議之考功覆定
而後上之明制大臣之喪禮部以謚請既報可則
內閣以三謚列上而人主自擇之　本朝率沿明
之舊此其大略也然而古今有不能盡同者士冠
禮曰生無爵死無謚唐則養德丘園聲實名著者
得謚先生宋林逋徐積蔡沈元韓性杜英許謙胡
炳文諸人皆以隱逸特謚前明官必三品例始得
謚自餘翰林有講幄舊勞者死建言死封疆死王
事者亦得予謚而其他不與焉至丘園之得謚者
鮮矣此其不同一也古者謚具美惡所以寓褒貶
示勸戒而其後則有美而無惡此其不同二也古
謚有六家蘇洵芟其重複凡所取者一百六十八
謚鄭樵又增損之爲上謚百三十一中謚十四下

謚六十五迄於明代所存者僅六十八謚今則又
減於前此其不同三也明制翰林官始得謚文然
有不翰林而謚文者劉王二文成是也翰林而不
謚文者劉忠愍球是也一代之制異同如此　本
朝則閣臣雖不由翰林皆得謚文此其不同四也
婦人古有謚自戚里外如虞潭母孫之謚定李思
齊妾鄭之謚貞烈皆有瑰瑋之行而其後乃僅以
爲阿保恩澤之私此其不同五也又有疑者邳特
牲曰死而謚之而春秋衞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
析朱成曰成子生而謚之又何說也大戴禮曰大
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春秋之世乃有以作亂被
誅而得上謚如崔武子欒懷子又何說也宋歐陽
修卒議欲謚文以配韓愈常秩有私憾於修增一
字爲文忠議者謂必留此以待安石已而果然太
常初擬朱熹謚文正考功劉彌正謂熹當繼唐韓
愈宜特謚文詔從之厥後周程張呂諸儒謚皆一
字此以一字爲貴也京鏜謚文穆其子請避家諱
改謚文忠言者謂楊億鉅儒既謚文議者欲加忠
竟不與加一字尚不可況二字極美乎此以二字
爲貴也明制謚親王一字郡王二字此又以少爲

貴也世宗惑道教郃陶二眞人溢及四字此又
多爲貴也又何說也此予所積疑於中而不得其
說者幷附著之至　本朝賜謚尤在奬忠義以風
有位　世祖定鼎之初卽下所司定勝國甲申諸
臣之謚康熙中監司殉難若葉映榴之謚忠節陳
啟泰陳丹赤之謚忠毅皆非常典所以教忠者至
矣百世而下猶必有觀感而興起者也

詩解四篇

濟南王士禎貽上著

楊龜山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衛未嘗請命于天子而專封之也故春秋書城楚丘而不言其封衛蓋無取焉然則木瓜美桓公孔子何以取之曰木瓜之詩衛人之詩也衛爲狄所滅桓公救而封之其恩豈可忘也欲厚報之不亦宜乎在衛人之義不得不以爲美其取之也以衛人之義而已若春秋褒貶示天下之公故無取于謂興滅繼絕善之大者況衛人報德之辭豈得不錄龜山以此辨詩春秋去取異同則可耳桓公大義烏可汲耶

龜山論叔于田云仁且有禮矣而又有武焉固宜國人之所說而歸之而詩以爲不義得衆何也曰先王之迹微而禮義消亡政教不明而國俗傷敗故人之好惡不足以當是非而毀譽不足以公善惡叔段不義而爲衆所說亦以衰俗好惡毀譽不當其實故也予以爲此意猶有未盡人之賢不肖各有其黨黨羽雙偉更相貢諛彼詎恤公論哉如淮南王之伍被左吳宸濠之尋士實劉養正輩皆佐畔逆躬陷大戮此曹猶足以禮義責之乎此詩當是其黨羽雙偉之屬造作以愚國人者而非其國人之愛之稱之也觀其後公子封伐京京人叛太叔段則豈國人果說而歸之哉

龜山論將仲子云共叔段繕甲治兵國人說而歸之而詩人以刺莊公何也曰叔段以不義得衆其失在莊公之不制其早也君明義以正衆使衆知義則雖有不義莫之與也雖有僭竊莫之助也尚何使人說而歸之哉民說而歸之則其取之也固不說矣故莊公雖以仲爲可懷而終畏人之多言也此意亦有未盡嚴華谷云說詩者探莊公之心在于殺段而託諸父母諸兄國人以爲說莫以稔成其惡耳此駁後序未盡莊公之惡則然而說詩之本意則未也叔段舊有奪嫡之謀云云及段將襲鄭公曰可矣蓋幸其實自彼作謂人不得以議我豈有涕泣而道之之意哉此詩正以公與祭仲有殺段之謀故設爲公拒祭仲之辭以天理感動之公論開悟之耳此言深得詩意如龜山之論猶是以至誠待莊公矣

有女同車序曰刺忽之不昏于齊卒以無大國之助至于見逐云云刺宇殊失詩旨張南軒曰忽之不昏于齊未爲失也而詩人追恨其失大國之助者蓋見忽之弱爲甚追念其資于大國或有以自立蓋忽者先君之世子其立也正故國人見其逐而憐其無助嚴華谷曰突挾宋之援以逐忽故國人惜忽之無援而作此詩曰惜曰憐得其旨矣但忽所辭之齊女乃文姜也豈爲不智哉

書傳國璽

工部侍郎某公言察見罕國元之嫡派也世雄帳西北諸部傳至靈丹可汗在位久忽欲往西域叛佛教其合吉那顏等苦諫不聽國中無主我 太宗皇帝因發兵追降之其尚璽近侍以傳國玉璽倉卒坎地而瘞之兵既退有童豎牧羊其地一羊屢至坎所號之不已驅之復來牧覺有異試發土則璽見焉聞于官遂進 上時天聰某年也今藏

御府予按何文肅椒丘集有傳國璽志一篇序述甚詳云五代後唐從珂時秦璽燬石敬瑭入洛更以玉爲之重貴獻之遼與宗試進士遂以有傳璽者爲正統命題金滅遼延禧遺傳國璽于桑乾河元世祖時有札剌爾氏者濟于桑乾之濱得之夜有光監察御史楊植辯其文以爲歷代傳國璽上之至正末中山帥師至燕順帝攜之北遁沙漠其本末如此又按史宣德九年瓦剌順寧王脫歡入貢幷請進傳國璽宣宗不納以史與文肅言考之自五代之亂璽歸于遼遼歸于金金歸于元在察爾罕國者又二百餘年而歸于 本朝詎偶然哉又按王冕詩云青象不將傳國璽紫駝空引舊氊房蓋未詳矣

書兗墨

宋時最貴兗墨王氏談錄云公在彭門常走人取兗州善煤手自和採妙爲形體光色與廷珪相上晁氏墨經云兗州陳朗朗弟遠于惟進惟迨與易水奚氏並稱東坡云兗人東野暉所製墨每枚必十千信非凡墨之比其法以十月煎膠十一月造墨以不用藥爲貴自泰山徂徠龜蒙峘嶧以及密州之九仙山登州之牢山即今大勞小勞皆產松之所總謂東山東山之松色澤肥膩質性沈重品惟上上又邵氏聞見錄記文潞公自兗州通判代歸呂文靖公一見奇之問潞公曰有兗墨可攜以來明日

潞公進墨文靖熟視久之蓋欲相潞公手迹遂薦爲殿中侍御史范忠宣公集及馮山集皆有兗墨詩此皆宋人貴兗墨之證今以語兗州人雖士大夫亦不能知矣故書之以備吾鄉故實云

書鍋頭道人事

門人新安江闓辰六說前知均州日在武當親見一黃冠無名字其髮鍋結人以鍋頭道人呼之長髯斑白短髯及腦後頂髮盡黑髮多且長齒皆白完固面似七十歲人飲食步履如少壯自言程姓歷城人也生嘉靖三十年萬曆初元卽入雲夢山爲道士萬曆間曾歸濟南至泰安州爲蕭尚書大亨療背疽後此遊於四方　國初至普陀後住中州往來懷慶南陽間順治中來武當已復去邇年重來結茆七星樹側辰六見之在戊辰康熙二十七年也上距嘉靖三十年蓋百五十歲矣

書宋道人事

宋道人者長治人少孤爲人牧羊霍山中一日失羊羣牧皆傍徨無所措宋年十三獨入深山求之行二日見一老僧瞑坐石窟中四無人迹僧面生黃毛長寸許心知有異跪陳其故老僧張目曰爾羊固在須中秋可得今且歸矣宋出告羣牧及期約伴結束以往果得羊又溢四五百頭每老僧已不見衆議鬻其溢者得百餘金既而分金不平遂鬨之官官盡歸其金于宋其徒王乙者心利其貲故爲好語致宋于家陽爲權于母夜令婦入室而已踵其後誣以姦而逐之宋失貲無所依乃復入山行久之見一茅菴別有一老僧居之泣拜告以故請留執樵采久之乃許老僧不甚食廚中所有惟燕麥芋魁食之遂不饑居五載僧遣之宋願留侍不行僧顧曰子願謹奈鈍根何視壁上畫古丈夫五一正面一側面一背面二人偶坐其旁曰子但日日此骨節寸寸皆須留意宋茫然不解所謂第日坐臥其下夜夢二人自壁下指示銅人穴道脈絡甚悉宋忽豁然有省一日僧遠出留宋居守則虎狼跳迹交錯於菴之前後越七日僧歸謂宋曰山中檀越家邀我誦經汝當隨往比行及半途又謂曰汝且止此聞木魚聲乃來迎我遂徑去宋候移晷饑甚輒躡踪往道阻一河河上有翁嫗視二童子汲者叩師所往曰此無人居安得延僧誦經者不得已渡河而前峭壁插天更無蹊徑佚聞

木魚聲在北山上馳赴之又聞聲在南山顧視日已晡有虎百十餘咆哮而至急趨投翁嫗所木柵石屋亦有雞犬翁出叱之羣虎皆弭耳去招宋留宿啖以燕麥粥昧爽睡覺則身臥磐石上屋柵皆不見驚愕久之遵舊路欲返菴中道逢婦人井汲而絡其臂問之則跌傷折骨宋審其穴脈試按摩之應手而愈延過其家飲食之因留卜居焉自是爲人按摩即骨已破碎無弗愈者久之娶妻生子巡撫都御史昌克善雅重之欲爲其子納粟太學不受亦不受人一錢今在福山王尚書第年七十三矣壬申五月十九日啟事海淀暢春苑尚書述其顛末如此

書亳州女子王氏事

巡視南城監察御史阿爾賽畢興霖阮爾詢等題爲曲全孝義以敦風化事該臣等看得王知禮即叛案牽連李範同之子李殿機也其母張氏給配象房校尉王福殿機年甫三歲因冒王姓後克校尉經鑾儀衛革退賣身廂紅旗佛爾海佐領下厄爾庫之家據幼聘王氏稱係鳳陽府亳州人年三十四歲伊叔王中凡兄王邁千逼嫁決志不從探

得伊夫尚存不忍即死守婦人從一之義甸匐千餘里外誓圖完聚此女子眞有丈夫行也據厄爾庫稱我本一窮巴牙剌價買李殿機供役復買蕭氏配爲夫婦今重王氏節義不取身價情愿斷出又不忍拆離李殿機已配之婦並許與蕭氏同歸輕財好義此巴牙剌眞有義士風也據范一魁稱年六十二歲但以異姓人攜一女子同行迹涉嫌疑事干非分因喚穩婆更番驗過已得眞實處女之供是范一魁憐王氏立志尋夫不顧是非成敗護持完節亦人情所難此皆 皇上至德深仁恩濡化洽人心風俗直媲唐虞是以女子懷貞匹夫嚮義播之海內傳之千秋知盛世貞節之風超出往昔載籍之外如此臣等查在官人與旗人原有定例何敢越例妄請但王氏矢志守節冒死尋夫若不准其完聚王氏無從歸著情事可憫雖據厄爾庫稱情愿斷出聽其完聚然又非現行之例臣等因事關風化仰體 皇上堯舜不忍一夫一婦不得其所至意輙敢備述上聞格外之仁均候睿斷云云事下禮部議得李殿機先應役于象房後無身于旗下雖無放出爲民之例但亳州女子王

五姐逼嫁不從于里舜夫巴牙剌厄爾庫不取李殿機併蕭氏身價情願放出爲民應令李殿機併蕭氏等准其出旗與王氏完聚仍令王氏母家給與貲賠俾其得所可也康熙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九日奉　旨依議予山居時于邸鈔見此疏竊歎王氏以未嫁之弱女其夫幼更患難歷三十載生死契闊不復相聞卽叔兄勸其改字亦非悖理乃崎嶇千里堅貞百折卒成其志奇哉女子足媿世之鬚眉丈夫多矣至于厄爾庫輕財利而慕義范一魁冒不韙以全貞皆有古人之誼良史所宜大書特書者不可以無傳焉予承乏中丞時既侍御貽以全疏刊本因節錄之如右

菑時隸幽州辯

按周禮職方氏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澤藪曰貕養其川河泲其浸菑時河卽九河泲卽濟水多在今濟兗之境禹貢濟河惟兗州是也而菑時二水在今青濟二郡之閒其去幽州且千餘里今幽之巨浸不少顧遠取諸青兗之水何與及序并州曰其川虖池嶇夸其浸淶易反在幽州一二百里之內捨近而取遠又何與若醫無閭卽今北鎮在遼東其距河泲菑時又如風馬牛之不相及何以同得隸幽州耶爾雅燕曰幽齊曰營陸氏曰爾雅有徐幽營而無青梁并周職方有青幽并而無徐梁營以是揆之則周公定九州省營州入幽州而齊之菑時諸水遂改隸幽州矣然菑時二水皆近在臨淄封內卽太公所都營丘之地顧不以隸青而以隸幽是又不可知也存疑以俟世之能讀九丘者云

徐世溥武侯論辯

新建徐世溥曰涼作諸葛武侯無成論略云諸葛之出師卽周公居東之志也其盡瘁而無成功則昭烈如其不才卿可自取一言酖之也人固有終其身若渾樸寬厚而不能不敗露于將死斯言也昭烈之疑忌盡見生平深險畢露非惟昭烈不知孔明孔明亦不知昭烈甚矣彼以飛羽既歿老宿無人嗣子冲愚而亮以良平之才據伊周之地一旦之後有蜀者未知爲劉氏否也故若示以開心見誠而寔豫防逆折之自取一言猶曰蜀卿之蜀也卿欲取任自取之但勿戕吾子云爾云云予讀之駭然古來論昭烈者曰帝寬仁大度能得人死力

知人待士有高祖之風及其託孤之際君臣肝膽相照無纖芥形迹何其盛也即曲筆如陳壽亦曰弘毅寬厚知人待士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及其舉國託孤于諸葛而心神無二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陳后山云昭烈謂武侯云其勤勞一生蓋爲漢計豈爲子孫計哉乃周公之用心也論忠武侯或曰三代已上人物或曰王佐之才或曰近伊呂之出處或曰出師二表與伊訓說命相爲表裏又曰勸昭烈伐劉璋而迄取之後世不以爲貪昭烈令輔後帝曰苟不可輔公自取之孔明不以爲嫌專國一十二年後主不以爲偪故魚水之契古今美之不聞有異議也荀子論齊桓公云俠然知管仲之能足以託國也是天下之大智也遂立以爲仲父是天下之大決也昭烈有焉世溥何人而敢于汚衊先賢如此徒見其狂詩無忌憚而已薛能詩當年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臥龍後人非之及周岌之難人以爲口業之報該聞錄云薛能從事西川每短諸葛功業厚誣之見于詩不一而足竟不免許州之禍世溥晚死於盜安知非口業之報哉斯論也罪浮于能矣有不可以不

幔亭弟結緣硯銘

此非結緣也胡以沿結緣之名殆如虎賁之似中郎耶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

答盤山拙菴和尚 二首

正切凝思忽來芳訊詠詩愛黃葉秋風之句披圖得千巖萬壑之奇便如與吾師把臂入林忘身之在京雒也竊意此山既以田疇得名疇之生平當詳著之今簡出三國志本傳及曹孟德表一令一并水經注二條田疇論一篇以備採擇據酈注鮑丘水條下有盤山又有徐無山無山下有田子泰避難居之之文田所居或在盤山或在徐無更一考證方確

山居之妙莫過杏花紅葉兩時書來云云塵中人引領東望何異畫地作餅不可啖耶承再示圖誌及拾遺辯譌退食之暇反復細較數過鄙見所及輒乙其處碑版文字間有刪正要以馴雅爲歸不識吾師以爲然否爵里書法詳略或未畫一皆已改訂特從敝鄉取到元好問中州集又搜得劉迎閣長言詩二首皆金源人也何鏜愼蒙二公名山記中搜得李元陽舞劍臺記一篇雪夜挑燈每得古

人片語隻字輒爲狂喜眞書生結習然亦不敢負吾師諉誣耳近有雪中退朝奉懷一詩附錄寄呈

答門人陳子文 二首

知有入蜀之役極爲懸念危梁飛棧十年回首猶自驚心況王事執掌耶綱紀來得成都書洎新詩諷誦之次不覺移情至云斜日一川汧水北秋蜂萬點益門西視唐人曾尋野渡歸吳嶽鴈帶斜陽入渭城之句不啻過之矣奉和鳳縣柳蜀薑二絕句錄正之冰修別去又三年矣歲月眞不堪把翫耳

三載黝堊海內知交音書闊絕思之如夢寐曾拜手書示以皐蘭載筆慰藉之至新正二日聞 太皇太后升遐星夜奔赴以元夕抵京師叩謁 梓宮事畢昨得 旨明日行矣從方山兩得子文手書并寄司馬文正公集感故人念我深也計瓜期將及顯陟非遙今子文一門羣從多列華要而子文獨屈抑下僚鸞棲枳棘令人慨歎譬嗷諫果此亦餘甘回齒頰時矣

答棲霞楚雲和尚 二首

吾師暢天界宗風作人天眼目僕願順風以請久矣先和尚竺菴大師保護六朝松事僕久皈仰載之遊記今師手植萬松虬鬣龍鱗當與此山不朽牧老弘護自有同心正不以鄙言爲輕重也昔白樂天自錄其集三本一寘東都聖善寺一寘廬山東林寺經藏中一寘蘇州南禪院願以今生世俗文字之因轉爲將來世世讚佛乘轉法輪之緣雖拙集不逮樂天其本願亦猶是耳并惟大師照鑒前奉手教知返棲霞未久即往西江道之云遠音郵不易忽書記來都門再荷手示獲悉山中近況信江西不隔拂子也山志告成足與梵刹志並傳不朽鄙作亦附名焉以不朽矣僕少讀瑤光閣一集知其得法於壽昌悟道於廬山印證於博山讀然二大師至其末後一句直是浩然之氣至大至剛塞乎天地乃知世出世間原無二理好山之道至是益光明俊偉矣後在金陵聞亡友方盦山歌浪杖人已事眞不啻趙州古佛藥地嘯峰諸老一時名德耆宿皆爲座下龍象如靈山一會儼然朱散自恨生晚不獲廁桓因之末猶幸親近和尚略霑法乳僕老矣復羈遲薄宦迹在周行未能相從於水邊林下使宗少文雷次宗輩千載笑人亦可

哀矣尚冀淵匠時示廣筏幸甚幸甚先壽島博山東苑闌然雪關暨杖人一切語言文字竺南二大師法語禪藻均望垂寄以慰怒如之望乙亥七月日士禛頓首

答唐濟武檢討二首

郵到新刻大集拜教之辱是集行賤姓名亦附不朽矣讀手示遂覺青雲白日去人不遠悼亡傷逝之後心脾受傷頃竟喀血者三有何簡要法語幸不惜尺號垂示望之文選一事談何容易以吳興姚氏之識鑒必資文苑英華以東萊呂氏之別裁尚藉江鈿文海即元蘇侍郎伯修之書已不敢與蕭選粹鑑頡頏況下此乎明文則程詹事篁墩止及成化以前何侍郎匪莪稍該備矣而精鑒未逮前人三百年文章尚無定論況時賢乎是以知其難也

今歲六七月無日不雨都下通衢皆如江湖宣武門外溺者三人人衣重綿不知絺葛爲何物亦向來所未有也比來抗顏走俗久廢吟事唯碑版序記雜文未能槩卻退食之餘偶一開卷都如嚼蠟惟西方之書稍覺有味正以閱歷世途四十載熟見一切如空華陽燄過眼成空此身且如浮雲頃刻變滅況身外乎少無宦情又口不習言阿堵物雖日在錢穀薄書堆中不啻空山雨雪燒品宇柴說無生話時也獨於古德公案話頭茫然如墮雲霧自是鈍根以視眼中之人熙熙攘攘爲利往來者差免隨墮耳承惠寄妙相莊嚴敬謝法施來教頓漸二義深契鄙懷常愛唐皎然禪師作秀能二祖贊云二祖之心如月如日南北分宗工言之失歎爲名通之論可破舉世聾瞽老先生以爲何如

答秦留仙宮諭二首

再承先生書問深感注存晤朱生備詢起居知名園卻掃銳意著書清詠之多亦復盈笥碧山舊社爲不寂寞矣何時得辦笻笠一訪雲林清閟之奇耶三昧一集偶然成書妄欲令海內作者識取開元天寶本來面目又妄謂後世選唐人詩較唐人自選終隔一塵故又常取殷璠高仲武諸家之選各加刪定而益以韋莊又玄姚鉉文粹通爲唐選十集此書亦刻於玉峯尚在較正訛謬又二十年前曾有五言詩七言詩之選頗有別裁五言始十九首而終隋附以唐陳拾遺張文獻李供奉古風

韋蘇州柳柳州五人之作七言則始易水大風歌下諸歌而終於宋元諸大家荆溪敝門人蔣京少爲刻其本亦尚有譌字未較先生試遣訊二處索之可朝發夕至也錢礎老雅意選刻鄙作附孝感合肥二相君之後意極可感然辛丑以前少作所存過多尚煩繩削張秋絡先生傾仰久矣頃惠寄浦舍人集又特出鈔錄此段交道近古不擬於流俗中求之蓀老無恙公子人弘前畫九龍山圖見寄張之素壁以當臥遊均希道意

承寫寄詩總聞感荷之至愚幼讀朱子詩傳而疑之嘗竊以爲晦翁注書莫善於楚詞莫不善於詩自唐宋以來說詩諸家多主序不可廢之說而晦翁獨臆廢之其最著者如衛風木瓜鄭風有女同車青青子衿諸篇確有事實考據今一槩掃卻目以淫詩可乎不可乎愚嘗欲雜取毛鄭歐蘇呂嚴諸家之說平心折衷別爲一書數年竊祿京師僕僕未遑不意先生先得我心聞已成書甚快愚無庸作駢拇矣

答梁堉

再奉清明後一日惠書欣慨交心追念曩遊黃殖

如昨而邈若河山思之可爲太息流涕也承寄拿大人行述尚有未詳者如家世始祖某自某處來占籍於鄢曾祖祖父諱宇官閥于例皆不得略述內所云敬菴公係某公別號亦未了然又卒日葬日葬地得年幾何皆當謹書之已上見於韓歐二家集中碑版之文可考而知也王行作墓銘舉例凡十三事曰諱曰字曰姓氏曰族出曰鄉邑曰履歷曰行治曰卒日曰壽年曰葬日曰葬地曰妻曰子歷觀前輩大家謀篇或錯綜變化不拘一格大例要未有越此者敢煩詳示然後下筆墓表成即刻之集首序可不重出也集中內典文字最佳若流俗妄有訾議則蘇文忠宋文憲二公當爲罪首耶拙集前續二部附上惟告之尊大人凡筵不盡

寄門人襄陽吳別駕國崟

別來十餘年不通一訊前歲從新野家郵中遞到手書如空谷足音跫然而喜漢江峴首古今勝地治中別駕頗稱閒曹登臨嘯咏風流何必減昔人哉峴山羊太傅祠有宋石幢一枚刻王原叔重修太傅祠詩和者自范希文劉原父以下凡十有四人宋賢題名多刻下方僕壬子歲過之幢已半爲

三編 39 冊
49B

糞土所壅幸宇畫尚完好及今無護惜之者恐漸就湮沒足下政暇能一留意甚人摹搨數紙相寄乎

答韓太虛郡丞

承聞先生以居士身弘菩薩道栖心法喜梵行精嚴今之淨名龐公也又復穿穴大乘結集流通譬諸集衆法寶爲海導師比辱來教益深皈仰經云雖行三界而不壞法性是菩薩行雖行於空而植衆德本是菩薩行先生有焉亦何必匡徒領衆如宋人所謂相公禪者爲叢林口實哉石堂禪師頃承護念遠寄諸刻味之如甘露醍醐曾寄呈鄙撰

三昧集一部諒不浮沈祈從容一致相思支許相從諒有日耳

答門人張力臣

判秩都亭遂已五更寒暑得書承聞起居爲慰古謂老而好學惟袁伯業以道兄視之何如哉瘞鶴銘辯訂本尤精晰孝然之山磐石不乏江淮好事者何靳一七筋之餘不壽諸永永耶昭陵石馬圖亦聞所未聞披對之下如身歷翠微睹風雲絕足甚快甚快峴山羊叔子祠石幢甚古雅又多北宋諸名勝題名不佞曾賦一詩并著之蜀道驛程記意道兄必有紀述無吝寄示

答荆菴禪人

出山以來荏苒五稔每懷遠公廬山之社辯才龍井之游不謂靈老和尚雙樹之間倏示寂滅今者結集法眼續佛慧命眞吾師事也辱和尚治命見委塔銘夙昔之誼不敢輒辭於案牘旁午中脫藁恐不足爲將來續燈錄中粉本也入石須屬良工渠丘張杞園居士可與商量幅竟神往

答拙菴禪師二首

久不奉教示殊馳心白雲青嶂間也侍者至自山中詢知道味甚適大刻存誡二錄具知衛道苦心向所以不奉報者以天界浪杖人與費隱一段公案流傳諸方至今以爲口實似不必又煩筆舌且張無盡行事汙人齒頰其言何足爲有無哉究親平等豈況鬬諍唯吾師裁之向鈔得唐叔達遊記一篇附寄丈室

侍者至自盤山知道腴清暢又得山志補遺讀之生大歡喜刻成幸多摹印幾冊見寄附入前志也近又得宋人姚寬西溪叢語一條弟有駁正并錄上或即附陶詩後或入雜綴惟裁定之又從王子

年拾遺記鈔得田疇事一則亦可補入雜錄以廣
異聞辱寄大士像薰沐供養敬謝法施

寄宋牧仲中丞 二首

維德入都備詢起居差慰僕時運奇蹇四月間有
悼亡之戚七月中又有殤女之悲人生至此天道
寧論所謂此樹婆娑生意盡矣知己如先生想亦
爲我拊膺而一歎乎僕從來無尺蹠出都門茲因
棲霞楚雲禪師南還特奉數行左右棲霞爲金陵
梵刹之冠六朝松至今尚存往者將尋斧柯楚老
本師竺菴和尚上書當事遂免翦伐一時名流形
諸篇詠楚老住山三十年手植松不下二三千頭
虬龍拏攫鬱爲巨觀寶所名藍藉以增勝今楚老
將應壽昌祖席之請慮山中房僧勾連土棍藉此
漁利不免樵蘇唯先生政暇睠念勝地特爲護持
并語地方有司同心弘護法檀功德與此山不朽
矣盤山拙老屬僕奉致新誌想達典籤示之
山言入都得書詢知道味清腴極慰述鹿軒新詩
風味瀟灑似非車前八騶人所爲昔白樂天在蘇
州賦詩云敢有文章替左司以今觀之樂天襟韻
曠達故不減韋公而詩格相去何啻萬里左司替
人求之千載上下固難得也先生襟韻在韋白之
間以卷中詩論之雖冲古未逮韋公而豪逸實勝
樂天遠甚以之上替左司誰謂不可山言傳命屬
評次即於燭下呵凍點筆一過藉手以報三子古
文鈔雕刻最精但如朝宗寧南侯傳回護失實似
當刪去不則蘇峻侯景亦須爲作佳傳耶

寄九悔菴太史

江東耆舊中吳故人今惟悔菴先生巋然獨在宜
時時詩遞往來如元白浙西東故事乃經年不通
尺一甚或得書累月不一荅者非敵蹈疎節也五
更待漏歲以爲常十日之中集議八九司農之署
案牘旁午坐是數者竟不獲掃地焚香一親筆硯
起念水哉軒中擁書萬卷魚鳥親人詎知京雒勞
人苦趣如此嘗戲語羨門少宰曉風殘月日日領
略世間唯稍公及吾輩耳此雖謔語大是實錄附
錄一笑僕五年不作詩忽於枕上得奉懷四章即
錄便面寄上詩雖不工亦一奇也近輯 本朝謚
法考一書已寄牧老刻之特乞大序

雲尾集卷八